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二册目次

皇明十六朝廣彙紀二十八卷 〔明〕陳建輯 明崇禎刻本……一

皇明十六朝廣彙紀二十八卷

〔明〕陳建輯

明崇禎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彙紀序

古謂五百年得名世難

余謂得文人更不易文

人胸藏珠璣識窺河漢

序一

于凡帝王星曆兵刑禮

教之書罔不周徹目力

所及最善讀古人書旁

採所稽又善解今人事

今人事則無如

皇明十六朝彙紀是已彙

紀自我

祖以迄近代凡十六其間

序二

神則真神聖則真聖忠

則真忠孝則真孝

國史所載不啻江河行

地日月中天矣區區野

修之臣而筆之而叅之
不已僭乎曰有說以處
此據事實而無妄溢表
直蹟而無譏彈此刻之

所以不妨公付海内也
昔季札聘魯聞樂節奏
而知列國典替韓起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也他如覲鍾鼎而燭神
姦覩旂章而昭軌物識

豳風而知稼穡之艱難
觀王會而見蠻夷之率
服酌古準今悟此達彼
流覽之至寧不重哉今

天子大彰言路一切性理
經術盤盂箴銘多所
召對儒者日事八股不通
經濟有如試問以

列祖何如蒞御而杳不知
諸臣何如傳芳而渺不
省經歷戰伐之何如創
營而寘不諭可謂通儒

乎以井測天以挺撞鐘
夏蟲而語氷祇覺望洋
者之不可幾于大觀也
彙紀一書恍然如醫者

之洞見五臟戰者之按
布五花將所謂通性情
而明學術者于是乎在
卽使絲繡平原金鑄少

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
恐未足以踰其詳核而
廣其博稽史載張華問
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

戶引陳無遺武平問以
魯鄭族系三桓七穆應
對如響此孰非讀書大
有益之明驗乎吾輩留

心典藉他日倘承
顧問平時探討歷歷如見
誰謂名世事業經天緯
地不在文人朝夕咿唔

中豫儲而成負巨眼者
應作如是觀

崇禎五年壬申夏五月
安成草莽之臣王襄

序十卯朝廣彙紀昔
夫學者稽古極博尤攷
衷于
當代坊刻雖種種備具然
十六朝之編摹闕如也

序一

明興重熙累洽
列聖承休殿瑋盛懋太阿
獨握百辟勵勤是以卯
液向風八荒慕義
太祖以後

穆宗以前散在石渠傳播
寰宇坊刻業胥定論亡
庸操觚妄贊近旨
三朝以來甲是乙非靡有
定論適從

序二

聖主當陽羣公秉筆載在
彤管闇闇不得窺其藩
籬金陵爰居居博采邸
報災祥名章疏議兼
皇明諸集通紀憲錄特聘

余旣立先生序其次第
刈其繁蕪訂其亥豕之
訛正其魚魯之僞尚懸
其是非以俟日久論定
云歲在壬申移書乞余

序三

弁其首余嘉余友素履
謹愿必不妄爲雌黄臆
加襃貶而是凡十六朝
之故實莫不詳載故扁
其首曰廣彙紀集誌爲

後學指南之是爲序
昔
龍飛壬申暢月五日古鄞
李康先金峨父題于翰
苑公署

序四

皇明十六朝彙紀序

余受
國厚恩優游歸里日與門弟子講
道論業歌誦太平足矣墳門
人王生襄讀書金陵偶以所

刻
皇明彙紀緘寄而問序於余余惟
山中人不讀
朝中書已久猶憶待罪
北垣時攄赤一疏幾罹不測之

誅幸
仁主寬宥嗣更歷事
列宗眷愛備至每嘆
主聖臣直一時堂簾相得之雅
無踰本

朝彙紀此刻大率採之通紀從
信等書稍加參可似強項而
實虛心似刑書而實寬政似
一意孤行而實無顛倒是非
之私似自為異同而實非鶩

駭奇俗之聽一披閱間恍見
創業艱難
金甌鞏固皆我
祖先聰明才畧不知幾何勤渠幾
何培植以迄於今其間忠義
劇序三
輩出節俠接踵靡不蔚為豹
變瑞為麟祥以點綴雍熙之
景能令讀者不惟快於口而
且快於心不惟使一世之人
快而且使百世之奸雄落膽

豪傑吐氣且舞且蹈且笑且
啼於重陰疊草之下者何限
山居得此真足我識力卓膽
力壯目力徹筆力嚴誰謂安
安聽足中非得醒豁一助哉
劇序四
王生才藻而名愽與余兒憲
明稱讀書交憲兒屢上公車
不第王生猶落落仰屋中廣
獵愽覽決非立言中作自了
漢者異日倘誦習

本天其不以

煌煌謨烈漫同陳蹟憒憒者其素

所周核然也故不辭而為之

序

崇禎五年四月

以下原缺

十六朝廣彙紀列聖謚號

高祖皇帝 濠州人也姓朱氏御諱元璋字國瑞仁祖第四子在位三十一年建元洪武壽七十一葬孝陵拔皇明玉牒尊謚曰聖神文武大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建文皇帝 御諱允炆太祖孫懿文皇太子次子也洪武二十五年冊為皇太孫高皇帝崩即皇帝位改元建文在位四年燕北京兵逼帝受厭遁去京師傳言帝崩六月十三日也又言自焚一云葬西山飾有爾三説竟莫知其終也

成祖皇帝 御諱棣太祖第四子高皇后馬氏出也初封燕王建文二年起兵四年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二年建元永樂壽六十五葬長陵拔玉牒尊謚曰啓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至嘉靖中改廟號曰成祖

仁宗皇帝 御諱高熾成祖第一子初封燕王為世子永樂二年立為皇太子在位一年建元洪熙壽四十八葬獻陵拔玉牒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宣宗皇帝 御諱瞻基仁宗第一子永樂九年立為皇太孫仁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在位十年改元宣德壽三十八葬景陵拔玉牒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英宗皇帝 御諱祁鎮宣宗第一子宣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在位十四年建元正統八月北狩九月初六日尊為太上皇帝景泰元年八月還居南宮凡七年改元天順正月十七日復登帝位壽三十葬裕陵拔玉牒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景皇帝 御諱祁鈺宣宗第二子賢妃吳氏所生初封郕王正統十四年八月英宗北狩皇太后命攝總萬幾于奉天門左受朝尋即帝位在位七年改元景泰壽三十天順元年英宗復位廢為郕王葬西山成化二年追復帝號拔玉牒謚曰戾

憲宗皇帝 御諱見深英宗第一子太后周氏所生初名見濬郕王監國為皇太子景泰三年廢封沂王天順元年復立為皇太子在位二十三年建元成化壽四十一葬茂陵拔玉牒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孝宗皇帝 御諱祐樘憲宗第三子太后紀氏所生憲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在位十八年建元弘治壽三十六年泰陵拔玉牒上謚曰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武宗皇帝 御諱厚照孝宗第一子太后張氏所生立為皇太子在位十六年改元正德壽三十一葬康陵拔玉牒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世宗皇帝 御諱厚熜興獻帝第一子慈孝皇后蔣氏所生武宗崩嗣奉遺詔入繼大統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建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葬永陵拔玉牒尊謚曰肅皇帝廟號世宗

穆宗皇帝 御諱載垕世宗子在位六年改元隆慶謚曰莊皇帝廟號穆宗

神宗皇帝 御諱翊鈞穆宗子在位四十七年建元萬曆謚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光宗皇帝 御諱常洛神宗子年位僅月改元泰昌從改萬曆四十八年為泰昌元年廟號光宗

熹宗皇帝 御諱由校光宗子國號天啓在位七年廟號熹宗

十六朝廣彙紀引用羣書

高皇帝御製集　皇明祖訓
皇明玉牒　憲章錄
御製大誥　政要錄
金鑑錄　密勿錄
皇明詔令　英烈傳
皇明聖政錄　紀事錄
皇明經濟錄　北征錄

皇明通紀　皇明通考
皇明事蹟錄　功臣錄
革朝志　皇明名臣言行錄
皇明紀要　疏略
皇明紀略　明典雜紀
國憲事由　皇明捷錄
大政紀　吾學編
聖政一統　國史訂訛

皇明典則　續編典則
皇明奏略　傳信錄
九邊圖論　詞林志
君臣問答錄　文膾
文華寶鑑　羣書類考
明政統宗　史料
國史紀聞　朝野奇聞
紀錄彙編　歷代彙編

大明會典　功名錄
皇明獻實　災異錄
大學衍義補　灼艾集
續通鑑綱目　天順日錄
經世大典　通志
汪循日錄　李賢日錄
大明一統志　國初事蹟
十三省通志　李東陽燕對錄

典故辨疑序略　震澤長語
尊賢錄　枝山野記
粵滇逸史　時務策要
名臣錄贊　菽園雜記
名臣奏議　捷武章
廣州志　名對錄
皇明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
三朝要典　聖朝清政
名臣文集

十六朝廣彙紀總目

第一卷
洪武紀
第二卷
洪武紀
第三卷
洪武紀
第四卷

建文紀
第五卷
永樂紀
第六卷
宣德紀
第七卷
正統紀
第八卷
景泰紀
第九卷
天順紀
第十卷
成化紀
第十一卷
弘治紀
第十二卷

正德紀
第十三卷
嘉靖紀
第十四卷
隆慶紀
第十五卷
萬曆紀
第十六卷

萬曆紀
第十七卷
泰昌紀
第十八卷
天啓紀
第十九卷
天啓紀
第二十卷

天啓紀
第二十一卷
天啓紀
第二十二卷
天啓紀
第二十三卷
天啓紀
第二十四卷
天啓紀
第二十五卷
天啓紀
第二十六卷
天啓紀
第二十七卷
天啓紀
第二十八卷

天啓紀

皇明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一　安成　王　襄　參

東莞　陳　建　輯　　溫陵　陳龍可　訂

古吳　乍　百　校

皇明總紀朱氏。皇祖熙祖自沛徙泗州。皇考仁祖淳皇帝徙濠之鍾離。宋後遷太平。祖先世乃居
天句容朱家巷人。洪武都應天。承天運順天。自洪武至
天啓七年凡十六帝。得年二百有六十。後承統讓遜繼
太祖高皇帝。名元璋字國瑞。豐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初起父母年共三十五年。壽七十二。壬辰元至正十
二年。帝父世珍。妣陳氏。生四子。帝最少。帝妣夢神授藥一丸。
吞之。遂娠。及誕。火光燭天。自後室光每夜如焚。鄰人屢驚。至則
無有。遂名朱氏火生。數日不乳食。仁祖求醫。歸遇一僧告曰。
夜子時食矣。仁祖歸已忽不見。夜半果食。兒時苦多病。仁

皇明廣彙紀　卷之一　洪武

祖欲度爲僧。太后不欲。帝年十七。時旱蝗。父母兄相繼
歿。帝孤立無依。乃遵先志。託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
帝乃游江淮三載。仍歸寺中。時辛卯二十五矣。時四方兵起。
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各擁眾數萬。剽掠郡縣。
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攻剋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
花率兵欲復城。憚不敢進。但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益洶
洶不安。其豪傑皆投入城以自保。帝乃覲神卜筮。得吉。
遂以三月朔入濠。門者疑爲諜。執見子興。子興見帝狀貌奇
之。與語大悅。留麾下。凡有征伐。即命往。往輒勝。子興日益親
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馬公者。宿州閔子鄉人也。素剛直重然

諾。多人喜施。避仇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有季女。術者謂當大
貴。公謀還宿州起兵。屬子興以女。託子興撫如己出。馬公尋
卒。子興爲女擇配。以帝器識非常。宜配之。子興妻張氏曰。
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豪傑成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親。
誰與共事者。子興遂妻之。即高后也。帝在甥館。和委心
推納。爲萬夫長。帝過臨淮。郭山甫異其貌。與交借酒酣。
既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兒
曰。吾觀若輩皆非用命。即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
事之。遂以女入侍。○徐壽輝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諸郡又遣倪
法興陷食。知府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攻沔陽。推官俞述祖

皇明廣彙紀　卷之一　洪武

拒戰城陷。被執。使降罵不屈。支解之。○徐壽輝破江州。總
管李黼戰死。○二月。元屢詔方國珍不克。以泰不華爲台州路
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元欲發徐州國珍。疑懼復劫其黨入海。不
華發兵捕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不華語衆
曰。諸君助我討賊。克則諸君之功。不則吾以死報國。國珍使陳
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受降。已而覺其詐。手斬之。前擒賊數十
五六人。衆攢衆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事聞。追贈江浙平章。
封魏國公。謚忠介。○五月。元徙李黼子和尚。先曾及親屬子孫
州。安置禁人交通。以塞引亡宋號故也。○七月。徐壽輝將項普
略。掠徽州。遂來攻杭州。城中無備。丁之時董搏霄從平章教化

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徽州而抗
州已陷救化同許賽曰賊見我誠予女玉帛必縱欲不暇若
備宜急攻之若遲保湖州賊衆既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救
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賽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
後令者斬遂進兵七戰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
千秋關皆失第以平章進兗廣德斷饒諸賊復兗徽州賊中有
道士能作二十里霧賽引兵擊之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
州遂平○九月元兵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
奔濠州屯兵平章賈魯圍之 帝與子興極力拒守○十一月元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徐壽輝將趙普勝時賊號百萬吉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一 洪武 三

星吉兵得三千人趙普勝克之遂復池州克江州據江西賈衙
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衆大集來攻吉兵力戰衆死且盡吉
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舁其名不忍害舁至舟室乃絕
還拜絕食星吉之兵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
遂絕○十二月彭趙據濠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反
居已下之事皆專命遂爲所制會賈魯死圍解遂據濠以孫德
崖等爲己用遂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元帥囚於秋
帝自軍歸曰吾主父子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家明日彭趙
降邊人釋之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春 帝在郭元帥麾下練兵招延豪傑於是鄉里

壯士徐達等數十人李先附
徐達 湯和 吳良 吳禎 花雲 陳德
顧時 費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勝宗 陸仲亨
華雲龍 常遇春 郭子興 郭英 胡大海 張龍
陳植 謝成 李新 張赫 張銓 周德興
皆濠泗人 三月元命使招撫國珍國珍請降時劉基
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罪基擅作威福羈管於
國珍兄弟等治中官令之官珍疑懼擁海島絕糧道元復遣江
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帥也忒迷失等入海
以要詔命元復以國珍爲海道漕運萬戶自是國珍雖受元官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一 洪武 四

實據兵據有溫台慶元等路 高岱曰吾於元人處國珍一事而知其必亡矣夫招安大盜乃爲下策蓋方招之不從又招之既從而復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殲其亂從復之以平齡珍禮而不能勝其兵則亦何利而自取禍如是耶不惟國珍有輕視元之心而四方聞而從者聞之亦矣御而不肖兵也元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制一海隅之寇觀劉基之言不用則知國珍之必不可制觀國珍之不可制則知元祚之必亡矣 ○五月張士誠陷高
郵又攻陷興化縣遂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守臣李齊不屈死
○定遠人馮國用弟國勝率所部來 帝見而問定天下計國
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
命將四出除暴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
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帝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腹
國勝後改名勝又字宗異 凡在所幕東歸者皆聚東保鄉里○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帝見其為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
帝大喜遂留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務甚見親信
帝從容詰長曰方今群雄並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群
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
於敗上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
功無效彼所為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合肥人吳復率所部
伏謁　帝命為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號勇悍嚴面
黑貌偉　帝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與所
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　帝兵取滁州時花雲為先鋒單
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嚴後勇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拔刀躍

馬衝　帝揮衛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
鋒○滁州人趙德勝來謁　帝喜其才勇即命為帳前先鋒○
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母避
亂與　帝失喜文忠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禎携
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皆來歸客屬後聚　帝喜甚文
忠暨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　帝
孕　孝慈皇后撫育為子○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湧水日三
潮○江西賊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浚募壯
士與其子從拒賊數與屢戰浚中槍墜馬從下馬救之俱被執
浚罵賊而死從亦以死拒賊賊義而釋之使收浚尸斂瘞從歸

猜所府兵以後絲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
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擄手刃害其父者凶
醜因并擒善及陳伯祥戮於帥府○事聞元朝贈濟行省檢
校授復古田縣尹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
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華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
真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謂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
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皆謂元主曰陛下尊
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
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

又選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
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
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頭笛管小鼓箏蓁琵
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
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入那者
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
帝前相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華言
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外聞
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攻之未能也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十月元兵攻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

求救滁陽王與其帥有隙志不屬矣　帝謂王曰六合受圍盤
救必覺六合既幾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時元兵
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王乃召　帝將兵往令之禱神　帝
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遂帥師往與耿再成守瓦
梁壘元兵每日來攻壘幾陷夜復完壘如是者數
四元兵致疑　帝以計益之于是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
攻滁　帝設伏大敗元兵滁城得完　虹縣胡大海來謁　帝
一見諾合用為前鋒○滁州孫興祖王志來歸二人年皆十九
○時有黃冠道人稱數學謁　帝曰天下擾攘非命世之主未
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且明公狀貌非常貴不可言受
命應在十年內○令月濶察兒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遂勸
其勿開詔書脫脫諭以君臣之義不從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
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刎而
死○十二月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殿閣樓
廊檻其制殿前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行時龍首尾口眼皆
動遊戲宮中海子內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櫃
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三聖殿殿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
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
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
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復[illegible]

山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至正十五年○乙未○正月　帝謀所向惟和陽可圖
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興命張天祐耿再成往取之天祐失約再成戰不利衆皆潰元
兵追至千秋橋會天祐兵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
和州天祐及和等奪其橋而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棄城遁去
遂據其城　諸將破和陽恣橫多殺人掠中民夫婦不相保
帝恐之　即召諸將諭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
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
之於是夫婦皆相攜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　定遠人某成和
州含山人仇成來歸○是月元兵十萬來攻　帝率諸將以萬
人皆擊走之元兵乘　帝出復來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卻之
殺獲甚衆於是元兵皆走渡江○三月子興卒　帝統其兵○
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為皇帝號小明
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檄滁陽之子郭天敘
為元帥張天祐為右副元帥　帝為左副元帥　帝以丈夫
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來附命元帥管軍總管○
濠州懷遠縣人常遇春來歸遇春為羣盜劉聚所得察其變
夜居左右遇春見其日事剽掠恐必無成聞　帝駐師和陽兵
遂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呼之曰起起主君來
帝騎至與其徒乞歸附　帝奇其勇壯用以為先鋒

[illegible]而下至民餘者又十[illegible]人亂[illegible]

皆淮揚地昔人云漢唯[illegible]多起豐沛光武名[illegible]

帝王發財之地[illegible]之士[illegible]平[illegible]其○帝駐和陽[illegible]久誅

[illegible]而為之[illegible]

東渡江取金陵悉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弟永忠合廷

王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illegible]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為人

桑世傑含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湖連結為水寨以捍寇

盜會妖寇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illegible]乃遣使間道以

書約投乞兵援之　帝得書大喜[illegible]曰永安等以舟師

來附良為我機天意也機不可失[illegible]以僞夏五月親率兵至

巢湖永安等清將迎　帝登舟觀[illegible]遂制城開巳殿敵[illegible]

來入江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陽河口以阻諸舟　帝

率永安等以小舟奮擊大敗之取道小港出舟甚衆[illegible]

何水勢沿天諸將遂得艤舟縱[illegible]帝直趨和陽時[illegible]

與示幸所部來附軍聲大震　帝遂定渡江之計[illegible]

帝率諸將渡江　帝先抵釆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illegible]

士以逆帝遇奉常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illegible]

趨取太平路元守臣遁○郡將吳昇帥衆降○時初得太平[illegible]

諸將元兵竟何　帝用昇計諸鄉兵居民畜積悉輸入城而太

平以安○　帝之發釆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輯軍士榜及入

城張之通衢皆得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

太平耆老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illegible]

流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

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

心悅服以應天順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　帝曰足下之言

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

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

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

○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

文移用米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衣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

色尚赤故也○合肥人繆璵率衆歸附授管軍萬戶○十二月

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以衆數萬來攻太平　太祖遣徐達

鄧愈湯和引兵迎戰遂擒埜先　太祖釋之與語埜先詐曰然

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為書招之明日衆皆降既而自悔失計

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欲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　太

祖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埜先謂曰人各

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强也縱之還埜先既歸收其餘

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為報捷言自明以求皆以舟師

取江左救　帝進兵南據溧陽東據鎮江扼險阻絕糧道示以

持久集慶可不攻而自下也　太祖知其詐以書折其奸夜師

退進攻集慶埜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

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埜先追襲我軍至溧陽經葛山鄉

卯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楚先反覆選壯士五十人衣青衣迎
楚先及其從子之什地横刺死楚先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 僞宋龍鳳二年〇二月元兵結營采石南北不通帝命
常遇春等以兵攻之遂大破之悉俘其兵船營于海牙僅以身遁
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〇三月朔上率諸將進取金陵〇
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
而用之俘為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
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帝覺其意是夕令之宿衛環帝而寢
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以侍 馮國用其力 帝解甲酣寢達
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用降卒五百人先登陷
皇明[illegible]紀 卷之一 洪武 十一
陣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蟻附登城遂破之元南臺御
史大夫福壽戰死帝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
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
守爾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
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
萬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
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
兵元帥帝嘉福壽之忠命為棺槨以禮葬之〇元將康茂才
率所部降帝以茂才蘄州人〇金陵既定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
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真

之法華諸長兵乃免是月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
帝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
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至鎮江
元平章定定進去郎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
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〇四月士誠冦宜興帝命
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勢所必爭君用賈勇先登力戰死之以
其子炳文代領其衆〇六月〇彰德李實如貴爪 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爪
民皆無家〇諸將奉帝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
中書省總吳國事〇遣使鎮江奉從龍既至帝親至龍江
迎之以六自是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華言告
皇明[illegible]紀 卷之一 洪武 十二
隱問答甚諧左右皆不知帝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
龍字元之洛陽人 元以老避居鎮江〇定遠人王弼鄧愈刀王率所部來歸命
宿衛帳下〇張士誠遣將趙打虎冦常州 今常州府 帝命徐達率諸將
往征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為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
俱以公鹽夾帶私鹽緣為奸利輕財好施頗得衆心癸巳
之夏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元朝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
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削脫脫脫脫師大潰散賊播越是
年春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江攻陷平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
地廣兵強遂為勁敵〇乙亥太祖遣諭士誠遣於吳士
誠以書諭之士誠得書不報拘留使者不遣奉諸我所侯以舟師

攻鎮江統其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帝聞之遣諭
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矣
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挫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士誠
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以計擒之九六即士德梟雄
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既被擒士誠氣沮○十月華雲
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兵於常熟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
士誠由是氣益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粮二十萬石黃金五百
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費　帝復書數其罪責啓兵之罪
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丁酉元至正十七年宋龍鳳三年　正月毛貴陷膠州復陷萊陽元守臣釋嘉

訥死之貴引兵趣益都陷濰州元以摶霄率兵擊之未至益
都貴兵趨濟南摶霄乃擁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於濟南城下
元陞摶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於太尉紐的該伤令往鎮
益都摶霄以老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
幾復命摶霄守河間之長蘆摶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
可保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摶霄方駐南皮魏家莊元遣詔使拜
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當何
如摶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血惟白氣
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克長興今湖州府長興
縣　乙亥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爲都元帥統兵守之○三

月克常州命同僉湯和統兵守之○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
寧國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瘡與戰　太祖親往督師命造
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守臣楊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
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屬縣太平旌
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亮祖廬州六合人仕元爲義兵元帥克太平時亮祖來降帝嘉其勇賜金帛仍守太平既而復叛數與我兵戰我軍爲所獲者六千餘將帥至是被擒縛以見帝帝曰爾當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帝壯而釋之使從征○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
天祿鎮撫胡良率兵取江陰張士誠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
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
克之擢良爲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邇去姑

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胡顯增
兵協鎮其地繼力設備每寇至輒破走之按是時張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喉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二邑既爲我有故吳二郡兵固守之士誠侵軼路絕○七月
鄧愈胡大海既下績溪休寧乘勝進克徽州○八月元鎮守黃
河義兵萬戶田豐降於韓林兒○張士誠數受窘辱乃請降於
元雖受太尉之銜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九月常遇
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克池州僞平章陳友諒發兵寇
城遇春等奮擊大敗之按友諒沔陽漁家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毅然往從之初爲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爲元帥後殺文俊幷其軍自稱平章○冬十一月　帝閱軍於大

遣江遂命元帥楊大亨率師攻揚州初乙未歲張明鑑聚淮西
以青布爲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爲元鎮南王孛羅普化鎮揚
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濠泗義兵元帥明鑑等食盡從作亂逐鎮
南王自立勢未可知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
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明鑑等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
爲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至是大亨攻之明鑑
勢不支出降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
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按揚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
難守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元帥府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奪至
徽州時徽州新附城守禦未備謝大海攻婺源未回守兵甚
皇明眞紀　卷之一　洪武
少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
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激入後與鄧愈奮兵出戰大破苗軍
於城下○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　宋龍鳳四年○正月余闕同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
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
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擊之俄而饒
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麾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愈
甚乃升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拒戰晝夜不得息至是趙
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
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

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
水塘中死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童皆赴井
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疏不視事
將士皆爲之求以身代闕屢泣衣巾而出嘗矢石交下士以
盾蔽闕必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所至
暇則率諸生講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
義有古良將風烈卒年五十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
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
可等十數人事聞贈攝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闕於五
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余緒江左高儀讚徐庭以下不
皇明眞紀　卷之一　洪武
齋也爲義務亦正初陽區處賊衆之求屍於中具衣冠葬之西
門外一統解曰余公守安慶擊賊四面攻之
東告又悉力以攻堅城不能賴兵性余是
則亦安能從容僻俾兵性從然自
宗公謚爲元守貨爲救用○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命
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濠寇樂瑞率偽
判朱完者等拒戰世傑陷陣戰死永安等奮擊大敗之盡獲朱
完等孫國勳當大書死忠王事者桑世傑爲首後追封永義侯配享太廟○李文忠等取青陽
石埭太平旌德諸縣文忠後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灰兵於萬
年街進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使
盡殺所獲焚其輜重因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

眾成杏馬進取淳安夜襲偽漢元帥督降其眾千餘○三月文
忠合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　帝大喜擢文忠左副都指揮領
州守禦時張士誠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出
奇大敗之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進水寇遁走○毛
貴攻陷濟南分兵守諸路立屯田三百六十處而東遂陷○六
月李文忠兵取浦江縣有鄭氏者宋眾族同居至元歷為義門
俱避山谷即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毋侵掠○關先生以察
罕帖木耳遣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
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舉大掠乃還兵東向至高麗
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塞叔之○十月徐達邵榮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　洪武

率師攻宜興久不下　帝遣使謂其分兵絕太湖口斷其餉道
達奉行之城遂拔○廖永安帥舟師擊張士誠眾于太湖乘勝
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被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囚之○立
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今民間豈
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
時則耕閑則練習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庶幾
寓兵于農之意也○羣雄割據　帝固守江東諸郡以觀四方
之變乃謀取浙東胡大海率兵攻蘭谿克之進攻婺州今金華府不
下○　帝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將十萬往征
之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諭府務訪治道問民

疾苦賜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帝悅命預帷幄密議○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
前往婺城探聽宗顯至婺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同以告
帝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遂進攻城元守將寧安慶與治
書侍御史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縋城詣降約開東門納兵
帝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具於本部將師家以明順
逆兵既入改婺州路為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
玉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
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
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沈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　洪武

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帝既撫定寧越集諸將諭之曰克
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
人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
誠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
己亥元至正十九年宋龍鳳五年○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士誠遣呂
珍率兵來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陣珍窮蹙
仰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我猜難
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暴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
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葉平儒士許瑗聰明過人至正
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兵燹間至是謁

帝于金華曰夫有雄畧者乃可以[illegible]杰有書讀者然後能知
奇士闕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 帝
喜朱表以太平為嚴州府令總為知府○二月張士誠兵寇江
陰鎮總蔽江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
也乃遣元帥王子明兒出擊之生擒五百餘人狂溺甚衆敵宵
遁去後寇常州良閉道擊其後兵於無錫自是敵兵不敢犯境
其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
方使我無東顧憂命諸儒臣為詩文以美之○陳友諒攻信州
元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救城破的斤戰死○三月王師克金
華 帝遣使往慶元招諭之國珍遣道謙奉書幣以溫台

皇明肅實紀 卷之一 洪武

慶元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帝曰今既誠信歸便當
推誠相與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金華
氏擬能詩文乎 帝命誅于市以警進敵○太祖將還建康命
胡大海守寧越付以衛處招與進取之宜○徐達等擊走趙普
勝總後追州府 帝親征浙東方覆趙賊劉判開捷大喜○樞
密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年三十六○以帝過春為僉
國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同元帥朱馮兒守金華馮兒本姓徐。
帝養以為子 [illegible]
六月 帝自金華還建康○七月 帝以無為州還近附廣命

元帥朱文遜豫友諒率兵攻克之○十月僉院俞廷玉率兵
攻安慶不克死於陣○參平帖木兒殺宗梁劉顯遣以其主小
明王走安豐○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命通
海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
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
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善畫策普勝以為謀主乃使人陰與客交
而陰間之又我書與客故誤遺普勝果疑客客懼遂來歸厚待
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為又重以金帛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
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倚恃有德色友諒
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償潛山之敗詐以會軍

皇明肅實紀 卷之一 洪武

為期自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十一月胡大
海取再成總取處州克之處屬七邑皆下元帥胡深知天命有
在間道來降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戍復擊敗
之宜孫戰死○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
麗水葉琛胡大海薦此四人之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
忠守金華亦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褘許元黃天錫 帝皆徵
用之。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正月命以馮國勝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
揮使馮國用卒子誠襲 帝命廖永忠襲兄職仍掌龍軍○三月劉
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 帝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

金陵全從容與論經史及諸以時事，嘗見尊禮，命有司制處

作以處之。劉基自少穎敏過人，凡天文兵法諸書無不精通……[illegible]

中酌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帝然之。未幾，以濂爲

皇明通紀　卷之一　　二十一

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迷世子受經，以溢、琛爲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初，友諒率舟師圍城，雲與朱文遜等拒之，文遜戰死。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其尾攀堞上，城中食盡，士馬俱憊，城遂陷。賊縛雲，雲怒罵曰：賊奴，吾主豈能不速降。賊怒，射殺之。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郜氏抱兒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郜氏即赴水死。[illegible]

江漁中有……[illegible]

諒執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友諒既陷太平，急謀僭竊，乃使人誡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既陷太平，僭大號，揚言東下，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帝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耳。帝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

皇明通紀　卷之二　　二十二

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一時也。帝深然其策。○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寇建康，眾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帝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堅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帝自將擊之。帝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召指揮康茂才，謂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有舊，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約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

老閽者舊嘗事友諒齎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無疑將行帝
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也
帝曰此寇不可失久今不為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
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閽者持書乘小艇徑
至友諒軍中友諒見閽者達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
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
吾即至則呼老康為號閽者急歸具以告 帝曰虜落吾彀中
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
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
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

石灰山側徐達等軍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
舟師出龍江關外 帝總大軍於盧龍山今改名獅子山令持幟者偃
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
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
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
進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
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閽者之謀即命弟五王帥舟千餘向龍江
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 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
見士卒流汗命去蓋眾欲戰 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
雨擊之時天無雲眾莫之信俄風起雲興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鼓譟奮前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
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
朱虎舟師交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潰競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
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等皆降
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者百餘艘及戰舸數
百友諒乘別舸走於其所乘舟臥床下得康茂才所遣書 帝
笑友諒愚至此可嗤也時降將張志雄言於 帝曰友諒東下
安慶無守兵矣 帝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追友諒于慈
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而入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趣
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旗風者迎戰又敗之友

諒收殘兵遁去遂復太平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取安慶命
俞伯仲守之○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偽漢傾國入寇 帝
命大海出兵擣信州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帥兵往過衢州
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為友諒門戶彼既
傾國入寇守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出偏
師設若勢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擾矣大海乃親率兵
攻下之改為廣信府以衛伯文為知府立龍虎翼元帥府以葛
俊為元帥胡德濟為副元帥守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左丞
余椿擊走偽漢將李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 帝命都僉
徃鎮之○遣千戶王時齎白金往方國珍 搭海舟至燕京饋

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虛實察罕故穎沈丘人
務農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尤善用兵己亥秋克復
汴梁韓林兒走安豐山西晉冀等處次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
鎮關陝荊襄河洛而重屯兵太行日練兵積氣圖謀恢復山東
兵勢甚盛故特遣將往探之○方國珍既獻賊台慶元三郡不
欲奉正朔 帝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俟我克蘇州彼雖欲
奉正朔遲矣○陳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陷安慶守將俞伯仲
走還龍江 帝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遂遁宜誅之常
遇春諫曰伯仲從渡江遇奮宜宥之 帝曰不使軍法無以
責來後人賜弓弦一條令自盡籍其家屬僉行樞密院事○十

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宋龍鳳七年○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
慶賀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 帝召基入問之
基遂陳天命所在 帝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甲申議立鹽
法置局設官以掌之○己亥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丙午
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專掌其事○三月湖州守將薛顯率
城來降顯徐州蕭縣人○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
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五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
飾馬鞍轡來獻卻之○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守金
華○六月偽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

天閉城固守遣人求救於胡大海大海聞報兵由靈溪以援德濟
固援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漢兵大破之擒明道及宣慰王
漢二 帝釋明道及漢二仍授以官因得友諒虛實命為鄉導
以取江西○七月元察罕帖木兒擁兵徇山東遂復東昌冠州
進攻東平田豐戰敗察罕以豐據山東久為軍民所服遣使招
諭之豐與王士誠俱降察罕復東平遂以豐為前鋒進取宋諸
州克復山東獨益都未下察罕務兵圍之治攻具諸道並進宋
守將陳猱頭等悉力拒守○八月 帝親征陳友諒親督徐達
等諸將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攻安慶不拔劉基以為宜徑搗
江州友諒偽都傾其巢穴 帝從之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

即迎降抵江州距五里許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
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及黃州興
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偽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
人勇略冠軍李普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從陳友諒江州破率
衆降用為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
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
干事 帝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踢所坐胡牀 帝悟許之賜書
曉諭之大略謂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言契合洞見肺腑故
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陞之
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彼

勢窮來歸者尚厚待之况完城來歸者耶廷瑞得書遂決意遣
康泰詣九江降○己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府友諒右
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欲緩師以款我闕僉院
鄧愈就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愈詐以其地請降愈察其非
誠擁中夜進兆旦入城○張士誠遣司法李伯昇率水陸師十
萬寇長興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固守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
不相聞　帝在九江聞報亟遣常遇春援之伯昇無營遁追擊
之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正月胡廷瑞既降　太祖遂兵九江
如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　太祖慰勞之俾

各仍舊官建[illegible]王溥餘干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衆來見
寧州陳龍久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戌入城存恤鰥寡
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於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
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保安愛養之意士民皆感悅○改
龍興路為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以鄧愈為江西行省中書參
知政事鎮南昌命徐達帥降將祝宗康泰等攻武昌○金華苗
軍元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政胡大海李文忠聞即率兵馳
赴至蘭谿賊黨棄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撫安其民○時處州苗
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叛殺院判耿再成總制孫炎等李文
忠復調兵屯縉雲時二郡賊蹂亂衢州或謀劫城應之守將夏

毅懼甚會鎮撫丁世英同郡迎入城一女完之甚發書金處屬
縣諭以固守所部候伺請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奉命徙處
起發書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朱祐等遂
會同郡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拒戰于劉山擊敗之
諸軍進圍處城平之（按功臣錄云胡大海為將嘗自誦曰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附之其歿也聞人哀痛知與不知皆流涕再成屢立戰功名亞于大海初大海未歿嘗夜出入見其兩月間有光若燈及既覺敵兵有犯境軍中或言大海若生時或夜觀火光滿野詢為人馬歸出輒大捷餘實者勳者）○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為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
衢信處諸全軍馬（諸全即諸暨）○張士誠乘浙東亂調呂珍兵十餘
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兼衢

遣桐廬戍境衢信兵出江西兼以應援金華與部下議曰兵貴
虛聲張揚於賊境言大兵已出諸路約會金華賊見捕退五里
下營待戰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
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一鼓出城賊
營驚亂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珍兵片甲不還○帝既定洪
都以鄧愈為參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為行省知事以佐之乃率
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同據南昌知府葉琛迎
賊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廣池口聞變旋師赴之宗
等敗走南昌復定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參
政鄧愈鎮之○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豐

等既降察罕推誠待之甚篤入營中豐謀殺之乃給諸察罕行營
遂為所刺先是有氣如彗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
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
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惟察罕所憚惟一察罕聞難遠近莫不嗟
悼 帝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天下無人矣討賊至燕元帥其拖
保遂以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擴廓既領兵急攻益都劉福
通率兵赴援擴廓擊敗之通走安豐遂拔其城執陳猱頭等二
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其心祭父田豐被殺山東地元
盡復之關先生毛貴亦敗亡福通大窘○七月平章邵榮與趙
繼祖謀作亂為宋國興所告 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 帝不

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殺誅○八月陳友諒遣將
熊天瑞陷我吉安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之○元
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駐兵汴梁 帝
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 帝以前所遣使不還不
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
還因以馬來獻 帝遣都事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安豐人
曾良臣率衆歸附 帝聞其將兵貫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
望其誠可嘉命為江淮行省參政時有韓政者亦率所部來歸
帝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宋龍鳳九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
建國號大夏改元大一統○二月 帝勅命諸將分軍於龍江
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仞諸將皆不及○張士誠遣將
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破安
豐殺福通據其城○帝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
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師圍
廬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於張士誠以兵寇東陽李
文忠自嚴州率兵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破之陳勝
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屏若諸暨不守
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巖新築一城不
旬日而成 帝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為城守計既至城已完

帝大喜以胡德濟為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
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
浙回京時陳友諒謀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
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
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
來侵 帝遂伐陳氏○偽漢陳友諒自將駐南昌時友諒憤其
疆域日蹙乃作大戰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為
必勝之計是月壬戌乘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鋭甚用雲梯百道
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
文正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

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衆虎判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
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其偽
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射之一發應弦而倒〇五月丙子友
諒攻新城門薛顯率壯士辛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驥擒其副將
趙祥餘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
守將劉齊朱叔華臨江同知趙天麟等徇於城下文正等不為動
〇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弩中其腰膂箭深
入六寸重傷而死 按功臣本傳云德勝坐胡床督戰飛矢中腰下膂扁發令之加興戰為之哭色無從大將征伐將軍平生不在只寸干生未嘗有此而顧殘恨矣於敵知我必死吾前未能不能盡身不得以逆及於敵 〇趙德
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遣千戶張
皇明寶訓 卷之一
子明赴建康告急復詐遣軍士拔捨命王者詐友諒當約日出
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王者不至友諒詐捨
命王於城下被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援師張子明泝小漁舟夜
行整止半月始達建康 帝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
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
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 帝
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攢槊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
益堅〇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 帝命諸將解廬州之
圍親督舟師二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圍
東出鄱陽以逆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庚子合戰 帝分舟師

為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將舍擊敗其前軍友諒驍將張
定邊奮前欲犯 帝舟舟通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
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驟退水湧 帝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
以飛舸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被傷會日暮
帝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 命徐達回守建康明日己丑
帝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為陣少却時郭興
侍側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
火攻不可 帝然之即命常遇春諸將分調漁船載葦荻置火
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障
天友諒弟偽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
皇明寶訓 卷之一
日庚寅永忠通海及汪興祖趙庸 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
大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飄
飄而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合戰益力敵兵大敗永
忠等還 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
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
子口橫截湖面遮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於左
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 帝以書遺友諒責其昧天下之勢不
同討夷狄以安中國乃先與我為仇今又復起兵端即使僥倖
逃還亦宜修德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恐夫家滅姓悔之晚矣友
諒不答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戰莫若

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則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　帝請移
軍湖口扼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帝從之八月八日我舟入江
駐南湖觜水陸結營刻柵江南北列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屏以
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
欲由禁江退回　帝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
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
子善兒平章陳榮等悉以軍馬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
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illegible]為太子○初　帝之援安豐也
劉基諫不宜輕出　帝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
而偽漢圍南昌　帝顧諸將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

計耶命將援南昌及友諒敗死　帝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
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進
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
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英雄割據者雖
眾惟友諒勢強大稱巨敵既敗　帝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
下不難定矣○高岱曰元末群雄起與我　太祖並驅中原周
弗一人而當時稱勍敵為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
焉何哉友諒之身悍雄鷙威未及項羽而標迅獲飛出沒
亂起大湖而氣不恢屢戰而勢複振犯江州欽江饒兵出安慶
也當夕失援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拔而有江州之入安慶
以是紹之後旬日之間而能屢城卻敵益深通兵洪不捐不撓
設使闔胡拓封疆者有金陵亦一時之雄也所據者勝於強弱之
後猶然先後之機哉　太祖在金陵可與爭衡而不可圖者乃
先自相嗣識攻戰至善虛且至於河南形勝之地韓林兒劉福
通張氏皆非戰定之材也經不識其輕取與其經以統中原其策已

惡矣及其東下也金陵豈可爭則乘虛遠涉江湖以取龍江
之敗及我　太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
為根本之慮雖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哉況
其氣小而志驕性猜而多忌挾一太平遂稱大號王於一變命之
怪於草莽行之而安慶南共屠戮守雖其人乃不能容一趙普
既其親我　太祖之宏規偉度大相懸絕矣豈待彭蠡一戰
而後稱貴可分裂也哉　太祖之所以得力於友諒者則
若士誠之志遂圖耳觀其所居之處至命徐達與守建康友諒
既剿諸將斷之西變武昌竟不從而孑遺奉本以東兵之乘
虛為虜耳英雄駕馭之術不欲以發事告人而臣下或莫
豈足以測聖心士誠坐守其急而不能出一歲且擾余此
則天所以成漢之功也天之所與固非人力所能為者○鄱
陽之戰　帝亦屢瀕於危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交鋒既久
賊衆不退困敝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
指揮使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
遂服成龍袍冠冕與　帝易服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

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　帝亦驚起回顧但見
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　帝惶如其言更之坐
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
死敵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
先副元帥余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韓
曾信等凡三十餘人○張士誠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即姑蘇治
宮殿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九月　帝班師還告廟至
論功行賞○十月　帝親征陳理至武昌列兵於四門立柵圍
之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絕其出入之路○十二月　帝還建
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豚處牢中欲出

無出久當自服若來衝突甚勿與戰但堅守营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 帝至建康戊午閱武於雞籠山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龍鳳十年)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帝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 帝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亂綱紀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也○二月 帝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

之城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帝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沮○偽漢陳同僉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 帝方坐胡床疾呼侍衛將郭英殺賊英挺身躍馬奮槊一呼賊應手殞墜○陳理從壁內孤率張定邊降 帝憐之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歸城中饑困命給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為參知政事○三月 帝還建康封陳理為歸德侯○句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語及陳氏之事 帝大意謂所以不乘勝拔武昌者使彼人各心服可以不血刃而取也

○定官制改各翼元[illegible]府及樞密院俱為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為太史令○遣徐達常遇春攻左君弼君弼窮蹙棄城走安豐遂克廬州○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于是中書死事之臣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敕爵有差以韓成為首功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為散騎舍人復命建忠臣祠于南昌以祠趙德勝葉琛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八月士誠使其弟士信過取達識帖睦邇符印又過取普花帖木兒印普花封其印置庫中曰我印不可得又賜之登册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賦詩與妻子訣仰藥死達識帖睦邇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為亦仰藥死

士誠遂專有江浙○九月 帝痛念起兵以來諸將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為忠節侯○十月 帝念廖永安陷于張士誠守義不屈遂授光祿大夫柱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時偽漢將熊天瑞尚竊據贛州 帝以鄧愈總兵往討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為副討之愈與遇春等合兵進攻贛州未下 帝命汪廣洋往諭必保命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濬濠立柵以圍之

乙巳元至正二十五年夏天統三年宋龍鳳十一年○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所統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 帝優諭常遇春等曰今將軍破敵不殺雖曹彬之下江南無以加之。○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僞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圍諸全、胡德濟堅守求援於李文忠、文忠馳援至白龍潭據險立營、文忠激勵將士奮身引戰、遂以寡勝衆、與城合擊斬獲不可勝計、其僞五太子僅以身免○士誠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彦夫皆諂佞小人、吳有市謡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 帝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德

帝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汝曾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經術其深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濂、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許欲 帝待士之誠○四月命處州總制胡深率指揮朱亮祖取太僕等討陳友定、五月胡深進兵克浦城、進克崇安建陽、破錮江、鎮友定大將阮德柔幷力來攻、深突陣馬蹶戰馬蹶被執、爲友定所殺、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歿、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及歿 帝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太祖命遇春帥吳後得友德等取安陸及襄陽、後調鄧愈爲湖廣平章政事、頒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聞王保保集兵欲寧使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及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問被于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泛溢、用力少而成功多、遇春攻安陸、擒其守將任亮、遂克其城、以吳復守之、遇春表亮壯勇可用 帝命釋之、授指揮僉事、己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劉益姚大膽、斬之、取永新州、仍命同守常州、比十年防禦閩寇、寇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勞縣終足爲東南保障○七月元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其都統林思等來獻僞遣吉州軍民二府、婺州功水常

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爲司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八月置國子學于應天府、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典書等官、以許存仁爲博士○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水陸並進、規取淮東、皆克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溯淮安駐范崇港、以撓我師 帝知其意、諭徐達宜遣廖永忠運兵水寨禦之、大軍勿輕動、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閏十月徐達等進攻高郵 帝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馮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而以徐達運軍泰州。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宋龍鳳十二年○正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僞吳

舟師數百艘復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與吳禎嚴兵以待　帝親
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　帝臨幸江陰見良
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
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功臣本傳曰良　聖祖取天下當張寶辦而頑阿之首陷淮東為其二國境據
相連使其謀遏兵結赤大貴征討　聖祖彰崇其蘇戴前遣之
形勢最適取斬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以禦吳一臣皆不敢所
託謀是以判敵寧見以盟蘇孫臣無戰於變終東楚之福者數
年吳人息肆不敢西向　聖祖無東顧之虞然後得以專伐漢
而東之是威吳者正所以伐漢漢旣滅乃專力向吳吳益急
蕪為有所從患敢亦不敢隨而亡是終漢者又吳所以成吳患識
青謂吳不亡于諸將合同之時而亡於二臣善守之日亦信然
我息發善守武吳取吳二將固吳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
守常州亦皆十年其催鋒抑敵控扼彊吳之功視二云〇禁種秫
與江陰之守為尤烈尚論兩國之勲四臣一揆也
以塞造酒之源〇三月偽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數

元關熙故彭氏同聽攻〇徐達等克高郵〇四月徐達等進攻
淮安故其水寨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泗州　帝嘉
其知命授大都督府副使〇命韓政等進取濠州自郭子興起
均用棄守後屢為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　帝
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　帝曰濠州乃吾家鄉今李濟為張
士誠固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可乎　帝即命韓政督顧時以
雲梯砲石四面攻之濟不能支出降　帝幸濠州省陵墓宴諸
父老〇六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帝
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

也〇偽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畫
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歸　帝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
張本〇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　帝親為文祭之
辭極哀痛後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〇八月拓建康城
命劉基卜地于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十餘里〇元以陳友
定取胡琛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有定遂有據福建之志發
兵陷漳州守臣羅良死之〇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
士誠李善長以為不可獨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天亡
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
兵將為富貴之樂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葉蔡三參軍輩迂闊書

生不知大計臣奉　帝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
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
矣于是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
士誠　帝御戟門集諸將論之大意謂陳張分據其志豈在於
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恣剽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姑蘇諸郡
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
發丘壟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
等毋忘吾言將發　帝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
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
既破諸將可不勞而下　帝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

原國等皆强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俱懼
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
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
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〇九月取德清晝夜環攻之
大破士誠援兵士誠事急遣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皆
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
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
丈餘珍暹善戰至是皆降士誠大失所倚以呂珍等徇于湖州
城下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騏舉城降〇命李文忠總水陸
師下浙江杭州守將偽平章潘原明遣員外方彝詣軍門納降

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紿我乎彝曰大人未
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倘妄
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臥內歡笑飲接命徐卽入城次第
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乃執前將蔣英劉震出
降文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
釜卽斬以徇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
二十萬石　帝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委浙江行省
平章命懸胡大海畫像剜將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〇十一月
徐達督諸將兵進逼姑蘇張士誠引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
之又敗之于盤門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立軍四面築長

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
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着物所擊礮風着人皆立碎
中震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然忽忽計所出時指揮李茂先
婁門徐達督攻婁門士誠兵出拒戰威毅先奮擊左脇中矢死
事聞　帝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塑像祭于功臣廟〇十二月
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殂〇帝與羣臣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立宗
廟社稷建宮闕具營繕者以宮室圖進　帝見其有雕琢奇麗
者皆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
以殚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
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

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書飾畫今書此以備朝夕省覽豈不愈于
丹青乎尋勅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并
定樂舞之制〇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李文忠
爲平章政事〇下詔禁奏文頌美之辭
丁未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〇正月　帝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
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爲擴廓所拘留　帝屢以書諭責之竟不
報至是復與之書諭其內和諸將張思道等外睦四鄰歸我使
臣庶可稍安北隅不然則開南方之兵端矣（臣建曰假令擴廓能聽我　太祖此書之言而內和諸帥外睦四鄰天下勢分南北亦將分爲南北此書所以爲擴廓效者甚忠而惜乎其藐而莫省也嗚呼豈非天啟我　皇明成混一大業耶）〇帝諭中書省臣曰人民久困兵革生

息未遑，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
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 帝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
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飫
甘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
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與江等處租賦一
年。○大軍征討，久不下。徐達遣人請軍中事。 帝勞以手
書曰：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三月，設文武科取士之法，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
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
其致事。應武舉者，首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

皇明寶紀　卷之一　洪武　四三　皮石居藏板

文。然必三年開科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俞通海中流矢，創甚，還京師。 帝幸其第，見其病革，謂曰：平
章知乎？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言，遂揮淚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
八。○四月，仁祖忌日。 帝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已而
謂起居注熊鼎等曰：往者吾以是月六日亡父，九日亡母，
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
之痛，念之罔極。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五月，初
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以朱升為侍講學士，並知制誥，兼修
國史。○六月，天不雨。 帝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等曰：予
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軍中所儲蔬

茹醢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使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
而大雨。○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 帝即皇帝位。 帝不許，善
長等力請。 帝曰：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卒致亡滅。吾豈
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按張士誠初起高郵而遂
已稱王，陳友諒起江漢而即已稱帝，當時太祖平張陳一統，南面稱尊，謀者見人之有處把夫何違，漢高祖降秦滅項，
然後從諸侯王之請而即帝位，真主規模固自別矣。○中書參議李飲冰、楊希聖弄權不
法，執政李善長劾奏之。 帝命黥二人面，云奸狡百端，說論罪
狀。○姑蘇圍急，降將李伯昇欲說令士誠歸命，乃遣客詣士誠。
客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士誠曰：何
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

皇明寶紀　卷之一　洪武　四四　皮石居藏板

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
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
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
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
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
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
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足聞也。何則？
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
衣食天下至美，即其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
謀謨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

于内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殺知亦不聞故論至今張士誠
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言恐公不能從
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
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
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
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
且今亦我兵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
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懼勢極患生猝有
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
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

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
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俯
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丟
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銳甚欲遇春擊之兵稍却士誠
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
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遂壘逼之自是士
誠不復得出矣士誠張樓城上懸銀碗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
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熊天瑞教城中作叢礮
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具徐
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

得入傷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
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
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
參政皆降驍將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
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
劉毅降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
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
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
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
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

戶令降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
易以戶扉舁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等所部將校及
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
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　帝以書送神保
大王等還元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舁至
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太祖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
伏誅〇九月我師取無錫州執天祐又取南通州班師還　帝
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之于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爲宣國
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鄂國公餘進爵賜金

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劉
功德請舉雄既平宜及時為娛樂　帝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為
趙高也　帝頷之既而昶陰事發命都督等馮勝鞫之獲其昶
伏誅○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
珍據境自若○帝遣湯和總兵吳禎為副討之諭之曰汝等
奉詞討罪務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
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遁入海島國或引舟師乘潮夜入
其城江吳禎追至盤嶼與合戰敗之○復命浙江行省參
政朱亮祖率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于台州國瑛□□能
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十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

善長為左相國○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征虜副將
軍率甲兵二十五萬由長淮入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征南將
軍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吉安寧都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由
江南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
州益陽常德淳兵衛暨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
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
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
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
軍常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
親見遇春從數騎輕身□之彼陳氏如張定邊□何足

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
戒之若臨大敵遇春率為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馮宗
異勝分為左右翼各領精銳以擊之左丞□□□參政傅友德
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
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責勵群
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為汝等其識之
又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
古云十二山河之地論友諒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
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
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

福建何文輝為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
近之人勿以此故輕軍政兵雖令征我一以軍法行事吾昔從
肆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
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殉衆皆股
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其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皆攻閩
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氏攻圍城邑必擇便利
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今賴于汝於是達等拜命
辭出　帝既諭遣諸將復以伐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
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
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覆元以北狄

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
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
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于弟
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
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及
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
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
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
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

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
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
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
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
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
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
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定滄海。南控閩越。漢沔
湖湘。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
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
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

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
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
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
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
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十一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　帝以唐宋以來
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
易為奸弊。于是命左相國李善長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
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
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殃良善。非良法

也。既而劉基及太史院屬官。以所定戊申曆上。遂命頒行
之○時方國珍遁出海島。　帝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
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
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招諭之。國珍乃遣子吾明奉表乞
降。既而親率其弟子侄并所部將士。詣軍門。湯和遣國珍子
建康。浙東悉平。○徐達等兵至山東界。首克沂州。進取嶧州。下
青州。攻益都路。○十二月。時有孔希學者。先聖五十六世孫也。
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學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汪興祖
于軍門。于是兗州以東郡縣相繼降附。及希學襲封衍聖公。○
已而徐達取濟南。○　帝復命湯和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偕廖永

忠吳禎等自明州[illegible]進舟不數日奄至城下一鼓

克之○上出[illegible] 世子從行 帝因命左右[illegible]農

家[illegible]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illegible]材五

穀身不[illegible]不耕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

茅茨草榻[illegible]所衣食不過草根糠粃而[illegible]家

經[illegible]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

取之有制[illegible]之不苦于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

之[illegible]小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帝諭[illegible]○癸

丑李善長率文武群臣奉表勸進 帝因吾始即王位不能拒

[illegible]

克從衆言今卿等[illegible]

再復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爲民 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

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回卿之

[illegible]等復請曰 殿下[illegible]若于四方感于神明願

爲生民計早從羣臣之請 帝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

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詳酌禮儀而行

[illegible]

不可草草也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 帝允之

皇明廣彙紀卷之二

[illegible]代 王 [illegible]

東莞 陳 建 輯

溫陵 陳龍可 [illegible]

古鄞 丘 酉 較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即皇帝位於郊壇、內外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時京師雨雪連旬、將及祭日、即位天子澄清風和、群臣奏禮畢、雲霧中見天日、天下平貴、向西文武當有文應、來理隨書、頒成敘典、周頗仙言相賀、合慈大關、遂其積祥不可紀云）○立妃馬氏為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初、帝率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敵壘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衣鞋、勞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帝勵 帝規畫動合幾機。帝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帝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假嚴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勝其身亦難保也。帝曰、爾言正合我意。及是冊立為皇后。帝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從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

后先獻郭氏、嚼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寬、親卒免于患難、尤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嚴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念昔日之貧賤、和朕復為偽、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板載朝高皇后之贊、賢秘以夫婦君臣相保、從無異從、好其以為叙具見采之深得納隨之體）○以李善長為中書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汪廣洋為御史中丞。○丙子、以即位改元詔告天下。○辛巳、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帝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諸卿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二公所言、不可忘也。○敕李善長、劉基等、定與祀。帝聞於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澤、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

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禮皆出於朝
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設尚寶司○湯和廖
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友定爭戰退于省堂飲藥欲之衆攻文家
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蘇遂械送京師　太祖以
勝胡深于頑韻將其肉以祭父○二月胡廷瑞等取元汀州路
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定悉
平○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率師由海
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
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入閩不宋潮湘已平中心震
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

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
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
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征
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
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爲
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又勅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
東參同大將徐達等併取山東○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
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
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
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

闕里爾其敬之○定賦役法以田一頃出夫一人不及頃者
發上慮經賦作役及貧民故定此制收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
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三月徐達等取永平
○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上御奉天門與劉
基論用兵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死生成敗之際有精
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親妙算初
謂未必皆然及至指麾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
之賢不若主之賢也○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　帝遣使陳
州以書諭君弼君弼得書猶豫不能决　帝乃歸其母于陳州
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至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爲廣西

衛指揮僉事○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趍廣東先遣人
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
書劍元末仕爲淵源務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衆保障
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
仲玉以歸成築柴自守固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
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爲害成慙謝
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爲將
烹己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
境毋如奴縛主以擢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者奴妻炊火奴一
號則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

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曹、歸之遂併有衡志二州
廣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戊、陳存瑞勸爲尉陀計
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從事劉克佐上其印章
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表奉歸附。○四月朔，永忠等師
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遂檄往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
附。○陸仲亨率師略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
守將張爲役棄城走，廣東悉平。○廖永忠遣人送何真詣表請
京師。　帝賜詔褒其將召與其俱入覲，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
綺紗羅綾羅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授真中奉大夫江西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參政鄧祖勝食盡力窮，飲

皇明歷集紀　卷之二　洪武　五

藥死。參政張子賢萬戶何義千戶劉仲在守，胡海等斬城入。子
賢被執，軍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其城。○命
御史大夫鄧愈征取淮瀼迤北未附州郡。愈攻唐州，克之，又取
南陽。○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橫架刺退，恭過春一箭中其
前額，大呼殺人，八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遂
入潼關，攻李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
督李思齊張思道良、郭孫　二人所據。○時河南諸郡皆下，獨裕州
守將郭雲勇而有謀，累戰不克，招之不從，授以孤軍，戰敗被執。
帝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
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山東

州郡。祈時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命指揮失英徙姓
謝守建寧。○命工商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
爲圖以示子孫。○命儒臣學士朱升等修女誡。諭之曰：后妃雖
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夫內變成
人，甚于鴆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爲所惑。卿等爲朕
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蘄
州進竹簟。封之。　帝謂中書省臣曰：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爲用
物，但未有命而來。倘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
傷財自此始矣。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定天子祭服冕服。　帝謂陶安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

皇明歷集紀　卷之二　洪武　六

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五月，禁
宦官不得與兵預政。○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守潼關。○帝
親幸汴梁，議定都，兼議取元都。○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
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以降，時元吏部尚書普
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從事入廣西行省，攻藤州，所至殺
募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閩州守吳廣出降，乃率所部百
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海貢等州縣以次降服。○
時王禕出爲漳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上古帝王定天下，成大
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爲國家悠久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
修德而已。人君修德之要有二：曰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

君德之大端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觀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稅既減科斂之害減猶有可議者臣聞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能此者也 帝嘉納之[illegible] ○七月廖永忠進兵攻藤州容州貴州

林州皆降進克橫州潯州南寧象州賓州皆降廣西悉平○鄧愈進兵克隨州南陽悉平○上遣使賑恤中原老稚孤貧者○時潼關以東皆平 帝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 帝亦發汴梁回京師○以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留守汴梁○帝謂群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為號褻天甚矣其更改之乃去爲真人印○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月中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弃城走彰德遂克獲嘉降縣尹胡中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兵部將楊儀聊來降得船八千餘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邯鄲縣尹郝文玉率耆老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進克臨清獲元將[illegible]臣都

事馬恩仁以為付遂進拔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攻元都遣顧時以遊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適至直沽敵其州兵遂得船以來得富進擊率舟師並河東而以遊步騎滾陸而前元丞相也速屯兵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朵兒只進巴等迎敵大敗之擒留院保剛孫及樞院判官杜三百餘人俺普等遁○師至通州獲元宗室梁王孛羅諸人遂克通州○元主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illegible]淳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嘆曰宮禁嚴密此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哉遂詔其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廝

等皆勸留守京城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八月二日大兵至燕京攻齊化門填濠登城而入大將軍達登齊化門樓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冊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持禁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按元主[illegible]都閱街士對云千秋萬歲不負處惟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大明兵至而亡）○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按太祖肇立創業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永而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以汴梁舊往視之故有北京之建既而復謂群臣曰大梁宋故都然非我之北[illegible]人民勞苦不可重勞與禁也罷之又有言遂于長安者以潼關險阻可以[illegible]監察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不都又當諸建都北平可以控制[illegible]闕廷臣皆以為言樑獻人陶[illegible]對曰）

胡主之自謂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更不可因也今南京為
王之地宮室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從止從辟今
處為中都然竟未沉于劉基之言而不遷也
至哉 文廟月封燕王為天下後定鼎北平 〇是月六日夜
京師天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〇放元宮
人〇設六部官職分理天下庶務以滕毅為吏部尚書前司農
卿楊思義為戶部尚書錢用任為禮部尚書陳亮為兵部尚書
周禎為刑部尚書張允為工部尚書〇御史中丞劉基辭歸青
田初 帝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見 帝曰宋元以寬縱失天下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帝然
之基素剛嚴務察以寬不私紀綱勸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罪當死善長素愛彬請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斬彬
由是與善長大忤京善長怨之基求退歸鄉 帝曰
〇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
訪求賢哲隱遯之士〇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
皆以銅為之〇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帝
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寶今以布衣之
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〇九月江西行省參知
政事陶安卒安在翰林 帝愚一對國朝誥命無能士翰苑文
章第一家及歿 帝哀悼親製祭文遣使祭之追封姑孰郡公
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過 帝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
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帝曰御史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
為盡職耶命黜之按開國文臣贈爵封者甚寡身封公爵惟李善長一人追封公者惟陶安一人劉基汪廣洋二人止封伯
〇元將王左丞攻蘭州守將郭興拒守于光賢擊大

胡之存恩者今自是不敢復窺潼關〇帝以元都既克命大將
軍率諸將進取山西〇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
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未一雖賢
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頗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
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與刑辟煩重而士
懷其懼與抑朕寡昧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
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甘湮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朕與諸
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豈無不以古先哲王自期者乎之士有
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吝爵〇十月詔改元燕京為北
平府置燕山等六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〇司天監進

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制極機巧 帝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
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
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〇以耆儒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秦庸
廉德明張昌為太子諭德〇時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俱征
南班師還京 帝復命和與璟俱為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征山
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帥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陟王
褒慶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進克澤州〇十一月冬至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〇鄧愈討羽之番張瓊之悉定金商均房數
州之境〇召劉基還京候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皆永嘉郡公
帝欲授基官基固辭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望思深見崇顯先人足矣。被朝選鋒攻其城命將籌擬方略奏書片紙投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衆有黑雲起者共戰伐也俱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月與青雲横者其道寡也即對敵國其後學之可畫輸也然務見肯從坐拘於謀恭地某有雲起如甚言衆以爲神異敢逆恩遂兵擒賊而還[illegible]言見異雲雨如天子氣此未見雲雨有定矣若其淵微非知天合天矣　一詔宗朝儀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帝御文樓，太子侍，因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帝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睦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遣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月闊擴廓帖木兒出太原，由保安經廊廊進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禦我。與闕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其法所謂批吭搗虛者也。若彼還兵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其前鋒甚銳，爲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卻之。敵軍於城南，指揮郭英爲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伏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使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

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起，火鳴砲□帳引兵亦至，鼓譟之聲相接，敵大潰亂，自相蹂踐。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出，所納靴未竟，跣一足，急跨騎從此殘騎馬從十八騎遁去，追不及。遂克太原，路縣駅馳徐溝，降平陽等處皆平。○前參使汪河自陝歸。河自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至是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東歸。帝嘉之，擢爲吏部侍郎。河旁陳寫中事，且上方略擒擴廓帖木兒，兒由是敗。○詔求孝行者前言者天子舉國子監所居[illegible]　帝召衛術武臣論之，以創業艱難，保守尤在於心，勤儉之意。○安南國王陳日煃遣使朝貢。二年，詔封爲安南國王。○定三禮制東宮儀。帝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儀。○頒祀稷壇制于天下郡邑，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詔立旗纛廟京師，以霜降日致祭。○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從御史高原侃。京師四方親故送終尤爲之大，乞禁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故有是詔。

己酉　洪武二年　○正月，高麗王王顓遣使奉表朝貢。○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帝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元季君臣，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寬，簡而有節，不以

促易爲簡慮之道中則無弊矣○勅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
李黼祠肖像祀之○諸軍攻大同路克之○以功臣胡大海汪
再成趙德勝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配享太廟○免山
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税糧○詔免太平應天鎮江洪
武二年夏秋二税再與嗣免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爲等州亦
與嗣免○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命中
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置河
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定翰林院官制以侍讀學
士朱升爲學士陳檉詹同爲直學士○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
祀孔子于闕里○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以祭天下嶽鎮海

瀆之神○命祀馬祖諸神築壇于後湖○二月　帝耕籍田
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爲祭服○詔立皇
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二年後更爲皇陵立衛守
之○詔增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澤之西○以侍讀學士
秦裕伯爲待制（裕伯大名人仕元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避地上海張士誠招之不往其元年帝命中書省檄下於江浙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三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上書固辭洪武元年復徵起之裕伯不出　帝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帝命爲侍讀學士屢以老辭不允授以待制）○帝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
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辱之詹同侍坐
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廉
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帝深然之○帝與翰林待制秦裕
伯論學術　帝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故
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于小而拘于凡
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帝與儒臣論及主天地養萬物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　帝曰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帝謂學
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典謨之言皆
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
爲文而忠義之氣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
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過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
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詔修元史○大將軍徐達

承制遣楊璟等還征唐州璟至南陽首諭賊黨者曰今天下大
定唐州亂兵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胡爲效尤
早歸田里轉禍爲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尚北悔應者皆散乃
轉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而宥其餘南陽悉平○三月諭李
思齊之奔鳳翔也　帝以書諭之曰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
深入沙漠以圖後舉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凉或不樂居
一旦變生肘腋妻孥不能相保矣誰能去夷就華常以漢賢臨
之禮相報及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四月
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
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

險而兵愧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界北界河湟得之其人
民足以備戰鬬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壓之思齊不西
走則東手就降矣臨洮既克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
州秦州鞏昌乃遣馮勝總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率
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亦以慶
陽降俄時與總各將木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赴
京入見 帝以其順天愛民深嘉慰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
之官食祿于京師○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皆
令入學○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占
天象給廩賜服有差○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

皇明歷資紀 卷之二 洪武 十二丑 衣二行左乘救

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群臣皆賀 帝曰朕為生民主惟
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
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
聖德○時倭寇劫掠蘇州崇明沿海皆患太倉衛守禦指揮僉
事翁德帥官軍捕之斬獲不可勝計陞本衛指揮副使倭畏懼
不復出沿海遂寧○六月 帝嘗謂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
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
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
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 帝深然之○元也速復侵
通州 帝命常遇春以所部諸軍出北平之後命李文忠為副由

遼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進破開平元君又北奔
追至北河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設伏大破之全師還京
○七月七日大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訃聞 帝震
悼親臨其喪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柩至龍江 帝親製文祭之
慟哭而還 帝念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傑高麗西抵土番
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來命以十分而論遇春居
其八九命配享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
王其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為王太子妃後
勑葬鍾山之陰○造太廟器成 帝諭禮官曰禮緣人
情因時宜不必泥古近時祭禮俱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吾

皇明歷資紀 卷之二 洪武 廿六 衣行左乘救

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宗廟祭
器宜依常時用于是造酒壺盂盞及椅桌枕簟箱篋帷幔之屬
皆象平生所服○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帝曰朕觀周禮
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
為防微之計古時此等所治止乎灑掃令司服守禁數事今
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大
軍圍慶陽克之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征南將軍廖永忠
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
夏主明昇竊據巴蜀未下 帝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
國事皆決於母彭氏及其臣戴壽璟至巴蜀諭以禍福昇

欲奉國入覲牽於羣議不決現將還僕以吉驍之極言大小順
逆利害之勢泉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聽後疑副
將文忠行至太原聞處峴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
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
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
衆曰諾遂代出鴈門關九月師次馬邑生擒脫列伯降其衆遂
兵追孔興至東勝州莽哥禽不見勝而還先是元主走屯蒼里
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
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無復南意○元史成李善
長等奉表進　帝親覽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

皆臨以春秋處進土崩不中遂散情出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書
宗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遺兵之方後則吉凶應王寅帝
率師下滁襄御愈因爲忻召王庸曰予定滁章兵不血刃市不
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數曰未也且多此地當還一血食會贊
嘗命蒼曠壯亦爲民遺権一數存耳及者師象泰更一如中京
陳友諒圖據襄三月不踐帝暴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
日當大勝亥子之三且殺其首領其義必在南疏帝因命中從
行無炎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進彭蠡
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敵圍其勢甚危阮闊不可救中曰
亥時當自出鄞朝衆出遣簪舉大勝陳友諒中衆矢死降其衆
五寡務豫章受圍　帝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捷奏
至乃乙直益月宮異健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異
往往類此中爲人矯介寡與人言
常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帝以郊社諸祭壇而不
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命禮官崔亮等考求前代有宋
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壝內外亦
嘗建屋以備風雨之文乃詔有司于二丘壇前建設九間社稷

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望祭○占城國王阿答阿者
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功臣廟成叙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
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
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貞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
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肖像祀于廟生者虛其位○十月高
麗使者辭歸　帝以書賜其國王王顓諭以持危保國之道戒
其奉佛未福之謬而使人出沒尤當慎禦又以六經四書通鑑
漢書賜之○命天下郡縣皆立學○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
勤樂于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克勤隷經陳義聞者悅服○遣
使致書元主書略曰厥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君不能控禦致

諸將爭懷不軌雖有裁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乃率諸將所平
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入閩兩江皆入版圖茲欲息兵
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
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
出山東齊晉經洛河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
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求幾殘將
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關平朕思君前日宗社莫安國用富實尚
不能制乎羣盜今遠竄沙漠欲劫漢之旬救磨之突厥出沒不
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盡爲我有華夏已平
外夷咸服君命將出師在祗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何

能爲書史時君即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
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十一
月以廣東行省參政周貞爲刑部尚書 帝諭之曰刑以禁治
民慮不免觀舜命皐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皐陶告舜亦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不
自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感即當體之○甘
露降于乾清宮後苑青松之上宋濂作頌以獻之○十二月大
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各有差 帝念副將軍常遇春功勞與
大將軍一體優賞○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 帝曰卿等援
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警惕惟恐不至焉敢當此一或忘

警而生驕逆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illegible]之史冊
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故元王保保知
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來襲蘭州守將指揮張溫拒其鋒保保步
騎逼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毀垣溫堅守不與戰守鞏昌
指揮于光來援至馬蘭灘猝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城下使呼
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
行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
軍至乃引兵去事聞陞溫都督僉事遣官諭祭光尋命配享功
臣廟○御史中丞章溢卒 帝憫悼親製文遣人祭之溢有文武才
蒞官所至有成績天性孝友與世無忤一本于誠每臨大事其斷不惑雖斷然以象而機已見有確論 帝委曲徵之乎出處

言者禍不可勝言至是果如其言遇應昌奔親貴士石成成者而死○帝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
長劉基謂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 帝曰是數欲害汝汝乃
爲之地耶 帝欲以楊憲爲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帝
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
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帝曰汪廣洋何如
曰此褊淺殆其人可知 帝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
轅而破犁矣 帝曰吾之相無踰于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
臣疾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
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按國初將才甚衆相才卻難附矣章
匪奈當時可相者實無踰于劉基使其處立事業當有可觀觀此其處優遊矣

庚戌洪武三年○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 帝親祭之
王姓陳維揚人未詳其諱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 皇太后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卒○復出師
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由陝西出征王保保李文忠爲
征虜左副將軍同馮勝出北平攻元上都○遣使往安南高麗
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付
使者還○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
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命天下一家何乃爲此若
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耶○帝
行後苑見巢鵲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令羣
臣有親老者許歸養○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

州命有司致祭。○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郡年稅糧其撫州滁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衢州處州徐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爲煩勞今年糧稅亦與俱免。○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粟以備邊儲一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一招徠耕種以實中原命中書參酌行之。○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薛應旂曰周禮荒政十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我朝所以加意于富民而使戶人各得而富之也昔爲富不仁者罔則有所虐我從之爲政者置富家公館得爲不偏其有過者則然君不可善惡罹於富者則徒折之慈我先王安富意也。○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爲

皇明實錄 卷之二十二 洪武 壬一 定方 居敬 改

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從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以危素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劉[illegible]州人 金太於元至正末素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一日上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橐橐然上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汗浹背上曰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議及素至和州憂懼面光。○按一統志有秦子英者河南永寧人元末舉進士累遷顯官元兵敗子英隱居南山大軍圍元求之送京師釋之復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大略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女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貳朝廷重之命歸於議且日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君耳上知其志不可奪也之出竄危素之失節視子英愧死矣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式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改濠州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城內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置文武公署一如京師以群臣言臨濠帝鄉可建都也。○禁蒙古色目人更移姓氏。○遣使齎書與安南王時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煃卒來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苑之樓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院編修王廉往祭既至其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復數四不決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嗣君設日煃靈位于殿前廉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徐達大敗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王保保絕塞而

皇明實錄 卷之二十二 洪武 壬二 定方 居敬 改

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於五郎口右丞月息齊失利大將軍胡德濟送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既將軍緣此幾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孫興祖寧闕 上甚悼之追封燕山侯塑像祀于功臣廟。劉基嘗言于上曰臨濠雖帝鄉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未可輕取然未易輕敵出至是孫興祖胡德濟卽失利王保保走沙漠不知所終臨濠雖營爲中都而卒不果皆如基言。○李文忠等師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于本月廿八日以疾殂于應昌府文忠等進兵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寶玉金

宝玉匠大圭玉鎮圭玉斝玉斧元太子愛猷識聖達臘傾所身近、進之不及、是役也首擒獲元鎮元游臣河下陽強封樂安郡伯○五月遣友德遂入、詔給存恤之因前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障臣物無子孫不蔑者其父母及妻給賜養之無俾失故。

月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火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闊地立為義塚敢有循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推習于武夫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習射。○夏至祭地於方丘○定服色之制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從唐從漢尚赤○戶部奏蘇州逋運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頼其力今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

皇明從信錄 卷之二 洪武 二三

貽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夏久不雨 上憂之乃擇日射自齋所至期四鼓 上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榼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六月命 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逝相率稱賀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曾仕元者不許稱賀太祖開基雖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于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竟賜肯像雖恐或後北方捷至仕元者不許稱賀獄值綱常培發師猶而為萬世人臣立標表奴頂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既而虔文之刻意多死難之士歟應之忠與捷音影響矣哉○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揭諭天

下。上見有傷大之詞責省臣曰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為是也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 帝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 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待此禮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令謝恩賜買的里八剌第宅于龍山封為崇禮侯○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帝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

皇明從信錄 卷之三 洪武 二四

夏人楊璉真伽為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帝歎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于故陵○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盧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徙蘇松嘉杭湖民田臨濠○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七月偽夏吳友仁

毖浚中宗將金興旺張龍擊却之友仁復來攻興旺面中流矢
接矢復戰斬首數百級大將軍令傅友德領兵夜襲木楷關中
山喉令軍中人持十炬然於山上友仁軍大驚乘夜遁去○詔
諸儒大明集錄○建諸王府○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以翰
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中書省左丞楊憲以罪誅○宋濂
王褘等進纂修元史○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
帝聞訃哀悼追封蘄國公親臨奠祭○大將軍達帥諸將西征
土蕃招來歸者甚衆征肖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爪哇國
西洋鎖里國各遣使來朝貢　賜以敎民榜○禮部尚書陶凱
等請進膳舉樂　帝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太和日一舉

樂似未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
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不許○改司天監爲欽天監
○遣使致書元太子曰適元始告成朕以令先君爲三十餘年
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買的里
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
君之爲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
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車駕出勞于江上○時大將軍
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詔大封
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勛爵戶部備賞
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　上御奉天

殿　上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
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倣古先王之
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
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
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勛綦
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表勵餘悉據功立封書
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
宜廷論之無得退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
千石　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
公　李文忠曹國公　馮勝宋國公　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

千石　封湯和中山侯　耿炳文長興侯　吳良江陰侯　廖
永忠德慶侯　傅友德潁川侯　趙庸南雄侯　楊璟營陽侯
郭興鞏昌侯　顧時濟寧侯　吳禎靖海侯　唐勝宗延安侯
陸仲亨吉安侯　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夏侯　陳德臨江
侯　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　朱亮祖永嘉侯　韓
政東平侯　俞通海南安侯　康茂才子鐸蘄春侯並食祿一
千五百石　王志六安侯　鄭遇春榮陽侯　曹良臣宣寧侯
黃彬宜春侯　梅思祖汝南侯　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
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對
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獨賜
諸大臣功臣絲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疋其餘有差
○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　俞通海虢國公　丁德興濟
國公　加封耿再成泗國公[illegible]
全○封汪興祖為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　上宥而弗問
然弗與誥券俾與聯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賞封興祖廬州
合肥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
等並食千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十二月賜
剿封為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　上亦不與鐵券惟賜文綺

皇明歷葉紀　卷之二　三十七

帛六十疋俾居海南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
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
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士
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持卿等
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
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
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
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我戰速吾知士誠
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
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我于

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
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群寇乃取元都若
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
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定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
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
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
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
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君等未平元都而先
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鬥群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孟
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偏區巴蜀恃其

皇明歷葉紀　卷之二　三十八

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
首謝○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軍士凡撫養其父母子孫俾
食其祿群臣莫不感動○大明志書成○命京都府州縣及里
社皆設壇祭無祀鬼神
辛亥洪武四年○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
頃仍詔善長等建中都宮殿○詔將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
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僞夏明昇尚據巴蜀
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為征西將軍向
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
慶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

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嘗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已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製玉圖記二一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一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諭中書省考古先聖帝明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禮部定議合祭帝三十五○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塑像功臣廟○閏二月立祠祀元御史大夫張壽○三月　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　上嘉其誠遣斷

事官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伐蜀大會征進○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都督汪興祖羅馬直前中飛石死○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傅友德既克階文遂進白水江蜀兵望風驚遁遂克綿州至漢口阻風不得渡乃令軍中進戰艦百餘艘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通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進遏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迎戰友德擊敗之僞丞相戴壽聞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瞿塘

兵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敵壽兵大敗遂拔漢州○詔免江西兩浙田租○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平方進　上聞之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候耶朕前日所以諄諄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舊夔州鄧興等拒戰敗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以方克勤爲濟南知府時永嘉侯朱亮祖舟師數百艘從征過濟歷亮祖帥部徵五十夫役舟否則以軍法論克勤不忍勞民泣禱于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五月詔勅與

禮俗○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各齎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冠張等皆遁去

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水步
騎永忠率土即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潰乘
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
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
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
膽破心碎豈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
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
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
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
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七月傅友德

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拒戰以象載甲士
部千陣前友德命以弩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蹂死者甚
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
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乘城降成
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未下州縣崇慶偽知州尹善清拒
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
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
州三十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尚書詹
同凱及協律郎冷謙等製宴樂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
初二曰仰天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彙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

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illegible]道成九曰樂清寧上令協音律者
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
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illegible]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
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
○立祭于
于宿州王姓馬高皇后父也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為王母

鄭氏為徐王夫人以無他嗣因立廟太廟之東歲時致祭[illegible]
廟　上以稽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
廟設祠祭器每歲春秋奉祭○存心錄成○初保寧[illegible]氏女
年十七遭亂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
人莫知其為女子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其[illegible]之歸成都人
稱為韓貞女○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來朝奉表言安
南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
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　上命中書省移咨其國
王云已咨安南即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與爾則是
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道○命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

征以示懲戒之意○司業宋濂生考祭禮逕議知安遠縣○
八月改制用賞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詔
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賞如大都督府先奉宣
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臣論○是月復開科鄉試○上
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上言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
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教運三十
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凝發還直至永樂特權後始除）○南番暹羅國王參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謨
沙三佛齊國王哈喇紮八剌十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
○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 洪武

其罪封昇為歸義侯賜居第京師○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
廖二將之功（傅木子老後以瀚舟載明昇同歸德侯康茂才後虎孟瓔然乃東瀚夷道遼元洪武五年正月徙瓔高
麗）○十月○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徐
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沒于
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十一月冬至祀天
於圜丘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命自今官吏犯贓罪
者無貸○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震在漢
粮多普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郡民多聚為
盜莫能禁震發府倉儲糧十餘萬石賑貸即日發倉令民受票
自是懷輸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令為保伍墊丁給之粮以
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二上聞而嘉之至是以
他事被逮 上曰震良吏
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

壬子（洪武五年）○正月元遣尊察王把匝剌瓦爾密遣
州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祭攻吳雲持詔往招諭之○戊戌東
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由登州轉運以餉之○復召用儒臣上
給賜錢務受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 帝詔諸將曰今天
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二統兵王保
保不知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於是令大
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和林宋國公馮勝
為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為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
公李文忠為征虜前將軍顧時韓政曹良臣為副領東道兵出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 洪武

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根
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擊元將王兵于別力篤山敗之斬
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剌罕至永昌又敗元將
朶兒只巴於虎剌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章
不花戰死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敗其守將獲
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布戍守既寨關塞而
還○李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剌莽來虜遁走去文
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齎負乃留韓政等輜重于駱駝
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剌河元將哈剌張整
子刻騎以待 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

李崇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illegible]追至[illegible]海
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遂去。軍還，失故
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令麻思出野，尋水泉，忽所乘
馬以足跑地，泉隨涌出，三軍賴之，乃爲文祭，牲以[illegible]。[illegible]時與文
忠令道入沙漠，迷失道，報[illegible]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督
萬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
羊馬還，士卒復大振。晉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
事聞，帝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遣楊載詔
諭琉球。○二月，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
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

皇明肅業紀　卷之二　洪武

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元泰和州學正劉丁
卒。于字允美，吉安永豐人。至正間以泰和學正。曰中原亂，將作，吾死不見辛矣。謁官過去，會帝即位，屢召至，辭以疾辭。韋重之，弱冠貫遂山，初余闕甚奇其人，曾許謝其清義，如鼠洪。及是卒，宋濂銘其墓。○五月，詔境內有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指實，白有司，有司上監察
御史、按察司覈實聞奏，表門閭，如勸。○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
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
疋，小口給三之二，已改爲養濟院。○詔有司舉行鄉飲酒禮。以德[illegible]○
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夏至，祭地于方丘。○六月，作鐵
榜申戒公侯。○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于宮中。○七月，琉球
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與戰，不利。

指揮章存道死之。○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illegible]
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帝念[illegible]
以丁銀宿[illegible]者先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illegible]。○[illegible]
太平等圍[illegible]，今年秋[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
等班師還京。○靖海侯吳禎還[illegible]
東未附之地，至是遂。○十二月[illegible]皆有
紀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記[illegible]，奏事簿，紀
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詔後世者，宜依[illegible]
有所稽考，從之。按漢司馬遷史記[illegible]
惟元之十三朝實錄[illegible]
史彼共以爲[illegible]

皇明肅業紀　卷之二　洪武

[illegible]
也。○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覆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
誇示中國，其間賜示優待者不久，非夭即殺。君家待爾幼主至
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厚
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十二月，內使奏增飼虎肉，帝曰：養
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
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以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
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
癸丑　洪武六年　○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乘駁糾劾之事。○徵孔克
表爲翰林修撰。克表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元至正戊子進士。○罷丞相

汪廣洋○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闢文華堂於禁中命選秀
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桂彥良為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
帝嘗從容詢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顛
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慾是務
去所　帝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
赦貸者甚卽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上嘗謂彥良曰法
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用法則勞法以猜民則民勞
而弗悔德以猜民則民猜於德矣它日彥良侍　帝曰卿何官
曰正字　帝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推卿
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

卿也○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以備倭寇○二
月改群牧監為太僕寺○陞蘇州知府魏觀為四川行省參政
帝以蘇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沈淳寧簡一
以寬厚為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命宋濂等類編歷代
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詔暫停科舉令有司察舉
賢才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奉誠意伯劉基歸先是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俗儉民多
負販私鹽萃逋逃為梗宜設巡檢司蒞之基又言御縣豪猾吏
嘗治使其子璉奏帝二事皆不先聞白中書省胡惟庸行丞相
事恨之適有言談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沐吏訐基

善相風水謂談洋有王氣欲圖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
逐其家連爲成案以奏　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重罪又欲逮
子璉獄　帝皆不聽惟奪其祿而已基入朝謝恩居京師不敢
歸○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五月祖訓錄成其目
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
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帝自
爲序仍命宋濂序之○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爲右丞相中書陳
寧爲御史大夫○眞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搜
摭歷代奸臣之蹟編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八月命儒臣
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

上所删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書牛諒復以所定禮樂進皆從
之○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爲
見等不陪祭而受胙　帝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
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基俸各一月寧
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建歷代帝王廟
于京師○九月詔禁四六文辭○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
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溫以恒言註釋孝經四書名曰孝經要類天
日錄云高廟看書講論夷狄不變故常每排朱文公集註
乎爲宋家迂闊也儀因講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為
氏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
亦好存臧獲於夷狄之有君者宋儒乃謂中國之無君者不如
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謂曰攻是攻城之攻
己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已而正道可行

也宋儒乃以交為專治之，而斂精之盡。審鑄太和鐘成○十月
也甚豈不謬哉聖祖發經簡明白如此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十一月吏部尚
書呂同御史中丞劉基侍　帝燕于乾清宮之便殿同醉而還。
史館蔣學人龔泉在館校閱日曆同賦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
召同等赴右順門會　帝適乘步輦而至同伏謁請未罪　帝
謂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帝
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　帝顧謂左右取之濂取以進
帝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等為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泉
○潞州貢人參　帝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
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

建于苑中種田數十畝每秋籽割獲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
彼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食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
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
孫不得于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十二月故元雲南
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禕奉詔至雲南諭梁王君臣
梁君臣駭服已有降意故館禕待命會故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
脫脫徵餉雲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既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
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
兵夕至矣與副使吳雲俱被害○時崇向釋老者衆日盛　帝
惡其惑世蠹民乃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

四十以上者不得為尼著為令。
甲寅洪武七年○正月泰興江傳氏、　帝親為之記○二月命有司
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祭器法服其司產荒蕪者悉蠲其稅
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廣西行省中書省左
左丞方國珍卒○三月蘭州八里麻氏郭買的反詔立賞格購
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
沙火石夜斬二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帝曰買的罪固
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乃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
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四月　帝巡
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詹同宋濂等奏

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為皇明寶訓五卷
○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 按同徽之新安人為元翰林學士 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為翰林學士承旨 及王師下武昌同見　帝授國子博士 歷遷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 ○六月立皇陵祠
祭祀以汪文為署令劉英為署丞專典祀事二人　帝故里人
也俾子孫世守之○七月西番獻葡萄酒却之○李文忠督兵
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
奴○六月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
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
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帝以為禮近人情命諸儒臣編考諸書以報于是　帝親定制

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帝自序之。○上御武樓。宋濂侍。上咨以天下有學之士。濂對曰。會稽郭傳。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帝即召之。未幾擢為翰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監丞。○中書省奏。政事……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命宦者戍護送。上悲憫下見送之辭行。帝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今既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文諭二首。昔者此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而善調之。諭以順天保祀之理。使自裁察。○十月皇長孫雄英生。○封燕

帝林兒為安王。○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命官給牛種。開墾荒田。永為己業。○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詔曰。蓋軍士為朕出征。捐軀守命。不顧身後。于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者有之。亦朕過也。今詔天下有司。各令兵各以聞。朕皆曾居存恤。使不失所。宜功臣庶子。○十二月。靖海侯吳禎奉旨往浙東收諸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三郡無籍扶私還。怨聲引乎民。富室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甘死罪。不可誣良民為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帝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安。士弘。滁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德思之。

乙卯洪武八年。○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賚。○二月。御製資治通訓成。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時上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于是鄉閭僻壤。莫不有學。○詔造大明寶鈔。時廣開錢府。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復盜鑄。帝以宋有交會法。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于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命有司立孫炎許瑗廟于處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成。○德慶侯廖永忠坐

罪卒。

按功臣本傳曰。永忠以驍勇敢戰之才。而成此光大節……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帝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上竟相之。基大感曰。其如蒼生何。益憤鬱。疾愈增。時惟庸……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其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遣表無益也。日後帝必思我。待有問。會密為我奏其祭以為備

德省刑薄天永命且爲政貴得當如循道耳幸　聖主留意其
剛毅慷慨有大志氣過天下安危興衰形於色知無不言得盡
忠概勇氣衛賢許畫並執知人其能容其偉　天威臨照僚此哉
抗言亮議不以利害撓其中　帝亦甚禮甚常稱爲老先生而
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罪者甚容爲救辯而釋
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
公集○時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
忌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
可獨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害　帝覽其奏即召還○上幸中
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五月遣內史趙成往河州市馬

皇明肅紀　卷之二　洪武

則三　戎不肯兼者○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常巡按漢中見其民多以深山遠
從無常以避徭役其耕皆水田皆灌荼漸望莫肯下山開種蓋
因用力勞而又虧微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
徭役使招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　陝西行
省遣行之○六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三年一來朝貢若其
王立則世見○七月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
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八月故元將
子保保卒擴廓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自縊死亦殉之頑氏云○十月　帝命皇太子諸王出遊中都以講
武事命太子射奉宋濂等從行○十一月甘露降于園丘青松
之上時　帝謂齋官省視壇壝見青露凝枝懸香丁宥若
明珠命採而嘗之其如飴詔羣臣從行者共採食之羣臣咸獻
歌詩以頌德　帝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
猜祥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懼妖未必皆凶因詳其示論
以示羣臣○帝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
學見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職　帝愈厚之
每日令侍膳詢訪爾歎講求治道○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
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擊敗之遁去時納哈出率衆攻金州不下引兵退走不敢從蓋州乃由城南十里外從柞河遁歸葉旺先以兵於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沿河疊冰爲牆以水沃之凝皆敕持色燕如城又於砦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待之命老營撥精壯騎兵前以蹲龍馬驟發令指揮周鶚吳等各率

皇明肅紀　卷之二　洪武

兵以俟寇兵見散無人形狹過城南雲伏兵四起兩山旌旗敵衆大驚不敢前一時下馬以衆奔走至水岸聚不能前入者中遂大潰馬墜後於坑中伏兵追擊至將卒山甲衆河敵陷馬人壽及衆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諸兒蜂誤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捉獲帝遣使○陝州人獻天
降斬之
丙辰洪武九年○二月泰安州民於開皇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
諸朝驗其制乃宋真宗祀泰山后土文上命仍瘞其地○三月
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湖廣等省安慶揚州
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
帥師往延安備元遺臣伯顏帖木兒入寇和等至延　伯顏帖
木兒請和　帝命諸將以爲懷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守之未幾伯

賴帖兒果犯邊友倫設伏天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李濟遣
自琉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謝恩貢方物。詔賜國王並國從
市易不貴統綺但貴瓷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
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爲延平知府 子祺嘗選御史上書言關
世家合于子祺先奉惠重其于克狀開元詩守入守向在幽州 帝覽之嘉其議
中，[illegible]
言。○帝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朕屢敕廷臣直言無諱
至今少有敢深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無缺失可以諫 帝曰
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心補過如鄭所言非
朕所望也。○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考績州署其考曰能

皇明貞實紀 卷之二 洪武 四三五

祇辨商稅吏部以聞 帝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
曰祇若是額外剏辦州之咎非是獨吏部其移文訊之。○六月
以宋濂爲學士承旨召其子璲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司序
班。濂素寡欲。嘗侍宴。帝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帝
歎笑親御筆楚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
俾後世知朕君臣間樂若此。○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
下詔求言。于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
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等皆應詔納言。帝擇其可行者施行
之。按吳印中山王府也作文學帝親選命之舊雙拜官經授方面蓄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平
遙訓導葉居昇言三事尤切直 按居昇字伯巨浙之寧海人聞今天下有三事其一

事易見而爲患心其一[illegible]知而爲患大臣[illegible]爲書以上其[illegible]
分封太侈也求治太[illegible]用刑太繁也今同方已平矣民[illegible]
治矣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說誅殺人如螻蟻使民不[illegible]
欲以圖治難矣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illegible]
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
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問罪
爲學以聲敎[illegible]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
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
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迫上
知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而
所用或非所學泊乎居官一跌于法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所謂
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大[illegible]治於亂世之[illegible]
之後緩之則彌縫[illegible]亂之根也[illegible]
奸邪之不正刑[illegible]其不可[illegible]
致采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而不可[illegible]
者天子之都[illegible]千里之國[illegible]
建事之王無事則[illegible]有事則爲[illegible]
聞爲患難見者也書奏 帝怒[illegible]
同我骨肉速繫刑部[illegible]驛死獄中

皇明貞實紀 卷之二 洪武

布政使司。○閏九月罷弘文館。○十月濟寧知府方克勤卒。克勤
勤字去矜台州寧海人弱冠篤好濂洛關閩遺書至正
末入擧至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值
我朝明盛仕濟寧多善政言縣知程貢以不睬被謫發受免
洪武用善舍蒙下御史獄[illegible]
而克勤卒年五十[illegible]傳之 ○宋濂行既有期 帝命
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始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以
曰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帝厭其迂征怒欲罪
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帝
答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
而 帝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
乃激我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前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四三六

○十二月置寧夏諸衛
丁巳 洪武十年 ○二月宋濂辭歸。賜文綺。 帝諭曰。卿今年幾何。濂
曰。六十有八。 帝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三
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
考功監臣郭傅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 帝曰。天左旋。日月
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
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
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
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四月鄧愈沐
英等破番部川藏。犁其巢穴。○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
皇明實紀 卷之二 洪武
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子璉從父命收諸書。然
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及璉至。即悉取出送官。從璉起闕言
其父遺命。 帝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
丞。尋擢監察御史。復授江西參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五
月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
國重事。○秋南番遣巴國入貢。賜以金幣。○九月置通政使司
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政爲通政使。○十月
新建社稷壇成。○衛國公鄧愈卒。自河州班師至壽春。病以疾卒。訃聞。帝哀悼。進封寧河
王。諡武順。愈爲將。寬親撫降。能推心。大敵何肖統戰
于功臣廟。愈嘗重察降沉毅。與諸將大敵而不還有大功
而不矜。禮賢下士。負志受人所難。宜置宜賊
兵。民號愍壽。母憂鳴入所之民。皆懷其德。○封沐英爲西平
廣倉粮三千五百石。子孫世襲。○都督僉事濮眞。征高麗。被執
不屈死之。眞以勇略入國初從軍。屢以忠勇敢議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
壬怒。欲兵之。眞大罵曰。我勇略首我。我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請以我刃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
入朝謝罪。并歸眞從行軍士。 帝曰。濮眞當危難。秉意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諡忠襄。表其門曰。旌起肆府志遺。唯師府
眞子興生甫數月。即襲祿。中封爲西梁侯。以襃眞功。○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皇
孫允炆生
戊午 洪武十一年 ○進封湯和信國公。○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
護衛。○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詣奉先殿。告仁祖淳皇
帝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向。
○議減鹽價。○三月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帝命
皇明實紀 卷之二 洪武
吏部曰。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
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稱職者
爲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禁奏事關白中書省。○帝諭吏部曰。朝廷爵祿以待士。資格
者爲常流設。非爲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
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賈震自寶鈔提舉。俱擢
爲戶部侍郎。○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造 皇堂于陵所。 帝
以前所製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乃親製 皇陵碑。備
述昔日艱難。以示後世。 帝微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
給。且與善地葬 皇考妣。即今皇陵也。及 帝得天下。念劉欲

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爲義惠侯夫人親撰誥文且遣其京
親撰祭文遣官祭之○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卒子脫古思帖
木兒立○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六月遣使祭故元
君○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州六縣及吳江安
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蘇松揚台海溢○南番彭亨及
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
○十一月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思祖從子）爲駙馬
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皇太子
妃常氏卒○封諸王栢爲湘王（胡順妃生王多才好學能文）桂
爲豫王（後改封代）楧爲漢王（後改封肅）植爲衛王（後改封遼）

皇明實紀　卷之二　戊午　四十九

己未洪武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戒百官至
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輝燿。帝
心甚悅禮成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因勅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
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大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
神乃歆治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譽答于
朕心爾中書以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歆格○
西平侯沐英等討平西番等處亂寇築城東籠山南川洮州衞
設官領兵守之○三月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
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帝視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從

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帝惡責之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帝親臨賁葬塑像祀于
功臣廟命都督僉事張赫代吳禎督遼東海運○北平久不雨
詔免其田租○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帝以諸將征西有功
封藍玉爲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
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
朝興宣德侯。帝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勞封安慶侯食祿
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秋七月曹國公文忠領大都督府
事○八月安置日本使僧于陜西（按日本即古倭奴國在海中東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小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千餘戶多至一二萬）

皇明實紀　卷之二　洪武　五十

至十一年來貢無表文命安置之○宋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
殿于開封府遣使齎勅諭之曰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
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勑至即放歸俟農
隙之時赴工未晚也。帝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
之害莫大於欲欲然惟禮可以制之禮廢則欲肆故循理可以寡
過肆欲必至滅身○十月定致仕官居鄉禮（與其族序尊卑如家人禮與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帝御奉天門視朝罷顧謂吳沉曰人
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其切要事也○十二月詔徵天下博
學老成之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

願子中、子中俱鴆死。子中西域人，通春秋[illegible]……官至江[illegible]

[illegible]以寧國府訓導陞巡爲翰林編修。○番禺知縣奏言，永嘉侯朱亮祖不法數十事，皆實。帝徵還，以其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illegible]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爲胡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廣洋[illegible]……○訪京卜筮人。

庚申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內史雲奇發其事，皆伏誅。[illegible]……○胡惟庸辭連李善長、陸仲亨，羣臣請罪之。帝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宋濂孫宋慎坐黨，逮濂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帝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侍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忍若此？況濂致仕在家，不知情，乞赦其死。帝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爲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政。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宋唐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吳自昔號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爲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帝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逆，且受困于富室而更爲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付有司，俾如其數爲定稅，故蘇賦特重，而蘇松湖尤之甚，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罷。○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帝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火

脫赤等就練護其全部以歸○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三月兩浙鹽運使呂本言國初委官稽考仍依元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據支兵鈔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輕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所轄鹽場地方所轄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塲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減以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實爲民便從之○是月燕王之國北平以前誠爲燕府長史○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匪德託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大臣肆奸擅權使賢愚陷于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

昔誅奸惡獵振前憲矣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免天下田租○御史大夫安然罷爲司公李善長總省事○罷御史臺○六月詔受朝于正殿○改奉天殿 詔停齊梅二王府工○置諫院官唐鐸爲諫議大夫○七月罷秘書監凡內府書悉輸翰林院典籍掌之○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 帝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靴中佯醉脫靴露金閽人以聞 帝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邃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

知帝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詔告于 太廟必欽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儒士王本李祐龔斅爲春官杜斅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以像各賜衣三襲又有李幹何顯周之賜既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癸辛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詔戒守令○十二月是年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貢舞鶴時產金葉表朝貢道遠

辛酉 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吏部臣以邪正爲難辨 帝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

此亦可辨○編賦役黃冊○二月以鄭濂爲福建布政司參議濂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世以孝義聞將胡惟庸敗事[illegible]郭氏交通惟庸者往怨告訐者率指其胡黨[illegible]是吾族[illegible]兄弟六人更衡之[illegible]兄弟欲行濂曰[illegible]其使詰兄弟[illegible]史詣[illegible]兄濂弟有事[illegible]師爭至[illegible]家長[illegible]兄弟無異爲[illegible]司兄老[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帝謂之與名至廷[illegible]之[illegible]臣曰有[illegible]皆從人爲非耶即宥之詔賜[illegible]食揖爲參議賜冠帶襲身○三月大赦○詔免[illegible]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始定翰林院官制○五月河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帝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上彰其矍鑠狀帝壯而遣之○七月師至五溪蠻見兵盛甚遁悉散走不敢復出○六月海鹽捍海塘成○安南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

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
峒諸處　帝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煓復勅廣西布政
司自今安南入貢毋勿納 [小注漫漶]
[小注漫漶]
日〇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　帝却其貢仍
命禮部以書責之〇九月以　命頴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
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雲南
列侯吳復金朝興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　帝諭
之曰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
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

併力於此旣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
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旣克宜
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
必苦煩也師行　帝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
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出四川永寧趨烏撒
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〇十月給事中鄭相同言凡啟
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翰林院編修
吳沉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
敬之禮何得有異請稱臣如故從之〇十一月　帝命吏兵二
部諭之曰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讀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

志于學者若棄視為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其察［…］用之〇
江陰侯吳良卒　帝震悼輟朝親為文祭之［…］封江國公諡［…］
祀于功臣廟〇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下之送道［…］
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以兵
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千深入未有虞
心及其無虞亟之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白石江忽大霧
四塞行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
以為神［…］至倉皇失措我師則欲濟［…］麻擁兵陣南岸
友德用沐英計［…］遣一軍從下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
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麾師

濟江以［…］而善泅者先之既濟整列［…］矢石［…］
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搗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死
者不可勝計俘衆二萬友德悉縱兵各歸本業夷人益喜慰［…］
聲大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
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入海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
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
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寔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
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孤山而北以
應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蠻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
克河濼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懾皆望風降附〇是年

封皇子權爲寧王國于大寧

壬戌五年洪武十 ○正月編類華夷譯語成（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 乃命侍講火源潔等編類華夷譯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得通其情）○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沐英等率兵掠澂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雲南悉平○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左春坊正字魏德壽擧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禮聘之○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閏二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官冠帶給以誥勑使任本州知州等官○三月南雄侯趙庸籍蛋戶爲水軍○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鸞司至是改爲衛所隸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 洪武

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七月廣州府經歷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于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帝謂戶部曰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豈可聽也○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府師生廩膳○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詔有司旌表孝東高希顏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鉞家爲貞節之門○五月皇長孫雄英卒○國學既成朕將釋奠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

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等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帝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奠禮成退御彝倫堂祭酒吳顒等以此講畢復命取尚書大禹謨洪範親爲講說○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置爐冶鐵 帝曰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士卒饋運遼海有溺死者帝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苦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七月開濟爲試刑部尚書○帝一日因暑令御史袁凱送東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二 洪武

宮所錄重囚讞之凱還復命 帝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帝大喜悉從之○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靳春侯康鐸南征卒于軍○旌表鄭定孝婦劉氏（按劉氏[illegible]） 帝遣中使賜劉氏衣鈔旌其門復其徭役○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八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曹張賽署都司事○是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后性慈儉服浣濯之衣[illegible]

孟妹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己出又大于諸王生恩無[illegible]
嘗爲接飪頗以下有恩後寵顧有子嘗待之加厚太子諸王[illegible]
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誼切規至諸王有以衣服器皿相尚者[illegible]
切責之 帝以威武治天下 后嘗講之以寬仁 帝[illegible]
事或盛怒 后亦佯怒 詰令出 何事怒何人 因泣諫曰 [illegible]
[illegible] 可累怨救殺死者竟[illegible]活人性命[illegible]
之禍國祚亦長久 帝後之決事多從寬 文正鎮江西荒淫[illegible]
安 帝諜其不法 取文正回京 欲罪之 后諫曰 大王雖[illegible]
自渡江以來 克太平 從東出建康 多有戰功 及守江西[illegible]
陳友諒兵不能克 皆其勇也 況[illegible]
帝曰吾言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帝曰 [illegible] 后[illegible]
[illegible] 帝賜以[illegible] 帝幸太學還 后問[illegible]學諸生[illegible]
[illegible] 帝强之 終不肯 曰死生有命 [illegible]
[illegible]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illegible]
手[illegible]無罪而就死地也 帝曰第賜之 終為一無益于[illegible]
富爲決貧之耳 后終不服藥而崩
年五十一 帝慟哭 終身不復立后 〇九月葬馬皇后于鍾山

孝陵諡曰孝慈皇后〇雲南諸夷復叛 沐英等平之 雲南復平

〇詔選高僧分侍諸王 命僧道衍往燕府 住持慶壽寺 道衍即姚廣孝 長洲人 幼出家 好讀書 工詩文 遇異人傳術 能預知人休咎 及善術數之學 太祖擇高僧輔諸王 文皇爲燕王 廣孝自請于 文皇曰 殿下若能用臣 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 既而 文皇自求廣孝于 太祖 許之 洪武末 靖難兵起 皆廣孝之謀也 永樂中 由僧錄司左善世 擢太子少師 輔東宮 復其姓名 竟不蓄髮娶妻 卒 封榮國公 諡恭靖 配享太廟 〇傳信錄記洪武末 姚廣孝在燕 侍 文皇帝宴 時天寒 共文皇帝出一對曰 天寒地凍 水無一點不成冰 廣孝應聲曰 國亂民愁 王不出頭誰是主 文皇大喜 及靖難 師將起 令擇日 必須某月某日某時方可舉事 至是 疾風暴雨 文皇問廣孝曰 出師大風雨 此兵家之忌也 廣孝對曰 聖殿下 是龍 能正要風雨 大方助得勢頭 起 臣豈不先知 今日有風雨 甚急行毋緩其後 果驗 〇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〇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韶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帝諭之曰 卿等固皆賢人

君子山林之下 又豈無如卿者 其悉舉以爲朕用 於是 濟寧知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爲薦 復遣使徵之 仍賜鈔人一錠〇十月 北平都司言 按所割門臨 曰一片石 曰黃土嶺 曰董家口 前鋒嶺 諸如此類凡二百處 宜以各衛傳卒戍守其地 詔從之〇徵耆儒崇德鮑恂 上海全思誠 安吉余詮 前郡張長年入見 恂等年皆七十餘 帝喜 賜坐顧問 耆老之 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 輔導 皇太子及皇太孫 恂等固辭 帝曰 朕以卿等年高 故授此職 以輔導太子耳 免卿早朝 日晏而入 不久當從其志 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 而鄉里亦有光矣 卿何辭焉 [illegible] 固辭 一日 勅賜放還〇置諫院官 以耆儒劉彝[illegible]爲左右司

諫 兼春坊左右庶子 趙肅 何顯周爲左右正言 兼左右司議德〇置五殿閣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 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 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 典籍吳沉爲東閣大學士〇朝罷 名侍從儒臣 討論古道 帝嘉大學士吳沉德業文學之美 命畫工繪其像 賜之以示寵〇十二月 吳沉薦方孝孺學行 帝召入見 喜其舉動端雅 曰 此莊士 當老其才用之 遣還鄉 尋以仇家得罪 詞連孝孺 籍其家 械送闕下 帝見其名 特開釋〇孝陵成 封都督李新爲崇山侯〇設都察院 以詹徽 林驥爲監察都御史〇命長興侯耿炳文 延安侯唐勝宗 巡視陝西城池 督軍屯田 練士卒 國初衛所 進取屯田

訓練二者爲急此其食所以足兵兵所
以衛邊境所以安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皇明廣業記卷之三

東莞　陳　建輯　　嘉成　王　裵　奏　　溫陵　陳龍可　訂　　古鄣　丘　酉　校

癸亥洪武十六年　正月，宋訥為國子監祭酒。晉國公文忠薦國子監事。時太學初設，學徒日衆，師生俱許數月不行，故訥所以又以學中多公侯子弟，故特薦之，臣舉屢之令，帝問公須監事。○帝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圖畫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二月，梁沈等進精誠錄。○帝以雲南平，命朝文往諭，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既用之外，有國曰緬，緬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其酋內附。○帝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并劾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三月，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偽律條。○四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七月，定武職襲替封贈例。○定文官封贈廕敘例十一條。○遣御史錄囚于諸省。○十月，給諸番國勘合。帝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與偽雜辨，逆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與有憑，以稽考。○頒鄉飲酒禮圖式。○高麗遣使張伯世請朝貢，以其奉却之。令禮部諭王。初新鄭周封，其于國也，奉遼東敵，淡渦縣，武帝取為賓，險中渠，刻絕，以慶陵淡來為金，僞民所據，豪秦，猶有井于高麗，商稽本執學。

朝鮮王高麗居于東，東從鳴綠江，東南于海，西北至于開平，分八道，貢賦不絕，至是以其違約不恭，故詰責之。○安陸侯吳復卒于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鞏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初與與淮王同名，故止名興。太祖子孫命其子孫事，以女人侍，皇帝妃孝慈崩，尊稱六宮事，以其女為貴妃，封武定侯，總武定侯事。○十一月，禮部奏定歷代名臣祀典從之。○十二月，初令儒學歲貢生員。○降大學士吳宗伯為翰林，[redacted]金華人，中舉科狀元，任翰林，以此事不為吏部所許，大辭不同，復除檢討，其前官使交戍，均下空箭集。

甲子洪武十七年　正月，魏國公徐達鎮守北平。○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

允讓元末與父避兵山中，遇寇，父與相見，寇欲殺其父，允讓號泣曰：吾父老，寧殺我，我若能代父死，父則無憾也。寇信之，從之，殺允讓，其妻潘氏從之，死於火中，人又有說，寇殺其夫，欲得潘氏，潘氏以為不可，詐許之，以夫之骨與其夫同葬，欲以全其節，寇信之，從火中，逃去，明二十年，事聞，帝曰：此孝節之家也，賜旌表其門。○二月，更定都察院官，序微為左都御史。○定東貢隆○詔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鍾山之陰，名曰貫城。敕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私邪，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思為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故法司官各厲乃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庶不負朕肇建之意。欽哉。○

三月，大赦天下。○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爲定制。
○詔舉秀才、人材，共法令有司會同境內耆宿訪求德行聲名。
○曹國公李文忠有疾，帝與東宮臨幸，其第視之。是月丙戌
卒，年四十有六。帝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
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三。按文忠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踔厲風發，遇大敵益壯。東征西討，建立殊勳，然所至選名儒事，性好學師，兵家修檢。若諸士寄習至事朝綱，尊乃性理之學，出爲詩詞，皆雅壯可觀。帝書[illegible]于監事平，謂文武全才矣。于是[illegible]襲封曹國公。
○四月，傅友德等凱旋至京。辛未，論功進封友德潁國公，食祿三千
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
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弼先已有

功，身受封侯，今功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
百石。吳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鐵券，加祿。阿餘陞職，賜
金帛有差。○諭遼東守臣絕高麗。○六月，令朝覲官上土地人
民圖。○禮部製大成樂器，頒天下儒學。○七月，河南大水，命賑
恤之。○盱眙人獻天書，伏誅。○建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即吳
冶城晉西州故址。○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
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
力，嚴銓選以擇賢才，練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
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
貧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絕

後禍，覽前代之興亡以爲國戒。帝善其言。○八月，吏部尚書
余熂定考績法。○九月，超擢考滿課最官員河南懷慶府通判
黃菲、湖廣都司副斷事高賀、陝西靖寧州判官元善，俱爲右僉
都御史；東昌府教授湯鐸爲左贊善。○江寧處士陳遇卒。遇初[illegible]
[illegible]
○秀才宋炳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閏十月，大明清類分野
書成。○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
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
四年，推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
今年遠，漸差天度，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帝
是其言，擢統爲監正。欽天監監副李德茂又言：故元至元辛巳
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
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
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茂與統固爭之。
帝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食行度無差者爲是。且是欽天
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消長，不用推法。○以觀
星盤。○十一月，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大爲曲阜世職知縣。○

侍部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禁、從之。

乙丑洪武十八年 正月 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謡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錄軍國重事太傅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卒。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鎮守、歲鎮于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卒年五十四。帝慟悼輟朝、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帝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論應對、常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

將畏若神明、所至收城不私、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每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 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皆 帝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點衛、增壽左都督、膺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 仁孝文皇后、次 安王妃、次 代王妃。傳信錄云、武寧夜飲、強之醉、既命內侍送至爲吳王時所居宿舊邸、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頭而出。帝聞之甚喜、自此愈信愛不疑。武寧嘗南征、上欲賜一女、約之曰、且不即辭、富爲後期、武寧辭謝之。今其宅壞、女父皇求送女侍巾櫛、武寧因張更迭懲十金酬賞、精以謝負、私寵類如此。○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塗練子寧次之。既而廷試、以建陽丁顯爲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授翰林修撰。○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曰、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得才、宜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與前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帝善其言。○三月初、選進士爲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吉士、帝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資格、月給俸米、其在翰林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名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四月五色雲再見。○是秋周德興卒。按關何功臣皆有祭贈、即恩典、尚與無載者、蓋褒護也、故闕此。○湯和請

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帝嘉之、賜鈔五萬、俾還鳳陽。面諭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爲戍以守之。○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六月定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覈其紀功圖而赴部考覈者爲令。○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道以事當就逮、民數十餘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帝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朕有之。至于用人蓋未盡道。○七月山東北平雨水、怨咨以聞、有詔今歲秋糧盡行蠲免、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不奏、許本處耆宿連名赴京申訴、其以懲做。

罪有司極刑○大學士朱善曰古者人主致治惟在任賢、帝曰然任人之道當嚴于簡擇簡擇嚴則猥鄙之人不進當專于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生○八月詔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十月命蜀王閱武于中都蜀王 帝第十子也諱椿嚴（重[illegible]）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釋典 帝所鍾愛呼爲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開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荊蘇伯衡及名儒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後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名士皆與之交與高僧宗泐齊名所著有蒲菴集行于世見心嘗召見賦詩[illegible]詩曰淵明花雨飛吹衣手提[illegible]表進[illegible]形[illegible]生雄[illegible]中汀帝動龍光金鱗森谷來蘇識王[illegible]上[illegible]自慚無德頌陶唐是我爲天下至[illegible]不能也何物[illegible]大[illegible]如此遂誅之○宗泐[illegible]）

（傳道者令凡經書過目輙成誦善爲詞章[illegible] 帝一日專寺見其動止異常命書髮授官因薦[illegible]天）○復福州知府朱季用原官（時詔嚴懲有司之爲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苦役有朱季用者台州人由[illegible]知福州府視事五月以剛[illegible]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禁城役日[illegible]子[illegible]季用又有[illegible]役[illegible]其子[illegible]日吾[illegible]力[illegible]是[illegible]也[illegible]又少[illegible]季用由是不得死[illegible]令死[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訴[illegible]死爲一[illegible]于[illegible]之[illegible]于通政司通政司以聞上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illegible]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謝曰非吾君有吾骨肉爲[illegible]下土矣已而[illegible]人[illegible]傷[illegible]作孝子傳以傳[illegible]亦死時人莫不[illegible]）○存心錄成（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爲警戒者）○省躬錄成（[illegible]災異之應于臣下者）○十一月禁欽天監觀星登于雞鳴山○孟子子孫有以罪輸作者帝命釋之併諭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輸作者依律釋放

丙寅（洪武十九年）二月置行人司 帝與侍臣論曰不可（[illegible]）然祭不可瀆不可僭者賞予然賞不可濫○四月河南大水命賑民鬻子○五月 帝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最進士魏友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六月 帝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民長所以敎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兼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偏其以朕命申之（凡民年八十以上[illegible]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illegible]帛一疋絮一斤[illegible]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illegible]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illegible]帛[illegible]與縣官同[illegible]給與[illegible]之[illegible]州[illegible]者[illegible]送[illegible]行給與[illegible]著爲令）○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八月帝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它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十二月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帝親爲之序（按先是刑部侍郎郭桓等犯贓事覺連坐者衆因此遂作大誥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爲戒見大誥未除設來官府斷獄逆有大誥者皆減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犯罪皆[illegible]減一等[illegible]天下非志[illegible]失爰承訛踵謬如此者何可勝紀）

丁卯洪武十年二〇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祖顧謂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帝曰敬天不獨嚴而有禮在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求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〇置兩浙防倭衛所〇浙江蘇州等處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鐵腳詭寄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帝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類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

是成上之〇帝嘗委嚴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 帝曰為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〇夏四月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宥免宜并論前罪誅之 帝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〇七月禮部請如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 帝曰三代之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卽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者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于一藝之偏誠今又欲循舊立武學用武舉建廟甚無謂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〇定親

王歲祿五萬石〇真臘國貢象及香〇八月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真自歸附以來歷山東江西參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使致任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與第于京師官其三子）〇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 帝賜一品服封為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事處之（先元臣專已者都捺哈出尚擁衆金山數擾邊至是降）〇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群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官於太華殿〇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〇十月徙建歷代忠臣濮祥陵附府子文晉尚書令卞壼南唐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等廟于雞鳴山之陽每歲致祭著為祀典〇上與諸將論兵致

帝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〇征馮勝歸鳳陽〇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〇以河南道學訓導葛鈞為翰林侍講學士〇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東川普定等處蠻寇〇帝以武臣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往往罹法乃親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之俾知守紀律恤甲士立勳業保爵位并令其子孫誦習〇晉府長史桂彥良卒〇封都督覈赫為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乙未命督漕東海運至是每歲一行折衝風濤勤勞備至軍食賴之〇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

叔愉有功封仙鶴侯食縣世襲與縣同。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正月諭吏部曰諸城知縣陳允恭前任以薄責
之過謫戍雲南此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即有過亦可用也
召復還其官○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歷代帝王廟○故元
四大王來降　帝憫而宥之且厚其賜亦命道西平侯沐英戍
守雲南○三月平緬復擧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沐英
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
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往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
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發不絕象必反走然後
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旦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

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操射遠近英分
軍為三命馮誠領其前寧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
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獲者一級必重賞退而卻者一
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
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
昔剌亦蘇死戰我左帥小卻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
左帥進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貴戰益急三軍大
呼而麾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
皆被矢如蝟以死巨帥刀斯郎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皆
背上餘黨走死自各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咸服平緬

歲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
亨泰襄陽人　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建坊始此○四月
藍玉等率師至捕魚兒海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
奴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十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
子地保奴等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又追獲吳王朶兒
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軍士男女百餘數虜庭頓空。按
元順帝避于沙漠既殂國人謚曰惠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立十一年殂國人謚為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十年作藍玉北征至此[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都督張銓從征
平東川蠻有功封永寧侯○七月賜故金山侯侯英為樂浪公

妻封其子瑞為西涼侯○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
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后妃賜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
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帝怒
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懼縊死地保
奴由是有怨言　帝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有厚恩
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
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齎遣
之○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遷山
西民田湖廣○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帝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

禮乃幾欲汙亂又膺侍勞遣人入朝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備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聿修厥德改行以恤厥鄰玉頓首謝于是論功行賞賜玉等白金文綺有差○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九月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沐英遣都督寧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并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覺與其黨請降初阿資之逆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雞鳴山之陽○冬十月乙丑頒武士訓誡錄○進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徐恪爲金寧侯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洪武

[illegible]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謝 帝降手勑褒嘉賜和黃金文綺等有差○以廉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未幾進翰林學士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明年進士 帝親擢授爲庶吉士禁中纂書日侍左右將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道以聞縉退即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恭陳無所諱忌 帝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溍忌縉才誣其抑侮牙隸 帝不黜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草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 帝慮縉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

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從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illegible] ○以卓敬爲給事中敬乘間白於 帝曰宮中朝廷視效犯禍攸先今 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從中服飾有異太子將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 帝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洪武

[illegible] ○徐允恭嗣封魏國公封常昇開國公○十二月交南黎季犛弒其主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己巳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宗正周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遣行人齎勑賜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嘉其能也○帝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陛辭 帝賜王弼等各賜齎有差 [illegible]

使功臣多不克終亦其自取也夫○四月罷詹事院故正三品以兵部尚書
致仕詹鐸爲詹事前俱以廷臣兼東宮輔導至是 帝謂吏部
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于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
東宮官屬未設冢務無所襲循詹鐸爲人謹厚有德量宜當是
任其以鐸爲詹事仍兼尚書之祿○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顏
泰寧福餘三衛兀良哈山戎也歷代爲濊貊爲奚契丹所據時大花敦兒朶顏元帥等各來歸求討貿爲[illegible]諸部及其地置三衛自大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首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襲職朝貢○徙江南民田淮泗○六月周王去
國之鳳陽暹雲南等遣邏國○七月召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還
京師○虜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洪武 十五 次壬戌

八月更定大明律○十一月百夷思倫發入貢謝罪○詔諭故
元兀納失里大王○帝與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三吾言南北方
風氣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 帝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
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
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
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撫德州同知
陳霙爲太僕寺少卿霙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坐事當戍帝念其父死節特宥之擢是職仍賜
鈔○十二月徵士梁寅卒寅字孟敬臨江人家貧力學人稱爲梁五經○南安侯俞
通源卒○秦王卒 帝諭禮部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義
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謚曰愍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命晉王燕王分道伐虜○靖戍湖蠻叛命
東川侯胡海討平之還京帝以公侯還第例賜海金銀鈔幣歸
老于家是年海卒○通政使茹瑺引奏湖州府學生陳質言父
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教育願賜卒業
帝令瑺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帝曰人才必養之未用之先而用之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
一律衛所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
其繫豈不重乎○定馬政初江南人民每十一戶養一馬江北淮西廬州等府滁和二州止一戶養一馬帝念其勞逸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仍令[illegible]歲寺江南江北各寺[illegible]養馬[illegible]學生種馬其餘悉發[illegible]校江北之人每戶給鈔一百貫則市種馬學生以[illegible]數其正從馬二匹孕止歲收一駒餘許民自鬻其飛龍[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洪武 廿三 次庚午

[illegible]江北五戶之例○一月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國子祭酒
宋訥卒○龍州知州陳敬爲吏部侍郎○三月燕王師至迤都
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
降遣人報捷京師詔乃兒不花等將校三百餘人入朝獻其銀
印金錢牌併所受元宣命以乃兒不花爲留守中衛指揮使咎
帖木兒爲燕山中護衛指揮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
侍郎賜鈔帽金帶襲衣鈔錠有差我 聖祖于北虜未嘗輕貸總論云自克元都平關陝後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道東西並出者二又數命徐達總其北征者一而偏師出塞不與焉當時民疲兵弊不甚苦其勞費故前輩等皆以爲 聖祖每一命將出師參錯以不殺爲戒且不得已爲言豈黨兵于遠荒哉逮蹈蠢知國家之後患在此虜耳而已已之變也先敢于犯順說亦有不共戴天之讎則 聖祖之深憂而遠計若至是乎大

驟犬學所當盡東西…可慮…大…與和…其…
相騎終其間所以落…能數…者…其…
寧務而薄遠之道近與和…沒有京師之…
而河套之患殷又暗審不後吐實番且…
不可斷至于今日則固北之行甚危而宜大之…
千秋為之炎矣亂衆…
異於于…而國家所備
加…者明莫先于此哉 ○四月築京城外垣○…
夯長之制○旌南忠建二宣撫司、鐵冢京國公王…討定之○五
月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
…累制祿一千四百石既又以有胡惟庸黨…為言者 帝亦
未之究也及春…獵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是從其占為大臣…
帝殺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殺人 帝大
怒遂賜善長死 按…國之…郎中王國用論善長…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洪武 十七之…

…王…太師…六國…封…
…
今…矣…足矣天下之富…
…可知而今謂其欲佐…
之變其于心…
倩…一之富…
耳于…下則于之…
…成…不過…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
主…事而已矣…復有加于今日之…
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戰而…
…者何…莫不身為…
…之所無見…且人…
善長有之…
下…至親…
…以為此者必有…
…以求脫…
者此理之…
豪夫豈上天之…
陛下作…天下…
…事…無一人為…陛下

臣誠覺臣志真淺賊…○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
下萬一…
墉備條亂臣情獄、撰告天下凡二十人 …
…
人張三丰 …
時呼為邋遢…
…
官制○選用耆民有才德知故典者○都勻安撫司、帯毛…
長官司、耆民作亂宗國公藍玉遣鳳翔侯張龍等討平之○詔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洪武 十八…

禮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戶印役賜鐵冊 …
…
京國公王遷京…詔遣…賜…甚厚仍命工部具舟送之、曉宋
國公馮勝下京…皆予還鄉各賜金銀鈔幣有差○改鑄
監察御史印○定使節之制其式如漢節長三尺…
○十月命劉基孫劉廌襲封誠意伯、後以基次子仲璟為閣門
使 …
…
孟子文先是 帝覽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
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

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與徵自陷相府受詔門館待為爭
死，死有餘榮。 帝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
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illegible]
之，皆刪去。○十一月，以重慶府巫川縣知縣[illegible]
韶○十二月，賜道書編進，布以司進前唐書金史新舊古史○
擢東陵州學正張智爲禮部試左侍郎，董昌爲教授，李本立爲翰
林院編修○是年，淨王柏焚死○琉海侯張赫卒，武侯謂武平
○用人袁珙入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二月，擢河間府滄州學正胡吉安試國子祭
酒○改封豫王為代王，漢王為肅王，衛王為遼王○以浙閩更
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于民，爲費浩繁，命種棕漆樹于
朝陽門外鍾山之陽○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
第出身有差○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命傅友德
郭英總兵討之，師至，寇者舍刺王友德逃，下令班師，廣開忠以
爲然，越二月，復趣師深入，至黑嶺雅山等處，擒獲人馬牛
馬而還。[illegible]
[illegible]
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自鑑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毀之，□
之莫能容，最後一人言鏡模不正，故貌爲其照人，先正其模，
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
忽乎○四月，鑄洪武通寶○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例：一品封
贈三代，二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時廷臣有奏
庶子襲父爵，例止封嫡母，而不及所生母，則已沒亦宜宋制
以子貴母亦以子貴之義封贈，詔從宋制○更定六部官制○
六月，頒書籍於北方學校○七月，定生員巾服之制。 帝以學
校為國儲才，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
式以進。 帝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玉色絹
布為之，寬袖皂緣，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繕有古風。[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illegible]
○八月，皇太子巡撫陝西○命都督宋晟劉真總
兵征番，番酋悉送京師○賜長興侯耿炳文誥錢，銀金段，遣第
歸，賜優老千家○九月，遣吏部尚書御史韓敬評事唐政使西
域○定文武百官入朝次第○罷關門吏○十月，南豐縣典史
馮堅言九事。 帝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邊將一說則

承然遐將較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山川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然堅之言關于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用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吏部考功主事關丹爲新化縣令（丹以進士授新化令在官以廉勤稱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爲從等請留之帝曰任帝命吏部俾復爲新化令命禮部官齎賞而遣之）○十一月命富民間子弟能通大誥者○皇太子涯自陜西志欲定都洛陽爲圖以獻○十二月勅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者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是年擢（閩）海儒學訓導（閩）文爲燕府右長史官爲（讚）善訓導陝滿例陞教諭今拔長史越資宜試職 帝曰師儒職雖卑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正月靖江王守謙卒（守謙帝從孫文正子也……帝育守謙于宮中教訓甚篤……）

○二月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洪武之尚爲異也諡功臣死事及有勞而先者皆樂公侯之爵而傳之諡其于宗室諸子王尚有評即專秦二王……命之曰荒曰愍不以子故廢天下公議終高帝世文臣弗諡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伯弗諡也至建文而傳新王韓得諡文節矣史臣之有諡自韓節也……）

……自王○三月鮑（?）……侯朱壽等舟師海運○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標薨謚曰懿文○五月命通潤班師回京 帝進封越雋侯以討平諸蠻洞也○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帝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封黔寧王謚昭靖（……）○七月教官訓導……出到京者 帝問民間疾苦嵩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

張（恒）皆以守職在學于民事無知對 帝以二人概言不知詐也先是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民情不知則所教何事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須謂刑部臣曰宜竄之極邊使爲鑒戒○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 帝嘉禮遇備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按琉球在海東南……漢魏以及唐宋不通中國……）○八月葬懿文皇太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醒貪簡要錄○九月立嫡長孫允炆爲 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兼太傅並 東宮講讀○

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遺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征虜至
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爲所弒其部屬皆分散來
附至是興等進討追至徹徹兒山大敗之[illegible]是不敢延遲
者十餘年○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洪無不驗者必
爵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切諫其略曰

[illegible]

[illegible]

漢中教授秦 帝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至官日與諸生講習
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 孝孺字希直

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知濟南有異政[illegible]

呼爲小韓子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乃除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請更國號 命改爲朝鮮○

十二月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驤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
檻送京師伏誅遂平卯部州築城置建昌衛鎮守之○命儒臣
重定中外文武百官品階勳祿之制惟醫學陰陽僧道官不給
祿○十二月以馮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玉[illegible]
澤楚梅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官○閏十二月上患熱病
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俄有赤衣道士詣闕下云天眼尊者及
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二片一曰溫涼石一塊其
方用金盒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酸以服 帝服在未時至行時
[illegible]其藥米香若[illegible]而酸凝米紅彩[illegible]
夜愈精神自强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吉廣上言五事
所言驗與各半 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
○晉王棡山西河兵出塞捕虜○役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

[illegible]

[illegible]肯藤史部尚書詹徽[illegible]王[illegible]寅[illegible]進人王大略[illegible]
[illegible]善署吏部事尋爲尚書○三月 帝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illegible]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illegible]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四月大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赦囚徒○八月詔旌異浦江鄭氏家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勸之進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今有推舉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春坊右庶子[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洪武

[illegible]

州原封處陽名楡余旭所生○九月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頒大成樂器于天下令有司如式制造以祀孔子○十月徙封岷王于雲南○勅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赴京考驗擢如常選法宗人有罪宗人府即訊量罪降爵重者奪爵爲庶人不即繫○十一月東莞何迪作亂廣東指揮

使司[illegible]兵[illegible]府長史提[illegible]之○[illegible]府事[illegible]
[illegible]新爲[illegible]善[illegible]府[illegible]
[illegible] 帝親詢以民間政事[illegible]多應對不[illegible]
新敎素[illegible]從華者文[illegible]故有足[illegible] 帝[illegible]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充熟面右從華者重直之故也
[illegible]○正月勅延安壽[illegible]侯關[illegible]千[illegible]山之陽與[illegible]王[illegible]武官子弟[illegible]
[illegible]都留守[illegible]學[illegible]天下[illegible]道但不[illegible]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illegible]則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洪武

[illegible]二十[illegible]人[illegible]宗[illegible]及學[illegible]
私[illegible]寺[illegible]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于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二月帝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所蔽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雍閉爲所蔽矣○陞行人司爲正七品左右司副爲從七品行人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illegible]
[illegible]○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海

穿人〇四月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〇更定番國朝貢
儀〇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未及二
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者職
官減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軍〇詔
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弟子帶[illegible]附卿先[illegible]
給賞〇却安南朝貢〇詔免孝子[illegible]役〇七月[illegible]因
改定書傳謂儒臣劉三吾等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illegible]
于赤[illegible]今年春[illegible]其氣始消文運當[illegible]等宜[illegible]
運作以稱朕意於是預選諸儒臣厚各賜以錢[illegible]
遺臨生人才於天下吏民修興水利〇詔國子[illegible]

秋〇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樓在海內[illegible]按江東諸門外今民謂酒肆[illegible]永錢舞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故有[illegible]）〇九月青州府日照縣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
于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
子祭之有司以聞　帝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
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
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
于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
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神情切之至此為人子
所當為也臥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于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
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剖腹或至喪生臥冰或
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為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
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
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死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
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冰亦聽其所為
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〇寰宇通志書成〇勅諭禮部以行在
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
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
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
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祖法以

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刊之典後
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〇十月龍建賊王官
殘〇十一月納谿復叛西平侯沐春討之阿資走〇十二月女
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兵討之〇是年太子太
師穎國公傅友德卒〇定遠侯王弼卒〇永平侯謝成坐法
下獄死〇安南國王陳叔明卒葬于安生山謚曰藝（按叔明陳王季子也[illegible]）

恭獻予出于言罪已弗存位已而權出廷尚鑾于伏地請罪未
師作亂折持械從門至上前至此臣之不幸也臣雖有今日也古
相核斬醫鑿門兵命討罪不人安得多言祖王豈可以濫殺之
[illegible]

乙亥 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土酋阿資挾詐為叛，殺掠害民，命諸將征之，師無功，自後緣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為難，進兵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洪武

柴洪山捕其衆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特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隱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誅罰約保，不能通，復多置營壘，相犄角，其出入投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示，并誅同惡三百餘人，蠻夷震服。○二月，宋國公馮勝卒。○遷青兗濟南登萊無田民于東昌。○三月，秦王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愍。王子尚炳嗣王。○停造遼王宮室。○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帝曰：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為。○八月，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既歸鳳陽，得多疾。帝眷念之，每歲必一召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庭，賞賚備至，相對語故舊，撫摩

歡洽，賜得[illegible]對為登萊之答第一。是卒。上爲悼輟視[illegible]
授佐者以殺封東甌王，謚襄武，配享功臣廟，侑饗[illegible]
命之初兵遁和爲滁陽王部曲，奉公滁戒，聽命惟謹[illegible]
[illegible]
左右咸驚門東嘉禾一莖三穗，有二本二穗者六本。上[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燕王進呈[illegible]
不許聘之。○徙岷王國於雲南。○免五府[illegible]人
詔以山東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閏九月，皐[illegible]成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洪武

上自為之序。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改損益，至是[illegible]
術究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輒古國家治。○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歷涉。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內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

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利於彼不為中國患而我與
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
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密邇累世戰
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illegible]
[illegible]守成之法焉〇更定親王歲祿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
主君祿郡王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千石一郡
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祿八百石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百石玄孫
授鎮國中尉食祿四百石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六世孫以下
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石皇女曰公主食祿二千石親王女曰郡主食祿
[illegible]石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食祿四百石曾孫女

曰縣君食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食祿二百石〇按自成化以來宗室分封日繁日盛[illegible]
歲較常賦不足以供親王而下多減半支給矣然近年宗室之繁
[illegible]雖減半支給宗室賦額更數千百年當益繁[illegible]宗室之[illegible]而
不可無變通之術矣〇王世貞曰[illegible]蓋斯[illegible]若設之將
子並[illegible]不[illegible]雖盡大貴之賦不足以養之而宗支一[illegible]諸不
分封宗永絕[illegible]通下是將王不知南面之樂[illegible]
民之[illegible]可[illegible]宗[illegible]樂國而無所措手[illegible]
限宮[illegible]者其而有[illegible]支子者覆之徒損 天子親親之名而無
為[illegible]大計[illegible]以為海內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
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而已蜀[illegible]有一王不足與自南直隸及
浙西三郡則賦之地不足以廣東[illegible]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
若蜀之重[illegible]浙之東南諸[illegible]郡可以舉周韓晉代郡王而下其
國予給者分[illegible]而居之宮[illegible]量給道里居室之資[illegible]徙非大國
則其民易支[illegible]皆[illegible]宗則其人不戀土事[illegible]中尉而下止以
築室取[illegible]者[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不予冠帶不奉錢賦不限城
[illegible]者[illegible]博士弟子取科第不[illegible]者[illegible]民之業以自給
子至六十給予[illegible]品[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品[illegible]宮服
而[illegible]表[illegible]以下[illegible]民而不絕其[illegible]國以上以[illegible]可以[illegible]
支百年[illegible]不[illegible]不議上[illegible] 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

以[illegible]臣[illegible]
忠也是謂大[illegible]
[illegible]〇冬十月[illegible] 皇太孫[illegible]
以子孫[illegible]
為一世[illegible]下一字[illegible]
[illegible]增加[illegible]位下[illegible]
[illegible]
月[illegible]尚書[illegible]進錄帝曰朕[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illegible]
[illegible]戌〇十二月洪武志書成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〇正月杜澤為吏部尚書〇[illegible]

[illegible]監察御史[illegible]武中[illegible]選用[illegible]
[illegible]布政司參議[illegible]官至[illegible]
[illegible]戶部員外郎[illegible]受官[illegible]
[illegible]盡大戶[illegible]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illegible]
一道〇定天下官員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為期〇三日[illegible]
也
王奉勅率師北征[illegible]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首將[illegible]林帖木
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剌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〇四月命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吏
部以次擢用〇五月湖廣辰沅諸郡宜桑乃命淮徐取桑種二
[illegible]有司遣使分給布種〇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罷[illegible]
[illegible]〇八月頒表箋文式于天下前是諸司所進表箋[illegible]
[illegible] 上厭之乃命劉三吾王俊華等撰慶賀謝恩表箋成

復免應天五郡今年秋糧○[illegible]六部[illegible]吏[illegible]以大
發致仕武臣諭之曰朕思起兵時卿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人
不[illegible]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
撫[illegible]以終天年[illegible]首謝有泣涕者○十月甲寅
皇[illegible]生太孫允炆[illegible]子也　帝以十月數終又生于
[illegible]賀○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度凡官民居室
[illegible]及食祿之家禁例爲[illegible]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
[illegible]都督[illegible]兵官掛征南將印征剿水西不[illegible]
[illegible]有司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勤平洞蠻[illegible]不[illegible]
討[illegible]僭服[illegible]至[illegible]方封侯[illegible]

丁丑洪武三十年○正月改太常光祿二司爲寺儀禮司爲鴻臚寺
○[illegible]川陝守邊衛所申嚴私茶出境之禁○二月會試天下貢
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試官取泰和宋
[illegible]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三月殿試賜進士及第
[illegible]陳[illegible]爲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爲言　帝怒命儒臣再考下第
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
王[illegible]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黃章
[illegible]周衡王[illegible]等定命閱卷[illegible]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
之最[illegible]呈　帝閱卷[illegible]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
[illegible]刑部拷訊惟三吾[illegible]及司[illegible]爲[illegible]

戴彝不與焉詔宥三吾戍邊餘皆凌遲于市於是復開取六
十一人皆北人也○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聚攻龍里守禦
千戶吳得鎮撫井孚令人馳報貴州都司[illegible]以待其掩賊攻
燒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illegible]
不能[illegible]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不孝于[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illegible]
死于[illegible]遂陷其城　帝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illegible]古人
所[illegible]令吳得井孚臨難捐身[illegible]忠顯孝非烈丈夫不[illegible]
得爲指揮僉事孚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illegible]以[illegible]
○四月晉王燕王練兵備虜○令民有一村一[illegible]

州○五月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
人並賜鈔遣還○敕晉燕代遼寧谷六王飭兵備虜○六月賜
禮部覆試貢士韓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翰林院學士劉三
吾[illegible]　封林記云大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illegible]曰[illegible]子天下[illegible]之[illegible]秦晉二王于何[illegible]皇[illegible]學士[illegible]事[illegible]文皇帝[illegible]亦[illegible]考嘗欲立[illegible]聖祖果有此[illegible]但[illegible]秦晉二王而不果[illegible]至[illegible]二王相[illegible]而　聖祖[illegible]亦[illegible]使[illegible]得一二年在位其立文皇爲[illegible]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illegible]運[illegible]未[illegible]耶　所○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
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
[illegible]不[illegible]察者處極刑將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易
[illegible]阿順不違倫家人有周保者[illegible]車至五十輛

府縣河橋巡檢司吏某被擢不諱以其事聞　帝怒以布政司
官不言并論賜死保等皆伏誅（權衡尚帝女安慶公主尚主也國初行法之嚴如此）
（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奈其論）○七月　帝諭群臣曰凡人所為
雖能無過而其事則有公私存乎其心以觀之皆其心本
公而所為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者錄其意而有得原者此
則其故爲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於後必改小
人之過雖人弗覺於君子前直遂而行不事擇誤小人巧於修飾
多所隱蔽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矣○九月　帝命
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
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　洪武

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
鳴鼓集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有縱
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
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
矣○十月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停遼東海運○十二月
帝不豫○是年太子少保掌刑部事唐鐸卒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正月定吏員出身資格以九年爲考滿○三月
廷臣請討朝鮮不許○乙卯享太廟○晉王棡薨諡曰恭○齊泰
爲兵部尚書（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鄉試第一得受知于上改賜今名一日帝御殿問各官履歷泰悉以對帝嘉之於天操九年稱過官員替就泰隨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帝悉自是益承眷）

叛○四月詔回回欽天監○命遼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齊王
谷王出兵北平練兵○五月西平侯沐春擒刁幹孟以獻遂
平（緬甸酋長事徐輝亦平交木尼琪等叛同平添翔兵討之）
甲寅　帝不豫○置成都重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
四所收貯茶果罷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出）
御右順門召諸醫治疾無狀者悉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
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按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彥修時任御醫事太祖嘗稱元禮醫國手也太祖命侍燕王疾元禮至燕觀王所服藥王曰元禮誤用藥而於王何其不驗元禮問王何所嗜曰嗜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而愈）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洪武

（燕王疾下視之皆細蝗也晉王病元禮往視王對王病甚元禮請於元禮得恩召前日臣宜亦命來學可治令果然上令元禮治晉王諸臣尚書與元禮俱往不可治病之急曰十年必復發不可治後果十年晉王病發元禮出有尚書入謝宗寶一日元禮自書元禮出問書入謝賜官不以書賜於自失賓不要賜於其書至賞賜東辭）
○閏五月乙酉　帝崩于西宮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
任于世定禍亂而偃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
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
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
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
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

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
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
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今中者推
此令從事 皇明玉牒曰 帝性神武明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戒于州縣[illegible]

[illegible]

多少好受用若衛裝許好事來三頭來全無一些罪過今日國
家無民士大夫天下士大夫[illegible]國家多矣[illegible]是討[illegible]的道
[illegible]之說[illegible]然而今日士大夫[illegible]
也[illegible]之能無愧乎[illegible]德九州[illegible]
皇高祖[illegible]三尺劍[illegible]指顧之間[illegible]
皇[illegible]心[illegible]
向戰克攻取[illegible]
一征而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豈民[illegible]家法之[illegible]兵政有[illegible]
皇太孫治喪禮 太祖崩于西宮 太孫被髮哭踊哀動左右
勅有司要依遺周禮于是做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
及西宮內殿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即以香湯
洒埽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帳於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
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輟
勺水夜不就枕苴先是 太祖不豫多暴怒遷謫戮者甚衆
大孫入侍事必躬承服必示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唾壺
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illegible] 太祖氣亦
漸平多所全宥當深更夜分侍衛闌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

蓋終夕未嘗交睫也。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見者日諸
大臣迎之于大明門外，羣臣百姓望見其羸瘠之容，深悲之色
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哭聲嗚咽，然有至德
之恩焉，誠難繼矣。太孫奉 太祖靈與后父呂本同配西
宮，嚴禮之主，斷不敢失。○是月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帝諱允炆，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懿文妃呂
氏所生。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高皇年六
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當
承統，正位儲貳，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皇曰善。是年
九月，冊立為皇太孫。太孫生[illegible]
至性孝友，異常人。于方懿文之病也，[illegible]時太孫年十
[illegible] 太祖聞之，[illegible]
[illegible]
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illegible]太孫入侍，曲盡[illegible]
[illegible]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illegible]之曰，毀不滅

性，禮也。因減純孝，擗踊不念其身乎。始一哭，[illegible]服三年，夫
[illegible]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illegible]不飲食酒肉，不
[illegible]不御內人，勸之[illegible]可例除情，須自致。三弟皆幼，躬視其飲食適
之極，同好表之初，日則呼與同食，夜則[illegible]之同一寢，時其[illegible]
其因起居，[illegible]有加。太祖每閱[illegible]太孫進[illegible]
同[illegible]從中外[illegible]
中外[illegible]
許之。太孫[illegible]
覽[illegible]
一日[illegible]
一得不日[illegible]太孫日[illegible]
一道也。太孫[illegible]
[illegible]
修其情而獻之。太祖[illegible]
知父[illegible]
之而暴卒耳[illegible]太祖驚曰，有是識[illegible]
而且明朕[illegible]一日[illegible]七人[illegible]太孫[illegible]一見[illegible]

起盲盜非真，訊之果[illegible]人之子，偶出莊上，而[illegible]家[illegible]盜也，是
夜王[illegible]商[illegible]之間，何[illegible]欲[illegible]明而先被獲。太祖[illegible]
孫[illegible]其情得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illegible]色
[illegible]先向書，亦[illegible]
非盜也。帝因數日，決獄者不可不[illegible]書故。[illegible]
有云，大孫仁明孝友，海內歸心，蓋有所[illegible]而云，附[illegible]太祖[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太祖之日，[illegible]見知其不克終。及讀書甚[illegible]
額一[illegible]文與之[illegible]
殿失[illegible]
雁太孫詩曰，[illegible]
[illegible]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是月，奉孝陵遺詔，止諸王會
葬。時諸晉、秦[illegible]外，皆尊屬，各擁三護衛重兵，[illegible]恐其窺
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於本國，毋得奔赴，又令王國所在吏
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怨。燕王入臨，將至淮安，
齊泰言于帝，令人齎勅[illegible]還國。[illegible]

[illegible]
三年長禮，有司執例以請。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
庶人。先太子殂，何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敢不如禮。有司
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主靈為重，惡得與庶人之
節。況遺詔在乎，復韓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
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
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祭，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曠廢，
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志，
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情，俯徇眾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

亮問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親祼而行事朝賀訟獄闕不親
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衰衰杖絰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
稻衣錦雖筆真以為安乎羣臣奏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
哀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縣
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
謚曰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帝妣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母呂氏為皇太后
后太常卿呂本女　文皇門金川軼遂人逆太后至燕不得已
是兵之救大后未廷宮火起依徐王允熙居焉以何遷居于太
陵不知○立孝陵衛○革冗員○初省州縣許朝野稱之朱當
所終　[illegible]
孔府紀洪武後而不知安靜以審至治是失易也　建文上志
切數民而所為多更因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　[illegible]

[illegible]

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茹
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
太祖書義字賜名命薦九載且用之　[illegible]
[illegible]

興也　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　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
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　遂出與齊泰議削
奪諸上○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博士尋遷侍
兵權
講直文淵閣從　太祖先命也以王紳為國子監博士
[illegible]
周府王　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
素有大志宜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
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
即訊景隆大索全家王不能應坐反執之及其世子闔宮眷屬

送至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燕王簡壯士為護衛○以
張昺等十二人為錦衣衛世千百戶有差　按昺等皆西宮蜀蕃官人父所謂親天文
戶○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
以勾逃軍為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由是
靖難之志決矣時　建文帝尊禮賢士恭行古道民皆悅之惟
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國大事必成　燕王密語道衍以
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歸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為軍師
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繼與　燕王至親而心在　帝室嘗
召對密言燕情　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
軍協同謀圖燕　道衍長州人姓姚 [illegible]

其術識書學通法兼通兵機道謁時待之甚備其術甚深自稱
人無知者已而至京以所見古時以甚精年來戰自而引花塔
自半爲殘五州山近朝雲獄爲幾漢蒲夜月寒江水無萬遍鉄
長野田有路到金陵蕭涑事策令何在北梢青翠花在天太
迦見其從孫尚考冬之日此堂擇于語那斯道亦寫南樹
矣既西宗訓舉道術往甚往行北平慶寺之慈遠詩交武異
乞宗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慶孝孺吳實連對曰青意郎願
禄出太平號五哉王自燕道路之說王曰殿下析無術其實宗手
王吃曰和向旁落遠術燕然而吾能日實告之道術建言之輩
合問恩相術向乃歸以決之蓋遣白遠萬山佛寺之遇謂其相之
日宗營料術向乃爾聞日三尚影白尼如病虎話出若殺它日
到東忠之流也遍行大笑因此自負　王亦聞云名託以幼違
軍丁召洪至燕使人與飲于酒肆　王暮服翔鮪士中亦入肆
洪一見即趨拜　王驚占其爲誰日太平天子于大喜銘兵
于是道衍偉舍世傳二語示新年拍于霧山僧于識眞主于安
洞字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謀多奇秘看王甚眞之遂行將戒
須留沈　王前王帶之責也　◯賜太學諸生高等褒衣束帶歸
晴鄰之風實起于道衍云
省親◯張紞爲吏部尚書張紞富平人洪武中以薦前左衛攻使二丁六年入觀…行

爲天下第一至是召爲吏部尚書人如失父母焉識
鑒精明振拔淹才授任士大夫有稱冤之處焉◯徙江
西處士楊士奇授審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
學近臣以名薦爲教授未任留翰
林吏部尚書張紞奏士奇第一除◯以雲南右布政使陳廸
爲禮部尚書◯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爲之◯長星西隕
有聲如雷◯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十月置陝西洮州茶
馬司◯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
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
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十一月詔舉山林岩
穴懷材抱德之士◯諭前監察御史聊緖爲河州衛吏先是
太祖令緖歸進學許十年來京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緖

緖赤臨大臣詔恭臨非部會遂請河州◯帝親朝稍晏御史尹
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未啟故
能庶績咸熙　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今乃
日晏臨朝群臣宿衛疲于伺候曠廢業荒上下解弛恐非所以
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弊
以工部右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
燕藩皆有告變者　帝以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
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机
已彰宜討之不可不亟　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
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

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秉此威
圖之雖悔無益也　帝領之乃擢用齊黃俾察燕府動靜徐爲
之計◯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爲不靖方孝孺請以德
化道之命往四川受教于蜀王◯十二月辛丑朔　帝省郊壇
◯封右都督沐晟嗣西平侯◯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召
韓宜可爲副都御史有年廬陵人徙沅州洪武中起明經爲御史學行者聞辭官營尋件旨謫通州讀
書不解得儀經十八篇于州教家上之求義秘問上起有年
從中乾宜可初爲山西布政使遘雲南謫入力言請藩當從寬
大審加防範勿
速法討不能發◯詔求直言◯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釋
測同囚及其人還鄉里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三終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四

安成王 寧□
東莞 陳建 輯
古鄞 丘爾□
溫陵 陳龍可 訂

建文元年當爲洪武三十二年永樂初革爲洪武中敍

己卯正月大祀天地於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勅修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王景爲總裁，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遜志、翰林待詔方孝孺副總裁，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知縣葉惠仲、齊府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龍、它郎、副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爲纂修官。[illegible]

[illegible]經術[illegible]殺人[illegible]

[illegible]學記各年八十餘并子五人皆謫[illegible]

[illegible]征之其弟胡子義以[illegible]俘起歷命棄剛兄死遊世丹[illegible]之令制發自至于叢辭以觀之道德有二子[illegible]因吾兄無後天不能吾法二子當免子雖意奉上莫知所終。葉惠仲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稱二葉。惠仲以知縣召修官，永樂元年二月[illegible]修實錄，稍書靖難事，以從寬論[illegible]。[illegible]年進士[illegible]伊川[illegible]崇德之[illegible]者不務章句，設行檢。與海鹽流孝子書康友善，國初舉明經秀才[illegible]長史論。馬龍它鄞縣人[illegible]人[illegible]論[illegible]者[illegible]計人。京留館實錄，歷翰林寺講、左僉都御史，明年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illegible]，所著有[illegible]集。

○詔京省開科鄉試。○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 燕王使誠奏事京師，使覘朝廷所爲。及至， 帝召問府中事，誠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爲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覺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二月命都督僉事耿瓛、左僉都御史景清視軍北平，暴昭還。[illegible]按此後燕王宴二人及三司官，袁珙子忠徹[illegible]

[illegible]

爲[illegible] ○詔尊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立子文奎爲皇太子。詔薦賢才、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蠲[illegible]、理舊[illegible]、寬民[illegible]、減田租。

[illegible]

○申詔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illegible]郡主爲公主，儀賓爲駙馬都尉，掌前府事。○[illegible]

[illegible]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爲衞府紀善，留吏局。[illegible]

[illegible]也。上奇[illegible]是修作傳[illegible]其子曰[illegible]者已而俱貢[illegible]之

〇更定官制。先是青州[illegible]劉[illegible]應求直言上言：文華、華蓋用久長之術，六部畢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華蓋為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保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之義。 帝加納之，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更定。〇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 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 帝覽奏大驚，寢之。翼日謂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帝默然。（[illegible]洪武末年遣士[illegible]王入覲[illegible]君臣[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四 洪武 三

召還御史[illegible]不主學加侍[illegible]刺血書[illegible]上曰子[illegible]。[illegible]

〇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〇燕王還國。〇召樓璉為翰林侍講。（璉字士[illegible]，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監[illegible]御史[illegible]至是召入。文皇命孝孺[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先生[illegible]。）〇納布

授二司官，考察屬吏。〇擢御史[illegible]經歷周璿左僉都御史。（山東[illegible]）（[illegible]人官僉都御史[illegible]雖後不[illegible]俱死之）〇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來京師，尋遣還國。（太祖小祥也。） 文皇遣二子來，或沮之曰：不宜偕往。文皇曰：往（此所以令）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為徒將先備。〇〇〇三兒皆輝祖親甥也，輝祖亦勸。 帝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賴，非惟不忠，且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之。煦入輝祖廄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 文皇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高煦宣力為多。 帝悔不用輝祖之言。〇傳上言彥清闊步于市，見兩兒食，蒙退讓有禮，生其家親之。食既餘一裹，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遂匀者舉以授之。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四 洪武 四

又見有得鈔于衢者，輒擲其處，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維中，年三載，何以遂此。 帝曰：昨日宮中二人毆諍，聲徹內，朕呼而論之曰：朕克刑向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化教，意者朕有涼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歟？排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也。彥清拜賀曰：萬邦雍雍而有子衛，傚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諸宮人相爭，見其常事。 陛下引為己過，愈見盛德。〇二月。 帝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

都督徐凱練兵于臨清，都督耿瓛練兵于山海關，而張昺、謝貴
則密同動定，約期俱發。○詔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按衷忠錦衣指揮使有智勇名洪武中屢立功人上雅其直有西敢有功已死爵子謙代之 ○命都御史暴
昭等二十四人充采訪使，巡行天下，問民間疾苦，省察吏治
貪墨不職者，得便宜行事。暴昭採訪北平，具得燕藩情事，密封
以聞，力請為之備。按昭山西人以進學不茍政司人進以稅不至去亂王亦口絕兵 ○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禍
見于天，是以地震。疏政惡之，出知福寧縣。 帝曰：求直言而以
直棄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按昌隆上言兵敢下昌隆日事勢日去而北兵大奏于言
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自戰茍其入朝彼從欲申大義于下
不為陛下用遺族設有疏議便須議位不失守藩若流勢不斷恐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四 洪武 三十五 改元
時天下無用達與無其求為丹使布夫不可得食不報命日
以海名在中其出其乃當性大叶日有其贖在可覆也據
自之曰火焼頭早貨此言南北生事受禍不若是斷送貨○四
月湘王柏有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偽造寶鈔，兼戕虐殺人。帝
降勅切責，召之。王懼，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而
死。 齊府人曾名溪上變，告廢齊王榑為庶人。○幽代王桂、岷
王楩于其國，並廢為庶人。○五月以戴德彝為左拾遺，宋徵為
宗人府經歷，王叔英為翰林修撰。按德彝奉化人與方黃同
時曾諫將失律懷二心者誅後兵事後不屈死之宋徵
孝孺同徵為漢陽知縣上即位召入上言王叔英黃岩人與
歷今可見行事靖難兵通江叔英奉詔募兵至廣德聞變食
素亦奔至柏樓其嚴後拳已而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
命詞于中自縊于玄妙觀之銀杏樹有鳳梁豈不住所見頁
值之自題其梁日生無以報其帝有施于當時死求使然庶無愧
于彼，世嘉在桐山驛囊。得中獻俘新守益嗣判黃助府叔英所著有靜學集
貴、金、業、球死，女二同址。云亦有貞烈嗣叔英
○六月，詔議燕，時朝廷謀疑燕。 文皇因託疾，佯狂走臥，久之
破壞，遂稱疾大漸，閉門匿藏，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頗不
為意。誠遣長吉關告曰：殿下有無恙，公等勿憂，一旦不可測
貴等謀益急。○遣中官逮燕府官屬。○七月壬申，燕府請兵
起，掌北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
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從之。先是 文皇稱疾不出，僧道
衍起義，期曰未可，至是延退宮禁，又贊勸張信于致。 文皇信
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汝王者不死，非汝所能
執也，不如輔翊為福。信因請見。 文皇陽為感風不能言，信曰：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四 洪武 正
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 文皇稱疾益堅。信拜下：果無意乎？臣
奉密勅在此，當就執。 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子
也。疾召道衍謀事，忽然飄瓦墮地碎。 文皇不懌，道衍曰：天欲
殿下易黃瓦耳，乃喜。遂定謀，時謝貴、張昺等集兵布陣圍王城，又以
木柵斷端禮門，張昺約置振內應，一面飛章奏聞。有所親吏李
友直竊其草獻府中。 文皇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
士入宗，能且先擒貴、昺，欲無能為矣。 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
飲內官來逮所坐名收下，就令內官召昺、貴，爾付之，將必入，入則
縛耳。初四日壬申， 文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
昺不深疾，果入，為壯士縛。 文皇曳杖坐，方進所賜食，擲飯

寧府之已而臼水出不堪取刀剖之于是鄭驕伏兵盡出狩薊
誠下殺 文皇揮杖起曰我何病為賊奸臣所逼耳誅等不
屈皆斬之圍者聲相告稍稍散去王趣命張玉帥諸將夜攻九
門克其入西直門不下燕將諭守者曰毋自苦朝廷已聽吾王
自制一方矣亦下 按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兵起之日泣諫以死二兒斬首被忍癱馬大呼集兵得千人
將入攻會府中○都指揮使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俞瑱走居
建辛出探殺二
庸關都督宋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兵守關○靖難兵中
止稱元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福張玉朱能為都指揮僉
事擢布政司吏李友直為本司右參議戊辰金忠為燕府紀善 按
忠與相士袁珙同縣忠嘗戍燕州不樂行珙見曰此尚書骨也
當大貴登用卻隨境矣忠精于卜筮燕王聞召入以見義命忠去

之大吉遂署掾甚見倚任
用其謀策後為兵部尚書○燕王誓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
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
清君側之惡今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
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
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燕王上書請誅
齊泰黃子澄○江北蝗有司請贊捕 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
殺蝗以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蝗獄損道
祖周窮乏以修實政是歲蝗不為災更有秋○丙子故北平都
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遇戰宜及俞瑱與曾濬俱被殺死之靖
難兵降薊州○居庸破瑱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

揮使陳質引師來援都指揮彭聚孫泰力戰死之都督宋忠都
指揮俞瑱被執死之 按懷來之戰泰先登身中流矢裹血
力戰齊帶陣死陳質守大同有威名降
都督同知常護代府陰事是日引兵援忠
城走退守大同帝命日被執不屈死之○庚申靖難兵攻永
平指揮使趙彝郭亮叛降燕○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
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攻遵化進萬狀 按大寧居
遼東宣府
之中在喜峰口外控遏北平之背寧王權封于焉大寧都司所
統軍士亦多帶鞍故用劉貞陳亨卜萬朱鑑與寧王之真莊吳
不肯而亨首二心誑萬智勇趨一心朝廷 燕王思之用反
間計作書稱萬盛毀亨好獲李故歸投萬置書衣中卑
實之面又教令詞覆李得覺見之亦意行詐得同嘴傳無言○
心妻不平北至事發貞亨遂執萬送獄不能自直下獄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
忠為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

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兵三十萬分道北征
按是時命將出師與出齊泰黃子澄等惡 帝
沿亭士卒討論明官遣使者使農弄兵耑而已 帝
獨廟告出征也○詔北征諸將士曰爾將率舉兵入京而令其
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 燕王對壘
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 未幾曰 心忘 文皇嘗曰此一木橫
又何從援戟規勝百戰夾河戰後文皇直搗京師無退討豈身
當前或單騎殿後 上教之也真宋襄之仁義也讀史至此宜
然失美當時在廷諸 臣○青諭諸王削燕屬籍○赦征齊出獄
不出一言相難何歟
擢為翰林編修先軍師護諸將北征 按齊徐州之指
揮對稈敘功游一夜往祭
陳人莫測其意發 文皇見碑大喜推之遂止用馬長錄文者
因按姓名行鞍練濟姓名獨沒獻處解免 上出臣賊間討濟
一濟日云元乃見直召術人為 帝稱錢出入遇陵報用術冠
去數十年後軍 帝至南京莫知所歟與同邑高翊遊明經翰

縣名偷濟好許數納円職為忠臣○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
奔曰職為智士其後卿九十甄難
林學士諡文節 按開國以來文臣無諡自禕始以其子紳為之請也○己酉耿炳文率所
部兵分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鄚州楊松率鋭鋒九千進據雄
縣約忠為援壬子中秋夕 文皇度松等夜飲不備率衆渡白
溝河夜半攻破雄城屠之九千人皆戰死潘忠來援松 文皇
先遣譚淵領千人伏月漾橋水中忠至伏發夾擊忠松俱被執
并失鄚州 文皇曰炳文在真定不虞我至由關道破之必矣
將炳文兵營滹沱河南北其部將張保降燕言衆 文皇厚撫
之遣歸詐言被擒脫還又言雄鄚破降燕兵且旦夕至若河南
兵北發庶可併力以禦炳文遂泉保言移營壬戌 文皇進將

攻破其東南炳文出戰大敗李堅入城副將寧忠及都督
顧成河北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燕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
守 文皇乃解圍還數日之間內兵死者斬殺幾五萬擁屍無
算遣馬甲擁重亦無算○九月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
軍代炳文還炳文稱老將善戰至是敗 帝有憂色召黃子澄問
計黃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
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也向
不遣炳文而用景隆必無此失 帝然之○谷王穗自宣府遁
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聽 按劉璟從谷王來京獻十六策 上命黃子澄等景隆軍中璟初言至燕
文皇與之奕璟後 文皇怒曰卿不少讓我璟正色曰可讓
處讓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 既隆軍不見緣信

景隆敗績夜半渡盧溝河棄山積軍資走良鄉襲雄縣行三十里
遇其子猶異上馬遁京養兵二年廣疾 進關見錄十萬言
又不悉章令且環病不起遂至京見 文泉論領說下有世
後遇不得一介字下詔敘辭覺者經略諸官帝自謂其家不
前得睡聚環文成公子字仲璟書豪傑識鯀其文定
疑翰景從高詩書洪武中召見 令專旦真信認為太祖問
使嘉靖中學憲馬謝前其像既亭文成祖之有孫于定州人為
字府長史兆兵起孫傷詩傷業城見孫終不屈是所徙之○描
璟字然闕無敖人貞于府長史餘士者兵鍾力十為延發之
文皇鄭碑完然不屈死之 尉其與其給日者曰忠孝
歸一年○召遼王植從荊州召寧王權入京削護衛○江陰侯
吳高及都指揮楊文帥遼兵圍永平○景隆師次河間山
東參政鐵鉉督餉饋軍務 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
膏粱豎子耳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然吾在此必不敢
至今須往援永平彼將乘吾出來攻堅城在前大軍回擊必成

擒矣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解永平且
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燕兵援永平吳高退保
山海關復襲破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之房寬叛降燕劉貞陳
亨自松亭關來援至叛襲貞降燕吳高既遁去遂襲攻大寧諸
將請還師徐圖之 文皇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
兵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吾以大寧既拔之勢趁
之必克之弟行必捷計貞亨急趨援大寧亨向有二心出貞不
意襲之貞悔曰吾失斷也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
驍將悉降燕 按朱鑑北平行都司指揮守大寧燕兵至竭力免斬殺死而不支死之 帝聞之加等卹 文皇撫
甲所謂交進萬○大寧既拔 燕王駐師于城外從單騎入會
民者鄉盛也

寧王統于大寧，偉貌，謀勇，燕王嘗謂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居數
日，備好甚篤，從官俯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皆許之。既
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
皆從，大寧城爲之一空。靖難兵自此愈盛，自後大寧并與綵箱
諸虜其行都司，録十保定，而京師東北遂失一藩籬矣。○李景
隆帥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　燕王在大寧，遂帥師進圍通
州，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遂攻，焼順成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
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夜縋城，欲營南軍壘
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
掖門，鋭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

止之。城中于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氷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
不可得矣。○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　燕王
帥精騎薄陣，師攻一營，莫有救者，遂連破七營，進逼景隆營。城
中亦出兵，内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翼日，九壘猶固守，北兵
破其四，諸軍始聞景隆走，委弃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
州。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大寧，而　殿
下不從，唯養神謀，何其神也。　王曰：此適中爾，向卿所言皆萬
全之策，我所未用者，慮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爲常法，但後有
爾，皆無難於言。　燕府再上書，遂傳檄天下。○十二月，靖難兵
攻廣昌，守將楊宗叛以城降。○河北指揮使張倫等結盟報國

按張倫貴領部募，親古忠義，事成前州，馬宣會瞿等起兵攻北
平，不克，死，瞿倫因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軍，已
從盛庸軍，多立戰功，後死。表○以工部侍郎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安以字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加景隆太子太師，賜璽書，[illegible]
[illegible]○選募勇士以揚本爲錦衣衛鎮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參贊大將軍軍務高巍使燕，巍願使燕
披忠膽，陳禮義，曉禍福，許之。至燕，稱國朝處士臣巍上書　燕
國大王，不報。按巍遼州人，事母以孝。上即位，初巍上書内
一款云：今日奢封過侈，親王多驕逸不法，違犯朝
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又恐傷親親之誼。事屬難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命衆景隆軍已使燕景隆兵敗○罷齊泰黃子澄仍留京師以文
自投南盛侯京城破燕死軍會
皇再上書請誅
可見始罷兵也
庚辰建文二年。三十三年書爲洪武○三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陳迪
右侍郎黃觀等知貢舉。按黃觀貴池人資穎敏受學元貢舉廷試第一洪武二十四年會試廷試
與弟一翰林景隆令官四年奉部募兵上游且聚諸郡勤王至
安慶聞變大哭謂左右曰吾內外死矣乃其不辱也拘其妻子
江上明日家人自京來言前夫人監二女同被執有貴家奴某
妻以關中濕有夫人急溺二女并率家屬十八投淮清橋下死
拘叔喜曰得也至李浮河閣有翰新服東向拜投橋中死
使求者令舟人急鉤之得其冠屍獄文皇命京將象取冠
亡之斷于前若其家并建姻黨洪恩初得釋○部均江浙賦○三
指之上統中懸令舉者尋懸疑(?)竄放歸還祀之
月策試禮部貢士賜胡靖王艮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
艮貫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授編修金幼孜陳繼之

梁成貴鉉胡濙授給事中皆知名士稱得人後鉉名顯者甚衆
按靖即名廣對策親擢第一且日南
昌可溝中懸更名靖○陳繼之瘏病人心不能
爲道者被田請人限以贓尸從之鎮投戶科給事江南
推奉命日不屬死之○五貴鉉李叔徒常慰之人時丁群兵起建白多不
爲就聞曰北兵百萬未知所終也鉉對曰三郡兵出京方來
守河其人指揮重一使發不可測傷州府知府鎮江最要害
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并馬至忠義
之晚矣靖難兵至江上書勅議王以書至鄉而震
江營弄舉遐至誓所待受詔俟江陵靖兵鸞王以書招輸忠而
閏之變矣遂絕食果以身告鎮江陵好人時皆去輸
太守七月十一日卒見死戰至已就附其身兵登朝目指旦向
兵舉而號月十日帝直于九水人乃死衆禁以西
再舉而號見不帝直于九凝死水人乃死禮
授侮前方求兵不能數且自立水作不發人
鉉及賊北兵四出揖善言且升賊賊人抱自
痛不逐忌議○四月靖難兵至白溝河景隆李將兵合戰都
后祀鉉卿緊○四月靖難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
督平安斬其將陳亨靖難兵復戰內師大敗都指揮瞿能俞通
淵勝聚力戰死之魏國公輝祖突圍遁。已而燕兵渡白溝平安
勝負燕變卻會都指揮何清被執方將兵河夜與燕兵大戰燕上
親部奏吳傑等合兵六十萬營白溝河夜與燕兵大戰燕上
王從三騎殿後遂夫道下馬伏地觀河流辨東西始知在破
流者淺深而北乃與卑由後景隆令子宣燕大將軍也之燕
燕發策丹先觀天下安善馳燕王率家燕平大將也之而高及
帥兵精萬數千合者燕二者戰南勝部指揮安能力斗
精兵萬餘人奮躍前大呼殺燕斬首餘騎景隆遂退
敵後燕王驅騎進攻之戰景及庫重忽又見練後遂敗
出追燕奔奔之兵急與二戰其五其女自逐客合因兵乘
燕寢可以并力其獸齊合東方石亂苦泉亦退宜逃
燕王寢三少舊三殺弟三殺其與亦不其從伴伴斯
燕王急也覓羆嘉爲李都奉誓劍斷又鉄折折寄
上燕王迺李家驚入連陳將營當計劃被畢蓋擇蓋
上滿發如騎從分入陣射營府得圖後及置
亂乘風縱火捷請從發于力戰飲自漸營蓋擊鈕
南方其兵遂輜重萬計所殺獲于郡斬宜漫
用命帥師求救所得全軍只遼○陳建曰景隆
上命帥師求救所得全軍只遼○陳建曰景隆
桑方李其東面子溫乃中敗大之所寄爲在其爲冰國揩然子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四　洪武　一日
燕之謀大將以戰我文皇之大業也天之所遺難
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力而況子溫之流乎
隆奔濟南靖難兵入德州轉掠濟陽儒學教論王省死之燕兵
論王省既而釋之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以身
爲君臣之義向如諸生亦泣省以頭觸柱而死
陽民受學之以孫來告于朝時入濟陽論聽省死
入其後有濬州學教授陳恩來抗節死處之子求職命台
立靖州不起迎召其徒任性厚陳忠賢者行人華命口
紹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從容殷香位矣拜如莊苗至思賢
思賢皇六生至京師廷之嘉靖中學制部設立祠祀之
鉤山東參政鐵鉉參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靖難兵攻濟
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鉉巍及統兵盛庸力禦都之自德
州來救鉉丁丑燕王率衆圍濟南已而遂出兵合戰城下
敗入城燕兵遂圍城疾攻甚急勢等悉力防禦。燕王
書招降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以射城中請罷兵辛已燕
上令其下堤水灌城中城中大恐鉉日無恐數乃令守兵民出

圍　燕王大喜止攻鉉益厲將士開門候　王入閘板下之幾中
兵亂　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
上燕師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夫突擊北兵皆敗之　燕下益
憤計無所出○高賢寧濟陽學生受學于王省時陷在城南城
中鉉為答諭已鎮王　文皇云作論秀才耶好人官之固辭其
友紀綱勸其就職事曰子以軍旅發身子書生也食廩有年于義
不可輒言于　帝特遁歸年九十七而卒○八月燕師還入貢○遣尚寶司丞李得
成使燕議罷兵○八月請罷兵圍濟南三月不能破僭道衍曰
師老矣解去○燕師等乘勢復德州勢稍振朝廷不復以燕為意
矣○九月徵洪武功勳緣廢者子孫錄用之○十月靖難兵襲
破滄州徐凱等被執○賞濟南功封盛庸歷城侯充平燕將軍
陞鐵鉉山東左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召景隆還
景隆召還赦不誅黃子澄練子寧同請誅之不聽　子澄拊膺數
日誤國乃景隆為死不足贖罪[illegible]

庸屯之句○十二月　燕王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
待燕方恃屢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
開　燕王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益縱大戰斬其大將張玉燕
騎往往有衆中傷者而朱能等率胡騎衝擊我東北角於是西
南漸潰　燕王易服奪路馬以出燕兵為火器所乘大敗走庸
麾兵追之擊殺無算丙辰再戰燕又敗步卒先走庸乘之復殺
傷無算北平震動先是庸鉉聞燕兵且至先期閉城勵衆誓
師盛犒宴將士人人思奮遂大勝燕出師以來未有也當燕兵
敗北時　王獨以一騎殿後侍禁也　帝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兵
至獲庸部將指揮等數人而去時庸兵既退駐館陶而庸遂飛
檄真定諸將水陸截其歸路竟不及燕燕大喪氣
矣
○以鄭瓛為大理寺右丞　鄭瓛永豐人性忠義後死之
辛巳建文三年　革除為洪武三十四年○正月享太廟告東昌之捷○靖難
兵還北平　[illegible]燕王聞東昌之敗道衍[illegible]
○工部尚書[illegible]
北兵起[illegible]
[illegible]上日何以處我對曰[illegible]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仍留京輔事○二月燕
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士張玉等祭畢和淚自焚所服袍以之[illegible]
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慨知其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患大業不成

張玉河南祥符人初為元樞密知院洪武初歸附東昌之戰
燕王以數千騎出其後敵圍數匝燕王已得出而玉不知
王所在突入陣中戰歿數十百人玉亦歿[illegible]
王哭之慟論功第一贈[illegible]封榮國公
兵南下駐于保定○以左衛副胡閏為大理少卿　閏字若[illegible]　乙未靖難
[illegible]
三月盛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庸
敗走德州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死之　時庸兵營于
夾河燕兵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戰屢又中傷損帝不能先後求小郡[illegible]諸軍將侍[illegible]有
被殺不屈者之眾皇族不作扎軍與之見久戰師追赴各敵兵入
降戰至死節者是族不作扎軍與之見久[illegible]
[illegible]文皇以十餘騎追盾哨明旦引馬當肩背營而去兵將也
士朝觀遣崇不敢一夫以上有言無後令負我求之言
文皇既遣從後獻無兵東太厲軍再南日辰合戰王
末至秦後少息後志別將急東來風大起塵埃蔽天燕兵乘勢
唐軍中將不能不肯只只來吳大軍後呼吸[illegible]大敗兵死
許營書文皇光[illegible]河南方文將[illegible][illegible]
特將持東自之後將遠燕將全燕事[illegible]
建系欲王是[illegible]
為惡兵所要之與定諸將平安等率師駐單家橋甲中與燕戰
兵大戰燕其將并誅已逃去復戰陣勝不利援安敗績〇閏三
月吳傑平安帥師及燕兵戰于藁城敗績
兩軍戰乃還遣王以計誘保等出師燕兵追之至出河滹沱河王
之大營燕兵乘河與南軍遇于藁城保等設方陣四面
日方陣四面受敵乃以精騎攻其三面悉將精兵攻其東北復自
戰殺傷相當燕兵嘗敗於南軍後[illegible]大將戰[illegible]王矢集其旗

皇明通紀 〔卷〕 建文

王子煦無是不及王時在子陣奮勇殺敵入營而陷
大喜曰軍力戰無不一當十 王至見安轉戰燕騎與聲[illegible]
安安不自持急下馬而走會大風起[illegible]燕軍乘風縱擊[illegible]人遂
真定城下得軍六萬餘人都指揮鄧戩陳鵬俱被執[illegible]王遣
真定南兵皆于燕者悉得歸南還自是南兵畏燕[illegible]
定此三大戰皆得風助先敗後勝[illegible]大風而[illegible]
入城凡三戰皆以大風而敗勝功歸[illegible]
距水[illegible]
何〇復調齊泰黃子澄諭燕罷兵〇燕藩兵上書以請召還齊黃定
詔罷師遣大理少卿薛嵓報之 嵓至燕軍宣詔 王問來意嵓曰
日是欲表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將士[illegible] 王
今宣言陳建曰方興此東聯其言則兵起于[illegible]
以將兵不得出[illegible]文皇[illegible]
諸敗將及五十萬曰[illegible]
之其人一敗塗地[illegible]
之會[illegible]未
之恩矣 〇五月燕遣武勝上書下獄

於戰馬以父何必[illegible]兵思[illegible]
兵一鼓恐[illegible]從[illegible]
書當不足耳幸無[illegible]其言
當然之遂下武勝獄 〇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
按察使 [illegible]
〔小字注文〕[illegible]
殺觀海衛指揮使張壽斬飲中言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〇七
月靖難兵掠彰德衛指揮趙清禦卻之 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言
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為朝廷守封疆其
致策命失職 王悅清言緩其攻〇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貽燕

皇明通紀 〔卷〕 建文

世子書 [illegible]
王世子[illegible]
王[illegible]
[illegible]
諸末[illegible]
〇十月〇徙遼王于荊州〇十一月〇韃靼迤燕遣鐵嶺〇皇
少子文圭生 [illegible]
〇十二月丙寅燕師復出井平〇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illegible]

明年冬殷侯家府官部某省稱題[illegible]人[illegible]死哲[illegible]下之
誣誠自投永為郡皆許其恃不平發其實 文皇怒罪兩人
人日 帝命也 益蓋立命力士持金瓜擊殺 入 斬之議殿衆兩
定公公主與 帝意哀大哭日駙馬安在 帝笑前之月
二子順昌爲中府都督 帝遣事云 情難兵起三
東福建手徹將督事○燕兵日南。年所將非平末平保定
三齋至是中都有實約內爲者須直搗京○燕爲護科都
鮮天下可定文皇深然之既王位不大 統○
給事。皆否對供渡并無事已被執及弟將得自投減死○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以徐凱、馬溥爲左右府都督，充參將率
師北進。○壬午建文四年（高皇洪武三十五年。是年六月己巳○文皇即位）○正月
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燕兵攻破東阿及東
平，指揮詹環被執，吏目鄭華死之。（鄭華南昌人……）
吉水人……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四　建文
民悉守之力不支請援其父不至乃不食五日死○燕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
攻沛，指揮王顯叛降，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
之。（伯瑋……廬陵人……）
……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燕兵攻破蕭縣，
知縣鄭恕死之。（恕字本忠……其二女當配自求死也）四月，平安及燕
兵戰于小河，敗之。將安軍小河亘十餘里，環左右與燕河而
東遇燕騎兵，一戰斬陳文，再戰斬王眞。燕王嘗曰：眷勇如王眞

何功不成。燕王見失兩將，大兩御力創督戰，安擒長槍追及
之。忽馬蹶不前，燕番將王騏躍馬入陣援去。（……）
……
國公徐輝祖會何福及請燕兵，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內
軍再勝，斬燕將指揮祖新，其將蔚州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號勇敢
號死，燕軍益懼。會大霧，合敗兵還營。燕諸將欲還，不敢顯言。請
還也小河東。……勸，朱能獨奮力言渡河非計。　王怒
之，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　王大怒曰：任汝所之。于
是諸將不敢復言還，寬是將。　王已不解甲數日矣。會京師傳
言燕兵北歸。　帝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京，何福孤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四　建文
軍無援，遂不能禦。（陳建曰……）○
將平安營于靈璧，會燕王遣萬人遮餉道，而身與伏兵林間，安
率馬步六萬護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燕王麾步軍橫擊，斷
爲二，遂亂。何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殺燕兵數千，却之。而燕
伏起，燕王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日三砲突圍
出，師就糧于淮河。及燕軍三砲攻營，福軍誤謂己砲，競趨
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墮壕塹俱滿。燕遂破安及諸將及
監軍等，悉被執。福單騎走。指揮宋瑄戰死。　王繼擢御侍禮
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等，南還，性善朝服躍入河死。自是南兵
益衰。識者知金陵不守矣。（……）

〇五月癸□，東兵攻于直沽，燕兵南來。

十萬至濟，與鐵鉉合力以絕燕兵後，總兵都文帥之至直沽，遇

燕將宋貴等截擊，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〇靖難兵渡淮，大

將軍盛庸敗績，遂克盱眙縣。〇諸將分屯鳳陽、淮安。靖難趨鳳

陽，知淮安府徐安塹壘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至揚州，守將

崇剛、御史王彬死之。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四

內外臣民，無不慟哭者。〇遣刑部侍郎金某禮、御侍郎黃觀因

〇靖難兵至儀真。〇詔天下勤王。　詔下京城

子榮澤殿、宗周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詔

者不顧家，然已猶及矣。〇復召齊泰、黃子澄。〇蘇州知府姚善、

寧波知府王璡率師勤王。

割地分南北。　燕王笑曰：直欲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

言也。〇刑部尚書侯泰轉餉淮安。〇徽州知府陳彥回

糾眾勤王，樂平知縣張彥方糾眾勤王，死之。〇前永清典史周

縉糾眾勤王。

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盛庸，瑄叛降燕。兵

部侍郎陳植死。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四

〇燕將陳瑄降，遂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

王奮力先登大戰，庸敗走。〇鎮江守將童俊叛降燕。〇庚申，

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瑺、王佐如靖難兵議和，求遣諸王

守城門。

公昇分道出衛探賊。〇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趣援

兵，為燕騎所獲。〇乙丑，靖難兵門于金川，上書，皇太后。〇李

景隆及谷王穗開門迎靖難師入城，門中……失去之京師

大諱文皇帝兵直薄金川門時谷王與景隆守金川門谷王登城望見城郡城門文皇遂入京與谷王同王亭建將兩應谿
貞士歎于皇曰貞廷燕兵廷燕日高高難上帝前已而
惠不見諸與翰字大事寬白人年十七為金川門卒見有志已撒
宜從中制以好學成名聊皇恐無一月諫而存為本巴學官佛日
謝卻任器否子義但責任時城門一牌耳既卒門人私諡安節
先生又有燕山衛辛備疑無錫人附近牙義王午牢一拜變遠去
已而族屬在錄網羅諸衛身行次忽仰天哭曰屈膝一介然專
義不憂逆意不食死嫁若抑夢
養其諸寺衛以死里人祀之〇帝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
遂兵薄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
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會執朝見、及大理寺丞鄒瑾當陛大呼、
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　帝大恨手殺之、
欲并誅冕瑾、冕瑾不果、見家皇人對宣有才能廷臣降者明日若
耳遂自殺已而法官奏言廷臣降與燕賊廷臣必不為將用徙自汚
以御史郞者亂見死僅不能食貴辛稍未盟畏然云　大內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四
火　帝以為燼皇后馬氏暴崩、時六月十三日也、城中初亂、
帝倉遽不知所出、諸內臣皆言不如避去、帝弗聽、欲自焚、程
濟告以祝髮出亡、可免難、從之、或曰遺旨　帝方急時一宦
登號得秀龍度牒及祝編程濟日數也可奈何　立發大篋
得治為從木中出宮中人烈善傳言　帝覽而實錄則太
去濟從亡　帝剃髮從之密衆不得又衛兩治逼偈
三年以後土　文皇帥位後心計之事不帝鄉所傳
跡上所以至凡十二年舉眾之中中治治佛
知傳中延文遂太監與和等命士不鄰物色之不得
張典中出去先入覽未凌入遺論土下曆張寺中正
世孝臺喬南安寺自滅日者帝寺實曾大官春
善聚開之俯然生日稱泰曰此姓名日前正事名仍
至京師則老僑所恐大興曆日稱自此實物以為
延不忌命太監經傳詹頗祥帝土年有以閱來相
覺日弗是口我卿便發食哥子要庭求開錢耳日見吳袞
于亮伏德哭不能仰觀不是食則子太內竟即日袁
雜老勝以尋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帝死剛是日八內四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四
什發書夙自覺巴置我般等奏殿無備水自造長
紫宮中書盛稱新元朝下龍龍新畫事知年年無樂野老吞聲
哭未作士家至今傳為之文有貴州全蓋黃官司題壁詩日滿風
塵一夕忽南飛天命潛移四海歸心豈丹山紅日丞遠馬滄月
群臣一夕忽南飛天命滅驚四海歸心黃州山紅日遠怨禁城今夜
六宮猶望翠華卿其二皆從王稱無聲水自流遠怨禁城今夜
南來牌事千官景無兵望天門萬里逢攻長久忘黃里寄崇綵
紙重黃能寄官先以知何處能有事鳥乎既前苦斷月詩
丰老十難處驗云　〇安王楹及文武群臣兵部尚書茹瑺等
表迎燕與勸進
是日文臣迎附者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
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儁古朴刑部侍郎
翰林學士董倫侍讀王景讀錦
待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
衛中兵部郎中方賓禮部郎外胡濙修撰
府審理副楊士奇編城照中師外後多
侯、儀王進副胡漢吳黃張陳中郎宗、
陳宣子帝行遠自奇胡廣楊榮李質右
〇燕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悉令解散復
業、〇御史秦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遁行、數與石守金川門戰縱是夕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四
劉文給舍郎四十餘人遁入被引去遁者乃　文皇置不問已
而實業之策業相繼獻然兄王事者所戰射與其尚書鄉鄉焉
實可見然鳥舉與麼木巴多見黨不知名鴿與和尚和尚方
河西被劉其此黨與○暨巷之和尚黃不里山英林營所稍和尚苗
滌年被隱上西南臺奇和大寺竹紀錄為向其和盤和方
之其里上杜景賢和尚之向非素徑仰其吳自和紫紫誌止
山上苦處與山本清竹太常人苑之紀前住為東白賢賈有
方之之勞之新和翠紫帝常入苑不山中遊記為大舌山中人國
謂僧者衛何之不清飛人畫不苑向苑仰朝奇夜之暑嗟奇
論叫知不羅兼擢相帝見高日和和尚數不知其人謗善不實
小鳥兜嗎幾人國苦山僧不為苑不知十知一一歡口若飲
續之無禪陶昔一帝謝國十千干知山乃者一亦已蓋欲歎
不寶萬乃不日遠近一一家客而朗不聞向實寺朝知一
見和寶乃乃流方公一見人鬧宗能稱自其知
不其盡然日鼓醫面待鄉鄉和僧賢寺一其
之且工然然客鼓試何賢不時天命斷和為鳴人
蒼之有詩若徒集鄉郎雲門宜發勤其在倚詩人的
貫之其京時知于得遷以郎雲門衛者其得于京集
人京之時知其于遷業○雲門不在者
塘業湊淺朝年通河西依羅境業會家為府取直特賈羊衰號

之鼎極矣必及焉衣覆之焉蓋峻接濟不肯□躬衣新布被焉
衣必覆其上人兩不答録猶有餘走市中買羊肉酒與皆之免
從使作詩節自歩喉或夜則其哭泣聲來衛中有留都官從宋
總兵至莊浪者兼備欲與語備走南山避自月官去乃還官亦
不語人居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曰我死勿哭我館幸西非
則能即火我無埋我骨衆從其言○補鍋匠無姓名往來黃
岡間業補鍋所至卿已不過三月即去去或復來有從學補鍋
者教之不索償但令自補從學者至即遷先學亦如是歎
年人呼為老補鍋匠而衆不得受當貢時貧之貞即不復業
附府將衆積遷風雨中不能得渴飢自絕之當貢寺
半忽身州市中逃為前者二人相携持哭已見後
平入山營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則去言訣不復相見後
不知所終○東湖樵夫者臨海東海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
新路至臨海湖上人見其負薪吟詠或歸語
無淳然日負柴賣安在日自
笑夫樵者樵夫河死

○拼平高州縣官朱寧等弃去二百九十有一人○翰林修撰王艮太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衛府紀善典修實錄周是修死之○燕王旣

皇明□業紀　卷之四　建文　三十六

收左班官員曰奸臣黃子澄齊泰練安方孝孺黃觀卓敬陳迪等凡二十五人右班勳臣凡二十六人有續編仍以方孝孺為首二榜共五十一人出賞格收之官民人等擒拿奸臣來首者從厚有差自是捕索得官甚衆乘機逞私者紛紛騷擾之弊不可勝言而鄭陽王純尹昌隆自先被拿者繫械就執卒死之景清奸黨曰臣誠若罪但目為奸則非亦有之餘但知節死矣○泰子澄赴召未至麥秀劇德、○燕王發喪治葬如禮　燕王清宮三日詣

闕　帝所在宮人指后尸應之　王遽出尸煨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王禮葬之時宮人遭焚略盡惟得罪建文者留耳○翰林院五經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下○帝位虛凡三日丙寅丁卯戊辰　己巳○燕王謁　孝陵還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齊王博爵土○壬申葬　建文皇帝○命復洪武舊制○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五年未改元也○尊興宗孝康皇帝至於陵曰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于懿文陵○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熥為廣澤王居漳州第三子衡王允熞為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王允熙為敷惠王隨母呂氏居懿文之陵尋復允熥允熞為庶人允熙改號字

皇明□業紀　卷之四　建文　三十七

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死○追封都督徐增壽為武陽侯諡忠愍
帝以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國朝武臣中未有其家見○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
擁駿還京○齊泰被誅王族誅之幼子甫六歲給配府諸枝葬臣九族外親之親以泰為首高遜等二十六戶皆被遷戍充軍先發興州屯衛次年調建東三萬衛又一年發其處衛多道死者○黃子澄做太倉衛百戶涂華等聊至京族誅之徙于文宮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死遷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軍

○族誅右副都御史練子寧○下方孝孺獄讓前族誅 文皇書
下少好教孝孺孝少不屑之以動天下 文皇學青
之既學命來孝不能違之意之以國下 文皇論日
參日聲成王不在何日成子子國在 文皇日國執法用
若日何不立王之子何其國下 文皇故國教長
節不出孝孺自敬其親見乃敢議下 文皇數 己教事
事耳先生無悉舊書後裏救下 文皇不得之我家
數字撰筆後大天且是日諸天下非先生卓大我
太祭曰汝不能九族乎孝孺日便死說死耳許不可大
悉逐縛曾市不能日有聽命日天族奈何其等生不能
臣何討年謀國用臨恩臣發血日天族光流以北斷其之
何求鳥呼哀哉天下不識忠叟年四十六語以表斷名由物
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母族外戚諸收其書
方服之坐死當孝肆十數尊聲人母類門等人懷蘇吉乎
族與舉遊考友貴之數遺後後覆疏婦貴部方
中先先朋友實勤數竄考上書乞以身代宗族其者自身
鉅之祭其祭告王物其貴學吉以身代宗族而身業
故所看有類志暴日十其暴文吉故見之行事不得竟其
本王基帝錄文能宗且要宗無有次大馬後有武上成業
王基帝錄文能宗且更宗鐵允看及證事世出與所鐵在於誅
皇明度梁紀 [?]卷之十二 建文 二十、文丁 汝藏(?)
覽其立詞亂寫蒸曰誰方氏爵侍其史編篇目在臣其切乎 以
遂方氏南有族錢支大爲許孫提一事慘若昆爾此○庶繩樂
騷人德愛彥死屯溪官部曾上以其貴師事孝孺令喻之孝孺
門浙山等奉弟年府不識个是于孝獎死其秦子論其孝建假事
景實衆請及命得之孫上官部書甲其甲寧孺士 試上
命驗死考命得致卷日此鳥中孫長朋人元年方孝孺十國人壯
弟一孝孺死政發哭不食死○大理寺丞劉端王高皇○召御
南昌人家明教法有身皇定譽孝孺忠肝臣劉身死
史高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没其產給諸高氏
皆加稅爲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羊骨
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誅戶部侍郎郭任工部侍郎
卓敬 敬罷財諸謀懇不及悉食敬塞秦 帝爾遂射日向者
奸人皆謀言使敢食敬徙封內地定大 君聽其言干戈息
矣逆射日不然前居地居下流必陵卯兵特素處由辭嚴 言○
誠用豈有今日哉皆罪徵敷任亦以先加兵兵豈爲言故誅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暴昭○七月千

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 大赦除名在奸臣榜者不宥○召待
詔解縉中書舍人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命工部尚書嚴震
直等巡視河北諸省○八月吏部尚書張紞暴卒 帝諭朝諸
間建文中發亂官制頗侍臣大息曰只是羣臣敢官一事前代
皆是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紞懼自經○以秦嘉王府
吉爲吏戶部尚書○左僉都御史景清犯 駕磔殺之詳注 宥○
始儲內閣于東閣門內以解縉黃淮胡靖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胡儼七人並直文淵閣時稱務孔殷每旦百官奏事退內閣大
臣達晝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數十刻始退○逮
谷府長史劉璟至京下獄自經死 帝既登極璟稱疾不起逮
十六朝實紀 [?]卷之十二 建文 二十、文丁 汝藏
繫之臨行戒家曰 皇上即我何止唐文皇先生臣
魏徵可也璟至見日目爾爲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
授以官不受對 帝語猶稱殿下遂下獄自經死
璟當時死事諸臣外無非
弗口魏徵而倒性方薄之而不爲即土因人有志忠嗚呼承
頑則富貴割昇薄逆對誅矣直至面一旦之臣往往甘死如飴
官貴若哉陋初人心風俗
自爾頹民後僅再見之矣
○九月四日大封靖難功臣○丘
福淇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公歲祿二千二百石張
武陽城侯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
並食歲祿一千五百石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
並食歲祿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
李遠安平侯千石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唐雲新昌伯趙彝

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輔王于信安伯張忠潤于新寧伯千石以上並世襲房寬思恩伯食祿八百石世襲指揮使房勝富昌伯千石劉才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李景隆茹瑺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於本身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駙馬王寧永春侯不附權貴以忤建陷故封世襲餘將士論功高下陞賞有差王世貞曰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丁丑即大位因其年為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封諸靖難兵以從靖難功臣進封洪國等二公城陽侯等十三侯與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功者四人蔡陳封袁容一侯忠誠等二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達遠燕封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封觀城侯王先封始定論平安南功定封新城西平二侯皆為公贈寧陽侯前錄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侯安遠侯于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壽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武清侯為

忠國公封大于一侯與壽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名賞蓋甚厚非盡以靖難之故也嗚呼靖難諸將臣從龍起於一旅之師轉九州之地典者三載而遂定宗社于太山之固此其類巨然矣上賞軍攻堅覆定斷自神授又大戰不之十餘所定軍帑不過二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曾衛宗不逮而下鄉何經庭息實與之婦安南圓自傳棄何能超掘川之下爽易且父侯失之今高皇帝之盟白馬者貴河而誓其功臣鮮存存者易世而後所者但知後之慶賞並寄之意由紛數十以此猶封存自備而後上侯今者制以略錄聲也以此況被誠不可問年而議自有考宗一而侯余

敷設始知受守名貴不肯無不貴而不能無貴者尾未敢一後籠正之然至新建之取叔王貴不叛天子豊不貴大倉水可一金壞將之于殷重舉事舉之機東房積殺王馬餘其所遠敗團皆所然其緒黄興它微護等面精神大夫鶴斷有發宜者何惡火暗見多所歸固也夫亞而不可事攸余敢來之以帝夫司勤者

○詔諭四夷君長○徙封谷王穗于長沙○十月勅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僧道衍為左善世○命解縉等錄閱建文時羣臣章疏時 上於宮中得奏章千餘通覽之多干犯者乃命縉等悉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指首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獨以無為賢邪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冊妃徐氏為 皇后○陞解縉侍讀士士胡靖黃淮胡廣並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侍講○陞北平布政使郭資保定知府雒僉為戶刑部尚書仍掌司府事以守城功也○十二月擢石通政李至剛為禮部尚書○詔求隱逸以江西僉事十六朝東布政司左參議○戒諭靖難功臣

皇明廣實紀卷之五

安成　王　襄　纂
溫陵　陳龍可　訂
東莞陳　建　輯
古鄞　丘　爾　校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正月群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命寶源司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復封周齊代岷王○定官俸米鈔支例，按此官俸折鈔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折布折絹折銀折米每石鈔十貫兼支蘇木胡椒日漸月削正統以後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三分米七分鈔無不皆然當時鈔法通行猶可後來鈔一貫值錢一文乎所謂俸祿薄而欲吏之廉難矣○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勿賀○命三法司會官錄審獄囚以清冤滯二月詔以北平為北京改北平府為順天府○招諭韃靼鬼力赤可汗○武安侯鄭亨卒○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按成祖既沒先封功臣而後冊立太子遲遲歲月蓋人之通至矣卻以預計高煦儲貳之位而太子孝友而有難為言焉○徙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與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界兀良哈按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于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朵顏福餘泰寧三衛以處降胡為我藩籬成祖靖難首調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多有功至是乃以大寧地盡界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為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為福餘自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為泰寧皆逐水草無恆居三衛叛服不常後又最強則是遼東宣府聲援隔絕之左臂廢則上谷漁陽後皆驚擾京師罷卑薄更其廢坑則遼海生靈屍抗其腦背則陵寢益近失計甚矣○徙山西澤潞無田之民耕于河南裕州○命修比干墓及祠○賜民鬻子鄧州官牛疫死有司責民償至有鬻男者　上聞大怒曰爾牛本以為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令治有司之罪○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原吉至浙江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illegible]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為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禾稼據治之法要在浚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　上從之於是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患乃息○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奸惡論有能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錢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用庫換易重收工墨價值然鈔楮易于昏爛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如故○代王桂縱暴殺人取財賜書戒之岷王楩所謂不法擅拘諸司淫信激變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進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子孫世襲以二人皆有守城功○續封功臣李彬等為侯伯○上慮封賞靖難功臣有未當者令其國公丘福等議擬以聞於是封都督僉事李彬為豐城侯故涇國公陳亨子懋為寧陽伯金鄉侯王真子王通為武義伯王友為清遠伯陳賢為榮昌伯張興為安鄉伯陳志

遂安伯俱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五月謚 皇考妣 太
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
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勅府州縣蠲除荒田租稅之數
○六月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
運糧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 按是時會通河未開故爲此海陸二道兼運一時權宜之制也○
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九月高唐州民王政言事稱旨
特擢爲吏科給事中○鎭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請討七官刁暹
答 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
不善以理告諭如其不從然後加兵乃勅沐晟遣人諭之刁暹
答 果懼乃還所據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

○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 上初命庸鎭守淮安旋移山東
庸殊不自安至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庸戶出怨言心懷異圖
遂削爵下獄死諸子皆被戮○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自縊死
炳文長子璿尚懿文長女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
服器僭者命籍其家炳文遂自盡諸子皆死 按是文諸將此向 柄嶽加耿盛及平
安何福景隆輩初雖已歸附一時殺寃而後來俱不得其死爲燕 諸人之死戮錢益輩之死催逞數日間耳而屬燕主欽數之爲
能自啓所 無怪乎 ○本日入貢○禁投匿名文書○十一月 上欲知
民隱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
稼民者如六科辦事今各言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者 上謂
給事中朱原直等曰朕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

隨汝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
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
今在朕左右尚循默默況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
諭之○閏十一月封黎蒼爲安南國王李芳遠朝鮮國王○山
東男子獻陣圖 上斥去之○十二月解縉等奉物修古今列
女傳成 上親製文序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
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悉送官錄進仍
重賞之 以是文遺表大內火皆燬故也○上謂侍臣蹇義陳瑛等曰爲國牧民莫切
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
○遷天下富戶實北京○許諸人得奏利民利國之事

甲申 永樂二年 ○正月召世子及高煦還京○三月改封懿文皇太
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熙爲甌寧王奉懿文太子祀○廷試賜曾
棨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工部建進士題名
碑于國子監命侍講學士王達撰記○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
官都督宣信副之帥舟師海運江西糧百萬石至直沽以給北
京歲爲常○日本人寇浙江諸郡縣是時遣人來貢并擒獻犯
邊賊二十餘人于是遣迴欽賜居任賜日本王冠服文綺金銀
古器書畫又給勅令百姓今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
人若貢非期人船逾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日本覷送居任不
受而還 上嘉獎賜之○禁瀕海居民毋得私製海船交通引

冠命有司嚴防出入○四月戊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爲皇太子郡王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惟文臣金忠以爲不可復召解縉解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 聖孫 上又密問黃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 上意遂決○冊立長子妃張氏爲皇太子妃○擢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保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自是稱爲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畜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 上乃召還之○文華寶鑑成

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是爲治汝其勉之○

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于法臣不當進今進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于世足以爲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按哈密古伊吾廬地在敦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勅遼東諸司以朝鮮送至耕牛分給屯田○命翰林院出題更試會試下第舉人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命太子少師姚廣孝賑濟蘇湖初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爾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靖難姊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再拜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見○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有司以繭絲進獻禮部請百官表賀不許○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著書○八月老撾送南甸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具奏黎蒼父子弑君請興師弔伐

上憐而納之會其國故陪臣裴伯耆亦來自比于申包胥乞師

上憫其忠命給衣食○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勅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

福等曰寧夏多屯胡虜猝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出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人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事朕遣計如此其攻取戰守策在爾深思之按近日近邊鄉堡屯聚皆當遵此 聖謨則虜無所掠不能久駐此即堅壁清野之策也○周王㮚於鈞州獲騶虞王來朝獻之羣臣稱賀侍講楊榮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甘露慶雲嘉禾呈瑞野蠶成繭外國獻麒麟白雉白鹿白豕玄兔白象靈犀之屬甚衆○九月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爲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

此恐無備貳之説士奇對曰此本宋儒胡瑗之説也 皇太子
曰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説乎士奇曰 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疑
于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
太子悅○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遣使
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
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其物而籍之
卿有善人猶能援人于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
援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聽之
○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司海南衛千戶陳善等擅撥
運風憂舟損以官粮給軍士 上曰運糧所以給軍有急安得

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 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
給無及矣其置勿問○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
威權專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
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十一月山
西蒲州河津縣禹門渡黃河清自是月十七日至明年三月十
八日始復舊○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
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不以公掩過不以
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
也縱惡何以治天下○設天津衛于直沽建百萬倉以備海運
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

上曰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此石饑不可食奈何累吾民
不聽 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
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昔久于獄而初至朕前久于獄則雖在
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
之果尚有冤卽來白○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
部勑陳天平見之使者錯愕下拜感泣裴伯耆責以大義皆惶
恐不能對 上聞之而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齎勑往諭俾具
黎蒼陳氏之實以聞○贈徐增壽世襲定國公鋼齊國公李景
隆景隆借輸不法諸司連章劾奏其罪并及其弟增枝 上初
宥景隆死命沒其田產令杜門省愆因奸人造妖讖謂十八
子當有天下遂繫景隆下獄景隆見 上呼曰陛下非臣開門
奉迎何以有今日 上折之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

耶景隆語塞竟死于獄谷王橞亦因而獲罪景
隆兄其姓谷王爲 高皇帝第十八子也 ○分女直地建
置都司衛所尹直曰 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欵分置建州毛憐
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衆其孳俾不相統
攝以共戴中國外衆北虜○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人
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
等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收官府不許比較
按會典載 太祖皇帝聖旨鷂令北直隸各處民拋荒及空閑
地上不拘上官民軍各儘力開墾永不起科此事觀之我 祖
宗惟務厚下足民不務剝民富
國深得王道藏富于民之意
乙酉三年永樂○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一年○命學士解縉等
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于是縉等選修撰
曾棨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府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
進學 上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并命司禮

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近第宅居
之仍命解縉領其事 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
問以經史諸子故實以驗所學每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之校
尉備騶從人歆其榮○七月賜韃靼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
官爵賞賚有差居之涼州仍賜勅獎宋晟招懷之功乃遴其中
勇壯數百人以官軍三倍于塞外偵邏非但耀威亦以招徠來
附按此即我所謂降胡藝源蕃以邊部良騎兩軍相為表裏之術○海內諸番朝貢之使益
多命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八月召浙
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蘇州慈悲寺鋪音橋下水族微有蚌寄浮水面沚珠每房雨即有蚌龍來禳忌時治水至湖寺中夜有黑衣白裳隣一美女來見公曰久寓于此蒙破毋害吾女若得大人

一字為鑽破即擒伏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鏡心之句弃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謁曰吾一神女也久無頼藤大人手筆折塞不肯嫁詠致判公張曰觀之神遂起畏退公因揖曰見慈時蚌珠之侃也陳于海神次日大風雨震死一蛟子骑溟之北 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朝聞求封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效靈臣何能為 上悅甚錫文貞諡錄付史館 上恐事涉神幽不允○加封信安伯張輔為新城侯食祿千五百石以
其父玉靖難功大輔多從征功也○十月封宋晟為寧侯食祿
祿一千一百石以其宗遠安邊之功也子琥尚安成公主瑛尚
咸寧公主○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瑺有罪下獄除名為民坐不
送趙王也○殺庶吉士章朴先是禁收方孝孺詩文敢有收藏[illegible]
者奸惡罪之時朴偶詩鈔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官○撤
駙馬都尉梅殷詳見前註○是歲安南胡查遣使臣阮景真等隨御
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北京刑部尚書雒
僉言事得罪都以其奏示羣臣于是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僉居
官貪黷暴虐御作威福十餘事伏誅
丙戌永樂四年○正月詔建 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
其文玄蒼儒臣楊士奇撰詩賦以進○二月趙王高燧居守北
京○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上
視太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
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命鎮守廣西都督僉事
黃中呂毅以兵送安南國王孫陳天平還國篡賊黎季犛伏兵
殺天平中等引兵還○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協兵討安南

○五月命谷王橞之國 上面諭曰毋忘患難橞至國漸驕縱陰
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為誼祝禪用護衛兵守官所府城北門
自廣智門外接苑囿築墻垣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琪
曾名茶等上變告橞殺人滅口 上賜書詰琪及諭橞改過橞
來朝面謝廷臣劾橞罪請論如法橞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欲
建文時殺我會當盡斬此輩 上聞之益怒留橞京邸李其讓
衛誅指揮柴直等橞留京亦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
奪爵為庶人安置廬州○本月回回結思牙進玉碗 上不受
命禮部賜鈔遣歸○雲南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來
朝貢詔置宣慰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按二宣慰五長官今一統志皆刺置

豐非以其荒遐之地復於不能逾也耳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
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與西平侯沐晟等共二十五將
軍督兵分道進發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
朱能等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上以侍講學士武用文老
賜勑致仕乃諭胡廣等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
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易在變通不失其
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為
君子非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効不小○閏七月詔建北京宮
殿○九月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栢醴泉出神樂觀命中使取
獻宗廟分賜廷臣○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時次

皇明歷代紀 卷之五 永樂 十一之丙戌支

及救荒鄉民言詞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
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
于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廢之○設陝西甘肅苑馬寺○十月朱
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入安南境及輔
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至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雲南兵至
白鶴遣人來會時賊特偽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
為固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道自三帶州駐市江口造船圖進
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廣
西 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
辨與卒弟處氣候非其所習以故得疾 上震悼輟朝五日遣延

上親為文祭之追封東平郡王謚武烈能狀貌魁偉身長八
尺驍捷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馳陷以一當百出謀制勝所有
運策為將善撫士卒歿之日將校皆流涕○朱能既卒即命張
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討安南○平江伯陳瑄督
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
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按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得便于轉漕責令軍士皆于海道以防倭寇不敢自會通河永而海運頓罷至近日倭寇海賊蹤擁于邊海而漕丁寧船諸部直隸蘇松一帶成張恭壽至于番城郭鄉皆東縣海衛所官軍撓怯莫之敢攖使海運借行海道自備當不至此故丘文莊於大學衍義補備上欲復海運為此也
○西域亦力把力國入貢即古龜茲國在肅州西北三千七百
里○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西都賊聞之亦焚宮室倉

皇明歷代紀 卷之五 永樂 十二之丁亥支

庫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皆詣軍門降○
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天宮神樂觀祠神宮修學金籙齋法為
皇考皇妣車駕幸齋壇七日而畢○甌寧王允熙暴卒邸中
忽火起驚仆地卒時年十六謚曰哀簡
丁未 永樂五年 ○正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
是縉與丘福等所議易儲事頗洩于外漢王高煦悉縉言於
上曰藩邸舊臣無洩者惟解縉洩之 上怒遂出縉廣西尋復
改交趾左中允尹昌隆亦改禮部主事後縉與昌隆皆坐事死
○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
人禮部以聞 上怒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

今化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吾行兵部編勒錄發戍遼東甘肅○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爲祀 皇考 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雀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于城郭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後 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按番僧多書句稱此所謂慶雲天花白象青獅之類無亦其句也歟○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

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爲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于華蓋殿○張輔沐晟等追賊至富良江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于江蓋山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碑○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待詔曾棨鄒緝等侍講讀○張輔等奏言前蒙 聖諭安南平定訪求陳氏子孫俾繼王爵今其國中耆老咸謂當黎賊篡逆之時搜求陳氏子孫誅戮已盡又謂安南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沒化爲異類今幸

聖朝掃除殘賊再睹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以漸沐聖化洗滌夷習奏上羣臣亦以爲請 上曰俟黎賊父子悉擒而後處置○五月甲子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安南平先是張輔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淺久晴水涸賊舟過大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師齊衆大喜曰天贊王師滅賊也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前哨都督柳升敗賊獲船三百餘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升前哨復與賊遇賊因敗黨與皆散走生擒季犛及其子澄于海口山中獲子永登海口高望山獲僞大虞國王黎蒼僞太子黎芮并其將僞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餘衆悉降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

縣二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六月置交阯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爲副兼掌布政司事以前工部侍郎張宗顯爲左布政司叅皆選人以充並改交趾北江等十七府宣化等五州以統諸州縣置十衛二千戶所官軍以守之○敕張輔沐晟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七月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卒○兵部侍郎黑麟卒麟陝西高陵人性愿剛以城守功陞兵部侍郎初爲御史時以非罪被棰刑一帳長及病見被刑者已而鬪體痛盡乃死○乙卯 皇后徐氏崩諡曰仁孝皇后后疾亟 上臨問對曰今予此命也但願 上思位中宮不得終事此遺恨耳又曰天下雖定兵甲不息然生民未太休息惜 上時念之 上復問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遺而棄之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孫成之以奉宗室親之以恩妻不能報 上恩矣願無驕畜外家 上泣后亦泣曰人主死有定惟 上割恩自愛

一家所蠱惑遂令十太子常戒之曰我宗親屬問省母姓
所民后崩 上哭之慟群臣奏慰 上曰朕今喪之入宮不復聞
直言矣后中山王達女也正位中宮念蓋祗勤每以親親仁民
愛賢訓誨為言 上悉嘉納嘗命婦入見賜冠服鈔幣且諭之
曰事舅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飲食必有德行之助焉今卿輔
之臣能業諸命婦可不有以尊賢于內乎下姓安則國家安國
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嘗觀女憲女誡采其要
義作內訓二十篇名齊存心內典從取道釋御言善之類編之
名勸善書卒時年四十六
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出　○以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為交趾
左參政○九月張輔沐晟等械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
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 上復製詩賜之○初設屯
田僉事○十一月設內書館○以 仁孝皇后內訓賜群臣俾
教子家○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十二月戶部都

皇明肩蒙紀　卷之五　永樂　廿五　交石書藏板

給事中胡濙奉命搜訪異人張三丰垂十年始還○廣東布政
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
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部給事中受
命赴廣時眾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
亦不免今眾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
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
輝祖與齊太黃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
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輝迦係見賜名
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撒馬兒罕同哈
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

戊子六年○二月定巡狩禮○二月福建監察御史奏以柏生
花為瑞 上賜勑責之既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檜花為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潦為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今言檜花小
人之務諛悅者可惡○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為僧者并
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霍韜曰好人避罪多削髮為僧及避民不力田亦削髮為僧故凡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交趾總兵張輔沐晟
等班師至京○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為英國公
西平侯沐晟為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
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
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子孫

皇明肩蒙紀　卷之五　廿六　交石書藏板

世襲親擒黎季犛黎蒼人為首者王柴胡超陞指揮使為從者李
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
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
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賞有差○
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平交趾亂寇簡定○于闐入貢其國在
肅州西南六千三百里○渤泥國王來朝其妃及家屬陪臣來朝
尋卒命其子襲王遣內官及行人送還國○是時諸番入貢者
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答剌國滿剌加國呂宋國合貓里國榜
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謨斯國古里班卒國甘把里國
麻林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

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參[illegible]呂毅、交趾參政劉昱等皆死之。于是賊勢熾、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往征之。○（山西廣靈縣民李天[illegible]妻朱氏一產三男）

己丑（永樂七年）○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京師儀鳳門祀之。（林氏者[illegible]永樂初命中官[illegible]臨自[illegible]建之、長樂五虎門放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剌加、由是達西洋古里大國、分䑸偏往支國阿丹榜葛剌忽魯謨斯等處、或曰赤為新建文）○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皆務為啓聞處分。○前忠誠伯除名茹瑺有罪下獄死。○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

皇明[illegible]紀　卷之五　永樂　十七　友石居藏板

暴卒。○是月壬辰、車駕至北京。○閏四月、擢兵部侍郎方賓為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趙羾傳奉　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大臣皆由親擢、公銜傳旨行之也。（按祖宗朝用人、皆吏部具奏聞、　上親簡除、至宣德末二楊執政、正統中王振用權、票擬而後始令吏部會推、而責亦內閣與司禮監陰主其柄、用人之得失、由監閣之賢否矣）○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罷邊城調軍勘合。○命淇國公丘福帥師北征本雅失里。○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衆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賊首阮世美、鄧景異、脫身逃。○丘福等出塞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之。（按福率精騎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失里聞大兵至、驚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何不疾馳擒之、李遠曰[illegible]虜[illegible]詐、請[illegible]徑渡河[illegible]至北虜敗[illegible]王[illegible]亦力言不可、皆不聽、先驅馬揮士卒、諸將不得已共之、俱飢行、虜衆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悉戰死、福及諸將並為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為寧遠侯、將虜酋脫脫不花王、把禿王、猛因帖木兒同知等官率所部來歸、　帝嘉其有　柔遠安邊之功、故即軍中封之。○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　征虜餽運法。　帝曰、工部所通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經（部臣）途築城貯之、諒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如上制。○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將兵敗虜于境、始詔進寧陽侯。○西域大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昌）西域哈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即漢之大宛）○十一月、張輔進獲交

皇明[illegible]紀　卷之五　永樂　十八　友石居藏板

趾賊首簡定于美良等處、送京師、惟陳季擴與鄧景異逃之乂安。○詔舉通書史。○命進士試之、時松江沈度、萱亦在舉中、吏部試撫四夷檄、納卷獨遲、衆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聯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遂曰、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城知縣。

庚寅（永樂八年）○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召輔還、賴奏留黔國公沐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簡定伏誅。○二月朔、　帝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三月○車駕出塞、至濟木源、其地有鹽海、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

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水湧出 帝命取視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次闊灤海其水周圍千餘里斡難河凡七河注其中五月車駕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帝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帝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遁去時熱甚無水軍士幾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

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 帝令以御膳所備糧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 帝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 帝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開平宴勞軍士 帝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七月車駕至北京○帝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僭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八月寧海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

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死○長沙府人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之○十月 帝還南京○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為應天府尹（佐河南太康人剛直不撓吏民畏服咸為之斂手威望赫然或者比之包孝肅云）

辛卯九年（永樂）○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往交阯會合黔國公沐晟勦捕叛冦○詔赦交阯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三月廷試進士賜蕭中苗衷等賜及第出身有差○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凡所糾劾 帝無不允以是恣肆羅織凡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與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誣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 皇太子皆

宥之至是 帝聞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之○濬河南黃河故道○四月琉球國中山王忠紹遣使坤宜堪彌等來貢○六月內臣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苦奈兒貪暴不輯睦鄰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探知和舟至謀劫之和等出其不意攻破之生擒亞烈苦奈兒并家屬頭目以歸 帝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國耶巴乃那立為王并赦苦奈兒歸國○繫交阯參政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值 帝北征見 皇太子而歸 帝還京漢王言縉伺 帝出覲儲君無人臣禮 帝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阯縉偕偁趨廣東遊覽山水且上言請用兵萬人鑿贛江以便

往來。帝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刻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俘
俱下獄○七月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入
朝○九月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官兵千戶不待朝命輒發
兵捕盗賊請治其專擅之罪。帝曰國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
境內盗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横正是能盡其職必
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十月詔
重修　太祖高皇帝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茹瑺等官心術
不正又成於急促未經精詳故也遂命姚廣孝夏原吉監修胡
廣胡儼黄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爲總裁○十一月　皇長孫
冠命爲皇太孫○張輔李彬師進捕陳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

餘人以獨餘賊散走林莽泥淖中進兵殄盡是慈廉福安諸州
縣皆平○十二月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欵且請并女直吐蕃
諸部願屬其約束。帝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黄淮獨曰此虜狼子
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衆實其奸謀也
帝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
惟目前耳乃不許○鑄永樂通寶錢
壬辰永樂十年○正月命徙青登萊諸郡無田民就耕于兗州東昌
定陶等處蠲其役三年○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選韃官教民畜馬○九月○兀剌馬哈木弑
本雅失里立荅里巴○設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廣東南海人初舉鄉薦歷御史拜

敢言貴戚畏之京師大[illegible]而[illegible]亦知其名廷薦
論廷及北京所奏請無不從[illegible]南被家使改浙江有冤民渰
繋聞之喜曰吾[illegible]寒微公來吾無憂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後
異政日者一日觀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
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究
疏報我矣發之得一婦人屍[illegible]服務來時道上蜘蛛迎馬首
而聚使人尾之得一[illegible]小木布記在[illegible]之及至任令人市
布得即誥者甯之即帝商賊也始以其[illegible]名帝商家給之家
人大驚始知死于賊也又一巨商遠郡未歸家而日恭恐孤行
爲人所圖潜以其貲買一再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往
取之無有也訴于新新日是必商妻有外遇也最之果然盡闢
諸室特擴之青潟于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習遂屬長徵服蘭
縣官取繋獄中與因語遂知一婦矣苦明律述乃自屬崇出縣官
恐提服訥竟以罪去諸郎閱風服保莫敢恣畢察案一日僦以及
驚矣懸于室後有覔者指示之新家敦貧未疏特妻治詩以給
又同官內宴各盛飾惟新妻荊釵布裙以巠錦首令[illegible]慰志
爲淡素其尾節類此故當時名震天下以錦衣衛指揮紀綱
引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于綱
寓奏新專擅　帝命官校逮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臣奉
使役事與在內都察院同　陛下明部也罪之詔擒姦惡奈

何罪臣死且不惧　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
當爲直鬼　帝尋悔其冤顧問近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
日廣東有此好人枉
殺之矣悼惜者久之○十月嘉定寶山成初平江伯陳瑄言嘉
州嘉定濒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
可以依據瀕舟於此或値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
靑浦築土爲山立堠表識從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
名寶山　帝親製碑文記之○命　皇太孫演武于方山○十
一月老的罕叛　帝以楊榮曾從李彬議進兵方略是冬榮
還言山寨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不能通又涉冬士馬疲
瘠不可輕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　帝從之未幾老的
罕復降○洮州衛所鎭撫陳恭上言衛所防禦宜嚴外夷異類

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輿衰唐室、幾致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
為明鑒。帝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
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先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
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
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
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
也。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帝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
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爾為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 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帝曰、正
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

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為當。楊士奇曰、日食天
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
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
自契丹回者言、契丹是日罷宴。仁宗深服。今免賀誠當。帝從之。
○馳齊黃奸黨之禁。翰林庶吉士儀智禮、江西吉水人、與繇子
亨有姻、縉先是逮治奸黨、智禮偶獲免、然恒為鄉人所持。智禮
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帝欣然曰、使繇子寧安
即在此、朕固當用之、況智禮乎。即日下令禁止。○帝巡幸北京、
皇太孫從。皇太子監國。○設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
五月五日、帝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
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群臣以次擊射。皇太
孫擊射連發皆中。帝大喜。射畢、帝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
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
一統山河日月明。帝喜、大宴群臣、命儒臣盡歡而罷。○山東
曹縣獻騶虞、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不許。震固請。帝曰、大臣
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所為則善矣。震退。帝顧侍
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
子江、獲陳季擴及其將潘遲等、檻送京師、交趾復平。
甲午 永樂十二年 ○二月 帝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
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帝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

無。但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葺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為子孫法。故
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如此恭儉、乃誠萬世之
法。○詔親征瓦剌。○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
帝謂侍臣胡廣等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
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六月駕至撒里
哈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孛羅等帥衆逆戰、帝麾神機銃
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剌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
餘人、擒斬虜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瓦剌三酋久豢
此賊不容已于討者至其從塞而遁則帝亦遲之矣 ○八月車駕還北京。○陳季

賴伏誅○九月遣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
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
淮等至北京並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　帝北征回以
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稽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
漢王高煦從譖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淮先至下獄次
日士奇及金問繼至　帝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
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
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
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謝遷溥等逮相繼下獄○榜葛剌國
獻麒麟○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為民○十一月晉王濟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五　永樂　二十五

熺有罪降為庶人
乙未永樂十三年○正月前交趾參議解縉死于錦衣衛獄徙其家
于邊按縉文學書法冠絕一時行多任情忽略故及于罪家徙遼東洪熙初放令歸因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　仁宗居東宮時　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爭端文皇益怒謫離間骨肉縉由此二事得罪消　宣廟御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言惜乎　仁宣雖其事業多有可觀士奇輩遠不及也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復命翰林院再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
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四月兵部尚書兼詹事金
忠卒○五月開清江浦河道○嚴妄告奸之禁六月有人納銀
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宣丁者宣妻安氏發之詔責宣平日廉信

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九月封陳
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為成山侯○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
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谷關自哈密歷土
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
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藍達失干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遍
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
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
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為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西
吉水人○十一月麻林國送麒麟將至羣臣欲上表進賀不許
○敕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六　永樂　二十六

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州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
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俟赴北京
閱視○十二月定北京計丁養馬例
丙申永樂十四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
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
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改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
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
更不可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帝謂震曰
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
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尚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

宗之下。亦異乎微之愛君矣。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
獻。○四月。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擅權作威伏誅。○召交
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九
月。勑令御史巡鹽。○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
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兩馬十匹立羣頭一人。
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兵糧草之半。從之。令凡養
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陪償。自
是養馬遂爲北方民害。○十月。帝還南京。○十一月。帝命東宮
皇太孫及小皇孫。陪周楚二王謁 孝陵。帝問曰。展敬之位
如何。朕意難略定。三人議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

王叔尊前列。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
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帝曰。善
未嘗探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
與士奇所言合。○十二月。故吳王允熥卒。
丁酉永樂十五年 ○二月。谷王橞以謀逆。詔削爵爲庶人。橞後國除自焚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高煦所爲多不法。擅中有私募軍士三千
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
江。役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帝頗聞知。還南京
以問蹇義。上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
雲南。不肯行。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
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去之。帝默然。後
數日。帝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爲
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京。詰之。褫其衣冠。繫之西華門
內。皇太子懇惻救解。帝謂侍臣曰。若此所爲。將來必

不得令削兩護衛。去之山東樂安州。北京甚邇。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之 ○帝巡北京。皇太
子監國。○七月。冊 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
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九月。修孔子廟訖工。帝親製
碑文刻石。○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十一月癸丑。建
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督工泰寧侯陳珪。右都督薛
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靄。絪縕流動。爛徹雲霄。屢
中金水河冰凝異瑞。瞭見諸象。至己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
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
巳而西。度宮苑殿。帝令所御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
睹。於是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

戊戌永樂十六年 ○正月。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
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三月。廷試。賜李
騏騏初名馬上改之劉江鄒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太子少師姚
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深詆程朱。議者
非之。○五月。殺贊善梁潛。司訓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有陳千
戶者。擅取民財事覺。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
功宥之。有譖于 帝曰。初 帝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
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止。併逮下獄。皆死。○文
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忠。是日廣居官雖學問慎白奉泊然上性之
骨鯁一味遷就承順而已。是故在建文則對策斥親藩。在永
樂則程學宗憲有頌。卽封禪有頌。無非逢上所好以爲藏掩

但殺終身恩寵無一日曠弃之意其深也度宮其子應居輔佐
捨封廣與楊士奇同寮同官相得甚驚焉時有人從許殺士奇
作云濮鄭朝典處中亂今日中齋又是公可惜天生兩初窮天
敘名性正但風災之切矣〇已殺除記一支窮慶江時斬閔金
三元生前揚之內因是念將問兒子雖悅而辭使人祝酬使者
見胡方同宗人傾倒言辭聞而笑曰一指向不肯者況能捨往
命葢初無意下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〇學規藏抄記云初解
稱胡書於義交網闕　文皇日賜實少詞懇從詞宮稿紫已有
于廣宜杖之以交廣俗旨曰所未有後求上另交　帝曰定生
文多捻兇起殺凡責其末生文誌訂嚴審于被竟從所錄遺諱
死舉家伐邊徵從文改恣文字之乘以死斃耳家人竟而救之
血枝雨刻且言曰津命之旅皇上主之交固兩之一與之盟
終身不改況背主庭之何用忠為楚毅年辭氏業有諂瓷缺女
李歸者氏事忽除氏乜穩孝遺實方世貞女然之程爲狀元
青之書者弃髮何邪
與亦犯以夂耻

獻。帝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帶殺臣試
觀何如密察來書奏字須大既至即就按驗也淡至南京日隨

別其所見東宮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
語譁侍衛捉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即宣侍衛者賞鈔
若干錠于是羣臣皆言不顯者大臣而旌其衛所以寬其罪而
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淡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誠敬孝
謹七事密奏以聞帝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〇擢禮科都給
事中陳諤爲順天府尹。諤廣東番禺人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舜動不避權要嘗奏事聲甚大
聽者悚然。帝令械之數日奏引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忤帝大怒命瘞奉天門之露其頂
不死復職遷吏科都給事中一日幸同列奏事作旨落職
使修其家房同事者乞早工降職去諤奮不能備人乃躬自
之督焉至帝同治屋者雖也復前伸伏東其收上合謂諤且
惟其貧命後宮至是遷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威裴趙凡工何
竟坐事終鎮江府同知諤爲人剛介然賦性悍諱當被瘞時數
息謂其人曰吾今日乃爲人驚所苦問其故即罵之曰世差彼

不知朕躬是亟人當風覺令瘞耳云〇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
平瘞者如其言並得居伸不死
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按山上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岩

己亥永樂十七年〇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
封江爲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請于金州衛望海堝築
城堡一日瞭者言寇將至江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
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艘直逼堝下作蛇陣以進一賊貌甚醜
惡揮兵而前江令搞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
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
礮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被髮

作真武狀舉旗鳴礮伏兵盡起從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奔櫻
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勦殺不許特
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跪
而走艄者又爲隆等所獲無一人得脫事聞　帝勅賜獎封江
廣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賞有差自
是倭寇不敢出沒海上屏息數十年。王世貞曰遼東破倭之捷其重于廣寧伯忠武劉
榮遼東志以爲劉江蓋榮父名江榮于戌乃父名請所累功至右都督當奏捷之日尚名江及封伯而後其其事始改名榮也
甫拾遺子美之後杜德琮者出家崇山自食其力水耕火種兩
股皆有日炙痕博通內外典素不出教化人罕知之有中官使
汴康得其名還奏于朝適西番進一僧至言三教九流無不通

微堪為中國王者師　帝不悅曰堂堂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
詔徵德綜至普召衆僧各坐高几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
滔如注水宗詢于應對衆娓娓之有頃忽問胡僧諦字何義胡
僧應聲讚宗乃大聲訓解嗚大哉探儒書歷示以字學之義曰
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蓋恚頂禮歎服辭去　帝嘉召入賜
坐即日授左善世爲作室雞鳴山以爲終老之所年五十七謚
僧示寂詔趣瘞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行山西行都司軍士
掘石青於沙淨州舊塲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
二百餘步夫役從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他塲產者甚鮮明
事聞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七月御製佛曲成并刊佛經以
饗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
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
妙相畢集續頒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
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
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
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
文武群臣上表稱賀　帝甚喜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
梵刹以祈福者遍兩京城內外云○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
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　帝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
時弊但卿為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

密御史言之于是得監察御史鄧眞昇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請
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
庚子永樂十八年○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為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
林院學士○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縣民林三妻自稱
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鬭往來諸州
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杲等率衆從之據益都卸石棚寨爲出
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鳳等陷沒事聞
遣人馳驛招撫之董彥杲之衆以紅白旗爲號劫掠莒州千戶
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　帝敕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
至益都圍之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力盡且無水升以東門甚

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衆
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賽兒等逃
去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𤄢縣丞馬撝集民夫入城餘
人死拒賊恃衆益帥莒州即墨萬衆併力來攻都指揮衛青備
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進城中人亦鼓譟夾擊賓
鴻敗走殺賊六千餘人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
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捽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
山衛指揮王眞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于諸城盡殺之
山東之賊悉平於是陞張𤄢山東左參議衛青陞
都指揮使王眞陞都指揮僉事○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升方

命失機筎功忌能送下刑吏壽救出之○四月廣寧伯劉江卒
謚武忠○五月交阯參政侯保馮貴禦賊死之○七月內湖廣
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素易江西舉人陞湖廣衡州府同知有學年許年甚惟一子令為忠孝祭素
易為交趾山神明日虔死道衡夜有告衡民畫其像人號之○貞財不進官者上官并親素易不樂先思死欲于八方惜之）
八月立東宮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請以聞○山東青州
府諸城縣進龍馬黔惠內發體具能文其色青白○九月擢教
授蘭從善林長懋教諭徐永達並為翰林編修侍從　皇太孫
講讀○北京宮殿成改京師為南京稱行在所為北京○十一
月皇太子過鄒縣歲荒民飢競拾草實為食　皇太子見之惻
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

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
且以實對報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
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
乞優今年秋糧　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往兪部
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
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予見
帝當自奏也　皇太子至京師奏之　帝曰昔范仲淹之子猶
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以明年御新殿受
朝詔天下○封董建大工官右都督薛祿為陽武侯食祿一千
五百石子孫世襲擢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

……役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為屋
[illegible]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月成
辛丑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　帝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禮
部尚書呂震言于　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
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　帝指其妄言今宜疏此人　皇太
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李
置之○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直
言○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翰林侍讀李
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北工作罷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飢

荒清理刑獄黜贓官罷遣僧道減軍士及慎選有廉考覈等事
皆切時病　帝行其十四事○七月毀民為山東布政司左參
政（時以教民來獲書言山東北京民及天下出家婦人多先後已萬人公撫定敘復曲為解釋人情始安）○九月殺
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之尤峻　帝
震怒加以極刑言者因劾部院大臣　帝命言官與大臣俱跪
在午門對詰日將午　帝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何
衆皆紛然呼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
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
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　帝仍命出
再問之原吉對如初　帝悅趣兩宮之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

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原吉之言，又將有翻覆之誅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帝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禮。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帝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它日，法王入見，帝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況夷狄耶。長揖而已。○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時 帝以北虜擾邊，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議宜且休養兵民而謹飭邊將備禦。會 帝召賓，賓言今糧儲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備

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帝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與中人對，與方賓同。帝益怒，召原吉還，錮其家，與中等皆繫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毀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儉邪誣罔。帝信之，命戮賓，即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它，此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饋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帝由是怒稍釋，置不問。○李慶為兵部尚書。

壬寅永樂二十年○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帝遂決意親征，戒誓將士，諏日啓行。駕及雞鳴山，虜聞之，夜遁。○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全。帝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邏擊之。帝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逕搗其巢穴，故為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諜者，言阿魯台聞 車駕親征，大懼，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闊深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畜，遂命班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為悖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翦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烈兒河，虜衆驅牛馬車輛西奔。帝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首數十人，盡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宋禮卒。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二月，蜀王椿薨，謚曰獻。王性孝友，聰敏好學，讀書不輟，延接賢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為聲色遊畋之事，在宗室中最賢，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云。○五月，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覺，總旗王瑜告變，賢等伏誅。○七月，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帝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掬撫靈芝，其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踰時不散。又石山產靈芝，掬撫結實，符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帝正色却之。胡忠安號稱賢臣，而亦進瑞光圖，相率為諛，何也？其視呂震之不學無術，相去何能以寸哉。○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脫歡所敗掠其人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豈復有南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十月 駕次上莊堡 韃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十一月 駕還京師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禋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大閱○四月己酉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爲前鋒金忠即韃靼王子也先土干金忠御賜名○五月滑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于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

此誠心所格耳○車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帝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意茲寇乎榮幼孜言承天意勅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還京 帝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六月 車駕次荅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埜艸虜蹤影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七月十六日己丑次蒼崖戍 帝不豫次日次榆木川 帝大漸遺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 帝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

軍中錫器悉以入內幄召匠人銷錫爲椑椑成權斂而錮之殺匠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八月楊榮等奉 大行仙計至京師 皇太子即遣 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皇太孫辭行啓 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榮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孫 皇太子從之即取授 太孫曰此 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其留之爲行 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者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

之浮議何由興○皇太孫至鴈翎驛遇 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日壬子 梓宮至京師[illegible]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富貴不無苦也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之震發世所藉賴不淺也○鄭曉曰 帝文武全才寬嚴兼濟規模閎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謀斷不行用兵應變機智如神臨事斷斷決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否隨才指揮各稱任使將循士卒同其甘苦撫王縛將推心不疑即厚嘉獎傷殘給軍撫養報中夜起覽總攬萬機愛重名爵容受直言屏却奔競貴節禮文經略徼塞訓迪子孫一書萬言致睦族庶保全功臣收交南諸傳臣御藩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爲王者三十餘國長菲遠應從鄭北平塞賜孫興子久大之基也詔封選宦承祀遊文方黃諸人甚言開釋猶盛德事矣○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中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

雲南交阯採辦金銀數事○由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
楊溥、正事金問等于獄三人繫錦衣衛獄者十年、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
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粮不能繼又　帝命回測日與死爲鄰
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荅曰朝
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背誦經千遍過爲
閎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功居多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置公孤官太師太
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從一品○上以文淵閣大學士
楊榮金幼孜等輔導久積有年勞陞榮爲太常寺卿幼孜爲戶
部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
華蓋殿大學士前左春坊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武英殿大學
士俱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爲翰林學士○賦

賦北直隸山東麥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　帝望見士奇來
笑謂蹇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
奏言恩詔甫下而惜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
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帝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
命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
幾以輔吾不逮○詔止西番取寶船○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
子禎中書舍人○陞太常少卿周納爲交阯所屬知府納永樂
中爲祠祭郎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帝曰諂
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寧王權奏欲來
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帝遣書荅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
雖欲見叔亦切惓惓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
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
封鎮而何惟叔審之○免遼安王貴燰爲庶人二
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免之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
家族始○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
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惟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
山澤所產哉○九月癸酉朔上　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
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皇后仁孝慈懿誠明
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帝曰今
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之命做漢制以

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帝命廷臣議
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顏色甚厲然蹇義從旁解
之請兼取二說具奏　帝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
報可明旦　帝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
國公如　帝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帝
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
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吾豈忍
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體六卿
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
聽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

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品超遷至一品○十月　冊妃張氏爲皇后郭氏爲貴妃李氏爲賢妃　后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麒爲彭城侯○冊立皇太孫爲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爲鄭王瞻墉爲越王瞻墡爲襄王瞻堈爲荊王瞻墺爲淮王瞻塏爲滕王瞻垍爲梁王瞻埏爲衛王越滕梁衛四王後絕國○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鎮交趾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陳曰時交趾所推者二人[illegible]字惠[illegible]張輔曰兵如[illegible]宗[illegible]交趾所待以[illegible]黃[illegible]失之[illegible]安[illegible]下[illegible]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illegible]矣交之士[illegible]一府[illegible]指之還真宜[illegible]重交[illegible]以交[illegible]之[illegible]失[illegible]子二[illegible]諸人[illegible]○十一月朝

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里産先是　帝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被坐奸黨齊泰一子年六歲給還至是皆宥還鄉黃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illegible]宗全[illegible]是[illegible]有乃復姓章已遂士黃表其後也哉[illegible]者之[illegible]不絕方練則無餘諸人不可悉考矣○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右二護衛從之○令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十二月是月庚申葬　長陵○授試事六科監生吳倍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封都督張昇爲彭城伯歲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昇　皇后之兄也○作觀天臺于禁中

仁宗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令朝覲官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　帝曰慶幾誤朕然內批兩日不出兵部督責甚急士奇復奏　帝謂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物問汝言卽遣人觀李慶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故不欲因汝言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散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　帝曰爾就擬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大祀天地神祇奉　皇祖皇考配○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

行○哈密遣人進硫黃　帝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黃制造火器不患無人捍遇戰鬪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之○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也○帝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卹其贈儁太子少傅謚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二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爲恭順侯封其弟都指

擇其嘗者爲膺義伯 按忠冤實誠未精剪不事猶譖怙木見永樂中華祭靡附書從大軍征方集乃多所
存義錢必盡力累功封恭順伯兒忠嘗言其能以忠得非眾勛
勞于國克忠後從征勞累方戰而沒追封郯國公並賜諡忠勇
勤亦累封都督與克忠同沒于陣追封尊忠論者謂其允
誠父子之義忠貞謂之金臣福品之無慾一方無可過云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大理少卿戈
謙數言事切直 帝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
等交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 帝曰謙不識大體
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
臣直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爲戒矣 帝不懌
遂免謙朝參言者因以言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
但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若于言也○衆廟享盡

罷隆功臣四人配享加封河間王諡忠武張玉加封寧國公諡
忠顯王真加贈少保榮國公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王朱
能並配享 文皇帝廟廷 按功臣配享之制肯之唐宋然皆有之我 明惟 太祖 成祖二廟
爲然宜 仁廟初來貺禮皆不之舉矣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
刑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 帝將決意復都南京云○禁民告
訐誹謗 按誹謗之刑罪部史陳瑛掌院將爲甚有片言涉及國事條論諸中外相傳成風奸民欲害門吏害告即造誹謗
小謂誹謗乃致一呈名於其身家破滅 仁廟除之快哉豈治世所宜有也 ○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
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
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
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宮刑

者朕亦悉之盡宮刑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楊士奇
等曰此事須以詔書行之○趙王高燧之國彰德○擢儒士吳
訥爲監察御史○命征夷將軍榮昌伯陳智率師討交趾黎利
○徙岷王楩于武岡○遣漢王高煦子贍圻於鳳陽守皇陵
先是贍圻嘗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
至是高煦悉上贍圻前後所報朝中事 帝召贍圻示之曰汝
處父子兄弟間讒搆至此乎稚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四
月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 建日
仁廟擬稱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并從古帝王間所不啻
規模弘遠事事可法後世法之前代其商宗周成康之匹乎
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
乎卑國太急民之德祿爾哉○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

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
才十無二三甚有年才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
人之道一旦使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
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先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
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該
諭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
之用 帝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 建日叙行科舉之法須用前建轄之
言不爲無益須救得時弊一十近時止以正文體為救
弊者未爲知本之論也知本之論莫善于唐楊綰奏於治安要
之議 備○命 皇太子往南京謁祭 皇陵 孝陵因留南京監
國 帝明於星象監國四日甲寅夜觀俯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

事承天門畢。帝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帝曰義等
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　帝
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論曰監國二
十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
保全。言已泣。義士奇亦泣涕　帝曰。卽吾去世。後誰復知吾
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敕。二印賜二人。褒獎得忠貞印。楊士奇
得貞一印。皆拜受而退。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
君臣相遇難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帝召蹇義夏原吉楊
榮楊士奇以其意示之。士奇曰臣觀　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
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五　洪熙　四五　友石居藏板

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　帝笑曰吾意亦爲此也。去年各
與繩愆糾謬圖書。切要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進來。義三人皆
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有慚色。○五月
遣方面官。參贊各邊方軍務　帝以□□於文書。乃選任方
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榷機密。參謀軍務。幹理邊儲。
于是漸稍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
改爲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
帝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二曳出不能
言。時汝敬亦言事。但改爲御史。令日關四一起言事。一章必三
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脇。內尚不損者。及用挺棍而其

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臥病一月而愈。帝怒惟寸言易不吝諸臣知　帝
心久矣申之以誠諭亟之以繩愆糾謬圖書之錫有言必懇必
嘉必賞兼誘之使言然良諒臣何嫌何疑而不爲將勉一中般
也時雨楊得君稱能言言何當既亦然然耶發不以
長惟張昨之因諸臣亦宜無諱敕者共咎將安歸共○是月十
一日　帝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
敕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於南京。次日上疾大漸。遺詔天
下傳位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
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貞積曰　帝天稟純明至性孝友謙讓
之言未嘗與蔣蒼恭敬愼謹久自孚洽
二帝宗恐尚意滿蓄咸正色諫幾至東宮心務從伐朕寬恃
安若儒士事志愛民細詢疾苦既卽位仁政行其志無一品下蘇
然數呼民過久將齋居露禱恤憫側侵然遺賑仕賞秋市已寓
責加官倦罷軍節約已務民恒加不及問乎知人任有不一定
臣才行高下熙然後急罷僥倖不能容寸長可取未嘗不旁求
從名義雖小必然未嘗廢遏惡錄是非卑己遷善怨辰諫邊備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五　洪熙　四六　友石居藏板

不敢違曾邊臂堅蔚每屢曰民力罷矣念并貪功虜至塞輒之
所已毋爲首禍違命棄功吾所不貪賞功懋德寧過于厚屢勅
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者速毋戒法司曰賊吏蠹民
已當寧恤民必自去能吏始重學於庶事每論所司用人必
求實才授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多見褒答開有懷無發憚
悟雅志儒術讀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卜筮不用答已必取
正罪易及象卦爻象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以待太
祖謨識天象長益採見日官律曆輒見齊諸作臺於中府自觀
察有災異深自省各個念祖宗之心書錄太祖皇陵御
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刻真德秀太學衍義賜諸子在儲位二十
年天下傾萬嗣位之後弘施
沛澤號稱仁廟不亦宜乎　○六月初三日　皇太子還自南
京宮中始發喪○是月十二日庚戌　皇太子卽位○七月
帝大行皇帝尊諡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
昭皇帝廟號仁宗○尊母皇后張氏爲皇太后○冊妃胡氏爲
皇后孫氏爲貴妃。后山東濟寧人。妃山東鄒平人○定會試分

南北卷取士例先是　仁宗定一科每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至是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進擢東宮僚佐以左庶子陳山為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為禮部右侍郎戴綸為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為鴻臚寺卿贊善劉從善上疏為翰林侍講侍中允林長懋出為鬱林知州既而遣戴綸出鎮交阯

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數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務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　宣廟所不喜而陳山張瑛以舊學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以怨望下錦衣衛獄

三月庚寅朔[redacted]公六二　十七　及有虞獄

上御朝親詰之綸抗辯甚切　帝怒重之至死長懋繫禁十年正統初赦歸綸諸父賢及希文合族被逮籍沒而希文幼子被宥賜名懷恩成化中為司禮太監○八月敕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九月壬寅葬　於獻陵○十月命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剿捕安定曲先諸寇英將其巢穴虜安定王遂境悉平尋彼總兵討平西番郎兒加族之亂封會昌伯

東莞 陳 建 輯
安成 王 襄 錄參
溫陵 陳龍可 訂
古鄞 丘 甫 校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款謝。○二月禮部進耕耤田儀注。帝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耤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眷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賦。責農重穀。禁止遊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

三推五推何益于事。○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交趾征勦叛寇。削陳智方政官爵。帝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黎氏弑其國主。毒害國人。文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務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而前王子孫為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士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軍與無休小州縣亦[illegible]）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及對。帝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文皇帝平

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曰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費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同人更審思以對。帝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帝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爾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遠言耳。○五月擢戶部左侍郎陳山

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為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陳建曰。宣廟專用陳山張瑛。蓋以其宮舊恩也。然山瑛人品不逮。故皆不得久居內閣。務亦無寄焉。○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刲肝煑湯飲之而愈。宜旌表。帝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刲肝。此豈足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做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討平之。高煦在藩。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崩。謀益決。指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總督。當安樂州朱恒為總兵部尚書。錄總謀遠近。以輸臣囊及新節。為謀中外。進人[illegible]。學伊為內應。帝即縛其人白于帝。帝夜召輔臣議之。楊榮首勸帝親征。帝有難色。原吉曰。臣昨見命將。有其色變。退吾臣

等爾並在廷如此則其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宜急甲明起
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帝意遂
決辛未發京師晝夜兼程而進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
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
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
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
高煦外多詐內實怯臨事狐疑今敢反只以朕少年新立衆
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言利誘之孝啟
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帝書諭高煦曰張
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王即擒
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
執來獻悔無及矣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
兵壓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城中
栗諸將請即攻城　帝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城中人
多欲執獻者高煦窘遣人詣行在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
出歸罪　帝許之是夕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
高煦將出王斌等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所擒
煦紿斌等從間道出見　帝群臣請正典刑　帝
不允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衛獄至京皆伏誅庶人至京禁
大內逍遙城一日　帝微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熙記久之

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　帝仆地左右即扶起　帝大怒亟命
力士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
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　陳建曰楊夏二公其奉
建文之失也當時事起倉卒人心洶洶而高煦素號勇悍善
戰諸將所畏苟　宣廟稍涉猶豫不
即決親征而命將天下事未可知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
容左都御史劉觀齎手勅諭趙王時高煦既擒　帝車駕將還
京尚書陳山迎謁請乘移師彰德襲執趙王　帝召楊榮及蹇
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　帝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
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
何爲辭因謂榮及義原吉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
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防之亦
可無虞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

義乃以士奇言白　帝帝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　帝至京
始思士奇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　帝皆不聽乃召士
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奈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
思保全之毋惑羣言　帝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等齎以示之
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　帝從之容等至趙王
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已召士奇
曰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也○交阯總兵官成山侯王通節
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死之○少保太學士黃淮有疾
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時淮父性年九
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

至正統末方卒　陳建曰項篋錄記黃文簡好訐毀同列一日宣
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素病瘵
自是有言先奏對次乃告病侍親具考三朝聖諭記淮嘗毀
嘗楊士奇二人于文廟然則文簡好訐毀同列事固有之耶
嘗怪洪熙初繩愆糾繆圖書之賜與諸齋二語之贈獨淮不
與豈亦所謂見爾之報爲二楊諸公所短故耶況此觀當時內
閣諸臣似亦未盡
協恭和衷之義云○交阯平州知州何忠爲黎利所執死之
州人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爲知州至是黎賊侵西
城議欲以忠有恩惠使賊奏聞請王師忠夜步走出求二近
縣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喜曰何知州爲名久矣共家請
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大怒罵曰我大馬李都督中勞而擒賊
顆送遇害事聞　帝深悼惜之旌其門賜謚曰忠節
雖獲容賦詩曰萬里一城久困待援中使奏請王師紅塵失路
鳳翥書日人心天地知忍向南荒懸有日生還
北闕應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留與天戈殄賊魔
丁未宣德三年○二月　帝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等賜綵金銀刻
圖書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士奇曰端

方貞墒賜策曰方直剛正賜號曰清和叔璜○三月廷試賜馬
愉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賜璜復見楊榮獻頌○
命安遠侯柳升帥師赴交阯征黎利○命都督僉事山雲充總
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陳建曰按水東日記山雲蒞任沉有謀略用兵如神而廉正平
此其取下官一以威信刻期征剿無敢違者帥府鄭牢敷直敢
言公詢之曰世謂為將不計貪賄廣西素尚貨利我將何如鄭
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若汙點墨終不可滌也公又曰人云
士大夫饋送苟不納彼必疑恐奈何鄭言居官貪賄則朝廷自有
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廣西鎮十年廉
操始終不渝固不由鄭而鄭亦可尚云○四月廢晉王濟熿為
庶人安置鳳陽○六月和寧王阿魯台死剌順寧王脫歡亦力
把力吾思朝貢○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死于交阯○工部尚書
黃福歸自交阯先是馬騏既激變交阯陳洽薦福掌布按二司

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 帝從之命福與柳升
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何
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
忍加害共舁長饋以餱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
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成山侯王通乘交阯師師還柳升等
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
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于朝遂棄
交州城引師還過至京皆死下獄○黎利既陷諒江府知府劉
子輔死之○黎利遣人進前交南陳王世孫暠表乞立爲陳氏
後 帝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表出黎利之詐當益

發兵誅此賊耳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
示弱于天下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三人對 曰今日吾與汝兩
人決之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
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 帝遂
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齎詔冊封陳暠爲安南國王罷
征南兵陳建曰交阯棄守之議二楊以息兵安民爲說意固美矣然是時交阯設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餘所官
吏將士何啻數萬 文皇之爲郡縣也蓋欲變夷爲華今乃棄
華人爲夷數萬臣僕數萬人人足惜而損 天朝威重則甚可
惜也不旋踵禍逆暴曰立二楊亦未如
之何蹇夏無一言不弱之論確中一時矣○十一月 皇子生
赦天下孫貴妃所生○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
慈仙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爲 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

辭疾請冊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后憐胡氏之賢仍命
居清寧宮進謁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孫后之右焉按程濟錄云成
化中讀書秘閣見題陵廟事言 宣宗晚年欲追復故后號諡
傳製莫及曰此朕幼年事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頗
同後天順中英廟承先志卒復胡后位號 以黃福爲戶部尚書參贊南京○薛瑄
爲監察御史瑣綴錄云宣德中召用舊人蹇義等皆依違承順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
棋曰臣不會著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
學無益之事 帝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以政特任
南京戶部優閒之官貳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
未必盡賺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治矣 瑄山西河津人幼穎
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襲二先生講周程張朱
書歎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志于是至忘寢食
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
一識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
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見所而屈于得歎而已○帝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 帝

曰伯夷太公皆處濟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 帝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戊申宣德三年○二月冊 皇長子御名祁鎮爲 皇太子○封后父孫忠爲會昌伯○五月賜祭交阯死節諸臣○汝南王有爋新安王有熻以罪免爲庶人○帝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戕敗故作酒諭○六月楊士奇退朝閽門謝客而楊榮餽遺請謁 帝召榮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形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

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大帝悅○七月寧王權進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帝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于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異之○八月壬午 帝第二子生是爲郕王 帝以是時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親歷諸關警飭兵備丁未車駕發京師渡盧河駐驛虹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奏報兀良哈率萬騎侵邊諸將有請益發兵者 帝曰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故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

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啣枚斂以絹弋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爲戍邊之兵卽悉衆來戰 帝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帝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進繼而神機銃驟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帝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始知 帝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前渠駐驛寬河戊午駐驛會州以重賜餉扈從文武官宴并犒將士仍遣捕虜衆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 帝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錢將軍店乙丑駐驛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驛關內庚午駐驛三河縣諸王文武官進平胡表壬申駐驛

奉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 皇太后置酒上壽陳建曰宣廟英武亞于 成祖故其內襲虜外實皆躬親戎伍如摧枯拉朽由太孫時嘗 田獵講武從 成祖北征習知用兵耳然亦以去國初未遠稟 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 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失宣德啟其役譏之也○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嘗前斬馘功多也○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謫居遼東按天順日錄宣德初葉臣僚宴樂歌妓滿前以奢相尚自顧佐爲都御史奏黜貪淫糾正百僚禁革歌妓朝綱始振天下想聞其風采○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廢弛御史尤多貪縱玘尤成風贓穢狼藉至是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按宣府御

漢上谷也國禄周平王面天上有實寧平實因置宣東
關于興和萬全開平日城其後移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
用爲寧夏邊圖永無虞矣已乃奪大寧等地偏面與郎
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從斷宮石處開基三百里云

巳酉四年宣德○四月○代州看訓導案人曹循自奉年少學未充不堪人師願就太學或就別職、帝嘉其志改爲泰和典史俾習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五月初設鈔關○十月調太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堅俱罷內閣之任、二公宣德以人不由文學進事

庚戌五年宣德○正月兩朝實錄成○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原吉天性寬平有容德不較人惡總不稱其實凡財賦以簡要爲先所大蠲爲易夠奇以故數數與大役供帑緩給百民不畏雖與搆堵悲痛由不務從人人無識不識皆謂吉君子長者邑見寄于帝前屢吉柔奸震爲子求官 帝問吉吉辭實有守城功陳將惟初欲殺吉吉力爲護才總潤運因也爲良史或爲鄉守吉吉具不足展其才恐得理寺鄉總管會有從鄒所蔽金銭賜表俱欲逐吉曰行可究何以爲吏康所賓不視誰不取見吉召吏論曰汝皆有良者未嘗惜此窘遂之在郎吏孫搆叔文書押之因風爲益所汙吏畏甲肉袒以俟吉曰坎向與易明曰袖至 帝前自咎不謹被汙 帝命易之一時御大夫嚴嚴排原吉第一寄夜閱文書燃案歎息筆欲下而且者前見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嗟嘆而筆不忍下也吉與同輩於于他所夜歸值穿逃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敬慎如此吉嘗監修三朝實錄又嘗有永東南吳人尸祝之當是時惠愛齊名實當重善爲夏弘爲者新尚都務外蕃常皆內多館閣呼合可否期可濟因二十年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三月廷試賜林震龔錡林文等一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廖莊劉實○清明節帝侍 皇太后幸天壽山謁 長陵 獻陵戊申 帝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下馬從容詢農夫稼穡之事命賜耕夫人各鈔六十錠一路如之、余謂云庚戌春從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觀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也曰勤乃望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爲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而業爲士爲工爲賈哉曰我少鮮識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或苦不勤苦常奔走貿販二三百里外歧一月違或十日而遲去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閤室失意感戚不樂矣許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勉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給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且業得其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勝之食之又問曰若乎居所雖知貢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當那力役于縣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實出而入爲心民事不少聞其一民之夫其所也而陟逐去久矣其至于今民尚慕之弗忘也其一人亦至出其事目未甚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不去後有一來民亦觀之如坐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然與其言數息則見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基因公所無遂之意也厚還之而遂之時歸○改江南民運爲兌運○須寬恤之令○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四月○朝鮮國王李祹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六月初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依價收糧歲以爲常備爲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置萬全都指揮司○七月遣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于濟寧以北衛揮兵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遂有是命既而兵部尚書張本等惑于人言今軍民各有常業若役外擾見得一歲耳恐差未免勞擾本以聞于上事竟不行黃福嘗言福曰黃福之言而有概于西北諸處

種處之地不但可以屯田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運濟沁泗沂諸水河南墨汝蔡道息諸泉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派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涇書猶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人紛紛也于是畢國之談畫餅給于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加陽武侯薛祿太保，尋卒。先是命祿帥師巡邊，至奇黃嶺，遇虜，進戰，大破之。捷聞，故有是命。秋，卒，追封鄞國公，諡忠武。祿本東昌[illegible]陽武侯薛祿[illegible]不可復得矣武安侯鄭亨治大同極有威惠前何一非衛斯犬下皆走避之別望推騎馬過城隍前則從手曰大哥好照顧些者觀討字一不顧也陽武業獨石隆慶諸城[illegible]以病還新修武乞請老之別貧河之風作矣[illegible]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劉且有為一志為國當時語不及私惟云我大同我國家設門者乃[illegible]後來者何人[illegible]守事也

○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率臣賀，帝不許，勅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與？朕尚圖修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

○以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浙江錢塘人骨多異常七歲僧闡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登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才敏英偉音如洪鐘每事敢為不避權貴省設巡撫始此

○擢兵部郎中柴車為兵部左侍郎。車錢塘人以清慎得名嘗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饋金一鋌車[illegible]發觀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竟不受至是超陞侍

○以禮部郎中況鍾為蘇州府知府。鍾江西靖安人始為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器其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郡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府皆以璽書便宜從事

有鍾初視事吏為未諳習抱文書皆不問當否便判有弊蠹觀望議之過判者以肆詐偽鍾亦不校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為某條某屬以下十業鍾言某有刺勅未嘗宣今日宣勅既宜中有倍屬不法得自奉聞于是諸吏皆驚駭伏罪坐堂上呼吏老言某等違以善戶恩戶敕來善者吾優觀之惡者吾且為百姓役之又召府中吏悉前大怒言某日某事[illegible]知之罪者驗服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伴吏隸有勢力者[illegible]立殺六人[illegible]青天○陳建曰祖宗朝用人不拘一途[illegible]當限資格與夫年勞法三途用惟其賢惟其能而已[illegible]久任[illegible]不久任則雖才無以成功[illegible]賢者久任不賢遠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illegible]

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申科舉必能網羅真才如黃福況從貢得士尚以衛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佳于舉人舉人未必皆優于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用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安南黎利鴆陳暠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廷或請興師討之，帝不許，遣使封利為安南國王，自後朝貢不絕。按黎利初乞立陳暠為陳氏後特假設之辭耳其實利一向專國故張英公謂此必黎利之謀至此其情益明值中國厭兵遂一切包荒不校

○十月丙子，車駕巡邊，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等，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眾對曰：然。帝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何如？眾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帝曰：此言正合朕意。

壬辰車駕至京師○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十九旂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耀有尊群臣賀表○是年封昭皇后弟張昇[illegible]安伯

辛亥宣德六年○二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事例民間新開荒田永不起科[illegible]○遣巡按江西御史[illegible]前下詔獄并籍其家[illegible]

[illegible]○帝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取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强者得以兼并遂致困獨 帝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七月帝幸楊士奇宅時 帝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駕太監士奇倉卒出迎 帝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illegible]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帝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illegible]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有不諧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 帝時時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者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群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爲所獲 帝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 帝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褒嘗以天下太平勸 帝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故至是有愛

朕莫如士奇之說云○八月忠勇王金忠卒○戶部言逐平孫民少景陳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帝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illegible]

壬子宣德七年○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帝下詔求賢復出御製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上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招隱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躬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遯爲賢紛紛頹靡豈非違天嗟哉若人于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illegible]

遂其身而悖于道卷阿之詩曰桐鳳凰鳴其雝然于梧陽○六月修各郡縣廣濟倉遇有
災荒以貸貧民○七月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
之處悖訪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奸佞者威之
糾之勸懲得體人自思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員相見禮儀皆
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禮分各府知府亦
自顧闒茸貪暴長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己
不有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
惡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帝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十
月○南番白葛達國入貢又有西境天方國舊名天堂默德那
國即回回祖國各遣使來朝貢

癸丑 八年 宣德 ○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 上侍 皇太后往觀
下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勑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使
京師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
儒臣亦各有獻陳建曰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寧民為職不以阿諛媚悅為恭楊文貞前說箴美勸戒不當言天
下太平嘗 帝微行以取媚假矣今乃因張燈之盛作太平聖
德詩去褒何能以寸忠當時林長懋陳祚之囚數年矣許公上
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申救一人之章之為賢耶宜乎李文達
追議所縉之能于想徵而謂諸人之不及深美黃福之持正不
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噫○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鼐真定寧晉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改錫典史劇邑政繁處之裕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
以有部工匠至京陛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為河洛象數為對稱旨 帝親擢為第一授翰林修撰為人明敏脫通暢
上奇愛重之為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黃淮辭歸 帝宴餞之于西苑之太液

池酒宸翰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詩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
之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永樂聖人臨御初翰射稽首
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毗彥朕承大寶君萬
方相與共理資賢良頒心寫情任舊老而卿則於先運籌五歷
星霜仍相見需賢蔚翁秋清爾先時鄉旭光升紫殿明而對清
言良謨而譔之累乃來告愁歸心只欲東南征太液清冷涵碧
染陽村其發翰聲恃尋寫我鵠弄時泛紫雲棹搶島芳鏗
在彼酒在我盃不我意務自晦晉臣大義士所重心昭庭開在
江湖雖為樂寫山末後中有謝公詩灣路來芝樹姿可長年應
在天南恆犬北言思容
諸石作奎文亭記之○八月庚午景星見于天門○南海外
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楊士奇進頌○又令天下凡生
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貢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
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以后常行之○冬詔令監
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

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評事
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
十餘人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濂教諭黃
純徐惟超訓導葉升七人 帝令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
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
之法按南畿諸郡蘇州田賦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傾家產鬻子女
不足以償于是民益逃亡而租賦亦歲虧忱至問民疾苦深以為憂思所以濟之壬子秋諸郡歲稔會 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
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恤乃與蘇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
有差分貯于各縣名其倉曰濟農後愚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厚取于民而不即輸官逋負者累歲忱
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初民徑自赴場不入里胥之手既而所納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根一

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官軍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姑與鍾等議曰欲能于南京受俸者不可受于此乎若來支給之既免勞民且省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貯無患矣等皆曰善忠請于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並以各場餘穀之粟及前平糶所儲之凡六十餘萬有奇於常二郡亦之措日足不得弄農民運輸有又失省豪于忠於舊貯紛報息知紋遲官若民夫修圩岸若河道有之食貲許口給之皆足別免募費以利兼弄之象農民無失所等田誡治賦粒足歲是作衛具以潤　朝廷皆從之時年江南大熟知之皆都大家皆貸本成賑貨而民不知○十月平江伯陳瑄卒。

瑄總督漕運，而罷海運，至今賴之。至江北以之辟封伯永樂改運北京天津衛開萬人疏浚清淮通州間自淮安至臨清等淤塞等處疏濬河道以便轉運永樂公在漕運節清江浦等處以便漕運之事務舉措理處得宜皆瑄之功也

○十一月，修理南京宮殿。○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卒，贈湯陰伯，謚忠襄，官其子佑戶部主事，公有守城功，受眷三朝，屢登入座，衣食僅充，殁不能葬。

甲寅 宣德九年 ○正月八日大雨，時以為豐年之兆。○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車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石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書冊，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範、諸家規範、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座下足兩磚處皆穿，專尊之功，居喪其事父母，善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廬墓終喪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及閱瑞言聖賢之道，即從之。年十七，御殿存稿，其與父論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在霍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儒直後以來，當謂為州學正。至七年，其師教諸生，為孝弟忠信之學。後歿，諸生服喪，為之罷市，士庶皆哭。

○錢……（小注）

宣德遺實錄

乙卯 宣德十年 ○正月 帝不豫。初三日，帝崩，壽三十七。時皇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于是浮言籍籍。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張輔入視臨畢哭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初十日，皇太子即位，時幼冲，或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帝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太后然後行。

張太后以國家大故，召襄王立之。既而建白日我國家定宣廟嘗天時，有長君社稷之福，聚襄有金符入內，欲召襄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諾而止，乃執二楊當主少國疑之時，所能確然不撓，卒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大臣之責矣。○鄭聽曰帝天資英明，度量恢廓，遵大度孝睦，宗恩賢求士，臨朝蒞政，動法祖宗，勤恤民隱，仁惠孝學，因方舉素，水旱興災，即遣馳視賑貸，蠲租於江南，農民困窮，學詢察疾，除田租，人非大遊，賜保全旗，在于用人，博古獨斷，方音鄭守不輕什畀者，令會舉，聚在救民，責課公卿，警敵玩息，法司覆上刑名，常垂寬宥，獨懲贓吏，創遣民遞，不少假借，法行貴近，政先化理，或言臣下過失，密加詳察，勿其謗譖，除斥言者，重則罪懲，阿防讒冷，畀有直言，忻肯旋復覺悟，特加隆賞，謂侍臣曰君臣一體，責在乎上，惟一心匪度人樂為用，若知賢不用，用賢復疑，上下睽乖，惡在其為一體也，以故盤敷大臣元勲，承平求治，易當是時，群賢畢用，百姓初安

雖有夷狄盜賊水旱之〇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贈
憂不肯其爲治乎也事王朝五十餘年所履但坦無一日之憂然
太師諡忠定性之質無過事皆本無所匪擠故王待哉其寘時
浮沉李賢議其從違承順之不敢切中其爲人矣〇恭上大行
方之前代蓋庶之齊擬莫宋之三古宰相之流云
皇帝尊諡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
皇帝廟號宣宗〇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　聖
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〇封　皇弟鄖鉦爲鄖王〇命禮部尚
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溥自丁憂起復不入
閣至是始命復入〇釋翰林知州林長懋之囚復其官〇釋
前監察御史陳祚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祚父母皆歿
于獄藁葬且未成服祚再上疏乞歸殯終喪制許之〇進士李

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食艱夷狄雖一視同仁其
地也必由親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黎恤夷狄者今京
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作言之指揮俸五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
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
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比見夷狄人面獸心一旦
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漸自京來爲
萬世計敕兵部漸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
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〇六月戊申葬　景陵〇九月敕
修　宣宗皇帝實錄〇擢兵部郎中徐琦爲兵部右侍郎巡撫
甘肅按琦常州江陰人起身吉士...在孫縣三考皆兵農有戍邊勿丁而薪及有其人新...可以其酒

公令要路餽兩出遺之數亦屢色絕而走微夜其文...
明且向其人曰我何至此李爲歲免在部署庭同官一主吉...
[illegible]
至兵部尚書〇...
于孤吉局初化行...
[illegible]
〇命司禮監太監王振...文武大臣
[illegible]

皇明歷朝紀卷之六終

皇明廣彙紀卷之七

安成　王襄　忝

東莞陳　建輯　　溫陵　陳能可　較

古鄞　丘　酉　校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九日開經筵。[illegible]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令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illegible]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illegible]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召應天府尹鄺埜為兵部左侍郎[illegible]○六月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逮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賴于吏事簡切不泛正統初任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璡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璡銜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沖吾輩起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黽勉修省改過以回天意眾從其言議者韙之○始設提督學政官貢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優免先聖子孫差役○七月徙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illegible]三發三中帝大喜欲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騎陞三級今日尚乘閣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

丁巳正統二年○春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帝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有[illegible]勵之辭因顧謂帝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帝受命頃間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帝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乃得赦先是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委任三楊帝初即位幼沖有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揭開其日中官其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由是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也嘗考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充之張太

后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臣森 肖付弘文館于是劉球俱以部屬進次經筵 后之進賢達妬卓絕千古矣○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王驥還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道兵敗北虜于批[illegible]驥受命至甘肅大集兵衆于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而先退者誰與衆曰都指揮安敬令與出斬之徇于衆曰日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後爾虜而已禿字羅入寇莊浪驥選都指揮衛穎授以方略擊敗之驥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五月左都御史顧佐致仕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

表不居羨板

以故竟將之去○六月京師旱。時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或學乎噪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蓋有從辟之衆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後忌知哉○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勅驥復詣甘肅總督諸軍以備之平江伯陳豫子陳儀言于 帝請于寧夏甘肅兩精銳候春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死刺相併角校慮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計也 帝然之○召溫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勅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時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帝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誇語專欲毀壞 先帝良法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先朝可錄記立德楊士奇舉以方商大錢亦往吏部王皋未直得人乃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其事行之既久公道皆以薦人有非官各有所受恩私宗之護景泰初罷此例又日百計公倘府無民充將於請當時天下方面郡守得人王絕六七年以後[illegible]示大行皇帝二楊相繼而[illegible]進選天下人才之權遂歸選部[illegible]之不善[illegible]之不善法之過也[illegible]有當人[illegible]吾治法

戊午正統三年○春 宣宗章皇實錄成○王驥等率師敗虜于塞外○夏淮揚被災鹽課虧少 帝命巡撫侍郎周忱經紀之忱奏令蘇州府府縣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

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穀米食用于時米賤鹽賤官得貨鹽積聚民得食糧安生上下賴之○御史曾泉以事降汜水縣典史到任操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老恤貧窮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置倉以助衆役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泉沒三年民思慕如一日雙根歲枝謂泉請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與掌者張鶴察鼓嚴審錄事邀視民事若不予涉與泉之罪人武○八月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歉勘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

盛深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十月召王驥
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俸並支崇車陞兵
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命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
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祿一千石
己未正統四年○逮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詠下詔獄詠按湖廣劾益
府旗紀上言益王不軌數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
薨自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新作京城九門成○三
月京城大水詔求直言振恤軍民被水之家○陞蘇州府知府
況鍾秩正三品仍知府事[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八 六
之冠一時○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仍知府事[illegible]
[illegible]
一[illegible]○四月倭
寇浙東宣德末年海防益備日本戢不得開貢稍如約遂奔突
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弛是年寇大嵩入桃
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冢墓束孩兒竿柱上沃
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付度男女刳視中否為
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

備條過者賜詔於是[illegible]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
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戍海上寇盗稍息○五月沐晟沐
昂奉命討麓川宣慰思任發[illegible]江思任發遣其將緬檢斷
江兵師不得渡初思任發[illegible]貢王[illegible]晟兒子畜
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illegible]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紿檢斷
把截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
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追思任上
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
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及救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
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暑瘴發遂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八 六
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寔前潘梟以事聞 帝遣使者[illegible]
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欲還
至楚雄發病卒○六月西[illegible]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illegible]
皆白賜名瑞騏詔畫史圖之○七月 帝命吳誠吉祥監督諸
軍討思任發敗績○十月廢遼王貴烚為庶人坐滅絕天理無
亂人倫也○十一月遣運天塔燒玉御前儀○追封故廣西總
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諡毅雲居廣西十餘年先廉
明仁勇繼其後者皆莫能及○十二月徙封荊憲王于蘄州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
太保諡忠宣○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illegible]

城伯李隆丰姿俊重嚴守宏建守備南京十八年鎮之以靜服
識大體推重斯文士林仰慕卒未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
京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數年
卒自後代者數易終莫能繼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還鄉省墓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 帝輟朝贈左柱國太師諡文敏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北征記退思集訓菴集等書

水東日記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以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並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出江西而文定[illegible]南郡同號南楊○天順日錄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文廟英武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之才凡大塞[illegible]計必系與馬武英大臣奏事未決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問即決[illegible]物之仁而不忍[illegible]人之惠人以爲愛[illegible]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爲必留意焉[illegible]三楊在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少私能持公論楊榮寬[illegible]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始建議欲差御史巡行天下清[illegible]止之驗後力奏不已乃從之凡事務守備思不輕改變亦未敢忽遽行私意雖承 祖宗成憲之後亦二公心術尚正也然於國家大治體似未講[illegible]如北征之馬聚于馬房皆造之兵[illegible]臣留而官委外遂爲常規南京兵冗而不知[illegible]入屯田北京兵多而不知沙汰爲精銳律書變敗始于從[illegible]法廢而[illegible]法亡[illegible]之法視爲虛文[illegible]充軍之法棄而不能用皆不能講究修復三楊相業醇疵略可考矣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枝山野記王振謂三楊學士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矣其後當如何西楊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東楊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 聖恩耳振喜令其名來吾翌日即同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用他日西楊或尤東楊東楊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于一日內出片紙指幾個名字某人入閣來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勅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怡等詣闕謝各置勅書○遣使齎彰恩寵

廬陵周怡周仁吉木蕃汝志李從穀永豐楊千最羅修齡蕭吳圭承新淦[illegible]年賀孟乾安福張齊泰和楊孟[illegible]

欲糶粟二千石侍官以衛[illegible]飢夫以一費而易二千遂可以活二千飢民所操約而所濟博救荒良策無踰于此成化以後乃變而爲生員納粟入監之令遂流于濫而[illegible]官 祖宗良法美意無復存矣可勝歎哉

辛酉六年正統○春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侍讀劉球上言曰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醜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患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大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恐以爲麓川俘醜戎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一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疏不能從○贈國初故節翰林侍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賜諡忠文○十一月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以前欲都南京今定都北京故也

陳建曰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梁曰金陵[illegible]皆建都之地然前代皆不知[illegible]

[illegible]業方興之勢與承平恬嬉之勢固[illegible]什百不侔也今[illegible]

天子厲精圖治而胡廣頗侍輦遊燕胡馬直無近郊亦前
務之晝謀晶平岐寢焉之衆籌居廣紫荊爲房機務
爲歲然府歲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把人深有憂焉○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
按前由當生談謹察邵史陞是任○大兵攻麓川賊大破之思任發遁先是軍
至雲南賊攻大候州甚急驥還兵救之遂進至金齒分爲二道
徑抵上江上江者賊巢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縱火
焚柵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爲拒驥等麾兵深入破
遂發七崖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傷十餘
萬思任發遁去王驥移兵討其郎羅章郎羅羨維摩威脅稱廣
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郎羅走
安南傳檄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并俘其妻子來獻七

年班師還京○閏十一月李時勉爲國子祭酒勉入太學崇廉
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
不能藥殁不能葬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誦讀與寢有
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
壬戌正統七年○二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論破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天順日侍定西侯蔣貴
是自行伍其爲將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京銀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臨陣身先貴衛其巢從上卒如蟻決
蹟以敵向敵往往取勝所假遲于謀略待幕下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己之勞勝人指揮贏償邊貴書明之名將也
○令南京造遞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遞運糧赴北京
儉○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凡東武城人以國子生編京分職性令六部其妻嚴正一

以迎詣其妻拜事呼子曰將其何一軸詩來宣之衆張周左右
曰此話詞老主上自言聖其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實
曰翰林先生果不虞麥吳中一篇詣文此誠他乎生○七月擢
爲人倘嘗有清素二字中嚴之雖志原矣奈而已
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郎○冬十月太皇太后
張氏崩諡曰誠孝昭皇后花技山野記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稱前問朝廷尚有六事未
楊溥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成官宗御臣
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曰曆二已
革除之豈可復用其日曆月行千一將實錄萬世信史豈可豪
洪武之年號之太后頷之二方希孺已誅文皇帝除其
于言慶宇者爲禁其禁又辭不係界事者聽令存之
太后然然未嘗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癸亥正統八年○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侍講劉球
上言下獄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鼓順攜一小校前
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

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按小校鷹氏人刑爲馬順所迫后嗚哭吐不已來
屢死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爲球所憑而發其憤焉○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
爲民初王振問于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召爲大理少卿當至京振使謝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
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妻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數駁之都御史王文怨瑄故出入人罪繫獄瑄
然以讀周易不輟奏將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南京國子監
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託巡撫周忱往
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
宗往謝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
遷敬宗浙江慈谿人○冊立皇后錢氏○元封太師寧王既
歡死于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至是也先

益横屢犯塞○十月從封衡王于懷慶○宣德廢后靜慈仙
師胡氏薨○楊士奇子稷有罪逮繫法司論死天順日錄記士奇晚年溺
愛其子莫知其惡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以聞廷不得已付之法
司待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安慰之士奇始論其子於法斬
之鄉人預爲祭文數
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正統九年○正月新建太學成、帝臨幸祗謁先聖行釋奠禮、
先是太學循因元舊吏部主事李賢上言 國家建都北京以
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可
謂舛矣若重修太學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
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
十贈太師諡文貞所著有三朝聖諭録東里集諸書。楊文貞爲進士

頗多陟清華吾輩一御書有三人尚書楊翥都憲吳訥翰林陳
循陳務教書儒生文貞務不相識惟于周文襄處見其一詩遂
薦之亦今人所不能及者○何孟春日薦舉之地非同好惡
之所使不言而薦楊文貞在閣時其好居京久之官歸念無要
資曾有知府某托匹千帛貴賂其好數千求救將某知府已入
都察院從文貞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時遣一吏持盒食至院
示以少師與某知府送御該道官遂停擱暫俾某知府刑具保
其叔舉先事一切殿令分守落得逐獄我 朝立宰相然有厲
之鹿耋○六月浙西大水○七月兀良哈等統夷人寇邊發兵
如此
二十萬討之分爲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
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
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驗深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
全寧遇賊餘黨戰走之火虎頭山過泰寧朶顏又擊敗之御史
趙勳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興安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

伯餘進爵有差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安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鉉等于禮部、高穀楊溥浙
○三月廷試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江淳安
人○本朝舉三元者凡三人○前我朝取三元首惟商輅宋至元間
狀一品事業爲時名臣○文淵閣之設始啓盛於吉水
朝內半江西之盛此後浙省○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
惹盡于天下在西猶不及
政○命禮部右侍郎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
遭疾疫甚衆乃遣英賚香幣往祀南鎮祓除民癘英至紹興大
雨水深二尺灌溉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苗沾足人皆
喜曰此侍郎雨也
丙寅正統十一年○三月設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

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忤王振意疏言官誣其罪
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水東日記于
謙事未嘗有土物饋當路中人嘗誦其詩曰有帕蘑菇與線香
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平生不
能媚權貴在鎮○七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諡文定
凡十有八年
敦閣雜記云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
官迎送饋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一顧不爲禮溥異之後
擢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司參政理宜致書謝
理日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溥卒乃祭而哭之且曰與
已二公可謂兩賢季世誅使成風何處尋討此等人物歐史謂
三楊同爲相士奇有相業榮有相才溥有相度此乃確論也
○十月 上閱武于近郊、
丁卯正統十二年○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奪東平濟入淮○
下郟州知州張需獄簡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能治

于驛見其民游食者多每日置一簿列其戶各報男女大小口
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偏牓示之民則下
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
俱有但蝗生理日滋後朝覲至京遂受注其之職時畿內蝗作
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
便之有牧馬者優其民需皆之領牧者諸之于振捕之下獄華
楚幾至于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戊辰正統十三年○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時以進士爲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珝
劉吉李泰等二十人○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　正統　一三　衣石居藏板

貴都督劉聚等討之○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反征剿官軍遇
之與賊不利都督陳韶戰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
諸軍討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
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
叛苗思機發等于孟養寨時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癸二
辯役據孟養跳梁爲患朝廷復命驥討之○十月我軍抵金沙
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敘
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
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驥竟失所在疑殃
于亂兵驥還增祿百石賜券令世襲後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夷皆震怖

補議曰自古賢人無□□三侍今大軍至此其天威也○于謙處州監察御史朱英等誠
寇閩明松等充是宣宗察與其黨陳鑑胡閩得二科衆作亂犯
敗官兵殺都指揮紀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將承平日久民不
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　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
征之命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
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梟于廢元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
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卽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
之遂遁去
己巳正統十四年○正月討閩寇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
總兵官討之○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參政張瑛拒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　正統　十四　衣石居藏板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失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爲主
○北虜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人王振
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貴州苗反
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彭韶曰先是董
用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驥主之遂兵十年在役
爲數而東西騷逼誅將士發死傷不軍未班則蠻空虛苗賊乘
間竊發攻圍城堡于是貴州東路閉矣于與部督宮聚張軏等
先後進剿所至入境通道首四方五征苗賊也不安貪殺苗
也去亡而後安我軍無復來得死亡數方觀等信以身先
詩效被圍歲餘乃解戰死者大半而東南則之騷擾三董不信
賊於貴兵亦先者焉亡三之亦蓋有此其雲南令我正統之盛亦
以麓營爲交亡之道不降之乘無寧亡者有罪吾于是不能無感
○三月擢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浙江僉
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鑑胡降之擢成按察副使時惟鑑胡得

言不稱受招致侵者引餘黨遁入山中〇清理刑獄時春夏不雨
議會審獄囚以消天變　上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
之（按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illegible]）〇王驥
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〇五月湖廣苗反右都御
史王來保定伯梁珤率兵討之〇徐恭進兵討處賊敗績三司
官沈聯以定王成皆殁〇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霆
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
攻盡下詔赦天下（天順日錄記自正統[illegible]于上天象災異[illegible]
江[illegible]紹興山[illegible]移于平地[illegible]
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裂有聲時三[illegible]
月[illegible]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從東流于海淹沒人家千餘戶
又[illegible]記于內府乾方未[illegible]時一火而盡以南京殿宇一[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七　五十[illegible]
而業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二丈高始下詔赦盜〇前
不可遏[illegible]不可人天意不可回[illegible]冠乘亂大舉犯闕矣
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〇張楷撫平浙賊班師〇七
月熒惑入南斗（[illegible]）
（[illegible]）〇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
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
師師親往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太監
金英輔　郕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
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
聲息愈急邊將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
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備待我深入

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進諭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
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
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　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
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
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雨大作營人皆
驚懼振惡之命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
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
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鼐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〇八
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上北狩先是師還雞鳴山虜追
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虜于山下兩翼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七
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　車駕疾驅入關而鐵
兵爲殿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
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
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
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
虜見我營不行偽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敕與和遣
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
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
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踏藉死蔽
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

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鼐
張益而下數　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蹈山墜谷連日飢餓幸
得達關縣縣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虜
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
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為不軌其兄來曰此非
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
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
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曾使中
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
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何以為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

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
為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聞以攉其面曰夫那
顏只欲留為萬世美名大明天子實端坐不知上天何故攉下
之萬[illegible]之中鋒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
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宜報中國遣使來迎
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時眾虜皆曰者胡
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也先以　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
顏也先弟也○十七日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　皇太
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物馳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百

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奏令施行○二十日　皇太后詔
立　皇長子　御名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　郕王為
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二十二日百官奏請族誅王振而衆
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　郕王令旨族誅王振振家在京城
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
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縛振姪王山于市其
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為兵部尚書○二十三
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　駕都督郭登
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
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

于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　駕既獻虜
笑不受竟擁　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紿我耳莫若以計
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餌
之食令[illegible]執其弓矢因擁駕遁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
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具象給之會有阻者既淹久
虜覺擁而去○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
死也先所乘青驄馬　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覘但見赤光亘
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劇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
外畏怖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憚焉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
識字為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還

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鶻留爲庭繼持調護以至旋蹕二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坐也先稽首拜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上酒歌舞以爲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進寫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二十九日 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蒞祚遽理萬幾 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是日令吉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 正統

辦事○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狡甚陋妙一日而有智數坐强盜在郡獄論年所附竹床夜忽齊邑獄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截利斧鋸桶中破獄踰越倣而出凡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從遂遁入海嘯聚羣盜旬日間至萬餘人至是攻剿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饑死者如疊製雲梯呂公車衝城數爲所敗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進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米者奔道若避賊狀官軍開蕭養所在言未服日伏兵出柴中擒清歸賊其軍驚潰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營號稱東陽王紀元永豫五年降爲行營署僞官者百餘人）○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叚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 郕王即皇帝位進尊 上爲太上皇帝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景泰元年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

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卿審理副俞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興爲戶部郎中先是帝在郕邸吏部奉勅擇儒官爲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讀翥由修撰爲長史 俞儼由中書舍人爲審理山與興由訓導爲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後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興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命武清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軀髯垂至膝望之悚然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師兵馬退虜贖罪○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爲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師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 正統

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道奉 上皇自紫荊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瑛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社稷陵寢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可去此議是謙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言者 帝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陳建曰木東日記云己巳之變徐元玉最負有時名太監金英一問計以南遷對珵既然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深爲太監興安所鄙二事則皆未爲得也尊演邊史曰虜興狀行狂虜震撼一時文臣武將堪）

長圍甚無任張皇而一二朝臣如樂如實乃能獨斷卓見幾之以靜不少為浮議所撓屹然如山不虞不懼惟斷其君以選將練兵委任于謙石亨輩以戰守之務卒之轉禍為安而復安天下於亂而後治雖謂之朝廷有人猶可不可以為宦者而沒其善也是時使非二人堅定以固帝心于內則雖外有于謙數百輩亦無如之何而宋南渡之際立王矣宋高宗時將相彬彬有人但在帝左右無英毅匹所以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我朝之不為遐來其祝只爭善爰嗚呼是豈人所能為也哉○時承平日久城外編上等處倉場草束並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慮賊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也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于公此舉蓋擬宋時金人圍汴據牟駝岡之事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阯舊將王通為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誘進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速令死士夜襲其營令各伏內伏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師內外夾攻伏將自潰一謂戎軍依城為營進兵死鬪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狗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疾郤趣行其策○召宣府遼東兵入援

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來　上皇北去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疑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刃以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兩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速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摽掠攻城益急石亨孫子鏜奮曰宰相不出計策莫能及矣先是陳循等疏請敕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為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書與司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為也先邏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官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　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以遁　上皇宿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過險則袁彬執持略路亦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披刀割肉條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卻之胡濙王直言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

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鏜、范廣等
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遂破虜于固安，逐至霸州，盡獲之，奪
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
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illegible]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殺。○命都
指揮黃寬帥兵督河間、瀋陽等衛，緝捕盜賊。時舊降虜安置畿
內者，乘時並起爲盜故也。○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
巡撫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
承造軍器數萬件，皆儲以發運，未嘗愆期。[illegible]
申廣乃以數萬計其器俱要水磨明亮周公悅取[illegible]
數成造且計水磨明亞非歲月不可[illegible]
綾錄記正統間宮殿舊秩[illegible]
公倫如供辦時公以順事數京[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七　正統
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
同治即撥係來買皮鞘數補綃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其審事問
顆而數多○十一月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
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illegible]
生長邊塵有執變用識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遇虜
必持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封營勇人長之將為將丁然自宜
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處進馬薄來厚往未嘗大舉人寇
或有擾邊者不過殺掠之類或攘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
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及是北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
驚[illegible]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國洪以後衛之之兵是敵後
召至京師適虜寇獄之際人心驚愁念以後邊之計無將進陞
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鄂以表卒在敵之將紀律嚴
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焉○永東日記云揚武我洪為人
尚權謀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掩有亦顯
然主張以成其名耳然自宜德以來巳受知于上三楊公皆
重之如新為指揮杜衡所誣而此衡廣西雜爲部半李奐全等
奏帝以付洪自治明類
家太祖待郭進之士之義○時人已有秦有邊將守京師者矣

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
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
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
寢何？其如郡縣境堤何？其如田野之民、宗社何？宜急遣宮
府居庸爲便，復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朝
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遂棄其
城，衆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
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讙呼曰：吾屬生矣。因
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賴以
保全，亨信之力也。故世謂亨信有社稷功，信矣。至守大同則郭
登之績尤多焉。郭登者，武定侯郭英之孫[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七　正統
初爲勳衛，從征麓川有功。是年秋，擢都督僉事，守大同。時大
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
師屢敗，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
爲之立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不使國家無可
爲之事，若胡勢莫過吾與此城，皆相存亡，當不使諸君死也。
登在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爲瘍恤，于是貴夜修
城堞兵以時後衆使而盧侯京師登議率所部兵料集忠義
雁門入援先以狀書與袁大恩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勢必
邊內地爲鹿并輕故惑起多虜官軍民壯入援京兵擊于
外城賊有虜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旦日求啟前敵
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入閩，遂平。
○命都督同知董興總兵督廣東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上皇北至小
黃河蘇武廟，者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挂剌阿旅，促令使女設
帳迎駕，宰羊，近床進奉盃，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
筵宴。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上

配時評使貝谷鎭備侍言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為胡婿
耶後史何以載耶之則稱其情乃慰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
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為
寢侍卻之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敬
服　聖德雖衆甚夜見　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
龍交騰其上近而不見哈銘與袁彬俱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時
尋夜　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袁彬哈銘之以見忠愛之至）　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
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睡乃下其手因光武與
嚴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　上皇曰同朝
者你做都指揮也　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
廿六朝實錄纂要　卷之七　正統　　三十五　文右若義叔
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袁彬哈銘）　上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妻令勸
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
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幷酒一卣來獻銘因奏一比喻
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
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遊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
二月時潮水接着淺水這大魚遊歸大海也　帝可寬心時至
自不能留憂慮成疾悔無及矣〇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
都御史馬昂驅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出屯
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〇尊　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尊
生母吳氏為皇太后冊妃汪氏為皇后　上皇宮嬪周氏為貴

妃郎　皇太子生母也〇追封岳武國公張輔為定興王謚忠烈
輔文廟功臣平交趾進封公　（以累朝皆優寵之）天下倚重四夷
知名後殞于土木以袁余薦為薦沉靜勇毅敬禮賢士為武臣
之冠〇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陵
人無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　宣廟實錄除中書舍人
改御府審理正至是以舊恩寵驟進得預密勿時以為異入閣
三月餘改南京禮部侍郎

恭仁康定景帝紀

庚午景泰元年〇正月朔　帝受朝免賀〇上皇在虜營寄表賀天
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請　上皇幸其帳營焉設
廿六朝實錄纂要　卷之七　景泰　　三十六　文右若義叔
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〇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
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遇冬衣有吉有能識
太上皇者行群臣俱謝罪級納原奏事遂寢〇大學士彭時乞
終制母喪不許竹旨去〇閏正月錄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
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〇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
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
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充經筵官進講
相傳是時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
時蕭鎡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送之識者
病其褻媟（按名臣錄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宣廟擲金錢于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

乃呼至前以油巾前鋒鼻之則金俊故斬京衆久矣京師烈風晝晦○進内閣學士商
輅兵部尚書、尋致仕○都督莊全侍成晚勢縱家人奪民田御
史朱英等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于民○北虜入朔州大同總
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自是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責夜掛
備精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寨賊入境登率
兵疾馳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飼之夜漏下二鼓報
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營自朔州掠歸而回者登不利
士同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爲善登日我軍去城已
百里若一退遁人馬皆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拔
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斬趨賊營二百餘騎奮同被擒八口牛馬弓
刀器械以萬計捷聞勑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
破虜衆數千自成隊入寇以來此爲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
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一年大小
數十戰朱嘗挫衄常限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教爲
伏地龍飛天網等法又爲塘墼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役賞悉
賊入關中令人畏其燎自相警備須期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

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者數十賊以爲神云○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上嘉納之、
一日守禦昨者整飭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過虜
之出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臺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疏漏非
朝夕之責也今宜增兵士修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疆分守因
其險地則據撫以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遏以爲蓄號日水
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聯官軍一日降胡
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敕以官職給以全俸矢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叛者或擁衆豐鬭寨歸或乘間伺便毀掠數盡自何
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
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舊遷與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
部伍相雜以率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
染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糧餉之勞一日練兵臣觀向者之兵
士受化布于公門而統之月錢于私室于是乎一日不習兵事攻刺之
送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解
他見其或貧販倚財以爲商賈或習技藝以爲工以全其所
傳能以供月錢之費盡民之商兵之力皆變爲工業以遂奸
先月一日率以祭如軍夫羊豕之資舞氣河而不敢其今宜痛華
射月續之操練之攻一日請蹤大人主當總攬朝綱觀
典蔵凡攻事軍制未盡夫書宜自御便殿大臣奏于前小
臣侍于側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機也益以審而察下百官也益以明
聖政日新天命日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
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胄皆切時務○以邊國事殷令
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止、其上遂事例與歲
貢同、納粟人監之例至此遂爲永例甚至援此以接濟大工自正統以來求遂援此同以
文行無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歷事中選京天下之徒
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與事官皆一例按次歷事後其法寝
廢追至納粟上馬例行與擧貢生員一例等爲撥歷中選無復教
養之實矣諸生崇尚遂爲交易之地大司成亦爲茶毒辭學者
官學士勤教徒爲冗員無所事事學舍文廳不至于澌
相去何能以寸祖宗良法美意其尚存而不至于澌
何爲歷變
何可勝恨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球按
學通春秋痛父死于非命皆其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
馬順死球贊襄贈刑部侍郎劉寧嘗薦江西召二子慰
先公忠義顯自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薦鄉擧是
第一舉兄弟皆登進士鉞仕至左參政舒選爲庶吉士

至雲南按察使後于孫科第綿綿不絕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貳
心也先援還且不欲送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無
京未有期也寧又思表彬歸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
免及是彬與　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齋書
繫磐髀間令至宜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宜府參府
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縱兵逐縛至京師餘之自寧
既誅虜失其鄉導於是亦厭矣○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
蕭養誅之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與同
經此何祥也對日雞不時鳴由賞罰不明頒公
首之兆也時有白魚入舟中軾日昔武王伐紂有此
兵貴神速若後請兵則援不及事以所賊
將拉朽耳與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墮于河南岸

告門四何內敗賊必矣至是與內官郭敬至大同與虜賊遇兵大
破之斷養中流矢執齎以梁餘寶悉平與徵封海寧伯天順中
坐貴占鮮竄○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和乞答使綏兵下兵部
籍戍廣西
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
寇虜騎已至闕下猶遣少卿王宗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
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
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況虜貪而多詐
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
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務文詰責許貴○國子祭酒致仕李時
勉卒○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謚文安改謚文忠○五月癸
卯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歿○直京

營團操法從于謙議也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城固原○
敕左都督楊俊○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
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馬首遣參完
者脫歡猶齎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
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立
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耻屈
意而陰使阿剌來言于是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明□ 帝
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
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
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

要朕為之非出心少傑于謙對曰大位已定理不更易乞陛
下發使盡禮紓邊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
出太監興安復 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他且言誰可行者能
為文天祥富弼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
言今日羣臣皆和之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
至再興安復命陞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右侍郎羅綺為
大理右少卿充正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
實懇請內閣白過興安興安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
實等遂偕虜使北
秘惟于迎復則羅可異也○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營也先見

實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答之也先
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敵天的氣候若寒
我手裡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
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
實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敬當
行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
京也明日引實進見 上皇進行粮酒延及粮米魚肉烘炒韃
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 帝皇所居者布幔布幃地而寢
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之具而已 上帝問實等曰當時朕
非以遊畋而出乃為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專所致也及也

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害無慮更恆住因問　聖其友　今上安
奸　上皇泫然淚下既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逾年始見卿等
實因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不堪因極言王振
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聖駕蒙塵之禍　上皇曰振未
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恨何及實即事賦一詩
云卑整采冠拜　聖皇偶開天語重要京腥膻充腹非天禄草
楚為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
通和好覃華南歲省還章也先等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
迎之意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個閑人我還
十六　明英宗實錄
你們千載之後只圖個好名兒你每可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
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阿輕易了復再三言之實
等十四日辭　上皇歸也先遣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羅
綺往大同謂回山西大同一帶擄過人馬○晴虜主脫脫不花
普化可汗亦遣使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
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往問　上皇道過李實乃實告以
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
戰乃解甲自潰善曰承平日久將卒不習武備況此行原擬扈
從未遇鋒交戰何得不敗善因言　今上英武戎政事新招募
武勇收攬群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椿擬偏堅山嶺但

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飛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藥
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鏢置
銃火中名神鋒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
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通好何所用之虜等以白其酋既至
見也先也先問糶直朝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十人
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宴豈得為薄也先問何故拘留
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為奸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
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帑數又使臣多自盤
欺隱非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　朝廷豈
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發兵殺
一六　明英宗實錄　景泰
掠上干天怒反復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二十一日李
實等至京奏訂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
許　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
處虜人皆悔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
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其家駐營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八月初二日楊善等至虜營也先
見善等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
迎　皇帝善曰大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
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大師愛錢了也先曰
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義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

書皇帝去還殺否答曰天位已定寧復更改也先曰堯舜當
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
明日尚書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
皇帝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
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
君臣禮也先領妻口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　上
皇餞行又各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
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
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
送至京下千戶蟯送紫荊關時　上皇已入塞　朝廷猶以虜

情多詐爲疑禮部遂日會奏議來迎禮未定遂與翰林學士
高穀言奏迎宜從厚大意謂　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爲宗社
計耳今都人一聞　爲虜無不喜雖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
今日本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
恐千載史書難洗殺伯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
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庚見朝野
同情以感動　帝心都御史王文止之（文備、御史）陳循見之恚甚言遂寢
非分論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命赦得釋○十四日　上皇
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言羣臣用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
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進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

爲來耶雖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
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備具儀注送
內閣○十五日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
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今　上迎拜
上皇各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
上皇至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不允○大赦天下○癸巳
帝宴瓦剌使人于奉天門明日　上皇宴之南宮乙未陞賞瓦
剌使人有差　王鏊曰（英廟北狩家[illegible]人等謂送宗[illegible]焉喟此自古之所無也同國家[illegible]之說亦人衆有以中其初會是時成王監國不欲急[illegible]之[illegible]有上矣虜人挾空質而責不義于天下所以[illegible]歸盡合部[illegible]之中之謀也○高谷曰振以　英宗能之遐迹至蒙塵殃[illegible]宗社豈不後世明鑒哉然　英宗非遊畋急樂故爲誤耳其被留虜）

（所尚念軍旅撫令則救務入城此帝王之心哉爵復國非帝也夫求援欲不忍而　英宗雖天命有在亦事機不同景帝令郎憲宗嗣位則所重在彼勢不能絕虜欲不爲宋高宗亦難景帝則見弟之義與父子殊也且于景帝所以立景帝有欲[illegible]位以長君故耳　景帝[illegible]意殊不切遣使迎于[illegible]可[illegible]然　英宗之脅迫則在此也此不急迎復彼將挾空質耳所[illegible]而不歸之使求之者急[illegible]有勞然他乎然則景帝雖恩請[illegible]夫而迎統爲正廟號今所宜議復也于[illegible]有定國之忠而[illegible]）九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
第一劉宣乃府軍士也同考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
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十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
朝　帝詔免朝○以禦虜功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
覆考試時所取士也見表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

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柔將朝廷事為一己
事，安得吾於〇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於延
安門，不許。
辛未景泰二年〇正月 上皇在南宮〇二月命右僉都御史王竑
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飢，民死者相枕藉。竑至，盡所以救荒
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並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
之，全活數百萬人。擇留四十人，空庚六十檢處流民之病者、死
者，給以棺，為叢冢葬之。先是淮上大饑，帝于樓橋上聞疏，驚
曰：奈何百姓其盡死矣。後得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
不然，飢死我百姓矣〇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右侍郎。

文曜媚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
不離，人謂文曜為于謙婢妾。內議慮其黨比，乃調文曜為吏部。
甚哉人情之所也，無論性骨樸拙，往往為柔佞所牽；以文甫之正，且一旦驟至于文曜而不能免，況乎其他。庚午朝廷
試賜柯潛、劉昇、王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七月詔擇顏子
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并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
基七世孫祿亦授是職〇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詔付外。
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取
所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爲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
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恥欲靡下也。時 帝頗聲色，眷倖常以
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內侍爭拾為笑。編修楊守陳
賦銀豆謎，大寓諷諫，恨未遂 帝耳〇李賢為兵部侍郎〇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章怒，發中官阮浪等獄，欲窮治不
已。忠一日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
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為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侍臣王誠
言盧忠是不風于豈少信他號了大体傷骨肉之措役追問忠
果朝供養其貳，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〇按寅，山西安邑人，少
賢而性聰警，學兮易占，斷多奇才，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
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筮得乾之
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方正應也；龍潛躍必
以秋，應以庚午，決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
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敦也。或躍應馬，或之者疑之也，猶
七八年必後辟年，大德之正。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
寅，日壬午乎。自古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
衛午，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後入寇京師，敢蒙寅時
在石，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罪之
必竟。虜果敗去，歸年也。先奉 上皇南還，將率以為許，獨無字
伯朱謙上書疑請，朝廷持不賞。發寅言于亭曰：虜人順天舉
義，中國反失禮迎禮，彌不為歎於哀乎。亭遂與于謙設謀進使。

虜果奉采與來歸後士鄉皇復位授寅錦衣衛百戶閣參平〇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
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〇杖中書舍人何觀，謫外
任。觀時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者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
中皆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
驅置于南方，忤旨。

東莞陳建輯　秦成王業　江陵陳龍可訂　古鄞丘酉校

壬申景泰三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遣使賜元判可汗書○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來獻捷○兆奏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遺我使往報於言路者以為虜懷叵測何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使執政兩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俾我得以益修內治。　朝廷從言官之議諭絕之而令羣臣其咸備邊長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矢之騎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鏃

銃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銃是也論中國之長又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上皇長子皇太子為沂王次子見清為榮王見淳為許王廷臣俱兼宮僚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乃默與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等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𤦲以祈禦功累官廣西都督揮使廣兒黃鈜欲奪𤦲陰謀殺𤦲總兵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指僉事武毅發鈜情罪逮獄當死鈜知事意欲易儲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賄用事者然後上書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諾已與衆將覆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泣言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奏上　憲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大保一部兩尚書之誚王直得所賜元寶拍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指擬死矣累疏求退然低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鈜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錄降黜宗致仕及　上皇復位鈜飲藥死斷棺戮尸子政等皆伏誅○帝既拂懷怒為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哭入賀陳請一見帝之門與哉分之

此行吾謂公當諫也乃復為請以應○初　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帝為之默然　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與魏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等亦可以愧死矣重知于謙者頭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然有負也○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機務

癸酉景泰四年○正月　上皇在南宮○改侍郎耿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時詔陝西市羊角為上元燈九疇上疏略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者曰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乃止○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奸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撰對也乃令致仕（按天順日錄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召爲刑部侍郎雖有剛直之名……）

二月戊王翱爲吏部尚書翱嚴加考察公銓汰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七月非常也先弑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八月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命太監阮安往治張湫決河道卒安交阯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

之事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者（按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泯於無迹正統而後……）

○石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士狃恃肆貪婪騃成污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譎秘變能預度尙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罹及今無事之將若不早爲措置一日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爲予還○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還治張湫決河（按有貞先名珵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叱遂懷恨……）

謝而爲河北也乃更名至是遂舉治河衆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入開以制水勢濬濟渠凡四百餘里歷三載始訖工○）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甲戌（景泰五年）○正月上皇在南宮○積雪恆陰詔求直言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時災異下詔求言南京大理少卿廖莊疏曰……）

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戒駕除道太學生楊浩上疏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弃儒術而崇佛道豈不 聖明之主謂夷狄之鬼而可尊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 聖德 帝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弑其主而併其衆遣使請來虜使未

還出其不意調遂分諸路兵討之二既既上溝名覆京師○時

又有太學生姚顯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

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

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外修造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

廒勿復興作爲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

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五月下禮部

韋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 時所立 皇太子見濟薨鍾同疏請 上皇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上之之兄選得罪尚有劇淡淡縮不敢對曰作就作武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各官議選章綸職陳修德弭災十事其一謂太上皇帝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冊封 上皇之位決望時節率羣臣朝見於一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還子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位以定天下之大本如

皇明肅英紀 卷之六 景泰 五 友石居藏板

此同知錢可致天意可回累疏可歎矣罷人 帝覽奏大怒時已晚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與南宮通謀不勝痛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者無一語可引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敕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部郎中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奸人黃竑獻易儲之議實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保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奈享宗高奈諸議何謙不以靑示王文曰吾生不知朝廷法度然市恩當進一議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屏左右言事曰臣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復太子沂王位者 陛下不可不處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丈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帝愍然爲雲南履後乔所選者禾行乃謫戍鐵嶺衛 又有御史將豫人某亦有南城多樹事臣測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憩息及樹伐得甚故懼甚○按 上皇復位 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徐正受戍之刑○召薛瑄爲大理寺卿先是瑄爲王振所陷落職家居

已巳之變以薦起爲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

來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

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

遂焚其舍劫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以謀叛逮及者五

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彊猶昔○

會寧人聽獻 麃人瞻獻移置南京○七月詔復君鑒錄于羣

臣

乙亥 景泰六年 ○正月 帝在南宮○命太監班祐鎮守偏頭○八

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午門外

廖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死杖下先是莊嘗上疏勸 帝朝 上

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母喪至京闕給勘合壓見命錦

皇明肅英紀 卷之六 景泰 六 友石居藏板

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杖八十謫定遠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

杖一百同死杖下綸禁錮詔獄

丙子 景泰七年 ○正月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

謙持身廉一毫不苟取從至孤貧先世宅盤遺其弟居市塵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與家年不容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宴不飲酒音樂歌舞在告與安舒良奉旨視護自李請凡過於閣抄致息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瓶器鹽醯膏蔬菜之屬爲賜或曰太爲盛出伐竹爲瀝以和藥尤見其殷也言官管言頻用 安言只說自發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母不同家計 朝廷要用人似此才尋一個來換于謙衆言默然○順天河間二府民饑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

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義官冠帶徵

粮少免追久欠爲郡縣守令官能供應柴炭夫役聽其採取皇莊

渊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枝損其斗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済

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調兵部尚書

兼翰林學士江淵于工部（璞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爲人寬厚在兵部從者過事明白而不可犯用四十餘年治介如一日其居官清白[illegible]者莫往其宗之上陵於治[illegible]百官[illegible]年來[illegible]未嘗考[illegible]君食奉職〇[illegible]大使[illegible]波[illegible]遠事[illegible]表[illegible]）○五月秋欽賜大

臣子陳循、王倫爲舉人備例南北京闈例令四方之士遊太學

文便就近赴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士劉

儼侍讀學士黃諫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英王文子倫入試

俱不中遂循等訐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聰同

劾儼亦在中劾目指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　帝詰如洪

大明[illegible]紀　卷之八　景泰　七

武間劉三吾等偏中南士科考試有旨命翰林院復閱取中試

卷高穀懼儼等爲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

臣高穀有事奏上諭因召至御前具述其情且以大臣子與寒

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

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令其會試一體與之禮科給事中張寧

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爲器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

黜不報（按見于衡試有二異有欽賜舉人有覆奏鄉試駕呆[illegible]遂[illegible]蒼生是科復領江西鄉三十九名解元倫後以字行爲[illegible]王宗彝等坐暴露成化初過肴歸竟取進士官至尚書家[illegible]旅尤）○十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并論府

縣上遣大臣即訊削寧王護衛罪諸官屬

丁丑（景泰八年）正月○帝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大明[illegible]　卷之八　景泰

安成　王　襄　參
東莞陳　建　輯　秀水　沈國元　訂
古鄣　丘　酉　校

丁丑天順元年 [illegible] ○正月　午　帝皇復位，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

[illegible]

[illegible] 亨知其病不起，乃與前兵部尚書張軏、張輗、左都御史兼 [illegible] 楊善 [illegible] 徐有貞謀迎 上皇復位。[illegible]

遂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永等下獄。○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

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為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卿許彬為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辦事。[illegible]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軏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輗為文安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軏、輗，英國公張輔弟也。[illegible] ○論迎復功，擢錦衣衛指揮 [illegible] ○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 [illegible]

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為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軏揚言曰：「若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illegible]

於英宗 英宗臨御再也京陸勦而俯宗即位已附翰
太上皇和與議事亦可也于謙諸臣非知不及其楚其和其主
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知 英宗必憾之矣然當時不與 英其主
宗之得返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蓋勢不得不然 英宗惡
得而罷之謙之先在 景帝易儲而不〇以千戶盧旺彦敬為
以報予之雖然其功實者掩過已哉
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侍于文華殿前 帝問曰二人
何人也。亨對曰臣心腹人也。如迎請 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
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厭。冒報功陞職
者四千餘人〇李賢恭定襄伯以為南京符命〇太子太傅高
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時內閣諸臣皆流放
宜殺惟穀以忠謹故。 帝皆曰殺在內閣無以迎駕又自內事
以左右朕豈無他勝可致仕〇二月朔 皇太后誥諭廢 景

皇明廣彙紀 卷之九 天順 三 汝石房藏板

帝仍為郕王歸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為
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始為郕王妃欽天監夜 除景泰年號
帝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 王薨葬祭如
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〇贈故御史
鍾同大理寺丞官子丞知縣楊集上疏請同遣戍得出囹土歸葬
時同殁已久矣血漬骨間洗出倍鮮妍後謚恭愍〇少監阮浪
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〇召前南京大理寺卿蕭維禎西定
羌驛丞廖莊還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〇詔舉廉民凡八
十以上賜冠服京縣民布文中有四歲 帝召見覺其狀
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以命吏部尚書姚夔以

下造其第致賀〇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〇授徐有貞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
祿大夫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詞林紀曰學文史著其
有貞所自昔也圖在南府大乃非人可〇
字射非所當用進計曾知不然矣 前給事中萬戌
錦衣衛徐正至京磔誅之正永中行時蓋發其戰出之
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 文淵預草易儲之詔
郎朝文祠至王已文淵追自於泉詩為有功以擢為官家
文詞于主並府排誌壽文淵之 以從
奉留經撫鹿東時曾盡將出天代 許有
貢官今官校送至京戮之 命長秦汝
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薨 帝欲令 妃殉葬李賢對曰汪妃
雖立為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

皇明廣彙紀 卷之九 天順 四 汝石房藏板

女無依尤可憐憫 帝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
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汪妃甚賢景泰欲易儲時包競未
為不可遂廢立 皇太后及錢皇后與相得甚東宮意
撫處之所以禮之甚恭猶真 皇太后及錢皇后恩相得甚而
上以妃居宮中不便乃遷之外王府 東宮令致持令髮一
宮所有悉取自隨〇山東民飢發太倉銀三萬兩賑之〇四月
妃至直誠矣方卒
已巳復位 元子為皇太子〇詔處士中學有天人才堪經濟
隱居高尚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〇襄王瞻墡來朝先是
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暫攝天位
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
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 帝覽之感歎手勅
取王入朝禮待甚隆 帝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槩

以詆誣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父老遮道爲臣言王廉使
寃乞奏 帝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督 帝立命霆
槩比辭歸 帝送之門王伏地不起 帝曰叔父欲何言王頓
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 皇上省刑薄斂爲萬姓自愛 帝
拱手謝曰敬受教 按蕭王自各府變後辭朝久矣自 [illegible] ○追復王
楓宮立祠祀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五月遣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
獄後追論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
差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九 天順 五 友石居藏板

[illegible]
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甚遂引疾致政而歸○六
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
赦天下○復下有貞獄發雲南金齒爲民 有貞既降 [illegible]
[illegible]

門建陳議[illegible]刑于庭考掠[illegible]者發四土[illegible]無所言乃[illegible]
[illegible]
所名毀謗朝廷者未獲石亨勸 帝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
品官 帝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帝曰爲政自有體盜
[illegible]責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illegible]
[illegible]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焚[illegible]

十六朝彙紀 卷之九 天順 六 友石居藏板

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從寶位正當以堯舜
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縱則人情恐怨事自寧息則
人情危懼愈求竊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詰究甚力 帝
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輗致仕輗以曹石恣横侵
官[illegible]致仕 帝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
籠是汝耶輗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輗頓首以疾告 帝
知不可強賜白金彩幣遣之○謫修撰岳正欽州同知時正數
爲 帝言曹石勢大盛恐有變宜早爲節制 帝曰汝可以朕
意[illegible]言之正詣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
帝命正草詔罪己歷陳弊政謂奸邪蒙蔽詞極切直亨等大

怒遂有黨語指爲誹謗內批降遂州○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遇赦還京謂宜詣闕石亨曹吉祥皆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八月謫督府僉事郭登居甘州衛 帝尚虜時也先嘗挾駕臨城恨登引中國有君之語以沮旋復之謀也○逮岳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正既降同知欽州道謝祿以母老留閭月兵部尚書陳汝言希曹石意劾逗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正往謫 帝每念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敗 帝思正言乃放還爲民○九月勅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

兵等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軏輩每朝頻入見或因小事顯陳或無事亦輒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 帝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總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盍賢自拜入閣立意退遜必待宣召然後往 帝覺其意故召諭之 帝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爲用舍○十月遣行人曾隆賚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是時石亨用事頗欲避名餙過其門客謝昭皆倣蔡京薦楊龜山故事勸以舉士昔一役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說山林遺士有撫州吳與弼者[illegible]賢薦之乃托賢代爲草奏郎日上之數日 帝召賢謂之曰吳與弼何如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illegible]若 陛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 上從之○時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覺

關有兵處石亨欲領兵剿追乘機取之 帝召李賢問曰何如賢對曰景泰以來年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已下詔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興兵役之恐不可若[illegible]所遣李斯所蒙[illegible]不足爲寶 帝然之乃罷其議○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汝言其家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籍汝言家財物予大內廡下 帝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illegible]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若是之多也時 帝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 帝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 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 帝備言

于謙臣衛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帝始悔之事定日久察知其事悉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 帝深銜有貞輩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等卒俱不免○太平侯張軏卒[illegible]

戊寅二年天順○正月郊天後 帝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 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 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

長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蔭官之又有爲其宗親求
恩澤者、帝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
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職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
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知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
國法吾不能救今若開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　太后盛德
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擬宗爲法　太后知乎　帝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或以閑防之說至今猶悔曰僕
爲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爲例耳　帝曰然○遣建庶人出居
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　帝北狩嘗惻建文君之沒無
所加禮因遭變故以語袁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尚幽禁大內

皇明廣彙紀　卷之九　天順　　九　衣不居藏板

將五六十年矣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
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　帝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
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入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
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四月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
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帝命毀之家人抵法顯
宗亦免其罪而戒之○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　帝謂
李賢曰與弼當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之士輔
導之宜授宮僚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異與弼具

疏固辭　帝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茲禮聘
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　帝曰宮僚不以煩
後聘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柴米太監牛玉送至館　帝
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具疏三上乞歸
其[illegible]書有太監以伊傅之禮待之都以此[illegible]
不[illegible]與弼固辭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
若[illegible]今必欲[illegible]得見爰立作相亦難施行[illegible]
大[illegible]力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留宮僚中有建明則大
行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illegible]
亦不從三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請賢乞回賢爲言于　帝帝曰

皇明廣彙紀　卷之九　天順　　十　衣石居藏板

果如此亦難留也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賞以銀幣叮嚀毋
忘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膳仍命行人王
惟護送歸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後上表謝
恩而去　旋曰按從吾玄德鶴起岩穴我[illegible]諸司[illegible]太祖從徵
一見毅帝不然爲矣然考與弼之[illegible]館閣時有夫[illegible]
諸公之下其[illegible]惡之寺文公卿與[illegible]之以不免之從屬於
上言以伊傅之禮則之部以此級授之故下受然副當時使節
如借說之爰立作相則與弼卿經然受之不然亦遇公所謂不
受小官而就卿相之位與弼爵之矣至他日啟石亨與薦則
前爲門下士鳴呼以春官諭德爲小而不肯爲顧處徵薦之
薦而并爲其門下士亦俸矣乃其論與弼學術與劉其文集序
稱作與夫翼陳十事皆枯淡寂寞草率[illegible]器無所發所有日
共[illegible]之於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而錄前部說夢見文王孔子與
朱子之[illegible]剛覆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謁者至再三鳴呼大儒如
周程張朱之學其矣何當有夢後微夢學官所聖耶康齋出所
貿然[illegible]好必寡吾難毀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豈敢
[illegible]附和無所忌因此[illegible]之議而有辭○漳州府

衣陳眞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眞晟字剩夫務治舉子
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
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爲鐵
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是用伊川故事詣闕上書不
報乃歸聞聘君吳與弼欲往見焉之行至江西張元禎緝修止
而衣行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程朱有眞傳許曾詣吳州廬
亦未見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公玠也廣州志張璹傳亦載此事○尹審齋曰[illegible]
[illegible]

皇明從信錄 卷之九 天順 十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雲南總兵沐璘卒都督同沐瓚代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
指揮僉事張欽連戰敗之先是也先以殘虐爲其部下哈剌所殺
哈剌復爲孛來所殺諸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敵久之始定於是
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涼西侵
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己卯三年○二月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 [illegible]
包藏禍心[illegible] ○八月命三法司
[illegible]

書請後會官錄囚○十月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帝[illegible]日從容
[illegible]及延爲奪門之功賢對曰延迺則可奪門二字豈可
不後況景泰不豫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又武擧

皇明從信錄 卷之九 天順 十二

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
順亨輩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
首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帝曰然彼時何以自處方悟
其非亦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對曰臣彼時極知此
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
起亨文武群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
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群
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擯排之
忠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
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尤信 帝曰然

庚辰天順四年○正月致仕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大學士高穀卒。○二月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職者，皆不能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乃妥帖。上曰：然。遂行之。于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傳旨乃免。○德秀諸王出閤讀書。 皇子凡六，長 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國絕。○會試天下舉人。時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不中，攜貲亦怨考官，遂毀其號，奏考官較文顛倒，宜正其罪。 帝疑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將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帝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栽孫[illegible]

其人狂妄，遂枷于部前，羣議乃息。○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十一選于璵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月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毅。○八月虜大舉入寇，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獲，見我直不動，去而復來，遂復犯二關之軍赴雁門，人民恃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 帝聞之曰：可惜此老。謚曰清惠。○十月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陛辭召至文華殿賜鈔。 帝諭之曰：善爲朝廷守北門。○釋徐有貞歸田。

辛巳天順五年○大明一統志成。○七月曹吉祥謀亂，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遂蓄謀誅之。長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虜下多蓄官軍勇善戰者爲恩惠收以爲心。天順初所司以奪門迎駕俱位大官。石亨事發，冒功者俱盡去，其黨又爲吉祥所庇不勞自居。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常懷異圖。從子欽等皆有封。欽武伯因私殺人事覺，爲府史所劾，上寬之而下詔宥欽。[illegible]吉祥謀叛，[illegible]上二子宮而出。皇太子時孫鏜、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辰欽出[illegible]吉祥遂令欽約爲兄都督鐸、從兄都督[illegible]部指揮[illegible]孫義等於撥兵入宮爲亂，而吉祥宮有[illegible]。是日發恭順侯吳瑾又都指揮完者禿亮知其謀，馳以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門[illegible]直中官發。[illegible]番漢兵五百[illegible]東西長安門，殺都御史寇深、指揮逯杲，[illegible]學士李賢、廣寧侯劉安[illegible]。欽黨從大夫[illegible]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illegible]擊散其[illegible]王[illegible]會昌侯孫繼宗精[illegible]兵[illegible]大[illegible]于東華門[illegible]辰至午，欽敗走，斬之。[illegible]以百餘騎突[illegible]欽走匿其家，[illegible]追獲之，是日[illegible]上出[illegible]等于[illegible]皆伏誅，籍其家以賞將士。

餘黨並處斬。京師有賞三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營男日盛，諫不與往來。欽實欽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誅，反居[illegible]書三老發免。○旌死事，追封吳瑾梁國公，謚忠莊；贈寇深少保，謚莊愍。○論平賊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鏜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蟒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掌大營京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而昂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衣有虎繡胯刺，雖諸勳戚不可得者，皆得以賜。○擢吏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授之日者術，[illegible]法也。于是[illegible]其術[illegible]景帝召見有言[illegible]以自[illegible]家奇議召寘達者石亨以圖讖曰 星帝往南宮[illegible]

剝斷其碑，與全墓古及徐有貞節觀魏參合　帝既寬仁，忠賢
文華殿御日提定諸翰林主事累遷員外郎附中書鈔反覺王
與李賢時祇在備飲間之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處上謝而自
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勿忘父欲便首其
兄錄舊書言是欽乃稱王李二公而退事乎　帝聞　○帝與
甚常之召就勝家辦馬造陞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

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初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己任，誰肯出頭，惟榮挺身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絕，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壯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帝曰：榮忠臣也。

○冬虜會阿羅漢河人套寇延綏

鎮西稜林望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遠二千里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古朔方秦之所取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廣遷河外居漢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失其險當始渡河東北遣將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人築之築塞堡城堡舊緣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然後殺戮撫三衛宮軍分戍兩河南陝西寄其聯之勢營癡選以選路兼秦秋慶廷數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實以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人居其中以伺擾候不時出沒途遂達境劉之害也

○十一月　帝召李賢至文華殿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看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送送國子監。

士子　天順六年　○三月調知鎮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議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鶚毅然曰：塑像非古。我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誑鶚，鶚云：此土泥耳，豈聖人「今聯」

（小注）凡塑像之說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何時始鳴呼欲語祀神必有主無所謂像設也不知泥塑孔聖人非中土服飾也後世莫覺其非亦何異繫人之長短肥瘦不一法也其非莫過之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甚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詞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謚文懿。

（小注）原字逢原秀水人天性恭儉凡事不苟雖居貴顯不能自守自其父景學官不能歸其言學識甚力學志不衰初爲之泥淵已而車母甚家爲學業文詞理皆醫之學理悲見其文奇之立衣故其哉之新其之學不受以卒理醫舍餘能默識慧蓋驚異與之新衣不受以卒

父不受太守大奇居生當是時太守得觀術學諸生遷選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天順初累遷侍郎入內閣與李賢陸續學士石曾龍用事知數原朝衣青袍事英曰行將爲公易新不苦則母憂去道易州原父塋歸合葬舟中疑曾枕埋姪哀毀竟病殞家等

○九月四日　皇太后孫氏崩，尊謚曰孝恭章皇后。○太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小注）直以賢試與我五旬讀還歸泰和自有數落花詩云泥沙入生荣謝皆知此下坐臨泥起吹嘆慕謂柳葉自登進士郎入翰林爲侍從三十餘年爲翰掌事十六年無一日不在顯官之中晚年歷三孤位一品參贊機務奏而後旗乃五頭極矣乃蠲若寵薦義泥沙之數然則必知三陽之卒于盛乃爲不以義乎輔指者致恨於西務之斯不與其政内閣有而出理命事耶其志亦如此宜其居節於好不之事權而來之邦所觀陪之説委靡於累泰之暴露而往前見於私室也嗚呼之悲足以又是歡也

癸未　天順七年　○二月會試場屋火。○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

覓曰無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德民惡有此異因疏干事
上陳 帝皆從之即詔行天下○追謚宣德廢后胡
氏爲恭讓章皇后寔國紀錢皇后素佐孝謹從無節忌眾廢北狩每夜哀籲拜天佛則卧地因損一
股足並太多復損一目皆宮中之所有從逆篤之費
而抉擊不快后幸出爲懟朝後關之後處
○八月禮試天下舉人○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
九贈太保謚忠安濙長於前寡欲自本奉薄宿官歲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
然與世然寫人淳謹之件識鬼節長故同謚建文之難
宮之事宜應易后眾泰易從之議濙廢可宗伯皆賴章
忠不自持本元[illegible]云下
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領鎮撫司刑獄傾
中外橫恣羅織一與敢言惡袁彬憤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九 天順
是非干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摭
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帝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
問只要個活袁彬還我 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楊塤
者匠楊塤者憤然爲之不平上疏論救言皆者罵所虜庭舊彬
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
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帝令達逮
問達遏塤令供李賢主使塤懼拷死于獄乃佯應諾曰此實李
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證見不若請着府官廷鞠我
對衆言之彼無得辭 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
門塤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

教我扳指也 達失色而泄彬遂得從輕調南京○李賢爲門達
所誣既白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言 帝不允
曰此細故何用介意
甲申八年天順○正月帝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
執筆口占使書之其一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
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殯殮紫服書畢令牛玉曰將
去閣下着令爲朕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驚嘆曰所
言關大體非 帝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千古
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 帝崩按英宗朝以光顧大明以來
然遊英宗遺詔自是罕朝廟之嗚呼至是英宗之盛積
至矣英廟以一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統大異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九 天順 十八
起何職豈英廟務以幼沖嗣位主長深宮未諳世故以致輕
附土木虜變幸起天下幾危及北狩還歸於是艱難險阻
備嘗之矣人之情偽悉知之矣然復登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遠
諸奸精明之治先於至尊此哉太祖成祖之數太子太
孫必先其開匿晨家以待觀民情風俗及農桑勞苦之事也哉
訪之矣○鄭曉曰上天資英明沖年嗣位孝敬重開信任書
臣翰心學問不喜玩好既親政崇儉恤民夙夜孜孜不輟祖宗役
年勤講論禮祀奉御加休百官關務舉嚴考察汲汲學之宗儒
謹災責勵風憲整肅皇文武將相宰執所任臺諫皆擇人久
任太后倦倦詢民間利病即嘗先務本爲社稷非徒從幸已也後
附之後艱憂啟聖敬天勤民小心翼翼不曹與誅惘念于命進
賢去邪益加刑慎簡兆嵩靈業治平若乃禮遇孝莊追謚
恭讓傳念建文友愛景帝并遣治命
定后妃嫡分正嬪御殉葬尤盛德事也○二月二十日 皇太
子即位○尊 聖母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 生母貴妃周
氏爲皇太后 帝即位之明日命議上 兩宮徽號夏時倡言
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 周娘娘爲太后李賢曰 天

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　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非自爲。意若推大孝之心，則　兩宮同尊爲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　聖例加二字，不然無

分別。乃於　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　皇太后。爲定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恐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顧　上孝事　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焉。○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言官劾達欺罔故縱諸大罪數十，謫戍烟瘴。達卒以謫所。彬得職，械送達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三月，復前御史楊瑄、張鵬，修撰岳正等官。○廷試進士，賜彭教、陸釴、羅璟等及第出身有差。○復定襄伯郭登爵，命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

團營。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喪兩鋭殿作英及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皆自爲之，尤善吟咏，有聯珠集行于世。○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吏部尚書，謚文清。瑄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於心不安。其出處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瑄教人惓惓於復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數十卷，多格言。○陳建曰：近編名臣言行錄，記薛文清罷內閣歸，中途遠病致其千道見爲邪相而致驗，遂總祇亦明特異事也。嗚呼，今官居閣者無艱起復，寧昔人以爲美談。今文清高風介節，視之不更奇耶。○七月，立　皇后吳氏。○八月，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十月，廢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調右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請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薦舉盛堪入內閣。李賢素不悅，惑沮之，乃薦是職。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粮益

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我朝邊臣留心務屯種者，無如葉文莊。○革太平侯李瑾與濟伯楊宗等爵。按大明會典，是年令正統十四年守禦有功陞賞者、被虜走回還寫者及出使覓料之陞者、天順初迎駕陞者、捕獲妖言陞者，俱革，不准襲職。祖宗朝之獻故陞不濫如此，李文達、彭文憲當國之功也。厥後萬安、劉吉當國，而汪直用事，紛紛濫不可勝言矣。○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爲宮中莊田。其皇莊之立，始于此。○擢真定府束鹿知縣盛顒爲邵武府知府。顒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言石亨謫知束鹿。邑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爲擒猾吏長。而民安之。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邵邑訟多至下決者，各來請顒折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水明如鏡之謠。且界真定二府，屬四境之民亦聞風趨就。落地翕然聚以成市。邑人曰留號寧旨累堂去副都御史。

卷之九終

安　王　某　撰

東莞陳　建輯　溫陵　陳龍可　訂

古鄴　丘　酉　較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〇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王文子
宗彝于謙子冕謙婿朱驥等亟放還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所
附上疏訟父謙之冤　帝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
其墓復冕世襲千戶冕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王宗彝後第進
士官至尚書〇二月行耕籍田禮〇皇太后壽誕遣從
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欲會大臣救頁姓香相率詣寺觀從禮祈
福給事中張寧上言皇上孝極孝心　聖慈無所不用其
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學以發明扶釋老不當崇奉謙
齋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數上奏有大識
入〇擢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爲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荊襄
〇三月　帝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〇四月以都給事中
張寧爲汀州府知府修撰岳正爲興化知府府給事王徽等劾
內閣李賢不職俱遠謫寧倡籲中救又有忌正者爲彈賢疏
草賢並嘢之會兵部請黃官缺尚書王竑介爲寧正賢乃假屈
祿之說票旨知府竑引疾歸寧正俱外遷竑并引疾歸以不復
起時論不平〇襄鄧中山流民劉千斤等聚十萬人作亂初錦
衣千戶楊英奉使河南憂之疏請選良吏賑恤漸圖所以解散
之策預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禁民交通勢自不可久不報後
卒端進訟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虎陸徐福〇贈
廣流賊死事副使毛吉等官
丙戌成化二年〇二月〇太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
制不許命內使林與護送賢還鄉視葬〇三月廷試賜羅倫程
敏政陳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尚書于謙官文中有云　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詔旨
被滅〇鎮守荊襄王信擊走流賊石和尚等陞都指揮同知〇
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猺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
平〇論平猺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擢
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一子錦衣衛所鎮撫〇
置武靖州〇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
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
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十七十餘自幼
河套熟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子葭州等民多出

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刷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熟勝瀾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等地至寧夏黑山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帝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甚有益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舊志稱田嘗歷延綏寧夏二境往復于偏頭[illegible]地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城爲猶考論之甚宜數老稍[illegible]邊總揚報之策且日曾親履于後季其川蒸不出此言乎重[illegible]也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奏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奏言國子監乃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 憲宗 三 淩雲閣藏板

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于治哉宜亟爲處置 帝從禮部議勿許。○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詔編修羅倫爲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及羅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内此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雖貶出而士論益榮之○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班師論功朱進封侯李震封興寧伯[illegible]圭太子少保○十二月少保吏部尚

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諡文達賢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illegible]進官月[illegible]大學景泰中上正本十策[illegible]經古錄又所著[illegible]大吏文武皆稱大任[illegible]已[illegible]○刑部右侍郎[illegible]卒贈尚書諡恭敏。

丁亥成化三年○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召羅倫還復爲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令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勳勞于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 憲宗 四 [illegible]

者不在此限按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敘子一人以世其祿俟于諸司職掌職官子孫蔭敘正一品子于正五品敘用從一品子于從五品敘用二品以下以是爲差後乃漸爲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死王事者乃得錄蔭于是我 朝臣子無復前代以濫矣然因初必順以經書之大意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回習學再試故恩澤而[illegible]子監遊途日斯世論文任台崇或善鑽刺[illegible]得京朝更撒踏曳自有所不論矣 ○封 周太后弟周壽慶雲伯周彧長寧伯並歲祿一千石尋加世襲尋進爵爲侯壽子瑾瑾瑛彧子璋瑁皆授錦衣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畝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爲莊田○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所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霧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達

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況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
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邇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
以敬爲所以您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
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
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弭天怒慰人心　帝嘉納之○六月戊
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將湯胤勣力
戰死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翺以疾致仕卒是年八十四
贈太保諡忠肅按翺爲人端方粹毅清白儉約第宅三十餘年敝而拒之教人受而不此屢遭變故無他慮于忌響一不介意當曰吏部撤復恩讐之地耶○八月英宗皇
帝實錄成○九月虜破開成縣知縣于達救死之從縣于固原

○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之
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　召李秉還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十一月謫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檢
討莊㫤爲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爲大理寺評事按懋爲行人司司副
先是有旨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煙火詩爲明年上元賞玩懋與仲昭㫤疏諫忤旨廷杖之並謫外任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人敢言直諫實盛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遂改懋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各復原京翰林院修撰時稱翰林四諫○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下刑部郎中
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彧與真定武強縣民爭田詔擇公正
法司官往勘還之郎推韶往韶至田所復是周臣徑歸劾之奏
曰臣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澇地有高下民頓年
出賦以公上旱則資井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汙下
亦有空間可以別給且民者國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之安
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詔上下招韶收
錦衣衛獄科道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論都御史張浩進學下
獄引有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韶福建莆田人○正月
以右布政使彭誼爲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按人景泰中特在僉都御史天順改元以件權貴左遷紹興知府民告訊發粮賑之或謂當上聞否且待罪……（小字漫漶）

復景泰廟號禮部等衙門會議云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
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具言
景泰一時君臣之失而貢獻之奏事遂寢○御史陳選督學南
畿選先趨按江西薦舉貞度至是以身示範言稱古昔動必遵則先領冠婚喪祭及射義于學宮令諸生肄習訓生徒一主于實行以妄幸浮冒所趨行不爲府省宿于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除行諸視周旋整肅綜晉俎豆洋洋翼翼也比夜入齋舘燈燭如白畫伊吾之聲鏗然選時以二燈前導首勸之舉士爭奪前後三年章縫之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駮人之病即奏罪不推也敎諸生一本于理學士風醇然時稱雍居表巺中婚嫁崇佛閣選至戒其下禁絕饋衛其風節如此
戊子成化四年○正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二年秋糧馬頭
○以府軍左衛副千户于冕爲兵部員外郎○六月　慈懿皇
太后錢氏崩皇太后　帝嫡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

衆相視莫敢先孫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内臣不以為然彭時請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帝有失德已而 帝御文華殿召内閣與諸内臣至前面議 帝曰 慈懿太后當如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帝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議務要處得停當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于聖德有損劉吉之

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帝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彭時曰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為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虚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時内批猶未允仍欲别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留聞于内 帝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議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所請 聖慈俯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百官聞命懽呼之聲動地 按此舉禮義夫而卒正固彭時等同守之力而彭皇母全孝道之美亦不可誣也皆可表於萬世○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

糧子粒○七月上 太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八月以都督同知劉玉為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討滿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九月慧星見掃三台彭時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 帝優詔答之 先是英廟令宮人萬氏侍帝于東宮司盥節御暨昏術及帝登極晉爲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等與其宗事交貴爲黨誠已夷至是以妃貧授都督同知兄通亦為錦衣衛指揮侍同吉萬達皆授官擢寵爱程通尊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諂為同宗與劉吉皆附之交院使人結通之妻往來宮禁言者猶言門彭時因慧見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言錦外廷人所同日附當先而宮中根本猶為至急氏女子年過廿十無子繼者弘未亦多不育詩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未子亦欲其然者年衆一生育者必受其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朝故也出者望合其謹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至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日數陵人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流率 帝嘉納之 ○刑部郎中彭韶陳弊政疏言未終者四事不報一

曰正家之法二曰馭官之術三曰持儉之德四曰用人之道○給事中魏元等因災變條奏時事 帝納之 奏略曰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於東方光掃台垣人心洶懼臣聞君之與后猶人之與地不可得而參二者外間傳聞 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號莫當以為言 陛下謂内事朕自處置屏息類聽將及十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情雖深而禍胎甚近洽泰雖微而懼然甚著 陛下當有春秋而貴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偏又言民困日急盜賊日熾則襄流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惑乞罷征稅之務發内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通於信待而西番剖實巴等又加以法帝名號貴尊踰恩出乘接轎導用金吾乞悉行裁革仍敕寺觀不得請建無修齋又貴賞無節玩好太多或即施經識或填寫佛經或為擒書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礦場採辦悉宜停止 帝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行之○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 時朝廷遣將出師賊閉權遂退保石城官軍居固原分兵為大營圍之城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戰死我兵部尚書程信等議以滿

四騎勇恐其與北虜連兵爲伏益危艾爭請益兵赴援是用慰
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虜在泰州不祥項忠曰賊震寄生還
恐賈禍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
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偏裨乃不從援師至鄖以
師擒賊水草道於其勞近地賊復是兵宿之壞人馬飢渴
勢日益困甚莊尚慮師涉歲月上疏
謂京軍怯不能戰請益之兵補騎兵郡不
兄任朝奏請遣宋永幸京軍因爲以往謝
廷定賞罰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乎令
始繁軍業待再有急報敢行會忠報軍可盡
大臣議息至閣下召兵部許諸提舒日事日
前古賊各四出攻劫使可數擾今入山不
一兩月賊必困窮故指示京軍何用再行布
至戰不足憂也既信忠其言不行出危言析
一二人然後與兵去耳延臣群然附和未開
中歲光彩時閣執輒敵時日觀與忠
信騎項忠土生圖之爭與賊相持三月餘
多死我軍圍困日蹙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
四侍爲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
之示以賞格令其同黨擒滿四來獻虎狸擒
六朝實紀 卷之一 成化 大 成本
之徒遁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發山谷滿四戟
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其四
等赴京師誅之賊徒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
軍馬悉赴延綏因原頗捷奏到人始服彭時謂之料敵明審得
勝云先是忠日夜堅守不懈下皆軍與執竟後二十餘陣斃矢
石如雨畧不少退怯馬女开諭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
功死所甘心與論偉之○裁項系發出師之度之下 下趙
議之生固西羌而彭文憲之上議不提 朝廷
也 被擄○十二月定簡除保衆官員例○旌表上杭縣故民
籍耕妻陳氏弟猎妻黃氏貞節 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
二婦赤黏時陳氏年三十黃氏年十九向匿金山巖穴間
近二執欲犯之二婦紿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
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涕淚各抱兒行
後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尸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經
乙丑 成化五年 ○春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餘
陞賞有差○吏部尚書李秉罷 秉剛介不阿當進者皆獎之又以天下貪贓不得職者有諸監

生沉雜乃以從言書判四事準之四有三焉者爲上四有二焉
者爲中四有一焉者冠爭曰衆人益悲焉大臣有思之者嘆給
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作
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點盧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
○帝復御經筵視午朝○侍講兼學士劉定之卒○九月刑部
郎中彭韶御史李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周彧奏請武強
武邑二縣空閑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會巡按御史李福按
視因據民田每步之餘皆役入爲餘田得七十四
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 帝敕命韶暨琮覆按韶往不復步田
但言田皆貧民恆產近延於京畿之內不當動撥以失民心且自
劾不能步田之罪韶以田歸諸民因責韶等逃名方命昧大體
命錦衣衛逮治之○十二月賜故國子祭酒李時勉禮部左侍
六朝實紀 卷之二 成化 十 成本
郎諡忠文
庚寅 成化六年 ○四月以水災免直隸溧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
塗蕪湖七縣糧稅○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
間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分勸法得米十六萬石銀布牛
驢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罷建西山佛閣六科給
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荊襄流民强梗陝
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
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爲福
利豈不大哉 帝命亟已之○七月初三日巳卯 皇子生即
孝宗皇帝 皇妣紀氏出先是己丑九月 幸昭德宮

皇妃在御妻之列帝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
胎竟不墮帝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爲門官照管至
是　聖嗣誕焉皇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
月而内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是年致仕工部
左侍郎霍瑄卒瑄字□□□人由鄉貢歷官大同知府正統己巳英廟北狩□□□下守者欲棄不敢納瑄出承旨
下□□出謁叩馬□□別遣□□蓋報□□□□出庫府金帛犒勞王兌卒瑄與其少交勤于幹理在大同歲久終于遂務者不能究
其用云
辛卯成化七年○正月京畿饑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
以濟民凡糴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不與仍者獲罪○定長運
法○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
皇明通紀集要　卷之十　成化　十一　友石居藏板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諡文靖驥致仕家居二
十餘年布袍蔬食不預治生席本道書付其子完勿勤提鄉里隸情墳發時布司已得請如例葬祭元示以遺書從之○
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十月立　皇子祐極爲　皇
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痘疹薨諡曰悼恭太子○濬通惠河
閘通○十一月彗星見出天市入太微垣廷臣進言皆謂君臣
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内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
言異謂　帝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諭内臣乃約
一二日開　帝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洽不
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議時等諾之至期詣入復約如初既見時
言天變可畏　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又言昨准御史建

言減京官皂隸與俸又職尚可武官不見怨望急須傳旨仍舊
以安慰之　帝曰卿所傳可與該部商安遂叩頭呼萬歲時與
商輅皆同聲叩頭　帝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
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
口實云萬歲閣老○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北
虜出入河套爲西北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
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
略同奏謂其地水深水淺難以駐牧若遇霜旱不可排捺搜河
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謂遂圖宜令守臣劃
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
皇明通紀集要　卷之十　成化　十二　友石居藏板
効而亦足爲長便也從之國隸記謂延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輕復業九邊圖
論亦謂彼時虜少退河套十得耕牧套内益以糧抗國讀之利建芳當虜循獵鎮爲凡皆擊鑒名論也素文雅議乃謂不可駐
牧豈獨種何耶
壬辰成化八年○正月星變免慶成宴○二月廷試賜吳寬劉震李
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
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奏築邊墻設衛學懇屯田事皆悉心經理
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爲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
川人○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修隆善寺銀工匠
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尊理官爲尚寶司少卿工科都給事中
王詔等極諫請追寢前命以重名器以正國體不允

癸巳成化九年○二月以彭華爲翰林學士○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
保諡文敏。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以才識擢禮部侍郎進吏部尚書 愷悌才偉度遇事立斷笑誘後進援拔人才 議不撓說故立朝多名奏至當皇后 事立主合葬裕陵之議尤得大體云 ○朝廷好貨玩是時有
迎合 帝意者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采辦所得奇
珍異寶無算 帝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
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
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笞
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
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傍

[illegible]科逸事

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
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
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歟忠竦然降位
謝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於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
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按新會縣民劉錦等擄掠閩往海上貨賣 殺將還海南民吳郎與其弟金童望
家遂寇附丹至新會兒子錦家部寇出南工錦拘見金童妻色
美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捕魚夜得之所其船於江
中將江濱民關道安聞金童叫呼救不果錦歸欲犯莊氏而
抓莊力居數日金童尸浮錦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爲夫尸哭視
之竟頓死然得錦謀死狀顧力不能報他乃先投切女于水
投水隨夫尸死爲三尸盤漩上下旋繞錦門鄰李逢春見
收葬錦復潛發其尸寄之大海吳所自外歸得弟尸于海濱乃
訴于官論生李政李壽及關道安李逢莊氏節義并士人男
吳詞章上之錦拘吐伏刑部員外爲復將爲具奏 帝令有司
即時錦拘旌表莊氏刑部尚書歷瑜奏李逢春等收葬三尸誠

爲義舉今遣發撫宜命有司旌其墓之立石○六月延綏徙
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請裁可 臺于未久部可
鎮榆林○七月勅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哈密規復
哈密城 時哈密既爲土魯番所據撫臣奏乞所累求救援兵部言 哈密之民(?)流寓苦峪赤斤罕東等衛亦言土魯番所據恐赤力宗
藩籬盡撤而土魯番之患方殷設使河西之虜不退獨中供億
難繼矣 帝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遣使賚敕
以遣使勅赤斤宗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義
宜遠遣阿力令亦遣使進貢因撫之約使其自歸可以得其
其姦謀然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背之志因命文等
親知夷情宜以委 使事乃勸文等往○十月 帝閱武于內苑○十一月勅邊軍
如自遇賊率衆對敵及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避視
見賊反退者乃坐失機○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甲午成化十年○三月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

是爲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御史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
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府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
不能鈐其屬聰曰己不能言而又遏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諡文莊。盛温雅簡重宗道諡尚名節言 動思効古人居家敦孝友在官 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老而好古蓋疑于志義負而于 世俗營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公集每以范文正公自期 借其大用未竟云 辛年五十有五歲
○以水災免直隸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
成化九年秋糧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并洪塘湖千戶所子粒○
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
九年秋糧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
辰州十一衛子粒○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尚偵斂家貲

進奉託左右求陞侍郎。帝問曰何出身。曰由承差。乃諭之曰
侍郎六部執政官。豈與承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
以官制封。乃與南京通政使。蓋帝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
京閒秩耳。○秋刑部尚書王槩卒。槩字同節廬陵人敏達有才歷官吏事爲河南按察使所
至有聲績。○勅公侯伯兼駙馬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
禮。祭酒依學規教之。徇情不律者奏聞。九月以災免直隸
吳江等一十四縣并蘇州衛子粒。○十一月復郕王帝號。帝
益尊曰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廢易儲宮憲廟不以爲嫌而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諡眞不
可及○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幾十年。
承制專決。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威震百蠻。百司悚惕。于是有

上書言雍不法事者。朝廷遣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乞致仕
歸。
乙未 成化十一年 ○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諡文憲。
時辦事閣中不爲尚坐伏閣號泣爭 慈懿皇后禮亢直正宮開
廣儲嗣宜論國安公主及斜宜稼又深言劉永誠不當封伯景
泰三年兄弼爲有感即引退出處之際 ○廷試賜謝遷劉戩王
明央如此蓋一代人望云卒年六十
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珝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典機務。珝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時
會小忌之凡所建明入告于 帝出不語人 帝稱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翊矣 ○五月兵
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
十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備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
乞嚴加追究。帝命歸理之。○帝親定皇子府名。書于玉牒。遂
令文武大臣謁見于文華門。皇子已六歲矣。先是內宮淑妃紀氏生皇子于西宮有一
貴妃生宮太監懷恩與宗閣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爲不令我知遂
製服進賀厚賜紀氏拜聲曰名皇子入昭德宮以紀氏于
永壽宮中外臣察喜慶之并張敏令人論內閣諸臣立皇太子東
宮二部並具奏會文武臣上官名以英國公爲首奏進即召見慰
奉天門等皇太子與母同處時此事無所知帝其于奉長久日得欲
從前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係天下歸心重以隆慶宮于貴妃撫上
宮保護恩禮已備不宜萬民皆謂貴妃所爲則尤無能此則能
保其身全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時就會之期更于處
代遠貴妃拜得正見從之人情事體議故不顧
所見貴妃依子之三公論于是禮部商奏于時日
歲至十年三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奏求屬名未
皇帝命之○六月 皇妃紀氏薨。商輅引宋李宸妃故事言。得
諡贈爲恭恪莊僖淑妃。殯葬悉如禮。時紀妃有疾 帝命太監黃
賜張敏請疾使方賢治中使

衛往尙尙寶紀卸前以黃花瑞之御府生見次月病少閒不能
令人診視至六月一十八日薨是月天色皆變一時城中譁言
藉辛之故紛紛不一並不無疑云 ○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
撥歷。時兩途監生各統一議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制納粟實
一時權宜。况納粟送監其後率之日多在科貢者人當之
先若仍序撥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逕捷取之而科
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嗟宜敕國子監于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
撥歷議 帝從之。○十一月立 皇長子爲皇太子
丙申 成化十二年。○正月都御史原傑奏議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
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三
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詔可。鄖一帶皆長山大
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爲梗劉千斤亂因之至李胡子復
叛流民從隨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
戍邊從宿盛死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嘗
之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周修天下輿地志而兄東晉僑置郡縣

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
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並省諸縣隸于荊州南雍
並并于襄陽至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荊襄流民者甚
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者附籍諸縣者之設州縣以[illegible]之置右
僉典統[illegible]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illegible]
[illegible]守[illegible]至是流民復集都御史[illegible]
[illegible]上之[illegible]勅都御史原傑往蒞其事[illegible]
山[illegible]宜 帝慧意延訪流民父老[illegible]
[illegible]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善與合議[illegible]二
[illegible]皆給與[illegible]司訓分其荊襄以[illegible]
[illegible]南京二部所管未上[illegible]
[illegible]之民聞之[illegible]皆為立[illegible]○兵部
尚書白圭卒諡恭敏○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右玉林衛天城
鎮虜衛陽和高山衛四衛學○遣惠河城[illegible]○
七月京師黑眚見時方郭網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
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

我朝十六朝紀 卷之十 成化

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始愈城中[illegible]夜多
持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
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狸一日早 帝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
驚擾兩班亦喧亂 帝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妖人
李子龍伏誅李子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三十餘蹤跡詭異
[illegible]
丁酉成化十三年 ○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置西廠命太監
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伏誅後 帝銳意欲知外事[illegible]
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於[illegible]官前[illegible]
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大政小事方言[illegible]
悉採以聞○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日本入貢○二月戊戌
王奠培樂安王奠壏來○三月罷西廠[illegible]
[illegible]
都御史 ○下兵部尚書項忠獄[illegible]不測忠[illegible]
訓直竟除名○五月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illegible]
官校言其有所獲被執而繫之刑無實釋之○大學士[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 成化

致仕許之節加少保○十一月山西太原府奸民桑冲伏誅昔大
同府山陰縣有男子[illegible]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婦女前不
[illegible]首用[illegible]之冲盡得其術從而効之者七人冲歷四十餘
州縣淫女婦[illegible]有覺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
偽告官捕至京鞫察院具獄以聞 帝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
化凌遲于市其餘令捕七人首誅之○是年兵部郎中陸容奉命往畿內及山東
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有北馬每歲遞淫而不孕謂之
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身三年止二駒九年已倍六駒產盡廢
其有司莫肯為理容為疏呈于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
[illegible]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責令領養孳生以紓民
[illegible]者沮之特論[illegible]焉○暹羅國來貢
戊戌成化十四年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阯曾追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論與彥以質以彥所對簡約遂冠首選 ○皇太子出
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覃吉溫
雅誠篤知大體通史鑑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常導東宮之功
爲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學止道以正語則開說
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
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一主足矣 帝嘗賜
東宮五莊吉備辭以不宜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
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
興經而吉適至 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
得無念經乎曰不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 成化 十九 衣石居藏板
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荷承張璿不以爲
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按賈誼保傅篇曰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所與出入
者皆正人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亦不正者于謂核論太子
慎簡外朝講讀之官不知尚內廷侍從之臣尤其勢
說其精決其爲言易入倘得正人言其謂外廷益不啻事半而
功倍矣 孝宗在東宮時得一覃吉從谒其啟沃之治至于今
稱之 武宗在東宮所與處遊者乃與永成劉瑾等之入宮年
然無所謂爲流連荒亡大主雖外廷講讀對忠吳寬輩之
言亦將如之何哉蓋外廷講讀進次多虛文而內廷新近侍
從貫益焉此有大 ○南京翰林院修撰致仕羅倫卒倫講
下當務之至意與 後學
學遊事無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爲先被時行道爲急於富貴利
達如也病歸疾篤結茅居于金牛山取給于鹿謝不受饋遺
考其學留侯其事譬其子曰鹿栗豐矣之所含磨之北事火正
己西而亦對然不以爲意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四十
入學者稱一峯先生
生正德中諡文毅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
使 繼宗知嘉興府有一道亭當與太監欽宗自夫人以之繼宗謂府不能
之供自夫人以告繼宗太監鼓樂至大告曰繼宗不能具
律容使妻納賂其身不義因存色矣先出則此之使者具以
即同遺妻子歸淮寓一二載子而已後化至御史繼宗濟州
職怨應無留獻怒按至坐不適三日或迎迓不入而去繼宗
監至驗其正識太監不從曰何無尊卑曰其官四品公六品其
守臣公無上地責直行何言則至狀往告曰此繼宗不諾供
公之日地方無事有如知守當上之不以累及其寺 自去
二宗屬發上意問揚至命觀者仕公敘至 …至上
時 … 持 … 繼日先需媵繼宗言公觀 … 宗通
… 封表 … 宗鄉
… 示 … 遷 ○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釟爲庶人
已 … ○赦免湖廣荊襄德安府衛所屬夏秋糧 ○六月
錄 … 遊擊 … 東邊務兵侍馬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衛時巡撫
遼東 … 等乘方等被文升節制更改鉞乘隙誘毀發 … 奏
文升禁建州女直諸虜交易農器故屢寇邊朝廷遣安門侯將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 成化 二十 衣石居藏板
斑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不敢爲異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
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特加兵部尚書萬祺
太子少保祺起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驟居保傅之位大臣不
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
卿致仕程信卒諡襄毅 ○冬陳鉞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
陳鉞既譖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垂久已亦得倖進于是虛
張邊聲汪直遂言于 帝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
汪直爲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之于
廣寧竟誣以覘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
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遂奏捷斬數十餘存稍餘

庚子成化十六年○七月下御史張珍獄謫戍遼東珍既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掌院事王越嫉珍諷西廠遣心腹指揮往遼東同王宗彝會勘宗彝阿意誣珍逮械珍赴京師執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勘無敢與辨乃謫戍○罷征安南之議時安南黎灝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不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已而有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力言利害事乃寢○山東民穿窖得古塚一甕貯水魚涸懸樹上作聲怪而破之識者云此寶器也能聚數里○朝鮮請改貢道不允○

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既劾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減親藩帝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帝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秦紘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當威勢震赫無不崇奉凡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為屈直以　帝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俟直回京　帝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帝以紘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　帝釋之　冬封王越為威寧伯時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偵虜營所在亟發兵襲之以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伯歲祿千石○以陳鉞代子俊為兵部尚書余子俊憂去也○進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illegible]○廣東左布政使彭韶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土之[illegible]之道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廩少有儲蓄人民衣食鮮於自給此之謂初無征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illegible]反

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踈日益眾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帝用儉朴今用度侈靡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叢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矜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為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成化去國初未遠侈靡猶未至如今日之甚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使遇今日又當何如○遣戶部員外郎官濂等勘覈東宮庄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庄管庄員役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

甚多之訴于朝乃遣濂偕御史錦衣官往勘濂左絀追入民劃
曰田如歸我請讀官可得也濂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不爲
也至其地遍召耆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民援例起
升戲卒三升同事者懼有所作濂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
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成化十七年 ○廷試賜黃華黃珦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大臣迎接職方
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
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
遣官迎接 帝乃遣內臣迎之○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

言湖廣蠻夷雖曰心服之言一無能爲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
竊發可以邀功爲今之計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
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樸裡
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
今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
格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飭厲衆職
焉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康公有成繼盛姜奉信殿之承順保寧二夷世相仇信曉以威禍尋亦解不爲盈綃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剿之信迎邊寇論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猶以牛酒且諭其逆順禍福曰累歲告艱貴微索叛作亂今將軍許我以此我方爲爲殺掠敢反耶因請爲信與府兵以示殺信爲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敬袍楙髮得居輒玩經史出入省禦使人莫敢犯虛懈大邦不嘗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書曰德量以收成之識不以傷累于臣者我所避也

孫兵掾者皆爲子孫奏官役不及只令襲前所掌出職○又云子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賢君入求討得者請
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蒯祥卒祥蘇州人以木工起營建北京宮殿作中直侍三殿及文武衙司天順末作裕陵自工部營繕所丞歷官至今官後累加至從一品服及祖父母其二子一蔭戶一爲國子監生年八十四木工得至此亦奇矣○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
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
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內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
止千里又況鳳陽南京皆 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
係匪輕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庶皆省覽
上○修內外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從之○命太監汪直總
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率京軍二千赴宣

府○劉度擊賊○撤遼東馬市侵冠之禁○宿州民妻王氏脇右
側裂生一男子

壬寅成化十八年 ○春召回大同遊擊將軍京營等官獨汪直王越
共事○罷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于灰溝
○誅妖人王臣下獄斬于市
○罷西廠時言

者但以既有東廠則西廠之設似在可已兩臣爲安亦以此爲
非便宜革去之遂劉珝同上疏珝不從安乃獨署名以奏 帝
從之〇都督馬儀効陳鉞奸貪狀因倚法弄權克取官銀營求
陞職御史强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蒙情鉞
輒扮詐報復誣陷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
被誣陷降官其下謝用授錦衣千戶皆勢爲非 帝究其皆問
令鉞致仕儀閑住謝調永平衛帶俸差操〇秋以廣東舉人陳
獻章爲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 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 成化 [illegible]

卒未得乃于是舍繁求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
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
在茲乎又謂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來可
[illegible]
[illegible]
也多之超者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亦已甚〇刑部尚書林聰等[illegible]
[illegible]
〇賜敕獎諭[illegible]
王府爲庶人
癸卯十九年〇進大同副總兵周璽爲都督僉事時虜寇大同亦
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衆追夏米莊中伏失利
璽還兵內撥夜忽直虜營時賊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厲將士曰
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知是衆爭奮死戰連行斬
[illegible]天明賊營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
級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震賊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 成化 二十八

既而大律者皆得罪黜陟職〇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
建右參政 [illegible]
[illegible]
〇四月諭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爲貴州右參政比陝西
饑時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 帝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欲以
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奸妄減進貢以紓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
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帝 諭之陝西人哭送者以又
聞先是有梁芳者進詭淫巧以寵 帝心故貿奇玩引用方術

以呈錄其書爲名實舉傳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
不擇術吏兵民工買因緣至有旣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
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繼曉梁芳之所薦引尤尊顯用事專擅時
所疏五事專爲芳發也○起前兵部右侍郎馬文升爲左副都
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旣敗文升冤始雪 詔復其官致仕
至是起任○八月復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爲奉御除威寧
伯王越名追奪誥券安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
衛帶俸指揮吳綬職俱爲民 直用事久有中官阿丑者善詼諧托諷納忠嘗可效能又善于上前[illegible]院本有東方朔譎諫之風心懷直所爲常于上前作劇[illegible]

[illegible]一名公道主者門公論緣明公道難行並因是時用奴多嘅然念之寵爲○廣西通志云汪直人事缺梁諸也成化中入皆擇慎恩之實而不當江直考後恩則宜德中直臣山東戴縉倚藉文太傳鄰手文子也古言用人多論世類亦曰有見○十
一月○東垣王見濱狎近與奸宦謀害正妃事覺 帝以有虧
大義下 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姦童律斬○吏科王瑞
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今與內臣廚役賤夫市井庸稚皆
得以貨賂而進伏乞一槩革罷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比年以
來末流賤伎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職
授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伏望明正其罪 帝曰瑞等
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十二月旱無雪 詔出傳奉官十餘人望日大雪 先是帝時諭梁芳彼倆陝
西人皆畏避傳聞至京 帝知之顧嚴芳所爲至是無雪[illegible]
不應科道後交章論芳乃命中官[illegible]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
官不同有遣勅者俱覆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黜六
人下六人于獄謫遣自軍因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威明大
雪人稱納諫黜
格天之應○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遷掌都院事辭加
太子少保 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民多損逃好鎮[illegible]帝手勅褒賞賜其[illegible]○江西處士胡居仁卒[illegible]

不入袞家貧孤纂衣食處承然感爲之患則以仁義深見以爭識淵屢見於與學者論學謂第一怕識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甚好尚入于異端詞夫于旨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 提學僉事李齡聘請主白鹿洞書院 淮王殿下請講周易得其師之禮 卒年五十一所著有敬齋集居業錄○羅欽順曰胡敬齋大抵尹和靖皆是一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副事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命太監陳準提督東廠
罷尚銘時銘有罪宥之以準代其職準爲人平恕清儉莅之
初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爲緣是
中外安之久之有獄人入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之準不忍遽
逆緊日整衣冠閉門自經準廣東順德人○建大鎮國永昌寺
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黼獄並謫遠州俊劾
[illegible]僧繼曉以左道欺誑建府事敗及擾京師責祿梁芳等引入[illegible]帝待時為滿世道皆陳伴十餘金貴不可勝記乃言于

帑銀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構民居建寺大居請
官皆不言于是林俊上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廢
災變疊日月無光雷震之變其此為甚陝西山西河
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雖死填溝壑無從而為救濟荒備糧
號乃然國 聽[illegible]用事銀數十萬兩蓋大與國永昌寺以有
用之財供無益之[illegible]下民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其日
之禍不可言也[illegible]之者梁芳也芳傾覆祭保引邪[illegible]掛斥
忠貞數年之間[illegible]買辦為名蓋 祖宗百年積之府藏
[illegible]
[illegible]
一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
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品
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

職二十石免其赴部給引惟遵完須知功蹟擇用并通關查人
役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欽○令天下每實預備倉糧者旌之○冬南兵尚書王恕上疏
其略曰今都城內外寺觀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寺遷移
軍民數千百家計費錢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
祠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
于法人皆以言為諱設再有奸人誤國 陛下何從知之乞復
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繼曉乞歸養母并乞空
名度牒五百道給之部許母終仍出伏點繼曉自知以邪術進

罪將不容于公論故偽陳被恩以求無有敢忠陳善之芸有
終禍○內侍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為太子太傅取丁憂內
林侍郎李裕[illegible]凡加大臣保傅皆賜勅授之是僅[illegible]
與[illegible]同受命前此未有也○萬全右衛百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乙[illegible]正月朔星剛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illegible]
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 帝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消

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末言方士妖老
宜加斥絕進士敖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學官佛
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
事謫吉璣為梁府通判毓元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
臨西縣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部杖之[illegible]
○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裁侍從以
消刻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宵小干政妖

僧曉或愛庇王恤寬逐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斷及宮闈秘密 帝怒曰考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復林俊張黻原職 守溪長語曰初林俊之動態曉下獄[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 成化 三七 [illegible]石居藏版

[illegible] ○三月泰山屢震王午時椒殿漸繁 帝頗有易儲意而未宜露會致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 帝大驚意遂已○九月大學士劉珝乞致仕許之時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珝力爭之謀進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譖構以飛語假俾侯以中傷之又使僕卒嗾之求退珝即疏乞致仕歸養 珝性孝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置之焉諡文和○十月以詹事彭華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翰林記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illegible]

[illegible]

紀罷劉吉因劾皆寫天下前署時昭德宮貴妃專寵中外[illegible]臣進寶玩則得官與賞以是府庫歲賞三大不[illegible]殺設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吏部[illegible]山東人爲一黨萬安彭華爲一黨互相傾訌[illegible]去之是孝綬罷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一空建[illegible]人從劉珝爲若賢者珝多議論不如者蓋目爲[illegible]則得此說云然珝因與汪直綬欲于齊[illegible]

[illegible] ○是年僉都御史高明卒 [illegible]

云

丙午二十二年○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詔[illegible]多革罷既而賞賜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臣朝若無與比則不可使去 帝怒下純獄謫思南通判○罷大同巡撫余子俊子俊在大同修飭邊牆倣做榆林所已行者爲之工程已有次第論者劾其糜財病民落子俊太子太保令致仕 [illegible]○以尹直爲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illegible]○召南京右侍郎[illegible]人李孜省爲之也[illegible]○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 成化 三五 [illegible]石居藏版

[illegible]
事而人成實選及任[illegible]選[illegible]比高揮[illegible]用御[illegible]斗寧
行會同惑被御史會同[illegible]聞之行同愛[illegible]不載反異[illegible]的選
所舉更張乘令[illegible]選聚不實人行[illegible]乘[illegible]乃日起即選
死耳[illegible]東[illegible]凡私[illegible]式公[illegible]前正志人行[illegible]無[illegible]乃[illegible]選
將[illegible]發舉[illegible]在[illegible]數[illegible]實[illegible]官[illegible]民[illegible]舉[illegible]許[illegible]從來入[illegible]奉
選官建[illegible]永[illegible]于尸[illegible]選士民[illegible]人[illegible]送[illegible]至[illegible]南[illegible]
表作[illegible]于石[illegible]年五十人[illegible]乃上[illegible]陳[illegible]選[illegible]學[illegible]
思[illegible]忠才[illegible]之[illegible]立[illegible]市[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何[illegible]足[illegible]司[illegible]之[illegible]
室[illegible]法[illegible]選[illegible]
選臣[illegible]
臣于理[illegible]
符[illegible]
前[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一　成化　二十三　友石居藏板
爲賢[illegible]又[illegible]進[illegible]于[illegible]及[illegible]其[illegible]夫選[illegible]節奉公
[illegible]召[illegible]名門萬里[illegible]其宛臣及界人[illegible]所田野[illegible]來自[illegible]
百[illegible]所[illegible]代[illegible]陳[illegible]心[illegible]入不報弟以他事[illegible]奉[illegible]
守選立志以古聖賢自[illegible]行自[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官[illegible]
[illegible]盡[illegible]其行史事必[illegible]心其[illegible]去[illegible]志在于生
室[illegible]不[illegible]至[illegible]不[illegible]者[illegible]重[illegible]內士大
夫無[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正人必食曰[illegible]者或非其
人必日[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必[illegible]或非其人必曰[illegible]其
者[illegible]平人[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中[illegible]其
〇[illegible]曰[illegible]亦[illegible]史[illegible]先人[illegible]
表[illegible]至[illegible]自[illegible]東[illegible]行[illegible]然[illegible]
事一[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去其[illegible]有[illegible]士[illegible]
不[illegible]及[illegible]之[illegible]至[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方[illegible]出[illegible]一[illegible]令日爲方伯爲狀元
者[illegible]
此[illegible]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被除名爲民。罷吏部尚
書尹旻。[illegible]公[illegible]行事不[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必先[illegible]之門又[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者又[illegible]文集
[illegible]于[illegible]太學尹旻[illegible]子[illegible]
進士[illegible]不[illegible]

然則吏文于果有可觀者之不若[illegible]他將乎寶史尹直掌五〇
黨相排去之以然不及今耳大率皆[illegible]二縣封殆之牛李
調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裕江西[illegible]人。先是裕攻尹[illegible]
言劉珝有江西人求公報國之語。川尹旻不右江西人。故[illegible]
珝祇而以裕代之。復起承新劉恭爲右都御史。珝[illegible]二選
爲工部尚書。安程[illegible]爲吏部侍郎。高安黃景爲禮部侍郎。與
議咸然不平。[illegible]府江何喬新之介特〇十二月〇是年致仕
少保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諡文毅。輅浙之淳安人
[illegible]中三元正統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立朝之大節也〇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一　成化　二十四　友石居藏板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〇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曰。朝覲考察天下官員
舊例。抄冰之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但是
罷軟似乎老疾。素行不謹似乎貪暴。二者于老疾不同。後無所屬。乞創立才力不
及一途。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從之。仍後遂爲定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〇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萬貴妃李[illegible]天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〇二月會試天

下學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為考試官取程楷
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塗瑞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八月庚辰　帝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
武百官朝　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召
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
者諄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　己丑　帝崩遺詔諭文武群
臣　鄭曉曰　帝仁恕英明[illegible]多[illegible]謀達度理[illegible]政從人不敢不家有發有必進賢不驟而任之必專[illegible]不疑而[illegible]之有[illegible]
[illegible]
者老以政[illegible]有學者之[illegible]國家慶[illegible]有餘烈矣○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即位　尊

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母后王氏為皇太后冊
妃張氏為皇后　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
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
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
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誥
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住居○罷吏部尚書李裕
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皆附李孜省者○十月丙
子五鼓有星飛流起西北至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　朝宁
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于
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

閣始少師萬安持祿怙寵無大臣節劉吉附下罔上漫無
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　兵部
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
剛勁可寢大奸巡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
皆君子也然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宮禁法太宗以任內閣
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下臣之不
可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猶正心之功未之講也疏
上不報　智[illegible]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illegible]
[illegible]
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

小人方今小人在位[illegible]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illegible]
○謫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illegible]
[illegible]
○葬　茂陵　詔集議祧廟[illegible]
[illegible]

西鄞四望鎮衛撫則從事▇▇▇于○召王恕爲吏部尚
且毅之右居　恩親之上行於累之體
書尋加太子太保諫光是司臣望塘擧以直亨當居殿陛至是召
帝諸去萬安面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師督首見恕曰二
代而下人臣不覆見君者所以事事有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
見君者將政之不善者歷歷陳于　帝嘉其有濟一受官職再
慰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論薦恕
宜入內閣　帝曰發羽毛義主直故○刑部侍郎何喬新爲
者表恕吏部者有嘗求無不穩
孝表恕吏部　喬新久爲人望所歸萬安輩不欲其在朝爲任南
京刑部尚書　京發陵之貢建之也陳恩一日請內閣言新君即
徵如何令喬新陞○十一月尊母紀氏爲孝穆皇太后、剔
上南京其安然然
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萬安罷。安先是結萬貴妃見者
宗設者深仙符納凡刑已者百計移之異已者百計去之帝偵
偵月　帝在東宮給聞其惡有能進賢者少面無行安與之爲
復心取萬庶吉士權歸御史日與韓萬中之術　憲宗崩內監
于宮中得其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安臣進　帝遣懷恩

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
章劾之　帝令懷恩讀以其疏至閣示安安跪起一跪安卻[illegible]直
乞泉陰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
而歸歸尋竹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
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無所太
傅謚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俱有[illegible]不
檢卒無嗣家財羅萬皆爲愛嬖○十二月擢南京刑部員外郎
于爭使放僚緣齊欲無除者
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薦之也。說者謂俊論崇化寺梵有諸僧
歲時士女會集數萬人爭以金花其首使投歡慶命焚之父
老言記之者從敖花親拆像使與約者新作之禁臺師上無他驗
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論之官○聘言者論孔子帝號楊守
陂逢方溝溢洞三百六十區
陳上議也、吳沉作孔子封王辨曰、王君之號也、天子人臣也、生
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爲有臣夫子貢子路之欺天非
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矣師▇稱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
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後之以王者之禮尊昔
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爲隆于孫師者習俗之見也
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于王與不王乎○論者以吳稱之
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爲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爲
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宗主不加以謚號將何以
稱吳山丘氏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
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號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
皇上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氏所說丘氏所論且毀夫塑
像易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猗歟偉歟○是年

山西知府吳鉞卒○兵部尚書王竑卒[illegible]○成化間宋紫
陽通鑑續孫仁爲遷葬成舉通判王府承奉宋目新作壽塋
[illegible]東門外孫仁合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
說焉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貨白金千兩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一

安成 王襄 纂
東莞陳 建 輯
溫陵 陳龍可 訂
古鄞 丘 酉 較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〇正月左庶子劉健進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〇二月 帝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於教坊司以㑹劇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 宸聽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不敬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〇三月 帝視太學講先師〇敕修 憲宗皇帝實錄〇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薦[illegible]論請遺才〇丁璣張言王純敖毓元李文祥乞取而賞之風紀論黙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帝以付吏部起用之〇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〇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帝遣官祭告戒諭羣臣修省、按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被劾劉吉爲科道言之乃[illegible]阿附夜叩門請免[illegible]建言[illegible]科道得以不次之擢[illegible]是左庶子兼侍讀張昇上疏謂[illegible]天之[illegible]以輔導之臣為先萬安尹直[illegible]去獨劉吉尚留[illegible]科道[illegible]門[illegible][illegible]所不至[illegible]萬吉依違宮[illegible]所謂人[illegible]門[illegible]吉十罪自謂李林甫之[illegible]黨言路令[illegible]爲一[illegible]以[illegible]天意可也疏上御史[illegible]人左遷昇南京工部

員外郎[illegible]吉[illegible]〇八月定贈諡毋例〇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諡文安、

乙酉弘治二年〇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諡肅敏〇謫御史湯鼐[illegible]州知州劉槩戍河西庶吉士鄒智[illegible]千戶所吏目[illegible]

[illegible]〇刑部侍郎彭韶上鹽場圖詩疏、[illegible]

不能[illegible]進凶頑內[illegible]功[illegible]而[illegible]實生[illegible]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臣今將兩浙[illegible]縣[illegible]物事情[illegible]分入節各繪爲圖每節系以詩裝潢成冊上進庶幾日經睿覽之遊賜覽○五月致仕吏部尚書李裕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七月以孔鏞爲田州知府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至奮身三廉皆處外於至邪結黃公言信行遂令田州嗣會卒犯城鏞適在鎮三日郡兵適已爲發衆義開門守鏞引孤城中生能支幾日乎然患誠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若然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語耳鏞曰然則束手倚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鏞即命駕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兵鏞笑卸之衛奉一馬以二夫○控驢而門啟直閉去賊兵詞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寨有所欲言爾僚等我賊回話指導以行達入林菁行間傾從去以遠其一親見賊地一東遂去賊從馬入山林中路賊人[illegible]者鏞望見賊呼曰東教鏞問何人乃曰府士也前士赴新府遂去不從拒持殺之年鏞不顧行入嘲賊露乃出迎安所來邪如故至[illegible]雖下殺曰立其廣中與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我等求參見此取前鏞於中鏞坐呼衆前衆不覺卸顧而進羅首問鏞篤喜謂同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

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無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諾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餓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榻中鏞鼾臥床蓐賊綵被擁衛待明日鏞起食鏞顧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取彼帛乎賊曰然送鏞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曹勿驚可作之與吾同送鏞還遂轉運其中諸生秀才去鏞後出個數十賊聲相隨至城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賊而導之也城中[illegible]門啟吾[illegible]分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開門少郤城開鏞入復開門遣[illegible]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卒諡文懿守陳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浙然自處未嘗非進權幸貴游親偷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處婦也守節三十年矣已老矣豈自守而嫁節耶○令州縣選民壯○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

廣東三人弘治○春封后父張巒爲壽寧伯尋進封侯○[illegible]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劉瑺卒贈太保諡文和○是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

辛亥弘治四年○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illegible]不可有鄉史[illegible]大理寺丞[illegible]秦紘[illegible]新受親故饋遺囑托內閣劉吉[illegible]新乃乞致仕南歸劉吉[illegible]○八月修憲宗皇帝實錄成上[illegible]

[illegible]○九月大學士劉吉罷帝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欲稽遲以俟晴一帝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勸令致仕○是月二十四日皇太子生即武宗皇帝○十月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illegible]○十一月興獻王徙封于安陸○十二月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illegible]

其詞不平〇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乞致仕言曰國朝承先代之制設錦衣衛為親軍其職御乘輿則擁衛車駕之職也其事拱衛京師非常巡緝之職也其事緝捕獄之職也其事相須 [illegible]

皇太后兄王源為瑞安伯弟王清為崇善伯王濬為安仁伯〇封

源壽進爵為侯

壬子 弘治五年〇二月立安定王族孫陜巴為忠順王守哈密〇三月冊立皇子 為皇太子大赦天下〇四月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于是查訪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玄孫李濬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與祀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延其壇墓以便奉祀〇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劉瑜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以劉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之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士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博士乃授是職〇八月壽寧侯張巒卒其子鶴齡襲封〇令兩淮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召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 [illegible]

繳稅至一百萬餘兩 [illegible] 開中之法從此廢 [illegible]

〇十二月廢荊王見潚

癸丑 弘治六年〇三月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刑部尚書彭韶罷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〇十二月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人烈婦三人 [illegible]

甲寅 弘治七年〇春 興王之國安陸州 帝皇第九人 興王岐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涇王榮王申王岐雍二王後絕〇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〇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張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淋水陰氣也其應為宦官閹為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劾奏之遂奏茂仁為妖言逮繫下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〇兵部侍郎張海都督緱謙經略哈密還京下獄 [illegible]

其地設治哈密衛封元肅王之孫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
域之保障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里以次及兒
羅牛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阿力入
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苦峪及嘉峪城王[illegible]
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人阿力于阿黑麻
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罕慎封王[illegible]
罕慎長兄兒子還也二十年進其迭[illegible]
與復哈密受其封弘治改元阿黑麻[illegible]
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illegible]
以人殺印城陝求歸自白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
好人殺之其實并出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誤聽二
保送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定功奏
使送之識者曰罕慎由先不由我安定本[illegible]
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檢哈必不心服阿黑麻因之果怨六
年復寇哈密執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上遣阿黑麻寫亦滿
速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遣命張海侯達往經畧之海
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道諸已又不報海等上還
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命修嘉峪
關繼通阿黑麻詔許阿黑麻二十餘人來其夷廣西寺等還
上以其無戰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佺等陝西生寫亦滿速

閣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
關上命嘉峪關絕不與通

乙卯八年弘治○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
國諡文莊 濬自上以經進大學衍義補詔宗春注釋至入閣尤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然其為相多病自成以來
無歲不乞休賜兒十餘上章不允惟剖劉參尊令內閣將事兩
已至見疾不起平生著述甚多有家藝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
節朱子學館及大學衍義補諸書行于世濬平生好論議
上下于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及大臣言官是非
則未必一一中道然不背戾所取擬商權往事時出意見自為
奇論家論諸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加論然諸稱其於宋有異
造功興廢和下為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亦必能恢復經範可
駁者也其批元正統所許衡不當仕元又貴論我朝楊業二楊
一身矣然當其時南交叛亂遊軒龍馬並勃伏宿午頭下西洋曾無
一語嶺歸宿用兵連期結極于上未之實誰實致之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並
入內閣參預機務 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李東陽早負奇氣調甚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賜上林苑東大成八歲復召入之朝
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進士第二選庶吉
士授編修累遷至今官○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澗等復上言三
清乃邪妄之說顯千祭祀府謂弟飲臣等撰侍若邪說
而尤所不得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欲其參政事
講論經史培養本源輔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成否論也
上嘉納之○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判掌即
師經畧哈密入其城而還○四月張敷華巡撫陝西時有妖
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化不敷
旋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十二月湖廣衡天鼓鳴
河南江西大震先是南京陝西貴州大震禮部并以聞 上

命南京文武群臣同加修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胡爟上疏
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蝗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
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
賜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廢費財用差遣在外
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稍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
權要貨賂交相賄托不以為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五
寒貴陰盛陽微邪與爲由斯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
矣疏入人皆爲懼危既而廣等果以此敗
丙辰九年弘治○廷試賜朱希周王瓚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妖僧張金峯等伏誅 陝西撫寧[illegible]

十八自辨歸過歸其從者所與學否能否[illegible]……[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天大會[illegible]不能去者當[illegible]贖[illegible]不從則見[illegible]臣以[illegible]言行[illegible]人在獄[illegible]○時

李廣誘人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 祖宗

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覲

天顏凡在左右者不過數輩日正士疏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

以燒煉齋醮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 聖王之所必禁也李

將有言變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娛觀惑失度

去歲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宸衷早

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

齋醮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廣嶺山有銀礦守臣以中官擾

索民心震恐巡撫都御史屠滽上疏極諫乃寢

丁巳 弘治十年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三月湖

廣左布政使參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 [illegible]以戰功十餘[illegible]家或稱為三廣公云論功蔭子[illegible]錫子[illegible]表為世襲副千戶 本之何[illegible]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

求直言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

得赦

戊午 弘治十一年 ○正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三月少師大學士

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謚文穆溥史稱溥立朝

寬厚人因事納約隨才器使從容委曲溫易弘裕屢興大獄保全

善類云○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

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劾守衛者因乞嚴其備以防下

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為兆臣當備盜亦宜慎

火同列莫曉未幾城中在處有火災兵部廨既而禁中亦火乾

清宮災或問孟春何以千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

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溪至城下州守高世

則謂其僚趙允紹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

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九月李廣自殺

己未 弘治十二年 ○春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從兵部尚書馬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 弘治 沈汝石房藏板

文升請也廷試賜倫文敘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昶林廷玉下詔獄既敕敏政致仕昶及廷

玉于外敏政尋卒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曉昶劾敏政鬻題詔下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屋閱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並下獄有旨官廷鞫因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昶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以未出京憤恚致疾卒[illegible]林舉人[illegible]大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是亦卒所編者有皇明文衡宋遺民錄道一編詹言○廷讀日錄日程篁墩若揮稅得勢刑二字當為詞第一等人皆其不能 訂教 ○六月曲阜孔廟災○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庚申 弘治十三年 ○夏陞邵寶為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為教先行檢

而後辭飾士類勸興○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右都御史鄧廷

瓚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秋命襲國公朱[illegible]十一世孫宗[illegible]

經博士○冬火篩入河套○是年遼東寧海衛民婦陳氏自縊之墓按陳首小叔年十五爲王三所生二男一女二猶保存至軒權寬惠來持門往達寬而耕矣曾擊之寬遠去浮實三哉婦死術望表而葬之陳入告齊泉郭子未適嫂之謀淪吳踐閑至將設祭奈其又給其二男介[?]勿女二美若仍上氏女遂制嫂女完[?]罪子[?]以賦寢之復二男集哉女早家[?]為[?]招[?]至誌[?]按武史失一貫既[?]陳深之人淮於于[?]

辛酉弘治十四年○正月陝西固原安定[?]寧夏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壞墩臺城[?]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縣東安村八里有土突起有石開裂縱長一二丈或四五丈水湧出[?]

兵馬文昇上言地乃靜物上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其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弘治 十 太[?]房

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國之兆伏望　陛下祗畏變異修省躬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賞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為撙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費嚴加禁約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邊塞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謝[?]獄民之艱窘禁黍討有[?]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緞匹使臣早取回京以慰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奏聖上慎擇具見忠愛都准行○擢大理寺丞陳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邊臣失事鎮城盡閉壽兼程赴任先卸牌千官軍[?]易衡路將領與虜戰三勝窮追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開邊儲糶粟米擇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

同事者諷都注于弟姪[?]議[?]中嘗有功賞[?]曰吾子弟皆不請早爲竟不許○保定府獻白鴉[?]所擅之○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鍭上言民田數事言養馬困于買駒蔬[?]困于賦課近王府田于侵奪近畿里田于逃[?]當[?]支應爲困有土產貢獻爲困下所司知之○五月令工部郎中陳[?]督建闕里孔子廟○七月[?]王府[?]僧[?]及[?]墳造墳[?]○詔國子監[?]歷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兼[?]從以[?]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務實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納徑如精[?]諸[?]之例既紛且今刑害民之[?]為[?]前吏所[?]此等風學豈盛世所宜有議今處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爲一具行則奏貢之室竟爲幾屬文學之地豈不大可惜哉[?]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弘治 十二 太[?]房

不足本宮新爲節[?]臣處此策斷不可行然後[?]徑之當[?]者望止是哉又言宜省冗員以從京府之例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宛平大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總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廩員實為得宜今天下附郭縣亦多[?]俱各有學實爲冗濫請從京府之制庶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又豈止是哉丘文莊公曰[?]祖宗[?]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舉人[?]民以學後利日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用是故居是官者莫不謹身勤行嚴規立教善人多而風俗美人之[?]用當[?]降進之立也延世[?]留之職日[?]公[?]卿之[?]而乙科舉人多不肯就者乃取歲貢之士為之[?]位而已所謂教法者[?]然矣[?]乃[?]今宜如來人[?]其[?]必[?]員[?]一如國初以與[?]家[?]得人之[?]

獵職司威之職與丘文莊之議今日皆整瑩可行〇九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岳父謙太宗朝諡文僖謙禱祀北岳夢神人入室寤而生遂名岳及長體貌豐碩目光炯炯簡樸遜清剛切清峻人爲之謹論在吏部矣論薦得人人不敢干以私

壬戌五年弘治十〇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五月陝西固原州縣同原州開設巡撫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

上欲于附近地方擇人駐以爲京師左右掖以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稱設都司統五衛似可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保定擬定府衙以爲人所窩擦參人上可之遂勅都指揮練兵任其事乃有帖換掃于宫門以譖大夏

上曰宫門豈無人何勤必此皆僉不得私役此輩者所爲耳〇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發悅卒諡〇命御史王嵩巡按江西時撫民勝作士風衰見賢與革俗天下有十條太平無休〇十二月西有一樂六月春新開介事不刑部尚書任稱新卒通之篤託無濟于事塗之多實可寵于丘濬謚文肅〇大明會典成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太子少傅謚文肅

邊關軍民多不聊所需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〇甘州副總兵魯麟結貴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嘗官歸大同　上召劉大夏問日何以處之對日都爲亂素有對日用歸貴門天下必去其兵權能爲矣〇丁亥戶部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貢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之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之有奇人

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按嘉靖中霍韜等上言國初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四十九萬頃有奇洪武十五年原額止四百二十二萬頃有奇減以強半不知何故至此也天下戶口洪武中戶一千六百五十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承平戰爭戶口凋殘其實宜也弘治承平日久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戶口宜少而多何也得非稽數隱匿弊托所致乎

癸亥弘治十六年〇二月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〇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十數帝覽奏嘉納悉從行之　帝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諭曰事有可否當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隨揭帖密進

來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効顰　帝稱善久之〇貴州女官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督兵討平之米魯者安土知州婦也知州死魯子王州事欲其庶子欲自襲夫職與總兵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內鎮守內臣殿設文武官兵束官皆畏其事聞命軾討平之〇鄭武當設錦衣修理劉健等上疏極陳遂寢〇十月御建齋醮于朝陽門外又令採其人師命時學士劉健等上疏極陳俱報罷

甲子弘治十七年〇春監察御史鄭良弼以母疾情乞終養許之其

哀曰、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苦、乞賜照例放臣終養、十三
歲父蒼辭、不幸早逝、母張氏撫任幼孤、臣又宦游、別拜六丁艱
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踰八旬、猶能就臣祿養、
行冀承家、母年益老、疾病連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臣則丁
訴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願以菲才、無補夙夜、又蒙 聖
恩、以前任微勞、賜之勅命、榮宗[illegible]被 天恩、猶分寸
罔宜報[illegible]于萬一、奈何慈闈衰遲、[illegible]知、稱母今年七
十有七、[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臨母年、心可以[illegible]、況臣又[illegible]
[illegible]又無兄弟、[illegible]一[illegible]各天一涯、[illegible]無時不[illegible]
自呻吟藥餌、[illegible]

[illegible]臣心[illegible] 帝憫其情、特許之、
[illegible]
○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帝尊
諡曰孝肅皇后、尊諡、仍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illegible]
[illegible] ○七月 帝召劉健、李東陽、謝遷
[illegible]閣 帝出大同鎮巡官軍奏言虜賊勢重、近又徙殺墩軍、

帝曰、撥軍皆吾赤子、乃數遣傷、朕甚憫之、可遣京軍三萬[illegible]
理、兵部定委領軍名目、即日起程、俟等奏曰、 皇上軫念赤子
一旦輕出、社稷之計、京師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延奏曰、邊帥
固[illegible]京師尤重、若重兵輕、亦須內顧家當 帝意未釋、稍欲出
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今
聞[illegible]在大同、將還、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
為[illegible] 帝[illegible]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審定徐議所向、再練團
備[illegible]同[illegible]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
切近、誠宜先慮 帝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
行、免致臨期失措、親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

[illegible]官軍未可輕出 帝曰、我太宗頻年出兵、追虜數百
里、今胡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馬有兵、又
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
士玩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
益 帝曰、之師乃不出已、而厥沿邊諸將所推、亦引去 ○右
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一日 帝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
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
而允之 帝納、卿去說與戴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
子也、太平未兆、何忍遽捨朕而先歸乎、大夏以 帝語告珊、珊
泣下曰、吾不得退家矣 ○[illegible]府事[illegible]部尚書[illegible]太子太保[illegible]

定〇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

乙丑弘治十八年〇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戶部主事沐璞李夢陽應詔上疏諸下獄俄而釋之[illegible]之仁〇四月二日命兵部諸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掌上

管事在外鎮守分守守備等官武職官員姓名揭帖按季開報進呈以備觀覽。按此即[illegible]按而知〇帝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商確政事成摺精當或有言大臣畢諳者 帝言健言畢諳大臣要將正有氣節若果有畢諳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 皇上每值科劾欲求實跡最是[illegible]〇五月 帝不豫初六日朕與司禮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發殿穿堂後上仙橋見御榻 帝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 帝令近前于是直叩榻曰 帝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與諸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而違和漸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 帝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瑜勸 帝進藥不吞 帝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等手若將永訣者 帝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 皇后生 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 帝口授遺旨太監扶安李璋於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 帝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輔他讀些書輔他做個好

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illegible]健等遂出[illegible]行之 帝崩十八日 皇太子即位〇詔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〇六月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 孝宗〇葬泰陵頒徽號詔于天下咸使聞知鄭曉曰帝仁聖恭儉敬慎英明清心寡慾愛民節用方術宦寺莫敢干撓[illegible]

于彼伏之化爲流者又曰太陵書穆舞三盛撫序色縣楷坊治
男六有爲而籍君子志在包荒寬容磨盡少勝生余良剔
然十七年間財用足民爲富兵以清役爲盜而以饑洗爲從逆刑
月臨時爲夫可謂與民休息皆植元氣者矣內外安寧與至刑
恭肅用罰戊戌秦之塞甸以郵馬并運之日
爲方寬靡如考微豈賜然哉　○七月加少師六
學士劉健從左柱國吏部正一品俸太子太保太學士李東陽尚書謝遷
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吉日錄曰劉公健等三人在內閣總敢于任事東陽長于藻文遷直亮明可
言其間不涉不滋所賞識素所知風弘治十年傅子之治世又曰
清文物在內閣與焉突升詩擬黑芳事總皆同人學同辭又而
[illegible]河北進士何景明年少能幹人氣拔爲首相同辭退又人
[illegible]論類說曰此子儒薄能詩何所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
[illegible]學勤求下詩者日來者　○八月上　皇祖母太后王氏崩
[illegible]不弘衡故憾健一人
諡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孫氏爲　皇太后　○十月建
立皇莊七處。就皇帝之設　土成化十表始有之語者
[illegible]
○左都御史戴珊卒
年八十。贈少保　謚恭簡

安成 王淇 [illegible]
古浙 [illegible]
[illegible]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正月上耕籍田○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illegible]
失[illegible]遊重任 帝[illegible]慰留之○三月隕星如雨○[illegible]
[illegible]○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illegible]部官張懋[illegible]
[illegible]騎射[illegible]曰昔漢文帝從霸陵欲西馳下峻坂其[illegible]
聖主不乘危不僥倖今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illegible]
自輕奈高廟太后何和李宗嘗親[illegible]馬其臣薛學[illegible]諫曰[illegible]

之弗離陛下所以習勞振武至于衛生之[illegible]積于細微御榮之
危起于所忽則不可不慎今陛下釋端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
但上累 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 帝是之○六月辛酉雷
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
天○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儒授
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沈傳吳讓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
指揮僉事並給賜田爲莊田○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三載任滿上疏
乞休不待報而歸 懋年踰七十老病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

十[illegible]官不遷十年立朝[illegible]四十[illegible]難進易退[illegible]
[illegible]
文○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illegible]劉健
謝遷罷○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
而獨留臣將何辭謝天下○東陽[illegible]健[illegible]謝遷[illegible]正色曰
何[illegible]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同去[illegible]
事中劉蒨上疏極陳時政下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劉[illegible]刑科給事中呂翀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下詔獄○十
一月命兵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illegible]
于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illegible]
[illegible]
快其意以[illegible]天監五官監侯楊源時連日霾霧交作源奏言
宜謹天戒以保治道[illegible]南州路○南御史薄彥徽等
奏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諭及時事遂至與呂翀劉蒨戴銑等俱
下詔獄○罷戶部尚書韓文文爲瑾所厄乘一騾宿野店而

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陳名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
事士奇亦皆坐爲民〇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西河彝說云西崖少入詞林暨在館閣四十餘年正德中爲首揆有上人歎已授以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亦寓其諷云中西崖之病誠之能無愧然則〇十
二月以中書李宗畋選給事中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丁卯二年正德〇正月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下獄廷杖之謫
貴州龍場驛丞〇疏言南京給事戴銑等以言爲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斷肩製焉〇八月初十日　肅皇帝生于興府是
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當湖廣分〇罷總制三邊軍務都
御史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
移邊巡視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上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
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理城壁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
駐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牆甫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
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〇　〇十二月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元禎南昌人潛心性理之學惟宋經傳所與所著書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入仕前後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晚年以纂修再出遂爲輔臣所忌論者以爲不若章懋之脫節堅志不
[illegible]

戊辰三年正德〇正月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端午競渡以擅造
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人不帖席〇吏部尚書許進落職爲民、
〇三月廷試賜呂柟景暘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改
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爲部屬官先是焦芳子焦黃中與會試中
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衆論取呂柟爲第一黃中居二甲首
芳謂首輔李東陽之遂謀所以傾之改顧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
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
修〇[illegible]戶部尚書楊廷和入內閣參預機務、加太子太保
[illegible]〇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
贈太師諡端毅〇八月逮劉大夏下獄王鏊屏滌力爲之營[illegible]

戍肅州衛、大學士王鏊致仕[illegible]
[illegible]
己巳四年正德〇五月　孝宗皇帝實錄成〇八月榮王之國常德
〇十月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〇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
衆作亂侵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保寧
流賊糾衆至十萬侵湖廣鄖陽等處〇大學士焦芳致仕命吏
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吏部左侍郎張
綵爲吏部尚書、綵陝西人焦芳薦于瑾言綵有才不凡[illegible]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精勤理[illegible]

庚午 正德五年○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征勦四川流賊○四月慶
府宗室安化王寘鐇與寧夏都指揮何錦、指揮周昂、丁廣等集
衆反，殺鎮巡守臣，僞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以誅劉瑾爲名，刻
期渡河，關中大震○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
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鐇○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父子，賊黨悉平。時神英猶未至
陝西，諸路兵已先期進勦，鉞爲內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
子，俘繫之，又執何錦、丁廣于外，并誅其黨。于是令神英御師還
京，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安撫地方○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
惠號通江縣，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討敗之，廖惠被

擒，廷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
巴，後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八月太監張永還
京，獻俘寘鐇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劉瑾
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
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下內獄。 帝命法司鞫瑾于午門外，具
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
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
斛，金甲二副，金鈎三千，金銀湯盤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
三櫃，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
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按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illegible]

發白戶部尚書韓文之爲人及 帝登極面諭諸司入司禮監時 帝希謀政且厭普言瑾權如 帝意巧爲迎合乃從言大祭剃削單民使人皆白權不給悉以視請奏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 帝○下吏部尚書張綵獄，
死獄中○罷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黃
中，有罪並除名爲民，天下快之○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爲咸寧
伯，召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向月
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于是封張永兄
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
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大寬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
永壽伯，並金祿一千，不給誥券，世襲。復蔭李東陽、楊廷和子各
一人爲尚書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爲中書舍人○工部尚書畢

亨、[illegible]劉[illegible] 按先是都察院同知劉[illegible]以瑾見[illegible]加等公卿甲聘恐後車馬填塞[illegible]不能容者[illegible]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illegible]後瑾敗之夕[illegible]封[illegible]門[illegible]出[illegible]而追剿其焰焚其冢初京師里巷謡[illegible]八月十五日[illegible]朝廷[illegible]瑾[illegible]與二三月[illegible]討欲為變是[illegible]夜禁甚嚴[illegible]後寂然無雜大學有中夜[illegible]者[illegible]甲兵[illegible]然相[illegible]及瑾之敗先[illegible]期二日云○奪神英涇陽伯爵，以助瑾
得者故削之○復陳熊平江伯爵，熊嘗濟幾爲瑾所陷，李東陽力
救得戍，至是復爵○九月以誅逆瑾詔布告天下○御史張芹疏
劾李東陽胃曆恩蔭，乞賜罷黜，不聽。時張永欲矯劉瑾奢僭之
弊，以節苦無業四字爲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詩以獻，東陽
爲節字詩，抗點畫爲何，極工巧○內侍谷大用兩具疏乞 祖
制辭免西廠掌事。時 帝以訛言一事欲復設廠，李東陽言非

已諭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校，恐人民驚疑，事[illegible]
安臣等不敢不盡其愚伏乞　聖明採納○十二月陞[illegible]
鞏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傅
謚襄毅進八子六登仕籍長誥舉鄉試登辛未[illegible]仕至南京戶部
尚書讚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
部郎中詞知府論今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我　朝垂二百年來
宦業之盛無如許氏者
辛未正德六年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慎大學士楊廷和子按[illegible]宋太宗朝呂蒙正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集紀　卷之三十二　正德　七
[illegible]
逆矣　述宋人○四月大學士劉忠請歸還家上疏乞致仕許之○江
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發兵征之
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贛賊犯新淦乾系政趙士賢靖安賊
掠越王嶺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
賊亦作亂○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
夏自甘肅放還在道家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遊疾卒年八十一
謚忠宣○六月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藍章副都

御史平藍廷瑞故也○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
掠畿內州縣○八月流賊劉六等擁衆乞何京師戒嚴　帝命
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怨報賊在固安甚急
帝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
緩不及事悉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賊若但恐
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遂不可制　帝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
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　帝慰
諭令退○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見用寺京每
各遣征剿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
拒絶不許衆皆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
十六朝廣紀　卷之三十二　正德　八
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俊歸蜀人號哭
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illegible]
[illegible]
書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
書時流賊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
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
劉六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按風子名鐩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illegible]
[illegible]
京吏部尚書張縈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被

理撫陝西右都御史[illegible]為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逮總兵
官惠安伯張㯖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illegible]
京營人馬皆未經[illegible]中錫書生[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六[illegible]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銳充[illegible]兵官太監谷大用[illegible]
軍[illegible]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撫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為山東
按察御史備兵于武定州[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二
[illegible]
賊○賊攻徐宿壽州靈璧盧城等縣官兵及賊戰
于白龍王廟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賊遂擊將軍許泰戰
等奔家山副總兵李建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illegible]衣虎
陵[illegible]州楊頭首馬武逃遁等皆[illegible]賊勢時衣[illegible]
襲山不能入自[illegible]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
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賊復執宿遷還渡河擒賊僧其西
搏賊賊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賊攻宿州不能破焚其郭
聞賊至但登城不屈劉三欲殺之經止得釋攻鹿邑及夏邑虞城
豐[illegible]居民就潰城郡縣釋之攻德州宗[illegible]都司李[illegible]及攻
[illegible]州武平知[illegible]指揮軍[illegible]堅守兵千人[illegible]三百八[illegible]皆被殺
[illegible]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illegible]嶺兵[illegible]河[illegible]率壯士
七八[illegible]渡[illegible]與賊戰以土石[illegible]覆其舟虎死[illegible]等共推劉

三盜奉天征討大元帥[illegible]更名[illegible]副元帥小[illegible]前軍[illegible]
四[illegible]左軍[illegible]右軍[illegible]中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月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囚有僧德靜偽稱唐府官人于因冒
之至葉縣知縣唐天恩及學官[illegible]之賊為請細賊所殺攻襄城
襄城人饒銀馬不攻攻破寶豐縣僉事孫磐齊黃傳撫賊遂後
書曰[illegible]好在朝奔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illegible]斷梟[illegible]好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illegible]好[illegible]中見[illegible]
椅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令妻子者[illegible]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
揮詹濟等數千人劫庫釋囚唐王遣人[illegible]賊曰德靜非我子[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二
若自處之攻唐縣不能破賊[illegible]二十餘燒民居去○流賊
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廕其一子
時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直定[illegible]
強縣知縣侯[illegible]與賊戰死朝廷憫之贈官賜廕○命右副都御
史彭澤提督軍務討河南流賊○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
士焦芳僅以身免賊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
數其惡命劊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
克賊黨學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閣中引衆去
[illegible]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于焦泌陽乃[illegible]○擢吏
部[illegible]郎傅珪為禮部尚書[illegible]

招撫外[illegible]

[illegible]

壬申七年（[illegible]）正月，黃河清，至邳家灣九十里清。五月，[illegible]按是歲

[illegible]四方盜賊蜂起，胡乃言此瑞應，蓋黃河清聖人出[illegible] 嘉靖 至天子受命之符也。○伏羌伯毛銳帥

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檄回京師。○陸提督軍務陸完右

都御史。[illegible]

[illegible]

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諡端肅。○遣太監陸闇

監、鎗、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illegible]

[illegible]南昌知府李

承勛破華林賊。○二月，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三月，彭

澤遣兵擊賊于丙平，大破之。○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

炳然。[illegible] ○流賊趙風子伏誅。

[illegible]

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官軍所敗，遁北，至黃州府，指

揮軍民亦入洋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過，[illegible]鎮江官軍[illegible]

之役，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為[illegible]官兵

所遏。六月，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七月，又下過南京，[illegible]往

來如入無人之境。○八月，劉六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

舟[illegible]賊盡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制。○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陸

闇弟陸永為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

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如

其餘撫勦勢[illegible]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

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欲內閣官運籌定議之

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固辭○冬調邊軍入衛京師大同遊擊江彬從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　上○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前後時賜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循襲宴云○十二月妖人李五以習術惑衆倡亂 [illegible]

癸酉八年 [illegible] 春江西姚源洞賊爲亂參政吳廷舉往撫之爲賊所留劫以成不爲動每日賊叢賦詩草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成賊左右之有共勇者誘而贖之使我其西自贖以爲功焉○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衆散走徽州衢州等處時華林瑪瑙東鄉賊皆平 [illegible] 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 [illegible] 可作訓 [illegible] 者可不爲也哉 [illegible] ○賜給養御史鄭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孝卒詔表其坊曰孝廉○立皇莊五處○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illegible] 是年南京吏部左侍郎儲瓘卒

甲戌九年 [illegible]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祀朝太廟其二謂佛祀太頻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及織造等事言皆切時不能行 [illegible] 上始微行○三月廷試賜唐皋 [illegible] 洲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竟不聽○四月旌表睢陽縣學生徐湧等及徐氏等義烈 [illegible]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illegible] ○八月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哈密 [illegible]

上魯番[illegible]教撫其[illegible]從遣人來甘肅[illegible]遣使火信馬黑麻段等二十[illegible]銀酒器一付同哈密[illegible]賜印○九月降編修王思爲潮州
三河驛丞時帝御虎豹房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
諫降邊方雜職○十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illegible]○十一月加吏
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
馮清奏改西寧延綏[illegible]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illegible]

乙亥十年正德○春大學士楊廷和丁憂去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
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illegible]
通變者也從之後○四月慶陽伯夏儒卒[illegible]
若慶陽不失爲賢矣○閏四月召總督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
澤于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取哈密城印猶
未至番竟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
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
今尚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

要挾以難從之欲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觀時陸完
猶在兵部[illegible]蔽其奏既而御史[illegible]文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母
[illegible]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illegible]等官各加恩典[illegible]
取澤回京[illegible]
○七月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四川
烏物大學士梁儲等言 陛下今遣內侍近臣往迎番供聞番
地多與王遠下相接時肆掠爲患使臣所至萬一彼其突出有
所傷害虧中國體納外夷侮不可不慮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
下劾書未敢擬寫不聽○謫光祿寺少卿楊璋爲邵州知州
帝好養禽鳥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鷄頭數十作禽鳥食璋言

今天下民窮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鷄頭大加裁損 帝怒命中
涓詰責令璋自來回話璋穿白布衣跪于門外逆傳 旨降二
級調外任謫知瀘州○北虜大掠固原平涼等處文安縣一日
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爲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
十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此
亦前史所罕見○浙江左布政使 良永劾奏朱寧斷鈔害人
時朱寧擅貨無厭以鈔一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疏
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illegible]
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敢言者獨良永重攻之寧憾之不置良
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又人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奸之

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

○冬，謫前江西按察副使

胡世寧[illegible]東[illegible]陽衛府寧王宸濠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

[illegible]

賄結在朝權貴，在位者皆畏忌觀望。世寧憂之，上疏言寧王自

因劉瑾討流兵以來，威勢日盛，剝害過及下閭閻，三司多被其

鈐束，紀綱刑政不自 天子，四方之事益有可憂。於是宸濠懼

甚，[illegible]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拷掠備至，幾瘐死。御史徐文華

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論謫戍遼東。世寧，浙江仁和人。

丙子十一年 正德十 ○正月，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三月，內旨起復[illegible]謫官馬昂爲右都督，科道呂經、張淮等極

諫，皆不報。昂以有孕女弟獻于 帝。[illegible] 上

[illegible] 上大怒，昂謝病，[illegible]女弟始疏[illegible] 四月，特召江彬與

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

于 帝。彬尤近狎用事，縱卒橫驕，傳民苦其侵暴焉。 帝乃

于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陳，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

戲。 帝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 帝多

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爲樂。又提督錦衣

衛事。彬、泰、暉等皆賜姓朱氏。江彬與張忠、盧明、秦用、[illegible]等倖

人臧賢家狠弄權爲奸利，[illegible]可貴(?)[illegible]多阻格不上，然諸奸寵皆

出[illegible]下[illegible]等特導 帝出宮禁游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安

南國王黎晭爲其臣陳暠所弒，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譓，

權治國事，改年光紹。陳暠子陳杲占據諒山府等處，僭王

號天應。○七月，少師太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

陽病劇，一清偕司[illegible]問之，一清等曰：國朝來文臣未有謚文

正者，請以謚公可乎。[illegible] ○冬，上

番復占據[illegible]密，擁兵犯肅州，遊擊將軍[illegible]之，敗沒，兵備

副使陳九疇捍拒却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學士楊一清罷。[illegible]

[illegible]

丁丑十二年 正德十 ○正月， 帝獵于南海子。○三月，廷試，賜舒芬、

以翀、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大學士靳貴罷。○上微

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

也，窮極壯麗，乃邀[illegible]上幸焉。○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爲民。

[illegible]

帝所自行事不殺而還〇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
不為無罪斯言存矣
事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避廷和居己上
言和既而不然人以此少之而多梁公之能讓〇雷禮曰
松言官疏斥勤大學士梁儲假裝豫表衛兵請下獄且其
不許謂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挾兵事由
然不已久之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
部許益泰籌封壞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不可聽許　帝曰朕
念親親兵之勿阻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遂引疾不視事蔣冕
亦避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乎是　帝震怒內臣督
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誓令曰此土不畀藩
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富上驕侈當兩驕奸人
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輔護羨朕念親親畀地不足務

宜益護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奸人勸為不軌家及
之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
帝既制駁曰若是其可廢其輩遂寢〇南巡趣應王守仁
請提督軍務許之〇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
獵大學士楊廷和等屢疏請回鑾以安眾心不聽　按江彬宜府人欲挾　帝
自恣嫌誘為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
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宣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久
之軍士樵蘇不繼至〇九月　帝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
燈民屋廢以供爨焉
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
同又明日駐蹕以聚數萬國陽和轉掠應州　帝命諸邊將擊
之虜尋引去〇王守仁督兵攻拔桶岡賊平之〇冬南京吏科給

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奸慝以安宗社大略言自古國家信用近
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江彬以梟雄之資懷憸邪之志日導
用以後事事從護遊非戒游行驅馳或紫色衛抑凡可以蠱惑
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
等處游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　陛下
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
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亦來我師不上
木之征諸哉是彬在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故臣者皆曰寧
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〇閏十二月立春　帝
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共

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損或　帝視之大
笑以為樂〇未旬　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為平虜伯許泰為
安邊伯以應州功也
戊寅正德十三年〇正月郊祀畢　帝復出關遊幸〇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后崩　帝還京諡太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〇四
月朔　帝以太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
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〇五月末旬　帝還京〇六月　帝
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為乘不宜輕出　帝不聽乃自稱威武
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扈
從以行命內閣草勅廷和等上言遊者　皇上時出巡遊

親政于下人心無不危懼憂但宗何又復爲此爲一宗社之宗
步不援引祖訓指此爲名具本上請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
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疏上不省○時　帝必欲内閣草
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不出　帝御左順門召梁
儲令儲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　帝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爲
君乃自卑而例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　太上怒手
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伏哭帝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
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久之　帝亦語窮其
[illegible]而起不復促草勅陛而禮部廷議宣備君之禮宗室陰
之寧王謀入世子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者[illegible]臣

各路有所主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彬遂
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遂獨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
王瓚儲亦助其言議遂寢○七月丙午　帝復北幸出居庸由東
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十二人丁未　帝度居庸關歷懷來保
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　帝于宣府帝行宮起蕨乃或康載不可勝計宣府豹房所淑珍
亢及邊遊所欲婦女實其中　帝甚樂焉每稱曰家裡還京後私欲念之不堅彬亦欲專寵伴諸幸臣不得近數擧　帝若出
及兩宮居處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　帝豚大內則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九月戊戌
陽城驛大同○十一月　帝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納
欽女戊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
縣○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　帝在榆林

已卯正德十四年○正月戊辰發太原于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
輕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從御○二月壬申還京師下詔
○三月有旨南巡將　帝意欲巡兩京徐揚抵南京下蘇
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羣臣人情洶洶時江西寧王宸濠久
蓄異謀侯釁而發内外咸以爲憂七八臣論道交疏諫不聽于是
翰林及諸部司皆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以次部寺
亦連名疏入千足　帝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川高
登于錦衣衛獄召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涇孫本顧崇等百七人
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
[illegible]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洶駭

宮城内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日
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其爲安故明縣　車駕
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衢以死諫于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
芬等百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調福建市舶
副提舉等官餘俱奪俸六個月○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
人午門前杖五十向鑾罰充軍陸震良勝潮川鍪俱爲民林大
大輅周叙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
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　駕遂不
果出○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貴等○五月御史蕭淮劾
奏寧王宸濠不法事勅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

顧壽往戒論之華其獲衛〇六月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

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

〇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

逮錢寧臧賢與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

八萬兩

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四百二十副

〇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

南昌宸濠解安慶府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

敗宸濠就擒江西平

〇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

上杖教坊司樂官臧賢于

午門仍毀戍廣西馴象衛籍其家朱寧使盜殺之于張家灣〇

九月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

俟帝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遣人迎王廣信守仁不聽

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以濠付之 帝至南

京命張忠等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

人前往江西勒捕宸濠餘黨給事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
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爲功而没入
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民實苦累江西之民不厭其擾○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珣爲右
參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集官者二閱月至
是始詮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按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
人 嘉靖初論功封新建伯既而奉命總兩廣平思田叛
司之當濠之變之亂以擒宸濠不待報而歸行至江西南康卒
吉謂其下不能待報遽非大臣事君之道遂謝去陽明
行其爲學嘗示天下六善陽明平生以講學自任四方士從之
甚衆嘗謂其聖人論學者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
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人
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
面目耳又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五 [illegible]

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即眞陽之
氣之母眞陽之氣即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
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又曰養
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精
住氣住神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
亦在其中矣觀此可以識陽明之學矣
庚辰正德十五年○正月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潛懷不軌時山
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
亦敬憚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
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與
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
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不行○二月會試天下
舉人以 帝南巡故未廷試○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回鑾舉

大禮以安人心不報○張忠朱泰屢矯僞命召王守仁不赴乃
譖于 帝前謂守仁必反 帝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
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守仁即行
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 上使覘之曰王守仁
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命還江西○五月 帝在南
京幸牛首山宿焉○江西大水○秋 帝駐蹕南京既久復有
遊蕩梲泛江浙湖湘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
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流涕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帝遣中
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
已知道了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閏八月 帝謁孝陵兵至江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五 [illegible]

西俘逆濠舒能江壬寅漁於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癸
宿望江樓癸卯日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
楊一清第一清厚有所獻 帝大悅及爲還凡五幸焉又幸故
大學士靳貴第時柩在堂 帝臨撫嗟悼之命所從者僧爲誦
經薦福庚戌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 帝至揚州仍幸
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旋帳綵
帛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 帝至寶應復幸
于淮尤湖鎮守等官丘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將臣辛
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
綵段 帝戎服馭花鼓吹入城遍遊山陽縣學入取學宮通鑑諸

書以出蓮宗牧尚書金濂、鶴內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
驗三月 帝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illegible]之而出、
○十月 帝自南京班師、凱旋、駐通州、[illegible]
[illegible]朕躬自出乃擒宸濠、[illegible] ○十一月、
[illegible]斬[illegible]入[illegible]冬十[illegible]內[illegible]之始還北京
[illegible]等至行在、下錦衣獄○起胡世寧為湖
[illegible]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
[illegible]保兵[illegible]書[illegible]太保[illegible]
辛巳[illegible]（一正月 上還京○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
[illegible]侍郎欽順官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之說、大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二十二 正德

意以為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
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府不能用○二月 帝不豫、寢
疾豹房、[illegible]行人[illegible]上疏曰古聖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故君有疾、
危[illegible]、至于侍問安、則久在側、是所以親君
晉[illegible]語[illegible]禮[illegible]臣不[illegible]親、
臣[illegible]陛下每日許內閣、府部院寺大臣經
起[illegible]、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illegible]
于外[illegible]人情自無[illegible]由中及外、開聯脈絡、通達明白、了無蒙
蔽、亦可以備[illegible]之變、自古[illegible]主寢疾、不及與臣僚
揚[illegible]與[illegible]共之○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
而可以[illegible]平[illegible]
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為矣、爾等以朕意達 皇太后、天下
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
能與也、俄而 帝崩於豹房、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

于大內、是日傳遺旨、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
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illegible]
是日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助[illegible]統
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軍、還鎮、革
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
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
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
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已上數事、雖奉
用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稱不便、故
廢革良先云未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等獄、籍其家、[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二十三 正德 [illegible]
[illegible]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日方之、
[illegible]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如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
[illegible]產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千二百櫃、每櫃二
[illegible]、又金銀[illegible]五百一十箱、金銀湯鍋四百餘、他物不可勝
[illegible]數、以今八歲之積、其又何如夫以此等錢財、使施之于朝民、則
[illegible]所得民之心、移之于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一之于權奸
私家、以致百姓窮困、
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戊寅、司禮太監韋霖、壽寧侯張鶴
尉、顧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
帝迎國門外、既受詔、乃登座受符、朝羣臣○四月壬午、辭國寢
癸未、發安陸 帝母蔣妃戒曰、吾兒行、荷重任、毋輕言 帝嗚
咽曰、謹受教、塗道所經、屏絕諸王有司饋獻、命從官約束奪衛、
毋擾民、丁亥、內閣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
入、[illegible]百官朝見、勸進、擇日即位、癸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

由大明門入月中即位時久旱儀而大雨沾渥頃復開霽
一新識者知為中興之兆云（夫六綸曰正德丁卯戊辰河清皆三月庚寅見冀軫分而帝乃入月十五日生神武共論符適會承乃振大德之期宜倡為然哉）○五月初八日 上大行皇帝
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廟
號 武宗 葬康陵 ○少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儲立朝上行祭年負自蔡絕不蒲其功不言人過失嘗從予人不責報古行其餘反躁者亦不較論言至若之恬然負榮韶未文氣論交上大夫秀銘皆有籍記又諫諸問權倖惟當急之平生軺財周急忠章請借田園少保郭汲未幾予諡或下命者之正德中雨庇于鄉外丁尸嘉靖初復以定策推立功蔭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諡文康）○殿試與長
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宜從簡 帝御西角門策
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 ○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母妃遠在藩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二 正德

府宜切戀慕即遣司禮監官奉迎 ○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
正始疏一養聖德二正聖學三勤聖政 上嘉納之 ○六月江
彬伏誅 ○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
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並且其合禮今 帝宜
以孝宗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
考而願稱益王為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
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為得體與國祀事皆屬崇
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 ○張璁疏言時議
欲考 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
為皇嗣育之宮中錫有人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
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則
以叔母得不為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
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陞以帝
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祖之義
矣 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
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禮復持上 帝
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
不報今[illegible]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為康壽皇
太后以伸朕為子之情廷和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所生者為
伯叔不當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敕 ○詔正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二 正德

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遊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
降謫充軍為民者起取復職陞用 ○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
查革正德年濫封并巧立名色陞授武職三千員名積年宿蠹
一旦頓清 ○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儀禮未定駐留不入
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
不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 帝迎于闕內 ○內閣
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璁倡為邪說願罷斥之不聽

十六朝廣彙紀終

　安成　王　袁　纂

東莞陳　建輯　溫林　陳龍可　訂

古鄞　丘　周　校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〇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為新建伯〇乾清宮小室災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逼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後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悅者乎給事中鄧繼曾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　帝心動乃俛從廷議稱　孝宗為皇考慈壽　皇太后為聖母興獻　帝后為本生父母不稱皇而給事中朱鳴陽因言清寧火災投隱咎徵與禮失中實為厲階恭穆既徇私而言者

始不見用希進者伸論駁之私而用盈廷多亂政指持調護之[illegible]而大法始壞威歲特旨援之私始得妄求貴近倖進迎之私。[illegible]故于頂惟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以端本而塞弊為不報〇陝西甘州五衛軍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許銘之死

抱兵李堂以私怨激郎李銘殺之及撫牧兵部則嫁銘剋剝致變軍士朝論竟無懲焉〇御史朱衣給事中鄭錫上疏陳時政缺失衣謂近者言官屢建言而陛下御批有日知道者有日已有旨了夫言知不言行方行之急也言有當而不書是非改過之者也期謂陛下而從及未政令既出或半載而部更奏請方行或期月而遂不改即如週者內府薪炭及官軍俸糧二事部臣集議而不從中旨一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傳駭既入乃悉所司〇大能仁寺妖僧齊端竹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賞賚無等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燬錄所賚及玄明宮佛像毀刮金箔一千三十兩悉銷前以質宿逋〇先是人有建議毀京師諸淫祠者[illegible]不行事遂寢禮部郎中[illegible]一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拆毀[illegible]停之〇二月詔帝尊母尊號曰昭聖慈壽　皇太后[illegible]孝皇后又尊號莊肅[illegible]　聖祖母尊號曰壽安[illegible]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大禮議[illegible]〇三月以水災免湖廣封府及沙州秋糧〇[illegible]封建和昆紀為伯給誥券世襲及壽安太后崩[illegible]穆[illegible]伯[illegible]侯張鶴齡加太師太監張[illegible]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秩其部寺[illegible]四月命南京看守珠池之使不許預地方事〇[illegible]

[illegible]言　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天人共順楊廷和何與定策太監扶安何與贊襄附馬崔元之持符迎安伯張偉之迎詔與藩邸勸勞諸臣皆臣子常職何足為功候因非軍功不封錦衣為軍功不授皆秩及于爛羊爵賞輕于僞積延和昆紀乃上疏辭封本兵彭澤復奏正德中權奸用事封錫太濫　皇上釐革殆盡乃以定策之功封爵至五十三人非所以為訓也宜聽辭免　帝從之各廕一子惟外戚伯如故〇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華守仁父才識宏達器宇堅定方進[illegible]士大夫皆推其[illegible]〇汪瓚疏十漸下所司。[illegible]

親[illegible]後二[illegible]也[illegible]好今[illegible]諫司得以[illegible]巧使進四[illegible]新[illegible]覽章奏[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急在吉可[illegible]五湯也冗食冗[illegible]將[illegible]今[illegible]十不[illegible]責[illegible]是[illegible]六[illegible]也[illegible]太至近[illegible]七[illegible]幸有[illegible]一切[illegible]以工夫[illegible]死而[illegible]後[illegible]人[illegible]中官有選者[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令鎮守[illegible]從[illegible]令言官[illegible]事不使[illegible]有[illegible]上[illegible]正直不[illegible]所[illegible]者[illegible]人[illegible]〇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漲宮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勅諭文武群臣同加修省以圖修復。併遣巡視災郡被災之家。

〇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勅兵部陞后父鴻臚寺卿陳萬言爲中軍都督府同知、后母冀氏封夫人、給誥命。〇[illegible]安　皇太后邵氏崩〇十二月羣臣奏請安　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

癸未　嘉靖二年〇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陜西地震給事中黃臣請罷傳乞之門以消災變不報〇大學士楊廷和言僉事史道論臣再三詬　皇上下道于獄第聞道有老母隨寓京邸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〇三月廷試進士賜姚淶等及第出身有差〇楊廷和疏請斥遣僧道傳[illegible]九卿喬宇等各疏諫止。帝曰覽卿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〇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毀星臺候風杆建石座碎之〇九月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倣漢魏相因歲不登奏故事引漢魏以下諸臣奏剡爲人事一引漢魏相之言請禁止奢靡一引唐陸贄之言請愼重賞罰一引宋王禹偁奏請減百官俸員一引元鎮奏請裁革冗費一引蘇軾奏請廣[illegible]一引范仲淹奏請勞來安撫江淮百姓一[illegible]廖剛奏請諸州縣不許遏糴一引趙汝愚奏災傷州縣[illegible]來歲稅錢　帝因稱嘉[illegible]朝廷常與文武官俸勿減[illegible]行〇十月永福長公主　憲宗女也卜以是月于歸[illegible]太后服未小祥而禮官上儀狀視駙馬當四拜公主受其二[illegible]今太后凡遣木僚而觀行婚禮何以作極且謝爲[illegible]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illegible]儀禮尚未定[illegible]以復古道[illegible]〇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illegible]欽天[illegible]冬至[illegible]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illegible]大統[illegible]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illegible]

令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甲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百四十三年可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報東大輪日正德甲戌日食推步入分六十七秒而閏[illegible]蘇松至[illegible]南北地勢然矣〇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命廷和撰勑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後亢陽爲虐入秋來霖雨不止飢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至因盧淪沒幼稚計斤而鬻婦子墜水而死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勑書必不敢草　帝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稱疾乞休允之

甲申　嘉靖三年〇正月五星聚于營室〇南京刑部主事林壽上正

大禮議言　皇上非爲人後而爲人繼之主當考興獻帝母興
獻后併錄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夫二疏以聞　帝曰此
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羣臣集議○升巴毛壽監平涼功大同說
內外官不宜交通諸府者爲令○南畿諸郡大饑人相食勅按
來表言民追賦稅賣婦鬻子民食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就宰以子
潮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兒王明以子殺父地震雷擊臭彌千里
府盜賊蜂起陽廟滿齊攘犯閩所在劫掠州洪澤江泙皆饑
計以千數。　帝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濟荒賑之又平節
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江鹽糧截江伍定擒捕○二月給
撰舒芬御史朱淛等各疏言　皇上尊事兩宮當如一日興獻

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昭聖誕辰遽傳命婦免朝禮數頓
殊關係不小。　帝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五月大學士王鏊
卒贈太傅諡文恪（鏊實爲八股舉業第一正德朝三切直皆不屈之朝大節卓然在人耳目）○帝定
本生興獻帝尊號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神主○六月以張璁桂
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詳錄遺忠劉蒞湯祭葬
復其家追念前朝伊諫違之諫也○七月璁萼上言今日典禮所
與禮官辯斷列十三事以上一日三代以前無立後禮二日祖
訓不言立後三日孔子射于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
繼嗣五日禮輕本生父母六日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日漢
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日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
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日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
假昭聖誕首十一日　皇上於大行尋安　太后不得從天下
終三年喪十二日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日臺諫連名章疏爭者
所遵禮官欺妄罪不可赦既入何孟春復爲前說　帝切責
之○帝罷朝御居文華殿金一民修文華殿留中以
今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　憲宗時哭爭　太后
曹懷發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　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
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
遂定期群臣于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
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　高皇

帝。　孝宗皇帝徹于內　帝使司禮諭退不從　帝命錄居
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下獄楊慎王元正乃撼奉
天門大哭群臣皆哭聲震闕。　帝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
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
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杖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
有差病創卒者十有七人○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母皆病渴
王御視天井泉湧出病愈建醮祈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
王哀毀骨立宮墀古柏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爲孝感下所
司勘實命勅獎諭○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詔以其爲
首者五人傳調換邊守堡衆不從等乃　二十五百
家之皆不從往文錦叢令捕之奉將賈鑑杖其隊長皆之行）

[illegible]郭勛[illegible]

帝怒[illegible]

皆宜大軍[illegible]大同[illegible]

挂[illegible]五十四人[illegible]

千戶[illegible]

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汪俊、鄒守益、徐文華與總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進曰：祖

訓如是，國家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璁等言當。于是書璁

獻夫、曾公鶴齡、侯勛、倪鎬等六十四人，奏言三代之法，父死子

繼，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為子，不宜更立。皇上為後人

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孝昭聖前母也，宜稱皇伯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三　　七

母。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別祠，廟不入太廟，序食親廟

不悖矣。于是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

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

詔諭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以繼之。武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三不通矣，又焉得牽合而[illegible]

[illegible]

也。帝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〇十一月，吏部侍[illegible]

疏奏上，疏曰：群臣有罪，宜下司法問理[illegible]

令錦衣林行于殿廷，刑辱士大夫，非所以[illegible]

罰〇遼東妖賊[illegible]等聚眾[illegible]入山[illegible]殺守門士

卒。下巡守臣以聞，命各鎮起官兵剿捕，並傳檄王苑

乙酉　四年〇三月，修獻皇帝實錄〇七月，命建世廟〇壬寅

世廟垂成，帝自製樂章示宏等，命更定[illegible]

稱之〇辛卯，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〇[illegible]士張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三　　八

與湖[illegible]〇八月，刑部尚書林俊卒。病將疏言，[illegible]

以安存殘孤，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戒化勿皆廢

更難止，以示厲進[illegible]亂政，始辯不[illegible]楚非仁原之道也〇頑德

如羅欽順、王守仁皆精[illegible]，可用以輔聖德。果聞　支大綸曰：見素

立朝正直不苟[illegible]引拔後進[illegible]君子儒也〇楊一清請勤西廟　帝慮啟[illegible]

具制勝方略以聞[illegible]〇九月，帝以四方災異，命輔

臣撰諭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奏：用度不能節省，則

民財竭于科斂；工匠不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牟

為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地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賄納過多，

而遠方承領雇解之人無所[illegible]，甚恐太倉無三年之蓄，而冗食者

牧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傚工者借撥不休况忠直之士
以鯁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爲職而每加詰責
有罪當罰者姑從審錄而不爲處决無寃可辯者或加俊宥而
仍令精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又前日 皇上綸令民
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 聖意若因修省暫且停
止亦未爲不可也疏入 帝納其言併罷仁壽宮名材木侍郎
王朝采京○召一清入内閣
丙戌嘉靖五年 ○二月虜亦卜剌往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冰合渡
河入寇提督王憲總兵杭雄卻之○御史霍應龍請罷光祿寺
貸供鳥獸飼肉一萬六千餘觔秋豆五千二百石命所司覈數

蠲○畿内饑 帝命發郡縣倉庾及太倉錢賑之○三月廷
試進士賜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御史鄭洛
言撫張璁勅費宏受王綸賂是宏爲貪夫不可以司政本矣而
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污之量也以璁萼之言宜其可以秉
國柄矣而人無與之者恐其肆睨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
宏以知足之義戒璁萼暴横之態各令罷歸别選賢良以副任
使不報○五月御史謝汝儀上言伏願推復衛道之心宥豐熙
余寬張漢卿鄭楠呂柟等而叙用之推黜崔文之心退王堂谷
大用而别選内臣謹厚者以充任使 時刑道衛道丘養浩以言作吉爭復其官坐史以抑
擢岳罷故引此爲言 ○七月副都御史張潤請申訟牒株連之禁從之○三

月○時 帝總政之暇頗事詩詞同與大學士費宏討論[illegible]
[illegible]忌之托言詩詞小技恐勞聖躬 帝曰朕學詩不妨政[illegible]
[illegible]因見忠愛但宏臣居輔弼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詢
○山西巡撫江潮言宗室者祿米日增歲徵不足乞將各府
祿糧徵收每石輕稅六錢秋糧入錢而放支則折銀三錢給其
餘數以補不足戶部覆其撙節得宜請著爲令○十月 帝製
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
等各頒謝○編修孫承恩摘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爲法
自虞至宋元人君事迹可爲法戒者檃栝成詩共十首以獻
帝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十一月淮河泛溢諸臣上疏請治

但下該部議 禮部尚書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大勢
孝花日議總設濟徹末爲河理塋等處或順城道
河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趨技勢相言克南徐邳未東塗
不達於北開一渠河立以備園通木鉄則分流以南假其勢過東永
小渠鎮開以載其流時大學士費宏亦言分河以南[illegible]其勢趨入
河南汴梁以來分爲三支或由亳穎等州地方凋河勢處[illegible]
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衛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南分故有衛
出之者亦不甚大正德末開渦河就淮河之賁河南趨之勢有既
無所致方從廣陽考城曹縣地方奔赴淮流縣聚寳是徐州之
潛溝等處恐人建河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水稱禄失業是年之
祖宗與辦官民瑞雙擾奔幾之路前戰平河從之患逆延
未沙縣至沛縣浮沙塞堵薩遺瀕官民搜之乃河漕陽聞退
道然來然沁陽湖積之不奔可之[illegible]河百湖則運道至至
錯京師歲數百萬之禄[illegible]可違官單數百萬之[illegible]由仰給
北可虞之甚者爲今之計必須濬河等河加書遺流分河勢
运後運道不至淮之民亦[illegible]河兗于浮波赴族直隸載全
入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illegible]至鄭州合長淮之水曰渦
河一自開封府王勢岡[illegible]自[illegible]下家道口至鄰州集鳥[illegible]出小河口至宿遷
[illegible]州[illegible]小河[illegible]日汴渠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文家集經夏
[illegible]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年間黃河[illegible]涉[illegible]遇[illegible]河白河二道上源

年久湮塞而徐州民受其害若自宿遷小河一帶併[illegible]

[illegible]

丁亥[illegible]○石珤遷仕以前書爲武英殿大學士。[illegible]

傅諡文襄。○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三月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學士[illegible]○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復不至。○議行馬政

時兵部[illegible]順天府所屬論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

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如有閑失雖被

不得。但有司怠玩浸不檢覈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于細民、

[illegible]而擾馬于漸耗馬政之廢實由于此宜令順天府

爲牧地應天府爲畜種其地亡馬有者仰以其馬責之佃主其

種馬昔有今亡者俟秋成日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

部議行○五月京師雨錢○六月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

姚鏌請討田州叛賊岑猛○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其部尚書總

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七月總理河道章拯言今濟漕有

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滎澤縣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

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

長淮衛壽春王等園寢爲患臣謂惟睢陵縣北至河一道通飲馬

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趙皮寨

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治庶水勢殺而固

護無患乃爲圖說以聞 帝然之命即舉工。○八月命吏左侍

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璁署督察院事少詹事方獻

夫署大理寺事平反因李福達獄科之論御史馬錄等罪

[illegible]

[illegible]

家廚良揭爲涉黨又稱罔儀等誣訌入實罪後將自尾堅良吾民說前錄刀拔訴采邪助殺肯未解隸素黨勘乃窗許宮所並爲寵遊令方其粉名年攻皆不倫世皆錄欽閉助素等門所在問官可意采請遠求大欽請罪犯部律有吉前良然不之學等註注亦政使令陸都吏李詳按察使令長卯寺少從系半文阿附起孩殺人俱發戍極遣過者不官系事市劉瑾御史視發空虛變按私謂然庭邊給市中正非喪述奏補沈景泰一漢程鄭同奏具爲民刑部尚書勃書侍郎劉王天戒語徼史工期劉文在大理卿沐少卿頌半才至江與民遂言官衛法不貫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少令才望念攢戒史都侍郎孟春工部侍閣錯紛史張仲賢定過私制令請戒隊往孔州杜慈網偉下遞技御史掀問廷樂罪斯與張賓又于假免罪述戰從馬鎖放入人罪充失疑徒市災疑諂考等茂擬發網撫施商永戍已諸直宏笑遠捕至書結事中當泰可外郎判行成遷寺副杜鸞御史編世軟任洋南京御史振潛咸實判部員外郎陞參事司馬相俱爲民參部張潤原任御史序未復上御張史南京御史備往處俾俱聞任

凡革旗校三千一百八十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

○張璁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

閑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大學士楊一清上振飭京營兵務六事、一本兵職重事繁、宜另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素有才望者充之、一坐營官多胥梁紈絝、不嫻軍旅、宜推用各邊開將曾經戰陣者、一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爲第一等、又選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爲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備防守、罷羸弱者退更之、一軍士操練、沿襲舊規、惟逐泉乘散、今宜使熟知號令、人人習于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簡其熟于武藝者各一二人爲頭目、聽其教習、責以成效、一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包攬、或營求走役、又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征法、多係貧羸、而包攬走役者不與焉、軍心怨憤、且管隊等官科斂

多端、軍安得不乏、今宜嚴禁、違者治之、一京營之馬、兆六萬、不以給軍、給過數月、隨即羸弱死者相繼、聞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只三月、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發以給行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數、嚴其扶明之限、庶諸者不至盡累被罰者無詞、疏入、下部行、乃改刑部尚書李承勛于兵部方調各務、○張璁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京鄉試京闈分考、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尊武侯附○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閒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之變、受命提督、能計擒逆寘、撫安軍民、及同京奏疑劉瑾罪狀、下獄伏、宸濠之變、隨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

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握重權、人心恒惑、武宗晏駕、逆計擒之、若永者誠不易得、乞賜起用、帝乃起永提督團營、永至營、清查軍馬數目、一清

戊子嘉靖七年○二月、帝勅戶部曰、邦甸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曰、邦甸米價涌貴、由壞祖宗舊邊策耳、永樂中儲悉藉鹽法、每鹽一引、輸一斗五升、當商悉聚邊郡、自行耕墾樹藝、邪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錢粟悉資轉運、轉販艱難、益以饑荒、價遂騰涌、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困股、宜復鹽法、以紆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萬戶、輕銀以來商賈、帝嘉

納之○三月、兩畿撫按汪鋐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帝賜鋐白金文綺、遣官祭告郊廟、宗廟○初製忠靖冠服○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楊一清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懼者六。今日之勢、實恐坐此。臣衆共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六月、明倫大典書成。帝親製文序之○定議禮諸臣罪、以廷和爲罪首、編氓、毛澄以下、罪各有差。按五元功皆不利　太祖開國元功文臣韓國公李善長以嫌賜死　成祖靖難元功太子太師榮國公姚廣孝從祀削府余家諸專廟　景帝禦虜元功兵部尚書于謙遇天順復辟元功武臣忠國公石亨下獄論斬　太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齒　世宗入繼元功大學士楊廷和奪官○兩廣諸寨賊平○七月、帝追尊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恭穆獻皇帝尊謚、章聖皇太后尊號○九月、河道總督盛應期議開新河、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役三十餘年、循其遺跡成之、運道至今賴利云。○十月、丁未、皇后陳氏崩○國子祭酒魯鐸卒、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謚。以鐸清介著聞、特令治葬、謚文恪○閏十月、冊順妃張氏爲皇后○十一月、帝親製顯陵碑文○以通惠河成、糧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奇、省腳價一十萬兩。奏聞不之蒙。吳仲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分之一、俟之一二年復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可○是年、石珤卒、年六十有四、謚文隱、更謚

文介。

乙丑　嘉靖八年○正月、河南巡撫潘塤罷。河南連歲旱、民多飢死。凡郡縣請賑濟者、塤輒劾不令。河南知府范璁不待報、開倉賑之、民賴之。請塤以是惡璁、其餘有司賑貸稍寬、部加譴責。會有以陝西飢民父子夫婦相食流聞禁中者、帝切責戶部、頗惶恐上疏、乃歸罪于塤以自解。于是給事中中蔡經等劾之、詔罷塤、不叙用○二月、王守仁卒于南安。適守仁方病、擅離任、不俟奏請。吏部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帝謂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勘○大學士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定論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瀆天聽、幾于無忌憚矣。若勅捕逆濠、論功足太不居奉報、宜免奪伯爵、所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從之。支大綸曰、文成勳業、蓋非病劇而歸、沒于道路、爲國死忠、亦可已矣、而言者猶以擅離重典咎之、世之忌功如此也○命行義倉社會法○甲申、帝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祈雨不應自咎說示廷臣○三月、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病疾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帝以其切于救民、皆

從之。○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愼。○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二十
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楊一淸等衍劒選庶吉士，以
唐順之三人爲冠，而綃兀胡經等二十人 帝曰，今後不必選
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擢用，有弗稱者令外補。○戶部
侍郞王軏言，求封號 皇上命臣淸查莊田，見勳戚之家占據侵漁遂
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疏而量爲
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 帝
曰，已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佔者，俱給原主，仍令勳戚大
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九月，禁臺諫風聞舉
劾。楊一淸致仕。璁復入內閣，蕚復蒞官致仕。時張璁言事狷急不能下人

惡語誹臣，孫應奎塵繫劾璁蕚，懇不法 帝下劾奏其罪狀
月張璁自用自揚，負國負民，往竊先而劾之，論法當置刑典，持
從寬貸，璁遂家居悟以舊後用，蕚數官致仕，孫應奎等陛列
言官耳目所寄，至今方爲擧奏，應奎首論，可原王準之法
可誡之，璁既行，霍韜乃疏列楊一淸二十四罪 帝偏之立名
璁乃辭，有朱璁宗者以從事下獄，詞連一淸，請受張府金私與
諫求復 帝忍欲速繫一淸，璁力解得免下，首日一淸累朝
舊臣，叨位首先召用，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法當追理籍臣
引一淸從寬，姑令自一淸遂乞休，允之。○十月，虜酋吉囊俺荅寇榆林，寧夏，邀王
瓊督兵禦之，虜引去。瓊請自蘭州盡榆林三千餘里，築墻堅固，
民賴以安。○乾淸宮內西七所房災。○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
鸞言，臣自七月中驟行霍邱汝寧，目擊光息蔡穎間，穫食不穗
殆盡，及經澶閞，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穫，菩而問之，
答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麪，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

有以蒺食者，艸吮之，囓口流腫，嗌逆發目，小民困苦，可勝道哉。
謹將蓬子封題府乞頒臣工，使知民瘼。○十二月，虜戎寇莊
昌，提督軍務王瓊勦平之。○頒大學衍義于廷臣。○帝親定百
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中外。
庚寅，嘉靖九年。○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二月，皇后行親蠶
禮于北郊，祭先蠶氏。○霍韜言親蠶爲亂成法，分祭諸壇紊朝政
帝怒逮下都察院議罪，御史傅文憲言郊祀親
蠶之評，臣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
祀祖郊外，則內外失別，更乞斟酌裁定 帝責言附和，降邊方
雜職。○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壇。○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

卒。吳錦曰，宸濠之亂，孫許輩其節正，伍文定其勳，而中其規宣
秦其忠，身則文定方也，昔當變務而中六矣，而不勳文定火
燎鬚眉而不動，以故保全雖陽
與誅鋤奸者，僅世一劍焉 ○六月，禮官李時與璁蕚議擧
廣孝雖有推戴功，然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後削髮披緇，配享太
廟，未安，宜移祀太興隆寺。從之。○大學士楊一淸卒。一淸
議遼東文長才功烈，存陝尤著，曾創花馬池，建墻圖復河套
及新疆海西遼虜，皆畫有成策，事多不竟，張璁之誅劉瑾謀由
一淸，故以永爲入多爲言者所誣，已而璁蕚以大禮議合力爲
虜引淸亦盡心贊翊時璁蕚稱國清稱示裁仰其黨極力攻之
誣以賍罪，淸既去，復興獄，誣成其罪，削籍里居，忽忽不樂，疽
發背死，死之前數日，猶自疏辯，言身被汚蔑，死不瞑目 帝閱
而悼之，至戊申始 ○十月，改奉孔子爲先師，易象爲主，遷豆用
贈太保，諡文襄
十，樂用六佾，立啟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
辛卯，嘉靖十年。○正月 帝幸大祀殿，禮畢，諭璁曰，二聖配帝之典，

決不可爲。自來只是祖配天，尊親定祈穀祝文儀注止奉太
祖配，改奮。修禮于圜丘，視大報少殺者爲定典。○桂萼乞緣
尊卒，贈太傅，諡文襄。○張璁御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賜之。○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祫于太廟，特咸議者詔諭恩誦。帝不
從。或曰禘顓頊。帝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illegible]
[illegible]湖世孝卒，贈少保，諡端毅[illegible]嘉靖初既與大政[illegible]
[illegible]一內至劉致[illegible]耕籍田。○薦九
[illegible]二[illegible]七爲謀臣石各[illegible]杞氏兄弟三人齡居一母三人
頻○[illegible]延平[illegible]靖[illegible]三諸殺[illegible]錢財
不[illegible]欲自盡忽一月自責中之重一擊[illegible]定
祭[illegible]月三諸行人首而爭刑不牛一犬一豕[illegible]
兩[illegible]士穀壇，名曰帝社帝稷。○四月，帝行大禘禮于太廟。○

五月，旱。帝親禱雨于殿。○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帝御
製祝文，行露告禮，併節修省。○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
功，宜配享，襲封，與徐達並，願興亡繼絕。帝允其議，併許求劉
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
分封宗室，留新王一人可爲守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
迎取入京。帝怒，逮問，追及主使。侃與太常卿彭澤、詹事夏言
同年。時言數以事忤孚敬，澤以議禮疏結驩孚敬，謀所以傾言
者。至是侃備携掠言，已所自爲，澤方欲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
曰：張少傅起我上，者與言何與。帝釋言，出孚敬，二省疏以示
羣臣，斥其枝問者，致仕去，澤遣戍，侃爲民。○九月，無逸殿、豳風

亭成。書周書無逸篇，衍製文記之。帝御豳風亭，召翟鑾、李時、
汪鋐同觀收穫，從論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真。
○十月，詔籍沒之故大用家產。○十一月，盱眙縣之何雄有
二女欲歸樂戶，不從，溺死，詔立雙祠祀之。○遣行人召張孚敬
壬辰（嘉靖十一年）○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兵部侍郎潘希曾卒，贈兵部尚書。○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
上言：彗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奸臣在側。張孚敬
竊權擅橫，妖星示儆，實惟所召。孚敬疏辨，秦鰲復劾孚敬強辨
飾奸，招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帝曰：秦鰲言出忠讜，令
孚敬自陳，准致仕。○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鋐小人之

光，郭勛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
偏于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齋祀不可累舉。帝怒，收繫械訊鋐
具疏請名與廷和同里，恐爲報讎。帝益怒，命究主使，名頻死
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帝以宗明爲主使之尤者，併
謫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
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
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
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詔獄。時鋐恨恩甚，欲
郎故言孚敬曰不可此于立名非真係紫之吾俯任其怯而逐
成績于之名秘獄之久當自殿耳處符長祭待不及朝審汪鋐
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闕跪鋐令書李撲之西向乃傍立曰汝
能殺我乎死且爲厲鬼殺汝鋐曰吾且殺汝恩爲厲未晚也且

而自謂愛君乎斂中史館械遂之術也已自焚械揣抗恚門而
厥且獄中死四五百言今人爲要非負罪被愛其金檻以爲
崇王趙起惡弄可移變數耶錢趙欲以爭執之爲周衛所持遂
書情與總決王邦伯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
術安幾作偽 帝訝閱此語曼衷逐免行刑其妹吳氏之登聞
鼓冤冤于行可請以身代背不報乎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
書經自將闕下遠夜陳經兒而悔之爲引奏 帝動
容刑忠孝乃出一字耶其負之遂得減死戍雷州○十一月
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兔汪鋐等各獻詩章○清馥殿翠芳亭錦
○作六云所六集
芳亭寶月亭工成

癸巳二嘉靖十○正月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
○三月視大學○初開經筵○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
時白鹿白兔疊至禦出請詔示天下勿來獻汪鋐作詩奏 帝
諭冲之德褒答之○總兵張鶚奉勑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而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三 嘉靖 二十二 友石居藏

州一鎮分爲四派雖供根本潘藩而容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
海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爲要害而本
鎮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虜可千
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聞葛一勾關北
虜據衆深入郎微調人馬雖于策應頗及今預飭防禦謹條便
宜六事○八月召原任兵侍郎黃宗明爲禮部右侍郎時侍郎
缺吏部推舉 帝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救編修楊名出爲福建
參政至是特旨召用之○都御史王廷相 帝御史修例六事
一曰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巡
祇作威福以聳觀聽因事各論以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奸弊
察覺即置之法以肅風紀一曰御史職在伸理枉今撫問刑官
如響富室財賄通神錢口奪于傲詞人命輕於酷吏自今務虛
心推鞫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卽與辯明一曰御史職在激濁揚
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第取迎承至於論劾頗以一二贗詞少
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嚴密考察舉劾
必合公議一曰御史所奏勘合公文類皆重大事情及官民冤
狀其漫無才智者悉廢閣不省而利巧偏私者每遇事干利害
即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結自今須一一勘明纔繳其歲終二
月付之代者勘報一曰御史責在清修簡靜邇者按部所出導
從如雲而又多供具更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騶從禁止迎送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三 嘉靖 二十二

爲吏亦毋越境參謁以爲民擾一曰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
近者動以小忿遂致搆嫌多以按臣不避之致自今按臣之於
撫臣無論僉副必側坐從班以正體統其亦不避如故者以違
憲論 帝嘉納之○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九月張孚敬
請都察院申明御史糾舉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舉
非謂不得挾私報復 帝曰此祖制也令遍諭行之○十月復
楊一清官○大同兵變總制張瓚撫定之時虜自秋渡河往大同塞外李瑾議于天
城左設墩四十里以遏虜騎而趣竣甚急役卒王保等倡亂殺
瑾乞十人共殺瑾總督劉源清討之源清乃督兵入先遣金
事孫允中論令釋兵以逆城中亂言兵來屠城更據城叛允中
又請二十人餘稍解散衆明源清驟陳大殺五堡遺擊俱就少
頃御永兵至亂兵迎敵殺死參將一人敵騎往諭應曰城外尸
恭道矣尚給我耶源清穴城水灌之賊守益堅復潛出誘虜入

寇以脅我歸衛示禁之不利諸卒驚擾恐慮引首入虜擒伐府
爲賊虜屬精騎衛前我師而分掠爲明諸州諸路戒嚴之以禦
聚伐爲絕刺其至下令毋交戰須令楚青入蕩是夜卻酋倡亂
三十人救虜軍門會城中大定虜聞之引去事聞[illegible]
陣殺〇十二月冊封諸王〇虜犯寧夏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
立功
擊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按是年虜酋吉囊俺答諸酋卜兒孩并其土地部落勢益強于是寇
孩虜乃亦逐
牟亦夢門矣
年三十 〇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爲皇后〇二月
祀大成釋奠先師進諸生横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〇四月詔
理虜十獄寺[illegible]按李新芳按虜手門卒說致芳詩悖謂知府
[illegible]清審訴殺之罷黨僕兵騎殺騰芳遠收立宣史府
[illegible]經新之詔兵旨誣謝罪殺部使律賊遂以上閣下獄
青起經尽金共詩至不從虜寄屬監亦部侍 帝命新方詞語
而收楊經觀之罰金起真東士民進部諸枉經罹搆芳罰苦爲
十六朝廣紀 卷之一三 嘉靖 三十三 石岩
經走周金勅芳學措季晚〇科臣董傑理言閩初軍餉備耕屯
備之具報下部察院議[illegible]
號。令屯田不與其弊有四胡馬克所羅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
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亡從人無以耕也。委爲虜有虜居內
臣居外勢不敢耕也。晉屯者按籍征賦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
補請令各邊募軍給卒中。會同撫按新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
墻垣其屯丁或因主者或募新軍或從附近給以牛種待開墾
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
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
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本販鬻難也。下場
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鹽雍滞市易難也。司鹽
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
部何益。需軍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先減正價
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餘鹽
餘鹽收盡又利于寬兩利而國課充矣命核報〇五月內苑先
蠶壇兩成進絲〇南京户部尚書許讚卒謚莊敏。讚靈寶人部尚書之子
子博文能文所著有通鑑綱目前編圖書管身諸書傳于世
〇六月南京太廟災〇建九五齋
精一堂爲祭祀齋居之所命孚敬于東室撰敬一二字及誠意
正心四字西取漢大帝止輦受諫宋太宗納耀微十思疏爲圖
于是孚敬等恭誌恭默室睹龍馬神龜丹鳳三圖從諛賜親文
華殿頌及詩以進褒詔答之〇十二月田州趙檢盧蘇殺其主
二十六朝廣紀 卷之十三 嘉靖 三十四 石岩叔
參頭州
乙未 嘉靖十四年 〇正月 莊肅皇后崩。孝宗后也〇三月禮部請太行
莊肅皇后諡孚敬以爲宜用二字曰孚 帝不悅遂用六字孝
靜莊肅恭安 皇后〇廷試進士 閱卷定名賜韓應龍等三
忍退之陸務觀貝賊宜夢四十
百二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〇四月孚敬以後乞休 帝遣中
官賚藥及手札諭之。遣行人勅送歸里月廩輿皁有問有加
〇七月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艱阻遣科臣欽請就本省開
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〇九月遼東兵變 按遼東鎮
衛所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末久矣
總撫呂經撤行清軍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種糧追收馬田
召佃徵稻由是衆怨之會經遼陽撤將吏立城築閉門所及
麥都吏、帝兵督餉役捷急諸軍遂大謀取經役籍焚之殴

錦衣衛嚴開諸城門時巡按御史曾銑令復閉之已行門
總兵李鐵揚榜無效凡經所指揮不從者惡語之甚是亂
軍諸從約東城門始開兵部請自今詐稱者以其時邪者
不還叔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遣問　上從兵部議詐許
爲副都御史代經經略得報還入廣寧治兵中軍都指揮業
璋者素稱事經變抑諸軍月糧加價爲奸亂於是衆兵
等仍逐爵前事復蘇聚倡亂鳴鐘鼓集明日聚軍至總兵
門前鞠揮璋遂五門閉孝光且行就其類諸將擁至醫復
六款首遣官擒捷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家臣遣問止部
毋行以山西巡按御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邢一府代
將指順城蘭崇拘揮亂雄亦爲其謀于王經所四一知懷寧
而寧校捷巳經者主衰寧諸軍發許給天使諸經也覆寓
宣撫遷及官校盡諸鎮總兵官論以調遣乃出官校越二日
乃出經付官校行遣明按寧趙劉見寧開食都林庭樹昏至
協同變寧與賞見合寧結此罪因王宗劍向上疏城爲洪云
爲詐城中人爲逆謀蓋懇號寄刺二城火患前所首黑多
校方略於副總兵李鑑備繫梓承恩等刻期輸捕於其副見
等凡人變見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擒就決市今
官得盲首惡伏誅不必查勘其餘未盡事情具名從寧史
劉明具奏鋐等勸上詔削見變見王錫等但生斬
上命與實錄　卷之十二　嘉靖　　　　　　　　　　三十大友不居藏板
吳示尚憲壽承成極進華去
世蕃祖成造衛經華疑圍仕

罷吏部尚書汪鋐

丙申 嘉靖十五年 ○正月初鑄番銀關防十五顆給恤刑官○三月

上謁天壽山行殿○四月行大禘禮　上親詣長陵獻陵景

陵閱視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然我　宣宗

皇帝功德之大殊爲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其稱以隆追報

吳鵬登曰宣宗在位眞守成令主也禮遇大臣撫綏黎庶其
文物之工則謝郤與斉鍾詠詩賦其威武之會則廓清邊塵
論殿閣殘漢之宣帝唐之宣宗有不能彷彿其萬一者而陵
寢不稱其功德是必生時于營建等務愛惜才力如文帝
治霸陵令用瓦器之類故若此其卑狹而且易于損壞若此
正見其爲仁聖也然在　宣帝自爲則可至後王追報之道
則猶歉然自以爲不稱者我　世宗重
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蓋孝思獨至矣

癸丑　駕還京○詔求紅黃玉以禮神○除禁中佛殿建慈慶
慈寧宮撤大善殿金銀佛像○八月總制陝西右副都御史
劉天和疏陳戰守便宜以圖與廣貨勅 疏言中國長技輕車砲
要修邊牆撥水頭是已蓋欲求論步不勝騎騎不勝車故設備之
所造火器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據前任總制秦紘又造車國家
小車孝宗嘉靖乳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八輛略規制宜做
制造可輕一列邊牆以遏虜入據要以邀虜歸諸邊備用
精號星在一窩蜂砲品字鏡銅鐵神銃見所甚少不足用近見
陝西省城嵗樓貯有神臂弩可及三百步宜做漢武所恭之法更
鑄以火又備以爲南蠻爲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
修築邊牆挖塹以防虜人與武官南有鐵柱衆方可不步
虜入夜歸必至此飲馬於此泉舊有小堡請增築高大以
其中令兵據守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能深入
之○九月改悼靈皇后謚曰孝潔遷主于奉先殿西室○十月
冬至節　帝大祀天于圜丘○閏十二月作聖濟殿祭先醫七

十六朝實錄　卷之二十三　嘉靖　　　　　　　　　　三十大友不居藏板

廟成

丁酉 嘉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爲　穆宗莊皇帝○徽

王厚得白兎撰頌以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

少□羣臣上表稱賀　帝不許○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 詩
廷議皆謂不可戶侍郎唐胄疏爭言廟祀諸臣謂次上下且不
可易况有無之顔致執增損乎疑言往年進甚袝享以文臣故
舉朝翕然屬從臣翊英武臣乃
紛然沮忌　帝是勛言進英配○駕發京師視金山建造行宮

○三月祭天壽山東西通貫花鎮路口○四月車駕還京○五

月作謹身殿鴟吻○科臣胡汝霖劾嚴嵩穢行既彰招致論

列不宜具奏自明得旨今後大臣被論宜自省愆不得強辯

戊戌 嘉靖十七年 ○正月帝祈穀于大祀殿○禮部請正大禮禁臥

周莊烈不經語詔可○二月帝如天壽山謁陵○三月廷試賜
事璜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景雲見請
賀 帝許之○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
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奚宜
舉行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議
恐有未宜不敢妄議 帝謂皇考稱宗不爲過嵩乃言考秋
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帝嘉納之
戶部侍郎唐冑疏諫黜爲民○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鼎
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啓及朕身宜
爲宗稱于是尊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

示天下○辛巳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帝謁山陵行秋祀禮○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壬子爲發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
往相視天顏悽愴號慟諸臣莫不感慨。
己亥嘉靖十八年○正月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孫陵欲躬詣
與大臣周閱小兆皇建玄宮擇二月十五啓行○冊立元子爲
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
保國宣教高士典真即仲文御事致一真人邵元節時元節病
不能從乃薦典真 帝命吏部二部給誥印仍許攜其家于官
○張敬孚卒贈太師祭葬廕子有加 帝親撰謚法以危身奉
上謚文康蓋特筆云敬嘗爲曰孚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璽明時候用惟是被譖德直以立行一生

元侯中指之哉猶東要亦有以服其心矣○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靖
日方士之有識也自世宗始也謚爲曾字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謚濫甚或云初元節御批俱用耳○尚書許
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懇至 帝第以
有旨答之○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錞等大學士顧鼎臣
張瓚等協守○乙卯駕發京師○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
御寢 帝遑遽莫知所避錦衣陸炳排闥入負 帝出焰中閣
婢有焚死者越三日乃行次充村行殿復火 帝大怒乃逮繫
撫按三司官下詔獄有可禁以示儆○遣駙馬都尉鄔景和往祭漢
世祖諸葛亮羊祜及武當山神○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鄉
雲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稍前騎登山陵

立表于顯陵之北命改曾製詩爲甲申孝上帝于龍飛殿奉皇
考配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戌駕發
承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勝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
南有差○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失于祀載
今宜與親臨乞建廟祀 帝從之 壬子上還京師○五月奉葬
聖皇太后梓宮請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之陵 帝諭禮部
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空凄豈如純山完美
決奉慈駕南祔五月初二日入奉 聖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
用今月十七日于時貢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
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宮行是日侍

宮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夏言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主還京，梓宮遂登舟○建 聖諭亭于承天府，揭其城樓曰顯陵，造搆之臧○六月改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征討安南○雷震奉天殿左吻，命修省○命東宮啓本如永樂初例○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羣臣及各王府○二聖梓宮合葬顯陵○八月，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監國，靜攝一二年，朕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之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願端拱恭默，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訊，死獄中○十月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欽常熟人，正德中御史，以劾瑾繫拷死，瑾誅，瑞陽伏屍，其子一人至是，言官請賜祭葬，從之○十一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子太保。按自五堡之役，殺趂揔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惣每其言，惣之情不如意，郎反爲軍目，或叛軍詬語相撻，賊梁震園總兵大同，命郎等家丁五百人驍至雲中，中嚴約束，曰，我無爾陵，爾無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綱紀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負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然不一當百，五黄内恐其不得用，其衆錄兵積斂，輸乃鳴，李給編修五堡軍中不敢肆，囊益身先之，與同年，昔五堡兒後虜不敢近塞，卒贈是職○十二月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楊紹恩請加禮以示風勸，帝嘉其德壽，賜以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問，給未役夫歲如例。

庚子 嘉靖十九年 ○正月進封貴妃王氏爲皇貴妃○二月罷武科鄉試○黃霧四塞，隨變爲紅赤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帝曰，此異風也，占爲主兵，喪火，命兵部會議邊事以聞○命修興獻宮殿○三月詔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詔營仁壽宮○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按胡氏適同邑李茂，隨父商建方，始易氏遊徧，日與惡少張炳十餘連等通，胡氏貞白自誓，又不聽言，姑惡持時切誅，姑及惡少百計陵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少來，其姑竟謀殺之，撫按上其事，詔所在爲立祠，賜額烈婦，祭一壇○命總兵湯震駐師鎮江，勦江陰縣大盜黃昊秦璠○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後獻萬金助工雷壇，帝悅，授其術，後術卒不驗○八月以秉一眞人陶典眞子世同爲太常寺丞，孫良輔及婿吳濬俱食[illegible]士俸○十月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十二月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于元日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帝怒罷官黜爲民。

辛丑 嘉靖二十年 ○正月科臣李文進請禁人親諸臣以書幣問遺權貴者，詔可○三月策士奉天殿，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納款請罪，帝命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司，子孫世襲，給銀印，取毛伯溫回京○宗廟災，成仁二主燬，恭成仁二主于景神殿○六月俺答乞貢不許，遂入寇，邊官降黜有差，令後奏捷者不許叙及內閣本兵趣捷○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栅謀襲其爵，嵩受賂爲請，得旨還卒，獲其猾以聞，存吏受賂者各戍邊，既而永壽庶子徙

烷興綺孚懷熺爭立嵩復受金亦爲覆允王死事並因鼓奏之
因劾嵩奸貪狀 [illegible] 帝曰表柵惟熺恕與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
事毋以人言介意○八月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謚曰恭[illegible]康靖莊
莊惠裕慈翊天贊聖敬皇后○今夏言致仕○逮郭勛于獄論
死 [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十二月
兩科王燁論胡守中與張瓚嚴嵩非相結納與勛互爲奸貪近
因勛敗抗疏陳奸縮附勢以罔利終屬敗而脫禍此小人之尤

也疏上未報尚本兵議遣太臣總督薊遼 帝特以守中爲兵
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
虜騎長驅遂無扞禦後宗實商宿將金銓延挨洪源劾之亦不
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歸逮至會訊論斬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 [illegible] ○正月給事胡宿請出通倉粳米萬石減價發糶
以賑近畿饑民從之○五月詔革周府將軍安潛爲庶人時河
南諸宗人缺祿米三百萬石諸將軍安潛等五百人譁推行臺
門毆逼撫臣魏有本奏聞○革潛爵 [illegible]
惟一周府而已傳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 [illegible]
至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至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 [illegible]
者不計也夫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從入不 ○七月革大
祿嗜而宗藩子孫日益繁衍祿糧所由不給也

學士夏言職閒住因責臺諫不糾言者七十三人奪級外補有
差○禮部右侍郎呂柟卒後追謚文簡○嚴嵩入 [illegible]
[illegible] 抗道沈良材王學陳詔等各劾嵩貪 [illegible]
[illegible] 疏入不報○楊爵等 [illegible]
[illegible] ○毛伯溫爲兵部尚書 [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禮部尚書嚴嵩條上邊事言邊木將官以
[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視無一應者失今不治 [illegible]
者虜寇欲趨平陽知府聶豹練兵據險虜不敢入境使 [illegible]

豹虜豈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請兵乞餉而人皆可兵兵皆
得食者經畫有方耳疏入 上嘉歎曰得人一論尤探本窮源
廷臣宜亟察素著者以聞○十二月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
正祀典正位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六月科臣周怡
劾翟鑾嚴嵩湯精窺伺侍恩修怨在內閣遽言失色見 陛下
各陳私背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卑下事上也奏上下之獄
○七月久旱 上躬禱雩壇是日大雨文武疏賀御製感雨詩
以示羣臣○九月南京右都御史何塘卒後追謚文定 [illegible]
篤行以古人自期嘗謂象山陽明之學流入禪定先要仁義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二月禮部尚書張潮典會試辛干試院○江南斗米二錢○三月廷試賜秦鳴雷等三百七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科臣戴夢桂奏曰一重徵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閫謀凡除謝可用及所獲賊間勿拘文法任使柔遠固綏入虜中既剌其名者或開其罪與戒滑採捕或募土兵歸有功者與戰然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擒王斬將者封侯三誘剃服以備將兵招選降胡遞事及將官驍勁家丁夜不收三千人令一詳見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仍以大軍繼其後名令剃服者張幟挺身直貫虜營內外合勢左右夾擊則虜戰自亂四懲規避以堅戰守五廣推拒以備將選今者亦將太繁討論

太嚴備將混真虜文虜武敵柔矯燕之多易敢精于騎射若王直李大濮共人急召用之 帝命務實舉行○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卒諡文襄○八月日本貢使釋壽光等至節以違例郤之○內苑嘉禾生一莖數穗六十有四帝親書恭奉出者一○禮部員外郎查科臣王岐劾少詹汪泌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閣翟鑾二子汝儉汝孝連中鄉會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清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暎以逆係補節故閱書經得引嫌而陰為盡力及沈坤之取瞭蔡高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述一書僧道彼風青蠅之說以閣臣為疏請覆試 帝以舉業顯明下法司逮鞫戶翟鑾二子並黜瑯府鳳暎俱削籍

翁允寬坤一中猶得無恙○十月大同順聖川卒剿伏兇狼虜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告郊廟社稷○十一月詔加秉一與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崇三王皆未有兼領三孤者仲文獨以真人兼宗伯領三孤○十二月禮科給事中吳宗吉請祭葬贈謚宜著為畫一之法禮部議以為計品論資以為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實以為予奪則辨學之義存祭葬有乎得則辨賢之義存辨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階則辨能辨位之義存但歲久用備越且濫矣臣等擬議條格上請○湖貴苗久叛苗龍許保逆人藏苗帥龍求以一千戶為賞能至遂殺之被亦殺千戶祖當乃遣監司指諸土目以千酒面鹽粟米官其

避龍許保湖苗皆息黃苗倔強如故督臣張岳奏苗平班師功賞遞叙有加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以恭錄 列聖御製文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賞總裁等官有差○詔中外嚴禁銀礦○閏正月山西延綏陳泰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萬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識者動稱屯守而虜之內侵皆據枝絕壁蜂附蟻遁垣又安足恃而加以亡命向導譯語和同鎮卒挾虜為重多棄銳刀贈虜自婚虜入既深漢一卒烽以塞責耳遷延歲久禮不可言乞速議戰全期蕩除戰卒復套地以固邊防章下兵部○三月陞尚寶少卿嚴世蕃

爲太常少卿，仍掌尚寶司事。○科臣陳棐請撤元世祖君臣神
主，又請改兩京廟祀碑文，俱從之。○大計京官。先是南科工科給事劾資劾論奏
大計令尚寶丞諸傑贈書南考功薛應旂應旂詒書疑奏
爲尚書張潤所沮而傑爲南兵部主事有貪聲應旂亦黜之時
常州守符驗放南御史也亦在所黜爲乃令
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忿黜其鄉中議補外○五月，楚王子英
燿獄父伏法。○六月，太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謚文簡。紀被罪人文遺諸逆
帝入繼大統厲事因循守正不阿以疾乞休家居二十
餘年始卒一節先是詔有司存問及是聞卒輟朝一日○七
月，太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貌鼎新，不宜是
遣官代祭。 帝怒，下詔獄。○八月，加秉一眞人陶仲文伯爵，賜
乃追贈三代，給與誥命，蔭其子教爲國子生。○諭立京城義塚
○虜犯大同中路鎮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三 嘉靖 三一五
鵓鴿峪，參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死，餘
盡殁。贈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
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
帝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
官，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千戶。王邦直者蔚州人力舉千斤是時邊人
慕孔聖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鵓鴿之
戰虜衆我寡鳳等慮不敵奇者倪之且謝邦直曰若素以勇聞
奈何見賊不殺邦直恥之逆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
乃後聚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手刃數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
之。○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休致，仍遣官按監于邸
吹。嚴嵩代之○裴言起用至京。○令長史等官授各王子以經義。 祖訓。
○十一月，太常寺卿魏校卒，謚恭簡。校崑山人幼有異質能通諸家言折衷于六經所切
忠貌忭納簡皇言勅以議世稱名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等書○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
少保，謚莊襄。天和麻城人字養和弘亮有遠度才始爲御史以法繩大璫廖堂部獄謫金壇縣丞後巡撫陝西遣輕
車健琴總理河道手製乘沙
壟水諸器後人多遵用之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三月，下御史包節于獄，戍邊。節時在內廖武擬以權按包節伏繳以
法而諳先淡賊乃侯節謁陵獻楷遠使徹
去國而精節廬出之奏上詔下節獄成遣
市舶不爲衡倚至懇驗典郤商軒寶○貢嵩金少不下千金
轉展不肯償乃投貢官家又數貢不肯償寔其於祈商書家人
前近島邊人生窟竟不肯償番人忿走出沒海上爲盜責官家
致其黨去以危言撼官府令去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利
一爲備委富知是耶及官府出兵輒膺漏師好諸人附人不利
他日復王丑復疑我番人大恨諸貴官家我貨本倭王物
而不我償我何以復陵王不保商金貨於贓徵王必殺我
海洋不肯去近年官邪致亂小民追於貪墨苦於征賦困於
案和卒入海從倭商掠邊因罷吏殿償及承冤失職書生不
志舉不遂者皆爲倭奸細爲之鄉導於是狂狂瘟徐必欺毛臘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三 嘉靖 三一六
黨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
文武官發憤所殺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
何浙東大壞至是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
治兵捕賊紈任怨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時賊據雙嶼港
林寨爲巢紈可盡殲擒通番九十餘人紈欲禁止令行遂海道副
伏于濱武場一時遍番稍息而諸達官家以失利大肆誹謗
亂觀聽遂改紈爲總觀未幾言官論劾即紈其心叛竊證厭官
統憤悶卒番蹤皆論死下獄自是事益無忌憚矣○命工
部製碑書 肅宗遊小姑山紀勝詩，仍勅官建亭貯奉。○七月，
議增貴州鄉試解額五名。○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十一月
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妄殺降人冒功者，許巡按斬首示衆。從
之。○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 帝嘉壯之，本部不決，令銑與
邊臣計議以聞。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

一千九百餘頃堪爲營田內省京運外職防守且案副使張鎬
爲提督通判張應麒爲總委官欲久任責成其半種皆取其米
省又提照盜沿邊錢糧禁例以防侵盜戶部覆守謙綜理周密
且官攝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皆舉行如守謙則兵
食可足而帑藏所省多矣詔以實行○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
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
太子太保謚文莊○六月曾銑劾仇鸞升飲士卒阻撓軍機逮
撫楊博附和上詔各奪俸（先是虜十萬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曾銑遣參將李珍夜劫其營斬首百）
（下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以銑有擒斬功命賞銀幣矣）帝○閏九月雲南巡撫應大猷劾
所屬有舉無劾科臣鄭大同劾其避忌長奸請加罰治 帝曰

撫按舉劾係忠綱舊例雲南荒裔萬里外貪官酷吏倍於他省應
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劾乃致廢法大傷憲體其褫職聞
任○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逮赦楊爵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
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爲墓誌果卒（史大綸曰爵節介古苦忠直世求絶然于古所紀
進之念居家時有言逮繫官校以爲按臣乃敢以奸通從仇爲
方飯有蔬一盂羹一盤見按臣即與同食更畢官校人焚之
考卽與階行諸官謂曰盍亦一內剉乎爵曰去矣勿復顧
官校生占云楊君蹤蹟乃爾其孫落魄歸之致恭罪其匠）○皇
后方氏崩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嚴嵩論曾銑開邊啟釁禍不可言并言和
同附會致誤國是命廷臣集議吏部開覆碧部覆采都御史詹
僑等覆言輕信曾銑罪不容逭命奪言師傅以餘官致仕逮銑

詣京鞫訊○兵部奏虜首俺答等與套虜謀犯延寧 帝曰此
曾銑開邊召之也會勘以聞仇鸞先被銑劾因訐銑赴取罪狀
律免憲罪倡從套誅自解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失陷
城池例斬 帝欲擬所犯正例于是擬以交結近侍官員例其
獄報可斬于市妻子流三千里銑死家無餘資妻子俱徙天下
冤之○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爲嵩所陷尚書喻茂堅以議貴
議能請 帝如竟坐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 帝
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亟遣之○五月孝烈皇后葬永陵○
六月大學士許讚卒謚文簡（讚豐實人吏部尚書進之子國家典故醇厚不伐賞以爲世嘗）
（經大體嘉靖元）○大同女年十七化爲男○鄭王厚烷疏請 帝修德

講學幷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諷諫
政論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 帝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
誹訕者效茲效尤彼勤勤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眞金府之西伯
也請欲爲爲之○十月殺大學士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
言罷歸嵩盡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佞心險
內銜之而貌敬之言益以氣凌焉 帝亦無竟殺言嵩陰構翟
諱流入禁中及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進事激成大獄（支大綸曰
夏言素進辨博果于有爲曾銑慷慨任事不避艱險將相調和
力主套議以復百年之故疆建匡攘之全策偉哉振古之畧也
竭不念教授內國應犬外列日神掌而思逐者方日夜共心
鳥乃坦懷張胆自以無前翔 帝知已了無顧忌息壤固在共
奈屬垣之語何鳴呼咸宜以後大將無推轂之主
尖雌無借著之箭久矣奚咸于二公之不終也）

己丙（嘉靖二十八年）○三月皇太子冠尋薨謚莊敬○五月總兵周尚文卒其子陳叔功伐乞卹典科臣沈束請贈以財爵 帝怒繫肆欺罔矣令錦衣衛逮訊○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賞有差○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節財用納之（實錄云擇 貴）

祖宗時歲用以貫銀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二萬斤景泰天順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歲用紵絲羅紗各三千五百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入九年至四十六萬本年至○近歲此數朝內府撥用後矣督之七十二萬入瞀卹以二者其餘可知矣

○十一月逮撫河南巡撫宗以事按陽武知縣王聯劾籍以殺人事坐斬于獄走京師以長至日詣朝衣闕隨班奏稱宗以私隙故入人罪逮其迎鑾詩有稱王八駿飛空電湘竹英皇淚不磨為呪詛 帝怒逮訊

一六八 明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三 嘉靖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有差○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迎戰伏發圍數匝馬蹶見殺副師林椿往援亦中流矢死事聞各贈官蔭子賜謚立祠祀之後科臣唐禹論張達二子世傑世傑後血戰功詔二子同蔭併禁（大夫諸之弟如此）總督郭宗皋巡撫陳耀各廷杖耀死宗皋謫戍邊○八月虜大入寇

虜酋俺答既犯宣府不得入遂趨大同總兵仇鸞懼賂之使勿犯乃東行且犯薊州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兵禦之虜自寶胥潛入遂至通州蹂躪薊遵化邊京師戒嚴兵部尚書丁汝夔遣兵三萬以六千分守九門虜大掠畿甸乃令人散去尋遂犯京城孝陵總兵仇鸞率兵入援王汝孝兵先趨通州駐營選將據河西阻虜不得渡遂分掠諸州縣人畜財物數日而虜遁京師解嚴

十六 明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三 嘉靖 四十六 月 議 於

仇鸞上疏打三千騎援遼兩鎭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城門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監督之守白河東作以兵部侍郎王三千至定揚者山守西以兵部尚書提督軍兵三千至揚府諸將各以兵五千屯守至此乃仁以六兵三千總兵仇鸞屯兵延以太甲至中丞以仁延拜為平西將軍大總兵保定各以其兵列營護衛五百人爲群虜大至不得入令諸道兵以五千屯太原以兵五千屯真定每山城太師大節督兵屯衛聞故京師所至兵非兩陽安得不從守城人殊驚駭之出後各兵

貴人家已開上矣隨奏入時已暮 帝傳見召吉至西苑 帝郡之異不可撫議降下不宜守太學召見大學士嚴嵩李本徐階入見天子東方直門前太後自身於宮中兵有也之貢大學及吏部尚書議郎吏曹議之入大臣皆恐宣泄嵩以爲虜言事不足患許之又明言帝不悅

府食令陳奏貞吉大言 陛下宜御奉天門下罪己之詔勉勵將士以作人心立賞格以募人及以金爲購首功者人給以一并吉禁不功勤其錢許募十萬人金出由御史尚書之錢以爲酬首功者貞吉每得虜首一級賞五十金每功陞一級不許受降一年一賜乃以鳳陽衛官兵及宿衛之兵守城兵不許出城戰其中不與城外之兵數十年不戰兵人心不附皆從北出城從西之命下至將校曾不御有司以軍法從事大議將帥兵部尚書丁汝夔言戰可以必勝時已大集兵力

一郎王諸州史西吉首 一字偵探報急數日十報郎城中數十萬于是大同軍故爲措置之

能不精整虜來救身殊一 因敢剛戰發何爲之材字 博擊禁虜山觀諸入落亦 城虜中能東令道寇無復 地城而自人曰光者所爾 而中爲去我勿即急息日 虜人率耳其攜孩婦即數 婆人兵諸鄉大食方攜十 攜見鼓拊耳則是家之報 中之遠固更軍矜寵輕郎 貴而也不虜大驚喜自城 速焉郊敢薄同亦人既中 塑遠戰城軍自不曰數 中避虜乃而 殺敵遠十 貴經濟錢汝賜其怖東驚 速從蛛曰變而畢大軍于 誘騎勢汝覺又不同書是 汝自守變計自擁軍柔大 璧哨議有於稍以而頗同 守等也禁嵩遠法 諸軍 諒虜城勿令陽汝帝詔故 武到下戰請軍變以虜爲 砂戮兵諸將人無其疏抵 虜不必稍勿遂可入云聲

都乃命執政斃下獄而盡官目軍前建中嚴斬兩戎邢當斬
熏都察院看儀大理讞覆才會議誠張中藏斬兵奚吾火
帝主齋宮趣其獄不至怒照等比朋黨儀則親傳允森通從
廷杖等俸時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奔二臣于西市棄妻子給徐
行臣按衛三疏奏 帝求杖之制仍逮理貞吉廷議多從衍等
請其征虜中理關尚文沈東兩齊金能得首功杖九十決萬
滿典吏已丑虜將金帛人畜北去欽西奔白羊呂出塞而百餘
兼城外以鋌我會寇率諸縣兵尾之既臉不得出乃榆林斧保徐勦
從與南行至昌平梓典寇掩遇縱騎明鶯軍剃豐為鳶得狸
時力援兌虜猶古北故道出塞先斤得二百級自勦斧功
帝命進太保賞蟒 陸被字翠被逮未至鞫軍中縣虜獲首
功比欺舉後功未 幾九月辛卯虜盡出塞進侍郎驗職
與被虜郎孫濬藏理 季士明允 以
之偷嚴職仍命刷籍郎中皆成邊 ○九月郎中徐學詩疏劾
嵩汚貪異常縱子世蕃攬執父政聞有奏劾必陰中之如科道
王燁陳壇謝瑜童漢臣今安在哉乞亟罷斥下獄郎訊○十一
月以易州昌平州又通州為三輔置經略各大臣○十二月都

御史商大節以新募兵請募三等給都隊長及投降人二石次
者一石五斗又次者一石部議恐兵軍投倒匱之大節疏奏以
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犀招之終以薄行之是臣失信
於衆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不足以信于天下況軍士世食用
糧如欲此例則平居所以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事則用無
事則止彼素非有尺籍乎官饑寒切身則掉臂而去臣不能禁
也奈何惜小費而妨大信乎 帝竟從大節言
辛亥 嘉靖三十年 ○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
拷訊編戍○三月虜酋俺荅去冬求貢朝議不許俺荅宼邊[illegible]家
丁時義結俺荅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荅利貨幣[illegible]

賀鎮佑以聞遂歸會俺荅等議暫為許允 帝以聞嵩云一
年四次期密費廣宜以一年二市為準 帝乃起史道往大同
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
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仇二曰屢命北征而
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下與犬羊市損國家威
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和則灰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
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月以後私通者勾引[illegible]開邊方交通之
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逞之漸八曰[illegible]虜望
中國之心九曰陰餉虜寇狡猾之計十曰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
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大眾欲修武何籍于和

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未可必安事戰馬況虜亦安
肯以良市也謬二或請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知市
馬我猶得少償其值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我
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
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于戰謬五
疏入 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四月開
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荅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
御史喻時言開通馬市蓋將借通[illegible]之欲以飾我內治修兵
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于胡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緣為之經
理焉耳夫虜倚跪恐無端而成備不容暫弛乞敕兵部嚴行各

鎮巡官作速經理從之○六月掌御史高大節奏京城防守官
軍爲佐鸞分調任御包藏禍心宜稍裁抑鸞上疏力排之詔杖
訊以失事軍機律擬斬鸞于獄○七月中國妖道薛菁喬源持
白蓮教出入虜地爲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
密蹤跡之執五十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佐爲
請爲賞格擒縛允之○俺答執薛菁等來獻詔磔于市（時虜旋復詰之則指菁等以□斬其實菁與明鎮邊虜皆不足爲有無而首惡喬源丘富爲虜腹心爪牙者則晏然如故云）○十
月侍郎何棟擒獲朵顏叛逆哈舟兒陳通事訊鞫禮部請告謝
宗增郊廟行獻俘禮○十一月奉祧仁宗神主升祔孝烈皇后
主于太廟第九室○史道主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

大同市則寇宣府市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
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堡皆俱撤虜入無
復藩籬史道猶欲令虜以牛羊入市臺諫力止虜又請開市巡
東巡撫許宗遺書本兵力止得寢至是虜以市利薄三寇大同
巡按李逢時乞速備之仍宜示恩威令彼約束部落歲以六九
月通市外不許額入如面從心違當嚴絕之事一時守木兵亦
云爲厥非策○帝命總督官偵探防禦嚴邊虜禁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二月詔罷大同馬市○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
○把都兒辛愛虜入犯遼東姚天爵力戰被圍死守備王相率
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此一腔血報國恩耳後

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廕子千戶○四月倭寇浙東○七
月虜寇薊州甚急佐鸞病亟請興疾出本兵趙錦奏強虜壓境
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征代鸞督戰○帝以本兵不
當輒出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游擊陳時代之鸞聞命恚極
死徐階因密疏鸞通虜誤國○帝大驚詔陸炳會三法司擬罪
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
沒其貲○八月詔遷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十月御史宗茂
劾嵩負國大罪入併選郎萬宋附權納賄謫縣丞○以本兵
趙錦阿附佐鸞論戍擢起翁萬達爲兵部尚書○十一月帝
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幾遷南戶部主事三

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御史喻時言諸臣條對不爲不
多封胡撰胡不爲不盡而不見其有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隱
忍爲將爲熟計以依阿泰僕爲盡節歟 陛下許國是以致大
患日甚一日耳○擢王世文四川副使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劾嚴嵩顓政誤國十罪
略曰 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儼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
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見
皇上行政之善即令子世蕃傳言于人歸功于己是掩君美也
嵩之擬旨皆子世蕃代票致機密漏泄是縱奸子也令孫嚴效
忠奏捷要爵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罪嵩受三千金

蕘迫兵部臈爲大將是𠕇悖逆也胡虜擾人嵩戒汝夔勿戰及
皇上遣治汝夔猶許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
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豊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吏
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部選除以賄爲低昂故
將官多朘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
也諂諛欺君貪污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
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　皇上左右凡　聖意所在皆得
預知而逆迎是　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以通文華
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
日方上是　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緹騎緝訪仰與

厰衛結姻是　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爪牙奸三畏臺諫有言
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
得與徵取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
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使介者斥逐之是
皇上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願　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
召見　二王使之面陳嵩惡與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
帝怒其引用　二王命鎮撫司卸訊繼盛曰非　二王誰不懼
嵩者且　二王宗事守不虛爲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語命杖一
百血肉俱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
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嵩閑之謫補外任侍郎王學

益宗欲撓其獄公論惜之王世貞曰嘉靖中前後諫死獨楊繼盛疏直聲滿天下而得
禍尤烈得罷發鈔贖下其後同難宮壻祭而壽以鈔讞斃世稱三楊之讖云○二月詔冊封錦衣副千
戶李銘女爲裕王妃○奉安先聖先師于文華殿東室○廷試
賜陳謹等四百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海賊汪直糾漳廣
羣盜大擧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
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虜寇宣撫大同總兵劉梅郭都
死之詔各加卹廕○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
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以旂浙江寧人爲總督在邊六年開誠布信虜無深入前後
斬首及千計兵所經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之疾甫數士卒于固原鎮邊民號泣罷市詔贈太保諡襄敏○削劾
嚴世蕃奸狀武選郎中周冕籍○詔城京師外城○四月海寇

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大舟倭四十人突至平湖海寧等
境焚戮修虜官兵禦之皆敗殺把總指揮千百戶縣丞諸官奪
舟而去○五月出盧鏜于獄爲福建備倭都指揮○倭攻上海
縣燒劫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宋鰲戰死撫
按官奏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任環統兵籌畫璋因上
禦倭十二事撫按俱從之○六月吏部尚書萬鏜致仕給事中
朱伯辰削籍時通政趙文華以有文學資嵩父子推通政使王是即陽都御史缺嵩屬指會推文華吏部尚書
鏜遂以文華名上伯辰疏其惡掌院而罷嵩陽盡爲卿黨羣攝神共部局數稽貽璽行璽日彰恣貪殘而罷
學奏保吏部戴所觀伯辰論臣者且許鏜以下得一品恐望中乃出鏜而伯辰竟籍役留文華○八月錦衣尉詔
爲司市老人爲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橫謀不軌結衆

曰舉兵部以他事遣卒至鎮詔緹偵已執殺之以祭舉家後溥
城時已有中請矣闖關納之劫庫獄捆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
宮勿殺生儒故守令皆隱學官以免而詔家多金珠娼姬詔旣
出攻城而死城亡賴于來虛諒所害滿其姬姬識其人以語詔
遂圍拓城索之不得乃破城獲剮之因掠公私蓄產復開太康
乘所恐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宜徵兵追
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九月上問嚴嵩
民多無食何以嵩曰四遠飢民來京求食一時米價騰貴請以
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 帝允之復曰我思必有遺背途者
暴露骸骨宜有所處嵩請數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

二六朝廣彙紀 卷之一三

督有司查。視掩埋至糶米一節中間恐有市行舖戶多買轉賣
以索高價宜敕錦衣衛訪看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仍
坐飢道路請于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一萬石委官運城外
每早召集飢民人給一升帝曰朕意正如此。令以六分出糶四
分給貧苦者○九月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
涞與其子松死之後贈涞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謚立祠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穆宗登極追封孝恪皇后○四
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陷嘉善
○倭薄通州揚州衛千戶洪貸以兵援之戰死○倭夜陷崇明
知縣唐一岑死之。○五月 科臣王國楨言招降賊首計本兵

殺言直太撫州人以通番入海後當斬冤自贖有司不收之致
有今日故懸賞招降非示弱也。 帝以國禎言是令一意勦撫
降順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
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
從賊爲之嚮導若不蚤爲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
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
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
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國人不爲賊用與日益有將
材出于其間令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擒斬
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使有勞績亦與敘遷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三

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
滅矣報可○七月以王忬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忬在浙中爲
勇謀勵將士築城堡捕豪猾浙人恃之忬去而禍慘矣○八月
命駙馬鄔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督陸
炳入直西內共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吳山以侍從大學撰
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請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循及
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
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訕律姑止革爵○十月虜攻薊
鎮邊墻督撫衛至 帝遣嚴授往察其狀見楊博擐甲登陴宿
止古北口垣上將士守禦甚力 帝大喜賚萬金犒守墻將士

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衣一襲○十二月百戶賴榮華薄倭
于新市乘勝陷伏中死。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命宋儒朱熹裔孫源襲五經博士○海賊
犯乍浦陷崇德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鶚六人時諸將號令
不一。偏裨將各自為進止。案千之本。採淘港窯墩之戰許國劉恩皆以背
約貌進敗經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人
苦倭寇久恨不旦夕殲滅遂籍籍以玩寇為經罪矣○二月虜
犯鎮馬蘭峪參將趙傾葵等禦之敗死○工部侍郎趙文華奏
命祭告海神并祭視江南賊情。文華為嵩私人貪縱為帝所寵用既出視師自恣所至騷擾立推朴百可處攫財賄就進此後寇焚掠益烈云○三月以楊博為兵部尚書○四月

虜寇宣府青邊口堡參將李光啟等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索
金帛取贖光啟大罵虜殺之并殺指揮齊環等八人○文華
至松江祭海神會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泫
等皆敗稍有新獲文華因厚犒之啟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敗百
人戰敗頭目鍾等死之文華固急督戰冀掩為功經謂宜待保
靖兵至合力夾功庶保萬全文華固趣經不聽文華遂劾經○
五月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參將盧鏜等
水陸攻之保靖宣慰使彭盡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夫
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永順宣慰使彭翼南邀擊之賊奔王
江涇永順兵出御湖攻其前鏜及保靖兵躡其後共擒斬一千
九百餘人溺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捷自有倭寇兵東南來有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掠玩寇發民之疑則已上兵克哉○遣官逮張經李天寵及參將
湯克寬俱被繫來京論死經上疏自辯不報○倭寇常熟知縣
王鈇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為賊所邀擊俱死。
之事聞贈鈇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蔭子錦衣百戶 祀死
所○六月倭掠江陰參政任環知縣錢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
里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錞及民兵死于賊事聞贈錞光祿少卿
蔭子國子生立祠死所○秋七月分祀歷代帝王陵寢○倭突
入歙縣流劫績溪等縣蕪湖縣丞為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
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圍

賊于滸墅關賊殊死格鬭殺指揮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參政
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撥之助勦一戰斬首千
九級賊奔吳舍追盡殲之文華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
御甚已而欲倖勦殘寇自將四千人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戰
盡銳衝文華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慙憤乃疏邦
輔邦政逗遛避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究詔下邦政于總督逮問
○福建巡海副使卜大同卒。大同秀水人孝友夙著專為禍首同受命巡海越篤之任尚以謹烽堠控險要積糧儲數知有備寇疑懼會吳越閩而閩獨得無恙○胡宗憲誘汪直等投
降許為奏請優以官爵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相信直因
以銀十萬兩托龍文賂嚴嵩父子與得授以指揮職衍等所中

三司與越按御史周斯盛議得汪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
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逆應斬獻
闕庭。斷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尊賄福原在海上汪直葉宗
滿就從袞示。王汝賢處絞。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爲
奴。嵩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
疏稱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自爲明是謀反。
今作謀反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嵩曰古下再議。法司曰再議
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嵩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
兵部議可也。爵曰兵部郎議末減法司亦不敢爲。命嵩父子。怫
然不應。竟衆言云。汪直背華引夷犯逆深重著就彼處決袞示。

葉宗滿王汝賢既獅歸順報效饒死發邊衛充軍。○十月倭犯
福建犯平陽。○裕王第一子生。○十一月徽京城大辟四部
決九人。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律不宥而論嵩之楊繼盛與焉。繼
盛請朝審口吟云。風吹柳鎖濃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顧同
稱義士。可憐長板見 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
廉。性癖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
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盛妻
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爲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按忠愍在獄中有史惠生苦頤爲周旋自書其業之不爲動又欲其草中救此一異人也遇害時王世貞徐中行撫因論王士懋等抗手泣決疑起長事而不遂以文許配其次子惠其而全其後顧尤人所難○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

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城郭房屋陷入地。或平地突成山
阜。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奇。南京兵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
王維禎同日死焉。
丙辰 嘉靖三十五年 ○正月科臣梁夢龍劾吏部尚書李默剛愎自用
假名器以圖利默疏辨不問。文華自祀海還劾默部試選人策
題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鞏業不終
語意誹訕。帝怒下獄。刑部尚書何鰲擬子罵父律絞。竟死于
獄。方入獄日李默猶抱奇才負性好用受陷部臣人在吏部大遂隨然而及文華以業前搆獄則近于交惡議亦之說矣救人罪文華
○三月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釗死之。○倭寇烏徐趙浙江皂

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賊首徐海
等駭懼稱爲神兵。會橋斷軍潰禮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瑀
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倭追趙文
華視師江南而東南之民愈困矣。○五月倭圍乾按阮鶚于桐
鄉。宗憲以計間之使人賂賊首徐海其黨陳東麻葉漸與海爲
貳。引去。海遂計擒東葉等百餘人以獻。○六月倭寇破慈谿城。
縉紳被禍甚慘。省祭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退敗于王家圃。已
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被
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酋倭帥一級從七級生
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陷沒。事聞贈官蔭子有司祠祀。○

七月。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襲封衍聖公。○八月。徵王武陵以邪僻自殺。○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又華力主以督兵甚嚴。以書讀宗憲責其退兵。自老巡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溺死中識徐海屍。浙郡遂寧。○十一月。獻俘。陞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陞一子錦衣千。○虜寇遼東塞。總兵殷尚質、遊擊張懋官死之。贈卹有差。奪總督王忬俸。巡按蘇志皐落職。○賜嚴嵩免朝。仍賜輿入直。

丁巳 嘉靖三十六年。○正月。孝子晏賜祠。賜。南通州人。習石工。目不知書。志行純篤。事父母至孝。衣冠多從之游。有醒使王召見。有傷

違義親。既手酒以新衣親衣之。歐陽瑜理學名臣。爲郡博日造其廬。勸諭不忍去。既卒。學使黃弘晰嗣之。○三月。吏部推鄭曉爲南吏部尚書。帝曰。曉宜仕煩劇。更中命王用賓往。○四月。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且及千門及左右廊盡燬。○有事于宗廟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舉祀高玄大典。止封事。停刑。石官修省五日。○六月。止陝西採礦。○工部尚書趙文華罷。○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兵書許論俱削籍。科臣吳時來劾與論削二十萬冠至被要婁兵秋松塞一徒以建爾耳失業納之又自詩登縱虜西求宗又拔里僩偽及爲虜所同而兩逃無路楷受賄屢匿本兵許論爲周爲奸乞罪之命遂順拔劾嶽卑奇俱削籍三人亦被誅綠之罷也得從前 ○叙柏宗憲擒獲海寇汪直功。加太子太保。

戊午 嘉靖三十七年。○正月。光祿寺火。○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勦之。尋削籍。欽宗紀曰鶚先督率浙江兵要道倉卒守臣因門棄外之民鶚率生徒啟武坊門納之全活百萬被鶚因擢將督胡宗憲更于世蕃建議委而鶚力主勦乃移鎮閩倒立總兵賞興乱鶚過賊十萬人戰于連江等處至暗清海口皆斬兵世蕃建議令御史宋儀望劾鶚父徵鶚兵發兵山號之而世蕃百姓有世蕃後賊給事中劉佑劾之民間驚太祖縱無復紀律爲仁道上先有撤客兵鶚賊善后議上乃陣瓊歸京師鶚立世議允合齊所繫其無罪乃免歸因然被倭之奇功前速鶚力爲多宗憲人耳成而已至今浙福人思慕之 科臣吳時與劾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故邊臣冠軍餉以充餽。因受愧而與之埒。君如受張經等金而爲之調停云。主事張翀劾其受賄鬻功。侵冒餉糧。家奴永年富將百萬。賓客親識位居膴顯。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特歸任嵩與發。故侈呼文選郎萬宋孫

文管家。武選職方郎辦爲武管家。宜罷斥以恢人心。帝怒。冬逮繫獄。且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四月。海寇大至。犯浙福沿海郡邑。○大同圍解。將楊博督大兵趨援。虜聞遁去。留博視鎮事。○五月。參將尹鳳等擊福清倭于海口。斬獲甚衆。福興少寧。○大旱。帝齋祀高玄。大雨沾足。群臣表賀。○潮州、漳州地震。○六月。浙西倭分掠樂清等縣。指揮劉茂、苗兵致仕僉事王德等死之。○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復上邊務八事。一日審要機。二日慎選用。三日勤邊歷。四日明戰守。言虜之得戰勤至千萬。而我兵斬獲多不過百十。今不以失亡爲罪而反以斬獲爲功。自今必計斬獲與失亡。略當乃許自贖。五曰攻火器。六仏天昂。七日南禁。例大抵虜騎方退。取吾首功甚有宗將。並遣中谷之人。而擬之者。宜下法司以妄殺平人律論。八日恤覇殘。○九月。册生員陳

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勦倭寇。○虜犯遼陽總兵楊
照敗之斬首八百餘級。○命御史歲查光祿寺諸費進覽時歲
用三十六萬。帝韙之。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正月前軍都督府火○詔衍享瑞州知府宋以
方旌忠祠、○二月巡按方輅劾巡撫都御史王忬失策可罪詔
逮之下獄論死。先是嚴嵩按楊繼盛忬子世貞急繼盛忠言死於獄忬以詩弔之刑部員外況叔祺遂以世貞
信嵩書收嫉謀詔圖提學副使因嫉世貞未有以中之也乞發邑書賞家百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楷絕類真者以
獻乃自以於好書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為世貞府之其人知忬兵出疏嵩非與楯也審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得
竟論劾世蕃遂告嵩宗本以致論死○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八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四月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裕王長子

疑○五月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當
還。吳鵬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安。在
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部。○八月征倭總督胡宗憲與都御史
李遂命劉顯率銳卒殲江北倭于劉家庄、粉江北軍士應顯操
其成功嘖有煩言。李遂憲檄江北軍悉屬顯節制遂得奏捷。○
總兵劉漢破虜于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背城而北經
三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
李自馨居之。築城建殿據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
川號曰阪升。富等敎虜入寇。製約杆攻城具時從谷徒大青山
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從。總兵劉漢與巡撫李文進謀卻分參將

王孟夏祿秉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總進漢與趙奇以重兵
分三哨營于玉林灘爲後總孟夏等襲虜根疾馳昧爽鼓噪奪擊
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營。餘衆奔匿時富匿虜
北徙。趙全匿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遂渡黑河虜追府至且
戰且却分哨迭戰還與大兵會翌日入邊往返凡五日。總督葛
縉以聞。帝大悅亟加陞賞。○十一月詔以朱熹原籍婺源縣
子孫朱墅世襲五經博士。○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
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敗斬俘甚衆。
辜擢參政矢志滅倭以母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師曾請贈光
祿卿廕子千戶有司建祠祀之。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正月嚴嵩令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政。騷
動海內。○二月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搗虜幌于
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高馳一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眾牟口
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多
事來我兵積懦虜皆留巢畏塞無一敢問之者至是漢倡爲之
自捷各鎮往往乘間出勸虜始有戒心徙遠其幕。○倭破永寧
城脅指揮王國瑞縋墳降之又破寧德縣殺參將王豪祺知縣
李堯卿按是年福建倭患最熾凡興泉漳三郡城外皆爲賊會營驟豐因野蕩萊諸貧民無賴者咸寓人賊中且
斜民且旋行人發墳塚置其家貴索贖持賄往來恬不爲怪所將目功掃敗賊滿載歸者指爲逐賊違風旋者指爲遼擊改陷城
毀漂從客引去兵僞官以賊後爲功上下相蒙遂成故事先后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之貪穢欺誕搶事中馬斯臧

等譁華諸猷得以區土不〇南京軍亂殺戶部侍郎黃懋官
便謗外則懸驛發兵之子云
拔舊例南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米十之四等[illegible]
官書欲曰四十八衛卒不散敢二十七使講罰是[illegible]
于是故為錢抑比議大發丹已餱望而關待不下[illegible]
騎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論糧而出當軍遂[illegible]
其屍于市兵部侍郎李遂揚論[illegible]
定之事幽令換治為首者斬之〇三月寧夏地震[illegible]
震壞廬舍城垣如布帆〇進浙宗憲尚書督師兼巡撫亦聽節
制〇兵部以進撥門通揚遂拜下風〇四月巡撫淮揚右僉都御史
李[illegible]進人傳家經記先六經子史兵法以至算術
國[illegible]籍獨畫疏而後已及有疾乃自死
[illegible]詔揚蒙祭立祠揚州〇五月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
軍奇添夫人王氏節孝 初奇添卒時夫人年甚少事姑[illegible]至是卒八十餘[illegible]
世[illegible]懋官請〇六月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
旌表故有是命

諡文僖 陞徐州人前死節御史燧之子孝友長厚繼其家學之
被服儒素口不言[illegible]人作書文事俯兄知父居官
廻世稱篤行君子〇八月御史鄭存仁承[illegible]疏劾鄭曉
見疏 上曰曉每事備執終是自尊復職〇十月楊允繩棄市
〇十一月陶仲文卒 仲文習祀禱術以庫大使奇備寓京邸事部[illegible]帝得奉賜坐稱為師官列爵
五等[illegible]文 惠以自飾壟
辛酉[illegible]年
〇京師不雨 上禱玄壇得雨〇分遣御史王大
[illegible]往天下訪仙術異人及符籙秘方〇三月旌孝子王在
[illegible]
以刀自擊其父脚以身蔽之痛哭求免[illegible]
[illegible]其虛〇異
旌 真定府屬城一婦人于右脇下產一男甚雄偉六歲而殁〇詔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

從吏部一切自可進退否轄世蕃所遣方小吏亦無敢自專公
道久湮人心卿瓒之至是給事中梁夢龍等劾之 上令致仕
〇閏月原任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illegible]
[illegible]行之長與山南京武學中應天鄉試先知紹興府[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鄢懋卿五罪宗憍官金累萬居之一[illegible]
財罪二妾會日費千金罪三妾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諸商鹽
至數倍罪五懋卿疏辯令供職如初〇御田產嘉穀異 同本
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告太廟百官表賀〇十月初今南幾人
不得與南試先是中允吳情與應天鄉試同邑中者十有三人
時論大譁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〇三月詔罷親耕親蠶〇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
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五月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
世蕃卽勞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鵠亦廢學中書嚴鴻家奴嚴
年中書羅龍文等黷貨不法 詔嵩致仕歸世蕃卽訊坐煙瘴
充軍鵠龍文等戍邊年錮于獄應龍超遷通政參議〇六月知
縣海瑞霍與瑕落職府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焰甚
熾其妻從行數五彩輿以十二女子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
錦飾廁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甚簡抗
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慈谿
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落職

〇九月三殁工戍〇景王薨〇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處
者莫如宗藩蓋藩王宮眷衍之府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猶于
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
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率編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
祿米及諸費幾何集議善後之策永爲不易之規從之〇刑科
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訊鞫繫〇十一月顯陵守備
內侍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顯陵松樹先是　帝以冬至日
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宮以便瞻奉而甘露即以是日降　太
常寺禮部請百官稱賀許之〇十二月倭陷興化府兵部請調
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援之時　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

陷興化府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已而欲挑選
留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襲敵賊殺五卒殺
之用其檄衙僞爲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
勿擧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爲劉卒齎入時叅將畢
高叅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覺之賊既
入忽肆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徐將等皆
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毀慘毒備
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住叅政王鳳靈總妻
年少竟爲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走平海衛見船泛海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〇三月詔修鳳陽　祖陵〇四月副總兵戚繼光

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
悉平（是役也繼光前一日至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顯懈弛偏將俱先建未戰因不爲備繼光即以是夜部勒諸士卒銜[illegible]之賊合率大亂自相[illegible]之無遺類此爲閩中戰功第一）〇九月詔罷江南
加派兵糧銀兩〇虜寇遼東遼東邊垣久圯士卒物故總兵楊
照知勇廉潔在鎮虜不敢犯後爲邊備郎所傾以怨撫吉澄薦
命爲總兵照遑盡忠報國于背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
戰死事聞郎資有加〇虜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
起諸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
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　帝方切責當事
者疏入必激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詔呼者曰兵即至矣

爾無恐劾其疏不納遂諸調發以應之總兵馬芳姜應熊等相
繼兵至逐虜通州拜將孫煟乘勝逐斬三百級虜遁去告廟因
賜植等祭品敕芳等回宣大備虜敘諸勤王功〇十月泉州守
備歐陽深率兵剿興化倭賊戰于東扁死之〇十二月無雪
帝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〇正月上以邊卒不肯用命令戶部取銀二萬兩
兵工各一萬兩發劉燾給犒官軍徐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
以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遂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
則以待有功　帝深然之〇閏二月廢伊王典楧爲庶人同除
〇三月審熱法司有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戍邊時沈束以繫

錦衣衛獄不與審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夫無子爲置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處斃萬端欲歸養舅則夫禮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令夫送父終年仍詣獄待罪法司亦爲之請不聽○四月大雪所得兩表貢○九月虜人入寇。三衛夷與虜通爲鄉導其首曰通罕者尤爲桀黠總督部御史楊選誘執通罕父子三人輸繫薊獄以爲質如有涉求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 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通罕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請總督楊選宜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却囘之虜果寇無備突

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順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漲而還復由墻子嶺出邊去○十月以嵩敗大計京官○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文龍乘軒戎婿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本詔卽付林潤逮捕至京○以言官劾逐胡宗憲至京仰藥死○林潤復劾鄢懋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正月 上不豫○二月上疾有瘳○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彷此意于雜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已而陞廣東同知王化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汪東爲陝西按察司僉事。

廣州通判郗元善爲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爲雲南按察司僉事溆浦縣教諭李珙爲大理寺右評事碣石衛經歷郭文通爲肇慶府同知。按化東元善由舉人澤珙由歲貢文通等由吏員俱以治行卓異超擢○三月副總兵郭成等擊倭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倭患絕○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按是科得士[illegible]不送權相張居正[illegible]第一○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尚書劾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証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黨配有差○四月敕嚴訥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辦事○五月衡王厚燆奏辭祿米之半衡宗祿不敷數部準衡二千石敕賜獎諭○陶仲文徒胡大順撰萬壽全書一帙併鉛

汞命子玉玄與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得通意于趙榀獻之。 帝問曰此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遂詐旨徵大順入 帝悟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之復命司禮監鞫得詐傳狀皆論斬擬緩于獄○八月虜首黄台吉率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撫采三五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拔伏堡中不知其爲黄台吉也出而搏之黄首聚騎直前我兵奮擊之墜馬幾獲之部衆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九月巡撫浙江劉畿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爲難市舶一開島夷嘯聚禍不可測遂罷市舶之議○陸光祖在選司執法不撓外官

多欲中之以不敬落職士論惜之○山西巡撫張檟言吳永待
謹傳策張翀王宗茂等首發嵩奸流離瘴癘乞宥過錄用 帝
怒命錦衣繫京訊鞫○奉安肅宗獻皇帝慈孝獻皇后神主于
玉芝宮
丙寅十三年○正月賑畿內飢民○帝諭輔臣曰今日風色甚
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帝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
藥服氣階奏 聖躬未平正宜加意靜攝若從遠涉長途不惟
失崇復之道亦非所以上慰 二聖之心由是乃寢南幸之議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遐邇漠文二十年
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

修辱臣子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于夫婦
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憔悴諸臣循修齋醮相
率進香天桃天漿相繼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力營構買香市
瑤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為 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也
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 陛下師事仲文而仲
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 陛下何惜神其術乎 帝怒甚投
于地已復取再讀之太息自悔疏意留中○三月詔開新河○
五月帝以御西內黑氣擾宮心疑之諭內臣慎火○六月湖廣
承天衛卒作亂時衛卒以求餉乃鼓譟衆入府門毆擊書吏御史郵文度意得其為首者執而徵之王見諸軍益憤因大呼言辱文度久之始解事聞帝曰軍士冒法至辱中臣其令守臣嚴捕首惡依律治之○九月詔順
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當是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
蔭以妖盜本為一途恐投牒聚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十月
帝不豫 帝以保養聖躬精意修玄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姜
敞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之
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姜敞于江西廣東諸省只訪得能通
符法者後命大任敞俱受翰林待詔敞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
朝不為翰林所齒 帝雖修玄西內然乾綱獨攬赫然九卿
庶屬奉公循法罔敢離越中官斂戢無或干有司事者 帝常
諭刑獄殺及已卯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報四五行下而
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復宸翰灑落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

王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辯知皆非神農本草
所載大較以強徒勝力為主性極燥熱 帝試服之遂火發疾甚
中外憂懼不知所為○命出沈束于獄○先是兩淮鹽課歲徵
六十萬鄢懋卿以溢額為功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閏
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掠啓寧堡甲辰虜犯大
同咸遠等處參將崔世榮戰死按虜犯之幾至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蓋無歲不入也○壬子裕王即皇帝位○詔釋海瑞獄 帝素聞其剛直
故亟釋之士論稱慶世廟有不世之奇識大無能之傳烈四面又有曠世之得行五正世及之大辨從四帝之大禮然明主廟祀事崇國循章崇奉先師除象設之陋蓋正諸儒廢德之選六奇議也華藻蒻之諸闕廢哉何之皇莊專外戚之世封抑司供之乘用四難烈也正頌御之設內無女寵廢鳥獸之貶外無倉庫不以藏貨而廢刑不以令甲而

陰陽不反乘生而
變化參互錯行也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終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四

安成　鄒□□　纂
温陵　陳龍可　□
古鄞　□丘　酉　較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莊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康皇后○冊陳氏為 皇后、李氏為貴妃○吏部奏先朝建言熱事諸臣如樊深丘橓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用周怡沈東趙存仁趙𬭚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高黃正色方新張撻

凌儒申仲王時象馮恩徐學詩周冕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德德純等宜還詔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隨復職贈蔭如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蔭若楊最王思薛宇鍾何光裕張恩浦鋐曾翀蘇總劉天佐伍瑜臧應奎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璽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侃劉濟劉琦馬錄程啓元盧瓊陳讓余番包節王宗茂余翊方一枝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章綸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諭止箕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倖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其死者一體卹錄○俱從之○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刑部侍郎鄒應龍戍邊○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議盡毀修建齋醮宮殿禮部皆其費請止去扁額從之○吏科給事中胡應嘉疏今立奏從憑札據上下竟爾緊遠左右投隙可弊從與不可不防其漸也○奏入 上大悉論興等議傳外○上孝慈皇后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 皇太后弟杜繼宗為慶都伯祿一千石○初七日傳示從朔十五日復示科臣規時亮言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 先帝為詞乎奏留中○追贈王守仁為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為太傅謚武襄蔣冕為少師謚文定翁萬為少傅謚莊簡江汝為少保謚文莊呂柟為禮部尚書謚

文簡石珤為少保昔謚文隱今改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誥命○二月詔贈刑部尚書鄭曉為太子少保謚端簡○章大工目監諸臣時徐杲等以匠役冒濫入座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為太僕死馬者二人布政司參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 上心惡之至是又以內官監李芳言之乃下吏部議革一時冗員少汰○三月○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二議朝講三議親耕四議燕居謂 先帝尊稱獻皇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獻帝雖貴為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為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前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

皇于心亦有未安今日臣以爲獻皇稱太廟千載後不免遞遷
若祀專世廟則萬世不祧矣末謂人主深居禁掖閒遠外廷左
右窺伺百出或以是飲歷樂或以游戲馳射近則損聖精神久
則妨亂政事非先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 按治以同黨士條德諮注
頌爲每師本之懸于京邸謂曰君位則評垣獻皇以下于禁
皆今上以爲陰逸陳廟祀君身關係非矣未可以言與治亂
然良久即令代
管庄上竟不報○葬肅皇帝于永陵○四月○修 世宗皇帝
實錄○六月賜楊廷和謚文忠王廷相謚肅敏梁材謚端肅曾
銑謚忠愍楊守謙謚恪愍商大節謚端愍孫繼魯謚清愍林俊
謚貞肅吳廷舉謚清惠○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予應尾爲國
子生○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忬冤詔復忬原職○
十六 明實錄 卷二六四 隆慶 三 衣石房藏本
傳諭 聖駕十二日幸潛邸高儀以延幸無名恐開逸遊之端
疏請停止科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從○八月 上幸太
學賜輔臣宴鈔錠有差○耿定向請南畿鄉試太學生去皿字
號太學諸生因中式不及額遂與武王希烈孫鋌道毆之祭酒
呂調陽及兩守備臣各奏論諸生互有異同宣諭難辨詔刑
部尚書孫植鞫之植謂祭酒專職郎所奏姓名命同者坐戍後
復編號如初 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天壽山後即
黃花鎮外即虜地邊報東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
欲犯古北口奈何輕試于危 上乃止○遣武英殿大學士陳
以勤祭先師孔子○九月上問戶部曰京師財金錢幾何以贍

軍國足備幾年部覆言京師所存僅足三月今計今歲尚虧九月
有餘邊軍百萬悉無所需 上大駭曰軍需缺之至此乎朕一
切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經理毋忽○罷提督團營內
使○十月○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逮原任宣大總督楊
順于獄 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上疏請誅嚴嵩謫保安州爲民
嵩父子深銜之會楊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殺鍊適虜
犯大同順妄殺被擄者冒報首功鍊爲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
雨夜冤魂多少見頭顱之句順恨之遂與巡按路楷謀以白蓮
妖賊覓出鍊死後誣氏致錄尋以遺詔獲恤至是吏科給事中
陳瓚追劾役擄贓銀及邊備銀七千兩給皆其投鍊于褒亦
爲父訟冤遂命逮順及楷
鞫治坐交結近侍律斬○十二月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
玄削爵錮高墻至是復國歲加四百石○詔賜侍郎何瑭謚文
定傳潮朱廷立俱追奪原職 王都諫每聞朝欽夫即中夜籌畫具奏如議止 獻皇世廟議止亢
一 不朝質垂紀 卷二二 隆慶 四 衣石房藏本
陰遺謀誠議論矣至是言何掄理學其臣夏言劉銳究聊宜爲
且以嫉妒之罪歸之傳潮朱廷立則廷立追疑忠惠謀
好鬼將
論快之
戊辰 隆慶二年○正月享 太廟 詔停正乙真人封號奪其印止
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給提點印○以趙貞吉爲禮
官時吉起廢年六十餘歲甚壯議論侃侃輔臣薦可大用 上
心屬焉及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燫代一日 上
手詔諭輔臣謂燫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爲詹事府○
太監李芳請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青蠟三
萬斤允之○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上怒命廷杖
削籍 上御五鳳樓滑察杖者而中朝關吏戒毋納給事從人

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素白縱帥而身自救
蔽星聞人共書之文熙且書且被以出得不死王嘉賓疏救不
報支大綸曰自市道交興而下穽石溺死灰者遍天下矣陸君其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王穉登之于袁文榮沈明臣于胡宗憲朱察卿于趙文華雖得失互異要皆諷心為質不欺死友者○二月上耕耤田
○大祀天地于南郊○上謁陵○三月冊立 皇太子一日太
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召謂曰先生良苦朝夕輔臣頓首謝曰願
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 聲音清朗
聽者悚悅○殿試進士賜羅萬育等及第出身有差○五月陝
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為夫婦其弟良雲以
事上所司奏聞○薊遼保定總督顧養謙條陳虜情疏言今之策虜者皆曰乘

虜曰設險然計薊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餘里之間虜以十餘萬眾攻我一面眾寡強弱之不相謀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議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為避兵破虜無為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臣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可得兵三萬人列為三營營分為三軍各加訓練事備器械每奉狀兩防三營之兵各務近邊臣與總兵往來督哨務各員當以狀退之邊外此為上策為一邊大舉潰入亦願少遣邪許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禦後事不能戰抢取微功苟圖塞責是為無策 上從之○六月
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后侍朕久
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妄言耶乃復言
皇后乃 先帝選擇以遺 陛下有關雎之德樛木之賢脫簪
待巷之規使 聖后抑鬱成疾已為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
夫婦睽違而暢者乎 上曰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海寧人

董湄妻虞氏少慧知書頗善吟咏年十六歸董甫兩月而湄卒
痛絕欲死以翁家中防護父母欲奪志女不聽吟葬竹二詩以
見志刻夫像敬事之五十餘卒人多其節○升臣張齊劾徐階
上以先帝修玄供奉聖明齋醮為欽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過
誣輔臣乃組青留階切責張齊降調外任已而楊詩等復疏劾
齊隨致仕朝廷有朋黨之疑階再疏乞休乃許致仕刑部尚書
毛愷竟坐齊得受過商銀十餘萬引例論戍監候追贓發遣太湧日論
徐階當國之時輙從世宗英明一操前相嚴嵩父子爭迎迎合中外奔兢攬營仕皆復清紀綱復振一時世道休明之會也若于其深眾其根直發幽之誠無當過論可也然其貴言行道為泉王且受金珠隱天書之偶過不相侔若以貴備賢相不以論之刑皆亦引咎不辭者也安見論宰相者但當以無據讒悲話之潮戍處之也階本不須奏保而亦不敢已甚言官忌直言者

院諸公乃疊疏甚齊而法司復甚其罪反覆阿語報復之路則夫朝廷朋黨之漸理勢所必然也○九月江右
讓行條編法部覆允之○十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罷先是內降戶部取買
真珠實玉猫睛祖母等項尚書高耀郎某召商收買方之家以伴當爲商人買送戶部佁李高價買完復出某刑注貴太監耀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爲向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會上降旨取用諸之請停止買取至文懸易不肯收進今齋本吏領取今發上忌者夢殿其受葡萄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春仍令請乾諭不必上本体乾遂欲致山諸取買仍執不行忽內璫著門住支
延誅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 上命緹騎杖之繫獄待
決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眾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冤亦
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 上曰芳無禮
第錮之○十二月廢遼王

己巳隆慶三年○正月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多亦少
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練練無益之弊有四又兩兵形象水
水因地而制形兵因地而制勝制之地有三平易交衢內地百
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勢山谷狹隘林薄蓊翳邊
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
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
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願
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三千鳥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
使臣總領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
宜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　上是之○二月司禮監滕祥

請汰匠役　上命祥查之裁二千四百四十人○上既免奏猶
不親政與時來　上保鄰九甸排難○駙馬鄔景和卒景和尚永福長
公主性恬雅好文嘉靖三十三年召入直廬以表賀情質俸詩
言參贊為良隆慶改元詔復原爵直衛經筵至是卒于官當其
為民居崑山十餘年被服儒者既名用時時為　上引稱祖宗故事多見採納○三月上星逆行太微
垣上將星○四月命大臣分督屯田○五月御史詹仰庇言
陛下取戶部銀兩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簡龍鳳轍轆鴛偶
造監櫃玉盆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小　上怒命
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大學士李春芳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
○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藩議疏言蕃系日繁祿糧不給不及今吾為區處將來更有難處者
昔　高皇帝眾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為　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益嚴兵權盡解僅僅無疑視之迹

府寮無內讓之階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人多祿寡支用不敷
乃有共邊而居分餘而濟四十而未婚嫁而不容處者加恤金
于適衛弱者衰入于與息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將軍八
進回十九位女總九位今二百餘年宗支玉牒者見存二萬平
千有奇親郡初不會千億即盡歲供之輸猶不能給其半況乎
十年之後所增字復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宜料不敷相
更不知國初親王之冠服五萬計其他贊段茶直等用亦復相
等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減為賞石萬石下等能給而給于
代考逆者諸王且就給五百石足　高皇帝令出自之己而減
于前矣其在今日事勢實難可不變而通乎故然裁五事上請
一限封爵二議爵繼三別疏屬四議冒濫五議擅婚疏下禮部○六月陞海瑞為右僉都總理
糧滑巡撫應天等處○總理河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圖疏曰　陛下
念淮河之民東罹水災時下衛所之令更發而內帑以賑之不
勝大幸顧一聞閭閻窮苦之狀宮禁遙遠有不盡見聞者臣謹繪圖
十二以獻一則曰水次兌軍二曰運河築堤三曰黃河漲涨四
曰昏夜守堤五曰撐船過河六曰黃河搶捲七曰決堤撈淺八
曰洪水衝城九曰風雨興常十曰海潮漫溢十一曰災民避水
十二曰根塔漂沒險阻艱難備載之矣　陛下熟然省覽加

宮之憐臣竊念軍民之骨血必有側然傷之者且今時事可慮者
五東南財賦之數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賦稅日加徒斃人命
此京儲可虞一也邊鎮關隘洪水衝激軍屋傾頹何恃以守此
此患可慮二也直隸河南山東皆饑流民群盜四起既久或聚不完
積貯空虛賑貸無策兵餉匱缺盜賊何以備之此內可慮三也海寇
之閒賊風鼓浪兵船缺甚士卒被溺死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浙
鹽之場鹼泥盡衝圖竈與縱此圖謀可慮五也○七月釋原任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
寶于獄二將失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今立
功自贖張鹵執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
請乃有此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羣疑奏上奪俸二月與瑞登曰石州之陷
非細故也田世威劉寶之失律非輕罪也昔以法司論死今以
特旨減死非定法也必其踪跡有嫌而求為分解故忽有此詔
耳然而此罪一赦則邊將皆可逃重罪而朝廷賞
罰無章矣張鹵之疏正以外奸術內蔽見亦遠矣哉○罷南京刑
部尚書孫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

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授牒國學太幼于邦寧緣母寵欲
于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爲地邦瑞遂喧言邦寧爭許勘叙鄭知
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支勲賄
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干紀如律坐鴻絫猶情宜罰鄭氏旣
娶於適夫人存日誥命宜追奪獄上下部覆議　上已可其奏
而會挑政有私憾植者科臣王抗承指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
充、推生平峻潔處閨門不言有情容其對宗氏獄各司俱坐贊中役會房以非罪去士論無不駭歎崖史原望參進士正德巳巳爲與化令行并政寄以大水災參進下雩詩自部自舟表以召表田紀之手文恤民之紀首以鴻數　武衛南遜陞揚里及刑部罪宇於進民擇友諸秦州觀厲發粟賑之乳活三萬餘人侵民至今思之京畿內戍爲屯田無辜時賊境貨近侵李氏固月甚　上以而御史往勸之竟歸其侵掘於民而核貴戎中使之產貨輸公帑趣七萬餘兩又以兵備道樂宴貴大川下云

所至以廉直稱持身執行並方古人○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懽說稱慶
時以爲曠典○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廷杖下詔獄
路云倖方多故百姓愁怨氣雲迭代中原之春也鼙鼓一鬪則三間賓効於梁麻洪波洶折而四顧無烟荊襄秦洛形勝之臣也窮捜盛慶而實聚斯直閭實財貨之數也奸宄剽窃而師旅宗藩之坐者無籌中學之衰鳴光隆抑怪人試天鳴地震等星雨見于女是日月變食予元春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臥新寄膽之日也諫陰已三恭矣會召一大臣賓一講官一諫言予忠言重折擯之罰儒臣虛納諱之之功媚妾逢說媒之規日親絶啻咨之蓋罔語發營內從實降言涉官府體建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追其手握王爵口啣天憲風行勢協炎灼寵成倉皇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恒僞于孤立百職驕首而參令幾稍擁未永月已死塗前車不遠怨豈在明疏入命廷杖下詔獄
庚午四年隆慶○正月陳以勤疏乞骸骨歸諫條六事一曰愼擢用
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贓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邊兵六曰重農

穀納之允致仕加太子太師○二月○原任刑部右侍郎曾鈞
卒諡恭肅賜祭葬如例鈞進賢人端厚貞正嘗劾武定侯郭勛太學士嚴嵩直聲大震官四十一年始終一節○高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
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
巡邊關務即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臣
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迫其出
入中外周歷使深次第推轉書如此而猶謂乏用必不然也臣
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假而責效則
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超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士脱
或推斷誤事則律以法懲任不稱則在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

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　上覆奏並如議行○四月刑
科舒化以審熱請釋繫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
爲民芳等充南京淨軍○五月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者酋婦
所鍾愛也以娶于俺酋挾其妻闌入邊總督王崇古納之送吏
議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
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
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加優厚予法使招其故
部居近塞俺　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
者各爲枝置塞外其與黃台吉爭則兩利而俱存之弗爭則以
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拯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

可俺酋婦恐我牧其係且夜沸属俺酋亦悔曰乞念乃以状來而
獐十爲衆歷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誠孫投示信[illegible]婦[illegible]
且恐司獄乃并全吾孫五且留[illegible]盟世服感[illegible]戴德有于叛人
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通財物願市于是俺答欵塞請
叛人獻闕下誅之封俺酋爲順義王諸虜皆稱齋受封比價國
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控感邂與俺答會盟
上谷諸師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答上來通
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欵虜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
衣千戶賜蟒衣白金欽至告廟群臣進賀如例〇六月掌吏部
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即以有才力者

爲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
流則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
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瘁也自今必擇年壯力強
有氣節者除補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〇貢三途曰
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
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
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
士舉貢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〇十月命順府錦國將軍縉[illegible]
襲封爲王仍支輔國將軍祿
辛未隆慶五年〇正月大學士李春芳等以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

望次日行講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　東宮亦可閒
習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〇三月殿試進士則張元忭等四
百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〇四月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的
皆入帥府以賂虜閒以遣京近邊卒餘折銀役有事理而拔升
生齒日蕃強梗無頼識者憂之〇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
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
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弃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
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聞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
乞視此爲例從之〇五月敘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illegible]進[illegible]陞
茂摠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〇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八

月詔以故禮部右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主序于先儒
呂祖謙之下〇九月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道駕親祀　聖
容徵滅于前矣夫　皇上之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徵陽
月生正宜遏欲養靜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漏
泄遊觀有度毋令其務縱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姆近
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旺體固宗社生靈之
幸也　上報聞
壬申隆慶六年〇正月東宮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冊仍
頒[illegible]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〇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書〇四月
浙江嚴州日見塔杭州黑[illegible]中一物蜿蜒如龍環[illegible]月光[illegible]震本

寵臨之○五月南直隸龍見井化爲酒、上不豫二十五日召
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后
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宜顧命
日朕嗣祖宗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先帝付託
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卿
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翼日上崩于
乾清宮○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歲詔以明年爲萬曆
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
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異瑞登日史臣曰先聖法令依寄百官競競 上乃寬仁大度默而經之
祀罷無用之作備非發之征絕無名之獻至如制節謹度戒散胥食節賜而甘及即位閒以聞左右左右請詔光武宗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四 隆慶 十三
上曰若國則光祿必日殺一驢以備內膳吾不忍也歲時節候行幸諸光祿供膳必先期以請帝上旨爲豈約省裁取平劑者成者光祿萬膳其節儉如此雖震怒言官然貴讓後省釋進之留心邊事發形于色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煩先備武之殺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弘遠矣○支大綸曰帝寬洪恭儉從諫弗咈使李芳不黜高拱早用內外夾持而不惑于膝衽語竜之輩即漢之孝文何以加焉○上兩宮尊號陳太后曰仁
聖皇太后李太后曰慈聖皇太后、上御平臺召首輔張居
正至座前曰先生爲父皇陵寢辛苦受累又以國家事
重只在閣調理○慰勞備至○賜銀幣○戒諭文武群臣
山陵禮成十九日辰時奉遷、梓宮入皇堂行題主禮畢奉安
于獻陵、未時掩玄宮、上賜輔臣張居正御書大字凡
五日元輔曰良臣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筆法
遵古爲世名寶○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四終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四 隆慶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五　安成　王　襄　參

東莞陳　建輯　溫陵　陳龍可　古鄞　丘　日　較

神宗　皇帝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詔禮部擇日具儀開經筵。○御史鍾
繼英上疏罰俸半年。尋降調。特正月十九日早。帝出乾清宮
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殿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
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特輔臣張江陵。鞫票　旨
着東廠鞫問。且嚴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從言。此自有作用。大
臣既下廠。隨有一辛儒者。與朝夕同處。供其飲食男女之欲。備

極款厚。因教之。比但稱自閣老高拱所來。欲陰行刺　帝而厭
勝。狀已集高之門矣。天官楊博向江陵曰。此事關係重大。若
恐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江陵必不懌。太僕卿李幼
滋者。荊人也。方病。詣門。強起請江陵曰。朝廷拿得外人。而
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稱主使者。即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
歸於公。何以自解。江陵飾說以對。刑科都給諫相議具疏欲
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問。江陵屬大臣泄其情。力阻之。疏候五
日不得上。御史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江陵不敢甚
罪之。乃票　旨罰俸半年。尋以他事降調。咸稱衆口。特令錦衣
朱希孝等會審。是日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

相識。又雨雹不止。衆皆驚懼。辟易理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天
意如此。可不懼乎。高老係　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強以
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移時乃會問
故。倒廠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先行決責。大臣揚言。
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求享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
朱希孝等懼。事遂罷。審而高閣老亦稍稍可幸無虞矣。二月
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毒。啞不能言。遂處斬。訖。自是尋
官惟江陵威望。亦竟無敢有申言者。出紀錄　○二月。嶺東平。嶺東
有巢曰江烏源。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龍山深箐。延袤八百餘
里。一夫當關。萬夫莫奪。賊伍端黃世賓。□聚其中。蠶食東

路數十年。而王盛一　清韓元爵等爲之羽翼。□從來難矣。時督
撫殷石汀。以往歲舉兵。虛往虛返。即名殺賊耳。□不大舉將爲
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獠猺不可化誨。既稱聽撫。而僭
擁堅巢如故。此何爲者也。自非望風解散。已列爲編氓者。不得
言撫。于是大誓文武將吏。進搗其巢。俘斬盛一清等一萬二千
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隱巖谷。焚溺死者。不可悉數。捷聞。賞
賜有差。出紀　○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薊鎮戚繼光請展
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隣兀堂。去靉陽二百。方修築
十谷口寬奠堡。巡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泣。稱修堡
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工竣。學顏疏請聽市

寬奠等處開市以易米布豬鹽無馬匹他違禁物者聽開原廣
寧撫順與卽以市稅量充撫賞子之便　詔曰可仍是開原南
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者是
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
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法 出三大征考○按木龍絲夜而下至蕪湖每年清江主事必來擺渡負供運府之用素凱又求爭商人甚以為苦劊臣者沉江于條共去沒水取之常失去一二萬曆癸酉一舟租沒中有老人素持齋守宿養方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口榜曰木龍府殿上人見視其篆函有字家荒然佐登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叩首曰榜已明矣紫大王子生死之又傳乎曰汝等人數尚可延令一人昇之而出既抵岸則身在大水上衣服皆不濡旣登岸一無所見出小品
甲戌萬曆二年○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掌古瀘戎也方隆慶改元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五　萬曆　三　次石房藏本
蜀當事者告急江陵以曾省吾請于　帝詔令往討之曾有偉
略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擣其虛先是言官
有以閑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江陵曰廟故劣將兵家所
忌備蜀事不劾當弃閒事　遠治之平是言者意始解而顯競
竭身受命方略以平蠻自劾凡越六月而麥得九絲等寨
悉平所擒斬俘獲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
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面遂補臣張居正進講章○三月
廷試賜進士孫繼皋俞燦綸王應選等及第出身有差○帝命
也可都察院堂上官　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等官引
天下廉能官員赴　會極門　而加獎賞仍　部禮部具儀便

儀注進　覽○夏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等　進獻
帝以　獻　聖母太后甚爲嘉悅　皇考實錄成○十一月
遼東大捷○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
御屏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郡
臣姓名　帝命設于　文華殿後省覽 申文定公爲史官孫有扶從兒文是年卽事較寬字較其文作于所漢未已十九載　帝方十二歲何由見之聞以聞文定公公云此內史持入　帝覽而喜遂灑筆而公亦從此受眷且大拜矣出小品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乙亥萬曆三年○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以光新政閣臣等議疏曰
國家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
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撰討等官益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五　萬曆　四　次石房藏本
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
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卽如邇者纂修
世宗皇考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
稍加刪潤檃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
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
又恐失真是以　兩朝之大經大法罔敢或遺而　二聖之
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竊我　皇上踐祚以來善政洪猷班班
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實以章聞盛美謹將
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一議分管責成一議史臣侍直
凡遇　常朝記事官君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卽古

者頭截筆之意一議纂輯事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祗
以備異日之考求使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其間事
蹟可垂勸戒者但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輕信
傳聞妄爲褒貶一議開設館局一議謄錄掌管一議補修記注
奉 聖旨都依擬行○九月北京重建貢院成○十月時 帝
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灑宸翰賜輔臣及六卿與
講幄臣 賜沈一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錄○是年春王杲侵
斜虜盜邊副總兵曹簠厚市東賞誅梟廑曾阿哈納 勅精騎
馳剿得二十六級杲僞以蟒掛紅甲授喻納脫走將投土蠻會
撫順關貫市東急購杲乃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

使賀溱宣諭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
獻俘 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陞西虜二千兪進都督僉事
丙子萬曆四年○正月御史劉臺核奏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 帝
慰留之廷杖劉臺居正復申救竟從寬貸○二月總兵戚繼光
重修三屯營城成○五月重修大明會典○七月時歲比不登
又多水旱 帝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勤督賦益
急閭閻愁嘆盜賊竊發 詔責有司加意牧養○時太倉所儲
足支八年獨 大帑無羨金而民間徭苦輸累終歲勤動不得
暇上下交病閣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十分之三寬公帑寬民
力眞兩利之道 帝從之 賜司禮保之侄都督馮邦寧以官 保使酒凌市人適遇江陵相府詩姚

曠者勸之邦寧手毆姚曠曠即擁其衣番同赴邦房白江陵江
陵即致一帖與司禮云其侄之使酒失儀宜痛懲杖其侄四
十奪俸職待罪一
年方得與朝列
丁丑萬曆五年○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張嗣修曾朝節等及第出
身有差○命考試執教泉人○五月 詔修慈慶 慈寧宮首
輔張居正上言 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
壽不宜時詘舉羸今群臣嘖有煩言 帝入告 聖母得罷
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舍以木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爲之乃
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房地下時
有甲馬營兆泰五年府尹馬諭 奏請改之以前皆于武學借
用搭蓋蓬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至是始易以木然不

知今之磚舍更爲完固可免火災○六月楨西羅旁平據東南
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隔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
猺宿穴其中自開闢以來未有闖其藩者至 世宗朝浪賊黃
德祥等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 三朝不可撲滅特以大司
馬凌雲翼審定計畫討賊江陵謂凌曰今五指北三八寨諸猺
雖乘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既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
十萬八道並進克木夾山摧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
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 帝賜賚有差○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訃音至
帝手諭宣慰仍遣官賻賻儀極厚○兩宮太后亦賜賻儀與

帝同張居正乞恩守制不允○居正上疏乞暫遵 諭旨
辭俸守制預 允歸葬從之○十月朔望星見斗牛間其尾指
癸女長數十丈天官書曰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女主大臣謀逆天子愁兵起天下憂愁○大內火
○杖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復
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上疏奏爲因變陳言竭忠衰身大
義以植綱常厚陰治安事畧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
矣而 皇上眷倚則及獻勉持至此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
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
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
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

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子數千
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吉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
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経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
人皆爲之酸楚而 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廟廊
之上且責之以訏謨決策調元熙載爲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
隨義由賢者出 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 國家令
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匪夷有律惟武弁
或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胄之士處輔弼之臣即有往例
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illegible]不去之謂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
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illegible]露

而後以全軀保妻子之念爭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
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違 聖意必觸 天威又豈不
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即爲隱默亦匪[illegible]職顧不[illegible]而敢
于干犯 雷霆哉然習是非審勸戒亦史臣之[illegible]其記述
子簡冊以彰袞示懲倘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來今日無過舉
俾後世無遺議也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而允元輔終制之請
納爲元輔幸甚愚臣幸甚至明日檢討趙用賢又上疏奏爲星
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 聖治事臣聞人君欲求天
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何也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合也
頃者以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陛下留之至再

四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形毀柴立形神摧敝有識者且爲憂
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 陛下挽留之意欲
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抱恨於終天
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 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
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乎
此也臣查得楊博李賢在 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
還家賢亦以回籍奉 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
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
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
恍忽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觀聽

罔學者。又且以拘幽奉常之見疑之，亦何以如暴日之敬信而永服。是輔臣之助望禎之以數年而 陛下頓敗之於一旦，臣又不知 陛下何忍而為此也。臣以為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為干天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矣。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皆言其忘親貪位，江陵大怒，特大宗伯馬公自強尚為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復造喪次為之求解，江陵曰： 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即 聖怒亦為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學士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一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舉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

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黄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役加鐐鎖且禁獄，遲三日始僉解發戍，為吏析楚。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二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時申文定為掌詹侍郎，護持甚至。出小品 伍袁萃曰： 國家自開創以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知怪。得羅一峰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良心，此大有[illegible]系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為主，而反覆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皋則[illegible]江陵他事，而大意亦與一峰同。出漫錄 〇戶科給事中[illegible] 大婚吉禮首

請張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請乞改 命，不允。

戊寅萬曆六年〇正月 聖母慈聖皇太后諭 帝曰：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救，為此憂思。爾一身為 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爾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衽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這箇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敬承之勿違。 帝方行冠禮，遼東大捷。 帝行冠禮。〇三月 大婚禮成。上 兩宮聖母徽號。 上仁聖皇太后加號懿安， 慈聖皇太后加賜文。〇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江陵歸葬甫畢[illegible]兩淮請廩祿，遂吉服上[illegible]總督軍盛花紅賓纍騎百余。〇二司自揭吏部都察院[illegible]有馳至與房私第及驛傳遞送，則惟是擇而已[illegible]

馳禮江陵之奔喪所經者，分二司皆出數百里外以俟，然馳者十之六七，豈避則先達所傳本司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遂禁不得擅者矣。〇馬自強進為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為東閣大學士。〇五月張居正來， 旨還朝。 召見于文華殿西室。 帝問沿途經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具對甚悉。 帝大悅。 賜休沐十日。〇十二月前少師高拱卒。 命復其官，予祭葬。〇宗藩事例，宗藩要例書成。須示諸侯王。〇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調陽致仕。

己卯萬曆七年〇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所及僅一二縣。至嘉靖中，河決淮揚諸郡，悉為巨浸，河高出民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

錢無算則其害不獨在民且憂在　陵寢矣。帝一日以問輔
臣張居正申時行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帝乃
降　璽書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從便宜
久任責成出帑藏不問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合其諸方
命不及事與者下詔獄鞫治之于是當事者人人惴恐建官舍
河上晰胝沾塗日夜焦勞。踰年而告成事。計費不過五十餘
[illegible]萬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
[illegible]蜿蜒綿亘始如常山蛇時而河流其中其勢既不能及
[illegible]又因廢皆已盡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而河上萬艘得
捷于轉輸入大司農矣○馬思聰俺答鎖南堅錯者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五　萬曆　一十一　友石居彙秋

即闡化王荅稱剌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爲旁
所尊禮稱輪廻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萬曆五年套酋切盡
黃台吉約俺荅迎堅錯西海上欲長生不死俺荅所從部落數十
萬人從以奉堅錯教盡遷逆者其教化可知矣○三月戶部進
御覽揭帖云伏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
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
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昔此不可不
知也○四月首輔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臣聞百姓財
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出不幸過
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

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
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爲明年之
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不已有司
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illegible]至
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illegible]遁
[illegible]倚豁墾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猥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
[illegible]其[illegible]窮民浚其膏血以塞奸貪之[illegible]孰若施曠蕩之
[illegible]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
至萬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而蘇松兩府
拖欠至七十餘萬臣等竊見合無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五　萬曆　一十二　友石居彙秋

萬曆某年以前節年逋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　御用例不
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奏　聖諭悉行蠲免○六月治河運同
黃清卒贈都有加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
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
淨國寺至不能殮生殁伉直與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與人猶
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蘇磨弄
上下皆不得數蝘蜓之甚晴已積勞得嘔血病水丈謫
所司令八審供其扶曜下救起死矣勞後疏拔入城凡二日氣
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人奏聞有良心苦心
於以名言之豈曾理辦塘排石湖州朱月謨郡受役見清徒步
出入烈勞夫臣竊恆勤苦運石甲首自臣竊勞之無恐迄德費
人人感激府君部丁二人遞爲監事發遣痛得條文昭然得免
則家立祠祀之後聞變致祭哭三日初不知何許人嘉與題名
記亦不益惡而刪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
談及始知爲上饒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

庚辰八年萬曆○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庭譔等及第
出身有差○首輔張居正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
遂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居正辭太傅從之○行
耕藉田禮○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十一月 詔度民田先
是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偽滋猾戶未民
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今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
非百出而其大者曰飛灑曰影射曰寄莊曰挑虛曰過都曰受
獻曰久相沿引爲故業于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納以力潛
其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賣收什一貧民鬻妻子不能輸
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挨派益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甚病其

病矣然民終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
額今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
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 國家又受其病矣
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行本 部荒度側田
問人以爲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申時行大司徒張學顏請
詔行諸路所在覈實宗豪民敢有挑法若漸城饒陽公族等者皆
清下 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臣屯田民田職田
蕩田沙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蓄既不減額亦不益賦
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蒐其賞額
以新賦均舊額中則 國初故額得以賦算民賦竟乾以經而

天下吏民皆復其有田以爲世業 朱平涵讀于覺民門前之 鞏滸學豐五照外濟瀉人
軍知補戚者稱突騎蓋近而爲如數千人未戰伐大守學津工
人僅以小舟遁去朱與瑞外大光四合綠林樹騎之人辛撫獻
天花溺徇近在隔河而壁之左右竟不能遠未心細作扞不害
勍效半身號次日歸家彻海中亦雨益病哀且百里矣此謊銜
所爲偽兵逃一舟有人方剪紙人爲傳
于討揚逆宮治之後不復作下極記 ○是年建南王凡堂連
犯縠陽寶慶已復入犯永寧我師卻敵追奔出塞斬首二百餘
里王剌兒匠得虜級七百五十四捷聞 帝春祀併敘紅土
賊功官位梁夢龍撫臣周詠及大將軍李成梁各陞賞有差成
子以世伯爵已而凡堂復以千騎從林刷谷入副總兵姚大節
逐之至河斬其後六十七級爾後凡堂等並遁伏建州部益弱
矣 建州

辛巳九年萬曆○孝子王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侄
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
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後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鎰銖罔有不訖
而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懸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刃銘
之報讐字毋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再事舉子業惟手書忠
孝條言一編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
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鄰醉歸孝子乃
迎而擊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
出其所向封識租價餽值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邑令欲白于
上尚宥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

役而死死之日天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氏迎絲繡始閱書

焉竊近侍尖者赦遣○四月帝躬行大閱首輔張居正撰頌

詔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獻

壬午萬曆年○四月張佳胤定浙二亂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

郎。時張未新現浙師浙故有募所親兵餉資不甘當月合議冗費因循及兵餉分是哉兵東三之一役故苛斂十之五然鍰不行乃抑孛賞于兩臺與臣吳善言不習兵弗聽特之益堅於是兵有二錯然日馬文英揚廷用構其黨鼓譟吳得之罰及爭原之有萬狀兩臺使素為請命乃啖之歸其明日二黑泣乃湯自淨以諧吳了兩臺使者若好語慰撫之莫敢諸何志具其爭罰上及浣評令有吳等代于若嘗責無何而抗之去氏變復作則以及使不灼弓有司之定衷有力者也故上虞丁任抵劾兵變之亡講請予豬逮稱罕恢亥乖稍說而張方與吳代抵嘉承不變至發問侯人日兵皆海者發副日發乎留者二營無善郡回衛未動也張日速驅之向可驅而二也乃談笑自如執臺治事而諸卜質蒙自亦而向臺者可二千餘張從數卒出乃

諭殷殺撫下令除其不便者眾始散去而眾夜復大肆焚殺掠被殺論衆取發之張怒曰臣奉命戢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誰受戕已而討曰是可使馬命可剿也命以二官兵入召伍長而禁之曰市無賴子亂威矣且無他旁不可以女曹劍為我遊力討捕之毋多殺多不女功衆籌羅聽命則又遣馬文英揚苦用寄謂曰自歸而請有女耶二黠者謝死罪張笑曰壯士敢不死役死雖然死法矣毋寧而名者女為我倡衆擒亂功成論贖有實也即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令奈何不令天下乃義士而拔卒乎二黠驚亦勝深聽命蓋亦高亂民嬰敗之皆稍稍行刑所執俘蒙眾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鄉在馬頭得其倡渠扶及而題金泉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餘悉縱歸合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張念此曹得未罷去急之則或生吏假從事且罪之或皆掩而殺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效因陽謂二黠不逞日功差則驗矣予之官帶榜于營日遣而撫如趙尚書騎不以發累若也咸怙然寢張既已盡得各營倡亂者陳德蔚七人斬之已捨猱馬文英楊廷用至日哉敢自新死今得死悅矣未幾之而使使驗敵七營卒衛自是無警矣○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二日彗出

五車口柱星以南時首輔張居正病劇遂以是月二十日卒于

京邸訃聞帝大震悼贈上柱國諡文忠予子尚寶司丞遣

官諭祭泊葬如例仍加祭五壇復詔太僕少卿于鯨錦衣

僉事曹應奎護其喪歸。帝初重正 御札不名及修行吉其妻有多不名而尊至沈附之三子章昵亦不敢斥名者稱元輔而已江陵殘後盛尚存言官奈爭欲稱元輔則時新衷張州乃曰張太師至有病先大行土錢而機言遠無亦不至矣○江陵當國家人子游七司其當法訟是頻翰林大徐為記以聯之而給事人其者與之遠從衙林岀公贈詩及文而九鄉給事御史投刺至國丞事敗實新斬挹欣必上而亥冠踞馬揚揚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實生斬八心痊史而七大犬之穀則已業闌不可收拾矣○事未正色為江陵縣令為共偶儀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輒繫窮治無所貸大陵清華者非儒鄉從都御史者自言其妻則新痕庶從士佛人寶者惹從情貸而不得志會類○能隨者武者以小諭江陵諸事吳土朝儀候樹青鄰司理轉江防二守豐不得志會有假尊忠介瑕江陵諸事情事招傳示者武以為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而官城諸王都指為賊

士類筆寄自榮悅明頒亦近陵書也開之江陵復書云可即寘之死勿題於是武昔上朔數有不死用之空舍至食衣視乃死武由是礦少武陵賢臺省榆死武求戍蕭州時王大理鸕泉者寔衍添之江不報子居恒程王公之譎論而特依大之湯泉武及高海北斬之則子居恒伍王月公之移後俄江湖濁橫之有昔辛北駐耶者今伍徵而三月遊之實乃移積義向事茵君命而投荒跃痔而奔邪臣之厥德國憲而茵之衰等語且大恐事遂發未征疾婦乎奔走自共投中國食之茲物治上同日大浮且海書來拿牧撓走其次貝予親之強忽不拾地上鐵擧杼北谷見遂而武亦作地乃炊而狂夜不拾使作鐵武四子惟此死而學亦偽而為才穫而物者食衣不報鋭已子者有武報名亦息什覺地而狂者亦食衣報又至布當云○云而云夫哭非天生天奴好妨秀才為寶君三詞則虎而炙賊之路出狐小品天至于忠遂大則數孔不知父死三者皆而先當大山西遂都大鼠有百矣孜之小學孺困原城外臣人大抗三五十處處都平亦有理家死父伊國雅太縣少之頭家上大自劇縣被死來男子調一百姓家自衣死有一死六策見上丈夫殘鐵外將身一在六留遊小亥方有一指衛斗鼠無有應者其夫死宮差人在萬人坑中少傳大于一邑狀入坑時當六凡漏坑矣烟脾王合其節義將莊

后妙哉一壽恤之顧言哉夫已恐盛其悲布悲德食晝夜哭三日而死〇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
淵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强卒。謚文莊。
癸未 萬曆十一年 〇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
第出身有差。〇加上 兩宮聖母皇太后徽號。 仁聖上加恭
請 慈聖上加明肅。〇六月詹臣申時行等奏曰。翰林之官雖
以文學侍從爲職。然必其涵養德器。砥礪名節。不爲流俗所移
庶幾他日可以大用。顧其人品不同。有蘊藉深沉待時而致用
者。有慷慨激烈因事而發節者。蘊藉之士猶可以養重處安。而
慷慨之士則每每承嚴譴蹈奇禍。其得出萬死而後放抑者適
幸而已。故 國家于此等之人。尤宜獎賞而優待之。乃可以作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五 萬曆 十二
士氣正人心。爲忠直之勸。竊見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
賢。往以綱常大義感憤直言。推歷禁錮。幾不自保。 皇上偶其
無罪。還之舊官。海內羣義備風翕然誦 皇上之明聖矣。〇八
月。 帝躬祀山陵。〇十二月。 帝方修省靜攝。給事中鄒元標御
史犯倚建言。 帝怒。可俾降調有差。李九我廷機庚午解元士考者孫泉申少師所留爲
館有轉館於童宗伯家癸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國直以狀元與之讀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爲第一而李居第二有意于
無意于二公皆請品王未可甲乙也〇是年。阿台王杲子也。益糾虜大舉。一從靜
讀倒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
虎皮驛。援虜稍却。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邊渾河戶。徐引
去。李將軍因與兵備使請四方會剿。此逆雖在。遠禍未息。乃勒

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峭。三面壁立。
壕塹甚設。李將軍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illegible]
得徇等已前被阿海寨誅。海毛憐衛夷任牧奔子承與阿台
讎黨亦前遁也。是役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捷告。 都[illegible]
督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各陞蔭。加成梁祿米。賞有差。
于孫自是雖遠稷。東虜震懾遠去。一蠢賊云[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五 萬曆 十八
甲分起不者者國炮即鼓行前如今亡何二夜擁精騎三千餘
劉綎且圖請賞以三百騎前前開門報捷恣月自虎赤躬砍驚
九年中賞九年及擊一虜陞馬餘萬顛殺虎兵十餘於是軍中
砲擊如雷伏盡其虜斬新選加奴卸加奴及自虎赤逗如奴子
凡孫李孫卻加奴子皆覺皆麻兆湯共得級三百十一李將軍
兵間[illegible]亦總至備攻虜級千二百五十二其陽者　病
有差自是海西虜服台子孫息有可數年而遙加奴遺棼卜寨
何不奴達尊而林李羅日夜因報父讎而虜以兒郎伐撫部克
之次萬數人咸恐嘛安堡而那林
李羅又猝詐扶寨貫殺如二奴時
甲申 萬曆十二年 〇故臣張居正家。旨抄沒。 國法已正。 然情已
平矣。乃其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
相繼。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懇乞 聖慈保全餘孽。 帝憫
之下。 明詔曰。罪犯財產既盡抄沒。其家屬聽審的撫按官亦
合防犯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罪人不孥之意。該部便行文

與撫按官知道欽此○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一本
命擬旨慰留閣臣申時行等擬言看得李成梁身經百戰屢立
奇功。皇上推心委任獨斷不疑但計功名忌于太盛寵祿疵
于茲盈成梁身爲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崇名已
極寵祿已盈矣在成梁之心亦必欲少加挹損而求免于疑忌
在　國家之體亦宜稍爲限制而後可以保全若伊男李如松
見任山西總兵似應准令辭免其李成材李如栢止任裨將非
有專責仍令照舊庶足以安成梁之心而息讒謗之口矣[illegible]
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照平樂知府周所綸稍違誠爲有罪
然各官軍止應訴于府縣司道聽候設處豈可遽殺人行劫叛

入從明地方盡因此輩皆召募烏合之衆驕悍難馴豢養之則
易惰約束之則易怨適聞廣東綱厚遂欲叛散而歸以糧餉爲
實名非有累月欠糧迫無聊之情也既已背法自干法紀豈
得不行誅戮然則各軍乃自取死亡非盡周所綸之罪也若因此
一舉既罪知府又罪守備兵備等官遠方軍士聞之皆謂司府
之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呼衆將來司府官員畏軍士如
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且周所綸一人不足惜而長軍
士之驕氣則深可憂驕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
之狡心則大可懼也○十月閣臣申時行等疏曰先該御史詹
事講建白先臣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學宮諸臣論奏不能深惟
德意而雜舉多端或又詆訾守仁等。肯王守仁學術原與
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　王言亦既明示之
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乃請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爲
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
佛莊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于孟
子獻章言主靜沿于宋儒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眞豈其自創一
門戶耶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
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
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伏惟　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
于祚宜之次以昭　熙代文運之隆[illegible]○是年禮部尚書王

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
乙酉萬曆十三年○四月御史鄧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允之○
時民間苦旱　帝焦勞步行祈禱　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
一年○七月　聖諭云近聞贓吏濫受詞狀多問罪名贓罰之
入者多半充私橐方嚴旨切責再有違犯的重治不宥欽此○
八月慈寧宮美　宸衷悅懌　命擇中秋吉日奉迎　聖母還御
新宮○定鄉試主考官是科以後各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
省付考官用甲科有司數員充之而教職同考十有二三時當是
亦所精勤致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者更置盡召其撰衆諸臣
于要地斥殁先朝言事者而　帝雅慕直臣海瑞名起臣亦
以其名薦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瑞五月物故南京乃置瑞服
上任而眞當道書曰王上所擔天下[illegible]

之虛靈天下積貯羌瘠若官吏殘貪此罷事未易爲未知能如
閣否耳焚以爲南吏部侍郎各具疏辭遂陳府安要机謂今日
責重爲養差不可發吏使百姓安業其于守令務宗敕督守
令先可遣官可免先拯援而致望于朝廷大臣及縣本于部督身
荒窮上而有南京古都御史之命讀三廷特使節兆亦南京爲
發望使官有吏臣附京中人使來未知右都御史爲諸氏兄弟
行事于南以巽爲御史職利以察百官南臺未徹北北所陳王官
監自御史皆爲鳥東諸御史暮嚴且每南御史無發人對臣印
給一人至遣江淮賊又有一史爲殿宴者宿集諸許史上
御之日南等[illegible]開 商皇帝有狀御史法平命良故[illegible]
[illegible]
門許走而已紀貨紀〇秀實爲南直隸提學御史[illegible]
也及不俱強人駕爲後身岳南有附尋旨[illegible]
[illegible]
普共職實流言暗大奸世說名題呈自對樹胥導[illegible]
其疏疏疏疏不下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遵古[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五　萬曆　三二一

極言福之變至而發憂之食秀後寔大敗常業又以復室
主術精〇府都民散苦火甲夫差盡被地斜卒乾淑其中[illegible]
家爲影射不可完請力爲政正使官民不相侵做清丈田法
只臣盡而弗覈之無故托占無實鰲爲附可幣賴薦以便達
[illegible]綜書備人疾懼跳乞歸帝覽奏報有竟以丁亥于[illegible]
[illegible]史閣[illegible]王用波入鬮爲俟敢爲有寒士所不才者數
池下數其臣宰十餘金士大夫陽金爲兵士民哭之宅曰
者數日哀出江上白衣冠拾壽而送者將舜無隙地[illegible]
軌天泉食壹榮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曰[illegible]
直泰北斗志吉節遙問墳清雜隱海天雲萬里鶴歸之[illegible]
三更夢條指外無標物卷序[illegible]前有基鬼說與傳人洋不信山
人觀見讀如俟　詔贈太子少保加祭二壇　諭文曰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仁其氣骨得之天其識力充之學其所[illegible]不蔽仁不憂勇不

而閣立于宇宙者也昉於傳京師內一木戴神來就爲試口
昔在御圖爲宗帝歷舉諸大臣名皆不與後云此南京海諸
與則無學小說家傳米包前孝事多依托聖帝云此亦待開之
夫墓弁覆嘉陵江夫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泝流江上夫溺
之日己入月矣覿其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紀錄東光
丙戌萬曆十〇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早立東宮〇三月
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內
閣申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道卷屬大學士
[illegible]看毖　帝不懌宜二甲第一而拔進呈最末卷弘志居
第二弘志超擢[illegible]能于年少策奇麗而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
官之擬者大臣惝而不敢與置之前　帝忽拔之中外皆異稱
帝神明且得人也〇七月時水旱異常災傷皆見在北直隸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五　萬曆　三二〇

有真順廣大等府在河南則有衛輝彰德懷慶河南等府在山
西則有太原平陽等府在山東則有東昌青州等府在陝西則
有延安臨洮慶陽平涼鞏昌西安等府俱以異常旱災報者亦
江西則有吉安贛州等處在福建則有汀州等處在江南則有
應天寧國蘇松等處江北則有淮安等處俱以異常水災報者
此皆　國家奧區邊腹重地則賦所自出供役所必資而據催
災傷不幸有流離死亡之患其勢誠急其情可哀閣臣請悉蠲
撫流移禁戢擄奪〇十月閣臣王家屏守制回籍
昔之物贊祠崇鼎宗漢諸以皆學弟行而朝元瑞請之也元治
青謂史第知狄梁公宋應平而不知實王救方以請[illegible]之日神
民撫于山逢一巨蛇頭一角大足如雞距見人不噬亦不驚兵
因舉呼往觀亦不敢傷俟除入深林去華出記云蛇大足者名

旨所慮則千里之內大旱赤子巳甚之災共先已先見之矣
丁亥萬曆十五年 ○閣臣申時行等奏曰臣等見山東巡撫李戴報
稱東昌府有賊一夥往來窩謀期以舊歲迎春日掠城舉事幸
有發賊一人出首當即捕拏首惡六七名其餘尚在緝捕解散
臣以爲今年歲荒數人民流離饑餓切身起爲盜賊乃理勢之
必然者不獨東昌一處爲然捕盜者治之標也治本之道在
使民得食與着 皇上大怒發帑銀賑濟有限而飢民無窮卽
如山西饑民在冊者六十餘萬人以六萬賑銀分散人得一錢
止三四日之食耳過此則空手持瓢如故惟是鄰近協助市糴
通行乃可延旦夕之命近擂河南等處往往閉糴彼固各愛其

民然天下一家自 朝廷視之莫非赤子出民饑出食于本上
又絶望于他方是激之爲變也臣等以爲宜禁止遏糴之令請
求不糴之法聽商民從宜糴買而有倉米之處平價發糶則百
姓或不至嗷嗷待斃洶洶思亂也 閣臣申時行等奏請 寢
斷並舉 是端 封王吉典○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十
一月顧養謙撫遼二年整飭邊務晏然無慝而兵備王緘以屬
官與同其間故養謙參劾下 育事問拜臣彭國光爲王緘不
平率以失事推諉參論養謙 帝欲置于理閣臣持不可已而
王緘下愼撫司勘問招稱先年開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
帝怒 命逮兵備任大祚與宿撫武等質對 閣臣復疏曰王

戕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勦之非以駭除兇孽爲貪
功以斬誠夷衆爲妄殺則 朝廷賞罰邊境安危所係臣等竊
以爲不可也至于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一一審問而後誅
殺王云耕田百姓則邊外之田原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
焉無殺及良民之理今以其血戰之功爲妄以其報 國之忠
爲欺則邊將隳心解體任夷虜之縱橫而不敢言勦邊臣亦鉗
口結舌任邊事之廢壞而不敢參論其爲害豈淺淺哉 秀亦思賢鄉有
吳時集下鄉人頭鳥身額下有白鬚竟日而去在所征多矣
起亦有花奇異年水次沙年戊子米貴死者滿路未然之[illegible]不可
貴殺折保紋塔山從領堰幾至山半蕭瘀成川○今[illegible]霜枯萎
郡門改朱特公等爲書院日祭符方已解任去米萬[illegible]穀之會
于雜成六十里之遠河鋪方有念言米數百十旗林亭持倚崩
令漢東杜鵑等鼓噪而入殺學呼搶掠圍逼本門凡請不[illegible]事

宣支巷通販軍門外境毀炊日未入城鼓吹銃砲過軍門儀仗
釋我府官見乃動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未豐湯追收者
再仍我城外數鎗李隱忍從之道副使丁惟寧入城見未卽云
各官兵特撫浚爲主帥米大怒擁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
喝曰我副使是反賊誰敢丁惟得免李遷走襄樊
淡泉應章代之好言尉米仍使發擒林王所等事得定
戊子萬曆十六年 ○二月 帝御經筵畢 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
多有懿德唐臣魏徵六節有虧 命以後講罷記停止貞觀政
要 記奏 ○三月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
帝寔錄特黃梅賊首梅堂齋三漢劉汝國余孟新四人創首凡
七十餘人擁入蔡承季家搶掠鄉閭撫按斬州守徐希明處左
右管說歎致若氏能幹曰潘宗者托以擒盜案設計乞兵百萬
孫于宿松縣右車嶺擒 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其知孫孟踰

將大年正月姚得前時往來長溪山二鄉洞等處又往玉樹泫朱元三家殺人開倉放穀後到宿松縣崔賢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撫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 麻尖戰敗州判陳東死之于是併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獲陳策戶身中三鎗陰句餘面色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四月直隸江州大飢宿遷州數百人邀搶米麥人船餘千縣數百人搶民間積食貯國衛軍人因放糧稍遲郎將衛官周捶倉官劉射慈谿縣生員二三百人擁入七夫之家迫脅債負事聞 命撫按嚴法懲警首惡以靖地方尤當淮平糴之令禁遏糴之風以甦民困 雜記○嚴劾奏甫冒功官員繩遏抑

撫已久近搶岳孚違境始安此項功次原係鎮莫孚遂拒嚴之功乃劉天倫冒其功李材又妄報北鞭陣擒之附會鎮虛宋儒陳見侯扶同結勘科部參看已畢照治有差 雜記○禮部郎中高桂論順天中式舉子鄭國望稱止五篇李鴻文理難通濬之惺李一桂任家相李鼎張毓塘看頻言而王衛係輔臣王錫爵子疑信相半乞覆試 詔禮部會同都察院該科道官當堂覆試看得七卷文理平通一卷文理亦通奉 旨既會同看閱文理俱通都准會試○九月御史馬象乾因論張鯨事情指及閣臣 上怒送鎮撫司打問次輔王錫爵救寬○十二月給事張沂論劾張鯨事情 上怒發鎮撫司勘問已又廷杖六十革職為民 報錄○閣臣王家屏辭閣有 旨名用敕 錄○隆十大殺新廷

其家止存一木櫃出賣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糴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子共一飽食而死於方煮行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遂來而飢欲一飯而去與人廚見飯責其賦人人搖手曰此非君所食之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人他飯其飯而埋之曰若無錢至此吾家前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或別有生理奈何遽爲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作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果穀我我安忍殺之遂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遂稍饒得縣二人以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足以勸矣出紀錄彙編○宜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為業是年巡城御史楊四知發禁之然皆發課諸大臣知狀免其禁乃定蓋禁殺是矣車而京師不可行矣多邊亦當然出小品○廿肅撫臣奏報凡月內有夜地方天鼓鳴空中有城犬形者擊吠有聲古之怪異多未聞有若此者人或以為兵兆未知是否出從錄○是年大將軍李成梁夾策進剿從賊遠堡出塞中軍令無殺降

卜寨乘其師入那林孛羅壁大將軍因縱兵直搗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中輕洞胸二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還 女直考 ○詔釋原古陸溫姐猛骨孛羅卜寨那林孛羅等令與歹商相結釋憾而均其南關北關之地御史鄭德溗建言 國本罷為民 辟 稱忠

己丑萬曆十七年正月次輔王錫爵辯其子衡中式之疑請覆試之疏曰從來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為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臣為之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臣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生一兒日夜提耳教之頗誠冀以立身名粗得寸進而不圖更

以臣官爲累也乃臣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弼之道何以上
之子弟臣則已矣臣身亦已矣衛恭何輕 朝廷尊天下之士
如此哉臣竊蓄之痛痛之伏惟 皇上趁此復試未行之日先
將臣罷歸田里而後罷試之與始公復試之論始定矣○二月
下刑部主事饒伸于獄時王太倉子衡以眞才居解首尚桂等
疑之形于章奏已經多官覆試衛禮部覆查明白而伸又以朋
折疑實 天威嚴重請大臣合疏救之○三月廷試賜進士
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次輔王錫爵請
覲朝建儲○十二月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
部何恩宋世臣等及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蜀撫按並主
撫而黔主勦 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按應龍生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五 萬曆 二七 [illegible]
而雄猜忌凶兵皆殺累從征有勞績萬曆十三年進大木 上
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寵身兵弱身征討止調土司而
[illegible]汗跋扈背叛衛騎甚整淡法所居僭飾龍鳳擅用閹侍娶小
[illegible]刑淫風疑嫡妻張奸淫出之已殺田氏兒所乘聯封刃取張
[illegible]當暑其家應龍在州專臨殺樹咸有小脈亂即號宮人人
卓孫稅麼七姓官所屬資平等五司失而覺其衆術奪之權七
往步又甚惡罷軼衆不怍蓋結關外生苗為翼肆行劫掠○是
年六月慈露縣民部二等船到八都戲在羊家淵口道見紅血
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紅歷盛對船上船郎
出血減剝人足是亦出血約半時方止考臣請年間一見巷露
有婁寇人犯之禍一見與隊有藏賊竊發之實近萬曆十五年
五月復見躲姚未幾即有抗城兵民之變是時關人陳申琉
球來報稱倭奴遣僧挑兵傾國入寇見在福建查審等破[illegible]
浙兵東征死者甚衆○八月二十二日晴曉山東臨邑縣蜻蜓
蔽空勢如煙驗東西亘數里翹望無際少時大雨至俱盡○鄭
州土城無門更相對如闕中有梁王廟王即扁揚州人也升神
懋王巳丑歲 上王龍迎和 慈聖皇太后禱之立[illegible]
新創建三皇殿于中以歷代之從醫者附焉○然弱矣茲郭直

[illegible]王刑石露蕭講官日講經看元子質[illegible]其道
而易使者勅一青延覺方角石以養規擇[illegible]
惟弱矣與養正萬說一拜郭明龍聞之不平日嘗[illegible]
得出一手真謂我輩不學耶王此書進欲登壽將遂[illegible]
並業所出彼之手今我輩代講誰則生之其說其一[illegible]
不復理彼拐歸剗角中追之寓所工在衆而子變京哭處王取
去歡部逢 上覺嘗老大志謂由能金遠寓夫伴事不可解矣
○呂新吾司寇兼察山西縣風紀一書撰類以寓事至內[illegible]
刑行司兵亦取數部入京 皇貴妃弟鄭國泰先之乞示[illegible]
后作一門而貴妃與鳥衆大肆踰矣以此[illegible]紀氣發從怒[illegible]
對客亦不發怒及傳其友人逃此且我之曰性詘其致及此[illegible]
無然友人曰不認直乃疑假耶然養正圖不蕭之求嫁竟何宗
有不足處○許文穆公真巳丑試本年酒登榜科日一榜多引
所成事之紀至文移大言曰中後余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
與外我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是闈者謂乎于無可乎論討
由今感之部是宗學生習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經
實揚然則一切敘貪取張皆可類推文移稱筆出從人能揮其
處長其要切不下常而道存矣○孫一謙過京人已止謝馬斯
都官司獄雜不以獄爲利于囚甚有恩一切獄弊禁革不行久
將時見囚衣等等完混補葬令完善覓巡緊之也皆有可占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五 萬曆 二八 [illegible]
之年因得不死獄卒無敢欺索一錢者郭卽視獄問因有若
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陽
其事以告鄭中丞驗至久之大司寇楊李陸公先疏少司寇琪
邪工及世臣皆加歎異欲爲之進而一謙讓二藏乎轉懸山東
司去兵王司寇贈以詩曰青彩白馬有城西祖道無人日供氣
猶有昔盧方郡地猶衣能作數行希盛祀實也蔡嚴臣亦次一
謙承而才丙遷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謙竟不亡官旋[illegible]辭
至番禺舟守然見才請爲某地土著與之應谷妻子穀之不
數日遂卒○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蟒石商先入貢且以斬叛夷克
五十乞陞賞是年竟與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
庚寅萬曆十八年正月朔日 上在毓德宮 召閣臣申時行、
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于西室 御榻東向時行等拜賀畢
因云 冊立東宮係 宗社大計伏望 皇上早賜裁定 上
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

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緝熙心時行等又云皇
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上曰朕
已知之時行等出上復令內臣追止之云上已令人宣長
哥來着先生每一見久之皇長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
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御榻前則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攜之皇三子傍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因賀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
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上曰已令內侍教書誦讀
矣時行云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上曰朕五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五 萬曆 二十九
歲即能讀書復指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
病時行等稍前熟視皇長子上手引皇長子向明正立
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
之成器願皇上早定大計宗社幸甚上復答曰朕已知
之乃叩頭出 ○八月大輔王錫爵陳安攘定計謂今武官
在選下求安尊務款關之利文吏在院中觀關爭戰出塞之功
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又謂古
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今則不然隔垣內外便分爾
我犯邊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
何不戰皆逃責于已而嫁禍于人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次能

以經營鎮定相業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使億詞兵易
將在知彼知己知愈知縱毋示人以物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
矯情倉卒臨對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猜米毋示人以怯
而已臣以為今之虜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
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
諜以散之苟聽要挾急開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
惡漢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又謂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
愈嚴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詐而挾賞則我之拒絕當愈
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目隱微情
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下功効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道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五 萬曆 三十
嚴繩督之何如若預縶其手足而遙斷其事權雖足為邊臣諉
口逃責之資爾○九月詔停刑○十月爾京九卿科道合辭
懇請冊立東宮皇貴妃親弟鄭國泰特疏救請諭云冊
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擾便于明年冬傳旨冊
立如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冊立欽此○于肅愍諡忠肅臣傳孟春題請黃鼠
翔入彙題褒忠功于是于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
卿升都督先是傳奉藏木入貴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鳳
鳥之句覺而惡之諸晨往御藏乃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人
乳源前江多此衛是自下而上至燕口岩史中一日夜始盡人
擊之亦不為害○揚州府大旱下有麥雞之田赤地如焚有黑
鼠無數飛騰對田食根至盡對土填起一經野燒悉成灰上比
之中幾亦功百倍鄉民賴之豐田
十之一二真是事物之最異者
辛卯萬曆十九年三月御史何宗磨等疏請將李材釋放立

功○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往東
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次輔王錫爵歸省留疏言
○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不允已而允之○馮仰芹子殿六宗伯
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首領吉人市賞弓請與試下士皆射
公曰吾與汝射射房射利近密移遠其侯公連射皆中首盡稱
其衣義鞍馬大喜乃前其侯使自射而貫之後盡予所有寄大
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處是見民問說云吾州有王
義官張兵許至矣東空城走郵中項後樹通公皆第曰○是時
民方悯然未可驟止閭門治具合衆條遣東晚論乃定
多商死自此以後猛骨孛羅修貢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
日與北關相構怨奴酋漸從此收漁人之利矣○禮部尚書趙
志皋吏部侍郎張位入東閣
壬辰萬曆二十年二月西夏哱拜哱承恩作亂推官鋅劉東暘

為會長劉東暘者寧夏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推忠向鮮
威望爲衆稍輕十八日東暘糾衆晨入帥府白學維忠驚悸不
能彈壓衆逆露刃挾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撫荧軍門執都御史
黨馨同繼芳僇之並令許朝何應時等逆縱焚公署收印符釋
囚掠城中聽拜主謀刼總兵張維忠以扣餉激變報總督尚書
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部龔繡降哱雲土文秀
統兵五百至自中衛互市承恩見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
心疑之殺雲文秀殺兩人遂入城計事二十五日索勅印維忠
與之繼東暘遂于是日僭總兵任稱拜主謀據城刑馬牛盟誓
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哱雲左右參將因挾慶王代

請肯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雲等云東
暘曰必欲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參等備寧夏不者與虜
馳逐関也承恩徇玉泉營游擊傅桓拒守爲千户陳繼武執就
繫已徇中衛狥廣武參將熊國臣等棄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
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隨掠鳴沙州
將趨河東全陝震動哱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善立
功授參將已丑遷撫都御史問孟請加拜副總
兵休致子承恩襲 上特遣司寺及朴臣遇九邊各一人毋
拘以期將向寶丞周弘論兼御史往草丈舉承恩土文秀并拜
義子千總哱雲等及之党馨爲巡撫都御史拜辭請老乎居恒
多蓄蒼頭畫聲言報 國承恩自謂赴青海還心不遜聲侮頸
盜馳喜自負而無臣馨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虜擾以法忠怨刺
骨會哱雲文秀亦怨馨以常許合雲守備渝約而文秀遂怨擊
非傷殺故也案御將辛嚴刻餘鋪之奸屬以罪坐矣亦不附明
年壬辰二月繼戍請冬衣布花及月糧未給拜承恩遂乘前畔

亂泉作○三月副總兵李昫承總督魏學曾檄文攝總兵進勦統
游擊吳顯趨寧州別遣游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捕賊
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時寧州有都司吳世顯黨逆約是月
九日陷州參將來保誓死守賊脅書許門拒卻之李昫聞急與
吳顯兼程趨至逆謀始折新令寧州失守西事去十七矣又與
卜原任屯田都司蕭部成陽以修渠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
人馬世傑奉金帛勾著字酋等以拒我師而我調延綏關靖兵
稍集李昫乃分發渡河尅復各營堡二十日于邵剛堡迎虜千
餘騎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乃解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
河西唯鎮城爲賊據二十五日著力兔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馳

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鎭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盡括城中子女婿
虜至秦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哱王子爲一家拜文秀爲將
髮胡服剃虜攻玉泉營二十九日哱雲引著力兎攻平虜堡參
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毅遁
虜遁走塞因掠糧道聲把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彼虜
困總督于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因撫切責姚吉諭虜無助逆
意檄李昫赴援圍始解昫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于
翼日抵鎭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許
能圖臣以激忠義併發冏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脅
從而總兵將已擢董一奎李莒爲副乃起麻貴自調成代宣以

兩朝平攘錄 卷之十五 萬曆 三三二

貴勇且多蒼頭軍也李昫等既抵鎭城賊于東西二門各出精
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
餘輛追奔入湖濟死賊無算賊亦射延綏副總兵王通傷額蒼
頭軍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會榆林游擊俞尚德兵逗留被殺
已 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著力兎于十四日擁三千騎從
花馬池西安定堡援我以牽東渡大司馬上疏請懸令能擒哱
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擒哱雲土文秀劉東暘許朝世指揮使
賞五千金賊黨得相擒斬除罪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
務御史梅國楨監軍事國楨上書請戎服督戰時已推朱正色
撫寧夏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詔嘉夢熊慷慨

令同督撫併力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僞幻虜衡恣逆無成
功而日本首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御史蔣春芳疏請
厚市賞懸虜決黃河大壩水灌賊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
魏學曾劍一申令違者立斬以徇軍中愈奮刻期殲賊矣○廷
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偕顧天埈等及第出身有差○五月命
將出師援朝鮮朝鮮與遼接壤修貢謹其王李昖湎于酒而倭
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
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遂潛謀因
間朝鮮弛備于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
逸等率舟師數百艘絡循慶尚道逼釜山鎭五月潛渡臨津掠

兩朝平攘錄 卷之十五 萬曆 三三四

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棄王京令次子琿攝
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
界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倭且暮渡鴨綠則藉且中
于遼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
地遣行人薛藩諭其王臣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援甲方撒海外
琉球暹羅諸國揭倭穴遼鎭先發游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州
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援之○六月都
御史葉夢熊至靈州更約法于是分爲五軍二十日並逼城下
哱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率參將馬 孔英麻承詔
等先登却敵逐拜入城擒斬四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城樓

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着酋帳中使調度
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援河深入自是之後
各酋助賊者止以矢石俱擊更詭招安牽虜援然城中粮久罄餓
死者衆粮耗矣○七月總督與都御史葉夢熊等決策水攻總兵
劉承嗣大治堤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子克力
蓋往調着力兔如松詗知狀使裨將李寧追斬克力蓋等二十
九級獲印符令箭居有頃虜莊禿賴與卜失兔合部落三萬先
由土昧斜鉄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
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西別遣董一元乘虛擣虜
麻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因令游

擊龍孚敬提苗兵入白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
董一元報擣土昧巢斬虜三十餘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
湃苗兵前扼虜為虜圍十餘匝大潰賊子敬亦陣殁然虜竟以
擣巢解散賊援絕矣○十六日提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
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為倭擊盡殪史儒死之祖承訓僅
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兵設
防　命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猿奔命募能入倭營說
者于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報石
星惑之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略石星以沈惟敬可佐幾急題假
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八月　上命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

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一部罷秩以夢熊代　賜劍如之
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嚴將謀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暘
方從城上鳴砲候虜酋突二十一日着力兔果以八百騎入鎮
北堡已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進
裨將李寧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
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擊自卯至巳虜甚鋭如松劍斬縮朒二
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
奔追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馳
馬鎧胄乃移虜級示賊賊為短氣○九月水浸北關城崩南關
居民內變我師因湖所從擊北關承恩許朝畏避北關麾戰而

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鋭卒襲南關雲梯蟻緣而上賊驚散總
督遂入勞苦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縋張傑下
城服罪乞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關
民字登執原給劄潛諭哱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暘
顧見歎曰逆至是耶佯為屈若殺土克秀曰好頭顱毋令他人
砍之已承恩與畢那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鍾已畢那
氣走北關殺東暘皆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
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
哱承恩逆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哱氏向多擁蒼頭軍是
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殺哱氏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跪

南門調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哱拜家
時拜方與牛秉忠飲聞本恩擒秉忠遽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
前令卸甲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
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養子哱洪大文秀承恩文德及何應時
陳雷白鸞陳繼武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
問慰宗室士庶定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 詔逮前總督學
曾得免爲民已而與致承恩等獻俘○十一月大司寇黨承恩
檻刑承寵等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詔慰慶王
復寧夏令年祖王妃方氏不受污燒逝土窨中 特詔褒與從
大司馬議遞賞陞右都御史蔭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

副都御史梅國楨太僕少卿各蔭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左
都督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以寸征倭特加宮保示蕭如
薰署都督同知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
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
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薦如薰守平虜
時妻楊力贊 制勅旌賞尤異數云給事中曾大咸等劾穆來
輔隨府依違縱騎逃問竟逃遂賂死事龔子敬都督僉事蔭一
子世正千戶令朔方奉祀勿絕久之傍着力兔宰僧亦縛送叛
人馬世傑張放霸等詣市宰僧即打正也始塞上以夷丁敢戰
卑猾收養宰鎮爲甚而哱氏父子與土文秀等並以降胡據重

兵尾大不掉率致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變自今宜風
鶴際衛分處以哱氏爲鑒先是拜任游擊條備故例得列名
入衛當事竟以降夷絀之此可謂有從薪之處矣外史氏曰甚矣哱氏父子之役也初發難諭劉許以爲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不失爲戮之功先定其本謀方賊恣時久稱哱府劉王迫劉許已就誅已且尺觴偶頭上賞我將士誤信憚飲其家御已與免曾臣曰宰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善夫宰夏大營水灌而譬可數文其地勢西南高東紅花渠形如釜底北西最下水攻一決哱氏遂無噍類而得算乃在絕勾衡以余明弱寇党之戰與守震州丁壽功豈不並偉哉○十二月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以徵
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才至因謬借惟敬縻倭西向至是
李將軍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
江爲界李將軍[illegible]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

于二十五尸[illegible]止○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論法當斬
請以二萬金贖御史長鶴鳴方擬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撥
下兵應龍因懇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 部可釋回播督行尋
報罷巡撫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以出而張時照等復詣
奏 闕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勦尋得 旨戒以貪功妄殺
○是歲顒鳥集豪章永享寺屋上其形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
高二尺許燕雀從而譟之其年五月將至十月中糸雨
田禾盡枯考之山
經云顒鳥見大旱○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六

安成　王[illegible]彙輯
古鄞　丘[illegible]西泉
溫陵　陳龍可校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〇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衛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聲迎沈惟敬旣虛賓李將軍撥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鬬止獲吉兵衛三輩李將軍按營中令一軍股栗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而遠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栅爲地礮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精東面屬游擊吳惟

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南以倭易驚兵令祖承訓等僞爲裝潛伏八日黎明盡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卻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奪鼓聲震天倭方禦南面爲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左　副將吳惟忠中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墮塹復躍出火度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貫首後勁已躍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級獲酋宗逸平秀忠平鎭信餘死于火及從東城跳崖溺斃算難閱十里直奔捷徑參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復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二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拿開城俘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爲倭酋清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道并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淸爲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旣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北十里李將軍引鐵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指揮李有昇以死護乃數倭竟中鈎墮爲倭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益進擁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欲至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冰

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倚山面濱水連珠布營城中與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將是我師乃退駐開城　〇閣臣王錫爵[illegible]密誠請立　東宮更奉　聖諭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典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雅尙少倘後有出將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違背　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故展遲未決朕熟思來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　閣臣王錫爵復遵封疏曰竊惟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其擬越倫序致啓爭端今　皇上嫡子尙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齡尙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

事何以違次奉行。輔臣又催　皇上所慮不過爲　中宮耳。而
此事甚有成說。甚爲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
爲皇后養之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爲子。
宋眞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
娠子於嫡母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其曠日
遲久。以待將來未定之天數。既若酌古准今。以成目下兩全之
美。奉　聖諭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眞哉。　禮部欽奉　聖諭將
三皇子一併暫封爲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閣臣王
錫爵上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疏曰。昨者六科齊見處稱。元

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三皇並封。名分如何可辨。且責臣將
來萬世誤　國之罪。皆歸于臣。但念　皇上既稱不學他人以
僞亂眞。何故自處于展轉可疑之地。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
息衆喙。　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疏請
冊立。　帝怒甚。革職爲民。閣臣王錫爵特疏懇救。有　旨免戍。
出邸報。〇二月。閣臣請會議　冊立。不允。復請。面陳冊備事體
不報。出邸報　閣臣王錫爵疏爲自省昔諭失詳閱言。懼服懇
乞　天恩。蒋令認罪改正。奉　聖諭。非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
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議。不知是何人主使。意
欲何爲。朕爲人君。聽爲臣下挾制。謗祖叛國。體何在。以此未

欲見卿。今卿又有此奏。若是誣謗。置朕何地。朕正爲卿奏合悉欲
兩全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惱。以奉朕意。既是如此。俱不必封。
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立。　閣臣王錫爵請究　冊與
以信故。　諭疏曰。今幸　聖心渙然。旋止封王之　命。而再訂
二三年冊立之期。眞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新臣自可無言。
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去年降諭。將原未說定。今年舉行
冊立、預敎之典。則將來自不妨支吾曲處。今去年之　命既改
于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改于他日。此群臣之所以疑
也。故臣復苦勸　皇上。既有此含忍之心。莫若速決此狐疑之
計。使　冊立豫教一旦並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非千古之

快事哉。　御札諭云。所進部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姦人不待中
宮有出無出。希說早息。豈識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其
冊立有旨了。卿不必附衆疑阻。出文略奏章。〇步言並封之議。原系少宰進于太倉。一時大悶
而止。太倉身被攻擊。能口不言。其故得大臣趙請少宰非有心矣。作弄吾不信也。〇閣臣再請究　冊
典以息群疑。疏畧曰。長子年逾加冠。未就外傅。則自來所未
聞。　皇上縱欲少緩　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　豫教之禮。此
則事在不疑。庶可以少安人心矣。奉　帝諭云。豫教還候旨行。
出文略奏章〇時議者言王京係二十萬。且聲關白揚帆入犯。經畧
總督劉綎陳璘水陸齊佈。李將軍分遣諸將各據要害。提問倭
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米可欲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從間

道窺火焚殆盡倭之食 考 給事中陳泰來降極邊雜

職賈巖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陛等三級調外任皆以攻

訐輔臣故也 出師表 ○東師議秋務我師捷平壤鋒銳甚及碧蹄

敗衄氣大索夕頳師絕域瘴疫盛作急圖休息結苟于是惟敬

款議始用倭舊撫並燈果生惡着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

歸志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畧旣得請于 朝赦不窮追且得

倭報惟敬毒乃益令游擊周弘謨全等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

子如約倭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畧以

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包蒭豆稱是因許乘間躡倭歸而倭

步兵為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將倭已去王京渡江以南千有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六 萬曆 三

餘里朝鮮故土悉皆還定。 帝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

守我各鎮兵久戍海外以次撤歸經畧顧養謙候倭據釜山瀕

海猶朝鮮境有如倭既我軍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

且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徒爲屬國比朝鮮固

則東保薊遼鞏京師輩于泰山矣今日援兵協守爲第下

策即議撤宜少留將日倭倭盡歸量留防戍 都督南兵暫留分

布朝鮮並簡精兵二千善後餘並撤如前議 東征考 閣臣王錫

爵疏略曰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

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厭外廷之論奏如置毀

之乎言臣之罪也 朝中議論已分兩岐即使一彼一此一勝

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兩持終于兩敗不

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今習尚已成極重難

返既不當激之過頹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

之使一錄留中 議後宜撫聽約宜公戰則宜先撤勁宜審者是也

○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款而倭陷

犯咸安晉州過全羅聲後渡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將軍

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

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

科給事中張輔之疏倭聚釜山原得退誘 中朝撤兵問漸

選無故請款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叵測宜節制征勦遼鎮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六 萬曆 六 文石居

都御史趙燿亦報款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

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難又留經略

乃請留戍全羅慶尚云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議撤兵有餉而

經畧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鬼狙因疑倭違其廟然覺倭

多詐每議兵難盡撤就陛事敘而陛首款局委擾前後與同終

無堅決 東征考 ○七月星變群臣上疏請 帝出御朝講時彗星

漸近紫微垣紫微垣者于象爲君于地爲穢神布政之所故閣

部力請 帝于視 朝臨政之外慎 起居于 宮闈綏督責

于左右宴時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恩乃爲修省之實而可默

慰上天垂戒之心矣 報 出留中 ○我兵歸渡江歸各鎮已得 帝論

本兵吉許封不許貢經畧乃建沈惟敬入倭營從謝表意圖
究局及部再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綎並擊府遲與李如
松並取回以總督侍郎顧養謙代矣東征　○閣臣王錫爵等請
允撥教分別長幼疏奏　聖旨朕非覺悟所奏已知道了其勅
諭卿可撰擬來看諭卿知之　附閣臣王錫爵擬勅諭　皇長
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嫡稍緩今
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
之序即此為定爾部裏更傳諭各衙門如勅奉行不許又來瀆
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儀來看○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疏奏　聖諭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冠

禮朕查大明會典禮東宮與王冠及庶弟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
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暫照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
行加冠禮未遲欽此文肅是年鄙南皇至蒲南阜懼母身野迫
去其夫見而皇散乃奠事欲至得夫辭蒲劍不見渠不無少望
行家重謂不屬誦則特又喚呼射至而屬詞之願臾夫集身
已月自詒日心柰與夫不集南阜還而深自斷悔然尤悔不能
而遠忘恭敬其心恐樺必恭徹止彭詹香柰梓地奈何以一射
尉有陶彭澤其人者不可令知者見且不可謂尉可撒耳萬一
李有流徹則公者善東帶以去則為世僇人怨可輕親藏○稍
祖年兩圖建貴焉念譜書事史毋極季兩親殺哀暴一如坐席
邵邑婪之日身義嘗題其居曰焉貞編个再要之意已矣然矣
之問所從東得之寡已有久負金之人一旦貴予母來償大異
像視公西晉友人務婦乃亟以金疵其偶焚背參後生數亍
等全安得獨留已意重貧嬰公家李盛發綜無遺物客亦自期
惡毀激忝情全泰答于虎何可矣也不可折也哉禾邵忘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聖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其各該撫按

官亦只知請賑藉卿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節吏華一勞法
痛裁冗費務省虛支乃永遠便民之本○二月初四日　皇長
子出閣講學故事講必已朔遇寒暑俱免至是定以寅刻赤不
傳免科光廟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厄讀書成誦
作字有法則臣一人入直香講而講畢尚有漏晷為故事即請
舉從駕鶴下轉東西面立一閣臣謂出其上一未一刻漏內待日
登鶴鶴可述前代雖不明言意在默識家皆然服一日講巧言
寬態一節講章解日才是為非以非為是劉翁安當直既數行
畢從容進日諸閣殿下何以謂之乳從鄉然參日斯則是非
並化詞臣之旬爾學指之更覺明切相語以為前天縱不可
也○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三月初一日河南御
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鴈糞　閣臣勸請賑濟尋復覈
聖諭云昨者朕覽饑圖說皇貴妃聞說自願進助賑銀五千兩
朕意其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所奏着明早發與

該部差官解彼賑用○五月　閣臣王錫爵入疏乞休　帝御
筆特旨厚賜允歸　閣臣王錫爵獻忠疏十二說一日戒聚斂
以調養身心一日親祀禮以習勞勤政一日御朝日御朝之事
天下臣民與人主通者惟此一脈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
而定一刻臨御勝于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于手勅百言中
第一義也一重詔令曰詔令不重則天子為無權乃今非但朝
令夕改盡有上傳于吹而寢下之自改者矣一日錄廢棄以重
浮輕名一日核浮實以是非議論一日戒留中以可否章奏一
曰老成日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當審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
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毀之必不以曖昧投杼此乃

所謂其術老成也。一曰慎詭詞以一人語衆一節財用曰今中
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於之孔害必参半畢竟節之一
字較為穩着。 皇上省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一備倭虜
日。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邊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虜倭
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敵之之策不在於與戰而在備備之之
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一曰察虜情以不受其紿。一惜邊臣今
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艱心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
輕彈舌侮之。深可隱痛。故臣以為邊臣非大欺大罔則小敗必
需容小勝必惜錄豈可使之不畏敵而反畏議論也。一曰罰貪
贓以安民弭盜。○鄉試順天增取生中式二十名不為例。○貴

州增中額五名。著為令。○議日本封貢而罷貢請封貢並許、人不御大書
帝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倭陷朝鮮自倭借朝鮮有和親之說說云
和好親密遺倭館郎中何喬遠等會議請貢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參
皆臣朋欺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開封貢而速兵部御史韓取
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絕不可馬亦張皇恐嚇白不能執言。
康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帝始切責科臣阻撓封貢本
兵不能主持遂疏御史郭實等、部小西飛入朝夾計石司爲
撥遇如王公小西飛等疏揚擬趣 朝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
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致飛具
款以聞。帝乃定封議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

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以上出東征考○虞東顧福李氏生子名世與三泰不言譽者大字如白沙
先生讀四歲解貴陽馬御史文知拔異東君見抱撫上令駕宇
芭小擢甚因作字知疏口大揮而甚奇畫稱童也試日有指馮
之未可知出小品○海寧吳外海涉可七入界際城五丈為潘
東直海鹽劍撒相望大年涉波海水直叩堵址則長年潤之不
得其底衆洶懼將從城遁之無何大風雨衆喜潰潰涂令亦扶仰
走既息城無恙令率衆後歸未數步外沙露尺許久之後皆出
品小。是年禮部尚書沈一貫陳于陛入東閣。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論
存亡。閣臣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
揮衛所官貴有差。帝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
事。已總督侍論行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任山城。有文祿三年
牌可證。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弑互異。乃與遼鎮都御史

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國兩相欺紿。請
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通說。惟使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
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爲間。謀撫將封時封使已發。竟不
從。○偵倭生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艘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大
司馬遂信封事必可行矣。出東征考○二月會試。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夜夢見鼎一人
生嬰上召之入試試日一絲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
定與易水生爭勝之為彼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
仁章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為司馬牛恭
默思道是訓言其年會元湯賓尹則易水生也大物固是前定
信儀○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有差。
總督邢玠東撫遵屬中寨永寧首陽堡屬于斜皆揚應龍姻構、
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深讐。計先奪其科貸以撤犍督麒龍貪

永西宣慰安疆臣前父國亨與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
與應龍就吏得貴集疆臣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外之賴怙特
撥重慶太守王之璋詣綦江趙應龍安穩鵝勘郎以五月八日
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請死罪請治公館執罪人及
哥金獻廷中太守爲請總督委兩贊畫及道府並以七月二十
四日詣安穩應龍囚服郊迎蒲伏稱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
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予
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
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網專事東方 帝
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議論功歷賞有差應龍再及寬政乃益

怙終不悛而反跡益熾矣○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 奴兒哈赤佟姓故建
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及子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東方
并建州卜二酋圖歹商朝議諭歹商歸海納婚奴酋罷兵兄
後奴兒哈赤亦時時于撫順諸堡送所掠自口自歸于漢居寬
之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奴酋即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又因貢
寬馬三井建祖父與國王杲阿台有殉國忠今後身率三十
二酋保塞有功得陞都督制東夷奴兒哈赤既稱名號乎權東
夷毯卜素旋以保塞功至是得加
見扶親王台時失出建州女直考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稽觀望訛傳不一至是
方抵釜山而沈惟敬又詭云濱海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
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驟壯馬三百兩弋崖騎從陰獻秀吉
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嶠故統孫于詠親從言代巨謝四月三
日乘夜易服并印敕遁遣撫鎮馳奏併擬惟敬就縛上遣副宗

城蕭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封詔敬誠揭稱情無變故 命科臣
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帝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
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爲副惟敬因得詐習瑞摩巧完
封局弄司馬股掌矣 出東征考 ○七月楊應龍肆逆劫余慶土吏毛
雲栗擄戮其尸又掠石阡郡興黃勃余慶草塘二司適及興隆
偏鎮都勻各衛巳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
延宗 出征播考 ○時奴兒哈赤附貢夷稱奏總五村三十首捍邊勞苦
乞折賞及援事例陞職爲僞陞職遂加賞五百兩下部咨議 出建州考
是年輔臣陳于陛卒諡文憲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正月朔鳳苗變寶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聞晉

沈惟敬始投表
文并驗沿海章首拊宸覺臣國喬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右衛
始亟吐顛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 御覽而惟敬辟
國及本兵彌縫罪狀奉 旨勅加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經
略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侍 勅僉都御
史楊鎬天津亦開府中營備○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
川○五月九日麻將軍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麻將軍
至碧蹄○六月倭數十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處
故尤如而據朝鮮郡守安弘國彷沈惟敬卑營兵二百出八釜

山宜守與倭合疑事不諧便舉足入僧繼暑向切齒謬爲慰藉
惟敎漸移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經畧即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
其替兵倭惟進附　帝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
爲起宜守合行長之說聯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犯閑元
閑帥鎮拱之惟敎執而倭酋遂始絶〇七月十五夜襲黍川島
統制使元均風靡逃棄閑山舉營經畧檄水兵且守且行赴閑
山島守閑山破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陵西道兼防
運道〇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驚起帳中洗足遁倭
遂犯全羅逼王京我兵畢留因退守王京〇鄉試詔加兩京監
生中額十名不爲例是科解元徐光啟後聯進士入翰林少詹

事監察御史管理兩淮兵務所寰白時未遑用原天壤中取士文多貴黃用老成論
語者因言中有國節備生略考與經調諸事用同知中試數人
亦彼華然昔萬才辨學文者餘有之而國偏未也至庚子科
中保韻科場事宜未及此需宜以經經論而不宜旁
及無從且至者已自認罪諱而偏全尤事疑潛白〇九月副
將解生游擊千伯英頗貴于稷山水源設伏各有斬獲參將彭
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稷殺百十六軍聲益振經畧乃檄郎
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宮屯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
兵七十萬且暮至藏應宮水兵直搗日本倭聞風遁不敢進
行長奔井邑從王京六百里清正屯尚州竹嶺奔慶尚稷王京亦四
百里經畧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于二十三日從
蔚山進攻游擊擺寨以三百騎誘倭入伏擒斬四百餘倭盡奔島

山于前建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
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島山砦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
仰攻多損傷諸將自倭鼓水道餉難繼第圍守之清正可不戰
縛也經畧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啖紙充飢飯先用敝者
倭從隍用礟發命中彈皆碎鐵爲之中多疊覆卿我師稍怠佯
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處我襲釜營止選銳倭三千虛
張幟截江上須之經畧聞報即倉皇撤兵倭乘兩路棄輜重無
算經畧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
畧楊鎬喪師實欺　帝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
勒大學士張位閒住密揭薦鎬奪情破倭今乃朋欺僨事故也

出東征考時楊應龍陷合江綦其黨聚于井鑄城下斬劉之黃鶴樓雄峙武
昌是年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謝晉井者一人
人不出一人驚之日如有他處我驚覩急上我其人入見前
人死傍有大火有火光餓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刃來逐之
其人大呼鐃鈴起騎幾死雖爲人言如是闘之監司欲吏其井
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聲之無有民開見龜
蛇大鬪後龜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飢饉相仍連年稅事與全
楚被擒死及遇死者不可許其後民饑其兇幾千人明年諸
宗擭金之變越殺一大臣王子伏貧饑者數人出粟編〇瘳外
有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行遊天下至其地詭吉土人之言服
其服食其食其人祭然飲酒無數亦成嗜其陰臺則館欲還其國
一呼吸須可萬里忽然飄舉此犹豫之事自言能萬曆丁酉年乘
卹永盛被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群狂客自言能爲壽貴白事極休
忍集市物甚條多取珠玉綺繡一價之客其真及搖春此一行
不見諸其蓬衣囊則盤一有比早發來舊性之請得大人
承業不許第呼召至前畢能爲江右土詩然不諱爲浮提人亦
不謂貴白事果然召至前果能持一不似木晶可七尺許置之于案
上下前後物物入錢中在寫毛斧又持一金鏡小面中有經卷
当指縣字如般若諸覺畢則字俱顯持此二者爲獻業曰此等

必異人所剷吾不受然可速
出境無滅吾受各叩首而去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〇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顧起元等及第出
身有差先是御史喬璧星題試以本子重載以進便于展讀請改三月用龍衣衣則宥可議李廷機駁之曰如此則
曰月十五日廷試日燦如何據奏又其甚者不禁本于那家間然一異遂寢　時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會試期移
在三月其後有五一在觀兗後從舟可省餉費二使于雲貴士于三衣裘防閒甚易因賴暴無呼東北皆五番家燕開河運
舟之國喬望星之疏此得其一而未悉也〇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遍行長營
挑戰奪倭橋斬級九十二擊入大城陳璘舟師偪岸擊燬倭船
百餘艘麻貴兵蔚山與清正對壘設險劄其穎稍焚溺甚多董一
元進取晉州拔望晉泗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
泗川老營舉麾下之游擊盧得功殞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通新

寨〇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兵馬攻倭城自辰至未彭信
古用大將擊寨門碎城塚數處步兵奔至挾戰覆城柵湧入倭
營中橫被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圍城復倭亦至我師崩
兵先潰遂奔還晉州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十
日死各倭首兼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捷音日至〇十
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西浦劉
將軍綎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
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于洋邀戰行長乘小艇倭泊露
梁倘數百艘兵甚惡陳將軍璘親身犯舡退擊并焚死石曼子
得級二百二十四水爲赤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俱

戰陣亡南海蕩平〇以遼鎮山東馬兵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以劍兵征倭渡鴨綠江有功前
取級之乃流香一尾把戴負頭曰能倒人頭受賞之每入陣則香木與首矣對或燃而爲一後孔子倭戮尸歸夫其元取香木
影爲符節倉子能善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時僅一倫將屢爲言其所攻甚之不善吝才乃不沉吝其希惜而先知頗
與作佯作而耳乎異哉〇董將軍一元被逮浙兵游擊茅國器將參誅史
世用持經理諭文往有石曼子用事朝鮮國安內應不受子建論
先做各齊潰東西始結局云捷聞〇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
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
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泰譽氏宋世臣父毿及羅永恩等李
家匪偏播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縣永恩及子
女條裂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而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

樂或燒蛇從陰入使人蛇俱斃又播墳墓焚屍灰飛揚天巡撫
貴州都御史江東之疏請防禦　詔令擒獻惡目正法〇安南
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潭自以嗁從放罪視莫
登庸有間爲立面肅容狀閱驗無其僞〇令〇改〇範〇傚〇像〇僞〇嬌〇共〇肯〇
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蕭伏〇天〇門〇恭〇進〇代〇身〇金〇人〇悔〇
罪乞恩二十五字〇按進金人代罪乃蓋猿文所以處庸太宗者我朝宣德中屬之黎利仍賜冒其術大臣其
未之致耶出小品〇發州士子起提學試法海甚類嘉靖二十六年改者數百人踏高知縣陳班與焉并失解印其考貢之年
地遂不至者亦不復祿　神宗初郎位王忠銘先生援之安人也入循郎請于　朝以備兵使者薦之得允援士德之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〇二月議大征播時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
廷棟鄧兵三千往剿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兇龍何漢良等迎敵

于荆樹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佯走大郎岡誘詐我師䧟之楊
撫臣坐逮職罷以郭子章代以蜀與黔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
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時東
征兵已先局而播州蔵後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路
並繼同以李永助充參僚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僚
六十一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敢平正成並梟傑傳九邊○六
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勢兵犯綦江分屯趕水備見閼婁國等
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
宜撫與貴州十七日游擊張良賢遇賊德東溪頗有斬獲念一
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游擊房嘉寵誤發火砲反

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率師巷戰與兵爭諸走水上乃先
殺其妻與良賢俱戰死應龍因掠倉儲四焚掠綦江失守則賊
勢如出押乘勝長驅計五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蜀門戶去矣
而賊方出綦江庫偏師依倉就食盡取貲財子女去老弱者殺
之投屍蔽江下水爲赤退屯江溪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
東鄉壩立石爲播界號宣慰司屬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疏與其後量可見
清理邊界日總督乃得日夜檄調漢土各兵守渝城獲奸細
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涪州勢漸張賊亦逗延不進初
賊本無意犯天徒以安忿倡狂既擾我東川騎虎勢不終
下益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脚等苗貢[illegible]兵然猶申[illegible]我如往

苟曲者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還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
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兵甫出門即欲投錦江亦時時
移文詰責示無遠絕意計以緩賊賊果與文求撫不從西向總
督亦認作好語麾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 帝聞破
綦江追褫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爲民緹騎逮兵備使王
貽德 賜劉綎賞敕首進劉總督益調沿江南兵及武岡麻陽
[illegible]陳璘以湖廣駐偏貴州總兵童元鎮平越專俟
大舉出播州考○七月 帝晉邢玠太子太保蔭一子世錦衣指揮
僉事 賜金蟒蔭世襲陞左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陳璘劉綎
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蔭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戸有差

董一元准復職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
加賞賚已復念御史陳効頭命絶域廕一子錦衣而弁即楊元
逃僇沈惟敬先後弃市出東征考○八月陜西狄道縣城東五里地
名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忽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衝成一池
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
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殺殺又聞鼓樂之聲如此者十
竝夜至十八日遂崩出條志○十一月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
綦東坡爛橋楚黔路梗已又出掠偏橋與隆鎮營官衞接取九
股生苗平越新添黃平龍泉所在告急黔危于纍卵總督以偏
隆閒東坡爛橋重安三處爲楚黔滇要害一爲賊據則楚不得

入黔滇不得出楚將無黔且無滇[?]兵萬餘逼近時從
衆議時備有留戍之議○而廷臣議十三議款十七○倭去王京中釜山首尾將
五倭如嘗爲之匿形測之者曰倭物兩掠朝鮮故縱入不及兵
後朝鮮疲兼見猥倭轉六十六州實止及中國一大省能
騙奔撥衣給航海運報風不利倭累支一年有連無退或同途
愈發許歸七事約制志靖全慶三道朝鮮王親往謝小人原因
所許至有不忍言者倭坐從全昇可無職或曰倭懲平壤往餘
倍封貢以是爲撫兵東勝十全卷山南連對馬北過金參東材
東來忱強西生非聊五清爲之左實西有安胥加俟能用森浦
臣云洲山後蓄金海竹島隴畫爲之右背朝鮮角可攻可守
倭因防省退以爲彼援兵盡撤乃借擧朝鮮貢約於並立定凡
此者倭得策也彼以彈給撫海之師四萬軍二十六倫禪資金
鏡數百萬竟收功一死國自天方貴衰倭小國何能爲一二文
式大災負天功已差強人意惟平壤一捷而卒以封貢敗盟
所謂進銳退速者耶○或言倭人貢以刀劍小物規大利僥中
海禁遂弛祖訓絕勿通倭入犯視風自來北則犯大小琉球
風自正北則犯廣東高肇風自東北則犯福建溫台風自正東
則犯浙直風自東南則犯遼陽登萊風自正南則犯遼陽天津

若朝鮮折循入于倭王京至興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沽淮平
壤之大同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登萊義州之鴨綠江不百里
入海可窺天津而陸由義州窺遼陽曾不尺咫往賢董劉黃裳
頃曰遼東一撥外卽爲一江下卽倭可寨心議可寨心黃○外
史氏曰今觀倭強大與處敵然倭以海爲穴弃險爭衡上國下
勢不順而智多出于貪食往嚮朝鮮中朝經略數擾擾訖不得
要領或謂國自忍濟正世臣借兵事由之金慶閩就翼以弃臣
門長坐是致戰互異不其然與琉球受貴兩國浙爲窺動將發
覺在朝鮮也余書實兼并有大志必不越海生心封署作消島
素從我子女玉帛而奸從又潛爲勾引縱倭走險覺方大耳海
宗萬不可強人亦有言患之遠以生變幾
爲標縱淆蔡未形在當事善自爲謀矣

庚子萬曆二十八年○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士
官安民志都卒五百拒守被擒。吏目劉玉璽妻子並死于賊。○
石砫宣撫馬千乘建破金竹青岡嘴虎跳關七寨。酉陽宣撫冉
御龍進攻官壩斬關乘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鎮泉近蓋二。

被有以奉之矣總督乃分爲八路每路分四路一綦江一南川一
合江一永寧而中軍李棟下游兵備道黔亦分四路總兵童
元鎭由烏江參將朱鶴齡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由興隆而偏橋
分兩路總兵陳璘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由龍泉每路兵約三
萬出師之盛近所未有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
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曾未再浹旬而綦江捷至綦江自東溪
入播並峻嶺茂箐南木山羊簡崖等峒奇險爲賊目穆炤等所
據劉將軍綎于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峒○三月楊朝棟等統
苗數萬分三路迎敵綎親甚我師大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
走穆爲我獲劉將軍親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爲賊

前門萬峰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崖魚貫毀入播○四
月朔屯白石處龍身率各苗夾死戰除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
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衛堅以遊擊周
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進并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協攻
連破龍爪海雲險囤且歷海龍囤而進海龍囤歷所倚天險飛
鳥猱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以視陳
將軍璘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囤殺賊目吳臣亦以十六日李應祥
闖至大水田焚桃溪莊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囤死守每路進降
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詐降卽斬死焚書無爲所紿應龍與廣龍
舊檄無過則斷械其人自明而與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督六

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御之徼利欲受降兜攻賊詭令婦人千國
上拜表痛云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
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國以
火砲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勢如失一手廣覺詐
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圍下從十
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蹙知兵在頸矣會總
督閣計既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困前陝絕勢難飛遁令馬孔英
以勁兵一枝塑其前餘併力攻後國五日劉將軍縱身先士卒
送破土月二城應龍虞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
散無應者起拔刀自刎其星見四國皆火燔大樹徨長嘆泣謂

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日淩晨我師遂國
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閫室縊且自焚吳
將軍廣獲首子朝棟及妻田氏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
幾絕頃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總督露布以蜀誠
首逆劉將軍縱功冠軍而司李高折狀以書生請自將士濱兵
爲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 征播考 ○八月撤回留守
朝鮮兵○十二月獻俘 闕下大司賊請劉應龍屍磔朝棟兆
龍等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千駟其宋承恩以先絕姻得勿
誅

辛丑 萬曆二十九年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

出身有差 以禮部尚書朱賡爲東閣大學士 閣臣趙志皋
致仕 冬冊立 元子爲 皇太子 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 恭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
號群臣奉表稱賀

壬寅 萬曆三十年 ○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存問疏曰茲者伏遇
皇上以冊立冊封禮成加上 聖母徽號因降 勅諭遣刑部
員外王玠齎至臣籍存問恩賜寵渥臣謹望 闕恭謝外伏念
往年 儲宮議起雖嘗從同官及屢疏獨不過郎 皇上長幼
定序一語次第賊陳臣等原無更端自出之見可市爲名者既
家屢章瀆須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餘不盡之忠奮而未伸

者今日之舉如天之清如日之明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
渙然氷釋以臣之愚慈在草野但有項耳下風伏膺 明信己
耳其他尙何容贊一詞獻一曝而以勤 九重萬里遺簪弃屨
之恩金莖玉露之賜乎伏惟天地之恩非豢草可酬廢心之感
非披瀝能盡臣之所願惟願 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罩推不
遺舊臣之心因并推舊臣感恩圖報之心凡章疏狂愚激聒凡
所欲行欲罷而未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
區區私祝之忱也 湖廣進餉粗惡 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
初廣進魚鮮節于成化七年鎮守內使務止二千五百斤七年
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背市政使難獻弘治二年四月
始命內官造辦如七年數年止二隻至是則又爲之有司而數
之如增不必言矣曾聞劉侍御怒賊禁[illegible]之一日

御膳中有蠅焉帝命劉御史禁此何處罰承奉者以細事苛
責日今後勿復進食兆御史禁也可見皇明一字一奉旨取
膳所謂非從以
時尖苛苦怒也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　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士禎勅封琉球。至丙
午年方歸。○十二月，妖書事發。帝怒甚，中外危疑。帝主
意素定，方嚴捕。時召皇太子太監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
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門。乃遣司禮監田義傳
諭內閣：我今日親朝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在啟祥宮賜皇
太子慰言及戒諭。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
知道。你是純誠友孝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妖書，
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
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著閣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
又有內外戒諭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
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
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引
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廷至殿，旨隨賜膳品四
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
甲辰萬曆三十二年　○正月，叙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蔭
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
侍郎，偏沅巡撫江鐸贈兵部侍郎，各蔭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
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蔭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陞

左都督，蔭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陞都督同知，加實職二
級，世襲與蔭。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
餘陞賞有差。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喪未有大得志者也。
因稽傅友德統二十四將，單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
十五萬，轉餉天下，而罪人終逃。嘉靖初思同之役，以剿始以撫
終，至今為諸夷口實。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甫踰百日，計
三省征勦防守約二百萬，而遂首授首，闢其地為郡邑，遂為西
南一大奇捷。非皇上獨斷，督臣宣力，曷不至此。○三月，廷試
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堯等及第出身有差。文淵閣失
備給○監南中概圍公賜勇級而復失　大祖御筆甚多而燬
成日就存進至有投河死者兩事聞怒獨在閣臣點臣已卒○

安陸州故有世武當祠，為十八京之一。世宗龍飛，升州為承
天府，營造宮殿。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于城西關，土下有積石
甚多，取為屏墻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得出而洗之，光澤可
愛，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豪髯而過，如此經月。
家譁呼以為武聖形也。入夜後，率守之，見一偉丈入屏出騎
白馬，舟舟乘雲而上，從者數百，是見天門闢，一人衰冕迎之而
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一明主，南征
拜上公，萬龍以蠹跡，長侍大明宮。餞賣霄大雨洗去，一秀才錄
之。朱平海宮前，其人入監，因以示之。逆維其紋，則武穆已轉
世為英國，聯此顯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積，終以兵解，故英
閩辛終於土木。客言英國面白，而寵與隸國徐鴨擧緒題徐之
先，黔武敏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杭郭，殆再轉世矣。
○皆王慈木背南向，國如馬傳，家擒折幹為二，植墓前，名分尸
檜。正德八年，勳指揮李隆范鑄為秦檜並妻王氏、万俟卨三跪
侍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涞增張俊像，撫臣王汝
訓。乙張浚王氏兩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于祠廡。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為熹廟天啟。時十一月
十四。帝喜得元孫，諭禮部尊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為

爲貴妃 諸烈婦有太倉陳氏者龍山陳善世之妻也年十九來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 方善世疾革語婦曰爾母家居無子我即死我畢爾自歸與母居養爾母婦泣曰妾無歸爾君即死妾請隨君善世竟死婦哭之悶林頭劍從刎欲自殺母抱持奪劍請母曰兒必死等已許夫死矣自數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小宜死姑老與母無所宜死身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絕日自經死〇是年秋泰州人聲如怒濤〇擴江華山忽裂下有皆黑又無丁以至宜興一帶日天無如泰州〇留京數鶏夜隕星或落地化爲災変自空中分作三塊墜地有聲等處不見

丙午 萬曆三十四年〇冬長至日百官當詣 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怨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 陵殺諸司官搖城傳號以閉九門毋得出閤城洶懼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拘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爲首者劉天駿斷指扼腕飾內外守備命勦擒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得 旨不將取决〇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

江中行舟絕三日矣天駿鳳陽人與其黨三人僭一小佛像厝各鄉村募綠得火錢米若干綠之類妄言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如人三生事有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于陌上呼而視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挾與俱去行淫如是而已南京衛軍共者頗衆欲誘而取之謂爲師請試其術不可因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四過之愈甚訂期謬言南京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避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乘閙逸去也軍得其情即告之操江閣

當時以歲之丙午東司南部官欲聞南司獄孫一謙之野請其向所行事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端曰善謝営戈何官之云于是盡象一謙所爲强行官而益戮獄卒不使臺廬其因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置一鑼令曰有虐用者同監鳴此不鳴者同罪獄中肅然其他吏猾卒擅侮虐若法甚備郎中沈璟嘗指獄戶謂曰此皆生死係也孫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魯時有死而無爲獄者幸及寬中荷天恩今之夢賜測然適科因未有鋒即自從獄諸曹郎請爲推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賓丁公時視獄官錄開之喜甚益發永諸物今參鋒輸諸因未幾轉粵東守祭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遷于是特奏夢賜贊遺之甚厚王郎中乃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吏以風百僚者今丁公以夢賜並稱不其榮乎

丁未 萬曆三十五年〇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等及第出身有差〇閏六月二十四日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六等日尤甚晝日不止京師高敞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圮及人民渰溺不可數計 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歷傷窮

處小民酌量賑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〇是年詔禮部尚書于慎行入東閣未赴卒謚文定〇以葉向高李廷機爲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〇廷機拜 命未幾而年即杜門乞休半歲之中疏凡四十餘上俱不報所著九邊屯政考定 廟廷長慮也 一宗室人見一臣人從北來者自永自積耳有絕高二丈餘雨日朝烟火光射地望南而去西小昌匡宗孝叙人丁未入京師至盞城痞作羨 文皇遺綫浙 召使浩永引見殿上 文皇親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廉撫 文皇撫案悲嘆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 文皇色不懌有卑承人長跪閑諭乃已宗孝還其年淫雨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枚食宗孝傷嘆遂病卒

戊申 萬曆三十六年〇二月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名揭帖皆稱地方因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南京以至蘇松常

鎮諸郡皆被渰沒溺死千餘里蕩蕩巨浸二麥垂成而頹若不
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頹慕青
源是淒涼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官關監局向在
高燥之地者今皆渰爲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航徧於陸
地魚鼈遊於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時蘇人某從湖州歸方二百里舟人
步戰而行爭趨其地基則時轉一葬竟以半日抵家不復知太湖今在何處矣○十一月　詔留
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發漕糧撫其稅銀共十五
萬兩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邸報○時福州軍蘇九郎妻鄭氏一
產兩男兩女○輔臣李廷機卒遺疏請補閣臣忠側可擬從諡文
節康郡源爲大學士閣大臣上人皆變大使不貴浪錢及迂酒州司獄有老矣亦卻何令太守兼光多賢人也令操補外獄

郡源國附滿廳之倉字曰此非司獄職乎覆獄應曰某未任時
此獄爲之倉安得畫可獄職爲字笑而護之及滿節至不能佛
僧鮮依老僕以居人深休獄之又同其爲小吏上許都門府貝
邑有掾荷者從事京先府中爲主庫日並金錢事竟兒經源泣
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敢我手指其舍壹日此中皆金錢以此發
責入部獄鞫源盡其金以收琢看得同遣由獄不死面猶源食
甚不自爲體也繼源退麻人出三司獄傳○罪參格傳字元與
萬曆辛卯奉人知登封縣庶中大單諸之久不應驗參巳祐無
所及惟有蕃參肉可羅出倖弁稀民語收其霍以待梅一日論
信步探由兄數里恕過淚邊一縣士林日令看身昔兩備天行
非旦夕可迷梅日牧務以推可手隱士太息日可惜可惜向東
北方一孤樹衛日君欲活民必須此物梅忽往買惜見乎地長
白茉一茎肥大異常觀授面求之隱士忽下見京之香笑異寶
忌令民同我奉子自措私宅領章酒蕃奧內人背坪之爲市詳
數百厨歡各鄉耻民回得者亦將是又三呂半米莊雖得以激
神忽大雨身漪固令百姓菜養並種復大畢四十日前裔盡積
火之怨萱雨無常枯舊無一生者而菜蕃然重發驗二尺過宿
年數倍民牧菓攀乾充煉得以卒歲此事甚肯梅生將其火專
有見而群山人者造其室父曰此見有貴
戲其播山人必有道氣還名之曰山子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遼廣在遼籌賞而民間訛傳虜至
衛市喧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攜幼爭入城避難內閣上
揭云今日民間訛傳遂致此動擾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
心驚惧之情狀亦可槩見矣薊鎮去京師甚近虜衆動稱數萬
我守邊軍皆飢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而入其抵　國門
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爲他日之實事乎都下人
民以商役破家一有事變盡皆離心誰爲　國家效守禦之力
而兵部戎政兩署只李化龍一人雖其威望才猷真堪倚任而
羣務一勤凡百倥偬一人之身何以答應況化龍今尚病卧未
能出門此皆臣之所甚慮也大僚當補臣已屢請　皇上從未

畫允亦宜將兵部兩侍郎先行　檢發使緩急有人不至臨時
失措此實今日萬不容已之急務矣至于戶部錢糧苦稱匱乏
只有老庫八萬即使盡發所濟能幾而太僕寺雖尚存少許聲
急之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計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冒昧上聞
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輔臣葉向高○二月雲南巡撫陳宇賓總兵沐
獻逮解至京邸報○吏部恭科掛去請臣時工科給事孫善繼掛
冠長往劉道隆繼之顧天峻等出都尚在近郊撫處有差邸報○
閣臣葉向高以議論混淆紀綱廢弛上疏言曰臣惟天下之治
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豈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庶官釋職即
謂之治亂者非禍亂變釋之謂也法紀廢遲人心爲競即謂之

亂○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即如近日然
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黨援論開始而臭味攜
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傍觀繼而佐鬬又繼而操戈矣株
連蔓引枝節橫生萌孽朝哭好莠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淵及
變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之失計也○五月山東巡撫揭報
濟南青州二處各產悖牛一隻兩頭三鼻四目二口 邸報 ○吏部
尚書孫丕揚受事兩月所推上內外大僚疏揭一槩不報春夏
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困苦哀號于長安
道上者數百人丕揚因上疏乞休閣臣葉向高奏言承平無事
人主常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

而視官輕至於士大夫以官爲輕則其禍不忍言矣此猶臣之
所深懼也伏望 聖朝將吏部推舉諸疏 盡賜檢發使丕揚
得以少行其志而安其身其所光于 聖治聖德眞不小矣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懇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況今
國家多事之際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了卿偶疾暫假數日從
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
即行檢發該部知道 兩朝記 ○上命發餉募兵以禦遼左○丘雲肇
行人陳伯友 部順天增中遼東舉人五名○十一月閣臣葉
向高請處置邊餉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遼東最爲可憂度其
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非李化龍皆臣

謂此舍一鎮勢必不支遼左一鎮將拱手而措之中外臣工共
望 皇上發帑以濟此急伏望 皇上將此疏亟 行 勿待三日
如復遲延費觀爲故常則臣眞不知其禍之所終矣○是年
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兩月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
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聯身體各判異形怪狀從古稀
聞甘肅地道如雷摧倒邊牆二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
人城垣衙舍毀壞無算山東 報 旱蝗兩畿諸道皆大旱赤地
千里 邸報 ○奴酋遣子奉貢大以爲驕修築南關故寨已又闌入
撫安堡闖那休字暴于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已又揚驕往撫賞
關脅蟒段牛酒已又句西虜宰賽煖兎等窺開原遼陽邊吏日

夜告急將接鄉都史請添募兵及改三協兌寺馬順短甲急措
兆開設宰遼以折其謀 建夷考 ○倭并琉球虜其王掠取雜貨迭
水凌闔廣○時朝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隻
爲率嚴即同海上嚴飭舟師以待 鄭人蘇玉妻楊氏夫死守節玉好飲食每日易設饌以
孝婦河南韋婦養姑不已忽見史待饌至以一金易之祭 畢舍作得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悉爲哀盡鬻人 出紀錄 ○
庚戌 萬曆三十八年 ○三月廷試順天進士韓敬馬之騏錢謙益等及第
出身有差○時京師風霾異常又日久不雨苗稼枯焦
辛亥 萬曆三十九年 ○二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賜祭葬加贈謚文肅
○四月十九日怡神道災閣臣葉向高具揭奏云竊念連年天
旱湯氣燥烈致夫舊庭正陽門箭樓災其象已見轎之極亦能

致火舊歲正陽門箭樓災其象已見　怡神殿雖係空閒然去
奉先殿甚近　祖宗神靈不無震驚未可以爲細故而忽之
也近來庶政隔塞人情鬱結憤悶無聊咨嗟嘆歎皆足以召星
乾而致回祿若不　亟行寬解恐其災不徒在於空宮而且及
于　宗社矣臣竊慨焉　○五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爲
人汲汲情追乞歸閣中不敢擅擬留放揭請裁斷奉　聖旨覽
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備虛弱不耐勞煩點用大僚及察
疏等事朕即陸續檢發孫丕揚公忠直介着出溫旨勉留供職
且大臣分義體國奉公何爲自便相率忿然求去蕭雲舉許弘
綱也都着即出供職以後各官不得植黨狗私紛紜攻訐貽禍

國家違的重究吏部知道欽此○上静攝二十年臣民思覲已
久時惟孟冬禮宜躬履閣臣因上揭請　御殿云伏計　皇上
臨御已來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
又將屆七十上極　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孫曾　福履之
盛眞千古所僅見者誠以乘此頒曆之期御文華殿延見群臣
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運開矣○十一月兵部尚書李化龍
奏請敍賞薊鎭宣大勘功次故事閱視之典三年一舉以激
勵邊將前此一舉以經寢閣今次名爲三年定六年矣按此舉所欲督撫諸臣如蹇達馬鳴鑾劉四科達標崔鏞等皆已物故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可勝歎息○是年陝西臨洮
地方降夷家乳牛產犢人頭人面俱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耳
牛蹄牛身又本夷後毋羊腹內剖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
戶部主事陳元讚妻許氏哀慟不食久日殮夫殯畢淚盡血出而死於柩旁先是乙未檢討于象銕病危妻畢氏垂泣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卒歲耐烈婦皆以身狗夫可以風矣
壬子萬曆四十年○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應天浙江
江西湖廣陝西主考官部閣屢疏上請至七月終始下應天陝
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初場
亦二百餘年所創聞也○浙江御史李邦華易試舍以甎先是
棘闈坊抗郡庠相連天順間以守臣奏士子原有作弊改于城
東廢倉隙地寬敞雖偉甲天下皆用木舍至是代以甎永絕火
患　詔增陝西中額五名著爲令部報○是科應天解元張瑋父

應登力學工大數奇不偶賞志弃世時瑋猶在襁褓母陳氏氷
蘗自持撫而董之卯歲輒有文譽屢困童子試會閩中虛臺蔡
公以院檄拔遺嘖嘖歎賞至是發解人以氷蘗歸功而以和丸
之功歸其母云發解後益下帷攻苦絕戶外交布衣蔬食泊如
也已未釋褐疏母節于　朝得　旨建坊旌焉考三元○是榜華
學張拱端嚴端軏端同胞三兄弟中式○九月十九日閣臣李
廷機出都　聖諭內閣覽東廠所奏事件駙馬冉興讓於
九月初八日將冠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訖且駙馬何
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逃行好生狂悖忿肆放尤可惡着
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等處訪尋伴回奉前定奪此乃伊父

桼大教子之方着革了職為民當差教習部官買之風訓示之
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卿可傳示遵行欽此○十月初一
日考選官命下○閏十一月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
兵復侵兀喇諸部時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塞遇伏虎三四自林中突出攫其牟已去虜人僅身免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
及第出身有差○吏部尚書趙煥求去溫旨慰留○都御史
許弘綱致仕去時議論頗多大僚相繼引去閣中請嚴旨論
禁即報○八月輔臣葉向高奏為聖節屆期普天同慶微陳
目前切務一推補閣部九卿撫按臺省請急抉一起林下廢棄
一釋九繫三臣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為國忠愛懇切至意

朕已悉知但閣臣乃心膂股肱之任非比他員今允卿奏者吏
部會推堪任的六七員來簡用其大僚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
知道了滿朝為等既屢屢懇請者該衙門開寫來看今朕壽節
在邇卿為輔弼重臣豈特不列朝班表率而杜門不出是何君
臣禮體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可即遵屢旨速出入閣
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吏部知道○九月新簡閣
臣方從哲疏辭不允○十一月延鎮三次大捷議行陞賞○十
二月新輔吳道南上疏辭不允○福王上疏請減莊田○是年
奴酋圖其婿江夷卜台吉急因率所部投北關金白二酋匿之
修怨使役時當事者討欲衛令北關行反關奴酋所併灰扒兀

剌諸使冀合大之以中關為援不能行而奴酋益撫南關舊土
圖窺并料西虜宰賽卜兒孩爪兒兎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間
邊告急徵薊兵五千赴援并禁羅及參貂珠貨而奴兒哈赤已
好語謝都御史張濤謂撫安等匠耕收日久請券約新壘削罷
濤掠情形上書稱北關近且聞二虜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
復行併猛卜計北關堅拒不與會東酋婿卜台吉來奔北酋御
許嫁老女卜酋遜謝為州婿東酋乃忿數謂匿其婿其一
金台失有女為兒那林孛羅收養嫁宰賽反目殺金酋故殺那
酋妻卯宰賽之外母宰酋秉隙挾求老女贖罪老女矢以死守
宰酋忿相求北酋怨奴酋蹢結請釋二憾無養辭東建北時金

白二酋來告急剿將曹文煥為措覩給以火器奴酋詞康我兵
北關乃可圖則益還於青里總不背漢耕收無殷産於興日順
質子為信并上書訟北關匿婿欽濤以為然遣官精大成往申
諭奴酋遺論以兵七千巳卜海入撫順關順覩質廣寧或　京
師薛巴卜海乃奴酋親子妻爽有生纍巳卜太抗也謹聽　朝
議進止其北關匿奴婿卜台吉物恪宜聚當承舒遠患時濤甚
偉其功未幾奴酋度我兆備卽撤兵圍挽金白十九寨我師援
不時發總督侍郎薛三才乃疏爭往遼失策禁南關不救一之
謂甚北關再折入奴東方憂豈大巳覺發援時質子故在也而
奴酋固巳易志矣其先一中朝原以遼左孤危發帑金三十萬

議於開元遼陽各募騎兵五千實數已因與備汝禎總督薛三
才請先募二千餘令原任總兵麻承恩李芳春文煥分統合四
千爲一營屯開原請堡待其變項之御史翟鳳翀新入遼疏稱
奴酋意不在婿與女特借爲匪兩端爲北關罪似不必逢奴酋
不注意之兩事強北關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操合名而體
褻前遣通官人奴營諭以部夷狐承克賞輕我已甚長子洪巴
兎見一語罷兵隨奪其兵柄四之欲度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
急救以完開原請令麻承恩以二千七百至清陽而副道佟將
以千人駐清河撫順直逼奴巢以壯聲援便報可奴酋又撥兵
以五百騎詣撫順忽負婚明無他意特北關爲西虜掠搶等報

於虛部落告亂投奴甚衆即金酋從兄亦往奴又甘言無慰給
牛種說詐莫測我以火器手三百助守老寨并賞以豆穀千石
給鍋六百北關始有固志 建夷考
甲寅 萬曆四十二年 〇二月初九日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
皇太后午時崩逝〇閣臣疏請候補丹道揚云竊見諸臣待
命經年拜官無日勢窮理極萬難再遲該吏部具題不止數十
臣等催請亦復再三而 天聽愈高杳無 俞音失有人而不
在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于人則又廢事究使官聯日
缺言路日虛灰諸臣圖報之心失 朝廷培無之意 皇上亦
何利于此也〇三月福王之國 福王之國河南 〇四月閣臣葉向高方從哲吳

道南等言 詔書內稅額已減停止者實不當再濟但各省稅
額多不過六七萬而廣東獨至十八萬民困殆累多年委爲困
苦即地方向有商舶往來今已寥落蕭索 聖恩減去二萬今
又減去三分之一然稅額尚有十萬餘不無偏重況總兵作亂
興師動衆騷擾難堪伏望 垂隣再減二三萬救此一方民命
恭紀 〇十五日閣臣葉向高奏 命詣 山陵行題 主禮已畢
捲 玄宮後恭題 神主訖是日天氣清明風日和美執事各
官百凡齊飭罪奉 神還京 上至午門跪接〇閣臣葉向
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敘餘忠云一 求宮
講學一 福王婚期一 補大僚一 起廢一 熱科道一 邊餉一 罷

稅 是年奴酋益勾西虜圍北關而煖兎宰賽抗拒老女北關願
與煖兎子結婚當事論婚留老女繫兩酋心奴酋狙詐自富每
發兵以圍他爲名不知所向流聞多責婚家以備援搖幾五六
年志不在小識者卑爲寒心而郡御史薄謐謂風聞多妄
乙卯 萬曆四十三年 〇五月初四日暮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擊什守
門內侍一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 皇太子親奏送部鞫審是
犯姓張名差宿有風癲疾者廿八日辛午 聖駕幸慈寧宮令
中貴四出急傳百官以次進令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 聖上
西向拜畢 上連呼曰上前來上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 御
榻不數武耳 皇太子侍 御座右三皇孫 行屋 立左階下群臣

懸俟 聖上卽宣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今恭以來兒孫無狀
然遇節失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
怠昨夜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揚入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
有許多閑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中
趙會議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卽時決
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寧兆 東宮手示
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于衆中忠愛
激切喜極揚言曰 陛下極慈愛 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離
高而 聖上聞之不甚悉疑以爲別有所爭執屢 目攝之且
顧左右近侍曰彼所言謂何適長仍以前誤對 聖怒徵于色

龍顏勃然數而責之速呼錦衣衛何在者三無有應者今中涓挈
下彼承 旨者見 上震怒群擁之彼有從杖交下者 聖上
意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待 上怒稍霽又以手約 皇太子
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更
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其弟 福王且已之國卽有他舉亦須
你文武百官草部差官去取來彼能插翅飛至乎顧問 皇太
子你有何話一同說來 太子云以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
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不忠
之臣我爲不孝之子深爲可恨 皇上又趣 東宮揖又進歷
重申之群臣跪聽未起 聖上又特 皇太子于面稍從後周田

你們都見了未衆俯伏謝 聖上諭前內侍曰好送他們出去
○北關酋白羊骨竟以老女許婚煖兎子蟒谷兒大且執建州
夷六人聞原遣諭不聽七月遂成婚奴兒哈赤發兵三千屯南
關氣甚惡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欲北關恐落離一撒奴酋與煖
兎合而遼不支今奴煖淨婚勢不聚合而北關依強援于煖兎
適爲 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甲不動以觀奴酋遂止奴
或不聽宣諭我督上關陰約煖兎徙南關入太兵從清撫順分
道而家兼以東山之民張牙露爪恩者必奴利其貂參順呼寧
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倚之奴亡可能足待已而奴兒哈赤罷
捧北關獲全（是兇考功郎光祿寺所駐三屯營寧遠鎮撫之并及文武廟光官道院南山有野處異處忠靖堂室之）

（縣猶若在塋嘴有香爐傳取左軍營令不入一無賞以備替具有東朝國議爲險畢以資灌溉獲以鑿觀有倉銀炭英之利荷亭泉鑛可供鑄賞忌者皆謂上曰素西有草下據禁會勸上言嵩所徵辯士不言勞爲太平難觀節貢賣亦罪刑實一貫可以示遠事乃得擁重手爲大帥者修造崇有職遠不得前一木一以土至形論刑亦太芽矣咸未集亦圖廣西坐當數江陵無有紛共功者後凡二十餘年至乙卯乃得卿典天隆元年遊事大敗禁步師顯蔚賜益以爵鎏將得揭）出小是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有紅黃黑三色雪中尾屋。又小
人家俱有巨人跡。○二月清明後六日杭州等處下雪殊駭人
意甚巨鷄首項刻可掬。出小是（會試放榜吳第一名沈同和第六名趙鳴陽以舞弊除名先是乙卯年應場中有意見于闈題水株水至蹟而污濺至此又見于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二人俱吳江人吳爲水鳳遂應其兆故吳人謂之語曰丙辰會試斷幺絕六第六名最有才名士林嗤之）○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
升賀逢聖林釬等及第出身有差（[illegible]）

得患曙出灣探倭十六備[illegible]十入至東灣一
盼兵船探各灣背不見還上東灣山同蓋止發船一派山後南
屬灣一前赤衆灣二寿术速精俱[illegible]業定灣自防船發前
趣隨處許起御舟灣遊破聚理稜山上者務云北痛判官手為
註忽見南陸船張快來桌欲走李進日[illegible]走走劉獲打立盡瑣
劄倭至遥事同倭遇撤樓撿開何集条以討海徭對退門有
兵船各恩云見有通事月自起等日汝但說有前以王十金但
我求我欲去他不肯說有兵船龜方去也但又殺口我為放說
又令取求救肯不見過船細機起說掃其手說業貫三人絡
相之貪莫肯於不不肖寿的老實說不前家汝以州路陞者數
史伯起知不見乃大舜巨表等實元掌舟寸旦至求炒刃故法
射三自殺護經巴備職鑿五百沒木為教法亏孜群失泊典
處何為今曰殺不救也寿你殺貴兵翁昨至亦天寸杏伏齊抱
手噴哨丑時首通事日他費秒職區王差經奚奈玉朝不僭嶺
恐得縣殿將解首華一人去固舉亥罪決不害法尹[illegible]癒是首
穿衆指伯老首華者後雨老營之病老呼伯老遂解前起京獄
應日我今帶命截 國失身字棉巾于備得之不業衣首峯殊
春衣予之不受役乘貫事借衫還興餓育軍背樹起食殺送罷
所餘發舒盍府差出台山你起請放呑騎韓像揚夫可丈八日
老馬以冗銅鐵觜幹庆箱甚多學義去義説汝國人往我宅内

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我待你中國人見我們來便要殺就從
國便坦易說中國即將府倭亦能寫字以筆寫伯起寫伯起不
為倭即寫日本人無情都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採
有字仍寫無字倭與吾人亦無異但書寺刀畫以手作就驗視
而發之無刻不然明年伯起以前行之逐歸扶以為海口得將
就歸衆論伯起一義民也以身救衆以智全生于患難存心之
際固了然有以自命者使用對其志
又有變之不可免險之不可出耶
○六月、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為奴酋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乘勝擊焉、有功、戮罪以需役劾、疏耶○蔽蝗○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刲羊豕禱神、有猶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齧竹樹茭蘆、不及五穀、有一朱姓者、性甚嚴惡、具見蝗已過、遂祝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嚙而去、隣苗不損一穎、相傳有怪、或說其神因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御史孫應登、萬贊原丞、一元杜卑吳人 東南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正月、太常寺卿林學曾[illegible]公疏、請舉祭臣劉光復○三月初八日、吏部奉 諭考察京官、舉與例于正月舉行、遂至此未變局也○六月、皇親鄭養性之叔父職、得左都督、侯駙馬子昌國比例乞 恩得都指揮使、兵部署部侍郎崔景榮奏、戚畹恩施、不宜太濫、乞遵 祖制收回 成命、鄭六公全國體、應天等處大蝗、延撫王應麟奏請蠲賑○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山西大旱、山東旱蝗○大學士吳道南丁憂回籍○八月、宣府天鳴地震已上俱邸報○浙江嘉興秀水二縣里老沈科章疏為田賦原平、奸民譟亂事 聖旨該部院知道、戶科抄奉云看得嘉秀里老、不遠數千里、昧死陳言、蓋為三縣田賦影射

不明者三十餘年、嘉善之民、鼓噪公庭、故嘉秀之民、因而叩闕辨訴耳、夫田賦即有推有收、而兩縣無過割之法、在嘉善之猾者、有無增割冊籍、在嘉秀之豪、有無擒亂、道同不可不窮詰、辨當各置之法、大約田在嘉善者、以實糧歸嘉善、田在嘉秀者、以實糧歸嘉秀、若云兩地有田相近、勢恐田在嘉秀之三千餘畝、混田在嘉善之三萬三千餘畝、其數多寡不敵、甚明也、若云三縣始合而後分、冊籍相仍、經界難正、夫合之日、經界自混、而為一、分之後、經界宜晰、而為兩、縱令差錯于初分、正處釐革于今日、豈可因仍冊籍之混淆、而不剖晰經界之分明乎、為子民者宜靜聽處分、若操衆譁然、曉曉過梗、則實急懲也 ○九月

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蝗蝻蔽天三吳疊災萬姓倒懸各官
請賑以宣　卹業　部停刑○山東里嶺天鳴地裂龍鬪○江
西大水○十月　命尚渭崔封代藩世子○十一月隆德殿災
○纂修玉牒成○漳州大水○延禧宮災已上俱邸報○十二月礦
賊高二集衆千人流劫寧實縣獄庫石知縣却之已追獲伏法
邸報○是年春濟南臨邑縣紀家窪有異火每夜分即出其大如
斗色紅黃明亮𤍠烟直上約高二三丈恍惚望之隱隱似有動
躍狀尋彼墜下散漫無踪遇一二人夜行光逐人而來其疾如
箭近一二丈即止尋復散去先是乙卯歲出于邏城衙生張玄
地內未幾赤地千里兆庶流離安丘刼庫刼獄泰安齊東殺兵

殺官以彼驗此良可畏也　○江南風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
成群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草蝗未已又增一害民困斯極
矣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奴兒哈赤徉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
踵襲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
河脅併北關巡撫都御史李維翰趨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
十一日奴兒哈赤漸退誘我師前以萬騎延繞夾攻承胤及副
總兵頗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宰援各營方集遼
河西岸虎墪傳調哨唱妙花亦屯鎮靜逆引虜東西颺動會
江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京師震恐　上特起廢將李
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
調度特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銜往經略○閏四
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賫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
述憫恨七宗大略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墾爲詞實
藉儒伸等以行間諜最秘會廣寧見婦生一猴二角四齒閃元
殷家庄堡桅杆起火御史李徵儀謂遼必以劉之規模爲守以
守之餘力爲剿乃爲完算請速治遼撫臣李維翰○五月偵報
奴酋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吠河旁柳
葉兼與宰賽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諳秦晉且督
匠造船烏龍江李永芳亦降奴締姻○七月　賜兜率總兵張

承胤諡加祭三壇子立嗣各廕忠將奴兒哈赤從鴉鶻關入二
十二日晨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把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
賊冒板挖牆自寅至未隳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遂
見叛人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　上特賜經略楊鎬劍
一芳　諭飭諸邊○九月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兵占爲彗及蚩
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十二月是月海州遼見白
虹貫日如日並出者白氣直衝城上建州夷考
己未萬曆四十五年○二月經略楊鎬既決策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
凡分四路馬將軍林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遼趨開鐵
及都司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節

等從撫順關出邊趨清河攻其西李將軍如栢率將賀世賢
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將軍綎率都司祖
天定等從寬奠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
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清河路最衝以僉定總兵王宣原任總
兵趙夢麟並隸麾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
榮駐廣寧督已梟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狥衆期二十一日先
後出師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
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棟爲折其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勞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然無奈主帥不一師期
先洩使廷宥得預爲地矣○三月廷試將進士莊際昌孔

貞運陳子壯等及第出身有差三鼎甲莊以會元又爲名魁子
孔兄弟俱入木天陳爲解元殿是子年廿入翰最盛事○杜松
趨五嶺關前抵渾河素輩曾趨利斗被賊萬餘忽遮擊衝我師
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攻由三岔
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衆勝來攻亦敗績開原僉事潘宗
顏及竇家麾麻岩死之劉將軍綎獨襍兵馬家寨只深入三百
餘里趕十餘寨翊四日賊旋率裝鋒陡董圍夾攻衆逆潰綎
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唯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
回僅全先是綎出師日五星聞於東方松至發牙旗折爲二又
大清堡軍庫災火藥盡爆白氣亮天三日而師多烏合深入虎

大讎者預知爲敗徵云[illegible]劉王顯總兵三
萬合勢已竟令他路引萬衆從劉將軍先登過寬奠而北關
於初三日方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三帥已斫御史陳王庭請
獎鄉、朝鮮御火擁楊鎬困 上遣中使慮陣亡將士請卹故帥劉
綎家屬及塑死可諸臣周食京邸以倡忠義○四月奴酋糾掠
鐵嶺柴河撫安等堡望後宣武門外水自東玉河水盡赤
正陽門尤甚協理戎政尚書薛三才總督析城伯趙世新相繼
殉人人自危虎墩兔憨擁衆數萬聲稱廣寧進旋去宣鎮督兵萬
操不赴調○五月二十九日奴酋鄉入撫順及以偏師陷鐵嶺又號宣府不赴
撫安堡西新御李如楨方其經略總督李抗議廷寄以新推督

後命羞自殺會初開中外合且匝月到將就 上亦稍
從寬將矣朝鮮方咨報奴酋移書朝鮮使借兵從金國并建元天
命 指 中國爲南朝黃衣稱朕意甚驕天聰可據○六月上逮楊鎬廷寄
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略并從本兵請廷寄疏請扶
策恢復開原 上爲勅令剋期從事時遼陽奸細數輩或譜
開原被攻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寨至出兵二千來援而開原已
失宜 賜勅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可藉聯屬奴酋奸細
在兩河甚衆可即用爲間而司農以軍餉無措且開發令郡邑
捐助有識哂之○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劾陣逃遊
擊劉遇節等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

上度新舊喀巴受事十三日環與聯遣治揚鎬北關報奴酋
計搗遼陽盡戮朝鮮降卒防內變二十二日奴兒哈赤徉綴我
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而隨攻白羊骨寨
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矣科臣并請為金白立廟兩前所遣
推拼王世忠即南關裔時纔廣寧為加衛遊擊請陞實職風示
四夷○上聞報 命李懷信剋期赴遼會經略獲奸細賈朝繼
恣賊攻北關及遼瀋本謀奴兒哈赤連破開鐵則兵益強生擒
宰賽鈴制炒兒扒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賊遼瀋直
几上肉耳○經略熊廷弼視師遼陽空城撫守不如退守遼陽
厚集兵力 上諭務實選兵務保孤城選其添入經略時斬遊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六 萬曆 四五 文石房藏板

擊陳倫以殉因決策守遼陽挑濠築垣備水為防○十月二日
雷震廣寧講稱奴酋方遣奸細從女裝謀燒海州糧草約日燃
運銜會遣左大秉多東帆駐略撫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谷
路聯絡扼賊衝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計是役調兵十八萬
歲增餉可三百二十四萬金而其即世運掌餘三萬七千輛用
牛七萬四千頭費廣不貲○十一月二十一日巳刻日生暈兩
耳及黑氣二道亡色甚異可天失古而講稱奴酋築城撫順邊
外方今貴把兔等謀入犯朝鮮亦報奴酋堅守牛尾寨萬遇鎮
廣造攻具結連蒙古援炒虎墩諸酋東西分搶已又聲犯寬奠
鎮江告急 俱建州夷考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正月遼鎮新兵全伍嘩散奴兒哈赤多遣奸細
潛伺內境 俱建州考 ○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攻焚闔城驚擾本兵
得報張皇分布京師防守會二十一日暴風揚沙僉以兵占已
而奴酋竟寂然 建夷考 ○四月初六日 大行皇后崩經略以兵
力稍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兒哈赤未敢深入衍誘虜犯河
西徐圖來做釋宰賽往會兵遣伯子同叛人李永芳時引輕騎
出沒至發僞榜招降詐傳無狀○五月 召見輔臣方從哲于
卧榻 論以枚卜已有票旨東事在克 大學士科道稍俟開部
檢發 上深居三十餘年一朝乘此兵曠異也 御史倪思奉
疏日稱惟我 皇上靜攝深居稱朕聞不回聲 御朝 召對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六 萬曆

之請群臣亦既舌敝頰禿矣而會言者僉日者 聖君延和
輔臣方從哲怨家 召見之寵應當是時不召勛臣不召戚臣
不召卿貳大小臣工而汲汲惓惓惟輔臣是篤學者豈非以股
肱心膂平日所倚注者惟此一个臣呼吸緩急今日所托重者
亦惟此一个臣乎意輔臣仰對 天顏俯豎幽獨聽候時事凡
可積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涕泣以鼎擊之者宜無所不
至而咫尺 龍光家家數語餓而入餓而出如枚卜銓印大寮
考選發帑諸事十不得一以致 聖心愈厭 宮府愈隔旬日
之間不聞用一人行一政下一章奏未明姬嬪之侯乃爲隆冬
淒慘之景有識者益不勝杞憂萬[illegible]之術素未俱

于緒序合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具肯綮毫釐失之千里宮宮門
隔若九閽豈不虛此良遣哉（章草）○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衆經
略開遼撫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馬萬騎由東州堡入添至渾河
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卻之○七月十四日 聖諭禮
部諡中宮皇后爲孝端皇后 聖諭內閣朕嗣 祖宗大統歷
今四十八年以因國事焦勞以致屛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王付
託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
宗保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二十一日酉時 帝崩司
禮監傳 皇太子令旨說與普理通濟寺處梳監張燁馬堂胡
賓擇柏丘乘空知道先年國稷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

藏空虛權宜權用近因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
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撤回原衙門應用其見
徵在官稅銀等銀各解進應用該衙門知道 禮部啟爲查照
無據之例亟擬非願之封以昭 國典以成 大孝曰今早內
閣方從哲傳 皇太子殿下令旨 父皇遺言側母皇貴妃鄭
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
欽此臣奉誦不勝駭愕隨即詳考 累朝其故並無此例 皇
貴妃事 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稷亦何俟今日乃不罔僭
議於生前而顧遺囑于逝後者 祖宗故典不載而一旦創行
揆之天下著之史冊傳之後禩將爲 盛代典禮之累且昭

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以善繼善述爲孝所爲善者
正斟酌于義之可否也義可行則以遵命爲孝義不可行則以
遵禮爲孝臣願 殿下休武王之孝而爲繼述之善無徒以遵
命爲孝也 皇太子令旨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武
官星夜解赴九邊

十六朝廣彙紀卷十六終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七

安成　王[illegible]　纂輯
潯陵　陳龍可　較
古鄖　丘　酉　纂

光宗貞皇帝（先萬曆四十八年後改爲泰昌元年十月起十二月止）○庚申八月丙午朔、帝登極、詔告天下、詔曰、維我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十大曆、聖聖相承、我皇考大行皇帝奉天臨民四十八載、乾剛在握、解澤旁流、穆瑞居而慮焉、海內化成、九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泰巳之衣、忽涉上賓之馭、顧命神器界於朕躬、溯遺痛留憑几之言、倚循臣庶累牘之請、宗社大計、朕獲固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永維皇考啓佑之澤、慈闈服覲揚之歷、易有懷兢惕、若涉淵冰、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彝憲、是訓是行、爲茲莅祚之初、宜溥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西酋來貢、時西酋卜石兔駐樵王號、而力不足以制、素黌推轂、表印爲爭、諸家私之討、先是四十六年來、邊因索賞不至、遂開空歸、竟未貢市、今卜酋已到邊而索賞與其身、忠順夫人向無起行之期、覆急此類、欲速遷拜案之役、詐多端、恐卜之驕厥不耐、或必藏構釁、或開爭鬨、冗款局、不能保無不變、而我內地之防範、不可不倍爲嚴謹、貢市之遲速、不必論也○二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無假借、請罷倫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款、以安士心、以培士氣、極論士風至今日方競于財、不以教化隄防之、不止今教化之地、即先黜廝進、切恐孔方操權、到處攫攫、人才不成人才、國體不成國體、其所決裂者甚大也、士論疑之○輔臣請復王昺爲都尉、（萬曆四十三年昺疏救御史劉）光復、辭頗切直、辭廟以出位償豢、寧疏爲民、至是因輔臣之請復之○三日戊申、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國用、以甦民困、起升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四日己酉、起廢官有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承鍰沒身者、防邊、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太僕寺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五日庚戌、科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暢、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引黨賊不去、嘉禾不生爲喻、時論偉之○六日辛亥、御史張潑論相臣宜內外兼用、疏曰、大聖立賢無方、祖制三途並用、意自深遠、國初發立閣臣、間從微辟、方今承訛襲舛、衣鉢第傳于詞林、辟用多出于知己、此不知開端何日、作俑何人、沿習舊規、牢不可破、此必閣臣事君以妄、謬謂舊例如此、本朝相業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而當日起家何不專在詞林、不肯此也、黃文簡以中書舍人入、金文毅以給事中入、黃毅愍、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嘗單用詞臣之爲拘例也、臣雖不敢謂詞臣概不可用、亦不敢謂詞臣必可用、遠不具論、即如先帝靜攝三十餘年、一切軍國重務、悉委之閣臣、然而閣臣與中官相爲表裏、一切破格濫給、固有閣臣所不能得之上者、中官曲爲擬之、是中官固陰操人主之權、明制閣臣之命、又安敢與之爭、夫閣臣而至不敢與中官爭天下事、向可言哉、在先帝方自聰明總覽、左右不敢道一字、然而何喜何怒、乘間進言、閣臣心腹俱裂、猶在于此、今聖天子權秩龍飛、造端伊始、俱停用人于朝、勞軍于邊、

二百萬之金錢不難立辦之內帑積貯幾有日無虛報此府中
官亦無所容其獘倘此非閣臣洗心滌慮之時乎第恐沿習既
久蠹難更易間可證之故洽閣臣不過供閣體面而閣臣之謀
畢瘁顧更爲難之蓋過閣臣起家翰林一路淡薄直至遷步簡
廉始爲揚歷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欲無厭轉身但成軟熟圓
事安能抵持故長安物言詞林入閣謂之突蔴頭夫蔴甘蔴也
甜味也入閣而既嘗其甘又思其苦故當責功名愈困滑愈有
味倘有意義若千金之所以含垢忍辱死不去但憑乞靈于
中官及不相咲屬于人世人之好僻薄不如我衆衆蓋院實閣
有人　臣非敢謂入閣者盡出于此但據日見沈一貫朱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五　泰昌　三　友石居藏版
賡好貪縱研撓無樹立聲意在省于貪竊遷于風塵盤錯未經
紛華易溺一旦遷大投艱不覺手忙腳亂者外臣清議既重科
條亦嚴唐彌之久頗多諳練等到大位臨頭時亦能諳愿通陳
力就列不能則止故閣之程量可斷息何必閣臣之號之藥之
始愉快而日仰中官之鼻息爲此一閣臣也在外官處之爲始
遠夫官成易捨始進難劉公稱自應易見不捨官便不能做官
故今日之枚卜惟卜其能捨者而用之斯遠乎矣從哲獨相七
年人言頗多臣方以枚卜事厚致望焉姑不細舉以囤箸念俱
乞　陛下面諭同事諸臣今日之事決不可仍襲舊套止用詞
臣勝于中外歷中來才識老成諳練經濟者與詞臣並推疏

中先注外臣應用者某某後注詞臣應用者某某兼收其智力
請並用荷其才德可以救時則名位可以不拘態延訪以御史
而用輕畧入避數月乎壁係金夫亦近日不拘資序之一明驗
也蓋閣臣名位既不相下則首次不可太分一切軍國大務唯
唯仰食自處後輩蓋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識見無窮萬一
首相而有偏主于其間如沈一貫等即一日而用十人亦千人
等耳何益哉　先帝以靜攝而委于厥麂閣臣以將順而不能
救正是敎首之叛逆　先帝遇之　先帝之厭麂實閣臣悞之
也蓋枚卜之事舉行雖在吏部而主張獨在閣臣者閣臣肝腸
既易則部中之推選自速不然則外舉之而中格之無用也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五　泰昌　四　友石居藏版
聖主勵精圖治言聽諫從從哲周嘉謨亦在此一時開屏敕遷
亦有此一舉若追隨積習曲狗體面　聖明在上人言再及恐
從哲亦自追悔不及也然則卜之之論如何必有孫丕揚之執
持而去其僕有張居正之作用而去其驕或二人而聚妙俱但
或幾人而才德相資猶今之策思廣益之餘得收從前光明之業
美政方新難待汲水丁西江諸之于國豈無清而有幹者雅負
夏時之名羽儀既著雅聲久聞于東山衆之乎野豈無直而有
學者幾係蒼生之望博而訪之獨而斷之是又在部臣苦心不
然此日推敲不精臨于幹局無濟又令詞臣偷笑謂外臣相業
亦不過爾爾則亦何取于兼用爲哉　臣言若救　臣心欲嘔伏惟

聖明委督劾　敕該部內外並舉施行。吏部奏請冊立東
宮。上曰立東宮謹遵　遺詔于擇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
儀注　七月壬子定朝儀十二日朝遵仍廢遵暦議以閏歲改
萬暦九日甲寅袁應泰巡撫遼東○起太常少卿陳耜○十日
乙卯　上不豫。○文郎宗周奏救時切務一日克仁義謂宜
復　祖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備邊以寬民力一日明賞罰請
宜嚴治遼東敗將逃兵之罪疏入報聞　按大明會典內府金庫原係　國初折糧銀兩
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邊餉年例之用嘉靖二十二年題准解納太倉民庫備九邊急用不許別項那借有此則加派可減
原尚袁大有彭象乾紀律不嚴皆當處斬正法者也○十一日
丙辰御史舒榮都劾治安策三字目所顧于廷臣者在盧公二
十六朝廣實紀　卷之十七　五　文本左義表
字所顧于　皇上者尤在嚴之一字蓋欲根究楊鎬李如柏鄭
之范劉國縉佟養之人于以破私交絕賄賂則能得忠誠貞幹
之才以濟遼事而其兆要處則更係于擇相可謂名論○十二
日丁巳　上御門科臣韓繼思條陳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真才○
○十三日戊午臺臣黃彥士議陳要務疏其一陳孝思　先皇
太后臣皆以　服制疏請留中未報然聞　先皇彌留勅言
中不解衰服臣竊取　先皇以四十八年全盛之業傳之
上恩尤爲難忘臣願　皇上權于易月之中不失三年之愛不
惟　皇上不敢忘　先皇即不敢不爲求治道以安　先皇之
靈而于一代之典禮亦有光矣其　日輔　聖躬避者　登極

之臣諸臣見　皇上居費清穆務不虛切心讀惟恐有傷切思
保婦之道無如　視御講筵而講讀之官惟誠吐清白訓釋明
晰燭然入耳不違于心者方稱妙選務是屏遠婦寺府與周旋
暴朝講之頻嚴就啓沃之獻洽聞古訓則可以養心訪詩務則
可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當世務而君身
益固君志清則堅爲類而不淆君身固則應爲機而不滯盛業
大業令名永壽未有不基于此者其一備輔弼其一勤政事其
一通言路其一嚴斷寺　太監時閹寺但備酒掃之役今已稱
重難逐矣惟是爲侍不離左右而頻笑必不可假借必使御各
有紀綱而政事必不可干預也御幸必施恩數而錢糧必不可
十六朝廣實紀　卷之十七　六　文本左義表
破目也蓋此輩雖間有賢者而君側每易于爲私壓之則國或
受其備而遠之則彼亦莫其安至于　聖旨日傳何所憑據恐
以售借叢媚之奸錢糧孝順成何名色祇以開乞恩規利之
寶在　先帝末年幾至橫決　新主嗣陽正觀至意當以爲行
止之時若萌芽不塞將滋蔓難圖矣其一慶既備其一固邊防
上諭內閣朕令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雜步酒金大扇國
王省寂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罵道朕御門後侯臣
治理朝儀嚴肅豈容騷慢本當重治姑且不查究卿可傳示大
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常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
行紊亂朝儀的許糾儀官指名參來定行拿問重治不宥特論

卿知○十五日漕督王紘奏請職宗蔡先郵荒賦救荒史鑑先復辦宗恕其
進例越圖奏提遲應法者專患實直綱繫高督五萬特年已六
十七妻病侍奉奏乞如請歸因哀懇天日恃渡行道淚下至是
王總漕請省之其
覃劉功存內稱快 上嘉號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齊
赴宮門恭候 萬安○十七日壬戌典用閣臣 部等衙門會
推內外大僚二十人欽與何宗彥劉一爆韓爌 上又諭內閣
朕思舊輔葉向高臣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
輔臣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召來同卿等輔佐理卿可
擬來行特諭卿知○十八日癸亥楊璉奏四事禮科畧事楊璉
申明禮制疏曰 臣 辨事禮科念禮爲四維之首辨上下定民志
于是爲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于尊 朝廷矣切見二十年來

上下否隔體統咸廢嚴日成陵替幾不復知有 朝廷之尊
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摭其大要列爲款端以佐
邦禮之隆以維 新政之初一日正 朝廷嚴肅之體夫堂陛
有禮主嚴不主寬昔劉章于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擾攘
之時尚能彈治諠譁肅清班列我 朝禁制森嚴著在令甲豈
不凜于日星偶因年來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 皇城之內
殿廷之前凡游閒無禮賤夫乞兒莫不摩肩掉臂于其間每遇
午門朝見雜班行之中閒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畢蜂擁而入喧
雜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紀近輔臣新奉 嚴諭肅清務慢郎
當責成該部及巡視錦衣等官查照 舊典恭稽近弊于一應

出入隨從人等嚴加盤詰法在必行如仍前違玩諠譁不成體
統者 臣等據實揭參痛加懲創其 儀仗所設傘扇旌幢等項
以照臨百官急宜附會改制以煥觀瞻至于鬧朝之法會典具
載亦當舉行以防疏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震懷其于 新政
不無小補矣一曰遵 祖宗遺制自 御殿視朝而外有 午
門御門之儀凡機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商諮察詳慎不
特 傳旨判可否而已下至庶僚凡衙門從事者分曹答應皆
得咫尺天顏躬承揚榷所以人無不得効其事無不得要其
妥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蹇義夏原吉
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顧問倚毗機務其有奏事稍日既不能

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 世宗稱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
議論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誼最防隔絕一有隔絕
即隔礙諸司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宜問即便咨訪恭今 皇上
聰明天縱處始屬精 臣 奏請御殿與奉大懇謝恩之禮雖 聖
躬小有違和必勉勤接見御見太平處事同符 聖衷不待 臣
等預爲申請矣而欣欣拍告悉倚尤頭諸臣奏對之時懇懇垂
問如吏部則問其叙用幾人特用幾人務爲官而擇人無爲人
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
點司考成之法無爲虛文而藏虛空之故作何料理倘至有事
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于奴酋未平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

尚書責其調度方畧戰守機宜彼處何時可滅邊臣何人足任
黃嘉善嘗自兒前悉猶料理以寬 先帝之憂今既浹旬而核
其宜方妥在毋得虛爲担荷苟且延挨有負封疆切妨賢路凡
各衙門俱以吃緊要務不時一加詰問庶幾情窺知儆戰守無
曠臣等職在言路通達 聖明自必不爲朱雲折檻之直栖楚
碎首之忠倘有處置失宜與情未恆者容臣等補牘之外間一
出班面奏親奉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脉流暢此尤 新政之
先要也一曰明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乎自決臣子之節也
所陟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紛爭叢攻衛闢凡
舉世所號爲大奸大貪與夫頑鈍無耻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

棄者雖章請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後奉身而退似爲見幾然
中或事體重大須急勘處或贓私狼藉合當退究以 先帝寬
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倖倖言歸倘寬斧
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臺省亦或有之是
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
知怨衆而覓多且抱頭而縮頸或賑躅病痊而不赴部坐待華
遷或巡行省方而覓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
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無政體伏乞 勅下部院大小臣工自
今已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核奏如屬風聞調重勘問進止
即聊決大條與邊腹督撫等官亦嘗以 國家之事權爲貴

于之譏而爲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無輕從格套曲賜勉留
往日庶位罩虛人但謂 先帝有辦事之臣當用而不用 臣竊
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昔
窟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以連茹繼登此尤邪正消長之機治
亂安危之本也一曰申章疏奏請之體夫古來文章有體要況
于奏對尤貴疏明旨意昔先臣韓文爲李夢陽具疏草而嫌之
曰是勿可簡簡則覽弗省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言可
以爲萬世章奏之式自 先帝時封章多畫高閣于是泄無顧
忌言一事而旁及它事言一人而挫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
官捉風捕影若使 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原其本

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 宸衷之注聽但求其含蓄而味
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推其語涉含糊乃可更換予是巧者陰
用其脫卸而頑者亦付之不知試問唐虞以來我 朝嘉隆而
上有此等奏議否今 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 御覽
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的詞曉暢不必連篇累牘
每人直截指摘各撫按勘報城級刑名等項亦須撮其大要其
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應表特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貪
酷爲狀而罰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
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宜申飭者 先帝之厭弃
章疏也聽之若充耳要之若故紙今 上方馭止華之聽而臣

子可憚弼之心此臣所學學而先爲 皇上告并爲群臣告也
以上四款臣蒿目夜心爲日久矣幸值 朝政改觀易張之日
不避煩瀆亟爲申請倘能 俯採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
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繫于此○十九日甲子禮部等衙門
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如游等欽奉 制諭會
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文傳兼太子少傅英國
公張惟賢等恭擬 峻德觀升配乾坤之廣大鴻稱與錫揚日
月之光華號稱易名永萬世之垂謚宜盡祇隆 一人之孝稱
天而薦率土斯安恭惟 大行皇帝秉神聖之資履昌隆之運
行乾健精收明作之功保泰持盈端拱欽和之福奉 天藏

若而裁成屬之範圍法道自然而張弛于焉合節即基命宥密
未易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而仰若乃機神內蘊智臨無方發
言盈廷臧否靡遺于鑒別明見萬里遐陬畢燭其情形皆莫大
焉謀不遁詢權無旁落獨裁之斷杜窺覦以靖紛囂于祀之詠
有直持而無餚貸肅其棄焉裁納罔沈不以擾擊而動聲色際
脩純密不以清燕而輟萬圓大以成裕敦之至也豈裕自如無
宮室遊畋之好禋祀在握無科條文綱之苛敬以居先簡之精
也憲章則標 高皇之彞泰表 文祖之宏圖謨法則析戴禮
于經緯著貞觀之政要以至錯叢頭緒省已弘飼類以作人經
天緯地之文不在茲乎安攘則經篭塞之纛封遐外森之使軼

武定則肅鴞張于川播殄豕突于朔方用能威四裔屏閫不隕
大定武功不謂是子猿刑宥過因罪無寬蓋之嗟發賑蠲租復
歲拯流亡之厄推恩所沛盜于宗臣即虞舜好生之仁蔑以加
矣崇居離鼎之極位而 兩宮賓大備奉康思娛服三載之通
喪至性所鍾終焉親慕即周文承先之孝無以加矣縱茲功德
之崇隆總屬韓光之著盡惟謀明纂德歸中闡而外揚以茲章
奕有成用安人而立政詢哉偃武修域而克開王猷者也臣等
歷覽前徵恭稽令辟堯舜邁乃神之德爰號神宗成王貴惟顯
之天尤期顯行前儒具載熟嫌可並竹如我 大行皇帝運際
啓承道兼述纘身自冲齡嗣服迨夫大化觀成聲德澤于 累

朝而以久道滋培元氣爲之益滋纖精明于 世歷而以深仁
固護洪圖用以彌昌詎惟揚烈纘光裕日乳重家之治抑且裕
昆彰乾昭百年磐石之安夫非迥百五而獨起獨昭代之恥隆
哉臣等謹協僉同之議式符節惠之稱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
錫之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貞皇帝廟號
神宗祇協彝章求光宗祐臣等拜首稽首謹議奏聞 上依議
命送翰林院撰冊大進覽○二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
輔調護 聖躬請冊立 東宮 禮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上方
相公書閣下其知今日 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猶
可言也若以不防供而致不可言也閣下知而悠悠忽忽失防
慎于初猶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觀不惜 宮闈之隱蓋以負
先帝之托更不可言也方今 國是舉歎叢雜倘閣下誦請張
遇當事爲老成鎮靜之流

則情倪監口隙防恐事則 宗社有靈寵賴則下首居考
塲安然一出入風議而已乎九廟有靈天下忠臣義士有皇祖
頤聞下懇思之也職愚官畢言臣竊爲陛下計惟有亟諭本早定皇
上且曉諭立 東宮斷不必執九月初九之成命康臣本早定
宮始消安 皇上聞此大典率形神支就如期如期萬年
示壽登值運多 蕃之事表面闢下龐展形綸警答中外緊 頒皇史
番倫之收詩多 嗣下決無多爲此矣翰虛慶世等因謂 帝
上恩詔諭引 諸人直言無隱之例奉 旨下 禮部議覆 宗祠
甚職等宰甚 山東道御史鄭 宗周奏請本月十六日乞 朝今後
諸大老先生恐 侯萬安傳奉 聖論覽勸等奏知道了欽此今
頭川職因數弱不能安 各衙門財事待召 御醫詩
看辦等來見欽此職一期此旨且不 嚴甚奉輔 聖論有待
召卿賢時召輔等來見 之旨合 孝愿思輔何以御安
且 聖諭中有知道了三字今嗜聽二日 鴻臣輔國料 皇上
必輔之然知之非敢 皇上擔 天批職東宮之不可動
須援乎夫亦知 皇長子必不可不 皆亦知東宮夫亦知
朝廷之多危 憂一人不 下情不得上達爲 親一安
危之大本大原乎故欲 孤立下 請召見羣聖爲第一
囊欲安 皇長子所以 聖躬則以函 窮度宮島第一義
口 聖心方發等疏不宜擬豫然番定最省事子所以事一親非

閣直臣古人所以決壅 聖所安則大本安大本安則天下無
安諫二三元老精思審 主必有卓識遠慮然決不可不加意
書防微杜漸使宵小知外廷有人有所忌而不敢逞此亦安危
呼吸之幾也人臣有利社稷死生以之職夫身微誠炯欲具疏
奏聞然 料朱大計恐非小臣可以口舌爭之故藉恩見
伏候高明察處者曰吳非不言職之所不敢出也謹揭○二
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疏陳目前要務疏曰 臣切見邊左有
[illegible]
事以來出縣供億借資民力而剝民者則從甚乘障守陴借資
[illegible]
軍力而剝軍者則從甚軍民兩困而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臣
論官其甚者夫民之剝也責官爲甚所以用貪官者則事例爲
之濫觴也軍之剝也債帥爲甚所以用債帥者則文職爲之關
說也自東事起飾援括加派不得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
濫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二首領則責在親民亦與斯例彼

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累朝輸于官夕償于民輸者什伯取償
者千萬處心積慮惟賄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貪官此
與自取何異堂堂 天朝豈正之供何愛不足而乃取之么麼
胥爲民害 臣不願 聖朝有此衰世之陋習也伏乞 皇上以
撤稅之心推一視之仁一切事例悉爲停止庶民生不窮促海
內猶可爲也至若沿邊軍士荷戈防虜風霜砂積所恃者將領
得人恤寒憐苦猶可得其一臂之力耳乃官之得也以債而取
之恐其償也寧不以剝而填之故殉賢錄功未必得補其補也
必関通於要路積功累勞未必得遷其遷也必重託于主司沿
習既久副將游守悉有定額展轉虧方俱設成資賄不入寧爲

其缺以待其人其人既剝又勒其數以償其債夫得貨而益欲
無克剝以求償乎哉又不願 聖朝有此相蒙之敝習也伏乞
皇上天語叮嚀嚴加申飭庶將帥得人邊鄙不俱危也伏望
皇上採擇施行○二十二日丁卯 上復召輔臣陳望等於寢
○二十三日戊辰儀制司楊嗣昌奏曰 臣小臣也伏蒙 聖恩徑
將本部坐開職名批允下部願是異數揣分不敢承當伏念新
儀事大 臣彙本部誤題於義不敢規避除一面星馳前 闕外
臣 于四十八年二月起程前往南直 臣誠仰負 簡畀所惡罪
額自三月至八月爲時已久江南則歷應太徽池蘇松常鎮等
府江北則歷安廬淮揚等府 及審確徐覲覲及當履非職所當

言其不敢言者臣在應天開淮北飢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或
數家村舍合門縊于併命于豆箕麥稈北渡江後灶戶之搶食
稻飢民之搶潛根所在紛紛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
南未嘗有赤地之災稱天之沒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
江斗米百錢漸至猶鬆增長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聆不到
關米四幾于絕市小民垂家餉詞徘徊大都妄意私家思圖一
逞為快甚有糊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繩之以法一
時扑滅無餘不然遠在四殘延在心腹矣臣為催餉之官非敢
為地方稱告但念東南財賦之重國家緩急所恃只謂蓋藏頗
厚為 朝廷之外府耳豈意公私並貧大抵無餘習情無毆于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圭　太常存素敬

奇嬴物力日趨于凋弊三衙九市非不繁華閭里窮簷比
鞠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定私家
蓋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為東南者幾希矣臣
謂今日不獨遼左師行糧食催商耗局之期抑且顧瞻開左民
窮財盡當講開源之術是在撫按諸臣隨地講求自當經畫以
足食足民裕民者裕 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奴酋一日未
滅新餉難停遼東索之 臣部 臣部索之地方地方索之百姓百
姓索之何處豈可不為料理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
恐百姓自己作賊誰為我 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 君
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 國脈可壽 臣謹因催餉舉其大

端伏乞 聖明垂察一定 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
平陽已而 惠桂二府改于荊州衡州禮部奉 聖旨元妃郭
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有 旨傳諭著即議諡及合行禮
儀具奏 己巳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札淮安往來津關轄
專理運事○二十六日辛未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于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冠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
臣前進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諭進封禮臣孫如
游奏曰臣等面睹 天顏耳聆 天語惓惓 聖意惟以選侍
保護聖躬國本為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大　太常存素敬

天航聖皇太后尊諡加封恭靖端懿溫惠莊元妃 昭肅恭和
章懿王才人為 皇后皆未經告廟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
禮既舉之後若論 皇儲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甚愛厥功
之懋已明諭中外則 選侍之封惟恐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
未為不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擬九月初六日舉行○二十八
日癸酉○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柏李如楨退遼誤國之罪
加方從吾少保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二十九日甲戌 上
追奴酋于互漢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諸臣問
安畢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俟
竣吉典以慰聖懷 上回顧 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

又諭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焼劄○是日李可灼進藥○九月乙亥朔 帝崩（卯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時崩）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寧居於几用人行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奄至彌留定數未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興殺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繼述端屬後賢皇長子 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丞嗣皇帝位其恪守 祖宗憲章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謁遵典制冠婚擇吉參行出入起居倍宜慎慎左右侍御務延端良內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尚俱隱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

勝降鑒親王志畢矣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府等重不可輒離封域各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 乾清宮畢即請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諭臣力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進攙使 皇長子出 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謝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請臣以即日登極請朝就以待奉今旨例行 郊雍諸大典禮未行于 ○朕紹具儀以聞○

二日丙子○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上啟某惟 殿下暫居慈慶已卜日 登極自當移駐 乾清宮矣從此宮闈嚴邃外廷遼隔臣等即有保護 聖躬何能自達所恃 先帝存日面諭臣等有待封 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之責臣等竊勝慶寺第 殿下方在沖年正血氣未定時前此朝夕 先帝防護自關嚴密臣等可以無虞今不幸 先帝賓天矣在選侍雖有撫愛之心目不無形跡之嫌且 殿下年齡漸長婚禮未成嬪眉粉黛時蠲月前爲一防微杜漸所關匪細語曰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臣等願 殿下爲宗社自愛更願撫愛 殿下者亦當惓惓念及此延議 先帝梓宮安設于仁智殿 選侍

李氏或可移駐後殿使一切宮壼畫行關入一以奉 先帝几筵之香火一以肅 先帝閨閫之儀範爲一此地不可居則近乾清之別宮亦不可者伏祈 殿下傳諭司禮監轉明于 選侍臣等一念之忠惻而析然允從庶臣等私憂乃可御然而受護 殿下者始爲真愛護受 先帝付託者始爲終付託而社稷靈先之慶實此基之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 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 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歷代相傳未之或改今 大行皇帝賓天 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莫側案外。名分倒置臣竊
惑之且聞李氏侍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侍殿下又無撫
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
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尙須乳
哺而稱貢之議又況睿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
人女子之手乎故在先皇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即先皇貴
妃之請亦許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于先皇聯儷錫之
名猶可行于殿下則尊閣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今不
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臣誠
有不忍言者矣望殿下收回選命仍令守選侍之職或

念先皇遺愛姑與以稱號令移置別殿殿下仍回乾清宮
中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宮禁清而名位正宗社之靈實式憑
之矣○二日丁丑添設雲南裕司禮部進冊封皇貴妃
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時皇長子郎皇帝位二禮雖以
並舉合辦欽封吉期另行選擇奏令吉另議具奏御史
王安舜奏曰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臨御儼然步
履數次召見藹然驩色諸臣方日祈天永命經以身代病雖
經旬未應迅速乃突聞有賓天之舉此豈如刻但見衆論紛
紛咸謂不知誰爲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丸先帝服之不祿
臣不敢信也忽接邸報奉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禮

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
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
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
幾何而不速之逝乎然醫有精有不精尙可藉口臣獨恨其胆
之大也以堂堂之聖體而敢以方外下吏不黍衆論自薦其
術此其膽真可以包天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
駕言金丹此膽更不見有人矣然此猶就其妖術而論也臣聞
其先假爲妖言稱知子平五星合以奇門遁甲人之夭壽貴賤
無能逃者積此不根之談令人敬敬此等妖人重則當罪以妖
術惑人之罪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我殿下頒以

賞格果顯其藥債乎抑顯其經驗真方能起死回生乎竊謂不
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人見其于先帝御崩之日
揚揚之意私竊危之而不知其線索已稱通矣蓋輕用藥之罪
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爲謀構可言也以其爲
薦而薦言之不可言也夫使賞之不須臣已不能無言況見其
何物小臣愚與與大臣等臣益不能嘿嘿矣天下自有不可掩
之耳目臣今日不言則此人名播京師自謂術能動一九廟日
後妖言妖術所誑世道惑人心者將不知所底臣亦知精關巴
成言之無稱幺麼之臣不足以辱白簡但事有關係直欲留此
一段清議足使天下亦能窺其微而有所不致難耳奉令旨

李可灼 先帝嗣纂之時具本進藥不暇咏失救懷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奏曰項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 大行皇帝明哲寬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中外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恨不即食其肉而寢其骨此其罪彌天尚可一日緩誅俾奸人復有以窺 殿下之提撕誠且非獨自今日文昇始也往歲張差之變操鋌 禁門奏聽不測之禍 殿下豈不親見當年情節乎豈不明知有今日乎嘗以 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今日尤而效之其所由來漸矣伏乞 殿下即將文昇令下三法司嚴鞫是否故謀有無牒使若屬有意速應嚴究以消不軌即使無心亦當寸

斬以謝 先帝若曾事大臣受 顧命之託當主少國疑之時尚不極力攄承明旨正法果何以報 先帝而慰 殿下乎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申 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倘然不問將奸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爲也臣竊爲 殿下危之痛之用是瀝膽並血誓不忍今日與此賊俱生惟願 殿下大奮乾斷防患未萌是願二三大臣盡心調護保安宗社臣即觸犯當誅亦不避也奉 令旨 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瘳又因總值大喪哀思勞悴以致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誤着司禮監查明奏處○四日戊寅御史鄭宗周奏曰恭惟 大行皇

帝聰明仁孝敏日躬處不幸倏爾 賓天普通之外士民哀號考妣之帷無間遠近 殿下以冲齡之年膺此重任一應禮儀所賴二三大臣詳議恪守而日來多有可議者如 李氏以進御舊愛徽加封之 明旨爲臣子者似宜將順然而 皇祖之山陵未襄 大行皇帝之梓宮初殯 殿下將登大寶典禮畢集拮据不遑床第移恩何忍偏急非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光斗皆言之閣部幾持斷當極議無容復贅至于初二日開讀頒詔雖拮据鄭重既而閣臣矣非有倚馬刻燭之忙也宜詔之將東班文臣尊扶從事西班則僅僅數人諸臣怠慢咎無可諉然亦嘗事屬草是審及社班次參差其大事有如此又如初

三日成服千官鵠立既當傳其班次後轉其舊衛而由貫達厥舍無贊禮之聲細詳其故始知閣臣等內服禮畢而愚善門舊南諸臣若無所事者人臣禁近即當先入行禮向宜出外領班同成禮而後退若謂內有內成服之禮外有外成服之禮是共一大禮而分爲二禮若謂大臣有大臣之哭臨諸臣有諸臣之哭臨是共一王臣而分爲二臣也前此未之有則且班中九卿科道多係禁近之臣侍從之親豈其弁髦而視之向非濫廕福贊中侍傳出幾不得終事矣決裂有如此也又如欽賞諸臣中及李可灼可灼進藥未必非一念愛主惟是醫道精微自應無洞垣之識不可試也先知有 旨之急不可諱也柰何亦允

之役不致白雲之乘遽升可均宜肅豎待罪而坐、金幣胃然
拜永嘆嗟　兩朝顧命遭此殊恩多慶實所亦將同賞渥施如
此又可令衆庶見乎種種殊錫職非不知言之無及然情不可
諫未猶可追願二三大臣加之意耳昔張居正之相　神宗顯
皇帝也亦爲幼冲登極友同在握材力威靈可以塞氣成雷移
山入弃然一時貞臣志士慷慨上書至于捐七尺以如蒸賓丸
臭而不復者畢竟泉怨禁犯防則必決身名毀喪所不足惜而
國體人情所傷多矣故職願大臣之熟計之也（）五日巳卯兵
科楊漣上言曰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感願　殿下即日登極
用洽輿情而遲遲慎重必待擇吉者因以鄭妃未行大禮不容

皇上尤爲保慮乃人言　宮中有、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
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擅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
以　宗廟神靈所託畀之身輕付之不可信之選侍手故力請
殿下暫居　慈慶宮者實有鑒于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援
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宮此遷等之私願忠于　殿下者
也　祖宗之宗社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具公疏叠
臣復有專疏與言法言懇懇惻惻總爲　殿下正位乾清宮而
發選侍之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既稔聞之矣今諸臣靜候五
日　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　大寶豈有　天子復偏處東宮
之禮而估侍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遲遲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爲

非法今又奉有移宮　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觀延豈真欲中居
之　共主遷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且聞李進忠劉遜劉進忠
等擅開寶庫盗取珍藏豈必欲盡取　累朝之有而後出宮乎
抑借　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　貴妃雖名掛立離係
先帝遺命關恩尚在今　上新御以今日　天地神明之共主
即我　皇祖與　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　兩宮聖母
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生母無妾侍舊恩曰我
貴妃我哥兒作此太不敬話也天下其孰能平之夫禮有當以
義斷者分有難以情牽者　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　天子
居正之宮又孰得選就宮嬪而僻然數挽　明旨以據之臣謂

殿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禮　選侍有禮斷每不可長矣仁
再不可過矣謂宜　勅令　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儘
之內廷但恪遵天語即是吉祥不得藉口擇日立刻移入一別
殿養老自便是守禮安分　殿下之恩禮或當日後倍加　若李
進忠劉遜等亦當念　三朝豢養之恩有以效忠于　先帝之
子孫無謂　殿下幼年向方三尺不足長也至于閣部大臣既
當與軸宜矢公慎擇　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升
誠開之報主令日侍起居一切奬色玩好不使雜陳于前庶幾
志氣清明精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于此選以　先帝聖
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之鄭貴妃亦以禍餘爲名不離乾清宮

左右睽天啓　先帝聖鑒臨御遽而病體之所以沉痛醫藥之
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
卽　趨侍亦當退遠嫌疑當年郭　女得幸從來外邊猶得倚
之無得多生後顧可矣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　殿下行
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再爲姑䆮之說
亦在今日以無負　先帝憑几輔　殿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
寢之處而後　殿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卽
安不然但直駕前奔走淸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淸楚
則從騎侍衛原不乏人亦何取于論大臣倖一牛馬走其間哉
臣待罪諫垣抱無短長祗以論奸譽忌文昇深防名封凌逼之

漸慮　先帝得隨大臣後與聞乎顧命此誠千古殊遇雖捐糜
頂踵不足以報　先帝之知我者無帝之　勝尤同諸大臣特
荷恩施君父須賚義宜祗承而中間拜命之餘感愧交集特申
諸臣善美之詞以效涓埃萬一之報總之臣從閣部大臣而承
先帝之命止知守　先帝之命　祖宗必不可那移之典章愛
殿下以正始必不可遲遲之名位且亦以成　先帝之寵嬪于
禮順情安也若有不思尊　天子而曲狥怙寵之宮人此無禮
于君之徒　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塡集擺筆泣流不
勝哀懷之至　選侍移居于　仁壽殿　改元泰昌　禮科李若
璉奏日切
惟殿下于明日登極登極之詔卽定年號之日詔　先帝登極
之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頒　先朝臣遵詔令去登極止今日

耳其用何者所字爲元年也擬正否已蒙　敘焉否等皆不知
禮部亦不知此等大事體部決當會議醫科事富與閣姑且勿
諭樣是　先帝卽位雖僅匪月而善致過爲已是十秋大業豈
使年發之不存昔建文經年號至今人心不乎堂寵　明郭登
又有此大闕六德臣有一得之爲著之　殿下崩之同朔謂除
明年正月初一日爲我　殿下紀元今年自入月初一　先常
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斷宜借之　先帝俱稱泰昌年年月
日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月終止則是　先帝之年號旣不轄
萬曆之實號又不得　殿下明年之稱元資主便也　御史張
發錫曰壁乎或元事至今日而始議之晚矣　先帝入月登桂
以明年爲泰昌不總　宦祖當予　上九月　登極以明年爲
天陰不幾總　先帝乎以臣見[illegible]門于卽位之始會號受當須
詔天下曰　皇考帝年年繁旣須願不恐以卽　遂易其仍以明年
爲泰昌元年再論年妣改爲天啓在　先帝不慈志　皇祖在
今　上亦不恐忘　先帝事死如生其志一其事同斷不亦父
子之孝先後一撒臺無可讓甚乃天豫元年之詔已頒而泰昌
或元之蔑方起明年天啓已難反汗今年萬曆遜無泰昌唯今
居裏寄之何所不得已而以今年八月爲泰昌以明年正月爲
天啓舉竟千　先帝不速改元之意不甚符合然亦于不安中
求其近似者以之者徵弁泰昌之號而不存弟日未及改元而

賦于議不吾吾臣干受[illegible]上作此通奉也　觀史
貴士言議曰稱元之義其義著于易而法備于春秋易曰元者
善之長也又曰大哉乾元統天之義也于德爲仁于時爲春四
聘備而後稱年故春秋隱公書元年春王正月釋者曰凡人君
卽位其建元以居故不言一年一月也又云嗣子定位于初表
而改元必于踰年者繼父之業威父之吉不咨有變子年若中
哉或元使先君不得年其數嗣君不得正其初于義爲否繼以
事言之　先帝卽位一月善改不踰書其爲共主明奏而　登
極之詔華以兩年爲泰昌元年實未書改元也今　先帝是萬
聯月矣臣子乃進而改之如八月可改爲泰昌則九月應改天
啓矣于事爲不信或以失紀泰昌年號爲應則　先帝時雖未
又大位已正閣　九廟一代之宗年修史者自書某帝　皇帝
子某年月日卽位詔以明年爲某元年所行其事書或某日皆
未及改元修史之禮若是雖館隱之年歷朝諸帝嗣位子以明
年或元于禮爲最得　先帝之以明年或元是也而臣子乃欲
其崩後改之是以遁舉遺　先帝耳且恐定干　皇上又以
懸舉望　皇上也今泰月之號于事無所加不合泰昌之號于
事無所爾正宜以帝禮爲御耳安用反經而不合于遑者之爲
是年再月而三易皇事職書史所爵閣而禮則古今不變爲曆
四十八年入月朔一日改泰昌元年臣切以爲非是謹遵　御

史左光斗疏曰年號一事前已具[illegible]同其單今奉旨會議
宜在有言以申前號年實門爲而職[illegible]日爲泰昌惟泰昌之本
號何爲否議也曰爲泰昌之前而存之泰泰爲之主而改之也
新爲其存與矣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爲更端而不念欲嗣之
萬存也或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啓之議泰昌并泰昌之[illegible]
萬將也春凡之識爲背鄭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冊當許也
當後恭昌之安竊躬待半年或精待二三月又或泰日之讀來
宣而泰昌之曆已願可以無今日之儀惟節已願矣歷[illegible]議矣
天昆之朝年已定矣泰昌二字茫無安願于是進罰[illegible]帝之
結天者不得不國全先帝之年豈而紛發之議[illegible]或[illegible]之臣
患不知其辟夫天下之事情與理而己泰昌雖一月亦[illegible]也今
一月中而爲居因十八年之美尊其終夫致德爲[illegible]之[illegible]嗣其
符行不稱宗乎不猶嗣乎稱宗稱廟有廟數而爲[illegible]議[illegible]將孫
爾祖號彰襲兄年如疑文景泰以議匪見弟之[illegible]行于史于
之樹于以統以世無一可者臣切以爲并理也於昌之于萬曆
務天啓之于泰居也泰昌不恐其親則言之天皆偶恐于其窺
闕闕之是附皇上于不孝也即不恐于祖而恐于其又猶之
不寺中忽蔣全泰昌之宗而不思所以全皇上之孝是識者
之過也何也泰得之皮元以所年者亦日意萬斯年行有待耳
今已矣復與待幾生焉一世之君沒不得事一日之號例部不

能得之實倘又不能得之于于[illegible]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不安孝子
之不足以增已之有餘萬曆在天之靈亦不安　皇祖
皇考之寶不安而謂　皇上之心能安乎臣竊以爲非情矣夫
于六禮法史許一宗無如萬曆間序崇曆而并序泰昌綱目
過錄兩尊其具一覽可得勿[illegible]爲矣嗟乎于是古驗年
不或元之非尤恭于不嗣年改元之非今已或先帝不恐改
元之是而其不賂　皇上踰年不改元之非是在二三大臣主
特之力耳謹讓○迄史凡年號是紀時事帝號是誦君紀今
有無于晉何與而[illegible]聖延乎凡章○奏者貴中紀年錄例當
指頭可以爲矣諸所中士彥爲頌○黃說據禮之經請議於
時勢難處之中求其所以安人心合
天理之一綫禮闕義起宜其然者乎
○六日庚辰　帝即位○
七日辛巳　上命每月初一日起初六日止鴻臚寫文武
諸臣姓名○八日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自輔臣方從哲秉
成以來國事日非封疆日蹙端人正士驅[illegible][illegible]之主張傾陷
盡紀綱法度惟私情之徇比類[illegible][illegible]臣切偏之傾之拜人命

之初欲特疏糾參以　先皇龍上賓中外惶惶政本之地不宜
闕無一人故隱忍至今　皇上當此非常之變纘承大統自能
親賢遠奸嗣　先帝惓惓爲堯舜之君之意乃[illegible]同比周之元
兇不誅無以成時雍風動之治有如奸相方從哲者可容一日
竊天下大政乎臣請歷其罪焉　皇上數言之獨柄七年妨賢
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儀哭臨罪二　挺擊　青宮庇護奸黨罪
三交行[illegible][illegible]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illegible][illegible]典罪五阻抑言
官蔽塞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爲上催[illegible][illegible]送全
師罪八徇情周上[illegible]益賄羨罪九代管權稅辱國殃民罪十有
此十罪已不容于堯舜之世而況其無君之罪又有秦檜盧杞

所不忍爲者乎　鄭貴妃包藏禍心　宮中以因　皇祖有所
牽制而不肯發　先帝有所顧忌而不忍言　封后之舉　先
帝甚有難言隱微臣子于于九卿之倡倡義執爭從哲既可共
聞一揭僅兩塞責假非　先帝神明英斷從科臣之言明示郗
止階之爲禍何可忍言是從哲術平日之交通而啓
釁禍也無君當誅者一　李選侍原爲　鄭氏私人膺色藏[illegible]
先帝未正且以因緣近幸之故數抗　先聖母爲人臣子不共
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及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
必欲封爲　貴妃封妃不得又欲卜住于乾清至初九移宮是
視　登極爲兒戲而　天子可以[illegible]宮人也從哲何心滅絕人

臣體至此是無　天啓諫者三譏文昇輕用下流剿伐之藥傷
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畫臣是請之心痛而舉急自是臣十五
切至情從皆又何心而代擬出脫耶以君父之性命作私交情
分律之逆居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又何辭于弑君之罪乎是
無君當誅者三二事合謀諸臣情不容已求從皆一而義其固
心易慮稍稍緘嘗　君留而從皆儀因東閣不知應也詳議投
見之禮以拒衆論而實則密與諸奸另作商量耳止知有承奉
貴妃不知有　宗社進愛知有選進　選侍不知有　太子多
位知有結納從文昇不知有君其罪上通于天臣若觀禍不言
亦從皆黨得為之表裏奸臣自為計得矣知宗廟社稷何若曰

除惡務本去奸勿疑許曰或衷弐臣無小人劫是在　皇上深
思早為之計茨養癰之勢在今日也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
許論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詆大臣有傷國體元輔已有旨留了
○九日癸未御史倪應春疏萬世治安策　皇上一日保身沖
齡嗣服寶玉未彫培植匪易為力情竇方開氣血未定保護尤
難為功保之者誰則受顧命諸大臣事也乞　勅慎選內侍每
與云鉞其冠每冀其文辯每冀其啓閉各定職掌嚴示賞罰
而尤擇端正老誠有識者日侍左右勿假湯藥寒暑慎起居
遠聲色屏不見可欲則心不動元氣固而神氣恭萬年無疆之
慶荐基之矣二日定志夫君心必有所志不志於仁屬動則志于

晏安不志于仁賢則志于聲色不志于道德則志于貨利而
國運之隆替關焉故　皇上臨御伊始百慮澄然如太虛未雲
止水未波定之此其時矣一日講學一日勤政一日納諫一日
謹微　國家惟名與器難以假人故頻繁之惜正名之先又有
深慮焉　神宗顯皇帝大阿在手四十八年如一日益其慎也
我　皇上寶曆方新正人心市恩怙寵之日益必須矣無私便
賞實無私喜刑罰無私怒凡有陳乞一渠諸　祖宗之成憲外
廷之公議而毫不以已意為法行自近推不窮落而尤有緊
以于斧鉞者于吾齊對業已奉詔書府一定無令之國永祚屏
翰于以廣明俯之受而社稷大之爆是亦謹始慮終之意矣而

其幾尤在閣臣之主持閣臣受顧命而佐新猷兼有師傅保之
責為責任何等重大關係何等吃緊舉動稍權不俟令宵小窺
而中之大事去矣願以至精至密之心時遏　帝庭以至公至
虛之心總持鈞軸議未定不妨斟酌以求至當議既定不難擔
荷以鎮定疑未雨而徹桑土履霜即思堅冰大小聯為一心宮
府合為一體然後天下事惟其所斡旋而靡不如意閣臣倘亦
有集于中和哉江陵張居正為相其時事正與今日合居正綜
核名實信賞必罰勳業爛焉惜其以獨稍居成功未一段精神
不用以奠宗社而用以為行胸臆不用以培植善類而用以
排擠忠良身名兩損子孫随之此今日得失之林也語曰權臣

不可奪重臣不可無憲非機而何以賴重乎頭 皇上予之以
推轂撫綏從中降閫臣善用其權意念兼無勞勞明良久而德
業成豈不猗歟休哉惟閫臣實圖之以贊 皇上平康之理而
已〇十二月丙戌薊人撫順大將而去袁應泰巡撫遼東〇十
三日丁亥御史舒榮都劾原任遼撫周永春 上曰永春功罪
俟事完酌議〇十四日戊子御史中廷謨請 賜代租以四方
飛報敘也〇十五日乙丑御史馮三元奏曰臣聞之人臣事君
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況屠特逆之知專閫外
之寄縣動天下之兵傾竭府庫之財而尺寸之功未立誕謾
語頻加人臣之義固如是乎出今言之則稍有知者固言遼臣

行私媚賢嫉能務民以圖如經略熊廷弼其人者哉自遼左發
難已來大小臣工交章互薦以爲廷弼可用于遼左也 皇祖
起之田間寄之異數亦曰惟彌具有艱難之略也爲廷弼者所
膽坐地抄掠碎首爲足以報 皇祖知遇之恩而兵病久操協
人共濟亦豈無因敗爲功之會乃精神不以奮遼而覺氣傷以
甬內才能不足以勝敵而拄拙偏用以翼短縮短而啓彼之深
本曲而恐繩之直以殺爲威以拒諫人心不附方畧全無天
下之事矣之已衆乃咎欲卸担而諉之也此可爲封疆之臣乎
中外之人皆知其必誤遼事特攝其有阻撓之名而莫敢言也
臣以爲及今不言聽其自敗亦可然而遼關日深時事日去一

旦土崩瓦裂大壞而不可收拾言之不已臣謹按無謀者
八欺君者三試爲 皇上備陳之夫兩敵相持食爲司命于里
餽糧五石勞費何如善戰者因糧于敵況自有而自失之也開
鐵被陷遼禾蒲野窖貯場積皆爲外府廷弼有謀必且選鋒簡
騎偕道兼行輕兵在前重兵宿後暴粮而返奴將不覺比其覺
而我已返矣不然而付之祖能一炬猶可不爲敵資乃計不出
此而今日忽撤遼以當奴明日忽撤遼以當奴曾一騎不敢窺
也此其無謀一也中國之長惟在火器憑城郤敵于此故頻散
時存防循防不測乃八萬之資一朝而盡曾無防閑何其疎也
何使敵人有知輕騎驟臨人心既搖倉卒無備一鼓而發敵

振落耳此其無謀二也北關爲奴內患爲我外援犄角不失牽
然自在金白告急其勢不得不救闖道臣欲以二百萬爲之應
援而廷弼不能用也坐使奴去腹心之憂我失肩背之助此其
無謀三也戰與守不同恃勢雜伍既定妻奴與偕甲士授田戍
期有代守此計也浚隍增壘誠爲要務不可緩也若夫四方聚
既千里轉粟府庫內空士卒外鎮乘機設會惟敵是求又何守
之專事乎乃徒見不以禦侮而以毀壞行伍不以習擊而以執
土工一旦有急徒委之柴質數千之家丁此可以禦敵乎此其
無謀四也瀋陽之北與王大人屯之役已有先聲斯時也我主
彼客我逸彼勞須車書師藏形設伏推鋒制敵正在今日乃賊

衆而耗其餘賊去而移曰堵禦十萬兵於安在而散殺夥也
此其無謀五也又所云守者據要害走集也如地在必守人方
可恃廷弼之勢誠難爰矣乃敷十一屯敷百一聚如以蛙敵蛇
相次俱盡何益之有此其無謀六也人情可守自為守者得方
乎代人守者得方乎客家行根于客兵實乎于土兵實乎遼人
可用而不欲用遼兵可用而不敢用乃以萱惡食閒以遼事守
遼之說也及其失望而散輒曰遼東無人何其謬也此其無謀
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翦翦之六十萬以楚千里而還也
今之請敷有加三分之一矣而奴之地有楚三之一乎抑其取
足者似乎善用兵者而無用多之才據其臨陣者或一百或二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三五　文石居藏板

百似乎善用少而無用少之妙如此處分臣殆不能解者其無
謀八也請兵請餉分區應敵而動為要狀之詞曰要遼不要有
如我　皇上試問之曰銅關上方假借八百萬金錢四方召募
此何為者而曰要遼不要此其欺君一也遼左道將亦極一時
之選而足巳自賢不能用也乃動曰遼陽止兩監軍也豈兩監
軍之外皆土木偶人乎此其欺君二也兵未足而言紙上之兵
兵將足則言無用之兵　皇上試問熊廷弼豈欲得雜兵而用
之乎此其欺君者三也廷弼前請勞吾而功高顧廷臣恐其不
能畢事也語規之亦以為國也何以介介不能忘也總照得廷
弼者暴而自用闇而寡謀實無濟國之才而有上人之氣乘遼

事之阽危慣寒自肆因人情之擁戴顧忌全無始以虛名自愜
不過壁管寄軍既知綿力難前遂欲卑飛脫跡其誤誤斯君
無人臣禮窮極海內非社稷才一籌莫展非疆場奇策之技
巳窮黔驢之威奚用臣竊謂廷弼不罷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惟
皇上特臣此章亟下闔部九卿科道會議如以為廷弼之才可
用請追名保列功當同賞臣甘受妄言之罪如其不然亦宜早
自處分或令回籍或令聽勘急簡才望之臣星夜往代一面知
會道將整衆待敵庶不爲地方憂也不然止爲廷弼惜不爲朝
不知事之難易、訛以成敗、
廷惜止遂困撓之名不顧覆敗之禍入百萬之脂膏豈堪再剝
一將焉前似老未當
十八萬之額務何時取盈中外俱困大盗乘虛無何遼東之敗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詞　文石居藏板

且再作而李森楊寰或兼其後矣臣憂國心殷不知時忌保救
廷遼事宜如此惟　聖明裁察奉　聖旨著九卿科道會議具
奏此疏首條論取不若果如此又一遂民之首奴也第因參條
此必不可據且使寧士言勞卽是頑誅之法至若欺君三條
恐不得其情　○經略熊廷弼乞罷斥劾閣疏曰頃臺省諸臣顧
偟等交章論職職病甚有應有不應而臺臣馮三元辨言欺君
虧才假因一疏數職人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職而遼之存
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遼必亡職罷而遼必存討　朝廷之上
急急欲存遼必急急議罷職而不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頗
承欺君之罪職不敢承請姑辨一言而毋嗔職怒人不怒虜也
去秋聞欽秀芥粹苗田禾職抵遼陽卽行各　總兵卒收割如不

能則發之又遣中軍官往偵東狄[illegible]其事如禎李光榮賀世
賢榮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為此憤惜屢見之疏牘而為三元未
及見也謂職無謀職嘗承石獲獨延火星延燒火藥謂職無謀
職嘗承六月偕關屍七月偕飲飲入月偕屯關職以是月至遼
陽牌行關原道并原寧兵撫順廣屢央援院道屬職勿令行北
關報至職官單一呼而散臣遣分守道閻鳴太往撫之至虎皮
驛大哭而返是時止此兩道而為三元言近臣欲以一二萬衆
應援金白兩職不能用也不知道臣屬誰況職以初三日到遼
二十一小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兵即有而相去五百餘里應
援何能猝到且然猶不能援而徒言援北關此道臣欺三元者

遼也謂職無謀職當承參守開原是守者任諸臣千言萬語職
所為不錯條條所役軍皆其守城不能更者如祭賀李三帥人馬
實未彼工部將管將奉亦其步軍乃甘帥自為會盤戰守計非
軍自徵而誰與徵若云不惟敵是求而守之事事則令箭之摧
為上之推亦惟敵是求矣謂職無謀職當承撫屢王大人之役
實係堵截徒以無所獲功証為奏借譯然以數萬賊平平妥妥
而去亦是盛事若吹宋太遼必竟失監軍道與總兵將官心謂
職無謀職當承近遼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職清自然瓶陷後
所在撿拾而賊為我清久矣遼人知職督除稍能過活者蓋撿
遼外惟一二無依窮民仍依舊巢穴死不去日夜搬移則鬼撫

過活亦死在此亦死賊來豈饒之而去[illegible]將之而不得也謂
職無謀職嘗承賛畫新兵欲同家遼卒二日而逃二千人王平
胡國臣所領新兵乃贊畫疏稱練成一枝勁兵為高麗奴酋所
驚畏者王平統兵一千七百餘名自言挑選可得五百人像一
當百者據胡國臣步兵二千扎營同江潮發作賊至而奔潰微
三元言而職不知遼人可用也東山參礦徒趨利則有應兵則
無人去冬已牌行職國禎及原任推官陳光裕給與游都備中
千把扎付張紹募一套往遼三月備抄一路門冊回報而竟不
見團練一人何故徵三元言而職不知礦兵可用也謂職無謀
職嘗承職不識泰奕事且聞近年何傻征播用兵幾何查平播

用兵二十餘萬人今奴酋觀播何勢何地而所職用多也謂職
無謀職承嘗五月間兩監軍道一駐廣寧一往來鎮撫臣又因
職請往藝季推稱職一人卧病遼人屢推合救遼之命不請
問 朝廷要遼東否借出危迫豈敢畏拔無人臣體而謂職欺
君不敢承也遼道自八月以前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分駐亦
不得一時皆聚海蓋道以一人而辦百萬餉遼寧前道以一人
而辦造船鑄銃諸務為三元不欲聽職自裁請去職以存遼而
各部大老欲聽職自裁姑留職以亡遼也豈可哉伏乞 皇上
將職罷斥行勘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代職已不能批發文
移惟一面知會將監衆待勘如為三元所云俾救殘遼急宜如

此而不必避回須臾者也○江西大水○十七日辛卯科臣楊
漣奏曰頃見遼左村屯日劫人民日擄城堡日空邊疆日壞若
經略廷弼始不能已于人言臾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倖
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撑辛苦得二載之偷安咎在積
衰難振假萬全之無策此臣所以不能為廷弼諱也為廷弼者
有二策焉恩　九重之寵眷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
則當廣收羣策兜圖後功即為矢捐胸膂自不勝全副精力誓
當報國以報君父知遇之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
不可支困憊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懇還　上方席藁待罪求
賢進代請　旨上裁眛念封疆絕不顧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

策也總之邊警日聞人口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倣
延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做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遺之　國家
至于　廟堂之上亦當焦思遠計博採群謀大家悉心斟酌外
料敵內料己尋一得當之著或備資或破格擇一得當之人寧
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寧備人以待用無臨用而尋人既
得其人則當如唐臣陸贄所言令其自擇可否自陳規模須其
色甲兵籍其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粮置營伍某時成
績始終要領悉稟經綸無假中制其謀無得勍掣其肘而且亟
正喪師辱國之罪以儆後來之心東事其有瘳乎不然而漠不
關心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至于籌畫傍偟遼陽已于窮

臣以忠急廟堂不避煩瀆不避刀鋸𥇍惟　聖明採擇若夫兵
馬倥偬人心危疑惕然發威盡查核軍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
遼東按臣張銓人望夙歸題差已久此何等時也不是從容省
家之日都察院急移咨馬上督催到任可矣亦惟我　皇上一
併敕下施行○楊漣奏報夷情事臣于本月十四日接得遼東
總兵李光榮塘報內稱本月初八日巳時韃賊不知其數從會
安堡遼河灣進入深至虜陽城北瀋陽游擊爲大梁火牌報稱
初八日卯時東夷大虜自蒲河北地方深至大鵰等臺毆將原
設擇夜撥散各營主客將官復發夜探至破下臺被精兵數千
趕至城北三里將方止榆林館等處精兵無數兵分兩路深入

瀋陽存亡旦夕莫必經略能廷弼或能力抗強虜保全孤城亦
未可知萬一以積任之勢當方張之虜虜彼人言方寸且亂將
士駭須威令難行不幸瀋陽失守則遼陽危遼陽危則廣寧山
海以西皆震驚矣斯時猜貌既盡心膽俱寒一路備禦全空手
足莫措誰為　皇上共護此封疆者本兵黃嘉善急宜一面挑
選通州練兵保定募兵及京營兵合萬餘人厚其糧餉激以忠
義擇一智勇大將統領令之策應山海關一以壯遼左聲援一
以為輔京捍蔽此在今日不容再計之者仍乞　勅下吏部集
九卿科道會議作速擇備堪任經略一二人而論推左右司馬
一人共從長計策虜援遼作何方略諸臣無得仍前悠悠泛泛

號之不應必至斷送封疆而後已本兵黃嘉善主領中樞一
籌莫展誤封疆誤宗社以誤　陛下客職易號上請誅斥職無
任激切悚惶待命之至奉　聖旨這警甚急速選禁兵將着兵
部作速料理堪任經略與添設兵部侍郎吏部仰會議來其奏
兵科楊漣劾本兵黃嘉善疏曰臣觀自古國家常以驟虜外侵
邊騷爾結因之海內騷然故王者必嚴軍旅而統之大司馬以
內贊廟謨外資籌決無事爲徹予之謀有事爲拜焚之策及其
不效則束身待罪力求誅斥未有庸鄙膽劣如本兵黃嘉善者
久歷邊疆止用虛冒欺蔽以至今官方其被命樞部家園不肯
乞休人言叢積含詬不死不活之人夾無入主中樞之理乃竟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奏疏　萬曆
栗面而入長安既已受事則邊腹皆其身上事況遼左關係甚
重豈宜悠忽當樞如度楊鎬之不能任經略則宜請換度李如
栢之不能任大將則宜請換不然而度鎬栢之必敗遼東則宜
嚴戒甲兵以備應援而茫然無主涸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封拜
玉浪作馬上督戰之事因至三路敗衂假非　社稷有靈虜馬
長驅此時山海都城守備空無一設試問長安一片地嘉善當
收拾何所此其養敵之不審固之罪微　宗社一大罪也滑河
撫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提兵重出是何等事而李如楨酒肉
之徒儼然登壇一入遼而開原鐵嶺相繼陷矣乃拾竽獲之殘
級遂然上首功以欺　神宗嘗勝將遂用遼人銜誰主持倘非

舉朝力爭而如楨又敘功矣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
二大罪也二帥既歸即宜上疏力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聽其上
本佯爲不知者表裏爲奸盜鈴掩耳其意不過曰兩帥之罪正
而馬上差人之罪與以遼人將遼之罪併發耳蓋既欺　神宗
又欺　先帝若非　皇上英斷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燃灰
騎白日矣從此邊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爲姦大
罪三也今募民兵所過州縣剽掠公行其赴通州就練者安家
之外又索安家二年之外且許歸省夫此兵既不復遼又不守
城而主客分釋亦泛泛無着落夫結關閫如許愁怨費　皇上
如許金錢僅成人情河上之擠逃是何法紀制馭此爲搖撼邦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奏疏　野　夜名居戴叔
本見戲軍機大罪四也士兵各邊之調誠非得已而申明約束
此本兵事乃各處逃兵僅邊之應尺部門明是犒賞之不時鼓
勵之無法若使犒賞以時又力誅一二首逃將領以儆之豈其
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然指捕殺人矣譬之人家今日走一
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問恐主人有事無難掉臂而去之矣
是嘉善之怠玩九邊取笑四夷大罪五也至于推升將領或視
賄之多寡爲官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爲官之冷熱兩年以
來庸劣披餘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奧援而觀　國有心中最
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皆之用是嘉善之大欺[illegible]日[illegible]
大罪六也先是楊應時至京奉　旨着即嘉善[illegible]不得

聽聘殺賄地自喜啟釁光宗撫已一年不聞一策措置調撥
鶴鳴命下累月亦不斷一疏速之來從事立心如此又其
主持少司馬之公論乎是嘉善之娼嫉妨賢大罪七也最可厭
者戀權不已託之守禮假借內閣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
畏切責以迯之切責之謀既窮又詭託 温旨以揜之近又將
借名 顧命大臣希圖牢定脚根不動矣班行首玷人或比之
于象謂其易然大物日但食廩侍班好看而他事事可憎是嘉
善之蟊位怙權遺辱中樞大罪八也至于 皇祖彌留之際召
見閣部大臣嘉善親于榻前奏曰遼東事 皇上放心臣雖不
才不敢不竭力焉 皇上分憂今既兩月矣曾練一兵簡一將

乎畫一謀乎遼東之警報日聞而制勝設防者未見分毫之言
在耳而所竭力者安在幾年娛 皇祖之禮塌而又終之以面
欺背棄嘉善亦有何面目以見 皇祖之臣子乎餘嘉善之被
論杜門屢矣當事大臣或以中樞無人或以攀人遼而每每循
護焉 旨慰留此于嘉善之挾取封疆得矣而不能斡旋安攘
一事試問 國家有幾封疆能當得幾个遼東敗壞乎而有限
之財賦能再得一起做調十八萬乎能再當一年加派八百萬
乎而各邊 倫撤腹內地民窮盜起不急圖收人更理又能當
得本兵再僥倖乎今 聖主維新遼 敕令會議撫將士經尋
諸事而居中調度者猶令項實虛位之人占位不休即日更經

更擬恐亦無益于成敗之數也故敢 明旨張聽列其罪狀伏乞
皇上將職疏及以前諸臣揜列嘉善之疏一併 敕下九卿科
道會議 皇上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一面簡令別部
大臣代署一面推兩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霆一震人情知
奮邊事尚有可為而在兵亦從臣以忠 先帝而報 皇上之
職分也〇十九日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曰 先帝春
秋鼎盛即淋勞勤何得三十日聞便已彌留道路沸傳皆知為
奸黨陰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譴以爭
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久蓄逆志必有一舉實不克其
猝進之中敢以陰鷙之計復為醫藥所傷而身殞一證遂不可

起 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東一問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真為宿證真為衰毀所致乎
蓋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
忽焉之變若以 先朝恩幸猶存 內庭處分不易則 本朝
忠厚之法情理之用當自有在如既往之情猶可竟掩乎作姦
之爪牙可竟不問乎若以 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
今日不發而竊幸其風晉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
幸也今衆口譁傳流布已遍筆誅口誅天下願有書之者而獨
不能得乎 明廷之上 法官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必戮臥
逆黨于逆榻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秋書之曰趙氏

弑其君正坐一念容養遂成弑逆耆在多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爲奉常安之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二節旣曰殊失敬愼卽不應曰但亦愛君之心又　先帝身詘一證是否　青宮宿疾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違錯臣謂止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復問其有無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下之弑機匿于無形有事而非鴆戕而非刃者　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梃擊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爲何

擢此異證僅三十日爲何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局○二十一日陝西撫臣李起元上黃河淸三日疏黃河淸三日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已時見河流自酉至申時漸澄淸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總淸共淸三日時臨鞏道與戶部郎中黃袞親詣閱視○二十二日丙申詞臣張鼐陳十事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信令恤民持體○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占曰臣叛國亂大將死又曰天下大旱又曰使臣在側爲鄭分○二十五日己亥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賈繼春致三關下揭爲　聖明如日方升　皇仁與天無極恕乞　頒命輔臣恕　先帝遺孔之寵同嬪向闕之之生以勿損　皇上盛德勿得罪于天下萬世事窮照天地之大德日生帝王之立極曰孝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從源以達流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從枝以及根也天經地義古今無改未有富親君御極之初首勤　主上以違忤　先帝過逐旅侍衰哀交攢羅織不休如　李選侍之事者其慘毀尤景藏不忍言惟是逼問之人痛心疾首長號頓泣而　願命輔

臣漠然不與排持無論青史遺議獨奈君　皇上天縱聖明一新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往何所藉手于暮　先帝命諭臣補爲舜之上焉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奉　此眞可謂爲舜之第一義矣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今者此眞可謂之不忍不忘矣昔　孝宗皇帝之于昭德宮萬貴妃也人言嘖嘖行之之際而不閑我　先帝之于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際而以爲念　皇祖之竟溥然永釋也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氣不歸　皇上亦法而乃作法于涼乎獄云　選侍原非叔德原有宿憾而婦人女子之常態猶不能看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論以選侍者產然貽育有幼女欲啣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輩臣子乎受先帝多少宏恩而王依依未安遂不能保一愛姬乎欲上疏廷爭但以新進小臣誠惶恐泣至今而不得不望陛下之臣罪也但願閣下究曲調護極力圓天令選侍得終天年　皇幼女不失所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光萬難某異破雖兩盤捲之妙暴謾斧鎖有何避予推揭○二十六承和諭日庚子戶科王繼曾奏巫諸李吳疏　言會議經臣去留疏曰臣惟兵革之事必所素習然太公諸葛亮皆儒者不關在渭濱草廬時有所

嘗試而後出驪如林之旅稱節制之師也此古聖賢不必論今日之議乃欲使書生坐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耳非求斬將搴旗事也臣詢之朝論皆言侍郎崔景榮張鶴鳴僉都御史袁應泰此三臣者皆可選用崔景榮則臣使西夏時見彼中人皆言景榮恩威素著夷人信服鶴鳴在貴州時是亦慷慨似非畏兵者應泰見以望推但更有言　陛下請敕兵臣一人往詰廷弼令自審奏廷弼度能得將士共滅賊否度能使虜入犯無擄掠村屯人戶不暴骨如莽否則尤或可令佩劍印視事李牧日戍市租享士虜人急收保政不必遽之使戰也如廷弼自陳臣力謝矣因言者志灰矣終不能繫草于繼業陛下矣則請令待

畢關外再簡一人馳往遼東不妨錄其許國之膽二載奔竄之
勞萬有臣測守國捍敵之臣誠欲聚廓封疆廷弼當自裁也恭
廷弼掛冠據有三以嬉笑為氣魄將帥不為用不能成功一始
初不能用遼人客兵驕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
兵糜財浩費所遺驛騷敗者撻劫而于東山謂若楚祿之不能
成功三且蒲河虜入殺戮甚多報至復言不然而今所欲議代
諸臣又皆與廷弼均未經摧鋒陷陣之事者即或勝負不常無
以為初代毅然代願佐廷弼長舌者乎故臣以為請寬廷弼罷
使自決如甘心謝事廣榮塞上者奉其軍未或矣至如樞臣黃
嘉善當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輔臣留之何故夫兩軍相攻

士馬物故多累之絕即不宜抄傳天下亦當密揭樞臣令得從
中調度臣詳遼左章奏獨經撫疏言十八萬兵餘藩第言十餘
萬眾無敢指數者廷弼既目無加善嘉善亦無能向廷弼置一
喙矣一覽也夫自古中外不和功而可用兵者乎而戰將之當
博訪尤急六曹諸大臣多關府地方握兵符年所甚深將才若
干人豈無一二足智曉兵可使折衝者合各舉所知付樞府用
大臣閱人多矣受　國深恩如為文臣則為舉官之臣以市恩
為武臣則為有錢之臣而絕賄果實有口大臣不敢為也為今
之計請　敕廷弼回奏身能殄虜與否而後再計乞　俞大書
嘉善致仕再簡方略大臣推五部下令大臣各舉背將帥曲楊

為戰將一二人應用議餉議轉運則臣部尚得攤其事尚可支臣
恐不如兵議具議上聞如此○刑科參失機功罪狀參看楊鎬喪師失地
律法罪原難違而嘵嘵置辯曰未嘗私李如栢也曰杜松敗遼
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栢建旗專閫作遼東
之大將乎當時出師四路並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清河
與如栢故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栢議長敵本無求戰之意
以故再出輒逃而鎬以令箭招之就者計令箭先藏不捐身一試之
偉自于鎬則鎬之私庭如栢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前
令退而獨于如栢沒沒也杜松驍勇又著行陣有古名將風闖
錄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須未協不便大擧鎬
貪功自用徑行不總松乃寄遼人進圖投揭當事冀殺其師而
如栢則如令人于圖外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誅不得行兵受其
錯見其松假總兵杜文煥抱債投揭可對即此學功已舍兩松
之無父乃警師將如栢佯與松酒酒飲謀日吾以頭功護汝松
露浴大夫驛信不敢罰勇先登不如如栢早已布竄奸人為松
鄉導誘其精入浒伏蓉奴有系所學者鈐與劉挺並先得鎬告
示遼惡其精銳沿代儒道一路獨以當松援果為鄉導所防如
栢先逃望後不至遂降若綸沒十背不存劉援亦復血戰一將

死哉是松之死實鎬與如栢同謀計殺鎬此長城為異日和戎
之遭而乃日三路之敗鎬由杜松故進前輒耶在當為此喪心
之言計欲自服而遼轉相濱帶不念其死敵而沒其功松延不
眼月矣嚴諸僵戮國事明貴鎬不惡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乎設令當日抗言　天時人事未可決戰日兵勢　國之大事臣
不敢以用兵為誤　魏雲之決策　明主可賓忠言豈不決果
如彼即不然而已抗違彼逮不猶念于以敗劇伏事耶鎬欲引
猩學曾例何可相方李夏之役學曾彼逮繫面節納已定變何
時即復數十餘城縣城之日　皇祖論之日學曾國箕之君貴
功之首至今將蒲乃鎮與陞半覓何如也卻令口如懸河其如
法在不數至李如損與關不春失陷開原　明旨日開原失踏
撫臣責任封疆豈能攝罪則其罪視如栢俱一体之人說遼事
未平有罪無功仍宜單輪其罪而李雖輪之于撫順紅纂權寢
總兵張承撫順即門一見面議不得窘李遼敗瘕陣以延城可
痛假如李維翰與鳳承春並雖究宥事同事之條但鎬不可以
之即已罪耳如栢雖先雖罪尚當既斬斬等若容兇說是謂無
刑況遣日遼事不就總兵功罪逃潰此案不早行究從用快眾
讀見有受事無功負國負恩妄設遲鼓老師坐費人心散失兵
夕空致欲復與援林救公論積口嗤張袍頭鼠竄者何以憲之
三韓存亡尤邊總鎮亦此一舉遺摯　聖旨諭正國法法何自

爲戰將一二人應用議餉議轉運司吖戶部淡鎮其事尚可支持
恐不知兵謹具議上　聞如此　刑科給事中失察功罪狀[illegible]
夫地排法鼎原顯道而塊陛置拜日未書有李如栢有出[illegible]
敗建賊也曰馬上督推不敢抗違也不思如栢建遂事開[illegible]
遼東之大將乎當時出師四路並進可不以大將當開原[illegible]
清河與如栢故令杜松出撫順[illegible]
之意以故再出辭遐而編以令貲招之說者謂令貲先[illegible]
[illegible]

一將既敗是杜松之敗實與如栢同謀計陷壞此長城爲異日
和之大地而乃曰三路之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取敗寫此
心之言計欲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殲敵而沒其功所
責不順且哭嚴催戰周奉明旨獨不忍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乎假令當日抗言天將人事未可決戰曰兵勢圍之大事
臣不敢以用兵爲試[illegible]
如被即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猶愈于以敗而伏辜耶[illegible]
引疑字例何可相方寧夏之役學曾被逮繫而節制已定矣
何時即復數十餘城獻之日　皇祖諭之曰學曾罪之其
實功之首至今稱福乃錫與建事竟何如也即令日如[illegible]
如法在不赦至李如栢與周永春失陷開原　明旨曰開原失
陷然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如栢[illegible]
事未平有舉經功仍宜一體論其罪而李維翰之于撫順[illegible]
[illegible]

不取報畏罰停賦生究成刑有閒
法無有神明無所逃也拔出殺之〇二十七日辛丑御史左光
斗上言先是本月初一日諸臣聞變倉卒趨朝人情洶洶翦不
待夕時大臣從乾清宮中叩頭執奏懇　皇上出居慈慶宮臣
等相傾覬傺此時不守　凡選而避居　別殿選陪皇后宮中
必有甚不相安之情則不容緩之勢驚問其故喧傳李選侍左
右前後盡是歷玉奸璫布滿陰爲人心腹　皇上大有戒心不
克寧處　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于初二日隨公疏
有保守與禮疏清宮禁一疏詞甚微婉但知安　宗祠定　社
稷爲念不知其他初三日　宮中實怒禍幾不測賴　皇上保
全新臣藏發閣臣稟擬隨奉　聖旨移宮已有　旨了各封寔
既云尊卑異稱應部再酌議具奏欽此欽遵初五日閣臣具揭
再催奉　旨移宮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　乾清宮宮禁肅
然內外嚴謐臣等舉手加額幸　處置有當夫　皇上既當還
宮則　選侍之當移　宮明白易曉矣惟是自移宮之後自
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　皇上如天之度宜無所不包涵　先
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　待恩在　聖衷調護在
輔相非小臣之能億度若復株連蔓引使　宮闈不安是即[illegible]
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昔曹褒公不能制其嫉宋
儒朱熹以爲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彼彭漁年經筵講此
段公衆相與歎服因取朱熹之直此言量制自有情法至當不

易之興。開網承勘問該犯時、語及宮禁、豈不駭深爲得體乞
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及今日調
護何方、一一曉諭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 聖旨仍乞將劉遜
李進忠等正法、暴其盜寳罪狀、與天下共見。勿使擒矢脫罪。其
餘株連、槩從寬政、勿令反側不自安、庶幾䝉梁獄之詞者、正以
發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盡者、胥在此矣。職區區之心、始終
知有定宗、宗廟安 社稷而已矣 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御史
左光斗具奏朕避宮之説。朕昔幼冲時 皇考選侍李氏、恃寵
屢行氣歐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伸、惟
抱終天之痛。前 皇考病篤、各部大臣俱進內問安、有李選侍

威挾朕躬、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靦顔、口傳至今尚
含羞赧。因避李氏毒惡、心不自安、暫居於 慈慶宮。李氏又差
李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仍
即日要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抱恨、必爲武氏之禍者、
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噦
鸞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恐。外廷
誤聽李黨訛議、實未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忽也。其李進忠
等、田詔等、皆係盜庫首犯、贓明証確、自干憲典。豈謂株連。法當
首論、務將本犯與劉遜、姚避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賄囑當
事。播弄之罪、波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部。欽遵行。故諭 時大學

士方從哲等具揭封進、仍 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爵蓋愆
朕意未伸。人言不息。昨已俾諭明白、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諉
著遵旨即行發抄、咸使聞知 從哲等又具揭曰。 選侍李氏
平昔恃寵張威、得罪 聖母不惟 聖心含冤抱痛、無以自伸
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但以事關宮闈、不宜輕洩於外、且 皇
上既仰體先先帝遺愛、奉養不缺、尊敬有加、傳之外廷、誰不欽
揚 聖孝、似不宜天暴其過惡、以捴 德意、而滋多議也。臣等
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抄發、茲復蒙 皇上面諭、且責臣等推
諉。私衷不勝悚懼。除奉有 諭示諸臣、并發抄外、惟望 皇上
益宏 聖度、無念舊惡、始終看 先帝分上、曲 賜保全、 皇

五子并 三位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 聖德
彌光。臣等犬馬愛 主之忱、亦稍此少伸矣。又 諭朕覽卿等
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念。
昨已有旨。傳諭卿等、 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噦鸞宮、撫
養所生朕八妹。選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氏、
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
年例、養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昭朕仰遵 皇考遺愛
篤念親親之意。特諭卿等知之 南御史王允成奏曰 陛下
於移宮後、發一 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李相輒
自封還、夫封還 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者也

此則何所關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經略熊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單騎卒數百人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爲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原善分守道閻鳴泰往瀋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爲廣寧固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凡留自衛而不肯轉餉也退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爲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賊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衛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海州爲遼陽退步戍金伏爲山東捍屏也即奴賊

謂遼必亡而日日報遼陽坐困以建都也其間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爲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卧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整轄專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制也職今請略言其狀向來地方操練但合營裝塘冲打以完故事即將官教演亦但每營面試一回不過三人而日已云暮乃職之操法則不然每令于城外各擇一區地方爲教場如營兵千人該四十隊每隊二十五人設一燕見寓而五人于其下就本隊中擇善射者五人以一教四自卯至午如法教演日每百回七八十回乃巳旗射鎗砲俱習乃令彼此主客互隊與逐隊試而合之于總總與總隊試而合之于營此總兵官逐日見行者

職常諭各撫操軍不若以將官操軍又不若使軍自爲操人但見職不但親下操又止監軍兩人耶撫院又以積勞成病止職與高出在城職又當外巡不能時時親下操遂謂職不操練如職不操練關係兵將何用是必不圖爲國滅賊不圖性命歸家而後可此議起自去秋職到任時見贊畫新兵無用撥拱採草挑壕等役贊畫見其軍多逃遂言軍士做工不畀操練以自持而閣臣因爲之廣其傳以至于今此兵馬不訓練之說也西北兵馬付柴國柱賀世賢李懷信守瀋奉川兵付嚴策防守扁皮驛土兵不願屬漢將付高出督理同川兵貼防山西兵付操宗業存城操練其保兵付劉孔胤守遼城毛兵與贊畫募兵改付

胡嘉棟防鎮江寬奠凡援兵隨到隨發有職者發職可守者發守與地方酌量緩急何曾一處一兵不調停但如閣臣與職皆欲柴國柱守遼陽賀世賢退守兩衛又向職言欲撤回柴賀李三帥防虎皮一帶當賊來路者而圖聚遼地則議職圖退步及職守瀋又議職爲賊添中大鎮諸所謂部署而職不能從也此將領不部署之說也各道新升職僅與高邢兩道周旋二城相與如腹心手足此外則以運糧事催海蓋道班軍一二事駁寧前道定宜因公相諒至於總兵顛倒錯亂恩威不測謬謂駕馭則得其宜惟贊畫與舊守道每事抵牾倚閣臣布散流言如與不知威被褐惑此人心不附職之說也遼陽城池塌塌人皆知

其難守紛紛私逃九門各設有官軍百人禁之如守牢獄自撫
塚築壩從十里外引水環護其外稍修理外城自築壩口馬道
門閉以固其內遂撤門禁落人出入向之私逃而去者無不入
人回城居住滄桑之間向無一人敢往亦因修築完固商民百
貨輻輳道途日夜不絕況城守不修軍無倚靠那跕立得住如
昨日滄城為數萬賊兵所過若非塚墻遍備砲車打退軍且供
亂自奔何況百姓始信築城鑿池與民固守孟氏自有正論而
城高池深委而去之說為權時不必引也查閣臣初出有修山
海關之議至遼有建敵臺之議軍完修陳有修濬河西之議至
于遼開墻壕猶及覆三致意而獨于遼陽根本之地不肯修築

者豈在已言之則是在人為之則非抑亦阻職之為以幸其敗
蓋意議不可測此工作繁時而已之說也自斬食儒陳倫劉遁
節王文鼎後復擊閉鎮江游擊𢇁光裕貪暴不法綁打送獄而
隨以病斃其中軍千把總不驗收不操練及印屯官之侵欺科
索玩法害人者不待處治亦自法所不赦至於軍士除賭博掠
貨及逃軍境內捉獲者止于綁打發伍外惟逃叛境外及境內
剽劫者則在必殺不宥然他營亦少舊開原遼募兵皆關內多
叛出邊外一時陸續斬至十三餘人近海蓋道獲其逃于南衛
劫盜人財者十二人而斬亦斬斬之曾記一起十六人逃出邊
為長勇堡李國臣追獲十四人而遇其二解到遼城該道同部

道審明知于叛法當與赦戒押者實兩日勿投文獄于其中曲
議一人處斬見職請通然後解進不意職先今俱斬之而該道
意不無少望追齎閣臣將到遼陽之時藉此紛紜後書長安提
惑衆聽此刑處有時而窮之說也若乃廢羣策羣力而權獨智
獨賢則何遂何將之策之力廢而不用獨于閣臣所書面商確
者之支言而形之修書疏者實不可行不得不姑廢之耳見閣
臣以夷攻夷之疏自任必濟已蒙　先帝明見萬里有十羊九
牧之旨而閣臣必藉此下補科之命護循導　敕以行令所用
所攻何在是策且自廢矣職本不欲辨而前于京中忽得一單
言五六月閒奴賊搶掠屯堡三百餘處殺掠軍民近二十萬又

後賊衆逃逃四五萬人見謂職央撫臣虛報者幾以為天理良
心安在不意謂職隱匿欺君暴虐軍民而不聞閣臣所遣至於
斯也而猶不求一明白職即病歿而去何肯瞑目當擇畢案行
各道咨令督撫都院按臣公同親詣各地方逐一挨查嚴參以
正斬欺君虐民之罪一將撫道見者無不驚駭後歎人人自危
按臣亦移後書謂不意重明麗正之日猶口高張此惟告之
天地鬼神惟願神明陰殛貝錦投畀豺虎魑魅魍魎畀天無日
之言從何處查勘惟有仰屋嘆氣而已世道如此欲大臣立功
于外其可幾乎此言非職出或亦天理人心所不容已而職猶
忍痛之為言夷狄盜賊禽獸也遼東不幸畢者之衆甲廄戈力

相堅延究職病已深賊虜自遼亦爲不屬于堅逐惟是職奉
勅禦虜及爲地方主持日以爲虜使　朝廷之紀綱風俗以職
不才故將地何顏更立于文武吏民之上不能識何以正法開
各衙門皆有此輩不明白請旨行勸而扶全承襲沒人罪過從
人勞苦何以明法伏乞立　賜罷斥仍　敕兵部會同科道官
確查軍所發來証據明實奏請行勸使職明白受法而去明心
而發此亦彰公道而鼓士氣以肅犯法而振軍之一端也至頻
報擁兵十餘萬而不能大人大創小人小創斬賊擒王而保民
處地爲敌奴所笑誠有如所奏者東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
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凡用兵須錫兵兵馬將官得力方能濟

事今讓兵中惟賀世賢祁秉忠取長敗于戰陣侯世祿精悍而初
歸大敵劉孔胤勇敢搶城守行伍而戰陣非長將官惟尤世功
朱萬良爲軍中白眉餘多庸碌碌見在官事不敢盡言使人
虜邑求大將如前日劉綎輩諸將采貴徐九思輩已不可得而
各鎮兵馬又四五等選之餘無一而非敗軍下駟者發與總兵
將官皆力辭不受者楊宗業併自己帶來山西兵馬亦欲推之
于人別求好兵又辛無所得今勅諸將日淮陰市人而戰劉岳
家將各家兵其骨已朽即安得起而用之從來兵將隨時隨地
何用然何如年來各邊匿自管之精者專選一種羸卒老馬悉
一付　廢將或千總抑勒而來及到山海關督臣欲汰回則人人

皆欲汰回急從下手只得勉强出關幸數內有營損不定而補
以新募者皆市井游棍每下營不知站立在使千把總扯其手
而安之伍及千把總去又離伍而千把總又扯其手而安之人
人皆然日日皆然見之令人氣灰亦令人嘆殺川兵土兵毛兵
雖部伍齊整亦殘弱各半而平原曠野不能與賊騎相馳逐標
左右兵募自河西義武營兵募自河東及各營濫卒可日逐目
擊賀世賢內丁皆招集殘兵于逃陣催餐畫所募者疏稱爲將
官胡國臣王平等輯成一枝勁兵高厚見之而欲指奴酋李永
芳閉之而畏懼此從來大關修工一日者及前扶病看邊至蹊
陽見王平辭兵不受職問可得精壯幾何平云所統一千七百

餘人若挑選可得五百人職謂此以一當十可戰者乎云只可
條會在營伍當邊軍者何能戰遏鎮江合城士民商賈公呈言
五月十六日數十賊入鶯兒溝胡國臣領奇兵黃應步兵二十
人放炮扎營夜半開江劃船以爲賊至吶喊數棄委棄戈甲奔
城外驚起男婦赤身奔地而乘机搶掠民間財物且單開平日
弁編諸狀乞調回別用免爲民害始悟高厚見而蹙指者端是
爲此恐閫臣亦不得借工作刑威爲替畫隱諱也計遼州各兵
雖然有一十二萬之數而實在堪爲戰者內除川兵土兵毛兵
三項不挑其餘挑選精壯十不得其二三餘無奈何只得令充
守城池採草放馬以及大兵之後王于馬匹被損死亡更不可

言者今亦言者第見遼中今日彼賊收拾僅之人情光景遂謂撫
兵陸續出關必一一可戰而不能戰以為經略罪而抑知夫兵
馬之不能戰一至此極也今箭撫而張帥頒命馬上推而三路
喪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如欲大入大剿小入小剿而斬賊擒
王之事且將各邊精兵再調三四萬來成一川土兵勢然後進
取亦未爲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也今日之事惟有
亟選才望夠該壤封疆乃為急者伏乞　聖明立裁央施行
遼東經略熊廷弼繳還上方劍乘待罪疏曰職本不才蒙　先
帝知遇屬以東事且賜尚方劍一口使得便宜行事職用是斬
貪懦將三人逃叛卒數十人聊正軍法以彰　國威頃臺臣顧

慥論職謂尚方之劍僅供作威退志之具職則不敢但職負
尚方而不能用者實多按軍法訛言惑人搖動衆心者斬乃軍
中挾私快臆表裏爲奸流言蜚語布散蠱惑而職不能用也軍
法部署幹轄以下商議兵政務在和允違者以違制論議者斬
乃軍中爭辯抗違軍馬錢糧任意虛冒全不報驗而職不能用
也軍法離伍者斬乃軍中一日而逃三千人不一人正法而職
不能用也軍法妄言賊至夜呼驚衆者斬乃軍中鬨江湖夜
半驚惶乘機搶掠而職不能用也軍法取人財物者斬乃軍中
指點關親科歛各營嘗如朱桂芳高洪中等而職不能用也職
負尚方多矣科臣楊漣論職當繳還尚方乘待罪且責職以

一刀兩斷不宜僅近來頑鈍無恥行狀而不能待譴將原賜劍
一口具奏繳還不敢再留作威還志為顯倖過憂惟是劍爲
朝廷威靈所係劍還而職已無所恃官亦已無顧忌五日京兆
玩侮易生所關封推存亡甚重伏乞　皇上如職前疏亟　賜
罷斥聽勘　而議選才望來代一面移撫臣如遼陽督臣如廣
寧薊撫臣于山海開支撐目前危急人情事机間不容髮而無
悠悠停　國家受麻木不仁疾病則病臣幸甚殘疆幸甚　太
常[illegible]卿姚宗文獨劾圖觀[illegible]
[illegible]

所詳也職第恐之至其所將職薦者初皆大抵蠶書生心膽怯
畧孔小不能盡知其方略再搞則云淵練有方部署有法職中
卑兵而商民安堵鋪張滿紙矣夫始開關而少洋洋校人之狀
生魚盡生魚之非矣如將為釜中之遊何哉皆善練兵者特剿
銜揮之餘雖有婦人亦可以戰李將軍推牛享士三月遂大破胡
既謂號步署有方即不能長驅出塞亦當坐家殺賊何花嶺山
城與王大人東及通者不能小入而小剿也何經略
請日之謀尚言郎將一十六萬亦不中用又云兵無爲戰則不將
謂如兵何總兵無加將何職亦無加總兵何又云少爲戰則不
成其為戰也嘗時日之衰何俟而壁壘致兵穢旌旗生色纍前者
之言以為証自相矛盾之經略之所云轉危為安者第以遼瀋尚
有耳不知我發焉要道之危者此三路敗兵未集將事也
已空九邊之精鋭竭五方之物力將敢是求事止自衞彼遼瀋
之外於總生衆者孰非中國之赤子也堡祖楚者孰非衞親宗
之封疆如任其割棄天下有瀟遼瀟孫子絕孤城而能晏然無
道之憂乎今遼瀋幸存急作收拾故懼惶計之如
之逆瀋既失而後議經略之功罪亦太晚矣嗟哉奇個對頭久
之而陷何追臣之講一懷而去也見于遺司農之書安得賢
之事今是之議曾明示于往來之牘經略之不欲終任遼事此
念素兵違跡請告願提不果今者得去大快本懷紛紛疏揭如

耿耿不平之甚者此不欲其錢其鬱以了耳好業有恭藉之戰
可期救 國之心未延瓦贈好畫泰以戰成功者何不具膽力
請曰臣不撤貫 國重是今有遺泰曾大有民積縣人民役書
不可更主而置士論淺者不燃復伏願如漢班定適彼示之
復類備單師一年以底西撤之功再不敢請臣之算出 聖明
不事時國請臣月為權鎮此大其華之所為也何計不出于此
而後狂乎客實為事手王經家所以極其者謂撫一日了運將
之事則城中兵馬除役防見調川兵另操其已經專宰遣室者
覺繫外三萬餘職與四首三職一日並縣以防備濟應點之樂
直異各道臣寨守而行者也又隔擬海上定令則基委為登運
遣風事寒崇一往關實此遣臣請此而行者也又洞撫中軍才
曾等猶聯開視夫往來遣塞風皇不得不用此業既用此單知
在今日必有此書業豎事亡時中時精期禁將且寨為各道并
查鉅官時時壹敵客有法外之人使城有之則當日明正其罪
興遠得之城然壯風霸矣生教于今之柄者向伏乙斧新以獻
三將將士之心曾奔快事何至今日始惑于室而色于市乎又
聯行至廣事時舉果以二十金鑄從者且費書云從者奔走幸
勞此與失不可廢職又而務之開親之說勞自上劍之且前見
貧而後議脈此本情愛之至變祉孫職初至遠馬經略職詩相
遐逸日職亦詩閣之中二鄭云寨沁係璧漸安石千張爭呼鄭

令故敵承相網實也矣命令以驗喻相達大井乃心且
職已由省理弄黃徵論到之日也故不具疏而遽揭 ○遼東
經略熊廷弼奏 旨解任回籍聽勘兵部議定奪仍料理候
代員候令該部即會推

十月甲戌泰昌元年刑科魏應嘉會議疏曰廷弼之經略遼東也雖
支撐一年但虜不來耳積近日倉皇救撫瀋臣不報不敢謂之
無罪亦不敢謂之有功臣似有佐于廷弼而臣不然也 國家
以奴酋逆天犯順經略一年有餘而廷弼受命專征亦一年有餘
此邊疆何等事 皇上何等委任試問今日景象何如哉以兵
言之天下援兵約十三萬有奇遼東土兵約八九萬有奇而皆
不足其用令廷弼之言曰各省鎮兵發兵馬即再添十八萬亦
不中用必如何而後中用乎豈欲盡九邊精銳盡奉援遼不得
一卒以成巳之封拜而後愉快乎有兵不練輒曰兵弱募亦不
來奉亦逃去皆有傚工枉殺之懼耳此臣為 皇上之兵計也
非佐廷弼也以餉言之一隅遼耳盡天下之陸者水者帳者輓
者無不受盡苦楚除 先帝所發二百萬外一年之外已用過
餉銀八百餘萬兩矣猶曰餉不足也倘知其遷延必為數幾入
百萬而援戎功耶夫一絲一粟皆以供軍廷弼何私焉他謂其
如許之兵餉而空靡費如日用不見料敵出奇有尺寸之效卽
領東海之為難恐亦不足不謂之坐靡糧餉不可此臣為我
皇上之餉計也非佐廷弼也以軍實言之年來買馬幾傾府庫

向兵部要一萬有奇措數十萬金錢將所買馬匹十不得其一
用此固委託非人亦乎不臣所當從嚴究處然皆以之供遼而
徒見日削日匱如以吹入犯則報殺官馬數十匹殺奪極多報
數極少即今瀋奉奴兵至城下搶擄 臣所報殺奪馬匹又近六
百矣果真六百耶抑尚不止此耶真料徒費馬亦殺傷有兵無
馬何以應敵即如前數十萬金之火藥付之一炬廷弼曰何等
嚴明竟不奏何人看守何人失火有無細作賄入潛燒乃混言
失火一筆了事此等模糊在他官他處已不待查申奏報而先
着 尚方之劍矣至其殺人如戲不殊屠伯該鎮共痛舉朝共
知何待臣言此臣為 皇上之士馬軍實計也非佐廷弼也以

村屯言之自廷弼受事以來試問保得幾處村屯否禁得幾處
殺擄否花嶺王大人等處之殺擄御史陳王廷親一指點實據
即欲剜刃其胸若曰此是邊常事顧經略一年有餘不能速其
吻探賭其殺擄而以為常乎有湖無皮何以為樹科臣楊漣不
言之乎村屯皆遼之土地殺擄皆遼之人民以貲地與城如淸
如奉曰此為遼彼非遼也而可乎血朝流離如此而廷弼猶曰
半何遼陽亾而復存本無東隅之失何有桑榆之收不知其淸
撫順鐵之間所存何地所復何城何以謝三韓父老子弟而忍
聞其聲哭此臣為　皇上之村屯人民計也非仇廷弼也以道
將言之道臣高出等皆係斟酌其才望以應遼急者總兵李懷

信等皆係名將而又為廷弼所取者乃于道臣一言不聽大將
罵之如奴人人憤氣滿胸堂而約結鄉鄰都求解脫只有告
病求去一路如李懷信不勝其挫辱決意病聞其入關一日一
夜行三百里此真病耶亦萬不得已而然耶懷信在今即當立
召至京以應遼急至于道臣多有洋洋焉齎及于朋友而不敢
公言如此失人心雖令良平入幕頗牧秉鉞亦無成事廷弼固
自知之何必問曰其道某將也不見監軍御史令走角門在御
史固為自失其體而在廷弼何以得恭冀行乎此臣為　皇上
之人材計也非仇廷弼也且今日非獨無仇于廷弼而且有以
相成者焉據廷弼高言雄氣自比何下伊呂但取漢臣諸葛亮

即以方廷弼何異始而濫泄自用以封疆為嘗手不能歸誠布
公集思廣益以盡羣下之情繼而戀戀首丘以啟局遁後人不
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畢公忠之義在今日為廷弼計亦惟
有引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如亮之所以自處者
將亭一致例官自贖廷弼獨不聞乎則微　倘方之劍鑄侍郎
之私身伏斧鉞惟思惟處聽之　皇上是所以報　先帝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　罷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刑部尚書黃克纘
暫署本兵并協理戎政仍命作速會推　初三日丙午葬　神
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　五日戊申武選主事賀萬祚言遼事
宜撫遼人開屯田用餌以佐行間隨法以淸兵食一時稱為救

時名策　遼東經略熊廷弼既繳疏陳列而臺臣馮三元張修
德科臣魏應嘉詆其硬口飾辨復交章駁之有欲罪以靡耗失
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脫卸者有欲罪以捏造逆摘者于是廷弼
又有行勘尚屬虛文之疏　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
與經略熊廷弼屢次互相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罷着魏應
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　以遼撫表應
泰經略遼東　十一日甲寅敗曾于灰山　科臣楊漣勘事勿
逐言官疏曰　祖宗設立科道等官凡內外大小各衙門事體
許得風聞糾劾或有議論未定事在彼中難以懸斷時一行勘
要于事斷核實以服彼言者之心夫亦就各該地方撫按官勘

科或另差官公同會勘此體來一定之體未有卽以言事之官
勘所言之事者頃臣接得遼東經略熊廷弼原參科道來遼逮
勘以淆朝議事　本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等不勝駭異此在
閣臣當日票擬之意或曰遼東之事之人以言遼事之人則功
罪不具人而識一可以服舊經臣之心一可以息更爭敢之口
不知附者卽言者就令勘得通眞心誰肯服所勸之人與所言
之人畢竟各不相下反滋多口成何政體況日者奴酋恃强披
猖獗陷撫順奉集地方舊經略意氣已頹新經臣經營未定乘
瑕抵隙儘有可發若突　遣科道三人往勘道科之精神耳目
不繇又多覊縻紛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斯時也臣謂熊廷弼

之功罪為小而封疆之關係爲大按熊廷弼乞奉　明旨在舊經
臣以被言離任之人祇宜虛候靖聽公論辨證　皇上遣分不
必紛紛角口在閣部大臣但一面責成新經臣以全付精神緊
代舊經臣圖後虜無存誰先誰後之心一面督推遼東新按臣
張銓前來監督若令平心細心勘明公案無關繫至之口無留
不結之局其科道三人往勘具奏成命力請收回無傷從來公
事勘事大體致啟後來交爭發端期于遼事國體均有攸賴不
然使風聞言事之人卽作原奉勘問之人無論道路之往來各
該職掌之就閣而建言者與被言者相駁而終不降心以從議
論日紛爭攘不已或煩　明主之聽覽而漸開言路之睽疑譴

執其咎閣臣卽不自愛爲論職掌莫于封疆社稷何哉事關國
體臣等不敢不言仰祈　聖明裁察　御史吳應琦勘官必須
另遣疏曰慨自奴酋匪茹三韓執郵　皇上眷爲東顧特起經
略熊廷弼于田間秩以司馬賜以尚方賚以食幣誠不次之擢
而希世之榮也爲廷弼者上之開誠布公除兇雪恥以恢復
祖宗之封疆次之秣馬誓師用間設伏而以保全中國之赤子
又次之而以鞠躬盡瘁認罪引匿以仰聽　朝廷之斧鉞豈非
分義所宜然哉無奈其志大而量小才短而計疎內而司農司
馬餽揄之若傀儡外而監軍道將叱咤之若奴隸致令中外解
體將士離心狡酋因而窺竊肆無忌憚小入小利大入大利殺

掠村屯長驅席捲人畜一空彊宇日蹙兵力日殫於是舉朝臣
工相對愁經憂勸局之無日恐一火之潰堤而科臣魏應嘉臺
臣馮三元張修德相勸具本糾之非仇廷弼也正所以爲封疆
而忠于陛下之職分也不意廷弼盛氣未除毒手隨發遂請三
臣往勘奉　聖旨云云欽此夫廷弼用師經年付託不效其城
堡之修理兵馬强弱錢糧虛耗杖虜多寡非行速勘無以明罪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亟籌兵食疏臣聞伯夷讀曰儆戒無虞
罔闕法度甚衆人一時之安聖人之慮遠必規萬世之計未有
祖宗法度不修而可以貽經久無窮之利者頃自建奴肆逆遼
左垂危舉朝蒿目而憂不足者惟是兵食二字顧以足食言之

生前自有大道豈其一意剝民乃那借窮而搜括搜括窮而加
派後議稅契廢事例青衿可鬻富儲可括一切苟且猥鎖之政
秋毫必悉錙銖之取總不足供泥沙之用于是今日加派二
十萬明日加派四十萬又明日加派一百二十萬焚林竭澤供
海內之凋耗而莫之恤以此足食可謂有制乎無制乎以足兵
言之一方有事誠不妨量爲調遣然就近徵補不惟朝發夕至
抑且風氣相習羽書一馳張惶莫措邊兵調矣土兵調矣又爲
之撤水兵又爲之募民兵罪不可脫女流可將乃紀律不嚴調
改不齊未練兵而先催加餉既失律而猶令招撫拔而議守候
而議出關調者已逃募者未至安家行糧衣甲之需不知費朝

廷多少金銀而遠左曾不得一當之用以此足兵可謂有制乎
無制乎太倉一年所入不過三百六七十萬而九邊年例舊餉
共該三百八九十萬至于在京文武勳臣俸祿庫局等項復約
計四十萬此額外不足之數每歲當六十萬何以供之邊左搜
兵十八萬計水陸腳價與本折召買等項歲約用銀五百八十
餘萬今加派者僅四百餘萬耳此一百八十萬之急需胡以應
叢爾小醜縣過海宇今西虜覬覦而動又胡以禦之擁已潰而
猶不收舟已漏而猶不補准潰怨怨徙委千莫可奈何束手以
聽潰亂之日至與言至此誠可寒心臣愚以爲圖救時長策莫
若申明　祖制　祖制明不見有加派之害而財自裕不見有

召募之煩而兵自强夫京營兵　國初四十餘萬嘉靖時尚二
十餘萬今何止十二萬也即以十二萬論果皆投石超距堪備
戰守之用者乎鼓譟偏多餘勇荷戈不勝怔怯乃掛名虛冒占
役賣閑又復過半兵不可用與無兵同即京營而邊鎮可知也
邊兵原額九萬六百餘今止八萬一千九百零此一萬二千七
百之兵何以議減邊餉自隆慶元年後原額十三萬三千九百
餘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此三十萬一千六百餘餉何以
爲增餉日虛而兵日減固已不可爲解況兵半虛名餉無實用
言之真可歎息即一鎮而九邊又可知也至于年例日增如嘉
靖十年已前邊餉共用六百八十餘萬至萬曆四十年已後頓

增至四千餘萬日引月增即未易遽言裁損然以此四千餘萬
之餉盡以養戰士尚何不可守則固戰則强乎誠使　廟堂之
上毅然商斷　祖宗額兵若干額餉若干悉遵方策之洪謨一
洗近日之積蠹即或事勢難遵不妨量爲調濟有一兵必有一
兵之用有一餉必得一餉之兵解紛更張如唐之議復府兵者
將內順外威赫然奏中興之業詎非萬世之利哉宋趙雄奉大
閱畢申飭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孝宗曰前此虞
允文行揀汰之法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倘今日秉鉞能力
行虞允文之謀就各兵見在錢糧簡各兵士馬汰其老弱虛冒
必清浮費必減內而司農司馬極力主持外而督撫道將加意

況則倘有不足當亟夜屯鹽之法嚴行鼓鑄之條苟可濟于
國家不必避乎勞怨而又欲以小民剝肉之難遂軍捐髓之苦
國勢燃眉之急則用露肘之艱誠明告　皇上慎儉德以懷永
圖痛民苦以固邦本織造等項可停者停之毋貽責薪之誚食
厚祿等項可折者折之毋貽割股充腹之譏恐納牖遇卷再
三剝削若　皇上英明天縱超出千古嘗未有不轉圜聽之者
因循擇徹弱筋骸亦今日救時之術也不然者玩愒月微幸
日火燃積火已炎棟尚未知賊虜之難支也而任其虛耗如故
則日復一日空也而任其額縻如故徒惜人情國急　國事
難能比荷于無術衆人終不可為兵禍切剝膚一旦決裂流潰

痛哭臣俱不知稅駕矣至若加派非所以籌邊召募非所以敵
愾臣請為　皇上直窮其害可乎夫計天下畜戰之士不下八
十餘萬而京民二運與夫年例之費不下數千萬今見在之兵
不練置見在之餉不清而驅赤子以干戈竭精術以填海不知
祖宗養兵以來將安用之其不可一也天地生財有數人情
惡亂樂生今正賦尚且逋負而遞徵不厭再三雖遼餉可以粗
完而九邊必致虧闕兼以不肖有司攻猛如虎吏胥上下為奸
雖犬不寧室家難保彊圉未必寧謐而根本先已動搖其不可
二也節用則雖詘必盈不節則雖盈必詘無制之兵不可以勝
今養軍若驕子而用財若波逝遼左出入之數竟不可問河上

遊遊之兵莫敢誰何聞風則棄甲而逃臨陣則倒戈而授未弦
外患先釀內憂其不可三也邇來天變日新夷情叵測戎狄豺
狼所在生心重以兵荒洊臻民窮盜起潰決之形已見不啻之
而且深而尤不加意撫恤口事催逼恐岌岌待斃之民即遑遑
思亂之衆即急下詔祖之　詔速罷徵兵之令其能收既渙之
人心而輓方墜之天命乎　大厦將頹壓將何及其不可四也
夫以　祖制之當遵若彼而加派召募之貽禍若此孰利孰害
陛下亦何從因循之說而忘萬世之慮哉況遼事結局無期
廟算宜再慎嚴行固已不堪久之必致大亂臣故以為亂
遼東者奴酋而亂天下者則中國實自授之非奴酋之能亂中國

難也雖然信賞必罰國人主勵世磨鈍之大權頃黃嘉善避巳
去位然誰掌邦政而遼東疆土半淪腥羶乃不辰行譴謫尤然
高于蚍婦紀綱大壞賞罰倒置不知後之任事者又何以責其
効死封疆也若計臣李汝華憂國有心匡時無策揆以陳力就
列之義亦當遂令自裁以為因循尸素者之戒至于四郊多壘
兵且在頭顱中外大小諸臣昏睡卧薪毋徂燕雀之娛而忘胡
越之禍天下事猶然可為乎伏乞　皇上敕諭戶兵二部酌議
經國長策開誠布公慎勿再襲近日會議虛文徒貽虜馬渡河
之笑也　命行人徵請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㴶何宗
彥入閣　吏科周朝瑞上言竊惟自古　帝王之要無如典學

況我　皇上冲齡握神器之重從前國史未親則今日將習之
功毫不可緩乘朝鑒鑒然慮之如講期之當早定講官之當愼
選與夫進御當以何書開導當遵何法並蒙　聖祿隨諭禮臣
卜吉則　皇上自今庶從事于學矣故人　主非不學之患而
收實益之難臣謂學有日講有日益願　皇上當自克其難
則先立志古人可作今人亦可作日夕乾惕必欲潛心講道追
蹤前王學術屬當今日進講明日又進講雞鳴孳孳猶望立見
講臣再圖循問學成自誦講或信心講或未信心寤寐思服務
期旁通講意不愧師承以人主之尊下學則講之久惟恐君勞
講之直又防君忌而精神不鼓意氣全損奈何責講官之片學

爲情浮言完事荒如流之歲月貽莫追之悔恨爲耶君克其難
則臣不難矣臣有其難亦當因君之克而共克之耳若語連篇
累之神倦簡易說理明白數辭反可煥發　天聰更可開拓
睿識並能備裕　聖修堂廉隔而師道益尊聽宜勿令君心太
勞乃講習尚未終事可窺吾君之微有退志而殆將罷席乎向
而已費講席可以任吾君之過目即忘而不較一孝乎惰氣稍
乘講期偶輟獨不可尋方振起晝且方爭乎臣克其難而君受
其益　君受其益而臣亦予其咎願　皇上與日講諸臣交勉
焉有如措識祇修得文章句徒飾耳目　君德成毁治道張弛
畢竟何如亦大非　先皇帝冕玉几屬望諸臣輔　皇上爲堯

舜之意臣愛君一念不能無言伏乞　聖明留神省察　吏部
接出　聖諭今歲　皇祖考妣　皇考升遐典禮相繼古今未
有昨　山陵襄事　神主升祔太廟大典告成前　先帝嗣登
大寶纘朕登極典禮叢重尚書孫如游以一人獨任艱煩碩劃
[illegible]盡勲庸懋著勞績可嘉今特簡任着入閣與元
輔[illegible]一同辦事以昭朕眷優勞臣至意其該司官着吏
部遵行紀錄欽此　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等奏爲揆席特從
傳奉宰朝太駭聽聞謹合辭糾駁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以杜
夤緣以維廉恥臣等接得邸報見吏部接出内旨禮部尚書孫
如游同入閣辦事一時大小臣工無不駭異僉謂宰相乃第一

等官須得天下第一流人果當輔臣闕員之日要必明付廷推
公協輿論而後宣麻有色拜命無慚即其始進之端可望匡扶
之效也若孫如游何如人哉彼其龍鍾有年然軟無骨臣等不
忍苛求其生平雅道但就目前兩次會推皆不預名則其無品
可知漠然于素鄉之席靦然履宗伯之任則其無恥可知即曰
大典勤渠　山陵拮据亦自職分內事非有
避議禮之偉代也　皇上畢思循資業已酬待不薄何致以三
公爲竟賞之具九重若獨契之知驚天下之耳目輕鼎鉉之名
器哉若輔臣者既從被　先帝之中言累累而託之特簡又權
秉　皇上之威福嘿嘿然忽以傳宣爲令不知是誰票擬藉令

如之敢爾攫權自無糾繩之臣手握爵祿之柄自此而墨勅斜
封無所底止亦可爲寒心咋舌矣伏惟　皇上收回成命庶于
政本之地清而登庸之典重矣　廿一日甲子敗將撫安　戶
科張國祥上言　皇上踐祚以來言路大開嘉猷日進保護
聖躬者忠肝披瀝不難斥　宮闈之親貴爵滿仕路者義憤激
昂不難侵　寵勿之大臣慮周遮防者直竪氣訐不難摘師中
之長子　聖主虛懷以翕受中外竭志而徵從惟昌言之無諱
何至治之不臻臣謹繹其義再申言之則辯佞不可不預防也
相業不可不更新也將略不可不早定也請竟其說自古輔養
君德者惟愼選左右之爲急有道之世未有不親近忠賢者也

失德之朝亦未有不狎溺宵小者也何者彼其近地而情暱上
之嚬笑怒罵無所顧忌易開以可乘之隙下之窺伺迎合無所
間絕聲色貨利狗馬畋獵沉湎游觀珍奇玩好一爲所中始而
蠱惑君心繼而盜竊國柄養敝相尋歷歷可按如　武廟初年
元輔得人罔可與大有爲之資也惟其寵信劉瑾輩　顧命之
大臣逐忠直之司禮逐太阿倒持威福任意濁亂朝綱流毒海
宇大盜竊以爲名神器幾于震動雖旋就誅僇而彷損匪細矣
我　皇上英明天挺萬一不至于此然慮患當愼其微蚊穴之
漬寸炬之燃九泥杯水之所用而滔天燎原之是發何見之不
早此時　聖心如山下之泉初出之日患爲泥沙雲霧所彰混

耳目　皇上于從容暇豫之際益敬自持老成是倚如有諂媚
旋辭當先巧中者輕則降調重則屏斥庶幾　聖體清明　聖
斷培養從此親信儒臣講明聖學堯舜之盛德大業基于是矣
臣所謂辯佞不可不預防者此也國有內閣之任即古宰相職
也朝政之汚隆世道之泰否萬民之休戚四海之叛服評相業
者誰此以定毀譽輔臣方從哲獨相七年試請自省必不慊于
獨知何怪于人言之遝至也　皇祖之朝輔以無力回天自
解當此　聖孝隆言聽計從之日豈非輔臣得效時乎如近
日中宮傳旨盤究大拂公論群情猜疑咸謂票擬之內默輸傾
附言官之心誠以爲輔臣受　兩朝顧命無補格之功而先行

羅織之術稍自愛惜不應加是臣不敢苛求以傷　國體但願
輔臣操心務虛開誠布公勿聽佞而佐直勿喜諂而塞諫以精
白事　明主以沖虛資僚友以至誠惻怛之新神疏通于宮府
之間明開其善念而默銷其非幾以廣大蕩平之赤悃推于搢
紳之度融化其偏邪而合歸于中正以清介端嚴之風彩薰被
于百司庶臣四海九州之人心變其貪競而盡還于恬靜將竟
衷鼎羨而獻琛反側猜疑而悔禍竟成中興之上理爲中興之
良佐勒竹帛而光青史是在輔臣一轉念間耳不然瞬息之榮
華易過千秋之衰議難逃富貴可戀名節亦可惜也豈以輔臣
之智而不見及此乎臣所謂相業不可不更新者此也中國側

夷之策不外勦撫兩端勦非幸勝于一戰也舉庭揣笑穹耻除兇而後勦之局始後撫之局始完撫非畏城以自守也來儞偪之使去去則不敢復來而後撫之局始完今熊廷弼經略遼左修築閉濟鼓舞堵截是其一得未可盡以為非借使調撫用之兵擽縣處之俏不至疲敝間左以為根本受運之數年未能威功于勦亦可收效于撫惜其志大才疏氣高量褊諸臣論列業經剝義奉　旨行勘無容再贅矣惟是臣所慮者經略更易之際乃敵人乘隙之時正宜聚精會神料理防禦而三臣並出冠揣紛紛詳文後旁午聚族而喧嚣者是何奇正之策毋乃鮮實士而長冠志乎說者謂功罪不可不明據臣愚見此時吳襄能敵

是求仰藉　九廟威靈創平有日不惟廷弼可從寬宥即楊鎬何妨未減不然而勝定無期變生意外不惟當局者莫逃僨國之罪即旁觀者俱有胥溺之患亦何于危難之場作此撥擾之舉也今日急務宜令袁應泰條上方略或能任勦或能任撫用若干兵馬若干糧餉限若何年月結若何局面　廟堂之上再加審擇如不可用速宜精選才賢者另簡更易勿貽將來之悔如果可用亦當寬其銜轡共為撫辦徐觀後效之成願應泰精警彼已速上方略今日之擔當即後來之契券何不可早定也

二十四日丁卯噦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最勤宮與噦鸞宮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噦鸞宮雖毀選侍李氏暨　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編修錢謙益復官　南臺御史傅宗皐奏曰仰惟　大行皇帝英明踐祚政令一新旬月之間百廢俱起薄海內外相與歡暢訖今異見太平悠久之治實孜孜矣詎虞抱疾數日造於　彌留遼遹臣民聞報之日無不含悲飲泣追恨崔文昇用藥悞　聖躬思食其肉而寢其皮臣因是以細詳之謂崔文昇之悞藥為何心耶何以調護有年不聞用藥悞事乃於　先帝聖體偶恙之日撲投剋伐之劑遂至眠食俱廢肢體軟弱竟以淹延不起而又遍布流言謂　先帝興居無節侍御蠱惑以圖蓋其悞藥之愆而大玷於　聖明之德無心者如是乎謂文昇為有心耶　先帝仁

聖早著恩澤周被即如置文昇於禁近慨然託以玉體之重待之不為不厚矣文昇何心遽忍為此意者幾微與厥之中別有爪牙稽結之奸造成一定不移之局或并文昇之身而用之卒相推挾以至於是未可知也今文昇活口具在不可拷而問乎尤可異者　先帝長君踐祚　鄭貴妃以　皇祖宮嬪戀住在宮未聞遷避故違　皇祖家法內侍多先宜引避遣往　先帝御前沾沾以承奉為名今查浹月以來所屬進者何人所承奉者何物何以致　先帝於寢疾而崩殂而謂可脫然無與乎臣請貴妃所進奉　先帝御前門監必有登記司禮監應為查出與文昇一併勅下候三法司會司禮監駙都尉朴卿寺科道遂

併各犯俾之廷鞫根因分別正罪然後家法不失
國憲以明哉
先帝定敎雖移亦因是與衆通曉而毋啓疑端於後世亦日前
吃緊一義也然茲事關司禮監方今掌印爲誰盧受見在河
決不宜以究處事爲之語云投鼠忌器盧受通夷有據納賄有
因若仍側席司禮職身禁近將來潰敗分裂之禍益不可上恭
未有近侍敢輸
國情於酋虜不致起危戎於轂下者臣誠竊慮之也伏願
陛下速還盧受併勅法司明正通夷罪狀並覈官府連結諸黨
然後禁近可幸一清

國法漸以克振臣遠在遐境不能盡知
按庭近態第就前後疏論事情有據者胥咨開陳一以正奸臣
快斧之誅一以明
祖宗內廷之法一以清肘腋逼近之奸伏惟
聖上速付所司查行庶宮府政體從此明於白日
宗社萬世無疆之慶自此益肇培之中外臣民咸加額從福之
不淺矣
○御史馬從聚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崔文昇用藥之故
請
正典刑

十一月甲戌朔原任經略今聽勘熊廷弼揭略云日來兄考道長應受特臣建下
法司莫令奸臣覓獨張道長藏要用　向方與王亦勞守孫尹
籍親掌科泉又寧出一裝逆擦極不可　辯之非要意令[illegible]廷
而拾鳩鍋意其急怒參行罰罪一得往逆命勒之亦必[illegible]開
今[illegible]多奸道不殷爲行矣臣恐掩賓關外寫人[illegible]
甚[illegible]乃領三公出關行事及非見兵科公疏又要[illegible]殷
而爲之留行其若三公除奸閣罪之意何參其行大台[illegible]敢
者即言皆武令勸得遍其臣必不服而其賓不然[illegible]附
其[illegible]上忠分臣以封疆大臣廿作故昔以聽勘于三[illegible]
者[illegible]帶心以從也最使三公專主勘得恣行夠落而爲下其手
者[illegible]下[illegible]己令[illegible]弼誌青肯前督暑無議有部道府總有兵諸
[illegible]丈至一人有一人戶滿勘一定前一意告贊經一官前一
宣[illegible]陳倡一一參閉三公不得而悄推一字也邦真崇被射
宗具痛慈按內憑本心外急與論尔不肯以老方向三之兩
聽具毅舉爭也誠如光而通真也敢不服敢不稍下臣意翁睡
將穀得久定即欲首挾衆侍歷過虞然順而藩倫藩得計誠臣
御無敢無隙無可愛也七八九十月分最緊急避此敍月立十
一十二月來勅令是其變時道將神盛能照奮不至冀見
也若謂臣之功罪爲小而封疆之關係爲大則又溺其亡矣使

防虜而無關于封疆也喬用勘正惟關係封疆忠勘而是究竟
有所其衛勘而非當事丞國敗王勘而功則罪臣以安衆勘而
罪則忠臣以感衆如分功罪封疆以爲兩是欲勘臣于封疆守
忠考詩惡實多魚積彰彰然在地方中也無可勘者而忽其以
黔其不便於三公不敢來者然而東局無勞老樸心達公苦以
胡升道之承撒青不肯爲而制作調勞前自我于其下以存科
道之變面或其不免者兄言官有風聞奏事之例即況藏數君
評其害對而有此四字凡以蓋之當今之世寡家可兩衛門罰
以言之罪而又何斯縮于求遍之一行哉哉揭見爲三公勢以爲
脫從界熊延禹初與姚閉科一言嚴旨得罪之孫不欲發抄以
存羅道今見閣科辨揭謂以不行爲舉閉界經略何所而文也
乃衛於我與薄內其見之至下勘中辭意有違東鄙然分教
宗閉[illegible]然[illegible]口無盡也書云自台寫入羅後身分疏薄一見才
于有道月逆身口屬坐成乖作年來責重罪重勞深發深一切
書或行無慮賓濫布圖中者無不當盡其致而屏者大政者止
臣品其辯以示導規此導遺忠恐之感之念國新不發所以爛
昇于臺下責史弟一事追羅與海亦役何又必欲一一未憾子
左有不寄詩否夫閣視之役鳥兵夷衛而救院關脫係上明
無非閉爲新兵新倘而經撫道將兵馬紀容至亦無庸圖凶西
必下閱者借邀目下補料之　命而圖用東攻貞以快奇功此

中外所明也當共憂懼不下或而不使也既留中覆于臣[illegible]
報若經略視下可為他日同心共事不使恐違下[illegible]發之[illegible]
言未敢從及至遼而台札亦以訪問西虜[illegible]印[illegible]大[illegible]言之
易于得　旨見得而不使又未及從[illegible]而望
下而交事亦遷延為策以報其場不使[illegible]一
罪並上欽入月初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平自送西[illegible]
[illegible]一場之[illegible]必思不使當[illegible]
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又不使之[illegible]
[illegible]河東[illegible]河東[illegible]
[illegible]東[illegible]且[illegible]也[illegible]言[illegible]
[illegible]兵馬[illegible]以信三等[illegible]
一[illegible]而草草以完[illegible]所[illegible]
此又不使之罪也[illegible]

熊院調停部并臣觸怒錦衣于肅議不堪懸台勢以悅一時[illegible]
老師之意而天理人心實過不得張自毓樹後被原為入遼諸畫
才未免故有[illegible]說允用樹須各道開報即府縣且難作召兄累
遼詐假為立兵驕知何可任自詞于此顧有救正而及[illegible]不把
折[illegible]云有所從不敢歸專于閱兵之罪[illegible]而意不
為宰且又撫不使之罪也往督撫于閱兵使者[illegible]
由從恐　大長者權而不使獨事事掃[illegible]而
遂至于此然而為地方一段主張[illegible]
坤濟論之說言形之類奏辦工程巧無济不至何但報之遇
也　朝廷辛覺破壞土付不使而與之保全以[illegible]不使以
一付完全身于報　朝廷而為之者亡其大半之[illegible]下而後
存不使且之生而[illegible]　天地一見神實共鑒即為之[illegible]
[illegible]而故[illegible]來[illegible]所謀　遼而一院勞苦今業有遼水遼山在
私長困無城[illegible]一應公私舉動自知亦甚審循據道
理為貴前指事實以數陳[illegible]遂無以後皇下者而不使不欲言
患[illegible]述其所以歸罪下臺下者一一懲辯以前[illegible]辯如此而
已矣[illegible]　禮科李若珪言天氣尚未嚴寒講席不宜早撤
實惶恐惶恐
不聽　吏部都察院㨿出　聖諭近來大臣紛紛求去屢有慰

留通不遵承成何國體朕營精新政方倚任老成且卿等侍
先帝憑几言猶在耳豈可恝然大臣愛君體國道固如是乎商
書周嘉謨李汝華都着即出視事毋得瀆陳有踰不錄其言官
論事亦當為朝廷愛惜老成無得任意雌黃至隱諷詆詞尚非
入告之體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指事直陳毋得故為含糊致
人猜忖熒惑聽聞爾部院傳諭大小各官務恭和衷共修職業
以佐朕平明之治故諭　經略熊廷弼交代疏曰蒙　天恩允
放回籍聽勘又蒙　旨着令新經臣袁應泰刻期到任管事而
臣可以交代行矣但往日交代止于交付印信令旗令牌冊卷
等項一咨牒足以了事而今日交代則臺省諸臣參臣以破壞

遼逃他人欲勸臣于關外自裁者既欲逐臣去又恐去後事體
難料而臣[illegible]不得不將歷代事情一一清之于　皇上與新經
臣交付明白立案而去矣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遼陽孤城
而今日自瀋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
（[illegible]）
知日集幾許各處客商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清撫開鐵
浦伊泛等城成為賊窟或致自棄雖未遽復而瀋陽棄城也今
復守奉集棄城也今復守寬奠靉陽長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
復守而遼陽無論也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額兵四
五千人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募兵共計十三萬各
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海運併貫水牛

天仗從邊最辦皆足供餉新餉與臣毫不相干昨據餉司揭報
自臣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主客官兵料糧并公費
等銀止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兩府廳報本色米豆止用過
一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靡八百萬兩之說是從何來經畧[illegible]
千餘搭[illegible]安賞欽賞功優恤各存剩銀一十二萬二千有
奇新收[illegible]京[illegible]賞問科助修敵臺開原道募兵存剩地方輸
助銀兩收兩戶部等衙門輸助并三次欽賞內除一百萬內
分去[illegible]銀六十萬兩九邊餉臣三十萬內分去十二萬總[illegible]臣
分[illegible]外共計一百十八萬四千有奇以上皆收之兩項通
共一百三十萬七百有奇賊與撫按關臣陸續支費開除通四

十一萬一千有奇爲新經臣犒賞之用俱問監軍道管糧廳稽
冊存照而臣亦未嘗虛靡也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疏
請內庫各計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滅虜大砲重二百斤已上者
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八十斤以數百位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
鳥銃鳥銃以七千餘計盔甲胸包臂手以四萬五千餘計戰
車以四千二百餘計鎗刀鐐又以二萬四千餘計鐵箭太箭以
四十一萬餘計弓以五千餘計撒袋斧鏟以九千餘計[illegible]火
入火馬火鐮萬餘敵砲以十萬釘擬牌楯刺馬鎗等項無算皆
詳具各司營細冊中而職不能悉數也此交代之器械也自王
家泊析捕西虜而粉花三十營不敢入犯自長勇臺撫[illegible]

十四營而東西虜不復交通年餘已未可項有犯否半年已
水塘報東西合謀入犯否不知是閭臣姚宗文五萬出閭四千
遺恐之力御賊稍緊之力也此交代之西虜也去秋九月以[illegible]
立欲犯遼陽臣親往撫順指點山川佯示進取而賊又畏不敢
出四五月間臣親督兵馬潛奉修守以備賊賊亦[illegible]
遼太[illegible]諸夷于新寨合力拒守防我進勦項者搶掠謀[illegible]
屯[illegible]防守其故友之計奪取遼陽已[illegible]口不道欲攻瀋
奉又恐我向東打[illegible]計[illegible]待我進勦奪城借一而賊亦備見計
[illegible]此交代之奴賊也然而其大守也何一件而非賊大發疾
呼爭日鬭氣所得來何一事而非職察寢忘食吐血[illegible]

辦何一處而非職身親脚到口講手畫所親授一切地方極繁
極重條緒事體有邊十數年經營不定於一年而當之而爲臣
者亦難矣一時飼犯饑隨局勢漸定天時人事亦似有爲之候
機括惟只將懦將驕兵弱兵少八字不得妥手須臣私與各道
議曰誠使將勇以習兵强且多自當建大將旗鼓整衆一戰賊
擒王滅此後食今兵將既未可以與此便當尋一用懦用弱用
少法與賊對壘相持漸進逼而別從他道搗巢以殺其勢而亂
其心可坐而困也七月曾遣監軍道高出親督瀋奉與諸將帥
密議入冬[illegible]兵撫順以張其勢明春移瀋奉及各兵六七萬札
三大營于撫順城下衛以戰車環以木城對賊五六十里截賊

相持勿輕動別遣七浙各兵出寬奠用士各兵出清河入撫勦
此兩處賊無重兵可待行無阻而後堅招降之旗懸擒賊之賞
不出一兩月間必有內應而起者一應軍中箭棚帳鍋日給糧
糗釘之類已檄諸將悉揀停當仰土城不能遙築權用木城亦
做輸無車戰木一挑體俠各道調令冬前進者賊調冬寒軍士
甚苦木車若於奇俠係緩且此時賊而有食度明年四五月必
有官兵出揭楊文若賊謂人情不過急則不降我兵不臨
甚明不急進使賊而我無以應備爲賊所覺察反以阻其歸順
又有而今冬當出寬奠者賊謂不以重其殺撫賊賊得分兵
東應也賊中部落無食無鹽無布大撫運未有包築山城甚苦

須又箭新寨十數里另起一城而諸夷甚怨之若我有舉動勢
必內潰然職向不徵明言以俟中外之應援遠臺省之催戰今
到此地位不得不言而術非臣敢出權說初意也然撫順之有
持自守其所不能攻別道之來搗攻其所不能守即明言亦不
妨者新經臣到遼陽時臣亦細細詢說頗肯肯而不以此爲鑒
此又交代之方略也人家有盜劫火燒者垣墻屋壁什物財用
蕩僕焚掠蕩盡其主人東丐西乞謀作攻苦撐支成一家當亦
乃有為心
欲自已受用無奈宅不安人嘗生疾病又爲官訟纏擾而欲陷
之於自不得不舍之而他適如臣今者實類于是河東地方係
臣重留改經家當係臣新造豈不願自收其成無奈福薄災生

勞積成病既爲二豎所逼而楚宗文又爲劉國縉等內主鼓煽
謗臣有方假將爲奴普效驅除首功雖欲不蒙揣而去亦焉可
得若粗克臣曰兵戎國之大事老臣何嫌代一時之同不爲
臣丁寧言今日之事軍民不得言同事異不敢言職不言諸臣
以于一諸議壤愈荒張亂嘆阻制後來不得行事臣願諸臣勿
以臣將爲一人慮也乃若臣爲他人慮則有之年來 廟堂議
論不言軍中情實而第憑塘賊報緩急以爲說前冬去春賊
勢諸閱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及敗又默然禁口
不此見職收拾稍定而嘖然者又從閧然急急矣
禁又畢竟爲人觀場有何真見竊謂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

輕下劫着如向前漸逼之法雖武侯復起不易臣言幸聽臣言
無以催促而謂敗兵之將不可語勇如進兵撫順清河定築土
城爲二三年之計前試木城乃遽捨其外以修築而非其時也
築城定須用軍士勿以臣爲飛若又言單只修工不殺賊則與
必不可據賊必不受備雖守旆奉十年何益此臣之所爲苦經
原處也今之兵馬多不中用且少不足用乃臺省言再不可以
徵調發諸撥兵不可一日不用則何不可一日不備乃臺省又
言再不可驟賞發海內信如斯言恐他日徵調更多驟賞更大
速必發言者之手戶部新餉銀兩宙應將給發兵部馬價家采
工部器械打造各銀兩尚設法應急若仍前弊什不理付工部

不言不語催批咨回兩字以相復悠悠忽忽秦越遂必委于各部之
手如兵餉必不可再徵銀兩必不爲處給戶兵工三部之實皆諸
臣當責狀有條毋徒以大俁尊罪經略此又職之所爲斯之臣
慮也一切調發定須查例往節制各省鎮得從便挑選搭統以
郡宜用應通諸將有故抽老弱抗違不遵者聽以自隔從事該
督撫不得護庇以至器械甲仗馬匹草豆之類皆得催督所謂
而無不如意威不掣肘前與樞臣黃嘉善言甚諸各鎮有尚書
者侍郎豈有節制尚書之理聞之但發一笑若自因其位而不
于經略專委該部但發一咨出門便了已事各省鎮因循者務
出境便了已事職謂再調十八萬亦不中用其非虛語此又職

之所爲斯經而慮也年來用杜松用李如柏李如楨甚總撫添
巡撫總督書用問升議督護何非素者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
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既處因地若重搖自能區處何安於勞
紛急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而一不從輒艴然怒謂人則愎
若爲同年姻親遷央保舉不遂而輒參入以供憤老成如此更
覺新奇至于領兵出口違制假節自是大將之罪而必望經略
以死吾來文臣領兵而失利頗多並未見行此法至于零碎損
掠有無隱匿自是道將之事猶不可爲經略過求者若此後誠
論不肯文移不覓則經略必無所措其手是此又臣之所爲漸
紛拏與封疆并國家爲慮也伏乞 勅下兵部將臣疏立案仍

將臣所慮事宜者 令該部覆覆以便新經略展布此亦臣去
後無已之思也所有原疏 勅書符驗理宜繳還乞即 查收
○命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弼功罪 而御史[illegible]
科問科疏曰方今縣寓之內多未安堵而憂聖躬者無大于東
事調兵徵餉所在騷然此一時也蒙 神宗皇帝特起熊廷弼
于困鬪不次之擢不御之權孫賓史而躡府經略 賜劍上方
浙加撫試從來臣子之遭逢莫盛焉不虞廷弼之負乘償墳一
至此也蓋其傲視高蹤獨行于是舉策力做屈失第于是僨
志益驕傲驕矜驕掠將告歸刷之餘陰聯之夕感魄吞嗚咽
兒陷聚戎索日乘邊計日短青頊縮斧之臣熱膝堅及白簡

飛前後照例殆無剩吻 皇上赫然震怒擇遣風力科臣往勘
審計廷弼罪者之罪狀昭昭早聽之衆目旦夕之罪案凜凜將
著之刑書臣可無庸再贅添蛇足者獨恨陰奸閣臣姚宗文府
與閣當久蒙莫發臣靜觀旁覘傷心結臆居代謝務已稔而竟
未見有啟半緣一爲 皇上陳說者臣心鬱鬱不能自安請明
南臺之選獅瞬原非極亂請質言而罷 之可乎人言宗文生
平詐僞甚世神奸眞翻雨覆鱗甲滿體一切嫁奇臣皆不問只
就閩說而言夫遼事之任昇之經臣監察之權畀之按臣而後
添設閩升徹導分方以點于其上籠當之任使迴遥無常踪
荷之短林借難報稱為宗文者飲冰在念當何如綜核何如討

損廉擭不辱　皇上之尚命燦然有光于任使而宗文之罪何
如也逐近之守將各雖與巧借關視意徵補升之命而
出關陷抵了事有如逗子之急急赴宗者焉又借關視
解之謂而才指下領充府仰依人有如賊商之孜孜登壟者焉
至其事之日一味含糊渾身飛閃早脫之智復何生非之理
不望以攻攻之束有何勞苦盡得虎豚之要領否金白之貂
有何下落果得亡走之種煩否門下之食浪而癰之千處亢反
以其辯何夫條而廢之不借其逝波遲而按之從茫如捉影如
此其果其合于微敢因與投桃引觀之妙否此術其上占他
設可假者主事列國稱主用遴人事事央裂巡廣之根不苦人

骨髓矣而挺身蔽法絕無一字之推誠豈非借公之私黨自恭
貳國之爲喪與　永春于役遷僞紛紛破冒道路之口亦既溝
瀾翻矣而岧立問旋迴多屆言之慢功豈非首尾乖制不禁滦
肉之厚顏若乃迷心失性如痴如醉不可解者復三事披甲荷
戈無二十萬一日而畢毋論拔長之參錯工拙之懸殊咄嗟之
間勢難精核今置宗文于前徒使之按籍呼名從朝至暮大約
健科萬人而義御已入處淵餘多詐籍若之何中外杞憂斷斷
汗邊備之虛掛尾閒易洩漏莫供此何等時何等事而容草
草作孟浪者且何以詳于河西而獨畧于河東也一不可解當
其報命謂宜米鹽細瑣鑿鑿入告請弁或功或罪功不蔽其罪

罪不蔽其功士卒或勇或懦或强弱勇而易以折或難諂而尚可
鼓器械或利或鈍或利鈍之相詭城池爲金爲湯或且爲殺隍
若帶若礪而不可恃諸如此類蔽無一語及見諸臣頒劾延弼
府無完矣觀其傍惶慨撫自及始乃微答數語且復巧托虛飾
而謂叨轄之後太常之陞非悚慨論列之時夫太常不可謂吾
前此在閫誰禁之而使不言當言府既不能言不當言府又不
可言閫視之遺毋乃爲騎爲枝爲濫竿者乎二不可解一切錢
糧有無虛耗不清剔是何主意抑有別腸及見計臣之駁杏後
之曰吾未有戶曹之數不知所對是宗文不能任閫戶曹乃代
爲之任重甲厚顏面孔羞澁何以見人有如戶曹不結宗文紙

然得計將終不報乎蓋司閫視而橫發若是三不可解又最可
嘆者延弼自知有罪百圖解免計無復之寃摹省科參公疏盈
御之宗文坐爲敲觸挑激宗文股慄咆哮致辨推而遂之性悉
淋着嗟嗟延弼愚矣臺省自臺省宗文自宗文臺省未嘗假宗
文爲發縱之主延弼何得借宗文爲蔽身之符也宗文亦愚也
延弼自有延弼之案宗文自有宗文之案經畧之事作何緣故
閫視之奸狀無計求寬亦不得授經畧之罪狀相掩也比來公
忠發憤多爲此一方聚訟盈廷幾傷　國體而後倖得另遣科
臣往勘之旨職毋訏之遴事之爭延弼識局中之罪畧宗文豈
局外之等閑前日之閱閱遴事也而畀延弼亦在其中今日之

勸勸延衛也而勸宗文已寓于內矣今宗文前日之關黑勝功
過判若列肩何至復煩今日之勸既有年日之勸孫無事而之
有事恬謐而致牽變又何取於前日之關閘上行私而奸養亂
瀋陽之陷敵謀紛刑害之葛藤不了誰開關階宗文可勝誅耶
總之年來賞罰不明是非倒置即如撫臣專制一鎮而失事始
判之手誰將不從逮繫之科總督專制薊遼而抱頭鼠竄之汪
可[illegible]不問貶削之律國法安得不飛公論安得不鬱今若再置
宗文不一按核其罪異時有事尤而效之爲責非惡誰肯孤行
介意矣公司直挺然爲縣官任勞任怨備援急者而國家尚可
爲哉御史言事例得風聞乃職此疏一一皆從宗文身上行事

十六朝廣彙紀　八　卷之十七

括出或屬道路之耳目共見共聞或就宗文之奏牘自吐自露
薄加指點即揭日月單詞隻語並非分外假借粧飾而小人之
肺肝全然托出于斯矣伏乞　皇上即勅部院從公查核如果
職言不謬即將姚宗文立賜罷斥以爲人臣陰險不忠欺君誤
國之戒職觸犯奸鋒自知不免然家　聖恩拔置南臺思以此
身報塞竟無所避惟　皇上省覽施行（是時科臣宗文者科臣毛士龍則有同舟抵拆之詩登臣方震孺則亦嘗爲不言之郭王允成一疏再疏而又豐之以毀將帥者熙爲李希孔一疏再疏至于三疏貴明陰奸既甲二義繼啟者逃虜奔匪抑考逃歸罪狀不遺餘力但遜之議經之間遂一事而是哉存首議以見公評至于後二疏成心攻擊可無餘以志惟厚之道）○給事中趙時用疏曰今之時事有議論已定
而不必追尋者門戶之說是也年來之稽檄不休既已兩受其

敗今日之喘息方定豈可再觸其怔非但不可張之口實亦且
不可留之胸中若有分別彼此之心必且復滋玄黃之戰從之
一字爲害萬端有議論未定而不當爭鬨者勸遼之事是也善
戰國先自守長守便須用奇以去年之瀋陽棄而復守遼城危
而幸安不可[illegible]經臣無勞若今歲之村屯明明殘破軍馬明明
損折豈可諱言出于虛誣總之無謀之守不足以追逐夷或以
前日之勞不足以赦後罪但平其氣一勸自明有援之實急而
不可不議行者屯田之利是也太倉之盤已懸加派之法難繼
若不驅荷戈之士自耕自食則必使轉餉之民愈困愈窮及今
講求猶處其曉非實任不何以舉行急之實緩而不可不議精

十六朝廣彙紀　八　卷之十七

者練兵之制是也但就練兵何嘗徒手京營僅知吶喊放砲邊
士無一銜破鋒敵如奴前之攻瀋計不過五六萬而瀋奉之屯
聚亦儘可以相當然此皆至于負怯而不敢往彼且恃强而敢
欺來若使訓練扶戰何以縮恆不前有至前大而當執其敝者
郊廟之禮是也陟降對越乃祭帝尊祖之精誠所通而必躬必
親猶　新主肇稱之殷禮當舉者必在衰絰之中未可遂行郊
祀則安有爲天之子必待即吉之處一有寬假百事廢弛舉朝
歷游事豈嫌陶有至闕至汙而不可寬其議者禮卿之入閣是
也爰立必繇會推賓稼終是倖徑孫如游素無[illegible]望不[illegible]
揆階若使半夜之斜封遂圖覬覦就列則是枚卜之大典可[illegible]

聽人擬取非裂其麻何以勵耻此曾議者之事爲臣輩所職掌
併其見而進之于　廟堂王參審勿而主持議論者則輔臣事
也輔臣雖賢必不能外臺諫而採公議臺諫即素望輔臣亦必
不求多于公議之外首輔既杜門請告則新參二臣自當力肩
其任二輔初任時人頗想望其丰采乃近日有數事不無模稜
與外議相齟齬甚且以票擬之權移之于中官人見其坐失職
守不肯力爭遂有太過之議二輔于名節當不致其然亦不可
不防其漸而預收之也○尙書黃克纘奏略曰臣法官也欲以
法殺人必使其罪皆麗于法彼方無詞今姜升鄭稔山劉尙禮
不持一物劉遐拾得珠精還與　遐侍而與王永昌進忠于

持賞者斬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則乎君曰　李選侍事　聖
母不恭過　皇上大過其下人不可輕怨則臣願　皇上爲
先帝從容之盡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母德哉　皇
天則思父母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冊封
選侍爲貴妃其匣中秋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所賜者乎
以是而並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臣
願　皇上之深思之也　帝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進于成
法昨因內犯王永編擬罪第減當日移宮朕從差管事人等渉
送李有嬌來該部如何輕聽姜升等一面脫罪之詞不知升等
平日罪狀多端今雖加斬未盡其辜姜升等遵前旨各斬該部

再不必覆聽克纘又上言曰臣于問擬王永福一招有擬克浮
那有匹人乞弘　恩貸此其中亦自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
寶者八人監故二人擬斬二人克浮等四人臣謂此亦足以正
法矣所欲逃恩于　皇上者惟廣　先帝之遺愛付之不治勿
治然其下人故有擬后土而戮　皇天之語蓋以父母並尊事
有干于命姑之識而迹有涉于忌父之過者必委曲周全使渾
然無迹方爲大孝此臣區區之愚心也　帝曰卿委曲周全欲
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
卿非黨李氏之人而遐詞偏執不顧君父者信有之罪狀渝僭
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　試御史方震孺奏曰宇

內郡縣皆以爲郡邑如是而都鄙俊然以爲城市如是而村
也俊然凡父老相聚必曰三五十年前繁盛今漸不如矣思我
國家深仁厚澤粗絕萬年二百餘年民不知兵謂宜生養休息
與日俱盛而乃云漸不如前其故何也或者水旱頻仍民不堪
命其虛實凶豐然不盡苦陽侯之波祝融之焰也或者謂民實
游巧自致耗損而其實斧者自斧朴者自朴不盡皆輕衫花袖
雕鏤器工也然則百姓何以日窮乃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
法寬耳臣請得以細數之一邑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
者以捕爲外府收糧者以糧爲外府清軍者以軍爲外府其形
驅勢迫削髓朴之豪何以加焉然此猶其渉小者耳猶上司爲

長吏明有罰鍰有羨餘曰吾以備　朝京之需吾以備□□之用上言之不諱下聞之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多而拘于常例者不貲誅也然此猶其瑣小者耳又上之而爲方面歲節則有□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向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方外之珍奇始足以下點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于常例者不貲無也藹然而來滿載而去計其所載者非其攜之于家□之子孫又非鬼輸神運總皆百姓之脂膏又窮百姓賣兒貢女而得之耳總之如是而安得不日剝日削以至於盡也所恃以救貧夫之幾而消官府之饞惟　朝廷三尺是賴而銓司之考成止于罷職撫按之彈治極於爲民夫攜有餘之金錢高田廣宅

歌兒舞女肥肉大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進乎又況乎漏網于吞舟官高於金鑄間有二三孤寒清苦獨將薦揚者又未見有十道徵書九遷異數或因而益其剛□而剝山金穴之子乃相率而甕其計拙嘆其命窮顧影自憐無心請賞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抑可嘆者撫按之白簡賊私累累矣而以一語結之曰文猶可觀曰甲科可惜曰器使可用曰末路可新不思士之失節猶女之失身水之東也不可轉而西繇之繩也不可轉而素士君子已失身而彩筆雖文何益況發高科躐第貲玷班行畢竟何器可使何來路之可新乎銓部秀轉一番詮題遷等官極其誅求而其實剝民之肉吸民之

髓則漠然不問內不能別季報歲報遂爲不刊之章程驛許廬謂總爲虛應之故事斤斧未經鋤治不易雖成法固然得不思養猛虎于深山使期限既滿恐噬吻之餘斯人已無類矣撫按之糾彈其蹟于外者如此水鏡之持衡其跡于內者又如此如是而百姓安得不窮然則廉吏安可爲而貪吏安可不爲也遠稽　祖宗之朝人必奉法法必如人宇宙清明斯民受福即　皇祖初政一毀若磨致歷　聖懷不須借芬規于異代也況　主上幼沖人情易于因循法紀易于廢弛所宜厲精振刷又當何如者夫以　皇祖之初政事事嚴明江陵之相事事綜核而積漸所致猶化而爲崩路之乾坤浸成一困疲之世界今

若一以寬縱從事元氣未必培而濁氣先充塞于宇宙竊恐已倒之瀾寧可問哉今天下寧無嚴霜夜四知而愼白日之一介如昇親瀕瑞其人者曾不見有格外之超升寧無以阿培爲性命視性命如草管如錢若府其人者曾不見有盡法之遠竄資格一字真如鐵壁銀山公道一言竟是土羹塵飯吁可嘆也可恨也〇十二月甲辰朔〇給事中同舉言官聯宜久任以責成效其優重且大者如吏部司官當以三年爲滿一年甚者二年且外三年或中如是而後議升遷　如京營餉司升遷當以二年爲滿勿數月一更　如史當以一年爲滿勿三月一易　如提學當以六年升爲滿不得乘便郎揆一物等　而報議吏　如鹽法方其當今急務所宜一體防遣　如邊撫道貢亦當顧自應久任然不愼選其人單看輯廣剝窶然自咸高見外此又不可不辨〇吏科成明德奏飭吏治一防推諉以酌以求其至當者也

責實職一明進退以彰大義一杜請托以厲風節一慎封爵以
請朝常一速覆結以防壅蔽一禁奏辭以重國是一責撫按以
約制語一督監司以責守令一重久任以澄本源○辛亥御史
王業浩奏曰今日　御旨傳宣臣捧讀中間備述　選侍之類
末及移宮前後之光景　旨內情辭不無微有可商伏祈更出
明諭以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原　諭召輔臣得商定而後揭
條臣茲亦不敢明指　諭詞懸重等語而止以四言進夫一
選侍也昔爲寵嬪今一子爲匹婦耳當　喉舌之一好而不厭
而　皇上適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爲優厚周所或欠而
舉朝尚有煩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再諭批諭一

諭再諭者何居　皇上之所獨知也。皇上之心安而安　宗
社者之苦心血誠亦白於天下至安　選侍之題目又誰敢爲
之耶此臣所伏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鍾德止孝止
慈一月當陽千古讓美聖神乃爾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
節今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邁越百王　先帝之心亦已大慰
設如　諭內選侍不可言之事惡尚祕　諭內閣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是生　選侍者即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派
與照管并毆崩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
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至此此臣所伏願　皇上之慎重者
二。天祚　聖母起于困苦艱難純和懿德慶越后妃篤生　聖

矜正位未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橫來批頰之兇在　選侍即死
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娍寵此臣所伏願　皇上斟酌者三
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即在普天率土臣子亦切同讐之義而
聖諭至此且曲庇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既未得爲義之盡今此
之優厚亦不得爲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庭臣工比肩
共事　一主討讐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日之曰安　社
稷安　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與讐不讐安
不安之底目何時纔了此臣所伏願　皇上潛消默奪者四奏
留中　乙卯都給事楊漣敬述移宮始末疏曰前月　李選侍
移宮一節避　至尊之寢宸嚴相安之分位此亦選侍本等事

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　獨諸臣知之外廷未
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
情景未若則在外之揣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令日
之疑端浸成他時之實景是亦諸臣含糊不言之過矣臣以一
介草茅屢蒙　先帝召見又叨　皇上眷顧嘗入殿從既目擊
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不一語請與中外直
述其光景可于每憶　先帝憑几之言顧命　國事關亦與選
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嚀則曰輔　皇上要緊當時　選侍怨
從門幔中手攙　皇上而入後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
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激相要以我　朝家祛甚

嚴且召對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　先帝勤念壽宮君臣正相
引痛之將而恐于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僕臣作
者萬一事權到手僅僅名封尼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群臣想
以心口相問憂疑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迫九月初
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　宮門[illegible]
至寄矣痛哉是時諸臣謂　先帝前日几前孫于諸臣[illegible]
[illegible]之意　宣帝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　主[illegible]
宜急于讀見一見即呼　萬歲以慰人心而守　乾清宮門
羽使乃有待挺不容闖部大臣入者臣冒犯忿詈[illegible]
召諸臣今巳晏駕　皇長子幼少未知安否汝等　宮人[illegible]

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爲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
宮之景象也諸臣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
又擁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叙擁龍輦至文華殿門行萬呼叩
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
備表箋未上太平世殆不宜草率裴臬　皇上所以含願未完
祀告未行傳諭容卜吉而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爲
危者蓋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懸依中無　皇后之
慰藉而在旁之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此初
一日辰刻之光景也迫將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向宮[illegible]
當賓選侍托以　皇上春臣思想　先帝要緊語意又恐[illegible]

日挾入推出景象又冒闖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恐
皇上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沖齡　天子不宜托之
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　選侍如可托　皇上必深知之雖強
之臨而不得如不可托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留而亦不
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況
御極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　宮之公疏
御史左光斗有移　宮之專疏蓋因　皇上一正九五決無避
宮又無復返　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六日猶
抗不峯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　正位黍及李進忠等之
疏總以　宮既不得不移自不得不以　新天子即位宮殿自

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　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
且避　至尊安本分爲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不然
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惡挾舊宮蹟踞
天子之宮以抗　沖年之新主俾　登極之後　青宮非理埽
乾清未便是尚成其體統正而　朝廷尊也此初五日午刻臣
從諸臣于　慈慶宮前憤爭　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　移宮
臣隨同諸大臣說　移宮自移宮　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
而後　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
于此寄有調停即本日攝獲罪瑞只宜藏厥渠慰無深求蔓引
大抵　主上沖齡方其寢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

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寢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遵
皇上如天之度令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　移宮者始
終如此唯天保護　聖躬肅清　宮禁三公大老能有主持且
子導將事臣不避從傍與聞末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
乃再拾陳語瑣言之豈得已乎哉　移宮之宜速諸臣等一時
過計也所止見　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淨絕不見宮闈
之侍可御亦絕不見　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
蜚語有捏倡　選侍徒跣跟蹤欲自裁處并捏稱　皇八妹投
所至于投井者或傳處罪謫過之甚者有內外交通作成此事
者使夙夜憂時之士僕收爲一時感慨歎息之資恐作此日不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恭閱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
白之案有關係不但在臣職安敢無言夫初一出　宮之議事
在呼吸之間初五移　宮之事爭在九卿既請之後懲前慮後
將日宜然　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稱爭罪奮等又譬如人
家主人謝世群僕相與竊其所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此
亦清竊破冗之一道只在法司酌議之平耳亦且于　選侍恩
禮何與至今日有以此爲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
無使後宮不遠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
十餘年飛伏蟠結之黨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于以保惜先年
寵愛則得矣而觸　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此爲愉
快也況所奉　皇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　噦鸞宮火僕

舉有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言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
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光宗先帝之晞噓涕泣不已又
選仁無已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須與中
外示者如今當一陽來復之期又是天心大轉之念倘宗　皇
上仍察臣之忠衷赦臣之罪過乞採臣之愚言早於皇五弟
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勤　召見　諭安而復命此事錄不
妨曲及其若　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加恩撫亦准定　先
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　聖母之所共喜者亦所得聞于部以
服中外之心以光　堯舜之美而以慰　先帝聖母于九泉矣
愚臣幸甚社稷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帝曰覽奏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恭閱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
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臣工共見者乃極公極正
極真極切覽奏甚慰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疑楊漣當日倡
乃念爭志安社稷忠宜可嘉　部曰朕自沖齡登極以來仰托
祖宗默祐內外清平毋加喜悅以爲大小臣工皆朕臣子開誠
布公勵勤庶政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誹交發藉延
日至輕聽盜犯之說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漣所奏
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選宮始末以釋群疑九月初一日　皇考
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朕躬李選侍
將朕阻于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司
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煖閣面見大臣李選侍許而後悔暨朕

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兩三次不放出宮門
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選侍方許朕出暖閣朕至乾清
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往去
然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危乎至
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朝見說
見當倚累衆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
衙門欲行救護之謀先請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溷淆朝政不
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如此等景衆何不代朕傳諭一言
屏息紛擾昔臣大義何在初一日朕自 慈慶宮至乾清宮躬
親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

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從請爺回選侍全然不聽重
禮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
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乎仁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朕
必欲再 朝見選侍畢方許回 慈慶宮扈從大臣拜道各官
皆所親見一朝不肯必至于再朝乃明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
政之意朕衆 皇考孤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
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月往選
侍宮中行一拜三叩頭禮因不往他宮中往選侍之很更深
傳侵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閣官內臣宮眷共見而
不忍言者 皇考自知孤與李選侍爲仇自來勸朕見朕泣

泣不止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月往朝李選侍以避 皇考之命
而不居共宮此於親疏自有分別朕每聽 皇五弟亦在李
選侍家朕常泣哭朝李選侍未有憂色選侍所行…
弟朕前秘論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宮不早則選侍…
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中嫌怨安危朕可不見…乎
選侍因毆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等將來
探聽不許朕哭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如有傳入來問
朕安說一句話選侍就拏去重去此朕苦衷日久…不
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有…
厚且安享無…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與…

病而逆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乎朕乎豈不聞 聖母之崩
豚選侍之毆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奏何不爲 聖母只爲選侍
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同天地嚴后土
則思母德載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因
有感於衆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 聖
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
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何不深加體察惟知私子李黨責備
朕躬不顧大義執於小節朕欲出一嚴旨切責庶庇內臣報奏
以朕在沖齡外廷疑爲中旨喧嚷不休都姑且下深究卿等可
傳諭大小臣工今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拉官藉公自生

枝節以取罪戾特諭○都給事魏應嘉奏曰頃閱并參文煇隨
稱南軍挾賞鼓譟焚燒毀公署乞行嚴戢讀之不勝駭愕何京軍
敢汗狷如此　明旨業已下部該部應速行覆議查所由譟之原
何故其說傳之語始自何人挾軍鬨說言而喧騰平破汗衙三
四衙門者的爲何人其燒毀升臣公署的爲何人爲謀有與大
行搶掠別項情節此皆不可不窮究而灌得主名者夫戢亂雖
首協從罔治萬古治亂不易之經也昇平撫遜使王者與焚毋
遲疑使人人自恐一以昭憲法一以安衆心任肩大同寧夏之
變軍兵再定再亂不知費多少措置況留都爲　祖宗根本重
地豈可一日久懷疑而有不逞者從中挑之再以訛言熒惑其間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崇禎　一百五
乎文煇者猶小而搖撼根本竊動江南思亂之邪民并窺伺之
奸賊恐禍之流溢有不忍言者是在當事毋徒漫視之而臣同
是有感于大僚之不可久曠也使留都諸卿貳亭亭在列豈京
畿紀不肅一至此者臺諫之不可久虛也使留都諸言官濟濟
受職豈一科臣歷任至十二載巡視營務至七次一乎而提印
累至八九觀者人臣進退之不可不早決也還允文煇之請或
文煇敢然封印自決其去豈有至爲衆軍所側目幾爲煨燼者
科臣遭此大難其去當不俟再計矣夫古有身在廷闕而從南
擬謀則裁禍定亂實在用人而銓部拔擢神在克開設如原
任南京科道丁　貴建中在有功等其人咸堪與文煇比肩

在若該部皆明知其賢者也其挺身任事獨立敢言不畏強禦
不惜勞怨徒以失一二當事之意而竊其神心公道至今冤之
當此　聖明御極用人如流直道發舒之會猶然罷斥不得與
左袒要人而必拒之使下乎亦何以鼓舞南臣而使之盡忠報
國也哉伏候　聖明裁察　帝曰南軍原無賞何鬨[illegible]去
難竪從卿部行文南京各衙門嚴查首惡所該官分別察
處令大學士方從哲乞歸來　聖旨勿從所請　虎賁衛史方
震人才曰臣惟談盛治者必曰天下之平天下何以
不平曰人心之不平而生也但使人心既平則國自忘詳下
無爭之福國家寧靜平之福並不休藹然太平之氣爭前異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七　崇禎　一百五
若干人才進退之關矣論才宜公不公則不平登用宜確不確
則不平用人宜當不當則不平何言乎論才之當公也夫賢奸
不並立不擇地而生何地無君子何地無小人臣不過一一屈
指鄉舉千百之一二可乎　從龍首至于淮甸開平中山上馬
橫槊下馬賦詩長江南北大者王小者侯冠蓋皎鍋而越豈非真
千古一再見矣既而　燕山定鼎則靖難之人豪又爲時喬以
一任僧爲真主定策姚少師固嘉禾之產也定三大難而再造
乾坤二文成一忠肅是又浙江秀氣之所鍾也性命骨鯁後先
相映文章之彥猶前精而起者不一而足也忠靜宜千古之爲
文文正扰一時之劫運是又不湘七澤所幻化也楊新都之敢

權落逆內江之忤奸相則爲蜀之人平原滄州內擾斷絕外修
邊務則爲秦晉其人馬端肅之經濟無雙李文達之平章第一
則爲中州人黃忠宣之懇練李襄毅之孤清楊太師之主柴黃
少卿之死諫則爲齊魯其人然而梁文康之草詔海忠介之孤
忠以及楊文襄之出將入相不可謂粵海見方絕微而高賢大
良蕭索也然則豪傑之生也豈擇地哉　天縱異人以爲　國
賀故論才者惟其才而論之而其風土南北所不可勿問也各
有心知各有意膽各有識路各有造境父不能同之于兄不能
同之弟故論才者惟其才而用之而其梓里親戚與其知交朋
友可勿問也人又有脚步初迷而眼光忽亮亦有一行偶合而

末路全差事業無瑕豈止登九重之塔人品難定正宜毀三日
之觀故論才者但用其才足以了當此事而其前段後段可勿
問也蓋必如是而後稱公人心平矣乃若程品則豈易言哉毋
見有一好舉動君子偶借之以行胸臆而小人亦附之以博名
譽一念認理而着脚一爲藏身而借影其後日後一日乘其臭
味之近者既欲盡收之而惡其品類之雜者又欲盡棄之盡棄
之而人心不平盡收之而人心又不平大爭之生皆在于此不
知人有一時之挺勁亦有徹底之澄清合一時與徹底論之而
後品可程也亦有偶然之議論合于清流亦有生之好修無嫌
毫髮今議論與生平論之而後品可程也有學義正紛而割開

天之妙手有局障已定而捨衆口之魔逆合開創與盈襲之論
之所以品可程也即如數十年已來有攻江陵者有攻四明者
有攻京山者就其類而論之各有行徑各有始末亦各有瑕瑜
而貌不疵精神自別非譚廬目一正遂可不問其又竟詆訐不
孝乃至盡寬其行檢又如同一論祭典而畢竟捨死報國者臨
危橫空同一論進撫而畢竟拚命發端者孤忠可鑒同一論張
差之事而垢者自垢淨者自淨同一擬禮卿而招攏者反覆者
如見君夫但秉直戰寧去官而不肯賣友者豈容並論則皇臣
徐揚先之微言爲最著也以類而推權品者必如是而後確確
則人心平矣而君用人則又豈易言哉人知爵祿超擢所以深

愛人也而知其用不當反以斷送其平生人知林泉困頓爲不
愛人也而不知今之儘促保全其身債士亦有推與清修而雅
言經濟亦有其推嫌諍而未必能任邊疆令劉國緡而不爲贊
畫至今享忠朴之譽周永春而不無邊尚且錄謙虛之膽豈其
徹裂遂至于是乎大抵使人有當因人而授官不當以官報人
因人授官而一人放一官矣以官報人而一官且累一人矣今
之所共推者如李邦華可當煩劇熊明遇深諳邊備既已共許
其才情何必深誅以門戶又如畢懋良而能仕即清卿不足以
蓋其才盛世承源而不枯則林居何以備其品韓光祐立朝有
色而假元季累至今爲不了之局贅子僞居官何罪乃一植庇

草難追泉下之魂悲白日之轉丸慨英雄之易老蓋天地之生
才實難而用才者亦當不易違其才者且深可惜而況以不用
棄之也以類而推用心者必如是而後當當則人心平矣而後
臣有厎于紛紜之故而更欲暢言之也雁雁靡靡無所見者
烈烈轟轟者不肯投除而將事所長又不無已甚過當者有以
激發其不平而議論于是乎始其初亦未嘗不善而無奈逐臭
者競爭趨之賴此始不過因之以立節而漸趨之以立功名又
漸趨之以標風聲羽翼既成排擠甚密雖結春茶深容者遺
漸同我則雲霄異我則泥土其過當已甚又倍于前于是有心
者必從而厭之而議論又生矣大抵有既成之局則有必破之

局而無有十年不敗之局俯仰往事其可爲三歎也哉而細窮
紛紛之故乃又不止于是也夫八臣輩競爭之 冲主當休明
之運際即已身上有無限職業何暇照管別人料理閑事即爲
功名計而功外有功名外有名無大之天光無大之地與日走
日逐思我驅幹不厝氣力不前不思人之盛塞也今欲使之一
歸混同永無爭軋則救時急着又可深長思矣有未斷之公案
講明即止而不必重翻有抑塞之高賢用過即止而不必感歎
有當鉏衆之匪人論過即止而不必株連嘗立于四虛之途使
已無潛蹤之可測後留此一隅之地使此無據手自然彼不復
心無爲後浪之推永戒前 之覆而三代師濟之風可復見于

今日矣或曰此正調停者謂其不痛不癢用一半君子又用一
半小人此其爲害也滋甚假令不標名目不言異同擇其君
子而用之擇其小人而去之而又惟才不問私讎任不避冤此
正所謂如劍揮空如刀斫木永斷葛藤無掛礙乎此坐此者
也又何調停之足言哉雖然此宰相責也司票擬者拿定道路
黜奸主意將是非毀譽置之度外則衆議自爾帖然此冢卿責
也掌銓衡者須將一副愛惜人才心腸而東而南北歸之源同
則士類誰敢不服夫朋之爲物也有雜有緣一格以大公則驩
驩爲諧皆化而無矣夫宰相之于冢卿司治者也則爲禁者
以保我子孫黎民能無意乎伏乞 皇上省覽知果臣言不謬

勑下該部採擇施行 庚午都給事楊漣乞歸疏曰臣楚鄙豎
儒荷蒙 神宗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 光宗初登大寶旣膺
先帝之時臣痛念 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之十年乃一
旦衡發于宮情不入日命危于奸豎宿毒復圖于再世九鼎孤
懸于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敗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
明 聖體避和之疏一疏自分妄言 宮腋指斥陰邪禍嘗不
測乃蒙 先帝俯垂采納特賜 宣召以一介小臣徼主知于
病危委頓之時蒙特 賜于大命彌留之月三生自詫爲奇逢
千載亦誇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 天
地之高深而報優渥之萬一也乃因本月備述 移宮始末一

疏伏蒙　皇上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眞極切且有志安社稷
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甚詳加以　聖諭諄諄備言
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見禮爲厚之次第　皇上之量同天海
孝隆唐虞旣已昭揭千古矣乃徵臣于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
簣明移宮之夜祗以疑關禁近事恐傳說垂簾之秘事未聞入
井之頌言嘖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皇上
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　綸綍
之褒過徵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　上德之苦心反爲謗媚
臣仰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覽雖出處之聯皆臣也有防微慮
隱之意當職自請　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

謨等也初出　乾清宮羣搶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老張
維賢也捧　左手者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同舟遇風
之人與長年三老喝歷號呼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
忠直之名俯慙單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爲力
臣之不安二也以　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　先帝二十餘
日之深恩　宮禁自就肅清　社稷有何捏抗而　聖諭以志
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臣獨何人乃敢
言乎捧輿之日微友朋之虛譽猶謂過情矧　君父之寵嘉
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　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不安
之心又最眞最篤臣今日引分省衍可以仰報　皇上俯全臣

節此惟有決去一着而已夫以安社稷爲恍臣兒童讀詩書即
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爲諱者又況移宮始末了
然在人耳目且自有　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
臣而決于求去也抵緣臣生平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劇
世號譏之人而際　兩朝知遇被　聖明矣論之過人生之願
望與書生之福力至于此極兌今日捧讀之　恩綸按　上方
之文綺賚　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
教子孫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今昔而共快
即不幸自先犬馬之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皇考于在天見
先人于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數龍逢比干于當年迹

過之窮苦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　主眷以佛榮挾
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眷
爲郡之逐而終甘爲鼠之嚇陰懷蠅蚊逐擅之情而陽樹犬馬
戀　上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蓄臣
也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盡官奉職爲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
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識力幾何一事之治辨幾何或臣
一去或者知此可以風頑鈍能遇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
爲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此也此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
于　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罪臣不能以罪
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　浩蕩之恩放臣急流勇退之

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老歌咏堯天舜日下無矯而已除臣
本科印信單政拾遺訪單封付在科諸臣同官題請留外臣
賫本赴　文華殿門叩頭畢將出城外候旨伏乞　恩裁　辛
未　諭大臣朕自御極以來遵承　皇考詔命圖維政理夙夜
兢寧所賴內外臣工協力同心奉公守職二三大僚忠君體國
表率諸僚輔臣如游為朕首簡實嘉清慎將用倚賴何乃以微
言求退屢命不還不得任用一人朕思　累朝列聖簡用閣員
採自宸斷宿將政務修明直諫不乏亦曾有如此紛紛否至于
尚書嘉謨克勤一事小嫌何難消釋忿爭求勝輒欲乞身且吏
部職司銓均推舉荷無失平何必避嫌毀與即刑部近以議獄

偏執奉旨不必疑慮何又因事發端遞至互相傚效封印杜門
遑求去國大臣辭位已極一去何難　皇考顧命諸臣以佐朕
新政豈意　兩朝簡賓之後便為紛紛求去之圖忘國厚恩蔑
朕冲幼負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茲除在郎百度維新輔臣如
游尚書嘉謨克欽命着即出視事不許仍有瀆陳朕又覽科道
各官章奏持心平公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臣忠愛
念輕身家計重何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淆亂人心惶惑成何
綱紀朕奉　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特茲再加申
飭以後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
旨擅自去職及挾私逞臆顯肆排擠者宜下廷議治罪卿等可

傳示各官務各悉慮以圖靖日一心恪共職業以佐平明之治
知或不下朕命國法具在朕無戲言毋貽後悔故諭

古鄞　[illegible]
温陵　陳龍可較

熹宗悊皇帝 國號天啓在位七年 ○元年辛酉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本
臣朝賀十二日開經筵講以吳宗達黃立極李標錢謙益知誥
勅 初二日申時 發廟奇妃葉氏農食禮 命照淑妃泰氏
例行 癸朝鮮陪臣 卯 薄房災 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曰
綱常莫大于君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光宗先帝
神宗之元子也爲 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 孝端孝
靖 神宗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 鄭貴妃者非忠

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
忠此理皆人所易明也此今日 君臣父子夫婦之定案也使
貴妃果幽閑貞靜則推 神宗之愛特加優厚于 貴妃 臣宜
首疏以請而 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竟何如者從前諸臣一
爭册立即紛紛得罪是何緣故如近日召還之王德完丁懋遜
等世比之爲麟瑞鳳一時斑行大爲生色然猶可議之曰爾此
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持梃打入 慈寧宮禁門喋血之禍
僅在呼吸矣非張問達之爰書稚有主持何士晉之一 疏直
攻貴戚 皇祖安肯 御門召諭非韓光祐之面奏雁保劉成
安能與張差並夾而宮闈之禍尚忍言哉故說者謂王德完之
安 孝端何士晉之安 先帝後先一 徽音彰其言之也況當
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容進矣
張差之梃不中則投以麗色之鋤崔文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
可灼之丸痛哉 先帝欲諱言 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寃
近見南寺臣曹珍廾遐未明一 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欲爲 貴妃乞情止宜求 恩禮以慰
神祖之靈以迹 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
崔文昇必不可不磔也若欲 皇上竟置崔文昇于不問不幾
子忘父乎天下無無父之子 臣奈何敢以忘父之說導 陛下
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 鄭貴妃之定案也至李選侍不

過一宮人耳猶非 貴妃之比使 選侍身無夫德于 聖躬
皇上原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特加優厚于 選侍 臣亦
宜首疏以請而 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宮闈之事
外庭雖不能盡知惟恭讀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毆 皇
上凌辱意欲何爲挾 皇上以垂簾觸將不測況又臣子所不
忍言與不敢深信者乎 臣讀之髮豎眦裂惟有涕零已伏思之
謂此事而出于中宮煽造將親 皇上爲何如主今卽沖齡而
母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閹豎胆大包天義之所不
忍料也謂此 諭而出于 皇上之本心則 選侍之惡神人
共憤即欲爲 選侍乞憐亦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

遷并寬其生父而移　宮之婦未聞訊大臣問與此事必不可
得而抹殺也豈犯之臣測罪不在贓必不可得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釋然于罪瑶不幾于忘母乎天下無無母之子臣李何
敢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李選
侍之定案也迺臣因是而更爲　皇上危爲人臣無將將則必
誅爲司寇者豈不聞此　國法而一疏再疏極爲開釋固廷
辟持平之說實兇豎漏網之門開之長安謂舉堅負貨百萬
錢神有靈不惜安選侍爲題目則此輩何由得脫或司寇愼墮
其術中而不察耳如必硬執爲是則臣請以一言折之失入與
失出皆非法之平也司寇身爲九列受　先帝恩負不淺使其

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及　先帝力請　尚方斬崔文昇之
爲爲　先帝一申寬爲忠臣義士一吐氣也豈其心獨異曹珍
耶倘以縱放逆犯爲平是張差當廟食龐保劉成當追贈而
先帝宜有此一梃之擊一劑之鴆矣此說一倡人有倖心而
皇上左右前後無一處非危機無一人非成保將　宗社無疆
之福果誰任之哉臣言及此心膽俱裂願閣部大臣毋以　聖
躬爲已安而疎于防護言路諸臣共以　宗社爲至計而息其
頰舌　國家幸甚　遼東經略袁應泰備陳戰守疏曰竊惟遼
左係天下安危而今戰守係遼左安危故有從長之策昔日以
爲宜而今日不出于此昔日力未能及而今日之稍可進取者

則惟有復撫順一策是已自奴酋初發難也姑　撫順蓋撫順
爲奴酋出入經繇之處從可以來我可以往是必爭之地而全
遼之樞紐也但復撫順不可不兼備清河竟發然須先製木城
以自捍奴酋以撫順敎爲屯兵之處如坐通衢來去若風再
州人如草菅所陷清河開鐵延袤三百里殺掠官兵軍民數十
萬而我叛賊李永芳佟養性等日夜引導專畫爲陷陣封侯王
之舉今奴且威脅朝鮮而將圍攝于開鐵訊然之境矣造鈎梯
另採木打釘新造爲攻城之具即今蟄伏不動非特畏我甲兵
之强也奴之舉事飾短而機深每有積着彼實欲蠶食虎視而
安受吾利耳奴嚮以殺戮又多縱舍志不在小脫以一旦以重

兵薄城下事未可知也夫臣以自量豈不知才弱敵未可乘危
然我不遏賊賊且遏我當其坐困孰與進而扼要兵法固有置
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者臣非敢冥冥決事也臣會
督臣文球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王庭并道將諸臣問曰今日計將
安出諸臣皆曰宜復撫順清河臣曰宜用兵幾何諸臣曰有原
議十八萬之數在用大將幾員皆曰撫順六員清河三員竟發
一員臣以爲說皆是議于撫順用監軍道高出張愼言總兵官
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尚少三員議將兵尤世功充總兵官朱
萬良將騎陳良策童仲揆將步各一萬清河用監軍道牛維曜
總兵官侯世祿尚少二員議副將兵梁仲善并見調姜弼各行

總兵官事內侯世祿姜弼與駱良仲曹孝將步兵一萬見襲用
金伏道胡嘉棟副總兵官孙光祚行總兵官事將步兵九千騎
兵四千并見調水兵七千共二萬外以守遼陽總兵官劉孔胤
統之尚少一員于續到副將內選委以一萬守瀋陽一萬守蒲
河以七千守奉集兵將尚 若蒲河為撫順後應為三岔兒堡
衝且兼防西虜況已殘破 兵應援非良將不可查得甘肅總
兵官祁秉忠智勇兼資威名夙著且多蓄健卒應調守蒲河而
少兵集亦于續到援將內選委蓋大帥自李懷信柴國柱去
後止參參數人且其中更有在應泰論列者故不免矜挺肘罄
若此不得不調祁秉忠以備虜外備兵一二萬為臨時調遣

之用奴若攻撫順之師非堅壁相持而清河寬奠出銳師以搗
其舊寨奴若北出三岔兒我蒲河之師且戰守而撫順搗其新
寨奴若南趨清河寬奠我撫順之師宜搗新寨而蒲河隨為后
援至臨敵出奇招降用間未可先定若是而撫順清河可復也
撫清之內屯堡皆復民間之稼穡終不為虜資隨即相地築城
且急議屯田于撫資清一帶以充軍實然此言之似易而行之
甚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則難于進處孤危之城而為
久住之計則難于守此二難者臣任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
不應于手則戰難錢糧缺乏而轉輸不及時則戰難此二難者
廟堂任之兵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不足

錢糧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為嘗試國家為僥幸也蓋奴酋舉
動視馬力強弱其馬弱惟在春初我之乘時斷宜在春而兵馬
錢糧須齊集于二月之前過此而奴不可復制雖極力支吾不
過仍一年之局而國家之憂之擾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其文
武將士能守撫清至歲終無失事者鎮道而下宜破格升賞其
戰卒雖比往時戍關鐵者勞既更倍而亦止照其例撫順月糧
一兩八錢清河一兩六錢以示鼓舞大約能戰而後能守能守
而後能戰惟所討出萬全而已耳〇戶部摘出聖諭朕惟邊
餉一事該部屢奏明旨自當議求長策不悞軍需何至外解中
斷動以請帑為辭況內帑自有經費近歲給發數多如內帑不

足該部又何所指借且該部所請前後數日參差何從憑據但
彼中告急餉庫一空軍士枵腹深軫朕衷姑准發帑五十萬作
速解發以救燃眉還著經略各該衙門如法給散官軍別項不
得借用卿部仍照屢旨集九卿科道各官作速會議足餉清餉
畫一之策具奏如某處拖欠如某處冒破即行查參治罪該部
不得仍前因循姑息致悞軍需 初八日享太廟 上諭吏部
日朝覲大典朕方今行新政望吏安民宜所奏供依議行各該
撫按官將所屬官員賢否後註考務協公確以憑黜陟該部
臨期仍加詢訪有不遵的即以指名參奏 禮科李若珪敷明
職掌並請去 閣之意疏曰臣恐 幼主秉乾權歸閣官故凡

有頗奏語旨及此其爲此輩所劇日久矣近爲輔臣大義不可
留一疏益爲渠所痛心故借抄參爲罪案而竟論言官此事前
未聞漸安可長長之則西廠緝詐之故事也可爲寒心科臣職
司封駁至于禮之議簡諡撰議急正禮科之封駁者臣方欲條
陳大禮恭請　聖裁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既欲帶領推算
又爲帶領者並請勅合臣謂既云帶領則一選婚之勅合足矣
何必兩勅合並行一路哉下自行人時習見此輩之騷擾驛路
惨害地方無異虎狼有假于中久矣况今民生困苦萬不能堪
故據疏抄參慮百姓明憲掌防中官貪殘之漸杜　冠婚甘破
之禮乃職欲遏其勢而參已示其權柄撤以鉗言官之口後叅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啟　　友石居藏板

所欲爲天下事尚可言哉且渠以先年之文卷爲典制厥爲可
笑夫曰典制必其載之　會典或律令等書方是今乃以先年
之文卷爲典制不知先年之文卷正渠輩之所　請而增者以
供使役之太監可請而增以司封駁之體臣獨不可　請而減
乎以明白正大可請于　皇上者獨不可凝議封駁抄參乎借
云帶領推算多給勅合此千古不刊之典必不可易而臣亦但
言候選就諸而後用非謂竟不用欽天監之官職自以爲無過
而且有當也言官有言責今不得其言矣言官有職掌今不得
其職矣言官有志節而今爲中官辱矣不得其言則去不得其
職則去而况辱其身乎又况辱身于太監乎一官可棄七尺可

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屈不如　職者或閒職爲罰俸而去則
不謀之甚也今天下治亂惟在爭　中旨　中旨不爭則言官
危言官危則大臣亦危　請輸臣歷想漢唐宋之末造深推
國家大禮値此時勢將欲　皇上爲何如　主將欲自已爲何
如相則必日夜驚惶而無以自寧者　御史馬鳴起乞　嚴勅
會議以定　國是疏曰臣伏覩科臣楊漣移　宮始末一疏嘗
不得輕率自遂之　青科臣竟不自安鬱鬱就道矣去　國之
臣雖不潔其名旁觀之輩終不解其故不解則疑疑則爭公論
何以明　國是何以定一人之去就關係尤微千載之功罪未
分不得不顯發于　君父之前容臧八月三十日　先帝疾革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啟　八　友石居藏板

而言選侍之封當接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　先帝賓天而
人　乾清宮呼　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
公張維賢也初二日上移　宮公疏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纘
李汝華張問達等也上移　宮專疏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
上疏急爭移宮以待　皇上登極者科臣楊漣也疏　下禮科
而抄參者科臣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世揚臺臣張
潑鄭宗周等也罪瑞疏下科而抄參者又科臣魏應嘉也如以
爲功則與衆共之不獨一楊漣今罪人未誅而發罪瑞者先作
楚囚之泣　聖躬初安而誤　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容鄉甚易
退難有明言漣當此日閃北有爽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皇上

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況章爲墟門總爲朱履之客
燈燭輝照達旦不夜之城鐵甲飛天不怯玉龍之戰豈徒訪戴
重欲議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于人哉漣可以去矣惟是朝
廷之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褒其忠直而未竟忠直之旌
倉棚一旦舌戰不知其發何特矣恐則皆汝召喪氣之言潘雲
翼忠直抗梳之語豈虛發哉臣愚亦以爲漣近來一疏再
疏當時光景及三不安之故其說甚辯雖爲前移宮一事夫
移宮何罪哉無罪即功居功亦罪此一說也罪在攻大璫功
在安社稷功大罪小宜留不宜去此亦一說也當危疑之際
處人骨肉之間奮不顧身止知皇上爲重不知其他止知安

皇上爲急不許其他皇上親見之壹褒之勿能終庭之恐正
去邪進矣直去媚者進矣皇上忽焉記憶若問日中不見寇
平又問風度得如九齡不知近臣何以爲對功難終掩罪宜平
分此又一說也伏乞皇上嚴勅九卿科道從公會議要見楊
漣果否有罪果否居功一一具單回奏庶公論既明去者心
服耳上日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
楊漣忠直朕所監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白不必會議該部
知道刑科魏應嘉上言兵科楊漣之去以有所不安焉而去
[illegible]不安者在移宮一事而臣獨以其所難能者在請誅
崔文升之一疏當先帝之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痛恨進

敢直言科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抨[illegible]智巧不慮九廟
有靈且爲震悚忠哉帝鑒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之小官
顧命同受于閣部亦惟是貫日之精彩感動上徹于黼扆猶記
先帝忽然特召漣時臣等皆爲失色漣處之恬然定見定力
真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此良手裁骨鯁斷雜唐滅皆臣等得
于目擊忝皆有隨而覩于後之者也若夫選侍移宮則公議
鴻宜于封事千官鵠俟于殿廷非漣一人之力則漣何致疵
居功之想在人自不必有居功之疑惟羣疑難勝則一去非出
于得已漣之人品心事在今日無損分毫而宗廟鍾簴之所
係與先帝恩情之所鍾俱安然如故總是皇上至仁大孝

之昭垂豈臣子濡沫承流之敢竊則今後言安社稷與言
安選侍者俱可以止矣倘言之不已漣即暫返初服轉多不
安倘相忘于言作前此小有異同無非爲國百官相與和于朝
而天地之和應之矣十二月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御史
左光斗上言昨歲禮臣孫如游恭進孝端皇太后之謚不付
詞勑徑行札付訃告中外爲職所料然則如游者固典禮
之罪人也乃因祿丞竊忽進尚書晉夜稽行再躋東閣夫臣
方以大禮糾而皇上乃以大禮賞道之所簡主之所責情實
乎舛不應至此已聞台省之彈疏無剩矣滯至今皆拍咤爲
怪事近聞乘春冰泮決意求歸猶有諒之者乃陽抑雖布陰

氣方凝河氷雖泮心火未降突爾上疏求入 講筵又再奉
旨入闕矣 此舉動成何行徑去婦之首頻回飛鳥之依有意
如貴游之屣伺人之動靜以爲起伏又如入室之賊聽主人之
寤寐以爲進止全無去志別有深機持挺而擊豈得已哉數月
以來 中旨之爭頻見章奏間 中旨者自用如游始則罷
中旨者必自罷如游始如游罷而天下曉然知 皇上不得以
私意用人不得不以公議去一人倖端不啓而公道新昭天啓
首元之初政此爲第一義矣臣雖觸忌犯怒敢有愛焉 十八
日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贈趙煥太子
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郞廕一子入監

皇極門豎柱遣尚書王佐行禮 給巡方印信 二十二日
上行冠禮 科臣成明樞遵規言昔周成王將冠親雜日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敬嗣其業以
獻○禮科周士樸上言當 體元居正之初宜圖修德凝命之
實敬天法祖崇儉恤民聽言 戶科薛蕃進箴六箴意以請勢不可爲常長業無如會議也用監法
而外所當兩議者加嚴裔殺款究貝廣鼓籌赤程裝服出納 戶垣陳儀業遵法天道順人情甚要三事日發帑宜速日講○
宜早日進 宇宜議 ○丙戌夜土星逆入井宿 占曰有旱五穀不成一
曰大人憂兵起又曰民饑人流女主不能奉祭祀人多病屬秦
分○丁亥寅初四刻立春應正月節其時四方有蒼白雲風從
西南方坤位上來微細占曰立春之節有雲者歲饑風從坤來
六月水多惡土功興 禮科周士樸進修德凝命之說曰敬天

法祖崇儉恤民聽言凡五事纔纔千餘言皆苦口之藥石○
陝西道高弘圖謹陳八患一章 上采聽不遺芻蕘伏奏難于轉
否通在 上而滯每在下此脈絡之患也一政府需 言猶身
之參末而畏足伏莽熱中之彈誰復灰心頑在 朝而躁必在
野此心膂之患也一言路爲國不冠咸拜冕旒于雙闕六垣領
袖半投簪拔于長林咸激忠直之褒慨歎紛紜之日此耳目之
患也一會議救遼如沃焦釜當不惜百萬金錢發餉盡付漏卮
能無怜億兆生命不清其出之途轉籌其入之孔此脂膏之患
也一方與一隅小醜騷動中原之土三輔二東獨苦海隆之衝
加編不聞有秉除之策可遣安望有息肩之日此偏枯之患也

一○起用弓旌久責于巖穴鄒元標猶作江干之叟公車相望于
長安趙南星獨嘆向隅之悲豈輿情有未協抑覺地偏不及此
底滯之患也一封典京朝一命而上無問淺任深任而褒恤咸
相慶爲格外之恩鎮輔中樹而下一邊 請名 請婚而啓事
反不比于異姓之臣骨肉懿親之以爲辭者此也一刑獄生入
玉門之罪撫延日東山死有餘辜之囚錄待時西市一當速而
不仰遠當決而不卽決言之拊膺切齒而共以爲患者此也○
○○○新政四要
二月甲戌禮科法慶備敎陳新政四要一親輔弼一開求本一
恤忠義一重禮學 章學文章切推考試日賦日公白明尙 雖權據只有對情賞實可核耳旁以爲有三
反馬呼吏能文衛爲淸事非賢學行之望亦不得與之而科場 一進提李已收爾口實勞惠卻拒惟恐不逮一反也康考示過

不得遲轉不知幾經中飭何所已多十年未經歲考生員或累考未易宗師二反也歲考偶廢錄遺學真病不免督過而業考長卷多則嚴絕其背假借三反也有見三反是以勞生實損于膠庠孤寒委足于棘闈即有雄文偽才亦務詰納鑽剌女之不貞料等之矣今當 講來之初宜廣蒐之路乞 嚴敕以後省直督學完歲科兩考方許陞遷如實係已遷量為加銜使服著學使以內轉期于功令盡一

○河南道袁化中陳言時事之淸可憂者有八一曰宮禁漸弛一曰言路漸輕一曰法紀漸替一曰賄賂漸廣一曰邊疆漸壞一曰職掌漸失一曰宦官漸盛一曰人心漸離

禮部請 肯定縣八月省直與試官 聯原任大學士許國官階誥命 命禮監欽奉 聖旨王天爵爾任遴選淨身男子乃敢故縱家人開騙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魏樞奉差同事丞然不言當重處姑降一級俱着役該衙門知道 御史高弘圖請 召還楊漣賈繼春 兵科明時舉奏言 臣於冥冥中尋出一本領曰徐 聖躬就本領中尋出一把柄曰慎 冥命而其要在責相臣以補理講臣以啓沃 禮科都垣楊道寅欲陳慎始五要勤經筵以慎養德之始頻 召對以慎親政之始重票擬以慎內降之始崇節儉以慎賦 國之始明賞罰以慎操柄之始 吏科成明樞酌用人才疏曰竊惟言因人而有者也人以言而起者也言忌盡而是言第患其不盡今日之言亦說盡矣言忌異而此言又第患其不異今日之言亦甚異矣盡之極則更無他說可以省他年之煩異之極則從異得同可以折目前之定案連為覆結將在茲矣試思今日之議謂何原以起

用也非考察也察則主于棄棄大斛之後猶有拾遺而起用之事乃還諸之 思光也九京已著之血猶欲洗發以斑斑之章支離不起之身猶欲曠露以浩蕩之寵苟有可錄何愛稍毛倘能服官寧容營棧故起用之事第講用法而已一則當行以恕蓋此起廢之君子人品不同本末各異要之皆 先帝朝舊臣也譬之祖父之舊器已經棄置然有全者有瀕者有瑕瑜半者未至破裂皆為可用譬之祖父之舊衣已敝不用然有修者有短者有謝不協時者第非藍縷皆可為佩不然而以禁典為戮法假收羅為陶汰彼當年有不愛爵而愛親者此輩且不忘皇為今日迎人少時亦有不肯拜職業而拜官者射粗且相忌何取老犬鳳光指縣一出萬之反以置之亦可惜矣故今日可用者則用之不用者存而不論廉山林之性命不驚久放之飲啄自如隱士無陽九之劫庶世存忠厚之道斯為得也次則當覈其大凡人服官藏拙甚易覬望獨多誰肯挺身出一議做一事則膽力可作品格可重今欲從數十年後衡數十前局面已自時勢不同不覆其地難通其地之所宜為不推其心難測其心之所宜設故吹毛之論不必有累後之謀不必真果大節可觀則故錄不置三則宜核其真凡天下補路之才撫摘之品固可以定大難決大疑即操中斷木亦有用處吉光片毫可想文彩惟是黎丘之子面麗綜是不真叔敖衣冠優孟竊為鄉愉人親

崇名實有既乎今　國家多事用才爲上人各言材得其爲殘
矣向則防其過先需以濟水水平則正始思其歆而之傾也而
正之既還矣乃更思其前歆也而重之以力則不覺又歆矣從
時之惰久乃獲今日善果今日之報答須問夙日原因能天捄
日之手難免後人有議呼風起霧之時豈知公道終明第石火
爲身爲帳已是氷山而泡影斷浮新舊易思鐵板寧拚四面圍
勿一既過去人無不起似爲非汙壑成砥重又豈善籌故必提
綱以平則人心妥當非調停也矯枉勿過則從者亦安非騎牆
也五則當權其用當先定其可用之處後起其可用之人判也
可惜也是牙可用也即不然雅望可以鎮紛何必假重爵哉力

量尚堪任肩何妨佐參濟吳蒼必皆是京堂九列幾何節鉞幾
何按資等于挨頁守官幾乎守蔵寧廢不封毋居空老不惟人
材鬱而不通反不若一丘一壑故吾嘗在此推何爲哉如長則
起用庶不虛矣然而猶有說焉共此官聯前途有壅塞之形誰
能排闥而直上果應無分其之義亦能強追而嘗躡則滯不可
不疏也成功不退蔡澤直須應侯忍日不休祚父亦必渴飲捐
以久曠之身長妨賢路鷄肋不肯輕拋腐鼠猶以自嚇則缺不
可不濟也合于兩京及各省衙門有到任者即嚴查速催仍罰
其條而不能來者即予致以遂其業不致朝廷之上有此不
明白之人庶起用有着落而用一人得一人之益此猶勢之不

容緩者也　錦衣衛奏　聖上昇[illegible]及道安頂充警擾朝廷着拿送
鎮撫司着實打問卓保王英俞必久催倩藺萬春不行簡察都着
法司提問十二日　上御文華門諸臣行禮甫畢突有直篤較
射闕出西班之前喊冤稱保駕不遜主公身罪二語
者刑隨於錦衣衛員役奏古人李出身邊搜出木牌一面前書
聞張鉞衛孔明先生與夫唐太小李靖因李五弟趙太祖劉伯
溫等語書遞來一處龍與大夫是替天行道二是替世祖傳
法等語又手持飄帖一扣上書陽府毫州馬求二里七宋民
張諸安四十四歲與夫赤心報國屯相傳流逃　君不信義臨
爲縣予語供係本日投泉有不分姓名人將　爲不識事與我
代伊直　奮獲似顧狂語無倫疾見在該衙察審問該科衙部
史[illegible]高照圖等看拜發道安語言文吾神倚受切嚴懸木
[illegible]下經之旬日擒　聖覽北震驚無故之條至于錦衣
食一時官駱懸參遊將金言之家國恩　玉陛之嚴敢引何從
也而可容以次身　寫哀何服也而可令其長被將謂分諉之
有人豈知執極之何事當是平日之紋縱雖委臨時之不知術
屬對都不逞之徒將之爲腐誰染其祭乎況者　天顏咫尺之
迹固不可與宮亭門防義之論文成同日而語也然[illegible]物

下法司嚴加訊鞫　○御史周宗建直窮數案小人之緣爲今日持議之
衙疏曰　國家之治治繇公論而公論多出于光明正大之途
國家之亂亂繇偏論而偏論多起于紛紜幽隱之路一出光明
則敷陳了達無所不拆而一涉幽隱則揣摩意度擠陷轉深此
于老成之　主猶恐變惑紛嘗變態幾更之後適　聖主沖
之年頗可潛滋暗伏以貽後來不了之局而哉夫有一翻小人
之按度即有一翻小人之現身有一翻小人之禍毒即有一翻
小人之罪案計其時爲君子者有心難勝有行難掩豈不欲一
願其終而無柰此諸小人占風息影持便捉短不問　國家之
利害不思事理之有無不審寸心之安危不計後來之破敗惟

一時向之題目據為眼下之靈符有不合于時者隨舉而入
之羅中而一時無識之士又復神迷氣亂爭先恐後勢在斯輔
則趨浙輔勢在秦淮則趨秦淮勢在齊則趨齊勢在楚則趨楚
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人前後不同究竟不一而要其根器
貪鄙識力汙贖則此數小人者實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
共盡者也夫此數翩諸人方其患得之時車可填門金堪成穴
官當任其把握仕路信其雌黃儘足自謂英雄而逆于一朝棄
盡燼冷光殘平時之辣手化為囊土之賺鬼不身處于賤行辱
人即鬼消于蛇行鼠伏嗟嗟諸人夫亦何利之有哉有如今日
三苦並下衆正齊登草門之光景漸闊啓事之掄揚幾遍臣謂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八　天啓　十七　文石書屋藏板

君子進用之盛無踰今日矣而臣顧欲借往事為衛者非謂今
日遂有已甚之事而臣竊欲諸臣之先事而慮其萌也姑以用
人一案言之如前後諸臣所引薦懸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
熊明遇魏雲中等不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者骨在
衆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用者直捷了當無嫌旁摘如必借
此為題爭相溢引若積橫之貪邪亦思楞架于月旦窮究之醜
類尚留春夢于寒灰將　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
私祿欲廣業升反爲破綻此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又以移
官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左[illegible]毛士龍等不下
十有餘章闡發既明人言且息在科臣都[illegible]志遠嫌不難[illegible]

召用于他日在台臣賈繼春質心愛　主何妨付定論于　國
人若復據此為名再生譏諷將修讒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
進憶　凡建者復來事外之億逆各欲高其聲價翻似失其初
懷欲稀疑端愈增滋蔓此又臣之所為不得不慮也夫臣以四
虛衙立之臺翦觀冷觀早已有此二端而况一涉有心之人過
為到影之揣牽連纏擾又當何如諸臣明而熟於計者豈其見
尚未到此臣同官張慎言之疏一則為用人而發而曰恐匯前
人之舊案一則為遼與繼春發而曰恐關後日之爭端　旨哉
斯言實與臣合臣今　請約言之以告諸臣曰銓除在吏部自
非真才真品毋容夾雜以同升　朝論在輿許自非大枉大冤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八　天啓　十八　文石書屋藏板

毋輕出言以佐鬪　國家畢竟以遼事為第一緊着當共圖殺
賊毋自起室內之戈今日畢竟以　君德為第一本根　當共
思翊　主毋徒為將順之節胸中淨掃筆底空明此臣于同事
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又請　平言之以告諸臣曰一語
偶岐正可為藥互之藉一人互異不妨關衆論之中凡一切理
外之私情當可置之說夢即金鑑之影子亦不必留之筆端一
掃虛疑各歸坦蕩此臣于東西南北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
也臣更　請廣言以告諸臣曰稍本無事毋以為意外之張皇
川院發伸毋添趨去之孤憤德業以虛而彌廣聲名以淡而愈
長臣即不暇遠引即以今日言况亦有夫日孤忠開其家居絕

口不言 廷杖一事亦有一生學道早成投荒直聲動天下者
而實其親一如書生好儒觀此諸賢足爲師法諸臣等頭更進
豈止覆此爲家珍朋友絕頂相期豈肯讓人于故步此臣於用
未用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需次三冬靜觀願定始未暇
及他端而以此清淨簡淡之說進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必謂臣
何慮之太早而不知外臣之說則氣或有時盛衰局且有時成
壞信如臣說則公道章伸無愛間沮仕路甚廣何催勿撓可保
諸臣一生收正人之書 國家亦得享數十年寧靜之福以此
報 聖明而習俗不識宇宙間一大快暢事也哉臣言及此
臣不恐嘗此 英主中興之日羣工師濟 明首如流爲二十

年來夢想不到之世界際此良時復借相資將前此諸臣猶可
惜 皇祖之靜攝爲百事叢揃之門今日臣等又復何所借以
謝過于我 皇上哉臣爲此言可以對朋友而告 君父可以
仰鬼神而質聖賢忠義勉爲其真志願須倡其大臣之欲奉教
于君子者久矣伏乞 皇上鑒察臣之愚明示諸臣開心定氣
細味臣言慨有以臣言爲未悉者臣且舉開其說令更進一言
以加于臣說之上臣且請避三舍避之不復敢與之共口而論
也 延尉于香爐山大被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
舉 錦衣衛指揮 聖諭朝儀直駕侍衛巡察該衛職有專司
近來因循廢玩旗尉人役漫無稽查致有假冒請弊今後務嚴

査正身姓名籍貫清冊文冊各管領官比較認熟臨期簡點驗
明方許給牌執役至于車駕出入警蹕倍宜嚴整扈從器械員
役俱次隨尊不得錯雜擁護其原隸該衛領役旗衛人等若干
何多奏討隱占如違者一體參究如論奉行 司禮監傳奉
聖諭淨身男子擅自擁擠禁門着巡捕提督官軍嚴行驅逐即
赴該城報名聽選 又傳奉 聖諭這奏內淨身男子非已奉
行增數選收尚未完數乃敢逞兇持刀擅行擁擠禁門毆打巡
役着京營城捕廠衛衙門即將爲首拿獲具奏不許容縱還着
該監會同該城御史將未完數目遴選補完四千五百之數再
增收二百名以昭朕念恤貧窶之意各宜遵守即赴該城報名

聽選不許頂替攪擾如年貌不堪的着照舊規嚴行驅逐四十
里不許仍前故觀其拿獲見惡王承壽等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研審究問該衙門知道 命禮部照二十九年例將選退淨
身男子撥給各王府 海運遭風 上命撫臣祭告海神 太
常寺少卿李宗延奏請修明禮樂以光祀典一門章宜正臣伏續剡宗樂章悉出 世宗御裁獨祭孔子一曰大哉宜聖一曰推持王化似非滌酒本色然簡之旨元人沿襲之歌也夫以堂堂 天朝而用元人之沿襲以祭不亦輕乎 朝廷當世之士卿況元史所擬頹自恐孟各有入句歌章而我 朝一切刪去以致入句之詞不能終一獻之體樂舞生徒將不句重歌一獨以候獻官之事堠哉何整律此樂章所當改訂者也一門樂音宜書臣指刑帝特論節樂觀詳哉其言之矣故定選樂舞生千餘名之原獻賠之淨采拔之穗帶典何事重今財提遴流不拔節歌舞高下一片遺脫誘恐俗衆之衆雖繩爾觸之中與端之奏不入杏壇之耳以後必會按宮商角徵羽半音半羽七音以合聲奏

於六律六呂之節春夏秋冬之序夫豈徒高下有則疾徐有節而其
陰陽不忒其度變哉祖考來格羣后德讓戢舞而
四表來王矣雅頌興音不關於治道哉此樂音所當正者也
一日八音宜備臣伏觀今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備矣乃金石
竹匏土木之音具在絲屬琴瑟鼓手而觀革屬搏拊信于而
拊二樂臣茲器之杳得先臣禮部尚書韓邦奇所著河南而慶
府鄉府世載臣若之為樂書可考若有譜搏而有法以及丘
方澤廟享廟中無不具備章章可考若按法而調亦非以事家
令協律郎等潛心學習按揆合局一考擊中度豈不足彰六
全監之樂非入音所當修習者也一日舞位宜定臣伏覩
所載經證琴瑟陳列堂上于階羽籥旅列堂下自創樂以來
之改也臣伏祭先期於太和殿演樂歌舞在上無容在下以致
可觀及表命一祭太歲之神樂舞生列于殿內致祭其子樂待
生列於殿外夫一樂舞生也從而殿內又從而殿外何其無持
神樂閣之樂舞生則曰舊規則之左右則曰因仍已久寧思舞
生來郊享樂舞生則曰上所稱舞于兩階者謂何比舞位所
尚寶一視也一門者驗官與臣等謂于皇上之禮天地所
稍宗也一宗稍天地也均尚大祀之首原無彼此之別
今皇上南郊祀天則具香燭出自宮中至于時享則香代
尊帝享親可懸殊觀聊且具香燭也有官關之有官驗之有官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啟　　二　友石居藏板

報之有官發之致使香味不潔多低偽弊費神明莫此為
甚此後香燭于時享先期驗依南郊事例宮中發出真香充祀
庶以後先時其餘仍于本寺備辦更加此天器分付驗收官員一務
要真實精美毋濫收低偽以致褻慢此香當修饌者也一
日封真實宜重臣伏觀漢壽亭侯顯精忠空今古節義貫乾坤一本
故月于雞鳴山南成祖建廟于宮平縣東本寺出香帛華
初慶致祭至成化十三年一奉敕于重建乾然寢居之北永作
臣民之賜列聖相承一念臣于本年正月親詣本廟肅
綵三界伏慶大帝聖號崇奉天尊關聖帝君冠冕俱係帝服
本寺寢掌初無憑也如誠建號敕封有三尺倘果係皇祖加
恩不妨命則臣無封號本寺先行文正然後通行天下是亦表
揚此義之與此封制所當考者也一日然後祭宜詳臣伏觀
所冒住食于此典本寺所當考之一正日祭宜萬年秦樂之
奉者也若建文皇帝基祠四代也王之禮天萬年秦樂
于七年天下乎雖日則帝無四年天下帝帝萬章全無
于足之盡然帝王世齋無年天下之孝仁章全無
何必追究之深也王世齋無年天下恭仁章金牌
哻吉如新而之建文事全山亦蠢無牌之親盛實
于列過命聚之日今二帝著得前而正位不聚祖奉
皇祭謂之獻卯此祭所當問詩者也一月郊廟遷議臣伏覩不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啟　　三　友石居藏板

熹宗之入　太廟也　世宗冊寶于先帝享于我
孝無餘力矣此為子孫臣庶等敢復有遺議冀顧我既已
憲宗則高祖之父也世宗之世宗則高祖也而皇上之
之于　宗則父下也　　祖宗之宗則烈祖也　以熹宗
皇上面觀憲宗則追遠矣而引親遠近矣祖
先帝之意蠲此一孝之情以世宗則之念從近矣而繼從賽
撰戲從新議朝一時道權俊懸父子之深情宗之祖宗之
也國家祭翻百官同此加實上而同官少金廟之時而
為帷以見芝行朝夕上接而宗崇又非郡李常追可此
者在於世宗則為孝子以恩專尊宗上以覲親所非可以
者孝在世宗則為孝子以思專尊在宗上日覲竭宜仁八
佚在太廟東道寶相成此孫窮所當請吉也一日親致宜親
　以下崇王妃安王王妃趙氏則壽春王妃劉氏為一壇
呂王王妃韓氏臨淮王王妃劉氏為一壇寶應王六安王
山于王姬陽王路信王為一壇洪武二年定東王寶應等王以下為皇
靜玄若　七王等七王為皇兄實應等七位西廳安王
文至奠時壽春臨丘七王為皇高伯祖叔之下為皇姪
主等指報世次不合舛謬則去其萬曆十年改稱不寡蓋
父任位以黃紙貼說祭畢則去是十王王之宜袝也而宗鑾
觀牌擬繳之制奏臣考祖制無親王附享之儀倚念太祖

十六朝廣實記　卷之十八　天啟　　三　友石居藏板

觀親之情則祭可頂如此觀　祖制不敢擅議祖
實臣然祖十宜不宜祇奈觀祖所當稱者也一日德祖
議特謂王祧而大乘矣東祭宜為七年也一日應位宜祖
而已大夫臣請祀顯隆寺外完西嘉嫡臣劉象進南
令英雄盛莫我明果與二百五十有文藏中久道位
則崇法正氣臣宣啓冥之不日守祀年獨一文臣倘一人
臣從無觀徽李流可光其人必守府祝年觀一盟有基
賓于撰尚禪其巾道之名書也獨當觀日夢必率一人皆
耶若祝謙薛從于日可以祭其觀先臣劉仁兼昌有皆非
拖岩闢啓土之功則可不可顯福可以卡也有冷東年
里戶之馬功則李化龍可以揚士奇非文臣皇帝之
位先臣以功以積不許封公侯州七百里田以未嘗有
之所宗議在有與國于監察靖康所以以見未嘗見其
者教奏其國是臣其未嘗見足以鼓所見田樂榮可見禮
一部議盤實以黑其顯而乃亦不止十人見於禮樂無而在
工都水司郎中李之藻所宜乎可聽其之錄則任
議太廟之禮樂又請乃請官爵試郊祖之禮樂非以
考訂有人所祖臣生色實非　大廟之禮樂將以官以議
臣下之所敢必也伏候聖裁○兵科給事中薛國觀以
廟算宜

周疏曰臣見五月中遼東總兵李光榮有投降真夷單騎阻攔
賀總兵放進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真夷賀總兵放進收留安
插之報二日中又有投降真夷并黃把都兒榮我投降夷人之
報臣因而嘆曰惟哉此收降夷也何其輕也反覆思之有可疑
者四有可慮者五有當問者六何以明其然也遼東年荒米貴
自去歲已然何至此時方覺困餓聞經臣懸招撫之令奴騎西
月絕踪境上而西夷降者纔至豈肆輾展哭之東盡鳩形鵠臉
之儔保無借徑假道者乎其可疑者一也夷虜居依草野生啖
羶膻不畏饑寒是其天性若有如許車輛如許牛羊何不住牧
彼方今乃遠來投我其可疑者二也據前役之所報者夷人五

六千牛馬車輛若干此非一日一夜可至亦非冥冥悄悄而來
彼中部落豈不覺知尾而蹤之勢所必至而昔胡寂寂今乃猜
猜其可疑者三也犬羊狼戾自古難馴踏翻跳梁莫可禁止今
李總兵摺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收進之又帖然奉命是
何其從容向化循蹈輸誠其可疑者四也即使無可疑矣降者
真矣而狼子野心非我族類其來也原無固志其往也咸有異
心萬一約束無方安頓不妥聚之極易散之極難狼顧而鶩鳥
合而起蕭墻與越肘腋甲兵其可慮者一也彼既窮困而降我
必恣其饕餮須人人給賞日日支糧軍餉尚尚告虧夷服何時
得飽況其投降數目或張一百以成千若蹶源而來安能頻頻而

應是乃借錢供賦剝肉積髓其可慮者二也關市之間四達之
地居民之所出入商賈之所經營驛使之所往來錢糧之所輸
運萬一降夷竊跳搶掠公行咽喉不通首尾中夾其可慮者三
也方今間諜不明華夷錯處或者奴酋奸細因而寔入其中多
方候我出沒無常呼吸之間何事不有其可慮者四也塘報云
再不許收我投降達子寔帖云爽你要說箇果斷虎方伏潛之
使怒火未崇熄之使熾恐樹怨仰在于樹恩而所得難償其所
失倘其攏兵秣馬不卻不前借此釁端索我重賂使我成謀掛
亂措置張皇欲進討奴酋又恐西虜之躡其後欲安排降虜又
畏奴酋之襲其虛進退兩難腹背受敵其可慮者五也夫可疑

者正為可慮可慮者正在可疑欲認為真而萬一或偽欲認為
偽萬一或真將欲阻之則降夷必有鹿不擇音之虞將欲收之
則西虜必有盜憎主人之衅廟堂而懸斷邊鄙之事局外而
遙握局內之籌固知有所不能也則何不問之當事諸臣也降
夷果係困真心投奔否向鄭陳友良果可信否搶去萬田等官
馬三匹將三役赤身放回除外再無搶掠否見在市口外住着
等候果無犯我軍卒否此當問之李光榮者也放入之時如何
光景放入之後如何光景安插之時用何方法安插之後用何
放法能必無匿奸乎能必無投動乎能制黃把都兒之死命後
不能恨乎此當問之賀世賢也往來委回于金于金台什之

女固是權計然聞有教弁王猷詐許歲輸如例者聞我往論而酋爲留我使張汝觀者聞脅責諾而我爲留曾使者如此生端將長戎心餌之其望難繼違之其禍必潰若此所傳王猷張汝觀等道路所傳一切匿不以報虛虛實實作何彌縫所當問之邊臣者也一降夷也如何李光榮報賀世賢不報如何賀世賢收李光榮不收賀世賢果能將其饑飽銷其愁心乎果能以夷攻夷乎光榮世賢果一德一心乎如其措置安當則當叙彼中招納之功倘或尚欠商量則當採衆口僉同之議此當問之經略督撫者也樞部運籌帷幄之中制勝　廟堂之上邊塞夷情變態固當耳聞目記況山海遼陽亦不甚遠使見雄卒亦不乏

人遼事既可以飛騎而到長安長安豈不能飛騎而馳遼塞何不擇一精細武夫星夜往彼縝探厚其廩餼限以日期得彼真形據實回報因可以傳採羣議仰贊　廟謨此當問之該部者也統均擾　主持之權最與經臣聯絡血脈無使隔碍以茲危遼如焚之際應不宜備材以待用不宜局額以自隘應否宜錄大而略短不宜苛責以求備經臣塞外重寄應否宜聽其叙宜無掣肘以開誘謝之門寬着地步明爲責成所當問之部院者也趙充國之制羌夷也必親到金城後上方略今不得的見彼中之局段而預爲不必然之慮使彼中一則聽命二則聽命固爲隔靴搔癢若夫任議無成盡本末無定計　廟堂談之遼鄙

遼鄙談之　廟堂不幾盡餅以充饑哉不知計當何日決遼之何時平也此臣所以設爲問之之法也　草場火　御史周宗建上言竊觀東奴發難以來兩度調兵三番易帥竊觀天下固弊中原于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遼陽片土半沒腥膻三年于茲茫無成算臣以爲遼事之壞不壞於無兵不壞於無餉不壞於經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臣之無識何以明其然也方撫順失事之後　特簡楊鎬錫之　尙方十萬之師征集塞下誠於此時先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犯之境上此定着也乃當　國者漫無定見欲彼猖獗卑流啾啾出議而輔臣因以爲票擬之準鎬遂以爲進兵之符一言督戰全銳俱亡則宰臣

之無識誤之也既敗之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柏已月掣退此時群有備開元聯絡北關爲死守計此又一定着也而當　國者復漫無定見所急　明旨全無經畫二三廊流推轂一執袴之李如楨踈萎之劉國縉倚爲長城而鎬乃眼迷心亂茫然無措使開鐵繼陷屬夷淪亾則又宰相之無識誤之也旣而起熊廷弼於田間再征兵于海內此時奴以方張之銳視遼陽如掌中廷弼乃決計自强鑿深峻塹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虜酋心娖不敢深入獨以大爲得着而閣視一遼復亂人志用夷之言不效同舟之劍遂其當國者復漫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而或戰或守尚無定算則又宰臣之

無識誤之也至于今日新臣受事壁壘初更臣計此時惟有固
其胆志多其堠防守廷弼已效之規絕奴賊中土之市使其退
則晏于饑疲進不至于大掠一破援城自守之議洗明廷弼孤
忿不平之氣持之幾年虜無大利我無大害使奴易心希 中
國市貨之利而悔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不易心定着者
也乃當 國者復漫然不見一主持不聞一料理人言兵十八
萬則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百萬人言撫順可
城則亦曰撫順可城隨人高下一無短長日者人犯一報奴巳
浸浸碼 上國矣於此尚不急一布置而猶縱容延緩爲太平
宰相之見一旦有警計無所之則惟有如前歲之早閉九門而

已嗚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談天下事哉臣 聞宰相上佐
天子下平四海謂其有大識大力能見天下之大勢而屹然持
之始成爲真宰相者今日遼陽大勢則固曉然易見矣一同之
地戰彰州交非昔 世宗朝之倭奮 神宗朝之關白有航海
困濟之遠也又非若先年之宰酋播酋僅據彈丸其力有盡其
勢易衰也彼以新銳之強憑着便之地情熱投臣儼然大敵而
謂二三年間可能結局乎不待也即使今者入犯暫復退去而
其入犯者仍在也即更三年五年未必長驅而其可長驅者仍
在也即令現兵十四萬再加兵十四萬而犬奴之勦絕終不敢
必也爲相臣者 知其大勢而毅然以定識持之此識一定不

妨明示經臣以保牛明計兵食于久長使經臣不至戒心于廷
弼之被言不必借城撫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孰爲勝着則雖
盈 廷紛議衆口譁然羣指我之爲怯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
爲敗着則雖高談介子後論終軍日責我以慷慨之氣而亦堅
不動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 國之遠識非諸曹小臣所
可得而及者也以此收遼之局即不能出于犁庭之上策猶不
失爲綢繆之中計脫復去此而紛紜旁撓倏而奴退遽言進取
倏而奴來使思退避甯使縱犯反在奴手而進退我全無可據
不幾爲趙宋之覆轍也哉臣 請輔臣自今以往須先知乎章軍
國乃宰相第一緊事料理人才乃宰相第一忠猷使全遼形

勢皆悉于胸中即局外紛如誰得而亂吾之謀使海內人才素
知于平昔即衆言互異誰得而熒吾之聽使兵食大計盡經于
思其即道旁殊議誰得而撓吾之畫以言議兵而十三萬餘之
外益以一萬餘之家丁更無煩于再議也以言議餉而十四萬
之兵應以五百餘萬之加派大略相當部議之多至于九百萬
者可細爲之簡汰也以言用人熊廷弼之氣吞驕虜張鶴鳴之
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晰牛毛余宗孝之肩羅紫塞熊明遇之
奇搠入陣李邦華之思入重淵朱光祚之才足追風楊能之忠
堪矢日俱可取而備緩急之用也此又今日一定之急着也故
臣願相臣之早持定識也誠能具此識而後任事者有恃無恐

持議者無得旁撓相臣所以轄　新主於　中興者斷無外此
一事矣。臣願相臣急圖之。今日能主張邊事安穩無虞。卽仙宥
閫遼可從寬略。畢竟爲天啓朝之第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邊
事復蹈舊日之轍。使邊城再陷。危及都邑。卽使一卷一對事事
協人一身一家件件論讓。要亦爲相諸中之第一罪案。相臣念
此宜何從焉。自古及今。有臥薪嘗胆之恨。然後有沼吳之霸業。
有起舞擊楫之忿。然後有江左之中興。有力決過河之勇。然後
有澶淵之親奏。有熱血欲灑之痛。然後有　英廟之復辟。有一
日千里飛騎屋通如拱如居正之留心邊事。然後有隆萬五十
餘年之欽貢　國家當太艱大難之日不從大臣決策而欲依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八　天啓〉　三十九　友石居藏板
違紫含仰人言以從倖于無敗不畏羞宮保而貽　宗社之憂
哉。臣忠心所激。義不忍默。然不欲繩相臣以難爲而稍規相臣
以定識。相臣識定而邊事安矣。相臣不任誰從任者。　皇上不
責相臣又誰責者。願　皇上早　勅二輔急圖邊事。毋再迂回。
毋再有誤。知臣罪臣不計也。奉　聖旨。輩國大計。廟堂自宜主
持。關外機宜仍當參酌。一應所奏裁定兵餉。固守嚴防以待
奴酋擣竊。及爲舉熊廷弼。着該部詳確議奏。　長陵等監復陵
軍哨險事奉　聖旨。陵軍官轄已有旨着照舊制。如何輒議紛
更。該部便行該道官果有牌行造冊赴營操等事。從重參處。其
營路軍起發根因一併查參具奏。昌陵兵備道項良梓題擬　爲提監擅換吏吾欺　書擬

去宣偈以殺奸謀以申紀法以明職掌事照得東虜窺寇勢如
破竹武備在在單弱臣痛心久自任永平事時繳然監督恒約靡
士夫及城壯快書吏弊民每月三令射親技射不設處鼓箭根
不一嘗得自效盡勞積玩而振刷之幸蒙　聖明不素一菲揀
聖昌諒事　勅整飭昌平等處兵備及長陵等九衛專一操練
人馬防臣效大馬以報知遇之臣惠抵任之初卽陵監三鼓衆
一揀貴之後深恨擾壞縱恣營軍旣悍一面出示翰齋以三尺
一面通行申飭恨如路如陵軍等令本營查正身清應占外此
亦常行文移亦不敢傲謂盡心所事也不謂陵監等張等所
恩上疏担臣立追起營操隸臟冊事令奇本鞠部未正國法
治查旅賞者欲行查參臣已具揭備陳始末節聽部覆又見司
證監杏疏奉者下刑部擬罪知　聖明已有郎鑑法司自有
憲斷臣以小監奏責亦豺聽之不復多贅乃該監見蔡節李升
東中陵軍六千餘名該監開五百餘名此五千五百餘名豈隱
爲有且彼之意查者隱借虛目俯洞私家之橐素頂門一針洞
見洞悉此輩口禁心悸自知奸情畢露無所逃罪矣陵監亦再
疏號辯欺罔滿構猶可諱異議就其言而折之前疏陵軍止五
百名今何以開一千二十八名此外何以又有四玟六百二十
名此　郊何以又有奨山巡隸工部厳提督其軍漫無數日後
軍有　神宮監軍有　山玟軍有奨山巡　九陵提督所轄軍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八　天啓〉　三十　友石居藏板
皆陵軍也。郊東淹西匿多散冥已鳥道詞而云分班上直奉何
明旨向來月餉道無軍冊占役有何待支故事豈上班者領
月餉而下班者不領月餉耶登五百名軍如此之少而揀實銀
兩乃至一萬二十四百之多耶奉　旨遣軍每名二兩今除五
百名應扶過銀一千兩其餘一萬一千餘金入何橐中應急追
遺　皇祭令備查得揀實陵軍卜監各項軍士四千三百九十
九名又看守壽宮軍人六百名又　天壽山守備下城操軍
九百四十五名又看衛軍二百六十名通共六千二百四名共
撥是實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兩就爲確據號爲劵似一指掌天
以監何頭其一至此也最可根者揀實則召募市棍坐地指使
邊犯使臣而不許問願餉則持帖強討糟伍書空冒濫錢糧而
不可登要挾又妄稽舊制先事阻撓網樂逸而不使行是喪
狄起于　輦下而老朔接輪也況山後無墻逼近虜穴最者土
木之變虜人自紫荊回掠昌平至焚　長陵獻景二陵仍出
害禽闖復犯矣庚戌之變隱害至抵東山口　陵軍無一人執
從禁之者藉撥京營二大營防守至紅門恭陳把守東山口失
津從人口直至太監所居上殿盡被擄掠與前車可鑒今守藝
無人採無人一有疏奏該監旣不爲陵寢計獨不自爲守計
耶北時時寸喋該監守足贖罪卽擁治及臣亦何益成敗之數哉
匝一腔熱血惟有矢心報國監犯究鋒事所恤柒紀陵寢已

撫按參奏至再在前疏未行操練而備立迎操練應酬以論
諉歟二君之罪在今議改五百名而馬數十名又應坐以虛冒所辭
友吾之罪兩者將何辭以解若以欲臣悠悠忽忽任憑諸監讀牌
爲未見馬而給馬票未見軍而給軍腰牌未有臣爲票讀牌
而強一領軍餉馬糧 陵上不容一單施哨奸謀且不可測臣草
前附一官決不致爲 朝廷壞三尺也疏未紛辯部小四等口
調夫陳二等俱已拿獲劉尚忠等人人共見供有他名自有主
名特候 旨尚未定奪且慕 聖明日月之下大奸乾剛張進
忠等原係倡亂戎首代斧鎖之不暇而尚敢嘵嘵責奏爲也若
畏行若精空懸各巢就領出哨摸出是否立迎赴營操練今或
以遊生營操爲遊惑所哨乘屬詞窮斯肝立見原牌
具在今名單紀數所錄于左爲此具揭須至揭者〇日暈二月
初三日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焰甚爲閃爍倏然如
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如連環狀其西面東北面復各有形
如日但其色淡綠淺如月之在暈日暈之上大圈之中約有覺
光亦甚其光彩青紅如平常虹狀似幻形者二背外向與日光指
白自辰至午方散同知與辰吳看得日爲純陽君象也宜背
明不宜險時日有暈已失常矣猶日經見耳至曾偈具有彩狀
責從來不經見者界職未習天文不敢妄擬休咎但遼左大
兵屯集賊首正在此時且兵馬草料糧草匱乏恐不能得

忌亦在此所致天以此象告恐不可不深爲戒求耳字庚遠何
廷照中文看得 天象示異有兆必先變不虛生日光爲臣近
諭旨曰宗以酉自入春以來修理器械喂養馬匹其恐遲下
草青聽壯之刀來有其兆矣況閫外將清河一帶山路盡行斬
斷或長於進兵爲防守之策也或并力綏顧爲傾巢之來也咸
以之食而甘爲孤注我以審勢而尚難出奇偕人器于逆邊示
必素手瞞家丁于丸塞尚退卯閣兼以三月欠糧之軍形枯餓
削半年無料之馬骨立如柴擺料之支持幾良縣而驅於牛車
之便家直竭源而費林萬一餉道中絕日不再食是叛與軍僨
敵國內與外皆虎機也李道交事月餘宅無餅稽祭形見影徒
焉把恐陰溝加修省申飭城守嚴令遵屬文武將吏嚴加戒備祈〇三法司會審楊鎬李如楨
等議將楊鎬李如楨所犯楊鎬合依臨敵失誤軍機者律李如
楨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敵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各
斬秋後處決奉 聖旨楊鎬經略寡謀李如楨退縮坐罔最重
況延拖至今罪狀甚明刑章宜正既會審明確俱依擬 御

史汪泗論請〇〇〇〇〇召還諍臣楊漣李若星〇閏二月乙亥 御史
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曰絲綸之出當平而時批票言官之許互有異同故也
牽制之文當決一柄互推一事連誅有考成而無類紹有提催而無勾銷積弛成廢大宜振刷臣宮府之
法當一中官夜遞事權宜有就緒或如宋制隸閣臣或職考察于禮部乘捷能德陽之議當從也政刑之
明當速前李禄驗之苑發保舉之法當嚴巡撫之任當久遺佚之
才當收攬羅材寬日時之起廢之法當核稽官之期當一
臣定以一年爲期至期赴部便與請給憑出任亦不許坐家待選文卷之制宜嚴各衙門凡係
欽依以待不時照刷無令吏胥得并文弄法其間在內專責
欽宗必令抄謄立案以原卷送巡視衙門庫房收掌之
臣皆宜如律歲終事巨細年月終始若日星御史照刷不爲
故事而狐疑出沒
之對阿執而問也〇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 聖旨賈

繼春暗揭謗毒造言誣朕若果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未常言究
自繼春揭出之後引類呼朋爭端大報大臣求退小臣紛嚚成
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
全不改省仍大膽欺天昂然肆辨目無君父況選侍移宮以來
未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却借逆揭爲攖鱗逆耳之說箝制朕
躬要名滅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眛
始著照原揭回話來〇風霾初四日丙子申時風從東南方起黃塵蔽日塞占曰有兵
義人王發客兵儲積害穀又曰 禮部奉 聖旨風霾示儆已諭
弁兵隱逆城有旱風雨則解
該部申飭邊備大小臣工仍各恪勤職業共圖消弭以副朕謹
天戒至意〇〇荆王勛餉 上嘉其忠義命所司貯之〇臚郵原

[illegible]司爲加銜從鋌按流𥁞請也○戶部主事陳國綸上疏薦
旌表七世祖陳學孝行○按建寧府志有陳學居民陳榮奉母避盡心力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時舐兩劫盛開舌舐可愈日疾爲之日舐數十遍母一朝豁然開視重明更壽十餘載又鄰火及廬勢甚危逼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呼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鄰邑水災人民漂沒無算榮與母兩地隨波名然一木至潘鄉州潮達岸孚遇其母扶之而歸野州官籍內郡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舟郡守儼舟待至日中一木中岸迎之則陳榮也郡守驚詰何以孝感動天曰予何知孝惟一飯一食不敢忘母而已○大風霾初六日戊寅午時風從東南方巽位上來黃塵蔽天占曰歲日風從陽微方大旱有邊急有兵喪又曰工土興食物貴一日有火三日內有雨則災解○陝西總督張鶴鳴
工科都給事章番以黔事請奏不一　上曰鶴鳴廷推簡用又
屢荐稱其勤苗事已經彼處按臣勘明到部何不早復以滋多
議章並下所司○南臺御史曹汝蘭極言　君身關係之重宜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三三　友石居

加意自愛　上嘉納之○御史魏光緒奏曰臣惟父母之仇不
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未有普天率土悉主悉臣而黨惡
容奸醜詆如今日者也　先皇帝以　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
無端蒸豚王孫瓜抱容蓐奸人搆煽每思爲所欲爲海內正人
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上爲掛壁除陀盡陳禍逃烈並封
妖眚之事恨不從心而張差挺擊之謀疚幾若手　九廟有靈
旋就撲滅而將擴黃花山園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內外多人
之布列棗木梃柏木等抱之兇器打死小爺等有吃有之逆詞
渦心賊目無日無天此時稍有人心請斬殺賊謂宜何如激烈
乃諸臣猶神不用之以　青宮而偏用之以庇逆黨不用之

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首擬風癲以爲後來脫卸張本
司官承望風旨曲意徧護于緊關口詞七段則朦朧不載也按
入黨內改爲殺內都頭改爲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
復削去筆蹟削蹟見在也張差以手指地你們同謀做事今事
敗不認難道獨死還有三十六頭見怎麼不報等語竟付之不
問也千遮百蓋惟求與風癲二字相背主事王之寀懼爲赤族
之禍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己暖處察典既入貴
條奏　吉追奪　誥命主事李俸曾奉堂批止參語于其轉官
之日聲言遠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其後張
廷發死而陸大受又以大計謫處此之寀諸臣所由得罪奸儻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啟　三四　友石居藏板

之本末也嗟嗟逆　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抱風癲牖招詞者
有罪而抒公憤捐身命者何罪即云之寀居官有議胡不處于
作令之時而李俸陸大受又豈俱以貪鄙敗者耶且是非不兩
立功罪不相準之寀非則張差是矣之寀而當罪則張差而當
賞矣雖有病狂喪心之人必不敢謂張差爲是爲當賞而何獨
于之寀督過之深耶況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　先帝請下法
司者　先帝　皇祖曾不以　先帝之請爲非而爲之決張差
磔奸豎十九年不御之朝堂一旦　召見群臣　面行撫慰然
則　皇祖之于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諭臣以瘋癲二字無所歸
者故皇覓賊徒而罪之來今日　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凡建言

交秋之臣先後耀于光明而三臣去 國孤蹤尚爾不蒙昭雪
此黢天忠臣義士所以歔欷感憤而不平也近者林居諸賢發
單咨訪而臣 謂之案三臣而外不知誰爲歷卷何忠 君部
國之外無其人品而貪穢罔猛之閥猶當十世宥且臣 堂官張
問達爲司寇見在 都門而逆犯供吐原詞一一具在伏乞 勅
下部院從公查勘張差原招口詞有無在卷當時經手各官有
無改竄原招抵漏情節王之寀李俸諸臣應否從公勘 奏者
有無挾私處分一言涉虛臣甘受虛罔之罪倘之寀等爲洪受
惡果出非辜亦當破格 立賜擢用以爲人臣忘身殉 國之
勸若傍挑有人黠奸禁錮此種公案亦須洗刷明白使人知三

臣心事亦曾有人議之者即三臣終老岩穴亦無憾恨矣○吏
科成明樞請復行取之例隆慶三年題准行取歲一舉行樞請
復之 上命所司確議具復○司禮監勘結陵罪鼓誤始末奏
上奉 旨劉榮者送刑部擬罪李受等責降有差劉尚鄉既不
知情姑免究○坐贓李鳴陽留革任○督慶陵○慎防嚴門封
邦振明得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成伯各食祿千石○起
邇應舉大理寺左寺丞○遼東經略袁應泰條上爽氣正衆應
援太緩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大事亦國之危事也不得已而用兵利害存亡介在呼吸非可叔幸嘗試者也番兵
事而推至有事援時而極至急時間罔數矣乃有事而悟者無事急時而看若緩時而可驗矣遼左當憂唱之餘叔首備慮邪
之杪展則緩不能時會寧發加及掌且敗爾傷之際以益其兵而三鞍土地人民幾丧其半且與我難臣且久關謀大運奉實

須臾忘也事勢到此何如其急而中外之應援者宜何如哉臣
非能知兵者也但所材者兵馬耳錢糧耳器械耳將吏耳至于
布置乎將樞機陣敵立功臣罪且未暇論諸項之中有一
可缺乏者乎有一可缺延者乎以兵馬言之征調鞋半從弱召
募原係自衣甚至邊鎮將領皆爲奇貨如戀兵工次愈坐齊陳
應武須者郊弊百端雖以故衆遼左曾不少半即之今盛猶日
古有驛市人于閭左而戰者在上遊錄耳至淮揚都司金冠江
南营加衛都司王表各領兵一千名于萬曆四十七年三月內
到天津迄今三年矣皆藉口奉部劄修船不發一步臣一面吞
督臣催一面把該道查修過船隻內王表方修得六隻一金冠
又稱原造淮揚逃船不堪補驗必須拆造而後議于錢糧不奏
予夫以咫尺之山海一葦之航順三年之內應可諸則修不不
可修則令舟而陸日行五十里月餘可抵遼陽乃安坐三年不
知其智支俯至今案貴若干致各兵效尤客藏守備王鄒芳
等頭諸浙兵七千名十月到齊竟營遷延不肯渡海此稽在
部門外者也至在 京浙兵三千名客歲九月府前經臣然廷
謂本漏援遠臣與任郎伏藏 請旨催不啻再四開各兵多勇
敢願行乃原領兵都司張超擅怯縮納百計營院其鎖唆兵成
課以遂其計是 督撫之下且敢捍國若此矣以上共兵一萬
二千餘人皆借援遼之名支援遼之餉又非有萬里之遥及日

出關未必無助乃又者二三年近者六七月遲遲觀望到遼何
時至近調家丁一萬名以山西三四月可至君前言宣大止月
餘之程而蹤跡尚爾杳然此兵馬應援太緩者也以錢糧言之
馬死亨京報草今報已絕萬數月草亦將運不前馬之死者十
二三矣存者骨立如柴矣此可數月富責一馬乎單士尋棄月報每
年月愁糧邪借貸豪門或貸當鋪 至一二月不給則逃下食
逃者竟幸諸面北可抵當夷人乎然 朝廷寄未嘗有分毫
發云詔則亦須補發乃一慾期而貸錢于錢至強半者有一
兩五錢責得人九錢之惠而物騰貴馬安得不餧士安得不飢
軍聲非振實由于此臣前疏所餘罪餉三月按時支給不加
增而軍得實惠所裨不淺又蓋豫運及時料理免秋風之淚失
省陸遠之勞費勿雨然士馬又蒙 令指色怨期如故李色無銀
遠郡將來不知作何狀又吝 那移小事一萬人千輛然推運但
所行運軍不可行之洪兵往運爲量又貴幾月懸釜待米不運
難驛日薦又不知作何狀夫如苦日欲來我之飢其餉係非糧
被也即不然而十餘萬之兵久羈于邊將麼能係無飢廣哉且
救是一年當早辦數月其省貴雨去何如也而竟不得他知順勝
吧無日戰守何資此錢報之應援太急者也以稱害之眾寡
八枝貨如火器內府鄰發鍋碗軍多棘熱外裂不禦不之不遠京
然非一朝夕一手足所成項臣疏請催關係宣大山西皆極

料價共五萬八千餘兩分撥打造先用鎮兵行大同一年能
以所造抵補乃工部委之戶部戶部復請歸工部矣二部
相推遷延復投如首題之不知何年月日不見議定奪十年之部
請也王猶黄光係乞紫臣于客歲十一月內疏請稍定五十萬之
斤黄十五萬斤十二月內吝取黑鉛五十萬斤銅鎮三十萬斤
錫令三月矣錫兩未到各營將領向臣催討迫切之狀皆口不
恐謂耳不恐關係綦重臣以愚具一切器誠無不典之不異
于張空拳乎此器械應援太援者也以將吏言之將吏關遠
如陳虎穴如避湯火若臣援近喬似能等今該金冠等不必論稟
文臣如前遷臣議謂共望道臣來之臣速從此修衛挂冠而去
旅於遠諸臣期以身殉共望道不以賊臣貽臣君父頃臣與各道議
兵為鐵樞欲城件件排求實據不以賊臣貽臣曰然則何特而不恐關
原道臣崔儒秀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非曰數萬騎圍偏
議之奉集自以為敵無不克在其掌中乃鑑算道臣高出鎮定
詢度神色不變脫倪乃即有處分引以自裁挺然義不受辱
虎皮驛兵將赴援臣慮其賊乘空虛亟行開原道入守而該道
之先有其意立刻帶數百騎入虎皮特叔遊騎虎皮備五六
望見旁壁大起遂引去大營所謂人之有必死之心已足微一班
矣漢人有言夫且為必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宋儒謂伏節死義
之臣當于直言敢諫中求之而指斥乘輿易爾犯時忌懸惟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啟 三七 李太虛石居藏板

三十八年來人情世變當勢始萬天之日而不淚流撥亦者亦
自有人可教趨左之用者越邦蕭張周備宋儒撫一臣力
言其宜用臣曰吾願身在洪蔚期濟國事非有所私萬一筆
殺豬膠鼓常致有後言密富出疏百日瞰之總我見得是官
瞭猶後遂仙八言況此際危迫為宗社蕭人豈為一己市德
邦清與道臣胡嘉棟牛錫寶皆領其才撫臣張國儒與宋撲會
臣以邦清會皆臣皆深為許可後臣壽曰才華骨幹如邦清當
今天下無難事從語極為得人備以治塍者治遠有兵下邦予
有司不也乎臣既自知其人而督無道臣舉心知一臣謗以為
謀宜質泉師竟在和遠列名上 請意欲得三人為 皇上同
死封疆至于重察典委非臣愚所及今日以功名富貴論則不
宜用若人以重察典以伏節死義論則不如擇若人以重封疆
如其尋道臣五人皆必選天下賢才擇而用之者也亦肯被備
崇義儒儒負俗之士觀官若敝睽視死生苟且久不官得
陳的趙故往往從鑑錦中見面 國家有難舉兒無一人不得
且臣求甲科排官五月矣京監軍遣臣三月矣而僅一至以
倪臣金冠輩其若被以推官監軍又若此將吏而邊太經者
旦人來者愈急患者愈急則捨地呼天或觸將而為嫌接別
于此敢著且擬後而聽前臣罪戚三牙喚三見後數曲高層標
拉倒無聲也不知請臣亦恐及 皇上念嚷之天下否臣誰故

大明律一欵軍官託故違期者斬又行糧草料欵之者斬又應
令與用軍器欵之者斬 祖宗豈徒設此重典者誠罪無除存亡
之閩機務非一人可撥欽司兵戎者司鍼殺者司釋作者各盡
其職而後折衝耳鍵鼓式靈嚴法律正以圖者司料作之何
派淫也代乞 皇上延覽當務潤然深恩念兵金陛典奈根不
數窩械不精將吏備則奴首必務不可破遺東馬不育錢社
役不安惰 皇上大閱乾斷凡臣從前所退請立刻愆尤勿再
涯援役微臣早得請于或守或戰或進或退于中樞撥不敢
為孟浪之瞭也蚤室之上刃先立一戰期見而謂奴不可
興爭臣前所請可以遷延一著差遲之何不及逼還三年加
金冠王表經樂工法遺縮奸後來如張尼不敘用王三年箸
臣今提完底人情少肅可鼓積學部臣事戶
部之新餉司兵部之職方司工部之虞衡司都水司皆事始
最切者也今後各司官當久任與建事終始則不傳其宮始
不遂前其議封疆其有濟于并己不敘言自肯底
知有不效罪有所歸但使奴氣稍減臣當束身闕下請受讒
聘主尊唐突諸臣之罪臣死而社稷
尚安猶愈于臣生而封疆不可為也○吏部等衙門會議
奏 聖旨務官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責職春搗出朝端
給諫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慎言等身居言路不肯直斷是非
卻借調解爲名實 背公植黨本當革職念輔臣侍講經筵屢
爲申救姑准從輕張慎言高弘圖俱罰俸二年王大年不候僉
議懸于卯收止知植黨不顧大義且說人主于言官無可奈何
是使言官思欲上天耶亦當重處輔臣奏說係局外之人心實
無他姑着罰俸半年王志道等不思國體逞意濫奏始且不究
以後再有借端煩擾的必罪不宥 禮部奏 聖旨雨澤愆期
朕念春農宮中齋禱所奏知道了爾大小臣工宜同加修省以
冀感通祭告郊壇遣國公張惟賢侯吳汝胤駙馬侯拱宸伯陳
璋劉天錫張慶臻與順天府堂上官各行禮 刑部主事高爾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廿八 天啟 李太虛石居藏板

上言乞明刑清獄以弭天變。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隔其一
上與下之情隔其二大臣與小臣之情隔其三京臣與邊臣之
情隔其四朝廷與塞外之情隔其五理財與牧民之情隔。保
定巡撫胡思伸疏薦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精於曆法究藥
其精力未衰起用釐正時雲路年已七十有三精力強健曾推算奏日元年月食臺官失算二刻驗之
果然報人多異之〇遼東巡撫薛國用參劾失事諸將疏曰臣竊惟遼
事之壞也種種之弊蓄釀成奴禍諸不具論惟有三路敗衄後
中外爭以躁率相戒不敢窺視奴而輕言戰切切惟守是圖誠
爲得策矣顧所謂守者非徒嬰堞塹深壕塹之孤城固將四處
之兵發足設即不輕戰者亦止未敢妄意舉擣以探虎穴原非

謂巷入門庭可縱之飽欲而去不爲截殺也乃兩年以來修守
亦稍稍具兵馬亦漸屯集我雖戒往事而不敢輕入則奴亦當
堅我兵威而不敢遠出今何以舍老寨而結新寨近且盤踞撫
順也又何昔之搶掠猶在我兵戍守之外今且深入瀋奉之內
而坐然無忌也此果奴之兵力所向無前奴之詭謀神鬼莫測
哉良緣我之拒撫者皆棄徵爲故智以掩飾爲長謀烽燧每每
不明偵探常常與失故或聯勢終日而一籌之莫展或爲皇失
措而站立之不定或虛驕恃氣而觀望爲之不前是以來則不
知進則不敢去則不追甚且張鋪滿紙捷罪爲功任其大
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所從來矣□爰事以來[illegible]

臣忍報捕告誠痛懲此弊冀諸將大家洗滌翻然[illegible]
奮厲以進疆場差正月十九日奉集失事李秉誠[illegible]
等直窮到底不敢少諱即備按臣陳廷于所報殺擄人數二百
七十餘名而臣等再四覆查會稿疏內多至三百十餘名矣蓋
不知損失已多臣罪愈重要不退重視封疆爲朝廷信此
法紀而不敢以一身庇罪帥也未幾二月十一日不意復有奴
[illegible]之大舉初退攻圍奉集臣意奴號窺奉集之淺深而知其必
攻也出報條至沙河臣疑或以一兵綴瀋陽而令兵將不敢出
援也心甚危之已而得報奉集有道臣高出在臣私幸有所恃
又未幾至瀋陽臣又私幸賀光二帥可領精銳以馳援奴必不

能得志也越三日報奴兵于十二出境堡城雖幸無恙殺擄計
或不免臣當即牌行分守左右監軍道臣等親履地方嚴查損
傷士馬擄去村民人畜從實開報業同經臣會題外惟是人言
紛紛有傳保全奉集全賴監軍道臣高出奮以身殉而將士始
致死以守者乃李秉誠塘報猶自矜分布之能而以斬獲首級[illegible]
保全孤城爲已功也今日之秉誠猶然往日之秉誠往奴以數
日騎當我偏秉誠敢以一矢相加遺不至有今日則今日之禍
[illegible]招之若非道臣前一日至堡臨期又非經臣懸重賞購死
士冒圍而入授以方略則孳息已斷人心潰散奉集爲淸河之
續未可知也道臣雖不自有其功而秉誠亦當愧死此所謂一

發其發百計欺罔禍之首罪之魁藏所來是以盡其辜者也有
朝朱萬良附膂赴援一遇賊鋒輒自奔而反引賊深入者乃朱
萬良塘報猶妄稱自午至申盡力死戰賊見奮勇勢方少却而
昔日驕戰哉進退不相自也萬良所統之兵原自經臣標下之
兵頗稱精選若時教其可戰則戰因可挫其銳即不可戰而堅
持以守亦足以緒其入何至甫遇敵而即奔散也愈奔愈近直
抵沙河幽望見開原道臣崔儒秀所督援兵塵起身幾不免雖
曰衆寡不敵然抗慨而往匍匐而歸舉士卒以殉也不亦貴氣
之甚乎又有賀世賢尤世功爭貿虎皮掩柴自衛藉口信地躡
至逆回者乃兩帥塘報不曰賊東而整其來也未敢擊則曰以

精卒為後勁其回也若脫焉未可追且以知已知彼不輕一擲
以自解嘲也兩帥夙負勇名而所部兵丁尤多驍健刱去奉集
所掠處僅二十里倘未敵時留兵將若而人以城守尚兵將若
而人以拒敵躍馬先登庄時可至奴之壁兵即不敢敵而散騎
零掠兩不可斬獲乎奴之後勁即不敢擊而默哉徹運者獨不
可要截乎彼札營我亦札營雖相持日暮而歸詰二將至午方
至貿為規避悠悠進退而奴之剿獲已盡輦而歸矣夫以將之
巨擘而伎倆若此反着為奴揣摩而張其勢若此奴尚安所顧
忌哉適以貽之笑耳故奴十二日方出十八日復來即未深入
皆退而回鄉者俱懼造鉤梯置木板勢在必進則以我兵從來

未敢一戰奴賊從來未經一挫其視我將人視無足輕者且狡奴
之計固在攻堡實圖搶掠我之將士晝夜亦日保孤城可幸無
罪而村屯搶掠姑置不論也不知奴每一掠既得其糧又得其
子女生畜是我益保城之虛聲而奴得捆載之實利矣遂困絕
塞兼直兵荒雖村屯家落人烟稀少然一步一木皆其皮毛未
有皮毛俱盡而本根猶能獨存者今奴漸進漸逼所過之地剿
有生焉非若西虜倏掠倏去而居民頗未盡失故業也倘從此
一壞而齊盛乎一帶再舉一掠虎皮左右瀋奉孤注勢必不支
而遼河危矣此時即治臣等以不職之罪粉身碎骨竟何益于
成敗之數哉　國家建大將之旗鼓用一人即期得一人之用

今遼左建牙者滑滑徒擁名位竟不肯出死力以為士卒先而
報我　朝廷萬分之一真可為痛哭流涕者也向猶藉口修工
不暇拒敵今經臣簡戎蒐乘專責之待戰矣即中多尪怯未足
盡堪衝鋒而精壯者猶然却後也是誰之過歟如此積習日復
一日恐不盡三韓而胥之夷不止也遼事至今破壞極矣臣等
豈敢過求速效且時值乏才捐軀于城又豈敢不愛惜諸將但
奴酋日剿月削業已及膚非得諸將同心戮力大破積套孚衆
貢勇期以血戰必不能遏奴鋒而阻其來也即如年來奴破諸
城堡勢同拉朽皆以在事諸臣望風先靡未嘗一相抵耳假令
當時有如高邁臣在堡守不動指麾如意安至赤嵊過野自營

成斤救百里間無人烟至此極哉罪回鄉唐秀才曾言奴之渐
寨不過木柱亂石造次苟完非能如我之高城深池也者奴之
兵馬即稱億俘數亦有限亦非如我之如林如雨也者總之奴
之人心一我之人心分奴衆肯用命我兵善逃躲故因循蘊釀
卒至不救耳虜去漢人在奴寨者亦無不憤心扼腕曰我　天
朝有大兵幾十萬何遇賊輒不向前奴兵亦人耳我不怕死彼
更貪生若止坐守而不戰恐將來守亦不能矣往開鐵失守大
都若此則今日之高出可不特為優叙以為拒衝者之勸今日
諸援將又可不嚴為處分以為退縮者之戒耶經臣居常固已
結之恩而協以法近又同按臣率文武諸將吏矢心誓師期于

克濟乃諸將對　神明武亦稟稟逃奴賊仍又惴惴其精　皇
上之赫濯施不測之威何以振久玩之人心而作方新之敵氣
哉臣謹會同薊遼總督文球經略遼東袁應泰據所開當日之
情形具實　上陳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舉行監軍廷按御史
嚴加覆核分別功罪大示勸懲庶幾懲已往而勵將來可保殘
疆于萬一矣　聡和叛虜罪臣奏懇　兵科朱童蒙勘遼事竣
據實回奏疏曰臣蒙　皇上簡命前往遼東會勘熊廷弼任內
功罪　陛辭而出即星馳傍內遼返三千餘里行往七十餘日
逐處親到逢人審訪備查參案實料士馬據以言官所參論質
以廷弼所辨白從公參實矣臣　天日其功罪之格固有次第

証一一為　皇上陳之臣伏讀　勅諭曰某處被賊擄為民事
某處堵戰修守為有功臣　勘得廷弼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
到任至泰昌元年十月內解任其間奴賊入犯四十八年五月
十八日于花嶺等山城六月十二日于王大人屯等一十九屯
八月二十一日于蒲河等處其被賊殺擄者共二十三處此為
失事至于蒲河灰山豹冲斬級二百有奇所獲馬牛稱是雖不
可以言功而亦以者截用戰者也遼陽之城環匝二十里年久
傾塌當開鐵初陷遼陽之人東裝思徙者以城不足為恃也廷
弼料其外築其內繞擁兩河引水建開城之上下密布火車火
器分兵防守稍聞集絕奸細心思之巧經營之周有才人之所

不能到者至瀋陽奉集虎皮驛大小三城修工如是守具亦復
如是此其修守之可言者也　勅諭曰某事為從實奏聞某事
為欺隱未報臣　勘得疆場之事凡有查核經臣憑監軍道之開
報監軍道憑府廳之開報亦或有據塘報即入疏中者廷弼向
來章奏似亦從實而無欺隱但其有報殺擄各口問無撫臣所
參稍有異同耳　勅諭曰城堡有無殘破村屯有無搶擄臣　勘
得瀋奉之外凡有村落因山為居壘石為垣故曰屯曰塞曰山
城其實民居不過一二家三五家而為城堡者止有蒲河一處
耳至花嶺山城禿老婆山城許毛子山城四十戶屯金剛屯金
場成屯早生屯李二金寨李沙包屯王大人屯石廟兒屯劉晉

屯廬尖屯白官人屯劉三屯顧月莊灘子屯將分二屯新屯趙官人庄沈家變衕屯皆其前後擄掠之村屯也。勅諭曰士兵殺擄幾何器械損失幾何。臣勘得三次入犯殺擄屯民七百二十三名口被傷十一名口被擄贖回四名擄去民馬五十四匹牛一百二十一隻驢十七頭燒毀房屋八十五間芭窖二十九處此殺擄之的數也器械則失損盔甲等項一百三十四件撒袍一十四領。勅諭曰兵馬折傷若干現存若干。臣勘得前役陣失折官兵共五百八十七員名被傷兵丁共三百零七名陣失馬一千五百零六匹現在支新餉主客官兵一十六萬二千二百四十二員名乘馬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匹。勅諭曰錢

糧實用若干虛冒若干。臣勘得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內起至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止存庫續收銀七百七十四萬二千九百五錢九分入簿除收過銀九千九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存庫銀七十四萬五千一百六十六兩四錢六分其一應出入悉經備司與撫官收支廷弼原不經手或有頂名虛冒乃各營將佐影占之弊亦嚴爲查處而不之縱也。臣謹稽勘得舊經略熊廷弼者有擁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擔其備鋒亦有忍人之所敢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耳向遼陽之孤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至泰集瀋陽二空城今且隱然重鎮矣幾何時而金湯屹峙特以無恐迄于今民安于居

賈安于市商旅紛紛于途而後之人因之以爲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遼道而代之爲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之所留是精力悉經于此而其得謗亦先于此也惟是致辨殺擄一節嘵嘵于有花名無花名之說以爭多寡獨不思遼瀋危有殺擄律令但論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所滿難未必如都中所傳爲萬爲千而卽其所報亦非的數廷弼明知而竟自爲隱匿是欺誑也縱廷弼不知而爲人所蒙蔽是聾瞶也廷弼必居一于此矣惡得云無罪乎。臣愚則以爲廷弼尤有大罪焉夫封疆之任與諸臣不同。尚方之授金幣之錫與委任諸臣亦不同廷弼受　皇上破格之遇卽捐其頂踵誓以死

報尤不足酬萬分之一乃瀋河之役廷弼知賊志在攻瀋策馬而遁以救北門何其壯也至則諸將被冲不欲再戰咸之以殺而亦不前廷弼見官兵之怯弱如此已料後事無可成始灰心卸擔故借微恙乞骸以歸耳奴賊未滅何以身爲廷弼將置君恩于何地乎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弼之罪又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習怠緩惟不急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守况又非常之際聚民驅焉凡借磚于鄰居採木于園林發石于墳墓似乎爭民施奪其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報卿紳青衿役無倖免又細打各弁兵逃諸臣能無騰謗聲乎所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

風聞，應傳以入告，而陳于君父也。然皆敵于上，為 國家慮，圖
疆土，而以大義期廷弼耳。及至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辨，既而
一揭出，一揭應，愈出愈乖，終成羼詈。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
所以自待也。總之，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 君。
大義實所莫逃，此正 勅諭所謂罪浮于功者矣。臣會同督臣
文球、經臣袁應泰、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瑲從公按覆，謹具奏聞，
伏乞 皇上立賜剖斷，以結前局，庶功罪明而臣下知所勸懲
矣。奏 聖旨：這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
言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議
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 禮部奏言陵穴驚開石底

星之文曰若戴汲
上命光祿少卿柳佐同各官看，講同奏。○薦異才。南昌貢士萬長生揭稱江西瑞州府新昌縣逆民全國威揭界傳之異人試之縣府且品度起酒不願受職伏義滅賊功成奉身而退今將才技畢具于左○一掌中勝負其神中之上或十府出勝編將出勝或利則攻不利則守或勝負未斂來不來或疑或伏何方何地至于天地陰陽人間禍福休咎其占不差毫髮○一泥天陣此陣排列六陰中央高築將臺主將綸巾羽扇端坐臺上運籌不用士卒上八手執五方五色旗一任敵人兵馬重圍不能傷我將待役敵人一入其地九死無一生也○一陰兵變陽于絕無人影之地而忽生軍兵岳立○一陽兵變陰于兵卒殺集之灑而忽然絕無人影○一火城之守法不必深溝高壘止畫地而陣敵人不能越我界限○一人其界齊則民將一里之特者用十人十里百人百里千人○一五砲三千攻我中國所用者火猛而為之經亂而攻乘其壘也蓋火卷承堂則發砲窟北邊不用人力發引攻打禦絳晝夜不絕然破虜之奇謀也○一遠况柴車凡車之持重抵敵上長其坑深也此車有探陷之法有潑坑之法即地中七八尺坑陷可飛而過如坦道○一堅里比戰陣首一緊要事也之所恃恐備我者勁力健疾身拔重鍾岳刀背雖入中國所恃以濟事者火器然火之器有時而盡

而虜則強弓利矢乘晝而入百發百傷蓋以我兵力弱難拔棄鎧身無所恃而屢北也遼此甲有玄妙處制○一庚異常輕而便便而堅即空拳一衝入敵陣刀箭不能傷也○一平地坑卒此陣以伏十里可坑卒十萬二十里可坑卒二十萬○一錦帳懸鉤此陣設立營帳以利誘敵一來并營而走其入我當中之人俱身傷利亦有死而無生也○一火牛陣此牛一牛可當百人○一陷馬陣此陣臨敵之時各兵各帶一陷具伏總中外一坦平地毫無形影知敵人馬一入其地一一繫其足難進退不能可搶之○一持地陣令之造車其兵者多方不有人難于中面騎不能起者必持重而可守而不可敵有事急而難于利可街前石左而在前後可乘空而來可我有此車取其便則人則上道火器晝夜不絕以攻敵陣上設水張以防利矢約獨連排成長蛇陣臨敵則分于母冲突敵陣子去則母頻母夫則子顧任見為軍之中如入無人之境而我兵片甲不損無人可保成無壘也○一火帳此如山谷險阻之地難用車輪用此火帳人在帳內敵不能傷其內火器終日不絕知深入敵境非比不能也○一水底藏兵此陣雖在狂洋大海可藏而伏可張而處也○一美女餌敵此計敵兒美女而來忽然美女不見而敵可擒也此揭已投兵部蒙發職方考試并呈科道見在聽試外為此具揭
○御史賈繼春奏

星今友石居藏板

旨回話奏 聖旨：這賈繼春回話揭中舉李選侍雉經、皇八妹
入井，此二語出于何項，還着回將話來。 吏部等衙門公疏言
宥悔罪無地。奏 聖旨：移宮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
繼春都置之不聞，乃以違忤過逐，輕誣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
氏等四位同曰移宮，繼春不惜其他，獨捏造李選侍雉經；朕弟
妹四位并同日移宮，繼春何不垂念朕弟，獨注意皇八妹入井。
顯受奸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政。朕隱忍至今，未曾輕露。向
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朕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抵
窮究到底，以貫雉經入井真偽，緒此移宮公案。卿等疏在國
逕當替朕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

話已有旨了值錄旨請建儲蓄精沈覈還例從役　會議遼餉
一常官鼓鑄制錢　一常官督理屯種　一南都牧馬場地
一長江上下蘆洲　一東南半壁海田　一腹裡衛所屯糧
一南北戶工關稅　一省直房屋契稅　一督撫應節軍餉
一郡國應裁冗員　一州縣應汰民兵　一省直應請徭役
一南北諸司改折　一內外諸司積存　一省直倉穀糧銀
一省直開地變價　一事例改輸本色　一加派分析各部
一海陸召買轉運　一省直催征起解　一內外歷核收支
一內外申飭考課

三月丙子

御史房惝上言慨自遼奴發難上下焦然征兵索餉日不暇給內以清查望之外而外之撤象如故外以應援望之內而內之延緩如故洸洸悠悠茫無定局非奴困我我自困耳夫遼當摧破之餘土地人民喪折大半殘局也奴屢勝我屢衄來不能禦去不能躡敗局也奴以牢賽故顧瞻西虜翹翔而不敢深入我因得完城設防保疆境土又持局也善奕者寄子棄取善兵者寄子爭守今能在而與虜爭乎能如撫順之初議漸逼抵奴之窟而蹙其命乎賊固料其不能也則惟有守之一局而已矣繼自今無遽言犁庭掃穴無徒言師老財匱一意堅壁清野簡將蒐兵修戰具養戰氣以為持久之計待夫奴惡已厭奴隙已開始徐起而圖之遼局其可結乎如是而言兵兵有見在十三萬焉足矣　請無徒求盈而求精即見在者實實挑選實實教訓擇智勇之將統領之聯絡布置互為犄角奴馬強橫豈其遂能得志而遼有股伍仍用遼人漸募漸補轉客兵為土著省安家行糧之費消苦戍思歸之變計莫善此而土兵邊兵家丁一切調遣可槩報罷也土兵得邊兵不可再抽而家丁非其主者不歸死也如是而言餉十三萬之兵以五百萬之餉餉之原自不少況又加以　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之二十萬乎客歲未完之二百八十萬乎截漕三十萬石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泊河銀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但應令

之征收猶似昔之拖欠請無徒責州縣而責司道嚴其考課重其參罰俾督催屬邑刻期起解即沖疲災荒力難追完亦以別項抵足惟呼庚問癸之新餉斷令絲毫無虧而又覈實用之二三年間當可支持會議之舉第當議屯田議鑄錢議鹽策與夫十庫之敗折各工之侵欺光祿提廠之虛靡作何修舉作何釐剔以濟不匱之源塞盈縮之實而搜括那借事例一切議條可槩報罷也搜括那借參嚴爭挑而事例收息于官償債于民也此兵餉之定著不煩再商者也而城急則無如輓運矣最要則無如器械矣遼左本色絕少軍多枵腹故運法最急而索車至一萬八千輛用推車之卒至四萬七千人則決不可何者內地

至牛負騾駝擾已極再加驅迫人心必至動搖萌構禍起所不
忍言且千里重繭不堪賫恐復爲牛騾之續也幸經臣無許計
部之商量從長設處或用抽軍或用汰兵主定僱遞之法夫京
南之粟駕舟于淮揚啣尾于天津順洋以達薊州而去遼滸不
遠矣通筭一人之力一日之程最少任担五斗最近任往返六
十里遞轉遞接得三萬人而纍纍之料糧固不脛而馳也安在
擁運之不可行乎淮海若鼓浪之候運道險惡可就天津糴于
商令其自販自鬻利之所在皆爲貴諸遼陽谷價騰踊尚無不
爭赴者重價收糴自可濟用正不須車運耳器械不特以辛于
敵今外解者盡屬濫惡廠造者又屬虚糜與欲張拳那合精選

廠幹司官暁暢法制者一如經臣疏 請久任以董其事而廷
視之職日省月試實行舉劾若然則工費自省器械自精一有
請發隨呼隨應此兵餉之亟需也而最重則無如練督兵矣最
便無如折班軍矣京營之不可問者曰隱射也侵占也影射侵
占之不可問者鼓譟之不可問者曰根薄而人竄也有法于此
先剔祖軍之虚名使在冊者真有年貌真有保結按籍可呼而
后行分練之法分其所習之藝分其所隸之將分其所駐之地
隊以千人爲率同日開操以查點爲簡閲而寡目者無所容矣
其老弱者無所逃矣然後從容沙汰汰一于十汰十于百矣其
心散其黨而汰者可無譟也月糧一石軍儲太薄定當加厚以

塞譟者之口而四盡三空無從措辦合無姑將雙糧養選鋒則
舉所汰之糈并給于所留者豢養之心已收而汰者益可無譟
也漸汰漸精虎旅其改觀乎所深慮者百年盤據之窟一旦振
刷不能無譁不能無怨必須慷慨担當實心任事之文臣始可
資其整理必須紹略嫻熟威名素著之武臣始可藉其督率欲
飭營務不可不首議耳班軍之設以擁護 神京 祖宗兵制
良有深意而承平沿習積敝已久上班下班祇赴其名而無其
實如職衛歸德春秋班軍三千三百餘人赴京者十之一耳奸
視攬貪弁包占半不復被點軍放攬但須斂文顧覓之錢而
事已畢矣 國家亦何愛于烏有而任其漁蠹爲故曰折之便

折一軍之屯地可得三兩折一軍之大糧可得八錢折一軍之
日糧可得二錢是一軍可得四兩有奇一衛二千餘軍可得萬
兩有奇以一衛例各衛以秋班例春班約各都司之所領凡數
萬人可得數十餘萬矣不費挖筭不費錢糧而多得數十餘萬
不足爲持籌之一助乎如慮京營空虚今卒有警防守無人曾
見剽敝之衛卒能堪荷戈纔使赴京亦衆人耳今後確宜盡折
便以折解錢糧所充召募練兵之費此又兵餉之長計也 兵
科蕭基劾閹臣姚宗文疏曰夫閹視之役原以偵戎未有不能
偵而反以啓戎者狄恤之舉原以弭隙未有不能弭而反以開
隙者爭獻納者原一事陳五利者耗萬餘可不慎乎值此奴氛

未靖之時何堪四虜叩關要挾之擾將見疆埸將無寧日則作
俑者閣臣宗文之罪擢什不足數也臣猶見虎酋等備極驕驁
拱兔炒花等紛求新賞皆臣號稱什歸于王猷之妄許臣之爾
疏恨不得食猷之肉而咤宗文輕信之辜然猶曰或識不足耳
見宗文一揭澹澹數百言欲蓋彌彰始知猷之矯命宗文故縱
而教之者也諸夷之蠢動宗文明知而開之者也不暇爲猷裂
眦而先爲宗文豎髮請平心折之夫金白沒于奴鋒而席捲之
勢幾同破竹當事者議備後之策爲羈縻之術恐西夷覬覦而
命巳出高下在心力能制西之命信能孚酋之心則爲之不則
巳之擇其堪任之人授其宜發之地則爲之不則巳之宗文素

稱能者不于此時酌古準今聽前顧後可寘寘決事耶且王猷
以市井無賴不堪遠道爲督臣文球與經略袁應泰原任兵備
時所力止也宗文獨昵之者何心賞宜發于邊地不宜發于前
門又昏臣文球與趙標周永春所力爭也宗文橫執之者何心
切論宗文此舉失策者三其胃罪者五夫遣金入遼捐金募遼
虜不過以金台什三保女爲虎墩兔憨之妻一爲腦毛大之孫
婁藉此以結其意後其變云耳不思虎酋亦與奴姻媾不有爲
其女婿者乎且今憨百萬之格分土之約尚不能激諸夷東援
與奴爲難而區區四千兩餉之猶謂禁止喻操豚祈歲彼何常
佳息我先宗以弱失策一也犬羊之性不恒豺狼之欲無厭養

虎養鷹非明論乎宗文亦自容二針一線必執以爲例矣王猷
之妄許既道其逐逐之念累字之領務不足塞眈眈之求此動
曰祭旗上馬其處分抱彼動曰東合東夷而西合西夷捐之何
社日後違之何緩日前洶洶之勢旦暮必潰而宗文乃語三萬
之藏足厭羣狼之腹待十數之後方爲雞鳴之舉將誰欺乎切
恐五營之衆伯要子之悍緩兔巴陵之獗炒花諸子之詐一動
百動愈搆愈危始以愚虜反以虜愚而智出婦人女子下也失
策二也當時永不爲例之盟虎酋背之如反掌矣三千人入貢
之說猷則創議非猷也耶夫撫林口何地也咫尺神京邇近
語陵王猷從此路出虜謀從此路入即今薊門空虛已甚眞協

空虛已甚關撫盜未可支也顧督臣東行經操御之暫爲閉
閉之絕而夷情叵測來日之憂終是借徑之衞虎穴未塡狼門
復闢失策三也以此失衆夷疑畀狀辱　國一也不聞縶留我
通役張爾猊四人袈倖異域之魂裂碎我羊樽黄把都兒等大
肆謾書之侮乎遺患二也不將檢崖之怨毫未消釋而先以成
鯨之吞恰榜什等之計全無影嚮而遂以動封豕之噬乎樹羣
敵三也不聞祭乞兔亥之兄弟之幾每肆搶掠于郊原滿且舁
子小索叔任之擁名爲垂涎于飽吃乎比匪人四也不聞王猷
飽囊而歸投揭請樞府爲營進之謀事敗而遁猶悄悄往來邊
將其中爲逋藏之窟乎貪賄聯五也不聞數利虜之利宗文利

獻之利、參貂盈橐、行李百輛之運、私爲囊槖、傾圻畠房之棟窟、
主人有言耳目共睹者乎、以四千兩行五餌之術、而按𢧵無罅、
以至今日而愈難收拾、以王獻代三巴之檄、而稱薪止沸、千將
來而更莫底止、宗文悞國若此、猶自言曰愛國憂時之意、昧心
甚矣、嗟嗟、臣更有感于宗文之狡也、其揭旌出關、布一人之
威德、以簡將覓軍實未能也、播唇鼓舌、共事氷炭、遂使熊廷弼
一日不能安其位、今勘者報 命廷弼之才之功萬不能沒矣、
洮則妒賢嫉能無出文上者、迫其擁衆入關、自貽豪舉、以爲仰
荅 明旨、止此郵貲一事、而狡弁之詭金紿之要、歲復一歲矣、
然則胎禍桃覈亦無出文上矣、異哉、宗文鬼魅伎倆、耀塘風波

縱取太常賜以悶視、爲催官之媒、藥籠無物、則以王獻爲奇貨
之居、視 國事爲兒戲、委君命于草莽、同事者畏其虓威、不敢
直言、只得彌縫了塞、掩一種啞口吞聲之情、而功罪之案、公論
難掩、今廷邊諸虜合縱不受我索、日尋猖獗、使西陲爲殘破之
續、宗文之罪在揚鑣下耶、當此處處危動之日、急宜嚴勘宗文
贓罪、正法使蠻貊凜然知 中國尚有法紀、不至爲奸人手障、
着落宗文名下、計出王獻斬千講賞之地、以謝諸夷之口、廢反
側有微官守知勵矣、至其生平陰楨險賊之狀、人人切齒、指揮
文若、臣不暇摟悉、在兵言兵、道雖隱默、即觸鬚尾、所弗避也、臣
草疏方畢、見林口守備崔慶廷塘報、虎酋聚衆二萬餘、不日內

犯、諭東西不勝傳與、如果冲入內地、在衙門正丘單將弱之會、
何以堪之、則首禍者其容誅哉、 吏科朱欽相奏爲天儆日至、
民生日感、仰乞 聖明申飭吏治、復懲貪雄廉之舊典、以舉循
省實跡、章下所司、 先臣王廷相有言曰、大吏貪濁而在高位、小臣效之、無不惟利是圖、言官貪濁而安出處
無忌憚、井官效勢無不惟、 ○海州吳金祖叛、 按金祖約各劉光
祚、則已視可知矣太之論、 先偽名吳余祖、又
名劉光祚、以兵經幺升鼓鍋、無知東南衛空虛、遂名提亂焚星、
殺人劫掠、攻海蓋諸者、皆以海運入自蓋套、陸運起自海州咽喉
要害、臣臣請急援兵、各將星馳海蓋防守、一面勸殺渠魁、一
面招安脅從、有能擒獻罪首者破格升賞、既當絕賊奔奴之路、
又當防奴乘變、 ○海州賊平、 將領守李光榮與寶府二副將黃
之攻、皆要着也、 參將張同知會議既定、于二十七
日分布圍山、二十八日四面奔逐、至二十九日李鎮守在南谷
口立分派兩路、而北谷口忽報賊出、生營虛競秀迎擊、破賊砍傷、
衆皆都走、賊追赶過河、將擊高中遠、參將胡國臣復回迎戰、因
臣中傷大哉遲、殺李鎮守聞急、親率參將黃墨帶領兵丁合戰、

申令但退者即斬、于是本鎮內丁守備等官吳登雲等十餘員
領兵奮進、不避矢石、一擁上山、鼓砲齊打、賊不能支、悉奔回巢、
大兵遂入峪內、賓承武麻宣王化溥等又從南谷口進、逢焚其
巢而賊平矣、大勢約五百餘人、割首級者十之二三、勝山投水
者十之七八、吳天眞、 ○巡按御史左光斗具揭、故事有司超擢
羅守忠張承兵中、大約爲得人、
升而設、復因人數頗多、不便照循資格、不行勢不得不人之爲得
爲而獨員令受其窮矣、此後似當仍行題爲、但定停必須年
年數、不得過廿、廣幾此不至于有餘後、不
苦于不足、亦平人情振吏治之一籍也、 ○御史周邦基奏請
用人宜愼其初、用言宜核其實、 兵部奏請軫念陣亡諸臣、塞
聖旨、遼左覆軍陷城、文武將士捐軀死事、義烈可嘉、楚陣亡
官兵人才、屢奉 皇恩、財前趙行褒邮、既經服奏、宜霈渥恩、劉挺
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宣贈少保、升左都督、各襲升三級、仍
蔭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立祠、加祭塟、杜松贈少保

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立祠加祭塋葬
趙夢麟馬林各復原職贈二級襲升三級從祠附祭潘宗顏贈
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楊茁立祠附祭董汝濂張
文炳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江萬化麻
巖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越千守志各復原職贈一級襲升
一級李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二級喬一琦贈都督僉
事襲升三級與本衛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鄒儲賢等三
百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升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
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等四十三
員各襲升一級爲邦寧等四十九員各量升一級朝鮮將官金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啓 辛七文右居戴旌
應河等八十一員移文破格從厚贈錄其軍兵丁夷俱照數行
各鎮促郵祭榮以慰幽魂。遼東巡按張銓飛騎奏曰奴賊戴
夠榜傾巢而來于十一日 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
二十三日巳被賊鬬陷矣先是臣于初三日巡視瀋陽見其壕
塹甚環火車帑布惟城垣三面毀壞振葉倒塌而城中降夷充
斥俱有奸細窺伏爲賊內應臣切憂之詳囑諸將謂賊若臨城
降夷當乘發城外若其來攻必俟百步內始發火砲而城上亦
只給砲助擊賊必不能得志乃諸將皆謂城雖憑獨濠可恃意
但主專力于外臣深已不然臨行于途中復再三囑付不意其
臨時錯誤乃爾也聞城破從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從西門出存

亡未卜其餘走散將卒尙無一人至者不得攻克之詳傳聞有
云我進攻數次不得入後從東北而以新土填塹遂登城者有
云進發砲熱藥乘水噴賊乃蜂擁過濠者有云賊急攻東門城
外吶喊內應之人開門而入者總之城已陷更陷之情景且可徐
查遼陽所恃爲瀋蔽者全在瀋奉二城而遼陽東捍夷西障虜
較之奉集更重今瀋陽既陷則奉集已失犄角之勢彈丸孤壘
何以自存而賊從瀋陽直走遼陽百餘里中無險阻可抵遼之
戰將勁兵半率于瀋奉半分應援兩副將見今遼城兵不滿萬
皆真保山東之兵身無介冑器不精利以守二十餘里之城分
城布列且難況于捍敵臣已與經略議急撤川浙土兵遼陽城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啓 辛十八支不肩深熱
守而以朱萬良姜弼之兵駐虎皮驛爲奉集聲援但恐士卒有
風鶴之驚聞風而潰武清營巳十步卒逃矣且我所恃以勝賊
者獨有火器今賊克瀋陽無數銃砲火藥皆入其手則我之長
技已與賊共之萬一用以攻城更可憂也皆以經略兩道竭力
周宗保北危城而臣巳先與經略咨令侯世祿搗賊之巢若使
得入賊必狼狽而歸然尙未敢必也大約將士畏奴如虎心膽
俱裂無一敢戰者即如朱萬良姜弼結兵譏二萬專使之往來
應援而扎營于渾河之南去瀋陽十餘里一步不敢前川浙土
兵亦三共餘亦結營自固坐致瀋陽淪沒亦可痛恨矣除臣査
明另疏題參外先將危急情形馳奏伏乞 皇上軫念危疆臨

俾社稷亟下廷臣會議殄禦長策仍 敕兵部速催援師數
發出關及調發各邊家丁星速來遼以應急需臣等不勝激切
待命之至○兵部衙門接出 聖諭朕見近日氛塵時作日光
□□深切警惕昨日覽遼東御史張銓塘報奴賊攻陷瀋
陽城萬分危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官職任封疆全在籌禦
嚴防豈玩愒援各將擁兵結營自固坐視陷城咸令□□着部
移咨□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速挑選
精銳兵馬各陳方略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觀望
以軍法從事河西并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体申飭嚴察
小臣議論頗多無俾實用大臣止畏譏彈不任勞怨紛紛批判

成何國体輔臣一燝尚書李汝華都着即出視事無介浮言
聖諭適覽遼左巡按奏報瀋陽已被東夷攻克奉集既孤遼鎮
益危目前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速會議具奏一面行文經
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
書係兵部添設侍郎作速催來到任飭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即
同料理不得藉口侍郎毋致推諉務事工部買辦硝黃陸續運
解毋得怠緩爲封疆事急大小臣工同心体國各抒籌略共濟時
艱欽此○御史江秉謙謹聞遼陽垂危欲陳備禦之策曰今奴
賊攻陷瀋陽指臂斷爲兩截而奉之岌岌可知瀋奉潰而賊直
中于遼之胸背環遼之岌岌又可知事勢至此誰職其咎因循

念褻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淪沒境無堅城人無鬭志當日情
形之危急誠有百倍于此時者乃熊廷弼受 命出關倉皇赴
召四方之征調未集士卒之膽落未定甲馬器械無一可恃而
廷弼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千羸卒出關招集殘拾餘燼
城守經年今奴賊終不能得志如今之闖入者何前此垂危之
遼城賊反不知其所攻今此堅備之瀋鎮我反失其所守則廷
弼之才識膽畧有大過人者矣使廷弼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
定不致敗壞若此然前論廷弼者猶曰風聞不失爲存疑遜計
至今勘核已明而復以横據之私意見抹殺天下之公是非遥
紙上雌黄戕 國家之利害寧壞 朝廷之封疆必不肯釋胸

中之睚眦城寧甘心以遼陽與奴賊必不肯平氣以議論勞臣
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逞痛罪雖然追之已無及矣爲今之
計瀋陽既已陷奉不可知遼陽千里孤城不可不厚集聲勢而資
世賢□□□將之卒□□□□□宗部下之兵或留自固此
時提兵往援將果誰屬兵果誰統鬼卒補乘軍寧或有妙算而
□□勢迫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山海軍中或韓陀塞但遼陽
保則賊在千里之外不保賊氛在百里之內經臣久熟邊情諒
有勝算而地裏難以遥守戰守能有幾何則宿重兵而防不測
又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 神京爲根本重地敵賊得志于遼
陽諒其不能即長驅而入犯但訛傳則風鶴皆驚窺覘或恐盜

益稱發何以鎮人心使無動搖何以杜奸宄使無意外又廷議
不可不亟講者也語云亡羊補牢見兔顧犬猶今日未晚之着
而燕巢飛幕魚游沸鼎此豈諸臣漫言泄泄之時哉。 聖旨這
本說熊廷弼才識膽畧過人有保守危邊之功郭鞏非說他是
罪有無私意者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會議具奏 遼東
巡按張銓奏請恤忠魂治惰帥疏曰遼陽圍急陳策童仲揆二
將尚在遲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擊
可以成功即士卒亦踴躍爭先阻之不聽及知瀋陽一陷諸將
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瀋在此三年何爲石柱司秦邦屏
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浙兵三千餘名大將與戚金張

明世在河北扎營兵既渡河營陣未成而虜以鐵騎四面撲攻
諸將奮勇搏殺斬賊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
後虜益衆諸軍倦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
戰歿周世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
走入浙營賊追及圍之鼓躁初用火器擊打賊死者甚衆後火
器已盡復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裨將一時沒突當川兵渡河
時朱萬良姜弼之兵去渾河不遠數里觀望不敢進動及賊圍
浙兵兩將方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即披靡不支軍四分散而賊
乃得專攻浙營臣初疑南兵難用後北趣經過其營接徐覩
見其部伍整齊器械完備諸裨將周敦吉等皆慷慨激烈願

當以報 朝廷臣甚壯之私與諸臣籌以此步卒實領驍騎
盡我全力扼賊咽喉可使不得出穴而後脈察之役可與乃今
已矣其亡歸殘卒有以首功來獻者臣即將照例給賞乃痛哭
階前願不領賞但願爲主復讐臣亦爲涕泣不已此亦見諸將
之得士心而士卒果有忠勇之氣也使將士皆若此何憂逆奴
哉自奴狂逞以來敗衄接踵從未聞血戰一場今諸將以爲徐
當虜後殺數千人雖衆寡不敵力屈而死其烈烈英氣庶多
爲厲鬼以殺賊足以愧偷生巾幗之輩此不待復勘亟宜從優
褒錄以鼓士氣者也先諸將當未戰沒時曾具呈于臣未調
川土兵五萬願獨以步軍滅奴臣以爲未可再調察之今川浙

土兵存者及戰陣逃回約尚有萬餘人可成一軍然已是中下
之駟舊既殂單又無將領統之誰爲督屬則川兵之調是不容
已雖遠涉不啻近渴然今大勢已失用兵方殆則此若不可緩
也若朱萬良姜弼畏奴如虎臨敵趑趄胡嶋一嫗曳與相蹱雖
只止萬人衆寡强弱之勢自不相當然既不能解瀋陽之圍又
不能救南兵之覆則將焉用彼相哉被法而行亦當治以逗遛
之罪然念其兵與士疲不能抗强敵之鋒且遼之戰將亦凋落
盡矣人之際暫寬使過之條所當創職令立功自贖者也再照
薦紳皆以忠心爲國竭力籌遼亦生既已早忘利害詎能逆覩但
既任疆場之寄宜效安攘之定謀而一月之顧失堅城鎮犇

師殺名將致者暴骨于原野生者逃竄于四方使遼陽有累卵之危士民有切膚剝鳥之懼則有不得辭其責者蓋平日手口拮据亦多綢繆牖戶之計而臨事耳目隔絕未見發縱指使之功日月恐不相假桑榆猶或可收此在　皇上酌衆論而獨斷之也賊尚盤據瀋陽遼陽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斷絕胡騎充斥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力守遼而敗卒亦稍漸集粗可布置但遼城二十餘里城守甚難一時人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爲舉足則遼非　國家之有恐不能以丸泥封山海但當竭力固守保此危疆與經臣諸道臣登陴環甲預戰守之具安撫城中率厲將士人心稍寧惟恐賊出別計深有可虞此時宜使撫

臣薛國用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文球帶山西之兵移駐廣寧以張應援之勢救陷危之急而山東水兵從海道直抵蓋州通州團練民兵速遣出關更發內帑數百萬以佐軍需臣身在焚溺中情勢迫切語多不倫　乞　皇上留神此關係安危不止三韓已也奏　聖旨覽奏川浙兵將戰沒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勢益危急該鎮文武各官倫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陣亾川浙諸將血戰捐軀不必待勘着即加褒錄各將一體優邮守營并收集各兵立營團練俟另調水土將官統領朱萬良等臨陣退縮着先革去職銜戴罪立功袁應泰失心殫力調度不前仍着策勵任事山海海蓋各路與地方集兵設防其督撫

移駐事宜該部一并作速議奏　科臣蕭基論列人才品題有三法銜其言而肝膽見銜其人而才品彰銜其咻而物情平銓次亦有三法優老勸忠在加銜提携拔擢在超級安頓洗滌在本等　起鮑應鰲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兵部奏言遼陽存亡未卜河西馭援宜周奏　聖旨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着侍郎張經世催督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着戶部侍郎臧爾勸管理宜鎮等五處領兵移駐發援該部知道卿等仍悉心籌畫務保萬全　遼陽陷內關揭報奏　聖旨覽奏知遼陽失陷旬日而克兩堅城未聞拒堵兵將該鎮各官平日撫馭乖方人不用命深可痛恨

卿可傳示撫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倡率忠義死守危疆以安內地其遣侍郎巡關催兵知道了防禦京城事宜作速着責舉行

奴酋於十九日至四里鋪經畧袁應泰即督催總兵總兵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姜弼朱萬良參將用祿等領兵拒敵經臣與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經臣親自出城督戰按臣留守兩軍俱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不入城二十日俱抹二十一日喊泉擁砲車過沭在山東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俱對發放火器官兵下支賊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率進入城與按臣東西分督堅守又出各監軍催督各將領各力救援監軍牛維曜從小南門突圍放賊砍射落水扶傷而之有馬走賊攻東門兩處夾攻火器飛審砲不可射馬縱臣俟臣只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援共欲傑擬赴難經臣曰恐不及微尚方寶劍闘等以身殉撫臣無間外責向可收拾餘燼爲進守河西計恭叔且不打閘各門并攻荒急三人復分賊兵守至西時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若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死之守道何率其二女二妻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止之數臣者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此既賊有始人出示安撫百

廵令二教新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判謫臣嚮當思附
諸將領兵在外見城中火起知已陷矣遂回潰各營軍因而西
奔三岔河至海上而賊且四出搶擄冒鋒矢騎崖墜水者只望
逸無謂排闥死而出一生也二十三日奴下令搶民衣畜室得
留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又於東教場聚貨物分給西虜二
十五六日驅遼人赴北海屯民歸村堡東人乘機起奪大半探
從身不寒言多稱者係三衛家甲宮共九衛分發各民遷毋
二十七日先令西兵出城者陸二萬除人至二十八日遊之前
買死者四五萬人又鞘東人之家但有五人出三名二人出二
名隨當給配耕戶役妻子二十九日復役遼人之状從可於者
一頭目叢予西門悉而殺之育一生身父子六人知必死同拌
力擁出城殺頭目提殺三四人其諸子持挺共殺二十餘人
兵會亦無計百七十家亂走出及六百人給除南行遼人不敢從
收役分其子頭目探聽探河護深又遣人與將全王河間千人高
三海州得節歸投而八民已先剃待兵彌山東
兵與內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至者牽將擊殺之 ○兵部接出
聖諭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豪傑
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東西游食太風狂士沉鬱朕懷鄉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啓 三五

部便選掛榜文遍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夙抱
韜鈐膂力過人矯捷善射可效一旅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名
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準送來京朕皆不次擢用卿再查祖宗
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前凌制朕展豪傑之用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特諭奏 可銀一百萬兩給付兵部等
部以佐急需務期實用不得仍前冒破 用過銀兩仍開註具
奏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容
曠廢稽遲家國成何國體朕沖齡嗣位方期大小臣工靖共修
□而臣循若此豈朕委任責成之意今吏部便查升補未任官員
□水程勒限催他到任有違限的照舊與例查參有官品未曾

例不既辭的通政司不得代為封進本章致濫瀆換其兵部左
侍郎張鶴鳴代歸已久本溫綸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大義
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功著存遼朕已洞察朝議僉同特兹起用
方今奴酋猖食狂逞忠臣義士豈無執戈擊楫之思爾部便馬
上差官齎敕前諭本官仍着彼處地方官登趣即日就道如不
顧君命堅臥託辭國有憲章朕不敢貸併升任尚書許弘綱侍
郎王在晉祁伯裕奉 命已久都着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前
延緩故諭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
日熊廷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疾馳任事○添設職方
司主事二員范鈁耿如杞 起倪斯蕙太常少卿徐時進南光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啓 三六

祿少卿王宗蔡尚寶少卿王之宷刑部浙江司主事○贈王淮
初太僕少卿○四月丁丑朔享 太廟 以李宗延為右僉都
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監軍王化貞致揭各衙門揭曰賊犯遼陽自河以東
望風歸附惟撫兵而衛不從欲除心腹之患然後為進取計
者兆時有兵三萬任河上叔必不來所慮者逆奴河凍可突發
而逆奴巳屍步兵遺當與中我能將以利虜與我合戰何恐其弗
逆而至此時叔虜巳有探除非叔取逆陽所分者必臣推爭揚
按知河日牢寨故事王可關也者奴借而使虜屬厭必無幸矣
此時須兵三萬可以背城借一日前無秦出關者北敢不進奉命者
出關無期其意爲遼旦夕將亡遲行可免于是于城之將不及
東山之旗夫承牙之遲不旬遠游之備士閉逆儲將資兵亦安
用之真可爲痛哭流涕也急出兵遼可不言利害安危間不容
髮而無奈被髮冠纓之無人焉一奴內患當除將我不得何以
爲之王本臧一身往來于七日之危遼當人情洶洶之時在額
古勝手口拮据不如有晝夜此時亦不覺有病但心力如大
奇上出臼業巳將身許國從何所借但恐一旦力盡而死則無
役有以紫蟄態者可念也則就近遠添遣臣如無俟贓言之畢

矣至廟堂之上宜急于遼緩于宣宗黨于力行究於井論虜
爲得之間有以外靜送家眷者捉驅入心大爲不便則廳之
家眷尚在關外何關內之不保計耶職封疆之臣滿朝計趕何
致多言但因劇望委走書見尚書以冗中不及遍答故揭以告
之謹○雲南道張新詔上回根本以安人心疏曰　臣於本月二
渴
十五日在衙門辦事接得邸報云二十日西虜攻剋長安堡遼
陽大兵奔潰三岔河一路無人烽火斷絕遼城被困不知存否臣
讀之未終不覺髮豎可異哉中外泄泄日墮奴之術而不自覺
敗壞打擋貽憂　君父以至是神益遼自有事以來征兵征餉
幾遍海內主戰主守幾無剩議說者謂奴緩而我因之亦緩其
貲我緩而奴未嘗緩也奴急而我因之亦急其實奴急而我未
見其急也不但遼奴非我族類爲猶爲得亦且精于用兵善謀

善作以致陷我城堡兵不血刃勾連西虜見同應響瀋陽破而
遼陽兒危長安堡破而三岔河路梗東夷西虜已結同心河東
河西首尾莫顧即今遼陽之經道將吏或焚渡河之舟或決背
城之戰置之死地而生反亂爲治反危爲安皆不可知而以大
勢揣之山海以東岌岌乎殆恐非我國家所有也　主憂臣辱
正此其時閣部大臣尚可悠悠泛泛等之尋常聚訟會議猶同
乘舍乎成敗利鈍宜身爲任之是非毀譽當付之不問率大小
臣工日宿公所部院科道仍擇一靜密公署屏絕廝役晝爲商
確謀有定畫一面覆之相臣一面入告　君父其章疏不必連
篇累牘但求明白直截不但省煩文便于觀覽且得　主上將

此事明白於心其用一人拔一將當立限刻期仍不可使之借
名衮辭以滋規避遲留觀望者必罪不宥京都五方雜處奸宄
易生且奴賊巧偵探細作無處無之宜如何設法嚴緝京營十
萬原以備有事之用且沿城結寨客歲曾爲料理今事急矣宜
如何安插練習城門出入關係非細宜如何差官分守周圍城
垛晝夜須嚴宜如何編民防護其乘城器物難以卒辦宜如何
十前而料整勅鎮大同　神京兩肩臂也其枕藉則咫尺相依
其安危則呼吸與共當行彼中撫按如何簡練精銳使沿邊一
帶屹然爲峙潛消外侮方無他虞且各預蓄一旅之師一成之
卒爲掎門不時之征調以爲藩衛之用其新差撫臣當亟爲

詔勅俾得速爲馳驅毋執令勅常期致有後時失事之虞山海
爲東部之要害重地也亦危地也孰爲萬夫之辟易而足以當
關孰爲夙練之貔貅而可藉之無恐乎此不可不究心也天津
居水陸之交沖我既可以鼓棹彼亦可以揚帆誰氏弁稗可居
上遊之雄而艙帆無儆何處彼辛可息鯨鯢之浪而征募當亟
乎此不可不早計也通州扼南北之咽喉京軍之倉庾在焉不
但勢迫門庭更儲百萬命脈可無重兵以宿之乎守通即以守
京又不可不爲長慮也至保定暨山左山右河南河北星布恭
謁原爲三輔近藩而拱護神京又屬脅指相聯各撫按咸抱許
國之忠誰無同仇之念該部當亟行文該鎮各將標兵及堪暫

調營兵整頓二萬即少亦當整頓一萬餘以備不時赴京應援
之用蓋事尚須附其援急惟有備乃可無患耳此特為護衛
帝京言也倘遼陽未即決裂幾會尚有可圖夫然後再議堪調
之兵再用智勇之將為殘局之復整為捲土之重來此便當事
者另有長計非臣愚之所可知也至若遼左重兵歷境聲息不
通外援不至內呼無門在遼陽者有垂首孤注之悲在廣寧者
有喘息空拳之歎樞曹既為遼事添設其官何不為遼事宜布
其力倘為被髮纓冠之救應督發生力之兵橫戈擐甲揚旌關
外將山海以東先聲可鼓或亦足以稱強寇驚風落影之魄壯
孤軍有死無生之氣此又目前最切之着也微臣愚　主心長

有志分王國之憂而辭　陛日近無計飲胡虜之血敢因一弋
之獲以自効其款款之忠如此　文書房捐帖四月初三日
元輔敘選中貴人三位　中宮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
陳氏　東宮大興縣民王學長女母李氏　西宮南京應揚衛
舍人段黃裳次女母蕭氏　禁發抄軍機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患日迫內地防禦所在需人招選兵將乃今日急
務該部宜遵諭堅旗掛榜即日舉行收到兵將三日一類奏題
奴即于前所發銀內酌給其操練管軍編派保甲緝獲奸細修
城挑濠守禦需械硯砲火藥已奉前旨各有專司限十日內完
備違限鉤部科參治封疆大事主持專在朝廷當事大臣務竭

忠心毋戾不得聽顧人言職掌利害豈有不知何乃漫無主持
依違撰事科道官條陳雖有職掌然議論不一事難舉行且戶
兵二部尚書兵馬錢糧責任重大動輒輕議去留致令掣肘無
心國事就撰即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遼袁應泰一
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　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
賊若不嚴核罪狀何以懲前儆後該部即將熊廷弼更換緣由
及參論各官詳開來看爾內外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一心
君父共任艱難如大臣畏忌薄視朝廷小官不恭淆亂國事朕
雖沖年嗣服　祖宗列聖具有刑章朕豈敢以姑息從事諸臣
慎之戒之特諭　湖貴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除要地添設

經撫四員臣等專疏另請外今將目前急務開具進呈　一寧
前道夾議王化貞甚得西虜之情形速宜加僉都職銜令其便
宜行事與薛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宜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
兵寧急如星火凡東事本章求　皇上隨覽隨下切勿仍沿舊
例　一兵事旁午本章甚多閣臣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閱擇緊
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當即刻舉行　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
議覆閣臣徑自票發責成該部以省稽遲切勿借口侵各部之
職掌也　一速遣風力科道官十數員給與敕印限定時刻分
頭募兵兵餉即用新餉地方官有怠緩者即刻題參司道有不
堪者即刻更換　一造火器　一大工宜暫停止做工夫役或

戚　慶陵或修濬城河宜責成工部尚書王佐　一永順歸既
係根本重地加派遼餉未征者亟免以安民心已征未解者火
速查明張部宜責成戶部右侍郎臧爾勸　一巡城練兵御史
先發京城之兵一以收整雅一以散奸徒兵部宜請帑金分給
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宜督餉侍郎李長庚或回
理部事或　救守天津　一各處近京諸道應加銜者加銜應
□□者□□延撫亦然責成周嘉謨　一練兵少詹徐光啓同
往天津即刻取回以製火器修敵臺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自
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或某地應防某地應築某地可埋伏
某地可結營宜勅少詹事徐光啓往相度之立限回奏　一京

師自山海關當十里設一報馬以速探聽宜責成順天府巡撫
李瑾巡按李奎　一京軍夏糧合予通州支放一以留京倉
之積貯一以散通倉之儲晉即先臣于謙焚通州倉之意也宜
責成戶部侍郎臧爾勸　一遼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眷驛遞
啓累人心向海宜嚴行順天撫按不係緊急軍情騷遞不准應
付當責成兵科蔡思充　一崇文門外大通石橋關係城河作
何料理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一城外向無卓砲當即日
鼓起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以上共十八款皆求其直捷可
行有補于危亡者伏乞　皇上面召閣臣商確逐款亟勅嚴切
舉行若再候部覆彼此相推恐奴酋不能待矣　湖廣道賈繼

春奉　旨回話奉　聖旨朕以沖年　皇考見背仰體　在天之
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建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
共知毫無異詞獨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
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繼
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遷飾支吾朕欲逮他來京
面質虛誣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捏誣供招定奪本當拿
問處死念幾臣奏請繼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爲民永
不敍用　命布僉都畢自嚴駐札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工
國禎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　刑科董承業敬獻目前
至計奏曰嗟乎自有東事以來十萬生靈伏尸暴骨四海之物

力壁當竭將無一日之休息者以爲遼也而今其已矣遼去而
金伏海蓋不必言矣爲今之計緊關要地惟有三岔河口一帶
尚可堅守而將卒器械安在已出關未出關之兵馬所當星火
催促以資備禦又速發火藥器械以爲奴酋必來之防一面布
置三岔河一面布置山海關而京營保定之兵不得不作速挑
之以出兵若都城之備我尚容泄泄從事耶除淪落之鎮失事
一一查明必行賞罰無再稽遲外仰令整京營分守九門及唯
城等事多製火藥器械等事并乞早發內帑諸臣詳言之不敢
以瀆者惟望其即日舉行而臣愚見淺劣有十議焉一議嚴守
一若就林日之後賞未作而慮首乘舉闘在甬門念皆不散宜
設兵馬以資重臣彈壓　一議招天下樵兵謝絕推守援應

選又名衛所空閒指揮千百戶舍人寄官各帶家丁二十名以上
上至百名願赴兵部聽用者果有一長可採不論有無馬步
其騎射挑兵之等第及見任品級仰遵中提等官兵部酌議
用如家丁堪用起程之日各給安家行糧至京一體給餉可也
一議見在京營副參坐遊各有家丁副將以達丁二百名為率
參將以一百名為率坐營各以五十名為率新升京營者亦以
名限兩月內總者及逞視升遁親自查驗如不堪用并不及數
者輕則罰俸重則革任總督戎老或從諱此[illegible]罰庭大事
也 一議錦衣衛原額官行步兵二千馬兵一千步一千七百
其不衛教場見在今已影射無存矣 勢令錦衣衛印官照舊
[illegible]官一二員從之卽令教習操練此兵以備防
衛[illegible]查驗以免後日受射詭之弊可也
一議[illegible]莊浪[illegible]家丁三千名精兵[illegible]罰其族
[illegible]有十萬餘人合宜查核[illegible]三千[illegible]共[illegible]罰以
[illegible]鎮出關之則可也 一議再調南兵一萬[illegible]兵俵
衛[illegible]擇本地三將率領再調南京工[illegible]等督大兵數千兩擇
本地[illegible]率領各務剋期赴京分[illegible]以壯[illegible]
之勢[illegible] 一議調[illegible]之軍一萬五千[illegible]擇本地副將
參將[illegible]起道目客[illegible]三處以為根[illegible]而遺于此中
招募尚足其數[illegible]若各[illegible]

三千名各以本地一將統領出關以備封疆可也 雖各有封疆
細錯不急單將而莫非王土事急寧容坐視則不宜分彼此之
見矣 一議太僕寺馬匹各處解到俱發小不堪備用又靡一費
金然發匹價至二十四兩合宜改折馬價解京擇委本寺官一
員往宣大山西招商易買解京當官查驗准用仍給各鎮[illegible]
委以備採惡則貪賣多矣 一議器械火藥往往制造無關于
實用乞勅工部調取各邊精巧匠役一二百名赴京與見在匠
役乞勅指示并力制造務求堪用仍刻期催督可無坑塌之弊
一議保內市以清奸細 以上十款或可以支目前之急或可
以為兵便之圖德之彼盡愚衷以為救時要務蓋亦[illegible]補牢其
計已晚苟悠悠坐 ○積考選科道添設薊州兵備起邢慎言任
待天下事去矣
之○嚴懇添注五府京營諸將到任、 遣主事周卿催兵山西
宣大錦衣指揮張茂 中往通州天津萬邦孚往宣大山西招募
精兵 ○兵科明時舉 上言當事日玩一日人心日離一日遼事
及時之剩張虛勢以乖賊膽修實際以圖善圖俱急有[illegible]

事者催 聖明採擇焉 一議覓諜士遴名將[illegible]
徙本督見札本兵撑舟浮海直擣巢穴 一議[illegible]遣使臣
以利害動朝鮮約東夷舉事 一議賜王化貞便宜以結西虜
自今廣寧地方孤注可虞且坊界突被回祿明係奸細為政非
西虜同心廣寧未必守也中書舍人郭鞏程授揭願往義氣可
貴合宜聽彼就道同化貞商酌行之許令便宜不從中制 一
議止調薊兵薊門係京陵重地見若盡調援遼兵勢單弱今後
議調從以京陵戚也雖來 諭旨當從撫臣秉請寢之以固根
本 一議招義兵京城環聚戚及宦貴富室各有身家性命
之重豈此漏舟勢不得不獻一點忠義心以報 國家各宜及

府督率家丁或捐貲招募壯士畫地操練為首者以兵數多寡
授級勅賞以獎忠勤 一議撫臣督兵移鎮先是庚戌之役保
撫曾膺防風之慘今奈何蔑三尺耶宜大總撫董漢儒報遣標
兵三千入京護衛仍身督五萬兵移住宣府卓哉此舉此可愧
觀望者山東河南真定諸撫宜令刻日移鎮再延治以逗遛之
罪 一議大臣司餉餉司楊嗣昌理河東新餉心血嘔盡才識
兩絀今遠歸既屑餉當別議矣且河西舊餉屬山東司理之關
內等鎮舊餉屬貢州司理之各有典守欲求歸一非大臣總理
不可當速移侍郎李長庚入京綜核此事分別新舊以便責成
一議下嚴旨守僉望臣以安人心熊廷弼等 勅諭愷切讀之

心動再差馬上嚴催令剋期赴召料理邊事實不可遲眉睫
一議急清水道御河之水出自西山源源而來夙稱金湯近被
勢官諸人截水灌園以恣遊玩而京城之水遂淺竭矣今宜差
官查疏以備深池之用　一議慎使過之門　一議整理山海
一議分兵防守背路自山海以北石門路所屬黃土嶺一片石
大毛山義院等口皆與遼東接壤而黃土嶺一片石更平曠無
大險因向來外兵多取徑于此遍者石匣口進步行達于十餘
渡至與遼河口射傷守臺軍士石匣距一片石僅六十里許
耳萬一奴窺兵單乘虛而入山海不辨枝耶宜令添兵防守緩
責該鎮撫臣　一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兵是也乃其驍兵
一　天朝實錄　卷之十八　天啓　七年　友石居
應西兵俱驍悍可以吞奴當並議調用然非風力科道單騎
還遼終成紙兵耳急宜遣官同給知軍情將領星馳刻期調之
一議招兵近者兵部開募兵俱從五城兵馬從名無錢者定不
入冊且無安插之例人不樂就設處錢糧以備募養責成將官
以收實効此爲急著　以上諸款或擬之使不吾犯或備之使
不吾乘雖一得之見應症之藥也乞　賜參酌施行　勅前曷
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督發策應毋得互分彼此推諉誤事罪
有所歸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宗廟遣公侯張惟賢朱純臣
李成名行禮　山東巡撫趙彥奏曰金伏海蓋原無重兵即有
兵亦不能守賊由蓋州而絕渡道在登州相望一水三日可到

再或由旅順而襲登州止半日之程耳登萊危急不啻然眉已
屢行登萊青三道將沿海防禦比常萬倍加嚴海運糧船即行
停止已發運者仍差人追趕毋資寇糧去後今據遼陽已失四
衛望風逃竄勢必來奪運船投奔登州即彼中道將俱出避禍
則人民兵衆可知又安知無賊之奸細混入其中如瀋陽攻陷
此由陝內應其明驗也又有吳金袒之餘黨數千人尚未平
靖刊于有事倘從中爲難其人不歸遼不歸登只以海船遊剽
于海邊之間而人心即震動矣　臣嚴行該道督副將沈有容駕
船前往皇城島耀兵設防以壯聲勢並示彼無可乘之隙以絕
兵闌入之思期保無虞外今催部文調沈有容統水兵三千赴
天朝實錄　卷之十八　天啓　七年　友石居
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爲防守今廟堂之上止
知遼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盈
一水我可以運糧酋即可以窺犯既無重關之險又無大兵之
防共關係　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沈有容應否赴調天津
再乞裁酌除一應招兵選將制禦事宜容　臣查議另行馳報
修山海城議者需速倩大工銀七萬而委言修理此議甚確亦謂急但修之非可驟宜補葺已也登城薄則易攻一砲打之而遂裂城無郭亦難支整去一重而遂隔城無池亦難守敵人長驅而莫禦故今之修務於城之內帮原審減之半城之外增築一郭以爲內城之藩而郭外之里許又於北山至直由間鑿一深溝即引海之水注之置浮橋於其上緩則收之急則淺之而橫之實即於此山取大木爲鹿角柵寨置千爾并壹彌高於其內以防攻擊設之守壘柵以外則爲不能入柵以內火砲可潛與地或剖此時而有此舉恐功緩而費者不知自此云海邊處不過六七里監督得人只十數萬金儲爲之非害

老兇猾有法只舉數十萬工一日可處亦我費〇升鴻臚寺少
也是在當事極力任之而能畢力責成之耳
劉鍾圖死中軍都督同知妻陳氏封夫人〇叛臣黃衣伏誅
寧人畢任違例奉從臣委衣擬于遷延屆不死分別頭等居其
心臣前從芳引見叙用可以大紅蟒衣之原罪一頭同三代送
由相從違中觀者不備益明以其身為督又勝用而益刑之也
但衣寶別冠裳交 國事甚運自數所其為我首冤為斷稽以
勝其從又錄或以進其從發或奉罪欲舉列而之進深于而
後之所臣論于之與其從負紫李曰余曾益并臭于迷奉人
心大光方有紋道上見自然程發之罪奏中有言吉火發一
日以人心在東內臣則難欲殺之有不及殺吧呼可為深道
之論述〇逮劉任監軍道臣高出御史劉廷宣疏劾之奉
誤噬之
聖旨逮繫失陷監軍官不能致死且倡為弃城啗虜之說公然投遞印揭搖惑人心蔑視國法若使人皆效尤封疆何賴高出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苗著與罪正

功自贖該部仍分別具奏按出初奉云建播相繼而沒以昔有
家約兩舉事而經臣又不聽職等固守之策更欲從前次一戰
異本敗而又諸將為官兵大潰以解長守從最合國至中朝賊
能史城而西賊體巡哭遂內潰不支矣臣從與一僕為調防國
國而出夫豈敢愛其死而賊穿死共不死賊來欲有以為國家
計剩害也全遼獨河東不忍捨耳而從論爽矣河西又不能存
不如棄之而以全力守山海關乃可西又不宜棄蕭賊手似當
河論西為宿之以其地為質使西賊相持而前而後我山海得
守問也賊在寧州而賊已空閑三岔河關賊已來不得已至奉
州見浮海之餘而為監道與張楊二同
先叙逐作弊矣兄解之勞者此尚思言哉〇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曰頃臣趨朝行至山東有言遼事急者臣心憂之行至
[illegible]
前途聞遼已陷閭里遂有尾臣于道者臣笑而不應臣以身殉國驟策程而至則舉國皇皇臣語雖至腐敢不避愚陋敢以處見上請臣謂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致也往者不以推賢進賢為事以個賢逐賢為第一義適相祖述言臣不以公心為事而以分門割戶共為衣鉢奈何朝不多事而究大臣已死愚賁泉壤前人存者誤笑林皋落得臣等與諸臣共憂共危何濟于事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庶民之家厥子孫宜其家督壯門戶要勤一心撐持門戶不數年家日殷盛外侮寧息 皇上初登寶極何必憂者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此必然之理無不可知者何論事論人者各有偏見偏見迷迷生執
[illegible]不復知有人不復知有人滿且移于國此不和之氣
從也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爭如虎者為國也不失和氣為于無我矣今論一人當惟公惟平無遽提筆端論一

事須慮前慮後無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未嘗不平風波未嘗不息國家享寧謐清淨之福願諸臣深維焉臣意急在用人各處添設巡撫諸臣言之矣然臣所知者如徐宗濬不動聲色功在邊塞李邦華赤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舉之矣熊明遇劉宗周陳大綬周起元皆一時偉望今已推升臣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遼學沉機政矣可達端簡莊誠大理寺丞余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劉曰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達弘猷太僕寺卿司土盛學明正宗光祿寺卿蔡獻臣沖襟實學副使馬孟禎澄清為志邪政肅近高恬約自如宜在左右以備前籌此外如磊落

落憂既力能任事之岳元聲賦暘軍務之事用恐老年壯於半
生未竟之李禧可備急使此臣所知者他未知有諸臣衆所知
在用人急矣不大破常格調劑拘將欲衆傑我用不可得也
世宗朝以耕學由光祿少卿遷推遼撫少年甲第爲開府者
比比也破格要矣然又當存愛惜推轂之意焉或奔而至千里
負俗而立功名取其來不必追其遲所馳之士在御之而已君
既用之而畏衆排何人無短何玉無瑕况此時得一濟時士如
荒年之穀天下用之惜之而已而最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
者顧永保河真順廣大八府青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
南等府共去神京宜計道里遠近酌符與之約固當如期而至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七十八　天啟　一七九

號兵山東則以董可威實承武督促至內八府則以李恩孝督
促至山西則以季植督促至以郡縣方面功大者遷升京堂方
面升巡撫巡撫有功者許以通侯之爵不靳爵者人主所與共
天下以激世屬世之兵也賞既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謀國哉又
有超距而歷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環而攻之令鼓復
輸不返　皇上高拱練凱歌何疑臣非過青州見知縣魏道悅
知縣柴應賓知縣胡良執所練兵可當國家一隊入三輔勉遏
諸父老子弟帶以我衆　祖宗仁漸義摩二百餘年禮樂文物
之區豈可淪于戎虜一旦都門有儆宣各舍身來衛　國所以
衛身衛身所以衛天下衆皆唯唯臣竊觀山東自四十三年飢

荒至今數年如牛運馬運海運又起遼餉又疲驛遞馬戶不勝
其楚至有鬻子女應差者有泥逃走者人人泣楚向隅若不大
加賑恤以安輯其黨與大增馬價即本處撫按郡縣萬分苦心
亦難回元氣于大病之後此難言矣山東儀輔　陛下肘腋肘
腋完固則身體康强臣愚爲兩省遼餉宜全蠲免不然或減一
半於　國家無損毫釐兩省受如天之福至于馬戶倍加優恤
增價以酧所省欵若更生其不鼓舞堯天舜日者必無是事也
臣目擊心傷敢一及之惟　陛下留神省擇臣愚幸甚臣老且
耄豈復省世間事念爲國爲民情不容已也　刑部右侍郎鄒
元標繳陳末議曰臣自聚已歸里灰心業形坐以待盡一旦辱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七十八　天啟　一八〇

光宗皇帝起臣大理寺卿十二月又蒙　陛下升今職不次之
恩如天如地不告之過似褒似懲臣即千死萬死何能答　天
恩萬分之一臣先是聞　陛下以起廢遼餉二事下廷臣議臣
恨未羽翰白日奏佐廷議爲臣入朝有見輿言不盡上負　陛
下下羞草茅敢以舊習見聞有條呈上覽臣久負浮名今無況
修起家之日即默然矢天此行有名想行家念不培植人議
國元氣爲　國陳小民疾苦者如曰臣今此疏甚爲伏望　陛
下勅下該部酌議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賜雖熱臣心甚虛不
敢以垂老强人以難行事也臣具請議于左　一曰拔茅青聖
人繫泰之初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古子釋之曰茅爲物薄用

可重也歟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古人惜倦保泰之段如此聚
臣願披囊省搜羅諸公卿揚推亦既盡矣而猶有未盡者聚臣
都不得已誠與之也察其故日月且未一夫月且能觀人不能
盡人先聖爲善者好不善者惡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鄉不皆
善人仁者彼之其所賤惡而猝未可盡信也得無以年邁不堪
使乎人才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衆短以
成長正大臣光我爲衍塩是鐵可鑄我如太虛凡鳥可飛臣真
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爾各盡訴先入無以掄才地
作選佛場凡不卄老死牖下者誰不如我而今老死牖下非仁
者乎得無以少年性氣尚未磨鍊左足入朝必致多事不知多

事爲少年亦非佳話三十年飽歷風霜光曉曉然此必純任血
氣者則然今血老氣枯矣山空木落天根見矣我用之仍作啟
際則另有公論在泰之二爻即曰包荒無所不包也馮河者言
勇于斷也臣抑目以俟　一日關幽人在巷戴中亭亭表表照
以日月凜以霜露乘靈疼隨觸來必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之
氣生前願遂者死無遺恨其有志在謀國濟世息蛛不遂而死
者有力擔還場見有未申不得志而死者雖有過不過總之皆
蓋臣也而其一生磊砢之氣手椅之界尤可想見倘在今
日澌澌彈冠令乃爲泉下人九招難賦長夜漫漫臣一念之神
骨悽楚記臣在田間臥小樓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石呈

當其高一招提上下懸道始而許其東南雖而異冠博帶臣請
而問曰公何冠帶曰上有我矣諸臣英舞談爲同然　陛下羅
日當天萬豪畢照諸臣不得彰顯而日雖有大利大害誰復敢
國家廷諍臣雖大忠誰復爲僨事敵我　列祖朝時用此道時
而雷霆時而雨露用能順天休命　陛下亦當允諸臣請下部
臣部臣請下郡國夫郡國皆吾赤子者衆亦有以無當沉問者
諸臣于國多負乏不振雖有孝子慈孫之念恐難勝文移查劾
之虞試詩野何如謀諸朝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
固存易之道在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往者彰來者察微者顯
幽者闡無有遠近幽深臣　願有請　一日遼餉頻年奴酋爲難

新餉雖苦未有如再加之苦也處處剝皮人人見髓有司焦勞于
上里巷嗷嗷于下糧十石以上者差可　止一石數斗早乾水
溢升斗尚不能供工稅且有虛糧虛丁租日相傳無人承頂他里
幾同代賠者可念也奈之何民不死徙各兵各役工食陸續各
旦夕不得休息人日不過三分將使父母兄弟妻孥其填溝壑
乎泣而謂晚相屬者可憐也諸臣以國之苦爲苦未暇爲小民
計小民以身家之計爲計何得爲國計兩不相謀宜兩受苦然
民爲邦本爲雁嗷嗷可憫也議者謂當復稅盐稅商賈多議雖
貲取百之一損毛于取窮民是求絲于針穗豈不津津足憑願
二十年海內觀欺者止罷稅一事今　神宗　光宗及我　陛

下儆然下明詔探山窮谷歛然更生一旦復行　先帝與陛
下明詔謂何難言一開來山権稅之門難言二江海裕天貫客
風檣　葬魚腹難言三願諸臣熟計之也臣以爲西江若此而
山東各州縣若與西江同山東四十三年如水如旱如蝗竭力
愛養始得回生山東如此環海外可知願計部早爲區處或九
邊延無各處延壟助一年公費或各區土司各倡義助環海寺
如生之日也　一日理財昔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爲第一
義米皆詬之不知此迂儒見也軍國大事自九夷欵塞財在外
氏無復流轉今爲奴酋事司農頭緒爲白無門可控獨是加賦
一事不可恃年年遼事不寧年年加賦奴酋未入中國中國

先受困矣此自困之道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爲富強今
國家疲弱又當以富强爲仁義各邊有屯田鹽法水利在事也
屯田係議異端議言之詳可述也今議屯田者其說有二有開
屯田者在鎮臣能開墾者升之有清屯田者夫屯田何易清也
臣親見上司委一官躬勸屯田官臨田而勸耔算以民爲屯官
唯唯不知所辨臣竊嘆之　臣切謂國有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
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實田衛官與軍未有不知惟以本衛之
官爲本衛之田則田無不清其有能清出如百畝者或于原官
量升一級或屯田不清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
實數十之九本地方官無以故事應之乃與正體　國者此臣

所其見也鹽法今動稱舊額何以故總由鹽不得其人故耳
臣所見聞如壽應甲尤遇奇係之益其選也　國家權鹽法之
永無弊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不克不得交代課竟
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即諸臣人人奮勵即老臺臣亦可羨
不得以此作中差課不克未之有也至如尤遇奇逃三柰遂進
揚濯濯鵠鵠清將狐鳳以勞世家而終不一行賄賂與勞臣飲
恨何極況在事俸已滿司計者何如計爲水田如徐員明路水
容談出今西北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明不宜行之太緊致旁囂
四起今宜行有司以漸而行人孰不懽開粒食之願令汚萊不
闢也合此三項言理財即桑孔無以善矣　一日振武今日奴

酋作難說者謂奴酋強中國弱也又曰滿一萬
不可敵此更不足信也倘不敵我　太祖何以犂罷中原奴酋
何以安置孝塞　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此古今
可考從北征錄可查也臣爲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算也何爲失
算兵法百里趨利蹶上將深入奴巢皆自坐敗局奈何不敗臨
敵易將兵家所忌彼着着勝算此着着敗道取困固宜　臣又以
如黃之無能爲也來也炒米而來破關原挑米而歸無能爲者
天道神明帝德好生殺我中國人民無數豈諸人冥冥得蒼其
必助我　天朝識此虜死疑無能爲者兵法忌盈忌滿酋盈矣
滿矣無可加矣倘能以官兵守內勤王兵禦外必今復爾不返

陛下高拱于上聽凱歌聲臣等効死守于下爲無尾耍也說者
又曰能將臣竊爲非無將也將不在武官而在文臣臣登 朝五
十年間聞士大夫推邊才者先時如少保羅通不可得已近如
毛伯温楊博談綸王崇古又近如顧養謙葉夢熊萬世德梅國
貞三四人火器弓矢能自操作今士大夫袖手談文墨語及兵
事茫然張口即有談者又衆啉之其人多跅跎不羈又過求之
武何由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諸臣時各從曠野習弓馬各科
道各部英果之士亦各待社角藝文而武武而武 陛下擇日
大閱各科道部屬須報名百人射者賞中多者優擢大破常格
朝中如是各邊如是奴酋聞之心膽落以我素所嫺習之文臣

爲將其上武將自然從出鼓宮宮應鼓商商應是在今日一振
後間數百年社稷全盛今日稷不自振後徒取文墨議論奈之
何不務且彌也易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今坎坎矣險
且枕矣不自振後其入于坎窞何疑 一曰罷遍驛遞之苦自
皆爲然于今稍甚前者積候役與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
得馬亦是 國恩又稷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爲家庭飽奴僕不
復爲 朝廷體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百名
日停留征萬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稱官設法復招之來每
年編設工食半在士紳家奴葬衣上去不賢者不足責間有游
心淵大不加稽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覩驛傳道如范淶美士

邑近客知徵小民家休今不一大懲創許驛傳道查有折乾用
夫馬至五十名者每年密報部院令人知其廉誑或加降責不
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不能如范淶上既方參者更
部查其人參處庶幾可梳諸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
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刻奏 聖旨嚴禁折乾夫過五十名以上
馬過十五匹以上許令納銀本地方自顧夫馬年年報積過驛
遞銀若干彙解京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又曰保泰有四其
一在簡天生 陛下清明在躬端執示則穆清于上臣子亦當
流心滌慮奉公肅清于下共成一段清明盛事庶幾流光史乘
臣在田間親煩文日盛其意日衰心甚厭之自都門歸者未有

不道垂橐而返不但垂橐且負責其原皆起于要緊諸司一倡
百和汗漫難言彼不過欲倍來一世歡顏而已而則心非退則
口鄙歸而剝小民脂膏以償我耍粉香人亦念其家諸臣入都
寧獨無念家乎無是非無禮義也者不過稱情而止今之二十
年視前二十年亦大相懸殊總由交道接禮之說誣之也萬章
殺小不如孟子濶大濶大流禍更深殺小庶幾寡過臣願以簡
清之說與同朝共相交勉都門者四方之來則也都門肅清則
因此而各省無不肅清今天下民財盡矣臣等不一爲提唱上
負 明君下負所學以堯舜而心盜跖臣死不爲也其二在檢
夫臣子不清正豈樂與同濁都門米珠薪桂貧大當之良難

總由煩文縟儀寔會若來所費不貲只得安心遂隊而已雖録
曰吾不與世關既不與世關昂昂丈夫之身與應聲共相沒矣
諸臣中惟初入館刑部大理寺評博中行自并冷局人亦以冷
局目之此臣南北所親嘗者若志中不自作主宰亦同煩華中
走是自小也臣親見先臣孟秋楊植東馬森爲新此亦人臣也
朋友以祈深相道亦古道也今彼此往來金罪玉贖所不敢加
之今　上者臣子遞相往來非僭則貴新進小生亦得廢過借
以陪奉世界不可全古道于再見矣酒以合歡日日宴客采先
是後樂乎掃泛交乎今日當晏矣非金卮破愁願將一宴較日
之倖不得不苟取以供吳人之歡言及至此想諸臣亦彼此厭

之矣願諸臣減茲煩費共安淡泊淡泊則心清心清可軒豁一
世無所求于世矣儉而後能簡不儉未有能簡者也其三在和
吾夫子一生太和元氣和曰達道邦家必達信自和始人心一
毫乖戾之氣與造化相流通惡可不慎前數年諸臣和乎不和
乎波門戶如截金湯入門之內者加之膝在門之外者除之淵
如坑倒如考察皆自意念一偏流于過不自知矣普天之下均
之王臣萍水相遭聯裾而列何沉何升何親何疎先正云大者
爲卿爲相次亦不失爲方面一言不合必欲錮之終身賤鳴鷽
張光房㯲中玉等註選已定必欲斤其昇巳令廉臣貞臣短氣
不知同巳者不過借徑以進而心竊鄙其無當先伏爲安身

討時務事大抱琴過荊黯矣今之所是安知不爲後日之非後
日之非安知不爲今日之是諸臣未之思也退居林下惟死而
已斧斤加于林下此何爲也倘當時有以和字進諸臣諸臣未
必不爲轉念崇悠悠世路聽其自風自波或興或扼至今惜之
易之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門曰無咎惟同人于
野始曰亨始得利涉大川利涉大川者遭時之難也今何等時
惟有和心以回天意以迓天休而已矣其四在厚易之坤曰厚
德載物天之體清地之體厚所以承天也會載物厚亦無自見
衍能有大于人臣人臣彝倫之宗也有生者有往生者生品如
十年大僕五卿一眞自如之榮茂才力障征淵進賢斥奸之柱

南星恪約遜學三十餘年獨行之高孝龍者白華濯濯天眞可
如之安希范有簞瓢陋巷樂道安貧之劉宗周有屢進危言羸
孫詩諾之爺元聲有主事數月廟錮之丁元薦賀燦此皆國之
名賢也存事遲遲物望謂何有往生之品則有杜濟三楚一死
報國之馮有京則有進賢爲任不猩不淄之王教孟化鯨此諸
臣者願寵戒鄰觀光罹中人談之髮豎念之涕零幽微不闡
國與無光則有英風壯氣昌言去國之羅大紘則有四箴效忠
之雒于仁則有力排封爭心行健清光祿寺少卿之涂杰王學
曾未維京陳尙象王如堅則有寡夜翁正之侍御何選給諫顧
文逖楊文煥則又有倡道東南願事從寧故侍御之錢一本故

參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子孔兼故主事之諸壽賢薛敷教生
爲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錄重泉永門若復再加磨勘日月遷
延雖黃襟出諸臣不負　國國負諸臣尚論者有餘恩焉倘
仰肯人俱享得士之復惟在厚恤臣下存其生恤其死如地之
無所不載此盛事也惟　陛下力行之臣又維前所語者鄒畧
小臣也有隻身當關徧餉備虜不得進之魏學曾其功不在葉
夢熊梅國禎下不得世廕公論謂何則有愚于任事之石星彼
其念欲求和不過爲國計一跌而身死囹圄妻孥戍嶺表足贖
矣生平以身殉國爲復寧夏功在學曾夢熊上也加之罪既足
以寒樞臣之膽念其素亦足以慰幽貞之魂則有以綱事遣戍

之李材夙負雄略業廓清于嶺表乃人一言錮之重獄戍之出
關其戍也　先帝已降其社而勇于在道耳工無不壯之不一
體恤斯道無光則又有以播事孤忠被究之甘穆江東之地之
厚也無所不載諸臣有一長者記其功不記其過如地之無不
持載是在培國體者留意耳右以上諸欸臣方弛擔入國門感
時厲目籌燈而靑臣未聞全報或諸臣已言不知其爲重復或
諸臣所未言不知其爲獨創一腔血誠敕關者不修容勢使之
然亦臣區區犬馬之忱其人與事未必皆當衆心然將追國扆
一壺千金祿臣年老志衰惟取人之長忘人之短樂人之善暴
人之過倘消滴有補臣寸心始慰臣無任激切之至　帝曰積

原諸欸具見有用實學該部一并議行○罪從逸逗遛館稱王
威達許助　贈恤先朝講臣焦竑　命科道尹同皐等分管備
辣。十五日　行納吉禮　兵部奏獲奸細奉　聖旨這捉獲
眞正奸細供吐既明着便公同法司處決梟示有功員役依擬
給賞紀錄餘黨上緊嚴拿仍移文附近地方　賞擇摘務在盡
獲據供從一片石進入防守官軍如何慢不盤詰并各聽覺關
盤詰通行申飭如有疎虞一體治罪本月十四日未時南城兵馬司吏目錢貴招從
遼剎㝎房子一名祁子成而生可疑似是奸細隨解到南城御
史李雲鶚會同張鵬覆審暨門御史侯恂審得祁子成係定府人
丁去年九月十七日隨李莊擊出關本年二月十九日在瀋陽
東門屆營二十一日遺陽殺鬼子成遂剃頭有級將李永芳二
十七日令子成等一百餘人每給路費七錢進關打聽三岔河
淺虛深淺京師援兵關門調兵兵有若干敗目此一百餘

人俱係山西寧夏眞定三處人氏二十八日起身從遼陽東門
出至三岔河偷渡過來山海關不敢從往一片石偷進一路一望
詰只以發兵拒塞本月十四日進京同夥三人一名陳三一
名張克成二人俱未剃頭從獲子成府二人驚走等情看得奴
賊之勝算專以內應爲主詭詐潛伏卓可爲長歎今奴必欲
寇必資於奸細雖奴計甚詭其所差奸細必使人見之不驚
望之而不疑如子成者來必喪奴賊倚仗之人而爲其布散
人無疑也　若不速爲正法京師何地可使奸宄之藪擴
防西虜賞賄圖括犯故嚴備之所以制僞酋并合哈酋察言狀○起用誅勇將領壯光宇兵
尙文煥戚繼學等○兵部上言國法未伸承　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
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爾請死何爲各督撫等官承命調遣
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顯是廢旨抗違不顧國家利害本都
當遣治姑着住俸戴罪督催兵將勒限赴援仍復起程日期有
遲悞的定以軍法從事李瑾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

否督發如查稽延仍從重議郭增鄉托故逗遛律干軍紀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遼東巡撫新升經略薛國用以病辭免參議王化貞代之詔加解祿兩京五名大首三名中首二名下首一名以能飛首科也○奴酋窺河、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奉聖旨是遼瀋陷沒撫按道將各官捐軀赴難忠義節烈良可憫嘉該議奏議確宜沛恩䘏張銓特贈大理寺卿賜諡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立祠坐葬光世功陳東將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蔭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諡立祠加祭坐葬崔儒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童仲揆贈都督同知

襲升三級立祠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復原職贈三級戚金鄧起龍秦邦屏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三級從祠附祭陳堯甫設展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從祭內秦邦屏夷上官秦氏特加二品服色給與應得誥命于馬祥麟授指揮以示褒録一門存歿忠義之意陣亡主客官兵除行原籍優恤家屬仍從壇祭以慰忠魂其餘死事大小各官確查的確一體優恤○遼東參謀布衣張恩任奏言目擊艱危疏曰原任遼東經畧袁應泰遴棌人言題臣以布衣參謀軍前臣乃于二月初十日戒侶星馳十七日抵山海關是夜有瀋陽報尅之報臣亦知賊勢急于星火勢重難支尤宜兼程而得前程臣一見其商防守之衆雖

挨蹈而死亦無所恨乃獨與臣友趙佑韜奕並馬以二十一日馳至小淩河是夕二鼓得報知遼陽陷矣經臣死矣臣仰天痛哭誓不欲生又切念臣為經臣而出經臣死臣莫適為主矣臣死何益不如留一身以圖報稱臣雜于敗兵中徒跣蓬垢兩足重繭一生萬死至今魂魄未收氣息僅續第銜命而出單身而歸豈非有心哉經用敢不披肝瀝膽痛切為　皇上陳之臣身在遼兵中遇瀋陽遼陽問遼其敗狀　恐有為瀋陽之趾李永芳兵未入城而賀世賢先開門殺出徑奔西山所遇兵民無不欲殺者有為瀋城奸備火器以拒奴兵賀世賢以保城為名盡拘砲手入城不許輕放者有為瀋城既破川兵扎營甚堅

李永芳得我火砲手親付其擁入賞千金即用以攻川兵而川兵無不立碎者有為奴兵拮陣前一層用木板約至五六寸用機掉動如戰車之制以避鉛砲次一層用弓箭手次一層用小車載泥土以填溝塹后一層仍用鐵騎人馬皆重鎧待我火砲既發突而出勢若風雨又有一種達子赤身戴盔用為左右翼殊死敢戰人莫能當者有為奸賊慣用有兵前驅佯北以誘我師已而伏兵四起無不奔潰奉集堡之役火砲所傷不過前驅百十韃兵奴兵佯退以驕我而我遂張皇報捷大為其所　者有為遼城既破李永芳二叔將並率人賊李賊坐都司衙門賀戰坐經略衙門李賊將隨身爺林家丁血戰有功者盡誘殺之以

防後患而隳城之生員無不斬首就戮者有爲李永芳傳諭遼人去者不留住者不殺西人去者不追住者必戮以故遼人開門納虜甘爲逆黨者亦有爲奴賊先年打造船隻養南人爲向導今將板刷船隻南犯登萊西犯天津挖我倘道水陸並進者以上數欵衆口一喙訊問相同非道路訛傳之比也以臣之所見言之遼左殘兵有墜指者有斷臂者有頭負重鎗者有背帶傷痕者傷殘之狀觸目傷心腥血之臭撲鼻載路日則放騎求食夜則並馬結營招之不從止之不聽至今皆堵塞關門又復闖入廣寧一帶以及諸堡朝猶成市午已爲墟有父失其子有夫失其妻三三兩兩哭而雉經者有扶掖攙擁乘勢劫奪者總

之草木皆兵雖犬無避即欲繪流民之圖寫亂離之狀恐不能摸寫共十一可痛也西虜乘機挾賞革兒欲擁盔甲于教場狡酋欲俘妻拴子官舍無適事一到我之將皆耳盲過禮奉之惟恐不至人言向欵賞之事有名無實賞布一疋僅三五尺賞銀一兩止二三錢以故西虜無不懷恨又見東夷得利窺我虛實一則人起貪心一則目無中國盡西虜之情形若此可恨也所見營兵營馬每數十百里設守衛一員兵不滿千馬纔强半之且聞營有人無馬者十之五六蓋一馬之料日食九分而今半且不及又差煩累重每兵求一飽不可得何暇飼馬驛馬歷數站而不爲通換經三日而不與芻料半體無毫無不太瘠者皆

有養馬之虛名而不得一馬實用可惜也運粮之車輛牛騾官買者盡爲烏有民間一息僅存敗轂償轍沿途狼籍火器兵仗悉棄道傍不惟費財亦以借寇可惜亦可恨也臣見河西將領與議戰守事宜皆云此間將士尫弱如鬼甲仗不完聞奴風聲皆已膽落一有緩急不死即走且二百里之間逆賊成羣流亡滿目至有不逞之徒明言願放遼人狀城保全妻子者可痛亦可懼也臣將原行符驗傷入關門關外殘兵哭聲震天愁氣載道而總兵皆以出關爲死地如牽牛人屠肆步步退死不惟無鬥心且無生氣將安用之入關以來光景蕭索旗幟不見一新彝擄幾于斷絕空地曠野人民逃散臣投宿逆旅主人一家百

口須臾臣行而人主亦挈家行矣臣身叔扶痛入都以爲軍較之下不知如何戒嚴如何料理而當事之議論日須餞輔之單弱如故臣始而吞聲既而痛哭不爲奴勢如此國勢如此而中國之泄泄沓沓仍復如此也已而思之 聖天子深居九重三四大臣養尊奈近堵報既不足惑人言又不易達安所得闖外之情形而洞燭之乎臣是以不辭煩聒不避斧鉞據其所聞一一上告不敢欺隱一言不敢粉飾一字用是奴酋之賞罰如此嚴明而我如此之縱弛奴賊之兵勢如此強盛而我如此之衰敝奴無一刻不思謀我剿我而我以楷黍自敝奴無一日不思待我薄我而我以延緩自悞河東十四衛之生靈可惜盡爲脅

血濺左腋曰里江山可惜棄置腥羶薄海內外金甌王朔之嘅
方可惜惑此一隅　祖宗二百餘年櫛風沐雨之天下可惜忽
焉搖動倘恕臣狂愚鑒其誠悃　天子徹傷于上羣臣奮勵于
下如救頭然如援溺神氣大振撻伐用張保河西即以保山
海保畿輔即以保神京保神京即以保天下凡一切征兵糧餉
斟酌于遠近緩急之間臣雖萬死願賢于生况幸延殘喘得以
耕田鑿井爲太平之民乎臣蠢愚抃踊浪得虛名兵不傳黃石
之符劍不習白猿之術况闒茸餘生散髮痛體宿痾舉發已成
廢人即與扶病還山苟存視息但念主恩不可背負肝膽不可
隱默敢以一腔熱血灑酒于　陛下之前伏乞　皇上宏芻蕘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啓　壹壹

之聽廣葑菲之采獨果斷乾剛自爲　社稷計不惟臣身不朽
即稽臣亦當含笑入地臣亦得稽首以報知己矣疏入　帝
曰張思任既悉遼左情形該部作速擬用　命三法司熱審〇
防秦內　二十七日　大婚發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
學士劉一燝齎勑各邊督撫稽練聯絡任信地揚兵往來斥
候警疾至〇廣西道游士任奏曰奴事急矣且聞必渡
河矣廣寧兵將城池無一可恃且聞又不可知矣所檄各鎮兵
馬若干起無一至而撫鎮催兵祭戶傳九牌催文便謂足以禦
賊向來只說鎮靜二字先斷送了兩鎮堅城喪了百萬生命
應斬一今又不差官速催閣臣言尚不急差官又只為幾句催

文兵來定不速必又斷送了廣寧應斬二廣寧一去山海關門
皆奴破竹又必斷送了關門一帶應斬三若待到此而後議斬
亦何補于　君父哉嘉靖庚戌虜寇大犯城下逮兵部尚書丁
汝夔侍郎楊守謙通州都御史王忬等下詔獄命王邦瑞總兵
事而軍士以奮卒以收功今明日不即逮了崔景榮必不來
一兩即以果略英風之孫承宗即改補兵部尚書而協部不可
一日無請以白瑜改于協部此公論允協且暮定有公疏而徐
宗濟王象乾已題有樞督陵京之正衙併嚴勵俞允以便催來
不援　合行各部司官單騎急催各鎮勒限同來則兵來亦不速
不即逮李璜貴以玩寇免議解散人心擬斬則此後兵更難調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八　天啓　壹叁

西將陳愚直退避偷關不前見疏發到便應飭嚴飭罪立功
保定總兵郭增輝近高臥涿鹿亦應照陳愚直處分不則兵將
徵來亦不即出關兵部司官覺有氣岸征調不得法亦司官之
責也又不能壓奸致來殺用壯士解體而去景榮乃已加頭尚
爲司官令代擬一疏預先請死以杜人言以求爲免迎代之計
應併游罰以責后效若山海關外議堅河亦是急着河邊應置
木城以便關阻放火器一片石薊門等處有必由之要道急須
造木城設木杆空陷坑以備緩急再職前疏中若募草澤英雄
訪知極邊中多將才如已革　首來任總兵游擊孟淑孔雄才
偉略有衛霍英風　欽依叅謀張思任有膽有才精火藥與利

俱堪大將如三利武舉原任膠州鎮撫趙佈才識兼捷家丁驍
勇急用可得精兵數百人若原任山東副總兵吳有孚意氣激
昂人心歸附急用可得精兵數千人若平壽巳薦授守備未任
鄒聘乳父子勇力技藝十倍過人兼有家丁數百名原任游擊
趙默淺乃援遼總兵趙夢舜之子也願出報父讐政堪鼓舞得
此數人便可得精鋭萬人若職所採訪札記或可使朝鮮或可
諭山東礦兵或精太乙壬遁或精騎射擊刺尚不下數十人而
所稱豹勇士不下萬人不得孟淑孔等不次聘用必不得飛將
何以凶悍何以滅奴又若開膠萊河練水兵造戰艘以便運道
以防登萊以備奇者職竟可率前請將士力任其役備後不效

即嚴加譴責職所甘心 命司寇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刑封王氏爲良妃段氏爲純妃命禮臣具儀進呈 三十日文
武命婦奉 詔朝 皇后於武英殿各上箋慶賀禮成賞賚有
差○磔大逆劉保于市 中城兵視賁州道梁之棟等于本月二十五日捉獲大逆劉保二十七日捉獲
劉保之子劉于裕劉于簡隔別研審據于簡供稱伊父劉保素
與李永芳通好每月傳遞即報用白封簡不寫字跡送至遼陽
城報每月一百兩或係家人往取或永芳家丁高科送來假充
官差或私買馬牌劉保乃寫提塘官名稟稟驗放出關去年三
月八月中高科來京兩次今年四月內賀世賢家丁李成恭亦
來京探聽等語又據于簡供稱本年四月初四日親爲伊父劉
保寫答賀世賢書內開韓宗功到巳知事發待要但三岔河兵
馬不知多少此時乘勢前來京必無敵之理如遇三岔廣寧更
易山海愈便如或取勝京都何難目今兵馬調赴不前長胜大
兵遠可前來也茲韓宗功回遼芷中草 此當報知有示下另
聞隨給將筆當堂供寫復審劉保與伊子供吐相同看得劉保
宗遼陽衛人舊充兵部長班革秤跟遼中道撫有年慣于作奸滑

丟通賄賣官遊擊都司鄭大身馬提塘最通線索至犯消
天之罪既滔不赦之誅四載以來世無寧宇國有危形皆其斷
倚之烈也據歷供狀叛在肇敗忠退月前聞者無不肝裂而
髮指通國咸欲啗肉而飲血在劉保當枝謀叛大逆之律凌遲
處死決不待時劉于簡當照父子兄弟之律皆斬劉子簡並其
家人劉如霸等另議正法而現獲未獲諸犯如彭應高韓光
劉馬保林永吳從二麻賴等俱依到所番分別輕重並其妻
妾應得之罪另候上請伏劉無辜宜弘解網奏入得
旨俱依擬○五月戊寅朔○冊立張氏爲皇后詔告天下○諭兌經筵 行以天炎故暫停日講照常行以後凡春講二月十二日起五月初二日免秋講八月十二日起十月初二日免是爲定規
兵部遵 旨傳宣照得逆酋狂逞連陷瀋遼 聖天子赫然震
怒決計除兇調遣精兵四十萬厚集河西何敵不摧乃至 天
討之方張復得 天心之默相捉獲通夷提堂官劉保伊子劉
于簡等潛伏肘腋之地賠結逞瓘之奴假鄒尚而輸我情形利

原則而爲彼窟穴葑言誑惑包藏禍心益截難容神人共憤是
用凌遲處死傳首三韓黨與妻孥以次誅戮再照軍機秘密原
未抄傳紙上空言何關 廟算今劉保僕以邸報爲奇貨而李
永芳又僕以朝報爲秘謀小醜無知自干 國憲爾官軍民人
等尚宜同心敵愾并力殲奸無蓄反側之情同罹赤族之律有
能懷忠抱義設計用奇斬李永芳等首來獻者賞十萬金封侯
偽酋首來獻者賞二十萬金封國公如李永芳斬奴酋來獻者
亦待以不死仍加官職共西虜諸部能斬李永芳與奴酋而來
獻者加賞加封仍盡與酋之地信賞必罰則服我武之維揚化
彼歸忠立見元戎之授首特此榜諭衆知○贈馬德灃太常寺

少卿○贈李德陽南戶部尚書○命御史劉蘭掌河南道印管
大祭 命議各鎮調兵限期 兵部酌量地方遠近四川漢土官兵三萬名又李乾曾兵三千六百
名限六月終旬河廣永順五寨司等土官兵二萬名限六月中
旬浙江湖兵一萬名限七月初旬各選委梟勇將領及該土司
目把等官則調到京分發應令金四川永寧遵義等兵素
號精鋭張可觀傑夕發但漢土既殊非用一大將統押恐人情
不免參差微中總兵官貢守忠近駐南京食書尚在兵代合敗朱援
遼總兵官令統領兵渊省宗兵等兵彼中撫臣送安
勇素請其前虞報將官一員浙江調募谷精兵彼中撫臣選委
家軍加兵將官各一員統率四川湖廣浙江仍各委風力指當
司道一員監督催發事隨量而起表自選各處敵期應援不
符移延調兵安家行糧賞等項各該撫按查照新餉加派委
得發支給如有不敷即將額解錢糧内暫用仍徵新餉抑取委
使仁義兵將馬繫軍行軍或遲捨遣以致臨敵誤事撫按及
一旨音司道各 ○少詹事徐光啓上封事稱臣初謬充官責在何爲多日
將士自弁于日月之間半實如此事必未能了必須盡用臣言
然後可濟也忿此將不言無丹敗而後言之不惟無及于事亦
有人從之義也故汲汲是議雖不用由今思之幸無不早言之
傷実也昔年請進大都言戰勝守固必藉盛兵徹濟護兵必須
鋒甲利器責選練兵營指日影城不利以李千敵前也辛不可用
以將守城自由今之兵將皆明知以我與敵以講肯向前敗不能戰
使令變城自守登之兵將待其來而殲之之爲中策今何令火將
兵民炮位置之城外須一大炮風至而列營火炮皆鑄之勢有
返用攻城何堅不破無守兵人知必破合城内潰自然之勢
是詳娶城自守之不破之名而甚亦天之勝臣不能爲在事諸臣
新炮從前將敵病根易見及兵師必發者軍征調招募在事諸臣
日奴之勝勢已十件于青矣兄今不思鄰前日於今欲求堪戰
之兵必悉用臣言日夜營講運之數月然後可得而用而在門庭
又兵不能待其見以爲虜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
急備大小人器待其來攻慮城一一城堅守必不敢踰越長
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關以西合竹一大鏡大炮至至陸山
遲疑再守厚爲弱前兵若故砲者令至興營火藥已糧
奔謂賦將之屬守萬勢如前二次勅兵營甲敗火炮于城
全浪嚴卸是目前勝事實待兵方果紮帶甲旣有于度城之能
後與戰可也至如前城國守老爲至患凡兵紮之法近攻爲勝
剪其救援遂攻者必爲其根本假本一國救必不故深入攻者
日造嚴敬京師國本之策莫如謹大炮臺火攻之法無他以

大浪小炮多添數以倣務粗似有捨衞所無衛而已逆虜
失中外火小火鏡态爲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
且不若彼逆矣今欲以火鏡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
與臣所言年前所說西洋大炮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
敵臺說以捍囊城以城護民爲全無害之策莫過于此若
依多造大炮以前法速臺鼓里之内則不護近何况即爲乎一
夫之說可當萬兵無萬此非臣私智所與亦與薊鎮諸臣奏不
用云到言洋國所謂銃城也此功一成萬人宗萬世全
勞之法不止一將禁宼之術而救鐵關之決不敢城行萬人部
人思之安心爾守奇行之入皆所送首來歸方州行無
且皆清奏志若不當更事更後然然忽忽坐待敵
來自必出于至下之而大事去矣 ○冊封王
妃 殿淑妃 妃父王學德段琴食錦衣千戶俸○陝西道李達請
嚴禁内操 欽天監擇八月廿七日 先帝梓宮發引 命諸臣
早竣陵工○議優敍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藩司張五典 督
臣文球咨送投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插御史江秉
謙稱之大約以叛賊李永芳進逆書之說已暗含今日用降夷
之計其來者未必真金白遺部即果爾然亦必受奴酋約束指
使而來此不待智者知之也方今剃頭剪髮之殘兵遍滿四郊
鼠伏狐穴之奸細潛跡都下正苦刺察無方搜捕難盡之日
額揹眉而復明難以降夷數百將從何盤詰從何稽捕哉且降
夷二百八十名入關便逃四十此四十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
當分則爲刦合則哨聚無窮之害目前已立受之甚不必奴酋
犯塞之日纔有內應之時矣夫奴勢猖獗文球關外事權在握
果 曾選精鋭朝夕團練修築險隘嚴催援兵否着着實事未
聞其如何運用如何拮据收納降夷覆爵袁應太之轍此何心

哉識不足以灼機力不足以制變已槩見于此矣伏乞 皇上
勅下兵部將降夷速行處置或殲之境上或礁之塞外必不可
留之腹心猶恐安插夷內患消而疆圉永固矣○御史周宗建
奏曰日者科臣魏大中疏論僉都御史王德完謂其近疏定大
獄一款有議寬如楨楊鎬之意 臣讀之不勝駭愕夫如楨楊鎬
弱國之罪舉國所恨請誅請甦三尺童子無不知之近因大奸
既發舉心相戀共求速斷以清內患累見章疏此正德完所謂
羣臣大夫通國之論也因見 明廷久不賜決故德完疏諦兩
致詰問意專在于飭法死有目者誰不共曉後見 明旨有從
寬之說 臣等方相私訝謂與德完疏指不合深非其求決之意

不虞大中于前後疏意盡行削去止摘其發端兩言爲德完罪
案 臣于大中實所不解且大中視德完爲何如人也方當 神
廟宮闈不測之時舉朝惴惴莫敢一言德完獨甘萬死德護
孝端烈狀 先帝至廷榜百餘死而復甦迄今談者尚有餘痛
幸得遭逢 皇上復見登庸至于鄒元標兩人後先並起一時
臣子聞風慕義誰不指此兩臣爲魯殿靈光明堂彝鼎惟恐一
日不安于 朝且恐其直心見忌于俗風波末世安息難期而
孰料撰議醜詆大中者出而媒欲排去一人也 皇上還授大
中拔之省肅曾一二疏實無規正而傾誣辣手先加于 先朝
羽翼之精忠九死回天之耆碩乃其巧借兩重因爲題目似可

藉人言而不知王德完疏詞正可共貫且大中不思禀從之寬
而直攻果斷之請今觀其疏中獨以狼心毒口爲畫德完若有
深恨于中而不能自禁者誠不知大中是何肺腸臣子良心未
死決非大中一人所能抹殺但使一時 召用諸臣忽見大中
無故而謀逐一言官 國本之孤忠諸臣之竊位德完亦且悚
然無色迴腸自憐忘 先帝之深痛傷烈士之丹心 臣不能爲
大中解矣一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自覽文書各部尚書
侍郎等官杜門請告在衙門辦事止左都御史及新任本兵尚
書二人豈成政體適覽遼東巡撫王化貞奏賊夷謀犯河西情
形最急一切防禦無備各官卻何尚未到彼著即查照原擬奏

請一一督發補任奴酋一二閭小醜任我一二家人逐日聚謀乘
隙思逞乃我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畏憂讒譏動思引避小
臣挾私逞臆巧肆排擠忍令朕形焦勞坐視封疆淪弃 國家
倚賴臣工 兩朝覃布恩渥即其祿位已至于此撫時省躬能
無慊慄輔臣劉一燝已著官諭即出尚書周嘉謨黃克纘李汝
華王佐侍郎臧爾勸鄒元標僉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員
即出供職不得偷是辨非叔氣稍平危疆方復再聽高尚以便
身圖再任紛爭以快恩怨此時暫罷私鬬專意急公位居大臣
或因指摘止就事論明不得輒託疾言去小臣即須時糾正亦
只靜聽處分不得逞意求勝務殫力協心輸忠盡職共濟時艱

如仍前抗違　國與俱存定以無禮大不敬論決不輕宥該部
院一體傳諭申飭施行故諭　冊封宗藩吉藩代益德晉蜀周
等府　遼撫王化貞爲賊謀愈迫我備全虛懇乞　聖明亟
勅該部多方措處以應遼急共保殘疆事本月初五日據回鄉
張天德等稟聞說李永芳傳諭能隻婁在五月內黃泥窪寬奠
廣寧初七日據臣所差旗牌官云奉差前往南四衛探聽李情
回報李永芳帶賊三千名稍聚東山將礦兵殺死許多又叛將
楊于渭等將南四衛領兵照冊勾補又差人選壯丁多給馬匹
又用車運臣門則賊之急急謀窺其情可知我之兵力未集招
募義勇及潰卒皆赤身徒手難責爲用出關之兵既及數千不

得不分河上而黃泥窪之可憂更有倍于河上者臣欲厚給紗
花爲我藩垣而撫賞飲用一毫未至承委各官皆以空手不敢
相許僅加賞報千以示撫慰已耳今紗花以獲田地而黃泥窪
一帶盡無人焉突如其來誰爲禦之臣奉之以赤手口指搦北
血爲榆壘既諸兵請官請臣甲請發帑因撥塘官劉保以諜遼
伏法邸報不過至今未知各處有無封進有無下落未知　朝
堂上作何處分望眼欲穿撫心欲碎而竟無如緩不及事何
也臣甲雖有運到者皆不堪用勢須改造令土匠從于遼陽者
匠運于關內則無其人猝賊陷于東山廟骨聚千內地則無式
弁只馬招兵所費不貲近無餘根皆徙停關處使在關坐領厚

賞方肯起兵海陸二運河上修築箭棟綜核需人爲急今且有
願官二人其已前推補各官不知貧在臣四顧旁皇計無所出
不敢忘宣張皇之詞以駭中外之聽今事急矣稍遲則無及矣臣
謹會同總督文球督催援兵張經世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亟
諭該部將戊字庫選鋒臣甲三萬張箭五十萬枝棟就建鐵三
千萬斤大小鐵將軍三萬位三眼鎗一萬杆照依萬曆四十七
年故事特　勅科道二員督發催覓稍頭裝至遼地并發帑餉
百萬運付山海以備臣買馬招兵撫處之用再推二循望重臣
出關參畧并將推補道府諸臣嚴催赴任或一面擇有才智官
將紀者破格甄擢以應一時之急其原調各鎮家丁立張嚴催

以資防禦并將天津水兵速赴三岔河口登州水兵速赴旅順
海口即壯聲援以牽制之俟大兵漸集另行撤回此外凡以應
遼之急者廷臣無俟臣請之煩各鎮亦無俟廷臣催督之厲
期于疾病相關呼吸相應庶危遼可及特于旦夕而捷伐可伸
威于異日矣疏入　命諸司如議給應仍遂狀立限嚴督毋致
稽悞　命御史游士任延訪奏內諸人相募徐淮精銳○吏部
遵　諭將原論熊廷弼科道等官開寫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
姚宗文　帝曰道查議熊廷弼更無祿因及開寫御史馮三元
等原本俱議遼事宣攻廷弼解任回籍後來科理蹤玩遼瀋相
繼淪沒戕遼無萬生靈慘毒異常深爲可恨可惻朕心日夜不

寧故着吾一概處你每部院大臣當將既不僅公主符今又合劄
回奏且求覓將着來朝廷罄土人民海內安危利害不若二三
小臣當職情而更重大臣任愁何得如是爲三元綏修德親應
嘉扶同排擠致俱封疆都着降二級調外任用欽此 宗文陰險傾
陷實爲禍始本當逮問姑從輕革了職爲民當差永不叙用該
部知道 諭旗領官將嚴禁援兵譁擾地方官亦不得踈玩闕
缺 須行欽定考格○遼東巡撫王化貞上言奴賊內逆不道
自絶于天必殲其種類犁其巢穴方足快神人之憤雪中國之
恥今之善謀而守者非爲區區河西彈丸計也將進而撫定四
衛收取遼陽以漸芟薙耳顧非舟車並進首尾夾攻不足以窮

狡兎之穴而搗猛虎之胸也則水兵固進剿所必用者而在
今日爲尤急何也河橋既斷腥羶半壁南衛豪傑引頸西望至
有甘死不剃頭者冀我有以援之耳乃李永芳征東山礦兵殺
我甚慘而我不能援也近諜者還稱九連城有大姓招兵數萬
欲爲我殲奴李永芳再遣人諭之皆被殺以此忿恨悉遼陽之
甲以往先自有人自河東稱九連城有大姓謬氏兄弟五人一
指揮四諸生各捐萬金收積豪傑誓不與奴俱生或以爲未可
信今果以受禍而我又不能援也將忠臣義士之心而堅叛黨
從逆之志亦大非計矣所以然者以長河之險彼既未能遽來
我亦何以輕往若得舟師萬人聯海上聲犄角朝鮮明示進取

之形陰寓接引之意奴見樓船援海則狼顧必多遣人間伐罪
吊兵則勝氣自倍此事之關全勝害登實並利者也夫天津南
兵實係援遼之數亟宜發行登州水營雖爲備倭之用暫借游
防况有此一着而天津登萊俱可高枕臥矣至浙江防海之兵
素習水戰亟宜調發七八千人從海上來由鴨綠鼓櫂而東直
指黃江繞出奴寨之後奴豈敢復安居于遼陽乎故謂水兵之
當亟調者也至川兵可用已有明効必須多調方可自成一隊
以竟其用據川將周世祿所調務峒寨之兵就中摘調十萬立
集已經咨送兵部未見題據稱小土司畏法易制大土司驕悍
難馴宜責成道府選抜精健不可委之弃流衙役徒滋騷擾且

多徑實不得實用也但以虛銜鼓舞其長結以安家行糧人自
願往又必速行方及于事自今征調遼兵各有地方之處精鋭
俱以自衛疲弱徒取充數望敵輒奔往事可鑒川兵非善戰只
無白兒之策故爲川兵之當多調者此也昨據諜者稱遼陽打
造船隻及鈎梯挨牌甚多遣人借路西虜西虜不許以此未動
其實亦以南衛未定耳若南衛帖服自不必借徑西虜一水盈
盈投鞭尚可斷流方舟何難並進而臣所 請三萬之衆至今
未集又多朽甲頓戈不堪爲用之人又何所恃以禦其來耶至
李永芳悉衆而南我不能與一旅之師襲遼陽之虛紓南衛之
禍坐失事機良可浩歎臣會同督撫文球具題上請伏乞 皇

上敕下兵部亟行天津山東撫臣先將見在舟師移防河口及旅順一帶以慰南衛之心而杜奴酋之慮一面速調浙江水兵及川兵勒限赴遼其各省召募之兵再行嚴催如有後期不至致誤不堪者 勑命督臣文移從實奏報酌議處分庶免虛違督府之禍而後奴有授首之期矣 建原任布政焉盛捐兵備吳瑞徵[illegible]加贈沈整正議大夫[illegible]從濟宗[illegible]名表忠張銓從矜儒何廷魁祠名昭忠左茂功陳策祠名愍忠各祭二壇 原任遼東巡按[illegible]

張道濬上言親志未酬 君恩難報願備戎行以雪 國憤以復父仇 臣父遼按御史張銓原以章奏荷蒙 皇祖拔置西臺直誠許 國矢志靡渝未嘗一日不欲忠于 朝廷也向者奴酋發難撫順失守 臣父時在江右條慨上疏謂宜鎮靜徐相機宜不宜妄動遼陽僥倖且糸楊鎬非禦侮之才薦熊廷弼有干城之畧厥後鎬以輕出喪師弼以堅守寧宇在 廷諸臣柏謂臣父有先見且偉其言之不用于是以十年資深西差告竣之御史復使按遼蓋謂遼事非 臣父不能辦而 臣父亦謂遼事無難辦者嗚呼使當時有同心之臣與之共濟又何有今日之條禍乎初 臣父行至山海關經畧袁應泰有招降之說用之大鼓迨入遼陽力與之爭而應泰堅不可易與 臣祖見任山東右布政張五典書云袁經畧剛愎無謀必敗遼事既欲具疏糾參又恐激變掣肘竟共可奈何既而巡行瀋陽見賀世賢快快察有異志復密疏[illegible]將軍知世賢逆謀已久審遼鐵酋皆反噬內應[illegible]不滅一至于此非奴酋能[illegible]遼自滅耳嗚乎 臣父之始[illegible]不用而三路喪師繼謀不用而兩鎮喪地一旦亦[illegible]為里冤冤祇寄悲風夜月 臣一聞 臣父[illegible]挾將赴遼陽訪求遺骸而不知衆酋尚猶盤踞[illegible] 臣祖訓 臣此舉徒無益嘗訪 闕上書請兵一旅効力行間徐圖報復 臣酒泣拜別甫入都門聞 皇上惻念

死節之臣特加欽恤 臣父銓 賜爵賜謚蔭子立祠兼與祭葬一時 恩典備極寵榮 臣係長男側聞愛蔭顧 臣儒業傳家豈棄不忍且 臣不共戴天之仇無能報復豈敢自尊 寵譽自甘不孝之罪 臣沿途至京見招募之舉紛紛四出使 臣若得勇士數百千人自爲一軍如漢羽林孤兒故事得從諸將出關仰仗皇上之威靈一戰滅奴 臣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則 臣父得爲忠臣 臣亦不失爲孝子然念 臣雖懷飲血之心未有同仇之侶而家世清白又不能散金以酬死士此不得不聽 皇上之裁處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倘 臣言可行 臣願手刃父仇以報 皇上之隆恩庶烏鳥私衷先馬微忱可以少抒萬一矣

杭城失災免春運織造　兵部督察院移出　聖諭朕惟邊[illegible]
相繼失陷河西督撫各官倉卒防禦勞苦倍多將士官兵生者
傷力戰辛殺者死寃不泯宜有賞賚優卹茲當遣官宣諭御史
方震孺先後具奏請行着俟去孫帑查照職級各于[illegible]
兩着遵前旨帑金內搭發御史李秘行事銀帑仍另差解官一
同前去該部院作速給發遣行故諭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八終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十九
安成　王[illegible]　纂
溫陵　陳龍[illegible]　校
古鄞　丘　[illegible]　重

六月○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雨降自冬及春幾踰久旱
皇上宮中虔誠步禱　郊門　勑百官同加修省夜半甘雨千
里○戶部尚書李汝華致士　禮臣奏曰竊惟勸學作文乃
帝王之盛舉崇儒重道實風化之先圖我　太祖高皇帝首建
大學加禮師儒功高百王法垂萬世嗣後　列祖紹基無不臨
幸　世宗肅皇帝享國長久誕敷文教再臨幸焉茲者恭遇
皇上懋膺洪圖事新丕烈宜修文德追兩階之舞用襄武事神

允伐之威茲將開試士之秋正秉儒觀光之日釋奠孔子昭師
道之尊預　勑辟雍丕作人之調于斯爲盛寔可後時臣等謹
例具題伏乞　皇上勑下本部行欽天監擇日及會同翰林院
等衙門行禮儀擬議上　請舉行斯世斯文不勝幸甚　大學士
朱國祚同知經筵　鄉試主考浙江編修錢謙益刑科[illegible]
江西編修周延儒戶科王繼曾湖廣簡討繆昌期工科朱童蒙
陝西吏部主事唐暉戶科王奉趙副芳　初九開館纂修　神
宗　光宗　實錄始　禮部來復奉聖夫人客氏無例可加恩
典　上曰加恩既云無例併部所存是何典故所載　累朝當
例傳爲來看倣此亦無只是與章不存不是無例仍行各衙門

備查或如照別項　恩例推廣具奏○禮部以辛酉爲　龍飛
首科乞照隆慶四年例加兩雍中額擬于皿字號內順天暫加
十五名應天五名後不爲例○禮部上言恭遇　皇上繼　天
立極景運維新[illegible]山陵襄事幸學大閱郊祀籍田
典禮煩重必資清之地土持有人斯能相　祈穀　天安神佑
民乞　勑尚書臣孫慎行遴　朝掌禮以從人望○視學擇八
月初四日已而以　先皇在殯郊祀尚未躬承命於來歲舉行
敘點省平苗功加恩張鶴鳴等有差　命諸疏題覆括囊要
使簡切勿冗複○經略尚書熊廷弼疏曰事本難而視之愈易勢
已急而應之愈緩者宜先而布之愈后心當同而攜之愈異懇

乞懋勑中外臣工各捐肺腸真心實意憂國籌邊亟計早寘草
圖恢伐以救危禍以寬　聖憂何謂事本難而視之愈易賊已
猖狂極難撲滅　國家全力若兵將若餉若器械等項靡擲
于遼陽今從新計策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曰守者三岔河用者
西北虜而河西可無事兵馬調若干募若干錄次集可不慮
寡有帑金新舊餉可無虞匱竭火器車營興工製造可藏有具
而獨患之大將一事耳何言之易也　何謂勢已急而應之愈
緩夫賊勢之急固也即在事諸臣一聞微報紛紛于城門送家
眷請召募移督撫豈不皇皇着急之甚而今忘之矣調兵則遊
錄遲遲無時募兵則科道趕程何日土兵則路途遥遠難到鎬

根則兵戶爭執不休。器械則工部推諉不管。即臣到部將一月。
而終日與本室商議者。無非該道官某銀該解。發某事該催趲某
件該料理勑限將司提草簡多況間而他衙門之緩又無論也
何謂著宜先而布之愈後以遼論則三岔廣寧為先者以京師
論則山海關為先者以既復論則登萊天津三路皆先者
聽家急則治標一應兵餉戰具宜盡一時財力合諸臣精神全
用于此當先緊要之者此者一定賊自不能飛越京師自可安
枕而紛紛留兵募兵築臺濬池皆以護京師為名爭此帑金四
分五裂及其娶做先者則金已早盡而莫可措手又何外也○
何謂心當同而攜之愈異胡越同舟遇風而共其心必一者自救

也今中外臣工于此不但為君父計即自為身家性命計亦可
以同矣而部堂與有司與有司與屬官與堂官與小臣與大臣
與議臣與任臣與省鎮與○廟堂與文官與武將與以致請討
本急而阻之以為與勞緒本就而壞之以為與事體本定而變
之以為與情分本諧而挑之以為與更有難於枚舉者然而諸
[illegible]
臣又非不知夫事之難勢之急者之宜先而心之當同也祇緣
[illegible]
一國官衙之私意錮結于胸中而不能割各部曰且顧我衙門
省鎮曰且顧我地方京師曰且顧我轂轂門戶曰且顧我局勢
鄉曲曰且顧我香火甚至顧禮面顧參數顧祿位顧訛彈而誰
復有一付心腸為　皇上顧封疆顧宗社明其難務其急且先

以破異同之見者此臣願　皇上嚴勑下中外諸臣各換肺腸
真心實意以國靖邊者此也。然則今日極難極急而所當同心
先圖者孰有踰於兵馬糧餉器械諸事者哉昨向職方司取募
兵數冊子內調兵共有十一萬三千有奇除到遼外尚餘十萬
丁無著落募兵十一萬二千而差官或起程或未差官亦了無
著落真所謂紙上兵耳邊兵向調屢空無銀解補遼臣苦之今
宜如其鎮調兵若干遞算安家甲馬器械等銀若干萬兩先解
[illegible]一面與該道同見任能將抽選精壯押送到關聽臣驗發
[illegible]一面將銀補伍庶我得應急彼不落空前途遇四川
調兵科道專望部發餉兩今尚未解水西安民兵應聽蘭科道

一人往調而湖廣土兵恐非空檄所能制也若募兵於河南山
陝各處延山按派有何中用應將各起撫標下精壯及各道練
熟見兵如數揀發即將所募錢糧聽募補庶彼此俱得實用而
[illegible]抽剳之法似亦宜然凡此皆兵部事也乞　勑兵部上緊
設處催趲與臣應急如有失悞臣不代各兵部職兵馬戶部職
錢糧往時小小軍費安家等銀兵部權宜協濟豈可援為成例
借今日二十餘萬兵之安家甲馬等銀數百萬兩都要兵部處
辦兵部估計只得空文調募各省鎮只得空文塘塞此戶部銷
兵法也遼東額餉歲計八十萬今地方亡其大半而十四萬援
兵尚存殘兵數萬所餘餉銀何在又半分其帑金何為者今日

之事不但兵馬在途缺乏行粮在邊缺乏本折户部應任其責
即調募失誤至悞發遣亦户部之責也乞　勅户部上緊與兵
部通融措處以便調遣與臣應急如有失悞臣不代任咎至于
大將及偏裨之謀勇敢戰者委難其人今臺省皆以登壇為言
若令行伍草澤中見有英雄豪傑足當韓范之任而臣不肯用
者臣胸中實無有也臣入蕃僅一月往按遼四年南中一年竊
斷望搞七年有何見聞前次經略平日所識拔皆已舉用皆已
要今亦從人訪問而無所得而臣又不敢輕舉自了如許定
門下動忠等驍得游擊而託故推病以甚保舉之咎臣想臺省
諸臣生長兩直十三道或邊或腹凡所謂行伍草澤中英雄豪

係必胸中皆以有其人而非漫然空言責成臣部者乞　勅兵
部發單分送六科十三道及大小九卿各衙門各舉所知或堪
大將或堪偏裨一一疏名付臣隨材使用而有如不肯用不能
用者則臺省執筆議其後方屬草未畢忽接撫臣王化貞賊謀
愈急我備全疎一揭不覺感嘆欷噓回想去年在遼情景正如
是如此而無奈各部之不肯聽督何也內言援兵出關者總一
萬七千內惟一千三百堪用餘皆傭人塗馬徒濫遼界京通屢
冊不堪盡置高閣又僅一道一屬無人供事其所呼籲何如其
亟亟耆二部見在梅花甲京營長柄斧南京斬馬刀其定新造
與舊日堪用車輛火及督撫回鎮帥發新帶精壯兵馬出關以

皆廢用參行之疏正與臣前調標下見兵聽自募補之說甚合
兵部俱當如議通復如數給發仿請　天語叮嚀工部京營各
省鎮道通融濟急不得執留以致失悞河西再速劄府之禍其
該道補授歷任高邦佐二員已經命下數日皆辭難不往假使
人人如此　皇上孤立於上實可寒心吏部吏付當一面查參
責取不敢失悞供狀之案一面馬上扎催勒限到任違即速處
許也臣嘗嘆河東之事曾緣人情以難為易以急為緩以後悞
悞以因循與弊緩四端為諸臣提心開眼然亦晚矣清撫之
不[illegible]三路三路之後因仍而有開鐵北關開鐵北關之
後因仍而有遼瀋之事今掌大河西其餘有幾戲特不即遏河

耳及今立從難處急處先處同處下手做去而勢已過重時已
難挽若再因循不改舊套臣有不忍逆睹者臣言戇直雖冒一
時不敢犯之諱實冲數年不可破之迷尤須諸臣恕之也　道
御史[illegible]遲遲茶陵西○經略熊廷弼請添設監軍諸司併保緊
臣當出　上命部院議覆　上以貪邊塞論當併為疏通息貢
命照　皇考例再考一次歲貢照舊行○南科徐憲卿條上入
覲事宜凡　朝之數當寬多留衙長宜斜授之謂當重自當聞身付民授
處選限之法當嚴往求水程至于署篆之人速當議定巳邦化
之有品望者捐之母署印之考速當議行既行考成咸知挨屬○停御史
張捷保以劫輔臣才庸手辣也　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期滿

棘因緞竄罪立功、萘抄傳秘書揭。雲南道李日宣題爲天
潢之后宜賓、至聖之後須違其略曰、臣惟一代之興、王必有
一番乘勢更新之規模、使人心歸嚮而思奮、而一代之方興、必
有一番隨時補救之創制、使人心痛快而改觀。今年 龍飛天
祿、正文明啓起之初、科場條陳之會、於凡正文體、遵傳註、慎房
考、議數闕、嚴關節、種種要件、爲諸臣所已言者、臣不敢贅。臣惟
自切瞀巢爲聖人之餘而世沐 高皇帝造士之恩、有慨於中
者久矣。嘗此 聖明在御、敢不披衷以請。如天潢之派、不必遠
小江右名藩華胄、隆隆維城、風儀奇美、彬彬肅服、每遇督
學歲考時、有冠場、但至棘闈、則闈人盡點額、豈皆氣數使然、亦
十七明熹宗實錄卷九天啓 七 友石居藏板
緣例格難破故。將來士歸 宗學入闈、 國憲游惰日長、播決
抑恐臣竊憂之、皆于宗祿一事切自揣議、將軍以差無過限祿。
一法中尉以差無過力田興學一法、欲學之興、無過加額貢舉。
一法則計宗室中尉而下、有志進取者、亦既讀即俾之文騁虛
門之步矣、落落仕路、恨恨天綱、何可復作鴟鳶學士之術、絕鼓
舞奘進之路乎。記自河南戊午之外、此道絕响、則循江西而湖
廣、山東、山西、陝西、四川等處、或可倣之以行、而又未可以此槩
本省之途也。請自今始、於凡宗生有科舉至二十名以上者、許
於本省加額中式一名、以示元宗盛意、但一登賢書、即止歲祿、
如鄉貢舉行、當不侵口黃屋借 給膏粹、即從此登第授秩、一

如吏部考核斥陟法、不得于會典外別有引例妄行請乞、如是
則 宗室既不患于倚馬雕龍之無以自見、而 國家亦且幸
樹駿流鴻之不失其親、於以興起來學、滌清流俗、所切 宗政
良非小補。至東魯後裔則係先聖厥遺、 國家文治、又非如尋
常千思一士云者、乃堂堂孔學、自曲阜世家與明經歲薦之外、
僅見戊午鵲起耳、豈洙泗留餘、郕堪絃歌、百里而鄉鼻啓後、不
特鹺桑三千。即臣往過齊魯之封、每問 先師後裔、不云振起
無法、則稱遺佚多才。臣每撫臉輸畫、臨風浩嘆、計惟有加額選
舉之一路、切謂每歲大比、孔廟宗學中才學兼優者、應亦不乏、
朝廷當明示作興之意、於省額中式外、加舉一二人、以敦崇
十六明熹宗實錄卷九天啓 八 友石居藏板
聖學、蓋不徒經明行修之有功、後來聞風以興起、亦且星布棊
列在位、到處薰德而善良、其爲 大聖人錫光百世、豈有既與
宗室介許江西等省、不過十人而止耳、孔學不過一二而止
耳、而美風所布、文明之治、爛焉。使海內人士相向手額曰、聖
天子加惠文學、一舉而親親尊賢、並有光輝如此、其誰不爭相
奮勵以自效于明時乎。即令夷虜聞之、亦曰 新朝舉動若此、
吾曹未可逞者矣。其所關係 國運政體、不既多與。 皇上倘
不以臣言爲謬乞、 勅下禮部速議、具復以光天啓元年新政、
則 高皇帝與各聖在天之靈、實式臨之、非止臣區區一人之
私願也。臣不勝懇悃激切叩闕。 上曰、宗生聖[illegible]中式名數各

加于額外勿拘定人數致議多疑 上諭內閣朕覽奉聖夫人
客氏于奏歷說出去是朕畜爾等有何權賄勿生猜疑爾侍朕
勤苦操勞有年且歷代 皇祖俱有聖母保護今朕尚在沖齡
三宮年幼皆賴調護爾勝侍 皇考妣梓宮發引神主回京奉
安乃揀用宮卿等傳示各衙門不得紛紜濟擾特諭○七月庚
辰○孫承宗 太廟遣國公張惟賢詣 定陵告祭 皇祖
陵寢官名文書 降原任按察使高出為山西副使廣寧監軍
准選武舉人張世偉照常會試遼東西路監軍參政
邢慎言中路監軍副使錢士晉南路監軍副使梁之垣天津監
軍僉事胡嘉棟登萊監軍廉使楊述程○遼東巡撫王化貞奏

曰奴之詐犯廣寧非一日矣盔甲器械船隻旗牌俱已齊備據
回鄉張稍只在六月盡七月初分兩路入寇又報稱要從黃泥
窪直趨廣寧只怕兩達子殺截又稱奴酋欲待九月後各叛將
說勢今廣寧兵馬未集容易成功今抄花所報果于張義站會
兵以二十五日上馬矣其遣人于宰賽妻所借放宰賽為名以
要西虜并覘之耳抄花雖與我合然制于奴之積威各部未集
不敢逆奴頻行奴之西行誰其禦之出關之兵聯絡河上若不
足恃黃泥窪一路至少亦須三萬 臣 屢 請不得招集遼兵近
二萬皆須馬匹甲仗 臣 屢 請不得除工部先發者俱不堪用
近 請堅好甲仗又未知何時發至原議促驅馱送至遼今皆

及關而返關外驛遞疲累運送不前即 臣 欲待而奴不能待也
若兩路並進 臣 豈能翦紙為兵以禦之哉伏乞 皇上勅下該
部速催援兵及甲仗馬疋星夜進發以濟急用并催熊廷弼速
行出關調度蓋奴與李永芳之所畏者惟廷弼一聞其出關必
趑趄而不敢進兵亦不敢逼邇中外同心協濟而遼猶可為也
禮部傳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准照 皇祖戴聖夫人余氏
例伊男加升錦衣衛指揮伊夫照予贈官給與誥命○御史劉
蘭等公疏竊惟國家有隆施之恩使恩斷予禮之內則恩薄而
禮亦未極亦有一定之禮使禮濫于恩之外則禮失而恩亦不
昭今恩與禮宜兼盡情與義宜相當則今之議待奉聖夫人客

氏是也方 皇上初登寶位怙恃無親孤特獨立危疑相伏外
廷諸臣所以悉心推衛者不遺餘力頼內而保護 聖躬趨侍
左右者惟客氏是頼大小臣工莫不虔 祖宗社稷之靈推客
氏調護之功矣今幸冠禮久成吉典洊臻珠翟之儀擧關睢
之慶方新則 宮庭之內有 皇上主持于上 中宮佐贊于
內足以侍朝夕而奉起居清嚴之地似亦無所容客氏住足客
氏之當就外宅也明矣聞 皇祖大婚之後保姆即令出宮則
舊例不可不循也客氏即云勤慎頗恩福所重權勢歸之則嫌
疑不可不避也傳聞客氏但欲資財饒富之一切身外名利俱係
常物則止足不可不知也其家已屬錦衣榮其秩亦隆夫人之

號附報既已滿足臣子何敢言功則退避不可不早也夫客氏
有保護大功諸臣何得不爲崇重顧恩以禮拘情緣例格應如
科臣之請　皇上優以金帛大賜賞賚使之生有所養老有所
歸即令勿恋　內庭出就外第悠游家食之樂早離權勢之嫌
常享富貴之榮永無是非之及令人重其功稱其德則　皇上
之大有造于客氏客氏受　寵弘矣　上諭兵部朕念經畧尚
書熊廷弼特膺新簡奉　命專征宜重事權兼隆禮數專勅各
賜勅書一道尚方劍一口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以下先斬後
奏兵餉須解經費外特發帑金以佐軍需且起行有日賜大紅
麒麟一品服紵絲四表禮銀四十兩仍賜宴都城外五府戎政

部院堂上掌印官陪餞其隨行領兵將官紵絲一表禮銀二十
兩下各軍每名銀二兩即于前領帑金內領發卿部可傳諭行
○經畧熊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　上曰卿行標下需兵營軍
選鋒久經訓練當有紀律聽卿會同總協分揀各官併原糧優
厚等事俱如議候兵到標下補足各軍仍撤還京營以實禁旅
陳良弼素得軍心著一同加意選發不得以摘事自諉　京營
協理李宗延言練兵不如恤兵　從經畧熊廷弼請傳國以原
官駐廣寧理新餉　御史董羽宸孔廟進祀議曰竊惟古今道德之極莫盛于孔
于矣古今臣東之與亦莫盛于孔廟矣而說禮之制不類聚訟
之日宗勢二千年來竟有所缺而不講者直爲我世廟而
始于鄭泰之際望嗣之祀叔梁紇是也九十年來尚有所疏略而
未閒者又特待我　皇上而始備舉之際　聖賢之不得祀故遂

說是也粵自漢高帝迄宋初何代何人不知有孔子哉顧[illegible]
謚號止及孔子之身未及孔子之先也世官世爵下逮其所出
也　叔梁紇齊國之封自大中祥符始而名猶從其典禮無聞乃
我　太祖開天國子宋濂言之矣而兵戎倥傯未暇舉行　孝
宗嗣服侍講程敏政言之矣而甲乙紛囂竟成寢閣　肅皇帝
禮樂中興方用輔臣張璁議　詔立啓聖祠祀叔梁紇配[illegible]從
祀[illegible]一堂[illegible]是二臣建議不錄尊奉孔子起
見[illegible]子上父[illegible]坐廡下孫一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之[illegible]安[illegible]叔孫[illegible]祀可以祀[illegible]賢
便可[illegible]孔與之窮[illegible]前尚當[illegible]孔子祭報者不報
計矣[illegible]說遂[illegible]無所[illegible]致今無[illegible]宗[illegible]之
與[illegible]大[illegible]家之事孔子無不至矣[illegible]知恩
所[illegible]及其[illegible]進之而防叔俱[illegible]無間不得
[illegible]崇之[illegible]之則[illegible]之[illegible]防叔伯夏合[illegible]之梁
統[illegible]建[illegible]無用別[illegible]弟[illegible]學論做同宗異之
八[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叔[illegible]中[illegible]有[illegible]
八而[illegible]之可也[illegible]公而以世[illegible]之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祭孔[illegible]聖可也此体[illegible]而孔氏父了[illegible]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天之[illegible]用[illegible]而[illegible]之
報孔子以[illegible]有缺者而不周至者乎或曰孔子之報[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十世享之而臣不以爲然也孔子[illegible]成文武之德
道[illegible]太王王季文王[illegible]以素王而敎諭聖司馬遷叙孔子世
家亦[illegible]防自防叔伯夏爲始則議孔子而至防叔伯夏亦無容見
少矣或又曰一切祀典必求其所表[illegible]防叔伯夏無所著乎春
秋于[illegible]何[illegible]而臣又不以爲然也羽濕之血不可以配天乎孟
氏之[illegible]宜又安知視防叔伯夏爲[illegible]也且顏曾思孟大賢
矣而祀孔子則遂矣周程朱蔡大賢矣而親孔子則又遠矣
彼[illegible]以其父配孔氏而享從孔子而祭而孔子配享[illegible]一啓聖
而止[illegible]所[illegible]于諸賢諸儒何無等也不可解矣　聖明推恩四
品以下上及一世三品而上遞有事加向秩然也聖賢分量豈
[illegible]禄位崇卑乃推　恩祀典一槩隨無所軒輕不可解矣臣子
一[illegible]品位　恩寵榮施三世何優渥也而敬聖祠之封爵徽號
顏[illegible]以上不與焉豈　至聖先師反出保傅下耶尤不可解矣　皇上
孔子[illegible]尊崇微宗之心爲萬古倫綱常倫理之報非爲
尊師重道之首務耶臣尤有謂焉契爲孔子遠祖堯[illegible]使
[illegible]徒敷五敎而遜五品者此萬世敎化之宗也孔子祖[illegible]所自
來也[illegible]說[illegible]之[illegible]給養開先頼垂永頼應與功臣祭與以湯武
之[illegible]故不便配享進敎[illegible]而不祀何耶臣載拔大功與契以后稷
[illegible]亦秩允而有事焉而明倫如契發化所防獨無炎與明禋之
[illegible]也臣請　帝王廟備官有一祠別祀稷契如謝[illegible]已

與配制祀所養一并又不宜有濫請。諸賜皇為之祭一于升學
官致尊如歐聖祠禮賜功臣祭典之事請塞而賜涉漏而聖卓
濫陳亦不可減以而無聞矣方今軍旅倉卒宣而不得通議其立
乃天理作品勛正典禮修明之日而臨雍在適壞橋人士觀聽
新天子選崇行且震集臣教無說而處。此即伏乞　勅　○禮部
下該部集次兵蔞樂行攜與臣不虞。激切之至
侍郎周如盤纂修。　上嘉。○戶部參定稽查錢糧法。舊為省冗編集為之
[illegible]

閣[illegible]每歲一次[illegible]○。○。○
[illegible]查[illegible]○進。拔建言為民原任禮
部祠祭司主事虞若春男生員盧懋升上言先臣首匡　國本
單以遐及遺忠悉乞　聖明俯念郎録以風臣節以光泉壤。科吏
[illegible]
地小試　上曰卿召募材勇摘貫率前來具見為國忠獻朕
心嘉尚所管訓練授職統領及糧餉等事該部作速議覆○兵
科部議除備援兵協濟驛遞之法。夫援兵之慮其援也必設身
[illegible]
[illegible]

思務未有射獵入室而不肆行奸掠者亦未有拘常數而可望
則遊支應者至于沿途逮凱一壘無糧鉄鍋委損三月不運則
民生困事而者供慰矣故經過地方反側不備大火不周罪在
州縣聽院道參庭衛殿捕備而致擾民居罪在兵將索一其實者
兵象示而將領打其最衛罪過量給新餉于後遣夫馬一款○
另行造報冊籍正官仍不時查核無使補[illegible]因以亂沒也一日定
原任長蘆巡同丘雲肇條逆奴之猖獗敘陳破虜十策一曰行
則布八門以為陣止則環周匣以為營車之上設鈍鐶以車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再以醜言詆之奴必遽兵前來馬一湧而不暇擇陷其足
于孔內奴賊引與行詐矣○一日設伏兵○一日用夾攻朝鮮
爲東藩勢其兵力微弱不足仗以制奴之死命耳臣以爲命一
驍勇上將將數千精兵浮海至于朝鮮西境扼奴酋之後以壯
鼠之多帶餉糧勿使窘匱我廣寧之軍以無恐勢虛聲揚言一
路取開原一路取鐵嶺一路取遼陽瀋陽使奴瞻前顧後疲于
奔命伏其左支右吾之不暇然後以兵車前進以奇兵從之步
步爲營步步可前進奴衆必弃去城廓而護家門矣○以上十策
以寬發遼陽爲正以炮雷八事爲奇當用正則用正有金城銕
箭之形當用奇則用奇有神出鬼沒之計又有計以撓之多方
以誤之在于募間諜招猾士選大將練卒旅兵家自有成法無
待臣言且兵有玄機心有妙用全在臨將斟酌難以預言伏乞
皇上敕下兵部傳諭經臣熊廷弼之與可採者見可者將臣十
策轉行遼東經略熊廷弼擇機而行則一得之愚其于戰守或全遼
之兵計未必無小補矣○南京御史王允成論司寇黃克纘定鄭穆山盜
內寶一案生死不同又辦焦源溥正綱常一疏剔謬特甚○原
任刑部給事中已故王如堅男恩貢生王立極上言先臣因天

計早忤 旨罪危懇乞 聖明考事核號俯加 恤錄以光盛
典以慰忠魂○遼東巡按御史方震孺疏六不足恃遼十有可
隶疏曰臣于前月上十二日至山海關撫慰川兵甫歲事而河
西敗報適至因思 皇上軫念危疆不惜捐金錦綺專遣臣以
激勵將士不乘奴欲渡之時鼓舞更待何時是以星夜馳至河
上臣夯意長河天塹奴雖有不逞之心豈能飛渡我猶得從容
聯絡豫備兵將徐爲戰守計逆臣身到究其源採其廣臨始不
覺淫淫汗下不已臣前有條陳遼事之疏欲河上多置營房爲
久住之計蓋屢敗皆因退戰此何等時節敢輕言進取又輕信
道路之言謂天限東西河真足恃蓋臣今日而始知其爲夢語

矣河寬不七十步登舟一水一葦可航全不見有驚濤怒浪河
之不足恃者一也聞奴斬大木爲排上浮以土而用多人推之即
彼臣達稱如平地況投鞭可斷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河視代
子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渡代子河矣我兵十三萬不敢發一
矢放一砲且今守河之卒不滿二萬欲望其半渡而邀之豈有
是乎河之不足恃者三也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
則無用且工程浩大未見敵而先自潰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
之地可修守而最沖淺之處如黃泥窪張叉站者皆虜地也我
即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時恨水合遂成平地即
稍稍防守猶得五十萬人請問此兵從何處措辦河之不足恃

者六也信如是也遼將爭塊蛾遊拱手而聽奴之吞食乎是又
不然我以退爲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爲守則守有餘我以河爲
界牌則士氣已頹我以撫順奴巢爲界牌則人心自奮兒天以
奴奴自亡種種景象又有顯而足據乎何者據老寨中孳息不
得通今奴酋往遼陽一動一靜皆可與聞一可圖也奴得我大
砲無弄昨以之擊我遼營碎裂神器不爲之用天心可知二可
圖也奴父子兄弟八人各將二千五百人其中不無相傾相軋
即如近日殺那爲言之事父子向有異同兄弟且有矛盾三可
圖也遼陽之民盼望官兵如饑兒望乳而慟哭慘動天地奴誅
之不勝誅防之不勝防舟中皆敵國四可圖也暴者奴兵常事

聚一處故銳不可當今既守南衛矣守屯堡矣修海州城矣又
沿河設防矣兵分力薄五可圖也奴得叛得雖多自李永芳一
二人外未必人人效死首丘之念人皆有之但怕死而劫于威
耳我一舉事勢必响應六可圖也用虜一着雖不足靠然畧足
以 制奴延日被遼陽金銀首飾三車偃送西虜猶不足得其
歡心今西虜亦被撫臣點動七可圖也李永芳攻韓宗功
廟中宿金銀于留骨開天誅叛賊之証已見八可圖也奴賊逆
人之妻奸人之女廣寧在刳腐根入骨髓上着之民人人爲身
家計九可圖也奴鬨酋經畧特至沉吟久之而無臣膽智真是
經臣詑手文武同心天假其便十可圖也或者曰以劉綎之智

杜松之勇也而敗之瀋陽之堅甲利兵也而敗之今日兵力未
齊疥瘡疲未復乃作孟浪之言少年之事其以廣寧爲孤注乎不
知臣非敢浪言戰也正以深言守耳蓋深見遼陽不復廣寧無
非瞬息偷閒一線豈足以鎖鑰門哉此非臣喜事之言而隨波
之言也我日日講渡河而究竟不能若靠定三岔作家恐事與
時與人皆聞鼓聲而奔走天下事不知其所終矣伏乞 皇上
念據河無守法亦無長住之法益思河既無險不得不以將兵
爲險不得不以乘機進會爲險不得不以牽制聲援爲險速催
兵將早早出關嚴兵以待相時決機若遲卻八月九月大事已
去至于萬全而後動撫臣已深慮而熟計之萬萬不敢倉皇僨

鼓餉馬上催戰之發轢以增 皇上東顧之憂也臣草疏甫完
竟見奴兵已大集河上從西寧堡望之真如鐵壁銀山而守河
之兵衣甲器械全無惟有空拳以當百日已耳事急矣撫臣之
望兵望將望盔甲器械眼血而心枯矣惟 聖明速行該部嚴
催星馳施行 經畧熊廷弼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升登萊招
練副使佟卜年升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升職方主事經
畧贊畫 申嚴濬池之罰凡借差到任愆期者計水程論
降二兵科蔡思充條議武試及期宜清風弊以羅真才謂策論
濫套當汰馬上武藝當較武經訓誡當明邊塞要害當講水戰
攻擊當預 慶陵工報竣 出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于獄降

爲奉御外家閒住降太監王安爲淨軍看守南海子墻舖〇南
兵上示何棟如陳水火二軍 何謂大軍車戰是也臣聞奴酋有 精兵四萬人馬皆被全甲馬首兩
有皆披長鎗對陣衝來我軍非抱倒即箭射死毋怪其屢入得
志也臣于 神宗朝曾上論[illegible]一疏已言中國之長技在火器
守矣而遽將寡謀催知弓馬以我所短攻彼所長安能取勝且
彼之出塞璣虜未有不用車戰者若製得武剛大車偏廂小車
各一千五百輛大小鎗砲數千位結爲三陣鼓行而前則虜不
能衝突我軍既有所恃而無恐箭矢能及遠我軍又有所恃而
無害于是從容以號砲擊之遠者可打十里近者亦不下數百
步更番迭打夜以繼日人馬俱碎豈奉可堪此與以弓馬敵弓
馬者害何啻天淵擒人軍不懼與弓馬同俱假臣便宜召募知
火器之人不論何方何等但以試習爲主自擇知火攻之將統
領而訓之則火器非常一發[illegible]許帶兵十萬可一戰盡也
此破虜之一奇也〇何謂水軍海船是也臣聞奴酋新寨三面
皆水一面阻山我軍欲得勝長驅卒未易下且虜空國偶前一
面今兵擊之則不敢合兵圖之則不能是自遺之擒也昔廣東
總兵王鳴鶴與臣講究海運良法謂宜部海上貿易貨船可千
百以上皆官五民三分令太道官[illegible][illegible]餘價私免其抽稅船之

望臣身直任于這裏此八分又無患于謀壓其船上領受非千
人之冥即萬人之胆其衆水手無不肯力邁入武痲請然者以
船之大小多寡為岸目節把以至叅將皆給空頭箚付有功者
定次又主之以副總督統之以大特任之以督偏監軍道如濟
[illegible]入漁為用不焉 朝廷百萬金錢且為 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之不利也臣適見遼東轉餉多貿商船帝因
[illegible]之後船與人不相宜人與海不相習以
[illegible]不因為石可渴衆心以臣愚見准學登
[illegible]一部經[illegible]大海船三百隻各[illegible]內實
[illegible]互為聲援一同[illegible]至卒
[illegible]其[illegible]則進無所則退○兵部接出 聖諭
無所[illegible]此[illegible]之又一片也
朕惟薊遼居衛京師向為九邊重鎮尚書王象乾以本兵行邊、
往應總鎮行總督事專任重權盛重體統禮數宜隆一切事宜、
其[illegible]除諸鎮額供并召募新餉急為措發外仍給帑金十
萬兩以佐軍需賜大紅蟒服一襲紵絲四表裏白金四十兩仍

賜宴兵部各部院掌印宜陪餞以寵其行該部可傳諭各衙門
遵行○經畧熊廷弼請申明經撫職掌 上曰經撫職掌雖分
各兼軍務三鎮撫臣除大關彀處與經畧商求濟要其本鎮應
行事務隨宜專制不得牽掣以責成 韓王助餉二千五百
兩 上嘉其忠義○起用原任延綏總兵蕭如薰到京面 恩
賜酒飯○原任遼東巡撫薛國用病故○八月辛巳○廣名臣
海瑞子海旻入監○刑部侍郎鄒元標乞即行卹畧之典疏曰
臣聞天下事有試之若迂視之為緩而國體人心所必不可遲
必不可無者則今日議卹死諸臣之典是也嘗見野鹿呦呦得
一萍呼類相食臣等皆彈冠食祿不一言及野鹿之不如矣或

有諸臣中議詩求一越分陳乞難容其情當事良有深意不知
品望與情有歸亡論其他 世廟即位于正德已死諸臣俱豪
郵恩即 穆廟登極分別三等後照等例推恩最為簡易今不
過一轉念間國體人心頓開亟回亦諸臣所樂為也解之象曰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救草木皆甲拆解甲而未折未
足以言大解也追卹諸臣仍在其年其才其學其識寧容多讓臣
等年[illegible]將矣位過其分矣今站立 殿廷之上[illegible]老態大
[illegible]而[illegible]從追逐衆風野草每一念及心開沸然夫沈雄
[illegible]之氣結而不散安則為祥為瑞不安則為厲為妖故古之
[illegible]臣者曰燮理陰陽錄用臣等是扶陽敘卹錄沒臣是扶陰

然幾紅落葉總屬化工寒岩枯骨半是英賢既使見在諸臣有
日以見太平亦不可使過去諸臣有鬱于占象待萬代瞻仰是
在今日惟 陛下勑當事亟圖之矣○初五日順天鄉試○錄
[illegible] 上諭兵部朕覽文書見遼東巡撫王化貞本稱毛文
[illegible]領兵恢復鎮江當陣擒獲叛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望風響
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但王師貴在萬全
機宜難緩頃刻爾部即便移文天津巡撫畢自嚴登萊巡撫陶
朗先着原設將校援遼水兵星夜督發從海道前進策應其化
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畧熊廷弼嚴勑兵將控
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速將兵馬錢糧甲仗等項務

催濟接毋緩事機、上又諭兵部遼左恢復有機、但兵家勢亟、非有旨傳與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戮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圖進取、梁之垣着即日領勅、宣諭朝鮮[illegible]、分兵犄角、措發餉糧、又升賞毛文龍等、能辦馬匹車輛、俱如議行、

遼東巡撫王化貞塘報、據標下游兵游擊毛文龍報稱、于五月十一日、差委帶領各營守丁二百餘名、渡河東等處招撫遼民、彼擄軍士往以便宜行事、至三伊河許司王表、招民陸元非、彭國昌、帶領泉民、隨即護行、至張坡官眼民、十六日方得長行、次日至擭雲島上、告州所屬地方、打撫勘前敵[illegible]州隊署務、擊務于[illegible]北[illegible]吉草盖忠、金州劉守[illegible]等、其見順人、率言劉守備共有同心一帶屯民、[illegible]夫抗拔兵如河[illegible]、十八日至紅崖子傍員伏州、[illegible]兵島[illegible]八百餘人、嚴加防守、不容取大寓、[illegible]度了說前行、二十三日方至旅島上岸、人民喜空、[illegible]無土乎二十餘隻、當日將官軍丁說七月初一、[illegible]遂六屬而船隻打回六十餘、獲民船一隻未[illegible]、二十名船頭李景先、原係廣鹿島住民、願隨船效用、與于船岩網、

閏四日、至廣鹿島、先令李景先進島、探聽訪知島官胡可賓等、李□差委撫運牛馬糧食、勸取寨婦買女、通民難頭一甲獻姜守、備兵其民、率領官兵進島、提挈島官胡可賓等、安撫一百六十餘家、民丁七百餘名、地方七十餘里、初八日至給店島、差千總張繼善、率家丁官養、張元廷等、獲島官任先安撫居民王九等二百餘名、地方三十餘里、初九日至石城島、島官何國用遣梁民間島婦、問女解送遼陽道民、劉頭從夷、又將打屯女婦韶流汚民甚衆、假島民王國祖迴旅走報畢敵、官與千總張叔李家丁、會議射等五十餘人、當獲島官何國用、射李魏丁保、得功家丁李國係、李自忠、滿大、劉宗義、王南、王承憲、斬獲首級三簡、李應熊等擒獲夷一十二人、守備蔡共民擒虜佟應郎、并獲夷舟二隻、網砲三位、鉄砲四位、數響弓箭鎗刀撒袋等物、收下埠夾五十餘人、地方五十餘里、又復買牛夷人一十二名、銀六十兩、被米二十石、北時有遼左衛廣瞻生員揭王一寧內、遠城叛將民無定主、父子直往朝鮮、要說天使、接護國主借兵、恢復遼左、朝鮮棄其忠義、厚加實發、若令總督防援、有羌鴻香、使馴送其婦、因亦至有我相會、畢職數千人、且謂孤軍進來乘、道侍人急責加聽證、因謂共聚王事、且見青民文傑高啓民船、擇官付飛堡以聯、張勞二人、亦額為劫力、逃帶回鹿島、又接卡島、正此兵承福、并百餘人、地方二十餘里、大其長山島收伏

李一等二百餘名、地方八十餘里、小長山島收伏郭我儒等大百餘名、地方八十餘里、邑利島收伏張四等一百七十餘名、四十里、章子島收伏李應節等百餘名、地方三十餘里、海洋島收伏關將節八十餘名、地方五十里、王家島收伏郭乾等五十名、地方三十五里、李景先稱說、老岸住民日夜想望天兵如一、招撫必爭廝所、早職因差人招撫雙山等處、也其且括其間、前角類異者、給與告札銀牌以效之、民皆踴躍、要夜日扶老攜幼、閭黑而爭、老一百餘人、早赴職、因至朝鮮、痛恚巢地方、潛令[illegible]江、避難人民、願遠鎮江士庶、成共俯應、荷日千[illegible]、餘景桓差李徐、六萬[illegible]遠[illegible]雲防界將、季修養良、愚兵二百餘名、[illegible]殺責備、如此[illegible]正人[illegible]去前罪、[illegible]與工一寧議、誠鎮有兵此[illegible]壯男、既出[illegible]、[illegible]可倚其不痛哉、可得也、早[illegible]請觀、帝[illegible]宜[illegible]、即奇寺蔣薛其民、千總張振、李景先共[illegible]善向、學[illegible]朝宗、丁一百名、屯民崔夫大等百名、鼎義士兵歸隊隨、令[illegible]陳忠、王甫等、把總王輔、呂一學、張思、毛承祿、龍景許、遣[illegible]一百[illegible]人、早職同生員王一寧、督家丁及新收家丁、沈帝[illegible]夜、屯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鎮江城外二十里上岸、九年守備丁文禮、暗遺鎮江中景陳良策、約為內應、分派已定、謂[illegible]傳[illegible]將城下、千總張元祉、光輝和、毛承祿、王錫號、與王承等、特[illegible]光登、衆人一齊登城、喊聲大震、一擁殺入、陳良策同弟

陳良策、蘊萬義等、自內殺出、內外夾攻、賊衆盡皆膽落、因丁奈命將養真、率夷及家丁七十餘名迎敵、家丁童得化、楊春、韓備、高張吾福、張諒、流蘊共、同王進夷等、直前奮擊、佟養貞被擒作地、就擒其子佟豐年、及家丁七十餘人、一時斬獲殆盡、同奇守備邪斬首級三顆、張千總親斬首級三顆、其餘姓名另冊同報、并獲鎮江守堡佟二云、任守堡高守官、并幼子高永年、與黑夜奔逃不知其數、我兵陣亡者、定有功洪文貴被傷、劉大豆、成忠張、自思包文德、王一奇、王定限、收伏鎮江軍士四百餘名、馬匹羅可[illegible]宣[illegible]、即追賊突撫軍民、秋毫無犯、民皆大悅、主沸也旁者幾萬人、數百里之內、望風來歸者絡繹不絕、早職國[illegible]心如此、正可乘勢進勦、隨射鎮江游擊事務、郎委中[illegible]其策料理、早職一味收拾人心、於巢未附、馮游、王貞、周雄、折宰[illegible]以莊、王向智、林獲、守堡隨九階、殷山將兵于摠、劉奉皐、易[illegible]所守堡、李世科、賢山住民付登義、閩仲科、檎插摠零署、益發擊摎、以貞辨送、早職賓責情罪、聖撤除大進、佟貴貞久、彥前處殷心毒痛、全遼赤子、罪不可赦、辯難趕聽審正法、如有所有、從逆各犯罪責者、登時示以術、民忿輕者監候、以待處分、所其長莫守堡王可證、聰用中軍、并示術東身歸命以待、謂發寬莫、參將趙一寨、亦齊令人送牧、求生命切、為早職以廉祿乃才、字二百餘島、合之字地有三千餘里、寬展河東、項刻之間、推几

兒後患矣一帶城堡相繼崩摧殘百里之民盡罹時附士氣一
伸[illegible]爲有可戒之機是豈畢殲之能哉實　朝廷之洪福本院
指示之功而衆人之嚮心宣力不可誣也如宰輔尊其民于總
張叛以忠貴之心鼓勇敢之氣寇戈所指人無逆者此可任于
振之寄以賴於王定國之功也生員王一寧當逆賊臨設氣培
喚人大小文武官員畫皆進實事以一介儒生赴身渡江記屬
回元屈倦其敢與員發未然氣諭溥然已足以振怨懦兵及
畢窮延與其事討豈立就勤十　江所宜塞以膽御委以軍事
必能展盡忠獻以佐誠強之功者也王擒陳志事恭志毛帥把
撫之宗約毛大陳王鋪伊塞忠赤之心篤勇敢之氣宜春守守
擄之宋以守一多之任者也把想委元雖張懸呂一學各懷窮
嘗尚安詳參勞鳥之錄所宜升賞冬盡其用者也衆丁劉紳議
官急倬全浚才徒卅功係討業習畏持德仲文務世墨工有功
幹拌自文學劉文學萬世全于蕩龍爭術青毀業文禁爲進取
變奚孫保條元升參圖爲或奮勇爭先或勢勞不措所寵變賓
以設丩命發忠其軍民一百餘人隨軍征進涉歷風波備寄類
告宗並而加賞賽以收衆心奮之其所奉憲札拾散題叔如此
剡宗孫行保人心鼓奮必爭先用命輸獲奴簡可堡掌得爽再
不亦亍鎮江也兵不知　天兵多事踊羅來將遂團見兵勞寡
[illegible]以咬辦體瞿言詢貲其朝鮮請兵咨文已經拔遼涑見因咨

催退近臣俱以待上爲辭不肯遷以王恭將駐兵鹿島去鎮江
百里亦不肯前遣本城勢甚危切情懦謝天下大兵因尔之
久未嘗收一勝之功單騎收復鎮江不假餘力徒以人心歸附
殺之易也且如援兵不至鎮江必不可保人民必遭荼毒何復
對敵[illegible]之間之民心將以前事爲戒人心必不可收遼事不可必
之可預天下事亦不可知矣伏乞　本院俯念垂成之功不可
棄東發救兵數萬糧餉數十萬速赴鎮江援兵一至則鄉兵
可以齊集朝鮮亦必發兵助勢發行而前大功可立就矣併將
主簿官兵佟養貞等二十二員名斬獲首級
七十二顆繳由呈報到職爲此理合塘報
○禮部右侍郎鄭
以偉奏曰臣聞先聖所傳謂之經後聖所行謂之術孔子爲之
極其志雖見于春秋之經而所遵一從時王之制即啓亦可概
意可知已蓋二者並存于天下祔廟之舉奉　欽諭禮臣兹者
皇考光宗貞皇帝　皇妣孝元貞皇后　山陵將畢祔廟有期
嘗定祧遷之制備禮部遵照累朝典禮定擬當祧　廟宫擇日

其儀來行欽哉故諭欽此臣始知皇會議憲宗宜祧及後
太常卿洪文衡一揭大約　睿宗以藩入宜先祔奉　王之宫
臣惟周禮少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臣部職也昭穆之序親盡則
毀而遞遷見于穀梁當時制雖不可知如朱子周廟圖大段迭
居遞遷宜王之世穆王爲昭孝王爲共弟而繼共爲穆則以弟
而處穆之位不無少異有其舉之莫敢廢焉非者其居某不如
而于中遞祧也鄭注祧之定超近上去遠廟爲祧禮曰萬物本
乎天人本乎祖宗廟之祭所以報本追遠其始本出于思故其
意尚遠遠則有終然服窮則親盡世遠則精爽散遷于此而不
爲之節則泛而不切故其分尚嚴嚴則有祧二者實相爲用先

術以近而屬遠祧從遠而超近禮也入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
序是入一法祧一法也太常題云　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
武宗是議改而非議祧也臣以爲不在入廟而在　稱宗不在
稱宗而在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不考
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入矣可遊祧乎　祖訓親王便
叙家人禮奉朝　天子以　祖宗所執大王見之藩禮則然若
既稱宗則均貴爲　天子矣勢不得不復以大王臨之故曰在
稱宗不在入廟今制祝文稱玄孫嗣皇帝嘉靖間祝文于　睿
宗曰皇考　武宗曰皇兄自不得不然然則春秋譏躋僖非與
曰僖乃閔之庶兄而閔先承統均爲庶也而同出于莊公兄弟

不得先君臣數樂爾以親親而言尊尊故非之也 睿宗既爲
天子而父子行親倍閟微不同 武出孝而 睿出憲既不先
孝以尊尊而害親親似亦不可勢又不得不然又倍閟之跡或
同一廟而今制爲恩閟閟 宣宗憲宗世宗爲昭 孝宗武宗
穆宗爲穆宋人所謂以東西爲昭穆而非以昭穆爲尊卑亦未
如有所之之嫌矣故曰在稱考不在稱宗爲人子者爲之後自
正當 遺詔有繼統之語又有兄終弟及之文實遵 祖制斯
詔一出後 孝宗則有子後 武宗則非序繼統非繼後也
帝已成矣天下無無父之天子不考 睿宗而誰考乎漢唐宋
豈有此典故曰在承統不在稱考 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

考遂創千古不經見之典 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疏請先
祧 睿宗天下非不遵之乃 累朝終順祧而不改亦不忍奪
肅皇帝之心以成一順不獨本于情亦限于序耳推太常之意
祧而奉之 玉芝宮蓋袷祭同集祧 主于 太廟禘袷並重
謂袷可合食也四時亦可共享也則祧與不祧等故必奉 玉
芝宮不必合食方爲得宜臣豈以爲非忠臣孝子之極思哉第
此等議論値序及之時因祧而議似較圓融然必藏主藏主必
袷禘大禮也不袷則非祧非祧則非宗尚猶難之奉 主于
玉芝宮不袷則非宗苟可袷也何必先祧之爲快況序不及之
時先祧子而後父于禮欠順于序稍遲無匪于入而反奉祧序

未知果不悖經而反格于 朝夫 天子雖貴人子也身爲
天子與追王 天子皆 天命也夏商止祀禹而周袷及亞
圉商不追王壬癸而周追王太王王季偶不經見之事三代之
制通出聖人亦何常之與有宋祀僖祖朱熹以爲是 德懿熙
仁以 太祖皇帝遂爲常典臣鄉處士章潢曰 睿宗祔廟未
可言也祭尚感通情貴聯屬稍有間斷則無因感格自 孝宗
而至 武宗乃一體也自 武宗而至 世宗則有間也 睿
宗正當父子兄弟之間而相與一堂之上也如九廟之制則當
與 孝宗同室而異坐如同堂異室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坐
而讓席乃妙合者但知順承而矯枉者不免太過彼布衣也其

言猶者此已叅倚閟皆君子不廢傳而莊自無閟文公自可直
通于祖 肅皇帝既與 武宗有間不入 睿宗則宗祀中隔
而不通讀說叅似有精蘊焉惟讓席之說不知今 太廟圖
睿宗昭穆不惟與 武宗分何緣讓席耶且自漢以下皆以人
爭於天性而 肅皇帝獨以天性於人爭又以人爭伸天性臣
考祖制則 肅皇帝之心對一太祖而不歉然考之祝文及
遺詔則承 武宗而不甚考 廟圖則賀 孝廟而不敢道
非 聖人之孝子雖亘將百年矣留爲經常更 累朝皆順祧
道非 聖人不能創 肅宗皇帝之會 祖訓遺詔皆定陶濮
園所無定陶濮園出于後人而 肅皇帝則出于繼統者也何

一舉錯哉若爾毅然改正書之史冊為美談夫易有幹父之蠱
而尚書無改祖之訓矧制出　神聖垂之數代而以恩賜削改
匪夷所思實于明倫大典無着落臣是以寧不預有知禮之名
而不敢信經而疑制太常又云　成祖宜萬世不遷當立文世
室至　孝宗而止、世宗入繼亦宜萬世不遷當立武世室而
孝宗不宜另立　廟此非太常之說歟　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註謂親遠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非擇德之盛美為
萬世勸而何也祧法論親不祧法論德自商而然矣太常既以
孝宗為百世不遷之主德莫盛焉親未盡也何祧之遽也如謂
不宜而遽祧孝子善則歸親況祖乎即漢唐宋亦無此改正法

若太祖高祖方議不必懸立文武世室如周制則聖德而稱不
毀要亦非今日事也臣等度數四心有不敢即謂天理非能觀
會通之原而自以為是誠以此議與太常議並存正不嫌異同
耳已會同左侍郎周　上疏復攄情以備　聖明採擇眾言淆
亂折諸　聖明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斷自　聖衷早賜定奪
施行臣等無任悚息隕越惶恐激切待　命之至　上曰此奏
考據詳確禮制益明奉祧　廟室仍照原議　陝西產麒麟畢
府會寧縣原川里閻寡婦家十二月初二日戌時光焰遶野家昌
有黑牛產一獸渾身是鱗偏作斑文天成鱗甲連呼數聲婦不
知以為怪也擊之而死欲瘞之于土一老人以為神物取而供
奉如神體比四閱月體肉不腐臭府守知為麟擇地置棺告祭
禮葬之遂以其○市馬宜大　部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移鎮
事制于　閣

昌畜餘鎮如舊　給奉聖夫人客氏墳地二十頃○經略熊廷
弼報於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進表謝疏中秋節、賜輔
臣講官酒膳　十六日卯時啟運　孝元貞皇后梓宮祔葬
慶陵故先于是日告啟仍　命輔臣朱國祚獲衛　進呈祝冊
改於九月十五日昔為令　贈汪可受兵部尚書廕一子汪道
春入監○升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為主將毛文龍升參將為
裨或駐義州或仰駐鎮江聯合南衛東山觀望進取　經略熊
廷弼奏曰臣決退不堪援軍發回另補衛從實恭慮以警欺玩
以救危亡蓋向來援遼軍馬各地方留精壯自乃專遂一種疲
弱老瘦之物搪塞無數即前次經界時無疏不哀求科道之條

陳　明言之督責無時不申飭而督撫鎮道等官置　君父于
度外視　明旨如弁髦安恐生觀不肯與顧當是時猶有遼瀋
東集支撐可緩　陵京旦夕之危今河東既陷河西為賊目中
物　陵京岌岌中殆矣各省鎮衛不聞遣報一至而　沖聖震
驚于上都人擾亂于下家眷搶城而爭出九卿畫地而守門侍
郎巡邊而東奔本兵奏皇面請赴任京各衙門競借差以抽身
近京士大夫圖終養而南竄之光景乎自為人臣言念及此并
可以感動其良心而勃發其忠義矣滿擬原調十五萬兵馬七
八月間可以齊到乃僅僅有四萬出關仍是孱弱老瘦搪塞之
物而延挨人馬則不幸而臣值初到親自點驗無所容其周護

者每唱一名嘆一氣驗一馬墮一淚不覺撫膺而嘆君臣大義
至今日而遂有所迸于天地之間也本月初四日臣下教場同
山右道副使陶䇿總兵官孫顯祖逐一點驗除延綏領兵守備
何逵領定邊營家丁二百九十餘名王永祚領安邊鎮靖路家
丁一百九十餘員名買登科領鎮城正右清平三營使丁一百
九十餘員名千總馬登科領塞營內丁六十名傳夏臣鎮原任
總兵元來忠內丁七十餘名寧夏守備周宗克領兩河家丁六
百餘名身材神氣頗覺精采挍十尚可得人而延綏馬匹小瘦
寧夏馬多高大亦不甚瘦但使軍馬如此即稍夾以一二老弱
臣亦包留帶用何敢苛求後驗甘肅守備王延祚下官軍一千一

十四員名則是一樣人物臣與鎮道皆蹙眉合眼不欲觀者要
查查汰㨂十不得三又恐退回太多往返畏累不得已量退三
百九十七名千總項守程下所領能兵杜文煥家丁一百名內
量退三十九名初七日前屯牧場點游擊高從龍下官軍九百
五員名比王延祚所領不弱量退四百二十五名本總李登下
官軍六百九十五名比高從龍所領更弱量退四百六十名詢
其故則王延祚人馬猶經延撫過堂而高從龍李登人馬則延
撫委中軍呂元勛總領委坐營高騰驤驗發者以此一起不
如一起而至于馬匹毛骨皴露血肉淋漓即本日扶至點所一
回頭而一面倒者種種也退軍還下馬匹僅稍壯者聽與留軍

馬瘦者兌換餘皆恐死道路不敢領回本部催兵部侍郎張識
爲本日暮待餐伺又無料行不兩三日餓死立盡不如變價作
速處路費除行道鎮估值留餉資軍回還外通四項原發官軍
二千九百五十三員名除逃故外實在到關二千七百六十員
名今止存留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雖日留之亦聊以備看營
守家搬器運糧之需而非衝鋒破敵之用也據王延祚等揭稟
鎮將等官賣孤弱推送押領一一情節不欲瑣述入疏只如高
從龍哭稱身本久廢被原領參將吳世爵以賄脫而砌己代替
李登哭稱身本空閒被原管千總李春華以賣脫而啣屏無伸
甚至千總王四哭本花兒詎思被加以千總名色使領兵來而

地方官苟且塞責之狀亦可知矣須該兵部覆議前疏一款內
稱各鎮既已發兵專委該道臣督見任能將統領其沿途送糧
生事擾民者道將一體議罪如發兵之日抽簡未精及逗遛後
期者督撫降斥該鎮臣仍申逮繫之請奉　聖旨依議行今延
綏軍馬二千七百有奇而汰退至一千三百有奇之多抽簡之
不精孰有過于此者律以新奉之　旨趣撫應降斥總兵便應
逮繫但撫臣張之[illegible]望履任方新自所調發俱在未奉
旨之前應重加罰治以警其後至于總兵杜文煥父子叔侄世
受　國恩而頃以　廟祀邸殿加于違制借師遣禍到今之操
師家門榮幸尤古所未有者文煥亦可知感知格矣畏懼援遼

勦輯撫病伊于杜弘域原調東援百計規避今又議崔廻鎮募
兵通州駐札措商覔誰稍稟每兵馬駐銀三十兩原稟許招餘
丁鄉民文換貳各營路為子代稟各官道將部下精丁盡數抽
選以致正調之兵多是羸弱其言固勦盡信即以項守程所領
丈換之內丁閉亦抽自邊塞者而孱弱乃如此則何不以為子
精選者為出關一精選也似此狀玩即加以逮繫亦不為過但
事詭　旨前法無二論欲要調出遼東戴罪以立功但二監屢
見推託臨期僨事終誤事機不如革去職任永不叙用其原調
家丁及此番退換軍士務選精兵責令杜弘域親領家丁代父
立功贖罪俟有戰功免其前罪仍照功升賞又據關上諸臣謂

向日出關軍馬不堪更有甚于此者定擬親至廣寧嚴加退汰
但恐先發回去然後換來營伍空虛防守不足更祈　覆旨申
飭該部轉行各督撫鎮道凡已發進軍馬難保無退回即挑選
強兵壯馬預備待　臣疏覆之日即着該道及見任能將統領來
遼聽職查驗果係堪戰照數充補此皆在未奉　旨之前既已
挑選來換但係閱議若來換兵馬仍復不堪及在奉　旨之後
調發猶以孱弱老羸充數者督撫定議降斤懲兵定行逮繫
必不敢自食前疏之言使　朝廷有不信之　旨而且厚　祖
宗之疆土自家之軀命為人作情面也統祈　聖明裁斷施行
奴襲金州　奴賊奸細京省匪通向來我東霸之議未成彼亦覘　此南四衛為不足慮今闢我撫移制鮮道有亭官設

有重兵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
者也是以發兵戰之以開通往來之路而實控其謀犯之兵
并布置截路之計特聆風高夜來為易我應為難勢在孔棘所
當添兵協防者也〇恭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
山峻嶺惟海州寬遼為必爭之地可復則復
不然據鎮江後兗負約結朝鮮以俟大舉　〇二十二日祧、
廟、是日順天鄉試放榜、鹿鳴宴改于九月十六日因褒事、故皆
移期、　常州監生鄒德基請纓自効言　皇上遣兵部郎中梁
之垣以憲職宣諭朝鮮、夫宜諭朝鮮之謀、臣有成筭于胸中久
矣、臣願充之垣標下以備前驅條陳應行事務為八款惟　皇
上採擇、一用讀使以鼓忠義之氣東山諸徒不肯剃頭數萬人　盡遭李永芳毒手而向有萬餘人奔入朝鮮夫中國置
數十萬金錢大約安家行糧二十兩始招一人尚恐趨不肯出
罰今見有讀徒向義不降陷在絕域倘不加存恤為飢寒所迫
款家外方則不惟辜忠義之心亦且損軍實之數當速責金錢
數萬宜佈令　天子匹夫匹婦不忍推而內之溝中則就中裹

額可為尚之黃齊一周之晉趙而其餘亦皆田橫五百義士也此
可急宜招徠者〇一用韓宗功以收桑榆之功古人用將每無
因故為勝韓宗功為我麾而其肺肝之親以非逮繫獄而奸人
矣降誅諜使抱大誤今且身陷絕國尚有督率續後設奇取勝
墜折叛臣永芳之手此雖傳聞未的然續後與承芳為難不降
奔入朝鮮則其愛國之忱昭昭天日而韓宗功與李永芳水火
之形不待表暴而自明苟不覺為昭雪優以重擢付之東方一
而何以鼓豪傑忠義之心所當亟加大衛聽經臣節制之方者
也〇一用韓宗功以招四衛全伏濟蓋四大衛為遼東齊贖之
地世族大家根訴盤據前者遼濟之破人心震搖黏其潰矣及
人心甫定生員持白挺隨其利兵以出則奴酋絕鼠之拔已窮
四衛向往之心亦浸浸而起措鼓兵方不足以應之耳今幸難
宗功統有餘眾數千人內豈無粗戚勝聯以招呼問里衛盡可
以間謀使之變服以歸約拳大事大兵一臨則問衛頻復問衛
為我守而遂藩之人心捉破竹之勢操在我矣〇一用魚皮達
予以用間夫魚皮達予即所謂江虜也奴地產參貂江虜亦塞
參貂奴轉收江虜之參貂以聚我之財因我之財以厚利其兵
甲而錄其眾以得志于我然江虜地廣而無君長奴雖收為用
亦不能盡其類而虜也我收其餘眾用間用奇在臣與梁之垣
寨諜之〇一用朝鮮以用魚皮達子從奴寨釋宮塔少東塞子

烏龍江凡盡于長白山皆江夷地也長白山烏龍江皆與滿
咸境道接壤非由朝鮮以通之別無可達之路則用兵計以道
江夷用江夷以行反間正今日第一要緊之著其間用奇不可遣
以款夷奪其士心遣江夷以沙行其反間臣自有勝算但援不可
復遼○一用朝鮮不可恃毫有犯朝鮮皇臺　天朝無仰給小
邦之理○集兵三萬精為奇兵以掣參商市沛不然有餘且利權
欲其接之自去不可得為事據于之在我不可仰給八蓋息
且小邦則市而我仰給于小邦則我身自安○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陸[illegible]行障衆而勉且臣之士可以從前鋒臣入
[illegible]朝[illegible]臣久[illegible]于行而經臣可鼓夜之士河可以[illegible]
敦反月才東朝鮮退其旗于西而部臣又安行其衆宮奴矣
奴兵反見且經臣乘其隊于西臣經臣得以安行人遼陽奴如
分兵以為聲勢必不能支經臣精銳以慮遠[illegible]遼開城築擒
謂而奴不救與爭何也臣料奴之精銳不過四五萬人分以
守宗分只爭遠陽分以鮮朝鮮則經臣須行十萬之師所謂十
總圖之偕則攻之者也固奴易臣而不備畫銳以降遼陽而臣

則奇兵以擒其穴此有鬼神不能為奴謀矣奴如善計延慶尚
不爭則可東復而爭示方之首可戰遷引道全故事以結經臣
之形此制奴之一奇也○一多齊火藥以備戰守兵雖以奇勝
行之未嘗不以正也故日一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節制之
謂也之臣在之垣操下所領一隊大約以三萬人計之奴地險
不可用車然須用偏箱車六百輛大將軍十位虎蹲砲二將軍
之屬六十位佛郎機六百鳥銃三千三眼銃一萬拐所用硝黃
三十萬斤鉛子三萬斤兵分為十隊步步為營步步為守其間
設伏用間伏臣彼時相机進剿伏候　堅執程番等司廣西
酒威等兵每兵挾弩長一發五六矢傳敷以藥毒不可言中者
死接擒者死看視兩點膝者亦死誠利器也○二十七日光
偽令彼中選募多人攜藥蒿數萬可應敵。○
宗貞皇帝　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提督護送英國公張惟賢、
泰請。○神位。○駙馬冉興讓護送大小九卿科道等官朱純臣柳
昌祚吳宗周鄭欽孫之益包見捷王德完陳為謨田爾耕公鼐
鄭璧王佐孟時芳楊東明薛貞鄒輔忠趙一鑑周子愚陳亚李

楷白王守謙　題主大學士劉一燝監禮侍郎周道登鄭以偉
○二十九日　梓宮至沙河○浙江道孫之益鹽法議曰臣承
乏鹺政敢畧陳其槩鹽猶水也通則流塞則壅非開其必赴之
途而防其阻格之端未有無弊者請就兩淮而推廣之如兩淮
行鹽之地止三十二府而派引七千萬有奇河東行鹽之地止
十七府而派引七千萬有奇至于長蘆行十八府而額引竟十
八萬不太寡耶兩廣行二十五府而額引竟六萬有奇不又寡
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當查兩淮開中之法與長蘆兩浙河東
同而引價餘鹽參差懸絕此又皆可酌而議增者至于閩粵南
直一處止納鹽課并無邊中額引難通地方私鹽到處無礙似

宜每引加鹽以塞私販之路照鹽增課以濟邊餉之虛遼平即
止不久為地方累也今不得已括及兩淮惟有折價一節尚可
議焉商應支而責之買灶應供而索之價殊于鹽法有礙或無
自天啓二年始每新引一引令商人加帶買補鹽十五斤遞折
價共納三錢徑批引赴場關支不必令灶戶上納折價并商以
市鹽之金輸之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灶遠事寧日即日議
寢似亦可行者在計部酌之而已○九月壬午○初一日進紀
冊禮部侍郎周道登捧入○地裂湧血　廣西肇慶府六月十七
日天氣燥熱異常城門
外火起延燒小房一十二家秋苗未熟在在新轉二十日酉時
天忽陰雨如注有西門外王作類家店前廳地上微拆處血泉
噴出如灼突泉狀色鮮紅氣腥擴過地皆溢及鋪積於高處足
從立于旁血射其身并其足傷徵虐地方人共誤流深望[illegible]

徐下盡皆水董無別物里中言鑑物母曹氏父曉儀蝶濟繁生
界梁彥才彥才長威販私鹽被地方阿鑑家屬誤彥才陵死體
積興兄伴偉受買和銀三十兩毀尸滅跡休務分其銀買店居
任此血或是彥才冤所洩矣考之往往蠅聽又未必盡然蹕在
上者惡可不〇梓宮奉安陵殿〇御史王心一奏曰臣聞明
猛爲終者乎
主恩不先于至近賞必加于有功故漢光念戰場之將則代分
妻子之愛宋祖思征蜀之寒則自解裘帽以賜此所以能鼓舞
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士拋妻棄子披路
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按道莫不同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于
青燐白骨之間者今日苦于遼之文武將士則 朝廷凡有慰
勞存恤宜先于遼之文武將士也近者臣遠接邸報惟見 明
旨一則頒奉聖夫人客氏保護效有勞績着戶部速行擇給地

二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一則諭親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
于陵工造成敘錄在内一似私恩爲惓惓者微臣苟可將順何
敢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諱之 朝令臣畏罪不言忍視 聖明
之過舉是又不忠之甚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揚勦賊之謀將
士鼓渡河之勇聲靈絕振撻伐有機人心瞻仰專在 朝廷臣
等不諱者以爲我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營
而不念邊臣之積苦 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
恐征東文武將士聞之以爲吾屬捐軀命冒鋒鏑爲 天子任
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微 聖衷之眷注重 天語之叮嚀
甚乃解其體而厭其心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爲即客氏之保

護應酬進忠之侍衛可宜何妨從以金帛如若 聖諭加給日
上明示敘錄恩擢恐開殊傷 聖美又況 梓宮奉安顯先親客
氏之香火 陵工告成而強人進忠之勤勞于禮爲不順于事
爲失宜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臣猶未及深言其漸也臣
近者撫臣王化貞疏中大帥經略宗幾同行伍泥頭土
面有同奴人等語深爲憮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書有云自來
無近水草而居之按臣惟有竭力行間身先士卒期熱血之早
洒以謝仰已而已臣又不覺爲之泣下臣意以我 皇上聞此
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賞裁左右之恩特發 明
旨遣使費金急乘誓師之會一示不測之恩 詔之曰朕卧薪

嘗膽不忘遼土爾等其各用命殺賊毋負朕望如此則三方將
士皆知挾纊投醪四衛人心罔不披雲就日奴之滅也何日之
有臣是以雖欲畏罪不言任 聖明之顧小而遺大臣又不敢
也用是昧死以聞奉 聖旨這奏内奉聖夫人護墳地畝前有
諭旨念阿母比例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聒遼東文武將
士披路眠沙朕豈不念發帑犒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内廷
恩澤與閫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諳事體姑且不
究京城守禦定議 兵部議曰京師議守未有不以練營兵爲本
計者該臣部次申飭科道分管簡練口未成
書遼東省律古有深釋營務者總科給事中李精白欲分簡練
之營致廣西道勞壯麗紈新營軍之甲仗湖科劉弘化陝西道
李遼各訊擇分練之文臣南京湖廣道李頁桴欲核營兵之全
牧蔣訊習戎清營軍之禁從南京廣東道王宗成欲革私首之

勳臣大事謂祖宗朝原領營兵數十萬兵非不足而法久廢訓練無人以影占之弊而積弱之後分營偷閒折臣奉精白抽壯丁七千八百八十名列爲上等合五營其操練得勁兵四萬人宜另立營付之知兵之將厚糈以恤其私而鼓其氣衣甲器車等項工部往往生籍日曰該部供京營之急需而微能如此太僕寺往往月名曰寺馬供車營之騎操而創損若此此又逃視諸臣所當一一照闕責令製造給以期實用者至于擊刺拾閱演放火器也宜責成選將無令文武分朝終以軍旅爲兒戲查 大將軍京營之留李用勳臣景泰以來嘉靖隆慶年間等年所定而以尚書部御史同大將管理已而又都易爲勳臣恭□□□　際茲風俗感勞其安危六軍之象耳□手足一體之久矣一旦整頓千率朱未使令無乃于勳臣中選擇廉勇一人務分□□部者臣部照例會推學管多熟諳二十員該臣部查□□□□將係世文與見任翰林德兵張國在見任大同撫兵□□□□□□卿齊衛備用兵顏思忠懷恩齊將官宋繼點□□□兵□□所經臣分別容用所穩技時異才若李邦華操□□□閱國□□還奉者理昇共康余光修那鎮言李若星劉時佐木□□詢章□額倪斯蕙對思格等該宣文科簡才品及崇起飛非臣部所特提擬也既經遲□相應發請候命速行○兵科給事蔡思充上言 臣適看詩

查奏兵部尚書張鶴鳴等爲廣寧事機可乘廣寧兵機宜決一疏奉 聖旨據奏進取機宜便行與經撫各官參酌情形決策制勝仍作速會疏密奏欽此摠理侍郎王在晋爲兵機已動衆怒堪乘一疏奉 聖旨三方犄角以圖恢復廣寧根本進取倍宜萬全 勅諭經撫已有旨了欽此二臣之意摠爲毛弁孤軍當援南衛屠戮堪憐西虜已結之矢一散難以復聚河氷將合之候奴馬易以馳驅老成長慮見可而進無悔失時而 廟算周詳于赴機決計之中寓量敵觀變之意當無遺策 臣竊度之自遼瀋淪陷以後奴之堅甲利兵數倍曩時而我之車馬器械遠遜昔日何所恃以制勝惟是遼左之民以憤懣制挺可以撻

伐西虜之助順堅盟飛鳥業傑好音耳撫遼撫王化貞書云南衛屯民俱結聚鐵山上奴衆仰攻被傷三四千人奴衆不能單因求救遼陽奴于二八并三四敗將又率八千人往蓋州持一月掃爲圖鐵山計夫遼民萬衆一生擒殘扼之以待弔伐此民心之可信者也虜武懼禍賈勇爲我前矛或俛風觀勢爲我後勁此虜情之當度者也或投石超距有死之心或殘息餘營無鬥之氣此軍情之當度者也截者 廟廊之上未必知而經撫二臣稔知之使虜悉衆向瀋陽而我合水陸之兵擣海州進遼陽奴喘息不定必卷甲回巢自是勝算萬一懷猶豫而鐵山之圍勢難堅視以厥舉義之心則偏師渡河擣蓋海州乘奴

賊之虛解鐵山之急經撫無待再計矣孫武子曰爭地吾將趨其後奴正仰攻鐵山而吾躡擣海州使賊不得不舍彼而救此于法誠合第西河距海州六十里廣寧距河一百八十里計程非一舍何以潛師而渡使敵不吾覺一鼓而成功且勢在必爭何以先聲而奪使敵不敢援孤城可長守則或以輕騎迅發或以重兵接濟或河上多張幟列炬以壯軍聲或預約西虜揚言疾走蓋州以寒奴膽至廣寧根本之地既分兵以圖取當嚴兵以厚防黃泥窪三岔之隘牢栅既納賄以請和杪花固須結而勿變經撫必能早計也顧所謂策應者非但以外應鐵□外呼吸相通乃不若部附亦不處掜襟 臣伏讀 聖諭兵□□

糈戶供等項責成該部以移催接濟耶如日星[illegible]之事辭
運抵京者半月矣工部以錢糧不敷車牛其措餉[illegible]
都門至府第每車一輛費不下十餘金苟非制造可用徒廢錢
穀則一切戰車俟趲起運早一日早接濟一日之急其紙甲所
需請給二三十萬副按臣方震孺已久為料請梅花甲絹有造
完不論多寡該廠聚行解發川湖浙兵之在途者宜遏其行本
折二色以養兵者速籌其足要必諸臣實心急濟無忘三四月
發撫光景而後呼必應應必速雖數千里外痛癢可知庶幾無
孤天語之可嘆伏乞　勅下中外臣工乘機因勢決斷施行〇
上諭兵部曰鎮江鐵山俱中國順民資遼衛角豈得不亟為援

救廢寧恢復根本舉動倍宜萬全屢旨自明這所奏經撫書辭
互異便馬上差官傳與二臣協心商確務求其濟仍將彼已情
形進守機宜還前　旨會疏奏聊居中調度宜諮計典同從
長參酌贊朕裁決以收廟勝〇初七霜降遣陽武侯薛濂等致
祭　長陵等陵〇御史姚應嘉上言　聖治以堯舜為宗聖孝
以繼述為大敬陳追慕之實以備　聖明採納讀詩至閔予訪
落諸篇一則曰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一則曰訪予落止率時
昭考而後知古先哲主之纘緒嗣服其精神意念無一刻不傾
注于先王也傾注深則繼述自不能緩矣恭惟我　皇考光宗
貞皇帝以一月之短祚在宥天下而以萬年之統緒屬望　聖

明留　靈爽之駐內然也　皇上猶得以不時瞻謁依然膝下
乃今　玄宮告閟祔廟擧奉臣等趨蹌有事沸從心隕我　皇
上至孝性成一念哀慕所為思罔極而假如存者不知如何悽
愴如何痛切以為哀慕之于凡筵帳幄其慕為虛而見之于陟降
覲揚其慕為實今　音容雖杳遺命猶新猶留之言不顧諸臣
翰　皇上為堯舜乎至肇之　遺命則諄諄于親賢勤學立政
安民出入起居之必慎而左右侍御之惟謹茲而此數者仰為
堯舜之實事實功也　皇上試以今日之所行質諸　皇考之
所今深克盡而慊乎亦猶有滿而嘗勉乎臣　諸得而質言之
大僚庶寀充滿位宁可不謂任賢然而　朝見之外未聞　召

對召對之外別無數陳似于一體諒猶未洽也稽古帝王乎皆
宴見燕閒咨詢甚且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議政一時君臣不啻
家人父子然亦何盛也我
日常擴止聲之度但使一德交孚而四聰必達則賢才輔而化
理易矣講幄弘開談經論道可不謂講學然一歲之中所講幾
月一月之中所講幾時似于就將之功猶未純也稽古帝王春
誦夏弦秋禮冬書甚且勤銘于盤于鼎鑒于戶牖無地無時非
學者抑何勤也我　皇上宜以此為法講在而學即在寄閑慎
思非章句之徒涉講息而學無息考治鏡亂會燕閒之可克但
期與日俱新而又惟日不足則德業就而緝熙于光明矣　皇

上自臨朝聽政以來宵旰圖理何念不軫民艱然而轉輸逼于
海內加派空乎閭左嗷嗷小民似有不聊生者稽我　仁宗昭
皇帝聞淮徐山東饑遂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草詔免稅糧之半
及罷官買士奇以當聞該部爲請　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
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
言命士奇書詔用璽隨行而始聞之抑何孜孜爲民也　皇上
宜以此爲心水旱之蠲賑必及其時不急之徵需姑從其減而
又愼擇廉明之吏以拊循而煦咻之庶幾民有寧宇
而太平其有日乎頃者　中闈正位兩宮並建擁護　聖躬已
爲得人然恐侍妾宦戒而起居出入之際微有不愼所係匪輕

高皇帝祖訓有曰凡帝王居安常懷儆備日夜時刻不敢怠
玩又曰凡夜當儆省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仰觀風雲星象何
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抑何其愼也顧　皇上當存是心鍾鼓
琴瑟有節出王游衍有時飲食嗜好有度風雨晦冥有護俾強
固之福與遐齡之祚維結萬年　皇考陟降之靈貌進忠辭免
思叙賴篆　皇上裁允于此見　君側肅清誰敢矯竊惟是左
右之間端謹者不乏而容悦者亦有　太祖高皇帝嘗曰閹寺
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
恣其禮態也直共傳奉洒掃不許干預政事抑何遠慮也顧
皇上常存是戒其勸我以勤學聽政者必端謹也蹈府之其逞

引以聲色佚樂者必邪佞也則遠之推之而內降必禁嚬笑不
假不惟端謹者必勉其終而邪佞者即欲假竊以行其私庸可
得乎外此更當推廣　先帝遺意并歸粹美　皇上而有一追
慕　先帝之心必有一繼述　先帝之事　皇上而念念　先
帝則念念堯舜矣　皇上而事事　先帝則事事堯舜矣還質
逆命更何難焉當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
兩階而有苗格今奴氣未靖虜焰復張中外播然詎使內政克
修外攘可必不然天下事將有不知所底者詩曰敬之敬之天
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臣　固願　皇上之早
圖也然而維持匡救則在相臣矣相臣位絕百僚主心每有所

蔽發而地聯密勿精意又易足感通　臣每謂國家有大政大疑
大兵大獄舉朝不勝其紀處而相臣可以正色救之彌士不得
于禍貽而相臣可以票擬挽之今誠得士德清明黎民安阜邊
陲寧謐相臣之事業光而言官之議論省矣茲者揆席師濟爲
歷朝未有之盛然皆　先帝所簡拔以授之　皇上者也其思
付託之隆各竭篤棐之悃自矢皇參致主堯舜以無愧于顧命
之惓惓也　命都御史李宗延勃覓橫內使李添酬王昇　命
降級調用○免湖廣災傷田租　申明銓政一款臣趙南星選
選官皆從原籍起文縣州府司責保結于印信嚴查勘于里鄰于自京外具書
以防詐冒一官守也至于舉貢選授則不然投一紙親供送入
僚目想溺此輩受益遑之甚由爾羨之門既不欲勞以文移自
不致爲好弊耳然不知中間下受事故皆不可知爲一京控而

滑採本生來歷偽投一供頒選面固誰執其咎仍不容省此文以疎防奸之具者但府司守候勞費為難止于本州縣起文給仰信付較投部驗明聽選凡無文者俱不准送著為例○一疏通衙案凡衙經歷三年考滿註冊報六部九年考滿給由赴部有過對品選州判無過給恩典升正七品選都司副斷事此舊例也今以允年之考滿數輩之缺為河清難候則無知吹允年而六為便滿日該管司府給文赴部考日監貢考文吏攷考招其一等選州判二等選布政都事副理問三等給恩與文往四等經歷三衛情形據登州水寨把總遐之上奏請定例

○鎮江復陷

賢往塘報奴酋將劉愛塔封作慮者盡伏命二衛鎮守總兵沈干總封作金州游擊惟伏恐單游等不從收聚遊人壯丁約有五六萬盡赴長山島達賊駕採度江殺木瘠疲一守正在相持遇見卑職冠帶偵探官達人張進哨報了頭進忠得此消息俱驟往長山島望救至急卑賊船隻洲徒頭江此究船十五隻誠恐勢孤不便接應事于單擄理合先具塘報請兵請船仰望作速催發前來卑職候風順先並長山島接應等情到鎮據此理合塘報○鎮江情形二十六且據原差同參將王紹勳都司嚴正中督陣紅旗千總李應坤水千總錄孫應暘差定波州兵張才齎批票帖前事甚稱本年七月二十七日至鹿島因風不順各船停泊本島二十八日夜至發兵令諭李守備孫守備知悉昨據遼民穆亮等稟稱鹿島岸上長山等屯居民數千望出水火仰切雲霓近聞兵船將至隔值賊衆援寄地方一時奮激聚衆擒拿數十達賊解獻恐賊乃設不許兵至則此輩無噍類矣今吾等既來招撫豈忍坐視浚安甘浚多焉聚正收給人心之時諭令應坤等船五十隻[illegible]家偽安置島中使家民無內顧之憂可齎直前之弓不怖拯民命亦且收復民生乞作速統船前渡等因到職[illegible]比甚坤等即督遠船四十三隻于二十八日五更時辰明到渠由寧屯其把總姜退旅順中軍樹名世等嵗師司令亦攝號船十三隻定波船十隻前來應援招邊得民一千三百名口擊共達子四名達馬四匹賊報奴賊發達于八十分撥各島又出續寧差夫都司毛文龍先在鎮江等處報應坤等官被賊首大云兵三四萬來鎮江毛都司走入朝鮮去訖應坤等船兵甚少又無大兵總接只得同所載遼民登樓臺諸島賊處下二日郎除狀熱遼民隔得本船無數哭聲震天哦爾達其數已下二十九日將鎮江等處另婦一樣屠殺焚毀民房不知其數手情應坤等到鎮江日及逃辮達民三萬餘名已渡逃朝鮮岸浮一帶存活毛都司先于二日前逃避朝鮮去訖以各島逃難遼民內有二三萬等將稟報到院又准鎮江沈總兵務報相同除一何邊差前京把民李大塔倉奔各兵兩儘[illegible]報餘到彼今在溺

卑職守候行監軍道梁○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盔甲車輛及到使到彼相机調度借援兵馬、上命該部催發。時借定戰車業已辦到許多該部漫置不收不支令解車者有守候之苦請車者無緩急之用恤民之仁急公之義果何居與○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近深秋大雪驟集宜亟發帑金、賜衣帛以恤征東將士。○遼東巡按方震孺請旌血戰誓死之將張神武、按張神武溫然之慶斐然之章第謂武科守之綱雅者耳乃遼瀋淪陷零騎渡河明知必無濟而不肯[illegible]二百四十人亦知神武之必死而不肯潰敗則非獨[illegible]忠義乎結更有足多者夫對忠之與否同奮一意[illegible]以神武未知名之將酒血沙場便登俎豆則二三大將[illegible]知七人及殘驊不如恥敗片猥將漸愧欲以圖自給之[illegible]樹贊子之烈未必非此舉風勵之也是典恐可以已○[illegible]廷弼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曰、自河東陷亡、策遼者、專為取進于河西一路、有巡撫兼經略之議、而臣方倉皇從山中來、不知也、更端而議三方控制、不虞僉議為是、仍即用職為經略、巡撫臣先曾言山東緩地、不宜增兵、而並登萊建議之非、又見撫水兵催監軍出關疏、若皆以津門為緩、而始悟天津建設之非、臺省言山海不能遙制廣寧、又言經略仍宜居巡撫臣、宜留本兵、而始悟山海駐札之非、有是夫三方雖設、而于遼無益也、部議登萊用兵外、該兵入萬、山海關六萬、半住寧前、半住關上、有事則盡併入廣寧一路、然登津撫臣屢呼兵餉、該部權其緩急輕重、卒置之高閣、有是夫三方雖為遼設、而兵馬錢糧不與、無益也、又不徒無益而已、且又危之、昨見撫臣遼局愈變愈危一疏、言兵曰援遼、原為遼用、今留于登萊天津[illegible]

遼而與遼遠是登津不必留援兵也又言關上駐兵未見別議
若以援兵充之恐自此後出關之兵益寡是臣兵當刱議而不
宜留原調援兵也其兵歸重則在向者彼分而我專故用奇可以
制勝從此役專而我分非全力難以圖存是兵留則我分分則
遼危而[illegible]不知所出也然孰爲分我之勢者而三方者
是即能引兵寧有不可知之事而獨三方亦于是乎危而憂不
知所出矣此登津兵尚猶存陸上僅留二千而廣寧之全
力[illegible]可用奇以制勝也臣于此際極爲躊躇欲從　請撤
登津兩路仍還廣寧以向者之專但服見鐵山鎭江長山島諸
事而謂于遼遠者皆能發兵策應而廣寧反覺孤懸不前似乎

三方之說非兵于遼無益者欲仍舊貫而削項內外之議論意
見又種種如彼臣實不敢任此變局重担伏乞　勅下兵部會
同戶部總督三部及督撫兵科其策應鐵山之役謀同撫臣欲
殺賊歸來未嘗不亟爲救援而卒不能以救援者非臣爲與也
鎭江鐵山之敉　前者所謂牽制之師非進勦之師也牽制且
未能進勦何容易臣于廣寧恢復根本而不敢輕有舉動以求
爲全者或于就裡窺見一二而非爲與也此等情形臣所以書
言之而又以疏言之可以告諸臣可以告君父公書略詳　臣疏
與公書無異也　臣意在愼重而謀歸并州斷賊還路以府州由
之圖亟調近鎭標兵或留京軍甲馬督責鎭道厲兵據爲以待

西虜之至安見出奇制勝之不同于撫臣也者而決主守者
雖意在藥撥而襲蓋州之謀且欲之而以策非萬全不敢勦過
河之衆孰能禁之而自謂無如不能何又安見老成長慮之不
同于臣也而決主進臣書與撫臣無異也臣自廣寧行時與撫
臣約曰虎酋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當遣人往監其師道長
安堡攻其北而我渡三岔河以攻其南此進之說也如虎酋事
尚未諧且自據堅守以待明年春夏之交砲車甲仗盡完各鎭
兵馬亦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進一鼓直前西虜助與不助
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如眼前決主進而車馬甲仗屢催未至
何所恃以爲進戰之具撫臣已明明有揭矣如決主守而西虜

果來我且得不應乎况以西虜之來而不得不進進非決主于
我又以西虜之不來而不得不守守非決主于我亦何難于上
聞者臣思兵機之變頃刻呼吸間不容髮臣如決主于下而容
奏時之機或非會議時之機　皇上裁決于上而奉行時之機
倘非發下時之機皆于因形制變之妙不能無滯礙法無中制
是或一道也今樞臣曰撚指秋盡奴賊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
待其來必無幸矣懇惟　皇上斷乃成此決主進者也撫臣曰
廣寧城池士馬一切防禦之具不及數分之一而我欲制賊衆
俾使其不來恐豪傑不足以馳又曰此時過河我氣自倍雖少
可以成功若待賊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此又決主進者

也夫奴從容整備已數十年于此坐待賊來固無幸而待賊以
逸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有幸乎兵法議難守易不能制賊
敵命使其不來與不能守也能往攻而制敵命乎少既可以成
功而見兵堪戰者度可三萬亦不少矣是未可以過河乎况此
皆愚昧所難決臣聞兵者機也失勝于機機脫于手覩手握機
者而後可以審機惟覩眼見機者而後可以應手以臣與撫臣
臣隔一手且差一眼而况于樞臣臣願樞臣虛心以待撫臣之
自決耳若夫兵之多寡強弱何如馬之肥瘠多少何如器甲不
可不堅利何如人心憤怯何如西虜可倚何如臣前一一明白
撫臣屢疏備兵馬甲仗且言紗帽中奴餌而遁也豈有異哉除

已往情形進守機款仍准撫臣會奏董先明互異之故統惟
鑒察。十月癸未 朔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 湖廣道徐
卿伯奏略曰臣以黔人而言黔事其情形豈不熟悉其利害豈
不關切卽請剿之說舌敝頴禿以傳計部隨筆寫意水月鏡花
之一復而又有倡爲苗可撫不可勦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
乎此計苗之倡亂以至于今也非一日矣遐思當賊勢初起時
使其發必禁擒必誅火之燎原豈遽不可嚮邇而今日獲一盜
賞之酒肉明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說誓縱之保路苗以撫愚
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
不能撫者遺之張佃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鳴盡翻

前局始爲之蕩滌其兇殘而收拾其殘着往事之明効大驗亦
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爲苗寬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刼
詔使殺代巡戕職官支揹道臣之輿刃削同知之指而近日應
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刖也是亦輜重阿堵爲之囮而豈馬戶
店戶發之縱乎又如昔之拶舞嬰兒刃剜孕婦裸淫支解不一
而足而土官堡一刼一燒絕戶者數十家隕生者千餘命是獨
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爲祟乎其最可歎最可
詫者尤在青鎮道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屏山曲
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爲城結茅而處者纔百家耳其窺處皆
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于今日使苗苟可化

而撫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
不擾而彼無日不刼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
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鍊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
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觀不能御賊死命而以責之於無
兵無餉之府縣誠何悖乎黔自晃州驛至省城凡十所每站六
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褒有千里之遙此十站之
路寸寸皆小節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
迴路轉數十步之內卽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干霄又非
舉烽傳警可以卽達臣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爲異
時黔不立有哨手稍可以扼賊而爲賊眼中之丁者必而

殆已岌乎殆乎不惟不能禁戢而且淆亂又安能保護兵不化
爲盜之哨兵也詐稱盜黨使當事而併以惧怒臣事關系梓患
切敢肩救敢詳及之○湖廣道馬鳴起上言臣聞 人君一身
天下宗子也天以君爲元子則必當以天爲大父母矣故所居
之位曰天位所食之祿曰天祿宣于口者曰天言垂于世者曰
天則有所賞賚曰天恩有所懲戒曰天罰必須頂天立地無私
恩怨喜怒中正自持乃可以齊家治國稱有子焉若人臣之事
其君也事之如天戀之如父莫不欲其修德凝承之重對越
神明之德豈其激聒沽名良以分義莫逃感 恩圖報情自有
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皇上孤危移宮未定大小臣

工莫不飲泣含悲憂惶靡措及榮登 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慶
神器有主比見 聖孝繼述廢務咸成又莫不歡呼舞忭共喜
奕葉重光今二一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謂其成人伊始
亟宜修身齊家以爲治 國平天下之本自見 聖諭朕前有
諭着擇於九月二十三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
氏朝夕勤侍朕宮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
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寧朕頭眩恍忽已後還着時
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不得煩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
之特諭欽此臣捧誦未畢驚惶無地凡可以調獲 聖躬寬慰
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將順以貽 君父之

安乃敢過爲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殊不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
過曲謹微勞孰與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泣痛
心幾傷玉體之和試思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 皇考燕貽之
重不知當如何珍攝至 諭諸臣不得煩激是 皇上英明首
出知此當日舉動未協輿情煩激所不免者並在廷諸臣保獲愛
戴之私豈盡後于婦人卽眷念乳哺之情在廷諸臣豈不諒
皇上如天之德但恩可酬也錫以一品之名號加以第宅廢其
徹子倒隅不可謂不厚矣若謂在內無調護之人也則 中闈
有主已叶坤維之貞 兩宮順承共抱衾裯之好左右朝夕不
可謂無人矣乃客氏者旣出而復入已去而復留意不容割使

舉動拂經喜怒乖違非所以令天下後世見也臣以爲不便有
六 祖宗家法親王旣長出封就國 皇太子冊立便居東宮
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一介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
不便者一庶民之家禮法自持者恆嚴閫域之戒時肅內外之
防 紫禁邃密保姆何人乃輒爲出入非所以肅宮禁之防也
不便者二貴賤承恩小星謳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女
德難齊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履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
宮閫動定原非外廷所能窺測然弓影易使生疑鐘鼓時聞于
外近有權璫線索易通消消不已將成江河不便者四今之出
入外廷以爲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爲無傷而罪之書之史冊

謂以一寵婢之故徧逐言官貽累　聖德不便者五　國體所
關內旨切責閣臣不力主持則貽譏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　朝廷而羞
當世不便者六此固微臣款款之愚衷　皇上所宜熟思者也
再請　聖諭謂臣下逞臆沽名欺朕幼冲夫臣而敢欺為天下
之大戮諸臣莫敢自犯至幼冲二字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蓋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聖作物覩之時精心講學軫念邊疆發帑
無何詢之色批答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洛何以加焉况在宥
以來曉暢聰辨上官之許又數年矣奚可以幼冲自命而菲臣
下之敢欺也伏祈　皇上以宮闈為重以統天立極為主斷絕

小忠勿經干寵呼噏呪之言採納羣議勿仕夫喜怒愛憎之私
矧天地祖宗寔臨式之豈特大小臣共沐高厚已哉奉　聖旨
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
政事有何干預本內操案事樣指何事件是何主意且前諭已
明馬鳴起如何故不遵承又來瀆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
救姑從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吏科給事
侯震暘上言綠綺千古為昭寵愛一時宜斷懇乞　聖明收回
成命以肅宮闈以光　聖德以釋羣疑頃內閣傳奉　聖諭前
有諭着到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云云欽此先
是臣一入都門無論縉紳士庶皆以為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敦
睦內防崇尊外揚邊疆無一言一動不協人心稱中興令　主
獨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同保功朝夕在側恐熒惑聖聽為
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邃口語易訛　明聖當陽幽邪立照况奉
有　明旨不必總總過計為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
疏　聖衷行之而不究臣亦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
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有期不謬而縉紳士庶無不塗
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　諭職且懼且駭謂此
有所踦托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又不
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臣甫入班行僅于御

門宜提再覲　天顏聆玉音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過
視而心知為非常聖人夫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
至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
已出幼外之則有凝丞輔弼內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逑兩
宮票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嗇精神以漸磨令德
其何有于保姆而為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
呵護之身也　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即位之日怵以逆警
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人之懼者又　天
地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

此卽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
恐不給乃絲兒女子涕泣何爲且　皇上不念逈者三喪並舉
兩母后見背于誦詩舞勺之年、先帝念載青宮三旬紫極倏
忽崩殂項雖升祔禮成寶城未築有同宵路臣旋繞其際猶泣
下沾衿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更有寤寐興哀梧棬飲痛者特
外廷遼遠無由得知而反憶泣保姆之　諭使臣工見使衆庶
聞使天下後世猶宛轉而揣摩也甚矣爲　聖德之累也禮曰
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魯公慈母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
奏乃止古之慈母職兼訓教猶思以義裁若是今之乳母可知
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旣開卬　閽不易奈何獨使

么麽里婦狎近　至尊哉憶臣昔匍匐送喪之日萬姓角崩千
官立擗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
氏無不舌撟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臣云　神主進德勝門
一老嫗長跪路旁伏塵號慟驚問之錦衣臣駱思恭曰此　先
帝保姆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臣喟然興歎同此掖廷阿乳之功
適當後先繼述之際何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行路尤憐厚
者能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高明不祥　皇上卽爲客氏一身
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
辜且　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
可言也時出時入尤萬萬不可言也何也　宮闈禁近之地詎

宜省縶往來間老穢褻之身何得輒混視聽況中涓群小內外
鉤連借叢煬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凡歷朝戒王聖寵而爲
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毒流搢紳禍貽
宗社良可寒心我　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
此乃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又況風聽臚傳種種疑議業已見端
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爾得一姆氏淑愼周旋無損　聖德
且安　聖躬曉曉勿聽何爲者也竊謂　皇上此心指出于小
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　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
之方出也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旣出也何以躍躍然喜出而
復入也何以凛凛然憂其故可思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皇

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抑而自調矣載誦　諭詞禁外廷
不得煩瀆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閽力爭臣
喜此心卽可以爲堯舜矣若承　旨緘默是順　皇上小不忍
之心而不能充　皇上爲堯舜之心亦烏用諫官爲矣故敢齋
沐上請伏乞　皇上忻然轉圜立收　成諭其客氏或優以金
帛或歲時問勞示毋忘簪履再不令出入大內責近　宸嚴至
于內侍人員亦須有辨彼老成正直者大抵不善爲逢者也但
願　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倏任而倏錮勿旋罪而旋賞使展
轉猜疑愈開譸張則情法自肅城社自清孔子曰唯女子與小
人爲難養也敢因見而併及之臣不勝仰祈之至○遼東獻俘

奴背倡逆而佟養眞等依之明素我之寇讐甘爲賊之腹心通
倡敵將分守鎭江吾欲害耻除冤計須撫祝黎賞莠者天心厭
亂兵來出奇毛文龍一舉而佟養眞等成擒提兵二百人得長
驅于海上闢數千里獻俘虜于闕前向闕奏捷日日盼人
闔門之期今見叢因人人皆咲逆賊之肉鳳凰山之捷兒掃
三岔河之蛾上色龍遼左與師此爲吐氣賊奴授首此爲先聲
○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疏論客氏奉 聖旨朕今早覽文書內
倪思輝朱欽相等奉聖夫人客氏有何干預指比宋虞廟有論
古同白又來激瀆顯是邏臆沽名欺朕幼冲本當重處姑從輕
擬降三級調外任以如有再來奏擾的重治不饒吏部尚書周
嘉謨等公疏侍郎王德完科臣李遇知部臣王逵宜各上疏申
救不聽○江西道王心一忠言可味疏救諸臣 奉 聖旨嚴
諭不許瀆擾王心一如何又來激聒且本內引用前代故事悖

謬不倫好生狂妄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
道○兵部尚書張鶴鳴奏曰經畧熊廷弼揭稱臣與經臣書述
聖上日講畢留閣下在文華殿問佟卜年劉國縉胡嘉棟等因
甚先是臣値 皇上臨朝後在文華殿下同九卿公拜閣臣閣
臣劉一燝向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商說 皇上下問佟卜年等
事臣從衙與閣深知朕我 皇上明見萬里慮周九垓雖古聖
帝明王何以加諸然佟卜年等皆經畧熊廷弼所舉用藉以共
滅奴酋也萬一佟卜年等不知 皇上注意若輩也悠悠忽忽
不竭心力不受艱苦不失志滅截至于債事則經臣之罪也臣
與經臣肝膈一心利害同體經臣之罪亦臣之罪也故星夜致

書經臣使諭佟卜年等印新書臍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
國無期此天理國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乃經臣惶懼具奏以
臣書爲証極辨佟卜年非奴一族胡嘉棟劉國縉之賢能而深
懼爲人媒蘖其心原苦而其情有大不得已者矣何也經臣之
薦佟卜年者取其人有才且遼之巨室易以招撫遼人故也臣
從南來過河間卜年謁臣見其英偉不凡談遼事辟確臣心重
之詢之河間士民極感其善政極服其敏才且辨其非奴同姓
奴虜也皆有名無姓士民之說近是臣亦默計此人可用至
胡嘉棟臣鄉人也高才沉識丹心耿耿可對天日臣素重之劉
國縉原任推官臣過衛輝府曾與延一談慷慨任事勁節稜稜

高出臣不識其人但聞少有不羈之名久著文章之譽此三人
者經臣與之共事遼陽共同甘苦同運籌畫深信其心而久試
其才以爲惟此三人可與共功即廉頗曰我思用趙人之意也
一點苦心爲國非爲私也經臣疏云將佟卜年仍舊同知安置
劉國縉仍舊贊畫待罪胡嘉棟革任聽勘議罪廳言何容易也
皇上既覚諸臣之罪又授諸臣之官無非爲遼事也今遼事未
有一分結局而一旦廢置之不但灰任事之心而倏罪倏寬倏
用倏罷如兒戲然大非銓衡之法有損 朝廷之體臣愚以爲
佟卜年與奴同姓不同族臣知之最眞不敢妄定臣罪審解到
佟養眞云佟卜年之曾祖即養眞之祖也則與逆賊佟養性近

族何疑王尊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延出臣族十年亦不
幸而生修之家也言官既言　皇上既疑何必用之于幾十年
披龍附鳳叨一甲第豈有通逆之理以形跡可疑而遽棄一有
用才能之士耶　皇上亦不恐也臣以爲宜置之雲貴廣西使
展其所施以報　聖恩十年有不痛切勉勵以報者非人矣臣
簡與經臣言胡嘉棟非置廣寧則何以立功贖罪經臣口業已
允矣今已檄廣寧任事宜與劉國縉熊新職銜策勵供職則此
一番公案上以釋　皇上宵旰之疑下以平言官之口而經臣
一片苦心亦得以明白于　宸聽如此則經臣益感慈母不投
杼之　惡諸臣亦原心効力于廣寧而奴賊不難滅矣如諸臣

不附寧又告病乞歸則無忠無恥不肖之心也不但臺省諸臣
有自簡隨其後臣亦得以請司寇正之法矣伏惟　聖鑒○太
逆佟養真伏誅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用兵之法千言萬語總不甚賞不踰時
罰不踰刻八字夫賞既明且白矣而又不踰時不踰刻如是其
迅且速也而後可以鼓豪傑之壯志快庸蠢之懦腸耳自有遼
事以來從不曾見堂堂正正做得一事從不曾見斬斬截截殺
得一人人皆知進者之必死而逃者之必生彼亦何苦又欲辜
死乎聞欽既陷且立功于遼陽遼陽既陷且立功于廣寧廣寧
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海既陷又想立功于都城恐　皇上金

湯經略之不下不足以當群奔幾次立功幾次戴罪也今河西
兵荒見河冰不開夷情緊急口口聲聲只說守不得人人備馬
一心思賊來先走而又愁爲經臣把住關門不放乃有差人看
一片石者差人看菊花島者臣密察之情狀甚眞而諸監軍亦
數向臣言也連日廣寧城中富家大戶盡數西奔正在危急
時撫臣中風卧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竟不知精兵若干
屍卒若干亦不知誰爲戰誰爲守誰爲正誰爲奇也臣不得已
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文站之沖圍而逆路挑選從
丁沙汰殘卒有孽丞與吏之不屑爲者而臣日從事焉奄奄病
軀一生九死夫何能爲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心耳臣看河上

如不地彼之奸既不可盡防而我之數卒量亦所難照只得苦
求撫臣破格代提督部署兵馬今准撫臣手本兵馬已有着落
東奔西邪撫臣千難萬難惟是廣寧兵馬單弱臣深以爲憂今
再無別策閣内援兵既唇焦舌敝不敢再言惟有揀見在兵背
城一死戰而已仰祈　皇上速下一嚴勅星夜飛至河西要見
此番大將偏裨不拚命與賊廝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
照職掌必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方
係寧前副使張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一枝嵩殺逃軍逃將彼三
軍之歸路絶而生路可盡望也臣不勝痛哭待命之至○刑部
右侍郎鄒元標再陳愚悃疏曰臣頃以乞歸陳情蒙　陛下期

臣以經國論臣不必以去為高臣且感且懼夫人莫不樂仕進
謂能遺榮者非人情也欺也仕進爭言恬淡者
是恐　君恩也欺也欺臣死不敢臣甚有隱衷辱臣弱冠故為
刑部侍郎朱鴻謨取士鴻謨是奇臣期遇千古臣官其官不
樂袁塘之思前丙子丁丑間以言事謫者臣里則御史傅應禎
劉台皆楚用哭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同官則孟化鯉
顧憲成鄒從光王致俱久歸泉下獨臣以未死之身頻起立
朝廷懷簪衡不勝犬戀之感臣獨何心大玷班行幽明一理無
論人掃餘矣臣聞仕在通合貴乘時也恭遇　聖明登極公卿
師師千載一時何恐言矣願人臣事君有致身以為忠者亦有

知所而退以為忠者總之期於不負君臣有欲死之心而力已
衰殘矣夫人從仕如人飲河各充其量量滿溢則中潰如人適
路各用其力力稍盡則蹶蹶此臣所以日夕九回不得不乞恩
皇上也　皇上如天之恩于臣足矣無可加矣臣不知足生平
犬馬之忠與官同盡與老俱殘矣臣如厭見神鑒之　陛下朝
講無間事事法古行將追三邁五惟是邊事岌岌如壓　聖懷
朝食議以經撫二臣未盡和衷為憂臣謂彼兩臣不求同者乃
所以求同也業已受　皇上重托彼必思昔年一誤豈可再誤
身縣如寄性命為重性命為輕山河為重仰何以副　陛下寵
寵誚何以答士氏翹望必有完局以報　陛下惟是中朝議論

愈勞則彼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觀望不前聽彼握筭指揮得透徹
此臣之愚見也以臣初惆寄勞於人可得失旋失之旋得之終
非易事　皇上業以全遼付王象乾矣諸峯路及虜可入者象
乾責也此不必憂獨廣寧一處僉謂危若累卵然王化貞能自
二月扞持至今豈非今日垂成而有倖志者耶兵不至今兵有
十三萬矣用兵行將至矣廣寧一有殺微山海豈能坐視提兵
直搗相機取勝正二臣事二臣不和不得矣　中朝僉議兵四
十萬每年費餉一千二百萬而不知不過三千七百萬此八百萬
何措慮人人欲言減兵多聞目窮觀私議經撫二臣亦當思
所以為天下蒼生計矣今動輒言無將臣謂天生一世之人足

了一時之事各邊臣罷閑諸將被遏有罪在人前勝之耳憶臣奈
未前官被垣時偕同官起遷不數十人後願養謙田樂萬世
德王一鶚楊鎬能皆勃力類如今宜令當者諸臣各舉所知與
立一簿如將才之類若某既登籍自爾留心稽餘不患無備
非常之士至矣若復悠悠蕩蕩少者壯壯者老老者盡一旦有
警折衝而思折衝而談亦無及矣此是今日第一義諸臣勿以
發因之項　皇上以客氏故謫言官數人言官未知　陛下意
故今妄有陳乞以臣愚見　陛下必有以處此久不留客氏矣
諸臣叠切瀆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語又讀宋儒伊思恃愛等
訓膠固胸中以神恩必怙寵恃愛必借寵不知　陛下成命猶

握誰不信之 陛下不令之借必有陰借客氏不知者此書生
之管見也又以 陛下未期年數處言官爲憂臣謂 陛下如
天如日天無所不覆日無所不照諸臣榮枯進退在一反掌間
耳姑未遠引 神宗幼年于言事臣始未嘗不怒如李楨參曾環
諸臣同一言事也而輕重异處似於法不合乎臣法官也例當
執法以寬馬鳴起張捷例寬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三人則法
平矣不然蕭玉霜震岐路怜惻思介憔悴行道得悲蕭臣自悲
更有爲國臣悲者 陛下與其使臣等今日總入 欽受 鐘
鳴漏盡之前不若使諸臣在 朝舒鳳鳴九皋之旁臣老且盡
矣無能爲矣所望收局成命主德愈盛治道愈光書之史冊作

天啓元年盛事臣乞歸之身思後癸符故不勝惓惓雖然臣等
輔言不足諸相臣密轉之有餘都俞吁咈責難陳善正相臣今
日事一日萬年相臣勉之臣極日望之 禁闈講時有奸徒陳
有鉻等借議銜倡言採礦 上曰前者戶部言權税朕不忍小
民重苦今有鉻又以開礦啟釁命嚴訊之○何選私忠 [illegible]
木不定建言者非逆斥逐則破報留中公于時曾具草娓娓千
言同所忍言已而思之曰此其事不可以口爭 宮闈無轉移
之批那諫 聖天下歆從公議而附核間從中撓之無府也于是
以正論訓鄭戚悅今其迫切陳情以生死利害訴之 貴妃求
轉移于內意謂 貴妃縱不計 宗社豈不念身家減念身家
而 宗社大計可猜頗定而戚畹初不聽公言之公爲曰安危
在此一舉互不以性命戚動多方得請吾輩且爭及之耳與日
無嫌賴矣戚畹惧乃以情請 貴妃從有疏請早定以釋危疑
疏上 神宗震怒治其罪因問主使者禍將不測也故時雖未
出公名而 神宗 貴妃固已知之矣未幾因催丹孫公榮而

陳說之 有從中出矣是公之得罪在汲引正人其所以得罪
之由在此然我 國本也不然一業降論再蒙獎諭胡公之受罰
更其于孫公輩其故可知也夫廷諍顯諫務以昭天下之公
議者請忠詞揭于日月乃公受 國若心亦皆黑爲轉移以定
大計身罹虎尾之禍則其事尤難此其孤忠自許豈不可以質
天地而鑑鬼神耶使幸而濟難因而羽翼之功何多讓焉而公
絕口不道故識獨後之人不知即當時亦鮮知之而鄉之老成
耶有能道其詳者時正學劉閧之與故輔臣朱公國祚等公揭
表明 [illegible]
之○大學士葉向高揭請暫講經書 上曰覽卿等奏
其見輔弼忠敬之意今天氣漸寒講讀着于明春擇吉舉行
上諭兵部近左調援川湖等兵啓行在途計程次第將抵近郊
朕念各邊赴義從征跋涉勞苦時當寒冱倍軫朕懷特發帑金
百萬着兵部酌量道里遠近派定數目便差的當官同本處地
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目一并加賞仍諭鼓舞約束作速前行

到彼其經撫官獎賞優叙稱朕體念優恤至意特諭 上諭戶
兵二部頃因逆酋猖獗四川土兵內變深軫朕懷爾每屢稱兵
餉缺乏請發內帑朕念內帑所發已多全無實用且兵餉分毫
難省而動稱有兵無餉是何緣故經撫各官不思核兵核餉設
法討賊但告苦訴窮推罪卸擔甚孤 朝廷委任之意今後都
着用心料理戰守諸務毋致踈虞其道將等官但有推避退縮
三尺具存不必輕貸發出帑金二百萬（發帑二百萬兩爲東西兵餉等用）爲東西兵餉各項等用
爾每還酌量緩急撙節通融不得仍前冒破其所用之數先行
奏聞以後不得再行奏瀆故諭 經略熊廷弼奏曰頃見兵部
河西動捏萬分危急一號欲要臣兵出關督臣提兵赴關鎮定

人心而且引郭士儀即日就道之事爲臣罪案其黨臣果學臣
既受茲任出關入關自當聽樞臣之所使使是初推經略時臺
省紛紛言廣寧事已成功已執宜專任巡撫不宜設經略以掣
其肘一似多此經略者及鎮江事出而誇訕更甚即報捷獻俘
不會稱不送揭又似無此經略者乃奇捷甫聞而危形立見却
要經略出關假使如臺省議裁去經略不知今日出關又當屬
誰何向者疑忌之深而今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布置本圖登
津山海兵師甲仗砲車　舟楫一切齊備然後出關與廣寧共
張今天津兵餉全未區處登萊雖議處又以道臣之埵多求兵
餉撫臣㫄阿先將報宣傳駭樞臣而動與爲難此二方已爲畫

餅而臣又以處遼州逃兵事遂行樞臣意事事牴牾兩三月來
樞臣意與所發揚神情所注向獨廣寧一方耳逆主進進不成
次機機不就以至事急而始曰東方事專責經臣又何向者卸
責之而今相諉之殷也臣到關僅八日即馳至廣寧而返月有
六日復到永平撫寧計往關實止四十二日耳　明旨謂經撫
鎮道等官料理之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職料理未久也　聖諭
于鎮江捷至時已謂調度漸有次第而今又全無次第者前此
之次第乃部科道鋪張以誤　皇上者之言而今日之無次第
則臣據實告之言非議臣無次第也樞臣言用兵者全要主
張此一語最爲破關臣以無主張何以使　朝廷今日得知動

搖狀分危急狀臣非實不得而主張也職三方而與討兵餉錢
生氣議調遼兵一萬八千止允五千而責臣職不殷舉事剿此
主張在樞臣不在經略也分布挑練城守糧草車牛諸務無不
早咨撫臣商量而從違遲速主張又在撫臣不在經略也內外
皆主張不得而獨以出關一事要臣主張樞臣之所責于經略
者亦微矣初臺臣蘇琰疏出臣已遍知樞臣別無調度惟想驅
臣出關一着是以臣有如議撫臣任河上經略任廣寧之疏而
毅然請行以自任蓋無事則嫉臣妒臣害臣凡臣所建之議定
要議壞所用之人定要爲壞所謂操之苦懷定要弄壞至事體
弄壞又要臣去整壞而且代其壞之之任此自今日安排常勢

臣倒嘗之而亟亟認承不待樞臣使也臣一出樞臣之能事畢
矣惟是經略一出觀望非輕凡有兵無兵兵多兵少西虜視以
爲輕重東賊視以爲進退兵將視以爲奮怯人民視以爲去留
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以鎮定人心而不知無一兵之經略出
更足搖動人心也前留援兵三千今盡已出關而東矣此外無
一卒一騎一械之隨不知郭子儀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即日就
道是此光景否原調近兵承許五千調論月餘尚無一至今恤
恤加調封于何日川楚浙兵雖報起程而萬里徒步到亦不能
遽戰況到尚無日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統領出關又不知
臣往廣寧撫臣應往何地伏乞　敕兵部作速議處而無使

繫天下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為賊虜所笑且樞臣厚望于臣
臣隱冒命矣而職于樞臣亦不能無厚望焉常時在遼督撫一
將本兵調度此固居中馭外之體今既以東方事專責經略便
宜一一聽承經略若本兵從調或與或不與或依或不依
以示中國別有主張則中制之敗道也其望一作本兵者宜心
公氣平好與人作商量何必于廣寧登萊分左右至與經略尤
[illegible]皆敢往來商確豈可屢屢致書議事遲久不答豈樞臣
[illegible]同心協力而樞與經不宜同心協力乎其望二本
兵[illegible]遠道里方向有所不知者不宜以己意懸斷樞臣答書
論[illegible]江事謂此當發兵一萬由海至鎮江二萬出海州斷奴兵

歸路而以四萬弱卒住河山乘亂攻之自可得志乃遼撫無一
疏臣又無一疏所以撫書上恐失機會而不知鎮江在何處
自廣寧由海至鎮江不知從何處殊不知奴往鎮江不由海州
而海州非其歸路也諸如此類應問經略問明白而後上疏方
無差誤其望三今日與人言易言者言進則欣然喜言難言費
言守則艴然怒此害事之最大者而至于報功一節尤不宜扶
同誇張嗔人點破以為打成一片相率而欺者至于高出之揭
雖犯時忌正欲打破扶同誇張之原使 朝廷上得外邊真情
而顧尋責之不已何也其望四樞臣誠能將此四望細細體貼
以俯聽于臣則職于出關之後始得自繇而為 皇上專任東

方事此封疆之幸 祖宗之幸亦臣愚之幸也○登萊監軍道
楊述程請徃募川中將士○十一月冬至祀天遣國公張惟賢
代 上御殿群臣朝賀○王三善延撫貴州○給遼東賞功銀
○兵科請催職方何棟如督募兵出關協理戎政李宗延奏
曰昔者南戶部尚書汪應蛟差原任守備李繼祥等送戰車四
輛至臣衙所見其竹木堅緻釘料嚴密銃孔用備弩箭鋒利詢
之則曰尚在南部旧開遼信捐俸製造戰車二百輛復因北轉
止留做式四輛前送京營依式製造臣擬輸欲回陪京計部猶
[illegible]將此兵車而况工部乎况京營乎照得遼東經略熊廷
弼留下廣寧堪戰馬匹太倉例應停止草料營軍既無馬豈敢

冒支今車止四輛不免為一杯之水該部補造尚止渴之梅若
將前項應支空月餘價馬額銀全數給與京營聽臣會同各營
經管員役前去太倉分領過營以便責成造辦戰車有裨實用
噫臣為工部之不應故于澤于戶曹也為人事之無補故望恩
于芻牧也展轉于窘迫乞憐于司農而為此不得已持鉢之計
也伏乞 聖明勑下戶部速議支給完日仍請戶部親驗收貯
○五經博士曾承業孟承光慶賀見 朝 俱曾子孟子六十二代孫○四川
藩司王世仁揭請湖兵○起南都水司添注郎中岳元聲○十
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都御史張問達南吏部尚書孫瑋
太常少卿[illegible]瑜南吏科姜習孔江西道[illegible]孔都給事薛鳳翔

御史李養志各疏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以昭聖度以弘壽域。　套虜入犯延安陝西撫臣報布政司申據府申[illegible]月初三等日套虜擁犯[illegible]

縣慶陽日固原尤甚又據延安府申文達家四五萬入犯二十二日從黃古鎮過邊二十五日到安塞縣并千谷驛人民被殺[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九　天啓　六七　安方居

不知兵數從私搶犯未有如此之甚者自東方不靖征調四出全秦之兵無不騷動而延鎮精銳半出榆關虜之生心非一日矣○兵科都給事蔡思充上言自東夷未靖西虜踩入左支右吾動輒露肘以貽　聖上宵旰之憂帑金三發、嚴旨屢頒朝夕可謂周詳竟未有效力衛鋒爲　國家伸一憤此無他將無必殺之志或託病而縮于展布或稱病而希求卸脫及今不亟議處將來有不可收拾者以臣所言之撫督王咸病矣奄奄床褥誰爲提督雖有祁秉忠羅一貫劉微黑雲鶴周守廉高國貞等才智迥拔者固多而貪黷恒快者不少聞有散粮時每兩尅銀二錢致軍士枵腹不入者有養健丁壯馬留以自衛不肯令當鋒搪禦者有每兵一千虛冒二百折銀入己以備公費者

夫頃規且不能洗滌況患其督率有方分合法者乎行經撫查勘果病勢難支即亟議撫或就近中諸將推敘或另擇勇略登壇之才仍令募補實寧不許入關以開規避之路此皆爲萬不容緩者顧名將之材始于拱把今之宿將寥寥矣樞部宜就科道諸臣前後薦章有名者行取來京甄別去留以儲閫闈無若臨渴掘井然取之數千里之外倒懸之拏較之下使後來者望都門而趦足是也以延鎮言之杜文煥稱病矣套虜踩入烽火連天計舉有言虜援不迷離賊頗遠者有言邀殺零虜挑起釁端者有言虜伎謀害不拏杜總兵明春必舉使掠者夫虜眾潰邊深入不能揩截以戢其醜該總何辭以解弟大將而爲虜所忌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十九　天啓　六八　文分方

平日必非泛泛虜者若因讒書而撼所忌則大將之去留夷虜操之如　國體何或曰文煥不拏則納款必不成西陲必多事斯言是矣倘文煥拏而款仍不成或暫成而仍不固不幾貽笑四夷乎況前既銀文煥爲素倚文煥更不當解兵以避難賊同官郭允厚之疏曰賊何恐以數行文墨竟爲兩臣担出重担暑不爲地方眉睫計誠爲確論則杜文煥者似宜量行罰治令即出料理秣馬厲兵務保明春無事方可免議討部尤當將今年額餉盡數解發使士馬騰飽無若歲秋直至虜圍延安始令倉皇以那借也。登萊之兵薊使　防海上則一萬已爲多若使之會同發棹進薄鮮衛掣制奴鋒則樞部之議添五萬討部之酌定

三萬奏有　明旨矣顧揣摩既不能應而江淮之招募報發僅
滿萬閩兵之三千明春方可到即到亦不過一萬三千就三萬
論猶少一萬七千道臣楊述程所募于楚蜀者尚屬風影則或
勅令撫臣另募海濱之士或取辦于東土之留餉或撥給于各
部之援餉亟當議定俟有調發撫道即督兵海上若有逗留觀
望[illegible]具後未曉也職聞泰昌元年九月紅夷沉舟粵海陽江
縣撈得銅銃大小二十餘位詢之廣東舊按臣王命璿云所傳
不虛但將已出境未及具題今原炮見在彼中宜着兩廣總督
令有火器者演放擇無炸裂者起前來以備不虞仍選慣放之
人三十名一併起送來京以俟傳授蓋火炮一位費銅本工價

不下千金豈以見在之器置而不用雖驛遞煩勞而制勝者大
愈于募兵數萬也伏乞　勅下該部施行　申飭計典慎咨訪
杜私揭捐脊格核卓異懲擯辨　速鄭之范于理追贓抵備◯
皇極門成◯兵科都給事蔡思充言臣看臺臣梁之棟章奏爲
湖兵聚衆鬪殺事奉　聖旨這調到湖兵毛兵着作速督發聚
鬨首禍的嚴查具奏正法以後援兵到日該部刻期督催前赴
各鎮有逗延觀望的統領官一體參來重處欽此大哉　王言
眞如嚴霜烈日令起釁者逗遛者膽落矣顧遷延觀望有過于
統領湖兵之張景珍者乎據臺臣疏湖兵以本月初七日至州
稽遲旬餘夫河西勢急焚溺非援兵逍遙之時通州密邇　京
畿豈容兵久駐之地況工部之衣械銀業給散于初九兵部之
安家銀續到已三日景珍何所待而驅之不前扎兵都外矧免
見[illegible]參之何所爲而潛入　都下則營求加銜無[illegible]
也[illegible]者景珍非人　京營鎖銀散即發則毛兵尚且未至形影
且不知[illegible]歸何從起釁是湖兵之帶傷毛兵之殞命由景坤
陷爲戎首[illegible]景珍實爲禍始今景坤難免議辟則景珍安容輕
貸臣[illegible]兵行有戎于加銜之當慎賞給之當早也出關之將領
[illegible]令加銜者稍以鼓勇往之氣非以開徼倖之門以通州咫尺
[illegible]兵駐積援聽使統領武弁人人皆守[illegible]以待加銜日久
則[illegible]勞多餉人多而物價倍貴恐來日釀禍不止今日況彼既

以當未來奸役必以饕空應無乃朘軍餉以飽奸人之腹乎宜
嚴爲令一切援遼將士有約束嚴明沿途勿擾如限抵關者度
關之日兵部即兵　請加銜進是而于滓者罰無赦要使部復
因其才毋使奸役操其柄甄別在上誰不望揄関而踴躍欣觀
望之弊可消也人情稍有藉口輒生推避湖兵之藉以爲詞者
兵部發銀也通州距　都門不一舍有何跋涉而給發獨遲今
川湖之兵漸次前來樞部應將賞給銀兩專官解至山海各兵
隨到隨領賦賞在前孰肯住足于通薊矣督催之令申也臣草
疏將完接河南義兵把總羅英等呈內稱途中飲食甚貴且粮
不敷目下天氣嚴寒裂膚墮指況皆不敎之民未經訓練求聞

視一番操演數日倍道出關夫若輩既集義而同仇更當施恩而鼓舞合于各兵至部差官閱視加以賞勞俾安插關上督咨督臣王象乾訓練俟其喘息少定練習稍熟而後赴敵豈惟三軍免簸虔之虞且使當關壯虎豹之勢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張景珍重加議處如以曾經戰陣可當一隊姑令帶罪立功以觀後效至于加銜必懷賞給以時務着實舉行庶後來者有所懲且有所勸賈勇直前以張撻伐不難矣○廣酋只定等犯甘州鎮彝等處參將王承恩率兵將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眾巡撫祁彞奏捷

○附蛇山考 附蛇山界通閩浙在東海之中東即是小琉球日本等國南北俱是水大洋係小兒女直等國三面皆不毛之地正南乃廣東□明海□等處西南即浙之台溫界過陳錢下八金鐘舟□□□部寧波定海寺□入南海而西即吳淞劉河崇明起近□□□□出鳴台及江陰孟河計路往相距二千餘里其山週遭□□□□□□水可食可種植五穀又有崇明對海直東五□□□□有一山亦名蛇山又曰金家山山上形如瓦綿亙廣不知里數四面□□□□洋蛟鱷出沒惟東面一口可入山主定工計三百餘家亦在山中自耕自食關亦爲盜此谷□□本□□出約百餘里

安成 王[illegible]
溫陵 陳[illegible]
古鄞 丘[illegible] 首較

十二月乙酉○四川藺酋倡亂、九月十七日永寧土目樊龍樊[illegible]親領漢土兵至重慶聽川撫徐可求點發援[illegible][illegible]

千露乃[illegible]戌城內勉彊城外患之即將江川停泊商民亂船除[illegible]昔此報稱爲可信此當日發起之情形也但聞拆城之後城門或閉或開商民船隻順流而下彼亦不能禁惟時時稱欲鼓役笑眾發外邊下亦稍單資以迷釘此果動賊之志可以見矣

○遵義城陷、九月二十一日據四川遵義軍民府申報防守察民民督千總官篤有忠大踐營加銜指揮李逢陽等各[illegible]倘永寧宣撫司奢崇明督兵到江門仍又旋回伏在蜻蜓正副兵一十三督鄉民逃縣等情又查得遵義縣東田水河大谷[illegible]毛但在遵陽回假稱守備同察全劉呈祥等來催招新兵又有本縣白田壩余馬戶王堅生等弄[illegible]人先以援兵救入宣撫司援遼會合作亂全係若輩主謀搶掠居民燒燬房屋隨經該府遞判袁任差捕擒獲通夷犯人張向極何成龍一係生員一係吏晉到官與奢酋崇明欲使破遵義等地方倚通同賢首爲內應煽招集舊民內援外應謀爲不軌其應調援遼之兵命夷目長官樊龍等押行崇明與衆夷目羅乘乾等將夷兵半路折回巢寇遵欽乘機三路進兵直搗遵義亂後已萌世不可遏渦廣悉接舒報十月初三日陷遵義府署印通判袁任攜該府并遵義縣印奔往貴州丸按臺稟稱[illegible]全撫奢崇明局千[illegible]實時口調兵援遼重願亡命折[illegible]又播州餘孽叛言復土[illegible]限舊民一[illegible]等從附從逆[illegible]管有役將一空遵義府縣何[illegible]設無備各自奔逃李[illegible]等實皆[illegible]不往奈本府知府[illegible]此天路[illegible]故本道李[illegible]督兵援遼參將喬金全赴重慶本回[illegible]本道標兵二百五十名參將陳兵七百名守城兵三百名[illegible]援遼去至十七見在數百名或聽本道遠出或隨參將赴重慶或[illegible]全樹標兵數全處民無固志[illegible]設全逃[illegible]一人號天[illegible]於九月二十八日只得[illegible]印[illegible][illegible] ○石砫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illegible]王時賊可遂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斯使猶鎮進兵圍重慶、部陽撫臣楊述中奏 聞○上諭兵部曰宣撫秦良玉闡賊剿逆忠義可嘉并貴州宣慰司按調協勦着會同督撫按便宜行[illegible]、

賊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率衆禦之攻興文知

縣張振德死之、時賊勢甚張逆徒借遼人民望風逃竄賊守無縣張振德勢不能敵逆固妻子自焚永州長寧榮昌隆昌璧山亦與空矣合州翁登彥江津周禮嘉領兵堅城[illegible]捍賊鋒其膽力有足[illegible]嘉旨、

○賊逼成都、○吏科給事甄淑請嵩遣公忠敏慎文臣一員駐劄夔州細密探查不時差馬飛報非獨不敢欺即欲在事諸臣亦不敢不探實以求底定之策也○石砫司秦良玉乞優賜加恩以鼓忠義疏曰 臣 司世受國恩素懷忠蓋自遼瀋陷沒親兄秦邦屏邦翰當場戰死親弟秦民屏邇體全傷衝圍突出親族叔侄百六十人血染沙場鋒帳裹革操戈以待切齒復仇奉部文証調 臣兵三千續調二千蒙此蒐羅挑選精銳抹馬洗兵以備點發蒙本省撫院意呼先

發永寧平茶芭梅三處石柱之頭限以九月二十六日起行不
許永寧頭限于九月十七日在重慶教場候繳開因索餉稱報
起悖逆戕殺撫院道鎮府州縣官兵辱士夫軍民其中有不可
言者。臣接冷城起行擒掠大逆不軌。臣聞警髮上指切齒腐心
誓不與賊共生隨即省借大義憤激所部將兵萬餘自選行糧
同臣子吾弟臣兄那并長子生員秦翼明守備秦拱明催兵
帶領同臣鼓舞所部協心等畫先發兵四千悉甲兼程倍道
星行。夜渡馬潛浸渝城札營于南坪關洞口之地以扼賊
歸路。伏兵四百夜襲兩河焚燒賊船以阻泛舟東下。臣親統
殺手六千令應弟秦明屏督率前鋒沿江而上水陸夾攻擒賊

必矣。臣又留頭限一千多張旗幟鎮守忠州一帶地方以為犄
角之勢移文夔州府設兵防守瞿塘上下并援星夜進兵仰祈
聖明急勅部院速議文武領撫監司等官刻期任事以解倒懸
臣今統領親兵萬餘協力左右維持全賴親信弟侄同佐指揮
諸畫惟臣應弟明屏征掃征剿先立微功近從援遼蒙部札銜
部司僉書復差四川催兵抵家一夕聞臣與賊相持飛軍進退
無措幸弟即統領精兵往救渝城要地似此一腔忠義勤王
圖報可嘉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俯念忠肝謂臣不謬加賞參游職銜責令分統
司兵獨當一面沖鋒。臣侄生員秦翼明提調楊學禮俱係文武

全才祈各一銜以便軍前效用庶人心得以鼓舞會且夕可
臣　銜恩世受
皇恩天高地厚無涯誓滅此賊以報萬分之一也。又將逆賊商
民傳說仁信赤永遵合州縣為奢兵所破長壽涪陵百姓乘機
自孔草木皆兵矣。臣一面飛渝城安撫鄰邦州郡外伏行提
齊另行飛報○上諭兵部目擊遼川兵催行緊領李仙品等押
回討賊。侯事平優行敘賞其賊情着陝西鄖陽巡撫官差人偵
探不時傳報。餘着該部議覆。劉時俊既請蜀事便着與彼中撫
[illegible]臣[illegible]兵單行[illegible]勢必[illegible]力于[illegible]本
[illegible]而一[illegible]無兼制之節四省之兵一[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也
[illegible]木兵日延推總督已稱得人惟是督[illegible]之
[illegible]中調度患在東而而今敘瀘一帶牢屬賊巢則控馭之術

宜[illegible]上游[illegible]一[illegible]重慶勢可北于建[illegible]西[illegible]成都下
[illegible]于[illegible]此[illegible]之無容再計者至督臣兼制四[illegible]責任既專
[illegible]宜[illegible]是　[illegible]上[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得便宜行事而
[illegible]討[illegible]天[illegible]貧其[illegible]川兵奉　命返旆但
[illegible]督　發○議道府　孫之益[illegible]今[illegible]被[illegible]者敵人矣中外
[illegible]中[illegible]方推何時可到宜于本省府官中之有
[illegible]道缺[illegible]二中有才略者即[illegible]府[illegible]知縣中有才略
[illegible]武之缺其有[illegible]長才[illegible]應[illegible]者不妨破格[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能一一[illegible]其品今[illegible]按臣[illegible]之[illegible]已
[illegible]矣其子諸臣之才品不[illegible]而數計可以[illegible]而知也
[illegible]之[illegible]日今[illegible]兵[illegible]無民而又莫急于無官即保寧夔漢
[illegible]為西蜀咽喉[illegible]家[illegible]為戎馬[illegible]之所兵[illegible]郡守[illegible]
直[illegible]若修城[illegible]守要害[illegible]大[illegible]人心[illegible]無[illegible]
旋[illegible]按臣[illegible]川東兵守道又已疾[illegible]近推[illegible]以[illegible]
歷[illegible]孫之益[illegible]承年既久人不知兵[illegible]單[illegible]是令
○議城守　[illegible]宜速下一勅論川省各官令[illegible]以
下[illegible]令府州縣正官[illegible]兵護守城池即[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到[illegible]異日賊至而能出奇[illegible]者與[illegible]有功者俱
從[illegible]以失陷城池之罪○議將帥　[illegible]孫之益[illegible]今川兵作
[illegible]之不得以入觀在途卸責[illegible]　亂土司在[illegible]生心宜

千[illegible]一員[illegible]其設行而西唐先勢乃
至[illegible]而不致之捷中與[illegible]肆殺戮 董[illegible]日今之將將
今[illegible]已陷[illegible]矣西蜀自成[illegible] 塘可三千里并且有
甚[illegible]可以一[illegible]遠[illegible]平定[illegible] 勅[illegible]兵
甚[illegible]川共之遇[illegible]上[illegible]以 防 ○
[illegible]之路日[illegible]必有一[illegible]不以兩[illegible]進[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日此[illegible]有一[illegible]之[illegible]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者[illegible]數[illegible]寸人之長百人之長僻障其糧糗果
龍[illegible]守事手之日破格獎賞仍分別請免以酬其勞給如
恤[illegible]之例[illegible]兄子勇不輕去其鄉而思亂之民不爲[illegible]用
而[illegible]收一時之力也 董[illegible]日[illegible]自徵[illegible]夷兵絕無一[illegible]
全[illegible]府庫僅得三十餘萬支撐不給而變起矣按臣[illegible]
中[illegible]一空不但[illegible]府庫[illegible]而諸[illegible]其後背長物乎
衣[illegible]二萬人而秦良玉之援長壽
而伏士[illegible]者當亦不下二三千人也[illegible]發人而遠遲不響阿不速
前卓之數而為此[illegible]宜急遣[illegible]能官以祭全二十餘為兩
路以三分解赴成都以一分解赴[illegible]急餉軍士每併[illegible]巾可
也 ○議防守 貴州巡按史永安日黔與滇羨地界通烏江之險
可阻敵兵之來而議者寬安於處黃平龍泉一帶
賊可長驅而入萬一勿遽七秦南江之苗如虎傅翼黔之大事
去矣即今把守烏江諸防猶覺非兵數萬不可而川衛二萬八
千金既設于重慶僅餘[illegible]到者爪登躬到者止一萬二
千全倘漢土援兵四集不足以供一月之行糧是將無兵則無
餉集乖則又要兵 劉[illegible]按臣舒日 滿中千東發則湘將
在中于是義劇最宛急池分守荊南道劉澤深以領表入會城
遣有[illegible]臣前頭歸州而以江防道移駐江陵 本兵張
津路該應相機防援一帶江城嚴行申飭 ○議賞罰 鶴鳴日

大[illegible]守令既任[illegible]義當死守乃自台州江津而外爲遁去
之衷任者何此忠也烏合賊衆未必遽能攻城而城先自陷[illegible]
死[illegible]去之議諸臣聞不聞乎周體萬翁登危城猶任府行彼
中[illegible]按[illegible]斷[illegible]聽史部加銜重用張振德死難自焚應總
議[illegible]諸臣并乞 勅 ○議賞格 本兵又日重懸
行[illegible]分別論罪 ○ 賞格如有擒斬
之[illegible]許閣一面 ○總督張我續
[illegible]歸心秦頃其爲荃蕪乎
按[illegible]國省軍務○上覽吏科疏深慨虐論兵戶二
[illegible]的是封疆大計豈容意見參差舒然共肩重寄著
[illegible]心協謀督撫道將相機戰守本兵調度兵將居中遙度
[illegible]經如彼此偏執內外推諉致誤事機罪責有歸戶部尊
司[illegible]向若并總理糧務者及時商確料理毋致軍需匱乏○
原任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男張鎮比例陳情乞表幽忠以光

聖孝 貴貞觀在[illegible]以 定陵九十件言爲民 國本未 ○贈恤遼瀋死戰武臣裴[illegible]武贈
都督僉事襲陞三級楊宗業贈都督同知蔭一子本衛正千戶
梁仲善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俱賜祭葬有光復原職贈二
級襲陞二級劉芳[illegible]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陞三級
[illegible]齊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級張鄖等九十
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襲陞一級其見陣指揮使
[illegible]彭[illegible]彭應鳳彭相舟各陞千戶俟世襲等後發
周嘉謨奏言老臣去 國身輕大馬戀 主情重敬陳四則以
新 聖鑒一曰頤養 聖躬二曰培養 聖德三曰責任輔臣
四曰愛惜人才 上嘉其忠愛○擢升左給事中周朝瑞請儲
才以應急需疏曰今天下事千差萬誤臣雖欲一一言之當從
[illegible]例處言起惟此時疆埸大患終莫急於妖氣正熾苟滅此而朝
食力尚足于不能厚備之而全制之局亦勞于未定賊之滅早

撫臣與督撫之整頓提進而當鋒衝力又全藉有一班急難之
才近見臣寧遠撫王化貞題監軍道僉事馬紹芳患病一疏大
約謂紹芳去而殘遼酷氣亦甚憂其接續無人是遼臣今亦慮
及之而臣慮此則非但今日始矣居恆私議除在遼受事諸臣
外試詢其所有誰堪經撫誰堪按道方今舉朝搤腕共嘆之才
若然則須是目前一鼓蕩賊事無中變人無故常而後可議使
賊殺經臣而天意猶深人謀不及直至遼左需人乃始命皇驅
馬于本兵舟于陸不惟誤國亦且誤人以臣之愚度之天下畢
竟有才不用何至欲用無才在人主之所以招之耳上古不云
乎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

死臣謂方今在廷諸臣師師布列其遼無可備經撫按之選者
皇上宜勅當事先事識別破例儲畜務必有以繫其心使之寤
聖主寵祿之隆而不能含勿仍借容濫擢官思擇便才願投閒
即至事急咨有不得已而生擒活捉以往乃人言且動沒其忠
皇上復不惜其苦未聞褒恤之頒一任謗書之積又何以慰勞
臣之心而鼓豪傑吞賊之氣乎若夫在外分符諸能吏自藩臬
以至都邑其于職思安民頗多經歷備情辨變路熟車輕苟宦
不敢于垂成智必優于排解今當大計之年總萬國之人才盡
集 閣下合先勅各該計吏諸臣于入 覲各正官務隨時隨
地察其根基審其操業察其局幹耳目可備緩急者藩臬知府

中或七八人五六人州縣中或二十人十數人俟計事既畢其
在藩臬知府處以待問京堂其在知府知縣處以各部主事但
問勤質長才勿拘明經一榜夫推以不次人不難調所受以從
而望以 廷推人又欲得吾才以副視夫倚于造次羅之以風
影其人之或得或失直不啻星淵懸也以當一面之求監軍之
選戶固知其作有餘地矣然業已畜之京堂儲之部署原問推
亂非取奇倖如氣害之需才時尚未及京堂宜任之練兵籌餉
督備視師但爲臨試不效何愁大用無時部署宜用之戶工兵
三部或責其心計理財或假其前籌致路或因其巧算甚思收
堅甲利兵之益如是則管理新餉監造盔甲與夫職方即亦不

思于偏缺無人久之累各有成績可觀不妨優以內轉斷不至
旁閑停資俾諸臣務得緣是爲進化之捷京堂謀陞內地巡撫
部署謀改各省銓部一昔鼓舞而以長異時躁競之風人言奴
哲爲催官是不誣矣當事可不熟慮于先而預其漸哉至于山
甲被 召諸賢如鄒羽正趙南星熊明遇李邦華等峻節通才
人既仰其變化已亦須趨風雲一出而表儀敦宗界限華夷正
宜做寒凌霜勿復較長論短徒令知之者起有心開戶之疑不
知者業張盜虛名之誚即所以自爲豈直無見弟如危時 中
聖何倚宜 特勅該部急催到任以無負巖穴之聘共佐 國
家之急者也聰此久遯幽人本是濟川舟楫然亦有感于赤懸

疏末遐想邪萃而速禁及之即一命報　主葵誠忠心雖昨故
復不禁淆謂徙家　聖明我察猾化拘學用塞辭瀾立　勅衛
門議援施行慎祖宗有靈天下大幸臣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
旨時事需才着該部加意諮用鍾羽正等都着上緊催來到任
不得延遲推諉　纂修實錄禮部尚書翁正春等纂修玉牒禮
部左侍郎何宗彥　太僕少卿劉時俊黃喜川劉一燝贊軍事
退原任遼東經略〇御史江秉謙直言天下所最急最重疏曰
臣今朵然一身爲宗之全甌視爲安危都城之心視爲離散草
竹不足之徒眈眈視爲動靜而我　國家兵餉全力亦盡
萃遼左無餘矣此其托于經撫諸臣者何如千係而　朝廷之

大明熹宗實錄　卷之二十　天啓　九　文石居表裝

上或以意見爲愛憎以愛憎爲低昂又或以含糊爲兩可以兩
可爲責成乎臣久欲吐胸中憤懣而緘口者二經撫議論不合
乎今有會議　明旨矣敢直言以佐　廷議耶況時忌不顧也
臣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略假以節鉞不啻曰疆場之事不從
中制乎而數月以來經略若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寸呼號日
夕辯駁遲至其執爲題目者日惟日經撫不和王化貞欲戰廷
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
進戰即戰勝而可無俟守乎倘一不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此其
守勢情形夫人而知之而又欲一陛之于九天無一言不聽從
一抑之于九淵無一策令吐氣豈真盡無心知不明于戰守之

說借原不從戰守起說但欲化貞與廷弼起議耳夫廷弼所稱
爲經略節制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當一一聽其指
揮一一聽其節制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
則使廷弼隨之而退化貞之勝進後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所
以戰而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操節制廷弼之權而經略未嘗
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是經略爲具官稟成則無權坐罪則有主
罔家亦安以此經略哉故今日之會議非經略不和乃好惡經
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
也當事交上之時　皇上明發一旨曰朝廷既設經略廣寧戰
守悉聽經略節制如不効則罪坐節制者臣意廷弼亦習知兩

大明熹宗實錄　卷之二十　天啓　十　文石居表裝

河東西之形勢放奴出沒之虛實必殫心經營化貞果忠于謀
國家必自消其意見共與商確有何經撫不和戰守不合而紛
紛煩　廷議爲哉若夫會議之指臣有以揣之矣意或揣于話
延弼之多而前日旋罷旋啓恐蹈往轍意將信乎須化貞之口
而空言之用虜用閒未必收功又得付之九卿科道會議目前
可以藉口異日可以卸罪也臣以爲首輔　三朝元老一腔忠
赤自矢以遼事出群情無不景仰　宗社無不幕賴果真有見
于廷弼之可任而遼事之不可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
閣議自有獨操不復分任之而旁撓之使一籌莫展果真有見
于廷弼之不勝任而遼事之可以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

以泰猶則有奇术不必陰襲之而姑存之使之百矢交集若猶
是而可令狃勢必兩有所掣肘而安可責之成乎竊恐轉服來
解表固廣府長驅前猘無策乎世卿亂兵將之耳目不一外
之人心動搖此時再議又晚矣當茲東冠而援之際 國家能
堪幾番會議哉豈乎 朝廷之封疆莫以供匪眦之報復數萬
之生靈莫以佐偏私之愛憎指揮微調之兵馬莫以快劍戟之
屠戮莫恤忠藎力之世界莫以長門戶之葛藤 臣于胥楊有厚望
焉 臣非不知附和可以養交緘默可以無咎而獨恨明明利害
明明是非前日不鑒而有今日之敗壞今日復不鑒而釀
來日不可救藥之禍豈不痛哉故不禁其狂愚至此伏惟

聖明裁察○九卿科道會議得遼瀋未陷以前皆戰不成戰守
不成守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雖守難以言戰雖戰難以言
守就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戰
主守經撫二臣議論略見參差然勢有緩急着有先後言戰未
嘗忘守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持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為用
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撐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不退怯于遼瀋
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既集之後經臣奉 詔特起非常之
寵前代所無 君命既有專屬每事俱當責成譬之同舟而遇
風波未有同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是必協力 臣等何容輕
議續接經臣手書分撥將定戰事收拾難遼疏所置兩謀防守

獨密經臣有書撫臣未嘗不從從異為同此事猶見 臣等正奉
旨會議間于初七日接經臣手書內稱透兵之事而以徑將入
馬中使殺卒件件俯中打透不透不敢不遊後自沮郎撫臣亦
見河上西寧兵將存留不住撤退而相與議守無復進意矣三
十日又得急閉拔忽接其書言率兵取海州辦意臣共議閉回
郄鄭所經等之言而又動者也容令人詢下書指云撫臣明日
即往河上會是時人馬皆發已是着一商量不得即援筆作書
不必拘泥而常應以催重閉以做法乃遣中軍官往請指揮以
便策應經身邊隨帶兵馬不過三四千人勢未能前而亦不敢
不步步趨之隨撫臣而後也戰箭毛弁能以羅兵殺奴衆二千

餘而不能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能先期報與安勿拘衆者而
不能臨府約日期定策應此中之故殊有可疑然撫臣絕不疑
且與各監軍道書曰即有不利不過殺傷相當必不敢復渡河
也以示此身一東必不復西之意于是乎始服撫臣當機之勇
非弱所能彷彿其萬一也關係進取不敢不預以密問往復書
稿所錄呈覽等因項之撫臣貽書並至併經撫往來回覆書俱
封進臣部中庄亮于肅海州等去進兵防守塘報等事俱議分
布各次序 臣等不敢瑣瀆 聖鑒其毛文龍殺奴衆二千未有
的據 臣部亦未敢據報彼中進取情形定于呼吸爾一商量不
得有私阻遏之勢強敵在前須專心并力以間…今日之識

各貢成二字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謨原係經撫共薦業奉
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望後功臣等又敢有違
文武諸臣勿偏成而口語勿匿心以面從見在器械細細整葺
見在糧草源源接運一心以佐經撫勿因可欲紛紜人心合一
勇氣自倍奴酋可滅而河東失之疆可復矣伏祈　皇上嚴勑
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大兵渡河經臣即
多方調度首尾援應如虜中賊謀未明前茅未可輕發即仍前
畫地分守中傷功令務須鄭重以收萬全蕆功之日一體陞賞
臣等恭候　勑旨遵奉施行○大學士葉向高上言爲　廷議
紛紜主持無力敬述愚見以備　聖裁臣鉛槧書生不知軍旅

頃者扶病出山每告人曰今邊事助勳支持未易使我廣益集
思屏羣策合羣力以衛國家之急此所能也若運籌制勝料敵
設奇出奇關外之方略算無遺策則不能也初聞遼陽之變人
情震恐即京師士民亦多逃避而巡撫王化貞時方爲道臣獨
能從容鎭定使河西不至潰散心竊壯之未幾聞熊廷弼經略
之命脊髀股慄則又竊意以爲　朝廷委寄之重如此廷弼才
又足當之遼左必無虞矣然惟時議者已慮經撫之不合臣曰
不然也同舟遇風則吳越可爲左右手况二臣共事地方成則
同功敗則同罪每論封疆利害即身家禍福亦彼此共之安得
不合其後見章疏中稍有形迹臣亦以爲小嫌耳何至于參商

惟毛文龍循江之事撫臣以爲功經臣以爲罪意見有大異臣
竊謂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
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誰言罪于何有以爲亂三方
布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爲啟遼人殺我之禍則前此遼
人之殺我也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之功罪可勿談也
受事以來即移書二臣力勸其相與輯睦共保危疆而微誠感
動心甚惟之然私心願望終欲二臣之歡好不敢有一毫左右
袒于其間即頃於吉宮論高出等意或有爲臣亦以爲非曰知
此則廷弼不自安矣近見廷弼有分布防守疏則甚喜爲擬
旨稱其有次第又于朝罷告九卿諸臣曰經略此疏甚佳遼事

有着落矣諸臣皆同聲以爲然越二三日廷弼又有書聞毛文
龍殺防守兵三千今巡撫往援當進剿　寧爲之發縱臣又甚
喜曰如此則經略不惟無嫌于巡撫而且無憾于文龍遼事亦
爲矣詢之諸臣亦皆以爲然以此見人情之于經撫非有厚薄
但欲其同心并力爲遼左計耳而南北言官屢有條陳皆以經
撫不合爲說臣與同官商確議以言者既多若全不照管殊非
事體議擬下廷議臣向者見朝端有事輒下廷議心亦爲非惟
此事重大不敢寘實之見輕爲臆斷爲候議上乃可酌去世而
言者詆臣謂目前可以藉口日後可以卸罪夫人臣於　國事
而以藉口卸罪爲心則不忠之大者也臣見漢史趙充國平

西羌以爲羈相能用充國亦充國亦自言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而其時廷議亦多異同最後是充國者乃十人彼何常實廷議且充國雖主屯田惟時辛武賢亦竟以力戰取勝夫安知羌之破散武賢盡無功乎今使廷弼能當充國臣亦何難爲之主張且謂化貞以爲武賢亦何不可若催是廷弼之與化貞作用既殊而使化貞受其節制則舉　朝之人皆以爲難行臣之同官皆手之甚力豈臣一人所敢獨任臣嘗見前代奸臣嫉功族能敗壞　國家如盧杞秦檜之流心甚痛恨每讀史至此輒爲掩卷如使阻撓廷弼以自爲藉口卸罪則與杞檜何異今日不畏言官他日得不畏青史耶須與同官說及戚繼光相

與谷蹉愚慕願爲執鞭卽具疏請追錄其功　皇上亦以爲然停論擬　旨下部議艱哉死者如此生者何如區區愚衷但以年來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遼事久結局則內變必生恐其禍不止于劉也曾舉趙充國策與經臣書度而經臣謂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此臣之所爲遐計深憂而不敢力主者也臣病昏迷觸事諸亡其不能主張不止此一事徒以受事未幾未敢言去然其使關智能大較可見不去亦終無益伏望　皇上下臣章共部斟酌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卽申飭巡撫將吏一聽廷弼之節制不得分其事權至毛文龍事得于回鄉之口經臣亦未深信須從中確查如其果真則二

臣仍嘗督率道將合力救援不得以人言推諉自失事機此又臣之所惓惓而厚望也統望　聖明裁斷施行　得旨經略熊廷弼揭帖兩部見聞下京老先生廷遜紛紜賊自一變謂年來征兵轉餉民力困竭昔遼事久無結局內變必生恐其禍不止于劉曾舉趙充國業與經臣書度而經臣以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此臣之所爲遐計深憂而未敢力主者也臣老病昏迷觸事積當其不能主張不止此一事云云若謂屯田一事[illegible]不由其主張然者讀之不勝驚異[illegible]事未曾[illegible]充國實[illegible]亦將地方[illegible]不可行不足守之故而後作書遣去以副門問[illegible]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illegible]當關外之寄者[illegible]之而后[illegible]不能主張之[illegible]省奎下[illegible]遼人不肯屯田以天下[illegible]將之[illegible]書中說以不可行不可守之[illegible]而一但恐必不可行必不足守[illegible]一番公案[illegible]生而識不知之[illegible]將原書發抄與海內其[illegible]書云兵較遼事未可輕自是確論卽經部臺省不能易也今無

蒙巴踏想此論亦必惟是明歲之事須當練兵三十萬兵勢必不能集宮內生此騷動已極若征調不止其禍變恐不但關中卽使保得東寧復得遼陽而天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廣寧之兵已十餘萬而在事者僅以爲三萬可用然則此三十萬者卽倍而六十萬猶以爲未足也門下試細籌之國家物力果能之亦此否畢竟史冊一關自此亦止于一隅耶[illegible]宗問地萬餘里帶甲數十萬然其所距關下[illegible]陸數部而已天下安知無[illegible]調轉餉之援也今奴所雖攜其勢尚未及元吳[illegible]海內廢帥決發一至于此果何故也往生在政府門下[illegible]遼言屯田之指至爲詳悉果勤明首允加獎許地神皇之所以知門下或亦有此此後經略其地全不談及又何故耶卽云一關就清河諸要迎戰下可耕然全徒海參之區因其宅也何一粒一粟盡仰給于內地未有不敗者今毋論奴能渡河能[illegible]廣寧但使[illegible]爲界[illegible]騎不復而每年于[illegible]從何亦不戰而我已困矣[illegible]身雖盡爲毒而足傷生乃善治[illegible]者必節其[illegible]劑獲其元氣使毒去而人不傷若但用金石直剋伐之劑[illegible]一時日我能治毒症而不知癰未去而[illegible]胃已先[illegible]會公亭不許見此[illegible]也人不[illegible]何[illegible]封公深未去而上書欲置遼陽[illegible]守[illegible]有能守者則不[illegible]土之封誠有者以其[illegible]陽爲非然使從其意而行之有能復全遼[illegible]卽令世

字其地如黔國之于滇南班田賦山澤之利盡備與之俾之專力得奴孚累日淳門凌卷有息有之日乎其風壯哉加門下亦豈有意于先乎此亦書生之談未必有當聊以資之高明至于天札云千古爲語恐是淺搽之不合而此中猪神于思萬想只望經撫合經撫合則遼一安不合則遼危其關係甚大想其不合之故只在下受節制之一言此亦道者力勸之以聽指麾于門下宗要挈門下深念封疆之計會知取長其進此不使之熟案毋是下謝而俱得則天下幸甚學在從容故盡言無隱自庭想其計畧破綻教之須生之幸也國回者云須承遠示深以違米開其發刹涉引宥吕文如黔國何遼東之何伴人世守其超寺以問叔吁累书迎茫學那之至懷而固固之長計也原綏客之畔巳後全遼黜者非屬所恐其不能卒滅也俾世守以拜奴十節茫今未可首料不同之引專河之力以捍寇而其果自迫也因初遼東官軍自食其地役人民掠盡老推荒廢雜有經遼發弄守自十二萬口発役供官役庫料公實與史有於所迭兵馬所八九萬蒼實不奮其有餘利可撥而予也元兵擧獲而責所役守復荒奈願伏皆者乘部皆生貯財物殷盛之地其人皆中華固結而無二志以此自足抵當而天下失如無征調轉輸之擾遼東三絶地也自秦漢以來止設督護羈縻未嘗版圖後且淪入夷狄千

餘年未有歸於一統如此其久者而氣數循環或自有盡是謂天絶内面周遭三千餘里皆虜衍海從關外橫亘千里與内變川接如筋絡脊膂下身外而極難救援是謂地絶其風習性情與虜相抑從役稍急則怨言而願隨虜去是謂人絶是奴發以自采詎不爲以遼守遼之説周起撫重主力行而不敢李如楨自謂往來而不敢劉开以遼遼而不敢今遂撫雖募鄉兵一萬七千者奇半多係新籍人月食三兩銀如縣千錢一遺往西亭廣武且設防而棄甲馬以投河東者纍纍見又生齒絶少耕民超牛且皆無人而何况兵馬其不得不徵調于内地者勢也軍中所需鉄鉛硝炭箭角条鱗竹木一切物料以及各色匠役河西一無所有至于米豆食物向多仰給河東而此路又斷矣屯田之利按道府不詳言之此太平時也故經略其地開鉄清撫諸處差但近賊不可耕且皆爲賊所有全伏海蓋之區雖甚寬然向來不受虜河西開鉄避虜者往往有之人稠而地曠又重伏山隅不似關遼平因有可耕之地見往者且開山而地可耕何田可屯而遼陽地土見爲民種又未有奉諸民而與軍屯之理先是時清事與賊封壘徵六七十里卽鐵嶺遼等马卅五疋内撥一軍每酒叙我亦不可得何况屯田惟是三岔河以西三百餘里一土可可屯而且無對壘之危屢書督督勵其題責成道行之百據道告以頒軍巳少不能屯今募又難人應者寡數罕屯而無

歲支餉廿金所出不足償所食議所止荅按遼府額單月止之銭五分或三銭四分故留屯半以食半以佐餉爲利而今且人人食肉餉有月支二兩外者時固不足也今三岔河與賊對壘僅隔一衣帶水而以西荒冷又不得屯矣其不得不轉輸于内地者亦勢也夫不復全遼斯已矣如欲復全遼定借内地徵調轉輸之力不敢調不轉輸而欲指河河之利事河河之力以復遼而得衆之恐轉肉生黔國復出亦不敢任况乎河之於遼亦是全用于廢之兵力平定其地而後撥潰之指且守之非先集以淂舁門騎其自駁作守其光謀何公所上書處深見苑而待洟於幽陽導宇專卒二記忌其等滯易言笇附緊下知苑以宇濱寧流飼能全復遼陽者也昔沿河設險擺渦内議農訓以培其根本非何與樂以滿其淺會三五年間必有一段光景可見何公之意正可支而行之其初見賊氣甚惡人人奔潰無欲滅此朝食故議三方齊進一舉但完爲不飾舉之計免得寧斧延按我又大也是設謀事則路并非其爲賊能海上來也謂舟鄣虞治余齊將虜守一鼓成更進知其下兵海必不能應手而三方之設無用其若遂蔵蘇而歸并廣寧一路爲精氣之計則山兵亦可半我通計可省兵餉十分之四而海内之并以少舒十四之力豈非萬肸度力酌撥固本之議而但今日之情勢援之可決非中聖所獨斷賢相所能久担升道所能靜聽而

外亦非經撫所能斡旋 國欲殺之孤臣所能更端而議也爲撫亂誤以復明問伏台臺裁示若經撫不合之故豈只在不受節制之一言實是議見作法有斷之不合者若但不受節制而苟於事休畢能携而相成正是大有所合處雖不肯相量而行而務爲相違來封疆以從政有異同于其間哉更推台臺亮之不盡 ○以左都御史張問達爲吏部尚書鄒元標爲左都御史○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奏曰臣聞自古天變惟見諸日者所關最大日君象也非弗集之辰忽失其著明之體天之示異如此有不待瞽史重占而知非吉兆卽君臣動色相戒尚恐不能挽赫怒之威救釀成之禍顧可泄泄然其其不應而居若故常乎 臣于是月十四日早起看天便覺氣色黯淡不類常時猶意冬月晨霧未消瞬瞑固所間有迨將且向午日輪上直中天而光不射目臣因疑晴觀之但見日

上傥有一物其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壓日上東西磨盪
非烟非霧如盃如吞惟風揚沙一坐滾滾遍天皆赤臣嘗熟移
時不勝錯愕竊思太陽除在雲中再有何物可奪其照大雪連
朝厥氷在地即撒風怒號而久陰沙重撒起為霾乃須臾之間
紅日無光乾坤失色事出非常變不虛作臣非天之史亦何敢
遠索底裡然如此之類常得之目睹屢有試驗矣臣憶奴酋發
難在萬曆四十六年三四月于時天每飛塵日常生黯視非十
四日之變毫無差別未幾而撫順報陷此一驗也至四十七年
之二月遼又四路進兵一日狂風大作拔木發屋半晌而止當
晝秉火較之亦日天日頓晦亦大略相同未幾而王師覆沒殺

戮更慘又一驗也如今歲之春無日不風無風不霾人終日在
天日之下而昏不見天日者殆兩月天地重昏亦宛然昨日風
烈異常未幾而河東淪沒既亦于攢攢鋒刃風內此三驗奈何
天不悔禍而風霾日暈之變又譴告于東西交警之時臣意
皇上見此天變不知當何如鼓惕而臣下食　君之祿亦必分
君之憂乃數月來霾霧漫無考據固無解于尸官　皇上以體
天之心為心天變如此若罔聞知而濟濟官僚方且笑曰如常
討謀依舊大臣比肩構難臣工傾擠不協和小臣呼類夥黨枯
權恃勢不務節義各圖快其私心不恤斷送　皇上之天下今
日廣寧逼而之鄰閃一有不虞再無退步祇恐禍成不救召此

天戒有如人不畏天恐何感格願　皇上鑒此陽德非常天變
非小雖有微應禍患不輕豈有處敗處已求言并　嚴飭內外
臣工盡化陰私共圖濟否無復仍前借稱貪頑甘心誤國更誅
責欽天監官今茲天日為賊有目共睹爾為職司何事一任昏
迷既干先王之誅宜按後時之律人心大聚如傲天意庶幾轉
移臣感此屢試之天威未必今番不驗念念成灰言言皆血豈
皇上自為金甌計乃不較于小臣之忠為　皇上計而猶可容
其做戾耶在昔聖君首稱堯舜當時大風為妖洪水作孽故至
今有十日並出之紀有九年不見日之傳二君不諉為適然之
數而克謹天戒爲卑諸臣亦矢心來任用能撥亂反正終保無

虞矣　皇上倘有疑于言官之入告亦屬張皇　先皇帝曾命
諸臣曰　皇上為堯舜之君矣何不立召諸臣一一問之○兵
部議飭蘇門守禦○經略熊廷弼又奏不和并關節制奉　聖
旨遼事既委經略但悉心擔當盡心料理誰能阻撓近經會議
奉旨有以戰守機宜聽卿自酌從來中外事只恐中制今鄰紛
紛責朝廷遙斷咎將誰諉撫奏與經撫當必不相合封疆大事
豈容彼此爭言再致敗壞着兵部差堂上官一員該科官一員
往諭朕意如再有抗違不遵的着分別明白指實參來議處不
得合枷了事其道將等官有規避變佛不肯實心任事的都着
會同巡按官指實參治作速去

壬戌天啓二年 ○正月乙巳初一日午時 上御皇極門受賀
○考察天下諸司 ○遼東經撫王化貞謹述始末疏曰 臣資望
淺薄待罪撫遼過蒙 聖恩優擢非望受命感激誓以死報憤
茲小醜必欲滅此而后朝食又見餞閏空虛四海騷動懼有他
虞爲 國家憂而奴猾忌淫虐有必潰之理左瞻右顧有可乘
之機河東之民倒懸望解甚於水火吊民伐罪時不可失此臣
區區主戰之愚見也十月以前車騎甲仗未能湊手臣自不敢
輕動今中外協力百事稍備兵亦足用又氷堅可渡飄忽往來
進退如意氷解之后則難圖也東人絕望吞向爲爽幸而成功
誰與吾守且奴將各處屯民盡驅出塞時所赶耀州等處男婦

計二十餘萬口此行因聞鎮江之事暫寄海州城外男子不許
披甲婦人不許覆髻凍餓而死者日相枕藉覩此孰非 皇
上之赤子乎 皇上命臣爲經撫今遣人塗炭至此又何撫之
爲也東望憤激徬徨中夜一月之前回鄉屢報毛文龍兵至鎮
江奴發兵東往臣不敢信屢遣人偵之所報畧同臣思文龍前
具稟云氷結之後奴必狂逞當約寬甸之人共舉幸勿拘案暑
不興師之說今果有此報勢不得坐視不應傷忠臣心因謝取
海州以應鎮之吉以書商之經臣經臣報書亦謂虔誠謀者得
孫之幾進吉亦使人有僨生喜之意因問臣進兵方略一一具
對于初二日臣至鎮武客行部署次日監軍道高出邵嘉棟皆

至嘉棟謂臣曰此時寒甚文龍或無如奴何奴亦無如文龍何
奴兵雖東出恐其中有詐宜勿動再偵之臣服其老成長慮因
諭具稟經臣且無來該道亦回城總兵祁秉忠久病小愈未能
上馬臣見其羸弱憫之亦令回城調理時南路將領亦來會臣
一一授以方略以師期未定令各回信地以須后命 臣獨與高
出馳赴西平與總兵劉渠共議謂師不能大舉亦襲殺牛庄之
夷以奪賊氣以振鎮江之師初五日接經臣書謂襲人者出其
不意故能得志慶賊此時必備已久未可以輕騎襲也大做之
法必三方齊備然後可舉語經臣意在持重自是遂寢 臣自不
得不從之矣薄森偵者至海州有部夷七八千人皆無馬初一

日進三千東去持挺徒行強半草鞋其精騎三千皆駐牛庄 臣
詢之甚確因喜曰牛庄近易襲所畏者海州來援耳今海州步
夷不能來若以輕騎間道伏海州道中以計誘牛庄之夷使赴
海州耳濟兵騎之中道伏起前後夾功可大截也奴氣必奪鎮
江之旅必撤矣問諸將誰敢往有二驍將願往請兵二千不勝
願甘軍令 臣因明早傳西還都司召金壢等于鎮武使以萬人
往監軍高出同總兵劉渠命 臣旗鼓官傳稟日適初詢偵者及
回鄉數個備悉彼中情形幸先返即當具稟經臺仍議進取不
然是文龍獨爲男子而吾輩爲婦人也正具稟間而經臣進
本房董良佐持諭帖責該道之依違有傷辭復下檄于總旗有

危語杳書叉臣、反覆詰難、恐挑釁速禍、臣不覺憮然、紫薑亦來
勸、臣且回、臣嘆息謂鎮道曰、奴既東顧、必不能來、韓殿兵并可
幸無罪、此吾輩安息之時也、今日之事、冀為蛇反顧、不能恐文
龍、與聚義之衆心灰意解矣、即日西還至盤山道中、復接經臣
書、內有宣窮寇矣、何以進、何以退、其于人必有詞也、而恐其
以僕為詞也、自我士無以水為擬部臺有所推敲、日來更甚作巳
難矣、而何可授為人詞也、等語、臣答之曰、昨日之事、台臺既以
吉語較之、親于東將而如臣所動、所不感台臺同心之雅者、非
夫矣、既至鎮武、胡道始有暇隙、持以誘我之疑、不可輕進、高道
亦謂土兵且至、待其來、可以萬全、天氣甚寒、少俟數日、當和也、

因論道稟台臺、且無來、而貞至西平、一看北至西平奉台檄決
意西歸、而仍欲以鋒營襲牛庄者、蓋牛庄精騎三千、奴恃為當
關虎豹、設法誘而殺之、奴中必震、可以紓文龍之禍、而高道以
台檄語意稍峻、懼而勸止、貞是以道台臺意主慎重、道在栢族、
貞豈以是為懲封疆大計、往復商量、貞嘗以望之鎮道、兆台臺
乎、議論不同、貞自不敢輕進、非為台臺阻也、今早見高道、述道
路之詞、以為高踏侯土兵耳、接郢報、見關臣疏有經撫之可慮、
百不在地勢之隔、而在意見之不同、外既分水火之形、內又分
左右之袒、北遼左深憂也、念吾輩同荷封疆之寄、使廷臣以為
憂、心亦何安、貞悔欲彌縫之、望台臺口齊問猜嫌、貞必不敢

以不進之故諉之台臺也、而高監軍亦遣人致稟、開負經臺書
職一札及錄撥發報告二稿、見小札中諄諄言其背杳直是恐
以阻進藉口、食為萬不得已之情、蓋在地方可以不必求明、而
在真科道不破不求明也、哉于千慮萬慮惟望台臺相忘無言、
直以未有此將幾動者、雖惡聲可以無反於台臺、何損並見台
臺之大耳、縷諸貞以此不敢開人一言、亦幾望土兵至、天氣漸
和、御之求之、求辭也、而不意經臣有兵急常玩屢報見虛之疏、
謂道之進及今五次、而職不知誰為此言以誤經臣、經臣遂信
之也、六月中越三岔河勞師一次、道將無一從者、八月中會
同高監軍赴柳河一次、九月中赴西平閱邊工一次、十月中查

勸河上水齒一次、皆以二百人自隨、此豈進兵者之所為乎、經
臣偶以避難之百姓、臣進兵所過河進兵五次、而百姓之逃者、
一次乎、今我貸欲進各備糗糧行裝而從者、皆裹餅餌以行、實
不虞及河而止、進為見可止、以知難、此何傷、不意經臣之汲汲
自明、而乃以為戰罪也、謂兵嘗玩而無感、又謂賊窺我伎倆、夫
自有奴事以來三餘年矣、我之伎倆為賊所窺者、豈待今日、賊
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而我并不以一矢相加、遺亦可不謂不玩
矣、戚安在也、經臣謂賊快快而歸、實有之、若謂鎮道力持不可
剿、遂鎮道甚矣、至謂南路軍兵儀東很很有怨言、臣敢謂無、但
軍半係單冗、曼寒拳曲、然遠至鎮江、不敢怨、今南路兵至鎮武、

不過五十里即有怨言養兵何用給之廩糧欲何爲乎經臣止
知將士之畏戰而怨不知其因不戰而怨者聲更多也經臣謂
前既今定主意之言皆言下策臣必欲滅賊正是拿定主意
至進止機宜變于俄頃何可預擬若必欲造一定之畫卒不易
之局則必兵至三十萬三方並進恐無復滅賊之期矣經臣謂
臣屢進屢退爲兒戲爲兒虛夫奴不嘗屢進屢退乎乃一進則
不可禦豈奴之兒戲爲兒實而戰之兒戲獨兒虛耶經臣謂今
日實不能進或謂臣之不能與進耳若謂奴不可當我兵不可
用臣不敢以爲然經臣發賊寇破而欲來夫前此奴固未嘗來
矣今終日言戰而奴反不來則知奴或別有所窺不知我之屢

進屢退也臣嘗語經臣曰譬之奕然公圍國手而使愚者當局
宜不能如公意今進既不能退又不可徒使臣蹐蹐而不敢一
下手臣滋苦矣臣今與陛下約臣在國家如雙兔乘馬何足
有無臣原請兵六萬今願以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
功但願從征將士厚加叙賚遼民賜復十年海內除去加餉
而臣歸老山林爲太平逸民于願足矣即有不捷亦必殺傷相
當奴不復振終不爲河西憂也猶需時日經臣以三路戲之臧
奴必矣臣又願與經臣約慈蛙可式無摧殺士之氣勞心可念
無灰任事之心但過河之后將士有不能殺奴而逃回者盡殺
之其軍前機宜許臣便宜從事若一切指揮又責將士待報而

後行則無幸矣奴之敗拔皆以薊遼先登字斧印紛然逃散其
歸陣以木夾前驅將士望而奔潰此 中國之羞也我實未與
奴戰而言奴不可與戰是惑也無論封疆利害即臣螻蟻之生
亦知愛惜豈輕試不測之淵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覆議如以
臣言爲不可行願罷臣或削去今官仍舊以道臣管事軍旅之
事專責經臣庶得一意圖賊不至爲臣所撓亂也 經略熊廷
弼亦上言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聖明亟如撫臣
約乘冰急進免使兵因不戰而怨併亟罷臣以正摧戰士之氣
狀任事之心之罪以遂撫王化貞獨明用虜之故瑞云戰馴報見其此湯
袁發山二老道長各有疏言遼事大意在慎重不宜輕戰更深處遼可爲畫者之概思老成之石畫也貞不使敢不假服人言

西虜助兵責許多要挾許多金幣其后輸堅難塡要挾無世厭
禁禦月近于奴酋又謂唐以南詔攻土番而唐竟滅之于南詔
宋以女直與丹而宋竟滅于女直二代用夷殷鑒不遠無異引
虎以自衛況陽向陰背叚奴酋以窺邪未可知日前貴賞百萬
如投無常之管等語或議之不勝藥除遼戰一節貞乃以爲
言不適誰彼已情形言之耳上有廟筭下有令謀啟自不敢
前行其意而用虜一着寔起于戚敢不服非方遼瀋之陷西虜
業機擡慮沙領高平罪民遼敵人心削服日遣使謂之曰吾
自行發兵上不抱抄花閒之同遣使要我無兩即許納款盡
花之行投懷敘不服今一旦輸情故棄機隳廉加賞銀三千六百
餘附而定盟以去人始有因志虎壞免懟遭其貴人桑阿爾寨
寺來詢我因言共殺奴歃血爲誓其將正欲借其聲援因而賞
銀一萬兩爲犒賞之費受約而去抄花閣之亦率其五大營來
東言大助乾兵亦領乾糧一萬兩得使我爲我哨探要有斬獲當
時老言貨得不銀不合于奴雖賞不借勇哨應之日審時度
勞不背于此貞以身任此料重責不少此一餘不得此
用虜所以末亦因其勢而用之無許夜擢文一大營領去銀
一爲南小反青領寧二千料花五大營領銀一萬抄花等增新
責因于餘兩蓋以於前歲加貲賞之府一分一外責使往來偏享及
背言坊之爽不過敵于通哥三萬餘兩一分一外責有指說亦無敢

堅百萬于無當之營想昔者遼也設之用■■非得已貴況害
一春遼陽幾於弄兵所能守而執花之■■燕為我不用則
為奴所用我東寧云路遠而雖恃可收其不合于奴粉法而貪
利令與之物可保其不為奴用邊兼■入遼陽會造西房于卜
愚夷借助奴兵三千眾為數百故家儀耳非執花也甚為房帝
念奴之不其歡減奴之心痛然發于五族先進使來言其以為奴如
山數奴羽非所長者調捍兩欄見不料于我遏樂遼之其以介馬
而聽何長于我無奈然后于我例取到涉泄之後謂
常夷天留吾欲歡其與者行等特時于虜則令兵一除我花
主長宮卜去邊可二百里其恐部吏先到五千后到一萬尚
宵二年我其懸來二嘗許皆九未為進役一
炸也虜不得不用此一我也扁可以不用是以之防我上以精
再之二十至半出其空中李用皆笑都也子賓而淡部用
清騎八千以北如部不用虜不可無此與不此進○廕戚
太保繼光子孫錦衣衛指揮使世襲○享太廟遣官朱純臣吳汝
徵介獄○吏部司務孫學詩上書稱臣請免西對加派○兵部
奉 旨會議先該本部 題爲遼事日危辯言日亂謹陳會議

根因懇乞 聖鑒以定國是以保危疆事天啟二年正月初一
日奉 聖旨這會議事情知道了不必深辯昨經略官言會議
未盡群情兩部還再同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確議歸一來說
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欽此又該本部題爲夷情正說情形 朝
使不宜輕遣仰祈 聖明詳擇以尊 國體以定人心事奉
聖旨東事緊急應差官者併議來說欽此該臣先期發單邀集
諸臣各書一單公同商確至初四日在于中府齊集大小九卿
科道官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主責成二臣同以 嚴旨戒論
俾其竭力遼事功罪一體者張同建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略還
劍帶另推經略者王紀也專用遼撫 賜劍許以便宜行事者

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略人臣不當不和者黃克纘周道登李宗
延許維新馬逢皐也不許經略既節應創除殺待罪以少抑
其跋扈不臣氣者張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
弼周希令等十八人也撤回經略廣寧題撫并經略者王永光也
令各自任者何士晉朱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任戰者大常林
學曾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遼或召還京或往山海者兵
科給事中徐景濂與應奇江日彩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
侯震暘也三說調停者王遠宜潘汝禎也專責本兵出代經略
者惠世揚周宗建二人也發兵廣寧二撫先後者徐揚先也必
不得已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經略經略亦不可稍

曰不和而爲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卓萬耳萬目共見共聞經
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皇上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
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
遼事人人之知 臣部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殷痛至重以
明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據經臣所形諸張奏者其意必
不能與撫臣共事矣移閣臣書言儼若不能撫恕父不能强倘
差官宣諭而仍不聽不亦褻 君命而悞封疆乎臣等再四商
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即未必萬全
十分之中尤望四五倘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單遼
今日之事倘令撫臣退步尚聽經臣之所為然議者必以為

諸臣一撥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士兵必撥西虜必解體而去
合無再擇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特　賜上方劍加卿二職銜
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者經臣咸望素著受　國殊恩豈可遠聽
優游不以畢其圖報之志是在　廟堂再酌推用而非臣部所
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應舉王象乾姚思仁蔡思充朱童
蒙蕭基楊維新李鴻□侯震暘吳應琦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
皆主此說其餘議雖小異無妨大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
持□□發憑庭並有二端之可執者均從寬採以　上聞仰遵
明旨歸一之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抑臣有慨于任事之難
也衆　兩俱不言之同心而不敢輕決新爲　封疆之關係重

成敗之料彼難事后追咎殷鑒不遠耳使臣子而各懷自家之
利害　國事何賴焉爲　國而使臣子有不容不辭之利害于
國何利焉事係安危只得各以其見尖之幸而中不敢居功即
不中亦宜稍寛其罪庶遇大事尤肯人肯任耳成敗利鈍諸葛
亮且不能逆覩而可厚望于今之人也更新　皇上軫念軍情
大計剖決實難　明諭在廷諸臣省議論責成功以爲人臣任
事者之勸謹將告文具稿進呈其諸臣議單俟爲完日另呈
御覽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則封疆幸甚宗社幸甚○遼東監
軍道御史方震孺以遼局不易結遼局不容不結敬陳籌遼五
要疏曰舊年除夜臣往河上犒軍在西虜處至一鼓聞賊聲援

動臣以爲賊兵且至急召游擊吳雲鵬周世雲稱云無他乃軍
士哭辭耳河東之民望河東而悲關西之軍望關西而號士住
之民經年苦兵之騷擾想望太平而慟哭經年之征戰孤兒寡婦
燒紙錢而呼天呼地也臣不覺傷感倍嘗無聊幾泣既而思之
東事一日未平此哭一日未了又思自臣入遼以來每撫臣相
語但愁用兵既久海內供億不來故汲汲爲思乘時以結局而
一時兵馬不得速平又日夕恐敵之生亂而所以亂之旋之以
救凡中背有速劍之意蓋時勢不得不爾也聲與冰沫奴未必
來我決了往我決往而必勝之具不可不稍而且備且圖有事
而可久者亦時勢不得不爾也謹敬陳五要　一曰用短不如

用長　一曰用雜不如用精　一曰用多不如用少　一曰用
將不如用事　一曰用舊不如用新何謂用長奴長弓矢我長
火器背者遼陽火器如山盡以資敵此用者之不善非器之不
善也而遼將遼兵遂言火器不得力不如短棍腰力之便今車
營火器僅杜學仲一營其餘火器擺列城堡可以爲守不可以
爲攻也遼將既不如火器爲何物矣西將習火器者大將獨李
秉誠偏將獨談克從營之由一二人矣以火器如此之多而習
者如此之少自合其長以趨短豈有幸乎則九邊　幾輔宜急
選精通火器者三五十人爲教師使人人皆火工人人皆火技
而別項器械止以備追勦之用方爲完策所謂用短不如用長

者此也何謂用精裏者憲主防奴敗家人畫爲營可殺賊令一
心進剿非精悍之卒豈能濟事則無用之兵蓋萬人以營衛轄
畫足矣其餘當盡汰之然汰有汰法各將先爲汰各道又爲汰
而臣與撫臣面爲驗看其老弱者面上用印關臣驗印放入庶
精銳者不得冒替以戾則有一兵得一兵之用而汰一人可省
一人之餉且不至集一羊以戾群虎之氣所謂用雜不如用精
者此也何謂用少除主兵外客兵僅八萬九千有奇而自總兵
以至千把總多至一千九百八十三員矣祗祿河東新失人畏
遼如虎不得不以招徠 已然一官有一官廩糈一官
又有一官從廩從糧之廩費具不必言而從從則鎮守二百餘

人參將亦數十人矣至數十人而止則有官千五百人而萬五
千人之軍有名無實矣昨道臣胡嘉棟申文言官有額數軍有
額名必按軍法而后軍志歸一指視不亂深得行軍之法此其
意止與文介仰撫臣亦深以爲然今完官宜盡數汰去而擇其
可器使者在撫臣轅門候缺委用不得干預兵事庶將令畫一
而軍濟餉省猶屬第二義也此所謂用多不如用少者此也何
謂用專夫兵之當精練也 廟堂責成甚嚴臣等豈不知之然
臣與撫臣不過一心一手耳而又東走西奔眼看手畫若廷入
廷器終日刺閱心力有限而廢此監軍道之責也昨撫臣議
定以道臣高出統北路胡嘉棟統南路牛□統中路三道各

隸一大將將各統軍三萬人其爲屯紮之者則三道臣自分承
后宜老實各練一軍而併精核錢糧之冒破與時某一軍得提
則其監軍有不實之實不則罰無赦而各軍有冒破之多監道
猶凡同罪者臣之目前道臣而次及於將領如是則何兵不
精而何餉能溢所謂用雜不如用專者此也何謂用新邊道之
使道而究其前愆也因共歷練既久習熟而就熟耳比見近時
之充撫臣當猶新殘敗之餘仰强打精神終不煥發而將上
又持彈章而御抑之威令不行軍法所深忌切思天下甚大豈
無邊才而用人者亦須用其鼓舞方新之氣然后可以建功立
業又思古之成功者不但有才亦妥有福者夫邊軍之將不可

言勇志高數奇昔賢所悲由是而推之將卒亦然蓋爲敗不復
鬪而氣指不長虎則用舊不如用新者此也凡臣所言皆平平
無奇而數四講思至奇者舉無以易此外或有用奇用敵用間
用諜臣亦嘗聞一試之而卒不得其人用又不敢信其爲我用
益有五要而后不得其用不敢信其爲我用者一一皆真實有
用矣督之臣然臣庸臣也然日在衆室中亦精究一二藥性臣
再爲處方方未必驗而所言曰參蓍補苓運寒熱桂熱攻有症
病不得不爲然也此臣之所謂平平無奇而奇者卒無以易也
伏乞 勅下部覆以備經撫採擇 聖旨這所奏切實可行
該部作速議覆○周順昌轉文選主事○四川巡按薛敷政奏

恨叢賊交犯成都該職與左布政暫管軍務朱燮元悉心料理
一時乏人不得已將指揮等官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
鎧前戶領兵二千名堵截險隘十五日周邦太先至資陽遇賊
兵蔫徐迎戰邦太下馬投降兵半隨半散十六日冉世洪至九
泉札營賊兵已札營山上彼據高臨下衆寡不敵我兵陷陣世
洪雷安世瞿英死之張鎧未及去而十八日賊兵數萬已至城
下悉從營壘四面來攻放火炮燒寺觀廟宇及居民房屋烟焰
不可向邇城內僅有鎮遠營兵七百名調到松潘茂州龍安兵
一千五百餘名分布防禦賊思川省素首雖處力单財匱無兵
征戰即守亦難言之復與朱布政及右布政周著按察使林副

總兵沈崇極至留都督兵管事陳繼先張承恩遊擊曾美中及
陜西遊擊薛來微原任遊擊范維道拔事副總兵顧鳳翔各官
兵夜宵衆薄城晝夜攻打不息我兵用矢石炮銃飛射齊及亦
既不遺餘力乃賊鋒愈熾從來內應甚多變幻危疑事機莫測
賊又分掠郫縣村落殺男婦擄掠府庄田米穀若爲持久計者
大奮崇明奮寅父子何物土酋敢于乘搖遠之役逞亂逆之謀
攘竊寵資塗炭黔蜀蔽破數千里而白日至斷人煙爲戮巨萬
家黃屋俱是烽火妄覬神器駢肩 天誅誠宇宙之窮奇古今
之大惡也蜀中道府將官多缺兼署 臣等數員坐困圍城變肩
廉愛獨計都城不保縱九死何贖猶及呼天惟持 聖明之極

救耳○命蜀省中撫按查勘升賞明時舉調募趣還根因○禮
部給事中惠世揚奏曰會試節年題准事例業詳哉其言之矣但
法立而弊隨事久而變生 臣今摘舉一一緊要所當申飭者陳
之一正文體夫文有一定之體猶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草
木雖極詭至變而自然之妙脈脈可按也水得風而生波谷受
竅而爲應總之不能不然者近是任術之者廣爲羅而情爲
辯使天下人心翕然一歸于正凡離經背註之言有類奇譎越
絕者悉置不錄要之務不傷者同不覆傷懸極天地精華遜合
聖賢妙道斯得之矣伏候 聖裁一詳批閱士子運智于片晷
嘔心于十年一字一句不足當五色之迷也而主司冬烘苟且完

事至于留連押飲飯夜催呼沉醉之際以魁元相許直至未央
本色盡露而后易之鄉場實有煩言會場當以爲戒也 國家
取士三年一舉選擇而使各宜盡心總裁與分考皆以閱卷爲
事細看細批即二三場亦皆批閱到底搨后查各房之卷有全
無筆迹似未經目者悉不得言至塗抹數句者一不相于批語
似看而實未看者亦必重加參治庶可服士心不負 朝廷任
使之意也伏候 聖裁一禁投越夫門生故友誼則無之但統
以 君父則私情不敢徇也每見無行之士揣摩某官入簾預
拜門生討題目通關節多方營求期取大物而貪横考官爲其
所餌遂于場中許言要卷巧取私人違行交通清亂大典如庚

戌之事至今爲世道之蠹今欲痛懲其弊不許臨房擾取總裁
處及遺殊或可從公按閱得一佳卷卽付本房考酌批詳以示
無他而別房不與賄賂之風可濟也伏候 聖裁一重后場夫
后場之當重也言之屢矣而衡文者但取成乎篇章不論通達
時務甚之才情學識有不逮入止以頭場取中遂爾略其所短
而不知空疎無用如台臣奏令中所慮今天下非無事時也從
獄戡亂斷非摘句尋章者所可勝任是在各房考加意表章俟
總裁于每一房中特拔數卷風勵廣示中當必有經文緯武之
彥持先貴而奮勵者矣伏候 聖裁一信功令査往科條陳謹
門禁以防傳遞之弊勤挨簡以防懷挾之弊愼彌縫以防敏眼

拆角剟頭截尾之弊肯謄錄對讀以防祭套揮花押換搭配之
弊功令至詳且明而人乃故紙視之無惟乎鬼蜮之易行而議
論之滋起也今當責成外簾官務要任怨任勞各盡職掌以釐
諸弊而于彌縫各役厚其工食繩之以重法使之惕然樂爲稟
然不敢犯而謄錄對讀尤當申飭何也謄錄生于先后巧拙關
用通神手段不可不破其奸對讀草草往往悞事故在此時當
取附近州縣曾經考劣年壯而目稍明者爲之果能用心對讀
無差落且無弊端事完之日社青筱附增廪免停粹否則同各
官一例叅罰伏候 聖裁一速題然近科第一場多至日出猷
題二三場有遲至辰后者盎緣詞譜衍長謄抄爲難而主司通

于愼重失之大既諸生銳氣全在于朝至辰后銳氣已消大非
且叫號搶攘群集至公堂上滿院若狂亦大非體合無內簾臨
場前曉戌刻卽行鏤板黎民早散至其關防愼密毋致漏泄則
在監臨及主考耳伏候 聖裁以上六款在禮等循故事以請
欲收眞才爲 皇上爽維新之治至力而行之在有事賓興大
典之同勠公忠以光文化矣伏乞 聖明俯賜採覽 勅下禮
部施行奉 聖旨這所奏科場事務切中時弊着嚴行申飭文
體屢經釐正竟不遵行今歲省考官每房各拔舉一卷離經悖
註及文辭怪誕者于揭榜日送部叅請叅處如容隱不舉者部
科査明叅奏該部知道○御史高推遣無遞說精講學勤廢政

戒遊㥵詳召對親圖史看章奏軫恤吝明法度惜人才崇節儉
而致君堯舜則其要尤在于宰相諫官加之意焉○京營戎政
右僉都御史李宗延上言臣見遼東塘報聲息甚急踏于十四
等日會集京營大小將官講求護守防禦良策因思今日之最
緊要最瀕散者莫如京營之人心今日之最類弊最應竈者亦
莫如京營之士馬臣際此時安敢須刻而忘惕厲之思又安敢
須刻而忘整頓之舉哉切照京營自昨歲以來總督陳良弼候
代半載舊協理許弘綱告病叅宗濂須身而新推之侯景晭被
人彈射是一載無總督二載無協理刑部尚書黃克纘署協半
歲卓有成功但終以日院萬姓之愛書子裁四海之獄訟而精

御有餘職掌少分矣以京營之官言之總兵楊愈茂副將郭欽
等參將金汝佐等遊擊殷體信左擊段應龍等坐營張萬春皆
相繼升去其餘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百方營幹謀求外升新
升京營副將等官亦留外任不肯內轉夫京營之官陵替如此
尚得謂之有官乎以京營之軍言之每軍月糧糙不堪食用一
石仍加銀四分抵以　抽扛脚錢等費凡用一錢貧而預賣
者未賣得錢二百八十文米賤得錢二百二十文是一月辛苦
止糴粮餉如此且掃雪扒沙以排門圍宿毫不敢緩搬運胖襖
軍器拾送銀兩火藥時不敢停此京營之軍苦累如此尚得謂
之有軍乎嗟嗟此時何時與言及此未言先淚今除工部所造

收入　親覽甲器械係借過京營者職已具疏請還其中推山
東河南春班京操路近二萬速推入都大加整練以備緩急援
用其箭樓滾木雷而炸炮水斗等件俱前有成畫俟臨時查點
料理無容再議外惟是城外舊有九營外以捍虜內以守城最
爲緊要且最當預請職謹于九營之中復陳三事其一曰營車
之當置也營車者即職之所謂金木水火土谷六府車也以車
環以溝須車車中實土上列水桶中載追風翼虎等炮毒箭弩
弓等器大約五層可放十矢車之內步卒六人馬兵十人車之
外火騎炸炮潛埋暗發營有此而後可以無望塵奔潰之虞也
此一事也其一曰營臺之當建也每營建臺一高三尺廣半之

更鋪里樓遠路布置步卒火藥臺上射打馬兵利便臺下衝擊
既可觀馬兵兼可護步卒我倚制敵敵仰攻我營有此而后可
以無臨風披靡之患也此一事也其一曰營墻之當築也每營
築墻墻濶六尺面廣四尺身高一丈上列子墻十步一堡百步
一樓四門啟閉塞以戰車墻中藏軍附近民移入墻中既可衛
軍兼可衛民營有此而后可以無臨時尾留之慮也此一事也
至于每營京卿一員六將二員紀功御史一員司僚主事一員
皆至期分守各有可任此九營三事之大槩也夫京營之官備
而兵猶天下所知本不能戰然至于封疆失弃而使京營之兵
戰于城下則天下大事可知況戰之機鬼神莫測戰之情轉盼

難定非可遊時預陳故臣且舂言戰而先言守并先言以九營
守城以三事守九營之略恐惟　皇上勅下該部及總協諸臣
于前三事增用于外臺築于中以戰車實以軍馬請求妥確竭
力盡心亟爲修整鄙根既牢則勇氣自倍然后戰勝可期至于
臣衰病之軀竊祿戎衙將一載茫無寸竪當此多事之際安用
闒茸之人或放歸田里別簡賢能添設協理庶壁壘一新不至
以兵爲試而以社稷爲戲也奉　聖旨京營重務屢旨整飭未
見奉行遵所奏三事及總督官等項着該部作速議覆李宗延
遼協同黃克纘用心料理不必辭○遼東經撫王化貞以奴衆
臨河欲渡官軍捧命相持錢粮匱乏饑凍可憐上疏請速發餉

銀并糧遣用虜銀兩以保殘疆其言曰年前十二是二十六七
等日偵者報海州用沙上艷衔臣知奴有西犯之志已備咨部
署飛殿填之報奴于二十九日大發群賊發勾梯戰車赴海州
初一日陸續俱集海州夾將總兵劉渠駐西平飛書告急職于
初二日盡發義勇五營及職標兵往一面請于經臣一面分布
前茅后勁及左右翼復申以號令有退縮不前護賊長驅者將
士皆斬先是虜酋密請于職欲東援奴職以廟堂多言虜不宜
明而戰守又無定議不使令其獨進止之令奴報緊急不得不
令之往除十二月十四日先到萬餘騎有鉄甲三千餘綿甲二
千餘無甲者五千已經臣按臣差官查驗外其續到者或言二

萬或萬餘然無定數因遣同知萬有孚親往偵之得以知其多
寡強弱之數揚報虜兵彌山谷爲數甚衆但近來無草馬瘦者
多新挑精騎七千劉世勛卒遣兵一千監之以東職誡之曰遠
偵緩行聞奴過河即急擊之又令副將鮑承先率軍于大黑山
一帶夜多燃火以爲疑兵奴必畏懼不敢進惟柳河之兵尚覺
單薄恐奴乘虛刼掠復移魯鎮道將杜學伸車營江朝棟步營
預置河上大兵連絡其后號騎伏其兩傍以周守蕭羅萬言之
悄卒過河誘之奴若瞰來入吾彀中可以大創奴若不來亦必
與吾相持不敢輕渡柳河是謂以戰爲守之意各道以爲得固
吾圉足矣而誘其來非計也遂止今奴騎數百至柳河有回鄉

百餘人驅車牛以來將至邊奴騎縛之以去周應乾聞之率兵
追趕三十里人畜俱奪回斬三級生擒七人以來奴知我者信
亦不敢犯柳河矣復遣人追諭虜兵及河而止勿深入蓋我兵
既不進不可使虜獨當之也裁料奴左牽右顧必不敢入惟是
我之防禦倍宜慎密將士皆枕戈坐甲以待辛苦萬倍雖糧料
幸足然荒凉無人之處鹽菜柴炭之數非買之樂賊不可得士
二月糧銀尚多未給至食糧餉之軍八九月餉亦僞烏有忍凍
能饑嗷嗷哭訴不忍見聞河上之軍賴　皇上賜牛酒銀兩按
臣復于歲杪馳往慰勞西平哭聲按臣猶以爲聽之賜斷而本
鎮之軍既無本色可食又折色缺乏數月皆擁訴職聞而泣職

以書達之餉司郎中付國求其速發本官回稱庫門不封者已
半月矣舊餉欠四十五萬部裁不餘國勢不能有生已熟計于
自經仰藥兩者輕重之間矣又曰惟坐待脫巾以取信于戶部
耳職不得已將兵部解到賞功銀十五萬兩借給餉司十三萬
一散而盡稍濟目前然所欠既多又値米珠薪桂之時枵腹索
哺衆怨如沸餉司以此稱病不出惟俟急則就死亦可怜也在
餉司一死足以塞責在職有封疆之計非一死所可了每有題
請戶部多不之信或于人言刪新餉併以媚虜及從盜者職以
催冊未報不敢一言自明全冊俱催完業已咨送部科聽其查
核中有冒濫批裁屬職掛號屬各道支放屬該鎮各司其責無

所逃罪若其非濫非冒也望戶部爲危邊之臣一汪思也至費
餉屬河東者雖已損失河東之兵原少又食本色不過一十五
萬有奇而兩次加派及比舊數增二十三萬有奇今以河東裁
失之故裁餉之半不發至欠四十餘萬河西之兵本以防虜
又以防奴勞苦過于新兵而使之數月無餉邊臣何詞以謝諸
軍死於兵部之銀原發爲用虜之需今除招兵買馬外盡以給
偏虜王且至賞備之需俱應預備戶部應如數補還庶濟緩急
且從古軍中之費不止一端今一庫如洗一切雜費無以爲驗
即如近日小車攤至口袋立絕無銀可買鎮武等處收所糧料
須用二千領本處既不可得欲買對內無銀可發事事妨悮事

事棘雖點金無術職安所取給伏乞　聖上勅下該部作速解
發除新舊餉外仍將借用兵部銀補發前來以備緩急之需職
無任激切懸望之至○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屢次奏報奴酋
渡河迫近虜事深軫朕念中外一切防禦事務兩部即便條奏
施行仍懸示賞格但有智謀勇略建立有功擒獲奴酋者封公
酋子者封侯俱預世襲如擒獲各頭目及叛逆渠魁亦准封伯
賞賚有差其賊中有能計殺願獻出酋首併各賊一體封賞決
不吝惜故諭○御史林一桂奏請　大駕親閱勞軍欲以彼獲
玩而肅軍容勵人心而寒賊膽也○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章
奏逆奴在邊山海薊昌等處也嚴行防禦其京營官兵人等恐

有惶惑動搖該部便移文五城廠衛督捕各衙門多方布置旗
尉番快人等晝夜巡緝密行體訪拏獲奸細仍出示曉諭各宜
安靜都重二城居住人民不許捏自放火紅致生事端如有不
逞內令獲究治仍令正陽等九門併永定等七門守門員役故
明照常差官將各門直日官軍查點不許顧覓頂替疏虞如違
從實參處盤詰搜閱務要加嚴如有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
即時擒拏俱奏其灰石砲銃等物多行預備所有外來及在京
商賈開設舖面廠衛員役不得騷擾恐嚇以致遠近驚疑廠衛
城捕仍嚴行禁諭各官有擬送來林的參來重處命試衆人私
歸着禮部查奏除名逆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朕仰承天眷憑

藉祖宗威靈期與臣民力行殄滅一切將眞朕俱不吝凡爾臣
民宜體朕意故諭○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
奉　聖旨覽劉奏具見爲國忠心朕甚嘉悅加太子太保賜蟒
衣玉帶還與上方劍行事王國梁升總兵何棟如陞太僕少卿
齎帑金進發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應用籌防守事務卿
與總督王象乾務心計議便宜行事即仍上緊星夜前去餘俱
依擬　題差巾帯洗自省等五員解帑　條理京營戎政兵部
尚書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一議補官照得三大營每一營各
有付將一員其人員今見在止
三員此官乃各營領袖如五軍一營則五軍之二三四五營屬
其統率六營亦然此豈可久曠之官合于五軍一營添設總練
火器付將一員以備官委營之用俟奠營平定方復其舊又各
營參遊佐坐至三分之一已升補而未至者甚多往時則一官

可將二三營今非其特兵列營城外及領軍登陴與守之人
總臣事咨部于號頭中經營存者程用廢營軍有人營則營經
不至渠事兵一議增城守軍查營三大營遷有營援則皆戰
外萬行營鑑集處每處用兵七千人名照舊外其城守每操只
滇軍二名今宜待旋軍至每操領一人名行五城部史查京
有身家者每操詩民夫二名庭有急可分堆輸守一議集堡
騎近業滌照會熱李宗兵清名各築士偏甚輸守集之者
太長擄則難卒就不合營定買面以百二甚當集長
題業熱通號折算不得一道每所四上各以不過二十營外
同滿隣一丈二三尺深一丈其土即用以築牆其工費則省責
之一鄰每小壘不過三除金若營中有縣資餘錢則令各營將
弟造上官二三百間以為各軍官身之地平居無事夜令營發
中二十名看守有事則令營往其中無不至暴露無夜一議
後深花得京師妝滚近盤二部開滚記書將挑清儲為用心然
於舊矢深可求春兩未深于滚心再開一帶溝濶五尺深三尺
蒲一有時則入難寬淺深其土質挑入經嶺內宸至不復寬
泉營軍照壇得營中寬語如臣呂采大窩守賊扶身叉兩
京辨有汎大得鄉鎮毀到翎木棍凡此數皆已被追東頂去
三分之一而賊引之牌亦為工部借解木還各料縣銅就官帶
有即單咨撥合咨臣差官赴工部撥其可用者盡數取發李營

弓馬賊守之用一議教習火器查得營中每年操演畢只號弓
而行貴習而試大發者十無一二今既添一副將官皆前鋒庫
操日隨賞協治驗者每日一日實不至器手調至官將既付
得較之查一塑入長營賞一五大其手雙一料名遂以及石
半壯丁務每五名一手一一名甲其手手一分名補皆精
於字中土使人以其所不長一名所甚名捨操練大弓
矢奴賊于而我其千所擇短營長兵不能許多營器
守查則精下爽一子則若不前用乃以陷之不者十
黃高得收部新孔藥軍士若事用之用乃則數一各
三會工官庫中可之用至于事常驟燥不給二半
議餘一部用儲營警侍撥以原至給之一令
其鞭一郎聞心之必其秋巨收下于蓋至五
發馬一分廠營造總協委甚化進西左兵衣處
撤兵乃揚紹十家得壁日營寇收庫十令
家貴不得十細甲家可予為不伏不中令
舉至于得遺以有不用恐有伏不中
親子安應心如止不而時科生令可
得營營善有不有善刺令之不
近圍工部造完在賣衡可令有遺
補未完有數百輛可傚令有二百輛造完營至于營馬去彼

經略熊廷弼原與軍身六千四郎實在兵事今宜令太僕寺速
請遣經營兵軍士職守有實以上數數乃今將守京急務其餘
催足軍額及未赴等官臣等總協科道勸千撥
特皆可以徑行者不敢遣責也伏候聖裁
○薊遼總督王
象乾馳報遼。遼左之變虜收拾器具以備戰守又開各衙門
政自于臣東師劇遊兵員劉奈等賊字又開求各撫鎮臣征調兵
明本歲西起及師史方入承下道戰賊拔賊戰甚多事人言奴酋
一傳至宮等籌論居民使知訊自山海一帶至德州一路至大臣所里
至防外者滿望道臣出大岸以兵已退母使豎州一傳至大名
各另有勒擄入馳聞督二十餘兩傳論分別各營兵兵商民之
思等日集前往遠東行至中途破遼五日據臣差出各管其官人
遂忠等臨帶奏丁兒見赤等與打撥本民賊臣進官齒賊民
經臣全害日票遣兵法略換事論遠義為日二十六日千時來
虜丈巨開開經臣手書大說務今浙兆為許發今勇前
爲要據堯逃敵入以免家發至于前歸前書藍數入
另近以探着俗待丁粉鳥生要入閩亦況況依
弟十餘羊袞養赤子生營即開而達所當犬羊此
死不恩開也等到至本日申時經臣進義羅賊臣與部道諸臣

賭大約稱遼東逃潰總兵官劉渠陣亡廣寧城內人民荒亂不
順虜者李門而迎順虜者封府庫封久乘庫生員之百人姓民俱已剃
頭設能欲卿撫臣之化貞者迎賊有西朝棟拉化開貞之急入化貞
卧內化貞方檢書臣之大貞迎賊有朝棟急入化貞
快走化貞走出所見之化貞可責之朝棟去有名貞日事急矣
臣人人多從後走化貞養為皆為數去驗有化貞門
為家民手從走去不貞有四李一以騎獸之往送
他物辟賊所方去來已驗一尋化以胥點之往
頭面打破團日你去得奔一化貞曰此去收
亂敵藏此貞國所有教去收化馳貌
陽騎賊化貞閣果來無之所有得貞叩
養赤聖化貞宪李未之所
逆沼子于左尚免得其所
迎兵不進進人敷千班
遂民不得遂人數千
狀拾沿途遺兵所棄
臣恐軍民內藏有
其兵伏以夫敗入
發後等語又傳說
另查明再家證將
形先具疏飛馳以聞○吏部奉聖旨諸臣布政洪翼聖俞自強

洪世變按察　詹院學程敦南王豫立郭尙友張爾基參政詹
爾達李成名劉洪謨沈自彰魏說王化行副使盧英田徐如珂
貢寧時參議宋槃仰府沈革禎孫昌裔徐從治王乘方應明黃
元會　上命部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奏
面加獎賞吏部紀錄仰與不次擢用○禮科惠世揚稱參場弊
平西秋闈大可議者南畿則有高御史已經彼中當事即將料
發矣順天則舍一十九名張惟動文亦粗通情雖控揣得其家
詩不著德于作好且發覺時動之親朋諒係數之友亦指袁中
切係上落問諸今有言主考之添改批語似有別識者已經
法司提問[illegible]與吾又順天府中式第一百二十名查廷
試首場七義取可支吾但論劉及其七章大抵皆順乎直書無
一草塗抹數言其改註于旁仍于所塗抹者一字不異長安噴
宜多口謂[illegible]金陵無片玉鴨中文字的係貫人代筆指
曉後焉斯揣踪跡得此送貢[illegible]所斷騎其一百八十金以
夫關以此浮慕[illegible]倶南[illegible]試卷[illegible]有識聞人言後闈[illegible]切一
辛亥大明神宗實錄卷之三[illegible]　萬曆[illegible]夏
宜急[illegible]題問以[illegible]三尺浙江第十三名[illegible]雖下[illegible]三場潦草
不應經[illegible]科場斷其首場之義每一作總尾一字處乘支離
及今七作七字順序說云却是一綱乎
忘七青大一部數為斷節飯亦無辭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二十一

安成　[illegible]纂輯
溫陵　[illegible]
古鄣　丘[illegible]較

二月丙午、○欽定會試主考何宗彥顧秉謙○加平越府通判萬緝逆義同知暫管府事從逆被擄其才詐降投我必也○大學士朱國祚將兒真試奉　聖旨令歲保舉首推特用二輔臣以先重與卿不必辭該部知道○吏科侯震暘乞簡別嚴遴守令疏曰職惟真戊虜寇先臣徐階上言今日之事當責將士戰而守令守將士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士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何以勸懲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守令勤則撫循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故宜重守令蒙　肅皇帝立賜報可今職觀九邊郡邑大約以科貢充之平日既不能固結其心臨變復誰與為守況大計入　覲地方各官非一人兼攝則他途代署望輕時暫其不能展布四體以固吾圉也明矣即如[illegible]一朝發難而鳥驚鬼逃者豈在愚亂之民心實長吏倡率以去言之髮指今廣寧消息已斷山海勢切郡廣且撫綏虜與奴邇薊門未平一帶在在阽危不惟外憂并虞內潰目前第一急着安得不于守令而責之欲重責守令安得不乘此計與方埈[illegible]其實能堪與不能堪者而簡別之伏乞　皇上立敕吏部將近

邊守令倍加綜覈或才守無大乖張而冲危非其所任或年力未為[illegible]而概定非其所長勿拘面情速與更易擇才望卓犖膂力精猛者立限到任各保疆圉以護　陵寢以固　宗社迨時平事定准與不次之擢此實至緊至切勿更因循奉制使地方卒有不可知之禍也乃若就計吏中拔異等謀略堪任衝之寄者科臣周朝瑞剴切指陳躁甚遲之甚事更急矣概未見舉行或恐應變之才難以驟識職請宜即日揭諭列為條款令各選方略或挺然自任或薦引他人并及將材等項書之于牘明白敷陳不許緘默投送該部即于給憑起程之日照遣宜例分次省直據其所陳再為延召覆問諺云百聞不如一見地方利害與夫官才貌歷歷在前除頹齡弱植觀面而知其不堪者該部自能分別固難強人以不能如年青氣壯早負能聲故為謙讓不進之狀者立註劣考其有索與掛名而才實有用者據職所知如張福臻呂震季建和等現在京者並從咨詢廣圖籌遣人人無遺技而危急中得其一臂之用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不于此時竭力自効漫誇甲第為榮豈復有人心者哉至于士民商賈輻輳　輦轂或以利或以名夫孰非憑依　皇上之寵靈以榮身肥家一旦有警抑背狼奔是何肺腸是何景象且使道路之間馬驕填委風聽訛傳起奸宄窺伺之端撓善良固守之志實情法所不貸乞　勅下諸司一併嚴禁職不勝激切

之至○兵部恭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事 聖旨年來紀法不
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經撫官姑候議
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
問其餘道將各官着張鳴鶴會同王象乾從查明白具奏○吏
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覽科道官疏紛紛全無正論遼既
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艱須張鶴鳴慷慨自
請視師具見忠義為 國汪秉謙等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了
今必若究責察各還已見不恤 國家之急臣道何在着部院
使倘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協力共圖 宗社大計將當行
事務着實整理毋得虛言再有仍前亂言混淆是非的決不姑

愍故諭○刑科給事中劉弘化奏曰竊惟邊事之壞壞于欺蔽然
其邊與邊合而部議析之即部與邊合而 朝議持之又小喪
失與中樞無與假邊功希冀此陞廕耳未有悍戾主張因德衆
實直到壞不可支猶敢大家說謊如今日之寵廣寧者也先是
前月二十四日奴威遼河報至二十五日御史方震孺遣書兵
科閣官等見之急言于閣臣恐廣寧或為賊圖當速求一守關
重臣以為後勁以固 神京保障今閣臣言兵部尚書張鶴鳴
扶病來見似不可往而他所舉之人又各未有灼知因天色過
晚而退次早 朝畢臣等與閣部大臣再申前言鶴鳴疑長當
關徵遼餉等語戶部徵汚天無人臣鶴鳴與閣臣葉向高數語折之
又責臣劉蘭和為留行語以解之方回嗔怒臣即欲糾參隨聞
其自知亦有責任具疏請往既聊慰其救焚之望亦緩其誤
國之罪耳二十八日經臣塘報言撫臣已棄廣寧而兵部故弄
機關竟不得其全抄未敢輕信次二十九日 朝畢諸臣仍聚
語而職方郎中耿如杞言王化貞二十三晚差人口報尚在廣
寧誰臣科部閣院云撫臣且至寧前亦不之信及閣部進塘報
首閣之臣同官又呼口報人問之則明明暴出失城棄衆特其
口說藏頭露尾又似左支右吾而未嘗直云失廣寧也出而閣
臣口說耿如杞實教之以致許維新等出疏特參經略為撫臣
地臣猶未敢信及三十初一二日連見督臣按臣疏始知經臣

亥石君載拔
抵關撫臣殿後道將相率而逃矣其按臣貽兵科書云撫臣二
十二日午時已押百姓而西更為明悉臣不覺仰天泣血向使
撫臣不厭言守如按臣逆向經臣之言則廣寧守備雖不設之
甚亦決不至此也或將自許六萬蕩平之兵因守振武如按臣
計奴不能破振武則廣寧必不內潰也又或將十三萬之兵固
守廣寧以待奴至為五日十日計奴又不能待久而得利廣寧
有待亦必不內潰也又或現在西虜之四萬騎肯揚兵河上衆
如撫臣言奴必不敢很顧而直前廣寧恃西虜亦不必內潰也
覽部中年說議一朝斷送 皇上之封疆乃如此乎即有重發
王化貞者再曰莫驚慌再曰人先不信其言敢出口乎經略罪

取許維新等五臣益有辭矣又兵科給事中臣徐揚先并參以
旨撤本、明旨不敢不靜聽、惟是遼撫王化貞并參尚未蒙處
臣竊以刑垣不避忌諱一體劾之、夫化貞擁十三四萬眾專練
一廣寧不從中制不受節挽人皆信其成功從無一言指摘乃
以 祖宗朝百戰之疆場為說謊之戲、且持三箭問何百足之
扶助為獲身之靈符平時實未一戰而辱吟妄言可戰以愚中
朝以批發賊嘯期暴不計寸而執拘靈驅之戰以致奔潰以致
逃亡賊未至而弃城先奔一年之撫緩何在城已弃而猶號諸
渾身之手腿無靈既能能本兵職方與之扶同說謊以逃其罪
非又能使舉 朝惶惑經略獨參劾以下兵部尚書臣職掌所關

十六朝廣寧實錄 卷之三 天啟　　五 友古居藏板

懼不立請正法豈真畏其羽翼甚多如徐揚先所言以少此一
人公衆哉特以臣知杞逍遑以報其誣臣條遼使臣言而已後
耳處世甚抑損袁泰揚國忠陳敗叙功虛杞陰謀激變韓侂胄
躁動首釁千古而下讀史者恨不手刃奸臣豈料清明之世有
如斯兵部如斯職方而人不敢言邪黨橫行一至于此況 世
宗朝不常以見虜城下斬丁汝夔乎 神宗朝不常以誤主封
貢逮石星于獄乎而以遼事論一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正
一廢責夫尚庭之律豪再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逮入且論
一入其事之楠極三敗于撫城夜戰而袁應泰死催戰罷人
且同罪于撫地督發鴟鳴且恒言為本兵經略者之宮究又

只以廣寧竊高出以言其遼熊廷弼以若扼山海台臣且渾在
欲弃之訴心豈有公然主戰之樞部侍勢朋比之職方我師叢
城之遼撫而寬于評論者 皇上試問閣臣千古有此國是于
古有此國法乎臣閱張溥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又聞陳懽曰 朝廷之是非也天下之是非也若取捨衡揮一
以私意合我者是與我者非即楚莊弗取之矣即閣臣葉向高
老成長慮屢親剖析戰守甚明而臣與有祭有孫張鶴鳴亦有
成言在但可覆按也 皇上第念二十六年之疆土何以當
皇上不次用人不吝爵賞虛已以聽閣部無一退舉之時而遂
使遼東盡至淪亡又試查年年以來者奏遼撫在官時誰人有

十六朝廣寧實錄 卷之三 天啟　　六 友古居藏板

障之遼撫走時到今有疏案是誰羽翼是何情緣只此亦可立
剖更乞 敕督臣將遼撫逍將逃回者逐速明報與經略同時
定罪仍乞 詰問職方郎中杞二十二日遼撫已弃廣寧二十三晚
何以又有口報既知實有今報二十九早何以代為改換首云
遼撫尚在廣寧令其明白回話然扶樞賜處分兵部尚書張鶴
鳴濫賞已多力主難然勢甚重法必不行亦宜姑令戴罪策勵
厥圖猶存一綫之法以警將來庶國是明而 朝廷尊國法伸
而後來之邊疆猶可為耳疏題請 旨奉 聖旨 國家多事
內外大小臣僚當協心共濟何必力爭經撫功罪一體同論前
廣寧甚明豈容輕貸今尚望其立功則罪故暫寬假[illegible]

請行邀豈得肆行阻撓姑且不深究着革職候三個月○科臣熊
震天威奏 聖旨這本說的是熊廷弼王化貞若能出關收半
若屯漸次收復姑准贖罪如不能立功許令同正法其道一等
一體同論該部知道○御史蔡汝茂奏曰臣考之律例凡守邊
將帥被賊攻城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者斬今經撫職
司節制身受封疆乃無端而鬭爭口語反將緊要筭機盡成就
閫及多一渡河望風奔潰守土者視棄城爲尋常監軍者用脫
逃爲故智戎服累巷之間以反戈降虜爲便宜令人髮豎眦裂
今廣寧失守料山海之外雖留尺寸之地以爲障蔽所可惜者
疆土之敗已所可傷者生靈之塗炭耳若言守不守而先入關

言戰不戰而不以身殉與夫一逃再逃諸臣自應立加 尚方
之劍夫撫臣實與廣寧爲存亡經臣實與撫臣共生死此已是
欽案何必更煩議論願以公虛之心正失律喪師之法以察切
之着慮已年稱守之諫臣斬以爲今日事勢固是殘敗之局循
未必非整頓之局向者人心以關外爲必塡之地出關即送死
之弊故髮足不前抱頭欲竄今關內是中華矣人心可以無畏
一也向者人言河渡必須營合寨據故棄而不守坐而待已今
關內咸輻輳夫人力可以畫用二也職請略言大勢而與當事
者酌所以守禦之策夫 燕京南建卜萬年之基稷關屹立據
一方之險 祖宗創業固有深意以遼而論自山海歷一片

谷以至喜峰古北考之舊制防守甚密邇來平日久漸積玩愒
伍者漸開別徑用之成路遂令處處可以闌入今宜速委通曉
細密之人逐節逐處或復舊創新設險駐兵而關上重臣時時
跨勘親督使鳥飛莫渡而後匪人可過也以腹裡而論自山海
而歷永平以至通州實皆爲緊要重鎮今宜速置一能道臣
忠勇各將或沿河設險或相地築堡使處處把守節節聯絡而
後長驅可杜也如各鎮調兵恐此實彼虛宜派定容約特製兵
符附召令至是在各督撫妙算神成以爲應援至于 京師門
禁盤詰防察在太平之日尚須加意職昨歲入長安見門禁漸
疎故謂關警則盤詰稍寬則一弛盡弛曾疏及之乃今更何

時哉奴酋慣用奸細效如影響 京師係四方雜處之地倏往
倏來朝遷暮徙衆有憑藉而不可問者稽察尤難今師濟在列
分布而合效一臂若實舉行定有頭緒其城外增撥擂濠札營
清野諸事亦宜先時鳩工督驗毋待今日虛應故事臨時措置
無及至于曉諭百姓安輯人心今市井仍舊安業商賈仍爾通
行尤爲第一義而二三大臣時以金甌鞏固之勢仰慰 皇上
宵旰之憂使上下相安中外鎮定勿以張皇爲憂動勿以虛聲
爲持重勿以意見爲議論勿以調停爲和平則未必非易危爲
安之一機也若夫任事在人 皇上拊髀而思當事虛懷而訪
豈無幹濟之士應運而起顧知人固難用人猶不易如濟濟之

蕭封伯使從容就義豈不千載流芳 一心生輝綵其事非人卒
昔未捷身先死英雄之淚空流事後迤封疆之削日甚哉者失
守之經臣尚有惜其才職敗之撫臣人亦備其志而追其敗羈
亦繇董權兩關爲法縶身雖其自遺之孽頭封疆幾何堪削文
臣幾何堪此摧折故自後用人宜珍惜爵量錄貽后悔夫忠義
在人心耿耿不磨國難見忠臣後來愈勁如諸臣所舉孫承宗
諫遣老成忠貞慷慨以文事兼武備以入相兼出將此正其人
他如介介清廉之沈棨郎匣甲一事件件精堅井井論列之楊
嗣昌郎兵餉一疏言之切中皆實落做事之人無愧職掌若今
日用則武將更急如之萬之李懷信自孩之毛文龍皆宜速召

酌用俾之戮力夫文臣力才已經部院咨訪乃武臣勲戚及武
舉中之才堪沖邊者亦應令科部發單咨訪郎總鎭衛所亦令
悉舉所知彙合召用如文臣行取例庶幾可以鱗集至得[illegible]之
方如所稱品字坑陷馬穿塵角播埋地砲高壘深濠皆足以備
防禦所謂人事不齊倚之天險膂力不足勝之鬬智嘗思古人
用火牛五采文身束薪繫尾當其功未見時豈不令人掩口而
笑又如竹頭木屑之需當其用不着時豈不令人鄙陋而譏及
其功成用濟始見一段巧智卒令樹功不朽今旣不能爲堂堂
正正之師又不善爲用智用巧之計只是不做便了豈不令人
搤腕頓足乃目前之最緊切者閣臣兵部兵科咸宜添設報馬

使遠塞信息刻刻相聞近如蜀之[illegible]之因[illegible]每成賞
絕夫知虜而後可以備虜豈得視爲細故當見前會之報題名
眞如神行飛渡良以利之所在人爭趨耳始以單撥責務宜亦
優以重賞給以駿騎固禦應機務之要着哉職言如此所謂單
之無甚高論且多瑣瑣然已上言頗力行何如只爭在名實緊急
之關耳惟 皇上亟賜施行○練絡勇從御史梁之棟請也○
賜馬王禮招練京兵 上嘉其忠義○戶科陳維新請發預買
煤炭 上嘉其急公命支太常庫積銀協濟○登萊巡撫陶朗先
疏上言封疆得已失守奉 聖旨廣寧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
重國法難容罪一貫只一 撫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辱勇

烈可嘉高邦佐以身殉難足媿偷生併都乘忠都着查明郎錄
其餘道將等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 旨定奪該部知道
按廣寧旣潰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略因事多異以而去
不許念四日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等曰我受 國厚恩義
不能生苟以忘殺之矣奸我吾骨歸里以見吾母郎葬吾父墓
則使知有死事兒不能也高永等痛哭勸之行亦不從沐浴衣
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死高永又謂高厚曰主人待我等厚我
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于前者汝郎負我眞負主人言畢亦自
亦自縊死高厚年十九徒入京僅存皮骨爲佐佐高世彥道之
其詳夫邦佐無弱冠之兒有入十四歲之母尚不[illegible]
容就義眞烈丈夫哉○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營練兵○
都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職連接督臣王象乾撫臣方震孺塘報
東虜暗遣于正月二十日渡河東鎭義兵迤東黑夜北渡[illegible]
竊身自右屯遼陽以後廣寧廣寧棄于二十二日是時奴酋

在沙嶺也化貞休于先擊又爲保得切所遣督發至閭陽同延
鄧並馬遵寧前至于今而駐中前所駐關上與道將等官覥顏
苟活以待斧鉞之誅三尺具在豈容偏爲出入惟是關以內處
處單虛比昔失事情形不比往時而舉朝婦人徒爲鎮定之言
不爲鎮定之事延挨過日凡幸奴酋之不卽來且晚可無他虞
猶然望門投刺應酬人事而已猶然送往迎來征逐宴會而已
猶然寬袍大袖威儀爲鮮而已猶然飽食安居體統自雄而已
猶然倚文東武矜名失實而已猶然交搆立黨遁言是聽而已
猶然驕蹇不惜廉恥 朝廷而已猶然色厲內荏逗遛國門而
已猶然一柄衆操置身于是非成敗之間而已猶然一面數樁

調停于東西南北之間而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以天下安危
付之 皇上以 皇上安危付之 天地 祖宗試問誰守山
海守之之法安在則自慰督經撫而外茫然無應也試問夷虜
合謀只通山海而 京師何以設防使人心不亂茫然無應也
試問奴若至城下勤王之師何以次第入衛布置何方糧料何
在茫然無應也試問都重二城周廻數十里守堞官民何以分
守內外奸人何以淸查各門何以關閉煤米何以蓄儲茫然無
應也試問京營軍兵分統何時待其分定敵已入關以演習廠
陣而外尚可帳入爲城守之資否茫然無應也試問 輦轂之
下有奴賊焉孰敢重任屬之誰克稱擬其忠孝性成不貢 聖
意此外卿寺濟濟尚可簡擢一二以備緩急之用否茫然無應
也非無以應蓋欲應之而不敢當豈敢懷之念移而爲全身保
妻子之念萬一事變非常有大家相率而逃且如經撫道將初
未至而棄城奔竄聚族百里土地數百萬生靈墟百年積聚拱
手予奴而處法止于再逃二臣嗟嗟言官言事少拂當路之意
便遭摧折至糾罪樞輔方之不得而失官封疆必再逃而後議
罰也尤而效之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命
閣臣責成當事一切戰守機宜勒限刻期報 奏施行○川師
克復安岳樂至二縣○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旣明請平心
直部疏曰經臣熊廷弼控扼山海詔虔三方鼎峙原非躋外而

必欲驅之右也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爲失策
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殉敗思
得無罪但兵忌嘗玩業已具疏 上聞而守定後戰又與樞撫
爭執成隙者此經臣之案也撫臣王化貞仗鉞廣寧專制一方
滅賊因其壯志而未見確有成謀初意屬恣外孫永芳內應僥
倖奇功不覺墮計乃復催兵浪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
不服照會封疆罪復何辭但六萬蕩平業已誓師入 告而又
不共戴天亦熱腸激烈稗有擔當者此撫臣之案也據經撫見
成之案議經撫應得之罪 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稍輕重乃
李實[illegible]者[illegible]及[illegible]其旨[illegible]聖[illegible]承[illegible]者[illegible]取夫[illegible]今職

請逮遼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可
不問者乎乎不平乎近凡流言嫁禍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
仍移節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
服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哉竊嘆經臣責任雖重事權
實輕不奉與本兵相忤縶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固守不可
得則經臣之罪其將安逃撫臣意氣既銳受惑復多又不幸有
本兵爲之主聽討從所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則撫臣
之罪又將安逃是二臣之陷于辟者皆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遙
奪決勝職在中樞審彼己之勢決勝守之機豈與人任而待詐
許鄰凌浸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

西虜擁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而傾得優游局外乎○以
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起李懷信總
兵大同○戶部兵部接出 聖諭朕自登極以來夙夜孜孜惟
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是念所有加派錢糧俱充兵餉亦惟圖勦
除兇逆又安方內使吾民得安于田里室家相保以稱朕愛養
惓惓之意無奈東西告變經費日煩以重累吾民朕甚憫焉今
以將吏之用力士卒之用命其殄西賊蕩平有期惟是東賊猖
獗侵我西河轉輸征調未得息肩地方官當曉諭百姓以一朝
廷不得已用兵暫時加派吾民當以急公爲義稍俟事平即行
蠲免其帶徵錢糧已免二年北直隸地方頻年驛援苦累尤甚

併免加派以示優恤有司設法團練鄉兵令各自保閭里中有
智勇才力之人即行獎勸或解送督撫兵部衙門酌量擢用其
河西逃難士民不肯從賊來歸內地尤可憫念地方官即便安
插給發倉穀多方賑濟仍撥與空閒地土屯聚耕作毋使令其
失所有壯勇願充兵者聽有奇謀異能志在復讎者即與録用
爾部即出榜曉諭仍行與各省直撫按官一體遵行朕實不德
貽累吾民惟 祖宗德澤國家法度朕不敢忘二百餘年金甌
無缺之疆宇朕不忍棄凡我臣民悉心殫力共期匡濟以安享
太平之福毋負朕意故諭○總兵楊懋基吳守德出鎮延綏寧
夏○十三日宴卓異于禮部○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晉以爲

節奏 聖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衛差的
當官扭解來京究問熊廷弼着兼職回籍聽勘其道將等官着
樞督巡撫官從公分別具奏情輕的姑准戴罪立功分派委用
不得推諉一應防守事宜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用心料理便
宜行事經略員缺作速會推來用該部知道○袁崇煥爲職方
主事○贈清節名臣包見捷工部尚書○遼東巡按方震孺奏
日向經臣以爲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住兵原言遼將不足
信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單之手也說
不得苦說不得難可以張去者固宜僅力担當即有掣肘者不
妨委曲相濟期于裨益封疆撫經略之責難辭今日上責明白

出揭成何驗守因逐東而走經畧軍覇并河西而失之非常
罷斥位極人臣不識何以府此隆典臣不敢爲經臣熊廷弼寬
也撫臣吞賊之意真可以對天地而質鬼神汲汲憐四海之困
窮未細察奴酋之利害未免過信同邪之言易視奴而以爲異
我也過信我兵我將真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情
形之疏語語先道彼矣撫臣親爲臣言昨之失看全因劉渠不
遵前授計較盡從鎮武廣寧于兵侯倖一戰並鎮武兵潰則廣
寧守廣寧兵潰則城樓去人心安得不亂□臣雖廣寧亦掠臣
對臣而言曰今年二月大計待子來進兵臣即可寧掠臣言賊
奔未必來我常疾趨關寧幸留圖根本線機許日豈遽忘之耶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三十五

人心一變賊未來而廣寧先潰寧前危解矣至于出城一節臣
因逆將孫得功覆進封火藥軍器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
知其謀撫臣不免矣臣不與守則撫臣且奈之何撫臣常言賊
一過河斷斷不能守是以坐而待亡不如制之之疏識欲先置
之死地而後生也奴過河而逆孫得功金輔等當亦無幸臣不
敢爲撫臣于化貞寬也若督臣王象乾撫長不及馬腹自應免
議至于諸道臣有裁罪受苦而無人功高出胡嘉棟也有閻廣
寧不守隨經畧而回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相殺
撫道終不免陷撫臣出城者牛象乾也有衆應廣寧而廣寧已
陷者郭鎮言也有圖西廣寧盡人使盡變而賊郭無恙者張應

吾也此番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諸臣隨經撫而趨情似
可原然封疆既去照律分別治罪寧嚴勿寬一按　肅皇帝之
法亦復何辭當此呼吸存亡之際一面責其戍守山海不得以
待罪卸擔俟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擇一二人而用之然
非臣之所敢寬也惟巡道高邦佐慷慨自縊于松山可謂一時
之烈其　卹典宜從重自不待言若諸將祁秉忠扶病力戰中
箭而死此爲第一劉渠傳聞落馬不知下落有傳其死者昨承
差史永芳自鎮武走出見其牽戰馬家人悲報其妻渠以墜馬
以入何得爲乳臭渠之家屬且伶仃南還則渠固死矣惜哉又
如攻西平一日一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尸與城平賊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三十六　友石居藏板

半夜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賊臣李永芳知守者爲羅一貫欲
招降之一貫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貫是好漢肯降爾乎亦
豎降旆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貫遂自刎死
城內兵盡爲奴所屠時楊丕顯走出始得其詳嗚呼烈矣其他
諸將死生未有確據容備細查明與府所各官另行具奏○川
中兵報　陝西巡撫呂　塘報先據邸報該尚寶司丞劉時俊
具題奉　聖旨　謹報賊情事陝西鄖陽巡撫言差人偵探不
時確探欽此除將已經塘報外今復據陝西分巡關右道參竟
華蒲綿今將四川陣中所遺綿州衛先生書扎謹奉鄉尊台前
冗中不能逐位裁報謹將十一十二日至十七八日止事實上
聞十三日萬與兵與奮酋打陝殺斬首級十五六顆十四日探
營兵扎營于百梯櫺次日即往來頭鎮探聽遇賊招討斬獲十
餘顆內有大頭鼓完事兵十五日敵從新都鄉黑機子云叫我
兵來同去殺賊有萬餘兵三十餘人同去黃有二百餘名至前
村有謀正息園住云你們白打子認著你們是鄉民不是正賊

者只云不諳郎與對敵可憐忠義之兵俱爲賊戮止有八人奔
傷殺周次日酋說鄉民與我兵傳息又說向白杆二千云我們夫
殺者酋將民兵殺了二三百人痛哉痛哉至十六日酋云我兵
將他人殺去甚多於酋于十七日五更自肯起身直抵石柳橋
將標營圍困加衛指揮賀民望等曾與酋等在重慶同謀設伏
的郎調大馬一陣方出營對殺民望將自鶴子一鎗刺死名頭
爭先又馬共混於我逆與救援鶴隨兵齊出許斬賊三十餘騎
衝散大戰自辰至未斬獲五百餘人俱是騎馬賊吳者今兩馬
三百匹五營將官俱各得功想酋必寒心而逃矣至後二十一日後
有有緊急逃酋所報前中宅行不及奪布乞將此皆看過十一日處
寄一處以慰遠望之錫紫報打探事宜抄報自十一日起至十四
日打陣共計功二百餘顆得馬一百餘匹此功勞方責明十七
日各兵擒殺二千有餘與敵盡信交戰方敢不住郎催官放
白打手出陣兩兵一處將會兵圍進河中岸俱放火燒鬪敵天
明將功九十有餘至十九日會賊又來戰塲中死鼠內外者從
明報火砲放有今二十日未戰又有轉報去錦州監軍道部者
所差馬兵十八騎前往什方探聽恐往錦竹至安集錦竹打聽
選路恐往各州縣去共各處人役當要緊請不可混放一騎馬
入城又差楊千戶領兵去什方錦竹打聽消息夫了其後人有
數來今抄塘報傳與撫衛知之可領諸兵謹慎盤詰奸細不可

大寇人約承平不過指日等情轉
報到賊殺係叛兵河息理合塘報○以白肇慶爲都督同知王
世欽加署都督同知分管神樞營戰兵○罷經筵○搜訪將才
○中式舉人劉必達等謝　恩○刑部主事王之宷奏曰今天
下大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國中國大患不在外訌而在內應內
應者應在內也臣敢爲　皇上直言而聽誅可乎竊聞　君父
之仇不共戴天義不反兵士弗共　國臣子且然而況於　天
朝往歲李選侍氣毆　聖母崇　皇上再三出　旨布告中外
即好相方從哲還　部旨仍諭發出自是中外知選侍惡同武
氏日夜爲西宮貴妃討　明旨駁破逆謀潛消　聖母在天之
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仇一大義也夫李可灼之誤用藥

也引進者誰也崔文升之故用藥也主使者誰也倚從哲聽其
將誤認故乎原情定罪不當置從哲於可灼文升之下此　先
帝之仇未復者一也東夷之橫也戎無華也張鶴鳴四人深入
奴穴致銀三十兩一背包脩書請山海書漫爲則虜受之爲也
博士作大相兩疏特參而　皇祖從受遺四人鄭貴妃主之方
從哲聽之且馳書催師明知其敗而催之至今遼東陷海內
騷動失事諸臣罪固難逃招之者罪大而不可解矣此　先帝
之仇未復者二也乙卯之變當張差從閤進時突犯　先帝
安危只在呼吸　皇上安危亦只在呼吸間此乾坤何等事也
乃延覩　皇城御史劉廷元遂委奸謀以風顛具奏矣本部承

行郎中胡士相等改註口語以青柴成招矣五月十三日借名
拜禮關王神道請堂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即於是日
欲決張差滅口而不知臣疏已在袖即於是日入告君父出揭
各衙門也後十三日□審張差招同謀做事裏外有伏兵飽的
人多着裡李守才招同龐打髮朝來馬三道招同龐同來只在
城外邊詳具張差出首手本并抹去逆情一十八條臣愚不識
忌諱敢昧死以聞○欽犯張差出首手本　欽犯見監張差
手本出首爲無知犯法事有差母舅馬三道樂紅封教道人同
丈人李守才在皇伯鄭爺毛爺趙爺處門下做庄頭差到黃花
山遇見馬三道李守才龐內相劉內相衆口說來正好只用你

的名字使裡老公與我裹棍一條、本月初二同到玉皇廟右側
院裡喫茶、說明日去罷好的多著裡、初二日離了山、龐公騎著
馬我跟著走到燕角東、不知名姓舖歇了、初四日來到不知街
巷大宅子內、有劉公公與我飯喫、不要餓著他休要多了、你就
衙一遭去領著從後宰門入、你的力大、進著一個就打殺一個
闖　宮門入內犯　皇帝太子死了、與你、也少不了富貴、你
用、還有大好處、還有紅[illegible]　我從四十一年、今還在牧著
裡小的口喚進齊他的天下人多著裡、商量三四年了、所有走
賓臣問毛爺是誰、招云是廣仰聚鄭爺兒女親家、問趙爺是誰
招云他們下的官號梅山、臣問搖著打殺他家亦不得了、說是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十九　友石居藏板

欲打上　乾清宮去、臣看此首詞、懸髮衝冠、郎日具呈堂上面
議事重大、付職收監、後十三司會審招詞與手本同、各詞胡上
相等從主風顛者有也、堂官調停風顛者也、若無臣疏風顛結局
矣、竊擬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頌多溢詞、室宇張
問達語轉而意回、先允風顛、后覺奸兇、因人作事、欺世罔心、傷
一路行、騎兩頭馬、玩神器于筆舌之上、鼓正人於口案之中、罪
有重疑、法無偏縱、伏乞　聖裁　欽審問官抹殺謀逆情節一
十八條、巡視劉廷元撰謀胡士相員外郎勞永加等同惡相濟
多遺口詞、本月十六日四司官員會審、提牢廳未問張差、永加
手拿四指、口說只審四句、衆問何意、答只用一　犯人姓名、不及

添究、士相呈稿、陸夢龍堅不盡押、堂官請亦不至、我十三司審
欲抹殺一十八日會審張差、招龐公劉公同李外爺、馬三舅商
量明白、逼著他來、說明白做事、去罷好的多著裡、不曾入招、欲
抹殺二差招教我打上　宮去行　小爺、問龐保劉成他見做
官怎麼要害　小爺、招他一統天下、要選官裡不曾入招、欲抹
殺三、伏招劉公[illegible]只進去、教進著人就打、我致　宮門前、劉公
還在外待著　[illegible]俾休要說話、不曾入招、欲抹殺四於念五日
會審在山東司、差招去公外爺[illegible]庭斜五月初二日商量到黃
花山王皇殿西牌石寺小廟喫茶畢、龐公說你三舅是誰、丈人
是誰、三舅不明說、暗處他怕失言、他背做老公與我明開了、我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二十

丈人說你和老公說話只看好、　是了、招詞止有小廝字疏內
削去、欲抹殺五李萬倉招張差原只有風病、只是說話風風勢
勢、與見他喫藥士相說寫此一段、難為巡視不曾入招、欲抹殺
六、李自強妄招兩年我們柴米都被人放火燒了、柴不燒、張差
不要他不借銀、自強即燒柴之人也、多寫風語、欲抹殺七、差招
外父同在三舅家商量就了、初四日你謳去撞一遭、李守才招
與龐保劉成原同商量、與他地三十五畝、還有許多好處裡、馬
三道招原與同謀、又招小的同來、只在城外避、二犯招詞十八
人眼同落筆、士相割單各幾有堂印、此印欲抹殺入差以手拍
地、招你們同謀做事、今事壞了不認、難說教我獨死、又招還有

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叫李真張東罔來就曉得了劉繼禮說干連人多士相關筆臣聲言曰此撥宋江三十六也如何不記郎中虎闕美初未受賂舉筆直書后士相於旁過私添一香字字迹不對見者駭之欲抹殺九又招你們衆邊一起幹的事我也說了跟你收保等言波及無辜要說謊人問　間有眾張荣王帥爲首欲抹殺十一至二十六日會審孔道招小的喫肉喫酒原不曾吞役損見了鉄瓦殿高真人與他叫首當堂敎嗖張差劉公是好人你衙劉公差招城北富家應捕下跡帶燈子約會聚人等我說初四日來誤了日期也活不成孔道仕此旦豈不知情欲抹殺十一差招棍頭有鉄束有鉄人也有真鉄的裡外

有伏兵他的人多著裡又招此會叫龍華會衆人做事商量三四年了此來入招欲抹殺十二差招正月初二日封我張真人就擬了提了本司改爲揶李提臣詰更招詞堂官言揶木提亦打死人又於尾後頂小字兩行原單未有臨行又加封號俱未書押欲抹殺十三六月十三日脫稿勝真問咸聲等塡入原口詞五段約同講者具呈堂官面且不同本司看語必不書押欲另舉筆堂官各本司看語一字不改始諾諾而退誠閱本司看語有一字爲　青宮各欲抹殺十五復於十四日永加殺聲同曾曰唯王本科令該吏章承願急而楊言山東司原招誰人擅改李偉宜任日堂官令本科做招差處駁正何爲擅改三人辭

色不吾賴主事曾曰唯解之日干其事欲抹殺十六自知計窮又以山東司看語補口十三司發抄十三司不知也欲抹殺十七招內共主奸謀爲三道與李守才各不合不守本分同張差殺人黨內四人姚朱瑞鳳改爲入教內臣義詰問堂官言更一字亦罷臣言春秋嚴一字褒貶豈可擅更且招內有紅封票又有高真人主持鉄瓦殿士相說是高高的真人不是人姓永加說不定寫到封教今內一套見監薊州年四十五歲鎮朔衛人紀住　十八叢兩一套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曾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一夥人人撒捏者也今內封號之人卽挑捏進　宮之人改爲教欲爲奸人尋活路而不知其

輿教卽同黨也張差所報之棍卽劉公所撒之棍以撒爲欸欲爲奸人滅踪跡而不知兇器在　內府也嗟呼諸奸亦爲人臣有人心者心知非風顛口說風顛以堂官對衆手單而大膽擅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私意增減之　國家大獄寧禁大逆欲朦朧結局爲亂臣賊子掩匿之是何心機是何行徑按律劉廷元劉光復等已犯十惡之首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馬三道李守才等罪在不赦之例因謀　社稷非止煽惑人民也伏乞　聖裁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大學士孫承宗疏陳目前切要處曰年來兵事多不振倘其多不發以將用兵而以文臣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

武為邊備而日增文官于暴以邊任經撫而用問戰守于朝種
種誕漫因循之象徒相與咨嗟而不能進救以一隅動天下遂
至歛天下之兵於邊而既頹一隅兼壞天下臣愚以為今天下
下急務在收拾人心而欲收拾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綱紀
大要惟願　皇上勑廟臣工共奉　祖宗之法度以冲　朝廷
之德澤而先選精敏有為之才蓋從古　國家多武健之吏做
為寬陵　國家多諉惰之吏做為怯痿方今百事因循疲玩叢
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寬博近迂文藻近弱遲緩近衰急為
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粮之司既用老成供以
果銳一時撫道務振一時之氣大破常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三百三　麦石居藏板

破格以循情分至京內都邑之長務擇廉幹勤敏之人任之夫
廉則不私幹乃有用邊事猶劇練兵凡應援之征皆可咄嗟立
辨一方城守事事為需此于凡城壘然而埒內為急至于武吏
宜今兵部調諸將才望者備疊之擇一沉雄有氣畧者授之鉞
俾得專辟置凡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或仍令其自擇
所意氣相合者即以其人者所將貫其所分其精卒多不過十
餘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賞令其自為簡汰而用之如所自
募設其撫賞之責而任為專總備則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
得制其師奉文吏知泥不甚得寄則小見所以御吏卒而得
其死力者韓說或見以為動而法固甚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統

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經撫文之武更爲握龍之告
如東之役止合設一大吏兼統登津益　國家爲全遼設官不
過撫鎮其下可指數也臣謂今之國家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
吏不輕如向者劉任近者羅一貫可將宜加之兵而卒以三千
死惜也假令得專制之權而伸縮可以如意何至于敗臣又以
為既屈武吏之權則當寬文吏之罪文吏起家毛錐未盡韓范
而矯矯見氣岸輒用為邊才然試輒不効故年來經撫而下多
是于察業之餘及深加之責蓋予之以不宜得之榮寬予必不
可逃之禍其拜命之日已視為廄犧而擇一賢才每皆嘆旋故
賢才相與避匿不肯往倘既重武權而文吏不得使其事便宜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三百四　麦石居藏板

輕文之罰而不得繫繩于法庶賢豪肯任事于冲邊而不致于
敗劫則死敵死法者累累如三經撫何事不可為而相次入網
羅亦可惜也臣愚又以為既得沉雄膽智之將使當以邊事畀
之小勝小衂皆勿問要于守關無闕入而徐候兵力之厚為恢
復北然兩虜東聯海防無諱于所未效進以為不可向而城堡
有所使則以其人畀之法默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于邊蓋得
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　朝廷特姿
其兵餉明其賞罰以防跋扈之漸知閒宋之初法至西虜或謂
虜不足結而羈之為外藩似不可　臣向與督臣王象乾言欲
細偵其部落情形凡大小象無強弱即其父兄子弟夫妻子母

之爲無一不悉其叙擇其可以彈壓衆部者而挈其要領爲之
覊縻使猷于所必動而不侵不叛又略如谷云之役以十餘萬
爲外藩然偵諜須得沉靜有知計者厚資其用而勿以沈惟敬
王獻輩爲僕至於關外即未盡恢復而當爲急計其流民數萬
必潜藏奸細在近關亦易爲奸細之穴似當分徙于遠家太而
難遷者安插其地以歸故土而天津北平居京東皆可屯田開
御史左光斗言有逸人可占此事或畀遼人之少有力者以渠
限胡馬以稍餉軍不比登萊之不可田也且以遼人安插于此
亦可爲異日故土之藉至一片石而西有戚繼光故壘在焉似
當大修葺即可以核其踪跡而爲之備薊門永平今且爲 陵

京重鎮更爲山海後勁其防百倍他時而阨塞險易二司馬亦
且有方略而選吏遴將爲急至于營兵之盤久未變易懼其徒
煩盛而易譁也臣以爲先簡汰其營將務得精銳志功名者無
以文吏操之而清其拜座之主質倣古制健升爲親筆而拳勇
絕技皆籍記之以次遷用而頻比其擊刺騎射之藝數賞其能
精絕者且化爲親長而後除責其瘦病羸不變常不動衆而陰
奪其勢至于清汰冒但責其著役有人強壯即冒亦當寄粟以
爲真弱即真亦當簡替其未可替姑任之爲老家更宜撥數萬
金令近 都三百里外儲米豆爲備無太近 都門備而不用
使可平糴以惠于人而官餽其息至城壘可爲守者其大姦之

僻可令收之城堡與夫練鄉兵練小操皆郡邑吏之能至于各
省直郡邑衛所俱令各皆鎮撫府道一一料理以銷亂萌如淮
上當南北之衝當以撫鎮棟其上游或即以漕撫但精選其人
而四川之亂其乘亂之民多于賊法當散以孤之而擊其猾凡
此數事非有深遠難行且 皇上湛然虛明無施濫賞可以拊
養戰士而懸重賞以鼓功寬文法以勵武何功之不可成但兵
交馳對議紛 廟堂此往代失着至言出而替罪擬之不進
陛下而忘咸成之有效昭顧與諸臣戒之然惟法乃定惟斷乃
成臣望 皇上定志綜核而持之以斷蓋法非一人之私必先
立身于法以率天下共由于 祖宗之成憲有言必課其實有

事必考其功寬于用言以倡敢諫之氣嚴于奏成以息衆議之
紛然臣非欲棄老成崇新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
因循誕謾如炙偷安大厦之下支而苦守門戶要領之不問而
牢落而皮臣誠不忍見 皇上之法格于因循而虛文相應遂
敢自天下之私忌以狗天下之公夫自古法之利 國家者大
非得 人主爲之斷不能行而奉法者之害其中於身者亦大
非得公爾忘身者不能定一時老成長慮何敢自顧皇上不爲
皇上主持但 祖宗立法事事有法若言必遵 皇上之必斷
必諸衆人之意不未前時勢期于合法亦何主持之有臣願
皇上尊于奉憲而已爲竟盡具 奏聞 守勢陽門祈識旨

逍之能奏曰裁黃爽不得多入京師　行邊督撫太僕少卿御
揀如揭明經撫完案。[illegible]
非中[illegible]以　聖學驟輟可駭輔臣將順非肯乃上疏日臣
於邸日披得邸報中見內閣揭帖奉　聖旨云云欽此臧伏而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一　天啟　左右居藏板
思之不得其所矣閣揭未經發抄不知其所奏何語乃遂此
言若謂輔臣奏免而　皇上從之是以懷安塞聞學之路若謂
出自聖意而輔臣不能救是以阿順開息荒之漸也　輔臣老
悉于謀毋視今日此舉爲小小闕失也　閣臣泰袁崇煥監軍
山海[illegible]開門講二月丁未○命另推遼東經略[illegible]上
[illegible]○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
史經略遼薊津萊軍務陝西鎮[illegible]
[illegible]形蹤○經略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伏念東事離披一壞于清
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爲
敗局三壞爲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

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之所稱經略比前事
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略者又比前責任更重人以此爲棄官之
地亦以此快報禁之私臣以爲材責之千里既難責漫加恐上
塗燃之顏賦又爲榜禦扣直令蹶蹶之難而不行則以　國法
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定而機深其則借事
以微名無端而起他使閒發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自諮此
其跡半地忽生荊棘暗中盡伏戈矛雖使笑帝不敢行止皆難
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酋折金叩關亦難得此奮戾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諸臣必欲借由翻雲覆倒藏弄以　人主爲孤注
哉但願　皇上默瞯臣廣中議論孰爲直孰爲邪孰爲　國[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一　天啟　左右居藏板
爲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于　睿照者夫天下事共壞
至此諸臣尚不同心戮虞急救顛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
恐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　照鑒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
愛也臣行矣不復迮之疏朝事一心以急邊計矣臨發可勝悚息
之至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熊廷弼請速以免飛禍疏[illegible]
日再勘余生再卯　皇上洸恩重托職負銜結不如犬馬職豈
報効不如犬馬祗緣共事匪人怨毒始作事事破壞者者抵牾
既要臣同功罪而又不許臣節制既要臣往來策應而又不與
臣兵馬既驗臣主守而駁守者俱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咎職
既詆職沮戰而玩戰者狂及戰潰而又以催戰咎職乃人創有

言早知今日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尤可存廣寧者不知撫
臣特以戰哄　皇上哄士大夫而屢屢與臣手書俱皆言進兵
爲虛聲而非其實也昨出其書與撫臣張鶴鳴一一看視始悟
撫臣爲說謊悔已爲誤信又自謂誤　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
何不明白早察之爲愈蓋至此而戰守之是非定矣仰見燕撫
臣者亦知此說之不勝而別至先逃入關爲題目以定殺臣之
案不知撫臣不逃即道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關門放民開獄放
囚將令誰放軍兵而死守以拒賊臣何敢不援救撫臣不以城
池與臣以軍民付與賊而全以付臣臣何敢不移與撫臣不逃走
逃關陽臣何敢先出關陽一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援

行臣何敢先抵關門一刻蓋至假捏口報被人家破逃日路從
閘報明白而先後之是非又定矣于是乎撫臣無計而黨護撫
臣者亦無計也相與共謀代收疏揭扯絕不相干之事造絕無
影響之言買飛難理會之人紛紛負謗言出揭疏自辯逃村市
以及　國門無地不傳遍自門厮卒徒以及長班頁房之類無
人不傳遍而猶謂未足以殺臣也則但造謀反出口之說而內
外布散之樞臣原未遣猶揮下書于臣臣原未發其下書者而
造言者曰本兵差官爲籌略所殺以致信者謂我欲差官往下
落而恐其被殺也臣一日出關門看邊城高卑以便增築而造
言者曰臣往之蘇濟救屬夷去奉母孫龔等赶回以救臣不敢

一足復出關也關上官軍士民曾跪擁臣門乞留守關者屢日
而造言者曰經略素得人心然性急不堪激必激變而據關以
叛不如先奪其兵柄不知臣原無兵無馬何柄之奪而況恐軍
民懇留不敢白晝離關門而夜靜潛行也臣十九日住海洋民
間候完本徽事理其地去山營十里石門寨二十里臣約該村
兩生員往看險阻因知一片石黃土嶺爲東賊衝地極近榆關
當亟亟設險防禦其又險界兩各口昔備西虜且遠且擊但效
西虜如此而東賊斷不能入意欲行此爲新令尹告而造言者
又曰經略已出口去致臣一路驚惶而投奔無所也此等流言
既已早布于　京師豈不上達于　禁廷極知此沒理不足信

之言必不能以感　聖聽而削奪殺人三至慈母爲之投杼臣
不勝惶怖惟我　皇上至仁如　天地至明如　日月于撫臣
則遲于臣則革職回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已有分別處治之
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惟是以薊東如此之容通行
踪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日間欲加臣以殺身滅族之事而臣者
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又伏蹐不若自請　詔
獄以息流言以消殺氣尤足以全身名保宗族而終我　皇上
放生之初慈也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　肯願逮者也臣
此回籍不敢用夫馬不敢入衙門僱腳下店以盡罪臣之分今
已到薊州矣不兩日可抵都門之外聽候處分伏惟　聖明立

賜 裁決施行○經撫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那
僎言等審問遼東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糧今覺華島尚有米豆二
十餘萬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
賊通此山海剝膚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部司張國
卿等將事體甚大非撫按自去不可又牽捷部密言撫北行只
宜安靜不可生事臣心服其言于是洋于海邊月餘風船不能
前于三[illegible]二[illegible]我到定臣從之轉漂泊船寫牌十數道一諭
祖天壽[illegible]刑[illegible]設清回兵將示以寬政一諭島上士民激
以忠義又諭門[illegible]之將吳良輔有兒在石門臣自遣良輔
同國卿往說之日[illegible]日船有變但日撫院在船上爾等共往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三十一

撫按院可耳良輔受命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
見大船十五隻自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卿也據稱奴賊已數
遣人報致島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間而我
招撫之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問臣在船上等候不覺痛哭
左員殺千百人見臣諭帖亦哭遂糾衆投順先用大船十五隻
載天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
為我撥運以遏刊兵自料住島上監之蓋邊臣之憑牌也是役
也共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鞍甲無算牛馬千餘匹督撫臣
之指授也○吏科侯震暘題論冀[illegible] 帝曰朕方臨軒策士明
日讀卷今日上題侯及輔臣是何主意侯震暘不諳事體姑調

外任以安輔臣首科盛典輔臣遵旨朕意遵旨供事不必介意
○吏科趙時用 恩典不宜濫徼疏曰竊見年來仕籍大疏
仁恩普遍林下諸賢已被久鬱之明假即九泉故老猶沾身后
之雨露至 皇上所為張網羅者與無一賢不舉無一人不
與[illegible]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序功
令較然[illegible]越而今奈何于京堂而獨越之也乘亂遁之會
為迷化之帳尚未經任遽附役升宗閣可作宦途攫取與如撓
得以致光祿大僕尚寶之三堂添注幾無坐處而內外南北之
例轉閑冗不當遴選即謂林泉已久不當輒拘以常格彼非林
泉者何可令之無一日之任而轉遷之榮使人浩浩然有倖心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三十二

則銓府權宜之至所當使其到任再計俸昇遷者也至于故官
之贈卹自是新 朝恩典稍有優厚原不為過然亦須論其人
之平日立 朝有何勛猷居鄉有何風節不幸而奪官有何完
節為之子若孫者方具疏上 請而同鄉士大不妨明以公揭
乃今濫觴報多求 贈求卹祇闘 恩蔭請者因緣于利即揭
者亦多出于私情非借國本為題目則捏邊功為勞勛以致生
前之奸汚一身可以盡洗而未定之評諸代口為之游揚此雖
未必盡然而濫賞者多有紛紛請乞迄無了期若以為異恩無
擇也豈 新主之聰為事為此輩設乎○經略王在晉防內應
外亂曰今以社稷山河之重而報基命脉寄于一丸泥隄防踈

安危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為天開地設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焚燬之餘僅徒存關以內偪于風鶴斧北之驚魂未定鈍戈敗甲委頓成丘麋集顛連羈零廢殘則今日之急急于憂內請得而陳其略一曰防內患當河西初潰衆心惴惴焉以城兵外無而臣知　輦轂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闒左之衆草澤之徒一時畢集爭與必多然棍必起臣是以不肯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禁蓋無兵之患患在廣有兵之患患在兵廣之患遠而兵之患近各宜督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務須攬手須用防閑嚴捉酒徒悉行汰斥一兵為損一伍並坐凡嚴戾兇惡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群其有自關上逃歸及潰兵人

稍原兵去夜就此聚少就多押解出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兵之用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曰詰內奸奴自清撫開鐵以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用奸細之潛伏而用計最詭用財最廣用人最密故擒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　都城一嵗之安孰劉保之功也今　長安之為劉保者不知幾何稱奸之人即為奸故詰奸不在遠求之左右而其人在也流民之中有盜焉潰卒之中有賊焉城市之中有窩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即來而不敢入城內無奸賊必不犯即犯而城亦不陷稱奸者必精審而後能得之必重賞而後能擒之一家容奸即將本家財產盡給獲奸之人知情者並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于山海薊昌等處即以此

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曰飭內備夫內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麻銅鐵竹木皮革等鋪過微即撥積入城凡倉庫銃炮刀鎗等件遇警即分撥坐派營屯臺壁之急修哨探守望之必謹今　都中衆事莫緊于守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緊于守草場以草場可火藥而焚也人莫侮予則有來而之洞穿在矣四曰嚴內衛洪武間凡　朝參午門先放直日從督將軍及一應帶刀千百戶散騎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　列聖[illegible]代凡內使大者出門必比對銅符密加搜簡入內非其職息勿行交雜防範嚴練羽林佽飛[illegible]有所任金吾力士徒列戟以　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殘履皇城守衛

常朝之日僅有疲卒數棍逐鳴至于禁門時日查點不至任其高臥是以　祖制盡棄錦衛彫敝　皇居遂密杜蕭牆之禍矣五曰節內供年來遼左軍興供億頻浩甚以川黔造警支應東西新添五百萬有奇而歲費且三倍民間之力竭矣財無可供則不得不取給于　內帑而　陛下于燕閑之暇須節浦查　御帑若瓊林大盈之積百凡內廷供應服　御頒賞之類俱從節縮以佐軍興臣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六曰急內應關內住札兵馬一應本折色錢糧銀兩銃砲盔甲草伏等件悉取給于戶工二部惟是外間待用甚急而內者悉多耽延羅掣數日而概索三日而候　前又越

一二月而得科抄又抄到県句而不復會有起解淡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軍情爲等閑之漫視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憂矣請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過三日即令科臣參奏行所司回話延擱者仍懲其與係一不至隔期誤事矣○御史江秉謙糾擁坐宜正法疏曰頃者河西不守失地喪師臣既糾兵部尚書張鶴鳴謂其罪在經撫之上今經撫皆罪下法司道臣伏法就逮鶴鳴獨優游於法外法有兩條而鶴鳴不承逮不承下法司乎且鶴鳴罪法無可逃而漠　國之情更有可恨者方共一坐撫堂即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相軋初尤不過因群而無遠慮急于貪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一　天啟　三三五　芝石居藏板

功輕躁而無沉機倖于一擲迫至廣寧日深殺心頓起明知西虜閒深俱應而狠于驕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硬爲責備何處有機會而日機會何乘何日可過河而曰過河必勝促欲驅孫撫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略以節制促既置廷弼于廣寧又未嘗發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機械只殺了廷弼便可快心抵陷了化貞亦不顧是鶴鳴故使封疆之債殆有甚于失律覆師之罪也其中種種舛戾難以枚舉凡是隨廷弼者道將俱該正死凡是隨化貞者道將俱有可原至明明棄城逃走件件斷送河西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只此一語寸斬鶴鳴不足蔽其辜　君侯國之罪矣伏乞　皇上俯念　祖宗之法不可不

正俯念億兆之憤不可不伸大奮乾斷將張鶴鳴[illegible]法司拼究耿如杞如律庶冥司平駭中外震肅天下事尚[illegible]聖旨樞臣奉旨視師凡夷虜情形兵將布置尚未報命且會奇功罪獨力担承不避嫌怨何得遽爾昔求以阻勇往江秉謙欲申前奇會皇宗願好生不識事體本當重處姑從寬外任用○刑州撫楚奸細杜茂等題參到部尚書張鶴鳴奏曰薊州李藉奸細杜茂招詞詳悉的爲李永芳差來無疑其招終卜年通李永芳往來踪跡差人姓名使費銀兩黎然可疑但卜年叨登進士交　國殊恩豈無一毫犬馬報　主之心而尤犯萬殊叛逆之罪非爲昏愚大無良心者端不至此然據茂所供則聲較之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一　天啟　三三六　芝石居藏板

下背逆虜舟中之人皆敵國殊令寒心既有明見不敢不入告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杜茂佟卜年等嚴提從公究問果眞逆正典刑如枉宜爲昭雪庶紀綱振肅而奸宄亦可以消矣○陝西雜興居民王進粉家白樂雜生卯○四月戊申朔○三法司集中府會審熊廷弼王化貞先是二十九日內閣葉發書與三法司明日中府會審熊王宜以公道不可徇情是日三法司會審河南道王同先審何人衆位一躬王同大理寺出位一步與熊之蔣過來熊廷弼一躬就起廷弼言從因弼起原議在北山海無可奈何出關職見廣寧無臣不守而棄職恐山海有失罪之難辭先並不曾議職任孔廣寧卯原議我任廣寧罪亦難辭一躬後一招揖又分王經撫適來王化貞說下大笑職在廣寧屢言大戰如經台先聽我的主意率大兵過河一戰成功河東克大得戰河西地十牢小難以征戰且致首過河廣寧危在旦夕經台領西兵而來救援職錦之獻書不盡不幸至此先來自竟然逃回且罪歸于廷弼不于化貞也按上一揖亦一躬而過各候會審

○我師復新都縣○賊賓敗走成都[illegible]解○復遵義府并圍自[illegible]
奚爲官兵所挫後勞任知縣替丁更明等遣使又劫大兵○渭
且至賊宵遁府冥往知縣請萬三年入城兒議進復報捷
源賊降擒有黃南隔要將有數民子給引賊營切總方從
射殺人民都司陳一龍追至永西總兵舒楚從參將兵敗
賢義通源一事以聞○起升張孔教爲著建楊漣起兵建科
曹重慶尚爲賊據耳
都給事中○狀元文震孟授修撰榜眼傅冠探花陳仁錫授編
修○登萊偵報[illegible]
[illegible]
黔撫逆民[illegible]○光祿寺[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三 天啓 二十七 友石居藏板

[illegible]
少卿高攀龍奏爲釋宰禍銷隱禍以固人心疏 聖旨朕御極
以來官府協心禁廷安靜外何由知宮生禍疑竊形章入奏卿差
任言官囗輔當自行奏來係全國體係錄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
爭柳植已成獄并崔文升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兵部尚書孫承宗請亟練土著義勇[illegible]
[illegible]
戒○初九日三法司大堂會審熊廷弼王化貞是日三法司大
審經撫午時方審都御史鄒元標刑部尚書王紀大理寺周應秋[illegible]
等奉 旨會同二人熊廷弼言[illegible]
[illegible]

馬前將下獄廷弼[illegible]多疑王[illegible]公今不[illegible]
[illegible]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改聽問熊廷弼請自新認獄疏
日職經略無狀前已蒙 聖明俯察革職回籍聽勘職前[illegible]
祗緣王化貞[illegible]職以赤族之禍職不敢
回籍[illegible]欲赴闕請法司從公問明具奏
本月初一日中[illegible]十三道十三司大理寺及官會問職但爲封
疆[illegible]不[illegible]今初九日三法司堂上官會問職亦不欲多
言惟是[illegible]一解任官也 後旨止于着法
司問來有下逐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逮獄未奉 旨而先赴獄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三 天啓 二十八 友石居藏板

法司之旋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夫法司待罪人之
體與 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重法司執法之
權兼重 朝臣之體伏乞 聖明勑下法司以便遵行無任迫
切待罪之至○欲差發軍需舉人臣孫元化上言臣下第之
後臣宜去矣而科臣侯震暘等疏薦兼兵部題覆 明旨允行
且覆載弘仁容臣不受職銜使得以葛巾布衣周旋豪傑斯誠
曠古之希遇總亦當世之招招也第臣學有淵源行無虛飾如
其法則能成其功行其志則能竟其業雖一介無間半途不及
而用兵莫如火器急守莫如燒臺議論戒于二三賞罰期于信
必此四言者莫能易也氣數有盈虧起事有遲速施令有順逆

賤臣之言而後責臣之自賤其言臣死不償萬一材料不應臣
手而謂工作之遲兵將不由臣練而謂器法之病是傍人效方
而罪臣操刀受傷而誅臣也非臣之所敢承〇經撫之獄既斷
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進呈獄
詞奉旨得審叙曹之猖獗也遼陽失陷都城震驚此正 主憂
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我 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
於田間畀以軍旅重任可謂非常之 寵遇矣在昔俊士猶爲
知己死况兩人顛以豪杰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戮力共滅此
而後朝食其奈則爵列通侯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以死繼之
豈不毅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相鬩一場挈河西拱手送奴豈

以一逃結局也試問今日遼山遼水竟屬誰家數百年相傳謳
土淪於夷狄數百年生養赤子化爲左衽孰是經略孰是巡撫
願此喪敗罪將誰委乎不於大公案一眼覷破一口
道破而踐民於兩上之殘滴爭長競短强生分別吁亦左矣王
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赤手撑持八閲月嘔盡
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來是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
兵用虜而反爲虜用用間而反爲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
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使聞已知乃敢口口羣叛渡河
及至翻然一鳴風鶴皆兵拳敵鐵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奔竄
爭趨敵匠驚寂遁若追逃之獸其後而驚鬼乎 永足也哀

哉化貞有愛 國之心而無謀 國之智有殺賊之志而無滅
胡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逃
罪宜伏上刑以正厥辜若熊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
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略廷弼居然以
衛霍自許而人亦共不衛霍廷弼也入都之日兒童走卒咸相
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晚郎我 皇上賜劍賜蟒玉備以
金帛餞以九卿殊 寵異數近世未有廷弼何以仰答 副
此千載一時之際哉追惟初出春明門即徹有控扼山河之
旨識者已知其無意於廣寧矣柢關以後卻徹有可覘知言哉
兵不宜浪戰西虜不足盡信禾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丕

固語語若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復之性
虛憍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
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陣相
尋不已而兎乘訓卒厲兵秣馬凡可以爲守備計者悉等閒置
之迨虜潰劫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督戰若將曰勝
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騐吾之言也吾已籌之熟矣不
知前後守戰不成戰守亦不成爲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
欲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說以求末減其可得乎使廣寧告
急之日廷弼肯仗義誓師或衆甲疾趨廣寧提一劍以戡禍亂
或堅壘固守布屯伏繕壇以圖恢復反敗爲功死且不朽計不

山此一闖大兵既敗虜呼不救先帝會闖尚書平日何等威風
一旦作此舉動豈不負 國恩而遺咲於天下乎卽有蓋世之
氣料與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
壞封疆 國有定律有日何辭乃會勃之日刺刺不休若謂不
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 明旨昭然卽廷弼與化貞書
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可至今日後異其說乎廷弼
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又同兩其罪安得有差等
謝不引從前無罪縱之也此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
欠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惟
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袁應泰之心矣宜用亞典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天啓　四十二　友石居藏板

以昭將來說者曰兩人皆國之大臣應在八議之列臣等謂辯
弑刑賞論云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臣等敢竊附於執之
一義若不測之時 恩是在 皇上非法官所敢輕議也奏入
奉 聖旨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棄城不守以致河西失陷
內地震驚且當封疆多事正中外觀望之日情罪卽殊法難悉
與會同覈奪旣明俱依擬○禮部尚書孫愼行奏爲綱常大分
宜明弑逆顯形雖掩欲寀姧冤須除內姧欲息寒黨須除大憝
懇乞 明斷正典刑以圖 社稷號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
稱忠愼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
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

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以聞盧
而從哲遽章申辨奉 聖旨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
傳聞未確禮臣感憤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
之疑○議撫西虜 行邊內書兵部鶴鳴報云臣至關之日八里庄以東人俱斷絕督臣王象乾差遣使從各
口奸謀聞夷使來宣虜寧沿邊探聽消息撫夷通賞報效賊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天啓　四十三　友石居藏板

督臣同撫臣代齋山石道竟軍祭議邢愼言總兵官虜寧寧前虜
賞銀報委寧前道副使張應吾專管虜寧寧前虜賞貨物委同
知事崇官寧前撫賞委副將王牧民游吉張定都司關守信名
色守備襲東正名色千總郭興宗黃廣節通官王朝宗王楷胡
尹來春李貴縉黃出人專管往來傳宣皆得諸夷情通曉夷語
剛梁諄直講祈合宜委官伯王喇麻并伊徒弟副喇嘛楊悄嘛
情通經典熟練虜情諸虜首皆膜拜頂禮于中諭以禍福聽以
究洞虜人信服往返講折經略尚書王在晉到任後督臣同職
詳述與夷將節經臣曰酉虜為不可絕撫有無之一疑而已但
虜人犬羊其欲無厭當此新喪地之後萬無拒絕之理其勢必
出于無益萬不得已之勢也然得自寧遠前屯衛以西至薊鎮
一帶孕顏三衛之虜[illegible]野心將有不狀然 經宗規模
設立[illegible]自寧遠以東至寶寧皆虎豹
[illegible]虜元之將也部落雖多其勢不踰亦利我按實兇
縣我屬虜然其心皆不可測寧遠前所芝麻灣等處尚多積狼
無人敢取此皆以拋弃之物也督臣與職議不如賞虜連月各
虜逐報至關與百姓耀貴家布關上執貴虜利其布百姓利其
穀縣為兩便各營尚有遺號令人運取存虜賞送縣局大砲丸
十二萬之寧遠去覺華島虜器二千里家虜離砲直送至海運船
上一時助願者可謝養而夷性無實難保無虞臣雖曾在關鑾

道防松山賀蘭西海之處彼處實主戰求證擄其不知其備對
臣在宣薊前後三十餘年各處祖宗舊書擬賞皆臣奏宣諭帖
子數十道應皆加額即拜前失敗受以輕率熟悉之恩論爪波
隨之衆幾之亦以可寵略經臣初受事驗情輕重與賞厚薄明
子指宗諸處勢傳所爲領張哉不過從勞從品定成而已然標
義之中有大難下手處大數格局定有違臣所不敢言迷臣所
不能知擢臣視之爲不武許臣視之爲罪臣説之爲罪府
者臣暇一一詞析列自陳之條須賞有定數不關臣一肯將到邊
山前小下段亦不題果酒之賞各日邊風至是日仕下賞亦知
邊出各川近從到祭宗如逆賊官臣未遷旁差數人大賞十
人或定一人謀計或根六中報其[illegible]
梁品者日突貪尸上各以賞費更借于紛賞部原不在於前經
費之數之内遼所把司所聚從兩軍按照加行往明對上隱惡
而下敢然下合然而不敢言少有殺戮一有風聞朝議即以一
如之兵盡其後之事之機多出于此莫非王事何獨邊臣受此
世官[illegible]共賞外以全遼之紀綱須賞新街之數許之用之山
為系門外渭之地數外有餘者也而又不爲節省至於積其加
以為需害恒事此一定之弊不必再計又須替良者[illegible]山[illegible]月
祭方可定出各邊臣情然後一意戰守滿臣帳後加[illegible]以旁蕆
一意忠肇以一切之文法制是事必不可爲而謂旦夕 宗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五 天啓 鄴三友石居藏板

殺實和店稅○清查侍衛○以太僕卿董應舉兼河南道
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
萬兩賑恤之○祈雨○熱審○南京太常寺丞註少卿區大倫
進 聖學三札曰定 聖志曰一 聖心曰明 聖德三者皆
法堯舜而已矣○壬辰大雨雹時四月念七日酉刻也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雹如雞子大者舉
異頃與碎草木禾稼毀折不可勝紀真異常災變下令者修○禮部請褒恤死節之臣奉
聖旨張振德守土殉官闔家死難褒恤宜優准給祭葬建祠立
坊還與他諡伊妻錢氏等一體旌表附祠義僕顧美等查照近
例給卹已而得 贈光祿正卿廕一子錦衣正千戶顧美等叙
恤有差 按振德蘇州人初以名節自勵長爲青衿有名所交多賢豪長者講忠義之事遠其舉衡貢尤長能擲口城

鑒數緣風雨不能飛渡遂得聲令達建巳舉一家相關突蔵
萊常祿賑畫不持一文錄家常三番邑巳舉三百尸配至今蜀人
恩之御能設法共道事者乃不幸一旦當將前之賞其將振德
南出錢購急趁邊邑幾三日而賊兵壘至孰誠力盡遂笑入城
遂宰其妻蕭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純及其女淑安淑貞北向羅
拜盡焚烈將其時董僕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縊凍偵
激厲許約死止長子 張純以忠義先歸幸存一息乎丁年上
之祭采祭所難制當郡邑奔竄之時其作實且逆主之計而振
德能挺然自奮矢志死節至于合家殉難如
一無此真天衷中之動卓而未定中之難任○都御史鄒元標
奏曰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於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持
此信史慈臣去歲舟過南中諸士紳爭言 光宗皇帝宰然而
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膺萬歲
之頌試無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
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號美堯舜漢文宋仁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五 天啓 鄴西友石居藏板

逆出其下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閟
筆誰敢須此書之成知何年月日臣于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
之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即未必
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
其無心無能以解人之疑也從哲負此大疑之名于天下科臣
惠世揚言之詳盡令其秝秝録對燭心欲羅河雖在手反覆立
見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脈失今不成何所
底止 帝曰實録據實開載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
纂修毋容以意筆削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舊輔
從哲秉政始末自明近又奉有嚴旨卿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

挺持平擬奏不勝疑慮竟則甚忠朕已知之○五月己丙○御
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上言曰近者入春以來連月焦旱草
木爲枯伏遇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
有感即應顧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未雨之前先降水雹
一時謠傳丰見徬徨 臣竊考天占雹爲雨水陰氣脅之則轉而
爲雹者陽衆也陰劫陽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臣侵君
下陵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 中國 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時
推測衆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
之所聚也 一曰大臣名節宜重夫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
公則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邪干大臣

剛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以優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
自不敢以旽戀求容今乃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赤全無
徒思蹤跡寵列公孤而恬然入直曾無戒心豈堪面目乾之義
可長借以殺身而笑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謝衆夫人臣委身
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靡乃以詬辱之餘自甘頹耗
卽此行徑豈復能伸眉昂首再談天下之事又何顏長吁還歲
領袖下條之前此陰象之在論關者法宜共之以名節者也
一曰小臣忠告宜寬夫 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課之以官
守有言責者課之以言責苟有寸忠可效豈難觸忌取嫌而近
者諫草甫投譴阿隨下數日之內竟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措

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恭勸輔臣之故 皇上先有成心而
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機括果如所揣是 皇上之震怒爲左
右之機鋒 皇上威靈適成左右之柄益上之厭薄愈亟則下
之猜度轉盛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一舉一動盡可揚
吐而出 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彩之通若流何已此陰象之
之在言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也 一曰內臣窺伺宜防 祖
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勒在 成憲後漸踰防釀成二正益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
庭嘖嘖咸謂與聞之中莫可測識 論者之下有物焉焉臣卽
未敢盡言而千人所指如覘進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後不諸

大義竭其忠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繹之暇此輩趨蹌其
能也 皇上以祖宗之法進 皇上以習講之勤動 皇上以
憂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乎度必不能則耳目嚬笑之
間漸與相親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苦一切用人行政惶于
其說必凡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使吝勿之內原
無成心如近者御文之特簡司空之用階尚須幾許之卜度必
至久而後知若更有他事後如斯類將使 內廷之成見與外
廷之公論互相水火而 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復互相
蓄同甚而巧立聲名全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蠅營讒搆之端
生於長舌共爲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

之以嚴明者也　一曰外臣附和宜化我　皇上御極之初日
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效乃近者河西再陷罪案甚明兩相
之分既息一綱之弃何爲乃至廣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
爽大獄再思羅織于爰書大愆既構此爲新題宵人遂難附以
讒語噴血之口任旁吐而不竣吠堯之聲愈顯迷而難解眼觀
斯萌正役可憐不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在議論時亦相爭執馬
先曾論韓琦不聞幸災任禍之敗宋郊曾劾仲淹不聞窮追元
昊之書乃不學兩君子之公虛而欲效賈豎子之攻訐將使十
載而下復警心于樂羊之謗書再凝滯于李晟之代竹鬼神可
畏青史難磨此陰象之在士紳者法宜消之以融化者也○試司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天啓　　四十七　夜石居藏板

[illegible]
御史蔣允儀培養士氣疏曰　臣觀今日之人心埋沒于情緣灰
靡于目尖營感于奸訛深入膏肓不可救療几于賞不爲勸罰
不爲威矣然而禍事一番敗壞定有一二捐軀殉　國者出而
壯　中國之色發青史之光此皆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餘爲
皇上留一綫忠義之脉者也獨恨慷慨死事之諸臣平日不蒙
知遇不見委任而所爲受　殊恩負衆望自矢報稱者反一敗
塗地貽羞千古又其甚者以同罪逸罰之人而揚揚市　寵樹
威張權設阱慣指揻以鳴得意　主憂　主辱之義若所未聞
舉　國業知其僨轅而猶且干城倚之心膂寄之　朝廷之用
人倒置如此人心所以解體即有忠義即死之與亦視爲文具

也今欲以風厲之權振起人心將何術之繇乎臣以爲莫先于
士氣也者今之士氣盈竭之候也一人之氣有壯有衰一時之
氣有偏有正一世之氣有鬯有鬱而皆有機焉行乎其間惟人
主能用其翻然勃然之機振其易衰易竭之氣故可以一人而
轉移一世哉　皇上踐祚之初孜孜求治一切用人行政期于
大破積習而臣等耳目之司充匡有翎猶較十年來未有之盛
士氣所謂振矣然臣竊謂之有前此之祀疑而摘者後有今此
之中茲而升用者舍之因也既設之官以責其言復因其言
而奪之官則名有實之反也且起發鄉錄若將買千金之駿骨
而掃除摧折就如有當戶之芳蘭擧與錯違何以示勸阻乎且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天啓　　四十八　夜石居藏板

大臣不任而轉惡小臣之議言路之正論則處而開甚之旁啓
則不處愛與情外何以持權衡乎夫人臣生逢　明聖因欲有
所建明時際艱危豈忍居于循默今　皇上以聖明而值艱危
諸臣處可言之時更有不容不言之勢古人所稱　犯顏敢諫
之中求仗節死義之士者此其時矣乃今言官稍進若口輒見
疑斥遷謫未已申之戒諭使諸臣不遑　明諭而引裾折檻以
甘斥逐天下事猶可爲也使臣果遑　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
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須者恒陽不雨二麥無　秋荷蒙　皇上
惕然深論令各官修省而先之以　宮中祈禱仰見　聖明敬
天勤民之意宜旦夕有甘霖之應何反得雨雹之災無論撲擊

所及百物俱傷稼穡隆之虐更甚而陰沴之氣揚發于初夏陽
盛之時更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
全盛而辱于醜虜此何如變抑乎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于
妖賊此何如躁紊乎以鬚眉之丈夫而關通于婦寺此何如
晦乎以媚竈煬灶之奸而托之乎奉公潔己此何如壅蔽乎似
皆陰稍陽之徵也而法家拂士能為　皇上表養陽德忠言讜
論能為　皇上發舒陽氣試一數其壯而䟽其滯將見
之上一念而宸衷清明如迅雷之破積陰賞出于上而人不得
借之備恩賞當足為勸罰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怒罰當足
為戚人人為　公家用而不為私門用人人為遷避誅而不為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四十九　友石居藏板

身家謀于以轉離為合化弱為強在指顧之間耳頃聞鐵山一
帶邊民義不臣虜彼奴殘殺雖有孑遺此皆田橫之客也其忠
魂怨氣亦有以干天地之和而短烈士之氣所當速下　明詔
褒其忠義令人讀之感泣并　勅經略重臣設壇招魂而祭之
勿使一腔熱血徒然化碧九泉反為叛賊孫得功輩所竊笑也
其詞臣所薦將材洗之楨聞其果有勇略愛將者急欲識其人
便當催取來京如驗試不誣即與破格擢用登壇推轂一新耳
目此亦感發人心之機　人主所操以勵世磨鈍者也　注入告
之初首揭忠義二字為救時針砭而尤望　皇上優容直諫以
風頑鈍誠謂當此危急之時不宜較人隱忍求容為全軀保妻

子者揭標準耳○吏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
做者請卹請郤之　恩例濫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慫恿隨叩隨
得至以名器為市也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以
不速之來質辯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法紀蕩然恐皆欵
尤而漸不可長也有宜急而緩徵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注
銷勸關軍國大計因何彼此相道無可能延而且公然閣之也
有名欵而脫不徵者京營之軍已付三總兵分練乃數月以來
不問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不如無設也○降
斥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廣東按察司知事○御史王心一江
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五十　友石居藏板

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自昔豪傑之士掃蕩妖氛勒
功名於鐘鼎皆以氣為主有吞吐山河之氣然後有塵芥性命
之心不然居常奄奄如泉下人一聞虜警望風遠遁此婦人而
鬚眉者耳辱身辱　國莫此為甚詎可令明離見也前歲遼陽
失陷以身殉國者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劉
嘉楨亦既聞且見之矣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况兩人素以才名
自負哉何為抱頭鼠竄楊帆航海偷視食息於人間也迨臣得
免纍鼓亦可已矣高出乃敢倡為捐棄廣寧之說炫惑人心茂
視　國法罪更浮於嘉楨一則救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識者
已知　國無法度矣未幾以廷弼之推轂兩人從覥顏仕途白

骨再回報　恩有日宜少立微功以蓋前愆燕意其有大謬不
然者當經撫盛氣角口之日而人秦越相視袒既分於左右謀
更疎于綢繆大敵在前恬嬉如故豈真有勝算能固吾圉不過
恒蓄一殺歸以為生入至關之計故一聞廣微觸焉急奔若驚
鳥之投林而唯恐或後也雖　祖宗數百年疆土數百萬赤子
淪於夷狄不暇顧矣嗟嗟逃陷之間死難者纍纍河西
之陷死難唯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於烈焰血化碧為心册雖
死猶生也高出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因
脈對簿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佐於地下耶平日讀聖賢書所
學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豈其渾忘卻也以彼其材甘作逃

十六劉廣乘記　卷之三十　天啟　　五十一　友石居藏板

奔之歸而不羞亦大可哀矣聽友何為可華反解之為忠義是
世間另有一種逃忠義士也即今關局修史當為五人同立一
傳直書曰是役也廣騎尚在沙嶺五人聞風先遁喪地七百里
此古今之大恥也必如是方成信史方可為人臣誤國大節者
懼不然逃　臣勿加重討恐人人效尤萬一戎馬生郊無為　陛
下守國者矣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絞監軍軍之司命也一逃
且戮庸可再乎宜服重刑以彰軍律　　定首禍獄刑部尚書不
死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奴酋阿骨打
之苗裔也梟雄有謀狡焉思逞非一朝一夕矣即使此獄元老
伐敵臨戎斬獲非強胡敵手李維翰何都人哉正所謂　有其

表而胸中全無甲兵者也罷衆　固成而畀以軍旅之重一旦寄手
奴以李永芳為心腹我付之兵搭而不問奴以至市為藏奔我
聽其欵開而不知一旦變起倉卒屠城如割草官大方良虜示
可與爭使維翰知己知彼堅壁同圍猶不失為中策乃紅旗一
揮而二三萬無辜赤子剝膚穿骨白刃剝胸傷心慘目所不忍
言大勢一潰孤城瀋陽勢若破竹倘猶有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
即陛下撫河東之民與帝陵瀋之戰不係于此矣維翰藉口兵難
遙制權長不及所謂古所謂逃而尋難怪夾勝千里者彼何人哉
啓軍宦而丧名殺人不肯燒白骨隱見於塞北誰實貽之維翰
喪帥失地之罪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坐之重辟庶懲首禍若鄒

十六劉廣乘記　卷之三十　天啟　　五十二　友石居藏板

之范尤可異矣視危途為金穴倚番道為壟斷且無論剝民剝
軍見金不見人即攫取官帑一節賊私狼藉是勝廣探囊之雄
也剝令智杼雖孫吳壓境而一切防守預備之策悉置而不講
豈非　天奪其魄而速之戾乎最可恨者聽用永春一紙手書
盡放兵馬於村屯胡騎驟至縱欲背城借一能隻手以抗虜乎
既開門而揖盜遂棄馬以疾奔此逃　首而罪之魁也犬彘不
食其餘矣卅之市朝庶快衆憤○按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
府通判賈肅文龍軍務○經略王在晉綢繆山海之防疏曰臣
聞應之道以豫勝也豫之道以懼勝也臣之守山海也能知懼
而不知豫也以時且及而不可為豫也夫山海之ㄏ亦艱矣奴

之傷禍攻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正熾而又隳之以西虜也來
不來往不往願不順冦不冦乎之而靡厭其欲懼之而恐失其
懽一心以防奴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訌而又誅
之以流人也彼之而非可懷遠之而非可逆飛鳥有依人之意
饑寒甫撥之思皆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艱乎內外多虞
而又雜之以□□也結之以恩則化樹之以威則懟同舟已
成敵國鼎沸滑代阡陟兵以禦患今且胎患可不謂艱乎內患
正殷而又雜之姦細也始以疑而用間繼以信而貴姦我不能
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之情遠不在都城近即在肘腋可不
謂艱乎君新設之衙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　疆土在在顛危

叙捏抗之人情斯時防禦般奔走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蕩巳
槍斃馬匹俱巳銷損黄沙赤地關河無草色之青道土腥風灌
帶鋪骸骼之白數萬人民野棲露處征任析寒乎開蘇舍破壞
棚場皆無土壘草料無錢可買而軍士猶以乞薪物價凡百沸
騰而餉糈更加節省關上皆浮寓之民人家久巳遠避開前多
散潰之虜虜酋又爾淪亡我惟幸奴之不來一聞奴至恐潰散
之形立見而離披之勢遂成此時即有孫吳督陣管樂談兵而
疲卒不可使强餒氣猶難立振矧以臣之寡昧無剛智能甚索
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為憂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
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櫓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

墻倚墻而築者亘延二十餘里其南則海茫渺連城極天無際
虜奴舍騎登舟掛席乘風鳴猱破浪瞬息直達即以千百艘艤
灘而岸直滄海之一渠而今所務千百之舟師安在謂昔日顧
浩謂虜必不乘船而今觸車駕艦直犯明州從犯温州臣不效
願浩之愚以海為無足慮也城地為角山山脈從彼嶺古北喜
峰邐迤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梁顏諸夷部開城流之發而
于山足築邊牆而峰巒更高于垣數仞賊如鳥高擊下何能站
立至山右海之間中關為關刀敵臺鎮龍蜒紛迴案抱關門鎮
高于城發狐決倫矢達賊樓卒頻下驅一擊盡在目中昔梁火
砲樓堞何能遮蔽高嶺有乘墉之便乎城無頻兵之助不知哉

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有戰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
通貢夷之道嚴逃戍之防有兩河為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
且以為衝邊絕塞者豈真謂峙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
哉臣與同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
孤峙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為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擊而我
失其所控御矣有為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起者約長
三十餘里北遶山南至海一片石稅功總報角山及歡喜嶺悉
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為捍蔽但計費正鉅而民夫當用數百
萬夫國家為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金獨是數萬人夫役
召募于　畿輔之地剷承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

無所安如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為去六而兵不習工卯多加工
食亦不顧赴且厥其操守離其行伍而病騎卒來大衆齊脫者
汗浸不及收之勢况內城立有向南一面從新整飭而東西北
三面皆炎寥落落俱未修築羅城號半可越尚未修葺雨乃令
近圍逆似非得策然此時畢竟當築不築則開門必不可守此
非旦夕之防不可若是其緩矣○兵部作部院再加查陳功要
之叢本　聖旨近不欽內供錢糧及奏聖夫人皆已屢奉明旨
若欲盡所在何人作奉陳邦瞻職任兵部當盡心料理登務
何為效小臣沽名瀆奏其京營練兵事宜着邢瞻便與總協各
官商議整頓來說毋事空言該部知道○天炎命暫停講筵○

役諸言官　帝曰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但因摭拾煩
瑣無補緩急姑示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
忠悃朕衆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魏應
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宜原以言遂事降調今共言既驗
新給事郭鞏亦因遂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為輔弼元臣朕嘉
補牘不難輔朕卿宜即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著
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
罪戾該部知道○江西撫臣羅萬爵奏[illegible]
刺有西山京妖書三十一二語皆妄言盟運至于氣數一一為妖為
大逆大道以此流播煽惑人心謀為不軌一時省城流言突起
物耳偶語藉藉紛紛上民惶惶偃有移居出城避禍刹奎房公
科舉沒法春捕之得其奴首程鵬正法梟示黨與潛散人心復

定不動聲色消弭禍之隱於莫○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
大落于盤石勃亂之暴偉矣哉
里寨安圍困省城　兵部奏議為運糧固律順齎公務據貴撫
報事等因為照毛文龍寄命朝鮮潛踪海島因虎難聞飛鳥難
依臣部向議發關兵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戶部給銀十六萬兩
以濟其急誠憐之也已而關兵不能即發則請淮上兵刻期渡
海為奴酋雖鳴金而西反顧巢穴未必無恐或以偏師出其
不意搗其虛而擊其忘或以得志于奴　帝允行○山東妖賊
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捕之巡撫趙彥奏報本月十一日據兗西兵巡道閻調羹
呈稱鄆縣知縣余子翼揭報子翼見弟各俱與[illegible]
爭鬪自相殘殺衆殺乃行悠察未敢擅專十二日申刻
妖賊呈報到城據報為賊道妖黨李太張世佩等聚衆千人突至
營扎據太平并捉鄆縣武舉徐夫千餘人帶擋圍住李太等搶

并餘刀槍器械等押索十六并其伴頭張世佩等五十六人俱即起殺
男婦皆點驗入四千餘人[illegible]
兵燹西發城文十日已又據該道呈報拒斷兵殺自逆叛百餘
呈報鄆城數千人逕闖鄆家莊又據鄆縣賊寨自連發紮一千八
百餘人前來本縣家家營屬劫當令將官首統馬長民壯拎拿
賊首已為身不敢向近巨縣僅二十里急在練官等因又據曹州
報稱得緝得白蓮教首徐鴻儒生八人頭東下寨屯紮一支精一千
以全其往來山東聲同山西界二顧月見或不知我日間行約
至梁山寄下諸人數口方言變亂緣由到城已聞報即多都司
參陳須請當馬步兵二千名臨清署事都司彭修選領兵一千
德州遊擊張[illegible]領兵一千名剋期赴鄆城鉅野二處分力剿捕
但分此鉅野鄆城五百餘里臨德二州距鄆城七百餘里未
能日夕前至又據兗西兗東濟寧東昌東兗五道總各道皆兵
并沙濟守備王文燁各將領鄉兵先就近防剿外職復思白蓮
教爲首妄窺有限鄉村愚民誤被脅從者實多所一與王石俱
焚恐干天地之和臣差官齎牌開示禍福曉諭二次又
火發告示曉諭二次止誅首惡只坐逆黨有能首解散者俱准
免死不許官兵妄殺去後徐鴻儒于文啓原係鄆城鉅野之界
首人因與狹逆會相構結黨先古梁家樓于三日已時搶進鄆
[illegible]會于梁家樓[illegible]到城下

西門舉火城中亦舉火應衙但是藏奸巾的稱人附將前門說了不費一點氣力光賞賊將舉而長嘯曰有是從奸寢之後職也近臣東宗泰結人情劃商民無圖志臣已慮及于前二月隣奏賊守一欸責有司躲守城池發詳貴罰中令不宜再三不悉議兼之於城如是賢進夫自達隨發到臣慮處有之而昔撰罵貝所者二數爭勝衆乘援接不可不許不行詳辦三營騾共爲百餘名逐成擊虎之勢始圍立於遼而將城池此善羅重我方月密捍為力拒守就強排翅兼直無亦所于巖[illegible]也設曰白罰不知是賊渠之一也城夫巴占不令守[illegible]一也畫藏捕擒不知逆外其之三進火起內外束手無措[illegible]也有檄迎其賞甲不動寬之五進總之徐以火爲城造其何猾他不富打臣下及一月按殺二千段我未如邊責[illegible]其解戴之後賊樂一擁未敢奸入口促在明前發外[illegible]矣藏己真[illegible]

[illegible]

智不足以防奸悲救朝在無援之義何在城池衆矣將所以討賊恐我鋆遊少俟事平之求罷矣據之[illegible]

〇川師克復險關攻逼渝城督撫監軍諸臣報捷奏門逆賊奐能盤據重慶扼險二郎佛圖二關爲父子虎視瀘納專倚爲援形占三衆以爲天險莫敢誰何茲官兵一集節破二郎關賊膽已寒再剋佛圖關賊魄已奪以千萬之衆直逼城下環而攻之賊釜底遊魂繫頸可俟若渝城恢復即移得勝之雄兵擊瀘納之逆酋勢如發蒙振落不啻可知矣 時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今春水泛漲一望瀰漫賊不能飛我亦難渡其出入必經之要惟有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之通達門至二郎關連札十七大營官以精兵數萬爲其謀我亦殺且秘矣我兵請此渡江而守益一以力攻下渝一以密圖攻城意將由奇兵取勝耳然不若穩據兩關培植固守使賊酋絶食之路斷絶而應援之兵群來必成擒矣于是總理四川監軍道丘志充貴州監軍道楊述程會同四川總兵杜文煥等領毛兵等官軍前進二十二日攻佛圖關二十三日再戰義入其壘二十四日衆軍杜文煥率領副丁及毛兵等將傷克劇等兵直衝險營石柱宣撫領兵秦明屏率游兵進出戰後賊將兵五千出戰杜文煥精騎兵兵奮勇前去賊衆大敗入佛圖關下壘死二千餘人是時深溝兩岸俱平賊營二十餘家一時俱空其冷者有變更本未有胡賊二要如賊月者也二十五日都行督兵攻賊同日又據重慶府忠州判官陸河南新鄉知縣翁何來報于二郎關分布河北渝縣成土官兵連營已畢二十二日發部下衝鋒前去新十五營兵征攻佛圖關二十三日[illegible]令官軍同女將秦良玉領官兵各官秦真明良佐等併力攻打斬首長坊無數二十四日復與賊大戰燒殺賊營一波今關賊兵大敗逃兵王賊下得新其多奔兩另殺矣一二日內即可擒斬逆賊恢復渝城矣〇王戌給事中裴應雲疏川省者張宗特提闕 官正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 宗社之憂即鄭國泰亦有家門之慮此何時何事廷元藏司避親毅帶其串以臣于而首先亂賊之獄當何如忠慎

敲發乃平平點撥柿入風癲輕輕轉語遂以點猾眼目緜然伏案顛巧然則廷元爲鄭國泰護法爲龐保劉成卸身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挽矣及提牢詰究而風癲之計破 文華門開而狀犯之來繇廷元網羅密布牙爪潛張凡爲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謫以爲張差報讐以爲風癲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頓倒無餘總皆廷元之爲也開當日 慈寧宮 召對之時 皇祖面諭群臣御史劉廷元奏原是風顛外邊如何有許多說話即此觀之風癲二字繫繫乎不與繫乎廷元之入風癲二字爲保泰乎抑爲孫謀乎若非 九廟有靈 皇祖獨斷風癲二字到底糊塗持擬射

謀一筆抹盡卽　先帝一月之太平天子事尙有不可保者不
知廷元此時將與閣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王之寀等同罪乎
章下所司○禮部尙書孫愼行上言垂簾聽政[illegible]云
具揭立傑亦止爲移宮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
一切章疏在　乾淸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二三日因致幾于
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爲急請　皇上試思從哲移
宮揭中有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臣從邸報中恭讀　聖
諭云輔臣誼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
六七日從哲爲　顧命輔臣郤將背戚誰非狗畏倘少背義形
于色何至令　皇上受盡苦楚卽是而臣謂其未嘗抗疏一言

殺不能辯也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鋤削明罪釋疑　弗
允○兵部尙書黃克纘議曰　先帝卽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
因感寒卽患虛弱之症曾　召閣部科道官入　宮諭以病狀
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　宮門外有鴻臚寺李可
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尙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
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出萬病回春書一
卷載有此方諸臣亦未敢以爲可進也及入　宮問安卽跪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輝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
者與他進來可灼入因診脈奏藥卽傳取人乳藥自和藥以
進　先帝舉玉杯飮藥曰朕欲少休請臣出候于　宮門外至

申後　召入曰朕飮此藥後欲思睡及覺體有微汗似已小安
又早卽聞　帝昇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詢諸臣多所親見
者隸實會奏以釋群疑者也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
使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於君父有疾凡一飮一食之微皆不
敢忽而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卽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
罪將安逭之至又言移宮一事臣記九月初五日　皇上將登
大寶而　選侍尙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
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之數移矣周至十庚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歲後宮今閣臣疏稱　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

乎　因家大事當聽冢卿具疏臣因當日親見且彼時大九卿
今在朝者惟冢臣與臣二人無他誘矣謹具揭以便會奏○御
史張愼言奏曰　先皇帝聰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宮之
中嫡處傾城當先巧逢狐媚蠱惑美疾激毒男戎不勝再設計
于女戎寶玉大弓晰竊近年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逼圖之人皆
知之從哲身衆圖成爲不一爲目那安危之幾間不容髮乃封
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爲臺省諸臣疏而後可
禮臣孫如游輩　傳宣宰相爲公論所輕乃執爭封后差強
人意從哲當日郤禮臣固謂爭之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
有不測則禮臣受其禍卽移宮一節見羽翼已成　皇祖之尊

貴妃先去爲望從哲方敢具稱此亦庸而彼之左券矣○浙江
道江日彩遷　肯會議疏曰臣接得吏部傳到議疏揭帖爲穆
臣孫愼行疏參舊輔臣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事併停封議
謚益務官三事奉　旨九卿科道據實奏以佇宰施夫　神宗
賓天問溯再泣臣在河東巡鹽未躬逢一切錯革大事何敢妄
言旣會議矣言官又宜義得無言竊謂李可灼進紅丸一事果
係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　朝臣子皆有耳目即爲從
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六義斷之庸醫殺人
律且未[illegible]可修非揭帖之[illegible]紅丸豈遂試之[illegible]宗而先臣還　九
五龍所從哲爲先輔何故不置于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回籍

調理而且賞之共何以示天下臣民臣堂官所謂即未必有共
心當時俟遼共間旣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服人
心之疑與鐵案也貴妃之不封后也迭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
不兩有揭進但大臣當　國家危疑之事機械倏忽謂宜不顧
死生決當直前爲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禮部執爭之後有停
封之揭聞其入宮時意復悠悠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
値英宗病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日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曰
爲中尋見琦應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想大臣決大疑定大
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茲寧不愧死　神祖四十八年英明
神武廛定大逆乃以衰世之恭號當　神聖之徽稱直是不學

無術此之阻況未必從哲肯心受也至于張差持不執之誅還
闕官之一擊非誠大逆然當時處決只合如此何者　先帝固
無恙尙可以全骨肉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　妃
疾親滿此等光景能得之　神宗否　神祖不傷心否　先帝
能安否從古有闕行之法有不必可明行之法直以行之史冊
此類甚必然遮蓋只合如此若夫何士晉陸大受等直攻請秘
邑[illegible]而阻促不[illegible]可以折奸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以凰窺
[illegible]者所以全宮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
大受諸臣之疏議所以折奸謀之路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
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僞

龍之亦非今后封停矣移宮定矣　神祖尊謚改矣爾李可灼
尙未置法爲數年不了之局或辟或遣惟所用之方從哲未必
有他腸惟是畢畢庸昂悠悠富貴識旣不足決機力亦何能任
臣情又多于牽制所以遇事暌昏當局氣靡青史自有定評萬
古難逃斧鉞若必欲以春秋誅心之法啓我　皇上平滑之事
于　先朝顧命之臣恐　皇上未必肯從　國家從此多事亦
臣子所不忍爲也臣堂官疏云此等大事都待千秋史筆也臣
愚拙無私虛衷無忍疏有其不敢自昧之心知我罪我所不計
矣伏乞鑒察施行奉下所司○造青冊將工作續與需外解甚急而侵冒奸弊百出于
是部科議務各省直備造青冊一樣二本于進表之日
一送工部一送工科一留[illegible]備覺察而法[illegible]之精詳矣○星

變。山東小盜攻劫彭袁報本月二十五日巳時見天上日明世宗午時東二丈許傍北有一黑氣隨日而轉○吏部
尚書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言 先帝肯宮庭疑豈不憖
聞之○有奏差持梃闖入 宮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
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迹若風魔貌衍黠猾以 君父驚天之
戚而斷以不開休戚之詞幸哉 皇祖神明立斬以待此案該
真信為瘋癲俾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提
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癲不瘋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對 皇祖
之慈心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遏 宮禁之邪萌可以明
臣子之忠愛功在 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以贊其長
反若恣私以掩其短曉曉於忠義亂賊之混將皆衛 前星者
才人謝績總入綠之註 天啓
為亂賊乎附 從宮府為忠義乎抗正直者為亂賊乎工部給
事中為忠義乎垂臣馮遂舉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達部覆奏皆
為宗社垂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三十二

安成　王［印］
溫陵　陳龍可
古鄞　丘　　仝較

六月庚戌○浙江巡撫孫茂相請恤錄　昭代第一慘忠疏曰
臣日今因督師巡至台州寧海經方孝孺故里見其人烟寥落
風景慘淡及詢其遺裔方忠枝方振節方繼忠方繼節四生
來見皆容貌枯瘠衣食不贍不覺潸然出涕夫以　太祖尊賢
禮士故後代得此仗節死義之報　成祖之靖難比跡湯武方
孝孺之死節同志夷齊乾坤所以不毀日月所以常明恃有此
忠義一脉耳今日必　特加　褒贈錄其子孫庶以紓二百餘

年鬱抑之氣昭千萬年悠久之基是所望　陛下　勑部亟為
覆行不容延緩者也或謂孝孺當時血胤盡戮存者未必親枝
臣不謂然大忠義之氣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彼捐軀致命
之臣肝斷骨碎即　崇褒顯隆於死者何有要以　國家自培
忠義一脉則郎錄請典皆宜備舉以樹風聲大抵今日欲張
國勢在固人心欲固人心在獎忠義又當獎其忠義勿致澌
滅　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伊妻鄭氏准祔葬原
籍仍　命議謚并所在有司新其祠宇○山東妖賊復陷鄒滕
二縣巡撫趙彥奏報云二十一日據署鄒縣事兗州府通判鄭一杰報稱香教二千餘人于十七日三更西門鳴鑼三聲
吶喊三聲用斧砍門賊中內應遂判穿印走出東門又報稱十七日四更時有聞香教內應外合群賊奔入滕縣城內劫庫擄

藏居戮其慘縣官城文亂逃出目今乘城蕭賊罪惡滔天神人
共憤聞報之日即委都司楊國棟河漕守備孟文學率兵馳赴
征勦又奇兵營兵不及三千業已盡發而隨營二營亦發兵半
自運在在倡亂州縣在在請兵者紫無兵可與只以添調鄉兵
責成有司而已臣下去歲會題泗州添兵可萬二十名者城守
兵三千名已事　欽依推補將官實因營來開閉二方兵進討
[illegible]
之賊發各營兵亦王家然撥復滅池掃蕩妖氛　亦不辨于先
推臣奉職無狀瀰亂突發為死尤有餘辜伏乞　皇上先削臣

職奴戴罪討賊候　之日恭候　脊城之誅臣僅會同河道總
督陳道亨巡按王一中據實上陳伏乞　敕下兵部覆議上請
校加查勘失城通判鄭一杰知縣姚文凱并行○魯王捐貲
助餉閫寄法紀昭而人心肅地方淨尚可為也
城　上以藩府有賴深嘉之○賜講臣唐文獻太子少保廕一
子中書○賜侍郎王德完祭葬○經略王在晉歎戰疏曰自正
[illegible]
月後廣寧五百里之間西虜隔斷音耗遂絕自虜設盟為我向
導哨馬達于前途而同鄉人祁天祿等言奴于正月二十四日
進廣寧二十六日伊子即領賊抵關至十三站馬驚而墮地死
用紅毡包裹隨行之虜皆流涕奴以為不祥而置兵也斯時也
潰卒雖拔人被馬倒關門一潰思想不能禁也萬一賊乘其後
何論山海豈復有薊永哉冀善于馬而臣紛賬　皇天后土念我

祖宗之功德沖聖之仁明惟呵護于百年乃沓怒于一旦此
無異香博浪之椎立推神魂殺胡亥之兆旋催鬼錄我明萬世
無疆之祚即此已窺數之黙定矣嗣後聞賊在十三站等處殺
遼人之不順者又執少壯奪妻子是以哨聚于抹蔴山谷間奴
亦不能盡殺也近保定人王愛迎回順帶錄州生員趙啓口詞
始知錄州城南等處遼人結聚者甚夥賊在東屯大凌河住而
有李世英劉承功等自廣寧濟水寺迎冊等距城十里夜望城
頭燈火達旦以防西虜之掩襲故不攻關者懼虜也非懼虜之
孫懼虜之衆招呼其部落也又有樂清人王國介遼陽撫胡于
堡迎回知奴住新城李永芳住遼陽奴發兵一枝守鎮江防朝

鮮發兵一枝守南衛防登萊發兵一枝守廣寧防西虜至五月
十六日聞有一湖廣人走回是賊寨後為料量大夷人所擄聞
報李永芳向在遼陽令渡河來廣寧奴差遼人齎多金進遼偵
探關上兵馬若干令調何處兵打聽內邊怕我否非無意窺關
者奴既根足草長馬肥而我城郭未完人心未定終朝有戒心
焉此夷情之得于傳聞者也今之欵關受賞者為哈喇慎大罕
酉字羅勢實伯彥黃台吉及朶顏三衛諸夷來犇二大都暨三十
六家為薊宣之西虜守關一事微夫敢藉其力亦未可必其終
惟是目前得其大濟蓋遼人糴米于客虜繫客得米日運來八
里鋪關上居民以粗布易之民得不飢今干戈擾擾關民不田

不稼賴此來歲之無以博也虜人有答喇明暗歐兒計台吉有
王燒弁部落不受賞答喇采兒華島之解馬欲圖搶掠今諸夷
亦勸之使受欵矣王燒弁射殺一哨探家丁搶馬五匹今諸夷
亦摘其奸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有歹青最貪最横奴乃齎
黃金二百兩銀若干貂參數挑以賂歹青必欲與之婚媾太之
孫為歹青之婿職令受太間之未知得間否奴之賂虜金銀甚
厚而我 銖寸積 分一文不敢妄費間財間力皆奴之不如
貪虜為其所賺或通欵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寧者為虎
墩兎虜中之王稱憨者也而昏于酒色無遠志其叔腦毛大專
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強奴不賺憨而賺歹青蓋謂憨之不足

與耶抑憨先為奴所中耶五月初旬報憨來助兵駐劄邊到關
索賞然從之而不果至也必有所聞之情憨來而據帳之虜不
敢不避避其王也憨之歲賞甚繁職與通官副將王牧民詢之
歲賞二季每約銀十萬今歲去秋之賞又索其來無以應也進
一日則有一日之供給其賞不可言也憨貪二十萬之賞且金
積蟒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弟虎憨與奴陽離陰合以嘗
我又虞奴借憨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禦也不得
不嚴兵自禦也不得容其過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
慎三大部白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賂全遼執覲天
朝誓必復廣寧以洩忿欲差人往召卜失及青大青討衆攻奴

其志䚷其言喧寳與督臣㦤虜勢離而難合其合也靡常而不
可恃其離也立渙而不可收虜來必大費費無所出即得廣寧
人民已散城守俱頹亦難終守且虎酋近日言近者坐視遠者
莸功我未收鷸蚌之利而奴且効卞莊剌虎之法萬一挑㬥以
速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潰離之後計非萬全願坂賊直至廣寧
有捲土重來之勢多方以亂之分其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
策而逆臣之審時觀變未能自決者此也今宜密探虎酋之情
而爲吾刜塡之氣如吾刜討賊之師果動而虎憨果當賞之使
重來藏在關既不能守吉以應酬又不能黠金以償賞倘不先
期以奏閉勢必臨事以東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以

應多費有萬萬不容緩者又奴賊捐金㩬間倡言朝鮮已受奴
封策監軍不許接見又言殺遼人二萬毛文龍僅以身免夫文
龍以二百人往勝乃爲倖敗則其常不費　朝廷之供億不煩
海内之徵調收功固足以壯　國威即取敗亦無傷于國體奈
何海上官軍惡成樂敗創不必然之護諭嘐豪傑直前之氣令
三軍咋舌而相戒哉美醜相傾功罪見妬毀死書塲而妬良工
之苦心畏尺蹶途而增謗驟之千里雖費其口誰不其然金馬
之形于今成矣奴之所畏在文龍我不得不竭力以應之以成
其長天津已治裝糧㐮㐮拯㒃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損兵
逃將留餉請帑所幹何事嚴正中等夯兵出汛所建何功試問

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日反用畫人操不二之心則
天下無難爲之事至于餉糧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惜萬不可
推諉蓋緊要焉　社稷安危所係呼之即應乃克濟事若夫騙
餞騎官輕與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必用用財于所不必
用用兵于所不必用用心于所不必用及其當用乃加斬愛固
其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誤也及今圖之猶不
及耳伏祈　聖明垂鑒（）山東都司廖棟奏武安賊巢焚之無
任趨奏捷賊破營燹巢穴勦以數萬獲官兵奮勇力戰所首級三百餘顆火砲打死六七百人又毀焚武安巢賊
集爲逆衛小寨賊已寒勢已窮急奔穿家捷去矣（）吏部尚書張問達擬蠲恤錄差等
賊曰諸臣五欵挺骨三光誓心少海之瀾可回遑知滅項前星

之色既正安問埋光雖力疣虎冠而身沈圜土血濺踏階而影
落長松一事摟鰐各處之人所秉一官忤　旨連株之坐無遺
方使河清已集座隔之鵬漫夏天陛祇從地下之龍先此黃髮
叠　朝殊半白楊伏壠闇幽屢疏憑夷賴有老臣彈任同心幽
冥並負良友是用採疏奏于撫按表遐事于門下参以公評分
爲先後計受禍深淺爲圖報重輕馬鬣雨滋藻思忽施白骨風
毛塵驟光華載映青箱是用　一人之寵賚貴亦攜　而朝
之志事也除將采訪未備陳乞尚稽者容臣等陸續酌題外謹
將原任洞廣僉事等官馮應京等分別等第應給　贈官廕恩
啓九重咸白日之深恩　君恩十世結玄壤之長春于以勸焉

善而作願忠所裡風教非淺鮮矣所有各官贈卹旣經左都御
史鄒元標等咨揭前來又經奉有前項　綸旨應題請但
特恩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奉旨一一依擬應該
復職贈廕官九員[illegible]

[illegible]

職贈官共六十六員。

三十六年起南京光祿寺少卿[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二　天啓　七　友石居藏板

言願教[illegible]

楊光祿寺少卿楊天民山西人任禮科萬曆二十九年爲三禮
精運被論追贈光祿少卿喬太江西人任刑科萬曆二十年爲十三
年因被彭應參等疏論降級[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二　天啓　八　友石居藏板

未意山東人正直錄聰擬萬曆三十五年論劉萬曆二十四年[illegible]
昌澤成銳光躲少卿黎道居江西人芹禮科萬曆二十四年吏[illegible]
嚴浙成龍學業敕爲民擬光祿寺少卿[illegible]科降北直人任吏少
萬曆二十六年因　上怒吏科不[illegible]部降級擬太常寺少
卿林塘廣東人南京河南道萬曆二十四年因言[illegible]降
敕獎光祿寺少卿戴士衡[illegible]人任吏科萬曆二十六年因[illegible]
[illegible]
光祿少卿[illegible]運亨北直人任吏科萬曆二十六年因[illegible]
[illegible]光祿寺少卿[illegible]山東人[illegible]萬曆二十六年[illegible]
上部[illegible]門[illegible]人[illegible]主事[illegible]萬曆二十[illegible]
京大[illegible]百人[illegible]降級[illegible]光祿寺少卿[illegible]
宮[illegible]萬曆[illegible]九年[illegible]光祿寺少卿[illegible]
道[illegible]年[illegible]降光祿寺少卿[illegible]河南人任[illegible]
督[illegible]二十四年因[illegible]光祿寺少卿[illegible]光祿寺[illegible]
南京[illegible]二十四年因[illegible]光祿寺少卿[illegible]
少卿王士騏南直人任禮部郎中萬曆二十年[illegible]因[illegible]
上宜準職爲民擬太常寺少卿葛[illegible]江西人任山西道萬曆

十八年爲附宗伯存問事降州判擬光祿寺少卿劉文卿江西
人任文選司員外萬曆二十六年爲推陞遷諭官員調南京擬
光祿寺少卿彭應參河南人任浙江巡按萬曆二十二年因救
[illegible]范應琦奏吳氏訴奏事爲民擬光祿寺少卿朱長春浙
江人任刑部主事萬曆二十四年因言石星婿侯[illegible]職爲民擬
光祿寺少卿張納陛南直人任[illegible]主事萬曆二十一年[illegible]
禮部員外陳泰來疏論輔臣將本官一一降級擬光祿寺少卿
顧允成南直人任儀制司主事[illegible]二十一年同陳泰來論輔
臣降級擬尚寶司丞[illegible]南直人任禮部主事萬曆三十年
論[illegible]海瑞[illegible]冠帶同藩擬尚寶司丞薛敷教南直人任
[illegible]萬曆二十一年論大臣降級擬尚寶司丞[illegible]湖廣人任
[illegible]方司主事萬曆二十四年因諫封非策一疏被連降級擬尚
寶司

○命考選勿拘資格。即科貢亦一體與選○禮科汪慶伯

請責成大臣直述進藥情形。以定罪案。以信天下萬世。奏入不

報○川師克復渝城鄖陽巡撫楊述中捷報云五月二十七日總鎮[illegible]參政張副使用計擒僞賊首樊龍[illegible]彪領兵入[illegible]

○山東巡撫趙彥請督董軍以靖妖氛○考

選庶吉士三十六人蔣德璟等○禁臺乞恩典○禮科彭汝楠

以非端崔文昇嘗口肆辯再劾之　上曰皇考在日親傳在青

宮得虛疾轉臣熿等在前皆知如何說君父之他不共戴天新

進小臣不諳事體姑從輕罰俸二個月○刑科沈惟炳請申敕

以釋群疑　奉　聖旨進侍何有關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

廷念　皇考豈能恝然爾每當體朕意不必多言致滋疑議該

部知道○復鄆城[illegible]○工科方有度奏閣臣票擬所以宣

[illegible]所以定　國是一日之知聚千古之是非[illegible]等近禮臣

孫慎行參輔方從哲綱常大分宜以一疏奉　聖旨會奏者

臣或揭或疏凡滿公車指斥該部具奏直道在人公論在　國

職可無言惟臺臣徐景濂疏而票擬者欲付史館若以史爲一

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必核一時之實予奪必合人

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削實亦　人主不能私是非也今

宜　先帝聖德考終中外所知政惟中外所知能宜可均不進

紅丸乎　皇考不服紅丸乎從哲不賞奸乎可灼不予告乎宜

宮闈等事　皇上所親見見矣政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宜

泰昌元年九月無選侍毆辱之　聖諭乎　天啓二年六月無

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數言盡歸烏有也皇皇　天語藉

稽人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國史臣不能一筆抹殺若舉前後

旨並書也則一事自相牴牾職謂票擬不可不慎者此其一也

又職同官彭汝楠疏票擬至借証于輔臣夫　皇考得處泆
以崔文昇不宜進下藥今試問昇果應進下藥　皇考果應否
服下藥恐輔臣韓爌等不敢任也　皇考上仙之速輔臣之心
必有惕然追悔奈何引輔臣之親見以寬文昇之罪哉所謂票
擬不可不慎者此又其一也賊開　綸綍之地爲陷阱小則天下
治亂之安危否㮚與于此也故自古未有政本弛而天下不安
且治者未有不張而不危且亂者從前狎視政數年祇見政府持
祿綱常大事不肯主持擔當遂至今日口誅筆伐自蹈污泥之
中不能自脫今日事理黑白剖析亥黃番復幾令綱常無所係
爲且輔臣不主持誰爲主持以重　皇言定　國是惟輔與我持

綱常于不墜乎前日兩番票擬先後參差觀聽之不一何以心
服中外垂信後來職司封駁不敢不忠告于　陛下奉　聖旨
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有旨處分移宮亦未
曾奉傳諭何必爭論這所奏併付史館纂酌（一）都臣張我續請
起擢城守恤錄死節諸臣疏略云　升州會直隸之保台州而兼復安岳也真安州知縣楊汝昇之
保真安而兼復銅梓也銅梁知縣吳弘業之保銅梁兼復大足
也南川知縣韓應龍之保南川兼復綦江也安岳知縣翟學程
之遵賊一日即復而兼復樂至也什州知縣謝奇舉遂寧知縣
岑飛龍彭縣知縣井本中江知縣鍾文炳之城守無虞而又多
捍也此九臣者其胆略才謂皆有大過人者也翁登彥賊已
蹤隨起升僉事矣吳弘業謝奇舉翟學程見今行取疏宜授以
可有濟盛韓應龍仍應起擢選同職銜仍管本州縣事
皆不能與李文熔似應加陞府同職銜仍各管本縣事以竟厥
采以安百姓者也乃若貴文知縣張振德妻子同焚也長寧主
簿承大禮之一家四口踐棄死也而漢知縣王錫袞之子殞崇

方力不支屯灘瞰知縣黃直之賀與我[illegible]于西[illegible]
洪雅縣之被城奉印不屈　縣調導他往之特孫緩敗于兩指
之外成都前衛指揮翟英之沖營賊殺于龍泉與成都后衛指
揮韓應泰之督兵捉省對敵于草堂寺建武指揮李世勳之一
開城陷合宅同焚小河所鎮撫俞翰若之與賊兵大戰下城西
叢州百户張羽之[illegible]兵急援王鄰[illegible]之陣[illegible]州鄉官原任華陽
府同知黃[illegible]翰之[illegible]賊[illegible]八論賊急被伏兵四起斬斷而
死者也以上十一[illegible]其忠可以[illegible]
神[illegible]義者[illegible]
其親近日[illegible]
文武[illegible]
之風勸[illegible]
者尤[illegible]（一）吏部尚書張問達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疏略
崖矣　[illegible]
曰竊惟　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
法紀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
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論從

哲又有辨疏此事干　國家重有關係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
據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藥罪臣等謹以三臣論疏辨疏
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邸報査當時九卿禮部科道等官各疏并
題覆臣仍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彰至公其各衙門送到議單
并奏疏本內不能盡者另彙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
各衙門參疏及各衙門議單參之衆論證之當時情實會奏上
疏頃行首論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
等初未知至奉　皇考宣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乾
清宮候之丹墀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可進或
言可進俱猶豫未敢決又　宣臣等進　宮內跪于　御榻前

問　聖體安否、皇考諭臣以衰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
諭壽宮留心　諭臣等輔我　皇上爲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
在何處、翌　召至　御前觀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服
奶乳和藥、可灼和之以玉碗進一丸、少頃又問進一丸、至申又
問　聖躬安　諭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
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與諸臣
視　皇考之疾、爲我　皇上之保安、急迎舍皇上、悽然共切、祗遵
二字、何可恐言、在當日諒輔臣無是心、即今禮臣之疏內、語
意亦已相諒、但以我　皇考謂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
進、可灼妄意進之、輔臣從指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

宮門內、亦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
人又以票擬罪從指可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賓天大漸
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安舜等疏參重處、即應重票、乃
先票罰俸、繼票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
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
臣于辨疏後、皆自認其罪、自乞削奪、期以自白其心、而并冀以
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云輔臣欲白其心、釋其疑、似應如輔
臣自陳請之疏爲法、而臣共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然
而非臣等所可議也、　至于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鼎華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閽者猶攔阻

臣等揪、閧進哭臨　皇考畢、即請叩謝我　皇上、良久未出、
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illegible]人心洶洶、始定、臣等相扶翊、
遂擁護我　皇上詣　乾清宮門外、坐步輦扶進、下　文華殿、
先叩慰　皇上御正位、皇上立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
乃起、　聖駕還于　慈慶宮、復令二三內使走問、此事何不啓
李娘娘、臣與諸臣但云[illegible]是爲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
何知有　選侍、內位既去、臣等與合　朝諸臣議我　皇上登
極、又議定擇日即應付　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
部九卿等臣、即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奏移宮、輔
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搬移、諸

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柔不毅然先爲諸臣倡也、僅其
將非諸臣共扶大義、急奏搬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
託居、令其竊靈威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夫李
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脉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希圖非望
之福、而　龍馭上昇、擧國無及、可灼罪將誅乎、應即勅行該省
撫按官拏解、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輕易進藥、以正刑章、若舊
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　皇考哀傷感寒之時、閙進大黃
涼藥、罪亦當誅、可灼輕進紅丸、文昇何不詳察、此藥與
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謂進藥何等慎重、文昇在左右、乃寂無一
言、議藥其奏身將提督太監謂何、文昇之罪、又在可灼上矣、法

應　勑建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是以三尺
除二惡肅法紀而公憤洩因以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底可
以釋讒臣之心亦可以自明矣醒臣與亂臣沈忠淸之心發慮
慨之論臣等會同各衙門之議定天下之評嚴懲
創于既往垂警戒于將來臣等爲　國是爲　國脈計慮敢不
從公而從實哉況　史館已開實錄之成在即又自有纂修執
筆之臣定其衙焉昭然日星以俟之千秋萬禩而已乎冊臣等
發言爲佞哉　聖明垂鑒　上曰　皇考遺愛原因監弱侯與
各官說明　聖諭其見孫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李
可灼上藥以爲希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票擬失于太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天啓　一五　友石居藏板

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議你每說他諸事遊移姑息僥游致邪
佞升詩教輩把持朝政責成難諉朕念　兩朝舊臣輔政歲久
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可灼着該省撫按官拿解法司究問
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定以後大
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時艱不得牽纏瀆奏再
生事端　是時以攻書璫者有孫文豸張訥言江日彩黃尊素溫皋謨周希令汪應蛟方有度董應舉徐景濂沈應時魏大中沈惟炳彭汝楠韓爌鄒與議則有尚書汪應蛟王永光郎陳大道李宗延侍郎張經世陳邦瞻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尚書姚思仁侍郎丁懋遷左副都馮從吾左僉都鍾羽正通政使白瑜吉士通政林熙春劉憲寵朱欽馮時行聶世潤呂邦耀于雄之翰左通政何喬遠大理寺卿周應秋少卿陸位扶克儉曹于汴郭尚賓吳應奇王命璿太常卿陳于廷少卿朱世守韓光祐王涓徽政汲栢鄭三俊太僕卿董漢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孫倫李之泉滿子頎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何東涌耿鷹禁明

遇黃遵光光祿少卿高攀龍給事中趙時用蕭敬文周事劉衛泮熙昌周希令周朝瑞朱童蒙李遇知顧良佐沈惟炳時朱大典林宗載錢熙乘霍守典劉弘化沈惟炳薛大中張鵬雲韓繼思魏大中方有度陳爾翼郭興治御史王遂直崔呈秀周邦基楊新期李懋芳朱來嵐江日彩倪應春李時榮東作表陳開張文熙張汝懋魏應嘉徐溫泉賀逢聖馬鳴起劉芳譽徐曰宜吳之仁董羽宸馬逢世徐憲卿劉志選載上賓吳姓翁思誠周宗建劉徽李玄王大年周宗文吳其貴張應長[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天啓　十六　友石居藏板

罪之罪將從文昇李可灼並眞之法妄得四海臣民懷疑至今
言不特不眞之法已也么麼小吏微同籍調理之言又
目無功厚實人情已不平况有忠厚之性者無不為之疑其
大抵是案也在李可灼有應得之罪在崔文昇有未遂之事在
輔臣當聽之公評在　皇上當斷以大義一時之裁斷定之萬世
之實錄昭矣　上日李可灼已有旨會奏議罪不必紛爭給
事中魏大中奏禮臣孫愼行痛　先帝翰苦討賊輔方從哲以
春秋之法　奏　上命諸臣據實會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蓋先
帝之乘割臣在虔中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言者已在
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挺不中而圖所以中　先帝者百
端至藏酖毒于女謁使元精耗損憊不可支而藥以暴下之劑
繼以純火之鉛　先帝所以蒸蒸而不可也其迹甚著何以
迄今未奏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
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在不討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
爲弑雖以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郎名之臣何以春秋書
傳曰深責執政之臣然則自乙卯以迄郎與申其時以後爲
賊者誰甚職也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得不討而已或可灼以
賞變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覇係優可灼以藥蔡病而崔文昇
代爲委之于　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一忠肝義胆
所謂異之元良數十日深由䝉澂病危爭之　先帝一旦賊于

十六朝廣業紀六 卷之主 天啟

十七 友石居藏板

十六朝廣業紀六 卷之主 天啟

十八 友石居藏板

字張贊流言之比更當所同原痛無痛退而不能遠之戒史儆
潛說警擯籍粹才　宗於受無窮萬也　光祿寺少宿高擊讒
讀禮部尚書孫慎行論勤方從哲一疏發許數十年神人之借
防閑于虧世君臣之義其功偉矣夫春秋之義端本送源罪坐
主者故趙寧統君然壞進盾盾爲故也夫張差之挺表然之獻
大黃之紫初進而求問一祿索也陰如臣于之表忠恃宥向如
相國處之諸法等奈近人之相誼也豈獨湣然且力為詔讓力
爲薩諱力為學察討戝之人者與賦不侍立都固進知爲就而
巳字知有　君乎詩人曾無旧蓋何所府論致無大知握無人
理之至此極也既民民民為無壽所以無悉自忠之羣它春秋
之法也豈以為顧識與相厲京忠一人文界與可乃原是一案
逆封移宮之事諸臣富日所韙見細國雖圖人城事尚有甬揭
進其女選淵藥之事赤詔臣富日所親見祖記何潛力為倦搜
曾無一言相西處分ㄐ有公議非至取言鄭氏商籍巳奉將
旨可速并髦于輕易進藥可灼處分自有殤徐文曷下袁先于
紅充可窮　闔典乎　紛事中劉弘化議　光帝昇起環導惜
迄仁之禾久　皇乚識詩環導豐散承之有　敕乞為臣于知
渺訶宜而巳令忍議伝是　宮閣崇積業疑當史叙宜此許而
誓帥方從楚悉之偏書依遠若深言執裏机闕隊劣丙聚奉可
灼進藥一事終不能微奉于　皇孝夫紅先者正隱辭奇負之

藥既民有矣亦未敢皆試者也何以聽其公然眾訟彼公然謂
進洩怨引進損因向讀卯而同籍調理之票出于人之手即
逆不見唇之鄉涉羣近不見王金等所尘法乎舊何于此悻有
東斗腐業异跡市朝以聽　皇上處分而巳其療懲之則　皇
上之爭也其捐寬之而　雨朝單恩所進階叙痛韓從致奪與
皇上之仁也若夫道路所傳伎宵小之邪謀其發姑之定宗則
惡極罪大公憤念深恐更非舊備之禍矣　糊事宮韓繼恩魏
大中方有受陟附翼郭典治讓　先帝疾帶給故中之一詞神
人同慨弃韻行入　朝搆章詐復輔以春秋之義中外非一朝
一夕之故矣擧自龍脈媼戚足智工妍恩以其為毛哉裹之親
憎奸大統聯新論罪幸發其著者也賴　神觚剛痛離成定策
福蕩之國大李爰定而陸發永堅誅乃岩棘　慈明老疑幾入
五步之內反中發姦者以考功之法賞其時財振露之道路以
冐雖其闖抓劇狙办原變千端而贖張差者如出一山誰東國
成亂臣賊子族難矣　節祖登還　光皇鄭極反劉書息不自
害進支丞之啄道碁下之孺進純火之銘既削且弱從瀉施嬉
卯金不鑄体其能圖乎自非包裁稱心至爲表衰何以速節之
形者三首尾其問乃竟漫祇之而不一置討夫撓圜之獄婦惡
了盾亦惟以其不許賊也兒從而為之地乎龍尊之際復泄泄
乎后之封官之逮而不以　君父爲德懷率怨故綱氣再徒灼

帝三逆所懸抒及甚異但罪在大臣未可泄己君新奏仙朋輒
晦旨丞宜遂徐旋文昇必並等其首于秦街李可灼宮此抆凝
于採泌斯升學正天討仲　皇上斯以爲人子為人臣欽穴為
人臣也茲春執之義也　給事中置守與讓日封后也而事侍
楔　怒也而玄張于宮也而息挨苟非他幾閣心何其大訳樹
坐若日知無涼為生之不學撫術至與進藥之事大括一副心
暘所苛並目除入改預也　知由劉告議李可灼誅不對違之
說流不可知之薩法定重發豈交昇方　先皇宮與之除商發
方毀攻河然於此士今無快問罪在李可灼上至書良奕憊兆
下陳全忠無人而公代但致多輕官埋　至德而建　皇疾奉
與文單承若德一錄奈府候求足為臣河流寅何辭萬韓身完
總昇宗藹鄭武學負　先帝貝　皇上而不忍頁郭貶上視逆
飾之著而無一為罪之詞何敵以天下將世邪　御史侯同讓
先帝詞報亦歹則贊於前之發社乞一進　將湖從渡沙殖非
欲旅之宮亡之非對引之新崩醫殺人法宮数輕子同懿常誠
至學亡　伶時然則李可灼之罪真百日莫贖矣然而韓貢主
赤之ニ刀負古于身為元牆　君欠生死忍驗小人崇誠甚至
怨　辭攻發而仍累固籍調理之　肯明示傾客庭許如北欲
無何罪得丁論進封則累　皇恆以亂命之失是鳥得罪　皇
韜論進藥則附　先帝以正終之根是為得罪　先帝謝樣宮

則貽　皇上以垂慮之禍是爲得罪　皇上人臣有一于此足
以正不忠之誅矣頤　嗣宮之力持而速斷之也　鄉史薛充
寬議李可灼進藥彼許王安舜持疏斜參內有謹為荐李可灼
者進紅銘一九　先帝服之不誅等語巳為相國立一罪丸矣
乃一搗再獨完藥致誅郎拼猜可灼見伊于內關白稱有紅鉻
藥可救危証因完與衆共議又之不决而閒安大內之時　先
帝因閉有啓　今今在何處進巾使趋召夫可灼若無因綠何
致呈身內閣寺官先令討議　先帝臨有論問事豈適達抵有
專遠此自辯韓自承矣至　貴架停封　選侍猿宮二事手古
綱常名教所乃臣侍智者而後許閣臣但無二心便有尊力若
猜箇薛郎是閣不矣　御史劉微李亥讀　先帝冷落青宮四
十餘年　扁逢迎于朝夕固寵一時財撫之姦伏而伺紫從哲
日靑左右豈潘母知乃聽鄭氏之進美女也而不閑詠止聽崔
文昇之用泄然心而不閣商確聽李可灼之進鉻充也而不閒
考究致　先藥也次盡之極攝以毒餌須吏不救輔臣為　人
主之家相凡帝以內外之事皆如吾一家之事不得雖于不及
卯亦不得毅宮辭能為不根究效差之王使是成蒸也循可以
神宗之給搭于至女謂之人明按以伐性之斧而曾不非正此
阿恍乎不速揭封后之非紀是附啟無綱可以　光宗之旨為
詞至昇灼之藥立民　皇考之實天面反行實實又何莫乎

七月辛亥○録叙山東平妖將士楊國棟等功績，蔭衛陞道
時山東妖賊據夏鎮阻絕運河侍郎陳道亨告急上命該部議添兵防守○川中逆酋投遞訴詞
多涉營查劉時俊督臣張我續奏之 上以時俊素受 國恩
如何敢作此事逆賊詐詞未可輕信着與同藉仍行撫按官查
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含糊了事○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請盡
復言路諸臣以光 聖治 ○太常寺少卿高攀龍恭陳 聖明
務學之要以立致治之本 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
性等已經大小九卿科道衙門公奏明白奉旨處分再不許牽
扯，今李可灼亦不詳審，遵不遵明旨又來瀆奏其逆待罪紀
聖母撫養不報恩者 皇考優待今被天災報應如何又言朕

非孝本當重處罰俸一年○擇二十四日冊封范氏為慧
妃 命駙馬侯拱宸持節大學士葉向高捧冊○兵部上言奸
細關係宗社事 聖旨毛文龍因擊修養真修卜年遂投劉
先處監軍譖害毛文龍拏到劉一燝杜茂等刑部官從容道問
吐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燝等身逃
奸細在各處甚多還上見有劉得功等錦衣衛便着的當官旗
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狥私賣法候國欺
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回將話來○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奉
聖旨拏到奸細劉一燝等支遇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壞上官
軍其情罪大至今不行問理反借升官為名顯是推故遲情支

吾法司職守何在王紀若革了職為民其餘各官姑且不究還
着問明具奏○禮臣請視學釋奠以信 王言天啓元年六月內題請擬于八
月初四日舉行已因 皇考在寧 郊祀尚未祇承更未來歲擇吉舉至是禮部復奏請○淫雨傾壞山海
邊垣官民廬舍無算○經略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章
言窮邊水災狼狽情狀 上曰覽奏大水為災邊人甚苦金城
各處傾塌關係緊要委宜急防便行文經督撫臣酌處錢糧嚴
飭將吏于分轄處所應修造的速行料理其傷害人民亦量為
賑恤以救殘生昭朝廷軫恤至意○行遼餉舊務承宗請急安
遼人宗 聖旨遼民窮困至極甚軫朕心安插事宜關臣要應
畢亟行招集經營併各巡撫官嚴飭道府各設法撫綏毋從驅

逐出境終至失所其在登萊朝鮮者行文劉國縉毛文龍作何
分插一體矜恤餘俱如議行○鄖陽巡撫楊述中上言驚聞舞
楊奉 聖旨劉時俊併伊男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拏解來京
嚴審具奏該部知道○大學士葉向高申救司寇王紀 奉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叛酋誅陷三韓戕殺官民喪失疆土關
國欽恨逆廣將沒皆奸細所賊今屢次拿獲真正奸細通不上
緊會問奏請正法任其耽延藉口為辭王紀全無急公欺君誤
國遲慢支吾本當依律重治念係大臣姑從輕處了干奪出自
朕衷有何猜忌卿等不必申請已有旨了○司禮傳出 聖諭
諭內閣即今封妃大典在邇所用冠頂金冊等件錢糧煩多側

應該部辦納自奴酋發難以來數年之瀆黷剝削交徵軍民塗炭
以至各省直加派重征民不聊生況內外庫帑罄竭並與不貲
朕特命官于內庫查酌停造至期應用以稱朕節儉之意御傳
示大小臣工凡有軍需等項錢糧務要各秉公心撙節不得靡
濫仰體朕衷特諭○賊攻曲阜鄒之 報斬六月二十七日鄒縣 [illegible]
下 [illegible] ○沙溝兵將擒斬妖 [illegible] 同
梁 [illegible]
糧 [illegible]
積 [illegible]
兵 [illegible]
[illegible]

道 ○淮兵擊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 淮兵與賊交戰殺死大半賊勇無路從東路 [illegible] 賊自 [illegible]
閩 [illegible] 由進走少壽營唯官兵文慶等率領營兵鄉兵追彼截殺斬賊五十餘名斬前墳去彼船七隻擒回韓臣餘賊盡歸滕縣矣
○遼陽城火 發城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焚紅雲一塊從空墜下火來城內房屋人口甚 [illegible]
者竟孔 殘盡 ○禮部尚書孫慎行以病請歸上曰卿清脩峻望倚
毘方殷覽奏悃詞懇切暫准回籍調理稍可撫按奏請起用○
加惠安伯張慶臻少傅兼太子太傅以送者 護送 皇祖妣
神主及先護送 皇考梓宮屢著勤勞故也○二十二日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 太廟○升李若珪楊漣太僕少卿
○山東一 二捷 撫按奏報七月初九日妖賊楊 [illegible] 本鎮方震六月十九日 [illegible]
進揭 [illegible] 于本部院于七月初五日親臨視師初七日早率監軍
上司使 [illegible] 副使同本鎮督領兵將兼數鳴鼓開官兵隨招祭六

月念三日陣亡將士忠魂痛哭拜奠人心感激王 [illegible]
祭禮未竟忽報妖賊衆擁一萬餘五路而至已近城南三里大
橋外本鎮面承本部院方略同通判嚴繼令先發游擊府二
芳王化溥領騎兵一枝迎賊截殺而郭司務國威率兵分兵
設伏出賊尾賊腹背受敵殺死千餘抱頭南遁兵追至曆河
山水暴發賊奔潰陷張水渰死無數從天寧道開郎鎮兵南
下部發之 [illegible] ○朝鮮陪臣吳允諧等四十二名○大宗教等七
不足平矣
寺喇麻僧班就領行三十六名入貢○禮部尚書孫慎行歸○
兵部尚書黃克纘亦歸○光祿少卿岳元聲奏為 國[illegible]
[illegible]
可痛節尾閭征宜講乍鬨海外消耗播寄島中情形略陳 聖
聽伏乞 勅下廷臣詳議監督嫌楞酌餉飽士卒慎攻守漸圖
[illegible]
寧聽除凡事從來講國勢者必通華夷疆域為一身而後脈絡
可循經畫不紊 皇上試披皇圖而俯觀遼河東西彌土南至

旅順北抵開原延袤一千幾百餘里非我 祖宗櫛風沐雨之
天下二百五十年來 皇上所恃為 社稷左臂而身使之者
乎此真臥榻之側也 皇上豈肯容他人鼾睡者乎臣歷觀數
十年來豢養逸臣戲視 社稷恣填谿壑循至二三殘臣跋扈
不悛我 國家全盛全甌處處覘殘致奴未渡河而主帥先逃奴
已歸巢而城池終弃金戈鐵馬肝腦塗地忠臣義士塞草棲冤
風聲鶴唳驚晝公卿之壺域恫疑虛喝煽起草澤之波濤海內
豈少李永芳之賊哉盈庭之不忿而憤然作色也豈非 皇上
忠義之士為 社稷圖復此左臂者乃並倘之祭迄三年而未
有成言致使徒步海外之一毛文龍稱將軍於皮島也不謂我

國家熊羆塞外之氣象之可痛者如斯也臣於文龍之報提督
江城之既虜也甚爲文龍危之計文龍惟有疾走朝鮮之着若
以文龍之舉動核文龍之伎倆此非大呼盧博塞之徒呼號徼
倖一擲僥試而捷得之者乎此何可恃也所幸天功　社稷遐
人忠智不二心之人之避禍各島與各島遼民之生長於島與
舟揖之間者適與文龍遇合於間關險阻之區由瀰川浦至皮
島而止焉至此而文龍之伎倆始可攷益見矣文龍所居一皮
島也而進之獐子島鹿島石城廣祿長山諸島文龍據一島而
諸島皆皮島之島也據皮島則皮島之人民與之訓練而女仝
之勢必與文龍求其同生不求其同死而各之之人民生死肝

膽與文龍同也計各島之人民初之救死不贍得文龍與之居
齒爲命而以漸觀其中胆智勇敢之士而劄之以繆弁給之以
器械馬匹而壯士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與文龍誓期食奴肉飲
奴血共有北向報効　朝廷之心可知也此文龍雄視島中之
情形可摘寫而得之者也如此情形而有不甘苦與共飢寒與
俱者非必文龍與非文龍之爲心其同舟共揖之相顧相恤亦
勢之所不得不然也蓋臣謂籌　國家之變與兵家之宜者因
其勢利導之而已矣此又文龍睥視島中之情形可摘寫而得
之者也文龍伏　社稷之靈以徼天之倖者此也以臣計之天
之不可長恃而倖之不可屢徼者其說有幾臣謹核之海外之

消息集之爲患者之千慮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觀今日　國
家功令殘遼流移之氓混亂竄入內地者定以奸細論此令中
外奉行嚴於細柝矣登萊之地遼民不敢盼望海渦一步則夫
遺黎之在遼陽者勢必盡驅而置諸海島間有遼民之奔竄于
風波而止乎內地者亦如鰲魚駭鳥逃之乎深密而後可得其
性命之情則遼民之不願人於酋奴而依歸於文龍也即三尺
乳臭亦文龍之義士矣文龍而有人心有弗飲之食之者乎度
文龍亦勢必不能不飲之食之也試問文龍持籌足食作何料
理此其可憐者一也或曰文龍尚有朝鮮可藉聲援佐餉之一
力無非爲我　同釜山之捷其君若臣誓不敢後以負我　主

恩監軍一過不禁鼓舞而　國澤濤然使伏戎之禍遂見于李
琿爲酋奴驅朝鮮之叛逆者且在蕭墻之內矣文龍不懲創而
濡沫之朝鮮之民又未必不談虎而色變也如此而欲望緩急
於此時試問文龍講信修睦作何方略此其可憐者二也最可
慮者謂文龍性忠義其人耶則今日尚方之初何殊蘇武之節
文龍臣鄉人也文龍而果至于此也臣且當執鞭拜下風何敢
重疑之文龍而猶不免於中材毗近之末流也萬一與師日貫
不支仰天飢餓莫告上無以答　君父之命下無以飽島人之
腹酋奴乘間轉香餌以招搖之文龍於此生死難持而進退維
谷疆場之禍有不忍言者試問文龍衝鋒馳突作何韜略此其

可誅者三也酋奴鬼蜮幻有幻無海上龍傳朝三暮四或從輸
關而道聽或由旅順而塗說逃兵降將之口吻江湖術士之端
學或憑祖功宗德而居無事或妄指天書地以倖邊功詭以傳
信信以傳疑疑衰聲之夫似正似痴無從之童亦醉亦夢　皇上
山海以東一片錦繡江山昔於沉舟破釜矣傷哉不如留師孤
撑之所以也中外譁者從舉毛文龍爲一話柄可謂一文龍之
外遂絕孫吳之跡乎請就文龍而詳文龍之說喜談文龍者謂
逆事兵興以來從來未有手縛佟養眞父子一報奇捷　賜劍
賜蟒汎是趕趕于城此夫鼓舞文龍以買餘勇者非乎此信文
龍而過者也過計文龍者謂酋奴毀滅遼城收拾老寨以東絕

無有入犯聲息又何必毛文龍添此贅疣請兵請餉也屬浮浪
此夫裁節漏卮以求實事者乎此又不信文龍而過者也乃文
龍之自信何如也文龍踞皮島畫圖立說而號于衆曰龍居皮
島跨鮮制遼控扼上游躡躡覓覓撹擾南衛枕奴手足居奴腹
心更有劍道直搗巢穴壯哉言乎譁何容易臣度文龍就中進
止機宜而竟其着數騙咯進之未必制酋奴之死命退之不至
損我　國之威靈文龍便宜行事將咯義能出此乎獨憐其孤
棲窮島豆身絕塞投石超距之未遑生聚教訓之不免甘心於
狐鼠之職聲張爲龍虎之鬪仰海天而飲泣於巖岫滇渤之衝
咆聲援而號呼於登萊山海之間文龍之苦可憐憫者此也又

文龍所自信而中外人心所未能全信者如此也而由斯以細
文龍鎭江初捷之時則爲倖得倖失之文龍鎭江既屠之後則
爲若存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爲可留可去之文龍皮
島既營之後則爲千慮萬慮之文龍　皇上試下尺一書詢文
龍日爾居島中山川形略聚米可圖爾其嚴汛屯坎與士卒甘
苦是共總於師沿海嘹偵以制奴出入就此謀設奇潛伏扼奴
項背與朝鮮聲指相通不失輔車之倚否萊天津山海諸要害
務爲牽然策應使酋奴不得見長萬里全渉將在皮島焉如是
則　皇上之倚畀文龍不啻心膂而文龍能不手額頂踵捐塵
答擊以報　陛下乎　皇上試下一檄于朝鮮曰爾國黎容文

[illegible]暴[illegible]中書[illegible]人心[illegible][illegible]圖[illegible][illegible]二百五十年來世受國
恩毋相凌毋相軋矢心戮力以匡王室朕將嘉勞之不遑其或
左右觀望首鼠兩端之輩聽令是從[illegible]先王蓋如是朝鮮
感恩欲死且吞以流腸上下相安與島中漸成犄角之勢而猶
可緊　閣下矣若夫遼之土地在也遼之遺民在也痛殘寬之
莫逐悵呼搶之無從　皇上試下一令憫之曰爾遼幽雲稠衆
爲國保障一旦摧殘至此朕心依痛爾豈不知爾其收戶口屢
生聚朕將肯旦經營圖所以恢復永建邊家如是則遼民死窟
末盡者將携老扶幼褒俯師以候王師之至〇八月壬子山
趣撫監軍御史游士任直隸人劾逃發天畀以養修育賑日人

妖謂何臣初來入揚也揚之人流言曰淮兵亂矣揚城陷矣淮
金劫矣臣在舟聞之笑曰此必妖人倡此以激吾兵耳及四月
初至揚淮兵寂如也無何又匿名帖曰淮揚至于五月二十六
日起兵臣又笑曰此必妖人倡此以搖吾兵耳至是日兵盡過
淮淮兵亦宴如也然審查揚城內眞正思亂奸民殆以數千計
而蜿山一派則不止揚郡已也江淮一片地無適而非矣尚不
知何日動也此未發之人妖也臣正欲離揚而白道賊起攻陷
城邑徐濟一帶水陸並梗自南自北咽喉斷矣自度前去之兵
豈能飛越而發兵時不予一甲一械防生事也寧知其有此乎
哉留揚郡鉛鈚等數千件以解發前去之兵入淮已在六月初

矣淸江浦有曹汝臯者來首妖賊四十餘人名姓皆的傳頭也
然窩于糧船且皆此四十人勾連可萬人職不敢問有深意焉
非畏賊也至黃河口據都司徐尚元報稱初九賊以萬人攻夏
鎭與典史率鄉兵千人先潰贊中軍領徐兵四百人不援防守
夏鎭哨官不見守備馬秉忠經過相値無馬無械閘差陸化熙
促之使戰猶冲殺一陣殺傷亦相當因見鄉兵旣潰徐兵不來
四面火起乃奔還船船已先焚矣先化熙之手書現在化熙擡
一時之急非有他腸也贊畫官斲手殺數人亦戰死至宿遷職
前營守備王鳴鶴與把總劉國忠百總李抱珍等遇賊于黃池
勦下幸自督率大營數十件向前追賊賊走者逮之擒賊首

二人併奪獲刀鎗旗幟百餘件宿遷知縣所目擊也職鞫賊首
名劉永明係滕縣一派分給艾山主艾山者名曰趙大僞稱安
民王以二十八人塗行稱二十八宿口稱我佛出世二十八宿
俱已下界爾何不速從有大利益以此惑人約集有二萬餘人
合鄒滕等處共十七枝尚有十餘枝未動云云職已決意殺賊
卽于滯渰縣㨿牛頭廟將劉永明閒刀祭旗訖臨刀猶稱寡人
受享已發宿遷有不決獄云云當賞王鳴鶴等銀一百兩又杭
州[illegible]然船已被賊留住亦藉鳴鶴等救脫護至桃源李
摶然賞銀六十兩此亦少許之功也若在他人決定粧點一篇
好文字以報內矣職羞而不爲也夫馬秉忠之敢戰忠也其潰

也以無械且無援也突然之遭非奉職令也劉國忠等之捷也
以補有械也亦突然之遭非奉職令也職尚在數百里之外及
誓師厲兵一而發檄文數十道提醒鄉愚曉以禍福以爲解散
計一面委加銜都蓋學　信統領三千兵而以張思任督監併
發劉佐兵二百名原任知州徐長祚兵一百四十名赴夏鎭矣
及遍諸城令亦云近偵探得妖賊十七枝鄒滕之數尚不過五
六枝耳語若合符此已發之人妖也地變謂何六月十六日臣
到宿遷之次日也未刻黃河忽淸可數百里許鬚眉皆照㴱以
京茶滯渰無浮家語云黃河淸聖人出　沖聖已當陽矣安用
再淸爲且萊郡七月初五寅時地震有聲如獅吼自西北往東

南去屋尾皆動天異謂何六月二十二日怪風大作折大[illegible]屋
黃河岸之船竟有被風浪掀送在岸者粮艘不知何如七月初
三申刻日四珥珥旁有赤氣一道狀如虹蜺忽成一人字頭向
南脚向北如筆寫就久而不散夫年來怪風屢發不應而赤氣
似人字頭反向南脚反向北又横旁日珥豈即人妖之應乎而
逆賊之爲人妖即見於天象又應在日珥之旁故職見河清不
喜而見地變天異又不能不懼矣 皇上宜何如早計何如修
省以爲 社稷計也若夫驛遞當穪人人言之即沐陽頞楡相
去一百八十里而額馬止十二匹昔爲僻壤今有逆賊則濟上
鄒城路皆阻塞而此二邑頓化爲通衢豈十二匹馬所能答應

每一使客至正官率單騎自顧馬於民苦可知矣推斯以往苦
無止於兩邑以職計之倘昔有腰站應即伏之無腰站則應加
馬自行軍調遣飛報賊情外愼察郵符而倘馬戶逃驛官亦逃
至 國有警急亦中格而不得達全局之血脉絶矣若用兵之
地應急減新餉勿驅貧民以資逆賊此尤要着也此亦早計修
省于百中之一也夫職以痴心慈讓役以熱腸陳言識愚已不
可藥矣○太僕寺少卿滿朝荐天人交窮疏曰臣荐每觀前史
辨忠邪之分途著興亡之先鑑君能親賢遠奸日趨于治君或
疏賢親奸日趨于亂千古一轍世有大忠亟進危言援引正類
芟鋤猾漸可轉亂爲治世有大奸巧飾讒構傾善類黜遷借

援隙治而爲亂亦千古一轍也 陛下思加于大小臣工亦欲
其汲引賢能清理刑政爲 國家計豈長豈欲其排方正壞典
刑而置 國家于蜩螗沸羹之塲耶 主有帷幄之任臣無犬
馬之誠天鑒赫焉尚不悔其顚倒也一乞骸耳周嘉謨以一燮
顧 命倚重之大老以搆譴去孫愼行守禮介石之宗伯以封
典詘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交章並職皆不 惜焉罰[illegible]
于三十劾疏之閣臣即去而尤加異數焉挺美輕于鈞輶屏奸
眩于逐臭 祖宗朝有是顚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
之削籍已甚焉甯卩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沸求又中一網
打盡之計孔聞謙等去而漢益促李膺等逐而宋不競 祖宗朝

有是顚倒乎一邊策耳數夷索百萬之貲邊臣尤應其少伍卒
乞錙銖之餉度支尤戒其奢恐驕虜終至毀室呼庚難與荷戈
祖宗朝有是顚倒乎一棄城耳且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
緩求旬月矜疑之輩反嫉深而苛督怨婦霜飛于六月寃臣寃
報于三生所必至者張什之不再內徐有功且寘啗也 祖宗
朝有是顚倒乎一罪奸耳正罪有常律平反無濫條至于逆廣
爲奸細獻送使其果獻送也即爲叚何足惜乃湖兵則臣郡辰
州應募者廣逆失陷郡人在陣目及每以桑梓求見臣故得訪
其逆廣二事之詳逆陽之禍起于袁應泰之納降夷盡佔民婦
女置不理以故遼民發難逆羇袁撫開門獻于奴酋事發倉卒

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虜窘之專起于王化貞爾金以啗酋
虜而不給使卒偶有聲息驅之城外扞禦迎脅若雪難爲固守
化貞知其不足憑謬聞奴酋過河又不見西虜策應也不發一卒
脚荒忙抱頭走矣事發舍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一謀濟
一謀一局巧一局謀求于奸細不過爲巡撫脫卸之地耳 皇
天后土可欺乎三光百靈可欺乎王紀想亦訪知的實不欲殺
人媚人耳 祖宗朝豈有此顛倒乎賦會輸之逃貧軍同歛之
民皆饋血乃棄城嶽撫鄉三千萬知清面之沙巧騙撫賛銷三
十餘萬若莫頭之露何至重疲省都水火迫于旦夕 請蠲加
派稍蘇脂膏 九閽步步訴求挺而走險恐異時叛亂不獨爲

黔務魯已也泥沙委弃而漠勿求脊血羅掘而征勿戢 祖宗
朝豈有是顛倒乎閣臣職掌調燮躬擬主持清議況今劍伏闕
頭攻宜誅斷共矢從前敢正不爲不多何至今日見有忌才壞
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矣見有歷奸
臣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則遍加罰矣乎亦謂何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尤可恨者奸輔家居鈕獄遍造中托數
千金干蘆受借譽起乎章入卿而廬受敗則又營窟于輿窩進
押客日伺 內府交歡跋扈之奄借以招權又助奄以振威樹
黨潰裂之禁皆奸輔作之俑焉 祖宗朝逆流所必加者也至
若威寵所不當勵何至以奄人嗣骨之禍說蠱 皇親之三僕

三宮分有長真何至以美妹傾國之私賦滿 母偶之方娩藏
姻曹于輿臺褻壺範于履扁此 祖宗朝防微所倍凜者也臣
之所陳種種顛倒無一非實 陛下倘以臣言爲不實則願將
臣跪焚于 太廟告于 二祖十宗之靈若朝荐之不實願徼
惠于 祖宗之靈遴五行吏卸其魄督六甲神斷其舌臣且甘
之以凡此種種顛倒成于 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
者十之八九剛愎者恣縱而番弄機鋒宗險者委蛇而則護營
壘狙偽者望而容探聲息浮游者虛擁而并覩遊虛以 祖
宗全擇玉瓶之璆與府毯于蛇蛇指鹿之訛言以 祖宗能舉
鳳附之忠賢摧折于劍履蔽拳之毒蟲以 祖宗御風沐雨之

基圖破裂于驅虜美大之柁衆溺于計專拖水淫婦口善污人
此言雖小可以喩大臣不知 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子之恐
負 陛下一至此臣子亦各有雖不自愛惜乃汚面喪心甘爲
青史斧鉞又不恩 陛下祿陰之及臣可以璣露奕代臣子顛
倒之禍 國不顧傾亂斯須恢恢天網能容此輩或漏哉臣豈
不知韓文謫于恭奄楊繼盛死于毒輔然一腔血鬱極而灑誠
不忍見神州之陸沉致 陵寢之震驚也即從逢干于地下猶
生之年也訪巢許于山中亦臣之願也所望 陛下終寬臣疏
希發乾斷暴與閣部大臣勒明種種顛倒不憚改絃悉軌于
祖宗之掌故則君子道長天可回人可收一日而黃虞天下無

難者如執成心詘詘血疏恐遲之則死解魚爛之端急則四分五
裂之釁留此公案于天地間垂之奕代不其耳疏入奉　聖旨
落職爲民○科臣朱童蒙疏劾驕弁張士顯妬害搆扮劉鎮華
情罪請亟議處分○貢臣辭歸　上曰朝鮮王恪守臣禮助餉
恤民忠義可嘉着　賜文綺一表銀一百兩仍　賜　勑諭以
旌忠節差來陪臣吳允謙等航海入貢艱險備嘗其領賞外加
賞紵絲一套通事等官加賞絲衣一套隨從員役各賞銀三兩
以彰旌優來遠人之意該衙門知道○御史侯恂按黔陛辭條
奏十事一曰聽臣六月初六日抵平越各兵將在新添衛相距七
兵此時副總兵徐時達與參將范仲仁以爭各不相同十一日
范總兵于瓮城河先與賊交戰因失利止折損數百郎時殺傷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　天啓　　友石居

亦畧相當尚未敢也而徐擁兵不救即申范參于黔撫處言其
擅違節制輕戰失利黔撫即差官拘提范參將令其兵悉聽徐
節制范之出鎮箕有兵八千皆其原領各兵一関此信逆一関
而敗于此少失調停徐便勢孤至十七日爲安賊所圍逆至全
軍覆沒楚弁如孟長庚高唐忠等　國不足惜若馬一龍自殆
皆表表者而今皆陷豈不痛哉想　聖心之憂勞念王事之迫
急畏此簡書違敢即安惟此去　國遊速悉主遊孫寸衷取
恥不能自已切嘆方今戎馬雖棘旦夕從容豈曰無時乃天
脅貿人也而人每負天　封疆雖壞中外森列豈曰無人乃
爾未嘗負臣也而臣每負　君感特觭事有僩于中久矣茲舉
目前要務軍　國大計事得十焉爲　皇上陳之　廟筭不可
不定也戰爭不可不和也擺二不可不節也巡撫不可不擇也
倅思不可不議也可不戒也可不恭也可不遣也可不念也兵抖不
可不備也名募不可不戒也剔選不可不防也爲調兵抖不
當定　國家政體分于部而總于閣一切機宜必須再三斟酌美
然後請　旨條下所司畫一行之令輪扉之地先自異同如
向者投揖撫綏疑之説異夫監軍贊畫之不得兵也李懷
信之所以疑也明詔已頒闖揖乃覺而毅之意須之不投耶
傷黃之未及耶而闕文資古誥安在而又令人安所從乎冀
圖臣之念之也多謝　敕爭念天下事事一家報議即使各

異別辭寧得遇執成心今一事之爭不勝甄指如三將之分將
亦責所定忽有奇變遂致闕與部在哲與科左升與道左帝求
且內與外左重與司左迺見撓臣於政乞罷二振臣亦違章求
去得無以此介介此念不化成隙非小告人上嚴相爭下
殺不失和氣何諸臣之忘之也昌謂撫試富簡六師之光于猶
咨也其任最重而在今則又求舞昔必咨留素著備大有餘
者乃貴得其任而愉快諭所如吳仁慶清品雅士提上寧京非
吉于與用違矣中連告指不出不勇振而又超之使來人其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典而不二[illegible]以爲主學于[illegible]
后之[illegible]之世與[illegible]之世[illegible]
候學諸巖成當界台命之世郁喻呼湯湧一室用成萬容之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　天啓　　友石居藏板

鮒頃者殿旨等下甚怒不測司寇奕蒙華職去
冇建言諸者矣聖明初宥鄉寺之臣可逐等于國而延又
元首肱之是毋乃少傷乎其國謹君度關係不從慎欸之又
上寬而之怒而已矣易謂告富念今之爲之不覺不欲之于
敵則下法又不則以杀勃邊彼其闕之人遠難者不于皇
亟何一望驅桑以象魯其卒賢之爲力之乎請期金印之
任冲遷者以以掖陸素然其勞此其人力之乎使進自和可之
望之封拜得以格論倖倖請矣之資實其代之斯之使進可沒
而邊意可以俠陸轉關係功勞夫去向之得心之懷有遠近
以亀遺去耳爲謂兵料功勞之路之有之謂兵可零
樞屬褒措而獨用兵有事門焉從來路遊戲別刑殺別策
易方轉而衛文何家才之多也而一有過別則殘後變
兵部司官人有遠任之心而技不道素習者迅者不緩急
容悉于此取而爲之之漸而遠而漸而不精也
恵無人耳爲才召募當共閣歷而漸而習
一兵之用徒俾　國家無事自有東事而者皆兵
而取官爵無何而獲將踵其後亦錢狂事付召募者
告驚發在無兵也而內有營浪其後亦可永以為波而
爵世素蓄之家丁精核而厚餉之有漸卒設法爲
當徇卸之困極矣幸蒙寬恤何當勝解烏合者萬
之世懸悟之是濟營也曰隣世防禦不許名卒無不

遼欵而竟郎任與鐵營一處反得與較忿爲難禁遮路此事鐵
差爲剤當索騷擾何所不至乎欲清傳將省無禁正途而禁恙
流一患備差馳驛昔紛行冷華至于捐費將浸費本少而取資
多明兌驛局尤不可許而請部各色之差亦各量爲裁減則輸
歸省而疫累甚矣以上十事或人所未言而東其端或人所會
言而臣竟其說然皆目前之要務 國之大計雖望
衙鑒照衷一一採而行之尤望 皇上 勤政親賢納諫以端
將錄兵四字則賴復以祭遼安民門字再臣嘗明抄情開治生政
大平臣越在遐荒超
首闕延有除補矣
〇贈義烈鄉賢畫盡倚光祿少卿蔭一子
正千戶世襲仍立祠歲祀〇兇礦器等犯〇妖賊于弘志斜聚
倡亂于武邑諸處保定撫臣張鳳翔請增兵調餉以資勦禦〇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樓桃塲湯站等處賊
級械馬有差〇平遼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切臣一介
庸愚在遼二十餘載謬蒙遼東撫臣王化貞委任遂以孤軍擒

叛逆於遼民潰散之餘復鎮城於麗國畏懦之後雖至風號冰
堅根置援絕而猶伏 皇上威靈廟堂勝算計復寬瓊衛聯南
衛而上年十二月內奴賊渡河之後尚餘十餘萬歸義之民盡
陰陽其志之罷人牽制奴無西犯儎津登之援師一至廣寧之
進兵有期臣張勢寬鎮倡率南衛用報王撫臣知遇之恩即以
報 皇上寵異之典矣乃今津登之應援議同築室山海之防
守患切剝膚設奇正以定分合保危關以衛 神京復如理亂
絲臣雖孤處海隅瞻徐 闕庭未嘗不太息悲咽而繼之涕泣
也敢以一得之見爲 皇上陳之西虜反覆不常謂宜待以羈
縻至于喜峯山海各處用先臣郭登守大同空營火砲地龍及

劉某破石之爲以貲城守而更密邇 神謀以折虜志使彼名
我用而不爲我患此山海待西虜法也朝鮮素稱小國自我有
東事以來兵餉喪於渾河之役水卒死于 部使之還既燬我
卒於彼之江洋更那彼餉於我之兵士同渡極矣而無猜之徒
非謀資經撫咨文則鑽求部府批扎動騎官馬滿馱私貨隨途
擾害舉國盡爲攅眉臣恐奴酋發難皆爲市井無賴所激宜速
勅登萊撫臣嚴禁奸人託名咨扎以人麗者此登萊待鮮之法
也至於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爲正登津爲奇今則山海宜守
登津[illegible]若登津敢量則津兵當以應援山海而登萊接聯
旅順备遼委鮮但令各島聯絡其中島上居民自王撫臣多方

招撫而各民自多感德慮無不効命者夫或招或勦或戰或守
或進或退或合或散出沒海上神島間之奇謀用登鮮之聯合
固非特牽制奇著實爲恢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查得廟島
鼉磯島皇城島爲登萊門戶兵將船隻急宜往守惊登萊撫臣
自有成算惟是旅順之險設若爲奴所據我之往來不便旅順
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二千 兵船隻七十號用經略
標下練兵都司陳大韶以旅順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
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矣三山島東距廣鹿島二百里請
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司王學易
以旅順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金州仍令陳大韶應援

則彼此牽制有率然之勢矣○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餘里請以
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號用經畧扎委練兵遊擊宋鵬舉以復
州叅將職銜居之從島入守復州則斷奴酋之左臂矣長山東
距石城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畧
標下參謀都司劉可伸以薊州叅將職銜居之入守海州石城
相近小松島請以遼兵千餘水兵船二十號用經畧扎委加銜
都司林茂春以登州備禦事入守蓋州即令劉可伸為之應援
石城東距鹿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千人船二十餘號用巡撫
委守備程依以岫岩備禦居之入守岫岩鹿島東距鮮鎮寬奠
二百里即用經畧扎委鎮江練兵遊擊張忠扎委練兵都司署

寬奠守備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鮮鎮寬奠闗并相機直入
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進且退且戰且守以挫其鋒昔彭
越肄楚之法孫子憚吳之術處虜之道者勞合者分而後臣督率
眾營各兵憑山扼險直逼遼城山海關更出師威之如臣前揭
部院謂山海扼其腰三岔截其腹臣等于東南拊其背而躡其
尾奴可滅也夫招練遼兵既免安家行糧又省日月擔閣兼習
虜情而我得一人賊即失一人策之得也乃過慮者謂遼民藏
奸毋令處海正不知遼將或多遺虜遼民反賓懷報國且諫其
兆丁為兵載其家屬過登安插蓬處何奸之有惟速給臣餉三
十餘萬差官刻期押付并再挑選登津各處遼丁二萬又募浙

兵精于火器者萬餘給盔甲器械分往各島俾圖戰守以漸恢
復王計奇正互用首尾夾攻豈特奴酋不敢窺山海即河西亦
不敢輕渡矣伏乞 勅下該部議處分撥以臣言可采速 賜裁
矢誓以恭義之餘年為 國家竭東隅之報效且臣受王撫臣
東行之令原約七月發取寬鎮八月撫臣仰渡河東徒以事多
掣肘坐失機宜奴勢益熾各賊復陷致臣効忠効義之雄心淪
沒于堪悲堪咽之時事而更逶延危難候兵候餉杳然一載此
何時勢也而堪此空說空談乎況去冬奴賊先攻鎮江知江東
無兵是以新正安心過河以攻廣寧今又牽制無兵則山海必
成孤危而 神京豈能安枕且奴衆雖不能挺舟而遼民捕魚

為生者多為賊用彼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是奴可水
犯陸犯我總難戰難守即殺身異域徒增泉下之悲而一片忠
肝無補孤魂之泣矣萬分緊急敢冒斧鉞上瀆 倘 廟堂以未
經目擊之情形偏謀登鮮無益於恢復之大事優游不斷坐過
六七月光陰秋高風勁漸至冬澌事不可為奴得併力山海悔
之無及臣身居險地言出痛心不敢自附否書第祈我 皇上
勑諭諸臣用臣未議使得悉心計而盡瘁于鯨吞鱷噬之中即
粉虀有餘榮矣奉 聖旨 該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兵科叅
看前事抄出到部為照毛文龍接濟之說急者自急緩者自緩
此已腐舌彼如充耳致使君令不足以敵臣意當局不足以敵

芻紛奈之何哉假令偷關可丸泥封西虜可鞭箠使文龍何不
妨置弃于虎狼搏噬之穴若猶未也則何恃而不恐數月以來
寧前諸處奴未敢一矢加遺誠恐長驅而文龍之議其後也文
龍滅奴即不足牽奴則有餘議者視棄文龍如溝中棄奴一恣
西向捲甲疾馳危關孤壘奚以禦之況其列兵旅順改造風帆
萬一據海島望登萊混稱兵船鼓棹迅至彼將即俾接濟之選
恢何及哉昔文龍既中淡奴情甚悉又謂其島該兵若干総以
其將誠不欲海上各區使奴先採長彼覬覦之心絕我牽制之
路也夫急攻若奴之所迎依麗國者以十餘萬計其心為中國
死者亦日數萬誠 勅令戶部亟如臣部議餉十萬前往接濟

遼遼民勇者置之行間列于各島以所舉材官分隸之既無招
募搭造之恢又無安家行糧之費較之客兵不習水土不耐風
寒不勇戰鬥者費倍省而氣倍壯是一兵可當奴百兵也夫
其不可丸泥封鞭箠使者 朝廷且不惜數百萬金錢為補苴
之計而明明能乘奴者任其疾呼不為引手臣竊惑焉臣部前
疏所 題關兵招練渡海有日可無容贅獨淮兵前奉 旨過
海而畏足淮揚藉口剿妖多鑄之成稜自行自止 廟堂之旨
意朝四暮三其何以示令共而恥畫一耶夫一渡海耳懦者與
之以為害貪奸者顧涎之以為利所稱假借御委援害無厭籍
其力不恤其私利其物致孤其望則柔遠之謂何臣部當與經

撫諸臣亟嚴加申飭矣既經具 奏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
下遵奉施行○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略遼難得人願親督理關
城兵務○改經略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以閻鳴泰巡撫遼
東山海等處○三法司再會審佟卜年仍擬充戍三千里壯茂劉
一獻劉得功等俱斬罪發示武前朝○總兵造奇謀等釋放立
功○革遊擊総兵薛來胤回衛聽勘○九月癸丑朔一日 皇
考大祥奉安 先帝暨 孝和皇太后神主○左都御史鄒元
標謹陳共學之原以究衆志疏曰臣以待盡之年有家國之
志行裝已束待斯而請偶聞 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悅 聖
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忻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

以希懇退而者以此本月初四日接兵科朱童蒙一疏為息臣
議開講學之壇 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
精神以東林為戒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甚深
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人生聞道始知本內事不聞道只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
與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
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
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泄泄噤空
為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厚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

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　皇上大浮無一物不備本皇
一事不有琳宮會館畢日如林韻語新聲排耳如雷豈獨礙此
寥寥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卒正之壇
坫耶臣嘗思之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
詡軻之死不得其傳必有指至宋而諸儒並起我　明益光大
有耀臣等言欲為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其
裊之說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
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後入夜郎
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頗有此學
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劉孟

秋朱洪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
國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令未
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
于演象所日有講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
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
塊壘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為濟危
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
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崇名外別
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煩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勳
勤旗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

聲不知天與昭昭者汩汩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頹隳
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尤原已
往惟是在昔朝賢自岐意見一倡衆和幾消清議懲前毖後不
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身在藩籬垣墻之界開童蒙之
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尤求有聲矧
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
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倡學
之戒臣歸為頑賴之民足矣頃　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
以臣等困于百世其學之心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國家幸甚
奉　聖旨朱童蒙疏已有旨了卿積學真修方資表率不必介

意該部知道○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上言頃臣見朱兵科議開
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之所以當治而不亂
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
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孔孟以作春秋闢楊墨為一治至孟子後
有異端蜂起列國相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嘆至宋儒
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競
以禁講學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
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二字若昔為
厲禁今為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非
二月間因東事暫停　經筵而言者以為不可竟寢舉行人人

稱快然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欲也倘　皇上一
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
等刱建書院于此豈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
豈爲子孫世守之業原爲兩京十三省與有西京湖爲　天子
之都爲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　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
况今兵荒交侵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
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
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冒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
矣夫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真爲可喜然以
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真爲可駭無惟乎童蒙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三　天啓　[illegible]友石居藏板
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
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多矣臣方感之
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辯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
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即耕深山亦有餘適矣奉　聖旨
馮從吾品望素孚何以人言引咎着照舊供職○太常卿朱光
祚遠稽月令除骴之仁兼倣周官逆稽之義近援　國典復有
明徵祈廣大德生生以消民厲以勿傷宇宙泰和疏曰　臣幼讀
禮周官惜人之職以掌除骴禁孟春有掩骼埋胔之令即古之
築觀者豈獨張武功明德義哉蓋節多暴露則傷天和大亂大
荒所必至也查得　景皇帝朝先臣李秉總撫宣府奏掩土木

鷂兒嶺戰殁遺骸一萬五千餘　請下令大同紫荊諸鎮并掩
不下數萬彼邊臣也而暴骨如此則山東四川景州滇黔等處
弄兵潢池之赤子僨拔埋報今日殺幾千明日殺幾萬恐原野
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是亦如　天之　主所心惻也則掩
埋之月令不可思乎哀兵故事不可做而行之乎禮有大祝掌
六祈以同鬼神示二祈曰造與　而祭之也三祈曰禬凡國之
見荒與民之亂喪皆禬焉又有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
之祝號以彌災兵解者曰災人患兵人難也以遠罪疾解者曰
罪自貽之辜兵者厲氣也　臣看得山東往歲大荒蒙　皇祖遣
憲臣過庭訓發帑施仁全活甚衆今瘡痍作起而妖教繼之大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三　天啓　[illegible]友石居藏板
戎不解驕首就戮　臣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也查得　故皇帝
朝先臣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會江南河南山東泰大旱特　請
遣使祭祀群神爲民祈福　上從之今恐　泰嶽鎭東方號曰
天帝之孫生人之府倘嶽　皇上靈寵發德音遣一人造而修
禮明信潸乎兵荒永息古帝王有行之者不可謂其爲荒唐矣
臣　宮贊太常叨小祝援經據典欲仰佐吾　皇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以導天和以消民沴識者或不與宣室夜半之對同類而
共訊之乎所以然者爲　國以禮禮設職禋掌十煇之法以觀
妖祥辨吉凶一曰祲日傍有陰氣相侵犯也二曰象陰氣附日
凝結成象也六曰瞢陰蒙蒙日光瞢也三兆徵見而東省所

鄙人亨之象。尤難戡豫。則所以預弭國患。修禳民氣。恐不與臧
恩祝網之仁。亟亟並行哉。雖明德薦馨。無須尸祝。而遇災知懼。
不廢禱祈。臣素未習占候家言。但以關詩閱禮。潛稽其義。上為
民之忱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行令各該督撫。該道
周禮近稽　景泰弘治二朝事例。遣祀除祓。用彌氣祲。供冬
春之交。各該有司于城壇相近所在。另立瀝濕閒一區。收掩道
路遺骸。分別男女。各為混葬。完日冊報院司。於天啓二年三月
奏。該報部。分別賞罰各有司。除原設郡厲邑壇外。仍宜俗建鄉
厲壇社厲壇。以妥先祀。其有好義士民。捐貲葬骨。設壇載祀者。
撫按旌行旌獎。此事據臣所知。在山東則濟南府同知唐謙吉。

昔為石首令。并卓異之聲。華近質之山西撫臣劉策。太僕寺卿
耿廷栢。錦籍同聲。東昌府同知李自蕃。前令天長。舉古循良之
治。近質之保定巡撫張鳳翔。光祿寺卿曹珍。洋洋一口。是在該
省院司博議委用。必稱任使。非虛譽也。推之楚蜀相鄰。凡蜀中
身首異處之遺骸。浮江而下者。臣鄉賢監司守令。自能覩物興
慈恩。流枯骨無假　臣言。斯其考驗亦易。但下流日充所見。而上
流之仁。或可知已。二議倘通行。庶幾堯天舜日。長覩吏治民安。
臣犬馬愚忱。無任敬禱之至。○山東妖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
動。○起原任南禮部侍郎范醇敬。纂修　玉牒。紅面黑字揭
帖　聖旨九月二十二日冊封　信王。二十三日　皇極門外

亨慶百官行禮。該衙門知道。○經略王在晉恭報虜情。嚴防叵
疏曰。西虜以慾為主。慾之順逆。西虜所視為向背。亦東夷所視
為重輕。故講賞為慾之費。鉅而賞失恰者。虎酋之倖臣。其部自
叩素其人則繫繫。其言則滑稽。其舉動則負重而不與。諸名王
抑奉慾之令。先索去年秋賞。并今年春秋二賞。藏惡輕與則多
索。始不慎則終必憑。臣使通官告之曰。虜寧為受賞之地。虜寧
失。何以賞為。去年我巨萬金。而虜部未聞大至。以致虜寧淪沒。
慾賞誤我。何以賞為。我兵當陷數十萬。尚欲殺奴。何有西虜不
欲何我耳。何以賞為。如此者往復論折。虜不能難。即一年一賞。
臣亦未許。而通使委曲調劑。僅與今年秋賞。以寓羈縻之意。而

賞英恰復索往歲王欵之賞。而臣復諭之曰。欵何在。其誰與賞。
又索王巡撫收過進馬一百六十六疋之價。而臣復諭之曰。馬
何在。其誰與價。爾使語塞。而始就盟。八月十三日。令山海道閻
鳴泰。關外道袁崇煥。同撫夷官李增等出關。俾令鏟刀歃血。立
有盟詞。願助兵滅奴。并力恢復　天朝疆土。若奴兵到。憨兵不
到。斷革舊賞。倘奴酋通賂。背盟陰合。當飛顯罰。蓋指　天為証也。
姑與之。而深哉之慮。其有後請也。是役也。副將撫張嘲嘛。王系
吉。叭藏。自為盟。而後與虜盟。所以通官無所剩謬於其間。而淨
識紇牧民者。且病然赤心為國。口枯舌敝。千迴百折。而欵事成。
所費不數萬。將來一年兩季。計費不及二十萬。蓋以來人之多

案爲疑竊來少則食費少臣不欲其多來而先使人力拒之故
貴省奴闇憨之助我足欲動而次且矣此外又有錦州大廣堡
開元鎮安堡之賞屬廣寧高台堡之賞屬寧前又歹青雖係憨
族而不與憨同賞然其賞有數不若憨之費矣鎮安即宰賽也
闇粆花亦願來受款通使以爲幸蓋粆花切近於奴奴動粆花
必先知之奴地距虜三百里若不結虜必不敢深入而虜乘其
後不得志於我不能歸故西虜受款後我無以挑之必不動奸
細無以中之必不動今日以款虜爲急者而謂其不當款者慮
其費之奢也費不奢而入我之我索恐舉朝亦不以爲迂矣然
西虜雖款而其闇虜屬必至之情有足慮者插把爲虜中最桀

與拱兎歹青爲一黨插把當設盟之日不肯受約曰憨即受一
季賞我必要三季賞憨不敢爭而插把代之爭其攘臂者八部
旣強使之鑽刀而其心終未已可慮者一先是督臣遣使至歹
青拱兎所適與奴使會壑食於帳中奴使讓我人先食是我欲
勾虜我之歲賞不能勝虜之多金虜畏其威而更懷其利念或
他岐而交或不固可慮者二憨貪我之歲賞以爲恩見我拒之
力姑與姑就然去歲廣寧進馬賞未償價而請部爲之擺置舊
之爲墻壁恐薊闕恩補而後求且繼虜盟雖訂未必厭我一季
之賞可慮者三虜素狡詐令用塗人塗人益爲吸朵顏部亦漸
生需索矣昭明信于大半責衆盟於難狗雖爲久要不忘之事

可慮者四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鎮之虜乃罕索羅部寇我
之弱卒衆要賞其心不善比往往借助兵之名以索臨邊之賞
夫臨邊止數百騎耳比數百騎者烏足勦奴而先索賞其來也
爲賞而非爲勦也勦不可恃而賞遂爲例我受拒不與究必生
事啓釁可慮者五初五路頭目妻子使貴英哈所占頭目旣投
粆花粆花不能養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廣寧而以其爽經處其
中閒我圖恢復遂悉五路投降之虜於海蓋閒悉用其爽渡
河以居守爲一用投降之虜相混我以爲款虜也而不知其爲
降虜也我能用計以餌投降之虜可有機畧於彼腹心之閒彼
亦用計以混受款之虜亦能與禍患於我肘腋之地可慮者六

款之可虞如此故款者羈縻之術也戰守者自強之策也夫策
邊滅虜 廟謨自有定算至于復虎酋之賞在閣部督撫大臣
當竟成 臣可藉此以寬 聖明聯特之東顧矣○吏科給事魏
溆請文武一例 殿試以尊主權以別真才以濟實用疏曰我
朝之制武科舉于鄉援于會選于兵部 祖宗之法至善也但
思文致治武戡亂古今兩重之在文固寬取于三途制科以三
試而武獨畧非立法之意有偏輕也蓋兵者凶事也談兵者雄
心也在太平之世宜鎮之以靜故凶事不使之爭誉而雄心不
使之妄動聊設科以收之以存武之一局以遺少文者之用而
已不似文科制度詳備令其人戶誦讀率土之濱莫不務爲章

途也此文則勤之修而武則示之以偃之隱意也今何時哉四
方恭爾處處兵與博衣大帶之儒不嘗從鋭披堅之味即號曰
大將偏裨亦不過平日之按籍而遷循級而遷以充員數而已
見猶之捕而遽責以攫奚能之　皇上軫念封疆曾出掮招天
下智勇而竟無一應且大小諸臣抱憂危之心亦莫不各舉所
知而竟無當于用者非天不生才亦非草澤有眞才恐不效于
上也品必受鑑而後妍媸辨木必受削而後曲直明人必觀察
而後技巧定今大比武士天下英雄之華萃矣與其出掮勤使
招募不指知之人于不可得之數孰若乘其質韌擬策羣然而
赴　陛下面擇之而精鍊之爲便哉與其以無功之爵祿無窮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天啓　　五三　皮面居藏板

之爵我飽有名無實之人冒上瀆下壑之欲孰若去吾網羅擬
吾明試行無私之登庸于無私之爵秩之爲公哉與其寄耳目
于羣情施意求于影響孰若聚之　廷下俟　聖聰　聖明親
見親聽之爲確哉凡此入彀多士弓馬試處策論試矣恐射騎
之一戲遺諸藝之全而尺幅之華難信韜鈐之實况掄武與掄
文不同其膂力欲強也技能欲精也年力欲壯也神情欲奮發
也心胆欲忠也志量欲沉毅也才德欲智勇仁義信也脊字骨
幹欲超也此數者可于尺幅弓馬間悉之否耶　讀　皇上比照
之場倒除頭場項背不敢煩　宸覽而以策問而試之再以考
選之法參酌其用待放榜之日暫令中武武舉以本等巾服謝

恩本月末旬職方司查照各生履歷前數名如列單察試會同
九卿科道備細查核其學次分年貌勇力謀畧才德塡註簡明
何語或二字三字四字十月上旬內該司按擬諸生選實論令
各陳所能先期演驗部臣閣臣府訂擇進十月之望　皇上臨
軒策問閣臣與兵部尚書提其衡分官讀卷一聽　皇上欽點
傳臚第一甲三名始擬僉書都司二甲三十名始擬守備三甲
百餘名始擬欽授各出身職方司陸續遇缺補授定于三年內
選完以免壅塞臣之肩見如此况總督鎮守廷推　國家之薦
與也大將廷選　皇上之新美也當武臣進用之始而儼然
廷試豈不赫赫盛舉哉然　祖宗原無是法然于　舊制加詳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天啓　　五三　皮面居藏板

非于　舊制有背也倘于百六十人中得五得十以濟目前實
用而縣是永行天下不復貴文賤武人皆童習而壯行之閭里
健兒良家義士不堪章句者莫不磨礪以圖一售而　國家從
此收武之效矣伏祈　勅部酌行臣無任激切之至○禮部接
出　聖諭朕皇五弟今封信王其已故生母選侍誕育勤劬見
在選侍李氏撫養有勞朕念皇五弟已選周氏所有恩與李氏
應行封號禮部便查例來行特諭　上諭禮部　光廟　選侍
李氏冊封爲　莊妃禮部擇于十二月初三日行禮○內閣接
出　聖諭朕今中宮有喜且誕育伊邇祭億兆之祥但刑獄重
犯甚多本當處决今歲各省直姑俱暫免行刑刑部着牢固監

候偵防出入挾帶諜虜勿視泛常若緝其逆叛妖黨强賊所抵情真何罪在不赦宜傳諭我勿爲姑息卿等傳示該部遵行特諭○晡直諒典中行義鏡磨秋○二十八日卯時渡氷象佰巾火藥房啓○朝鮮國王李琿 奏陳黠虜誣枉疏曰六月初九日據副摠兵毛文龍揭帖院 臣李榮遠馳啓節該本月初二日副摠兵所遣算兵三百餘名回自湯站擒斬假㺚五十餘名生擒真㺚五名前來獻捷真㺚五名內有所供或稱係乃朝鮮之穩城逋民人出來被捉或稱滿浦通事以護送金元帥出來被捉或也不測之說皆是搆陷我國之辭意者此胡欲爲生計以爲我國之人則副摠兵必不殺之如是飾詞欺上委極痛惋聞者不

辨是非慨其邪說誣本國之不幸者令逋官拊更生將此事情再三論辨於副摠兵則曰我之經緯已明於中豈待爾言而知之等因據議政府狀切照前項真㺚欲圖不死假托我國之人造出兇言極是譎詐副摠兵雖已知伊情之不實展轉傳訛不無遠近之惑合先具本備錄奏聞 天朝以辨誣枉等因具啓據此 臣竊照偵探虛實乃是兵家不容已之事也奴賊情秘無路詗知或使小邦時時往來去年鄭中信之往探何補國之遇害胡書之投送無不奉知於副摠兵豈有容地使人之事乎今者被擒之人詐稱小邦之人或稱穩城人或稱滿浦人莫適所從穩城在於小邦咸鏡道滿浦在於平安道地方其間相去幾至千里原是小邦邊地而互相稱說又以護送金元帥爲說則尤誕妄所謂金元帥即指被虜人金景瑞也拘係賊營已經五載賊虜以此爲奇貨不肯還放矣安有護送之事乎據此推之虛誣之狀不待辨別而自明矣此外所傳無非搆陷小邦之計而其中妖妄盡此類也設使此言流之於 上國必未免有所致疑而市虎之傳或亂於人聽投杼之說或入于慈母此臣之所大懼者也小邦事情不得不陳于 宸嚴之下伏願聖明曲諒小邦被枉之情洞察黠虜好邪之說將 臣此疏發下該部備知辨析大釋群疑不勝幸甚 朝鮮國馳奏賊虜之凶猾益甚奉 聖旨據奏逆奴情形該國撫御具見用心君臣忠

節一切同仇猶須制勝仗天誅以奠藩服該部知道

安成　王[illegible]
溫陵　陳龍[illegible]
古鄞　丘　甫校

十月甲寅○川湖總督張我續獻俘疏曰據四川監軍僉事戴君
恩呈奉職紙牌照得逆賊樊龍張彤黑蓬頭等戕殺大吏竊據
岩城已九閱月矣今官兵奮勇攻堅城克復擒斬無遺所有
當獲樊龍等首級并生擒否承高既經監軍紀功各道驗審已
明并准撫院差官解送何若海及按察司呈解周鼎等通應解
闕下請　旨正法情罪稍次應候會審就近處決等因寄驗得
樊龍等身屍首級并逆賊否承高樊友邦何若海周鼎等逆共

三十一名俱於　天啓二年五月被官兵先後擒獲解到驗審
無異來看得樊龍張彤等人本么麼性鼠鬼狡竊畜因而謀爲
叛逆事豈偶然假援遼而萌動干戈志不在小戕殺撫道大吏
傷哉血流成渠攻破州縣名城慘矣積屍盈野竊據我城逆自
恃地利抗拒我師旅罔識天常遂使三巴半壁乾坤所在震動
四省小民物力是處騷驛幸　天威之遠播致賊郡之立平元
惡束手以就擒易於拉朽逆黨繫縲而盡殲捉若承蜩事皆人
爲孽由已作亟宜群起　國門用以張皇我武伏遇　皇上天
威赫濯　神武宣昭文武同事同心將士竭謀竭力兵建秦楚
餉漸川原遂乃秣馬誓師共矢沉舟之志因而晝攻夜擊人懷
背水之奇一戰而危關立奪棄甲曳兵之黨擒斬不下萬餘再
戰而撓賊盡殲扶傷帶死之苗逆勦除無遺類乃賊猶以欲走
愚我爲後舉之圖而我即以許走愚賊寄定擒擒之計終併
衡而難去卒次第以成擒雷擊電馳一路烟氛盡流根除萬孽
四方羽翼全摧豈衡漏網遊魂業已望風而解去自今在首殘
喘亦將指日以歸降是真足以大彰　皇上不世之奇勳而更
可以頌卜　天朝無疆之景運矣恭候覆　請照依律例分剮
正法其樊龍張彤黑蓬頭首級仍應剉碎與同各犯首級麾示
傳示天下以爲土司目把人等反逆不軌者之戒○四川巡按
張論塘報東情事奉　聖旨逆義不守賊復猖獗着督撫各官

調度兵將培禦援剿總兵官就近推用餉銀着上緊措解馬原
雖勤事死難所葉萬蘇等俱與從恤該部知道○命魯欽以原
官總川湖貴州土漢官兵進剿刻期起程○貴州巡按史永安
上言安酋叛逆罪惡滔天前雖招撫六月初九日接貴州巡撫
王三善題稿一通臣讀之知臣奏稿二通撫臣業已代題矣安
酋叛逆與黔省困危情狀得達　聖聽我　皇上必不忍棄置
此一方赤子于度外大兵大餉當旦夕至矣第讀題稿內有許
客所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一語與臣書內有稍緩征戰
覘其動靜若首鼠觀望即內外夾攻擒之未遲等語臣不覺仰
天長嘆恐撫之一字快黔之生齒封疆不殘也夫部臣迫在畫

臣撫摩未與或困極救無術姑為此漫語塞責撫臣至沅州不
為不久矣臣告急文移求援塘報日日遣發矣安酋叛逆謂之
不為不急矣豈尚未信為真耶豈臣原僞為賊所得被賊改竄
撫臣代題者非臣並稍稍撫臣何為望臣稍緩征戰規其動靜
耶不知安賊動靜臣規之已久矣請規其自二月初九日統領
蜀賊苗仲數萬圍攻省城今五閱月矣其造雲梯製滚牌築墩
臺百計攻城矣又恨士民之固守將環城墳墓無不剗掘枯骨
無不拋擲矣其今日打一堡破一寨擄掠男婦數百自西山遁
明日燒一洞殺一堡劫掠牛馬數百向東山遁矣請規其今日
縛我一塘報明日縛我一居民矣又規其今日挑戰明日環攻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三 天啟 三 友石居
而無休息矣又規其沿山扎營四面伏路把截尸骨遍野致令
播種無地通米無門城內軍民餓死無數矣外此又規其攻威
清攻平壩安莊烏撒安南普安定番貴易矣又規其陷安順陷
廣順龍里那飾亦不免矣其殺思石道副使孫克恕安順府推官
徐朝綱廣順州知州郭䍐擄駐鎮畢烏同知楊以成廸西守備
王懋淑各衛所等官殺擄更不知凡几矣安酋之動靜大略如
此叛耶非叛耶征戰可緩耶不可緩耶聞撫臣避兵避餉倍極
苦心倘數萬精銳飛電而來藉其威稜退賊三舍果除其首亂
觀望之心乎乘勝長驅固可賊渠魁赦協從亦可彼時勦撫惟
意又不必執言夾攻矣大抵安酋之叛也安邦彥倡之四十八

枝與頭目安邦俊烏通安若山陳其愚陳方典李希汲等和之
奢社輝至今部咨謂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豈非邦彥叛而
奢氏未叛也況安之叛至三省土司在在狂逞處處騷擾千里
之內生靈殺擄殆盡地方殘破無餘臣獨恨將怯兵寡不能一
喫賊之肉寢賊之皮尚欲緩其征戰耶緩之尚有悔耶聞二月
內賊困普安安南最急該衛求救于滇滇撫遣都司李天常領
兵四千求援意主招安戒其不許妄殺一苗賊首羅應奎等率
眾詐降迎西盤江渡口執禮甚恭誘至叠木鋪賊伏四起遂致
天常全軍覆沒此撫之為害也近自安營逃出擄民有言撫臣
所遣招撫官員已被殺戮者殺之尤叛賊常態不殺不知作何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三 天啟 四 友石居
伎倆盤江之覆轍具在撫可易言哉從來局內之人多言撫局
外之人多言戰今撫臣日在圍城中倘若可撫之職何苦言戰
況賊未叛之先臣之撫之者不翅傾肝吐膽及叛之時臣之撫
之者不翅舌敝毛禿如可撫豈待今日哉圍城之初賊射書云
爾城內之人觀此景象尚可解散否恭賊已笑我之言撫矣況
賊焰已熾何所畏而聽其撫耶夫黔省萬分危急之秋切恐
朝端之上與來援之臣爲此撫之一字耽閣稽遲致令黔之生
齒必不能保黔之封疆必不能守也敢以一言道破惟祈 皇
上發雷霆之怒迅風雨之師則全黔幸甚 上念黔省城守之
功陞撫臣李樸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按臣史永安太僕

少卿仍命協心調度相機戰守務保萬全其餘文武將吏紀錄
圍解之日一併優敘○贈原難副使孫好古大理寺卿廕一子衛
千戶世襲與祭葬○候補科吳弘業條議蜀事奏 聖旨沐昌
祚世守滇藩這征調援勦等事着給敕聽便宜行餉銀除奉旨
給發其本省各項錢糧該鎮併督撫各官准與湊用仍着該部
議處接濟不得專靠請發建昌道旂已道新任撫按官推他上
緊前去到任不得仍前延緩沙源等加銜復職已有旨了○福建撫按
題爲前事兵部覆請議日紅毛夷部落種類不可考萬曆三十
三年寶以兵船泊閩之彭湖島與奸民潘秀等實勾引之六閏
月揚帆而去何以生心而至何以來他而颺我不遊總降夷酋
之月三十吉開沿有宗汝天會撫之以甘言退之耳夷是役本甚
知有大利也然而機智甚開情形漸識十數年大弁巨炮截我
商于交洲呂宋之間者殆無虛歲絲綿貨物悉爲彼有而商苦

稍稍避之夷從海上縣所復逆欲如粵夷閩往內地而與氏爲
市之粵不得轉而之閩初允泊十二陵于彭湖今且以三舟直
人唔噸矣其欲愈奢其勢愈進其船則前後左右俱裝巨炮一
發十里當之無不立碎我舟有利亦勿可與敵縱有銳兵勿可
與戰備或僥倖一勝徒足厚彼勢而損中國之威無益也又聞
夷舟高大堅厚利深涉不利膠淺其人稍水擊不利登岸食粮
有限人數不多云亦當自去所恃附近奸民誕其厚利貪其高
值私載貨而與之通而冶海諸將卒往往多不逞受賄貫放
以河守之兵船成交通之穴數則閩之憂誠不在紅毛夷而在
奸民又不在奸民而在河守兵將也該撫按所謂嚴禁接濟不
許寸板下海使其坐困而又令鎮道諸臣提重兵就近防禦使
不得于闢亦猶其不得志于粵郤不須郤以善詞而數月之內
未有不揚帆遠去者也既經會題前來相應
覆請命候命下移文該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給事薛大中請
擢者碩以光史典奏 聖旨李維賴學問優長着與推用○贈
袁應泰兵部尚書給與祭葬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兵部
請旌義烈土司○贈彭象鞏都督僉事彭象周彭縣翊彭天祐各

贈都司僉事奏 旨彼連一門戰死眞忠烈之所不容緩者○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孫承宗以災變頻仍引罪請免大約謂九月雷已收聲雨亦
稀少正各兵權建營房之日忽于二十三日雷電交作風雨騰
賓而雷更迅歷寅卯兩時始晴而融和至次日時當午後有聲
如雷有烟如雲偶起西城外得總兵江應詔報有守備丁起鳴
與張愷試銃于寺延燒大寺寺中舊貯兵器臣于先一日令沈
杜兩主事査盤明白今舊物未甚失惟獨新造火藥二萬餘斤
一時燒盡火藥有五大局向沈主事又新造一總局此係造成
尚未入局者臣初聞疑有奸人爲謀再四審覈供報相同委局
試銃而死于其旁者籍籍如張愷輩皆關于火藥之人則其非

他人所至可知也方提補該管員役嚴行究處至次日水兵營
游擊金冠等報接濟過十三山逃人三千四名口擄難民口報
奴酋自八月十五日圍十三山至九月初六日山民被陷天百
務方與秋防甚急天出雷風之儆臣何敢謂遺不可憑而況軍
務之急需即秋毫不可損而二萬頓燬于一炬中原之赤子卽
才遺亦可憐而萬千遽敗于九圍此其天心之愛既而嚴切人
事之殊更屬惕厲除臣與合鎮文武痛加修省外伏念臣督理
一方所關甚重而臣又輔臣也天人之變又不專于一方懇乞
皇上大奮乾剛嚴核邊政立罷疎庸之臣以謝天人之儆臣無
任悚切待 命之至奏 聖旨卿到關諸事已與整頓本雷火

示儆正須加意綢繆以安疆圉何必謙讓該部知道○禮部援
出 聖諭天啓二年十月十六日丑時朕生一子該部知道○
御史蔣允儀上言賞罰宜新奉 聖旨閒著城守有功者即議
起用林宰徐如珂從優議敘其餘道將各官諸有勞績被人指
抑的着查造明具奏賊我解處奉 勅諭嚴責督撫剿賊不得
輒議更調以致推諉○陞章文炳太僕寺卿蔭一子本衛副千
戶世襲○鄒城賊復元兇就擒巡撫趙彥奏報蕩平完局疏曰
鄒滕本禮教之名邦忽有白蓮之妖輩嘯聚日久睥睨甚奢乘
遼左之多事因人心之易搖輒敢糾衆倡亂僭號改元一舉而
首陷鄆城再舉而陷鄒滕與嶧縣殺人如麻虐焰薰天南北梗

塞道途震動二百六十年未有之大變也元兇徐鴻儒極奸極
狡如鬼如蜮姑稱雄於梁家樓為我兵所敗逸過河東繼竄據
于紀王城又為我兵所敗逃入鄒縣結納死士五千人廣有走
馬數百匹忽然在鄒滕往來召號蹤跡詭秘又善能用衆群賊
效死善能守城我兵多傷故攻取鄒縣三月之久者以此賊為
之祟也職等窮計此賊不除終為 國家之患隨令抱兵揚壓
其逃長緣設長堤以困之如天羅地網水泄不得通又掘塹道
絕馬道為必取之計賊之力始窮而食亦垂盡矣職等轉計城
中男婦尚有數萬逆黨固多其人亦有無知被脅者亦有強擄
入殺者勢非得已情有可原破城之後不免玉石俱焚恐傷天

地和氣恭符 聖旨愚民被妖賊誘惑已多就撫朕心慰悅欽
此仰承我 皇上好生之德解網之仁宣布 皇恩准開一面
各將州縣分發復業總計全活凡三萬餘人皆我 皇上納稅
供賦之赤子無知而入陷穽者也職等仰體 皇上之心與為
矜全非敢屈法以市恩也兵法云全城為上破賊次之諸將士
之功視破城為更大矣妖氛已靖城池已復殘賊之逸入徐豐
者又復追勦無遺而降封之北直河南并無一賊之授征討之
局已定諸將士之勞不容泯也前後功次相應 題覆乞 皇
上 勅兵部照例施行天啓二年十月十九日平東撫兵報先是塘報云縣得賊首徐鴻儒自嶧城登雖鄒滕嶧三縣相繼陷沒本無高撫按二院會題督勍隨同兗東道徐從治於六月初九日發兵十一日收復嶧縣解鄒城

曲阜之圍遂次師兗府七月初七日來部院同監軍道王從義
徐從治暨師大會與諸將戮力同心剿平二夏店紀王城嶧山
等處巢穴續天津監軍道來斯行親領標兵七千員名至荊與
復滕縣平錫山救皇市巢徐象計大小三十餘戰俱從增芝
鄒縣圍久未下職自錫山旋師賊大沛賊首偽都督侯五偽總
兵魏七等據城乞降授去無賊黨徐鴻儒從許百出高尚賓敵
陽德鄆九叙許道清等三百餘人復行死守本鎮與諸將分地
督攻部院傳令徐鴻儒不出即四面攻城一人不脫衆賊恇懼
始擒徐鴻儒出城執擒馳獻軍門遂直抵院以說師臨兗下令
州閫本鎮同三監軍道點名給票于十四五日發荷各州縣之
民于十六日矢捕鄒縣在城在鄉之民共二萬七十餘名造冊
呈報收過馬騾三百餘頭即給發縣以供歸農之用神弩七百
四十五杆大砲二百二位大將軍銅砲五具兢斧几十九箭短
刀一千三十戶長槍不計其數弓箭一千五百副鉄盔甲共一
百二十副兼鎮康牌共一百一十五副銅鍋十四口俱經縣官
驗明收貯訖恪遵 禁無繁一兵敢入擾內歛一廿一木者但
見賊中百迭與焚香結彩迎新縣官又側之嫁復於漢官感儀
見可處小至于待號哭京之賊首徐鴻儒等皆以掀縣府獄無
一漏網與所謂蠍厥渠魁魯從周治院夠柰而 皇仁與兵○
撫巡撫道號撣提兵傷擊菁宵城審而擇肖為全料敢引而功

收百勝東堯監軍副使王從義堯元州監軍副使徐從治天津兵馬
軍僉事來斯行運籌則胼胝勞收督陣則八戰八克並奏
山東都司楊國棟僉書廖棟天津都司劉永昌冒險沖鋒而力
戰從衞巢穴以成成功內劉永昌以報　國之忠兼保家之念每
戰必克厥功尤著以
事驗之洵非溢美　○二十七日城守火藥被焚巡視科道劉
弘化劉芳等奏言自有遼警以來火藥草廠屢被焚燒深求之
有奸細之疑淺求之有胥役之疑承管盟督官員自難逃咎○
左都御史鄒元標四疏乞休奉　聖旨卿耆德真儒忠誠端亮
方賴總持憲紀表率羣僚乃屢疏控陳情詞懇切特從雅志准
馳驛回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保以示眷懷該部知道○左都
御史鄒元標去　國情深疏曰臣一介書生　三朝叅養犬馬
無知尤知報主臣屬人類而敢忘　君臣欲望　闕叩首行矣

思今　國家大事惟在處虜策虜者何慮數千百人以臣愚見
視定守一局夫眾不過數萬甲而帶甲不滿數十萬者未易言
恢復也即恢復矣其誰與守　陛下無輕信諸人急恢復也廣
寧還我則內顧有基不然山海岌岌矣薊遼永平二夫鎮戚繼
光壘城當修補品字田形亟當議行此竟塵故牒臣嘗思遼之
失始于李成梁李成梁封伯遼之諸人各有雄心每殺就夷上
首功家家萬戶侯者然酋不解之仇尤于殺其祖父故今稱戎
不已也且一鎮之內統管四將婦女衣翡翠稱比王侯男子習
祖詐參之何天不厭其地而使淪于夷也次壞于高淮淮在遼
朘地皮欲穿人人思亂而遼遂不可支矣三壞于鎮臣往者遼

才而畀近皆牛門生故吏敢死之橫卒而諸鎮臣自豢人參貂
皮外別無奇策惟聽李成梁鼻息以取功名而以全遼畀奴酋
矣今言之可為竪髮　陛下豈盡知乎　陛下次發在黔酋蘭
酋之逞也蓋蜀遠而黔近其種種作惡黔撫臣按臣數其惡鼓
當兩臺按院及諸縉紳起而與黔爭春如嬌子醜至今日楊應
龍非真有叛謀也五倫滅絕自其常事好事喜功者開其端往
勘居間者利其賄不足憑居間不足憑惟有勦窮必闘爾安酋
鑒彼覆轍原書异志貪夫因其幾警而遂敵之今炎炎之勢不
易撲滅料其所自必敗者有四背面受敵必敗者一四十八
人皆有心間而撓之從中為難必敗者二我雖無餉楚與滇尤

可策應彼之處巳兵矣田土荒蕪矣餉未必繼必敗者三我兵
有制彼留泉自掃彼于擣外一鼓而竭望若以奔能善召之又
為我用必敗者四有此四敗彼自作孽然我應之亦有三難播
州在一山中環而攻之其勢聚安酋四面受敵我亦四面出兵
其難一昔一播酋三大中丞方能成功今當用中丞四始可動
兵其難二昔物力尚盈今當家空人竭之時非發內帑不可濟
其難三將才別有一種意態今輻輳京卿者异才也新發于硎
尚屬朝氣在當事遴而收之耳用之于試不如用之于習四川
左布政林宰夙有今聞功在危城可任蜀撫原任巡撫朱燮元
即以左司馬兼總督付之楊巢黔酋可無慮矣見任少卿滿濟

原題按貴州楊鶴今付以黜事舊日封駁請若指掌可借箸也
又如原任尚寶卿彭遵古給事段然原任知府黃洽中皆有材
才可使楚與黜近朝命夕至惟 陛下擇而用之今天下加餉
民窮極矣民望久矣臣嘗告司農汪應蛟曰宜先減半付之各
省兩臺司道府縣私爲議處但可爲民拯水火之阨不必究其
施爲一律也惟 陛下毅然行之 陛下一身 天地 祖宗
之身山河 社稷之身也語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
身爲本臣謂修身當以養身爲先孟軻氏曰無尺寸之膚不養
又曰養心莫善于寡欲養身要矣寡欲爲先寡欲則精日充精
日充則心自廣體自胖是爲德潤身即此是精一即此是克復

帝王大經大法即此爲之根基亦所以爲社稷也世之所避忌
者惟府怨耳苟真有爲 國家心即府怨何妨丞相要開河功
高怨亦多于年萬載後功在怨消磨古人已言之其千百載下
自有知之者不必避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爲 國步艱難
聖衷宜啓敝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杜亂原事蓋常人之
情激于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頹靡即道德之
士未免流于迂腐 皇上昧爽臨朝未著靡輟干政非不勤矣
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 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
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由闢暢職意 祖宗之制倡六
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倡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本

有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科簿者
科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替可否 皇上恐而聽焉與
輔弼大臣而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 聖智日
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徵其氣節可以試其倉卒
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熟志事外者亦與起于景
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
旋進反祇畢 朝儀安取此舊行身繡横玉腰金者爲也經筵
日講 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
講鋪敘文辭第如蒙師之講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
日周通職閱 祖宗之綱 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

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 九重而情形畢照
懷奸挾術既無實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
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
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
紳展書簪筆者爲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浹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及退入 內廷而耳目所關
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付之口頰夫 大君臨蒞之
體段 帝王宏遠之規模又豈若輩之所能解于是無名濫予
而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嚕盈庭
以致諸藩之停封 恩齊久塾國與家範壹蔑之爲弁髦此何

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泉㳟之紛紜忘羅織者概
引繩而批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 國憲刑章悉付之于
膏腐勝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論安于無事全虜
廟算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圍而撫臣坐視竟靡謹之莫施
每事優容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卿舉動則更有可異者
空人國以庇私黨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
之禁唐宋末季可為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 皇上者耳去者
為營則仕者不貴矣 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
號而至使策寔快于驛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
哉職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挑爭辨但念世受

國恩更蒙 龍擢目擊時事阽危人心玩愒每當食長嘆中宵
涕零故不避謗訶臚陳時弊倘蒙 睿覽稍見施行職雖至妄
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庶吉士鄭鄤昌言當採疏曰臣蒙
聖恩讀書中秘既覩往古興亡之轍復覽今日理亂之機每中
夜屏營憂心如搗頃見修撰文震孟一疏私慶有為 明主出
言之人意 皇上天佑聖明必將遜思深惜立見施行矣乃候
之浹旬未蒙報可臣切疑之臣惟章奏之批答宮府間之勝理
也或朝上而夕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大臣不得以
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窟近臣不得以徹明一付之閣寢而中有
不可知者矣夫上書不報者是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是寢

逝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夷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
若經 御覽而留中則非止韓闔之義者不經 御覽而留
中必有伏戎掇學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考之 本朝故事
此弊惟 武廟與 神祖末年最多在 武祖時皆因權璫之
煬灶在 神祖時則係奸輔之藉叢 聖主當陽如日方始且
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不可知者也 國家之患其奸皆起
于不可知及其可知則相顧嘆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時事日
非強場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無虎豹之雄臣謂此皆已
見之病醫者方能可施為留中之事症候微結非 皇上推見
至隱未易藥也臣稽史冊中名亂之端有二而今皆已見之曰

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之屢旨用以肆斥大臣其機闢使人駭而
留中之一綫用以陰渝 聖慮其徑窮使人疑 清明之朝豈
宜有此語有之其本微易著也其未兆易誅也臣願 皇上之
早圖之也臣荷作養本無言責但實見留中為治亂關頭且數
日以來未見為 皇上言者故不敢避出位之誅更瀆櫻概伏
惟 皇上亟賜省覽 國家幸甚奉 聖旨朝儀大體 累朝
成規如何輒肆輕褻比擬僨僨稅觀廷臣如戲文震孟好生可
惡鄭鄤這厮黨護同鄉疏採上意本當重處念朕首科取士新
進書生不知大體姑從輕俱降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十一
月乙卯 聖旨 光廟選侍劉氏封為貞靖賢妃皇二第追封

爲爾懷王皇妹堤封爲悼懿公主○大學士業向高懇宥詞臣
疏曰　聖所在逼扶病勉出恭候迎駐之期共效呼嵩之祝其
一切閣務非病臣所能料理今未敢瀆其他事惟是修撰文震
孟庶吉士鄭鄤近以上疏觸忤致蒙降謫舉朝臣工無不惋惜
臣與同官日夕拊救尚未知足動　天聽與否臣欲再申一言
恐益滋煩聒之罪然耿耿于衷終不能已竊覩震孟所上講學
勤政皆　皇上所極留心其所觸　聖怒只在　朝儀一節此
祖宗朝相沿舊規非創自今日者震孟書生也但見史冊所載
前代帝王無不與臣下面議政事臣下有所獻納無不面奏即
在　二祖時亦是如此今百官　奏事皆是常奏　堂陛之分

雖存　君臣之情未暢故不勝欸欸之愚而欲效之此書生泥
古之過非有他也至于　講筵之啓沃在　聖學固已日新而
章句之敎陳于　宸衷終未盡徹臣等私心向亦欵然不敢以
震孟之說爲盡迂也昔其言稍有過激則唐虞三代盛時危亡
禍亂等語皆未嘗諱漢文帝賢主其臣賈誼至痛哭流涕長太
息文帝亦恬然受之不以爲過千古傳誦以爲盛事　皇上方
爲堯爲舜何論漢文豈其有成心于震孟終不可解哉若鄭鄤
所言蓋因震孟疏留中而爲之申　請且鑒于向時留中之弊
欲杜其萌亦書生之見耳好名則有之非敢黨護震孟也　國
朝科第重詞臣尤重鼎甲尤其重于鼎甲之第一人　天子臨
軒而親擢百僚屬目而聳觀至鉅典也今歲爲　龍飛第一科
關係最重震孟夙負時名　皇上首拔于多士之中臚唱之日
衆　朝拱慶以爲得人四海聞之莫不稱快乃以單詞片語遽
罹謫逐非但無以彰　聖主納諫之明而於盛典亦大不光矣
人情遇小小知己即思報答有所知之人亦無不欲愛護而
保全之震孟受　皇上千載殊異之知當何如感戴倘有一毫
欺謾之心即非人類　皇上既拔擢震孟稱知人之哲矣曾未
數月而遽摧折之亦豈　聖心之所安乎且今歲館選濟濟彬
彬鄭鄤亦三吳名士也乃與震孟同去殊爲可惜竊窺　聖心
或以詞臣言事非其職掌故欲小示挫抑以成就其才耳然臣

觀　國朝詞臣以言斥者皆得盛名羅倫羅洪先皆以狀元直
諫謫官至今稱不愧科名者必以二臣爲稱矣而惜當時處分
之太過今震孟被謫于彼之名得矣使他日以惜二臣者復惜
震孟等得無爲　聖德萬一之累乎況今悠悠人情猜疑多端
將謂我　皇上之罪震孟等又不在于　朝儀之一節也臣其
此疏畢見臣等公揭已奉　明旨不必申救臣何敢再瀆然臣
老臣也苟心有欲盡默而不言是爲負　皇上負　國家負
皇祖　皇考即生人山中死入地下皆不自安故敢畢其愚如
此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將二臣寬宥則　聖德與天地同寬
而令名並　堯舜無斁矣　玉牒甘寧修已完○御史蕭珙理財

三要疏曰臣聞古今之言財者曰天地間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而言理財者但有開其源節其流之二語職觀今天下之財以爲在官耶則官之倉庫何如也以爲在民耶則民之蓋藏何如也以爲源未盡開耶山澤舟車加派抽扣捐俸事例其絲分縷析無不備具者又何如也獨有節其流之一語似乎知之未能詳明行之每有遺漏而姑以錙銖毫末之尚短者當之耳職見今之司計者眞如諸婦有米則炊無米則饑內外家衆饋餐索餼則猶或能忍全餒則與執爨者爲仇當此家計何如明告主翁將一家多寡有無之總數細細權度於萬不可省之處議其常經向來豪奴悍婢倘作侵欺沉匿者不憚勞怨痛究而追奪之而後家業可再振也職展轉思維條爲三要望我 皇上省覽俯賜施行所以修救於目前者不小矣一曰明示會計出入之數以便相稽會計之有餘也進呈 御覽則天下之入數要與國家之出數 皇上必了然於胸中臣下不敢妄用不敢侵匿矣公示之諸司百執事使之各就衙門經費中獻可替否補救可得而施也職請舉其大槩今夫戶部工部是天下財賦出入地也則完欠分發之數不可不使人知也人知之則用者不濫求者不貪有充與濫者可議其後也兵部者取於戶部以爲各邊歲額又取於工部以爲戰守耗費說者曰邊額雖亡邊費方鉅衞不可使我 皇上及在 廷諸臣周知而熟計之

乎班軍入衞舊額十六萬是皆有行月二糧者也今班額僅萬而各處多 題留矣此二糧者戶兵二部尚派虛耶抑定耶昨者畧 疏何來巡視光祿寺掌 上供蔬菜之需者也其歲額之盈縮厨役之虛掛可得而議也太僕馬價之支消以何事何地何年何月遺買馬之數亦不宜沒沒也戶部之京支米豈盡無陳積也陳者任其日腐日消新者乃嗟其不繼是司庾之守株也鼓鑄之必有出息若十亦不可不報也事例之分二部也但聞共有三爭四爭六爭七而竟不知其所補於二部之經費者幾何人也職削未習錢穀之筭願使諸司百執事共爲 陛下筭計以底幾於涓塵之助者含會計之明示將焉之乎二曰斟酌本折緩急之宜以省冗費職聞主父偃之言秦事也曰使天下飛芻輓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以古者豆區釜鍾之積計之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十九石之費致一石也其可致者僅一石則官不勝其缺乏而致之必以十九石之費則民不勝其愁苦官匱民窮馴致於亡亦慼矣我 國家貢賦其水路舟車之用大約有倍蓰者未必若是其甚然非身所既歷何從知之苟知之而忍不告之 皇上乎職今舉差十庫而後知有至微至細之物頓貫以不貲之費者此矣職見諸臣往往以十庫敗折爲請而 皇上槩未之許也豈非以應用急需之故耶職謂諸臣不明開某緩某急一槩而 請之 皇上惟未知或緩或

急故一槩而拒之職　請爲　皇上略奉緩急之月一剖分焉
想天下外解之貨物其爲用之不可缺者若干或　京師所不
産之物卽不改折可也抑或前日之積有餘則以一年折色一
年本色相間而行如浙所請亦可也恭我　皇上於浙之織造
以十四運准其爲十八運矣財本循環似亦宜在所許乎若以
外解之費折色買於京商可以得其二倍之用何者其搬運水
陸不至歸於烏有所謂不在官不在民者悉爲我用也又有過
時則朽爛而不堪用及物粗價賤必數千里外運解以入是以
百錢之費致一錢之用殆有甚於以三十鍾而致一石者矣職
竊謂自顏料以下逐色估算俱令外解折色而令戶工二部領

其買進之事每月朔望如光祿寺坐門之例又將前件貨物定
四季通融之値使商人不得驚於貴而惰於賤卽商亦不稱厲
也如是則　內廷之好用原自不乏而無名之費轉爲有用矣
蠧職皆聞　先朝典故如先臣周忱之爲戶部易木磨明盔以
擺錫則一盔可作三盔之用陳爛牛皮以煮膠其新者又自足
用是計臣之能權緩急者也職竊於今有望焉三曰速究侵欺
虛冒之贓以塞漏危職所謂節其流三字行之每有迴漏者則
擬於人家之豪奴悍婢慣作侵欺況隱伏有任勞任怨痛究而
追奪之者也夫天下百姓之輸將亦惟是軍國是給至於外難
日發干戈日尋我　皇上且廑發帑以補助當此之時猶有人

心者惟恨一錢不作十錢之用況於受　天子明命撫　國家
寵靈征兵治器舉　朝拭目而撫督乾沒如某某三四狡既以
有限難繼之物力充其私橐復以延挨停閣之計較緩其查追
臺省章　疏言者舌敝抄者腕痛而彼且揚揚得意或書餙優
游職不知積厘積分之所裒扣萬水千山之所遞送朴膺敲骨
之所誅求考成參罰之所勾剖千軍萬馬恃此以戰守　宮闕
廣廟恃此以呵護四海九州恃此以綏靜而徒爲四臣窮奢極
欲之資也且　皇上以四臣之所冒爲少乎哉合其所出之數
幾於百萬以視太倉一歲之入足當四分之一矣卽謂所以補
助　請于　皇上者未敢一日以百萬　請也奈何四臣之乾

沒聽其日居月諸花銷沉閣也　皇上若更有臣如數人者則
不待外夷之侵內寇之鬨而天下已敝矣令夫李永芳之叛逆
也裂我疆土劉保之奸細也漏我軍機彼四臣者殆與叛逆奸
細相爲表裏故職所謂節其流之三字雖纖鉅不一恐無大於
查追此贓者此所謂當急而不可緩者也不則何臣之不能盜
又何臣之不敢爲盜也○御史蔣允儀敬陳扶陽抑陰大義疏
曰　皇上聖誕恰在冬至之前臣聞冬至之節陽氣應黃鍾通
陰陽交爭陽氣尚微故先王于至日閉關扶助微陽以養成來
復今臣比類而悉數之賢士大夫陽也宦官宮妾陰也　皇上
恭默臨朝緝熙懋學其于陽德可謂如日之方升矣然　深宮

燕間之中尤宜提醒体認嘗如對賢士大夫至于嚬笑必嚴威
福維辟晝杜檀竊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者此扶陽抑
陰之一大欵係臣所頭首爲　陛下獻也爵賞陽也刑罰陰也
非側之　封旋見停止失擧之辟明啓爰書可謂陰陽不二矣
然囊頭之人犯每蹄斃于三木之餘罪囚之薇不出司寇恐非
先王泣罪之意也宜　深省科臣尹同皐等之疏綢絕立撫永
除苛政庶幾好生之仁合而陽德以光乎至于君子小人之爲
陰陽也係于　國運者也君子進而陽長也小人進而陰長也
君子小人互爲進退而陰陽倚伏也關于　國脉者也年來門
戶啣分網羅密布丁巳之事可鑒于前矣君子之氣屬陽陽則

伺明其意氣每多發露小人之氣偏陰陰則向晦其謀慮巧于
彌縫君子之容小人也常寬于三面而小人之傾君子也多盡
于一網臣願　嘗寺諸臣痛抵丁巳之覆轍尤愼防丁巳之流毒
早伐邪謀亟護善類凡一切陰邪小人造單晝語一一禁絕此
又進君子退小人扶陽抑陰之一大端也奉　聖旨言官以獻
替爲職多事之時正當條晝急務何得浮泛且近來大臣來去
皆因科道官露章攻擊朕何咸心察與屢奉諭旨疏朔自有公
評今說丁巳羅織致有夷禍當時部院主察何人何不指名直
說一味含糊憑何裁處着回將話來該部知道○諭內閣　聖
諭前次降謫科道各官但因若輩輒行恣肆報復淆亂國是欺

藐朕躬本當重處姑已從寬薄懲示儆況今朕壽冬至節并宮
中大喜特將前降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各准
復原官都着恪供乃職不許似前妄生猜疑遲慢玩愒如有愎
蹈前轍定行重究不宥卿等傳示該部遵行特諭○貴州賊酋
竊板角關大肆殺掠守關總羅輔報稱叛酋將國禎楊維新安
化村指揮生靈數百投死于池一見指揮一首又于本
月初六日投至鄭家塲落沿溪投死士民不計其數○貴州
道御史蔡之楨奏爲適當　獻俘之日　請卹殉難之臣以旌
忠節以慰忠魂曰臣惟人臣事　君有死無二然有死而功在
封疆尤爲重者上也功業未著蹈節輕身者次也或駢首就
戮斷臂旌心然猶身死含冤悲憤未雪者又其次也然總之或

立功或明節或爲　王事　褒卹之典總宜寬厚矧　封疆多
故抱頭委膝之輩繞指爲柔而仗節不屈之臣反令幽魂寂寞
不一闡揚者重慶之變院道府縣流血橫尸一時凧罰之誤不
曰無根而譁則曰有激而變若然即死亦何辭冤哉奢酋謀叛
已非一日覬覦于援遼發難于重慶未出江門而何若海之輩
幾倖有成執訊獲醜見在可問也尚可謂之激變乎變非激成
則撫臣徐可求鎭臣王守忠催兵援遼爲王事也變起倉卒首
刃碎頭撫臣厲聲罵賊而死鎭臣義不就擒而死道臣孫好古
駱日升李維周監軍督餉亦爲王事也或肝腦塗地義不反顧
而死或引頭受刃赴難如飴而死又如李維周領兵出圍陷變

同援甘心粗受而死至如備員之章文炳死之日論戒子弟以
身異之者數圍即逆酋叩頭順拜向有與殺麻史之言淸風勁
節施及貊夷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宅知縣段
高選孫戶涇寃冠覆桃雜也悲夫大豕盡嗥寧傷慾我將吏腥
羶偏地不屈辱我冠裳諸臣之死幸矣尚可曰變出突忽不得
不死乎正惟不得不死而諸臣之死愈不幸矣諸臣倘得死所
則英風大節不惟殺身成仁之張銓當爲從容就義之高邦佐
拚命殺賊之潘宗顏豈不凜凜見節而乃冐激變之名于殺身
之禍茹苦含辛徒使夜雨啼魂空染樓隣之碧愁雲慘結終于
造物之抑諸臣之死愈苦諸臣之心愈堪悲矣然死此皆樊龍

張彤之惡逆而若海之指縱也逆酋一日未擒諸臣死必爲厲
鬼以殺賊元兇授首挐逆酋而獻之 闕下則諸臣之寃憤亦
當抒且道臣孫好古府臣章文炳子贈于塵矣此數臣者其與
變同其死節亦同而 卹錄之典有不同則 國法爲不公然
此猶云禍出不測也兼督援兵臨陣戰歿者瀘縣知縣左重也
結連土司解厄成都者推官郭象儀也義旗一指于梁州而軍
聲大振赤心濺血于江門而志凜秋霜象儀之前功尚未賞死
更堪悲又如慷慨殺賊之楊愈懋董遴之杜文煥孰得孰先而
尚且責其輕進倘危城一解援兵從叙瀘擊其歸路此將賊可
就擒則愈懋之搗巢臣猶悲夫前覩今不罪退避而罪輕進何

以服忠臣義士之心也則 國法爲不平然猶曰職守所關務
在滅賊也鄉官董盡倫無城守 封疆之責者也倡率義勇力
捍孤城功已著于合州再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此一臣者卹
破格 卹錄猶無足慰忠魂而乃一外衛千戶遂足盡優異之
典乎果不倖于遼疆之張銓高邦佐潘宗顏乎果盡節 封疆
者死亦論斉格乎則于 國典爲未當臣謂可求等之死節無
功亦無罪推廣 皇仁以旌苦節則有孫好古之例在知縣左
重臨陣戰歿則有潘宗顏之例郭象儀楊愈懋即冐輕進亦
杜松劉綎之例在鄉官董盡倫比之張銓潘宗顏輩則多捍賊
之功比之孫好古則無自守之責卽不得錦衣之世蔭亦當藉

以重慶衛指揮以示優異者也其他先後與難大小將吏仰惟
皇上惻然軫念 勅下該部查照按臣原疏一併破格 優卹
加其滿秩蔭其子孫議葬議祭議謚分別叙錄庶賞罰不紊而
拱木歛寃不至隆心地下孤兒寡婦亦不至茹嘆含酸其激勸
人心非淺鮮矣臧蜀人也知而不言誰爲諸臣言者○擒獲海
盜（時浙江海中銅盤洋有大盜吳二等駕船三隻從日本飄來趕逐海船擄人打票取贖燕撫院張撥臺哨令飛雲關把總楊懋中計擒之生擒三十七人獲有倭票倭印倭器械兵甲等項除賊將死海洋以寧）○刑部奏 聖旨
逆犯徐鴻儒等着便處決劉宗喜判凡王文臣梟示各犯首級
傳示九邊將布天下○李可灼遣戍○贈徐可求右都御史蔭
一子本衛千戶世襲○十二月丙辰○吏科陳熙昌上言東省

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宜策并請存恤備復王氏 甚 崩 上
從之命該道官司致祭○御史吳甡災異疏曰伏見邸報
山西有天鳴地震之變陜西有星墜地裂之變城垣廬舍頹倒
過半人口牲畜殘斃數萬嗟乎此亦最可憂最可懼矣然竊覩
陛下似未嘗知憂未嘗知懼者日者 聖壽無疆嵩呼萬國二
俘繼獻狹意武功豈遂謂已治已安即天變不足畏乎職不習
占驗但據時事可憂可懼者為 陛下陳之今 國家所患奴
酋安酋而奴為甚奴之詐寔出萬全而我求一大將備折衝不
可得奴之奸細遍 都城而我求一邏卒探虛實不可得譬之
敗屋頹垣未施補葺風雨猝至則飄搖傾覆曾不旋踵夫逆奴

至猝也至叵測也一旦窺關是風雨之猝至也而不及今補葺
其何能免於飄搖傾覆之患 陛下試念山海一撤止仗一檣
輔其足供倡輔躍嚐者尚寥寥也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安酋之
勢正熾奢酋之巢未傾而督撫新更兵力未集終無奏膚之期
各處之備全虛搶攘之卒易譁而大爺加洗庚癸時呼將有脫
巾之變 陛下試一猛省最憂無兵猶議召募召募不足猶議
徵調今募無可募調無可調則竟無兵矣最憂無餉猶議加派
加派不足猶議發帑今加無可加發無可發則竟無餉矣豈惟
無兵今之招募行旅御貨 國門者皆 陛下之兵也未禦寇
而為寇者也豈惟無餉今之[illegible]官侵蝕剝削肥已者皆 陛下

之餉也不飽軍而飽貪者也大此猶小醜[illegible]動然已困天下矣
萬一別有不測何以支吾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且
今日民心何如哉水旱之災頻仍未已誅求之令四出不休雖
人父子爾人田宅以供 國課國課未完而已作餓殍之別易
子而食折骨而炊以給俯仰俯仰莫措而妻為溝中之瘠於是
人變為妖民驅為盜弄兵潢池終孤唯類至今齊魯之郊黔屬
之墟流血成渠積屍蔽野寒狐夜嘯大鳥日號啄人肝腸飲人
腦血死亡者白骨生苔流離者飛鴻滿野天未悔禍使我西陲
復遘茲變 陛下不及今下 德音發 明詔急加鐲賑收拾
人心而視同泛漫置若罔聞百姓方恐死以望再生而當事者

故立視其死而不救萬一有司不體 朝廷恤民之意而慣於
考成亟加剝奪使小民流離在道化為盜賊妖民齊呼揭竿四
起奴賊動于外窮民訌於內此時即良平為謀韓白為將計無
所出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嗟乎邊有百破而無一
完與有百苦而無一樂官有百餘而無一倖 國有百竭而無
一餘時事至此可為失心 陛下但見內軍三千甲光耀日劍
戟如雲以為武備在是而不知關塞之上有披朽持鈍戰不敢
戰守不能守之將士但見獎賊獻俘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以
為盜不足憂而不知山海之外黔蜀之間有侵我疆土殺我將
士屠我生民之強敵但見妖賊就擒山左蕩平以為太平可期

不知閭閻之間、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生不得歸、死不得葬之
赤子、且也日日緝奸、而 緹騎之奸細布滿、則閭門譏察安在、
日日詰盜、而禁城之盜劫公行、則官軍守衛何爲、 陛下念此
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人事感通、天怒孔赫、揚之天鳴地震之異、
恐有土崩瓦解之憂、今日不戒懼、且有不及戒懼者、今日不脩
省、且有不及脩省者、寔危矣哉、職又聞古之帝王、遇災則省躬
罪己、下詔求言、上自皇躬、下逮庶政、凡有闕失、皆得直言無諱、
今 陛下諭廷臣、但言違事、不及 宮府闕失、忠言日寡、不能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諸臣又皆以爲 陛下冲年、未敢直言觸
忌、夫古稱冲主、無如周成王、當時周公爲師、召公爲保、閎散之

徒、爲之左右先後、旁無嬖倖織巧之奸、內無遊畋犬馬之好、外
無夷狄盜賊之警、猶訪落謀始、小毖懲患、七月之陳王業、公劉
之勤民事、無逸之戒盤游、如此而後爲守成令主、今 陛下自
視、孰與成王、諸臣孰與周召、今日時事、孰與成周、而泄泄沓沓
若此、何以濟時艱、而挽天變乎、職竊以爲 陛下春秋秀盛、宜
練習國事、凡一切章奏、有關係軍務夷情與四方水旱盜賊之
變、 當寫置座右、時加儆戒、或有疑問、則召諸大臣共相商確、
而諸大臣亦宜盡心輔佐、日取四方所奏水旱盜賊災異及軍
務夷情、條列利害、指陳得失、使 人主知小民疾苦、王業艱難、
庶幾開悟 君心、輒成 聖德、即今天鳴地震、未必非知憂知

懼之機也、然諸臣以修武備恤民災爲請、而轉俟部覆、遲延歲
月何濟、是事請宜即下部、令通示海內、責成各邊將吏、急加訓
練、嚴爲防禦、以安反側、以戢不虞、責成各省撫按、查過災傷地
方、除照濟外、其加派自今年起、永行蠲免、被兵火地方、除免加
派外、其舊額俟三年後方議起徵、懇切痛快、出自 陛下真誠
惻怛之衷、使人心振發、窮民感泣、方于時艱有濟、天變可弭、職
愚不識忌諱、冒昧瀆陳、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立見施行、臣愚
幸甚、天下幸甚、〇川湖總督張我續奏報擒斬安酋之黨、并遣
將搗巢疏曰、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准貴州撫臣王三善揭帖內
開、十月十三日據總兵劉超、軍師李世將、先鋒參將楊明楷、史

器、都司孫元臭報稱、蒙遣職等襲打各龍司、于十一日督兵從
行、夜抵賊寨、此寨深杳、四面盡皆苗衆、又在萬山之中、懸崖之
上、官兵不到之地、賊不知防、忽聞兵至、盡皆驚竄、止生擒賊屬
二名、段守貢、陳應與四將其寨當時燒毀、比至天明、辨驗將于
灰燼中、認得院內燒毀長銃三排、約二千餘杆、又操銃一大房、
約萬餘杆、已裁未成皮甲一房、并生漆顏料數十桶、拏齒絆馬
甲絟一大房、米十五倉萬餘石、生畜無數、據段守貢供稱、首賊
宋一龍、宋顯俊已隨安邦彥攻圍省城、不在家、家中無人、止婦
女俱爬山逃散、等情、已發新鎮道研審未報、有兵搶得夫焼長
銃等物、當即驗視、銃長二丈、徑寸五尺、俱金銀壹籽、機巧鋒利

上簽書壬戌元年官兵豐堅乎觀此而連首之處心積慮非一朝
夕矣即此一可之賞賜則安首可知是豈易撫者哉又豈易剿
者哉等因到臣爲照劉超者臣遣之援黔而撫臣委以外戎之
寄者也超爲河南兩科武解元謀勇兼全臣居恒物色草澤中
英雄以超爲最等是以携至保寧忽値黔亂遂遣之援黔超僅
帶中原家丁四十餘名耳人人精悍一可當十今遵撫臣之指
授方略果能夜襲賊巢焚其窖米萬石牲畜甚多雖生擒者止
于二名而焚燒者不可數計似于援黔之着數爲不虛矣誅賊
黨以孤賊勢亦兵家之所上也奉　聖旨覽奏劉超等深入賊
巢焚毀甚多具見勞勣張我績王三善督率有功兵部覆叙已

發援兵選着催他上緊前進協力蕩平○貴州巡按史永安奏
[illegible]
曰臣等吾守貴陽已歷四月不爲不久自援兵遲滯失利賊志
[illegible]
益驕賊黨益衆我兵飢餓逃亡殆盡不能守營壘退守城垣而
賊營直逼城下因伐數里之木柵壘斧墻以坐困我即鳥雀難
于飛渡兩月來塘報絕迹上下音信無聞而我首之攻城益力
城東隅數處有山崗高與城齊賊居其上作廂樓下伐我城樹
板砌石以攢鎗弩適木成山燕欲焚路近城幸我官兵設計焚
其廂木火延三晝夜未絕西門外數處皆有山崗東南隅城岑
廂運草捲洞砌石進攻更急我官兵亦用計破之其所扎營排
致架掘列城下者甚衆陳攻雖便此時援兵未至則兵尚可恃

城而倉米盡于六月矣而倒米盡于七月矣是八月巳來孤兵
坐食于民間民間之米又盡矣今計合城官軍士民餓而死者
已十之八其二分亦淹淹待盡兵尤日攫其米并其金士民之
苦不堪言矣至兵之殺人而食之不待言矣甚而易子而食者
父子母女竟相食矣城上城下小巷大街處處白骨成堆血肉
淋漓官法無所施矣即官兵之死者逃者不計其數今止存饑
餓之卒二千多偃卧不起夫斗米價至四十金且無處覓處矣
大抵士民所遭者古今來未有之大刧臣等所遇者古今來未
有之異變死亡幾盡士民尚欲固守飢餓之極兵卒尚未大譟
亦古今來未有之人情貧賤會城其大如斗一線鳥道四路雲

擾臣等堅守經年雖至食盡力竭貸心以没然對之　二祖列
聖似可無愧質之　天地鬼神似可無忝臣子之心盡矣獨恨
撫臣王三善若受　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藺交叛　封疆大
[illegible]
變之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
[illegible]
五月音問杳然不知所趨兵將幾何所糜費　帑金幾何又幾
何竟未遣一將一兵而至有未發一鉄一粒而爲省直告急之
疏報之　廟謨而不應求援之文急于疾呼而不答不惟目無
國法且天理人心喪滅盡矣據往來塘報屬官公移皆謂撫臣
自聖自賢司道府所不敢借一詞所倚而用者皆河南隨來無
保舉之官將所用以把門打路者皆河南隨來橋悍之兵卒去

衙門半里無一人敢近九轉羽書至者條一二日不得投見卽
見有不容發一語若啼泣求投者卽以奸細嚇之遂至捺命投
文人役數十次圖不得一同文有謂其見一塘報聞貴陽尙無
恙卽局促不悅者有謂其怒鄉官王應熊催檄之急卽尋罵之
欲甘心坐刑部牢者有謂其恨監軍所添衛之發兵卽不勝忿
恚遣移怒參將范沖仁差官提之致二千兵散營壘一空遂有
棄城之敗忽是二萬之性命僅足以供其怒者有謂其有主意
已定寧爲被逮之楊經略必不爲袁經略者有謂其故意延挨
用賄買囑希圖苑擔者有謂稱口田進士之招撫縱貴陽失守
猶可諉罪者有謂其兩次差官入賊營不知何幹者有謂其甯

與賊約指新添爲漏藩者種種情節嘖嘖有口顧暴戾遷延之
罪尤可言也割地悞 國之罪不可言也至于總督張我續及
奉 旨援黔今滇與各撫鎭並未見遣一兵將答一回文至黔
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尙在何處俱已忘黔矣此在 朝端自有
公議在 國家自有憲法耳臣避藉十年三年應常五年候
命二年按黔又一年被賊圍困拮据防禦受盡苦楚粮餉久匱
兵民俱無此際惟有 天兵謫兵旦暮間從雲霄而下或可救
援不然新兵大兵刻期進發恐不及待況未必發乎臣雖非守
土之官然無偷生之理與張一可鑄頁友于地下足矣但念
宗故土不可淪沒夷酋魍乞 皇上速治撫臣之罪嚴[illegible]

生靈遣簡熟于黔事之大臣經略黔蜀以匡復此千里 封疆
西南半壁猶可見 天之日也想像 天顏萬里咫尺矣奉
聖旨 兵部議覆奉 聖旨王三善張我續着戴罪督兵刻期
解圍楊述中協同進剿朱燮元相機應援其滇粤援兵作何進
發也着作速具奏 李标史永安等候事平破格優叙 黔師
擊殺逆酋安邦彥等餘黨潰散以捷 聞 上嘉其功候東平
優叙○左都御史趙南星等疏曰大都人臣服官無過職業操
守兩者而已勤愼王于集事則水淵自凛早夜靡寧者爲眞才
不則厭薄逃虛騖高聲譽當與委頓不前者倂論矣介節矢以
持躬則淡泊自甘齒類不苟者爲眞品不則投來竿牘仗勢私

撓幾與苞苴公行者無殊矣○原任御史劉重慶王心一補山
西江西道御史○山東巡撫趙彥奏請 獎勵賢王 上曰魯
藩素著賢聲今又捐資助餉除亂安民有光屏翰着寫勅獎勵
加白金百兩文綺十端以見優札至意○上以趙彥蕩平妖賊
功績茂著加升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張鳳翔馮嘉會弭盜安
民並著功勞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
癸亥天啓三年○正月○吏科陳熙昌上言歲序方新乞推廣德意
重恤人木召還諫臣熊德陽侯震暘江秉謙賈繼春四人○督
餉巡按江口彩因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海運安官給
效按臣俱 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薦待疏舉輒其至朝鮮君臣

奧夫幸裁經略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萊巡撫海防各道以及於餉臣、無不人列姓名、盡在薦揚之中、而歸重于推官孟養志、武師越、狙深駭聽聞乞　勅樞部行查海上若果文龍所爲、則申飭文龍只宜練兵秉隊、搗蕩奴穴、以慰中外之望、無節外生枝、自累功名、若奸人假托以害文龍、或有躍冶之人借文龍所爲、以誤文龍、則速查其人正法、以清播奸之計、使外國知中朝有不可踰之紀綱、而文官振紀於　朝、武將奮功於野、各自盡職、正所以愛文龍也。○南直巡按易應昌進車砲製式疏

日京西逼數所在告急總以山海一關之外爲劇而一關之外求奴之長策全在奸細然使我兵有一旅能堅壁以待何至望風瓦潰衆乘奸計之中也若彼厚集援兵不盡站定之法更以我威力與射之三恒以當奴之三長未有不走者故臣之

愚見禦奴之策畢竟求之車砲爲是非不如各處所獻車制異山海關之車皆原不差也往年工部所發出關火器以百萬計皆經一擲下用至于今而獨有他謬巧乎靜言思之意者非車砲之無可用而實未盡車砲之用也臣于巡歷之暇每與差出戶部王事臣曹復吉細語此事部臣因而細求其製逞集其鄉以東人士延件製成乃知一切花法如火龍經所載火人火馬火攻地雷之屬皆止可虛設一出而不可常恃者也因即畫其而變易之凡爲車式者四爲砲式者一闡其製頃悉其意有可得而指陳者其言曰兵家隨地應變各有所宜陸戰者不可語于水　中國之戰不可語于東狄北虜之戰不可語于東夷旌虜一也而戰法與者北虜逐水草無定居而奴據穴窺城有所定也故禦奴之法地有所必至而不患其不應勢有所必應而不急其不疲要在步步爲營步步推營以進之而已奴驟來澤安我而營不關也得去誘我而營不動我推營密進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即日在其伏中而不驚也而後我可以得志故製爲翻輪車以立營盤其製四輪其一而向敵者洞四尺窗飛出二砰各一尺土層障孔而施實筒奉藥中層障孔面施火銃火刺下層則發獨匣弩而爲三匣弩一發九矢用打虎藥傳其銃九發而八十一矢週而問匣盜之循環如前車之中央爲強木心出車頂二尺用鐵箍豢四雙運其心則四鏈環俱飛絮約去車

寸[illegible]人不可近其上則施撥木二鼓加木壘其前與爲櫓護之砰拆挨人覆其下推之而走于中可施橫板遇風雨士卒可不王兵露以此車式製者于韌用橫木鐵勾彼此相聯隨其地之方員曲直以爲營盤而復益以拒馬伏弩之類奴雖有鐵騎何致馳突何發站不住彼既不得馳突我故可擁之而審進所謂進寸則寸進尺則尺也或不止于站住而已也營立矣猝遇奴素何可不擊又于營盤每車相去丈餘橫木約鉤之中復有小中車前雙輪後以鐵鏈爲雙足行則推輪止則撐鐵足入土使之不動一人推之四人戰器隨之車前端亦有三眼不施餘火器惟韞提心銃一門蓋都械所有諸火若其器雖大乃載以車而放以地務貫乎將且一放之後緊起更入前藥無論什迫奴騎已來不及施矣令所製提心銃擊放即于車上每銃一門提心有五卽以五卒分携之一心銃發一卒卽前提之又入一心又一卒提之如此循環至于五心銃畢則頭一卒提心製藥並又來入放雖擂至百相不敵可也此提心之法雖本于佛郎旅然原製其小又閘定海衛禦後雖用之而其製較短今長爲鐵管可四尺弗提心銃池鐵衡可六尺二寸一提心可發鉛子百挂達可二三里許管長故也其身之式則大佛郎機也其製子之多則百子銃也其衆力愉量壯大則三將軍也蓋佛郎機百子戴三將軍合而爲一者也計一門百子發至百步外則已徹

閒是可丈除數百門齊發愈遠愈覺使更多爲之何異奴之蜂撥而來惟是銃身重二百斤藥力既大而所載之事倒襧匱一尺四寸雖便捷而休輕每銃一向則車身跳起發于高而不着今試椎車辣長短健爭尺許而跳與不跳因之凡數易數十番乃定既定矣又前安臨心以定銃之高下雖數百步之遠銃于去地只可三尺敵卽伏地亦可打着以至臨下則軒後藪臨高期軒前轅蓋一車而不言之數存爲非嘗試而淺爲者其在放銃之辛心知有三牌前障又此銃循環之下其試放之人雖兼以一門重止二百斤一人推之四人輪之遞提輪放自神甚安定卽使爲一藥盡又可收而歸于大營何更站立不佳至于遠傷過多或不止就住而已也此銃連踩或藥烟薰蔽而不見敵之去來又奴賊爲奉集之已此或濕架踩以拖我鉛子使不能之入更飛天嗣負車駕高之以倒擊之車高三丈二尺爲折疊之制不用則張而不見用提則輪動較關以長絕井之項刺高恕矣其製項上爲架亦提之心銃二門令精鍵砲手千項上點放西前以牌獲之人亦不見再用植輪輪推提心鋪放亦鑲猥不欲架前亦安銃稱每低五分則近五十步高五分則遠五卜步從高御擊無患可適如此車一行衆小冲車居前一曾以衛此車之足而此車上之太又作小車之眼奴更能作嫂天木砰以低我耶郎奴望而欲爲之券論其製不得見即以書爲之

乃今之製傳用一樘木其性最堅故能勝任奴土安得此丈長
之堅樘若以他木爲之銃聲一振有立折耳又使用多木爲之
便察重而難行如此高車一軍便有五六十輛奴何能便以此
倒擊未有不任者也至于倒擊遇多或不止站不任而已也
又于輛輪車營盤并前後左右四門每門左右爲二臺車共製
連二車盤爲一臺上安一將官二門應于塞敵不致雲梯并四
獨共爲臺車乃十二安二將軍者二十四位亦從高劍擊北一于
邊牆之狀臺而多其輪闊戰樓光欽大將軍爲三提心著論一
扁今若發二將軍爲三提心則敵臺之衝擊小衛環不欲但尚
未爲之耳有此臺車者遠則臺車於然而進而又有備銃輪車
或不止站立而已也今車與而言則以四毬之式步步爲營士
卒咸有依倚此實法也步法提之而進士卒咸可轉動此活法
也以銅輪車爲營以臺車爲衛以小車爲銃活法也因
門爲之活法也以臺爲主以銃爲沖活法也以提心爲循環活
法也以□爲小車實法也以高虎賁車循環倒擊活法也下營
則法而倒敵實法也運行則將合車短長輪而收之活法也有
實法而活法有活法而實者無實即不知奴之過而不得
不憑□而不得不□者何如臣愚以爲站立不走之法亦無驗
此□又其法即用于前人者有此銅輪一車隙孔藏安大箭
筒等□于中固有之至于上施鐵板避風雨中爲運銃之心下
爲三匣弩與夫小衝車長短尺寸提心銃兩後輕重平等飛天
火責台車皆番變前後因營手造以意授工成之以爲安營推
營之法大段主于如此至于全營既成仍有所必備者如車營
既已周環中堅更有主張之帳車與升將旗之車又有定營諸
砲與夫中軍傳兵告于樓馬者于以備追殺與夫推飛天虎賁
以隱城無雲梯之須而多其擊傳其言難以盡載又即小三軍
以部司局宗隸之教習練放令其觸處爲是奴兵雖多終不敢
近以而敢我而我反以遠而派之蓋不以士卒爲沖而以銃爲沖
要令士卒一人不傷至于每車五人各持長短兵器又自有宜
傑而不必言者也即今所進有其式而製仍未全者如又防牌以
內宜有皮絮每銃一位提心仍加緣四門共成九門處先放之
提心火氣既冷乃更裝藥飛天虎賁之車盤尚有防牌銅輪車
之車轄尚宜高大以便行之泥沙中皆未及更備而據見○輪
在以進 呈者第以爲其式如此其大勢擺布如此云耳○黔
撫王三善兵進龍里解省城圍師次于宅溪○御史徐卿伯奏
日臣惟黔省被圍在去歲二月初七日羽書告急則至以三月
十七日也維時閣部大臣存見職者皆感頽長嘆業以爲黔不

可知矣其後求救之章日急一日至撫臣之髮可識按臣之血
可剌即督臣趦趄不進貽書長安輒以廣寧爲鑑即是前者揭
關以外之說此時即旁視局外者亦視萬鈞一系其勢不能以
旦夕而況身處鼎鑊之中冀得一人焉以抽其薪而止其沸又
何怪乎大聲疾呼或誓死以永訣或訴怨而洒涕也今以 聖
天子之威靈撫臣之督率諸將士之奮勇能系犬羊之弱于虎狼
之吻黔之得全幸矣然回想嬰城死守之初援兵一日不至阽
危一日不斷且爲時益久爲計益窮羅雀掘鼠嘆巢穴之已窮
易子析骸嗟生靈之有限畏秦而郤難前晉鄙之軍奔果無奇
從壁亞夫之壁計無復之有詣張許于地下付馬革于夜郎已
耳嗟嗟此情此景想天地亦爲震怒鬼神亦爲飲泣故飢餓垂
絕之余猶能鏡□賊首火燒雲梯擧最衝貴陽城卒如銀墻鐵
壁歷歲月之久攻取之頻而不破夫然後一旅之師得以從容
解圍猶望堅城以爲向往不至力圖恢復遍地皆是環表有臣
如此雖致身其所當然不敢妄有希冀而 朝廷爵賞以待有
功豈有靳焉職謂沖鋒破敵勘敘猶待按臣而精忠大節所宜
即與題廟而恐後者也不然遼左之役 皇上厚經撫以不死
而貴陽之圍薄賞撫按以守節何以爲天下勸耶職所謂黔官
功高之宜賞此也臣閱奏捷之報其被廟大敗者或云十萬或
云三十萬即安邦彥僅以身免亦幾盡賊之醜類矣然何

報賊之叩其而曰追至老鴉關也老鴉關在省[illegible]
五里賊前歲北來職道西川親友舊僕皆宗于[illegible]
靡者只五十步之走耳武功之懼懼固可以說說賊[illegible]而夷情之
臣測恐尚費乎綢繆廢綱撫臣渠破竹之威掃蕩諸醜類以奏
廓清再奠之烈且聞彼中疫癘甚行狼猓亦[illegible]乘人之危
彼自干天之戮一鼓而盡殲其衆轉[illegible]干[illegible]無事是
撫臣之大有造于黔也即不然陳兵境上勒令[illegible]毋干縛
獻罪奎安邦彥李希璒陳玄黔等仍削其地以陸廣河為界而
設一副將統兵五千以戍其地此亦可以貽黔數十年之安不
然草草結一談勦之局如前日渝州初復即議撤兵且引周伐

玁狁漢家冒頓為証則無策也何也玁狁冒頓塞外之夷也來
則禦之去則不追王者之待夷狄自應爾然此酋不惟與我同
中國且肘腋而腹心之患也其竈舉厲發不啻狀肩剝膚而我
之拯溺救焚者又寧觀變于一步之內擇地于千里之外安得
李標史永安諸人長與我力持死以得全于萬分之一耶臣所
謂黔事之計畫宜周者此也黔為鬼方□稱不毛力耕火種終
歲之力僅止是供終歲之生計今孤城圍困一年高山白骨樵
樺銷煮食之餘野燐青燐舉箭類刃頭之血室廬化為煨燼丘
壟殘為荊棘死者固含恨于九泉生者又將尋夫丘壑此何莫
非天地之生靈　朝廷之赤子而忍令其長辱以俱盡也非常

災荒且勞賑貸之惠即他省兵亂亦蒙蠲恤之　思黔禍非此
因年黔民無賦可免賑顧　皇上體堯仁之如天舜德之好生
或再另發　帑金十萬或令湖廣仍留南役十萬石改運于黔
以為賑恤之資起白骨而肉之黔之民祇　聖壽以無疆矣臣
所謂黔之民所宜救急者此也○黔師敗于陸廣鴨池○二月
翰林院添註待詔朱啓明獻鳳鳥呈祥賦其疏曰竊聞人主德
合乾儀必申保祐之命功歌九叙允來嘉會之徵自古雲官鳥
紀之世逮後膺圖受籙之君凡能俯慰黎庶仰協三靈者景福
加臣不可殫述然又有文學之臣鋪張潤色以垂之無窮是以
芝房寶鼎朱雁赤蛟洋洋管絃灼灼簡冊茲者鳳見中州斯誠

不世之瑞伏惟我　皇上𠕋膺作聖明哲遍玄道化周流德澤
汪沛等乾元之覆育合坤載之綱維誼篤股肱台鼎合星辰之
象心懷俊乂卿僚成河海之功起廢林泉月徊烟皐動色受言
登庸青蒲白簡生輝剷秦魯之赤鄉鼓林以情滅黔蜀之蛇豕
徒御不驚綏撫西夷金石動和戎之　賜振威東虜旌麾加受
鉞之崇斯真左右天經戶牖神術六合啓同人之頌八方昭大
有之和億兆歸心神靈佇聽鳳鳥之瑞所以呈祥也臣　深維多
幸獲睹斯徵昔在永樂二年曾獲騶虞侍講楊榮作頌載在史
館臣　不敢謂敵金隻五之筆可追前人特月附含哺鼓腹之歌
用彰　聖瑞敬作賦頌以

賦曰鳳凰仁鳥也彼其毓祥丹丘騰耀紫氣鴻前 魚尾
龍文右智左賢戴仁膺聖六德咸備九苞悉舉其所到之地
能使雷電不作風雨不興草滋木植谷靜川澄德非常有瑞
以時出惟夫王者承乾順運調和陰陽柔天者明協地者昌
上假玄命栖鳳見祥延頸奮翼集於帝庭斯軒轅氏圖籙之
所存也赤檢玉繩降於梧樹斯陶唐氏符璽之所遇也有虞
揖讓作乂黎蒸乃爾儀於紫廷焉西伯至德天休攸顧乃爰
集于岐山焉自是以後神雀五鳳從以紀年建武元嘉并德
諸紀皆德不載靈祥不配治夫又何能別其真偽耶惟我
皇上茂德齊軌邁玄化於自然天啓人從儼明命於顧諟

御講筵之必勤聞鳴鑾而輒喜豈束帛之戔戔晉林岩之悉
彼台斗星高槐棘山峙平陽蒲坂二十五人之賢臣顓頊高
辛一十六族之才子無不寅亮天工明宣治理元首股肱之
泰明良喜起之康後刑尚德敎洽澤周文經璀璨武緯綢繆
恩從風翔膏隨雨沃澄清金鏡雍和玉燭天不愛道地不愛
寶人不愛精覽德輝而下之瑞千載而放靈祭標霞之紫氣
繞天河之榮光紛虹霓之燦爛增日月之輝煌斯真瑞中之
瑞祥中之祥於是人民歡忻群工踴躍謳歌彌山海景仰徧
寰宇莫不曰斯鳥也奮飛騰翥倐然高逝隱德晦光爲 聖
明出故旋奇翼而遐翥辭瀛州以無戒如景星之灼爍如慶

雲之飄颺於惟 皇上承休祉受景命撫盈成於日中聖不
以自爲聖諭臣工以交儆川咨 上天之慶益務勤恩治理
勵精益殷好學不倦從經筵雖張皇六師昆明習戰中使朱
提邊[illegible]以[illegible]無悉傳梟精有鳴鳳之開台垣悉
制[illegible]嘉惠和之能兆康[illegible]之總茂漢道德澤
[illegible]皆天[illegible]不治憂荒服域絕鳳兆武功所屆
[illegible]不宜靈[illegible]刻廓順則受奉琛之貢逆則
獻[illegible]之府天下恬然無事莫於泰山安于盤盂泰階平而
天[illegible]正帝[illegible]茂[illegible] 皇心愉然後鳳鳥之至祥瑞盛世之顯
特 頌曰 聖作物睹兮天朗地寧玄功不載兮至治無名

朝野不知兮問之四表羽族有鳳兮靈表珍五彩相宣兮
八風合節虞樂馭世兮堯文同轍千齡一見兮史冊常叙惟
我 聖主兮王猷允塞聖日齊仁兮占天比德申祚自天兮
神靈斯呈出岳瑞跡兮律協號聲鴻圖永祚兮駿福億齡小
臣 作頌兮敬炳丹青
三月南科臣徐憲卿上書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于故
將之相今 黃扉未嘗缺員也翰揆坐師滌繩翰踞岩關其衆
矣政以其衆也而支諉即之豈盡得鹽梅之和累揆亦未嘗無
權也昂則爲雲低則爲泥爲鳳甚重矣然恐其重也而調停有
之未必收風雷之益偉哉輔臣葉向高等之煩 請添補閣臣

也護惜誰肯引同心乃何高飛遠引未越一載而屢　請救下回
謂時事多艱大廈非一木之支相國職務賢在大臣之誼應如
是耳乃求援閣臣報章者會推才望老成經濟節用之　旨臣
不勝痛心亟救下于今日諸認諭相將漸至今詞林一局占定
援路從則臣守命之臣同習庶務之意强於部力之舉無從與
對謂新若同類而謂非敢謂詞中者之無滯于顧
問而可盡廢之也不以內遵外原立異之經也又非敢謂部院
者之必當于平章而可盡用之也每以外濟內原　祖宗之舊
也可推核原達引如金幼孜不以給事相予而歸御史相者則
有王毅薛文清其人張孚敬不以主事相予而歸翰理長史

相者則有楊士奇袁宗皋其人不特此也黃淮以中書入許贊
以推官入陳鄉以山學教官入又甚而俞剛以生員入矣此皆
祖宗朝故事何嘗必拘于詞林而其中相業琳瑯行已端楷者
爾揚之取重中貴求一面不可得是亦內外兼用之明驗而無
忝枚卜一番諸臣紙被墨瀚以用外望之銓部望之閣臣而每
于祖宗之衣鉢曰吾以守吾例也視　祖宗之故典又不若一
相例之可憑見言者無以自解故階外臣于尾末曰吾亦存若
人也總亦塞責之陋規何如不列之爲愈臣願皇上張此　大
與謂去窠臼其號名　上請也必一內一外相間而列爲　國
與事誠義不爲銜門爭情面今茲世而下紀天啓二年御當

陽首奉枚卜相臣宏開新燕兼用外內之制從茲弃孤吾　君
吾相不均荷其休歎此臣所謂論相之局不得不與若此道至
于相臣之際當一時者亦自有說蓋自張居正以權閣獨而繼
者遂倣措相爲江陵出原之縱化爲總指之笁如沈一貫朱賡
至今稱若不已夫未有廟堂之上出也交相以恩之臣出而不能
厭其望也又豫吾以爲之急得有功而而後繼則何
以故以由歸於太保直欲避權之名不能責今
何將也夷酋跳梁兵餉缺之利害判于後先功罪決于片言
下倫則動從停閣會議則築舍道旁與衆和衆口均
無當于今之相要在實見得是即一直擊定騎虎尾而不辭衆

議僉同即當下處分負蛇矢而不懼斜封墨敕之降力能封還
而不使外出聖意傳宣之辈誠足感動不使內璫作用欲如江
陵而去其驕但荷欲如江陵而既其剗托爲虛遜甄言首
輔分功不言首輔分咎即十輔而僅同一輔之用其何取于添
際實之同心夙夜之謀斷可做而行之二三輔之道盡而孫證
者雍容論道調燮者分次行邊出將則入相之人而何悖于制
用之以平章出鎮宋之以參知經略可做行也此皆相臣之二
說而首領相之居當一更者也尤望會推諸臣去挑李之私化
門戶之見勿號戴以市恩勿占風而投影務求真正幹濟以登
爰立　○大學士孫承宗藏兵當以座大計慎使命以嚴大防疏

曰適聞 欽賞既頒而又特遣近侍、勞使臣以不擾動地方、
以無虞仰見 聖心爲天下大計周切詳盡臣何能仰贊一詞、
且內臣原奉 命支割器甲金幣未有 與兵務之事臣方將
與文武將士仰藉 天慈誓捐頂踵何得有言但中使關涉兵
政自古有戒諸邊人竊見 皇上命使不遣各該兵略大臣而、
獨遣治兵內臣又不遣一人而更以四十餘人明附 敕旨遂
各相疑議一詞 皇上特重邊人不難勞親近以遠慰組練一
劑 皇上或不信邊人特擇親近以體察情形夫以邊臣治兵
無狀不能仰釋 皇上東顧憂勞敢謂體察之爲疑獨是主兵
之臣所賴令行禁止以抗蔑軍中惟是仰藉 皇上信任威靈

而體察之說一聞即主兵之臣心搖搖不敢自信又何以號令
文武將吏而令其信語不云乎君子善謀小人善意切恐諸人
意之而生不信之心則主兵之臣且爲輕人一二兵臣何足惜
獨天下輕我 皇上之兵臣而法日窮又聞諸內臣欲從北邊
來臣向以皐車巡行邊人尚爲驚皇而今以水雨荒疲之後又
諸夷要挾之時令各該將領罷邊務而逢迎貴人各該士馬釋
戈甲而供應雜役俱屬未便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恐
爲慢 天使遂無以仰對 聖明慰勞邊臣之盛心臣欲諸將
吏俯首而事貴人則恐向來所培養挺機以養其飛揚強毅之
氣稍稍見于肩聽而一旦頓銷鑠于內外交際之文又恐無以

仰副 皇上鼓舞豪傑之機意即今 天語既頒、命使既行、
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使不可常其或以創而或以暫
而爲久天下不明于 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
不信大臣之意是皆足以害兵臣願 皇上旋于兵事之餘使
臣無以此行爲勞今諸臣先作 皇上德意無以觀兵爲威
諭以全政體以昭 國體 御史霍鍈奏國史期于傳信既曰
臣惟宇宙有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黯然之日而人心直道耿耿常存
霧盡烟消天光立見有世道之責者要于此際剖明以存天理
關係良非細故乃邇來諸臣建白愈出愈奇黑白混淆是非倒
置豈其稍懷異心共操入室之戈相持以犯天下所不韙無亦

同此忠愛之發而偏有所屬遂成水火之形亦有共此好惡之
公而意有所矯乃決玄黃之戰究使言路蓁蕪世道淩夷白馬
清流自貽摧折而 國運隨之臣爲此懼請以其大者一爲折
衷以醒當世人心可乎夫春秋之法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
不得赦即或遺于當時尤追誅于后日此三綱之所以不墜一
統之所以常尊也至所以寬假者以愛在 君父遂遣誅討之
公舉數十年窺伺之奸久已敗露人人所切齒腐心思啖其肉
而不能者一旦爲之洗盡凡爲臣子中夜思之忍乎不忍乎敢
乎不敢乎借曰爲親者諱爲尊者諱春秋法也此亦謂失在
君父臣子不忍盡言特婉詞云爾若 皇祖與 皇考于父子

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義盡超出千古天下後世寧
揚　聖德之不暇有何可諱若夫禍積于歲月之久難發于倨
處之卿情不及覺事不及防此亦　先帝遭逢之不幸非有䁥
聯心腸猶以燊示人者則又何嫌何忌而必使　兩朝實錄强
爲亂賊遁𨒪而大失其真乎抑謂　册立分封從前遂可無疑
則張差之事不見于儲位已定之日平臺宣諭之後遂可無
疑則崔文昇等之事不見于　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竟有
此事也此即善爲辭者必不能爲持挺原未入青宮泄補之
藥原未嘗文調而丕達于　御也天下自有公目臣民自在心
知並在人情疑似之際懸虛而斷乎益至縱爲最易總此線索
　[illegible]
一條而　垂簾之說傾後欲傳向者衣缽乾清久據其可寒
心向非揚漣左右斗諸臣拚命力爭二三元老維持左右　聖
明在　御思義兼隆臨機決策毫末不爽天下事非有智者不
可至今佼義忠臣驚魂未定爭一追論輒致疑亂臣賊子之猶
幾　天誅思一得當以申沐浴之請乃無端而力開四面之網
則臣之所大不解又其甚者　三王並封一揭陰陽近合于
國本未定之時此固亂賊戎首久爲人所唾罵而不齒者亦復
比之洗月虞淵之華乎夫事無與萬世之名義情不係於一世
之倫常又不關于誅亂臣討賊子之大法或猶可悉以岐趣之
見惟是非常之事臣子所疾首痛心而不能自已者斧鉞之誅

從古無有二義者今此義常明而不晦則此言亘古而不磨
中國之不化爲夷狄人類之不殄爲禽獸全係于此臣之所以
反復思維而卒不能已于言也倘執南史之筒者此有虞焉據
筆而削略不假借亂賊之陰謀陽惡自昔而兩朝之止慈止孝
自彰　國是定而世道賴之知我罪我又何担乎抑臣于是而
又有感于持論之不平者紛如也東事諸獲職相尋大要法
紀不明以致喪師辱　國熊廷弼剛愎自用致憤　封疆鉄案
已成于我不易議宜速正刑章以快公論而必誅延蔓引旁及
多人無乃苛我　皇上猜疑外廷之漸而開傾危者以羅織之
門也自既任封疆陰賊衛中委而去之即憐才有心何能以撫
　[illegible]
民欲虜之徵長揄其喪師失地之大辟如必欲寬一化貞以其
一廷弼之罪正恐廷弼之鼻只有廷弼而反借化貞得一幸免
之例可不深長慮哉況同此遼陽被逮經撫厥罪惟均何至棄
街之法嚴于經而寬于撫嚴于今之經而寬于前之經與撫此
則議論之不平者也又如遼東巡撫方震孺揚一桂陳士廷同
論以　覆事壞也白簡森然誰能寬貸第恐在巡方糾劾功罪
者不識與　封疆守禦之臣當有分別否募兵御史游士任與
何棟如向朔先闢議以糜餉多也招搖過里誰信其爲念毋受
過但竊有餘泉之兵業已分發各處不識與旋覓遊捉私販軍
根之賊臣又有分別否罪異而罰同恐非所以示懲也又如安

首發難兇鋒不可向邇人情觀望畏足不前乃有奮不顧身之馮勞謙首先赴敵解重圍而出會賊于木火此援蜀第一功率何以不與戴君恩等同沾優叙妖氛猖獗虐焰彌 天來斯行提一旅轉戰于廣川東崗之間所在皆有奇捷此固道臣之能然非天津土兵招操有素不及此至今優叙未及于繇縱爾厥初招選兵將之臣自撫何以不與李邦華并入紀錄功同而賞異恐非所以示勸也諸如此類既覺臣心之未安必知公論之不平因并一一拈出以備司衡之採擇伏乞 嚴勅臣工各捐成心以維直道以明千古綱常與乾坤相為不毀諸論悉平明之休賞罰合是非之公如此而臣受和衷之益 國家享和平

之福矣○以禮部左侍郎孟時芳充 實錄副總裁○四月貴州巡撫李摽叙陳新撫救援之功疏曰自貴陽圍解職有報捷一疏為新撫臣王三善稍叙其槩然從前半載苦心堅忍之由及臨期七日捨命赴援之力新撫不言職又不為之言誰當言者職在途追憶圍城措餉賞幾許心神當事謂防受幾許愁謗總為此一片城池數萬生靈而日久無援財盡民窮兵驕將悍衛民之兵盡是殺民之兵護民之城池反作坑民之陷穽是時不禁殺人不可禁殺人又不能情法並窮矣哱俱碍即鄉宦衛淵民倡義損貲破產贍兵猶不免掠兵家而殺一兵女其他可知職竊念身家不死於賊則死於兵婦女數口擬以一刎聽其相機自盡尚有十歲之子七歲之孫不能殺職又不忍殺之職妾馬氏曰父母死而子生生者不義妾能生之亦能死之願投火藥一霖足了大事毋落逆賊亂兵之手職泣而許之嗟嗟此時此景慘動天地職捐此身家委之劫數猶無奈二百年城池竟百日僅苦付之烏有切恨死有餘辜孰意日遲一日有新撫臣之兵從天而降救此幾山熱水還之 天朝救此殘卒遺黎出之苦海哉說者曰不有守者援亦無及職則曰不有援者守終無功嘗試譬之職等如水火中人救援不至有俱沒俱燼耳自遵自受無可奈何新撫則望洪濤而投足觀烈焰而引手非有一段血誠俠骨誰能強之臘月之援不至職等不過以身殉之

何益封疆且安所得功又安所得叙功人而累累陞之賞之為此職所以轉思轉憶職之苦又轉思轉憶新撫臣之功也新撫與職共處二十日荒凉城郭不能具杯酒勞苦獨有彼此骨立相弔職經年不見即報從撫索觀數本封識宛然職問之曰曰來止辨討賊無暇觀觀之徒亂人意耳職服其立志之一從征將士有護職入流者沿途指點何日進兵何日扎營先登報捷者何將奮勇殺力者何兵言之甚悉乃知昨歲十一月終楚蜀兵不至撫臣不得已召諸將諭之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能來矣吾輩死於法亦死死於敵亦死爾其效之於是命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為右部命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

從郝勻進爲左部而撫臣自將二萬兵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
當賊鋒人有議臘月不興師者撫臣斥之賊服其決機之迅臘
月朔窮日之力欲抵新添人有言部署未定盍俟諸撫臣曰毋
庸兵貴神速二之日次母猪洞三之日次新安去新添四十里
矣是夕合營大驚報賊至衆議退兵撫臣曰退則蠢擾耳吾以
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知爲奸細訛言使我立不定又是甕
城河積危哉賊服其從定之識四之日命劉超爲前部抵龍頭
營探形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聲衆服栗欲止撫臣曰前
驅遇賊必有退者吾當爲後勁遂策馬而前未一里而捷音至
曰劉超破賊矣超兵遇賊果卻超下馬斬兵二人持刀斷賊一

標有賊首阿成號驍勇特甚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
披靡適撫臣之兵後至大呼齊進奪龍里城賊四門齊攻復大
戰卻之賊服其敢勇之氣五之日住龍里城衆議曰此地去省
會四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量而後進可乎撫臣曰此行累戰
日程爲必執之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多寡宜急擊之
六之日侵晨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視者始知撫院自將意有數
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紿其衆曰吾當增兵來助遂遁去
賊衆相率退屯龍洞我師遂奪高寨七里沖之險七之日進兵
畢節賊步騎如雲觀者失色孫元謨將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
之賊死無算楊明楷舉烏羅司兵如牆而進賊亡奔所棄輜重

器械山積遂乘勝抵城下賊與鎮道各兵之入城新撫不可曰
賊去未遠兵心未定吾主帥也不可即安遂營於南門外授上
設帳大雪中次引移營宅溪賊聞之遁道陸廣河外賊服其決
策之審此一舉也人危之者曰奇着險着有幸之者曰天助賊
曰雖雖否否夫以二萬餘遝遛之兵捷發於一旦及龍里而賊
不知及圍城而會城不知何謂非奇撫臣一書生耳將孤軍深
人而不顧苗賊之截不慮糧糗之之何謂非險以二萬師當十
萬衆奪氣屢勝兵不血刃而僵尸載道且進師七日天風清爽
退賊之夕雨雪驀至何謂非天然而非然也使人人畏奇着必
尋平着畏險着必尋穩着比及平穩時求黔城官民於枯魚之

肆矣即云天佑何日無天何人不可邀天必待撫臣下奇險之
着乃恰逢此或然之數耶且如賊所云立志之一發機之迅堅
定之識敢勇之氣決策之審天耶人耶乃說者因其從舉之捷
咎其前事之遲嗟嗟撫臣之遲得已耶不得已耶兵之不得不
遲其咎獨任之耶衆任之耶賊自聞甕城之敗每每致書新撫
諄諄以分路進師選將擇兵解散苗仲多備火器爲要着此數
事非數月工夫不能了究竟師出三路賊不能併力以截我者
形勢分也走數百里寸寸賊巢而無爲賊耳目者苗仲散也龍
頭斬二退兵誅一首賊而得勝者將得人也龍洞之捷衝鋒破
陣者得力在火器在烏羅兵也此誰非從遲中得者遲而無及

則賊等之命封疆之不幸也遲而及及而有効不至如四月六
月援兵勞而罔功輕而僨事則撫臣半載邅回之苦心七日衝
鋒之定力職烏得不表而出之以為酬功之定案哉伏乞 皇
上褒揚促其専任責成仍 勅諭撫臣集思廣益用謀勇之將
收一戰之功併收萬全之効而各省催兵催餉毋以畛域掣其
肘一時小勝小敗毋以議論撓其成則不負新撫一番之敢戰
亦不虛職經年之苦守矣〇貴州巡按今陞太僕寺少卿史永
安疏陳滇平疏曰貴陽之圍解也皆繇撫臣王三善親身督陣
道臣何日升岳碧前驅故將領爭前兵卒用命能以寡而禦衆
以勞而破逸孤軍而脫十月重困即此便是奇功何必論新舊

哉第賊潰矣而尚以全力歸也奔渡陸廣矣而四十八支頭目
惟安邦彥先飛於銳其餘偷於食息也河以内之疆土尚延奈
千里也烏得而易視之使少除更加一番鎮重振旅河干佯為
掃穴或駕言招撫姑以緩賊必不敢輕出陸廣我可以先固
根本一面將續到官兵自龍里以下處處布置鎮壓苗仲疏通
道途僨糧催餉充實會城一面期會蜀滇各路并進賊雖狡能
出吾掌握乎初撫臣迫於倉庫之空虛而計困糧於敵遂決其
乘勝之險着而希旦莫收功焦 天厭賊惡而奪其壁一鼓掃
蕩之不亦奇舉哉無奈士卒不飽採取易窮險易未審倉皇深
入遂使賊得肆奸而有兩河之敗據各道將禀報有謂先鋒楊

明楷率官兵萬餘於去歲三十日渡河札營於三十里地外正
月初七日拿獲奸細吐供賊糾大衆於初十日接陣遂差人報
劉副總發兵接應副總不信兵未發而賊果於是日以數萬至
矣明楷方奮勇抵敵黎兵先潰電光營兵亦潰兵將奔迯溺水
死者不下數千明楷未知下落有謂因採取浮糧賊乘營虛之
虛而擊之殺傷將領四五員楊明楷竟被生擒者有謂前後參
差南北矛盾致有是敗者有謂西賊糾闌酋與安效良等衆并
力而攻陸廣復并力而赴鴨池與張總鎮交戰賊衆我寡勢不
能支遂退守威清者有謂黎兵因五月無餉浮糧將盡無處採
取又見賊勢重大各懷歸念未交鋒即於十七夜遁而全營變

兵亦遁何監軍見勢孤遁同張總鎮退回威清止獲商遊擊劉
都司等兵黎明被賊圍掩及冲突而出賊乘勢追擊以致各官
兵余復奔竄不可安撫繇是遊兵絡繹潰散而下道路傳喧人
心震動遂致苗仲復肆恭囊龍里復為占據據廣西監軍道副
使周里報從龍里以致貴城被刼殺者屍橫四十餘里向參議
何副使劉鄉官孫鄉官楊舉人馬指揮門承差運糧楊通判或
家人被擄或子媳盡係或刼其輪扛或搶其本揭軍師李世將
率兵三千被賊冲營幾損其半噫乎如此阻截何殊未解圍時
之光景況下而重安楊柳一帶所在流刼亦復如是目今省城
閭斗米至銀五錢矣雖戰之暴骸百餘食之僨尚遠切恐危懸

巳甚如之何也有續到之兵無續到之米無可柰何而言撫樹我日操术而兵則並獲其囊飯並擄其妻孥既無之後害之一關敗頗橫起流劫則實傷之緊誰之方且寄之苗仲從賊尚爛心於我今之苗仲從賊再言撫誰肯一心於我況我日逐於南仲而官兵則並打於苗兵即避難深峒者亦不能保其孥痍是倚之守禦緩林耳望而樹無糧之可乘且新到之官兵難以協方待兵之人土未定驚魂傳聞逆酋攻威清不得攻平府不得複返而札營於河岸倘狂而猝至城下大勢將有不可知是餉一卜不通則會城之生機一日未圖援米一日不運則會城之人心一日不安今日急着惟有蹕龍里餉道以通會城疏清平

餉道以通平越則蹕龍里餉道非亟除何中蔚不可蔚一孔息然今甘心從逆經年截殺罪惡貫盈而數百部苗剪除亦易惟得一重將督鎮新龍相機取之當如探囊今督臣已催施漢兵二萬将到付之總理督欽管領則此路可以料理矣疏清平餉道孫家墳重安等處之惡苗不可化此苗幾則出叔官道急則遁竄山菁雖以遽言掃除亦惟留一重將設萬餘兵留鎮偏橋上下把截苗自不敢出臣欲督總兵麻鎮當此而業往廣西偏洲城兵去矣切計總鎮張彥芳部兵飢已甚皆兵不聽其約難在會城實爲贅疣不如調之於此使其招集調兵扁清此處庶人地相宜不至稍其驥足也然此一匯管關係最大當兩河進

兵時臣毎慮酋勢急逃或出烏江出泗黄沖突偏與以塞我咽喉則清平而上皆成釜魚一處及此汗即浹背當除夜猶發牌嚴飭哨探令新添廳禀稱拏奸細一名供稱賊已入山菁昨陸廣鴨池之防戍者實今酋兵七萬詐欲分兵自渡鴨池以下偏其與阻截糧餉等語是賊果有謀矣大抵黔所倚以爲命者惟飛越之咽喉斷則黔之事去矣非得一鎮撫駐札豈得無虞哉是在當事諸臣之留心也今日大衆又非合蜀黔而爲一不可欲合蜀爲一非共一總督不可今兩省之總督分矣分則各顧打疆而不相照應不知蜀黔合則水藺之勢分蜀黔分則水藺之勢合使我兵進搗兩河時蜀亦進搗紅巖則藺兵何暇而助

水西乎又使滇兵亦進搗烏撒則安效良又何暇而助水西乎是欲搗巢不得不期會以交攻更不得不設五省總督以專調遣爭征發而后呼吸應血脈通此理勢之必然此今督臣楊述中誠可當此重任但以蜀人督蜀不知於倒合否如無礙一則逢旦夕之期會一則以省添設之煩議計無便於此至遵義一路係蜀黔之要會水藺之后門當亟慶恢復時黔當與朝宜等各省烏合之兵萬餘即聚於此且開道聽督到城中路途未甚阻塞使督臣張我續而出此路便可數日收拾黔矣后復被賊窮搜有言今已恢復者然未恢復大兵一到猶聚之寇當即解散亦惟精一大將統萬餘兵坐鎮此地以通蜀黔道路且西可

以掣水藺之肘東可以壯瀘瀦之藩遠可以與與偏壁勢相倚
而消逆酋冲突之謀近可以聽進攻沙漠而爲直搗大方之舉
借足賊顛首頷尾勢將自分而陸廣等處自可得志督臣已詳
及此但不可不早圖之耳又自省而上至安南處處賊巢處處
當備使於黔滇之兵果將瀾城至俾其漸復安順而暫駐之約令秦
將許成名劉可黃□副總張鶴冲土司於勝龍等伺機勦撫
滇沙斜崗以通滇黔道路益黔可以得滇之力矣如是則滇黔
交得又用又何難擒逆酋之魄而制其死命乎不然自黔而□
□心□楚自黔而滇路必由粵西往近動踰幾月機宜變在呼
吸之誤總督調發不來亦何濟於緩急乎願急著督臣大舉也
十六閏月□□紀 卷之三十五 天啓 五年十月石居藏板
有備有餉則可圖無糧無餉則終成畫餅當解圍后楚兵勇西
兵其石柱司兵絡繹至黔者不下數萬餘聞省城官兵亦過三
萬矣皆因無糧餉逃亡殆盡夫聚之數月不足者散之一日有
餘前此所費金錢盡付東流不亦甚可惜哉臣前疏所 請二
十萬兵三百萬餉留全楚之漕糧耗米蓋以供黔益亦揆時度
勢非此無以討蕩乎耳近讀督臣一揭大約謂實得餉銀五十
餘萬而前此已用過百萬矣此百萬之用僅解得一圍城而勦
洗所費不貲可知是在 皇上 垂念西南半壁 亟勅廷臣
設處地實籌畫一番如臣前疏所請數目 庶發濟急無借
小補而慨大計庶使督撫諸臣得以轉乎而逆之巢穴靖之數

千里封疆以還我 皇上矣顧師行糧從自古記之有糧而無
餉尚可濡之日月有餉而無糧又安能待於須臾夫全楚漕糧
耗米不知一歲之總數幾何但以二十萬兵計之百日而用二
十萬石況黔之一線□通九冊羊腸不惟患無糧且患有糧而
無轉運之術則糧更當急講也然臣猶有說焉豈能拔賊解巢
而上之則上易示德下易感 思倘人非國士一戰倖成報以
布衣而登壇不惟將來窮鼓舞之術而人無根蒂且有飽則颺
去之虞矣況勝則破格而酬不勝則優容不問不知威之統知
德乎□□□總督一家蕩惡掃氛皆一人今聞南將與北分統
以矛盾之參差解圍之將與城守之將又分恐以掣生領
一六閏月□紀 卷之三十三 天啓 五年十月石居藏板
亂非當事剖藩籬平心駕馭則陸廣之鑒不遠矣戰守機宜難
以臆決而與情地利惟土著之人能悉之廣益於眾獨斷於己
則奇正變化自有不可勝用者威嚴可不濟乎羣策可不集乎
此一時之對症而潛備其藥石者也三百日苦守之羅土實不
能忘情敢效操觚之說如此懇乞 皇上 勅下該部酌議如
有可採伏 請施行則 封疆幸甚 臣草疏畢即得新按臣奏
內都勻圍尚未解而銅仁之紅苗思州之黑苗羣起爲亂逆酋
近日借牌造橋直欲過過鎮遠等語固逆酋之首是謀久也臣
疏言當復遵義議總鎮鎮偏橋正以防之倘戶牖不緝而狡賊
巢冲突至此乎則兩江九股諸苗當一日而翔附者數萬點事

眞有不可知者。請淸平而上盡成釜魚。豈危言而聳 聖聽

哉。念及於此。 皇上之 發餉與楚粤蜀滇諸臣之引手誠不

容旦夕而待也○戶科[illegible]尚忠疏請 勅命詞臣編 建文年

號追復位號並復所死[illegible]節者祀謚仍節友并陳迪[illegible]俱請贈謚

黄觀王良錢鉞練子寧陳思賢八人其妻子節孝忠貞者宜令

從祀本省廟 聖朝無缺典爲世有信史矣○五月御史吳甡

[illegible]人與疏曰臣惟自昔盛王莫不崇尚風教雖時當衰

[illegible]西征戰不遑寧處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誠以

治亂之原係於教化而風厲之術倡自 朝廷又言[illegible]倡率不

端則人心日偽人心既偽則風俗日偷廉恥之風衰而忠義之

節衰斯道否塞國運隨之如秦皇梁武之世可爲殷鑒伏願

陛下遵 祖宗之成憲追哲王之芳軌黜闇王之衰習端風教

之首務 勅下禮部預爲備舉或待仲秋或俟明春幸臨國學

躬行釋奠禮講習聖經寵進儒雅仍博求海內經明行修之士徵

詣公車如李光縉陳繼儒之徒皆卒生儒明經義以庶幾執

經問難之風又如詞臣文震孟磊落倜儻素志忠孝感時念殷

報 主心赤偶以字句未簡致被嚴罰夫非 陛下首拔之士

歟何斥之速也夫翰苑淸華之地但知涵養元氣坐致鼎鉉一

有諫諍便詫爲異然 先朝如岳正羅倫舒芬皆以直諫者屢

詞林至今猶賞其直不罪其戇如震孟輩正未可少倘旦夕

賜環列在經筵必能剖忠陳讜開悟 聖聰此皆名儒有關經

學故臣纔及之昔漢臣匡衡論政治得失謂長安 天子之都

親承 聖化遠方郡國於此則傚此教化之本原風俗之樞機

宜先表正者也○虜復遵義 時[illegible]賊尤朝[illegible]雜[illegible]鄉總據 借[illegible]城剿將李[illegible]府傳泰將

一面親帶大兵二千分布各路突攻先將號千里[illegible]請戰於九

援[illegible]先朝所令頭目[illegible]兵[illegible]擊[illegible]又新擒十

三級截卸請賊逃走遺追南城外[illegible]十[illegible]并黃器

據馬正於二十二日入城分扎四門搶掠出示招撫無疑民至子

城內民男[illegible]大○安鑾率妻子部衆來降 安鑾爲奢寅台管 監軍道邦清謀所

半僅存[illegible]兩[illegible]

以拒之密書副將吳良龍諭其心交僧人丁相說之又使臺

親諭文富[illegible]詣之奈爲[illegible]聞[illegible]等奢妻石氏幼子安住高局入

大衆之計下[illegible]白京兵級一面付大河口扎營十四日與賓戰

之是[illegible]揚應芳前去宿諸安鑾心服大會事劉崇

總[illegible]其事[illegible]等前來密諭厚賞以結其心察臣歃化安鑾

亦見其實讀服向順之念愈堅隨即轉約良柱助兵擒取妻子

粟料良柱未必發兵亦借以覘我虛實良柱深有此意一面偏

令羅安良進[illegible]公差以享賊一面黙遣親兵舍人侯國藩等一

百餘名負多帶精利火器渡河同臺部兵於十五夜經三寨徑

抵寶天鼓不知我兵多少將圖禎帶兵先走餘衆倒戈叫安鑾

當將安石氏并安有嵩盡數擒回并擒黃三寨及黃墟二坪偽

都司盧安等計五千餘口即日渡河良柱先令多兵扎營河濱

接應并安塔浮橋接引齊兵李宗口過江當賞安臺併伊子安

在嵩[illegible]級一端三兩銀牌各一面冠帶一副付以良柱黃益替

歸二兩銀花鼓樂迎送其餘犯目送一疋賞仍令安臺父子及

偽官盧江盧淮趙興朝劉崇德羅加旺唐忠韓富王永經趙廷

富韓吳鄧明才蔡成榮姜榮欽田巖等前來投見趙遵隨有臺

[illegible]府國禎部兵三千願作嚮導引官兵攻取立功楚以彼臺初

來不宜建捷立功之志故[illegible]讀書乘 以

收全捷料奢寅等亦可計日而得也 ○朝鮮國王李琿爲其

侄李倧所篡 按李琿原以前王李昖次子得立素稱仁柔李倧

其親侄也走馬試劍謀勇著聞眉聚耳垂妾委表偉

異常在李琿左右用事掌管華扎之役入春因見李琿有疾遂

忽謀逆先令心腹陪臣避說付平山節度使李貴發精兵馬五

百詣赴王京防禦又密約繼祖母王太妃於三月初九日在於

宮中舉火爲號李倧率李貴等指以救火爲言領兵入宮劫持

李琿於烈婚中以死并其世子宮闈尤左右親信之人俱行殺
戮議政府有自盡者本月十三日令王太妃仗義執言數李琿
之不忠不孝而暴其罪是日李倧遂即王位又差官立殺李琿
守臣朴燁并鴆紅江邊郎過數其元年冬月稱遺叔鹵引賊過
江脱逵人而誅毛帥是所藉口以報 中國者也李貴今爲平
綜親臣日侍其側面又以宿將張晩爲總兵以守鴨緑用內賊
韓稜謀爲平國宗總兵以鎮王京又令通官傳語於齎使孟推
官日旬來窃于不以并力遁奴爲名令我正不以渦浣爲恭而
專以移動爲恭又日一向小民窮苦今助兵則可其供億亦悉
常若以資物爲恭則不能從命今各爾政刃從其發 天朝
使臣須於之平府害我國以救哉 什各官具禮見亦毀勤卯能
而諸從漸不逮嘻昔吳李暉之事 天朝寧心竭力彼國老臣
有奇撥佚駐者皆所業從而少年新進之徒或多不欲兼以供
億可將國人昔之今昏濃日久月以爲眞病者有蔑制顧之
辭又已於深苦以逆者
乃不實其意以不見也〇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篡逆疏曰本
年四月十八接得援遼總兵毛文龍揭帖爲戡定正義以安
宗社事內稱天啓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據朝鮮國議政府左議

政朴弘者等申前事於三月十三日承奉王太妃勅旨我先昭
敬王不幸無嫡嗣先於萬曆三十六年間奄棄臣民惟子琿居
母位乃將先王遺意以已故妾金氏出兒謠邵璉請爲承襲節
次陳奏 天朝欽蒙 皇上特允封典而嗣位以來失道悖德
罔有紀極聽信讒言自生猜隙不以子爲母戕害我父母虐殺
我孺子幽囚困辱無復人理彝倫斁絶禽獸一邦屢起大獄毒
痛無辜先朝耆舊斥逐殆盡惟姻婭婦寺之徒是崇是信政以
賄成昏墨盈朝撤毀民家剏建兩宮土木之役十年未已賦役
煩重誅求無已生民塗炭嗷嗷度日不特此也我祖先天朝屏
竭誠個二百年有餘況我先王壬辰倭虞夏擾前世在位四十
年居常對越無敢或息而嗣主乃忘 恩悖德用侵 天威背
府東來義聲動人家臣不誠未發同舊神人之忿至此已極
宗社之危有若綴旒何幸大小臣不謀而同合詞舉義咸以陽
君綜仁聲夙著 天命攸歸仍於今月十三日討平昏亂已定
位號以嗣先王之後弄爾從叙宗祀再安咨爾政府備將事意
具奏 天朝一面咨會督撫衙門以憑轉疏具 奏欽此欽遵
早職等竊詳 天生蒸民樹之后辟蓋欲叙彝倫立綱紀上奉
天朝下安黎庶以光海邦之初嗣實惟我太妃具奏 允若也
不諒大義徒信讒言悖德失道之狀實如 勅旨內事竟使二
百年禮義之邦不免禽獸之誚滅絶天理斁喪人倫上得罪於

天朝下結怨於萬民其何以君國子民承祖業乎在是諸臣請
陵陽君主臣民乃昭敬王定遠君之第一子也自少聰明仁孝
有非常之表王異之養於宮中屬意重於諸孫今者人望所歸
太妃克循先志承襲特另差重臣具疏奏聞於 朝廷外等因
到鎮看得朝鮮向來奕世忠勤本鎮得以駐師牽制實借其力
也然流離無累糧之衆兵卒之隔衆之糧又盈盈一海仰食
天朝縱其借糧措勝謂非屬國之依不可少有阻撓亦姑爲容
忍不意於本月二十三日據朴弘者呈前事始知清大變臣民
廢立出是太妃之金者歷數李琿之不君十三日立嫡孫綜權
知國事民心已歸萬口一辭大彰法紀卽召廣寡謀逆臣鄭遵

等首即卸罪明心之舉益知悔過之萌遂使事勢如以奏實
懇乞轉 奏鎮係武弁罔知可否因據其臣民推代位分己定
況今夷狄竊發之際東西多事之日鎮惟曲慰溫詞 無意外
之虞雖然鎮居其東稍知始末今倧求申合無揭報該否承襲
得無僭越請乞 上裁庶與僅做遐荒封可定而進勍有依矣
等因備揭到職該職看得君臣之分等於天地無上之罪春秋
必誅原分之變綱目惡書凡藩國輒自廢立皆法令弛人心
變亂之漸也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震薄東西隅頻尚撻伐
射張討日授首況有朝鮮李倧之異變哉夫李琿之襲爵外藩
也受 皇祖之 誥命王箕子之遺疆雖稍柔靡未聞大過已

十五年矣自遼興師以來供餉助兵慕義效順使臣絡繹奏章
恪恭亦足嘉者何一旦遽廢置乎據稱李倧爲該國之嫡孫且
爲前王所寵又稱琿立太妃實爲具奏得允者也夫琿既奉
命爲王則該國之君也倧雖親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
冠履豈宜倒置乃云討平昏亂何其敢於無君又云正位號何
其敢於專擅也即琿果不道宜聽太妃具奏以待 天朝之命
投宸另置乃成法紀何今以臣篡君以侄篡伯頓使 天地之
大經一旦攸斁而萬古之倫常遂致戕滅而不顧也不意 聖
明在上而敢越志橫行所當亟爲聲討以振王綱者也倘爲
封疆多事恐勞師害民當 遣使宣 勅布告彼邦明正其罪
使彼中臣民曉然知君不可易亂不可長亟討簒逆之罪復包
廢之主大倫大法倘不致廢若果李倧迫於絕命臣民歸心亦
當令其逞避待命而後 朝廷徐頒赦罪之詔令其祇奉國祀
如 國初之所以待李成桂者亦 皇上不愁之感俾華夷皆
知有共主不敢違焉弄兵以圖存名器此又不得已之議然職
猶有聞焉煇境往來員役有語朝鮮舉國皆欲從倧而討李琿
念昔年禦倭之 恩望報 中國因羅今日之逆而李倧又係
倭夷之壻發言之舉實借倭爲之備如此也則倧可北聯夷南
通倭舟楫托倭所慣習截奴以來海上之事將大有可慮者
職接報之月偶彼虜賀陪臣李顥榮等梁時獻還國之爲職且

從前之故因以其事告之意兩臣必痛苦流涕有不欲生還者
而兩臣應對如常若事外旁觀則該國之人心大緊見矣此職
之所以駭聽痛心指髮嘔血亟請 廟算爲肘腋藩屏計長策
也伏乞 勅下禮兵二部酌議施行○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曰
李倧之事臣以爲不必議討者有三而其不可遽 封者亦有
三李倧篡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爲李昭之孫李琿之侄枝
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卒多歸向今若經言廢置必當先
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遠騖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
者一也通奴之顯跡未著享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即位數令煩
布國中咸以恭順 天朝爲念以協力助兵爲辭豈其以此翹

前王之罪過而勢自歸之萬一更置不得其人違愼即速厥封
良左是不必攻詰者二也李綜募兵之後每有公移與毛帥往
來固非大有偽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刷銀往安州糴
五千亦求與羅總之毛帥之居假島四面皆水與前駐宣川
時依倚朝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攻詰者三也惟是
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膺斧鉞李綜以臣弒君以侄
弒叔既逭　天誅遂叨　封典煌煌　綸音條加匪人彼其予
禮義之邦將無爲有識者所笑是不可遽　封者一也李琿之
事　天朝也甚謹助兵於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
之日其有功於　天朝也甚鉅彼國家今所謂欲加之罪何患

無詞也若　中國不爲一言昭雪而輒　封弒逆之人幽冥之
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之地下是不可遽封者二也李綜素稱
狡猾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　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尚
屬叵測據其咨文雖稱權署國事然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
王之政全無辭尊居卑拱俟　册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腸遽難
方物大慮觀變向背倏忽是不可遽　封者三也以臣愚見固
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不可遽與以　封爵
之榮使其徑而成玩俟其請　封使至止收其　表箋□切方
物始寄別所即令來使言旋賫　明旨詰問要見李琿是否當
誅李綜是否當立俟其輸服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不則俟

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而後　封之庶幾操縱在我調衆互濟
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天朝之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
戢矣議者又欲遣官前往查勘臣處不循不可但官卑則不足
以示重於外夷官尊又恐負固不服反有褻尊　[illegible]似未爲
得策也至於以後　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鮮者寧希勿多
寧簡勿煩仍令謝絕一切交際毋得黷貨致輕　中華此尤與
[illegible]者也伏祈　聖明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者
夫[illegible]官孟養志轉餉異域大有賚於軍需出使屬國復不
辱于專對并祈　勅下該部查照臣與餉御史江日彩原
題推遷　疏內將推官孟養志與都司黃徵恩遲官王文憲等

一體優叙孟養志與復原職加同知銜咨部除授黃徵恩加以
游擊職銜王文憲等各加守備職銜庶勞功不泯而人心競勸
矣○御史游士任請于討賊之中神滅奴之用其言曰臣居葛
沽得海外之報最遲初五日始見撫臣袁可立有屬國擅行篡
主之疏而鎮臣毛文龍之揭又至臣方卧病忿然而起不覺髮
指又思軍機所關股栗汗下急欲草疏以　請討又念臣恭
旨候勘之臣因鮮人一大變却是我滅奴一大機也然善下此
着便是滅奴之大機不善下此着反破制奴之大局臣安敢嘿
嘿而不爲　皇上陳之令　天朝之所以責鮮人者非責以篡
廢乎責以同讎乎而鮮人之廢李暉也有王妃之勅旨焉曰志

恩背 德罔畏 天威也、日箕應不誠、未發同謀、此鮮人列李
琿之狀、而爲之名也、而即可以知李琿之狀矣、 請即以此爲
罔罪之法、臣去秋之疏有云四日五日以後鮮以增夫啟于勝
奴修案此亦先見之幾、等語事、到於今忽自漏洩、罔畏 天朝、
一面擬差重臣、具 奏則猶有凜凜三尺之念在、正未忍草草
也、臣請 皇上特遣風力科臣、賫捧 聖諭往彼、曰爾爲大臣、
作王心膂、當琿通奴、爾胡不諫阻、詎代下令、令邊臣鄭遵等作
見狀志、 恩背 德、當自爾始、則議攻府無辭、又出王妃占問
之、曰、通奴一事、使出於臣下、而琿曾不知、則爲主昏昏可廢也、
使出於琿、而臣下不敢阻、則爲背 德爲逆、可誅也、頗武擬或

誅、先請而後廢、則爲大義、今乃見廢而後 請、是爲背 德或
李綜借胥小之端、臣下或外人之間、互相譏毀、或相攜感而促
爾以先廢乎、與李琿齒亦長矣、豈遂無一弱可嗣耶、使無子猶
有昭敬王之諸子在、豈皆賢不如綜耶、而又胡不 請於 天
朝、擇而筮吉、而一廢一立、迅若掣電、且曰天命攸歸、曰已正位
號耶、則王妃亦無詞、又執李綜問之、曰爾非篡也、待王妃奏
允 天朝而後君之耳、則李綜亦無辭、既一詰問矣、必曰吾爲
恭 天朝也、爲多行不義且負 天朝之恩也、欲先 請恐語
以泄敗也、李綜之立果順、臣之藏非有他也、則又勅王妃與議
政府曰、廢立之役逆理順理、只在爲通奴、二語若不爲通奴也、

是篡也、非恭也、逆狀造於臣下、而嫁禍於君、粧琿以不軌之名、
而自爲不軌、爾國寧復有人理乎、若果爲通奴也、是恭也、非篡
也、止多一擅耳、而綜之應立與否、又當再論、今且認爾事以見
爾心、爾能集將精卒十倍於前乎、辯臣前逆既聞、敢綜而君之、
賢能皇皇然割牲誓 天、合國之人共勠力以攻奴、而
明綜之無他、則王妃之克循人情乎、乃若請討者之果是爲我
皇上討賊以充爾宗、即以李琿桂劍處綜、當無不可、而王妃
亦當可原、觀過知仁、於王妃何多求焉、否則稱義之鄰、明紀大
經大法、譬之史冊以遺千古、叢罪賊不討、我 天朝亦貽千古
忿、豈敢有愛焉〇太僕寺卿董應舉安插遼民事竣、進呈列名

冊、并請有遼一學、以示不忘三韓之意〇永寧大捷、四月十五
日李總鎮於十三夜密命秦國偉等兵潛至永寧城下分攻十四日本鎮
同秦將楊應岳等督陣軍官居敬等百餘騎兵四五千人一齊
殺至城下賊出四門諸將見勢將潰將房屋亂燒張令官等殺
入小西門開門秦將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亂中大西門出
除殺降二萬跳城越水死者無計賊中攢蝟焦天逆酋父子合
營列在江崖上本鎮札於江崖對面高山上殺降多人本鎮親
審有夫與父母皆還其父母仍命非出人民札一山頭不害在
營混亂切恩永寧之賊兵已散大半本鎮必欲生擒逆酋以報
恩
闕〇貴州巡撫王三善策平賊大計疏曰、臣於 天啓二年
十二月初七解圍以後、初八移督宅溪、即遣貴州衛指揮朱國
安劉光持白牌往諭奢社輝母子、速將安邦彥縛來獻、准爲
代 題免死、據報白牌已傳過河、候十餘日未見動靜、至本月
二十日撥兵俱抵于會城、此時府無半鏹、倉無斗粟、諸軍嗷嗷、

臣亦將計乃心謂其坐而待餉聽軍旁掠一空且失苗仲新附
之望不如分兵進擣就掠浮糧以食衆賊衆心摧膽折之時痒
而壓之或可撫也按地圖陸廣何一路抵大方奢氏鴨池河一
路直抵安邦彥巢穴楊明楷爲先鋒孫元謨劉志敏佐之副總
兵劉超統之郝清遠□□賈爲監軍進龍里又以劉范曾成爲
先鋒黃鼎金汝李師沆等佐之平越總兵張彥芳統之思石道
何沂與爲監軍進成清據正月初二陸廣河塘報監軍楊世賞
鴨池六廣兩路塘報于十二月三十業已渡河又據正月十五鴨池
河塘報秦明屏等遇賊破賊獲其子母等因職不勝私喜以爲
二路俱勝賊雖不降即撫之亦易爾不意十二月報賊數十萬

環攻渡河諸營因衆寡不敵俱各奔潰楊明楷不知下落王之
將王成等自死細詢其故曰各兵因採浮糧壁壘不固賊因而
乘之故潰也職當下令撫慰諸將及詢楊監軍進止據言雖有
小挫非戰之罪姑斂兵高壘暫養銳氣俟人心稍定再圖更舉
職以爲然又于正月十一等日見城外逃兵紛紛而下詢爲某
兵皆威清兵也問曰何逃對曰無糧也已而鎮臣亦至務閉陸
廣失利見秦楚之兵各無戰氣姑退守威清比至威清潰兵並
下遂不能止因令劉范河守威清苗兵楚兵已盡去矣未幾廣
兵又去矣又未幾而秦明屏兵亦去矣其僅存者不過陸廣撤
回劉超等原提鮮圖兵郝繼祖之家丁與貴陽知府朱家民新

招之兵乃安會探知我兵之潰易誘苗仲糾合逆党宋萬化等
復欲闖城人心洶洶咸無固志幸將吏與職誓死而人心始安
適府餉銀五萬到即將給發而士心稍安職究推此時賊使何
中尉據龍里斷我糧道使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巖斷我
定番糧道以困我已與宋萬化銀一萬一千兩水銀漆二千杯
馬二千匹封爲僞總督洪邊之兵苗仲爲右翊與僞兵游擊
吳楚漢銀一萬兩買八姑蕩平八莊苗仲爲左翊而自統水西
之兵共犯會城職思先發制人迨其合而後圖之必爲所制而
兵少欲分之四出調度不敷又慮出而會城虛賊或因而乘我
必飄飄往忽忽來戰士不至久頓于外而會城不嘗虛于内使

賊不知守我之所攻而復不敢攻我之所守然後可正按兵不
動也忽遣遊擊祁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之兵下龍里一鼓而
破蓮花堡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五十處斬首四百二十級
而何中尉敗逃深菁龍里路通忽又遣參將王建中劉志敏宋
勉屈朝先等救青巖斬首三百零二級王元佐等之兵再進青
巖盡焚賊寨四十八莊斬首三百二十級李阿二中神鎗逃歸
水西而定番路亦通矣偵者曰安會見焚伊四十八莊心中大
忿誅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於二月二十八日會城臣於本夜
密遣王建中祁繼祖等兵一萬五千進剿八姑蕩焚八庄寨二
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度河溺死者不計其數此四戰交毀

積聚以數萬計而賊糧爲殺死賊黨以數千萬計而賊兵爲其
誅遂寢而宋萬化不知也詐降以覘我動靜璣佯許之即調婁
監軍楊世賞督劉志敘祁繼祖等㧞甲疾馳賊措手不及倉皇
出戰遂破擒此賊之惡不減於邦彥而其勇十百於邦彥職不
獲邦彥而獲此賊此賊擒而邦彥無能爲矣此　皇上之福也
西路既清秦明屏兵至平越復同與鎮臣同守龍里諸苗叛者
復來因委監軍徐清多方駕馭擇其雄首官之賞以牛酒花紅
札副冠帶群苗來者日衆有求爲關場貿易者有求耕其棄路
者各許之盡給就撫黃旗使各高豎寨中實欲邦彥見之也邦
彥見諸苗多豎黃旗果懼而不敢復肆猖獗但於鴨池陸廣諸

要路掘坑塹於水西城修補屯兵而已二初聞揚明楷之被執
也傳一白牌與安邦彥督達等若不殺傷叅將盡准投降不傷
一人如有損傷本院親提太兵爲伊報讐寸草不留三十二月
十二日忽有二人持明楷稟帖乞　臣往救血迸彼中賊情戰恐
不勝降懼不容等語職又發一牌差守備李脊傳諭水西內云
前牌已許不殺楊叅將悉准投降近訪果未傷害仝行招撫仰
安邦彥等即速具文投院以憑具　題請　旨定奪迄今二十
月尚無消息據宋萬化妻丁氏云奢氏欲就撫而安邦彥不听
尚不知役首又作何狀大都逆賊夜備不過如此只恨我兵力
不加不但苦糧餉不足若得四五十萬金一時解到不旬日間

可募精兵十萬夫此十萬兵皆係土著不須跋涉一便也道路
習熟深知地理三便也我成指解賊喪羽翮四便也計人給餉
毫無虛冒五便也或者恐其情叵測不知省圍未解之先苗仲
畏安酋門解之後酋逆水西苗仲於酋遠而我近我勦逆而酋
救逆故苗仲附逆況又啗我之利誰不樂從即有反測我從而
用之其孰敢生心不此之務而遠求異省之兵分發現在之餉
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二千里何特春　旨何時發兵何時抵
省若候兵進而二百萬之餉已用盡矣顧安能更得二百萬以
益之乎後到者未至先至者已老老則思歸思歸則逃㢮恐終
不齊而會勦終不成揣摩近日人情似急者自急緩者自緩不

過空文以示諸臣　請餉以塞責而已言念及此眞可痛哭流
涕職至愚謬以爲救黔則兵屬黔餉當屬黔不必更分異有但
今異者協濟盡付督臣總理兵到即以其餉餉之而督之否則
以其餉自募而督之庶幾事體歸一緩急不失此芻蕘一得之
愚謹因報捷會同叅臣侯恂而陳之伏乞　皇上速賜勑下該
部如果　臣言不謬即將新增餉銀二百萬盡歸督臣止令各就
其艱解之銀募捐兵若干選委有能將官任事監軍道統來再
有觀望退縮如廣西監軍周世臣叅將王愼徽者俱聽督臣查
明叅究其入黔之行二月二糧俱於督臣支給又先　勑湖廣
撫臣於布政司庫中不拘何項銀兩先借解五十萬用果不足

非行積解但時得五十萬金目前之用不致掜衿露肘必有以
致逆酋之歸命但恐星究升職見修解未至前餉已空募兵應
餉借餉無兵大用小用必不能縱横由心揮霍如意其究也耽
延貽坐失事機雖畀數百萬亦不足也伏惟 聖明留心龍
蜀速賜裁定俞允施行奉 聖旨據奏點省解戰多捷道路
頗通着會同總督官無心調度務保封疆餉已有旨還着
該部確議具奏○御史彭鯤化夫天以朝鮮變出不意宜嚴山
海之防臣因是而 請內帑之當停焉時方多事胡上內帑告
存殷廷習財者雖示安不忘危之意然西吏允服發根示斷
一了百了矣乃兵出賊伏兵還賊出勢益猖獗禍益蔓延致煩
今日之舉然目前借兵威以平之究竟議善後以堅之故

其撫局而已○六月羅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發兵平
之按羅平故土爲州在萬曆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昔
之國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始見官府於是設立撥差議以
漢人領之謂之戶路府建置上下守法稍覺相安十餘年不
肖有司報於正額之外增添派一項川陸亂夷民不敢不又指
一科十奉其所不能指其田上各夷帝置然夷其樂生之心遂
動矣迨天啓二年東烏雲擾坡處弱據霑益數首搆逆衆而附
之遂以九月率衆攻城幸官兵六衆萬城七月而解然二十四
營土酋順逆者半戰不過七八千人俱能隨解散之而窮亂之
日宗和處分伊漢大千有道守
在内更備雖在近而九在遠

安康　王[illegible]
溫陵　陳[illegible]
古鄞　丘　函　較

[illegible]藏書記

七月　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　兩朝實錄疏曰今者
神光兩朝宮闈之際難言之矣然而不能掩也而纂修將欲告
竣而權璫鄭氏接傳衣鉢者敢以翻[illegible]吾還變是非舉　君
父三十年憂危鬱抑之苦境寘之罔[illegible]辭維數十番睥睨權竊
之顛謀同於風影天下忠臣義士之所[illegible]灑血爭大計者杳
成大罪案若是則于實錄字何居而亂臣賊子更復何忌之
與有職為此懼故不避鬼蜮請　而直折之夫昔鄭氏謀危

國本而奸人之左袒之者莫彰著於浔三王並封之事而當之
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狄仁杰並此其說不可解也
當日並封未有　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　旨下
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涂一臻王學曾岳元聲顧允成于孔謙
等拚死力爭又共責讓錫爵于朝房於是錫爵始知大義之不
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也　上既開奉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堅
等不死爭朝房不責讓將並封之事遂以定而子母貴之說且
徐定策　國老之勛誰出錫爵右者而乃錫之云旋　命旋引
咎事遂以此止嗟嗟此可為錫爵諱乎哉且聞錫爵之語人曰
王給事中遺悔否其辣心如此故事同[illegible]體諸臣稱項黃誠終

錫爵世不再報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讓陳王陵使之不見
天日乎曾剪除張柬之桓彥範等五臣而令齎志以沒乎錫爵
之罪上通于天矣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又莫彰于張
差闖　宮之事而當之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王大臣
貫高事為辭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驀至乾清
宮門也馮保怨高拱置刃其袖而挾使之供之然而非實
事也張差之挺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
張王敖故漢高得釋敖不問者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
歷歷若此乎昔覺處之所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后自
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為　君父隱可也為亂

賊黨隱則何為借　君父為逆賊護身符青史為私家作人事
有人心者如此乎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二也至請至封后遺
詔爭之易而傳之難明乎爭之非而傳之是矣則當日何不直
順舉而又云輟以明家法也輟之者為家法則傳之者非家法
傳之者為從先志則輟之者為逆先志此就其說已矛盾矣自
古未有　帝崩而立　后者　神祖英明天縱豈不辨此况其
肯抑情乎　臨御數十年而怨欲加體千嗣留之后此不過
貴妃私人謀假　母后之尊以騙罪狀故稱　遺詔以要必行
耳在　先帝固非中女謁之進而中爲知無迫脅之情奈何猶
稱先志以重誣　神祖而陰為爾附傳封者解一面也職之所

以折邪議者三也　先帝之令德孝能自不宜謂因藥致崩致
不美之名而富日在内視病者易可于積勞積虛之后授攻伐
之劑舉議洶洶方蓄疑慮變之深夾值　先帝升遐之遽而又
聞有此下藥之事如何不痛之恨之疾首頻足而深望之乃討
奸者憤激而甚其詞庇奸者借題以逸其罰主意輙有異今矣
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此之所以折邪議者四也
先帝之繼　神廟纔擧臣也兩月之内　鼎湖再攬　皇上予
然一身怙恃無託　宮禁深嚴孤眾實頻其于杜漸防微自不
得不倍加嚴愼即不然而以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　先
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如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

擬衛經重亟以移宮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
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即　選
侍久侍　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于　皇上加之恩
禮今　皇上旣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彼可付之無言有何寃抑
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沉吟此輩臣霍鉄揚方盛所以慷慨而
言也范濟世自謂背時嗟夫濟世背時者也濟世以爲真見聞
矣于　先帝之憑几則見於　皇上之出居慈慶宮則不見于
選侍封妃則聞于選侍之欲封　皇上則不聞文華殿之欲稟
命李娘娘則又不聞世有如是之言官乎猶異王安乎世有畏
權璫之吏掌科哉且濟世之入長安亦久矣何不言于初入朝

之時而必于會議之日挺豁罪案以爲婦寺王安者陰開一面
是濟世所言者非背時乃正投時之極者耳然但婦人不在謂
人下而可令賈繼春見乎彼繼請繼春真忠孝人也彼初原爲
君父旭見此又何說也不意爲邪人賈鼓至此是以其後深悔而爲謂一片
光明可對又日絕無浮淫蔑之意此亟宜還其原官以旌其
孤耿者也繼之所以折邪議者五也雖然猶言猶有未盡者
神祖與　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兼盡孝慈之極本
無可以置喙即當年母愛子抱外議諠譁然雖有其城社媒孽
之奸卒不以易其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以見　神祖之明聖
與　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

過便傷　神祖之聽則我朝　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爲　成祖
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並未聞有嫌疑之避也何獨至
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人脫卸使昔日不能與之罪今日不容
著之書何可訓也嗟嗟王之宷亦幸存者耳陸大受李廉張其
延等則墓草宿矣生前三斥自甘沒後九原不作而擬黨　福
妃謀危　國本猶得賞延于世孫此言之誰爲欲富貴人哉三
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而日以排害孤忠則自親附劉朝用議
臣黃克纘亦輔忠等倡之夫輔忠以　皇上之大吉祥日歡致
不詳語以恐嚇職切恨之料之　勅令輔忠不能回話而別而
尋題自迎合劉朝所傾毛士龍彼其所謂不爲好名者如此

職言及此，不覺淚下，白髮上指，極知此言一出，必有以為迂且緩者，然職自知非迂緩也，意以闢邪說，以服信史，以破奸謀，以示後世之公，端在此舉。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黨陰謀辯言亂義，將令三綱裂，九法滅，天下止有有私交，而不知有 君父，故敢披瀝。 上聞一一述其始末，伏惟 皇上留神裁察，將職疏發下史館，特 勅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大孝邁于武周，而世道人心良有攸賴之矣。奉 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這所奏著付史館參酌，務求至當，以光重典，該部知道。○川師進勦，剋險圖，破藺州，并獲偽官偽勅，再報捷音。○四月十四日官兵既攻復永寧遂各路前進兵進二酋十五日赴紅崖大圍十八日攻夏天台圖賊郎具斗酒亨領數千人納降　二十日差官張華等分投安撫紅崖四十人寨一帶安押討建日共新獲壯功一千二十八人殺　五月初一日又紀功參政盧世周夢麟副使李仙品則可訓等報稱帶管坐昝南又總鎮中軍盧世卿呈辭偽監軍道夏奇雲偽兵遠樊虎參中文道事又副將參翼明呈辭偽尹總兵顯偽參將趙科奧孔閭邑又千總周定邦呈辭偽鑾副總萬華周世昌等給事中卸前遣掌李上進呈遇賊王繼臣宋萬可中軍盧世昌等又都司縣下中軍守備參先唐呈辭偽參將宋可柱中軍參世將樊虎偽花帥仰信一頒偽關防二顆又撫石柱中軍參世將卿呈辭資宗明承寧撫司仰信一顆又撫承寧衛指揮參世忠可承寧鎮懋一司府信一頒二顆又撫承寧衛指揮各一世封到道諒遊遊一會審得狂擇患吾呈罰偽瘧瓜務各史先年賊初及時本把撫在南援居住承寧衛人原偽巡撫日馬兆肚裹室盡言城中無人也後賊開言攻攻城本死封賊御馬民富遊饗戰裏育承寧宜撫司生員係偽監軍道園書賓出門到老袁人强奸賽彝孔關過江西大任承寧偽兵科都給事中雖縣前出陣身人子女寫偽晉子泰文將實良其手張海江康行人任承寧係驛吏中寫偽勅偽諸商縣其手張海江康行督參將朱固恩部下領兵打龍洞打竹洞水且孫買客貨不知其數趙月先省城人係周邦泰守軍參將事一占人婦女贓邪

泰出門殺人，潦應乾已故偽大將軍夏永忠家丁先鋒參軍王縱臣供稱係永寧上同知家丁在樊虎部下為偽都司今見官兵打進走上紅崖行至中途撞兩道拿送到官張興本地人供係樊虎部下先鋒守備曾陷閣關省城宋萬華供係永寧人供樊虎部下為先鋒授參將文道爾供係永寧生員先樊虎參謀孔出示寫札行票寄人無厭周世昌供稱永寧生員先充兵部偽兵外求可供係永寧左衛所軍盧奮首攻破呂問盧州投偽守偽伏攻竹司木河江門象鎮加授偽都司職銜各口詞傳總又據三道樂殺并宮蚵手表等各部下將官盧應奎等生將永西為表偽部兵疑文青偽奮布李永一并偽都司奮欽天監等攻偽官陳所墓錢萬逆田有金等偽關防一顆逆實奧母加一偽微號手卷一舶偽勅書一張各通各奏彝書敕四封偽曆日那一本又初七日牲馬溯鄭知府塘報據加銜守偽任道重星得兵陳炙傳于初五日至李家店生擒安兵一名用克忠到府書得門克忠孫畢節衛人乃安藺何紀名下兵吐齊會賊計鄧將夷女黃金降水西借兵安酋計兵十六七營已過河到鋼子山有酋把曾仲其領兵六營商札赤水一河聽得藺衆商議將兵一十買鎮雄兵三營已永寧之後以兵一半回奢兵由普市人新寨攻永寧之前十三日將官羅乾象督司官兵殺入名爵焚其巢餘賊奔潰

八月　貴州巡撫王三善除賊雙翼獻俘。○王撫方解會城之圍凡十八大戰而黔乃漸次再造其中梗腹心塞咽喉不可不亟為恢定者無若洪邊十二馬頭奧夫龍里‥路蓋十二路馬頭西接安酋水外六圍之地綿亘數百里而當省會之腹龍里居新添平越上游基布數百里寨而實省會之沖安邦彥敢于跳梁罪無顧忌者特有此也乃宋萬化極惡窮兇稍捍而狡獪有益州神奸劉洪誑以佐之受邦彥偽官總兵同謀造逆會邦彥初圍之日弄人墳中獄內發見走登飛閣懸于金實合億萬衆僥方擒之不得怨而兩礙一出犯平越破諾里偽總兵自稱龍里王何中蔚共成邪彥兩翌一角飛而貪人至今全黔大壞烟消一望千里荒棗蕪自白骨如山邪彥之得以肆衆仰首數十萬圍者十里閱月王撫無場方盡心肩失石而援以解者以有此兩賊也解圍後諸酋以勒所在見告邦彥耕吉撫土重裹深山窮谷無不聚糧餉以應若謂死灰可燼者亦以有此兩賊也兩賊既除酋勢孤矣○登萊巡撫袁可立偵報逆內潰情形。○三年二月內復殉偽總兵劉興祚衆密欽天正內應使金塞昆賚送審稟求登撫袁乾加御聯景登撫以目明月開許給與之命總兵沈有春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接投惠去旋四月內賊見登兵甚衆毛帥之兵又相支援應賊

兵攻襲將金州沿海兵民擊堅復州及劉愛塔又差張應科通
知鼎叛來船接應大抵言七月來將急五月晝兵與鳥船布置
相臣六月鎮有復州劉愛塔聽允文兼金州生員應武王國佐
作各差入同原差吶探因親高飛等仍通款訂期已會議于六
月二十五夜先取復州仍令高飛約定愛塔不意有復州備禦
王丙貪功先請其捐熟奴酋王丙得夫丙後口首愛塔內應情
事洩欲殺丙兵三萬尾復州得實塔等去其復用書民騎數不
盡皆趨往北去并殺無家盡二賊男婦盡驅北行南奔四百里
齊洩之地方一旦盡之間故已將鋭兵在王丙斬首以
沒前爲羽翼剪滅偽將首人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際也

九月、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六月中奴以劉愛塔之敵將金州等處遷民盡
行後殺遼人只甚多守備程鴻烏等僅就兵後往南北搬民
撫處堂都撫遺民男婦老弱共計四千名口盤至其處只有進身者
逃出丁男有三十五名因空探金州城內有老弱五六百餘字
撫於鳥船大炮等器再探得于七月初二日夜領兵部
兵并驅壯丁三十餘隊得以及老弱遺民聽張盤整勢與夜上岸一
伏發衍于初三夜二更時分齊至金州南門攻城下各舉火把一呂
守所放砲軍聲震天建旗於北門逃出天兵進城安撫居民
畢又于城南一丁家塞收獲積穀二三千石賞將給散各兵前後民

共得大小炮銃一千零十四位糧貴賤五百六十斤大小鉛
炮子七千三百零二個因帶領兵丁往督金州城建俱貿少
力量薄火藥少糧食寡申請毛鎮乞兵請援以牌等項大發
兵將據守金州等情毛文龍據報云看得金州地方廣闊田土
既城高且堅又臨海岸可保復國衛之首鎮今張盤所部
之兵既新編之順者用計以取衛也又有一應兩岸心守其如
今且須守要則至南之旅順口東之三里形勢
金州之地沿海南之一百二十里但可以發兵擒打擲也通
營門司南所東無大清之患東可圖後蓋二
南可通遼東寧等處是進取之有其基臣向用關招取
後金爲民著是無險可據不取奪一試今城南二十里地孫
常屬之頭兩崖距海中乃自奇窩惟一百步其處設立重関
介南防守又得方畧便可築住兄陳無廣然後不振兵不止
州兵又少火藥器械其存江東者尚不供用何能以堅守之
甚作無求之該是在當事者酌量急需情形通爲濟之集也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滿浦昌城之捷。○以抵奴都爲益設立傳烽臺先甚遠○
南滿過江至老塞至對木站自太口至鎮江木站後至沙窩等處遠
其遠近於易文龍豪杯之前自鎮探回報奴賊有西居之期以虛

爲非復據上游亂之敵不至覆圍攻無方畧分撥諸將兵分而五
路而文龍親爲策復計我設彼疑必傳奴叔自統全軍內斬而
遼遠三設空營以疑奴驚堂疑因以制其時日復令杜貴而
相續直抑調水站以必復統全軍困顧勢所必至豈知其陀然
于空營火砲復發于其後趨又復驚 ○防紅夷○闔臣南居
于奔跑方竭奴困須已極敢西向乎 益增糧云
皆得其備及殺促得後報皆占據彭湖北港往返宣諭賓寓
無益其停泊風擺仔乃彭湖信地此外若諸自坑東挖前頭
古雷淇嶼沙洲甲洲等處皆漳泉內地亦敢于橫任情出入兵每
除接路生事明于我以勾援之意而巨疑如李旦輩又陰
教以爲內向之謀獲吳貴以口交奸百出要挾不已必至任
老除行議退官寄居南商以謀直細詐數延海各進退將綠
兵防加提防徒兵 ○中探彭湖爲濟應撥要之路匪止關網
方撫危損撻遊擊自金中丞撫議力手令步之地區二十餘
邪不受賓客之請直處欲受其福不如
衍明鄰守竟至今日彼處被偏迫而 ○南道御史趙應期奏
上言頃接邸報、見婦寺子侄繫籍世襲者十餘人、不勝駭愕。夫
此等爵蔭非軍功不授、嘗有澄汰之日、今日與之、既以爲榮、他

日義之、必以爲辱。 皇上奈何予一朝之榮、而使貽後日之辱
乎。如以寵幸之愛、其實難割、惟有優以金帛、賜以良田美宅、五
陵裘馬、翩翩豪舉、上之恩在繁禮敎稼之外、諸監之自揚歸郭
華富貴之中、實不犯公議、官不黷朝常、豈不子孫長享安樂
共維名分乎。夫諸監以私請、 皇上猶以爲借鑑遂也、迺聞西
奏懇辭、則非諸監之私請而爲 皇上之特恩明矣。 皇上何
不遂聽其辭、竟成諸監之美乎。夫人各有志、誰無遠謀、無故之
獲、不可守也、非分之榮、不可久也。 祖宗之法、不可壞也。國人
諸大夫之口、亦不可不畏也。誰謂中涓盡無賢者見不及此耶
此事一寢、在 皇上爲施既沛之膏澤、諸臣已感其踰涯在龍

臣受恬退之美名守分益高其品格即綫衣而糲食何忝于清
白華之子孫雖今是而昨非何見有日月明之虧損且東西烽
烟遼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從征將士或魂化遼東之隺或血
流作□之鵑生者霜露爲餐餔饋作枕卽臣子誼分不敢希望
重刑鼓舞猶恆耻有此術若發科用之將人亦泛泛視之不短
英雄之氣損壯夫之色歟遼東巡撫張鳳翼題復遼東疏曰
臣受事後見邊報頻仍秋防漸急兼以戍士方呼庚癸邊民正
苦流離關外之情形殊難遥料□中之戰守未敢輕嘗因于八
月二十二日出關由前屯以極寧遠又循嶺而北遵海而南凡
係山阻水之形一一得其要領已謹據實爲 皇上陳之夫自

廣寧奔潰極目兵燹河西七百里邊城俱爲煨燼遼人之負險
望救者既兇沒於東夷遷難來歸者復傲栽于西虜豺狼當道
烽烟全空關以外幾成異域矣幸督臣用表餌之術設防禦於
爲寨而剛柔拱兇諸酋始有爲我送砲銳者然而荆莽猶未斬
羲藂猶未移也迨樞輔督關軍威太振於時驅逃汰冗選將儲
兵設三大帥于關前提十萬師于塊上層層布置節節安插邊
庭有相望之雄旅島嶼有相連之舸艦分合具備水陸兼施斯
可稱率然在山矣故向來關門未固虜馬驕嘶居民思揆浙以
逃行旅亦荷擔而立自分防有兵將而山海之人食始下咽而
目始貼席矣向來難民被奴蹂躪欲死不得欲逃無門自哨兵

出而接回男婦一萬餘人矣向來叛賊抗我頻行或據河干或
防海口自舟師接而奪遼火炮六十餘位矣凡此皆輔臣之安
攘大略豫費先算故職得類首受成爲 皇上撫茲殘上以壯
關門之氣也惟是地無所不守則兵無所不分奴全隊衝鋒而
我以偏師拒敵卽極精極銳猶虞多寡之數難當而乃器械不
克強半是鈍極持竿之象盔甲不備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且
馬匹以水草之非宜而莫由關富糧餉以內地之告竭而屢見
脫巾最可慮者城被燒殘在在灰頹垣敗壁人當挂郵時時警
鶴唳風聲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率勵然入城春鍤非一年可
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病倘天不悔禍奴復窺關四

顧旁皇誰爲衛霍所爲䫙䫙焉凛凛憂也故今議戰不能言戰
不得計惟有拿定一守字庶幾安我膽而固軍心然守又非以
五大部僅僅乘障于十六里邊城也假令奴避實擊虛從寧遠
北□□挑林又或因利乘便從前屯犯一片石侵假而造作浮
□□與泛海而來我何以應之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
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
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繹此而關門之守思過半矣然
職謂守關之策有三其一以山海爲家當以前屯爲門戶以寧
遠爲哨探以一片石之麻灣爲右翼其置兵二萬分屯駐紮
且耕且守奴不來則用雄兵固關寧井法奴來則用李武安守

雁門法黍歲當饑埃我生聚參數訓鍊然後與闘戶之師此正
奇也其一以前屯爲家當以寧遠爲門戶以廣寧爲哨探以興
水城覺華島爲左右翼亦屯兵二萬張疑設伏漸進漸逼諸虜
可使則如督臣誘哈喇慌與之佐按以伐其交叛將可通則如
輔臣問劉愛塔與之媒貳以潰其腹乘機觀變候彼釁可投隙
可抵突然爲批吭之衆此奇着也其一以毛文龍爲前茅以沈
有容爲中權以袁國芳爲後勁一則揚帆皮島一則桂檣連雲
一則鳴榔于三岔口上下使舳艫相望風訊將通又善結虎酋
假金白復仇之衆發首水攻老寨陸取新城奴必狼顧狐疑不
敢出遼陽一步而榆關寧遠以粗安此虛着也夫正以待其來

是堅壁清野之法奇以俟其變是虎女脫兔之法虛以亂其謀
是多方以誤之法抵之爲守關計耳而關門及水兵非六萬不
足以壯虎豹在山之勢揚鯨鯢橫海之氣不然我之所防在此
奴之所攻在彼彼瑕既動此堅亦撼關以西尚得安枕乎此皆
輔臣秘算深謀而職得之而相商確者也若夫全聽同鄉之語
謂奴酋八子已亡其半佟李二賊實不相能其衆廣寧而不取
爲畏我逆遼陽而不居爲避我幾因離伏便怠賜張襲師老財
匱之談爲省餉銷兵之計此非職所敢任也目今關外宇塵
燹衙宇皆灰即佛刹神堂燕巢古木山房島舍鴉噪寒烟狐鬼
夜號胡氛朝慘尚不是可居之地但業已分派兵馬安插遼民

我進一程則奴近一步安得三台高坐徼倖 封疆應屬輔臣
原疏備才智沉雄之道將出而料之庶信地分明人無推委城
池修守士可憑依當必有晝夜側維爲 衆上出死力以捍禦
疆者何至安居火坐燕堂以奴之不來爲幸哉若職既奉勅越
撫遼東山海自不宜駐足關門則冬夏居山海春秋駐前屯俟
臺堞告竣雖插有地當身先將吏以爲榆關鬼窟矣惟望 皇上
軫念孤踪有求必應職即不能爲郝雲萃傅介子而輪汝果守
僥有虎謀此時且亟丸泥異日徐操尺組必不敢負吾 君吾
相使逆奴笑 中國無人也○職方司員外鄒維璉上言臣觀
安平神師武侯名區信州廣天討以推本
近日刑部主事詔諫益敢薦異才宋明時臣初意其胸中必有
事非專恃行咒藏方且人被發此論是破千古之惑
數萬甲兵足以登壇專閫旦夕提一旅滅奴賊除兇雪恥在此

一舉臣同官郎中王繼謨即其中機不過書符作法請 玉帝
之勅旨調天關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同官以爲難則曰
一萬亦可同官請試其法則曰法不可試試則法敗惟待時做
而一舉而復廣寧再戰而復遼陽果若所言 朝廷何惜一萬
之衆不以爲乎門庭巨寇而便生整若于戍守軍國疲于轉輸
哉但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殺賊成功者臣請歷數於
皇上之前古者蚩尤作亂能布大霧迷軍士其術神矣黃帝與
戰斬于涿鹿之野漢之張角晉之盧循孫恩元之韓山童劉福
通俱以使鬼邪說燒香惑衆矣後竟敗亡 國朝永樂時山東

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自稱佛母能剪紙人紙馬相戰旋即破滅近日山東妖賊徐鴻儒亦以白蓮伏誅此皆借神說以倡亂者也其無成効已若此矣又有借神說以弭亂者宋時金人圍汴何㮚孫傅惑于郭京之說請選年命合六甲者七千七百七十七人謂以神術作法不獨可生擒金之二帥且可盡復已失疆土𧴌擊至陰山乃止其時又有劉孝竭等獻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闕大將之法皆類郭京所為宋人信之及後金人攻城急郭京孝竭出城禦之皆敗走都城遂陷此非覆轍可鑒者乎夫選將不以韜略而以鬼神則郭京孝竭宜可全宋而閉門修齋之王欽若誠得滅虜長計矣世間寧有是理哉臣嘗謂兵家

之事雖可肄習亦由天賦自古布衣登壇如呂望韓信世不常有其餘如衛霍李郭張韓劉岳諸人則多起于卒伍偏裨積功累勞方為大將然其人皆絕人之膽智超世之才力未嘗屑屑弄兵書況談神說鬼也夫趙括能讀父書不免長平之坑晁錯善言兵事不能當七國之變馬謖議論過人不能救街亭之敗又況役鬼使神而可濟于實用耶嗟嗟今日時勢何狀乎白蓮妖賊所在見告正為可憂廟堂之上豈宜先為左道樹赤幟臣望 皇上再 勅諭益斟酌慎重揣度明時果有其正將畧不為羊公之鶴即桀壇推轂亦無不可不然臣恐天下後世笑舉朝之無人也

十月 民生吏治合此何患 兵科陳良訓兵民實政宜修疏曰今之司計者日稟虛匱餉之不足無日不勤考成之令蓋因借念急外解彌縫雖欲不嚴考成法不得也然而官司者征餉者也百姓者輸餉者也既有法以待官司可無法以待百姓倘蔽比年甚一年民生年促一年官與民年離一年而餉愈不可問矣職 請籌之蓋職覩今日言餉皆言火耗當革職再拾言之似腐似苛然而餉之不足責未必不由此也小民終歲勤儉所得亭幾乃既輸正額又輸加派又輸火耗每兩增有盈餘民必跼蹐而顧惜已復移以供朝夕俯仰之用而逋餉姑放下矣今日欲完逋餉必明禁火耗如原任撫差熊尚文較正法馬通行各邑復諭旗儀門青

禁火耗 征收不用火耗六字令有司觸目惕然而小民亦實知火耗不用不為收納吏胥等欺蔽可法也至爭訟為民間細事而耗財實甚職每見中人之家片紙入公門衙婦數十輩魚肉之迫一清詞訟 訟經年累月而富人亦為窶子須自撫按至府縣以少准狀清其源以遠與歸結社其事行此二者民無重征又無搆鬭相安省條民情 而耕鑿足當漸有寬盈之意其輸納視昔必易此即孟子所謂省刑罰薄稅斂而耕耨出入奏楚可撻挺平也非迂也方今民間最蠹無如州縣佐貳佐貳為官轉卑于民轉近害民轉切彼然此亦難 無做官求名之想而偏多吸髓剝骨之技一憑堂官之委用恣生平之咆哮殆無不至矣職伏願 皇上下一 明旨令撫按

嚴論佐貳不得濫一辭營一事州縣凡事親決不得批一辭委
一事而又時偵察有濫辭營事者急逐之有輕批妄委者立劾
之而又通行郡邑刊牌榜諭與衆通知庶正官寬恤之所得不
充佐貳之橐而民得盈餘奉公此完餉一急務也然又有署印
官當議職每見邑之衆衙會數年捐之未足署官數月剝之有
餘切宜著之令甲通行遂并官非科目出身者不署官非數有
賢勞者不署倘委用之人寧以鄰近廉明官兼攝而無多謀螟
蠹庶前官寬恤之所得不充署官之橐而得盈餘以奉公又完
餉一急務也夫是皆者事也防奸也懲貪也總歸于阜民之義
而餉之根本植矣若用餉有當議者關門必須清兵夫清兵非

恒輔所欲言也然而清兵非只爲餉也關關城不過斗大衆兵
十四萬僅得式亭艮未深便清兵則必練兵練其能戰之者而
兵不逃練其能戰之氣而兵不逃兵不逃則可戰而守不足言
逃則不可守而戰無論前者之餉半月逃數四出民心大叟視
矣而今得無清兵與清餉耶清與用偉薪等費清兵以清焉耶
清豆等費而清餉在其中清餉而足餉亦在其中矣此說終難
議罷也若催餉有當議者部司官斷不可遣夫餉亦每省數十
（以放撫按最便）
萬或數萬爾撫按專制一方曾不畢智竭慮爲 皇上致之
閫下設撫按何用撫按既總于急公不爲 皇上致之 閫下
部司官去又何用夫部司官等于撫按也部司之威重豈勝于

撫按道府州縣也迨至號令不行部司東手而撫按且撫按曰
差官已目擊矣勢如之何司農又御貴曰吾業已差官矣姑佐
其至上下相推餉歸烏有而徒爲部司官添榮遷里之樂爲不
肖有司闖差投括之門驛遞接煩供應增設嗟嗟吝難言也
恐此說終難議行也若夫餉之不完其來有三有自民間逋者
有自州縣匿者有自司道那解別用者此在各撫按先清其欠
餉之窟穴而后增完餉之實效體訪得實明白具疏指明入告
方有歸着而第是泛泛查參曰某知府幾分某縣若干故事塞
責恐于今查餉不關切矣夫夫是用餉也催餉也查餉也戰言之
甚瞭而見餉之道處不出此抑職更有說焉今夫天下呼應不靈

全由法紀不肅 朝家無點鐵兩金而殊有巧術委曲如登萊
盜撫勘臣之言曰不懲奸雄于既往易儆貪墳于將來有盜如
此而遲延糊糧不建正刑道庄具告 皇上則國家其寧有法
而該部亦何說之辭也則又何怪么麼之譚謙溢竊軍三萬金
入手而以數郴見戲之車完荷復以說見說蔓之來明時撓局
也蓋議論混淆功令失實至今日而極自爲行軍一迨今日軍
功明日遏偉俱不肯摩入朝而真正廉明便民功在保障反不
表見于天下而徒以供人之汚蠛亢人之刃狙令豪傑徒氣欲
死又如戰已奉容中多少奠黃卓曾之吏洗畏初鄧員知韓皆
治行第一而曾不與清華之選至今有遺珠之嗟乃今者此及

三年便思顯治天下事可勝捉脫義職衣戶言戶芹噪于養的
安民而併處切干功罪名實統新聖明垂擇○聖嗣誕生命
國公張惟賢祭告 南郊伯張慶臻祭告 北郊駙馬侯拱宸
祭告 社稷祭畢百官慶賀諭停刑○平遼總兵毛文龍上
言海外兵民日急亟請兵餉 上命給漕糧十萬石共招商等
事速與議覆 加屯政卿董應舉巡撫之職以重事權也 詔
嚴獄禁特李輔翰等剩家人持之 上怨其非法命該科參出入長安右門提鈴長枷惡經督等官○免河
南進貢劉界○建登撫陶朗先
閏十月 吏部揀出 聖諭朕賴 皇妣慈佑誕育皇子實深
感慶茲特推恩皇親太子太保新城伯王升著準封新城侯伊

男錦衣衛指揮僉事王國典升指揮同知伊孫王國泰升錦衣
衛正千戶俱給與應得誥命該部知道○冊封慧妃范氏爲
皇貴妃○吏部又揀出 勅諭朕以皇子誕生內閣輔臣忠款
弼若宜特加恩示酬○京馬佃提報京馬佃地在江東奴酋部兵俱在佃中放馬安欽毛
文龍偵知須官兵一萬五千分路○牛馬大捷文龍調水營官時擇奴情盡殲
獲遣夾攻斬獲馬驗實存差三月典二十日糧兼程而進分為三路齊力追殺斬級二
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獲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 南
京廣宗廣鑑監生陳鼎相謂逆事覺捕禁○著倉場戶部侍郎
陳于廷題請查核積米酌行預放以免歲以裨實用言職代鬼
倉場查得漕運歲額四百萬石除撥抵改折實進正兌改兌僅
三百三十餘萬耳自徐青改變運使塞至今歲之夏月始進非

年之陳糧而今歲新運兼帶昨年糧五十萬石諸臣已疏其苦
該昔秋涉冬正兌日輪坐撥未滿一輪轉瞬水落冰堅不知陳
糧又作何狀則近來事變起運之難如此也進京之糧既止有
此數役又裁去賑濟貴州八萬加以振武營新兵入衛禁兵隨
任家兵墩軍等按月坐索難以縷舉則近來事變增出之多又
如此也是以進度者日縮于額而支放者日浮于數向之支放
挨陳直在五六年以前今之支放挨陳幾在一二年以內耗竭
之形可爲寒心足食之策何以措手○湖廣牛妖豕怪辰州沅陵縣民
家牸牛生犢一日二頭三尾當即剖殺一心三臀○陝西怪鼠
又民家猪生四子最後一子長嘴豬身人耳鼠
鳳翔縣民入山刈割忽見長尾大鼠一群在地爭食救豈打獲一
鼠狀若猫雞之裡長一尺八寸闊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足

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四後爪趾五毛黃黑色其色若鹿尾甚豐
大人逐之其去甚速亦竟能飛特不高耳剖其腸得有州奉
郵司宥申明窮地氣戴難家辛界剖良心二疏出不良表
十一月恐畫永末可定 吏部尚書趙南星再剖良心疏曰 萬曆十七年臣
爲文選司員外陷士習之不端慨民心之日瀉陳剖露良心一
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干在位者多所譏切
而爲科臣所參參 皇祖優容之 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爲考
功司郎中以晉察得罪去 陛下復起之於至今官向將吳
用言爲私實一疏相仍是以君子不可不懷其始
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共于進
之精神用之修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
民愁苦愁苦而外叛乘之內侵外叛內侵而愁苦之民乘之作
亂天下之平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收

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柰 陛下之 社稷何臣若矣幸而良
心尚在所爲竭智力于 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
心爲 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
干進之勞欲獎恬（可恨也）而抑競然其良心爲富貴汩沒皆以干進爲
嘗試若臣先無良心于之則力爲推轂不于則任其淹滯誰將
之而誰抑之乎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正直人與吾有何涉之謂）
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
何也臣之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且臣亦豈無好
賢之心哉然見今之爲人者已多無庸復贊亦恐干之者衆而
（真諦）及于匪人是以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未敢爲人求

（真言）若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內之薦人者講調者
與夫外之咨升者調煩者保留者腹裡而作避倖者何其不憚
煩不避嫌也想其初指本出于好賢而未之深思此門一開不（一語警絕）
可復閉其若循之臣也各相體悉而不行爲便今 陛下之小
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爲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
京堂而爲京堂即欲爲巡撫爲卿貳若絕無救民之意可以救
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污絕無者
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
有大小皆當實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悶多
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說選者以討缺爲常也語曰意苟善雖

不智可以爲長夫既已爲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
多聞一事不可行惟大意既善則從之而忽其小缺此又爲人
（民患最可患古今同然）所以相容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而寇伙吹之
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蓋
民之將亂必相結成窠由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曉散非一
日也隣里必知之衙役必知之而有司不知與聾瞽何異及其（本入情語）
亂也乃聞之上官爲之與兵動衆以勞僇之既平而論功升賞
守土者爲最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是誰之過與今出柙無過以（俱可絕倒）
與衆逐之爲功則孔子之論列無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新任
則及論前官任及一年者則今之戴罪擒賊爲能防亂于未作

（懲貪是察吏第一義 天啟）

乎然莫急于懲貪今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帕自十二
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
酷既朘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
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爲耳謂宜以贓跡昭彰者撫按先行
究問確然而後具 奏追贓正法（行則犯者自斂）以抵兵餉而贓加派如有所
竊受賄由爲庇護者臣參奏重處庶貪風可漸息而亂萌可消
矣故曰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臣既以自
責矣司官所言共事者也臣欲遇各省直司官之缺發單于其
省直之卿寺科道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會舉其才品堪任者（會舉諸賢公而最）
矣 幾員具 題上 請以憑 聖明點用務極一時之選至于掣

鹽之法上古以至我 朝所未有自 皇祖 ○ 時始用之以不
盡善其初即不能行遂有造鹽之法試鉄無不如意御史翟學
程之疏至以爲可笑良亦無怪其然荀卿曰探籌投鈎所以爲
公上好曲私則百吏乘是而得僞此假議以見行法之在人也
而不在天下之果有此事矣似宜變之以復 祖宗之舊例臣 是役籌鈎爲是
而有之非才其人合率之法甚不可不力
必不敢拘拘於官鹽不拘信即有拘私者亦以不能率屬治臣之
罪而必無所怨矣而人雖爲善必得天之心而后則有攸往
陛下循 天也伏願 聖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敢望
與人行事皆末其可是大臣心術
陛下行之人不可用者必不敢望 陛下用之可行可用而大
馬之誠不足以動 天心頻瀆則恐得罪然而息焉則衆皆責

備之以爲持位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 聖明 留
神 省覽○御史栗尚慎敬陳鹽法議曰竊照歲額之所入自民
賦而外鹽課其最鉅者矣三商流轉尤稱飽騰事固而不設機
運而無端立法亦最善矣額始也因民之所利以利商而因以
利國誠不妙若轉圜沛若流泉哉第 祖制漸失人情滋僞以
兩淮鹽課足當天下之半無奈浮課之後繼以查搭而商困則
今查搭漸鮮私販盛行致官鹽壅而商愈困困而虧損額課而
國亦困甚至私販不已加以私囤乘急高抬利不在商不在民
并不在 國徒以飽奸宄之腹而 國與商民俱困此豈大海
之利 朝廷不能 而反爲若輩攫取乎則以有治法無治人

積漸致然耳誠欲裕額課無如行正鹽行正鹽無如先禁私販
而欲禁私販無如慎重行鹽之官而遴使其最要者也一切引
目之收發歲課之領解何者不經其手於此而清何所不清然
而清之亦最難矣引目有新舊之混淆商竈有奸良之襍沓就
中衙役乘關利之所在百竇千孔非真得廉明敏練有定識定
力者乎以澄其源而塞其潤安能令商竈奠絕稱愉快乎故職 此又一説
詳言無如此官任勞任怨者無如此官則必當破格優擢者亦
無如此官試思一邑之長吏以催科兼撫字者即以循良卓異
稱夫軍國命脈寄托其身曾不計所以旌其廉而獎其能報勞
人任士未有不灰心短氣者銓政亦大不平矣臣以爲自今以

後斷宜酌定成規遴使官果有操守長才能率其屬以興商裕
國者即查照三品官階一體升遷無致擬其前途之不遠無以
策其後效之已成當此二空四盡之日必不可無此激揚之一
法而運同副判以下不肖者誠無辭白簡果有清勤自好能效
一官者亦宜照級敘升無以財賦之地視爲遷穢之物一入其
中竟同埋沒斯尤鼓舞之大權也如委署鹽斤一節往多營求
夫都求委之官必非自愛之官其肺肝便可立見臣每痛恨邇
來時事日非世風大壞皆緣情面太多以致寡廉鮮恥 國憲
耶然誰敢假借在臣等自能持之惟是比來各船動多夾帶私
鹽而回空糧船爲甚船盈百千勢甚衙門倚恃稱稍急持挺放

火器捷拒捕莫敢何問夫百萬淮課允邊急需而根穢敗公然
掜販火損　國備此其目中寧有三尺哉况名曰回空原取便
便若夾帶自重不惟害鹽亦且害漕不及今嚴禁所害於鹽政
漕政者不小皆以押空無官至此合無　申飭各官過船交卸
必親自押空回南更　勅戶部行文各船到彼不許私買以杜
其所從來及糧船到淮進關與瓜儀出口仍嚴行盤詰違者依
律更取押運官結狀如前途有犯一併連坐如是委㴱得人以
清於內又押空有官以清于外內外交清私販路絕　國課自
寬然有餘司農何煩仰屋　聖明何事焦勞哉然私鹽之禁抱
在官鹽之行而行鹽之官在外自鹽道而外莫親于守令亦莫

急於守令其簡行鹽口岸與引鹽數目皆其職掌　祖制鹽法
攷成最爲重大爲其與民賦等也近多聽私販私囤一遇考滿
盧捏分數者十有六七又何怪乎正鹽之壅滯而內商外商不
俱病乎自今以後務責令府州縣官照引行鹽鹽完引銷更彙
銷數繳由府而道而院確查其銷繳之分數以爲殿最有不及
額者照例參處庶皆責成而商本　國課咸有賴濟乎臣極知
聖朝無匱禁　明主無專欲獨是傷心加派小民之膏血已竭
驚神缺餉軍之脫巾可虞苟有利于　國家誠何愛于府庫
諸所陳與事宜或捷愚悃用佐然眉仰祈　聖明採納　國
計民生幸甚○戊李可灼○平遼總兵毛文龍報牛毛再捷是

僞行敕爾欲集兵處河文龍麾總督新喝捷盡〇西賊合兵寇
許新等進兵牽掜撫陸設伏斬獲擒斬有差
我遵永府閩賊奉崇明奢寅憂啟心大慚愧負身已將告發而水西安賊復聯兵合謀一復邊桂一旣示寧而黔事念
急○雲南巡撫閔洪學滇黔糧草不可無一黔事已急滇且有則有之是自緩祗力已竭疏曰今之爲滇寇者內輿曰
失莊田之虞毋乃非計乎補鮓曰設科曰張世臣所謂腹心之疾不能一朝安者也外輿
曰安効良曰祿千鍾曰兩王保所謂肘腋之憂朝不保暮者也
至於黔之寇曰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與黔實共安危亦不得
以門庭之急作膜外視者也試思此諸寇者有一焉不誅鋤勦
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欲平諸寇需幾許兵幾許餉幾許文武將
吏而滇有一乎或見滇師平羅平擒八佐以爲所向無前不知
滇兵數萬皆鋒實止三四千並皆烏呼集非長川可恃之兵也

或見東那西湊滇餉苟延旦夕不知已括底倒囊而各兵歷過
之糧餉半年未支也或見監軍有人統兵有人不知手糧四五
篆實不免顧此失彼也臣意所爲不宿滇兵而用土著以客兵
地利不習饑運不繼勞逸之勢不如未能持久不若以本地宜
募本地人守本地方食本地米無攜散之勢無匱乏之憂他日
滇師大舉因之爲東道主同衆之便者而黔路方梗普兵之精
滇不得不按月暫給又安南孤城久困城中至易子而食臣責
銀千三百兩分發賑救冀爲　皇上延此孑遺以待撫從乃滇
不能自活呼呼吸吸救死不暇又有餘貲以及黔乎竊計西南
數省粵既無事之　國號稱安全奇非無事而其力十倍於滇

黔之危甚雖與滇埒覩地近路活呼吸可以立達　朝廷亦以全力赴之屈指兩年來西南用兵費數百萬金錢遣用之文武道將不下百十數員而滇所承受幾何耶豈茲雲南獨非王土官于雲南者獨非　王臣與言及此臣心碎矣　朝議以援黔倚重鎮臣將莊田仍歸管業矣若謂有鎮臣則援黔立效有莊田之歸則鎮臣立奮袂而起不知援黔者鎮臣自有之心不待賞而後勸其有志而未逮者旅臣直無如之何又非賞之所勸也兼滇饑饉之後繼以師旅地方在在殘破人心處處動搖臣徧飭有司加意拊摩多方撫集恒慮莫挽衆生之極猝成瓦解之形奈何更以莊田一事逼驟而駭亂之鼎已沸而加薪焉

敺已驚而又爲敺焉此蟄蟄蚩蚩者非特死溝中則舉梟揭竿耳正恐黔難未紓滇禍已烈矣夫莊田爲滇民患若其持嗟楚毒之狀前撫臣周某按臣鄧渼之　疏蓋詳言之臣亦何必再言惟昔猶太平無事之日今乃戎馬倥偬之秋昔不難解之于倒懸今何堪再驅諸鼎鑊鎮臣今春曾移牘于臣謂莊租甚辭迂廻布政司非便欲徑赴該鎮交收臣難其說見在彙行是莊田仍歸管業鎮臣之意初不及此今乃以此畀之非所謂愛鎮臣以德也鎮臣持重不授其御左右不少假借但廝役之冥安能一一防閑兩迤之廣安能一一伺察莊佃貽害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臣姑未敢深言伏望　天語叮嚀令鎮臣莊田姑有

司照舊徵收以成鎮臣之美以奠瀕危之黔一舉而兩利矣〇旨不忍言是滇者議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據各道塘報具言山右作惡爲哈剌愼部夷郎素貴英先是永平道張稱亨只素報郎素等三十六家夷人于前月二十六日去遼東看坐作歹搶石竹路參將梁柱朝報稱郎素于二十八日回巢存留達子三百餘騎在于遼東邊外打圍瞞要作歹歹搶坐門夷人讓奈召吉報山右作歹係郎素三家達子按郎素乃長昂之孫貴英爲虜中頭目住牧喜峰口外近挾賞于關門竊聲欲得至斷通事之髮燒高臺之營撒去坐門夷人除與水以東爲拱兎坐門不撤而高臺江西既撤而歸獨仙靈寺地未歸也此番嫩救明係郎素爲崇臣于初

四日遣總兵馬世龍率馬兵三千備持火器會同山右廣寧兩道勘失事緣由並相機勦捕仍行督臣王象乾從喜峰口諭哈喇愼部落分別順逆安慰恭順之心以孤賊黨臣又行副總兵趙率教諭讓奈台吉各安部分獎其恭順勤勞毋相鼓煽臣又以向來遼東失事俱因將不固守兵不顧將今廉仁之將既死職下而所部在奔周明卽鼎康等將來照該總兵官同道臣查明陣亡者重傷者優恤其孀稚其逃官逃兵周繼武等當梟首傳示五部參將王極奔死事員役候另　題優恤外又據鎮臣報初九日百數賊騎深入墨莊寨地方見有傚備晝夜潛逃而各處且報郎素之欲再犯寧遠也臣念東賊方倡不得

不撫西虜術是虜既不以撫去然奈何毋以撫撫亂稱意小有
殺傷。即行勦罰毋得事事姑息如養癰終潰為患更深即建酋
亦款虜也、玩寇養驕遂至于此至于臣原不知兵安知勦撫揣
是臣所為訓練者什營格千諸將。而目以臣一片肝胆提撕一
鎮之精神見一有為肯前之士則立加獎賞立加提援見一頑
鈍惰儒之夫則立加斥逐立加顯戮一時將吏似覺漸有生氣、
而王總督是逃將以臣再四激勵遂以功名自期每托其于于
友誓以死報仙靈之役盤自可以逃即逃無罪而奮皆嘗賊立
戰而死乃一時同死者僅六人重傷者僅三人而百餘人逃潰、
不顧將命、總兵官擇其受恩深而負義重者梟十九人以五部

然而臣之為撫為勦大畧已可見矣伏乞 皇上念臣衰病、
賜罷別選經畧大臣以清撫勦事宜以定 封疆大計臣曷勝
激切屏營之至、 既而復上防款事宜內言明知西虜之不能
遽為用而要不能不撫謂撫之兕且日擾不撫又將何如然而
撫之地界宜定撫之額數宜定撫之款勦相合相分諸務宜分、
十二月 右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曰臣衰頹無職掌
安民必先察吏以察方之稱職為稱職其不稱職之長
皇上按置西臺為諸御史之長競競自守以求寡過而保身名猶見
然未可謂稱職也即此關緊之心請除去之夫臣無職也以諸
其大
御史為職諸御史皆稱職即臣之稱職彼出而巡方者如使百
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為一方之太平斯為天下之太平所以致

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得當也舉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于
病根
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復命薦舉皆拘貲
額固已不當其後律深升任者皆在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提薦、
昔西漢號多循吏史止載六人今 聖世雖曰多賢然亦不能
如此之多也如此之多則宜有治理之效何小民之瘡苦愁
怨弱者為鬼强梁者為盜也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術良而貪
甚成風無術可禁自大戶收為條鞭征收曰重有六兩加二三
錢者貧民糧少則倍之雖父子不許合封故有剥然不立富者
買物則給半值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舉謂上司令行戶賠行
置辦下程餅飾酒保皆受其累又有喜于作威者不問事之大

小一怒即析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亦得薦舉非上官不
之知也又豈真不知而故昧心也不選曰此我之同鄉故舊不
能憨也曰此權要之所托也是能報復不可劾也不劾則須舉
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于伯夷而酷者和于下惠凡今之人
誰無相知求人請托誰不能者以此譽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
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率多從寬故曰舉劾之不當必人務于
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怨之于保厥位甚為不便臣年歲以
忝位竊過分如不肯任怨而徒委之夜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
亦不忠之甚矣夫京官六年而察御史差滿堂官察河南道查
核亦謂之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曆二年十一月內本院題為

考察事奉　神祖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近來
遂不遵行一槩都推回道豈人人盡皆稱職無過者及遇京官
考察之時如何又紛紛議論之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
其不稱的卽便參奏改斥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
本院同吏部會議薦舉規則具題節奏　神宗皇帝聖旨是近
來薦舉汎汎濫濫屢有明旨禁飭通不遵守今後撫按薦舉務
查萬曆九年例不得狗私追㳟該科參處欽此俱　欽遵在卷、
每遇按臣差滿具題回道皆以為據臣極力行之卽為盡職何
必多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偷墮
相安則振作卽為多事臣德薄名微遂足以結怨而無益于廢

最也必仰藉　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弛人心
之邪慝沉迷未審而遽犯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必先敎誨之使
知、　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十二月內該山東巡按董
羽宸糾劾不職事奉　聖旨這論劾各官贓私數多着巡按官
卽提問追贓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我　陛下之
整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還將其所舉劾令
河南道磨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
（以舉劾當否為稱職不稱職責實而行法也）
舉劾允當而後為稱職不則卽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恤祿位
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
則社稷不安今天下禍孫于東夷兵連于黔蜀而內地之赤子

化為妖賊俘虜亦可謂不安之甚矣　陛下卽位以來宵衣旰
食尤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為臣子者乃恐以市恩自便有人心
者之所必不忍為也臣望　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
酷之必不可為撫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必不可行
所薦者必不可為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僅擬降調從
此漢然循省赫然愧汗翕然同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
（之方可不懼）
無徑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彼之名實甚粹美光輝及
子孫豈非任人大願哉　上曰御史回道考核載在令甲邇來
視為文具巡按所屬各官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滿復命
不論稱職與否槩擬回道上下徇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

民瘼思亂所關豈小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
卿以公忠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道遵承規例察吏安民
人思盡職有何嫌怨着令剛執憲綱永遠遵行○川貴總督張
我續病免以楊述中代之○烏雞太捷、平遼捷兵毛文龍塘報天啓三年又十月初一
日據涉差哨探內丁千總陳國忠等報稱于本年十月二十之
日奉差前至遼陽住了三日撿有天命爽錢探得奴酋帶了兵
馬騎從老寨回至遼陽偽官佟養性柯汝棟夏鑿奴賊伲搶只
在又十月終畢要往西等情到職隨調各島官兵從各島進發
擬江淮兵從千家庄進浙直兵從水口進征東兵從方山進遊
擊尤景和兵從鎮江進易從惠從寬奠進勦承恩從靉陽進又
擬王輔杜貴從鳳凰城進剳以四日齊至易鷄關職于本月初
二日統督陳繼盛楊禮等全軍從昌城過江直至易鷄關口侯
各路官兵齊集令王甫帶領所部兵馬伏于關左杉貴帶領所
部兵馬伏于關右全軍退關卜里下營其關口坐營埋伏大
總[illegible]參[illegible]河[illegible]
擬三者進寨各山師警賽哨吹至三日叛備合兵俱至馬[illegible]

不戰而走賊我兵止數百騎當力進賊馬患奎引賊進關精
逐表營空營號炮先發攻賊陣內賊家潰亂知中我計便折歸
路正奔砲同兩山伏發鎗炮弓矢齊放賊衆倉亂因鼓全軍盡
力帅砍殺令各營馬兵各帶鎗炮盡擊追逐約十餘里未便深
入收兵關口連夜撤行至鎮江城查獲功次各營將官某某等
帶領官兵共斬獲首級二百七十八顆本月十二日 官某某又據廣
寧遊擊某報稱本調進兵行至歸厥堡驛站山谷遇賊守邊
臺進等三十餘名衆兵追殺斬獲首級三顆連前共斬首級二
百八十一顆先是家丁劉某一萬兩陸續五千五百兩給賞前
功三付差官李華先責往劉某貫來接濟仍復借布撫賞客
等有兵所令安得我有賞也如使空一驗又失將兵之望謹查斬獲
功次先為報聞俟錄至堅賞解級一面仍飭官兵防勒外理合
具本
題以報
欽遵奸細韓宗功等伏法 兵部尚書韓宗公孫原任副總兵同伊
弟京師係路關山海關有兵馬護守韓宗三至登萊州作客代奴賊舊
奴賊乃以此計起馬大衆李永芳為總領奴奴見今入要害峯口進約在
京師俱督兵馬十五萬來京促劉令同遊首第一四子俱來奴兒幹赤在
家淸消任錦聽消息並覔奇接鄭史崔奇觀訪的確之宗審動在張
功成所也原與逆犯劉保遂亦撥數在來京為李永芳之心腹為宗
逆奴之間諜又查職同官梁之棟提審劉保奸細案內同謀劉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二四 天啟 三三 友石居藏本
保子劉子爵世伊父耳各李永芳書內開韓宗功至已知事体
妥當之路又有韓宗功舉火內應之說罪惡通天脗合可考今
劉保等已誅宗功脫逃潛網意共非奴酋為逆主謀無疑之
朝也不請巨胆包天敢再來作奴奸細也差兵牌于通灣拿得宗
宗功并伊子韓孩桂真逢于董成復十五日俱到職審宗功尚
日稱來此囊囑夫宗功逃將也恩諒于法據案又係逆黨也久
稽天討名在惡籍于何處邪即展轉支吾百喙難以自解
矣又據共行路潛入登州係而來京居停張羨陽家倚而走潛
又托寄真逢子董成復子左把總部下審客布置處處安排詳
為不軌孫可畏得盡其包藏禍心已非一日審條蹤蹟其捲土
而來此神人之共念者也
甲子 天啟四年正月 王師進搗大方。奏捷 巡撫王三善咨同總
尹伸雷見御向日升等各領兵渡河賊衆潰散奪杜河監軍
世焚大方老巢寨入大約壘賊首安邦彥遁逃嚴檄監理安
獲逆首奢崇明賊黨奢秦金貴李廷王承恩張向極等 ○
長興時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死之 逆賊吳野樵為亂先是長興
方聽官日報捕之後仇視其官及吳野樵石加照等
有所干謁而恨其不從。退忿入縣放火殺一并
正月初一日為正月賀 到其罪悉上。
起逐之當為吳樵對王名宗等餘黨進兵[illegible]
中性烈遂皆以出翀□去時為擊殺震動男婦多有焚坐
木而逸甚至有折抑者足而殺者真地方之一奇變也 ○ 削蘇
州同知楊姜職 姜素凶頑會職監李貴恶其强項誣以違惧織
造嚴肯逮之撫臣周起元力救得奪職歸里
○ 御史楊述烈議清 國儲疏曰竊惟京通各倉百萬軍儲所
係、聞萬曆初年積粟可支十年之用、乃因循至今、廩庾告竭、日
甚一日、庚癸頻呼、亦日甚一日、臣職掌攸賴、體訪弊端、秘知全
會計所以至於此者、
日司庾諸臣、賢者不時留意、所[illegible]在有之、然追論往弊、不意
有經年出納、甘為鼠雀之據[illegible]莫厭飲河之腹、因訛襲
舛、視為故事、法紀凌夷、玩惕有詐、收借米一歷、索運官常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四 天啟 三三一 友石居藏本
例一百二十兩、有受運官賄賂而從容通園、將多補寡者、有以
漕糧掛欠為市而賄金既入、輒那餘米補其欠額者、有將耗米
作倉頭聽旂甲與撒甲運出販賣、而官因之射利者、有放糧之
日巧假各役討賞名色、因而用小腳牌照出乘機盜米數千石
者、有射操市販賣紅斛與舖行、每會五十石者每日數十會、外
人知為官販而恬不知怪者、無異掩耳盜鈴、甚至數營下截之
役、而亦有常規者、有垂涎古董玩器、遇廠之日、令欸家掉貨相
關、或視貨物兌換而歸、而以倉米取償者、有征逐于毋問月借
米與欸腳抗車各役及派糧完日、領到輕賚腳價、而任意扣除、
取具收數、借得元賞之灵者、有短遲陳米浥爛、糶販價輕、除盡

嵗家至管糧廳營泒新倉紊亂廒口常規者有巧借當月名色而剝取嵗家常百不補一者有糶米不敷又糶豆亦用粧辮爲記者有倉口空廒不預爲修葺而致傷各薪木至令修繕之日工部庇累稱苦者有剝削牐軍每月支糧一石僅足八斗實以爲自潤之地又縱令抗夫挖去二三升袋中仍有剩米敢怒不敢言者其陋規大畧皆是矣夫上天不能雨粟漕艘不能神輸則所貯約已裕國留有餘於太倉者藉有清貞廉絜（劉萬春清絜）含泉不飲之人耳以臣所聞如前任主事劉萬春懸魚比絜茹蘗同操（李孔度秦公）列廒萬斛粟紅公署一庭琴鶴至今惟闗本官自臨庚之日不取碧中一物無媿氷壺秋月之品主事李孔度矢心砥礪銳意奉

公釐弊摘社風清積谷數盈巨萬聞之司庾諸臣之絕無僅有允稱精明幹理之才管新塲之日有報餘米五萬石有節省八千餘石有作正支消不等至主事熊師旦（熊師旦陝西）清介獨苦淡泊矜節之守尤足表表一時從來作事之人斷不能厭左右之欲央不能順上下手之情往往守正不阿執法支不如苟且者享容容之福收虛銳之功其素以奨廉懲貪未必收實心幹濟之効又如管太倉主事蕭持轄每見瞞眼潤囊殊覺醜態雖經察處尚未書辜項復借叙功之　典推以原官起用夫爵賞原讎有功而起墨吏貪人遂獲厚貪而又加之顯名如此行徑不止一端何怪乎奔競成風而一法紀之弛是在　臣爲破格懲勸計勿

復節次漏網之后司庾之臣不另一番振刷也臣復查　祖制凡各倉監督皆額設主事遇缺註選三載考成奏准然後升轉比之祿米各處倉務事體瑣屑頭緒煩多非需以三年不能剔釐清查而勝其任　祖宗鄭重此官所以爲　京庾計軍儲計　國脉計非諸臣擇利乘便計也頃成法變而爲一年人人視同傳舍爲礎地者特日之遷流于是又謀運別差而揀此中希捷得鉳延如蘧蒢復傳寓如傳舍而倉政大壞諸臣之自爲計則得矣如百萬漕粟抒情而不顧何且不特此也官數易則奸胥巧猾之叢弊易生而倉米已乾沒數倍矣迎新送舊之豎日盍而倉米又耗席敷倍矣新官舊官之常套必不可捐而倉米

又剝蝕數倍矣漕艘之粟三十鍾而致一乃令泥沙而用之豈能堪者甚則甲斗役夫凡上倉之民糧惟稱心紅紙扎一切感貴備焉令一年一換供而供之其能堪命乎合無仍遵　祖制監督定以三年爲限除祿米倉司官一年一換外餘悉久任如故庶賢者得安心供職練習倉務清查弊端而令一歲可省數十萬石其于阜裕節省非淺已也乞　皇上　勅部速復降行并允臣敕諸弊惡之木榜永爲懲戒勿徒狥情而輕　國體坐令官府日壞一日而莫之底止也○大學士葉向高揭請召還文震孟諸臣　不允○御史李應升補救將事疏曰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果銳之氣以呼戢而通天下則權立而勢尊夫

是氣者何也賞罰之風是也天下何嘗一日無賞罰而狐鼠有
擄斧鉞不豈䘲盤之極乃甚至于赦葬而不救今天下之勢何
以異此蓋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叛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
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
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之劑亂投補
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與三患相終始何以明其然也
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情面重者封疆輕私人重者　君父
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似風波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是內病
故曰病在內人主財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動王孫妾作是外病
狐鳴將軍夢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恩亂心恢演摹無計

本末俱喪手足不仁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剗其種
急今急驗卽指楚以予驗急奴卽敵天下以備奴如添孤條手
剗肉征調急於沸羹睥睨草澤觸借麾鶴以代驛剽掠　都門
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貂殯虜任其殺將以吞噬甚而竊國
者王竟借保將以賞亂嘗如一局而弈者數人一室而鬨者數是病病
挺是不以除病而反以增病幾何不喪庸醫之手故曰病在醫
嗟天下原非沉痼之疾也而庸醫爲之岌岌乎有不可爲之勢
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狙賞賞罰不明
肆針砭不　則二監不去數何以去二監之患不可謂不深矣　皇上試
問罷璫遣而幾許入者何人聲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難

扨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幾殺變而蹈患黔蜀者何人賄縱盜
庫表裡爲奸而一綱善類者何人此不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
幾許餉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申常憲傷彼毫毛所幸　天牖
聖心　剗斥死然天下之爲劉朝者不少而賞罰之倒置者尚
多逆黨漏網不問毋乃以護紅丸之故護風廟輕封疆之故輕
舜唐續奏金城之爭率致蒙道虜之誅而萬有乎何以責蒙
謀紀力爭　國本之何士晉且各被黜之實而衷可立何以安
光廟内臣之靡璮滿志矣而轉移念難坐視立臣之錮老成
之拂衣見矣而尉留無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攀
龍骨久沉突爲冰雪試思　冲主在上吾黨尚不忍言况權臣

在　朝禪受是何題目乾綱之廢撫方根玷我名山蝟息之孝
宫妾得并翻公案征淵一倒誰不披靡于是新妖四出伏廢幣
興或勢苦窮嵎巧通脈絡或謀成捲土密布機關雖死灰不燃
恐百足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操戈冀蔥方熾室門搖尾
何怪乎譁譟益之欺騙　朝廷楊紹霞之混淆蘭艾趙令祺劉
繩禮之積職見斜公然反乞升差也哉長安道上祝彈纍爲題
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竊幸豈非止聲之風息故避聰之氣
衰耶　皇上志氣淸明聰覽周徹頗言官或有觸忤不可解聖德每
見優容獨是懲及塗焉每承詰責而邪臣引去　批答數行風
釆不揚至其立仗不鳴之誚糶望日甚誰無觸喉觸諱之憂徒

戰事之際陳亦補震之何益徙此以往寮寀多禍今關門之事
特有樞輔効命用奇用正壯我社稷之靈因人因地結以忠義
之膽倘爲珠桂可念風鶴易驚分兵二萬駐永平爲后勁省運
餉款虜之費以廣投醪挾纊之恩撫道嚴汰冗粟之魁侵大將同
士卒之甘苦軍心一固關門自安何至一鬨譁噪發家眷去耶
以爲民望歲盜之肆行也兵爲盜藪也況政以賄成官實鬻盜
縣縣無賊之時責出智郎之署而縱兵肆掠邁邪乎嘖有煩言
謂宜責令移營城外戮力自明務擒郭縣渠魁以見練兵實用
○先是首王好賢 山東邪教之魁也實好賢之父王森所倡教人間果奇骨願歸附稱爲聞香教主遠近爭應而承死遣後
巨射好賢以此號召遠近逃易敵之士謀及益急而景州于弘志

山東徐鴻儒封賢春約以天啓二年八月之望三方同起鴻儒
等以他事相激先發後謀遠好賢爲薊州差官所責得以拒捕
進去筆妻子家丁二十餘人南走爲揚州獲所獲而禍本永絕
天幸也夫先是徐鴻儒旣敗賣曰我與王氏父子舒發天下之
十餘年按籍而數吾法門弟子已踰二百萬更逾數日吾橫行
天下孰敢攖吾鋒者景州一敗驍而好賢實從天下來怨逆謀
無一應者矣由此觀之使賊
輩發之不速其患可勝言哉
二月　禮臣請舉諸　祀典允之○御史喻思恂上言治道推
多鬬罨大約謂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宜
法守不盡相信○提督操江熊明遇請修念根本疏曰天啓二
年十二月廿二日申時四刻應天地震失常令行查府屬各
縣有無損傷等因當據上元江寧句容等縣各稱地從西北方
震起向東南去墻垣動搖盛器傾倒房舍有倒城垣損傷

又據常州鎮江揚州等府申稱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瓦搖落
房窗斜傾且多倒塌一連兩次君暑方定等因各呈到院該臣
衙查時日俱同復念　陛下居實申眷虧心神明廣開大道尊
賢顯士燭臨四海修攘舉墜固應天出禎曜地吐寶符醴泉旁
流枯槁榮茂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老襁帶稚子咽喃晏然而享
黃虞之盛也何乃兩失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上下相
望豈可不嚴惕而戒萬一乎近者如關中異鼠中原豕妖有
蠢豸之微肯臣不必越俎陳論第以臣耳目所經爲　陛下臚
言之則天之見異以示戒敕者殷然泄泄也癸亥六月望後火
星入南斗逆行二十五夜以後守斗口七月二十五夜順行復

入斗魁逾五十日不退含漢志曰斗江湖揚州分野也八月初
四日昏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又其時月在昴初度昏
初見月如彎弧金星落蝕九少頃金星爲月所食金星又九月
十九日昏酉時金星正當心火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拔劍十
二月初四日日加辰太白晝見於坤宮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
黃龍至今正月初處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寸天官書曰軒轅
大星　天子後宮之象而吳楚之疆候焉或占易衛則軒轅星
正直南京朱易又古人所爲吳分也此精見於天者如此而
黃河爲四瀆之長今乃議溢大決流漂過處秋水灌淮徐淮間
歸爲河諸臣負薪沉璧勞瘁經子實借宣房斯固陰盛違縣之

慮而淵州且隳、帝溺水盡婦民不䘚溍此逆鑒見於地者又
如此、夫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月地變見於
草木、物震動、之經以柔靜為臣之常義、震則不寧、豈非災異之至
大者哉、臣雖不能知董仲舒劉向兼治公羊穀梁之學、敢其禍
福傳以洪範、但念 根本重地、豈宜兆搖動之象、臣官署密邇
鍾山、朝夕遙瞻 高帝弓冶、萬靈呵護、當地震時、官署屋瓦皆
然、附 山林松檟可知、臣從 宗伯後恭謁 几筵、鬱懽同祈
福小斂、 陛下試思今日 南都之關係何如、民心何如、風俗
何如、吏治兵政何如、則 高帝之靈有恫乎其不安有六焉、吳
天經女方疾耕力織以佐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逆派

大洋、內監之料價、驗科、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亦衙
不能操其量入為出之算、一不安也、吏逆威雜、濫奪百姓、奸邪
並生、猾衣塞路、而良民常以無辜僵寒死獄中、罪劾保存卒惡
氣力為行止、而田更野吏之公評、壅淤不得 上聞、二不安也、
細庶齊民以饑饉自賣為人奴婢者有之、得吳中數郡儒最
豪、氏貲田宅子女、役充賣勢、漁食閭里、幽避征搖、繁劇由役、累
累單寡、剗產、豎奴搖手觸禁、民恐私沸、有司莫告、三不安也、
水陸軍兵、祿承平之久、歲同觸上、而將吏安不愛卒、又侵卒之
各衛祖軍、帆、種其形、休儒、其腹、府吏胥徒、抗敝巧法、剋食軍之
餉、爲害何可不可勝數、 天首益黑實繁、武臺精兵一旦緩急、四

不貧也、浮游背民、剽掠奸怪、誕兵說饑、聚眾禁背、聯盟妖語不
奉 虎狩擅行弄兵、詛盟歃血、伏莽候棟其雄者、又能聚子公
之力走貴人之門、操持長短、燴亂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間、少抱
雞狗之才者、無不積金張盞、鼎鼎鄉井、五不安也、中都帝鄉、若
陽花蔣淮、扁喉咽、梁球犬牙、五湖浩渺、吳越盤互、竈丁鹽徒非
民非商、所以盜賊如雲、連帶江海、焚燒官寺、篡取獄囚、劫殺長
吏、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御不平、搶攘立見、六不
安也、此六者如討奸猾、捕盜賊、傍江海、懲昏暴、臣敢不惟力是
視、而臣所不能行者、權臣必能行之、權臣之所不能行者、撫按
諸臣必能行之、當此天人交做之際、誰敢問不急之常論、角無

用之虛文、惟是臣等草茅疏賤、區區自効、不過精衛填海、而
君相則所以造命也、昔殷高宗時、雉升於鼎、豈不為異、高宗能
省其故、恭默思道、遂享百年之福、而振中興之盛、齊人有告其
君者曰地將動、晏子曰此不足慮、是見勾星伸而繼星散耳、能
修其政、齊亦無他、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官府中外
之關所當崇得抑陰者、諸在有事、反身修行、思其咎、眷、一念
而神明之應若影響、行料 上帝如響、海內承福、東表貢粒氣
南部獻威鳳 陛下方遠邁殷宗以穀 萬壽而燮理大臣宜
陋齊相於不足譚矣、豈不亦善承 天心之仁愛也哉〇御史
吳尚默請定吏胥稅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議以清查其源首而核數稅之罪區

閒用房稅契每兩納銀三分為率又限某年月而更替之嘗議及三年役滿一切書辦季役亦以嘗議為卒滿則出缺聽本衙門官考擇其勤謹者代之代者納稅如前間有從私功令又無皆者或不易其人必易其共者亦納稅如前或少續奉旨內額外為者其人必易其供臣人大方酉把陳守恩許降故天之數○黔撫王三善被陷其事下人以參謀令招安位母子此其以勤為撫書叢原自不差及提兵同省中總○兵部以黔彼叢見漾首所叢咎在撫臣暴謀督臣無備耳○兵部以黔禍

未溺讀戰守善後九事其議曰黔省孤懸絕域四裔年所辛凡其也擇臣立解會重圍直驅大發警死同守則人心未肯不可衆附兵未必不可用也繼是大方老巢貴州甲胄以寨舉今摠兵全鎮其地指授得于如意乃之告固當運籌對前勦伐志湧其兵壘遺議是悉矣無勝負兵家之常多不顧身勇往直前其亦有屢技其退計豈能萬全今之所慮急者在督臣收賊之基我兵將使士氣之彼復振固遠近之防令使人心之不擒兵理散之餘兵衆守城貴勇既保完全養食何難亦輩此所最當急者一也○撫總臣出任一數月實臣衆已代理之賊勢緊急貴臣有調度兵餉之責難以一力獨當應遠篤雜才大暴智知西南利害者或推成滿立刻簡用克勞在山成重自振此所當急者二也○備

沉為黔楚唇齒之邦輔車相依黔急則楚沅亦急況楚之土司多為安酋孫見之勢觀望成敗以為順逆故先年征勦因賞之隙設撫臣以鎮之事平議撤非已會議已得俞旨矣關就近責屢提又復中止今其事勢迫而沅撫仍應復設土司擇就近三有才望者責焉之令其智勢沅孫有彼勞及將命鋒言者三庠是均之有責得其人而黔楚皆有福無及矣當司保之○方臣傳宗龍屢言黔理方暴黔中有其人忠義當意者三論韜之而省之夷傳暴熟方于實中寨其人忠義果敢誠師之給而省之機三臣請為機以宜大暴勢才其中有所以鹽廣功侯似至之三用徵梅機以國其勢分臣必兼平宜以南凡此所當急者四也○與師動衆千變萬化皆在天未順其理自非見博不能運籌一時之全算天未又其手心之亂司推賢者不一規避不能成之一勝之任者多府得即就逐推擇良輔臣不是以深入就之一率無超異今者各道府使未可知宜速選才以為府及郡帥之有才知兵者令遺府用諸數任事功成之日撫節兵大用及撥之此當急者五也○從撥種教甚多兼以撫見之格大勇從縣將今我兵故萬統而已以新膠緝毀非團守雖及新兵征戰之此當計亂而已兼非兵將有限賊衆同而息策滋非力賊無以讀西各發各勝使賊廣背受賊婦可驗覓暈堰聽懸護在賊中謀亦不發

加害非大集兵力不可動非舉罪致討不能撫先發以明威候撫以結其此當急者六也○安邦彥之悖逆無道陳其惡之詐府取事皆神人所共憤而王法所必誅者廣帝廢心重懲實相以撫其歸而除此二首不數奇開安位母子驟亡降不嫁相機非猶之寡羽四十八枝中亦當分別應逆而收為用先之于孟獲也深之而已自古未有從其種類而兵連不已者即郡縣而皆兵設縣亦貽異日之憂當急者七也○安奢二酋速聯相倚非一日矣非有實叛兵于安酋營中則奪酋今之一舉動危安而為進止可知已今安奢得擬悉奪首亦將在逞萬一遺事危爭以肩一帶又復變動合行四川撫臣守永寧以鎮其中路無逆兵叛防其亂首惡惑奇世輝奮實者所示散生之路陰截麻綱之計一應措閣若關者不閑伐酋散備之心少撫而後朝衆之入得一遠義安而全蜀供安畜酋得面安酋自抵所當然今六也○貴陽急寒自鎮遠以及偏沅皆有土司錯壤由長當以至新漢者為點要冲不崇諸土司非我族類淘洞易推郡各已悉切震隣亦惟程庸寧萬一不輕之彼爾隙全心夕更為亂關係安危豈淺也者合行湖廣二撫臣嚴飭兵戎嚴行保甲安輯以預折其萌務為先事之防毋貽後時之悔此所當急者九也

○風霾○上命內外臣工各圖修省○充川廣閩浙香貢

○刑科解學龍飭玩懲貪疏略稱　神京之安不安全係乎榆關之固不固而榆關之固不固全視乎奴酋之來不來去冬撫閭鄉之口傳與撫道之揭報蓋岌岌乎朝不保夕而今徼倖又復二月矣噫亦危矣職請奴酋去冬之來非真東而今日之不來非真不來也請得而悉言之奴驍騎有數盡來不能不盡來又不能進有主客之慮退又有巢穴之慮非萬全之策故奴不來也既得河東固形勢任耕種不得不用遼人又不能不防遼摽來不來是實情非虛辭人虜雖不能加奴然奴不能不防虜皇皇焉內謀之不暇故奴不來也其國東接朝鮮西接河南臨滄海北界虜穴無一矢遺鏃之費而奄有千里之沃土貴悠亦已少歡故奴不來也其

年　一東清撫再重開鐵道近遼瀋雖不肯立其志甚大其勢甚
欲其必欲得遼瀋不待智者而知也今三岔距榆關不甚遠矣
明知我不能往故奴不來也。此職所謂去冬之來非眞來也奴
知　中國防我畏我竭海內之力從之供應驛騷民不聊生可
一舉而來其罷則奴何以不來也自廣寧潰散　中國何曾探
得彼中一毫消息而田有倉亦沒哈等分布偵探出入一片石
等處有如無人之境今有倉雖說擒然先有倉而隨去者不知
凡幾此中情形彼知之審矣奴未嘗忘　中國則奴何以不來
也今佟二賊雖傾心於奴但非彼族類終不能釋奴之疑若不
日日有事於　中國不足見歸附之誠而徵奴酋之重夫有此

二賊。朝夕擒獲則奴何以不來也職素不逼虜中一部落耳公
然字零星之年歲我將數百人而我吞聲不敢問夫虜不與我
合則必與奴通小路不防之處皆奴馳驅之地也鄧艾之綿竹
白馬關之雞王嶺皆可慮也則奴何以不來也此職所謂今日
之不來非眞不來也此宜何如綢繆何如措据何如從實應備
功何如從根上着腳何如同心戮力以奏　王室何如知人善
任。以供指揮乃現在鐵衣曾有的數否關撫臣欲點閱而各廳
不應且亦無如之何也收買馬騾硝黃盔甲曾經驗否關各道
與各鎮將交推打架修飭情面試問馬騾若干硝黃若干盔甲
若干當必茫然無以對也兵馬操演未嘗不修其故事然不過

千把總領百餘遊手之來在演武場敲[illegible]喝賊辰而集未而散
已耳彼大將不惜病以偷閒則稱膽為樂事逝且遣人於南都
置買名妹此乾坤何等時而為此也司農告匱東平莫支曾有
一日不言餉缺否乃三帥各領銀一萬二千為治第之資令人
且駭且愕曾不思斬石刊山即此骨啼號處之征人而窮工極
巧無非敲骨吸髓之物力。且所貴大將者為其申明軍令有犯
必斬乃出關之標兵其伴作家丁在中前所奸宿逃民之妻本
婦喊叫反綑打其夫以致坐視奸淫而不敢言廣寧道具揭而
該鎮稱病不出此干軍政之律何如也忽而荷戈忽而捍禦譏
司總領而令若此也乃大帥之營逃亡倍於他將有遊手而出

人於虜地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為響馬行劫者。自知
逃亡日衆而拿一日工班軍梟首驚衆何不仁甚也管房每間
領價六兩乃暗自侵尅每間費不過五六錢拉兵為工築土為
墻而已如一遇風雨而軍士露宿如故也馬料草豆貪弁視為
奇貨十扣其半以致朝御尾而入棘伏櫪而斃且倒死又不即
日呈報關除錢糧而遷延為肖支之計　國家有多少金錢而
堪此浪擲也。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此而諸將
領且大袖高巾晝夜聚飲沉湎於金谷流連于青樓弓矢器械
寸無一有惟望奴酋一到為遼陽廣寧之教場不天下事尚忍
言哉至于無賞一節尤願與當事者共商之盡易明明救奴以

要我奴明明借虜以困我直待彼中養得勢氣十分完足做得
事體十分停當且使我東奔西走無暇整管又何我東缺西殘
沒不理會然後一面討賞一面舉擊使我財匱不能支兵困不
能守於是或合或分或奇或正欺我之疲乘我之怠不識我之
借得單兵寡卒下迴何以應之竊謂從來款虜之法不過藉此
以紓吾邊鄙之警而未嘗恃此以撤吾戰守之防若以款而雜
奴虜之交則可謂彼受款而爲我出死力以捍奴三尺童子知
其必不然也夫一意於守而後可言勦合守言勦不得也一意
於勦而後可言款合勦言款不得也我常示以不欲款而後責
不得挾款以求多於我我常操其不必款而後奴不得借虜以

坐困乎我且以撫金爲餉金而捐升斗以寬加派則民不困更
以撫賞爲犒賞而散千金以酬壯士則將自勇層層有天險人
人有戰心彼望而必不敢來來而必不能進我無如彼何彼亦
寧如我何哉從古三代禦夷深得此法迨宋之終沒於夷也以
歲縉和戎殺武穆而戒言兵也鼂錯謂匈奴之貪不如勿賂勿
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與其疾也不若異其大
擇其遲也不若擇其小善哉蘇子審敵有可爲今日左券不可
不深長思也大抵治天下者須有治法又須有治人有治法亦
可以立人有治人亦可以立法有治法則人之媮者香頑者廉
更舍無不醒之酒暮夜無敢入之金蔵可以立人也有治人則

法之墮者飭玩者悍汾陽飲酢於平章淮南震讋於長孺故可
以立法也迺來高者優游以養望卑者縮腕以當幾身在局外
則爭梟盧一當事任則蔑竭藏寄封疆者多全軀自營之臣而
膺圭組者乏一絲不染之守職竊惟之至于部曹奉差而出能
爲壑宵耳目所不知又當撫按糾彈所不及而撫按既假以体
貌而不盡言州縣又怵其威靈而不敢言以致貪饕虎噬不顧
陸地之議而狗我蠅營喪心無知之魄如其巢者眞士紳所差
稱名教所不齒也所以使　朝廷之德意不免閭閻之生理不
遂天下脊脊大亂皆坐此輩伏乞　皇上赫然震怒　天語可
學　勅邊疆之臣糊弱壹痺以閑着作急着　勅中外各臣

精白一心毋以民財作己財則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死而天
下平矣○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於正月初十日接得平遼總
兵毛文龍具詳呈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監軍副使袁崇煥
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眞正壯夷當陣生擒
虜賊四名除二名已故不解外見解二名俱係眞正達虜臣隨
賞其獲功員役陳汝明等銀兩有差令中軍官集將士于衙門
外三砲三爵用綵亭送各員役於寓所臣時在寧遠適春賞夷
人虎酋等部俱到聽令撫官解其首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寧
遠不獨風示遠人抑亦見天下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
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颺泊于

風濤波浪之中力能勦寇國收離人且屯且戰以屋掛梟首且
其志欲從臣之請牽其尾擣其巢世人具慎觀望惴惴於自守
不能者獨以為可擒也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頓令強
項欲足者慨死無地臣讀其疏輙為東向再拜隨寄金紵以鼓
舞勞之意又臣近有諜于東諜回具述文龍有謀為賊所發而
賊窋人鉄信其諜主也近亦逝來言其事則文龍之膽智無且
不在賊巢之外顧援之而不能深則彼之堅自若數四援之而
不能入則我之計且窮是惟大兵相機而入方可殄殲而文龍
所　請之例尚未一有夫邊人之相蒙也上以實求之下當以
虛應之況予之以虛者責之以實效上不能以虛為實而下又

何能以實應虛即如文龍報功則疑其不實而亦許之例則信
其非虛而甚難此等舉動皆足以解天下之體而無以鼓動英
雄任事之心益觸笑傲事無有了期且有不可言者臣謂登萊
防南岸不防北岸東江作虛應不作實應似審而疏似省而費
如膜理有表按之不入終不關痛癢究竟疏且為漏費且不貲
伏乞　皇上　勅該部查照有功員役照例匯實其所　請餉
糧酌令給發責令登萊撫臣綜核其事無目功不必核其虛餉
不必問其實令孤懸異域之臣相身為　國大聲疾呼而不一
應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四月總督朱燮元議處藺地
疏曰臣親戎行閱看藺寨在太壩新寨永寧通江一帶皆貴州退地也地將於黔上實在得分二面逶迤奉　旨督討臣與撫臣

弃進將文武不帶應命一家五路之閒貴三年之力以有今日聽
二遵逃奔竄外尚未　蘇停而萬黨糧土業已廓清夫蜀自遵
義都縣以來不以得土毒利及以費兵爲累故議及呔流輒多
慶顧但二首進逆滑天連年血戰權而得之即微仍宜宜撫州
具之謀人手兒承乘一塊土西至建武東至遵義三面而環之
賊欲勦則要處不可開出而表設防則二千里之達最難聽應
發人服心附服之闢去一虎可復遵一根平當　聖祖時天従
草昧西南夷氣不畏法故就中故走衛所以遺血脈徒用牙錯
之義殊少彈壓之成設尋至于二逆尋惡橫行已無　天日在
蜀以為土司而寬其文綱衣黔以爲降夷而盡之不敢遂詳敢
叛一朝聚發投官然民不番州亭此百古未有之來尚可因稽
苟且不為長久計哉　爲者欲以赤水河爲所自河以東隨陽
一帶悉以真點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寧悉以還蜀難永寧城
中議立遵府與遵義建武至捐裔角鄭呼吸相應聲勢聲絡用
以得壓請衷併撫內地計無事于此者若屬肯以爲　而剿不
肯更張則繁平鎮內邊之例屬自鄭縣縣仍衛所聲日聯枝亦
畢不可臣不敢復開礎之名以蓋多事但審地勢焉人情仍不
剳不出于見猶聽　處崖之公議　皇上之閒孰耳至于二首
樂巳無寬無象人禁遠逼戒且暴接將或遣以歲月通未可知
樂黔哥魯查刑害相依憂據該省撫臣督會應提臣已發案將

款集忠提兵一萬殺衛界子拔職等關直入大方該撫臣即留
合營臣又行令總鎮李維新披劄事畢再發重兵應援外徊是
蜀連年用兵公私俱匱庫藏括而又括錢糧借而又借小民之是
低難未食骨血盡竭不救自焚最為臣憂心如剝不能朝夕殂
上既清早宜疏議一面議法清各兵漸撤以省民力臣謹會同
延按會同上請伏乞　皇上　賜裁定
三月　樞臣請亟推勦逆總督時書督臣王象乾告歸議代兩難其人樞輔孫承宗謂不如其
停之然而事遠去關門二百里遠矣至三揖又數百里遠矣相
輔以一身任千里之封疆事無太勞乎且督臣離岳雲而侭其
順義也行之日軍民推道遠皆三十六家夜人伏地痛哭不忍
非素望德澤素洽華夷之人心詎能及此本兵之請留督臣實不
僱請總忠
意蓋深矣○冢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要地之宜時科臣熊奮渭臺臣李喬
言文選考功司郎中宜不拘資序揀選
而以之正與趙太宰之言合故上從
疏驗試事　上曰賓興大典雲南京官主考仍早與選差
不得停科晉縣壬午前例聽御史便宜行[illegible]

戩壬午以前款事　對狀中樞控御宜罷孫□逃尚書或副劉
府有職業賦而文章養者者亦即予糾劾監其田人中有二人
者或延按御史無監軍之責與監軍而將偷奏與無順惟專者
印以御史須其事故應部速有此請已而命工部主事加邢耀
行人張鳴陛各仍　轉該省撫按
按治逆厥兵護送多致殊廣　大學士孫承宗彈邊□疏曰
臣于視部時曾見捕獲奸細紛然見告而左袒經畧者捕皆遼
撫之人左袒巡撫者捕皆經畧之人此豈奸細分曾而應抑豈
遼微擇人而捕因不招辭成獄口口為真甚至暗啞之孤兒立
殺受貲賣刀之廢卒以賂相獲即知近日刑部咨稱臣傳稱將
要殺丁喇嘛奸細董成俊從羅城寄放王喇嘛逃走見今王喇
嘛日在關城原為尚書張經世從宣鎮招來而督臣用之款塞
每見臣時有實然何曾要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寃何豈盡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四　天啟　四八　文石居藏板

無因而畜恨之極楚何求不得臣微聞東省有陷虜者之親戚
極欲招為緊隨可惜為關更可因關用關誠知城中陷溺者窘
辱已極又見脫身來者流離更甚至其携有家口棲領歲時方
且中懷猶豫乃更迫以慘殺死豈擇音挺或走險誠念陷身爭
外者未必盡是异心而脫身于中者豈其願為惡况無奈衣冠
大列尚以苟全豈鉄黠㱕流盡責慷慨况東省之脊粟未定或
併生心遼西之栖泊南安將為驚骨而大姓豪族流落中原日
親三匝之樹人樵未定之魂垂豪而往靡室靡家既苦苛覊携
貫而相親相傍動遭奇禍㝡推中上然豪君奇踪跡抑且同未
流寬相告嬰挾盖作客他鄉巢目有出河之異邊歸西刦掠足

皆財虎之業臣抵關即嚴海禁于津登嚴越渡于山海并行湖
海郡邑不許私買硝黃下海向來自備資本借官批上納者聚
行嚴禁盖法嚴于防而未敢槩苛于搜索且自楊文通盖州而
陷溺之民心日動自劉興祚通款而殘暴之賊殺日頻我方
開一面之網借賊之殺機以散其不附之心豈更容羅織之條
失我之寃政以阻歸來之路誠恐逆難中原者尚以為叛卒之
孤兒人徒知張元吳昊之賊人為可防也不知野外大都之遺
殺亦有機也臣敢謂已誅者為狂所謂法當慎其將來臣敢謂
立防者可疎而誣刑無濫于無辜且令關外十六萬兵民一聞
訛言驚奔不定臣與諸臣□宜德威即在約東日在拊摩逆且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四　天啟　四九　文石居藏板

怡然安輯伏乞　皇上酌察人心　敕所司謂濟寬嚴無以逆
民之在苦而疎于防無以流民之可疑而苛于誅庶邊臣仰
天恩之浩蕩以安集仳離俯乘間迫之警以殄殲醜類矣○吏
部尚書趙南星請乞恩予逞　時此側一行有力者赴庭遂官　貴者推陸無日款趙尚書題此
獵吏○杭州兵變　正月十七日夜陸生員家燭宴張燈火起是
之謀　燒布閧許兩生與檢大各兵房鬨哭生員及
市民逆入拔將寺與把總為難而把總衆饒焉雖各兵雲集挑
生員而訴之杖嚴追將生員杵責纍保以謝亂兵而九營兵變
楷情不平糾折毀錢塘門外以北也撥十座矣有一營楊把總
北示曾東營兵不許與戰而各兵手持木弁還發難之高等開
兮鼓矢欲殺之而后快兩遊擊撫拜求之得免令楊把總且率
逞矣似此亂衆西湖一片地㒵同戰場矣此即亦之奴者西而
之安者也焉　用此兵爲哉　○刑科沈惟炳特率百無一特疏曰臣遐暑後聽
有入告之章以廣　聖聽而竟滿公車幾無剩語即　皇上未

必盡行其言而言已盡矣第一年東東北之烽警未傳西南之
兵氣暴振使以爲太平無事作燕雀處堂之安而一旦黠禍再
張撫臣被虜風霾地震黠賊三精天道恒暘月食再告而又値
聖躬違豫靜拜幾朝則人心皇皇遂不無爱君憂國之臣屢于
中而不擇者夫以　皇上孑然孤立於上而内庭無可恃也諸
臣危幾惴從於下而外廷無可恃也戎事僥倖相蒙於各邊而
長城無可恃也百姓剜肉醫瘡于茅屋而邦本無可恃也徼天
之幸　祖宗之靈　皇上如天之福以幸一日抱火厝薪之安
諸臣乃得以功名富貴桃駘盛世之景象萬一奴不悔禍虜且
敗盟不知此時家居何恃以無恐則　君臣交儆轉念徹桑尚

可不爲汲汲也哉如節起居省侍御約　恩賞親正人遠逐臣
觸名傾停内操愼　中旨諸事此皆諸臣所已言　虞聽所習
聽　堯舜之君必有次第承納之日斷不至以規爲瑣所慮者
主聖臣直之盛事或挑亂於在旁時七亦獲之苦衷或擯落於
敗頹陰魔有伏莽之戎厲懷受騖之累至如諸臣各勤其職
共自乃心以對　聖明之王則有心者應知自效無俟職瑣瑣
條陳矣〇蔭魏忠賢弟侄一人錦衣百戶賜銀幣鈔敕以獲僞造郎御
通同貴官須兼錫英守福寺并前夜衙傘鳥璜盆俱糊銀囊鼠
付禁故也不知擅權作威之漸已釀于此矣御史宋禎漢直上
疏言辭廕不宜輕畀有以叢說者曰予此可以勸實辭之失當
矣逆璫除奸黨之功與孫侍御擒奸剿倭之功孰大而此輒
得辭廕拒不過在尋常還
彩虎韓人心何日而平耶〇應天巡撫周起元奏曰蘇松袍假

四十萬分爲十八運叔逃支銀原額正額止有此數同知楊姜
奉法急公並未擅減乃李實來蘇杭一味嘗利兼饒婗手講属
吏之議罰府官之俸遍寄訪之門捉民機爲匠人甚苦之又背
違成憲侵漁歲改擅增袍船鎮機等廣各府向無貂璫之跡一
旦添一中涓騷動其門不乜衆亂絡繹驛遞怨咨萬一奸民搆
出李端誠恐禍生不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爲有司存累年之規
而深爲地方防意外之隱患近來數郡中攫取已叔去銀鉅萬
並未聞一縷解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于地方不再計而
明矣且太安池等府四司料銀　陵工與惠桂府第及買銅鑄
錢等事坐給于此皆累奉有明　旨實關兼併使有司盡停諸

項急需不敢起解是實以一歲改而妨　國家一切公務者也
袍船每歲八隻　神宗已裁定著爲例劉呂兩監行之久矣今
忽增造二隻歲歲要加派僞造之費馴馴要設處夫廠之賞李
實不過得奸猾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擾不顧也萬
里挽曳之苦不恤也漏厄間萬千之稅不念也太凡管織造之
官多勸　皇上奢侈少勸　皇上節儉臣何敢以盛德事望實
但望其照舊例而行不至格外作耗足矣仇士良言固寵之術
袁實實寧知不得何哉
必使人主廣侈其耳目而後我輩可以得志呂強每事匡諫力
求先裁一切之虛冒實自視于此兩人者何若則所謂不敬莫
大乎是伏乞　皇上嚴諭李實蠲免袍船但令照舊勿聽奸人

擺置恐意更張此江南之大幸　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雖
已謫戍遠引斗為　聖世逃民更當論其無擅擬之罪曲賜壓
寬則職言見采地方蒙庥雖加三誅臣有餘榮矣○御史李應
升捲詐民隱請寬行寬恤疏曰臣觀今之議者但知急財用而
不暇急民生但知急邊餉而不知憂內地方加派之始在在重
額取盈郎秋毫之外以捐絲毛司農堅不肯應及欽急民貧賦
乘其隙川點滑齊相挺而告變所在題留分給捐天下之半而
又益以太倉之轉輸皇皇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得
之不償所失也今四海之中稍留寧宇以供數百萬儲者尤
賴一系之全在東南半壁而使東南有事即欲關轉漕之粟豈

可得哉故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惜內地之民生民之憔
悴極矣興利而未必可與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繁重奸胥欺
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竊訪株連誣陷三
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連五害也
拋荒虛糧賠丁買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辦七害也豁吏
妨農非特而比八害也白丁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詭
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　國家設預備倉以為民今會糴
里買穀以病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糴之半則郡國何以備水
旱乎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彌盜今立巡地捕役以誨盜而
議者尚申鄉兵召募之說則兼郡盡化簡木二反也侵欺抵贓
而舉指平民以完贓罰放工　曲按征民欠以抵解三反也徭
貪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緊吏怙終而仍予州縣肆其毒四
反也詔書停閣而丞尉殊莫知飛詭師橫行而南院十詞九准
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
未有已恭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
者清理毋使貪墨長氣瑞冗挺爵而貪民嗷嗷日在水火之中
以傷　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不敢言
而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久拼征之害今夫人日有百斤之
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併荷之則立見其仆民力猶
肉醫豈完天啟見征之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舊欠乎該部

明知無益姑免參罰然　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追擾州縣
猾吏哲于詠求嘗幹司府糧房一番行催即紛然出示僉差舞
牌賞錢數貫虎狼四出雞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而役之腹已
飽故蘇軾謂積欠之民為縣胥食邑戶哀怨之氣上通于天大
江南北連省通圻所在以地震告盜賊既作水旱隨之復有徐
鴻儒葉朗生吏八舍陳梟相之從一呼而起實可寒心　皇上
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不見實利年年搭帳終無完期
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
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損虛名而收實利無過于此
又近年吏部申飭考察者官不當經科可謂曲體民瘼第詩吏

往返少亦四月餘處留部更為延遲止三次秋穫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之交荒月豈能應乎今四方多事議可從權必查州縣正官評無玷傳未及期者悉留免　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前營營于行李餽送之費既可省地方之撫循亦可為長久之書焉豈非安民之要務哉惟望　聖明採擇實見實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二十五

安成
溫陵
古鄞　丘　酉較

四月○戒奏疏冗漫○原任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鎮道各官戴罪立功不得稱病推避于是御史張鎮上言今邊事之壞也大都始失于恩秩太濫繼失于戴罪立功終失于回籍聽勘黔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詐降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受紿落馬中道被執噫抑何其闇而疎于計也三善之罪不待言矣獨一時棟督鎮諸臣平日享　國厚　恩則高牙大纛握符分閫儼然當軍旅之重寄偷功戒奏覬又將勒名鐘鼎

功衆封陰受不世之殊寵乃何以大方深入之役二十日聲息（已書賊師之方失者）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又何以䝼鬼蜂擁之時進不能推鋒陷陣退又不能掎躡赴難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秦越之視在曾欽馬倜紀律疎于平日臨難惟有逃竄至張彥芳之託病規避罪浮于二尹而尹伸輩之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梁汎泰方明棟于地下哉試引逆事律之廣寧之敗王化貞孟浪起釁其委任孫得功卽信陳其愚之故智也其庠奉掾掌言戰卽郡縣大方之故智也況三善親履戎陣直搗虎巢一旦變出意外身爲囚虜雖其輕敵致敗功難償罪然以視化貞之望風奔逬者亦微有間乃化貞逮而熊廷弼有控馭無方之　旨今若

三善被擒而述中僅僅以削銜處以聽勘處豈總督無控制之責耶抑撫臣被執而督臣之控制猶爲有方耶不惟無以謝三善且恐無以服天下之人心矣說者謂廣寧之敗河西淪沒今大方雖潰猶未至斷送封疆述中之罪似當別論是不然　天朝赫赫重臣俛首而受縛于苗夷視喪師失地者其辱同也則其罪同也今新撫臣恭復一此時計已入境受事　皇上宜諭緹騎逮述中而致之闕下治以司寇之法使貴陽士卒知袖手旁觀者之終難逭夫三尺也必且誓竭頂踵以圖報復且使天下封疆之吏知戈矛起見者終以身膏斧鑕也莫不洗滌腸胃以期報塞至鎮道諸臣寵難已無同志後來安望效忠罪不容

誅功何能立彼高出胡嘉棟等之覆轍具在胡不一併逮治以爲保命全軀者之戒哉臣嘗慨年來貪儒成風誕謾相習小有功則晉秩錫廕昧心而冒上賞大有罪則護藏議宥靦顏而偷餘息　封疆之外以欺罔爲故套朝端之上以調停爲忠厚戴罪二字視爲護身之符聽勘二字眞同續命之丹　朝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頑鈍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爲哉臣草疏甫畢閱邸報督臣楊述中疏稱總兵馬炯病故張彥芳病勢危急萬無生理馬炯喪師失律死何足惜彥芳之病兵部原疏謂督臣屢疏無一言及本官之病其爲托病可知又云怯敵之病貪生之病知有已病而不知有國之病　今

背臣稱其朝不保夕豈背臣驚悸之際心神憤亂代爲遮飾掩
彥芳自知難逃寃甚憂鬱成疾乎臣謂彥芳即眞病亦宜令其
駐省城調理毋遽聽回籍以遂規避之計嗟乎貴陽何地總兵
何官彥芳以奄奄待斃之人當岌岌垂危之勢逃中早不具題
請代至今賒事決裂而後奏 聞則逃中之昏庸怠玩此亦其
一矣毋怪其坐視三善之困而不之救也 島師擒賊將又敗
奴衆于高嶺沙松牌獻俘奏捷○賊將金重德原係屢叛投虜十總余遇河之侄奴差往平
鹿熟東歸路山把截剛民淫殺男女屍積如山偵事馳報毛鎮
隨差山哨內丁把總王德亨于三年十二月三十支陣擒金重
德把總詹大魏頭詹二日總王金等共十六名 又于正月初
三日令其過河八月將士王輔李繼盛陳繼盛等與達奴塵
戰擒與夷頭目太宗明麻叔馬昆賊有差分別情罪輕重俘解
首惡梟示賊黨其餘發島中屯田書藏秋末冬初奴屢謀叩關
兩屢爲毛鎮挈制何脩不備嚴守爲難故告急之文累報耳○ 禮部侍郎董其昌差竣復
命 上曰錄完即報并選訂奏章多卷見纂輯勤勞送史館采
用李維禎既稱宿學史才即與推用○宣大巡按方大任陛辭
奏曰臣觀今日之世運亦可謂不平矣觀之天道則星變風霾
觀之地道則震動坎陷邊疆南北夷虜狂逞而匪茹 都城內
外劫殺橫行而莫制長此不已亂將焉極此誠臥薪嘗膽旦夕
憂勞之時也我 皇上 朝講罔微批答如流上既有精勤之
主羣臣鶩遷迅速鶉行無斥 亦不可謂無任使之臣乃寅誼
之休未臻傾危之象滋至此無異故臣嘗以爲世運有不平人
心先受之人既不平世運轉受之今天下人心如何哉其早乖權

富貴之是求全不知有 國家其高者借功名以爲媒究未嘗
于富貴棄法紀而不問忍廉恥以徑行智可弄也不羞見鬼蜮之
陰謀強可恃也輒係虎狼之爭攫集萃花集枯莖計靡爽錙銖翻
手覆手倏忽頓成雲雨名爲愛 君而實則所以庇身跡托愛
國而實則所以營家嘗試于清夜平旦之際妻子余形之間自
省自思自盟自誓果有一之眞出于虛公而不稍倚于偏私者
乎此皆人心之崎嶇險側變幻譎張臣雖不敢謂 朝廷之大
忠賢之多人盡如是然而十有六七矣臣又思之其始也相重
相推皆起于不自知盡世運之所潛驅何敢以爲諸臣尤其終
也相沿相習竟至于不可返即世運之崎有象何敢不爲諸臣
懼語云君明臣良良也者自然而然乎夷相率之謂也今之羣
臣果能于此不失則榮身肥家之念自澹爲 君爲 國之忱
自切無委曲無偏陂一人如是則一人之心平人人如是則人
人之心平于心爲良心于臣爲忠臣而由此以求平也世運亦
必象之何傾危之不爲定何寧謐之不可圖哉顧此非可以口
舌辨自非可以章疏披陳要在獨知獨覺處思之省之盟之誓
之而已伏乞 亟敕吏部爲之宣諭庶其恍然悟翻然憤而
國君之事實有効力之人世運之平漸有可望之機矣臣在西
台已兩年言事極少一則以聞昧鮮識無能別有窺見一則以
忠讜已多不必併爲瀆而其[?]畏[?]而不敢輕發者

務實見人心之不平縱有嘉謨嘉猷不過物中之浮物紙上之
具文言之未必用用之未必真祗存一段議論焉是以寧丑寒
蟬之詘不效蝴蟀之鳴而默默坐是也。擒獲龍華會謀逆妖
首金科馬承等○漕運總督呂飛龍奏拔劉大受等尚保會泰
說曰自邪說橫行以來名理漸滅名教不足
以[illegible]具逆刑志不足以暢其志固結日久逆謀日深往如徐鴻
儒[illegible]下通一貫冠引兵者說也一旦發偈于鄒滕澤鄆之間以
致利落皆蠖坎燭後陰褒甲托戈者半斃伏尸流血者萬家二
百餘年來齊魯文物之區一大厄言之切齒矣孰何而龍華妖
窮有李英其人者發覺于沛邑妖言滿紙令蘇謹嚴前賞臣李
孟王題 蕭蔣問供有梁飛王逆玄一遇安支許長等多人臣
隨具報獲奏仍 請大索于天下至今未獲方謂大創之後二
三妖孽必將繁敷鳥散鑽息于人間不意其因虎愈兩[illegible]眼
保常如江淮閭金科馬永陳用洸貴張科揚玄德有鴉文龍黎
閑果未獲徐行等影物相[illegible]而江之南江之北兩省三吳以及
縣[illegible]齊忽寺甚至 草般之下綠地不民伏莽呼朋引類斥地弱
天妄意覬何踢覓 聖朝可為貫裂象指藪此供報嚇天魔下

界真主出世之言務山劍海努然民兵之術偵倘具有妖名人
馬足一省直傳報聲息有神腿奔走之人撲滅為民有至死不
藉之響衆齊從州潛伏已懷寬犯 京邸之謀漸從口北過來
又作安排行事之計托言鬨亂妄覇出世神通另量通書直欲
倒鄉造化且清水混水之侵犯岳岸雨岸之交通大于小支之
結聚膽一到六十二會分開四十二天妖書妖言偽欺印符誠
勸札兼一不其甚至著列經卷暗畜邪謀濫流窮源始于京師
大奇人之傳授繼以滁州五賃山之衣鉢盤踞多年出沒萬態
謀恭不道之語其犯為之之謀倘非發覺之早從此蔓變難圖
肬揭竿斬木而起逆執事之頹行属生靈于鋒鏑原少府之金
錢尚安知其所終也 聖明在御長驅妖狐叫跳于白日青天
之下悉如雷電飛騰起 然則無不鼓舌而戮蕩恐蘗癰寮百姓
一之濱[illegible]安臣夫狂呼雲合響應淮揚屬國之羈當不止傾邦
顧峰鄆之積者臣于去冬轟抄偶見地震告戒都巳多有傾[illegible]
潁敵之衆逆知 天心仁愛預示以未然之防臨各寫中定
保甲團練鄉兵務 為聖傷嘗五以彌災學乃不旬日而靖
妖[illegible]奉護衆是皆 皇威有赫宗社靈長致道府縣同心共
濟不為十年稱牢之後圖頗清[illegible]頭顯瀕之隱禍如淮揚兵備
副使宋統殷揚州海防兵備左參[illegible]上堂潁州兵備左參議
程士前等[illegible]知擊逮書恐負[illegible]之處咸憤獲兇之罪盡得

往實知府宋祖舜嚴禁約于[illegible]任之楊[illegible]防孫審[illegible]元兇于倘
諭之後嬰孳潛消泰州知州馮嘉謨徐州知州謝于啟山陽知
縣孫肇興太興知縣陳[illegible]臺五河知縣陳善寶嘉知縣向孔
門米安知縣陝泰殊拔方努精[illegible]急于[illegible]大澤之中[illegible]保安一[illegible]
渠魁歷風霜于宵征夜渡之際正典 明旨先事彌縫
方者合所當行吏部紀錄需次優擢行取以信 明旨者也內
知府宋祖舜捷才雄略慧識靈心見兩于未萌戚[illegible]夷御遠近
備窮其窟穴黨羽[illegible]須[illegible]始終畢吐其情形知縣孫[illegible]
肇興發覺[illegible]于[illegible]無數多其功[illegible]在諸臣之上更宜優異
示激勸者也若臣身在封疆[illegible]事其[illegible]消[illegible]外不亟為擒[illegible]
地方[illegible]宗社[illegible]道罪戾幸矣何敢遽貪天功為已力哉至于
逆黨之亂寬鷲伏若命革之彰著頻有徒顧藉實多未開[illegible]
即嚴飢馬承陳用等而供[illegible]亦不能為泽水偶遽自難盡[illegible]令
固不敢[illegible]經釋然亦不便窮[illegible]究法網嚴寄人心不無驚惶不寧
不益嚴一面以示安撫之意查得元惡大憝向匿[illegible]于江淮者
若徐行等數人[illegible]行各道[illegible]緝速拿緝[illegible]于省直畢開有籍貫
者亦已發會南[illegible]臣及[illegible]天[illegible]江宣府山東各撫臣多方緝捕
其未有籍貫者始付[illegible]發[illegible]餘寡禁[illegible]不同[illegible]令悔過自新
用安反側之心且拔[illegible]進之[illegible]諒亦 聖明所不[illegible]也所有兒
費金科馬承陳用洸貴張科揚玄亮有 黎龍楊文龍逆案都[illegible]

蘇衙禁市律有正條相應[illegible]具題[illegible]解該道呈送府縣抄錄妖書
單揭另行賫送兵部侯查外伏候 明旨或將金科等解赴
闕下聽法司明正典刑或行臣等於該處法究罪奏聞仍行應天府
江宣府山東撫臣查照臣搭各妖黨姓名嚴行緝拿 正法庶
國法彰而人心仍其有造 ○蔡復一以總督兼巡撫貴州 賜
于 宗社生靈匪淺矣
尊勅尚方劍、登萊巡撫袁可立奏報朝鮮更立情實請 勅
尊使以重 册典○朝鮮屬在藩外其李琿之所以廢而李倧
奉 旨許讓差官直明之所以立事情重大難以遙度禮兵二部
一國大典廢立大義宜為評議兵部欲行毛鎮訪確回報禮部以
體 訪取有於查登有一面札付毛帥聽其可以毛弁一言決之也加
一面發各該國臣民公本回復歸其的當官員到彼詳加合
重 朝体以恤小國議便計也議上奉 聖旨依議行仍察詳
作速回奏部限本年十月回復奉札到院覈登行委二加
繫李惟棟往朝鮮會同毛鎮差中軍参將[illegible]盛行查二會同
文職李治臣領中府事李茂庭等三百一十七員武職唐臣
副總兵事李守一等四百一十四員會同[illegible]人之原以為人臣
以其有人倫也人倫滅絕而子不父臣不君其者則[illegible]

爲人之理而其違斛戰不遠矣亦矣論唐觀子民而保民子
之說命乎此慶君之所以自絕于天命一國臣民之所以爲國
書曾令者也何甚　封其久舊查令遽下本國民情狀奎進述
非不知者　朝廷之覩哉邦有同內服奉詩聞詳乃所以重其事
也但查以得實餞实何查必欲無已則亦覩于天命之兵就人
心之離合而已一則彼賊人倫而得罪于天一則扶植民彝而
承續天命此二者不待辨說而明者觀夫奐惟我昭敬王初無
猜嫌用廢于先海君爲後歸終未命德以忠事而柔位未幾貨
厥先訓不遣論弃黎老舊有任人不謝乃從天李臣是崇是
長逆惡晉惡下一其逆繼賁之行傳播中外齊索于貢刑亂天
毀禁撤民窮會增修宮苑恭怨與從迫無庭自備牒至盛篇斬
家口崖刑絕塔法陞惟匿忠言逆耳親期罪黜投异海爵荒屈
是以權懷致承積成猜疑幽母於宮六適飲食居母之處見屋
封之號寰甚至八歲之兒奪之于姑懷而殺之其他顧覆與刑
壽痛生靈不可救數　而若不以父心爲心終不以子道事母其
于父子之倫何如也　神宗皇帝臨御萬邦迨逾罔紀惟我急
若招承寵援遇于壬辰兵火最酷之慘壓震大邦是其十萬之
究而後暴露百萬之帑前費康衛亭屯濟藩養狀終始邦之覓
世如不可學今之生者死敵之孤也先君嘗日書教防臣工日
皇上之恩生死肉骨雖使被輪蒙于頂上有不敢辭言猶在耳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友石居藏板

然不銘鏤廢君敢二　天朝潛與虜和講冑之役陰持兩端
泄師一則恐使我王之爪士殫腸蘇屠湖血沸聲如雷劉帶
兩師一時併命舉　國之人痛苦刺心綦君問之恬其之臣宣
川之事潛完弊蔑僧庵屢死生將官被逮吏引入其迹莫恤不
懸厥罪籍獎其奸至如死事陪臣賞戰之金監軍御史觸軍之
并後入內奸終不復給賊良酒專以國汗取箱乞怜無所不至
自知負犯必欲掩惡　王人在館另加邀蕃徒衆以衛之甚實
益禁豈賄以勞之其實防口其他欺負　天朝觀望成敗之非一
二計而始不以父子不以臣道事　君其如君臣之倫
果何如哉嗚呼父子君臣綱常之重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退
或一日得罪于斯則匹夫匹婦猶不得保況爲千乘之君乎其
肆怨人怒衆叛親離而自底滅亡理所必至氣是者所謂難
先書業幸有依托先君血肉莫親于孫惟我嗣君乃昭敬王
三子定遠君之長子也鍾則逆倫仁孝出天先君爰鳳夢乃
異隱昏朝令聞彌彰夫命人心默有所屬如水就下癸之能
禦者老蓄德忠臣義士大小軍民不謀同辭乃于三月十三日
相率而拜迎懿發王妃于幽閉之中求承妃命俾之權署國事
是其循至正之名而行大順之舉府篡匹之遲亟遂絕之業
其所以表著天心維持人紀以月重光其再造者幾幾乎往古
則可以無憾垂之來紀永世有辭令晉其初政則怡怡愉愉

秦發慈光以數三問友睦親命　至有同家人存念房宅
精勸賑貧少無欠缺宵肖與全其　邦反正之夕都民輝捕
廢事之初即將仆輝鄭蒞矗首見上擒據親以勸蒞發之奸
省才貶局民隱是恤與情民悅黨兵衆賊散統俾將士勝氣
其他立綱維施美與利除害次第修舉而風采有立變者矣夫何
一經藏言誅親奸關捕鉏市之徒者曰罪兵謂國失大庭庭定
部撰敵者片說宮室承母后之明命從官民之歸已者曰慕
迺至于引田優施殿納蠻藩火之蕺光不近理又以不先稟
命爲罪夷春秋之義內所承然後上有所請次第之間理勢
誠然凡此欲語下令辨說而剔矣前今專論赴訴　朝議未催
驟捏行令征復雖閒點屆何等莊求已合事機之變急于呼吸
未知此何等機會何等交際而上且遲疑不決猶大事乎伏願
觸將小邦聲請並奏　朝廷速下　冊命不勝幸甚等情呈復
一事該又蒙原委官陳搵發李匡棟口述宗罪逆忠順情狀一
一與的與本國臣民所稱無異且同文并朝野公本一道結一
敢同本國原委官李惟棟親賚國書畫表　諫本公本結狀同文
內事理細覈之情東請言揭齎隨其奏復云彼國臣民之衆推
戴已經一載六八從無異言人心所在即　天命攸歸封　宗
之典似不容已者但　爵與宜重以　朝使剗尊　賜予隆
大典僚之受　命而王也以屬國之賚特典帶礪而同永矣　荏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八　友石居藏板

渡海國險隱情形臣民苦于多事而或竊其新主操帥利其援
濟而或縱不扶同總未可知但惡重之以查覈明其人心之向
背而後議封爲可謂得大體矣　○双賊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　○都司張盤守金州
盤孫得復州遂威探報据于三年十月初五日夜半領兵襲
之奴衆奔竄承寧寺堡俱下奴憤盤衆來攻盤以衆寡難敵預
兵出城伏于山間候其入城稍息已定伏兵闘之砲擊刀所
斬獲無數而器械鎧甲俱掛棄而奔以兵少難之不敢復州薦
發兵于旅順三山海口偏有屍積南船內有逃回豆者一千餘
石兵民性命賴以存活本年正月初三日奴又率萬騎來攻旅
順堡我兵奮擊賊不能下遣一使來招降盤即斬之以殉守壘
大藥包石將畫壁與衆藏畜伏南北兩山夾攻之奴大敗而走
刑科侍撫奏邪臣比昵匪人把持國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
乞　立賜處分以銷隱憂以保太和事疏惟天地之大有陰陽
則有鷄鴨有芝蘭則有荊棘雖極盛明之世安得有君子而無
小人哉惟其位置不尊則其播惡不衆黨與不合則其虐焰不

張哉聖人作易既責君子以射隼之利又望之以獲狐之貞此
所以謂之有憂患也職竊見憲臣左光斗科臣魏大中貌醜心
險色取行違自命爲血性男子人亦視爲聰明丈夫然職久知
其爲匪類也今　皇上陽剛中正名項畢舉奸回屏息二臣方
欲其鱗甲飛彼爪牙粉飾虛名未敢顯然　清途相背依附有
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爲仇乃久而不禁技癢欲親爲君子而不
能欲不爲小人而不得夫甚之而不顧名節通厥戈君子而忍
爲之且呈身于小人而并心矣卽如內閣中書汪文言者非郎
徑犯贓吏奉　旨拿問漏網之汪守太平守太初克歙縣門役
復營充木縣庫胥竊藏擬戍潛脫潛逃京師遂父事內監王安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九

內外交通事露擬配人皆以爲失出而且敢易改名字營納今
官光斗身在憲府不能追論而且引爲腹心大中職添諫垣不
行驅除而且助其貫豸自是脉絡潛通机鋒并露相與招權部
市攬泊升遷一借備擋爲名而舉奸實收其利一借銓衡爲市
而端人反受其名不惟使壘棄之罪失點汚禁近而且令一時
之士路盡出常蹊甚至小人以從邪爲得計盡其伎倆可以無
所不至君子亦以比匪爲無傷則其肝胆可以爲所不爲世道
寖衰害且貽之于國此臣所大恐也是以臣不避兒鋒請我
皇上大振乾剛立褫光斗大中之職以爲人臣潛畜私人之戒
而汪文言卽嚴行究處以正其未盡之奉職亦知光斗等三寵

之兇善營百足之亞不僵厥憤積于中乘雜繳黑但望　朝宁
清明崇尊淸邪卽諸奸斬刃于職職亦爲世道甘之矣奏入
詔下文言于獄令嚴訊之○左僉都御史左光斗上言刑科傅
櫆論臣及科臣魏大中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
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
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問也臣于山
人墨客絕跡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爲腹心臣
有以知櫆之意矣櫆之意不利于考功有鄒維璉不利于銓司
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
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懷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于一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　天啓　十

網維璉十八年恥儞臣雖未荐之爲銓司亦嘗極稱其才品國
祥二十年清冷臣曾隨閣部諸臣後叙折單雖未嘗期其必用
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疎臣與之落落而已凡
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而必欲與之爲仇也豈其
性與人殊也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側
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
公論不許因求多于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爲難
矣顧科臣之愼惡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
進退側得與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實
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　朝

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難到任。把持　朝政者莫
科臣若。科臣又月請東廠理刑傳批散為兄弟脈絡根株長安
為戲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亦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
匿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願科臣之慎持之也臣一官不穩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
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　皇上　勅下九
卿科道明白處分要見鄭鞬璉但國祚等是否清品科臣身處
言路不能共恬故滯為何掃除清流厠側　國是仍乞將臣罷
斥以謝科臣仍遴賢代裁重地臣愚幸甚　國是幸甚奉　聖
旨左光斗以前望物持風紀道所奏心迹自明照舊供職○　御史

公所陵袤奏內言黃克纘多方卵翼盈實之斟勘得不死成其圖
報本奔而以救政　內言矣毛士龍最爲私恭　吉凡中復劉
朝切莉偽心邪輔忠秉機獄贊無何　○魏大中亦上疏陳辨
而以股匪削舜矣敬左密引首之
上曰大中新推吏垣據奏迹　自明着即到任　臺臣袁化中
科臣甄淑相繼上疏爲左魏諸臣訊白皆　報已有旨○左光斗
上疏何辭　恩允放疏曰臣十八疏乞歸同官擬責時艱
主憂責臣即去于心何安詞義義正臣復何辭顧同官弟知
臣去之不安而不知臣在此尸位素食一籌莫展一事難行諸
背誤　國遺恨無窮其心之不安更為倍也他人不知臣之
書同官獨不知乎此不欲過加臣以負義棄情之大語使之不
得善其去耳臣前疏云一切惡名舍臣誰受甚已逆知其有

此矣臣受事多矣罪戾如山毋論其他即給事科臣傳櫆所論亦
閣辨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　題左光斗魏大中之薦文言尚
屬職無而臣之用文言則辛迹甚明無可推托科臣以師生之
誼不欲明參而微指國已及之臣所取罪之故當聽公議臣亦
不敢爲辨以滋紛紜耿耿其衷竊謂言官之討奏疏不可開
爲帖之傘人情不可長自此　旨一傳中外惶惶盡懷憂慮伏
望　皇上盡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宮府之嫌而消縉
紳之禍其裨于世道良不小矣臣非萬萬決去不肯作此言是
在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如以臣爲非所宜言而重加之
罪臣亦甘之奉　聖旨時艱主憂元臣忍去同官即擬允朕即

勉慰卿心亦何能安退棄慨然同念即出輔理慰朕爲國留卿
至意○此世道治亂人心邪正是非顛倒之大關頭也時逆璫
羽翼已成內無有敢與之衡者彰顯外廷惟此耿耿數
人實爲璫眼礙于擇之以去而後可以惟吾所欲爲故借文言
爲用而後又遺供其口實雖然無文言亦且別尋題目另生事
端禁京何以此
爲元端光乎○太僕寺卿王之宷奏言官討賊甚明奉　聖旨
皇考實錄紀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始末自明何待再
辨王之宷原以功在　國本不次擢用心迹昭然不必辨大
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還　先帝遺命封李選侍爲妃　上曰朕
體　皇考遺意選侍八妹應得供膳有加　累朝家法見存加
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冊立何云太子侍養原任借口根因
自明何疑人謀見往　慈慶宮何云毀激遂使世誕文更名

或有受人指授情節者回將話來。四川總兵秦良玉以撫臣王三善被難弟秦明屏戰死侄佐明祚明突圍重傷因上疏言佐不共戴義難苟安懇乞 聖明垂憐血戰優升忠義大振天威盡殄醜類以拔生陷以慰死魂 上甚壯之命急議贈卹而并徵其兵 禮科劉懋民上疏曰臣祖父治農伏處民間至臣始起家進士任縣令五載蒙 聖恩拔授諫垣俾得有言夫縣官止知有民事耳敢以小民今昔之形與吏治污隆之故為皇上陳之臣髫齔束髮時適當 皇祖中運賦税正行閭里已空然而勤痒之家猶留未盡之蓄婚尚有奩壁尚有木歲時伏臘尚有斗酒慰勞徵逐豈至于今自一二富室外婚多野合葬

多土境自五歲兒童至七旬老人窮日力作經營愁苦面目焦黑半菽不飽且也催征浩繁罪重網密叫罵乎東西破突乎南北曾無寧日一值凶災壯者逃死他鄉老者并稚子溝中飽鳥魚之腹矣夫亦有面目有心血張口無食袒臂無衣妻孥于室子泮于懷吏催逼于門外無生人之樂而并心待死豈人皆大賢乎前年職鄉延綏之變烽人傳于官者官府戒嚴小民恬不為意且嬉戲日費時得來了了這苦罷人只幸無登呼者耳何怪乎齊魯徐淮之妖聚紛有徒也臣又記 皇祖時官方漸壞法紀猶存雖有貪官橐貲歸家猶畏別所伏夜懸則猶然有顧畏名義之念漸而攫金不見人漸而[illegible]務多貲矣始猶在

武夫王官佐二雜流與日甚途窮之輩今且猶之州縣正官以上每見新官到任騁才炫能先出告示幾張逐出詞狀幾紙觸說仁言虛立清名逾三五月後本色立見全面喪心大肆貪求征收有羨餘又有額外之征詞贓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罰加差役工食月費牌票減駁所站價坐派里甲行戶無物不取抑一錢不給市稅私給行帖又帖上加銀官貪而官之下尚有吏書有門皂兵快里甲若面人若曾豈皆廉潔上越取其一下恣取其十民有三兩銀不能完一兩有坐一罪而傾百金之產者在在敲骨日日吮血奈之何不窮且盜也臣非敢謂州縣官盡如此也每見官滿還家除在司在匣不算外甲第連雲膏田連陌

動以千百計斯豈盡積俸得來且也過客有費考成有費朝京有費衙遞轉有費上下交際有費每一上官每歲四節每節除下程外大幣八小幣十二應費若干三五上官應費又若干三分應配七分處案又約不下幾千金安在非百姓之骨血也雖日彈壓有撫臣矣巡察有按臣矣劾參拿問追庄法甚嚴矣顧撫臣越在千里不能以一人耳目周遍一省按臣一年一撫又不能以一日耳目細察多官勢不得不借聞報于道府該道府果留心民隱者意官評民情有若案一目可見民口有是非一問可知即臣所遇者奉 命入 都[illegible]月之站凡經過州縣大略可得總計府屬多者不過三十縣府[illegible]作貳少亦不下四

五員經年所耳目覩多所訪聞何貪何廉何昏何明豈不明知
無奈有昏昏不可問者臣姑以所目覩者質之昔雲南有一州
守具啓送該府內有金盃二副該府轉之州憑曰老大人認此
賞金非也敝省原有此等銅邊工價每副不過一錢六分倘不
府非姑留以送鄉親府笑而收之又應天有一府守行文手合
屬日交際禮所不廢但各屬多備本府不收則虛費無益自今
約爲規則大幣正二小幣正四在各屬少幣易辦在本府有收
無辭夫大幣二不過廿金小幣四非五十金不可此兩官者人
述其事不稱其名臣猶不敢盡信若不才有司自知其贓滿身
將懼雷火燒體投匭踊投往往有之夫上官臨下止憑關防做

出鐵面來一切柔以覓賄又何處別覓鼻孔正色直指手是以
小民有貪狠狽豺之恨司評或有威鳳祥麟之褒臣不敢謂道
府豈無人也民生委患霸亂將作果此色皆鳳麟之模寧闕[illegible]
有鴟鴞之張恐賢者亦無辨于人言矣職謂開報州縣違坐府
道不如徑以開之虛實註道府之賢否凡道府廳開報州縣賢
否不必四六亦不必開白每州縣各另置一手冊爲日報開通
本官貪廉昏明事件寄送撫按一月一冊司道府廳俱准此撫
按各置收一冊至巡歷之日即照冊開而詰果與冊開合雖少
者戒飭姑注姓名者參奏抗送者別有所勸他有所犯與冊開
不合則開者之貪昏亦自可知即于開者名下定注貪昏二字

一體罷斥至劾薦兩不撫按不必會稿亦不必另取考語各就
冊開者撤爲贓文具題就中間或有異同不妨于異同中查考
賢否的當若劾薦人數薦者止于舊額劾者不妨倍加蓋今日
吏治貪者十七府者十三即倍加猶不能盡也臣聞淡雲薄靄
微曖可捲若積陰沉晦非迅雷疾風不可易掃此正迅雷疾風
之時也臣又皆語臣鄉先年有張御史臣又不記其名巡歷之
前單騎赴郡親訪官評比考察之日賢者獎之不肖者責之甚
者逐之若司道府廳官面窮詰而少假貸一時任事諸臣大
法小廉風清弊絕稱一名御史今巡方諸使執斧行郡俱稱
表表風力豈不安民善事若吏治得人此舉一件官料之有餘

似不必煩編斧之斥正也臣目睹甚真痛心甚切願與諸臣共
破情面拯此危急不覺其言之贅且戇矣伏惟 聖明 垂察
施行 五月庚午 刑部尚書喬允升廣教化以省刑罰疏曰
其勿當必有道於所言者 [illegible]
皇上 聖德日新 御極以來與天下更始停刑之 旨屢
下。矜恤之 詔再頒。捐 帑金以紓物力節財用以蘇民困妖
寇而赦其黨與奸細而寬其株連即如天好生之人不道是妖
宜民之有耻且格歷須臾無死以觀化而何犯法者之衆也爰
書日奏斷獄日多雨血猶壓而桁楊接踵叢衙未淨而枷楔盈
庭臣等職在法司凛凛奉三尺以從事求其生而不得弗勝哀
矜矣然每至論議嘗相顧慘然太息曰有是哉里蚩者罔不畏

死一至于此又竊嘆 皇上好生之仁而民乃自輕其生而輕
犯法是臣等奉職無狀以致 主德之未洽于民心與抑有
司不能推廣德意弘敷教化之所致也臣請悉言之今天下州
縣長吏名曰如保又曰父母于民最親于澤最爲易下乃賢者
視官如傳舍計日遷去漫不以民情爲事迂視教化不屑務不
肖者殘民以自殖征斂毀其骨髓箠楚苦其肌膚虎宼而狼爪
牙于彪犬兎駭而陷山雉于網羅善良莫必其命奸宄誘引爲
非旣喪其樂生之心逃避其必死之路而僥倖于或然之利跳
越于逋逃之間以是燕亦倡亂叛惡黨賊縣令家僮賊本主其
他殺人亂命潢池綠林通衢大都往往見告臣等嘗反覆思維

敎化衰而民心離以故法愈密而犯愈衆爲今之計欲爲轉移
化導之機易風移俗之事願 皇上頒布 明詔刊刻大字榜
文徧行天下曰 祖宗德澤孶育二百餘年恩至渥也奈何甘
心從逆以自速其戾以又曰我 皇上 聖明在宥于古無兩
見大之 詔無歲不下蠲減方物豈止數萬第深山窮谷不盡
知也有司匿不以 聞也今無論 勅下各省直撫按下之司
道各府州縣宣揚 德意俾無也胥至鄉約保甲二法我 太
祖高皇帝易海內治萬世之要决也今無論里甲隨地各定約所
爲邑長者親詣講解 聖諭六言及孝順事實爲善陰騭等書
以啓其良心而默玩其耳目又 于鄉約之中嚴保甲之法清查
戶口稽核生理一切流棍奸宄之輩自無所容甚有鄉約以勸
導而親上敬長之心與有保甲以稽核而比閭族黨之中聯屬
民不輕棄其鄉而與民相勸以爲善成法具在今保甲非不日
詔之行而坐爻相應未見實稽實查鄉約豈不稱善而假公濟
私托以問刑告訐非法之不善也乃有司奉行者之不實也誠
使有司着實舉行勿爲故事每月記善惡于簿報之郡長提綱
押以鄉甲二事爲縣令奏績之最上之監司而進撫按如此大
家提撕日諭而月醒而又寓撫字于催科甄淑慝于激揚將見
聖治日洽民心日固昔漢人下尺一之詔而趙王佗稱臣奉貢唐
遣黜陟大使分行于天下而百姓又安吐蕃入貢況 皇上廣

布教化罩敷首天率土上下同心中外一體即奴酋安問閣之
將長威懷德稽顙之恐後矣 刑科給事中傳櫆疏糸科臣魏
大中大中疏奏有到任供職之 旨大中于本月二十六日到
任詭忽二十八日鴻臚寺面恩起數奉 聖旨魏大中傳櫆互
恭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任面 恩以後有違等的鴻臚寺不
得開寫朝儀起敬撫上言夫朝儀報單從來未有 旨意此
旨之自中出無疑也臣一見之不勝驚愕嗟 朝廷于諸司章
疏以票擬付之閣臣則外廷之耳目不惑以酌處付之部院則
一人之喜怒不私若 天威之嚴重輒從內降以傳宣而異命
之吏孫不由章 奏以寄發則不惟閣臣部院皆爲虛設人將

揣摩于不可知之地以爲左右之人或借　皇上之威靈以爲
所欲爲遂致是非可以違心食壬固而益辱臣又安得不以忠
自愛益固之公憤轉爲防微杜漸之隱憂乎且大中小臣也奉
旨未有不到任到任未有不面　恩者乃　明旨忽二忽三令
朝端且疑且駭至大中之進退與微臣之論列俱未曉然明見
于天下當　盛明之世見非常之事此微臣之所大恐也不特
此也卽如汪文言者以亾命之輩作通天之奸何可倖從寬政
然刑章未付之司敗訊語徒然北游稽而幺麼既煩緹騎　皇
上徃所　勅該司雖本犯罪囚應關其如　王言之體何哉臣
非敢爲大中等解也特以眞恐開邪之徑爲害不小故覼何官

之謚猶輕今見旁觀之漸爲憂方大故較　殿下之爭更急不
然浸假而內批可罷浸假而墨勅可封雖大中非其人　聖世
無其事而是近臣因不測以市私將忠臣遁　中旨而舞尸前
有說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天下事尚可言哉伏乞　皇上廣
然遠覽明還閣部之權特重絲綸之體庶　雷霆之斷天地之
公並還而盛治有光　國是可定矣○新時必玄黃之職方深
而中降之旨忽出盤
首以敬之正其意甚厚其言甚公乃人奉不能無議焉中外之線
索巳通敬疾呼而疾聽違積欽閣衆而無端發乘此以挑其
閣而陛左其祖耶或一時迫于私情而竟見棄乎清議如以此
衆文其非耶抑以衆勤乘此人窺其微我不言而人將議其樹
不先以益
時宿之慮耶○欽定各省主考禮部請顧錫疇兵科董承業
四川主事劉餘祐許事馬之陛廣東兵部主事吳時亮中書

飾稷廣西戶部主事林鑾闕工部主事王廷栢　福寧州軍
○鎮起于倉官帥延柱之盜竊軍儲忠叢于州同徐士琦之受
賄衰闒王州守又庇佐貳而不爲之濶賑于是刁軍流民嘯
天錫王一經等揭竿而起焚掠辱官殿吏閑髮搞掠拆屋
駮城門用塞者十有三日守道朱震生往視撫諭散乃朝
寧諸眞
辛也夫○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　兵科董承業請頒儲
將才大約以途不當拘附不可掣貫不宜吝可謂知要矣　且
部尚書李宗延左侍郎柳岱大理寺添註少卿區大倫　太常
寺添註少卿曹大咸光祿寺添註少卿李本固太僕少卿黃遵
泰各疏請　勅史館將今任戶部左侍郎前任工科林熙春疏
救言官始末備收　實錄亦乞　欽賜馳驛　詔該省撫按有
司歲時優禮以彰　朝廷優崇忠直舊臣之意○萬曆二十三
年冬值神

祖新發張誠霍文炳座時怒譴言官三十四人一時聽成不測
太學士厚于壁戢救而各官得罪戢矣已而尚書孫丕揚等疏
救而各官辦爲民矣宗延等戢服南歸其親長安肯瑣尚奉之
聞幾于書閑侍從鑰斧之廢相爲吞聲獨工科林熙春御史馬
孫倫應文徵三臣表横甲
救悉還殿尾士論榮之　○內閣傳出戶兵工三部　聖諭
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
爲屢獲活夷斬獲首級併獲達馬夷器等件功雖微小實挫賊
鋒其復遼之幾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其呈稱奴酋親信奸
人李茂隆書謀商議欲以賄買西虜房更秋旂借路潘家口等
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任進長
驅其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出兵部作速馬上
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巡等官詳計壩權作何料理作何

策應務責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防禦
謹愼併及各隘口守把將官切要晝夜不時防守盤詰出入進
貢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并專督造
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缺器責備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
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悞軍機責有歸焉特諭
御史黄尊素奏曰臣聞古道之不可行于今也以奔競日開違
送日熾如流斯下莫有底極於此有一人焉踽踽涼涼信心孤
往而偶遺偶知則世反訝其從得之自而必目之曰惟物曰不
祥如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是焉維璉調司一事迄今紛紛
未有已時臣以維璉爲臣不欲有言而竊嘆古道之難行又

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于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値公道
昭明之後而又遭冢臣破格之耗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
楚而旣已知其爲賢也則木石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
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爲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觀
當事過視維璉而以爲此物必有爲而設也夫不知維璉生平
大節原掛冠以救賢子倆之賢而不肯從撫臺而羅織敢檄以
阻衰一驥之詞而不肯附監司而獻媚弊失考選而勿受有力
之招呼寧忤權貴而多恐妖人之朋比其心蚤已置一官于度
外而進退何不了了且維璉猶與鄉人共立也昔之當路爲邪
誘之而不入其離落今之淸議皆賢諷之而亦不屑其闕故居

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罷損何如少年今王安石以求進
說則其骯髒自負勁骨不磨亦足曉然表見于天下矣其同事
而知維璉者爲鄭三俊周順昌方震孺趙時用諸人其有覿面
并未面而知維璉者爲李邦華朱吾弼鄭宗周鄒學龍諸人夫
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一身生平益足自信矣臣思中外
多故無一足恃設有人焉居不求蔽風雨食不求供朝夕孜孜
職業隨地表見在兵則不受武弁一毫任吏部亦嘗不受外吏
一拉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不愲緩急有賴 皇上以爲
辭乎惟乎屢奉 嚴旨 使到任維璉一介小臣以無容別
議然臣復思之 朝廷所以用人者使之得展手足耳維璉以

落落寡合之身當寵辱交加之後悄悄愛心豈曰無之于此而
或出冷語或熱語若有意若無意令人照顧局中則氣短而傍
偟事外則不成出處不成處不亦因維璉而重負國恩
乎夫維璉一身不足惜慮臣來去矣科臣杜門矣今冢臣又
請告矣以一人之人銓而各賢半不安其位古道之不可行于
今如此也伏祈 皇上特 勅冢臣覩事主持古道勿滑摩議
勿介小嫌使維璉進退有據不爲維谷并 勅大小臣工虛心
公體無猜無疑則仁賢不至頂凶而邦家亦可無殄瘁焉耳矣
大學士葉向高乞歸已二十一疏未 允復上言臣奉 旨責
臣以主持 國是乎章議論臣三載于茲有何 國是力能主

持有何議論力能平章他人不知 皇上獨不知之乎 皇上
知之而尤以此責臣則 明旨爲不信矣想同官諸臣票擬全
乖非 皇上意也則同官諸臣亦豈不知其不能平章主持而
以此俟天下耶臣一閱此 旨惶愧無地汗流浹踵正草疏申
請忽見南道黄 揭帖名爲留臣而其大指乃直攻講臣錢象
坤庶臣去象坤且入閣臣愈駭愈懼愈不得不去象坤在詞林
與臣相處日久其事春闈旋入講幄毫無間言士大夫之習象
坤行多稱其清修恬淨居鄉居官素無此論議 皇上頃在
講筵而諭閣臣諭留象坤 方喜象坤之得家 殊知而言者
之說者以臣與象坤董□ 素之不相入是象坤爲君子而臣

爲小人矣其于 聖言亦大相左矣臣不知臺臣何所聞遮形
之章奏以重臣之罪也且枚卜大典自有公評亦何庸如是之
過計乎公輔又謂臣去而在 天之靈無不震怒武夷山靈亦
爲拂然其責臣甚正然臣復思之人臣惟欺 君誤 國貪權
固位只圖一身富貴不顧萬世是非乃爲神靈所譴怒覆載所
不容若臣先該備員立心行事皆 二帝所鑒知今以年老才
盡力窮不得已而去使 二帝而在其怜而允之也必不待今
日矣古有北山移文托于山靈以嘲出山者耳未聞怪人之退
山也臣自知其不能若復浮沉不去他日敗壞决裂非但無顔
于山靈亦無面目見鄉邦之父老臣爲此恐懼而求去不復量
臣以此而見責之也年來人情分門一起一復互相猜防以臣
持論猶平故共欲留之以彌縫調劑于其間不恐世路如水欲
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成浪故欲水之平者當息其風今日
之風采波浪之作即爲夷海若亦縮手而莫知爲計矣自漢唐
宋以來一有此景便與 國家相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
費盡心力不能消弭至使人主歎息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
黨難推原其病根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意牢不可破日甚一日
歲甚一歲舉天下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精神命脈皆歸併于
此而又公然講說無所畏忌有不遂意則怨謗横生觀此景嚴
令、特恩悉允乞哀者片紙爲高臣無拔毛洗髓之術以蕩滌

更換其肺腸能以一空言而除歷代所不能除之禍豈乎使臣
得脫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頗知足止之義而一或
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競之心其于世道士風未必無小補是
臣去賢于留也臣往者留勸士大夫同心報 國勿作異同忌
者罪臣以調停攻之使去皆欲去臣以便其驅除今欲留臣以
防其患害總皆矢口而談全不設身而處而留臣者其困臣更
甚臣見此 疏時刻難俟伏乞 皇上即傳 允放臣歸而蒙
諭于山靈或即死而請罪于 二帝皆不敢辭 禁私碍 科
道周之綱許譽卿劉廷佐交章請勿輕用立枷 嚴朝覲官員
科歛餽送之禁 敘黔中解圍復城 主司各官功次秦良玉馬

祥麟銀二十兩大紅紵絲表裏奏捷明銀二十兩退恭
游鈇推用其餘將士冉天胤等陞賞有差詹馬德澄子馬嘉
植入監讀書以功在 國本也 詹田爾耕一子錦衣衛百戶
○以叙捕人命一起 使受任慶易哉 ○命計部速發點餉 京師旱 舊將李
懷信病故議給恤典 貴州總兵張彥芳病故 加魏忠賢原
廕姪男一人二級發結銀幣 以其有緝獲盜侯各犯及冒官 殺職也大約是年四五月後
恐忠賢府加令 人不可意度 贈石有恒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徐可
行湖州通判丁元薦吏部驗獲○ 浙江撫臣 奏曰盜執石知縣索印索庫銀與不可得勢
之至行不苟纓緊門一步 錄以死及入其署使得奉銀二兩 身子一時空苟辨觸寄書 止好官 鳴呼臣雖不苟與齒一
[illegible] 於縣日月 部院會議 撫按道互奏疏揭論定具覆○貴州

廷按令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 題參提學僉事劉錫玄奉
聖旨劉錫玄著從公議奏史永安不必引咎着該部
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提學今陞參政未任今被劾劉錫玄
奏爲微臣叛留按臣太明論劾臣罪太誣不得不列款控辨伏
乞 聖旨嚴勑根究的確情罪以正 聖朝法紀以明微臣心
跡事 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巡撫用精養齋
李標 奏爲辨明心迹以質公論以候 聖裁事奉 聖旨李
標既以賊守功歷羅公論自明點事向未斷敘這所奏一併查
議具覆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巡按新陞太常寺少卿史
永安 奏爲學臣撤潑肆誣憑空捏說敢逞奸欺參以質公論
以昭 從斷事奉 聖旨該部院從公看了來說欽此欽遵吏
部會同都察院看得黔陽之厄若按學臣釁血爲天欲死捍禦
李保定城以還 朝實亦非同功一體之人故而後何以原末
雖然若此也則起于間與疑兆凡間因疑入疑復因疑生展轉
相尋于是弧張猷見之事或言猶恐投抒之際深而不可解矣
臣請略剖其大旨按臣之參學臣重在叛城貴將一事而學臣
之辨按臣重在叛留按臣一事然當實然之敗猶也按臣史永
安欲驗都司黃淫請旨往新添乎想催兵餉而還其不能濟乃
叛由城羽往普安餽心極普氣極挑此正英雄棋悍貲爲學臣劉
錫玄輒訛人言以爲按臣真有去志痛瘡疾留退矣臣控訴以

求之更邊參錫玄臨難不避調度支撐城功不得謂死生呼
吸之際安有愁貨之念頭即云欲護撫按出城然自請部議作
處待死有此一語亦足表其心之無他矣獻城賣路臣而院而
自備生亦按臣詐意之論耳而非貴生錫玄有此事也且此亦
不類錫玄之本色至如撫臣李標苦戀忿狀安心死難亦豈真
有遷固存之意而大奇錫玄之萊之事哉 疏辨自明公
論自定大抵惡弁黃運清輩彼此交搆以開此隙遂使三臣始
相倚終相疑學臣因而謗侵按臣按臣又安得不 疏參學臣
并侵撫臣共今合三臣而論永安雖才太畏遲遠自視可以陷
愚坤而光日月出哦之功實爲第一即錫玄言論之小過雖展
其公忠之大節李標以積論之撫臣抗大難于方殘可謂赤手
而救桑榆矣即近有以金盆之說爲言者然臣謂此大難爲死
一生從前瑕疵俱可恕況乎風聞未必盡真耶傳曰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若用功贖爲重罪疑惟輕此是爲李標解 矣史永
安宜不次大用以究厥抱劉錫玄亦宜優敘以酬 厥
勞李標業已加銜示優還超用以爲人臣當難之勸 ○六月
辛未 吏科許譽卿上言 [illegible] 南浙直之交羣盜以恫喝嚇人
財而富家見本多怒任不么大言易信而務外不根之人易投

實非有斬竿揭本之勢也比于盜賊死可比于妄男子死可死
如其法人固無怨罪如其人人亦不驚如指龍華蛇山名色必
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吳越之間愚者駭智者疑弱者惴勇
者譁人無樂生之心而岌岌有累卵之勢此今日之大患也蓋
刻核之流以株連爲利宂羅織之吏以鉤距爲功名嗟乎夫下
豈堪冉擾耶夫民未亂而喜事者恐其不亂吏其亂形見而束
手無可奈何安若静治不擾爲得業也 兵科章允儒請核外
地之兵餉裁內地之 恩廕二者真救時急劑 御史張纘言
人臣職業當盡大要在止疏明職掌嚴甄別 樞輔孫承宗
進呈車營圖冊 上嘉其爲壯猷成畫 魏廣微顧秉謙朱國

積未延禧入閣　左副都御史楊漣題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
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
奮乾斷立　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
定律令内官不許干預外事在内廷祗供灑掃之役違者法無
赦故在内官惟循謹奉法爲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
驕横恣縱王振劉瑾其人者旋即誅戮故　聖明在上乃敢有
肆無忌憚濁亂　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
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　朝
盡爲威制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都給事中親
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畏禍不

十六朝廣彙紀　天啓　友石居

言是臣負忠義初心以負　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
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　皇
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旁入内地非能通
文理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
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
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爲大奸
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詳心參酌
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　旨意
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與
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喧嚷致掌之堂幾成鬧市至有

徑自内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　皇上不得知
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懲閣堅意求去處　祖宗二
百年來之政一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
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宫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
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己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
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　進藥之間普天實有
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
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
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黨羽氣敗　聖母　之人曲意綢

十六朝廣彙紀　天啓　友石居

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
有痛念宁鼎之老臣大罪三也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
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
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　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請
臣求一復職不可得顧于善媚善附之人破格𦍑用驟加一品
以歸是眞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
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
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是
眞欲門生宰相乎妻痛念既之握手圖作貂坐之私情大罪五
也爵人于朝與重廷推去歲南太常非少宰推皆點陪二叁枚

卜䝉之案一復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
常之銓政操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
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
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
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
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淑荷上
寵注忠賢惟恐其露已驕橫擅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捲殺
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曰無名封也裕
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矯其私比
相無喜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

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喜在安之不爲堯母 皇上不能保其
妃嬪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
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
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關祥何妨斯
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
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
危成切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致君
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
可謂無從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
之而忠賢以私忿矯 旨擅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

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
焉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爲忠義者其餘內臣無罪擅殺
擅逐者不知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寺今日討獎
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
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至愁樹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
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
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
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
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
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脫發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

親戮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
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
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乎大開稅也良鄉生員章
士成自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托言開礦而
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
爲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小則付之有
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果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
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衿赤壁
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不無恚恫大罪十六也
未也且明懸監榜之令于堂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

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陰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敍升致士類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 聖躬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是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脉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且示移 天陛日之平于絲綸令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發 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

而煌煌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察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雖犬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陳禄爲之鼓舌搖唇馬繼敎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尤日夜奉巳勢不至于興周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巳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大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貲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廣通城下忠賢固爲奴酋

首功之主 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爲堀搗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九罪二十一也 祖制不蓄內兵郎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輔沈㴶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立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恐之人寄名內相家下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肘厚與之交納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驚駭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 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遞擁駕駟馬羽幢青蓋交獲環遮則

已儼然乘輿矣其闖入幕密謀即馬獻策者實頻有徒忠賢此時視爲何如人想亦惧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碍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闖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眞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兕乎肘腋間乎此又寸斷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罪惟大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

畏而不敢言。權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
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 之徒。或攀附枝葉。或
倚托門牆。或密獨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
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
或內廷嫌疑。敗露又有奉 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
其回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
忠賢不知有 皇上 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
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
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
只說內邊不肯。官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三天啓　三十三
奉奏之旨。反覺 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月忠賢已往涿
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嗟
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
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每思至此
尚為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
守 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
猶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獨不覺察。猶加之恩。而忠
賢愍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
孤。及今不為早治。艱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
安危何所托。如此毒心辣手。強橫已不能為下。意狠不肯容人。

即普天同戴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
不犯其所忌。又不知貴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
池。臣即欲以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
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么麼小醜。令中外大
小俱坐針毡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曾參及進
忠名在 御前。蓋實有見。今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向邇。不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悠游姑息。再念隨侍舊人客氏
又或從旁巧為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 高皇帝
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批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
隨諭群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之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三天啓　三十四　友石居藏板
而使官者不得典兵預餉。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官者。雖事
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 聖謨。中官
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 君無上。罪著惡盈。豈容當斷
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勳戚 敕法司逐
款嚴訊。考歷 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之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典奉
聖客氏亦并 敕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 官中。
其傅應星陳居恭馬繼教者。法司責問。然從 而告天下。暴其狀
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嚴。知此天意。勿同人心勿悅。內
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

忠賢之黨所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僕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
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恨惟
鑒非一點血誠即賜施行奉　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夕兢
兢謹守　祖宗成法惟恐失墜凡事中明旨與奏啟遇行各衙
門玩惕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一二遵奉　特從前奏旨一切
政事洪所批裁未從敢落王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壼
嚴祕無指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賢妃皇子等
語憑臆結祠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楊漣被
論回籍起權今官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
十六　熹宗實錄　卷之三十五　天啓　三十五
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後大小各官務要
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先是逆疏入逆璫特之不下佯辭職乞罷而旋璫　溫綸慰留
乃徐下　嚴旨切責漣一時臣工無不義憤于是科道則有魏
大中陳良訓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方太任劉芳劉廷
宣許譽卿房可壯喻思恂胡永順胡良機朱大典陳奇瑜瞿學
程熊奮渭劉之待吳國華霍守典魏淑孫紹統周汝弼吳弘業
劉其忠陳熙昌劉懋王政新李先春滿士良譚奇卿劉上奇劉
朴楊玉珂劉先春　南科道徐憲卿趙應期等兵部尚書趙彥
唐寧翁正春　太常胡世賞太僕朱欽相　撫寧侯朱國弼諸

公疏兵部尚書陳道亨等九卿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
而總受抑于煬灶之奸一高下其手而得罪之輕重彼分矣如
朱吾弼則以激惱削奪停祿五年復啟兇其代筆者爲人役比
之詰責停俸者更爲慘矣○時有陳思恭等素已被詰疑明親乃亦反戈科論兒疑心腸不知其
何見也貢尊
素欽之最快一御史袁化中上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
皇上未之知耳惟　皇上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尚而爲小
忠小信以結權今憲臣明明告之　皇上矣　皇上即念潛底
微勞未必不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則日日自懼一死懼死之
念愈深將兒死之術愈攻其狗黨狐羣或受禍之心轉迫挾挺
而走險徑失身失足墮其中者將騎虎之勢難下救援以升職
十六　熹宗實錄　卷之三十五　天啓　三十六
恐横璫之毒不在搢紳而在　皇上矣　皇上明聖試思深宮
大廷之內何可使多疑多懼之人待左右而不急爲之處分也
昔馮保在　神宗初年豈遽遑不軌只以威權日重黨附日多
不肯回頭後　神祖春秋漸盛太阿獨持保遂殞其身命今忠
賢事正與保類若不及今嚴爲裁抑恐形迹不避而罪惡貫盈
直至事敗　皇上即欲全忠賢而不得忠賢求如保之下場亦
不可得也職等願　皇上早節之也或做王安例置之南海子
與室或做盧受例置之鳳陽　祖陵生殺予奪皆　聖恩也即
忠賢自爲計今年已邁矣富貴極矣亦常叩頭泣請
里而後已不然夜照鏡明宛魂累累執簿相索忠賢將何

乎至傅應星等仍附法司伏　剛斷之心以戢禍萌
此乎職等無任激切之至　疏言者四起已屢明意主綱剿綱漏忠賢
且望其遷善改過使立名王紀文震孟諸臣復其原職以
新意良善矣而執褒忠賢之決不能從也使者不無歸咎于閣
臣持之不力不知章疏　留中旨不下歸罪擬旨以一攔再攔
數疏忠賢疑係閣臣遷延之使去然則歸其必趨之勢相
與市手而受其斃乎此際在閣部大臣宜用術用權在廷事諸
臣宜用慮用氣何謂權術彼刑餘之流亦有骨肉心腹其中豈
無一二人知禍福利害者當勢激理禁使了然于感福易虞殘
虐必窮私智有限公論難泯性命族屬何可不念彼得節怙終
罔忌清夜一思當必汗下幸然而顧其身家必罪然而思所以
保身家之術不出于求退改過之二途亦何途之從也昔日爭
國本諸公亦以利害感動鄭戚而得曲免　貴妃明告　神廟
宇定大計者可做也何謂慮氣勳臣削矣部臣斃矣中心惴惴
咸責志以沒或旁蹊而黨禍不可知勢分危孤日以變生大事
去矣誰君明而熟於計者曷不思諸疏已入彼且按其言而絡
繹之一綱立盡耳不見　世廟初議大禮楊廷等疏闢部臣屬長
號累日者乎使諸公合志死諍必得請而後已彼羽翼雖成亦

十六朝[redacted]卷之三十三天啓　三十二

處乎公議之不許衆正之相排此未可以力爭者也則有轉徙
之意因其轉徙而大臣藉其權術以利導之易危爲安能順開
正然從來未有內外上下大小臣工之志氣抹議不合不通而
可以一二言改弄　君側之大奸者試觀嚴嵩一外廷之孤鼠
焦山聲援力滅之而未易動況忠賢乃大內之虎狼哉諸公勿
視疾發內持有黨張之賢宜乎外持有楊李之貞相爭持虎不
免傷亦殺運之宜慮乎低徊往事不無三嘆　〇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燝　題爲　陵
寢用工甚緊權璫逭意故違敬申前疏仰祈　聖明立賜處分
以謝　二字曰子孝孝爲民子不可一日不　先帝以襄鉅典事益開之寵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
山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
不在　人主則惟分國柄咸分出殊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
日不在　人主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由
此言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窺覰而刑餘宦官乎哉

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大口銜　天憲手握
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惡生瘡痍如蔭子侄至一世再世賞廕蘇
至于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十數命驅逐大臣虎治百官空至
十數署是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爲　皇上有而盡爲
忠賢有矣　國御目睹然有不勝太阿倒持之憂焉幸天奪
其魄神祇其奸借璽于意臣之首發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彈
臣又何敢掇拾强爲附和獨忠賢有大不忠于　先帝而敢不
一愛　先帝九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慰　皇上永
思之孝如盜利權俟　陵工爲通天第一大罪而關切于臣之
職掌者尚未言及敢隨諸臣後而爲　皇上陳之夫忠賢固

十六朝[redacted]卷之三十三天啓　三八

先帝之役者也　皇上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役　先帝而
愛　先帝因以愛　先帝之役者也忠賢既爲　先帝之役宜
當事　先帝之事忠賢既受　皇上之寵更宜心　皇上之心
試問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乎則爲陵工而
用財是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亟念也至搜財以急　陵
工之用又天下臣　皇上昊天罔極之若念也況　陵工原無
額派盼盼於外解而外解無至專盼盼于事例而事例又不象
向承乏寶源局隨家升授屯田　陵工正其職也當臣在局時
目擊銅錢匱乏因進局中人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財銅入
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殘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發

之旦夕可玉臣因發文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慈
云外邊敢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于中遂于三月
二十八日具疏特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協濟 陵工忠賢益
怒旋出中 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 旨下之日
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竟不復越俎相問矣嗟嗟以無
用之廢銅而鑄為有用之錢以若大之工程而探於若奇之藏
微臣區區一念不可謂不周[illegible]矣而無如觸忠賢之忌而幾
閣何也豈惟寢閣且併臣任事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七
十餘兩報助 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二百六十年來
未有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臣始然臣夫豈好作破格事以要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天啓 三十九

譽哉因實見得庫藏之虛 陵工之緊而備此一念急公之心
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急公之心哉從此積一金即可佐 國
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數十金
數百金之加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且忠賢原名進忠
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忠賢之名而思忠賢之義乎試一釋其義
政宜諒臣之心清查各監盡搜彼廢銅擇發局鼓鑄少濟 陵
工急用令其工程蚤竣蚤妥 先帝之靈蚤慰 皇上之孝亦
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賢而必曼曼焉拘執不許專制不發
哉夫以忠賢珠玉盈箱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似此破
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挈定者其設心以為

不若是挈定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
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最毒臣蓋有以窺其微矣臣猶
記今三月館 陵開工轉至小山玉泉山各工於過香山碧雲
寺親見忠賢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邃翁仲脊朝冠而環
列羊虎猿駝爲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 陵寢且前列祠宇又
前建佛堂榱題耀日蛛網懸星金碧輝煌丹堊照耀與東南之
物力冠西北之旃檀欲獸又之不覺拊膺而嘆曰何物么麼而
敢于悖逆如此乎是何忍乎得無恣肆于內故僭侈于外乎且
快于糜費如此乎是何來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乎使
忠賢果忠也果賢也必且以營墳墓之急轉而爲 先帝陵寢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 天啓 四十

急必且以崇梵利之資奉而爲 先帝陵寢貲乃鑿池豎坊杵
杵木雷動布金施粟車轂如流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
不完曾不聞一蒿目完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即不痛念不蒿
目而於臣所 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使可立
救 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
猶可以飾忠賢之僞而覆不忠不賢之真意如其攬天下之政
權以操天下之利權而同如顧忌纖悉不以假人何大抵 人
主雖不可有利之心而不可無利之權宵人政惟竊利之權而
始得逞專政之心利以政專政以利專其究必至于盡內廷之
財而悖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悖之入盡 內廷外廷之人而止

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浸假而狐假虎威浸假而[illegible]
先朝王振劉瑾之禍可忍言哉臣恭繹　皇上下諸臣疏奏一
明旨大小臣工毋得贊稱以沽名夫臣子事　君但知有　君
可受豈知有名可沽況忠賢彼人彈射幾無完膚即臣再為論
列亦　後人而非先人名且無之沽於何有惟是臣職在　陵
工痛工程之垂成無期祇請發廢銅以協濟　陵工之前討有
阻故不識忌諱再伸前疏伏乞　皇上俯念陵工之急總漕河
魁之權　勅令該監查據廢銅發局鑄錢俵散夫匠給還料價
務見錢糧應手內外一心如是而　欽限十月內當不能完工
以仰慰　皇上不信也仍祈　皇上大警朝綱立寘忠賢盜利

權快　陵工之罪于以謝　先帝而快人心則臣之職掌盡即
言出禍隨褫職歸田今日亦可以報　皇上他日更可以見
先帝于地下矣職不勝激切之至　奉　聖旨陵工貴工浩繁
借言濱擾陷朕不孝且皇子亮逝便來激聒好生狂悖無禮着
內府廢銅能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燝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
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革了職為民永不敘用前
後發過帑金并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若
干着查明開疏具奏　閣臣葉向高工部尚書陳長祚等各有
疏救而燝旋斃矣　皇子甕　貴州巡撫陸獻明請恤錄大方
班師陣亡將吏（文臣同知方明親梁思泰進士田景猷知縣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李[illegible]王廷中王[illegible]重光[illegible]明居安[illegible]陳大謨[illegible] 孫良張要宗吳齡尤正國周國用董應德馬武平天凱李紹虎
澤蔡君劉象民蒲承寬曹思敬黃中和劉應龍陳富俞 穀國張偉楊鯨羅孫承寵劉仲時楊通張傑邵等　○天雨
雹、江南水災　杖汪文言為民　前巡按貴州御史議設監
軍道於普安一帶地方彈壓控制又於盤江上下設一州官一
遊擊統領防禦庶滇黔之氣脉通而恢復之成功不中委矣
上欲議封　光廟選侍傅氏李氏禮臣林堯俞奏謂　皇六妹
婚期已近　皇八妹婚期尚遠　選侍李氏似不宜封況當
皇上登極之初移宮之際議論紛紜封號一節宜俟　皇八妹
選婚之日另議無庸汲汲為也惟具　選侍傅氏封號上　請
上不聽命一并舉行　逮御史林汝翥命杖之削其籍（汝翥[illegible]者 曾進[illegible]）

（翥與等乘曹大之妻與鄰大爭讓服毒身死進等二十餘人攻 毀鄰大主家牛臣之寧掠其財物復向死揚用維[illegible]臣[illegible]
扶制司官竟無出自申報到道著研審報因言大供出曹進傅 國與等五人行拘催曹進到官嚴責求免泰奏翥輕恕之責
以五十板其入城而傳國與幾之於途惡言不已翥收之于浦 新悔其非次日到官請罪乙如曹進例翥又譯懲之各以無辭
未數日而萬燝被杖踣遂設謀）
廣懲（廷杖常職之旨下矣）○七月　林汝翥自詣遵化
軍門獄（翥與未交廷杖而死願命于中消之者欲逃出都 門諸遷化撫臣獄求欲代題各道濟雲實等堂官孫瑋）
各疏救不允韓爌首　旨如　○決欄首賊首（[illegible]史部等處決羅充 洪斬首番崇[illegible]劍庭）
（殺已而被杖劍甚衆楚、梟首昭沖賀等首級劍碑仍與 各[illegible]臣[illegible]傳示各邊昭布天下）　紅夷屢擾閩中近復勾引日
本倭人通連地方奸消敢于西寧古雲一帶燒劫而我將士死
縮不前掌諸無日于是撫臣南居益請　旨申明賞罰以振
國威以竦人心而又親閱邊海議口要之防嚴通倭之罰關出

有梁越販有有姦人倒瞞以安枕可謂盡奉于樑、夫火內帑親
光祿寺瑞楊、厲貞推吉祥等罪責降貶有差文書房傳出
諭六科廊被災所有原貯文冊係累朝典章見行規例俱局將
要文書尚郎補查照后開逐項纂理聖節冬至　節四季中秋
等節乾清宮坤寧宮各王府公主等府御馬監各司庫藏等衙
門各該通用各項錢糧并天下田賦戶口文武職官俸祿五軍
都督府京營各衛兵制及邊鎮兵馬糧草額數錦衣等衛官軍
內府神儀天壽山謁陵幸學耕籍大閱朝儀纂修經筵日講大
婚王子誕生冊立出閣講學王府冊封慶賀科場廷試內官賞
賜各邊關現審錄熱審恤刑四夷貢賞一應文書者在京五府

六部都察院六科寺府監衛各衙門各題經管職掌通查抄府
文案京表副稿開寫明白淨籍六科廊以備查考仍查察要文
冊刻期寫送　傳兵吏部　南禮科楊模劾秉日魏忠賢種種
罪狀懸臣楊漣疏臚列甚明諸臣糾論更悉臣不敢再爲枚捨
以凟　天聽　備計其溪壑無涯之慾搜括之術漸及　留都後
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搜公帑如龍江所如蘆課廠所領式樣
工料撮要銀五六十萬賀祿之奸兌伏爲冰山鉅萬之金錢盡
入私橐裁減過甚則舉小必開口而訴曰曾與內邊璫公處曾
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討曰必急走北京魏公處弄得
一嚴旨下來夫官案何地界犯何事實小大言無忌敢于冤

弄走　陛下遮蔽之處爲忠賢一手遮之所託可謂無外人之知
覺也今近而　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　朝廷之上有一忠賢
魏忠賢者是可生死于奪人也是得獨操縱之權而大臣小臣
惟所黜逐也從此而邊疆禍起奸宄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反
任事之念邊疆自此日感盜賊自此蜂起宇宙無光兩間若晦
詎非忠賢一人爲之起禍作崇哉惟所　陛下以速一疏逐一
省覽勅下如有嚴加勘問如果情理未真則諸臣甘伏妄言之
罪如研究得實則或誅或遣自有　聖明英斷并　祖宗三尺
存恐不能爲忠賢貸也如此則閹臣必不求去小臣必不紛紛
人情之煌惑消削東西之戡定立待萬代而下將頌　聖天子

一番剛斷一番振刷而　朝野臣民且共欣躍于清明之化理
矣　御史李應昇訴念延讓之臣作敢言之氣疏曰臣聞唐魏
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皋陶
也忠臣龍逢比干也稷契皋陶荷美名而君稱顯號龍逢比干
受殃禍而喪國夫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矣三
復其言猶有餘痛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草被臣工人人
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諸御憑憶雖黨孤債銷沉三光頓傾
原任工部郎中萬燝以　陵工補偏逐觸一震怒然恭論　明
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燝之罪不
至死矣杖亦必不至死哀燝生出國門痛哉原無長爲　皇上

太平之民也而俾今死矣求振 國恩先實溝壑六尺之孤
嫠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遐邇聞臣僉飲泣道路咨嗟慘然
無不共冤非出于 皇上之意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
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illegible]挾讎踐推殘種種不支故出于
此而令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廣儒
冤而深爲 皇上惜也且天[illegible]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
已者獨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倘在蕭牆且在旦夕故痕忠
杖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偶忤觸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勵士
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illegible]以招禍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
其忠虛名也舍棄妻子貽身家之計而側影編戶取侮于鄉里

十六　[illegible]　卷之三　　　皇明友石居藏板

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殘
父母之遺體偏瞞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原此纖微所以不
願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
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割心不亡腹排不
滅而惟言莫進孔子不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惻
然興屈[illegible]然動念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
奴隸洪非訊囚罪非死[illegible]非草芥 廷杖重與殊失士心斷
杖一百尤不輕見且以杖[illegible]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敵術士是
威立斃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
以自白 聖德寧不虧傷耶直使 天心悔悟乎且與僧死者

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卽死錄孤嫠何及矣
昨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祲感溢于上御史
之杖血方腥焮融之烈焰[illegible]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
內者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是言者之死深惜
感者之非優容言官喜怒中節無致積感所切人與遜思天怒
而莫之敢告人怒而莫之敢言而 皇上眞孤立于上也嗚呼
黃尊素王振奇杜三策周洪謨等各上疏報已有旨了
不必瀆擾 御史劉廷佐奏人臣有言不宜猶望 主之能容
故引裾折檻季世中主猶宥之留爲美談 先皇帝朝 皇上
爲堯舜而忠賢不願 皇上爲何如主使 皇上有幾直臣之

十七　[illegible]　卷之三　天啓　　皇明友石居藏板

名傳之齒齋書之史冊大爲盛美之累其極惡巨罪又浮在二
十四款之上 皇上可仍親信之倚任之不亟加誅逐乎 勅
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鎭天尊關聖帝君舊傳聞萬曆四十二年神號出自禁廟特封遣內使捧袞冕至廟中未經禮官不得其詳至是奏請定正 詔海內遵行
加張五典兵部尚
書終養仍候起用 詔進大學衍義補 命行人呂邦翰賚
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大學士葉向高陛辭疏曰臣聞腹臣之
事君也不以身之去而忘 社稷之憂 明主之待臣也亦不
以人之愚而忽葑菲之采昔有至違寒者橫其一飯既去猶爲
之灑掃庭戶以謝主人況臣受恩三朝至隆至渥無可仰酬
今歸伏田里遠隔 天顏永無抒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能默

黙不一吐于 君父之前幾然未敢盡言煩猶以覺 聖聰
惟將其最要最切必不容已者言之 皇上一身天地 祖宗
臣民之所係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莫善于寡欲寡欲則
心志清明筋骸強固非但延年亦可廣嗣故昔聖人著誡少之
時戒之在色 皇上春秋鼎盛情竇方開適日 天顏似微清
減寡欲之義萬不可不留神也 君臣之分雖尊卑懸絕然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君為腹心臣為手足一體相關無分彼
此 皇上 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稱厚矣近因陳
奏煩多致干 聖怒雷霆屢震 傷怙頻傳以數十年不行之
廷杖三見于旬日之間萬燝已亡林汝翥臣文言亦將就斃雖

言者不無過激而諭以 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長此不
已將至上下相猜政事阻格奸雄夷狄間之且復生心昔符堅
欲攻晉其臣諫沮曰晉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圖故
內釁不生則外寇不足患也臣願 皇上當多難之日深懷一
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 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其以
前謫諸臣王紀文震孟等盡 賜召還而群臣亦仰體 聖意若
有論 奏平實就明勿以忠愛之心而過為激昂之說勿以攬
權之見而輕開輕棄之門至于 內廷近侍朝夕左右中間固
有翊護勤勞 朝廷所不及知然但未挽回 聖心力行善事
一時雖不見知又當自明即人不能覩 天地鬼神亦當照之

歷觀漢唐以至 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顯然情狀並未嘗不
歸一人如必以憤激作快意彼此輪爭終至決裂而愈亂無以
解于悠悠之口矣此臣所忠告于內外之諸臣也自古禍亂之
生多起于凶歲民既窮無聊非為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聚
黃巾之橫行皆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秦晉災數十年所僅見
國家財賦之區盡化馮夷之窟山東地方復苦荒旱瘡痍未起
溝壑又填此非破常格勞來撫循必無以安民心而弭禍亂臣
備員綸扉見東南之民最苦織造地方官時時爭論當此災傷
之極必復陳請誠得早沛 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
救拾人心之一道也 國家財力半竭於邊餉往臣在政府

封疆無徵討臣猶蹙額攢眉 國用莫措然尚有兵工太僕寺
可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 內帑即臣在事三年所請 帑金
至六七百萬今 內帑亦窮矣而東西之役未休額餉日加竭
天下以奉一隅猶苦不足臣不知戶部何以支吾 廷臣亦遂
恬然不復談及臣恐事窮勢極有不止于脫巾鼓譟而已者也
皇上為 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為 皇上計萬不可不亟圖也
三代以來 天子親衛之兵皆列于禁城之外唐雖使內臣為
神策然其所領猶外兵也自遼左失事 九重戒心乃擇中官
之律者為兵逐日訓練銃炮之聲徹于 外廷古稱軍容不入
國況 宮廷之內肘腋之間豈宜有此臣知在今日必無可慮

而在他日實有隱憂 皇上既許謁 陵後復罷之臣何敢復冀
但謁 陵之期遠近未卜宜權時免其揀閱候 聖駕展謁時
再行演習未為晚也以上數欵雖人所共知而實則 國家積
弱命脈治亂安危之大幾與繫于此臣自度衰老力不能為恐
負 國之罪不得已而去不忍不言所望 皇上自愛其身
又與群臣進為一身群臣亦皆以 皇上為身宮府內外以及
四海九州疾痛痾養無不相通關節脈理隨處周流天下事乃
可為耳酉南酋終不能大肆督臣才自足仗東事則關內外防
禦俱已備飭奴必不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製其後亦是一奇
此輔臣孫承宗拮据料理之力可謂勞苦功高臣書生也莫効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
一籌私心所憂內甚于外故敢陳其愚慮如此 禮科劉懋奏
曰 皇上登極四年有 皇子女共四位乃一歲之中相繼而
逝為 祖宗來未有之變人世間不常之遭無論 皇上天性
眞愛痛心難割即為在臣民孰不悲傷我 皇上孑然一身早
失怙恃中鮮手足所幸麟趾衍慶前星助耀以綿 宗社之安
繫兆億之望而不期天之不如人意也臣昨詢 皇子薨逝之
故原因慢驚風蓋驚風有急慢兩種其中驚風又有胎中生後
兩端凡受胎之日血氣交凝母子同脉苟震撼之威暴雖間有
驚有不驚入于胎無有不驚者故生子而額有赤文頭有旋骨
是胎中受驚之形也既生之後知覺漸生神魂未全而震之威

暴然臨之有動有不動入于內神亦無不驚者故長而骨有青
瘢痕有沾堅是生後受驚之形也受此兩驚日煎月剝神氣漸
耗形色漸瘁調養已難為力矣若又不善保護再加震驚因熱
而動是感于陽也臣觀口吐涎沫哭有聲名曰急驚風不過
三日十有五全若乘虛而入是感于陰也目半閉口撮縮沫哭
無聲名曰慢驚風纔延多日十有九危今查 皇子受症于五
月二十九日薨逝于六月十六日延挨半月餘而不能救是以
知為慢驚風胎中生後兩受驚者也此等病症小民之家固時
有之皆原不善為保護也若 皇妃恬養于深宮之內 皇子
隱卧于保姆之懷有何惡聲疾威交加受驚者也再三思維剝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
內操之故也臣每早趨 朝侍班卒聞銃地之聲銳若迅雷傳
于天角屋瓦為戰河水為波臣等手足皆為動搖重門之墻石
步之外尚爾如是況 宮禁之地密邇肘腋之間震撼更烈驚
悶尤疾雖然 皇妃習於當聞而不覺保姆慣于久聽而不知
而聚精未堅成形未固能無暴加而撼動者耶 皇上兩年四
育而皆不克終是以知為內操之故也藏利刃于卧榻之傍醞
機尚隱而有待畜狹殺于長養之地毒氣更烈而難堪 皇上
聰明 天縱誠體念及此果能一息寢手已往者不可追而
方來者不早為計乎但內操一事原 聖心深慮以戒不虞見
今諸 大典禮尚未舉行何敢遽望停止再四圖維有可以寢

養兵之用而不交操兵之害有甚如精內操之兵發出城外去
操合營合隊並演花陣射箭牙立一齊合口而陳飛矢走馬
一如內操自辰而出自酉而歸雜弓弩矢衛入侍禁門內護刀
武庫以應讌製之每更操精很壞衛 禁地以養陽和之脉匪
養兵仍在內而內地不交震喊之聲況以來鼓氣則氣益壯以
教戰技則技益精觀草驛處縱徙作終日之觀無益修備之用
不相違哉如是而和氣致祥祥則能生有不百斯男弄璋弄瓦
果薦者 臣不信也乃既生既育矣爾養之術宜講而保母之選
立嫌矣何也子甫脫胞飢飽之節嗔喜之性惟保母能爲默體
備保母不習調養之方乳哺失其節喜怒違其性已失天和矣

若又輕而更換兩乳臭味不合必致嘔逆嘔吐加以積火諺讖
又哭啼不食叠日之內而中氣又傷矣此保母關係最重也臣
竊老成醇善者一孔三年再不更易則子與乳相乖莫逆而稱
不旺形不壯百病不滑消者臣又不信也夫子金之子處笑奚
之傳得一子而防衛之猶聞乳之用慶在不用心況天地祖
宗之所托重億兆臣民之所仰賴關係何如而可以忽焉皆為
乎願皇上之深思早計也臣又聞人之生也受氣于精血而
酒為最耗血者也傷而能銷骨故一醉則百脉亂一怒則全
神解精之所以不固也心以耗血而憂能傷心氣以行血而鬱
能滯氣故憂多則血枯鬱久則血竭血之所以不和也我皇

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則戒酒戒色養氣以固陽養心以養元血
兩路以滋坤元而培寶豈非今日喫緊第一方術乎章疏已進
忽門前廊火發急趨長安右門兵匣不可入兵猶火也不戢
焚主于肅殺又陰也原陰鬱火不殺又決裂橫發故鉤鉻之劍
滑處金銅火發極陡至遊至迅速而不可遏物理也今 臣御
之候忽然火發而又曷章疏收貯之所人事感召豈為無因
天心示警臣豈為無意則降伏陰祲以疏通陽德實在鑑和氣于
清禁御答 天啓端必繇之矣 河決○六月初三午時黃水沖決徐州東南魁山堤潰四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
平遼總兵毛文龍進呈地圖并
陳戰守機宜事宜 上曰覽奏具悉海上情形戰守等事

悉相機行有在內及各鎮相關的不妨商確但不必虛張聲帝
餉銀要急者速差官指處給發器用火藥并天津糧布俱速解
給繪圖留覽本內保舉官員並其眾以後不係軍中要事聽旨不
得輕議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 帝不豫 明年二月冠
學 島師三捷 毛文龍兵至把骨島蹟皮島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俘獲器械二千餘名所得
馬夫無數 杖畹育傳國輿一百充南海子淨軍 命大學士顧秉
謙朱延禧撰 冊封 光廟選侍傅氏為 懿妃 李氏為
康妃 詔封 皇長女 公主于永寧公主壙側
記注及據中太子喪儀與自去年十月起至今俱及一截一 說者曰此亦節省之一端也
上覽總每月共費銀入百兩各監票單及內坊折錢每月一千餘兩裁減
一千餘兩歲省銀二萬四千餘兩
未二可不蒙實效而與盡二十年之

當如何處御史王國有責備當事之辭疏有此命是皇上能以慮剴切者矣南京兵部等衙門
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聲等論權璫公疏曰臣等遠在南中
近日屢接抵報左副都御史楊漣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
一疏列東廠太監魏忠賢罪狀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臣
戇直招言遽辭東廠一疏恭奉　溫旨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
劾忠賢罪狀宜竄楊漣疏奉宜納並奉　嚴旨羣臣爲之駭然
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諄諄乃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
不忍聽其陳請不但不加查處而已于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誣
非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納而已又責羣臣隨聲附和紛紛瀆
擾不但不褒侫容而已此以知　聖心堅如轉石即臣等奚容

益之虞可哉然猶寧寧伏思　皇上一心宮中府中之所取平
大臣小臣之所稟命假如賢玉嬪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日
片雲掩白日之光竟令盈廷忠佞口喋心悖曾不得關苦詞伸
明法將使天下後世爲　皇上此舉何　先帝嘗命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
恩其畜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眞者入告正漣忠于　陛下之職
分豈敢妄有牽誣以瀆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漣
而已即在廷大小諸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既滿必
不可容楊漣疏詞過眞必不可棄此豈盡讐于忠賢而此昵于
楊漣哉凡以公聽並觀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是以部寺

科道諸臣各殫一心以効于　皇上冀睿致疑不罪廷臣爲然
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觀朝勤政講學不輟並聞
宮中不邇聲色不事逸遊不賞玩弄難得之物不厭披閱章奏
而又從諫如流任賢勿疑似此舉動光明宜底幾于承平之理
然王近年四郊多壘而未弭又加以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種種
迭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責亦各恪恭厥職而卒左支右
吾撑持不遑遲來愈見　朝政參差　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
界萎薾豈無召致而然今觀忠賢罪狀如是假令十有一眞已
足虧損　聖德傷和致戾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
尚且桓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爾臣反出忠賢下哉豈

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便足致　皇上于堯舜之理哉臣等又
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洞悉事機若徒
念忠賢勤勞末節遂舉魁柄而授之恣所竊弄任其決裂姑息
養奸優柔釀亂謂將以是酬勞何持宦豎之太重而視天下太
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
皇帝首定律令內宦祗供使令酒掃之役道者法無赦今忠賢
道法若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即非所以
爲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洞于忠賢矣臣等益
用凜凜合詞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
疏列忠賢罪狀及寺臣疏論情節逐欽遵實究罪覆疏　上請

恭候　聖裁即將處分及補財政直言一並念其今昔
始有顧戰亦乞亟振敝務置之溝壑仍二三暴其罪狀布告中
外俾咸知　陛下　斷明除去大奸以順人心豈不休哉而又
慎選小心謹慤近侍填補臣局供奉諸凡一遵律令勿得相沿
專恣如是而宮府一體　祖法昭明咸觀　陛下英睿持學而
登堯舜上理矣于　先帝慘澹與命之意與乎其有光矣奉
聖旨這前京九卿公究所奏事情要從論明已有旨了該部知
道。　八月　禮部左侍郎薛三省充　實錄副總裁編修案曰
廣允恭修官　順天鄉試主考左庶子李康先左諭德王祚遠
時初九臣等因科舉數至六千餘名人多而住閱寒宣頒清尹
點名多不能盡遲前遲遲至巳刻方出題監場提調官引罪

御史袁化中參革錦衣陳居恭職　點師勦岩頭案
清備頭之落職官道時論之極侯也先年吉州山首賊披猖
哉始殺教匪里建造城池世爲拜遊自安首領諸平茶森富人
修宿悲悟而困匪城既而撫綱疆麻大寬僧香僅山橋動四行
便崇振運議討狀矣奔至上官扔世薪臨方躯支飛書告急
致遷張交卯臺官兆陸于是總督議以潘韓推去則運遠
乃發總督劉欽莘領官兵馳至清平相機進剿一面移會一
二院乾近催發新兵乘應并發近府催督張飭後接今一
復岩頭斬獲首級數里有險可據賊不敢再發香爐四衛
理道不　順義王卜吉兒之後異常然躬處遲
復矣　宣大備虜　其近邊而居者皆素受計落也年來
蔑視許必欲探其穴并其眾爲邊患近勢愈張今倖然
王不得志于彼必求逞于我名雖修貢情殊叵測故撫臣王國
慎令各邊將士悉心督
論勿備倍嚴以保無虞　禮科給事中陳時升九極　一曰民
生凋敝之極　一曰財用匱乏之極　一曰仕路躁競之極　一曰孝
成凋謝之極　一曰人心渙散之極　一曰法紀廢弛之極　一曰名

器淫侈之極　一曰風俗奢侈之極　一曰災異迭告之極　詔禮
部儀　是日　上御門左班有突聲六科奏事聲低御史計傳
出班奏事太遲聲低不聞帝止衆臣以後朝官左
右掖門外有高聲談話者嚴究
齊明盛服顏色肅穆遵守體統毋得錯亂不許違行　天
博士孟所學母張氏貞節　特旌　萬曆八年題准例行　加順天
中額五名因視學恩生待選人多後不爲例　禮科惟守典請
申明舍輿與服之禁　時京官多乘肩輿

示申飭　點師破平茶　陝西地震家妖　恤商　署國子監
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博士門洞開鄉光
王啓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士儒孫世祐董天健學正王永
興丁紹燦學錄葛雲翔社士基典簿萬民聚典籍趙烈等請納
忠言以杜禍源安　宗社疏曰臣等在監日以忠孝節義之道
教訓諸生凡事惟遵監規不敢一事一行有違　祖訓爲
上敦風化之本源也經曰天子將出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蓋言
學校爲積恩廣益之地爲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身帥生儒
爲君難一書忽從左都御史楊漣論劾內監魏忠賢二十四罪

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舞稱慶以爲　皇上有忠正之
臣如此而未有忠直之友如此　祖宗社稷有靈得忠正之臣
如此以爲　皇上見疏必愓然悟赫然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
將疏發下九卿科道逐一究問以正權璫之罪矣及奉　聖旨
乃　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親裁是　皇上以奸
璫爲與忠賢而代受其過矣合監師生無不拊心愁嘆不已
也臣謂二十四罪魏璫之奸膽顯惡大端畢盡矣臣不敢勦說
雷同以瀆　天聽經云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夫勦
說者竊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雷同者聞人之聲而附和之也
臣皆不敢惟則古昔稱先王臣敢爲　皇上陳之古昔三代而

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臣
不必言　太祖高皇帝及　列聖受權璫之害處權璫之法載
在　實錄臣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　武廟毅皇帝之處
劉瑾　神祖之處馮保二事願　皇上遵之夫劉瑾在　武宗
左右其初不可謂不善承事稱御親矣不可謂不信任不聽從
矣後一聞諸臣之劾奏夜半自起擒而誅　武宗之威明何
其決也今　國史載之以爲千古美談然　武宗權在壯年也
若　神祖之處馮保與可爲　聖子神孫之規則矣夫　神祖
臨御年方十齡馮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與張居正內外輔相
一時中外嘖然稱之未幾馮保少作威福方萌專擅言者抗疏

劾奏然亦未有合朝公疏也　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放保于南
京以伸國法以保全其首領享四十八年太平之福　實錄紀
其果毅史臣贊其神智今忠賢在　皇上左右也無馮保之功
而備極劉瑾之惡何也劉瑾雖多僭萌未聞以私墳而等之
陵寢也劉瑾雖暴宮官未有死　宮妃　聖嬪之顯迹也未聞
以內操之甲兵四時入　太廟也今忠賢　宮中之受害　陛
下知之外臣不敢盡言即內操一節鼓砲之聲驚天動地而
九廟之神靈不安每饗　太廟御路之上刀劍甲兵圍侍如林
兩陛　聖躬步行如飛臣等跪迎跪送俱在甲兵之後欲一
瞻見　聖顏而不可得設使有奸細刺客雜于兵戈之中是時

變在呼吸何以爲計此二十四罪之中所當即行罷禁不俟終
日者也至加以門戶而驅逐正人以無辜而枷死多命稱恐黨
錮之禍成忠諫之臣不免于凶人之手矣此二十四罪中無一
不當悉究而此猶當急行附寧者也漸不可長若待其惡滿勢
成不可救矣昨舉朝羣臣　欽於　朝罷跪以候　旨聞忠賢云
但謂　皇上入宮不禮羣臣遂止今欲於　視學之日羣臣及
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夫公其公于舉朝公其公於太學皆謂
忠賢之當誅也而　皇上漠不經意豈合朝諸疏　皇上悉未
之見歟不然何初猶　批答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
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伏惟　皇上將楊漣之疏發下九

科道一一從公覈問、皇上不即加顯戮之誅、而以祖
處偶保之法處之、俾得全其首領而免於誅戮、則恩威並著、千
萬世傚將 皇上與 神祖並美矣、臣等不勝惓惓待 命之
至 九月 備沉巡撫李仙品奏、前設兵三萬、節將之以備策
應、 原任大學士沈淮孫沈[illegible]奏、命各省撫按羅藝傳奏沈文
集等書附進表、刑、觀官齎進以備纂修編輯、 禮部右侍郎李
毅中陛與璫件四疏請告 命留供職 實錄 論內閣 聖
諭朕以京事依重于卿日間籌略布置兵戚[illegible]固國恢復具
有次第、其軍需器甲等項、中當所司以時整備、玆檢內庫、併
新造御器軍器精堅堪用的、爾發軍前應用、計發安邊神砲、虎

蹲神砲各一百四十位、佛郎機九十付、內提砲八十個、三眼鎗
銃等、全明盔甲一千頂、大小弓一萬張、火箭三十萬枝、各樣腰
刀一萬把、各樣長鎗四萬干、劈山等斧四百把、斬馬刀一百二
十把、勾連鎗三十干、特差總付提督內忠勇營御馬監掌印太
監劉應坤、與同忠勇營付提督御馬監太監胡良輔、紀用、齎文
督率中軍張守誠、并牌子王金、捉等七十七員、齎至該監府庫
查照器仗數目、印信揭帖二本、一併解赴關門、照數驗收、用昭
平威以備征勦滅虜之用、卿督師行邊、備歷冰霜、揩据寄畫、駐
劄邊關、較之安坐廟堂、倍爲勞苦、朕用在念、特賜大紅坐蟒彌
彩衣段疋各一襲、表裏銀二百兩、以示眷酬至文武將

吏効力宜勞戰守各官兵、行賞勞給、新辦功賞銀兩實犒御前
銀十萬兩、各樣蟒衣、膝襴、段絹一百五十疋、聽卿不時賞功、諸
軍卿以心膂親臣、有封疆重任、凡軍國大計、除奏報外
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閣中奏揭封固密送朕前、展
盡[illegible]以副朕[illegible]望、爲特諭 議處
[illegible]臣[illegible]與 三書[illegible]貴陽之[illegible]大方之[illegible]
[illegible] 在[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若[illegible]也共[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幸[illegible]臣[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 雲
[illegible]多金[illegible]之功 [illegible]大[illegible]宜[illegible]
南副使周三錫致仕 公百練[illegible]之十、況[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虎人
至孫[illegible]其德士、樂其教、以才[illegible] 在其手下、如又春[illegible]先[illegible]中、自身令以
[illegible]林[illegible]志[illegible]于念[illegible]急[illegible]勇退壯林高之、 命[illegible]贈太常

少卿楊維垣 平遼總兵毛文龍獻俘疏曰、臣自上年秋冬而
次牛毛寨之捷、敵鎮信增、于是部將官兵鼓舞、據膽率之深入
冬底有烏雞之捷、今春夏金州官屯上下把官寨暨堡、抄家[illegible]
利才站、高嶺、伏州東南二門、海州刀兒嶺、黄陽、米皮峪、分水嶺
頭、梁縱在勒、甜[illegible]寨等地之捷、復地自金州至永寧堡、旅順堡
鐵州以及清河、寬奠、靉陽、湯站、鳳凰城、併鎮江一帶、計地千
有餘里、已經遣將分守、及方欲月以來、卿又有報捷、奴兵
[illegible]八屢挫、其斬級先後共斬首級七百二十六顆、生擒活夷
十[illegible]名、活擒婦至名、擒獲奸細一名金重德、擒有傷札付驗、一
[illegible]權除僞關功次首級外、其活夷、孤糧奸細獻之 闕下今

援。皇上之賜。社稷之靈。諸大臣之匡贊。上指示之方。暨浮
應援之功。許中書倉猝鼓舞之誠。暨將士戮力同心。當先用命
賊不能抬。遼兩以少擊多。兵戎列而戰。捐故雖失而復得。所以
屢戰屢捷。臨危致勝。成功較易。人皆曰。臣之功也。臣實何有焉。
伏念臣受 命浮外。荷 皇上不次渥恩。誓與逆奴勢不共戴
消有誓戩。即待道長驅。奴且退從舊道遁而不果。復集旅順新
城。以為攻復之計。臣急尾其後。擾其耕作。堅兵備歸。彼方首鼠
兩端。自顧不暇。安復他圖。所望糧餉克足。兼 上先應。便可克復
南河。直擣其穴。並是借等前席。汗馬于城。皆偕一死一生。得博此
捷。既無按時餉。應以為免死宿飽之計。又無顯名厚賞以慰旅

戈帶甲之勞。臣獨短英雄百戰之氣。抑且灰豪杰任事之心。所
望 皇上材授官。如齊勇敢謀諸臣所宜酌量實授加銜。以酬其
勞者也。臣察諸將士人品心術。悉忠貞不二。志身殉 國之英
其合宗所而就還荒撤生死而程金華。固忠憤所激。亦好名之
念乎有以歐之也。 皇上若以進乎之養。收功紀錄而補其立
功不者酬九仞之將先事超拔。而課其速效矣。伏乞 皇上。俯
念浮外效悃抽腸血戰用命諸士。亟 賜俞允 勅下該部。速
為題覆。將參將陳繼盛等。照原加擢。都諸為應員。宜加實授
銜。以示激勸鼓舞者也。其陣亡官兵王徳[illegible]等共三百三十八
員。所當優敘。以表 幽冤者也。 疏入 毛文龍 [illegible] 兵部以功 [illegible]

皆拘于本月初五日步府賞究初十某期鬨門[illegible]樂是日主
法司並兵刑科臣河南道俱在于一衷至堂上[illegible]等五人俱
鞫辯條言爭[illegible]傳旁[illegible]通事代者有言其[illegible]上將逆之律而紐
獲事之虛實盡不可知疑之者其夷也當[illegible]其逆將傳而報
查臣各[illegible]女因[illegible]一[illegible]暴貴原非[illegible]方作事之[illegible]人不[illegible]
夷民彼我師捷獲以爵者[illegible]
之蓋[illegible]聖仁老大于是[illegible]
叛逆之甚。男子十五以上[illegible]
把花等因人止十五以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羽[illegible]之藉行之臣以偽淮外之事與島事不尻耆且輸未
殺喜逆蔡其傳官及偽印其多存其妻子驀其杰宄爪有半之
實措令以之良而卸敢孝示旁良叢世之財逆如筱在我未賞
有旆將等城之功在奴不鬨有習置長師之處不逝小小長芬
真將學大龍成讀李伴二賊或得奴之父子前等　廟謨據堂

不快人心而 上 聞英哉 逆賊陳其愚伏誅。其愚與安邦彥之兄邦俊交契。故逆謀皆出其愚。即造偽書。鼓煽挑撥。已是窮兇。及傾而又偽降以間王師。輸貴陽情實。以遂攻襲。此等奸徒。真不可一日不誅者。幸監軍御史傅宗龍諜知。執其黨部擒奇之而示西之。誅日陳懸縣中之觸目者矣。 樞輔孫承宗出關。 大學士
孫承宗請成繫臣楊鎬 熊廷弼 王化貞等 不允 南工科給
事中[illegible]以江南被災之民。急不能忍。司農部撥之疏。緩不切救。乃
上疏曰。東南之賦。甲于天下。而蘇松常鎮四郡之賦。復甲于東
南。非其地廣利厚足以倍他者也。計東西横直幅員不過六百
餘里。而提幹五百萬六千加一。畝之所入。家幾而潛未達耗三
斗丁。自銀差加派一錢一分以時價斗米一錢。并之每畝共輸
正賦三錢餘錢矣。而還糧收嘉解布等之飛差。足以傾家蕩產

者不與焉然愛孤寡如民之皮骨雖盡猶忍死急公者蔵以年
來稍稔尚可營所入以供歲額孰意昊天不弔洪水洋洋將我
税重終事之民淪胥于溺也哉請先以其被災之情者言之臣
鄉四五月麥收成時也日今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四日
雨黑如奔勢如傾跌凡三十餘晝夜不休而麥浥爛無顆粒矣
五六月禾插蒔時也窪者多僱人工戽救高者又貸金錢播種
雨與夫之于麥得之于禾耳乃六月朔後之雨勢比前更狂更
驟于是圩岸圮崩田河混合而苗不能插寸莖實架室于鳩鵲
之巢繫舟于庭極之上雲水連天阡陌如江長海闊烟火斷絕
村落皆蛟穴龍宮假使前此之雨稍緩民猶得留二麥以糊口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五十 天啓　　本立堂石居藏板

于青黄不接之時後此之雨稍前民猶得留工本不空抛于澎
湃稽天之日今既腐春麥而絕之又誘民貲而竭之正撫臣所
謂災甚于戊申而臣在南中此等情形皆得之目擊者也至近
日景象更有可異者戊申之水易盈亦易涸茲去大水之期凡
三月矣海潮以驟漲不容湖水又暴溢難洩究今高低之鄉猶
一望無涯三家之都尚乘船入市此一異也萬曆戊申之水民
雖窮于食而魚蝦所產最多故小民皆得網罟之利以自給若
不知有荒者今以如此之巨浸獨不產鮮党害而受害中之利
獨與戊申異此又一異也鮮與粒食俱難恒心安得不同恒
產俱盡彼八口嗷嗷思珠桂與何求惟搶掠可苟活于是結聚

勾連以叨借爲名欲強開富舍之廒廪撫臣之嚴令者于是胡
行亂走以恐餓不得欲強搶販夫之米廪撫臣之移駐者此撫
臣所謂不敢言不得不言而臣在其中又近日淪亂之景得之
確聞者也然使止于鼠竊猶之可耳獨蘇郡之民遊手遊食者
多即有業不過輩玉點翠織造機綉等役一遇凶荒此佊皆無
所用而立就于淪故奸民往往乘其亂臣猶記 神祖時葛賢
以監税藉口編袒一呼千人立聚白晝將下鄉官家抄搶一空
萬曆庚申因遏糴米騰一二飢民殺借徽商之米有司稍繩以
法而隨有萬人屯聚府門毀牌毀役幾致大變況今日閭閻之
消耗益甚于昔人心之思亂益甚于昔如淮揚妖黨長興逆徒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五十 天啓　　本立堂石居藏板

所供強半吳民真可寒心奈何不預爲消弭而堪令心腹之地
卉爲剖裂財賦之區堪經蹂踐也乎然其故不過米貴爲之祟
也臣以爲欲地之安靖必先定米價之平而欲米價之平必早
下改折之令我 皇上若亟發德音明告以天啓四年分之漕
糧日暫盡行改折每石五錢則人皆知江南餘百萬之米而富
者不必留以射利販者不必屯以爭贏米不期平而自平衆不
期消而自消矣且以今歲漕事度之亦有不容不折者漕艘自
山東妖變回空已阻漸積愈遲馴至六月未齊頻督漕使者竭
盡心力而莫可挽勢必將壓下一年而折之既可正漕規又可
蘇民命無損于上而有益于下想 廟堂之上計無出此者臣

非不知濡儲為軍 國大計司農窘迫無策聞之搔首莫若輕
而用財太啬者兇之太實嘗驚心于存蜀已往之變寧獨不念
食土之毛又倍加削乎之費。臣是以權于緩急輕重而願 皇
上暫捐一年之入長責四郡以萬年之供者也。想按臣尚疏且
號呈到 御前乞 勑該部將撫按二疏與閣臣省台徐吉等
疏亟議再復災重者蠲災輕者折于以共見皇上而杜隱憂輒
社稷靈長之慶端在此矣。然臣 因是而慨南中傳造之濫焉夫
留都之被災同也。思亂同也。帑藏之匱乏同也。臣 自七月奉
命巡視錢糧見內監日催絹布催剩帛該部方苦無以應而賁
紅銅鉛京暖阜禁山龍燈及進茶菓等件而傳造又至矣夫此

項錢糧數多開天啓二年之成造者尚未解運曾幾何而又以
可省之務空懸罄之帑古者年不順成君衣布。措木關梁不租
山澤不賦。今何時也。遼土淪亡。黔師新喪吝酋雖遁而建昌三
路復梗蓮妖雖殲而失業之民又動水旱盜賊天地時有震裂
災變無日不書九邊之士方枵腹以控結草澤之雄日窺闞而
嘯聚此不減損示民徒汲汲于供應之器物。恐非 明主意也
內臣啓之也夫內臣受 恩隆盛正宜為 天子節財務民辜
國祚於盤石而後此輩亦與之俱安若急無益之役以困民蓋
一啓靈召禍此輩身家又于何處安頓雖有金玉焉得而享諸
是在 聖明超然遠覽毅然獨裁 諭該監毋輕請 旨下部

該部毋輕傳咨授南使南部不盡之物力。專留以佐軍興勿徒
以資尾泄于今日救荒一策豈曰小補 戶科掌所關又慨于中
不得不因論荒而娓娓及之惟 皇上詳察 詔傳刑 以甲元建

裁仰承 天眷遠 山東巡撫光緒謹奏為自
皇聖恩劍故也 鄒泗盜平 鄒縣用兵而後已逕先後兩
撫臣趙力招甚多方安撫絕無意外之虞矣臣春初蹈勘時止
鄒泗後達去處一二出內逃從捉數十人最罪循豫飲馬團聚
而為撫不多一晔可至地方官稍一留心即可片刻散也瞭經
臣出示曉諭解散安插而前撫官關葺符異毫不照會報闘各
軍又以部覆稍遲未即復任兼之旱魃為虐河工中潰各處居
民困聚于鄒泗等處者約有三百餘人時出搶掠兗州府知
府曹文衡鄒縣知縣郭人吉到任之後親詣賊巢撫李守已
等七十餘人皆謂鄒縣里變通太甚控訴無門不得已圖聚山谷
間就招撫等語隨取各親識保認編入保甲仍令各捐俸安插等
境逃竄泗賊兵幾日內可了而無端奸棍吏書劣生濫不逞等鄒
倡言賊衆數千 請兵進勦而領兵官遣次輕進又不杜其歸
路以致縱虎出柙 因散搶掠警報日至裝在目前隨該崇臣檄

下如張詳悉區畫而臣亦遣關中往返商確朝夕督察復拿倡
亂史言滿不羅等立刻下獄嚴論各官十日內或勦或撫不行
乎定安插者即行題參重處續該帶管沂州道右布政使徐
從治親詣泗城陳兵以示勦之勢傳牌以示撫之檄復皆
鄒縣知縣郭人吉仍諭賊巢諭以禍福各賊原係一見傳牌附而
至隨該曹知府張同知郭知縣偏行親審各原係鄒縣者歸鄒泗
縣者歸泗泰安曹等處者各歸本處安插外省者齊便
四散仍各詳造花名文冊細開報外復該知府暫文衡各將
李在洙署泗水縣同知張萬日于本月十七八等日親詣各山
內偏行搜索絕無一賊惟滕縣兩伏山尚有舊賊三十餘人踰
該曹知府李春將郭知縣領兵親征旦夕可平等因各泉報到
臣該恐有中變未敢輕信然至本月二十二日署沂州道徐布
政同右司二司官關門迎見及同在外三司官親行勞問但
云地方安靖絕無一賊等語此在座各官及隨衛各官役親行
勦闘者也除各處留兵防守已行文責成及奏安等處聽行
撫留安插者臣各行文傳示外臣因是而不能無責望于守
土之臣也蒞臣身任一方攝盜安民是其職業今先事既發
察事發又不能拿及至事勢猖獗莫可收拾而一味請兵催勦
喜殺邀功謹司民社而願令至是也且如一保甲鄉兵之法有
河難事臣入境首則諭約相見即行而諭及委官查勘首無一

行而入秦以來穿陽房谷商洛平費縣湖廣當阜聯城息縣等處
日報失事皆不為怪夫平時既不能行臣之法矣直令今日乃
敢倭言賊勢哉何無忌之甚也今事勢初定臣請以各地方完
全付之各守令而即與定一考覆之法自後不行鄉兵保甲而
輒以失事報者一次二次免參拿賊三次參終類還罰俸三
個月盡罪拿賊四次五次罰俸六個月立限嚴拿過限不後赴
部降用如畏避參罰匿不申報者訪出即行參處失事地方不
論有處流賊止責該地方官不得借口鄰邑致滋推諉至于各
道府統轄州縣失事四處以上聚賊至二百人以上行解
當攝不嚴參行　為兵者一體　題參治罪如是而保甲不立行
盜賊不敢蹤跡臣不信也如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該部即速
題覆施行臣草疏已畢新縣知縣邦人吉又將逃去賊首戴世
璟至賊聯縣搶其錢財無算見在追逐且
夕可了鄭坦之財大累定矣就參確查另報　閣議纂修
神廟實錄應分任責成接乎完進　上從之　命各官加意綜
稽協恭裁酌務期早成大典一大學士孫承宗疏敘關外勞臣
樞輔孫承宗以病乞歸吏科許譽卿上疏請留曰臣接邸報見
十六朝彙紀　卷之三十三　天啓　六十二　文不肩藏板
督師輔臣孫承宗遣纍臣一疏心竊訝之幸　聖明有楊嶷等
始　以不死之　旨大哉　王言神武不殺常刑罔赦僕哉是
矣又見五防敘勞各疏舉前後大小將吏無一遺焉有見任而
敘者有離任而敘者有死事而卹者有掛議而敘者或有甫經
考功法奉　肯處分而亦敘者說者曰遼土未歸版圖邊臣盡
人為疏毋太濫歟臣循望樞輔或借此鼓舞人　心共圖滅賊是
亦一道也故未敢據職掌駁正而不意病苦草于總章同時而
至夫樞輔不嘗更調各邊丁壯乎不嘗備戰人子關請火藥子
朝及催器械于工部括馬匹于太僕寺將謀大舉乎　皇上近
日不又責發　內庫之兵仗授　內帑志多金崇遣中使宣齎
軍前乎舉
朝方鰓鰓焉慮謀不萬全必不輕動曾幾何時下乃以病求放
也然則進師者真耶稱病者真耶不暇繁詞就樞輔近疏亦曰
皇上勅臣以漢臣充唐臣度矣請即以此效他山之石可乎諸
葛武侯食少事煩為敵人所料猶鞠躬盡瘁裴晉公削平淮蔡
始奉身以退開綠野之堂故至今人一循之一榮之樞輔之病
未必如亮恐奴酋一日尚在斯亦淮蔡未下之日矣說者又曰
樞輔久勞塞上此舉當再入中書耳臣則曰不從來伴食貽譏
史不勝書而推寇萊公之在北門韓魏公范文正公之在西夏
千古以為美談臣知樞輔生平自待必不以彼易此也不然昔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三　天啓　六十八　文五言哉天
之龍同列而
宣麻者是何特恩今之怀萬邦而錫命者是何
殊寵而草草以一病結局夫豈當年慷慨督師之初志哉臣不
敢忌諱竊謂樞輔一卧病則將吏人人解體不知敘薦諸臣者
詢何而討復出此伏祈亟
勅樞輔勿申前
請俟成後功毋綬失事機毋徐墮賊計庶上釋
皇上東顧之憂下答中外推轂之望而
社稷封疆胥有賴矣

十月巡撫程紹奏報玉璽見漳濱大約以　聖明不貴異物宜
登崇至寶以圖萬世治安其疏曰臣謹按史傳秦併六國得藍
下民之璧命廷尉李斯篆文玉人孫壽刻之文曰受命於天既
壽永昌建漢以還相襲爲傳國璽至永嘉後沒于劉國遂不可
復得迨宋元符元眞之朝段義獲朝宗崔或楊恒之徒迎合寧
宗附會太妃假手爲僞接踵相懸見于李微之楊恒所辨駁者
班班可考竟也益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管河北道臣張夢鯨
呈稱漳河之濱得玉璽一顆親齎至京臣諦觀審視方稜無缺
依然全璧聞至漢平世已缺一角知此斷非秦璽至漳濁瑩潔
精光內藏應是數百年內物一旦風撓水湧出河恭瀚篆文八
十六朝廣業紀　卷之三十五　天啟　丕九友石居識校
字誠萬年　天子之吉祥嘉兆也臣以記載所傳聞實有不在
此者昔王孫圉不貴白珩而寶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
獻善政於寡君務威不寶照乘而寶照千里之臣彼叔季侯王
猶得其寶因是猶能名顯列國聲施來茲斯足述耳今　聖主
惜才賜環後滿國宜哲人布列野無鄙良尚有一代名臣如總
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慎行鍾羽正余
懋衡侍郎曹于汴等沉淪丘壑咏賦白駒不及今大用人壽幾
何又有一斥不返之詞林一錮不起之臺諫此皆　皇國禎祥
盛朝珍寶臣不能叩于　天聽致之　明廷乃僅僅執一古璽
光致比七十二代之後故事臣嘗羞之嗟夫玉璽之出實在畿
封疆之內事屬曠異道路喧傳郵亭輒使恐有聞之　禁闥者
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祕人間欲議委的當官員捧進
殿闕蹤涉貢媚亦非臣誼然似應少緩須更恭候　皇上之命
至璽之世代篆之工拙俱非臣之所敢知也臣迂且固不能歌
天啟之風始效華風之三祝惟竊自附於尊　君好　君之義
伏望　皇上達觀承命之眞符不在偶藏之舊寶怡神寡慾親
賢納諫在　朝之忠道勿事虛拘遺野之名流急爲登進圭璧
集於　清廟瑚璉貢于明堂藹藹吉人爲　天子貴襄神器永
固金甌雖謂虞舜之黃璽夏禹之玄圭至今存可也九月初四日臨漳縣
學生員王思佐王宗同鄉民邢一泰等在本縣地方務本莊東
去臨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平地忽風大起旋遠直曉而上覩之
十六朝廣業紀　卷之三十五　天啟　丕九友石居識校
陽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晶瑩異常光紫陸離龍紐龜形方
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十餘兩上有篆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奏聞解進
表官齎進　○福建撫臣南居益遣兵破走紅夷焚其城獻俘
奏捷其辭曰紅夷之睥睨　湖自韋麻郎始非一日矣彼時頗
良將譚儀猶能以三寸舌立功而此番到彭湖則酋長不止一
人眷衆且以千數築城據勝實懷久假之心爲貪啓疆每作橫
敵之勢海天風雨璽染鯨氛閩越山川幾成腥界安危所係寧
惟半壁藩籬疆弱攸關幾累　盡長社稷所幸　廟算默祐特
更同心共鑿俾於中流必滅此而朝食往年中左之役業半贊
於職俾此日彭湖之師遂全收夫補湯歷璽而營者三閱月圍
知釜有游魚毀城而遁者十餘艘已見穴無伏鼠稍闢一面見

天地之包荒妖復寸疆亦山河之增壯基惟 皇威赫震神武
丕揚。容勿定九伐之謨。徊府佐六師之命。臣等勉承 重寄。
幸効微勞、銷鋒鏑于。中興。願爲嵩矢慰。晃旂之南顧。敢作
邊陲謹露布以馳 聞知。天顏之有喜也。閩久受夷患但向來飄泊海上挾市
掠原隨可追逐惟據彭島築城三載以來進退有恃兼以彭湖
風濤洶湧難戰官兵僻步雖有中左之剿夷無退志於是南撫
泰力主湧彭揭東之擧移會漳泉募兵買船選委守備王夢熊
前將士鬪駕于天啓四年正月初二由吉貝突入鎮海港且擊
臣華壘一面賊焉營焚出奔攻各有斬獲夷還守風櫃一城是
月南院發一次策應舟師委加銜都司顧思忠等統領王彭湖
擢海舟發歸是攻打無虛而夷猶然不去南軍門遣師至附圖
于四月內又行巡海二道親原海上會同漳泉二道督發第三
次接應冊師委海道孫國禎督同水標劉遊擊彭湖把總洪際
元洪應斗駕船于五月二十八日到娘媽宮前相度夷城地勢
風櫃三面臨海惟存上岐一線可通掘斷深溝夷舟刷守宜先
攻舟後攻城舟不可泊城必不能守矣遂于六月十五督師進

牧夷忍羈留商民內應盡數攻退遁南軍門又授方畧齎大熱
火器接應即日運火礮登陸令守備王夢熊等直趁中墩扎營
分布要害絕其汲道寨其登岸擊其艙艘夷舟又令把總洪際
元等按第應兵船泊鎮存營前海洋直逼夷船侯風水陸齊進
七月初二夷計無復之令夷目同通事逞填喇營面見本道一
路孫海道同劉遊擊嚴責夷目面稟逮退信地遲則攻剿無遺
初二日我兵直逼夷城或分兵三路齊進而夷恐甚牟文來律
隨堅臼斯差遞李同夷目至娘媽宮哀懇牛文來律來嘆留吧
王差蔣公文赴投本院並無作夕乞緩進師容運糧米上船即
拆戎泥地孫海道恐攻急彼必死鬪不如先復信地役一滿盡
之爲穩枯許之夷果於十三日折起運米下船止東門大棲三
勝爲舊商文律所居尚留戀不恐乃督王夢熊等直抵風櫃盡
行拆毀夷縣十三隻俱向東香遁去我師轄簡札督防其復圖
并議酌善後事宜是役也同心戮力諸臣則有按臣喬　左
右布政游濮龍陞完學滕使朱身修參政朱一馮副使高登薦
參戎孫國襯沈珣楊公錦副使沈革槙桂紹龍胡爾犍僉事蔣
賓亮知府潘師道同知趙籽何舜齡推官林楝陞漸欽文知縣
李㮚然揚廷詔劉斯球陳以瑞等武臣則有鎮守副總兵謝弘
護南路副總兵俞咨皐遊擊劉應龍都會李應山參將陳文楊
註擊鄭嘉謨都會吳從賀彭湖把總洪際元把總洪應斗守備

至議認坐營與虎臣把總陳會等所宜分別功次陞賞以慰效
力畧事者也計解生夷十二名酋長高文律等酋目面訊明等
起　曾於汴南都御史　慶陵工完　巾飭
監規。特監臣言太學爲首善近來成規錯亂告假不已且圖起
撥不已竟欲納班所當申飭告假不許聽撥罷不許冒頂
假借名色冀免坐班則考校有時陶鑄有地納明且爲利藪非
立敬之初意矣相應題覆申飭其納貢充附出身原係納貢當
八箇月充附生監
青衣量減一月。○改折江南漕糧 命行人姚昌錄齎送敕
都御史孫瑋張國籍○兗州知府曹文衡以平盜功調陞兗州
道右參政○原任太僕卿史孟麟以 國本功得 贈恤典。
進王天瑞永寧侯鄭振明傳平侯○刑科劉先春請用未盡所
之賢以暢人心疏曰先是南銓缺冢宰臣集衆論以鄭元標名
上一時 聖意難測偵重不報中外擬議騰沸玉曷金鏞勿陳

東序堂其來舊非與注內有期蓋數月以來而無不隅隅是冀
今馮從吾以南憲晉大司空矣余懋衡南宰曹于汴南憲次第
報 命旨矣獨元標未有所底一似留銓舊旨果君父之有咸
心而拜禮艱難爲篩辭之誠棄物振弟之章不勝連茹之惜謙
者鬱鬱而臣竊以爲不然夫元標筋力未衰者也設其果棄几
杖之頒從古自有優禮元標杖下餘生天留之以襄堯舜之治
惹者實曆春注几杖道意不欲以筋力煩老臣乎是 皇上之
意原非壓薄元標昨陳頁訓 聖主無成心一疏率 旨該部
知道明以推權付主爵矣是 皇上之意又未嘗不欲用元標
今日者 聖意斷昭且衆正彙登不謂非同陞之漸顧人情疑

信尚乎 皇上於此亦何靳一紙綸再 勅吏事普一視之仁
暢舉心之望以見元標立須起用者也 中朝士紳又誰不加
額彈冠也哉○兵科王鳴玉請停貢例以惜名器疏曰蒲惟國
家三途並用除鄉會兩榜外額貢循資恩貢選貢皆以文字爲
致身地故雖門戶單寒之士肉食紈袴 敢與相頡頏豈非重
詩書而䘏以所關也哉其他事例輸貲盡屬末局雖先年例貢
偶一舉之限人限時隨舉隨罷天啓二年工部以 陵工議開
巡視科道臣劉弘化劉芳力持不可三年戶部以濟邊議開奉
旨各款俱 允惟例貢獨停蓋于萬不得已之中寓愛惜名器
之意焉須巡視臺臣疏上部議 陵工十月限完事急無措暫

開貢例內有十人可得半萬之語工完即止法非不善而部疏
爭執科臣調停稍示兩存之遂商爲銅山金穴一往不返夫以
陵工則十月已報竣可以止矣若曰濟邊雖盡天下之庠序而
貢之外乃猶未足乎臣約而言之有不必者三有不可者三廣
寧陷矣遼陽失矣兵無片甲餉無粒米此告身易一醉之時猶
不以正途爲市顧月溢于河淸風見翟出命新之日乎其不必
者一兵可核也而不核餉可査也而不査稍一留心可餘數百
萬乃泥沙虛擲于紙兵而錙銖濫取于正途乎其不必者二側
聞于寅興之年天下廩監輻輳雲集今已五閱月咨送吏部不
過數十人所得幾何而冒鬻爵之虛名其不必者三廩生習經

學臣優取盡一時舉彰關各省督學中式大半今一趨于賄士
風日下士氣日卑所變不但在之財矣其不可者一富者倒出
橐中貲者開之借債仕宦之捷徑取償於他日欲世不濁民不
窮豈可得乎其不可者二兩部取數既多吏部選法益壅正缺
又少勢必與貲郎等是 朝廷以正途爲餌而愚天下之寒生
也彼新拋之才陷身末局欲返初服又可得乎其不可者三有
此三不必三不可而冒昧行之得少失多啓事者可不深長思
耶○降吏科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吏部尚書
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 允之科臣沈惟炳疏救亦降
調時山西撫臣缺南星見有行餽以求之者故特以太常卿謝

應祥沉靜有爲能稱其職言于員外夏嘉遇嘉遇述于掌河南
道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遇大中告以故應祥曾令嘉
善大中素知其才守力賛遂會推焉乃御史陳九疇論應祥爲
臺大中有所私其間訐辨不已有 旨會看吏部與都察院堂
衙門復疏言臺臣論人失實九疇大中嘉遇各降三級調外任
及 嚴責部院大臣含糊偏比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
士韓爌朱國禎等以一事而免兩大臣降處諸言官且御批徑
發不復到閣而憲臣一疏果皓又黨 御筆改移夫厳聽聞有
傷 國體具揭請留三臣并宥言官 上曰卿等奏優禮大臣
朕豈不知但我 祖宗設立會推會看原非爲門生植黨比今

眾臣及憲臣、附和扳連、全無公論、如有情面不知有　朝廷、或
世廟時、必不敢如此、其疏惟炳妄言逞臆、降調已示懲、周昌
晉疏語稍平、是以姑從輕處、朕前已有諭旨、著部院一體申飭、
卿等心膂重臣、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猜忖、致滋煩擾、紛
囂還遵前旨行、惟炳疏內有云恭繹　聖旨有曰朋謀結黨、夫諸臣方此肯立　朝同心報　國、誰爲此言、臣
告　皇上從小人禍　國、必指正人爲黨、攻一人者僅可去
一人、而黨之一字則可空一國、釁端甚微、貽禍甚烈、皇上玄
覽古今、當必看破及此、近大小臣工諸還已往、臣方且靜聽
僉旨、而後有此妄除、將使讒蓋不芳、荃蕙爲芳而後可乎○
御史謝文錫等請恤　國體而待二臣以有禮、開言路而還沈
惟炳以原官、吏科許譽卿等亦有公疏、俱報已有　旨、時吏部
文選郎張光前甫入署二旬、以眾臣後先立　旨以去、臣又何

能辭罪乎、臣若暗中緘閉、緘默不吐、以爲苟免之計、負友之人
郎是欺　君之人、臣豈敢蹈欺　君負友之事、而令皇甫規笑
人千載之上哉、疏入　允去、上諭大小臣工曰、朕紹
承大統、四載于茲、值軍旅頻興、封疆未謐、兼天災踵至、歲事不
登、致海內蕭條、民生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
講求兵食、奠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朕每食寢弗寧、
焦勞罔恤、未得安攘之道、乃爾等大小臣廢坐享　國家之祿、
靡懷　君父之憂、內外連結、呼吸應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怂
在營私、事圖顛倒、御眾正朋比爲姦、欺朕幼沖、無所忌憚、邇
年以來、恣行愈甚、貞皆爲解體、明哲咸思保身、將使朕孤立

無與、而後快罔上之心、抑使人盡緘口、然後滿其無將之念歟、
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大小臣工、覩若弁髦、全不尊信、
幸天啓朕心、豁然頓悟、近覽御史陳九疇會看文書、乃國事攸
關、輒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與調停、統均之道既乖、風憲之獻
更失、因思從前所爲、皆是欺瞞、但遂營謀之私、不顧肺腑之見、
今元兇已放、群小未安、或公相黨救、或妄肆猜忖、本當根株盡
拔、徹底澄清、念玉石猝未能辨、雷霆詎可驟施、諭爾徒眾、姑
與維新、洗滌肾腸、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怙其稔
惡、嫉夫善類、甘爲指嗾之鷹犬、罔慮貽遺之禍患、朕將力行
祖宗之法、決不襲姑息之政矣○御史李應昇糾閣臣魏廣微

[illegible]疏曰、臣聞分莫嚴於　君臣、禮莫重於　朝祭、罪莫
大於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藁以待、臺諫執
白簡隨其後共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則　君之仁也、未有
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於後、如大學士魏廣微者、方其偃仰
高臥、不拜正朝、迨其日中祭畢、然後闖入　廟門、科臣以無禮
糾之、所謂自作之孽、於人何尤哉、皇上至仁、既已赦寘不問、
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鍼、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
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托疾、猖狂叫號、若撫劍
疾視、以恐喝諸臣、而關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
才足以匡　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焉

所魏然自若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大行禮差錯始謂失儀
謹按　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祭事失悞者杖一百廣微
宜何居焉可覥然徑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
時臣　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
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　上無禮者為是而時之載星鵠立奉
壇駿奔者反為非乎　國家設言官衞耳目近臣言及　乘輿
則　天子改容事關宗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為言官公
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柰何比之路
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作蘇方今　聖
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微見指
十大胡廣集紀[illegible]卷之壹　天啓　王二支古居蔵攻
摘輕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共其隱也是可駭者身為宰相固
已位極人臣猶快快以不得好官為恨矣恐更有他念而公然
出此語以告之　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　皇
上飭諭廣微釋敬慎之　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
毋衡三宿與言官為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
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疏入罰應昇俸一年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二十六

安成
溫陵 陳
古鄞 丘 酉 較

十一月甲子○時各衙門奉　旨會推吏部尚書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庭等以資望所歸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推　上
聖諭曰吏部都察院溷亂已久失　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
諭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疑用之私人顯是陳于庭
楊漣左光斗鉗制衆正抗旨徇私三兇既倡率于前誰敢不附
和于後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曾全列況近日楊漣既曾親接
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可佯為不知怙惡不悛註籍躲閃又前

與高攀龍會有陳九疇之事黨比不公願為楊漣左光斗張主
而刀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沖與巨猾老奸冥頑無耻陳于庭
前奏從來會推吏科河南道緊與書題京化中不無扶同情與
陳于庭楊漣左光斗俱恣肆欺瞞九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
職為民仍追奪楊漣左光斗誥命計典期迫吏部即將堪推尚
書都察院的不拘見任在籍多會舉六七員或七八員來各開
寫履歷職名來看該部知道已而京化中疏認罪降一級調外
任○選郎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認罪各降調○刑部
尚書喬允升引疾求歸○崔景榮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
○李宗延改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戶科陳良訓上疏曰

皇上御極無念不對越　祖宗無事不敢求異只因年來一
二臣工習為稱道標榜之事　皇上尊崇舊謀因而銓憲空羣
已更思計典届期穆然深念急推內大臣而用之於都哉此式
序百辟之盛心用人圖計之弘軌也然而　聖意淵微輕難窺
度人心妄揣不無執會推故典若謂　皇上菲薄天下士一切
變更者竊伏思之　皇上天也　天覆幬萬物川澤山藪汐泉
緊行雲流水底滯都釋古帝王立國仁明並運寬嚴適宜　皇
上豈有念焉　皇上聰明　天縱直自謂駕馭一時掀刷千古
急取崇官無誤　計典但恐循此不改　祖制蕩如今日以為
權宜他日以為故紙則在　皇上防其漸耳職愚無識竊觀古

今事推與敦可限人而使不遑推名義可束人而使不越日者
寡臣諸士良皆推務極虛公一　疏業荷嘉納諭以有關銓政
倘　皇上再下　明旨布告中外自今以往凡遇會推一遵
祖宗成憲無少易變諸仍聽拾遺補闕之臣評可論否存舊章
于勿湮留清議於一脈則　皇上之於諸臣也能圖弗遺曲成
不過譴怒與　黜用並無成心總歸大造羣疑渙消　掌陛喜
起太平有道之休如日方升歡呼豈有量哉奏入降三級調外
任○大學士孫承宗上言臣于九月初八日遣鎮臣馬世龍王
世欽道臣袁崇煥率水陸馬步兵丁一萬二千人東巡至廣寧
抵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賊東二十里遂入舟師

歷三岔河二家灘以都所揚文朝採蓋州其鎮道汨高技登撫
遠望約有戎騎三千撑駕正縱舟欲前而去是役也練我胆志
通我間諜三州情形兩河地勢水陸機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
將臣任寧遠而撫臣喻安性同鎮臣尤世祿役歷錦州抵右屯
道與諸臣安哨兵於錦州松山以堵西虜接歸王之民更以兩
前鋒於駐中左所而兩營之兵更番分哨于松錦之間蓋去寧
遠凡二百里而哨探既遠耳目既明諸臣以十月十三日旋寧
遠臣于中右所相與計恢復大畧無一人一語不欲同心僇
力以滅此朝食遺以為時機決不可錯而撫臣更急于為備蓋從
來諸臣人一志氣奮揚未有若此者臣念今天下惟此一事為

十六明熹宗紀　二十六　天啓　三

為最重最大當邊人心意未一何敢語及天下卽今邊人心意
既一而　中朝議論或有未定又何敢㓜執于邊人臣行令鎮
道嚴防精練務賤所司且得撫臣提撥督促通督餉右都御史
畢自嚴來關門遂與商議供耆糧料無資臣乃由石門寨閱歷
薊遼完臣八月欲行未行之意領蓋喜峰石古北京營為說臣
不敢不競說而關門之議雖同薊門之見未合且近議薊門有
當加之餉聚議薊門有可減之兵事體重大未敢臆裁遂以先
後會督臣吳用先撫臣鄧漢詳計可否其不可宣之筆札者畧
可商確而且以約畧兵馬所駐可移如持缽貧兒遂得沿門募
化事畢當由通州永平仍詳該路可汰可增之兵以回山海因

念未遑　天顏三年今去京僅數十里而時當普天同嵩呼之
日臣以帷幄近臣不勝瞻戀依依遂擬以十二日入　都門以
十三日早　朝以十四日隨同恭賀　萬壽仍乞于另日准臣
面奏機宜出與文武衙門商確可否面聽諸臣敎言遂可以稍
解尊疑仰以事畢之日由關門旋寧遠以督諸臣為大計而論
所未備其糧餉最為緊要容臣　面奏指授臣極知此時事體
紛紜不宜旨入但邊備尚有未齊機事勢難更緩要于速出
都門以免猜疑伏乞　皇上念臣真切誠懇　准臣暫入班行
謹差官賫捧具　題以　聞〇兵部核出　聖諭遼土淪亡乃
皇祖以來三世之駐朕朝夕痛恨于心督師輔臣孫承宗旣膺

十六明熹宗實紀　卷二十六　天啓　四

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社安危茲覽所奏知採邊已至蓋
州登撫曾見虜騎奈何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且以朕壽節為名
欲入京邊班中賀又以為糧餉不清欲面與該部商量往返之
間須曠時日寧不啓東虜窺伺之狡謀致沿途百姓之驚駭兵
事不可踰度固老成詳慎之體然無旨而擅離信地非　祖宗
法度所容況三朝仇恥乃不共戴天之大義壽節恭賀乃平常
臣子之儀文緩急重輕明白易曉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
倉猝之虞其一應相機調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卽馬上差人傳
諭樞輔馬首速東亟還山海俟巢奚掃穴畫恢巳失之封疆斯
飲至策勳茂著渡河之偉績就戚與有審討何妨便文封進以

聞朕志以滅奴爲期必不肯從中牽制爾部仰宜奉朕意慎勿
再有托陳該部知道○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孤軍海外吞棗
奇功昨以不行反間升秩賞賚茲從優再加左都督仍賜大紅
蟒衣一襲銀五十兩加銜參將陳繼善汪崇孝加銜遊擊陳希
順李鈇時可達王輔朱家龍毛承祿程龙加都司僉書許武元
項選李鑑張舉吞雅賞授奏對葛應貞王命卿各加都司僉書
職銜解俘官周世登蘇萬良各實授守備陣亡官兵查明優卹
歲運糧米務各二十萬實授數目朝廷以滅奴伏遼爲重毛文
龍遣屬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先是毛文龍奏報七月初二總　有奴酋洛文務龍求和又榜李
永芳手札將龍在遼屬族未還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　分土地待倩乞政龍以讓戰守并宜內防以備其西奔建奴酋

承使人齎李永芳惡札至夜差官　執斬齎送進呈欽鑒焉　陞森○大學士韓爌引疾歸特有嚴旨款
賚還乞歸　驛遣去○戶科國宗道普天同慶謹陳一得以弘治化以國
報稱其疏曰臣江南豎儒學識寡昧叨　國厚恩中萬曆三十
八年進士爲令東粵正値奇災性命僅筋骨俱竭特薦家　皇
祖被置言官今過　聖恩復叨禁近里居者五六年邇　朝者
十餘日孤蹤自植不知有東西南北之分家學相傳敢踰于正
直忠厚之訓茲當受事之初値　皇上厲精之始涓埃不足報
高厚職所素知緘默何以挽聽艱深用自愧敢因稱慶之後畧
進芻蕘之側謹條四事仰贊　聖明往昔昌蒙冒觸忌諱職誠
不敢復坐矜容一曰慎起居　陛下　聖體關係匪輕下地

上天誰不仰藉誠觀今日之衣冠禹闕抃舞千行望闕　咸爾
稽首伏丹　闕以呼嵩者非爲　陛下祝億萬斯年之壽也臺
心如此　宗廟可思向時曾聞　王體違和未幾旋即平徒則
皇上調攝之功見神呵護之力亦可見矣何待小臣再煩　天
聽而鯫鯫一念終不能忘者正以　陛下春秋鼎盛意願張舒
列在　深宮何求不足竊恐間省約節之意一刻不存則精
損氣之事豈能盡免至于溢喜盛怒之頻生亦非養心養血之
良法所當慎息以葆元和蓋在身之血氣同於在笥之貨財樽
節于豐盈之日常見有餘追求于空竭之時益加不足況今當
長日微陽始萌王者承天尤宜節謐故戒所以爲芹曝之初獻

也一日去疑衷語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蓋言疑之不可有也
百人信而一人疑與之共事尚罔成功一人疑而百人因責其
取效曷克有濟自巧心冒譽者高語奇功原未必盡孚于衆志
羣之進退無據又豈能獨懸于　聖心遂令　陛下若似乎有
致疑于羣臣者夫　主上不示以無二之心則舉　朝必行其
揣摩億度之見于是事本一而必更其端以見誠理本顯而必
迂其途以表信或賢或否疑猶于兩可之間似卸似肩取具于
形似之內則尚能爲　皇上進一人効一臂乎自今以後伏乞
皇上釋去疑衷謂青天白日之下決未有魑魅魍魎之徒且矜
青梔紫之人何敢造犯法于禁之事使任事諸臣直矜初心莫

作四類然後課以實業而賞罰隨之古　聖帝明王御世之法
如此而已蓋　君臣相孚比于和羹易事善調不過借口倚倚
門而不敢于逆人之舌以作味必無善羹況軍國重事耶此所
以爲諸臣諱也一日慎名目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
綸其出如綍易曰渙汗其號大言王言之不可輕也若上有所
指而謔之以爲端則旁有所親而循之以爲號夫天下無疾而
可使之必呻無驗而可使之必蹈無影响而可使之必不能不
藥無刑刈之勞而可使之必不能不盡則命名之一字當慎也
日困諸臣之紛錯遂致　天語之頻頻欲以靜嘿責以朋比夫
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循望　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如

彼此之局面一開將水火之情形立見或進或退者一時之人
才爭勝爭負者異日之隱禍況借題立目百弊叢生初滯壞名
檢開反覆夫廣廷出涉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爲殷鑒使諸臣
功罪賞罰皆以職業爲程不致毀譽是非得借傍蹊作徑則人
才攸賴　國是亦攸賴矣一日鑒下情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赫赫在上誰敢不欽況士人在野皆求宦名及至登　朝千百
一二郎意芳名之私念敢忘職業之小心惟是　見偶殊學術
各異或以防流之故而昧其源或以護名之故而略其實或多
方遙謝反有似于經濟或未治太深跡遂疑于專擅即或許龍
蒙　點正是　聖度公虛既入格事之中豈日斜封內降止在

兩人之內亦非顛倒英雄而當時逸計亦潰　宸聰逆導　九
重漸生疑厭夫孝子志期順親舉工務在獲上乞于形迹之外
略存體察之心勿以一事之詿誤遂謂其心實然勿以一人之
虛張遂曰其徒實正當知跛人之躑躅志在求前啞夫之呼鳴
不過欲語自今已後凡臣子偶有未愜　聖心者寄其無他晝
從寬宥若果豺狼其人臣輩自行烏雀之逐自簡森嚴誰敢恕
之此亦君逸臣勞之道宜然也已上數款卑卑無甚高論惟以
一時之管見忘其淺陋之私衷倘蒙　皇上鑒職言之雖部察
職心之無他　留神採納見之施行微臣幸甚天下幸甚疏入
竟以不諳事體降二級調外任自爲陳兩浦民罷而正言之氣亦稍折矣（一）御史馬

鳴世條奏計吏先論其守徵貪務歷其源懇乞　聖明特　勅
申飭并催管計諸臣作速到任以塞　計典以清吏治疏曰臣
切惟今天下吏治壞極矣生民困極矣吏治無振刷之日則
民生終無蘇息之候臣家居兩年今歷秦梁燕趙三千里而來
目之所見皆蕭條之景耳之所聞皆愁嘆之聲說者謂軍興加
派　天災流行實重之困而不知貪官污吏借征收以塡谿壑
敲骨剝髓使之至于此極矣且貪以濟貪上下相蒙日甚一日
如醉之弗醒即有一二撫按極欲振刷者亦在重雲疊霧中耳
目之不靈其奈之何幸壬戌　大計今貪臣一二少知儆惕然
而小小結局旋復以故套視之矣今當　大計之年　皇上採

科道條陳　勑下部院申飭知必大加釐剔一洗貪污之字當
以雖火困之民生在此舉也臣何容贅語惟是部院諸臣一時
俱易則不肯有司未免生僥倖之心恐槖金而入長安者必不
少也可無所以申飭之者乎臣以貪官之術亦多矣或掊贖鍰
之利或通暮夜之金而皆未甚也惟征收一節狀之錙銖積之
巨萬剝歸一人害貽千家聞言之所切齒痛心令怨共憤者莫
此爲甚今合無征收二字與之訪冊或重或輕各令明註其于
此而輕其他雖小有出入在所必懲于此而重其他雖有區區
小節亦在所必處偏實見以爲重而爲辭之者曰其才譽可取
也不知貪吏之才不用以理政事而用以析秋毫其爲貪也更

巧又有爲之辭者曰其愷悌可取也不知貪吏之仁不用以愛
小民而用以縱衙蠹其爲貪也更大總之貪者不可不處處之
不可不嚴每次必拿問二三人或付法司或撫按對簿追贓必
有實足充軍餉實實可以儆貪墨毋如曩者贓至成千成萬竟
歸之莫須有而爲贓吏開一面也臣所計吏先論其守者此也
至問有司之敢于貪婪甚至贓私狼藉而上卒不聞者此其故
非司道府廳之責乎是司道府廳也生辰有餽令節有餽土物
有餽小慇懃有餽甚之薦獎亦有餽綢繆既容所賜俱熱苟蓋
此有司之所以恣睢民上毫無忌憚且有公然指上司吏胥而
取之民者此誰教之也則今次方面之處更宜加嚴而有司之
大貪巨惡有得之糾章之外者并還刑同論何也臣所謂懲貪
務澄其源者此也猶未也撫按之露章祇他人之關報不肯自
用其聰明間有偶得之見聞亦復曲徇情面此非受人之欺而
因以欺　君父者乎猶未也長安之咨訪卽無各具之獨見當
有衆論之僉同乃一人之單揭甫入通　國之耳目遂遍此非
代人報復而自昧其良心者乎他如抑奔兢禁餽遺尤爲正本
清源之第一義業經諸臣條陳不啻詳且盡矣統乞　皇上
勑下部院嚴加申飭務期法在必行至於計期相去僅四十日
而新冢臣崔景榮尚千里之遙何日戒途何日莅任卽竭蹶兼
程恐時事迫怯亦大草草矣而更乞　嚴勑急催毋得例辭并

考功司郎中亦旦夕瞥事庶幾　計典不悞而貪吏不敢漏矣
抑臣又有說焉言官者　皇上之耳目也耳目欲廣不欲隘欲
通不欲塞臣記初入班時科道員缺既盈尚有需次者及續選
者四五十人今不三年而見缺六十餘員矣目下諸臣雖集
闕下其中賢聲茂著意氣方新足堪淸華之選者正不乏人懇
乞　皇上　勑下該部仍照辛酉例以十二月行取計後卽與
考選庶幾言路充盈忠益日廣且使天下曉然知不貪贓者有
華通之榮誰不爭自砥礪以淸白期而于吏治民生未必無小
補矣敢因論計事而并及之
十二月○復逮汪文言時御史梁夢環條陳計典復進汪文言得旨着部院諸臣自取所逐皆錄文言畫

尋遷憲慮以致貞碩泥滔卿廷栻貴賞其事遷翁繆入衛之丞時書官旂捏解來京病究以清觴本○是後也為一將局小綜之丞本諸紳務身之聊貽文言人品心術源不足比數備以小勤人由壁弁走公卿間卿諸公絶不假借而文言不免外示搗伐小人持崇千古一醇乃見為紛紛口實青

得狀之的是以君子貴證砭所譽也○召還臺臣貫繼森徐長灋王志道等嘗見律令有從重歸結之例則從擊一案自宜從神廟處法而進藥移宮案經會典屢奉明旨樂之光宗為爾祭之人所誤非不長生當金石以致病者可以何必以不得正法為諱實好軟格真不可辭矣若夫宮未移以前當其變故以為宜安于常奈經手者徂于情不居為調停詳心者撥亂法未免嚴于己甚是以當人且無功之曲心而窮究之義及維議之論遂致衆議紛更遂成案亦○原任世道之一大否泰也尚論者宜折衷于情法之平焉

淮安司理朱樹臣卒信州董權昌日朱司理公華黎臣字公敷號調鼎一號懷如為鎮陵望族太黎約公塽公其祖也公自幼英明瑰偉不羣坡公器為長饒廣府辜雅爵時一望與其里中南溟萬公雲樯到公後先相頡頏才志横驚否可一世博通經術百家子史及陰陽律曆諸書無不該覽下筆頃刻數千言立就不許諍為擧子業一時英俊爭頌事之翻立

十六朝廣彙紀　天啓　十二　長古閣藏板

所季以得表公務嘔為崇生諸生二十餘載與明儒揭揭果萬之癸卯秋明經辭隱謫始學季康上春官四舉不第揭揭發倡之玉山論薩任不孫規隊職疏别學宮之事選飾登序之翻創立讀玉誌日前諸生張異彈射其為下老樊坡後遮玉士風振設振起公氣節人也蹟士貞大吏守閣下视公閣資宿望士風不顯曾益悼厲廉隅以遠營自重絶不干謁公卿當路者聞公而扶未滿權推陰司理特赴闕辰公單身中聞報疾熾以不贏公其試事為數因已酒歲曝界遂卑車之任屏除左右一以獨廉手裁性素嫉邪畢疏被風劉公曰是可行吾志也處斷一以明允公死萬水盤為先察易悍之人弗敢干以私淮故豐沛迤風称公死冀百成讀嚴遷為四方舟車之所輻輳民雜言龐衛手者稱軍百寓嘉特謝郡官吏據急動衡所寃刃相抗而一二巨惻事劇得究其時故故時有天至包且民將所指掾有退稱其左右市獄驚恣如故故公社而是聲會有三巨旅所以而臺大加獎且遷士民已頼乎相慶而蟲不盡無刺旧云時齊早赤地千里流民獻權着日繇盧僬為計郡守以徐里救青居民存千戶餘其戴明以救望生還小縣慮生催部縣然思亂者十室而九公亟陳設賑賑以官董其事仍撒各縣分任遠近所濟極多宋推卹以安巳而鑾起兼攝天郡守下令補罹麥官以芸

公設法禁戢錮至尋加死徙擢半道不為災府實人有饋護畏子女為將責郡守無持屬兒者戀犢標及為疑似適有為技君所斃因下准理公詠其無辜竟直之郡守恚焉公帥之省撤然後御史舊判有為每憂必擊儲蓋值使者讓屬公公秉辰來擅事且遠洗利數竟實之高關風有為公慮者曰輕天選歸未也遷於作總蒐官務便民也撫於居功反素牘似詣已之癖雖手其為上誨鹽務疑暴已之清難乎其為前公曰率吾素盡職耳其他趨恤焉無何旨公者果宗徒彰援公行息所以陰拼之而德黠之羣隱騰矣公闢寵熱解組即日就道李不陰爽理其誣曰吾年望懸車徵此舉固顧乞骸骨樂田園也身知所我者不為楊我乘歸里中清約不孫寒素絶不留及生業所餘俸棄盡出以供祖登友合族盧井之責贅之外毫無長物登公謝學修居恒綜理家發䆗出其之備人范氏手周戚自給歹元旦一二日外無刻不拈嘯為事大父孺所貽諸生時總林之緣自舊文無論李園吟嘯也兼六劇月而罷晚復擴遺緣林之雖宅周俱與公養不身之閒後乃不免於霽大都公生平之鑿不設城府然行推致大飆不斤斤縄尺隔璧其天性然也以重剛對妻子無鄰客尤矜然諾重執諸家任大事里族倚以為重然少款於不習世周旋態所至多落落難合人或人能之不則亦往往增師厲以致仕不抑於宦途而志終喋不大晉

十六朝廣彙紀　天啓　十三　長古閣藏板

蓋公之所得亦公之所失也公有子二人長太學次□□太學亦廣嚴有子徒徵倫徒徵辛酉同領鄉薦二甸邑庠早喪有子俊順年孟齡絶世務自課諸孫手不釋卷至易簀猶以夙抱未揚屬于孫以先業鬻志無一語及家事云

乙丑正月　皇帝勅諭平遼總兵官都督同知毛文龍通登萊撫臣以爾所報奴情具聞朕已勅樞輔督撫諸臣申飭警備合兩海外孤軍尤關犄角數年以來奴未大創朕亦屢經推穀寶佩設奇制勝之功朕甚嘉焉茲特　賜勅諭爾其益鼓忠義恪殫方略廣偵精間先事代謀多方牽制使奴狠顧而不敢西向推爾是賴其所需器械已着該部即與給臣酌量接濟樹鮮形勢相依恭順所關已諭中外所爾先准王封聽行國事尚□特遣以答忠勤爾其宣示朕意俾與爾協同心力以制彼奴軍與

有年、兵機宜穿備及將吏所當詰戒、便宜從事、務修兒道用佐
天誅、叛不復異數以酬簡將吏、欽蒞故論○禮科劉懋摸舉
大典以昭公道疏曰臣頃辨事本科核禮部議諡者毋開列有
五年以內應議者有十年以外者又有年又事湮者無近不援、
無遠不羅益惟恐卓行奇節偶沉于乙明盛之世以爲　大典
褒其盛心也臣竊以爵賞榮之生前酬有功也高名崇之身後
褒有德也生前之榮賞或有力可以推取身後之崇褒非無德
可以倖獲切于諡之名若鄰于虛而忠貞自好之士必不甘以
一時之浮榮易百世之污辱則虛名正以佐實賞之不及又甚
重典也若之何可不慎易所議者而止于五年之內則人世近

而行實易稽事跡顯而是非易核其應諡其不應諡一此勘可
明固不煩機議也即不然或意見偶有不同議論偶有不合寬
之亦不過十年之外勢若到此休歇公論到此彰其應諡其
不應諡一諮訪可悉又不致失典也若泛而及于二十年五十
年以至百年之外其人世既已澗絕其事跡亦已湮沒問之廷
臣廷臣無耳聞者問之鄉人鄉人無目見者無聞無見安所據
以用其諮訪況　諡典五年一舉迄今幾經議論矣豈前此不
在諮訪中乎豈當日見者不知其人今日無聞無見反得其詳
乎若曰故老相傳尚有可採事臣自入都以來見各省士紳
爲其鄉人請討其子孫爲其祖父陳乞或公揭或單揭不

啻數百紙大都以一節槩其生平而墓誌表爲實証夫墓表子
孫私揭祖父之言僞增事情粧點文采十有九假言無一真雖
大奸巨惡舉世唾棄不難冒忠臣義士之行如以秋表當實錄
則人人皆大賢人人皆可諡矣彼不肖以華衮而遺百世之僇
名豈不辱于　大典羞于忠義之志哉臣愚以爲自二十年以
後曾經　諡議而未者苟非凜凜大節昭昭史冊足信今傳後
一槩除名勿濫訪單寧重予毋輕俾寧人有遺子諡毋諡可議
于人庶幾有諡必賢而諡在可勸也乃議更有進于是也凡不
肖子孫不能光大先緒以益前愆計假祖父之餘蔭僥倖當身
之顯榮每以央囑有力將行圖度彼有力者顧念香火托名先

達亦每每曲徇情面爲嘗未況以有力之人自爲當身之計乎
勢在可以驅群力權在可以奪衆議則廣布揭保濫騰賢聲何
所不至其爲　大典辱又可勝道哉臣愚又以爲子孫見在要
津其祖父雖在應諡之列姑暫停留以需本官謝政之後從公
另議則抑私情以伸公道卻小嫌以消　大典豈徒爲　朝廷
重名器亦以爲本人惜名節矣面皮情多公論易淆典禮攸關
參酌宜慎臣不識忌諱謹循職掌自陳上言伏乞　勅下該部
酌議施行○左副都御史喬應甲在道陳言請早制門戶疏凡
十上總以東林得淮撫則謂有所恃淮撫得東林則謂有所挾
奏入下之所司　疏中以李三才黨魁張問達趙南星高攀龍曹于汴狀懸皆在論列議者病其奇焉

二月〇吏部揭出　聖諭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山東江西福建策問內語言粗狂任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譏刺朕躬逞詭論之辯是非任其顛倒縱肆責之口誣譏陰所顧忌皆因彼時大璫巨奸招權納賄主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順指占風附會于外朕思遼疆未復黔省未寧政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攄忠吐款之日舍實政而勿詢徒兇人之是悅壞作人祖宗之至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容傳諭吏部即將正副考官八人都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解網之仁用作維新之路故諭〇宴天下卓異官員江西左布政談自省四川右布政詹爾達江西按察使蘇進湖廣按察使黃景華山西右參政賈克忠真定府知府鄢師孔西安知府鄒嘉生武昌知府周頌福建左布政陸完學河南按察使眞憲時吏部會同都察院　題舉四川等省直左右布政等官闕夢德等二十四員奉　聖旨這所舉卓異官員著該部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奏面加獎賞該部紀錄即與不次擢用見有朝覲賜宴禮部以示激勸欽此于是吏部合計見在應　朝卓異官談自省等八員并前計推舉未經宴賞見在應　朝官福建左布政陸完學河南按察使眞憲時二員共十員〇大學士顧秉謙題請　欽定日期照天啓三年儀注行禮〇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充會試總裁楊景辰朱繼祚蕭命官姚希孟楊世芳胡尚英莊際昌孔貞運吳士元侯恪張鼐姜日廣許　宗禮羅尚忠白儲熠等充房考官〇禮部侍郎薛三省知貢舉〇巡按陝西蔣允儀敬陳籌邊七事一酌移地鎮一易地而官一選擇有司一積貯爲本一酌補馬匹一鼓舞宜先一推實宜講一恤核堠夜

延綏邊長一千二百里處處皆沖而保寧當衝又止一塊之隘涉荒將辭至設法搪除固持邊墻虜馬一躍即入矣能無虞之慮乎軍丁設有額數查萬曆十九年之經制官軍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四員馬騾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二匹上次閱視奉　旨元年十二月終止有見在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六員馬騾二萬六千九百十三匹至二次閱視則又減少矣若欲復十九年之額則添一軍又需一軍之餉近部議有增何餉之說向又有裁餉之議此時增固不可減亦不得籌邊者將何策焉計惟就見在之軍馬斟地方之緩急如保寧之上次閱視軍丁八百一十二名今因援遼調去未補見在止五百五十九名一比原數尚少二百餘名此可不急爲之復乎馬騾今三百七十一匹見視上次閱視馬騾五百四十匹蔑又減一百六十餘匹矣此可不急爲之補乎此營有一將官而統此寥落之軍將何以爲其生平即日附近城有警援兵可到恐虜賊不時窺察能捷耳乎此補兵馬之宜急也常樂居鎮之東其中淨沙猶之保寧也且蓮化之操甚于保寧軍丁止三百七十五名除長夫守城外不足百餘馬騾一百二十九匹尚不足迎送之用倚有虜寇何以應之保寧因營而常樂將此地獨可不爲未然之防耶保寧長樂鎮之左右手也欲照保寧添一路將勢必不能不行之法則將鎮設軍一千三百五十四名馬五百七十三匹以可駐扎此地以一千軍丁撥長樂合長樂堡三百七十五名共足一千三百七十五名數并馬五百七十三匹合常樂原有一百二十九匹頭共七百餘匹尚係原營軍丁二百五十四名補撥保寧共計九百十三名數六百名裁營伍矣其未充保寧二百五十三名今後查自今年月日住支可爲補馬二百匹之用如此則保寧獲全營之慶常樂得有兵之勢誠救急之著也〇勦問大將易地而官并欲舉副參游盡易之何也蓋緣　國家承平凡登壇之選皆借人之力拾級而升而取償于占役剋軍則本地爲大便切指其家之老幼并其親戚僕隸無不可言也兵不論其家之營作與夫親戚之營作無不可役也有功則私其所親全貲弗勸有罪則中其所侁全罰勿懲豈惟弗勸弗懲且因其偏曆甚而疾視之何卒伍之睢爲父兄子弟何羅閑之同于閭里鄉黨乎則　郡剛之易地而官也甚善而士人又視此官爲世職見外來者不窗職丁竭托一有不遂便騰然讓且偸鎮向有養廉地土自本鎮人總或將胥軑日漸親借據爲已業今所存亦無幾矣槊廉可養能禁大將單之不復剩軍乎而妒下又復乘之勢不至外人暴足不來土人攫背而往不止而羅事其甚再據乎是宜再申　明禁以易也永著爲令而并清其養廉之占地照舊額歸之于官總簇鎮一方者師中亨士總有資地向副參游者體亦漸崇所轄兵馬亦漸衆其占軍役軍

也亦視大將軍為尋常而泄日且賤以名器官之賢否責之關
報是其賞罰之權亦重矣而可不冀大將軍一道易地以洗無
將之奸欺情面之套乎〇給軍全憑足餉況延綏黃沙田塞無
地可耕未道折色俱仰給于民運則運民之征解于州縣者最
切最急者有司率皆玩愒或借名于花户逋負或托言于加派
不堪或推諉于水旱不時即有征者掛那借用私克囊槖之迷
不可問況　功令嚴而官之遂竊破者且足知出頭之無日至
並肆誅求還無清楚民且無死所矣尚軍餉之不足則寬　功
令而責有司以從獨疲宜贖才而用資格斷不可拘者也故當
選授之時或調轉之時亦必為此疲地另看一分眼界凡經察
處又缺殘年衰者勿近此地則如為揚之　奏章保舉之次亦
宜令以苦地另出一分照看才真者勿拘常限至如綏川宜用
吏二千年間選科甲九當用邊才之例三年即准行取不准調頻如
此則十年內轉為充足之境矣〇照得今邊之道必以積穀為
先延綏都廣穴兵馬甲天下宜乎積貯之多奈近日民漸困欠
京運欽州給庫藏然幸就孩索尚得苟延歲月倘一旦告變如
辛酉故事瘦馬饑夫欲以對敵必不得之數也若褰而攻之以
老我師能當半月之支持乎此又不必言也且年來水旱不時
粒米如珠勢必不能取辦于一時則積貯一著最為吃緊者
有庫正項兵餉草豆正項名買糴發外不得已而後行借糧之廣

法合無于新餉道撫賞銀庫輪借給賞等項銀二萬兩并清查
冬堡節省賞銀并易買椿實節省銀冬若干分發各路盂收官
于歲近米賤地方委賢能官每人多不過千石限以時日糴買
的確其堡應貯多寡臨時少其見存有撥者不必再貯該成
買米人各另廠積貯來春將出糶新一知常平法各另置印
簿子院道查盤以驗撥少不許共消年積月累不有餘刊部精
刊刊又洪行害恐召買之人掉和攙雜借口價值不等各置之合
求足數不許作弊剋落騷擾民間其中挪移倒折未必可繩升合
之折耗量照時價每斗多五釐而買者不苦于虧折則無可該道
以法矣監收官即令上倉亦不許索取常例致延歲月該道親身
查之即可知買者收者之賢否矣三年內餘米五百石監收官
并委買官即與優敘紀錄以示激勸一以為軍餉之先謀一以兵
為救荒之一計其于邊疆利賴良非淺也〇為軍之利在馬我兵
之利亦在馬之多寡愛惜即尋常亦不騎坐所以養馬故力
也而我獨不然不但不甚惜且就其料矣延一鎮或馬自征調
以來捐銷軍馬挑選殆盡而倒死馬匹又一時不能全補一援合
鎮萬曆十九年經年例之額馬倒則少八千七百有奇補一匹
則得馬價十二兩若盡數清補一驛一時難措合無酌量于兵部或
開寺　請發銀二萬兩以為實備其頭之用查往時馬匹倒死
仍支料草一週點驗推馬充數其買馬呈驗務求膘托驗中未

幾無報營死諾如此類雖以救本急先務今議道標行查被劫
死馬之料草職日住支從實報官積少成多漆補之買馬及騎
馬一乘至公倒死者計年遠近酌量追賠此亦救弊之急著也
若外有寄官家丁其人率多驍勇非將官之手足乎乃不肯武
并平常有小馬之說致令部將步兵皆伴捨馬豈馬法犯令宜
以有馬老弱軍丁責令守城即以其馬免給軍丁喪歸而
小馬之老不能盡除該道仍須每季一親查點即行汰但有
變損影佔者單丁細打將官議定〇選材雜得器使宜先凡各
營路副參游守中千把富因其職掌以課其勞績故才守兼
全熟勇俱備上也或才遜于守而足以寫度幹理勇略于謀
而足以破敵中鋒或有請天文六壬之謀或有嫻火器製造之
用皆有補或行直合數收若各官加意於平時軍馬不缺新尅
未閑竭力于秋防邊庭宴然地方安堵者一年當議為二年當
議推三年當超擢按事以責其功因功以紓其用上游衛而下
畜發邊事有賴矣〇中國所以駕馭夷狄與夷狄所以內附
中國者只在撫賞之善不善耳故賞有定數勿外濫也撫有定
時勿後期也物有定式勿減損也然後鎮之賞每歲三萬八千
有奇而限綱布定皆在其中惟是買貨之官往往以賞物為奇
貨以差遣為利藪借肆折之短少與節省之名色買皆濫惡銀
多折扣以致夷賞不精虧有須言或弄三爭拒不肯收須亦念

怒而未此欲虜懾心款堅盟能久也合無以後凡差委各官必
選內任之賢者即一時或難其人亦必慎選武之賢者該道無
揀囑托而輕委無慕節省之名而令委官藉為射落之地買貨
必如式而收其委官既有求情之費亦須先期絕一切陋規勿
置店家套數中取自身無染驗物論價又何患夫衡物之不精好
乎承委官即以此為抵蝕如尚貨價值相當絕無點染者所為
昇舉以酬其勞備物惡價勝中有剋落者即行闖追贓究罪〇
軍中耳目盡在墩夜茫邊貧苦恤之不可不問核之不可不盡
但各墩軍皆操守坐堡無之將須下得過而問爲或扣小數以
充囊或假差以役使是墩軍皆操堡所使之軍也非老弱則
貧故查然無人者有之間有一二人者有之此權雖在操堡而
墩軍亦不能無議有虜入避不舉砲傳烽虜至方張聲勢以
烽耳几許如前延夜入待之時烽火未傳至鎮而出息之間適省
有違于傳火者乎毋寧入侵之時是皆因守墩平原無所然須手
足悞亂此時即繩之以法亦無及矣是在平日嚴戒人各頒鎮
與該道不時差人稽查之倘虛懸役使一體查不到并失各火
軍接以法操堡即行究革失事者將須一體論罪既核之矣不
知所以臨之充恐一軍有苦而我不知與不核同知之而不恤
與不知同查軍粮一石又小斛三斗所以優恤之意也今因虜
款扣一斗以充撫賞之不足亦何異割肉醫瘡也所在見告皆

誠面編形之人而與其通窺近虜之能將那將則項或可越而北投決不可抑撫實原目有撫賓之餉何獨于昔墩草而奪之食乎抑爾規已定或量吸之神而酌爲抑爾如太沖者盡遣小粮不沖者抑除亦不爲撫撫下有荒地可耕者量給牛種盡力開墾承不起科其小粮盡抑作牛種豐歲即復併選官如此在虎道無地可耕者有粮可食有地可耕者有賞而食抑其有餘以補不足誰不經宿飽以傳烽燧哉即兩恤之節所以核之可也仍嚴行各營堡將被虜破毀墩台及原無墩台望房查明修築勒限全備令墩軍有所棲止可以長川哨望又各挑修水窖一處預爲積水以免墩軍汲水被虜之患此亦修飭邊備之一端也〇革刑部侍郎王之寀職追奪　誥命以御史楊維垣劾之寀以張差一事倖功曠蹟評　皇祖負　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何以服天下哉　大理寺丞徐大化誣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　詔侯汪文言逮至審明追贓〇修理弘政宣治二門

三月〇奴破旅順將士張盤朱國昌死之已而遊擊林茂春等

遊擊北歸路擒斬有差兵部奏　聞自奴酋蝙蝠遼土沉淪而南四衛屏翰之邦悉爲腥羶戰爭之地惟金州東發海登南近登萊爲奴之防我所必爭亦我之伐奴所必取遊擊張盤以孤軍摧鋒其地而兵力單弱虞爲奴兵所攻退保旅順欲圖恢復而孤縣不可恃也登撫前議賊南至旅順口一百三十里三面距海惟北面接東東西相距僅十里許挑斷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設壕堡以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即可圖聚遼民數萬人金州以南旅順以北遂成不拔之基已經覆議允行開戶部會議協登餉十萬兩該鎮因挑濬之費無所出尚未來行胡遽有旅順之失乎張盤駐師旅順朱國昌駐師長行島皆有功駐師三山島皆毛帥所援守有里甚有偶見導降自以爲可保無虞以徐三方與師爲犄援耳何物奸升如皆有功者不奉撫鎮之命擅約張盤朱國昌破土與功及二將至而有功遂約不來即有虜騎猝至盤國昌師裝因力戰被虜朱國昌率眾陷陣措我忠義之將爲有功虜陷一至此也奴兵復至旅順破城戮游血骨遭民之慘不忍見聞有功誓匪因目坐視諸將之死竟不出一師爲救援又偏升至旅順長城焚其火藥械擄其婦女顧前後情節有功之罪上通于　天矣應行登撫會同毛鎮設法擒捕立正三尺張盤之殺賊必無生理延論之朱國昌侯登撫查報從優議恤進

斷遼民窺伺之門應亟行嚴禁者也至於旅順口直對登州不及千里爲我所東援之門戶今金州城池已爲奴酋制矣而孤懸旅順何所恃以自固應照前議遣爲開城南一百三十里壕引海水以成　天險安插遼民漸圖恢復誠不容一日緩矣然挑濬必用錢粮登撫原議取餉于額餉之內無事他求只需發帑近戶部以關門新增撥裁登餉十萬兩速將前官裁閑近進登撫揭帖遼一滿次有六萬六千兩不能歸十萬之數亦見盡其之難也夫旨六萬餘金之費而失一百三十里之險所省者小所失者大權其輕重酌其利害則登萊二十萬額餉似不宜以縣裁也夫封部吝于餉匱則省兵爲便臣部急于海防則留兵爲亟各爲　國家起見爲　封疆長慮耳既經具揭前來相應覆　請伏乞　皇上敕下臣部會同戶部將天啟五年登萊餉二十萬仍照舊全給一年即將所省之餉爲旅順再築土卒修復城池及督率諸將領挑濬關城南海口且屯且耕保固溝藩振遼兵威漸次而復金復海蓋以爲捍禦穴根本再乞　天語申飭一面鼓舞毛鎮益奮忠勇以小挫爲嫌一面責　成登撫萃揮壯猷勿以裁餉爲情則所圖事取而成大功以抒　聖明之宵旰者倘在此急急着也除旅順將官另行查補外函賜收拾之要務斯親乞　聖明裁定〇初六日上臨學釋奠　先師〇擒賊

首安應龍〇巡撫雲南閔洪學奏報安應龍者係六佐縣安京營管長合捕斬爲亂以天啓二年七月逐知縣封府庫而猖六佐又以本年十一月圖羅平與阿九分管上下五營而猖獗平之半者也種種逆狀詳在前後奏報中臣等天啓三年四月移平師羅之兵覆其巢穴繫其妻女此酋逆逃入普安又逃入烏撒屢發兵追捕深山密箐杳無可蹤跡故因安效良具文稱降姑責其獻捕斬獻應龍以謝之際之初是者經年豹特憑龍以來堅事關三省大局未結安效良之順逆不以北論願本源言真不過數人昨年九月既係該科李實今年七月再賊張世臣所未得者應斬與龍耳茲復生致能亦聊以六佐恢復之一案矣除徵安効良切責其不并獻補斬并飭道將令兵貴守相機處置外理合塘報〇三月十五日殿試第一甲第一名余煌第二名華琪芳第三名吳孔嘉〇黔將魯欽劉超等深入水西兵潰督臣蔡復一既劾諸將罪狀自劾復疏言協援無實乏專節制以致敗局于是兵部請　申飭當事諸臣并進懲前毖後方略疏曰黔蜀用兵數年來集費多少金錢損傷多少人命兵

遠禍結近無成功者率由意見之掘左翼要之失宜人心之不周法令之不行也去歲喪師之後上廑　聖慮特簡督臣重以事權假以便宜冀挽廓清之效毋急近報之鑒也近以我師勵至機金節次斬首入于有奇可以稱大捷矣臣等方可克敵為書復以輕敵為惧恐各將征小勝而忘遠慮咸敗未臣必也業驍臧諭之撫務備全勝之策怨于本月十二日准督劉慕復一咨文內稱將領敢違節制土兵首倡叛逃總理舉疏日超黃越俱以敗蹟闖矣臣披讀未竟不覺撫膺長痛而嘆息首非刼運之難逃實人謀之不臧亦非首之謀我者工實我謀養者搗也嗟子有限之兵餉能堪當奇破耗未後之上氣能撲貴書權折且進首得媿無等若乘發出兵貴勝又若可旗今之二陽其物少人心又非昔日比矣則來何以繫縻河以固帑撫二臣自有式盡臣部遠度賊猶無及于濟而于怠一得可備點事之採得者依知謀為我　皇上隊之一日鼓士氣詰曰撼山易撼岳家寧疑義有軍心亦一說死如歸故所向無前并敵兵所能制賊必勝攻必取無往而不利也自東西用兵以來奔潰成風未變鋒而先進者累累于進卒由將領判謝目甚不能得士卒之心當事告令不賒無以制將帥之命也今貴陽之勢危矣進潰豈可再見而發臣可嗟告誡嚴行請章俾士卒須一分得一分之賞意營伍得一人得一人之歡心乎將常有投醪扶纊之心臨

等自有親上死長之義又約束領兵官竭心殫力盡忠報國進前者有殊賞退後者有顯戮倡率而先逃者尤加倍置之重典如是而軍感恩不逃將畏威不逃又何患功之不成賊之不滅也一日定廟謨語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千古用兵之要訣也黔兵且至今有省國之辭兵矣旋有六廣之敗有大方之捷矣隨有重臣之失有鐵金之報矣又有施兵之逃勝敗反覆無一著盡者皆始謀之不慎而論事之輕舉也今逆酋罪惡滔天不容以不討再舉關係存之豈可以嘗試合行督臣因時制變細心殫勒某將謀勇可任前鋒某將機變可當策應某將堅貞可保輜重某地衝要可以進取某地山險可以理伏某地窵中可以救援毋不審彼已而輕于戰毋不察情形而拘以守毋以一勝而自驕毋以一敗而共餒必士有投石超距之勇而後使之戰我有萬全必勝之策而後與之戰一戰無一長可恃之陰後與之戰如周瑜之赤壁謝玄之淝水一戰成功永無後患斯之為善謀斯之為善戰不然寧堅壁自守以待將無輕挑浪戰以收患庶乘搶之勁可救而底宜之獻亦終有日矣一日明播援夫列國爭衛為有急鄰之義一統全盛豈無纓冠之心四省協剿業奉　明旨者屢矣督臣之疏曰求蜀出兵渭水而蜀不能應求滇兵出德者而滇不能赴向忍于睨睇國為輕而置君命于閫外道向閒所省以欽餉為辭令餉臣以解楚餉十萬

除蜀並留臨源黔餉三萬九千餘矣分其餉而不與滇兵殊不可慮今烏蒙芒部與安效良者崇明為安酋所餌合四省之土司以抗我我獨以孤軍搘持于危難中蜀合而我分賊衆而我寡不為土司所姍笑乎再請　明旨嚴勅蜀滇兩省速發援兵與會同師期各分信地或搗其穴或拒其背或擊其脇分道并進使賊首尾不能救應斯為萬全之策黔督奉　勅總督則滇蜀皆其所屬全撫臣商確行事將以下悉不可數行調遣乎若不皆將臣而不聽黔督調遣重則軍法從事輕以參拿逮問皆督臣所得為者而不以陽肯視蜀滇彼亦不致以部臣初黔督也餉弄舉之不應以致與事部兩省撫臣有不得辭其責者況下道將乎在黔黔之賊賊必行也一日就順逆王旨樂夷狀治以不治以謂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役而使亦順其性以羈縻之已自有成章之變遂起孤兒之悲是我驅衆土司以與安酋合安酋得藉衆土司以與我為難兵戈相尋有無窮也臣前條議黔事內一款云諸葛之與孟獲也服之而已古未有盡其種類而兵連不已者即郡縣其地留兵設伏然貽累日之患又復　疏曰向用安民以制蜀夷者今可收諸司以制其安克續一安邦彥以保安民之親枋更收衆目把以堅安位毋子之致順若安民作終負固便當裂其土以封歸順之土司而我無憂焉臣部覆議如此蓋誠見土司如班莽貴之倫未退賊

沙源河如土等案婦自效蒙紹隴里報而義之舉岑之漢等並入援之勢秦良玉搗奢府之功奏明鼎抗殺身之節土司忠義倡有人矣何合以夷治夷之術而徒求捷伐哉今四十八枝未必誠心歸附于逆酋也特畏其虐焰不抗衡耳我勝則附我敗則附賊勢所必至之理為今之計惟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救此水火之民特諭四省將吏宣布　朝廷德威遣酋如安邦彥奢崇明奢寅等在必擒斬其餘諸首諸土司助叛之罪盡皆赦免能擒安奢二酋來獻者赦罪論功即以安酋之官爵土地畀之獎司之助順亦照例封賞布告遐邇以不發土地之心而惜其死傷戮力之乘安位而下子以立功自膽之我離彼合從叢黨之謀從征上官也我亟與獎勵以鼓其忠義之氣散則安民以孤一安民者斯正淮西逆治之日淪青倒戈之時也乃請立大信昭明威亦勵逆撫須斷乎其不可已也一日嚴節制肯積甚斬失期之莊賈孫子斬違令之嬖姬軍法所在雖君之貴幸不可貸焉信賞必罰威克厥愛自古用兵法主于嚴未有姑息而成大事者前撫之共指也諸將拷請不遵竟從寬典令日之逃潰非前日之禍矣乎督臣已捧　尚方之劍何難遵制之誅令疏云　賜勅以重事權所誅自都指揮始總付參尤取先罪情由敢罪殺賊等語信斯言也獨不聞軍前不用命者之斬之何乎將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諸葛亮斬違

制之馬謖亦何待于勁也進而死賊人孰不知揚退而不死人
孰不規避此東事以來逃將驕兵接踵于道而黠事者亦數
見矣今之敗更有大小異者未見敵而先逃自焚營而謝逃藉
口施兵蠱惑人心此風不止復將何極尚不以逃息辱守背臣
當查審一二首倡者得其實情立斬以徇使其進而殺退敵
必得生退而求生犯法必至死人人畏法而不畏敵有倚而自
無思區區小醜何難定哉總兵失事徑行解京請 旨獻將而
下皆得以揚歸從事藏此 功令斷在必行有功必賞有罪
必殺轉敗爲勝惟有此着爲吃緊矣一日擬議募夫善克敵者
以爲將將兵爲拔本而兵爲將用也必有紀律方整齊其志使
不能不用命有恩義以固結其心使不忍不用命又有威令以
振作其氣使不敢不用命有能之將節制之兵若可以難進四
夷淨掃法氣令點歸何知發募兵策已爭逃土兵又多頑冥如
一遊兵不可調已尤做何聽遊其兵之謀妄以六七萬金傳其
一逃又發各營而俱逃也傳聞兆兵頭與夷者通謀焚營爲號
何者將不自戢焚亦燒營以應之各營散已大約必出調募二
皆募必附逃之者名籍者學以資逃之無賴免數調必土司之
者忠義者概附縣籍之點備應 募募之始有強兵頭之當
爲我用又爲之厚其餉以飽其腹施之恩以作其氣有勇知方
一可當百矣蠢茲逆酋終不出吾掌握中矣但聞貴陽斗米價值

七錢轉運又艱雖非多與顧餉無以濟緩急畫足兵強一戰
可以成功縱少費于一時實大省于後日願司農多方處及
早給發非臣部敢越俎而總核之夫勝負兵家之常勝不足喜
當有戒心負不必委當有奮心精神一奮計實自周據土重來
何難逆剿蓋逆賊當屢戰之後力亦疲矣諸土司經燒劫之患
心亦懼矣善用間諜以漁其黨廣行招來以孤其勢尤兵家之
所不廢而今日之當講求也論今日之失非戰之多誤乃我之
宜等論貴陽之將事當可爲而責于能爲臣不能求之于遠惟
就其必道可行者條議中飭語雖平平無奇而平
定西南之道似不外是伏乞 聖明抉擇施行 ○建徐州新
城於雲山天啓四年六月初二日徐州魁山堤決徐城淸陷洪
水消涸無期今博採輿論爲建新城察險要之機宜測山川之
風氣審道里之遠近舟車之利便期衆謀之僉同初卜基于泰
山再卜基于牛山一謂地脈非宜一謂輿情未協今嗜洛荒度
定謀于雲山矣尋源尋派皆曰有情人謀鬼謀咸云協吉淮海

道開報城之紆迴九里有半高下三丈有七有廟社衙宇之應
建者三十有三取舊增新計銀八萬九千五百有奇○諭平遼
總兵毛文龍 聖諭朕念遼土未平逆酋鴟伏尚賴策勛時懷
旰食惟賴爾文武大師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期靖妖氛用雪國
耻匪頒厚賞以勵精忠爾提孤軍駐師窮島偏師時出奇捷屢
聞使逆酋狼顧未遂鴟張已三年矣惟爾之庸朕實嘉尚又思
各將士戮力行間暴露良苦朕曩于督師輔臣有錫賚矣茲遣
內臣司禮監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御馬太監胡良輔賚捧諭
冕服冊封李倧爲朝鮮國王道經皮島特賜爾銀一百兩大紅
蟒衣一襲以示眷酬從征將士擒斬功多忠勤可念朕御前撥

指銀四萬兩各樣蟒衣縧綢段紵絲一百二十疋畀爾以備賞
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祕籌勝算結聯屬國奬率三軍奮我餘
鋒制敵死命使封疆克復即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
哉故諭○錦衣衛指揮掌北鎭撫事許顯純等勘問汪文言獄
辭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
龍鄒維璉鄧渼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
施天德等大抵以移宮建議者爲立名賢等之資豈頑餘政者
爲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啓賄賂之門而
陞遷之法濫總歸之文言得力午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
朝政情 勑下法司研鞫已而逆璫矯 旨則仍發顯純嚴刑

究問矣丁是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并以求錢楊熊獄入爲楊
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奉旨逮赴追贓其餘本
内受贓各官趙南星等俱削籍撫按提問追贓具奏○四月○
福建巡撫南居益條陳控守彭湖添設大小將領水陸官兵城
池臺舍原餉屯漁事宜一議專設遊擊一員顓駐彭湖即以三
遊兵兩把總隸之再添遊擊標兵一千
一百六十名仍聽南路副總兵節制以成犄角之勢一議中左
所方逼近彭湖若彭泉之間最稱要害宜仍移南路參將札守
撫漳下游必須泉南聽其節制而兼轄金門高浦中左各營所
切近地方有警各官軍尤聽不時往自調遣方無掣肘而西臺
爲泉門戶當移泉南遊擊駐劄以資控制如此則無增兵之費
而得防守之資矣一議增兵照得彭湖遊擊一營水陸官兵非
二千餘名不可查彭湖衝鋒遊兵兩營欲設舊兵共九百三十
五名今增新兵一千一百六十九名共二千一百零四名議處
該中標守備一員轄水兵八百五十七名領船四十九隻屯媽
宮等處左翼把總一員轄陸兵六百二十四名屯媽宮後[illegible]

分顧太武案山龍港諸處右翼把總一員轄陸兵六百二十三
名屯風櫃仔兼顧蒔上漁西寧看守錦海營等處俱聽遊擊調
度哨守中標並水哨等官六名左右翼各立哨官四名共二千
一百餘名水陸分布首尾[illegible]
兵行擺行未有增兵而不許餉者查原彭湖中兩遊兵月餉
九錢春冬兩汛至彭防守每月加給行糧三錢今議長撥彭湖
不許收江南來內地槩給月糧一兩二錢每兵一年該餉銀十
四兩四錢一議添設遊擊隨員役一百名連水陸新舊[illegible]
共二千一百餘名歲餉二萬八千有奇而船器衣甲等費不與
也除舊兵原餉外約增新餉二萬三千兩見行布政司[illegible]餉道
處查有洋餉一項歲計得有二萬餘金以海洋之稅供防海之
用似屬本分其不足者臣查別項無得者補之總之于卿臺之
時出爲計處寬不至加派病民痛羅病官耳一議彭湖築城濟
港建立官舍營房直得彭城築城去處惟媽宮少寬處風擺水
合陸稍昂拱形勝合無于此地築城一座四面各濶三十丈高
一丈五尺厚半之約銀五百兩城內起遊擊衙門一座約用銀
一百五十兩把總二座約用銀五十兩遊擊衙門外起蓋倉廠
二座收貯預備米糧約用銀三十兩陸兵計一千二百餘名大
約以五名爲一間該營房二百二十餘間每間約銀四兩哨官
房舍約起造二十餘間工料各加營房一倍每間約銀八兩以

上通計用銀二十餘兩應于餉銀內動支一議彭湖路將之設
甚在海島以控制海防威臨寇艘之沿海各將官稍加體貌
似應改副總兵衙門兼協守衙門關防例鑄給　勅封旂牌外令
彭島孤懸羽書鄭重仍　欽給關防印記一顆以重彈壓標下
員役中標守備一員左右翼總二員外再立中軍官一員旂牌
官三員聽用官十員各役錢糧繁劇新增餉內動支非此不足
以重將體威臨島夷也至于事權尤宜節制于一南路將庶
輕重相維內外呼應有臂指之勢無偏閡之虞矣一議屯田彭
湖險島城在海外餽遺向稱艱險惟此島頗稱饒腴議者以
爲窮荒重耕也可佐軍需查彭池故沙磧鹹鹵日南平埠無高山
以爲之民耕射不堪重耕惟中墩山南北及龍文港沙埔壟稍
稱肥沃施可得田二千餘畝但驅荷戈之衆一轉而緣前畝勢必
不能合無懸示聽官兵自行開墾收穫子粒一切不問俟成熟
三年然後徐議起科沿海居民有願耕者亦依此法行之此一
議也又彭湖國漁藪也若海爲田招置沿海漁船聽其搭蓋給處
縣票行什一之稅以海爲田圍海濱之長利莫非軍需之借貨
而必播植乃稱屯田哉此一議也一議築鎮臺查得彭島浮于
海上儘稱天塹其地平衍遠近有類蛇勢岐港夾嶼甚多其汪
洋空濶可以穩泊巨艘惟媽宮暗澳港口兩山對峙左爲風櫃
仔右爲西安對水面相距五百七十餘丈而案山嶼立其中最

爲要害此嶼向日夷據此以與我爭也向爲夷之所必爭今爲
我之所必守合無于風櫃西安案山三處各築銃臺城一座○

科臣霍維華上疏　曰項者邪臣假借題目誣蔑　宮庭賴
聖德如所謂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已捏形章奏瀆聒聽
聞又欲竄入史冊迷亂萬世用是不避忌諱據實剖明伏
皇上繼述之志其論移宮者曰　先帝彌留之際所舉舉可停
不厭諄切者輔導　嗣皇與　冊封　李選侍而已　選侍之
居　乾清宮也從侍　先帝也　宮車晏駕　選侍自應移居
別宮亦自應候　旨令　選侍移居何宮而提可移也　選侍
何敢抗移亦何俟臣子爭執之而始移也丙子朕與元輔以下
文武大臣以及省臺郎署無弗入者何爲楊漣一人獨以排闥

稱也比羣臣見　皇上即羅拜呼　萬歲又何煩劉一燝楊漣
左光斗等傍户擁戴之功哉且元輔之方從揆首坦之范濟世
掌道之額蹉無日無事不在一燝漣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擁戴
之功獨三人攘臂自居也使當時洒掃別宮請　選侍入居諭
以　登極後遵　遺命行　冊封貴妃禮此不過一內使傳示
足矣何至煩諸臣之紛紛也臣嘗聞其槩矣當濟世與進光斗
等之入也凡一宦者手握敕紙冀賭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
吽他認得我之語濟世等詢之乃知爲王安也問其所罵何人
則應爲李選侍也所持之紙即排選侍之揭也安將揭人授一
紙濟世等心許而面拒之獨漣與光斗口誦心維不自覺其席

十六朝廣彙紀　卷二十六　天啓

前膝促神聽而形就也漣是而播自后之說漣是而塌垂簾之
議漣是而搖宮嬪之詞誣告　選侍之穢名漣是而與益實之
獄羅及　選侍之生父粧成莫須有之疑以熒惑　聖聽矯
詔恣惡戕駭遠邇皆王安一人居中爲祟漣與光斗等入恭建
爵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密布多人詬擄　選侍之奩匳併擄
及頭上之簪珥俾令自負　皇　公主頭蹌從跣而奔　一號
殿吞聲飲泣莫從控籲而隨侍之李進忠劉朝等十餘人且毆
傷狼狽面縛下獄立刻擬斬連及侍父儀儒思死此不選假盜
寶以爲名因殺此數人以滅口耳向非刑部尙書黃克纘據法
力爭關諭保全侍父不忍侍其死　選侍何以安其生進忠等三

人旋畀命於刑戮之餘劉朝等數人又安能延殘喘于犴狴之
中他日復得見　皇上之面赦其餘生以正王安矯　詔之罪
哉覩於李進忠劉朝等之下獄而　皇上不及知則　選侍當
日跟蹌之狀與一號殿蕭條之景　皇上亦必不及知以至
自后垂簾種種不情之波概可推矣臣以爲　選侍之請封也
請封妃也　冊封貴妃之　旨　光帝之親傳者三　皇上之
親促者再王安獨能朦朧挑激煬蔽稽停迄今韓范濟世請封
選侍一疏猶令人痛哭而流涕焉妃之未封而況於后請之不
得而況於自后不妃不后而況於垂簾倘　選侍而果有自后
垂簾之威權也王安焉敢不叩頭又安敢箕踞而怒罵之哉臣

十六朝廣彙紀　卷二十六　天啓

以爲官不難移也王安等固難之也當日　皇上一見群臣安
等即奉　皇上歸　慈慶宮不復至　乾清一步者欲　皇上
不與　選侍相見乃可以行其離間之計也故難移宮者用以
激怒　皇上而重　選侍之罪眩惑中外而張擁戴之功也不
然何御史郭如楚疏有移宮原係定理不得居以爲功之說邪
黨恨之入骨俾不得一日安乎其位也豈非犯其所深忌識使
是時有　言令　選侍移宮而據不肯出或　皇上力不能使
之出然　臣于得以借口而李功耳乃移宮之說甫出遽使
選侍徒既奔避進忠等束手就縛而　皇上尙不知也是尙待
爲官之難移哉臣又以爲李進忠等未嘗盜寶也乃王安等捨

之也夫實誰之實 選侍之物實 先帝之賜予也以 選侍
之物 選侍之人自殺之何得謂之盗也且徒手數人所執有
限何得謂之盗至數萬也以 先帝之賜予者王安等搶而逃
之 皇上固知 皇上之不忍受也乃竟以 選侍之儀從
據而究王安之黨焉不罪搶而罪盗不亦顛倒之極哉王安夙
譽 選侍百計排擠毫無顧忌權璫跋扈常態無足深怪連與
光斗等前聖賢書受 累朝深恩亦復甘心蹈亂賊之轍犯神
人之憤而不恤者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權璫王安依為與援線
索潛通禍福立見可以庇邪害正納賄招權為所欲為而無不
如意耳然非輔臣劉一燝權與其間謀去從哲獨專政柄迎合

票擬飾臭息而聽順指為禍亦不至若彼之烈也及王安事敗
一燝俱罪及已猶極力彌縫再次徵還提取劉朝等之 明旨
豈非朋比為姦之左券耶王安罪狀彰彰如是死不足贖而周
嘉謨且感且憐悠然不平代為報復驕語向人曰王安罪不至
死夫假 親王令旨者死况璫 天子詔一朝而辟無辜之數
命哉幸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立正王安之罪並遵
先帝遺命加 選侍以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
懽然加故從前雲霧風波小人實盡伎倆難掩天空日霽終歸
水落石出若輩無限罪孽以次敗露自作自受誰恕誰尤然臣
猶惓惓於實錄者特以年來門戶為政投意修實者未必錄

實者未必寔當 神祖壯年在御 册立東宮稍遲一時諸臣
私憂過計羣起而爭委出忠愛乃爭之愈衆持之愈堅無非欲
爭出 宸斷以見欲行 册立之本懷是以建言者皆榮譴謫
而篤愛 震器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綸忽
渙 元良既建 宗社有主二十餘年 宮闈宴然未嘗有他
說也倘果有奸邪所捏稱際立誣蠱之謀則 九閽迷密必
別有詭秘之術而後可徼倖於萬一乃徒藉一風顛之張差白
晝持梃闖重門入 大內而行刺弑有是理乎當日巡視御史
劉廷元之奏報鞫審司官唐嗣美曾道唯岳駿聲等之口詞明
日悍當獨賍私狠指自分被察之王之寀與同惡相濟之陸大

受等無端造絣謬之說開張差為山間窮戶龐保劉成領 西
宮金錢數萬起蓋廟宇差謀包燒磚瓦打點使費多金半出稱
貸業已得之復為有力者所奪懷恨二璫不勝憤怨狩梃尋覓
氣激迷心不自覺其亂闖而躏入 禁地耳向非 神祖同
先帝與 皇上慈孝之御親賜剖决其間發骨肉流毒縉紳可
勝道哉及 先帝嗣位一月之內未聞有纖毫芥蒂疑及張差
之事則 神祖之止慈 先帝之止孝與平日宮庭原不有嫌
疑猜忌之情益大彰明較著矣 先帝至性天成體素清弱當
皇祖遐升之初哀毀踰禮飲食不時幾務煩殷勞苦爲甚以致
風疾陡發荏苒委頓理所必然而悠悠之口致疑於宮掖之大

旣豈臣子所忍言矣　先帝御　位不二旬而疾作十餘日而不
豫女謁而病耶蠱惑在衣之時而溺情女謁季世之辟所不爲
也病而女謁耶妄及不起之際而女謁是殉千金之子所不屑
也況　先帝以千古純孝之哀盡四海托重之日乎甚矣影響
附會者妄也伊時以誤用下藥歸其罪于崔文昇　先帝悄口
授　皇上傳諭諸臣以爲原有風疾因勞致甚大小臣工莫不
欽承此當日父子　君臣出口入耳由衷根心之言亦　至仁
至明危而不亂之證足盡破從狐疑之說矣何爲復有向後蛇
足之口也先是元輔方從哲等疏　請早建　儲嗣以尊國本
並　請如期　視朝以慰群心及聞病日增劇慮且不測率九

卿科道官問安　寢殿再申　建儲之議跪求望見　嗣皇淸
光此際此情臣子之心甚百廻腸而後敢一啓口也　先帝還
厯首肯出　皇上於榻前並奉　顧命有輔導　皇子爲堯舜
之旨是　先帝業已天下授之　皇上業已　皇上託之輔臣
矣且云　壽宮要緊者再此其旦夕莫保之情景群臣耳聞目
見者誰不願得長生久視之方延　萬載無疆之壽李可灼復
神其藥之奇驗群臣無不思幸一試莫敢先發遂沈閣　禁中
有　旨召可灼進藥少頃　傳諭稱進藥善戒姑退勿去　奏
稱有加日具復　傳諭進藥可灼難之輔臣止可一丸強之乃
再進一丸而退詰旦群臣入而　龍馭上賓矣夫　先帝病係發

弱則可灼紅鉛正屬對證況迫以　先帝立待之　嚴旨可灼
安能不進藥　皇上與群臣亦安忍不令可灼進藥待無救于
大漸之勢耳即今日豈遂忽稱徨無已之情哉孫愼行自觸年
之後起自田間突興大難之端借題紅丸証　先帝以受鴆之
慘加從哲以弑逆之罪片紙傳播旋奉　聖旨責輔方從哲素
稱忠愼　皇考弼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慈卿言雖忠愛然
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遵着
據實會奏以釋群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着併議來
說該部知道吏部尚書張問達削考前段止將卿言雖忠愛以
下半段發出並改會奏爲會議以啓邪黨之附和以示指麾之

姦謀承望風旨者欲殺人以媚人畏避見餘者不信心而違心
僞有半吞半吐之詞多屬畏首畏尾之論獨黃克纘王志道徐
景濂汪慶百等明目張膽進爲纍牘侃侃鑿鑿足砥一時之狂
瀾定千秋之鐵案時非　皇上天語親傳有　皇考進藥亦非
天不進藥亦非天之　旨邪黨窮追不已羅織之禍勢且燎原
而不可撲滅矣至可灼情出迫切亦似未忍深求乃業抑　聖
聰難欺與情難奪猶膽心昧已故遣戍以存不了之薪火亦太
毒而狡哉夫可灼之心果出於毒　先帝即支解不足重其
罪果出於愛　先帝聊則遣戍寧不重其冤　先帝之崩果出
於毒耶不獨從哲當任其咎果不出於毒耶何爲從哲偏受其

誣忠慎行之心路人知之矣○遍以下已被參從初實在碍所
黨人乘其悻悻從旁煽弄日以報復爲謀一旦死灰復燃逆爾
急不擇音並思假借題目陷衆正以悅奸人可以立取大敗耳
孰知 天鑒昭臨秋毫首推竟以紅丸之故斥而不用小人心
勞日拙亦復何益此實錄之當確者二也錄今而論孫慎行從
來李可灼之進不可不退也何者情無兩是理本相因也彼旦
又鬪謠祿劉羽正當日亦各有疏入 告而秘不發抄兩臣
立名非眞脫節不掇妻身門戶敗壞生平其秘疏不投必陰附
鬼魅之說而又欲明逆非則之外也韓爌會議之疏足破一時
之疏何以元兇罪惡貫盈猶爲倒身此護說者謂良心難昧是

非各不相掩也至如江西監生楊游休恭日日錄一書草莽一
介何從而記注 朝廷之起居且刺及 宮庭之隱微中間語
意閃爍稱述紆錯非潛接意旨則揣令嚮笑冀無忌憚之小人
豈非 聖世衣冠之玷哉伏乞 皇上嚴諭監修纂修諸臣將
未完 神祖實錄從實紀載將已完 先帝實錄再行磨勘並
將公忠發憤如劉廷元黃克纘范濟世王志道等與假借誣蠛
如王之寀孫慎行楊漣左光斗等一應章疏草稿備細採錄與
臣疏一并宣付史館務存公道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開卷了
然其於 三朝聖德 慈孝深衷光大闡揚所裨不小矣○是先
御史徐景濂亦言禮部尚書孫慎行重案奮翰方從哲攘李可
灼紅丸爲弒逆誣先帝以及身 封疆逆案會三事自附孔孟

珠洛之 讀而以恒從哲也不亦冤哉噫之所以然忠義之思歌
臣職主無黨參三兵輸修飾不明白一言今之 君父質之天下
後世而自爲言者始背史臣則不忠之者也 惟世道有公是
非人心之真是非是已今日論從哲且勿問其他姑言從哲弑
逆二字須辨其真不真真則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字人夫止
識則而讓奉不眞則天地鬼神猶默鑒之謂報人以媚人
皇考期月嫌秘共誦萬年 天子只緣體驗亦以哀傷當其
君見文武爲嗣太子爲堯舜之君盤已知自無起色矣不應
有天之夭期適値飲藥之後學士無從不得不歸咎不咎之藥
豈可灼矣所遺三只進便參修回稱乎豈憶太緩矣責以不誅么
弁之義紀皆自當心悸而必日處曾進藥有秋事焉雖特重譴
善聽也匪躬譯 先帝之恐 太上之靈不康臣子所不忍言
者逆決紅丸之郎爲利刃臣何敢知帝總當同受 欽命錫立
藥白之劑匪一從哲也是而知者有英國公張維賢在有閣臣
劉一燝韓爌在又有部院臣周嘉謨孫如游李汝華黃加善
閣諸黃户在以爲壽乎群疑之皆必有抗顏力爭而何必問
然忠諸以爲丹 維之不必有未達致慎而朝以稍俱無信
無亦參處爾當 臣交迫於同天之望乎受則同心適亦
同誤弑逆大惡誰甘獨承是 顧命諸臣皆怠君皆不討賊而
里居宗伯獨抱欲忠也臣萬萬不敢以受弑者 先帝以弑逆

先舊臣而結媚禮臣也若夫 貴妃 封后不早爭禮部之先
諾萬稱恭不詳訂降王之李眞之職 力全所欠擔當慎行歷數而
首過之誰不遂之而謂此亦弑逆事臣子所不忍言也獨有移
宮一節中外久疑之臣訟言之可乎叅當罪潮再泣寶御未登即
衆 孺子靡依夫原無嫡庶少長之嫌不惜羽翼定策之力僞
懸 宗廟社稷之共主也 遂侍鍾愛於 先皇曾受優
持 太子之托然非兩官比也館於別殿則名分肅穆統嚴正
袓宗家岦宜預令諸臣行所無事輸 冲主以孝治也不成虞
草乾坤苟彼子然一嫡四一一女退居不徙者何故豈希相旭
之 遺令耶拚有要樣之隱謀耶宮中一日眞情景亦惟我
皇上自知確然獨斷中貴之日臣察之耳皆風影也自垂簾語
出而 內庭闕然矣促務官者臣務爲奇功矣自今黨語出而
外庭闕然矣言 加恩者幾中以奇話矣嗟乎此禍根也無一
非王安之媾禍鼓弄邪臣狐鼠而不自疑耳總之未移以前爲
圖之念自毀既務以後居功之情太疾致有互置釀成多事而
於李家官吃孝宗敘此等事 諸可聞 宸聰乎可識大臣窗
積乎臣因是不能無簡爲 郎實錄既已關館纂輯則一字
叟錄稱史館之直筆合籍片誣帝我須錄裁之史諸排日尚錄
巳駕盧而失實則史將傳疑而亂指安所取義令 疏經貴
衷是非當聽之公評而故攬變議筆刪或疑其私癖夫以好修

考終之　聖臣只方思累之不盡而刊之曰我將
覆　先帝何如主觀　陛下何如主備　君父之大變鴻臣子
之私說欲加舊輔以兹逆之名講濟　先朝以不美之語憑亦
春秋誅心之法所不貸也伏乞　皇上特論纂修諸臣矢公矢
正無寬無刻無輕言弑逆以傷　主德以玷　國史正世道矢
心一大關頭也并乞罷臣以謝禮臣臣愛　君心亦姑留得罪天
下萬世一段不滅之公
論即受斧鉞不辭矣
〇兵科王鳴玉請修舉屯田疏曰邊平
初起兵餉都盡倉卒無策不得已議發　帑議加派議搜括而
一時權宜之便詎豈久安長治之計議乎今奴雖蟄伏三年又
發罵恩勁矣微獨奴即各邊鎮之人兵若戰不得息地蹂躪不
可耕充國之田先零孔明之屯渭田惟特爲然奈何棄可乘之
時置自然之利而勞勞爲救逆亾病哉之虛數乃取盈而搜膏
枯髓竭之貧民以應之循不足哉脫有不測未知帑可再發派

可再加搜括可再議否今各邊本色折色無算而關門衛外縣
中邊化客寨以及各援兵養數百萬司農嘔心瀝血無可奈何
尚欠二百萬　明旨屢屢會議言者欲汰兵減餉夫驟而議汰
不至散爲深林不止也驟而議減不至譟爲群盜不止也不汰
不減而以驕子卒之勢必如索果果不厭不休此不待勝負敵
國之變未困虜而先困　中國矣然則舍此更有奇策乎屯之
爲利臣同官林宗載前日曾專言之乘　明旨屯田既有七善
何不着實舉行而但未及所以行之之法也我自山海以迄各
鎮如兵錄冊各閒曠者三之一以屯人予旱地二十畝准換九
月實其所入以示屯之有利利之所在人盡趨死其雖不亂軌
從事者約而言之不但七善更有五利焉以此租抵月餉則無
汰兵減餉之名而有汰之減之之實其利一抵餉也租取自邊
土則腳費自減而津門之六十萬漸次可裁其利二米貴于珠
軍不飽宿邊屯産穀則價賤而士腹易果其利三牛馬仰給全
藉芻授邊屯畝被則草料充而騎可騰驤其利四饑必不迫人
心有四屯之所以不能已也其利五是困虜而不困中國兵馬
用而若無兵馬豈非惜餉之急乎或以忘本操之時士飽煖而
不服習以其卒于畝也夫東作者以三月始六月終秋穫者以
十月始十一月終他月皆可待操旱田更多餘閒況所簡將不
任戰三之二其可戰可操者固不妨也且昔之望風而逃調募

豈皆不操之兵亦豈盡爲屯妨者乎或曰借師怯而含乎時操
虛餉以自肥相沿成風牢不可破誰肯割見在之利以爲　國
減餉者是不然夫借師之愛功名也甚於其愛財貨也如一師
得萬人能簡舫者三千人授屯是能於每萬金中減可足餉三
千兩取該道屢畝實冊簡軍若干屯田若干畝代餉籽粒若干
石備細報部移谷本兵照軍功加銜陞一等以開屯減餉立多
寡爲本帥賜爵之崇卑彼冒矢石以殺虜固功此開邊利以困
虜亦功也況彼危此安人情孰不樂趨乎屯之與兵相利不相妨
斷斷無疑矣第不圖之暇時待事切迫士無固志將有危心
力不齊農共未偹然後見日求夜精精不效而日屯不可[illegible]

非屯之罪也又屯熟之後[illegible]
苦之兵得不償失究必拋荒翻爲莽草而曰屯不[illegible]
屯之罪也信能力破諸弊堅意必行則二百萬之運金可省數
十萬之人心可固能當能強可戰可守司農得免撥屑中外不
至竭澤所謂久安長治計誤非耶若夫順天時因地利貴積計
種酌蓋濟虛則有論功行賞鼓舞振作之方尊在惟當事者查
國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察臣言如果不謬覆議施行民生
國計實賴此一舉矣〇兵科蕭基奏議東西用兵機宜其策槩
事有二着一專官轄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而要以坐困爲搗巢
之機括策遼事亦有三着一善御將一審偵探一定戰守而要

以策制爲恢復之根底真石畫也〇工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
極以來每念兩門三殿工程宏鉅所用浩煩該部那湊術窮內
帑搜括殆盡悠悠忽忽何日告成朕念茲在茲未嘗一日釋於
懷也今中宮等宮諸王公主并司禮監等衙門各監局司庫掌
印管事牌子及內外私家閒住太監等官恭進助工銀共十四萬
兩俱發二殿貯收仍着內外經管監部各官會同巡視科道眼
同給發支用俱要實心在事仰體朕懷作速催趲工程早完
三朝閎典毋得仍前怠緩冒破侵欺違者從重參來必不寬赦
該衙門知道〇五月〇御史顧宗孟謹陳潰帥倖復得官疏曰
近見我 皇上傳諭兵部追論多事不可濫用債帥以致尅餉

劍軍赫赫 王言直令司馬驚心而藏方動觀矣臣愚府循事
竊謂以債得官以官償債者不獨大帥偏裨爲然只各路領兵
把總近年兵部改作部選濫用三科武舉開此一途以便請託
通賄此債之藪而營伍之大蠹也行之已經兩年在外撫臣人
人苦其不便而莫有痛言之者今據實爲 皇上陳之 國家
制科文武並設武舉會試中式者始以次 題授守把謂 欽
依其名正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其體遲游兵二千分調一方其
責重若此外水陸把總領兵不過一二百守巡各道中軍所司
不過奔走傳宣從來無兵部 題授及輕用加銜之例止聽各
撫臣就聽用官及哨官中擇其人地宜而才優者挨補之謂之

名色把總經撫按畢爲方 欽依此舊例也兩年間突將名色
把總之缺改爲部選濫用三科武舉托名疏通實皆鑽刺其中
式者反或多壅滯不得微一命之榮或予以閒地不得叨一旅
之寄政體之不平孰甚夫武舉下第仍是市井無賴乃百計鑽
營多方稱貸但得千金之責遂儼然三品之榮黃甚腰金明稍
廣從覡耀于道問所統領不過一二百之兵而已兵部祇以請
託通賄之徒猶濫特開此方便之門曾不思名器之濫至此極
矣至於營伍之受害則更有可言者名色原無重費不必挨缺
今況以多貲得官必以剝兵填經月糧幾何堪此名色人與官
相宜官與兵把習習指之勢易遊欺蔽之因可恃今官兵了不

相關揉擴虛應故事如是而欲兵心歛轂其可得乎臣故謂欲
杜冠餉之原必請復營官之制仍改部選各色更有數便焉裁
扉給之費可以餉兵旨隨從之役兵皆實用一便也懸銜以爲
指則水陸哨官各思自奮二便也守巡各道易于約束有犯者
徑行申詳撫院不必報部三便也至兵餉之不受尅剝又不待
言矣三科武舉濫受 欽依此兵部兩年內之政臣故得陳甚
悉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各處部選三科武舉原係名
色缺者盡數列名具 覆行撫臣盡去其缺聽撫臣從公推補
如有經選者許撫臣指名糸究此一杜冠削之一大端也〇御
史張[illegible]請除驛遞苦累疏曰 臣竊思言官無職言即其職然言

本朝[illegible] 卷三十六　　三元文石居藏板

利不若言害議除百小害不若議除一大害 臣伏覩今天下有
極苦極累爲民間第一不堪在撫按力爲調停而竟用實益在
利道屢經陳 奏而未見奉行者無如驛遞一事 臣兩令衝衢
身經萬苦茲蒙 聖明不棄援置西臺且當 朝政聿新之會
正臣子披肝瀝膽之期請先言驛遞之害而後及職以除害之
方可乎夫驛遞之害有昔昔之其需索刁難鞭朴凌轢之狀令
人難堪 臣自家食耳而目之不禁扼腕不平矣而况未身嘗其
任也乃筮仕中牟甫到任有馬頭十數輩牽羸馬十數匹稱乞
代替情形甚慘詢其訴稱本役俱係富民僉派走遞有應役十
四五年者應役二三十年者産業蕩空已無立錐之地父遺子

代永無卸擔之期艱辛萬狀愁苦異常 臣於此有不能爲情之
甚者無何具申院道量添工食酌議僉派益至是而數十年未
舒之困十已去其八九矣然此又非愚見也迨後調煩河內即
以調停驛差爲受事第一義夫河內之驛有二夫萬善去縣二
十里且近山路往來尤少惟覃懷一驛則係四通周道過客之
馳驟如雲僕人之需索若鶩應赴愈速刁難愈甚如是而驛遞
安得不日壞哉問料理則有召養法之法而前任知縣耶存性
之條議在 臣於是備查故案勉竭愚衷其置買馬騾種收草料
俱照市價毫不虧苦至于柴薪之散給夫役之僱覔料草之收
放槽櫪之安置與夫皂隸之調養差役之輪轉逐件安排存貯

本朝[illegible] 卷三十六　　文石居藏板

查理蓋舉當官之心力殫半已法之子此而後乃今往來應付
隨足驛有接替之便而既不至於病民里後僉派之虞而又不
至於病驛雖行之在有司者不免伏慫任勞而害之在里下者
業已去太去甚 臣自惟彼時夜剔若心不過爲身家地方之任
力救湯火之民見之惻慶所屬如孟縣武陟修武等縣已放效
此法又稱便矣大此一驛遞也洵目今第一大害身是職者非
不累牘條陳然不無貼馬惜馬之當裁也索酒索飯之當禁也
餽牌陳禀之華宜懲積弊也石碑木榜之豎宜垂永禁也此其
應雖甚悉其心雖獨苦無奈言之未必行即欲行之而又無奈
勢不可行也何也有司之在今日其視措迎之過客不啻如骸

管之上司一有抵觸即指之爲拆筵而要挾之物議騰矣其視過客之僕隷又不啻如親臨之過客稍有不道因之爲中傷爲反間而主翁之傑伎起矣夫爲有司者俛首一經折腰五斗寧肯特一時權奸剝盜之名而招天下鑠金銷骨之口哉以故索之者視爲固然之物而應之者亦視爲必供之需年復一年延蔓無窮計致今官者肉剜皮盡而日以就貧貧者典妻鬻子而忽干惟去驛遞之害一至于此噫亦苦之極矣臣計河内雖冲不過將內一隅以臣頑愚蒙才非過涯然實心料理之餘猶能使積疲之地少見起色分猷衙衝者固多才也肯推廣行之則是役也其權約而易操其方要而可循成轍具在展卷燎然似無

一歲不可行無一官不能行絕無可擧之肘更無可撓之議直截痛快未有如此法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撥行各省直驛傳道查理月有驛遞處所除名募已行不自覺其苦累如從民便其合召募不行僉派里下者務令有司洗滌成心不妨倣例河內俱行官養將見漸就蘇于 皇上維新之治未必無小補矣○原任刑部郎中孫馭璧復申奏從擧類末疏入起用王之寀建議追贓○科臣楊所脩請 命史臣將三案內前後章奏撮其大略分別類次成書刊行天下○戸科薛國觀上言館選之設我 國家欲得坐而論道之臣上可以備 聖明之顧問下可以作百僚之表率重其人而先爲足選以儲之者也故每於會試進士之後定爲館試之法以選之前爲論爲之規以試之試中而擇一館師以督課而成之其上者儲爲台輔之器而其次者爲卿館而分布用之要於會其才適實用選固不可不愼也乃邇來選館則似有不盡然者持論不必在博洽搜虛也而以字筍求之矣寫字不必其清眞其原草也而以如株求之矣或稍世族而闒閻之胄嫌中秘爲世職之業或借援引而實緣之階覩史局爲取寄之物總之借弁論爲關合依錢神作打點溫厚之室輦金輸璧日奔走而無忌寒素之家塗場空即稱貸而弗恤彼亦知 明旨欲嚴懲恐暮夜之金者則益溢其智故彼亦知 明旨欲痛革恐處權門之得者則

貫通其奔趨將 明旨自 明旨饒送自饒送無論將臣之言敞筆禿無益得失之數而 王言如赫直弁髦等之又何以肅中外之人心而爲倖進者清此一途哉夫士初中爲進士尚未涉仕途一日正如處女將適人宜自璧視明以無忝于歸而奈何以含淫不簡自探其貞耶藏意此三百人未必門路之既館賴以造五方之士習賴以維 國家數十年之朝綱國是行將賴以撐持而鎭定倘于始進之一時一開僥倖之徑毋論倖得者乞哀驕人有愧玉堂之選而未得者鎭刺憤懣廉耻蕩地又安望其羔羊素絲之節以造福生靈而振起習尚不幾長天下奔競之風而重負 祖宗開館選士之本意哉我 皇上近日

于考選一節減爲四十之數示慎示公凡以杜倖售而求眞人
扃內方開之向風而豈肯于館選之法一聽其濫觴至此故職
以爲館選之路不塞而　明旨之奉行不嚴則館之路終不破
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諸臣各察其所屬觀政進士除進而觀
政以需效用外即宜杜門靜養以俟館選不宜長安道上紛紛
疑焉將如轎　觀禁館謁之事而察其所訪拜何客所餽遺何
物如係錯幹俯訪其所過付何人訪出許指名參處而即以此
時之靜躁註考官之貞邪焉　成旨係選不至作紙上之空文
而錢神不靈或可挽輓近之倖竇矣又于鄉評宜採也周禮鄉
舉以鄉之人擇地相接耳目相習其之學行或優或劣可以得

其梗槩如爾鄉之人未必知也恐離鄉之人而更甚爲之知者
今爲[illegible]鄉之[illegible]望吾一爲採訪略如考選發訪之事而即可以
所採之而廣爲搜者之能否而鄉人將不作違心之語矣考館
宜嚴也詩論寫不足以盡人而　國家既以此選館士則館就
此而嚴之詩論取其韻而聽其[illegible]而有閒[illegible]
取其當而捐者焉而潦草者不與更嚴代作顧爲之禁未試之
時題目勿令預渡字號勿令　册記瀰縫必察關防必謹鑒閱必
公進退定而闡試之卷悉傳示府部院寺諸臣令人人得寓目
焉略如科試會試之法將能者　得以自見而不能者難以僥投
矣舉新進諸臣之日夜馳逐千謁一旨鑽而舉置于館之一字毫

館之鬼蜮府胸屋表　明旨不難禁絕而舉置于實爲奉行之
一吉皆爲奉行而館不行不行而僥進可防其品可核將館選
得人其叅之則台鼎之名臣其嚴之則水鏡之良吏于以淸銓
進而備相器也豈渺小哉伏乞　皇上申飭屢　旨斷在必行
[illegible]殿掌世　廟堂幸甚○八月○初一日冊封　衛　魯　慶
潞　蜀　德　光澤　永和各王府　上親詣　內殿祭
告遣正使郭興言閻可陛等十八人行○禮科薛有聲司牧條
重疏曰竊　國家內征兵外征餉有纖毫不從民取辨否而今
日民生何如也皮肉俱盡氣息奄然所謂朝蘇而生息者惟此
二三司牧是賴顧自去歲入計以後行取者行取陞遷者陞遷

後任者未即之任而催以此子遺無告之民俾之署印如刦之
手皆知殺月來剝削幾許元氣耗闡幾許事件故小民之望新
令也如嬰赤之納于懷而新令之應急予以社席也更不啻父
母之推其疾之憂也幸而月令太越近矣新令尹之此馭有日
矣然而曾令尹當貴全從此立脚孔迥何嘗全從此處有根是要
可推進從事已者且不必緣悉官詳引治法即就新任一事
言之而切切爲營缺之情分應杜也冲疲之甲科應急也遲限
之克期應嚴也交盤之鍼線應核也到任之陋規宜裁也上司
之私謁應禁也臣請得而悉數之夫新選之標地皆曰吾雲淺
經淺之間無頻風氣水土之不習宜近無謫使其果淡果簡果

近也嘗之可也而否則關度地方者于已不啻珩玉之思處抑
借敕者千人不勝市德之想日今多一番情面日後多一番爲
難則何如東西南北信命然滌淨爭一絲不掛直捷徑術
自如者之爲得也臣所爲營歎鹿杜者此也各處共此土地共
此人民何至極敗大壞不可收拾其始蓋緣一二鄉貢闒葺之
竝積漸養成即有起而更張者又吏議隨之由是甲科畏是不
四而㪅者益眾夫人欲于其所甚易而強以其所甚難今即不
能復逆傳之例而有能于此中苦心訶劇者存剝必優以前第
行取另列爲異等如是而甲科不售者未之信也臣所謂叫㸌
應想者此也諸臣由新遷以至計僧作客已經歲月並歸似可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六 天啟 四五

消遣鍋若代庖者原有傳含其官之感而賠補至者蓋不勝五
日京兆之思錢糧停征後將新舊不并征矣詞訟停讞後將前
後不非獄矣夫一 命服官則官事即我事與其牖滯躭攣而
無改隨誤何如作速料理而早得精楚此非但爲地方計亦自
爲計也臣所謂議限應發者此也凡一邑額賦京邊爲緊雜項
工食之類無如署印者兼放工食而不樂解京邊也于將離任
爲花彼固將留此宿逋而以需之後耳夫以後人代前人征此
則後解益遲以後人代前人參罰則功令不信切爲莫如于署
印交盤冊內明註原額若干征完若干解過京邊若干申詳撫
按而撫按亦即據此以報部考核庶乎爲署官者有參罰緊追

于後不致爲鄉金錢而爲新任者有分數裁分于前亦可安意
催科也臣所謂交盤宜核此也士人之初試爲令也猶處子之
初嫁也是何等觀望所係而山鄉僻縣往往以新令衙宇什物
一派里甲甚之里甲有見面禮等隸有公堂禮不肖者猶存乎
見少即賢者亦且因之爲固然寧知此際一有濡染後來便難
振拔何如立定脚根號蓋因㡬提起精神抖擻點頓一番庶幾
剖捨爭蓋規派卓有餘地乎而撫按于此亦須 亟以卓異優
薦以示風厲者也臣所謂隨規應裁者此也人臣甫離鉛槧旋
膺簿書即甚明敏初時亦覺莫妄心手不相習而況推磨酬酢
銷時日于道途奔走飢渴之際由是長接短接路鞍畫夜乘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六 天啟 四六 友石

風反得伺其意旨而揣摩之日寬也日籠也日明也日諂也因而上下其手則
新官之坐席未暖而奸胥之窟穴已成矣合無撫按與新任初
自道府一謁而外可以一意料理簿書且不致以禮數下問輕
假頻咲而後爲所當爲習所未習衙役不得占風望氣也臣所
謂參謁宜禁者此也噫人各有才力亦各有精神用之照管人
情即捏于本等職業注之㪅迎上司即疎于鈐束左右夫營缺
也沖疲也與定限也所當內而責之銓司者也交盤也陋規也
與參謁也所當外而責之撫按者也而不特此也夫遷缺之不
能不分南北也勢也然切見蘇松四府與嘉湖杭損錯如繡且
烟火之相望背衣帶之幾何顧往往易地而官于是而或調說

也或抽豐也或撞太歲也前驅未離其境止而奸徒錯趾于道
途矣夫人誰無親戚誰無知交誰無皮面於其望之靳釘截鐵
以買嫌怨孰若遠之瓜田李下以肴粘帶乎此非一肴如此而
他肴可知也是又在司銓者加之意而亦足以明晳鈌者之非
善自愛也 臣以選館留期輒敢獻其芻蕘伏惟 聖明採擇施
行本 聖旨這本說的初選情弊深切民瘼至是蘇松常鎮與
杭嘉湖土壤相錯瓜李嘗避不宜易地而官尤爲確論○浙海
官兵擒滅寇盜撫臣 奏捷三月二十二日外洋有大夥劫盜稱王稱帥僞用寬和年號日國元
一財將軍等斿幟自稱紅夷弟迎賊入犯幸將士用命賈勇爭先一戰而勝當將賊船燒燬一隻擊沉二隻斬級一十三顆獲賊
二十八人紂夷諸賊赴水溺死者無算獲斬幟僞印火器偃刀盔甲等項一百餘件餘賊遠遁海氛頓息○越國公胡

大海七代應襲嫡孫胡汝鏡謹奏爲奕世 國恩宜報役奴逆
命當誅不費鐵忽金錢自脩親丁赴勦以襄蕩平以光前烈事
職勛裔應襲幼孤未嗣取具結保赴候部覆正值奴虜猖獗外
播 天討征兵層偏海內騷然職自揣時艱敢愛發膚列在勳
舊義切同仇敵愾勦滅逆奴之氣惟我 皇上俯賜省覽焉夫
奴賊之發難七年矣凡籌策滅奴者率言三方布置矣然皆係
紙上之虛文而未嘗布置之實者徃事未論姑就見事言之關
門爲正兵汰兵核餉以轉弱而強則嘗聞者有得其人也毛帥
爲應兵設立將官以策援其後則航海者貴得其人也至若居
兩軍之中而潛伏上游出不意攻不備以直搗遼陽者此奇兵

也職願與同志湯有光李懋莘商選親族胡雷勛韓呈宗接應
各率親丁當之甲仗自備舟楫亦自備既無安家行糧之需又
無驛遞供養之需功成之方受爵賞惟願我 皇上發識等一
腔血誠 勑令駐軍海上相機進勦定當恢復故地縛逆奴而
獻于 闕下干以報累世豢養之恩光山河帶礪之盟斯已耳
昔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成千古奇功職竊慕之故敢冒昧
具陳令用事宜另具條議外 臣無任激切之至○兵科陸文獻
謹深疆埸積弛之情疏曰今日 國家之凋敝以天下之大奉
遼之一隅而又無一人不以遼爲言者曰賊惟不出出必侵
疆我惟不出出必喪師在莫可誰何之境此皆賊彼與我之形

而未悉其情也臣所憂者不在奴氛之橫惡而在人情之懈弛
不在遼事之難圖而在 廟算之未定聞奴酋之在老寨也無
日不討其部落而訓之其在遼陽無日不討其軍實而申之其
一切用鏟用急用援用掠用間用諜用詐降用埋伏無日不伺
吾隙乘而襲之其并河西而守遼移遼民而城東北示我息也
誘我怠也議奴以爲老而歇患而病者題魅之談也議關以爲
今日堅明日固者堂雀之恬也使聞賊急使則不急又娶兒之
喜也推官會議推餉亦會議今年會議明年亦會議築舍之謀
也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盜鈴之術也借
奴酋爲催官之符尋題目爲脫卸之計自[illegible]之便也偷輓不以

飭士而以肥家爲心不以甲兵而以衣糧飼行之法也須與國
巴難代歷年向爾優游趁使叢拴之患自上受之通國並已明白而
朝廷尚示模稜趁使蔓蔽之名亦自上受之夫奴何足畏吾所
以待奴之情如此乃可畏耳一人之情如此而人人且然一鎮
如此而各鎮且然無以待奴于今日無以圖奴于後日玩一日
弛一歲如此乃可畏耳此何等事體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可
依違苟且乎此何等時候萬年大計只爭一日而可遲回隱忍
乎總之有徹桑當艾之圖無不可轉移之時有救焚拯溺之心
無不可爲之事有同室纓冠之誼無不可得同仇共濟之人
就今日之遲爲今日之計薊登撫輔三方策應之略以及隋情

之分合遼情之叛敗可乎毛文龍孤捉一旅雖扎平島招撫流
民結連爲四分屯發營後來後往以攪奴境界滿浦諸職屢奏
斬獲動輒以千百萬計即韓白之智劉岳之勇當不過是去歲
八月金州被劫十月旅順失陷眼覩幾乎無寬伺之門而海中
似乎阻隔倘之道者數月以來絕無後者豈先後智愚勇怯爲
兩截人與其在　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論不得不疑非疑文
龍也疑執張駕之人即文龍平日所信用之人則爲文龍者亦
疎矣疑恭有伏戎舟中有敵國無處無曾有功則爲文龍者亦
危矣勝負固兵家之常而不廣正哲人所戒合遣智略文臣一
員閱視一番仍飭以寧直毋輕寧寡毋疎乃以作文龍之弛氣

而杜東疆之瑕覺者也楊肇基于白蓮倡亂之時撲從中報明
一疏內稱本將戮力盪賊掃清二東仍赤鼓聲中之錚錚者移
鎮登州青專海防旅順之師獨不聞乎大將不能親提鉦鼓渡
海殺賊何至差救諸將渠北海颶以結局也夫風濤誠難逆料
幾月到今不曾膳代特頁于灶礁壯厲諸島同其來寇游師夜
渡一舉而盡殲之乎蘇武知登州屯重兵于各島且哀傳烽以
通警息意可知矣夫兵之勢分而其情欲合彼文龍雖貌登一
旅能制奴之死命哉乃云不許西兵援亂以壞成局此其語意
大可揣疑所宜亟　勅登撫執中援登督責建立通烽火以壯
聲援乃以作登基之弛氣而杜登鎮之瑕覺者也　神京條天

下根本所恃薊門八百里地面爲護持之左臂邇因遼氛逼切
故建議添設道鎮令其責起而分制之內修守而外設防焉兩
年以來試看薊門險隘之屯重城京東州縣以及桃林喜峰古
北馬蘭各要害曾有一處之堅壁岩欄否乎時久已緊弛臨事
不加整頓豈增官祗增原祿之費而于軍機成敗之類絕無關
與柳亦撫鎮道將幾番更易將懸無以見督而督無以使指與
舊督撫已非見任之官新督撫又無到任之日倘虜酋忽焉蠢
動誰與守禦所宜勅限投事處處固壘層層列障以其將守其
城當其戶以其兵援其城令賊進無所攻退無所掠乃以作薊
撫之弛氣而杜薊鎮之瑕覺者也三方越大海阻群山或會至

而機移或應來而局換孤賴犄關大帥扼標推而布其會以振
率然之勢以息狡馬之心乃大將焉　五載行間原無寸壁
一旦向方秉鉞而登上將之壇集十五萬之兵于塞册六七百
萬之金錢以餉之可謂非常之寵矣計以蚤殲奴賊倒戈以報
君父乃咎知已不詢底貝表儀全無紀律貪猥之形久若彌縫
之術論工當開設羈縻西羌二十年未嘗握纛誰出閫門視師
輒以居氣凌厲至煩樞撫之調停也餉爲養兵而設不用以享
饔飧而用以供胥匿多官之用多金之入也每百每千之口難
防矣兵爲防預而設家丁不以禦寇而以爲寃指揮唐堯臣通
判柯仲炯其被刼之者者昔之奴在千里今之奴在几席矣將

有狼吞虎噬之形軍有獸駭鳥散之衆乎時無挾纊投醪之恩
臨事宜有赴湯蹈火之勇設遇警急有一潰而逃耳其何以飭
蓋于三方諸將領之上與 皇上圖今日之事耶古有謗書盈
廷不敢樂羊之賢即有街亭之斬戮無損武侯之重者樞輔採
興言而更置之何難作諸將之氣而一新壁壘之色乎嘗聞中
國相司馬而契丹戒無生事王璦爲兵部尚書過宸濠之變任
將王守仁而有餘今司馬當關而守仁何在　臣非敢苛求文龍
天下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孽奴未殄猖獗屢驟　天怒有加
而爪牙先挫職所爲大恐也傳云内無良將外有強敵全盛之
條其君臣猶動色相戒況今日乎大將之精神一弛何人不弛

矣重鎮之隄防一缺何處無缺矣今日不言恐有噬臍不及之
患惧其中于遼而移于 國耳然亦不獨此也武官在轂下求
安尊辨股削之利文臣在隙中觀鬭爭談出塞之功嗟乎我豈
一日忘奴酋哉但兵機貴審舉事貴暇疆土不可不復亦不宜
驟復將士不宜忌戰亦不宜好戰我之調度不密指麾不暇徒
以希望口耳僥倖一戰之功亦同水西之故智已古忠臣自矢
賊滅則生不滅則死緩則債事急亦生事則貪功用罔與縱寇
失防究竟同歸于弛之一字將臣習之而不振在經撫振起之
經撫振之而不得在 廟廊振起之職不願 國家逐弛罪法
使衆聯推委人思逃死又欲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可効死

則今日振起因循而興發踊揚之要務也職一腔血誠不避忌
諱冒昧上 聞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慨復沾益城池雲南撫臣
閔洪學奏云沾益之爲州也彝居其九漢居其一吏之爲營此
者四十有八錢糧站馬悉土官主之而流官直拱手而受成事
焉至十一之漢人則爲撫后所官軍自天啓六年閏二月設升
合安效良爲亂而四十八營火不知有 朝廷矣天啓二年十
月烏撒后所官軍棄城逃散而州丘墟矣近臣受滇事以天啓
三年九月討擒設升復叛夷失其頭顱至是乃議恢復下令諸
夷口土官安遠死其地遂既失身亦佐其荊經又塑倉建種時
下上歲承襲未易輕復不若錢糧站馬姑一切暫領之流官爲
之布列條款三令五申而四十八營火知有赴州驗報者矣此
床所以經理沾益亦有深心兵雖不駐城而營寨規模固大定
也特此地關黔三省喉絕處分不容不使大勢與俱結令耳取
映血脉詳臣前奏屢疏益急復沾非臣意也惟是沾鎮一日未
復黑之餘局一日未扶茲賴將吏拮据之力沾無少虧欠在滇
言滇亦庶幾仰徽 皇上之寵靈慰無缺矣一時在事文武悉
力同心勞苦未可泯而宜撫沙源急公赴義出兵三月自備
糗餉協守城池在土司中尤未易得伏乞 勅下該部察核一一

體議敍仍于沙源稍加優異以示
鼓舞滇土將士益知奮勵矣〇水藺烏霑三逆合兵數萬
窺沾益敗走之四川烏撒土酋安效良水西賊將之親也其痛
與逆惟水西之視滇年來以獻賊兩字誘之邸
之豈得已哉以滇在井底飢斃援絕數千楊艘之師與無如故
良何耳兩年之間效良亦佯為恭順自稱安應龍以來不意所
遣賊功之人續支同還被刼中途而効良又見黔師出六廣滇
師人沾益隱然有背叛之形而水烏蕃成騎虎之勢自分
終不得生所以乘亂竊發之餘猖遂南面而向滇也此賊之寇龍
烏霑合成一片安南諸夷三十九營其衆餘十倍于我其目中
固無滇矣吏甚刻之守不圖則戎馬必突入安危之機間不容
髮賴將士智足料賊勇足吞賊以衆寡不如之勢決有死無生
之心血戰雲南城下者五日五夜屢出奇兵破賊五六萬衆亦
足奇矣將領則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守備吾必奎龍在田
亦大振名色守備王顯祖洪偉張實于把總王國忠左世榮龍仁
文廷自良劉世勳孟騰光馬光先普安瓏等監軍布政謝存仁
布參政王鎮同知吳思溫皆有退賊全疆之功雲南撫臣洪學
疏稱吾必奎知兵善戰孤壘獨撐龍在田撫架先登賞其協守
二官所當並加坐營都司職級責成以兵討賊者也至于袁善
所題推知　君父殿字可玩諸驗用兵四年屢建奇功不預料

殿行奇變化無窮更有辟氣之所警而殿方為賊窺城兩壘對
壘之際從容整暇城陵神色不動綽有古名將風伏之　皇上
將下義武將文武將吏所有功次案候一體勅敘仍將沙源吾
必奎龍在田等二土司先加職級以昭激勸袁善等以昔省兌
副總兵管指揮事殿
援上　諸行臣遵照施行〇下周朝瑞袁化中左光斗顧大章
魏大中楊漣于北鎮撫司將虎虎顧指并刑嚴訊文言已擬獄中梁文宗備一如前指擬　上又控
旨嚴刑追比〇七月〇修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一曰固本
之要一曰行師之要一曰屯守之要一曰進取之要一曰勸撫
之要蓋蜀人故情形利害知之甚悉蔵之甚詳西蜀天險土商雜處并無事之國也此議宜留意〇蜀府長
史曹大受條奏制禦之略大約言安蘭之勢地之廣險夷兵
之強弱多寡迥異安不必勦而消以撫而兼勦之局乃為得策
〇順天巡撫申用懋代疏曰切念薊遼而兼順撫也與他

撫臣異兩年來榆關之突降囂懼疑危之與共則今日之薊撫
尤異昔日之薊撫異其必緩其征兩省其供億恤其飢號止其
追呼稍為休養民力不致所在嗷嗷而後可以言其必簡我兵
將備我糗糧固我城垣利我器械俾匹馬不入諸夷守戎索惟
謹而後可以言備其必薊門烽火無警我民安堵無虞耕當有餘
不盡之力聯絡關以內外百萬軍民之心而後可以壯前茅捷
後勁而無懼于逆事此皆　勅書中所為諄諄懇懇以丁寧告
戒於臣而臣一片血誠所欲寸寸尺尺　報于
皇上者雖操縱伸縮無奇未知其志之果遂與否將之輻
輳何如而奉揚　聖天子威靈萬一所屬將吏自不敢不躬厚

以先之剿心以繼之者也　詔餉司凡餉有解到各要刻期登
報給發以救飢軍時樞輔預五月無餉戶部又云六月已解一半互相矛盾故有此命〇御史倪
文煥疏論東林渠魁尚伏奉　聖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
三才結為死黨同惡李日宣役討陰謀傾害善良周順昌稱附
東林常以吏部貪橫與常侁逐朱童家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
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搆黨同盟遞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
婚且中間知國法林枝橋改調習遂惟順是問繼子林堯世賂
藏巷觀收銀宣官譽譽有操都者前了精為民當差仍追各贓
命內有臧私很藉者還着撫按提問追贓充餉其私創書院增
額歸去碑記猶存着禮部即將此碎回奏以為植徒聚黨之戒

其蔵日自東林以假道學號召朋引類植黨正人功翼二巳
之功名沉埋數十年之公論爲　聖主之屬民久矣幸天猶
皇上寰表諸奸屏逐不一底幾任進澄清再見天中之宇宙然
狐藏鼠伏實有有遂在今日爲漏網左袒日爲擁壽爲翻局以
臣所稷聞尚有徒人馬障任兵部侍郎李邦華以東林高足昔
年與李三才諸人爲死黨辛亥一察傾害善類網之長林豐草
者不知幾何人至今清流短氣貞士寒心當年號稱五鬼之首
今四鬼俱竄而五鬼尚逍遙爲伏莽舉朝八心之所未決也且
邦華之往李日宣爲御史時黨邪害正壬戌一察凡鄒元標諸
人所愛而欲加諸膝惡而欲墜諸淵者皆日宣甕爲謀主指授
長安必待計事已定然後徐出而明佯爲廻避而邪華來後
與孫南星趙大中等聚而陰謀狡計險衷奇腸辣手善顏又爲
之一室矣故邪華之有日宣如虎之傅翼今業倫視息安知
不勾通南北驛召徒黨遍清息于長安暗弄其翻雲伏雨之神
手至于原任文選司員外周順昌者初以福州司理肆彗上
官傾陷審友已掛吏議祇因竄附東林得升吏部與魏大中結
黨同盟恨科臣朱童蒙抗論鄒元標講學一疏遂將童蒙陷
蘇松道爾時周順昌居里于童家部民也乃與魏大中南北
交通謀所以去之之首倡亂民揖造諸揭使童蒙不安其位而去
且去年汪文言廷杖回南窖居遊貧賄驚呼與順昌舟于

龍慈白門之關幕預放路走緣鄒門呼吸相通俟文言被逮而
順昌囑托之使孫子遠謀所以出之即如拉日又開邸報人而
中千姑蘇爲十日之飲大中以一子托孤而順昌以女許婦焉
此其意欲何爲哉目中已無　皇上矣至于吏部給諫南
回坐二大船甘貨竟溢壓沉一舟頃稱河于白總暴露通州之
人至今掩口又其貪績之一端耳原任吏部文選員外林枝橋
賄賂狼籍無一善狀徒以奸黨㝢援遂是職有謂子林汝翥托
于正陽門外私藏座銀收銀立票有謂江都主簿賴挂托
吳火房送銀一千五百兩得陞河陽知縣者有詔撥府判
托朱火房送銀一千三百兩陞順天府判者有詔有實者
求討恩賜如縣托施火房送金子一千五十兩號稱五十斤者
有關鄭求調伊縣主簿托吳火房送銀一千五兩援遠者未
安民窩日雙木關大戶凡缺一千五又弄鎗送之大爺耶夫奏
林諸人其機首既不堪問面奸者又復巨側若此乃　皇上不
以爲任路已消矣在　廷諸臣亦謂黨人窺伏甚幾甚惡而不
知爲綱神奸爲　國家之隱禍者正未有歇也且　皇上嘗允
科臣之請將鄒元標等講學書院毀爲忠祠圖已大快人心
矣今倡類者要石碑猶豎是不惑人心而反爲假學留一赤幟
罷伏乞　皇上敕將各省稍蘇撫按李邦華分別處分並將
立　欽禮部將講院石碑立行毀碎則在仕路淸黨禍永

息而太平可長保矣○賜吏部尚書崔景榮馳驛歸候病痊起用○兵部
酌議旅順駐防定畫先是登萊巡撫武之望題旅順漸成可守
等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撫　題爲殘兵被撤急請
兵馬以保危疆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撫　題
爲東鎮回文有據信防應照　教書伏乞　敕下并加酌議以
便遵守等因奉　聖旨是兵部并加酌議具覆欽此通抄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照得海外之事論者多端非過信則過疑今内
議未定而外勢已更吏敢推本末酌爲平論與中外文武盡剖
前疑一闢新局可乎當毛帥之徘徊各島也豈真相如要害推
敵是求夫亦畏虎之勢姑荷安焉以觀時變而流寓相依漸乃

戍聚將軍於是乎有生氣有幸心而登陸以探之乘夜以試之
開有斬獲張而大之　廟堂之上亦不得不過情獎許雖然遼
方或一道也俄而分曹漸廣哨瞭漸西因旅順之荒地而啄息
焉見金州之沃土而垂涎焉艷恢復之高名而先乎爲意他鎮
之坐糜而傚覬焉志本大而氣亦張則眇視乎同列局已闊而
力不副則歸然于此隣東之于登也卒多激祠而登之于東也
認爲諷語豈待今日而知尾之大足之高乎頃者撫臣以恨板
之節制屬登而爲頓餉以南關之桃系責登而爲經費督科
臣王夢尹臺臣汪裕亦無䲷難之科臣李春生則又切切然討
之遼東將至殘兵傲撫臣不勝詫異而臺臣汪裕科臣業有擧

亦不嫌疑。于是有協和之請，有詰問之請，議論異同，築舍聽屬
務謀事勢，有以擇沙要非急者。今鎮臣揭已至，而撫臣 疏再
入矣。臣有平論於此：夫文龍者以爲征勦之大兵，而冒險以窺
老寨，越遠以襲新城則誣也。以爲牽制之遊兵，而綵舟師以習
水戰，海道以通關，則不爲多矣。以爲撫招之地，而護難民無使
爲奴，盡致降民無庸爲奴用，則更不可少矣。此東鎮之平論矣。
若夫用兵之道，我爲正，則未可戰者必先言守；我爲客，則未可
戰者并勿輕言守。旅順之撤，張盤原屬倖功，毛帥係遣略而命
將往事，自非鑒前事而輟兵，改圖甚切。南關之工作更不待言
善乎撫臣語鎮臣曰：左右有背接連之島，度量遠近，圖爲退步

當爲安宅。試觀毛帥孤懸海外，寧不至險？然爲至險所以至安
制人不制于人，毛帥所長者專在於是。故崖欲其近也，不欲其
遠；兵欲其遊也，不欲其札。今宜令張扳暫屯近島，爲揭帥前鋒
兼成番力，不待大舉，或風日可乘，不時遊兵，亦不得輕騎深入
致有疏虞。其挑潛長城子鹽場口，不費多金，不延時日，鎮臣經
畫已見一班。宜定爲張扳哨之地，冬月水堅，仍撤回島。至毛帥
動撩撫臣微言張扳南懇，似乎抗 責矣。然該鎮發文回登，則
四月中旬事也；所回者，則臣部二月末旬未用張扳時 責也。
大率自部咨撫，自撫行鎮，約四十日，則張繼善之調遣固已在
先，回文不及張扳，必非有意。至五月十九日而繼善等突驅兵

民以去，則各弁自爭，此遺黎而不知主將之體已傷矣。又半月
而發押清野，非各弁之罪，以飭奸，即該鎮之善于處過其口，有
藉可無問也。第究觀情勢，則繼善實視旅順爲畏途，而反托張
扳之爭駐，以遂其歸東鎮，實置旅順於度外，而反乘部 題之
改島以掩其弁。臣有以知其不來然，來守不必也，東哨不可少
也。 請再爲二臣平之：搶金掠女之人應在各島，東鎮所據總
屬傳言，在東不必信其有，在登不必爲張盤而揣摩百出，歸咎
有功。陳國才之言亦何足怪，既東鎮之証辯鑿鑿，而有功自當
未減矣。么應國才置之不校可也。即如去歲領銀一事，其爲府
廳扣稍，領委從匿，總不可知。 封疆若輩固多，安保登廳之進

賢東委之盡善，而動氣傷心，兩不相下乎？故張扳之罵亦或
扳自言之，繼善告鎮臣之言，未必即張扳告撫臣之言。今東登
信地從此定矣，顧相更始，勿聽細人，祭理原情，恕心平氣，無開
天下以疑不和之議，亦無示海外以不可知之端，是所望於中
外之通達 國體者。伏候 命下，行令各該撫鎮速充長城筭
工食，張扳設哨，其旅順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其餘信地
悉依原餉，悉依原派，不必更張。增有功既無別項情由，罪止援
遲，聽該鎮自行軍法。 賜黃洪憲祭一壇，仍給合葬，以酬講讀
之勞。○遜騎馬劉有福尚 六公主，齊贊元尚 七公主。劉有福十
五歲，八月十五午時生，父劉宗正，母鄭氏。齊贊元
十四歲，十一月二十六日子時生，父啟就，母 氏。○八月，御史

石三畏疏論京察三變(謂辛亥丁巳癸亥察事也)○科臣吳國華直糾部郎
曹欽程奉　旨曹欽程既已力攻群党況見在陵工督理不必
苛求周詩雅熊江作令時大干物議近乃屢荐薦剡非緣行賄
定是徇情吳國華如何顛倒任意顯是徇情報復周詩雅熊江
吳國華都著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追奪李朴于玉
立誥命(亦為人言所詆也)○御史張訥請燬天下講壇奉　旨鄒元標
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仍追奪誥命鄒三俊畢懋良姚
冠帶閒住其東林關內江右徽州一切書院俱着拆毀暨田土
房屋估價變賣催解助工○上諭閣臣等楊漣罪惡多端今雖
在獄身故未完贓私行彼處撫按立限追比○賜黔公沐昌祚

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祭十六壇工部給價差官造墳兵
部行文該省護送柩至南京祖塋安葬仍與議謚○周如磐丁
紹軾黃立極馮銓俱入閣辦事○立金柱時海外獻俘中進更
換戶科楊文岳上疏請　勑部嚴查以核軍功其略曰聞毛文
龍春初析本城等處之戰俘獲多功舉　朝言之無不動色頃
接登撫武之望疏云七月初旬毛文龍差官汪崇敎等各解到
首級一百二十顆活夷三十一名內遊擊薑武周所解七名到
中路逃去二名當即拿獲其一名情急而死又云薑武周稟稱
所解七名行到廟島為總毛帥差官毛承選解活夷六名赴京
持令箭稱前連俘六王子偕家今有撫院差官着速將前連換

回職賞之不勝疑慮不勝驚懼夫以兵家之事數千里之外風
濤海浪之中須萬分隄防始保無事乃解官疎虞致俘臾夜而
逃逃而死徒斬首已報斯其真偽已不可知矣至更換一事猶
屬大異矣獻俘之事奏之　宗廟用以遠播威德
明示寵綏此何等大事為毛帥計果係臨陣所擒即前解已行
倘有俘獲不妨陸續解報倘或乘撫用計事干隱密必欲生此
數夷借以為用亦宜列其名數密具　皇上陳其機密之情揭
其慎重之意乞以暫留東奴未必驟至乃不忍待信不聞移
奏忽然解來忽然換去入不同姓名不一前解者不審何以處
殺後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倏易生既不重殺亦

不威如此事情真同兒戲豈毛帥所以按罪致誅　奏凱勤王
者而可聽其若是乎又豈　皇上所以宣威四海頒示天下者
而可聽其若是乎此等舉動以報功則似混以對　皇上則似
欺以嚴邊情則太易萬一狡奴設計探我動靜乘機挾詐因而
用我人以示假既合舉以示假驟然追求一時莫辨而解官混
混若此不猶可深慮乎然此亦憑解官與通官之言耳就其前
後應時支吾不一彼繫其而來前之解者真耶偽耶後之換者
真耶假耶以彼代此以死代生其逃死者在未換之前耶在既
換之後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其解其換俱出薑武周一并之手
且登撫疏末云外議嘖嘖猶有不敢盡言者意解官中有別情

今俘夷將報功旦夕此係邊疆大事且不可不核實而深計之
也伏乞　皇上嚴勑該部查審真僞令速行回奏方議紀錄仍
諭毛文龍以後開報單情須亟加敬愼務求眞實以副
委任責成之意庶人心知懼矣○樞輔孫承宗汰關門冗兵歲
省餉七萬有奇○冊封任氏爲容妃○決熊廷弼傳首九邊（時忠賢以欽者錄逆等案坐贓應陽乃欲復斬之實而廷弼之死速矣）○九月○御史張繼孟謹陳
江防八要一察官吏一清盜源一精戰船一嚴會哨一足兵食
一肅嚴捕一嚴操練一除民害○御史蔡國用條陳七事曰定
相術曰儲經略曰選將領曰卑軍將曰惜才臣曰尊言路曰藪
邊吏○詔推官須計開列名不得混在本內○罷大理寺卿曹

珍以刑科潘士聞論之也○吏科黃承昊進仰佐銓政疏其一
嚴州縣之考其一疏部屬之壅其一預邊才之儲其一清吏胥
之弊○御史賈繼春請發　定晨青本　聖旨先帝廿退朕躬
闘脈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
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揑造姦廉等語王安好惡異
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党衆恃強不許康妃從容奉　旨而逼
令驟遷出宮　先帝龍體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卽有權勢固亦
人臣乃弃禮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疏揭明於
於前天牖朕心慓悟補封于後將始終默戴愚瞶有靦于朕
皇考且不得爲純孝卽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于事況與親大

中罔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罔上行私党護行弼彩
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賄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
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及文言事發奸謀畢
露自知理虧乃巧借別様題目以掩其罪勢所忌而肆其兇信
口裝誣毫無影嚮肺肝如見欲蓋彌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
巳將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故而彌大罪係同
惡之人卽送法司將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取具招詞從重擬罪
限十日內問結仍送鎭撫司追贓爰書旣成就依這本上說的
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廢次　明旨俱着
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

得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党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惑
衆其倂紀小說便着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
非有部文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緝事衙門訪拏治以妖言惑
衆之罪○門工成賞敘諸臣有差○文學士孫承宗奏報關外
哨探遊河陷沒大將奉　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
法具在姑令戴罪立功樞撫身膺重任着一力担當督撫道將
嚴加守備務要萬全不得[illegible]○戶科陳序疏糾諸臣奉
聖旨孫居相身冒東林賄賂節鉞托名問餽銀至二萬一千有
奇又票取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該撫按題問追贓
助工梅之煥以孫居相爲介紹出趙南星之門蹤迹撫入王安

之甚因結私交及楊漣過麻城縣經上祖墓激免惡與著升著倒錯
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此時人情未必盡論玄黃要之是非自在久而愈明並存之可以參觀耳）○
御史卓邁上言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首周朝瑞
楊漣受賄實據尚在追贓楊鶴江秉謙夏之令着救有孫師係
同惡本當重究姑從輕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孫瑛余合
中村一杜力化見錄致遭排擠俱着以原官起用鄭國昌從重
議處該部知道○御史倪文煥疏薦郡輔忠劉廷元姚宗文虞
謙恭孫居相史記事夏之令李孔度奉 聖旨[illegible]崇東林的
派徇奸顛倒保爲腹心着削職爲民仍追奪誥命李徵儀曾未
奉旨不准起用還着該部查核具奏李孔度賍跡形究削職爲

民夏之令極詆毛文龍袁謙封疆着錦衣衛着差官拿解來京
究問吳世科冒濫兵餉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追贓助工一切
私記私揭粘貼通衢者着緝事衙門嚴拿究治○賜太監魏忠
賢印信○削科臣解學龍調臣侯恪職追奪誥命（時削籍鐫級者參余[illegible]王業浩王之寀侯震暘[illegible]魏大中姚希孟蘇茂相[illegible]論也）○御史趙胤昌參李瑾劉懋爲門
戶削奪○丙寅刑大章獄成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等上奏
請 從之○速惠世揚至許顯純等鍛鍊成獄與楊漣等同招
○十月初一日 皇子生陞容妃父任貞春錦衣衛正千戶帶
俸○禮部頒行天下慶賀 皇太子誕生表文格式其衙門兼
官臣某臣某誠懼誠忻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明德雖隆稱耕延

禎於實錄 玄穹崇眷顧祥茂發於瀆源慶溢 宗祊羅膺寵
命恭惟 皇帝陛下孝隆四海仁育群生○宵旰憂勤總萬幾
而無逸 帝親賢格敷八政以克度既協氣通於神人宜慶申
于祚胤 乾元爲父甫御鴻圖之五年 震索得男適頒風歷
之一日共羨吾 君有子行歌 王器得人將山川草木之生
輝自南北東西之咸悅臣等恭聞 主業之敷榮僉覺葵心之
嚮切受 天育群黎 帝子之生育原 三多比封人之祝臣
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川湖總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言永西安酋何化日久爲
因剿逆荷稍用兵四年猶然負固者蓋緣無 主以連絡諸夷

成合縱之勢且見我軍虛生與我之心各將士非不奮勇一入
其境林谷深茂而戰消元兒或入山洞或入鄰夷一時卒無擒
法故雖以諸臣之殫力而猶未慰 皇上之懷臣職將 明命
嚴剿無將之罪仰體 聖慈仍宜不殺之仁徇其自首風從擒
逆求贖三尊見殄一面可開網又任專征職在討賊若非震以
天威安肯遽就戎索目查安酋地方千有餘里內則四十八目
分據要害外則仲苗等苗爲之羽翼計能戰藉苗不下十餘萬
自播州改流陷冗蕩稍西之東北已失二處今所倚爲援者多
在烏撒而所恃爲險者不過恩國耳調之正兵須出沾益遏賊
良佐闘之謀而又另布天生橋尋甸等處以杜其走蜀之正兵

宜臨畢節寬兩夷合縱之區而另抄出蜀黔若後以奢其黔路
之正兵宜繇普定渡思臘河徑趨迤東集大而另繇綠廣鴨池
以搗其虛奢西之兵徑出四城分頭策應之方布置既定八道
聲勢相連臣卑大兵繇遵又約定期會敵行並進俾令應援不
暇戰守兩窮料此狡夷不難撲滅傾遵又鄰城過近酋地集兵
匪易遵餉尤艱自江津視舟五日而至綦江自綦江起旱八站
抵鄰城較之偏沅運黔省路不相懸而險更數倍臣以移駐重
綦須兵集而抵鄰餉集而始兵未有當大任而可嘗試張空拳
而能作事者査撫户部給發黔餉一百六十萬撫該省布政司
捐帖自正月則以貨支卯根隨到隨給已去其半臣意欲取之

于蜀公私磬竭實無點金之術欲分之于黔自救不贍不勝剜
肉之痛竊念部議既置臣以重地必濟臣以資糧畫餅望梅終
屬無濟臣今不敢張皇妄請姑求 皇上 勅下先付臣一百
萬俾可經營備兕籍 天威立致底定名爲多費其實節省也
事權在握不便遷延已檄湖廣布政取三十萬兩已撤四川布
政司免米十萬石暫爲料理以樹先聲外伏乞 皇上軫念俯
允臣議 勅下户兵二部即爲給發自後不敢容臣陳 請俾
可早發期會勉其駑鈍迎方幸甚○上宣兵部尚書高第至文
華殿 賜尚方劍坐蟒玉帶銀幣經略遼東已而復授 聖諭
曰朕覽卿奏有忠誠布公集思廣益之語厥心嘉悅念自逆奴

發難以來於今八載征兵轉餉守內禦外選將練餉迄無實效
致天誅之尚稽實人謀之不臧特允廷推授爾經略文武將吏
一體提衡進止機宜不從中制果能誠心任事何事不成公道
待人何人不奮集思既集便能擇善而從忠益既廣何難同心
共濟毋徇情廢法毋偏聽生奸毋以意見爲聰明毋以恩仇爲
誅賞務使將吏用命士馬飽騰戰可犁庭守能堅壁順時以動
無倖未必之功好謀而成無中巧嘗之計意氣無朝盈而暮怠
謀議無先漏而後行事事經心時時警醒大張撻伐之績仰紓
宵旰之憂克踐所言用慰朕意功成懋賞朕豈有靳焉爾往欽
哉故諭○諸勒房辦中書舍人事吳懷賢下鎮撫司獄時值逆璫魏忠

賢竊窺神器中關官閹傾陷忠良市威箝網懷賢目擊不平
弄閣臣報有摘發逆謀者及楊漣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痛快遂
削國評劾出當如任守忠郎時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料
劾楊旨忤當撤回懷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寧極必
反反正不遠之句詞多激烈凡對同官及縉紳親友并手札往
來竊寫感憤義形于色語意同官傳應星即逆璫甥也閣之
切齒入告忠賢而眷役恭寘懷賢右右矣撲逆程遠德啟以
東廠官貴將平日摺註疏稿及書底盡送逆璫大怒曰甚等
官兒敢如此犯我速處他死徑差校尉百餘席捲寓所將懷賢
鄉指臣妾丘氏子廪監吳道昇并西廂監生程于古皆繫之去
懷賢曰我獨當之汝輩死無益于是于古得免到廠嚴刑箠掠
體無完膚逆彪揚言孫雲鶴無許獻媚極刑投結東林賄納左
光斗等妄誅 朝政矯 旨擊送鎮撫司逆彪許顯純又非刑
炮烙體旬餘日而懷賢已斃杖下矣妻程氏在籍驚愕而死女
及幼子道照痛斷而死舉家亡散行道傷嗟幸逢
聖神首出其子吳道昇上書訟寃得 贈工部主事○御史潘
汝禎誣參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劉
策布政陸完學○十一月○旅順城成 停刑○南道梁克順

疏參梅之煥撫按提問追贓趙府用陳以聞制曰先是給事中…
罪狀之煥力言以明其撫亦公道良心之所在也奈何科臣陳
序已參之則奉其而充順復為風影之說誣以贓私至重以提
追勘工不亦過乎若此時用則謂其曾薦廷弼陳以謝則謂
其結納楊左乎而竟諸臣此不過借題陷擊久無足怪○
南兵部主事袁玉佩請削前任兵部尚書趙彥世蔭并 勅山
東鄒縣等處所築京觀路碑上祠宜盡行摧毀古抗戰不發不能消俘既發不
能兵勢迫遁不決致賊發夏廷民生無擱乃合哭入去若非完
守保阿蕭之堅守總兵楊肇基合兵破賊彥尚得後口言功那
京觀諸逞為識者所笑即其在事之勞者
勝舊録足矣子之世蔭則無以為軍功勸○尚寶司少卿劉
志選再疏參原任禮卿孫慎行株連去輔葉向高舊冢臣張問
達并請前後諭進要兩疏宜付史館志選一疏不已遂之以再何其忍耶○經略
遼東高第上言我 國家居中制外邊鎮仮分故聞一鎮之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六 天啓 六七

封疆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于別鎮無相牽
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遼道兵馬人衆潰散不一皆推其老
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為衆將之領袖者其鎮守遼東掛印總
兵照舊而未加總督二字也不意山海中都總兵又濫加以節
制五鎮及經理名色夫惟督師樞輔及經略重臣聞節制五鎮
之 特旨以專道將調兵之大權也豈聞以一鎮總兵而節制
別鎮總兵者乎不過假此名色自道曰吾為武督師武經略也
居于巡撫總兵之上非惟獨經驕傲不肯居任操練兵馬之實
職且總攬兵官致院道難忌而不得稽察兵領衆將畏憚而不
敢自展籌略矣于 封疆防禦之事貴有相就悞矣從今俱去

節制經理濫銜止用平遼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之銜庶職
掌明而 封疆有賴矣至于每一鎮故總兵統練兵馬又設經
督軍門正為彈壓大將計也蓋大將出身武弁與文臣不同握
兵馬重權每易為驕蹇故舊制總兵初見軍門必披執參謁于
平時仰其驕悍而不敢恣肆臨陣遵其紀律 不敢抗違 祖
宗朝立為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 京官絲
要請禮部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披執行禮軍門送出門看上
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妾肯受其節制也此變壞 祖
宗之額制即經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褻而其權輕
矣又何以威肅華夷而提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原定舊額盡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六 天啓 六八

革去近來弊轍凡總兵參謁披執行禮舊文俱為改正體統正
而紀律不紊矣○命修建均州淨樂宮均州城內有皇都淨崇宮歷代 祖宗崇重福
地不戒于火著該管衙門嚴行究治城搜刻期脩建○禮部揍出 聖諭朕弟年已長成
禮宜婚配衛部便出示京城內外官員軍民人家父母行止端
謹家法整齊女子年十四至十六容貌端潔德性淳美言動威
儀咸合禮度者許赴官報名聽候選擇應行事宜開部便關報
來看故諭○吏部接出 聖旨朕覽皇極殿登柱升梁工程已
有次第 三朝曠典於焉肇新萬世丕基成之有日惟 天地
祖宗之顯佑亦內外執事之勞賢輔臣啓勿贊襄區畫備至各
官虔恭厥職拮据惟勤朕心嘉悅特用加恩首輔顧秉謙加尚

書偉仍賜坐蟒一襲丁紹軾黃立極各賜坐蟒一襲兼官如故
馮銓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各賞采段表裏銀各照新銜給與
應得誥命以示眷酬内臣魏忠賢親董圖謀療精聚華況多稱
飾倍著苦心歲加祿米一千二百石其督工官黃克纘等各加
俸一級賞銀紵絲表裏崔呈秀陞工部右侍郎李春德加通政
使楊夢袞改太僕寺卿各賞銀紵絲表裏潘達等各賞銀○進
封皇貴妃傳制禡告及百官稱賀俱免官中禮儀照天啓五年
例行○刑部接出　聖旨國家重地屢旨戒嚴火燭主事林洛
登疎玩失事降三級調外任堂上官不行申飭反稱夙夜在公
成何政體姑不究李如楨身犯重辟却又不加小心并典獄官

吏痛責示懲○冬至遣侯陳良弼伯衛時泰等祭　長陵等陵
○臨雍禮竣優敘孔聞籠等三生俱准送監○南戶部員外胡
芳桂上疏自辨并參原任御史胡永順陸師贊易應昌房可壯
并通判歐騰霄削奪○削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職追奪
誥命熙昌以撰擬試錄內有權主失權奸主擅操等語又誣其父子依傍門戶並列要津故也○遣行人護
送大學士周如磐馳驛回籍調理○刻宗藩限祿成書○成原
任吏部尚書趙南星○御史王時英疏參浙撫劉可法吏部郎
中唐暉削奪工部侍郎胡世賞閑住○御史梁夢環論參唐世
濟閑住張凝徐如翰削奪○逮揚州知府劉鐸僧人本福偈揚鐸贈詩三章至
京師爲逆黨田爾耕王紹徽與羅發鐸坐詩詞爲訕訕　朝政下本府鎮撫司獄而并逮鐸○禮科張惟一陳

關門積弊事　聖旨這六款中關門情弊經臣宜痛加釐革撫
賞濫惡白騎官民且挑房發許八張旱山諸提着巡按御史嚴
究追文武和衷以克敵有濟登撫或裁或調着該部上緊從長
酌議具奏一日屯田之弊與屯本以佐餉關門俗言之然不惟五丁日作不足衍一厂之餉夫問何也各軍旅所資二
十畝金未之或改也自京選歲額多寡爭之遞迭較之者所曾
幾得分毫面從驛出原之兵丁掾奔之館鐘搶關之外是處
青腴瓦田歸空者皆鎮將與爲產蕩遠而據者如爲軍屯薄野
荒蕪小民始掛生而趨利焉必若因仍而無變計也種之利在
武弁而不在　朝廷矣此屢飯土羹乎奈之何不嚴核之也
一日村官之弊夫營伍之中累累横金者盡官也委用不由道
府一一營多至百員累見于戶科疏參者緊可知矣將官而設旂
鼓自丁而營加銜譯審振鍊等營副將守備等官在劄用不用
之間居不戰不守之職甚有人浮于缺者又嗣正副以厲其領
山人星客故舊親知群聚之以繳表公廉者育頒有徒且所領
家丁多者百名少者五六十名糧糈何以自由而淫汰之所不
及似此營兵冗員濫兵丁分布之不成一營合計之歲糜

甚　國家曾易資此坐營之用而從取耗冒衍乎奈之何不嚴
核之也一日撫賞之弊年來不受多金以與西虜撫者以方有
事於奴耳然其積弊不勝窮也以吃食言之酒肉卓席有定值
亦有宗額委官一分輒破而二之冒衷一千巳冒却五百金分
矣且虜人來去登報錄急之間惡銀破之熟徑而諸虜之所不
得一絲毫沾者也至置買紅花總屬惡濫預指官銀以覓情面更
留一半以齎打沽此至給賞仍多刁掯如九九之數應蟒段青
閒以毛青四五疋折之其桃花緞段宮箔之類莫不皆然嗟此
等省法何不還之　朝廷且通官鮑委夜詐弄而提其索詐數
不多則覆利不重故今日加罰明日加賞黠虜之貪爲挾哉若
輩啖之也虜人得貨或噴道惡或擇驗戴仍歲償而沾之乃狀
貨之人又半屬通委粉計如許八張旱山當皆赤手窮提不過
私動官賞之銀買得之而仍搭以當之員無償之官責者取利
其提買者又浮落　腳價通同作弊一線串來買入而賞出之賞
出而買入之祖將　朝廷銀貨輪轉自殘而官銀如洗李赴諸
奸之徑矣不但耗餉更挑戎心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日輸車
之弊關門每營十二每營載車一百二十輛每輛以二小車佐
之每車驟二頭夫二名月餉七兩二錢詢其故則曰馬運糧用
也夫軍丁領糧近取海國月議一次耳即師行之日火器衣甲
自有驢騾駝載此曷爲者也不過搬運磚石供公廨舖舍

之修整已耳不貝貪并用之烟囊言成之刻獲已耳秋攬荷貲
違出之以規厚利已耳其委官廝通精領作法而藉擾詐欺者
更多也計歲縻二十餘萬金而留此無用之物令人不借察之
何不嚴核之也一曰軍器之弊器不精利與空手同自入闕打
造闕有平石門等局歲費數萬金料皆取一時十匠役強半鬼
名器械一堤頭銃[illegible]而不頒頒者闕且山積矣近日樣
華發處[illegible]竟此物費部帑多金錢恐土苴置之耶郎着落經手
者發價還官或造充別用亦不至出其使[illegible]之此須便足壯營伍
之氣已豈便以爲隊而於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曰營馬之備搭
[illegible]馬已瘦費不貲然後次[illegible]之[illegible]尚未到手而[illegible]買得待之
馬死且過半當盡馬之不容或非合發者受扣賞給其稍則驗之
按者當規之典心而挺務之阻而拔每匹官給十八兩而或以
十金十七金得之款隊各深弱會過而門馬本領到手無意餽養
部有存後又皆發後君查有[illegible]之數乎且有將官駕言草料貴
者尚其救察[illegible]之說而實則設法[illegible]取馬乾者有馬獨不報而
[illegible]肥者有[illegible]搭派號小馬銀而私匿全馬以抵充者甚
之從論皆[illegible]例給予官祭道府之說多趁乘而行伍之
馬皆案[illegible]南喜發華之說不為無見奈之何不嚴覈之也○
御史田景新陞兵部侍郎唐世濟工部侍郎王惟儉閑住左通

政王孟震廣西布政李守俊江西參政蔡[illegible]削籍
[illegible]主為左光斗先鋒此猶一時氣類之借景獨諉其反復變幻
請張溥[illegible]則有不可解者夫世濟忍鄉無[illegible]名所交無匪類
淸流諸雅一鄙而素其在任途可以類推矣若夢祭夢瑤之故
[illegible]實[illegible]次燈甚乎其有不赦權校者哉至以王惟儉為諸納當
[illegible]運轉王孟震巡視指為喬應甲所糾投身東林聚黨
[illegible]李守俊重賄陳于庭宗藏高攀龍得選自長蔡譴爲纓
[illegible]為吳姓之交專以訕訕為業總之斯黨無計非狂朋
户[illegible]以明私何以延攬擊正人之威而傳逆黨之一決哉○
禮科李恒茂上時艱疏奉　聖旨近來仕途壅滯皆因該部不
肯任怨裁抑以致人情日競即如改教不及三年即署嘗差任
意成何政體吏部司官無缺先推遞推太速尤非舊制莊欽鄰
未滿六選破格先陞圖便已私援亂成法孫之益阿附黨人督
學無狀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莊允儉臃腫之態

廢所親見着冠帶閑住以後選郎再有不及六選借叙職考選
為名擅自陞遷者照莊欽鄰例重處不饒該科記着這本内楊
漣左光斗竟不書名豈奏對之體姑不究○尚寶寺卿吳殿邦
奏入奉　聖旨撲王家逵迫救黨誣害鄉紳借名窩訪打死多
命故入人罪慘殺異常且違禁抽税至十萬餘兩好生貪縱可
恨着削了籍爲民行廣東巡按御史并衙蠹李榮吳光提問追
贓具奏其無姑羅織諸人遵恩詔即與查釋陳保泰着該部院
從重議處○刑部奉　聖旨沈有瑞欠贓銀一萬七千兩着行
原籍查追伊子沈天挺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憶張愼言周宗
建提問追贓奉旨將及一載如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違玩

併着嚴追速解限次年正月回奏○吏部奉　聖旨蕭心湯貪
穢著聞與韓浚並事極可醜察處浮躁未盡其辜着削了籍爲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御史張樞上言奉　聖旨陳伯友附
化中周朝瑞而驟擠通顯蔡毅中借援左光斗顧大章而至擢
清華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原任貴州總督蔡
復一卒○户部奉　聖旨李承恩王昇養贍地土盡數還官其
截扣見年籽粒銀三千七百餘兩着該部科道查收以助大工
○平遼總兵毛文龍解進俘夷奉　聖旨海外頻報俘數勞績
可加但不係頭目渠魁告獻未可輕舉着該部酌議行○御史
徐揚先參工部侍郎董應舉○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大

子太保賜廕建坊褒其好義施行也敢孚公慈仁爲質而於便民利物之事無不力行如
居鄉而賑窮恤苦操江而設渡拯溺其在南工凡可濬堤橋無
不與舉及築丹陽道綿亘二百里則險就夷砌石若瑯琊俾士商
車馬如游樂郊如登坦途其工費皆設法
募助不動縣官一文尤爲奇功應得云 〇十二月〇兵部爲
海外情形徵發屬邦携貳可虞等事職方司案呈送兵科抄出
武之望題前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爲照 國家而大局
一在關門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關成敗之數同其所
不相下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奴酋者朝鮮
也聯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傳云以相忍爲
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者訴訐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其爲大不
和撫臣與鎮臣不和以至鎮臣與屬國之臣又不和使敵得以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六　天啓　七年　文有居稿樓
伺其便而抵之巇此奴之利 中國之大不利也葢先是李綜
之無國而有國也文能與有力焉雖日強以戎索至于 大典
國家豈不能馳一介往問其故而輕置之如綴旒然倘亦明以
封鮮之德于毛鎮以便毛鎮之能用鮮人耳故使他人不和于
鮮而謂鮮人有二心則可不謂鮮之携二竟以施之毛鎮毛鎮
故以豪傑自命者也豪傑之作別規其大不規其細能爲合不
能爲其離其不屑屑焉爲一賬派叅與之較往來之厚薄明甚
不縱耕牧之遼人實逼處此以爲鮮人樵蘇憂明甚而嘖嘖以
爲言者或亦少貲其飲歷牽擾以命征繕而所云米價不償正
如秦之輸晉借以爲沉舟之役亦未可知又或者管室須知直

以退爲進而所云相保無虞免守土責正如李牧之牧保借以
爲破胡之役未可知但謂之守土守鮮土乎守遼土乎守鐵
山之謂守土乎抑守須彌島之謂守土乎毛鎮于此必有所以
審處矣今據揭報李适等之叛主也該鎮欲不憚出偏師躡其
後爲之撲滅之韓潤等之句奴也亦何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
其舂而鮮人所由終始給我毋亦是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彼有
內變我則靖之彼有外侮我則驅之使封陲五路大有寧宇正
文能今日事耳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之人日嫌于逼必不其
然至于尹義立之爲內應臣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
並未來京無憑譯審且義立之叛蓋叛鮮也且宜就鮮國爲內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六　天啓　七年　文有居稿樓
應原不須謀叅 天朝而後爲內應縱使其人其事誠有之亦
但俟其來爲之羈縻於此以徐覩其變或于其竣事而遣也付
之該鎮解侍官伴與俱往聽鮮人之自治亦甚易事其現在陪
臣令館人緊行譏訪不得私易禁物自有典屬者在至云擊東
擊西此與毛鎮應患之周不得不預妨者即轉而爲關計自宜
因而戒嚴倍脩守備况近者柳河之衂關上宜鑒前轍凡有守
土之責者盡法無蟲維新是圖猶懼不及而尚敢爲此淺漠乎
所敘 皇上遠爲照燭爲斷撫不忌勤在有此一番易置將大
局一新必有國手之錚錚者後起以應其求而先聲以奪其氣
何鮮之不効順何虜之不効款而又何奴之不成擒矣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尹義立輩着
朝鮮國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嚴飭內備
訊察非常以消窺伺○以楊麒爲總兵鎮守山海經略遼東○
御史倪文煥疏參太常少卿金世俊撫按提問追贓副使米萬
鍾參十六王德議削奪萬鍾內言世俊爲逆黨私人嗣鎮山李三才門下德議撰爲王之宗臣黨夫約門戶盡之
○削參京任太僕卿馬孟貞易州道御史傅計參原任吏科方
有度有度係左史王業所糾也○削奪歐陽調律程學程公鼐冠帶閒住爲科
臣若參辭所糾○御史何可及疏參廣西巡撫董元儒太僕少卿倪應
春削奪疏中大有言係周左衙門戶也○禮部尚書薛三省請告　從之○削
奪錦衣衛李不矜周顯祚王受善等俱以依倚門戶永不敘用○削奪萬邦

彥　命楊國棟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山海關南海口地方○
御史陳睿謨疏參原任吏部稽勳郎中劉廷諫文選員外孫必
顯大理少卿章蔣削奪疏中言廷諫一周郎耳倚藉權黨攫將吏部必顯交通勢要營謀銓司
○御史石三畏疏參禮部侍郎周炳謨致仕南京工部尚書沈
儆炌閒住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謂炳謨爲王之案所薦儆炌撫川多議廷拱與王之案
同門○御史盧承欽証參大理寺卿曹珍工部侍郎董應舉兵科
給事中李遇知奉　旨削奪○刑科潘士聞疏參大理寺少卿
吳之皞四川道御史施榮御原任山東道御史鄭宗周工部員
外何顯宗削職爲民追奪　誥命○御史王珙疏參方大任朗
徒追贓○吏科趙興邦疏參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崔鐵楊
新期削奪○御史劉宏光疏參謨自省顧良佐張篤敬奉　旨
削奪○刑科蘇兆先疏參周希令御史蔣允儀趙延慶奉　旨
削奪疏中亦以門戶爲辭○文書房通出揭帖奉　聖旨朕弟信王婚禮
合用府第着該衙門上緊修蓋務要如法堅固毋得滲漏虛費
工程該衙門知道○又揭帖奉　聖旨皇子賜名命名內閣議
名來○賜工部尚書黃克纘馳驛歸　改陞登萊巡撫武之望
爲南兵部添設左侍郎以島帥不受節制與之不和故也○御史吳裕中再糾
閣臣奉　聖旨次輔丁紹軾　皇祖初起熊廷弼益已具先見
之明足徵實心爲國今廷弼既伏厥罪神人之所共歡吳裕中
乃以鄉戚兒女之情輒敢趁空乘機逞其報復欺肆狂悖藐摩

大臣顯與廷弼一樣核賜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懷罔本當從
重嚴鞫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
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衙門知道

安成　王[illegible]
溫陵　陳[illegible]
古鄞　丘[illegible]較

丙寅天啓六年〇正月御史陳以瑞劾恭太僕少卿劉廷元吏部郎中
吳羨禮工部郎中呂克孝南戶部郎章遇先閑住。既指劉廷元為周嘉謨張問
進[illegible]芋慶心維敫聚徒講學黨人之應若招呂克孝入吸問達之禁而呼朋引類章遇先遇災務左升北逐南及媚左璫附所
遺聰以百全為行李與〇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救陳管務十一款
一會補之制宜復夫營官設有五百餘員督以總協二臣參以
巡視科道四衙門一體統轄原自並行而不悖者故　大明會
典一款內開嘉靖二十八年議准三大把總等官員缺提督文

臣會同該營提督巡視科道選補俱務在得人會與兵部載
辦若日星嗣後凡遇營有缺員類齊若干名必先移會職等衙
門屆期公同會補見今總協二臣掛號虛公事事會同破除積
而渾然大道自在斯舉兩人與共是亦得人之一機也一稽用
之課宜勤邇來聽用各官止掛虛名于標下經年不見一面直
至年終甄別然後入營較射一味鑽求百端僥倖有因東隅之
失而思覆桑榆者有厭循資之途而覬覦進者有援聚例之事乃
執為常例遇有老弱不堪者即挽令弟男子侄告替內有戶絕
丁殘無可替者亦准異姓頂補舜月新軍遍室職等與戶兵二
部司官面審膂力强壯即許摘撥替後不必關支以后月糧人

情自欣然衆從而無年老不替之軍矣一火器之技宜練竊惟
京營官軍十萬有奇弓弩短兵居其四火器軍人居其六蓋為
火器能以寡敵衆以近制遠軍中第一長技也自今宜責成各
該將領即將六萬火器手嚴汰者弱責令該管千把總日逐教
演變痿而補强精練用為有用誠今日營務中之最吃緊也〇
銜該營將領澄汰未盡年終即以此為殿最千進把總訓練不
精者立行黜革一勇衛之器宜進〇查得勇士四衛兩營創自宣
德八年設立坐營中軍把總等官軍勇雜集戰騎雲屯實為
天子之親兵扈駕之近旅也其旗幟營器盔甲器械等項為軍
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例分別項

欲立弓弩手若干隊短兵手若干隊火器手若干隊為造各項
器具分給軍勇仍令時加訓練日逐操演以使行伍整齊軍旅
改觀可也至于給錢糧造器械或該工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
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過逐一為之稽查弗使胃破已耳一
營馬之補宜令大三大營延補營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
額者各營將領呈報者種種弊端令人厭聞而未聞為剔稽其
小耳嗣後宜聽職等衙門四季考查先觀步騎徐試翻譽果其
負特自之奇窺孫吳之秘者不難咨部擢用即抱一材一藝亦
必選缺會補若者一無可用所聽何事即為除名斷不使備材
一途為鑽吳借階之路一選壯之隸宜亟京營軍選追計一十

萬餘衆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此等技力過人爲是優異之耳宜于常操之時行令各該營將官每月調隊比試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并連坐本官不貸候臣等入營調射亦如是法內有老弱者卽當面陞續壯汰候于春秋兩季設操簽又定期逐名試驗能勝者照舊寬假不則遞降单糧或有单糧之中技力不可以堪此者亦不妨遞爲拔補也一老弱之汰宜審國家養一軍期收一軍之用營伍若此豈終聽彼之冗占乎而瑙等有一法焉請以練之法爲汰之法按營新設壯丁七千各月每食糧一石五千爲按選設也豈可令其媮逃與營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技闘力壯卽以選鋒名缺

補之是以石五而補兩石之缺遞下壯丁名缺卽選各營精壯失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号弩手亦必定補失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自漸退矣再臣等進營點閘時復取年貌籍貫挨隊比查兵部隨該兵部照數其題選補親軍之殷實可以滅養馬匠者方與法至善也但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侵越之亦不得而專任之夫軍皆軍也所補之爲皆爲也但巡視二臣所統轄者卽如替補營軍下糧與驗軍應必會同查驗年貌印馬冏寺與輕爲司亦會同查給何況馬一節職等獨不得與而司馬近訪得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從爲彼屠奇貨軍之殷實者未必與與者

未必用有錢者免無錢者取在三大營猶可而其精營爲甚有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無永着爲令各營先將馬匹缺額細數一面呈報兵部一面呈報職等衙門必候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擇各營丁之殷實者面給馬票赴寺候領庶軍無指索之苦亦無使費之煩矣　一補官之任宜重夫捕營把總千各軍馬領袖一方爲保障也捕總得其人則巡軍勤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巡軍怠而地方難靖此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營中軍遴其精强廉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又如各把總賢能有功者仍各照信地之遠勞以定陞轉之進遠功令信賞罰必如是則各總咸

知所惕厲而奉行謹衆軍各知所警懾而偵緝勤盗賊有不消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也　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官推補各守汛居安土難遷故有信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論夜間點查巡役往來不便倘狐鼠竊發一時豈能號知誠有大不便者矣嗣後合無責令中把總各照該巡地方居住不許自圖便安致有踈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稽巡無致如秦越之相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大之上下稍爲分別耳違者咨職等衙門參革　一隘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分爲上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爲不衆矣然夜巡愈紧而

啓賊愈滋者何莫由各軍俱各離汛于街巷零星防守而盜賊出
入要路反開君其無人故耳職等以爲莫若將步兵總分于各街
衙巷內偵探而將馬遊總專於把路處所巡緝令其馬哨爲號
如遇巷內哨聲一起馬軍輪撥巷口者謹守房難又不令此輩
首尾以偷安也必使往來不絕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
馬步二軍又各分爲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
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雜處傾蓋之間驟難別識合無勅
下該部刻欽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
行走至鐘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戶併一應舖家沿
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即盡行禁絕倘有不遵約示仍前違禁者

許令各該把總趕軍鎖拿所署重懲勅示庶人知畏法地方有
寧足亦清盜之一端也說候 聖裁○刑科給事中閻直科不簡
之臣奉 旨曾欽程不能庇群者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其侵過陵工神木廠二項銀兩務要清算用過若干見存若干
交部明白方許回籍該衙門知道○上傳與吏部都察院凡官
王之寀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周朝先楊漣
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 旨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如何久
不回報顯屬違玩還着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兵
部接出 聖諭朕以渺躬纘承 祖宗大業夙夜競兢志期保
有疆土而遼陽淪陷未見恢復神州之撫蓋用痛心朕是以更

畀經臣以及撫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迺今逆奴且有
將至右屯之報其于山海勢已逼迫一重門限能無凜然是維
兩經臣督鎮臣之責兩等受命方新籌畫必須其務殫心料理
畫地分守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率躁進毋得觀望不前
庶茲小醜之情不遇爲稽奪右屯糧草之計而藉爲餌致逆
奴大亡之日也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心毋相推諉
向所患者虛冒而逆今其申嚴法令逆者盡斬其掘虎亦屬特
簡在內如何兼應糧草器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事機膚功既
奏凡在事文武大小將士封爵朕所不靳如再仍前泄泄至有
僨事 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爲姑息該部馬上差人傳示經

督各臣欽哉故諭 ○傳與兵部邊情緊急山海各路口
一應要隘各宜嚴加防禦不得疏虞其昌平保定總兵道推標男
堪任的幾員來看以憑簡用○薊遼總督閻鳴泰題關修守宜嚴前日
撫而出石關內二道袁崇煥等呈蒙臣批該道會同各道作
速酌議天啓六年春秋兩防關門及關外工程未完兵衛今應
亟修某處次衙可以稍緩逐一議核呈詳以憑覆勘具題等因
蒙此該職等爲照逆奴未滅邊何日殿關門防禦之着總在修
守及查關城南至海口十五里北至角山五里邊城單薄議建
空心敵臺四座關牆各一道及城西南面牆場敵臺一座關城
外南北二十里應築墩城攔馬牆二道內置火砲向東平打以

拒虜不得近城南水關北水關各添砕月墻一道一片石極冲
之口先年止修南半壁舊墻朽爛十數丈應悉修築又角山以
北應修補邊墻約三百餘丈前此鎮西城尚未修完今應補修
錦州係寧遠藩籬城垣頹壞皆應修築以資保障又關外歡喜
嶺八里舖原議創修大墻一道以禦虜騎驅前年業築臺數
座猶有未竣其當修者工程甚大修工班軍合無仍照舊歲例薊
遼各分其半庶兩不相妨而邊工有裨緣由到臣據此案查先
為東巡已蹟聞見頗眞等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覆順天巡撫
中開想修議內一款大略謂薊鎮邊垣連年坍塌班兵約量歸
薊務力與修其歡喜嶺八里舖建城拓地之議仍聽經臣從長

酌處等因奉欽依移咨到臣又准督臣咨前事內開薊昌二
鎮例設修工班軍自天啓六年春防以後盡留两鎮等因俱經
備行各道會議去後今據薊州道該臣等看得薊昌二鎮內護
陵寢而榆關為 神京門戶前屯錦州當奴虜之要冲其工程
經費不可分緩急揆今日之時勢則關遼似尤急也臣自蒞任
以來巡城南北邊墻及羅城外歡喜嶺八里舖一片石等處除
歡喜原未修築八里舖工程浩大且免議外如修補城西南敵
臺城外空心臺四座又二十里長護城欄馬墻一道一片石極
冲之口修築北半壁城墻十數丈又修補角山以北坍塌邊墻
三百餘丈皆所以壯關門而固根本也至於前屯城修完三面
而西南未修則防禦何恃錦州城軍民叢聚而頹壞難守則保
障何依又皆不容緩之工程將班軍盡撥修薊昌二鎮而置關
門為緩圖是重堂奧而棄門庭豈防禦之長策哉合無如該道
所議仍照舊歲例半留修昌薊半發修關遼斯工程兩不相妨
乃持平之論也伏乞 皇上垂念榆關安危所係匪小勅下兵
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天啓六年春秋兩防十二營班
軍薊遼各分其半庶內外兼修而金湯俱壯矣○兵部題言本
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差撥兒楊景松口報二
十三日大營韃子俱到寧遠扎營一日至二十四日寅時攻打
西南城角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楷板車遮蓋用斧鑿城

數處被袁崇煥綑柴澆油并攙火藥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
時復方穩打退又選健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
物將達賊戰車盡行燒毀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
寺一帶扎營約有五百餘騎其龍宮寺收貯糧料米俱運至覺
華島遺下爛米俱行燒燬訖近島海岸冰俱鑿開達賊不能過
海袁崇煥於賊退後差景松與馬有功從城上繫下前來報信
等情到職看得奴兵五萬餘圍寧遠城自寅至亥攻打一日頂
車鑿城勢甚兇狠該道督率官兵堅志固守多方應變打死賊
衆數多并焚其戰車而賊風稍挫然尚扎營設計復肆狂逞狡
巨測除一面申飭道鎮將領等官萬分加謹隄備務保萬全業

趁會奴賊未至之時推牛聚馬引〇吏戶兵三部接出 聖諭
賊乃自割其肉烹之以饗將士
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協心設法砲打
大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遣焚寺糧米不爲賊擄之計通盤
近岸堅冰潛消過海之患袁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務遵師
中調度有法滿桂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
首挫兇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今時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陞
敍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厲
軍心其經督鎭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
爲寧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障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
自滿仍鋭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懷

兵部馬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〇二月 經略高
第揭報虜情事 聖旨覽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升僉都
御史滿桂越率級升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着查明優
敍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遠前屯四處軍士督臣
出關撥兵聚集當柳橫謝慶逐虜過河各路口尤宜嚴加防禦
毋至疏虞兵部知道〇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欵一城
垣有無完固城壁有無深厚樓櫓有無修葺皆應作速區處一
器械原有件數果否堪用敝壞者整頓未備者脩造一墩臺以
備守望鋪舍以傳警報豈得任其頹敗塘軍鋪夫或加添或更
换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一各口子道路或虜可沖入之地
則宜撥塞法當督民開塞深溝陡塹以阻虜馬或虜騎必繇之
地則宜堵截法當造鞍坑埋地雷以扼虜沖隨地相機務期費
省而有實用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爲虜騎所遊之地人烟湊集
原有寨堡應修築完固以資捍圍其修築捍圍擇居民中有力
有才有行義爲衆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爲調度約束無致擾
民何處爲虜馬必繇之地零星數家氣力單弱者應收歛入城
以資防守作何安插俱要熟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
熟籌其宜務使民心樂從無一切强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
怠忽臨事草率使民無措一原額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子弟兵
若干即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强可備戰鬬何人年力精壯

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驗眞的花名冊報
一各衛所官員何人弓馬熟嫺可備統領佐貳以下何人調度
有方可資贊畫鄉紳中何人諳習兵機可諮韜略至士子之有
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弟之驍勇豁叙者俱要不時
延見訪以機宜務要上下同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
吸之相應爲百姓保護身家節爲 朝廷保護 封疆但無得
偏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衆心一民間丁壯諭令習射除督率
獎賞外果有弓馬熟嫺者彙爲一册如登名冊中小過懸笞及
無名差徭量與蠲免偶有訟事到官免其刑責從輕發落以示
鼓舞茹有教師打手等項皆查造入册量加獎賞既收爪牙之

用亦濟於廢之處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撥發入城自願立堡築垣團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于衙門掌印官親爲經理務期地形得利守禦堅完無跡蕩苟且反以資寇一申嚴保甲以稽查奸細爲第一義而生可疑踪跡詭秘即行根究一家不舉十家連坐如常法但要着實舉行無容無擾以上十款已經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念諸臣之建白者在言一祭 皇上嘉納仰爲石畫臣所欵列者在行倘州縣奉行不力即屬具文伏乞明旨嚴加 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舉罪有所歸庶 重地寸寸設防 京師安于太山矣抑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以法而強投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事行有

實效即係異等伏乞 勅撫按二臣雖時特舉一二備邊才之用如進泄從事亦聽非特紛勸其或子惠煢以宜民致固非與談兵不妨量才更調務使近 畿州縣皆彌縫有力機警應變之才則告誡不煩而長城有賴矣至于進貢夷人臣皆備員主客稍悉端委每起常額二貢每貢近百人大約有館常二百餘人既衆彼言語與東夷無別奸細混入何繇辨識此時三衛順逆情形尚未可知而今輦轂之下潛藏異類能無隱憂況今之貢夷原非舊制也夫 成祖本意當時入貢皆都督酋長正身遍曾即中益有古質子遺意今之來貢皆積年猾夷買俍虛實冒名替糶遞無所不至合無朝 勅督撫嚴飭起量選一二人進京以存舊制其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一無所減令序班一員押赴邊關領發寔有四便一免狡夷窺伺虛實之弊一無奸細頂名潛入之虞一省近京州縣開發供應騷擾縱恣之害一省光祿寺在 京宴犒供應各項之費伏乞 皇上下部一併施行奉 聖旨條陳十款皆綢繆至計近畿州縣務在必行不得以虛文塞責其進貢夷人除已往不論外以後着督撫官每起量選一二人進京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全給仍要作速打發毋令久住京師該部酌議一併具覆 兵科抄奏看得三輔爲 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即事至之脈豫也京兆所籌十款似無遺着然非 廟堂功令嚴飭而躬求守

令設誠致行恐不可得法在限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先之以委查繼之以巡閱如凡堅築深浚設伏機積蓄散財器械砲石等項要必近地撫按加意 神京不時舉劾以此爲課吏第一義而後十款可舉行也頤奴酋計必因糧則清野尤爲長策中國計必要守則火攻尤爲長城而火藥之料硝易致難須令各州縣酌處錢糧解京特差部司催買置進分發庶物物皆桑土而處處有綢繆矣昔王璧顧昌以孤城力挽大兵例以三輔應援猶肉而之萬全之策乎至于進貢人寬收之必且滋奸嚴拒之亦或生心則 聖旨所謂全給速發者不可不紬繹而審處之也抄出斷之以誠諸臣凡條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

莫有曾經人道逅者、不得朦朧濫頂。從科臣段國璋奏也。按
永和王妃父趙克念南城兵馬副指揮、命其父孫元化鎮西
洋砲以資防禦、　削御史石三畏籍以其條議輕率薦舉欠當
故也、　逮民陽監下鎮撫刑部獄、時擇假用詩爲歎陽明所作薛時寫詩本榜故命逮之
對○賜寧德長公主駙馬劉有福冠服○兵部條陳六事一廣
諮訪以備將材一撥猛士以備衝殺一防逃兵以振士氣一懸
賞格以致首功一嚴市買以充撫賞○經略高第飛報奴兵過
河奉　聖旨撈報奴會盡數回巢深慰朕懷還著嚴加偵探亟
修戰守實事以備將來不得以賊退息緩該部知道○南海大
觀工完奉　聖旨魏忠賢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裡

陞弟任一人與做都督僉事仍賜勑奬勵劉詔加恩二等賞銀
三十兩紵絲二表裡陞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該部知
道○南道徐復陽疏參曾汝召親士賢郝士膏等奉　聖旨曾
汝召阿附邪黨羽翼移宮希圖定策親士前倚恃熊廷弼周嘉
謨恣肆貪婪驟躋梟寇郝士膏作令不仁冒親無史典試兼文
訕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逢年章允儒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
恭檢貞孫若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義稍
平姑照前旨郝士膏贓私狼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贓以
助大工仍據贓從重擬罪該部知道　即此一疏亦已甚矣未幾又上言六事一曰當根宜
按諸務祀忠祠于城外隙地以沢書院舊遺海內講院誰敢不毀一言贈宜奪魏忠賢陳大綬爲邪臣王允成所疏請宜從

削奪一酌秉宜鑒凡言官所糾與一應部議所反宜作速歸籍
一持局宜堅言兼好日譭捲土非力爲控持必有矛而何吾
原者一鐫級一交代此六
事中勸着持局二議疏稱最大○戍張惟言逮周宗建繆昌期
○削總兵楊麟籍爲民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蔭
魏忠賢復陞弟任一人都督僉事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
羊酒新鈔有差　時崔呈秀阿逆諂有兩半讒忠一疏頌忠賢竊年例兒風遠猶蔑有功肖建身猶茂于北　命
○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法司周應秋徐大化徐啟光吳中偉
劉廷宣問成惠世揚獄詞大約與鎮撫司招詞相符遂坐以上
刑奏入逆璫從中持之竟如議　惠公身受勸禍知不自免惟求速死乃天祐忠義之人卒脫之
于難　天啓寔哉　○織造太監李實以誣君蔑旨參論諸臣奉　聖旨周
起元背違明旨糧額原題袍段數目又捐勒袍價以致連年誤

運且託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趨逆附和有周宗建
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
與朱欽相請託事大肆貪婪吳氏假深切薦除周宗建繆昌
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
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鎮撫司奏報緝獲
奸細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何來出入京
師窺探消息謀爲不軌又糾結李應試李桂周應元李棟蔡奎
等鑽營守備意欲握兵內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致之幸　帝
賴　宗祖之神靈下藉廠臣之忠智搜其元兇并擒奸黨已經
鎮撫司究問情真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爲國

殫力籌邊、前此屢著奇勳、今又潛消大釁、不煩亡矢遺鏃之費、
可比斬將搴旗之功、勞在封疆、實宜超格、着查照寧侯晉伯事
例、速議具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其原辦官枋幷與優敘、該
部知道、○應天巡撫毛一鷺按臣徐吉奏、吏部咨文將曹欽程
參周宗建事欵、逐一研勘、竟無實蹟、坐循造書院侔薪公費等
項千金、稍承稱　嚴旨、致蒙有提家屬追比之論、清苦之宦、僉
不能堪矣、先是曾欽程參吳江正值至膚廉之郡守沈荦謨表率其上而虎狼之性多所顧忌而不能發舒已戀已
卿恨矣乃厭棄日著沈守曰是矣可一日令吾民上哉入告賢焉屬意元使之善去以全此孑遺繼神吳江屬宗建吳與兩侍
史與寧中屬順昌給司同身吳黨及文　陳當君子萬觀松楷氣洽芝蘭實與守公善而於國計民情多達屬諮詢欽程于是
疑凡所厭非皆已中屬吳兩公發其私不知兩公素以謹身自持夫豈不明于去是不兼之義而爲此嘵嘵也夫非口碑甚眞實

不能稍奈何其心投逆兼機趨使沈吳二公有萌退之處周公不受追之者而竟以此覆其家殞其生寧不悲哉正所謂蛇
蝎之毒與人同盡而焉惜其毒人之謂矣○三月○朶顏等衛夷人抄朶兒進貢、○
朝鮮陪臣全湜等慶賀禮畢辭歸、○經界高第以病辭免、從
之、　帝諭吏部、當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作[illegible]
勝負倏判、亦宗社安危所係、劉[illegible]
年之強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算實出于廟堂、寧晉先後彝芳、
世爵褒封、允當特封忠賢侄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爲肅寧
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其遺下世襲錦衣衛
都指揮使、另行承補、錫之鐵券、與國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斁、
藉此彝典、作勸忠良、該部知道、○以袁崇煥爲右僉都御史、巡

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戎倉臺　中后所災、二月二十
六日中后所失火燒毀倉厫火草料　命嚴究失事人員○兵部接出　聖諭、朕自即位
以來、歷念遼事、夙夜靡寧、若發帑助餉、犒器佐賞者屢矣、迄今
數年之久、未雪三朝之憤、頃又渡河告警、寧遠被圍、賴一時文
武合謀、孤城得守、然醜類未盡殲除、則蠢孽猶恐時發、朕雖
深居九重、無日不懷此遼慮、又念文武將士、星居露處、環甲枕
戈、惻我征人、不啻痌瘝之切、已裁特發御前帑銀四萬兩、各項
青紅、紵衣、膝襴等段紵二百疋、幷神廟昭妃等妃、朕后宮皇貴
等妃、皇子及諸王公主、司禮監等衙門各局司庫、掌印乾清宮
御前管事提督牌子各執事太監等官、共銀十六萬兩、又撿得

軍前殘廢應用神器等件、錢糧頭號發熕三位、二號發熕九位、
安邊號神砲二百位、虎蹲神砲二百位、頭號佛朗機一百位、二
號佛朗機一百位、鐵湧珠砲一百位、捍鐵連珠砲一百位、捍鐵三眼
銃一千、各隨用什物全、火藥二萬斤、大小鉛子十萬斤、弓二萬
張、箭六十萬枝、刀二萬把、特着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忠勇營
鎮守山海等處兼掌御馬監印務劉應坤、與乾清宮管事提督
忠勇營山海等處左右鎮守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乾清宮打
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太監孫茂枝武俊王滋朝供隨赴
山海關、撫鎮道臣處、眼同查收、相機軍前公用、其銀兩就着劉
應坤、移會撫鎮道臣、分劉等第、唱名給散、必要上下各霑實惠

勿致遺漏冒濫其差去員役已自備盤費餱糧不許騷擾驛遞
而經過地方亦該加意防護務保萬全於乎勝出尚方表朕每
餞不忘之意恩浹邊塞詎無捐軀圖報之心知爾三軍勇氣百
倍佰犂庭犁穴得蚤紓東顧之憂濟礪山帶河自不靳爵勳之
典欽哉故諭○給爾宰伯魏良卿周代誥命○賜魏良卿養贍
地土七百頃○命內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駐扎山海清查糧
餉器械與馬之數凡軍中戰守事務與聲息緩急進止機宜俱
得與議豫賓密封馳奏不得參商○以權王用行廣魏忠賢弟
任一人都督同知○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既內參論閣對
禁近之人奉 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斯崇

光宗賜狼籍兒在追賊周大成鄒隨不堪久依門戶豈得閱對
大典俱着冠帶閑住其汪汝祥汪尚皆惡黨汪文言宗族心術
險邪黨惡固是招權納賄濁亂紀綱俱不得久踞密勿要地都
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工部侍郎崔呈
秀直陳要典之原曰史臣編輯三朝要典起于乙卯止于辛酉（人之心術可以見矣於而倚之者此疑是也）
七年之中起三大案甚諸姦群黨聲于骨肉構風影於 宮闈（敗壞之以心術之甚）
誣妄淋漓于筆端增術招邀其徒黨類 皇上神明洞燭其隱
徐況其敗 勅令成書以揚 祖德而羣臣紀甚盛臣敢本末
言之初年奏請建儲正也已而呂坤選擇閨範圖說腸頌 皇
貴妃而陰居擁持之功飛疑流謗遂生猜忖因萌叡倖嗣是迺

造憂危竑議會逢帝怒巧鉗之人而藉事纍士衛御史樊玉衡
大學士旅位且削籍矣而浸淫邪說覆巢奇禍皆快驅除遑基
封拜則又剏續憂危竑議一書布散 朝堂詭稱朱東吉撰若
謂 東宮之吉語也皆姦書也 聖祖震怒大宗發有姦書之
獄使非 天縱慈孝諗夫乘而斷之何處不爲江充緣文也耶
至于 三王並封 聖祖欲遲 中宮嫡以隆大本輔臣將
順帝美思定長以絕夯萬 主聖臣忠父慈子孝萬古無兩而
前年鄭德沫猶抗章進論以揚三案之波而助其瀾 請封之
國自是恒典久安藩邸之 福王府第成而之國甚尋常事顧
臣孫慎行等妄居格心之功衆奉欽天之業附會文致厚誣具

主有立少之心而已居元功以希爵祿欺天罔人孰甚此者乎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日也群臣即欠發盛德明之誤（廿在不得）
不當有疑謗居功之定至梃擊之顛失一介瘋除之牍將而罔
之帝屬之吏矣發顧命而鉏藥登 大寶而移宮其非經正之（俗）
事幻作非常之功慎行詭詭自得至倡議討賊駁駭愚猶立國
居功之故智也就事論事雖分三案藉戶 國本實同一源殊
元臣定長之苦心詐爲立少之辭而分封之國之故事謬託翼
備之功馴至殿移梃藥紛作疑端是焰影斧聲詆爲誘案耕逆
大獄未遂湯煙小品先刊此東林所蹤起于謚遏盛于擠榜至
于晚乃決裂而干 天誅耳王之宋會暴不容于物論因根牢

而造欲、自詭奇貨可居、陞大受以戶部郎、擬定 福府長史、而
出覬覦規避、觀望衛護、國本皆識姦所籍借而張罔逵講張變
幻不可方物、務為少司寇衛之來以長其姦、既當察典誤之拾
遺以謝輿論、身踞院部、又長其兇鋒、察權勢所在、一歲九遷以
西致詰阿貫姦貪之難、亂法之首、今史臣編輯、宜徧閱逵支吾
反覆詭幻之章疏、察究超遷之月日選、旨加以斷案、乃奪姦
魄而杜讒口更新、勅下總裁各官、務嚴章奏月日、毋以傳聞
增入、反開辯端、毋以己意裁刪、自卹欺妄、必詳必慎、如臣所舉
數端證、帝總而酌虛名者列其梁于要典、簡端以清其源、用
嚴人臣無將之戒、至明旨宣付史館、及遵熊廷弼事、蓋惟

勅法而設、新政光明、今史臣欲增此案、則將何以折諸諭之奉
經、欲罷此案、又凜畏夫、明旨之三反、似宜 昭示以使遵行
者也、臣無任屏營激切之至○御史李九官請久任關鎮撫鎮
道諸臣○禮部侍郎楊景辰、教習庶吉士○命定薊寧衛、築宅
朝房、以楊國棟、梁柱朝、梁家蔚、王繼省、何汝賓、充總兵官、鎮
守登萊、陝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時關中吏兵二部、俱以危
疆不宜輕遣中使、疆埸進其不便者有四、不允 大約言軍機應在呼吸六人者
奉 詔審奏則動關進止、反有瑞淺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功
立名之心務不勝憂讒畏譏之心、事制既多展布必少、且有十
羊九牧之虞二也、況二鎮守三中軍九事關錢糧、軍務一應文
冊必致增設、數書寫干郵邑奔馳日益不除三也、六人并駐關
門、必增役宇、一應人役衛多、即中官體貴而其事體案官能以
無事為福者、況方聚翳四也、況一時御立儀轄門仍正恐后人

未必如前人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耳○帝諭兵部、據報奴酋打造舟車、意圖再
逞、即當水陸固防、前奏有覺華島水兵船隻、作速調補修造之
旨、及寧遠急需等物、解發者、不時回奏、都不見題、彼奴急我緩、
防禦謂何、今着內外文武諸臣急修戰守實事、凡繕城製器積
草運糧、簡兵派守、將刻戒嚴、常如臨陣對敵、務策萬全、并經略
速議應否仍設、以便責成○中使出鎮、閣部爭之不得、于是科
臣薛國光、楊所修、王鳴玉、林宗載、周洪謨、彭汝楠、張惟一、陸文
獻、殷國璋、黃承昊、楊文岳、廣廷陛等、御史卓志蔓、劉述祖、高弘
圖、李九官、王業浩、王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懋芳、
劉徽、卸衆莊謙、陳世埈、袁鯨、王琪、盧承欽、曾應瑞、倪文煥、王時

英、饒京、顏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彊
場、弗省○御史李懋芳劾罷刀詩教 歎爭日吾詩論其詩
阿比級負隱惡而人人痛心切齒者也、與邦與詩教附和為同
臣謹詳叙錄 皇上前房祭不當房祭不當之 言並中書為
點級今與邦乃為詩教道明其說而云兒攝風物 讓處應可無
為覬隐嘉不可不參夫與邦亦知攝庭不當薦好惡辯者之良
從未盡說若親應嘉以私怨報代 皇上國家所祭不當而興
邦自以祭奈古等為澄詩撥道而求附于正人以爰希 皇上
之酉房夫論人當合觀其始終本末故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
行若以參論東林便為正人設令其工猶先參論東林亦遂岸
然自負正人而竟得肖從○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參逼大倫
卑麥稷契共寢其事耶
寵說制李○升畢自肅為都改代袁崇煥晉寧前道事○以王
之臣經略遼東等處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東 聖旨奴報
緊急、當處處設防、袁崇煥在關外、則在關內、互為聲援呼吸相

虜乃克凱勝萬全奉朝公議併妥方行會推宣是督員業已奉旨空卽星馳赴任纔力薦邊不得鎭據推托今改經畧爲督師山鎭總理遼東薊鎭天津登萊等處軍務新銜以示鼓舞責成主意關鳴泰遽與交代不必杢辭○封西洋砲爲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致祭○刑科黃承昊上言遼事下壞顚備之室頑謂南兵科袁玉佩忠勇謀畧不減伊姪宗煥應調之于北以備緩急遲差獨苦處之室僅謂雲貴差近從僅處而奴氣更惡則延關一差已兼核遼之役存亡呼吸恭與撫鎭諸臣共之卽往日按遼失事者至與經撫同罪而安可不與雲貴同議便處哉時論是之○時科臣黃承昊欲散遣遼人出關撫臣袁崇

煥欲循遼人以復遼兵部議曰此不無可商者彼既托足內地幸免踩躪一旦驅之出關能無生心應行各撫按各州縣有司逋查境內遼民若干其老弱者聽之中有壯兵堪籍爲兵者是稍倖薪給與衣糧并給批文赴寧遠撫院撥隸其將其營食糧操演或另立一營擇一能將領之其有家屬相隨者設法安插資其屯牧此于散遣之時卽爲團聚之日久而南兵可汰圍邊兵可陸續放歸所省安家行糧之費亦不少也前朝解刷還遼民之議臣部曾令毛帥收之以成牽制之一旅今恐蟻聚島嶼無俾軍聲合無檄令彼中簡其強壯各赴寧遠一體安置以備耕練使營壘日增屯蕪日闢以遼人守遼土科臣與撫臣之計不待再計者至于抽調援兵用防府庫衛昇大臣統之以壯虎豹在山之勢尤南科臣楊紹根本深慮畜之亦在今日矣伏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刑科陸文獻疏曰自東西猶欲已奉遊手三方糈餉費金錢六七百萬而黔事三省會師亦歲費二百餘萬然師徒有益剪滅無期額賦日増軍需日缺臣子切同舟之痛而 主上厪宵旰之憂疆吏幾於不可爲而計臣苦於不能支矣所幸 祖宗之靈 皇上之福奴會大舉入犯意在長驅而寧遠戰勝報捷京師奸宄就擒奢寅又爲左右所殺焚其屍首此正天亡醜虜之時而士民息肩之漸也不於此時蕩平一寇將來作何底止職憂心如焚思所以佐前籌裏後効而有

可早告成事者莫如黔惟 皇上垂聽焉語曰兵貴神速不尚拙遲言師之不可老也又曰兔起鶻落大縱則又言機之不可失也閣督臣朱燮元兩事備說亦既身在目中而兵行掌上矣乃其籌之疏謂戰固難言撫亦宜緩且求裁奪以付撫臣蹉跎督臣勞苦功高所稱寒瘁匪躬者也豈肯蹈後時之戒而貽君父之憂哉無亦以無承難炊而空拳難持姑爲此無可奈何之言也雖然用師惟恐不持重用謀惟恐不神速於此蓋有相宜焉則軍氣不可不作也順逆不可不分也用爽不可不早也文告不可不先也使臣不可不重也奉 聖有節縣局以嚮力遼東誠是確論但朝廷惟威信可以服遠安酋屢次求撫乃叛

其求撫之人以故疑貳不決今宜曉諭各項目許其輸誠悔過以
忠義有能縛獻崇明邦彥者即以二逆土地官爵優之餘黨悉
從寬政應照事便可結局至于爲苑其杰而叅當欽此皆爲未當
運着所議行兵部知道〇刑部左侍郎沈演陳南北制馭方畧
曰西南之局本非難結乃歲糜餉二百餘萬兵連禍積師與師
熸罪人之得逞無時岸往時督撫諸臣自爲其難者以致撫不
成撫剿不成剿恩威兩無所據也近者督臣駕馭得宜逆寅投
首科臣陸文獻一疏最中窾會 明旨採納樞部據爲成議
皇上天覆海涵之仁已昭布遐邇者自當頫首受戎索而人猶或
謂徑不克乃議撫殘于紀綱不振則臣請以己事爲質治西而

戎之法在安之不在勝之自是千古定局其事則舜禹之舞
干苗稽其在 本朝則王守仁之定思田而究極利害爲訓然
議兵於于王守仁二疏十思十善二安四毀印之今事較若合
符順逆之數以往會今更自不侔鄰受首倡逆旅據部要挾安
位十歲孤兒豈能作逆受制邦彥情事燎然征播之役羅臣與
疾討賊頗効忠順況以 國制則安位爲 累朝封疆之臣以
族宥則邦彥爲一時倡起之梟特以天兵壓境未敢顯然與位
爲畏究竟彥與位豈能兩雄如科臣之言招目以討彥歸彥而
赦位非止伸 天朝之威德亦以除安氏之孽賊也兵權雖貴
寄至於宜布 皇仁分別逆順宜嚴不宜寬宜齊重不宜輕忽

揚一清請遣京官宣勅宣諭勝於獻萬甲兵良非虛語 肅皇
一遣黃綰撫勘而大同遂定乃其左券恩威既洽之後如尚不
悛然後而殲之一獄吏事何患紀綱不振乎請頁諭京左督控制
諸夷奴酋披毀黠羽原非英傑邊臣失計 神宗疆土拱手輸
之其當恢復斷在不疑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必量度彼已先
定本計立于不敗而後可徐圖恢復 皇上毅然立斷簡任督
撫最號得人宜遣堅守控賊本計已定假以便宜隆以不御何
難辨賊然臣區區僞抱隱憂者則以進取與固守之局宜定也
進取必大舉疾決其費廣而暫則秦世之破匈奴西固守必掎
要害與守因其費省而久則趙充國之困先零兩賢計定建議

不伸不止當時必與敵議再三灼知其便非凡所見不難排盈
庭之說收已成之命罷散已遣之將吏而一以聽之是之謂便
宜是之謂不敢故能言無虛發動有成功未有征調窮海内安
危在呼吸而可以冥冥決事者以臣愚慮擁十萬之兵挾地數
千里全師獨克而無後患必得豪傑之將將素練之兵輸不匱
之餉然後房無芴撓反側有内應乃可大舉疾決談何容易若若
成無固則趙充國之散騎士留田二千頃月省穀鹽菽茭巨萬
計而先零自辟書生望邊則范仲淹之誠要害役廢堡屢省田
遺互市以足軍需糧儲羌使爲漢用養威待重專行緩攻之策
而元昊請和似爲近貴可行故酋雖狡望耆而法嚴然所用爲

謀主不過內地奸人盤詰譏察奸細出入者屏跡其狡計自戢
況有地不能耕有民不能撫多募而奸殺我能用守彼自見瑕
因而麾之恢復不遠故額　府議之發爲決計也至于本折支
給預定前處使民不困而軍形條饒方爲得策項議遼餉臣亦
在列實見新餉支給全非國制關支重大不敢輕言國制邊軍
月餉八斗今至每月一兩八錢裁算倍矣而兵無八斗之實惠
至於發而講制不許虛本色之過也販之民者倍稱則民生日
蹙給之軍無幸裁則士心日渙以關門米價計之措本色一分
即當折色三分之用矣越克國誦羅二百萬斛穀羡不敢勤岢
糧田許下杜預田宛東　太祖方入金陵即命康茂才爲營田

使欲舉大事先計本色以銀充餉起自近代貫買不宿　經費
易匱亡至貴華右屯積穀胡不給軍乃以資寇更不可解不於
此計算乘除稍資出納爲軍民十利之術曰催科曰擇括事例
合此原無奇策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制取巧取皆出于民矣
有定額之外歲加五百八十八萬而可以爲常者尚缺額二百
餘萬更派則竭澤別項樂搶併如此景象朝不及夕何待有識
方知其危亮之命脈惟以四海困窮爲大戒願　陛下悉勅內
外當事諸臣勿狃熊廷弼三方布置爲定本熟計新餉餘戍應
罷本折支給孰省孰費軍民何以兩利戰守何以決策要使權
一而不分以全力付當關將吏而後可收全局無待變生而悉

然後駭而圖之也戰守計定兵食足矣必立文武軍民封拜世
守之格以開功名之路分疆畫地人自爲守能安集者因而授
之彼建州二衛已麻之爵求南北之裔以地降者封以地以部
落降者封以官如以殺我以仁奴兼并自利我興滅繼絕我但
酌賞虛懸彼自肘腋構釁即曰有叛無柯終亦假稱內擾奴傾
覆是擺敢與大邦爲仇乎（司寇公爲有萬世爭雄千言文章經濟之實權絕今古而於國家兵刑禦河漕鹽聚及于地方利病人才消長舉動得失議論是非無不爲心評別有就正者從不自將其才識聽決意創必繼引往昔參涉於禍使可信可行可傳可久而後已焉如制策條議亦屢見其一班矣乃孜孜好學垂晚不倦非見賓客書不離手尤喜與後進有志者談論其鋒從而秉度又極溫舒使人樂就而不欲罷真　朝中之楨幹而宗里之楷模也）（四
月）兵科薛國光上言須按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一摺內稱

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天啓五年
據前哨中軍楊植寧千總王國仁招首楊承高等回稱探得止
有千山八會寨許多韃馬齊備達賊各屯並不見達子走動等
情職等悉統各營潛行星飛前進於初三日夜至二見賊分
官兵齊到八會寨闖往達賊知風抵敵官兵奮勇喊砲燒房欲
殺許多餘賊跑散又見各山火起兵雖各屯有賊救應不敢斬
取首級連忙收兵一日一夜奔回塞寨裡歇息公同各營將領
細查在陣活擒真夷除有殺擄奔不開外衆將易承惠等下官
兵易從賢王國等活擒真夷三十九名鳴帶伯等東奴一口另
斫歪驗陣獲達馬九匹騾一頭達帽弓箭鎗刀鞍韂等器隨從

散各營官兵外除各營官兵在陣遺棄鐵盔十四頂鐵甲二十
一領跑亡官馬三十八匹備查明白其有功將領易承惠等賞
賞花紅銀兩其陣亡官兵何應元等五十三名着傷兵丁朴友
化等十九名俱給優恤併將沿途順帶四鄉謝坤等五百九十
七名口各安插訖等情到院准此除該鎮獲活夷候解到之日
驗審　題解等因到臣該職看得奴酋巢伏歟栽海外自信撐
制之能　朝中亦推撐制之力臣愚竊意其或然不虞今歲正
月奴糾大兵入犯幾於傾巢雖是稍挫其兇鋒而攻圍居梼逆
逆內地者僅二十有日略無躊躇返顧之意迨班師而東搜擄
隋陽伏圖再至一似不知有撐制者然茲續塘報尚叙去年十

月間遊兵於大與入犯遲兩月餘巢子未開真風馬牛不相及
猶且曰偵探最真明詳夕計開風撲殺者耶猶且曰先機預擣
八會巢之捷稍挫其西南之鋒者耶以職論之總之毛文龍者
駐師海外以撐制奴酋為職者也果能撐制使奴不敢西來即
不犁猶然於寨壘擒斬星解功自昭著於天下倘不能撐制使
無所顧忌而西從日擒斬而日解捷何益於　封疆之大事哉
伏乞　皇上責成文龍當使奴氣孔熾姑犯西視之時專於撐
制　上着精神務圖擊奴之至計則其功與大焉者矣以後有
所獲不係頭目渠魁告　獻未可輕率冒前先行遵照　明旨
在今茲俘斬總數開稱二十九名揆數開稱三十名數目不合

併宜　勅登撫李嵩研審的確無彼　奏決非惟重告　獻之
天與而且趣苦界之影遁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倘仍前已
有旨非真正渠魁不得輕瀆今着登萊巡撫審實處治不得濫
殺無辜至奴犯寧遠已經三月毛文龍竟不知覺何云撐制併
所住須彌島去奴寨二千里餘去寧遠亦如之遠不相救毛文
龍當自己審處奏報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該部知道
帝諭兵部奴酋屢報遣船即着防海官軍哨守出洋汛地據稱
毛文龍遠駐東江不能撐制你部裡酌量駐扎要害之處作速
行文與他以便策應○都察院周應秋參奏御史劉大受王心
一劉鐸（以大受為遼陽按法心一鐸皆為周門也）○下周宗建繆昌期北鎮撫司

詔獄○贈朱之蕃禮部尚書蔭一子入監讀書○高攀龍卒（聯合戎攀龍言於樓於十八日聞緹騎至攀龍先於十上日夜清有至洲北攸寄公士卒抗直忠長自令云行人豐洲史以生告嗣學射揭隋與史光宗皇帝知其賢超擢尤寵至書生至太僕寺甲于陞都御史從科執權奸被削國籍杜門若學閉山中與世一家適萬慶悠以卒歲月詎意微禍受忠賢捃指驚風影之詞一綱打盡為快因拉入黨逆怨閤發號至其香祭之手屬道恐一一通封圍以投其子囑曰事方啓之乃結家人云我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惡諒無大循我欲獨試一室熱思良策明早自有處分耳夜半發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于一閘池其子于世廣亦府來寬伺開寂無聲者戶閉之空幣一絕案惟一發發在几謂且喪且哭亟發池次蜑晉未散留詩一律今身歸沿驛矣臨報有司即親臨捕視說三日面色如生而遺疏云臣雖削籍猶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老持此以復）
皇上○巡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各責成疏曰臣以
主不閑軍旅從　勅諭臣孫承宗央有樞閣尚太後力主恢復

所謂是之不意已奄有寧前時及錦右始終共關外之事則總
兵趙率教滿桂二人臣自作令蒙　皇上特知常臣合爲節制
趙率教則圖鳴太與臣作道時係其出關滿桂爲極精中軍臣
引之同出寧遠今　皇上陞臣爲遼撫而二人俱願元戎臣今
駐札寧遠遠在敵衝爲責頗重又不得不分其責于二人往時
正以開門爲經倚撫鎮之信地寧前一帶俱駐防兵馬東則哨
探屯種而已今　皇上已　勑臣駐札寧遠則既復之地如寧
遠以兩便當圖地分認設立專官未復之地亦分頭探哨衛圍
恢復如總兵趙率教則駐前屯領關內三部各一車營馬步共
六營後勁爲之仍將中前一所前屯一衛與關上俱其信地錦

兵滿桂則駐寧遠領前中後各一車營馬步亦六營前鋒屬之
中右一所寧遠一衛中後一所俱其信地而今其司三路哨探寇
出錦右又廣以明一單之耳目二鎮各逐堡修理分地受田愈
陞烽堠地日闢而餉日減漸以復　祖宗之舊明年復幾城又
其題分信大抵兩鎮更迭而前交相爲援今年滿桂在寧遠爲
前鋒則趙率教爲後勁明年趙率教東出錦州爲前鋒而滿桂
又在寧遠舟師及西虜夷情隨前鋒以轉領後勁再一年滿桂
又跨而前則錦州又爲後勁逐步而前限之兵八萬餘臣每對
人言謂戰則一城援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步步活掉處處
牢如此作者恐天下人所同心也其議創于樞輔孫承宗

之不果而時亦無及臣今因之耳然於敵勢且
爲西虜之覬覦能必其終處此益甚難也况臣
之迹然不如此不足以守關門而壓與敵守關與後遼不得分
信防下工夫而職仍在守總在　皇上與廷臣所用之臣敢作
聰明哉因勢而利導之耳即關內二道事權參差不便當併二
爲一與寧前道一司關內一司關外伏乞勑下該部照總方兵
馬關坐一箚　勑書兩道聯掌遼照管寧遠將兵馬盔甲器械
城堡舟楫逐件修補其防禦戰守方略容臣與二鎮商確施行
寇近門庭我欲待而奴不我待也　命咸熊明遇黃龍光鄧渼
鄒維璉徐良彥將江西巡撫郭懋坐諸臣換城且奏復而遴瑞

廢啟　聖聰必欲戍遣之以爲快龍光更發邊遠命其著任尤
爲傑絕○叙寧前功次兵部上疏奉　聖旨是奴酋犯順久逋
天誅遍寧遠以固守大挫賊鋒敗逃歸究恢復有機朕心嘉悅
內外文武各官功次既經勘明具覆宜行褒叙新舊輔臣移綸
簪笏樽俎襟翰策群力以奏安攘萃一德一心而行翼贊
熙猷克茂特用加恩元輔顧秉謙加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蔭一
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加賜坐蟒一
襲次輔丁紹軾黃立極馮銓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
書進武英殿太學士各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還各賞銀
四十兩紵絲三表裡仍各賜坐蟒一襲原任輔臣孫承宗改吏

部尚書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魏廣微餘官如
故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都
照斬紆給與應得誥命廠臣魏忠賢竭誠報國矢志籌邊糾獲
臣奸潛消禦壓預發什物火器大壯軍威功雖奏於封疆謀實
成於帷幄特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廕弟任一人
與做錦衣衛都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先解軍器劉應
坤勤勞可尚加恩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一人與
做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胡良輔紀用陶文各賞銀三十兩紵絲
二表裡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俱給與應得誥命
王永光加太子太傅廕一子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紵絲

三表裡袁崇煥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照舊巡
撫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給與
應得誥命巡關御史洪如鍾即陞京堂用蒲桂越率教各陞右
都督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三十兩左輔實授都督
僉事賞銀二十兩朱梅授署都督僉事祖大壽授副總各賞銀
十五兩何可綱陞都司僉書賞銀十兩彭濬古鄧茂蕭林陞陳
兆蘭各授遊擊各賞銀十兩徐敷奏實授都司僉書實成功授
遊擊靳國臣鍾宇王成費參誠加都司僉書職銜陳應元孫繼
武張弘謨高如松孟繼孔實授守備程繼美轉員外郎仍加俸
一級金啓倧贈三級蔭陛三級仍復給恤銀八兩羅立授把總

賞銀二十兩王勝等十員各照本職賞贈一級蔭陞一級中稱本
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鬨方蒙院道嚴諭解散又聞有旂從人
等在于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擾因而若輩復又到彼爭鬧隨
該本縣親詣船所緝拿民人禁諭當即解散等因各具詳到臣
該臣會同巡按直隸徐吉看得周順昌之被逮也　主持自有
宸斷勘問自有法司逮到之日官旂即行開讀而不慮其意
三日淹也此傳聞讀臣等遂趨公所見衆觀者如堵即行呵斥
而各官以爲屬者周宗建等開讀日光景亦是如此且傳鼓相
催遂辟除從人上堦行禮不意呼號之聲如疾雷響應莫可禁
遏執香稠衆一湧而上勢如鼎沸臣等相顧錯愕唯以身爲捍

蔽力諭道府諸臣嚇示　功令幸順昌拘繫而處而奉　差官
旂輩遂把捉不定驚惶却悉衆益揮號擁臂直入後堂致蹴跡
踐踏扳援撲跌幾成狼狽決裂矣臣等速調防禦官兵以次驅
集衆稍奔散乃烏合之衆乘風鶴之驚復鬨河下有旂從需擾
若輩遂如狂如顛隨奔閶城外臣等復急促府縣正官立刻嚴
拿禁戢而旂亦散逸此十八日真情景也次日訛言偶詰遍街
塞巷臣等惟有嚴加防獲嚴行申飭自辰至酉方始解散距三
日而從役內有李國柱者因驚竄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竊念
專莫濟於　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
變與國若狂幾於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叵測乎

此其也方周順昌奉　旨撫逮赴官往即就繫官今府縣為促
開讀而官旂不應逗遛需索訂期十八日致生遠邇之心此變
之所繇肇也蘇郡法紀陵夷已非朝夕何曾有此臣等諄切飭示何啻三
令五申乃開讀何事公庭何地至容雜諸人蹋滿塡塞以召
急不能馭卒不及防之變則縣官疎玩之罪也先事不能預防
臨期不能調楫致變生意外而始畢力以圖之雖云嘔心實已
費手則府官因循之過也道臣身在事中何能無調度防禦之
責至臣德不足以移民威不足以肅衆抑何辭於溺職之罪除
一面將犯官周順昌交發官旂即日起解至京伏候　聖明處
分外仍次第擒緝倡亂渠魁另行正法以重國典以尊　君命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七　天啓　　三三三　友石居

臣等合詞再瀆伏乞　勅下部院行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
愚民抗逆至擲傷旂尉雖云變起倉卒撫按等官平日累約謂何
緣奏犯官既已前來始不深究還著窮拏首惡以正國法不得
累及無辜其蘇常等處私造書院盡行折毀刻期回奏該部知
道開讀兇事云　天啓六年三月逆璫魏忠賢矯詔逮故巡撫都御史周起元等中及故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向惡內臣李實所構陷也先是吏科都給事大中被逮順昌聞而哭之道經吳門公與約婚姻奏酒矣約拜獄哭是時逆焰灼天宇內宄吾固發擬乎爾禁而公獨處既不休以此傷忠賢怒然公清節顯著自從文煥肆含沙之口兩都臺省無起而甘為衆犬者李實欲得忠賢懽逆借崇造事羅織公等疏上忠賢詫推吉分逮遣官旂張應龍文之炳等逮順昌　詔至之日則三月十五也校官事　詔使至郡撤縣官自請主名時吳邑侯陳公文瑞公所投土也夜半叩戶求見撫將而對公曰吾固知一詔使必至此興息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乃悉召故人與訣別而夫人吳氏至泣將逮絕而復甦首再拜諸子擗踊而哭聲激衢市公不顧

臣白若臨行所知曰惡司隸屬予數語千古毁弄君獨怒然甚
往乎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左右有一素隙曰此能揮毫儈
傷書者向已許之今日可了不了亦一負心乃呼筆題之字大
如斗體法遒勁後識年月日投筆而起意氣浩然甫出門百姓
號冤聚送者已不下數百人公四啟小帽詣軍門士民衆益一泉
大中丞毛公恐自當不協與備撤有司數易置公毋使贊聚一泉
日四五邁然逸近閩風相繼至愈多至數十人皆言吏部清忌
亮節何罪而朝廷逮之如青人不解司馬相公為寬人者或
悻悻若怒或欺若悲或哭或若無告或昏昏若夢覺而無以
自明相守至昏夜猶不散曰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皆奄逸
國皇扯開讀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數萬相聚謀曰吾儕東
小人無識上達　天子獨有投京兩臺懇其題救或曰此皆東
廠陪官忠良罪無後可奈何哉等一咳耳無足惜者語氣激烈
有識者俱生變稍加斜盱　朝廷聖明君等皆忠義欲活吏部
書為史命門戶計不知乞命兩臺為得於是百姓皆就香迎順
昌於縣署號聲震天揮汗如雨縣官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
時撫按未至人情洶洶天地陰慘諸生五百餘人公服立門外
私憂曰人心怒矣待以　天子詔不敢發耳無接至事未可知
我輩代為請命差足慰百姓無聊參諸生皆嗟頌迎毛
公一聞遂按徐公吉至百姓我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灣川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七　天啓　　三三四　友石居

轟轟不絕一語諸生王節劉羽儀文震亨楊廷樞殷獻臣王景
皐袁徵朱昆沙舜臣王一經等乃迎兩臺於門痛哭而陳曰周
銓部清忠端亮輿望久歸一旦以觸忤權璫逮下詔獄百姓怨
痛傷心若一夫民心國之本也賢士大夫民之望也詩云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言失民心失股肱也況順昌等不係于臺諫論劓
而出于刑臣也人心憤懣不平之極者今東而來于威顧百身
以贖明公為天子重臣何以慰洶洶之衆使無嗣辟之患言說
諸生皆慨毛公恐流汗被面嚅嚅不敢出一語旂尉文之炳
等妄大不寧民情持械擊百姓且鳳不敢出一語旂尉逼
容昂輦置啄百姓頗假章等問之逐問曰爾言東廠嚴逮官則此
旨出監聊諸旂虎面豹聲曰逮若問曰東廠吉建官如飯
章等不勝憤振臂大呼曰吾輩誦天子詔耳東廠何得建官
首擊之炳百姓從者千計而吾輩水不救之勢成矣東廠將何
諸生皆驚避毛公益恐怖失色急諭兵自衛撤讀至特變起倉卒
漸散縱尉李國柱死餘或匿于兵間或升屋走因得至夜分百姓
中正沸而鋪表逮黃尊素者縣吳人漸泊舟胥江聞知也是月城
揚揚陵縣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人得獨殺一招而舉登岸
送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輜重悉投之於河諸旂僅以身免雲集
知城中有變疲贏而逃先是忠賢控　旨遣故御史周宗建始
尉旗行部縣勞甚吏胥奔東洪裘衛不具糧兇髮炙膚遲慰二旂

千百官長吞聲不敢仰視誰數前後一轍及遭覓見與謀皆邪
唯笑語東廠談笑二日民皆肅定人謂吏部日公不幸遭日擒
流之禍忠良言得全者別今日變因公起恐後自吾吏部嘖日
以我一人貽禍桑梓矣且日不敢我豈不知自蹈然願吾小臣
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死死則吾高皇
帝遺臣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公等他日爲我作忠臣傳可耳乃
以三月廿六日開行人無知者友人來相文臣隨之責我宥行
潛達 都下慕將一嘗以驗公於虎口志希逆鬱鬱抱恨以卒
公既就獄榮下地震矣者以千戟神樂犯奕天譴冥告而遊究
拈惡如故必欲盡戮忠正之士頭目無嘗訊鞠械大呼 聖祖
列宗隱六君忠賢誅國遂賊許顏銘等因加諸刑賓炙鎖盡不
然楚毒而絕者至之日逮近聞者莫不流涕大冤我摩爵石三
日夜乃休時顏佩韋馬傑楊彥知沈楊周文元等五人將就刑
閭之大笑曰吾儕旦夕且死無所悔惟願待謁公左右耳及臨
刑似卒等皆談笑抗顏道路觀者皆鳴咽不禁自大中丞而外
司府縣不及袂泣衣也然毛公怒猶不解復遣緹學使者黜諸
生王節等五人變成大獄云越明年 熹宗賓上即位
新武天起元兇魏忠賢首呈秀及處究許顯純等先後伏法誅
惟立謂李寶得末減論戍 上復從廷臣請錄死事諸臣贈公
太常寺正卿廕一子蔭 是謂賜額勅祭優禮嗚呼嘻乎一年

之間忠佞義士氣因而愈天時人事既盡而衆非
震豪氣憤發於此義道山夠人士侍言悅文樂家 大聖人當
祖宗定坐室中亦有五人皆武裝侍左右與大儒
終不去我言公正人竟作鬼然余讀史記見灌將軍事則寬仇
報復自古已然灌將軍忠孝著西漢而文嬰罪怨甚於武安又
安知其不再見於今日也○此紀爲吾友工良卿手所自記之
與吾師劉漸于爲周公莫逆雖當忠雖不察周旋故所親記最
爲詳確使百世而後想見其中臣忠義士與民自之爲
斯獄曰逆奄之禍中自緝中丞以下賢士大夫日供刀鋸海內
人人切齒而奮逆者羅織方亟緹騎四出如吏部之生平吾鄉
士民所驗習而家爲尸祝者紛是不勝備痛之極遂死其如驚
奕一擊而逆奄氣奪奪閭逮者惴惴咽指不敢出援財之遣
逮中止則吾鄉士民力也不寧惟是當 熹宗大漸即閉逆日奄
聚徒謀不軌其黨其首勢進日不啻便是矣路復賊魏首鳳逆
不見婁藏政南之變乎須半年掃除可究然則吾鄉士民實有
沮發功蓋陰謀逆謀而不覺也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權
閹逆豎手叛亂衣冠而稱子稱孫稱兒稱安究其非分而稱首
節之義體出於書子衿闡舊然猶百富事目爲井王章盡
大獄嗟呼是何心哉得有爲一不幸逆奄傳因一鉞網招焉
王命也誰能夠受之可乎 聖天子赫然震怒雖無論士民加

觀五人亦含笑九泉矣此是舉也然海內乃有晉吳吳乃有
此五人其忠義士嘯笑節俾復數萬僱嶸大節培馬 聖朝作氣節
吳人即伏義澤有餘榮爲蒲墨擊節不
自禁其眉之揚而舌留之有餘響也 ○神廟崇禎李氏喪
禮遵 旨照萬曆魏嬪例行祔葬于張順嬪之墓○贈劉光
復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命清查京營軍馬盡數歸伍有仍
前隱占者指名參奏 時地方失盜查補營額軍一萬止五千人應役營馬盡不乘坐至是巡視科道李季
事 旨限五月內務要總數清釐不許隱占 ○癸巳子時白霧占曰臣下擅權又曰
主兵喪○下李應昇鎮撫司嚴究追贓○大理寺正許志吉誣
參臺臣張繼孟削奪追贓○命浙江撫按解黃尊素來京究問
時吳中有開讀之變于是拆按相戒不敢復開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下周順昌北鎮撫獄○
削奪吏部郎中李白春 時論亦誣以開戶故也 ○兵科給事國觀上言臣於

本月二十二日在科辦事接得偏沅巡撫閔夢得黔省沾危一疏
淮貴州撫臣王瑊咨言三月初三日安邦彥率衆數萬渡江與
我兵大戰數日至初七日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圍營至二更
賊勢甚衆漸逼營壘各因數月無餉紛紛逃散令難禁止五鼓
營兵盡散總理無計可施遂藏利刃於營中又准貴州按臣
傅宗龍咨言十六日辰時塘報賊將麻姑孫官堡燒劫漸逼城
下勢若燃眉等情到職職讀之不勝驚嘆曰近報者賓被殺務
慶西南事可漸次蕩平不蘇安賊之復猖獗如此也大都黔事
遠在天末人視爲非門庭之寇不甚急切而姑緩之 廟堂上
貫成供應之意少邊塞間脆庸非議之習多請餉不果腹而兵

不用命其說亦正若謂此逃散實緣無餉之致然巷有難以盡
信者夫二更至五更爲時幾何豈無餉獨能捱之于數月者
而不捱之待旦乎其盡散之也故賊勢甚衆漸迫會垣各兵懼
不能支紛紛逃散令雖禁止是明明供一潰敗之形而乃借口
於缺餉以爲歸咎卸罪之地將欺誰乎十六日塘兵偵報賊將
聯婣孫宦等堡焚刼漸逼城下距今已凡四十日安危成敗尙
不可知即偏沅撫臣閔合移駐偏橋僅率現兵數百遥張聲勢
虛循有禆實用乎招集調募俟兵力稍効星馳赴援緩而有濟
急事乎此盡欲兒饑臨渴掘井徒爲安賊所竊笑矣夫黔省多
故　簡命王械閩亦夙負薦名受事以來不知作何調度作何

練習使將不能制兵而兵輒忽棄將賊衆一臨魚驚鳥散追孤
將已云云乎日之成令安在節制安在運籌決勝又安在城亦
何爲于師中而又何辭於　皇上哉傳宗龍識諳酋情選擇而
使無奈勞助久而倦勤生任事之心與頑息之心交橫于胸中
壯上之銷磨幾盡此二臣者同有軍旅之寄同有封疆之責而
又進戰與退守成則共功敗則共罪如往者違上之隋今昔望
城之全賞罰之無少貸錯可念也若督欲今日之功僅足贖前
日之逃置之不論可耳伏乞　皇上嚴加申飭切責二臣和衷
戮力合謀分應以遏賊鋒毋推諉毋拘執毋觀望毋參商將玩
忽之精神立振壁壘之氣色改觀賊當望之而卻走黔無恙而

楚蜀滇之三省隨之西南半壁之天下有寧日也至兵馬之整
一面速檄黔中整搠現在相機戰守一面速檄督臣朱燮元於
楚蜀滇之附近諸處任便調遣星速赴援然而師行程從一切
安家行糧亦于附近所在任便撥索事平銷算若偏沅撫臣閔
地居轄軍脣齒之勢宜作救焚援冠之急當傾心設法竭蹶策
應毋第曰移駐偏橋率兵數百調募兵力稍効星馳赴援而爲
此不急之語以塞此從來兵家勝負決於俄頃恐我不乘賊而
賊乘我我有待而賊無待也其所請糧餉不論享邊各項盡行
那借與如所　請以圖底定黔省幸甚封疆幸甚天下幸甚〇
刑部左侍郎沈演上言治外必先治内外寧猶有内憂治亂何

徵轉關在微憂盛危明敬衎一得　一曰寬猛應酌時宜傳曰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寬猛交
劑政是以和　神廟久御政尙寬大摘發不盡明擊斷不盡法
致人狃循持而銜當時多　光廟一月恩覃九有　皇上初政
惟務崗有諸人辜　恩罔上　御于　天誅　皇上何心皆過
羣奸自底不類抑殤和之後非霜不肅寧止人情時乃天道今
法紀事新人心震聳自今以往惟當綜覈名實以警怡愉分別
黑白以定趨向崇獎廉靖以絀貪窺修舉廢墜以明政紀顧示
鑑躍以與更始果能滌除胃腎一意奉公不追旣往卽有夙譽
者居自引亦不深咎無爲反側自疑故作不靖以扞文罔　皇

上奏事必法堯舜法堯舜法天也疾雷爲霆惟以發除陰聽賊
日和風乃可昭示黎庶曾見上天有竟日雷霆者乎　一曰
祖宗成法宜守　二祖法令明備立綱陳紀九官有長俾總庶
政幾經　睿慮炳若日星法久弊生不無撓廢惟　明勑所司
各修訓典摘從來沿習之陋規復祔府創立之成憲務相中與
賢佐惟修漢故事太平何象曰無愆忘荷未當　聖心不妨駁
議所守者正何嫌補牘如有未叶當備陳往例以聽　上裁即
以臣刑部論姑息之久宜用重典　嚴懲奸宄蹈火烈而後
難犯然奸不戢於嚴刑而戢於必得法不期於重而期於確但
當閱實其罪耳使奸必覆法法必麗情乃稱明允一重辟也而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二　天啓　三年九月

正犯與餘犯異一決也而不時與秋後異輕重緩急稍爽其則
何以稱平　文皇時因有情重法輕者欲重擬　帝曰律者法
之平今欲輕重之駟雖當民弗信矣其如律又有冒文官指者
命戮之比覆奏　帝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　文皇聲
出爲律乃一則曰如律再則曰如律非徒以臧要職辭上下有
體抑亦頭緒煩多情僞微曖一時神明衡斷未必悉中情實故
直付所司不以臆決亦虞舜臨下以簡殺爲而治之道也　一
曰預處經費以程工作　三殿並建原屬曠典　至皇臨御萬
國觀瞻安可稍緩　皇上式弘堂構神人協力在事諸臣竭歷
恐後實皆工倍　皇極正殿落成有日從此萬方之玉帛與

樂載之　丕基麟俘臧以張武功舞干羽以頌文德太平盛事
有光　列祖　二殿次第鼎建規制方備第工費不貲兵革未
息財賦　國家之利器虛實不可以示人大工與大兵並舉將
司農與將作交征捉襟露肘支左缺右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宜
令主者會計每　殿工料幾何費須于司空者歲入幾何尚方
織之需陶從篆之屬庶幾可稿旁之責　內府積有奇羨者稍
致納折色以給　大工歲歲哀而息之度可省工料十之六七
而後舉事費既稍之累歲工自成於不日雖百堵皆作而天下
晏如無爲焚林而田見影而捉魁核大至而生其不肖之心無
示人窺匿之形使役夷狩民量我物力而妄生覬覦之計斯亦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七　天啓

周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之意也之數者或疑時
而出啞心之語或摩切而進百一之規咸謂非所宜言恐皆於
身而臣以爲不然臣家世受　國恩臣兄淮忠猷未竟臣芹曝
微忱因杞人憂天過慮實嫠婦恤緯深心今所機關　國大
計苟有裨于涓滴又何愛于髮膚與其茹之而害于國寧吐之
而害于身與其已事而爲無益之咨嗟寧未事而抒不必然之
蓄憂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與其退而後有言也
寧進而直陳于　明主之前倘蒙　采擇施行爲分一杯補臣
忠已劾退就隴畝亦無所恨矣　當疏上於甲子秋冬際時奸
大璫獨攬生殺在手中外箝口無敢一字與璫異者惟十百及公
以乙丑臘月近京兆任至孟夏盡削閑居矣自開諭至言言無

倘無我言及職事一字孝懼瑨意指是刑關稍背淄獄臟抑託心淵無証追賍數萬李承恩以營用應擬徒証生盜統其它倚皆不辦律輕重任瑨意心中既大不平瑨復枚設一御史以立威建緊七賢以供忿廉吏用順昌亦在遠中吳中大澤舉朝無敢驟匠一語自巳身爲刑官坐視忠良駢首法律奸鐺貪何以下明使何以安寢孫生夜草疏達旦而成瑨導以非刑藉人口故首言克刑瑨專以中古行邑或故決言守告無瘡決瑨事以大工疊龍李非理奇求克罪故未言宜錄工無見影而捉焚林而偷三事告瑨所最忌客多相陛正謂此府正憑處怒諸致攖其蜂拌虎頭必不免虎口身老子幼不臭歸骨之難乎心知此勸足忠其知心不蔻平武一日不上一月念忿似無以支朝夕不服許一身生奏竟以四月廿二上此覲瑨一見怒在與其周竟言後它說都是我樣邊不是了意欲重處兩關中原票 言甚息又使人在外度偵採此徵一出朝神士患須齊救道復集共心疑首議不知見以淡 旨打發另尋事端處他舊規罪誥弟三日下又還二日至廿六日方批 該衙門知道甚與其履心計議未充也日使厥發蹤跡其柰門無樣府無可拾拾救借宜懼手事入厥覺中以同府人可借以爲題然亦不能一字污戚直于昇履上疼弟二日即內抹削籍爲民引虹門轉無字酉欲中以免法恐公論太不乎故爲止削籍又令嚴役應啓跡遜

細惡必報不爽幸耳在途兩月家中皆無恙症親知郵啓有也諸公爲之疏神爲之間卜郡里耕民皆爲抱屈後聞抵吳門學弁擂近者爲路

○五月○旌表常州吳氏一門雙節時道府縣學俱勘得潘氏係東廂下男潘者室女有四省提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於嘉靖十九年七月朔爲側室時年一十七歲至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任身故兵生子教養僅八月府年二十二歲任先有嗣子色蒙禍心業亦救役家倡業氏引刀自決以威自誓抱子撫稚中十餘年不敢此戶外而予得成立尋萬賢書役不幸復先物故遣孤士貞等伍在館亂值族兇捉挺結遺巨室黍禍攢之其家幾殺氏號天祭每誥體哀求事雖蒙什竟以憂率記存庚七十門嚴守師五十三年旌民生兩不辰嫁仰多難甫叶徽萬之蒙違底墅竹之悲引刀而志靡他嫁化而鞠凶歲及遺孽嗣之碣欽求葯學李教保子以成名抱爽子之哀撫老攜幼復撫遺孫而蹩傳一身兩世百祈之憂虞罹死一生獨終身之完節蒼指論定從表宜先又勸得沈氏保本縣清泉民沈尚之室女於萬曆十年正月踏巳致舉人吳取復時十八歲二十一年義復身故年三十九歲于士貞南數歲於時新貴孝康家鄒叢起豪模路雜叢欲取那破巢正前所云蕭氏號天繁條時也氏日與潘氏相對鳥烟亦時破湖上慰老姑下樓幼子異氣在孩不遑寧處後事

得解討延師教子朝夕音課厥於嚴父士貞逝第家庭序肄鄉爲爲茲成進士氏見年六十一歲守節三十五年接氏姓嘉坠貞身彖茶苦志同陵日操若嚴霜栢茹糵難植壟絕之宗族昇子泉貿擐重光之世業三十年常鵠血淚鐵石爲難大十年病鴻嘉家松芳此勁旌初巳追宕關允宜

○旌表上海孝儒張秉介核張秉介直隸松江府上海縣條孝生員係狎卷貴州鄂察完右僉都御史鄧翼季子事父至孝與夕奉侍須刻不離左古尼歡食所丐衣服所適必新親手莲及見父哭色和完則書哉有他事稍有不怡若然然則退而晨韓叢思從食棋騎寿日夜侍祭數西尺若世者自逝官以致竟官自達官以于驕家歷二十年乾如一日逾鷄翼病秉介爲端發淌以至述融買卜等須無至逝哀葬夜叩禱北辰論以身代額爲之發父病焉時目不交睫衣不解帶嘗自圍戶引刀剖股家人號閣讀前抱持之然刀痕巳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救秉介哀勸師絕家人以水裝羅日疏病而甦是時臥病床褥不及躬撫父極乃以臥稱之前設一靈凡早晚上食不饑令人枝援于林上數介應拜求氣息奄奄有淚而無聲遠近關而哀之自父發有及匪月竟柴數骨立以家本縣知縣張山頂康得其實以由嵩府府以中蘭道一時卷援背臣各有獎厲扁類克應宗幾盡姝其事爲罄在人耳月也大抵秉介之孝不爲村畏立名

俯是日用之間真情真性息到處認爲人所不可及至孝一感而後知錄表達外之孝親近不多見矣

○繆昌期卒于獄按昌期博學宏才望如山斗當途令常熟時氣未抑挫林道義石文後局鄧修好信告詩直氣凜然常非遏忠賢之竊據不倫忠貪圍衙之譽 旨斥本削籍緘坦而生與漣善爲之點竄疏稿即紐爲邪黨遠繫詔獄許顯純嚴刑痛攜斗指追比究賍鞫下獄哀天下聞之痛不寃號

○應天巡撫毛一鷺勘奏奉 聖旨、毛士龍發邊遠充軍僉妻着伍、夏嘉遇行賄得官口供甚確、依律克徒、不准納贖、妻志確削籍爲民、追奪誥命、其餘俱依擬行、該部知道

○禮科張唯一直科寺臣許志吉奉 旨罰俸三箇月

○陝西巡撫喬應甲恭孫瑞削奪革去恩廕指揮爲門戶效也應甲從此識笑

○王恭廠火

○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於辰刻入署辦事、忽聞震響一聲如天折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着、飛集房屋樑

梁棟瓦甓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暈不知所出年班皂多人
拼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焰煙雲獨天四邊類屈裂屋之聲不
絕又死馬出衙首見婦女稚兒聚泣於衙則知壓舍碎壞不可
勝計也震壓沖擊踐踏死者不可勝計也比策馬行不數步又
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象房傾倒羣象驚狂逃出不可控
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魂甫定方知變起王恭廠火藥
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人民已無噍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
頹震壓之患人心惶惑伏恐 皇上端拱 大內不無震驚臣
等下懷不勝踧切呈合詞恭候 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制
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焚致 都城震擾

十六朝廣彙紀　卷二十七　天啓　四十三

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廠內戒嚴星火未嘗入門忽
然爆起寧無別故相傳塘報奸賊差奸細十人限于四月二十
七日齊至京師潛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臣等
踝賊招慾肺膚鮮畧痛自修省赴貢外伏乞 聖明 嚴勅內
外巡儆防守無致踈虞以彰 廟算仰祈 勅行該城查恤被
災人戶以彰 聖德臣民幸甚臣等無任悚息待之至 命特救火諸役從
廠中救出淨身男子與二同之口稱身係廠中本廠火藥人役
但見廠屋一道內有火光致將兩廠藥礶燒發同作二十餘人
盡被灑成灰止存吳二一人最可異者廬招盡被吹而無焚燒之跡
藥被飛去而陷數丈之坑其廠中軍器如故計寄火未嘗對
○內閣傳與禮部 聖諭今歲入夏以來風霾屢作旱魃為災
禾麥皆枯百姓失望乃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震號屋宇動搖

向京城西南一方王恭廠一帶其房屋盡爲傾頹震壓多命殞
以渺躬御極值此變異非常飲食不遑悚怵危懼念上驚 九
廟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當即齋戒虔誠親詣 太廟恭行問
慰禮訖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帶務要竭虔洗心辦事其
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即傳示禮部都着痛加修省恪供職業共
事消弭仰體朕心甚回 天變毋得視爲具文苟且塞責仍將
被災人戶速着該地方官查明具奏分別優恤以彰朕畏 天
省惕至意特諭○虜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
一切軍需以爲防禦實着○黃尊素解到下鎮撫獄○命速造
火藥以備奴警急推稿司空以便料理○聖諭兵部朕覽工部

十六朝廣彙紀　卷二十七　天啓　四十四

署部事薛鳳翔等查勘異常災變奏稱王恭廠局并周圍房屋
一弊皆傾震壓人民不計其數者乃古今未有之變也除修省
事宜已諭內閣傳示禮部訖念造點礶土未竣大工錢糧不敷
正國家財力兩竭之秋須亟求權宜長久之策今王恭廠局房
屋一節兩工部職掌所關速宜修理況此神器錢糧豈可久容
暴露但工費煩費似非旬日可竣即先修墻垣亦非永遠之計
兹查得西城十忠坊地方設有御用監外西新廠房三所共計
二百餘間其中甚爲寬潤即便改爲安民廠爾兵部即傳京營
總協督率三大營官軍論派三千員名遠往王恭廠搬運神器
鉛鐵等件運赴安民廠貯收事畢之日然以王恭廠土植仍將

低窪之處填墊平實其木植甎瓦石料各安集原處聽從別用
以昭朕仰體天戒惜財卹力至意特諭計查明房一萬九百三十間壓死男婦五百三
十七◯島師報會安堡之捷毛興塌報言官兵乘奴賊歡民北上欲還西寇故奮勇深入攻赴會
安堡接回頭民一千三百◯于酋擬賞走從總督報言虜酒于見
餘人陣擒奠夷三十六名◯鳴同伊毋麻言根于二云
二十八日率衆數萬船文索貢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詰責貨詐
笑是勢若猖獗在我素書撲達精銳摠盡重以京民兩運不繼
軍約欠至十六個月夏方思春夏汛不至擁兵坐
甲內必脫中情形萬分可虞◯京師祈雨雨澤未霑於今十九
日所禱爲始◯上諭戶部有兵方有餉餉之多寡以兵爲準柳河敗
衄覺華被劫失兵若干應減糧若干如何不見淸查一槩混
本兵職掌何在着作速行督撫等官確查報部以便議補班軍
出關糧餉即于預備應支銀兩發出山海餉司給散該部知道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修省之實疏曰臣觀古今災異殊
必朝有秕政位有憸人顚倒悖謬然后逢天譴怒而譴告隨之
我 皇上御極之初河淸鳳儀固已慶太平 天子邇年以來
屛逐元兇登庸衆正朝講不輟刑政具修直與堯舜同符陋漢
唐不數謂宜協氣上蒸淸寧成象矣乃天心眷愛猶若有惓惓
而未已者如近日都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墻傾死者屍橫枕
藉傷者呻吟載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見聞諸臣謂王恭廠不
過火藥延燒已耳何能使坤維震蕩數十里作霹靂之聲此非
徒藥之力也目前稽察防範不可不嚴若但委之藥之力也目
前稽查失火則甚非上 天垂戒之意與 聖明修省之深慮

矣今我 皇上減膳撤樂諸臣素服角帶詞延足以當修省乎
臣請就諸臣言之問之植黨背公招權納賄者已伏其辜矣今
果能大法小廉靖共爾位否不則試省而修之問之憤悆逞臆
斷送 封疆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協力和衷共抒敵愾否不
則試省而修之問之蠹國剝民竊官盜餉者已伏其辜矣今果
能各滌肺腸淸白自砥否不則試省而修之諸臣位置不同職
業各異而握其修省之要端不越此 皇上因天之子也一言
善即爲景星慶雲片念回便是和風甘雨響答景從感召最速
今方祖述堯舜憲有缺事而一一孫伏之過亦有可得而言者
如刑獄繫生人命重以士師申以伏奏誠重之也今累囚牢歸

詔獄追贓即已畢命雖其人自不覺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
乎甚至秋后與不時並律囊首與殺斬同雞痛快之事毋足十
和請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目瞑自作之孽
比附者幸徼祝網之恩罪疑惟輕者或開其誘除株之一線罰
當其咎者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肅殺之后繼以陽春此其
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爲亟而急上木不
如急軍儲議搜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旣搜無可搜括無可括而
璫屑爰雜冬臣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后能無魚驚鳥散之
憂請自 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於軍前之
輓輸寬其屑瑣之誅求益見 聖心之敬大候疆宇廓淸再完

掌樞未爲遲也此皆老生之常談實爲救時之針砭若夫傳宣
詔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票擬還歸之政府甄別品流或以
疑而成溷不如以邪正盡付之公評此皆舉朝所欲言而臣不
恐不言者幸逢　皇上聰明天挺左右親臣公忠自矢爲端揆
刷已極苦心畧事調劑便稱完美臣奉　先帝憑几之命受
呈上特達之知臣若不言之而或避忌諱不惟負　皇上抑且
負　先帝故敢瀝血陳之倘蒙　聖明採擇翻然更始並勅內
外廷臣一體虔惕時政得失盡許直言無隱將災沴頓消休祥
立應而又何外患之足慮哉　薊門地震○遼東巡撫袁崇煥
奏列關外兩鎮恭差之情奉　聖旨滿桂麻勇素著挫敵有功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七　天啓　四七　友益居藏版

倚任方切既稱瑽情欠調督推同府僚推別用其寧遠防禦事
務着左輔以原官晉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內
外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兵部知道○禮科彭
汝楠請省刑薄斂以謹天戒○詹事李國楷王應熊充副總裁
○原任大學士丁紹軾卒　賜塟祭贈其喪還　朝天宮火此條
勅建殿宇千宵習禮之處一旦火燼深可駭異○削葉大受職○夷漢人來歸督師王
之臣謹審真確下令安插之元是逆奴擄掠部落我其名王貴人掠其牛馬時虜衆逃難歸
來者以二千計本部院誠恐中間姦細軒人呼抄花頭賞自制麻崖其歸來夷目一一質問刺麻泣言俱是抄花部落隨行爭
前道會同總鎮將歸來夷人度地安揷其夷衆老羸善爲慰俠事定仍歸虜營以示恤慰之意則虜必畏威懷德○貴
州巡撫王瑊請　勅督臣燕鎮黔陽並轄西南全局其便有十

如繫安危機關秘密可以面商而意喻不虞聲聞漏泄也一便
也利害宜審進止宜酌可以至叅而復議不虞道理隔絶也二
便也或撤軍其以援黔則道將趨令唯謹不假職大呼不應也
三便也如督師以用兵則鎮臣奉法恐后不似職節制無權也
四便也在楚滇不悲偏　黔又復餉蜀可免躊躇而成兩悞五
便也在督臣不慮斷分用徑可專用不致空奉而稽大舉六便
也且中樞之威望足以彈壓而寒賊膽七便也數赦之恩信業
已沁入而感賊心八便也練達之才識久已洞徹賊情九便也
出入鬼神之妙用聲色不大綏武不殺而畢賊命十便也故可
以死脅寅卽可以教邦彥督臣之能事可必也倘可以教脅寅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七　天啓　四八　友益居藏版

未可以敎邦彥督臣之令尙未紓也乃脅寅已敎蜀局已結督
臣不必仍居蜀也今邦彥未殄黔亂方殷督臣不得不移黔也
○大學士顧秉謙等進呈　三朝要典副稿○大學士顧秉謙
恭進實錄副本奉　聖旨卿等所進纂修成　皇祖實錄副本
自隆慶六年五月起至萬曆十年十二月止共一百三十一册
朕虔誠恭閱具見卿等殫忠紀述深叶朕心仰惟我　皇祖享
國綿長政務煩鉅卿等卽傳諭付總裁等官更加博訪周詳務
要矢公矢慎卽將十一年以后之稿遵奉屢　旨上緊催修俾
早竣萬世信史以慰朕羹墻若見之思其加恩示酬統需后命
該部知道○巡按貴州傅宗龍奏曰概自奢欽蹉跌賊氣　頓

張功從仍苗蠻超蜂動貴陽三十里之外焚屋殺人急書一日
而十餘至僉謂壬戌二月之光景再見於今矣臣與撫臣王瑊
一面告急於督臣朱燮元一面求餉於偏沅撫臣閔夢得一面
會集司道諸臣商度機宜激勵將士先遣王國貞等攻河沙壩
之賊兇盡停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之彼夷爲之奪
氣絕遁張雲鵬等把逆彥於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月所殺
傷者無算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道路復通城池無恙此蓋
仰仗 皇上如 天之福非人力所及也○六月○雨降祭謝
○工禮二部請給親忠賢親大用親志敏親釗等祖先祭葬誥
命得 俞旨都照伯爵例行○初五寅時京師地震○天津三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七 天啓 四十九 友石居藏板
衛亦震宣大同日震倒歷城傷更修○初六辰時皇子慈炅薨
禮 命照悼懷太子例行并祔葬墓側○御史楊方盛以黔變
四隅無聞滇省孤懸可慮特陳擇官通路之議請疏理建昌另
開生路谷訪人才實加鼓舞吏部覆議通路事歸兵所司而擇
官一節銓司于升除之際加意體訪務令人地相宜勒限到任
不肯少假外共在外撫按亦勿狗情而違章保留以擘用人之
財庶僥倖之門塞功名之途關而滇事有濟矣○戶部奉 聖
諭工部廠一帶居民災傷甚苦賑卹宜優擬請六千金似未足
周濟茲特發御前銀一萬兩着西城御史會同戶科官一員照
依查明被災人戶數目酌量加撫逐一當官給散務使均霑實

惠稱朕敬天愛民至意○時南直隸濬新河成○河道總督李
從心奏曰惟我 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東南漕糧四百萬石藉
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宿以南則資淮黃二水在濟寧以北則
資衛汶洹淇並陽諸水在直口至臨清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
泗洸沂扶各州縣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臣二月薄
陵行河稽循遏過淺剝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瀾同知宋
士中及各州縣官鄉耆長年三老擬稱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挽
拽人夫計以二夫工費動以數絞窮挽興嚙以償官夫人力與
水勢爭衡輸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
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后壓千艘俱皆等
十六朝廣彙紀 卷三十七 天啓 五十一 友石居藏板
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頭口起下至陳瑠濬止計程六十七里另
挑一河已有成議臣即同名官步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
回經臨則見畚鍤雲集工有次第臣復同各官步行逐段閱視
慰勞仍不次催促茲于五月十六日據同知宋士中詳稱原議
靈雎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三百名限六十日完工今陸續
着工隨將內河上年存剩銀分給州縣召募每夫一名給銀一
錢至三月中旬共計到工五千六百一十六名蒙行府發土方
銀七千兩收貯宿遷縣庫知縣吳錫查照各夫役土方支給但
務夫數較原議尚少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后令魏三路募夫三
百名劉書募夫三百名顧邳雎徵夫四百名協力併作或以濠

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築兼濬則計堤工不計河工或
因勢順導或改曲從直河底沙硬用鍬鑿開使深水中堤下以
船載土累築使高堤之窊頓者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灘十
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
水占堤長二百八丈又兩頭堋𦂳堤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
堤一百八十丈王能灘芬后䑓河尾築堤長一百丈幇築殘堤
長七百四十二丈瀦深淡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賸口底
俱照丈估丈尺于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從此運船改由
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射摸之費可省漂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浪
不能為之阻而各船啣尾直進可以計日計程無復耽延阻壓

之苦與中河分司潘猷道復詳請開龍門放水行舟等因到臣
該臣詳批陳瀞駱馬新河工程既已竣運務亦永賴矣即今龍
門開壩放水行舟似難久待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候本部
院西巡畢日躬親查閱徵則南直黃淮之河不盧旱而盧澇可
勿慮矣○督師王之臣上言歷陳遼事壞于不和之故奉 聖
旨遼左從來操事都因不和朕深切痛恨今督師巡撫同任封
疆一體果能捐去形迹和衷集事寬慰朕心便是忠誠體
國之臣滅賊復遼端不外此卿身膺督師手握賜劍將吏進退
戰守機宜自當指授一切公事須前議妥當使號令歸一將士
知所適從該奏的照例會奏滿桂氣勇著聞朕所素鑒因撫鎮

參西同城未便故暫准回府既稱將有難得山海需人應何委
任着兵部酌議來說已而兵部覆奏言督師議以滿鎮聽臣調遣撫臣議請優之大鎮總之雖舉建則人
與地指安請 勅下督臣移會撫臣將滿桂用何地方作何調
遣處化成心虛衷酌議畫一遵旨會奏即此便是和衷即此便
是忠誠矣 時袁撫臣與滿鎮不和以未知會王督臣題請更
調故王督微有不平互相爭辯及讀袁疏自公一疏可謂過于
開通老成○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暫緩題請督臣孫元化同部
元化以所領賞銀五十兩繳還貯庫助餉 帝嘉其急公准令
回部○周順昌卒于獄時六月十七日也虎彪輩羅起瑄意誣贓拷比骨斷皮開血
濺肉飛昌惟罵指揮司不聞哀乞之聲萬惡究不絕口天日爲
之緋色時有好義者間中舊治士民吳中交遊縞素一時醵金
錢代其完贓冀其生全而昌已被獄司毒斃矣屍久莫殮
章新以屍謂不果而領埋時皮肉已腐無寸絲纏身面目俱潰
止見頭顱鬚髮莫辨慘測尚自
遍人先生烈矣吾輩能無痛乎○周宗建卒于獄時六月十八

日也按宗建由武康調仁和廉明愷悌兩地絃歌和平清潔三
臺上書編衣內召借寇無錄垂淚攀轅執香擁道痛哭聲震
簡白簡縱衛廷玄劉弊按楚持平素志好學而嚴辭金建講院
之籍屯言閹奸以致奉賊追 綸章之 言章擬歸田編脩書
某何知舉朝射入完詞聞緹騎而驚心對妻孥以斷腸兩邑士
民懷恩泣訴當路與以代完贓緩萬惡瑤極成心羸者監司急
令紿加栽升散寬已自辨以病骨那堪箠楚誣贓盡致家產籍
乃殞命矣彷御故閣閣家子也惟數有大志少即以文名而賊
性誠沖對人如不勝衣一當大義所在屬夫不同是以宗黨族
里無不敬之愛之係之賴之及聞變相與爲位而哭之嗟乎公
之死僅與逆究之敗隔歲時耳而公之名與欽經之名
亂臂熟續乎今 懋順逆之辨惡惡何不能自辭至此也○文書
房遽出黑字揭帖 聖旨六月十九日辰時進 三朝要典 聖
覽畢公同內外官員送皇史宬收○文書房傳出 聖旨信王
婚禮大禮吉日着禮部行欽天監選擇時已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
十八日子時生即今 聖母台也○閏六月 戶禮二部都察院樓出 聖諭

朕惟自古帝王御世莫不以敬天勤民爲首務朕紹統　祖宗
誦法堯舜念此至殷切矣蹴祚以來雖　上帝眷祐是賴下民
居食是懷乃今春入夏異灾頻仍亢旱彌甚甚者伏遺霊雨晝
夜連綿震動者傾湧沱如注朕克謹天戒恐惧靡寧已于宮中
竭誠致禱其禮部堂上官宜即率屬懇祈各秉精誠齋心對越
仰答上天示儆之意勿以虛文塞責又念京師米價騰湧小民
糊口艱難今復房屋坍塌人口損傷朕甚憫焉即著五城御史
上緊行查具奏照例一體優卹其房號銀兩除舊例見征外再
免征二個月戶部仍將太倉見貯之米暫借十萬餘石刻期支
放不必折色以救目前朕思堯湯水旱不足隕陞隆之治惟君

臣交儆乃可答仁愛之天與朕同休戚者固在股肱心膂大臣
而內外文武百官亦皆居天位治天職共朕欽若昊天者各宜
仰體朕懷恪共乃職捐玩愒之故習矢勤奮之新圖一念不公
儆脈肝之罪見一事不實懍斧鉞之難逃務使積誠動天轉灾
爲福兩儀安奠百穀豐登粒食罔艱室家胥慶以昭朕畏天省
陽軫卹都民至意欽哉故諭○黄尊素卒于獄閏六月初一日
也、按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初為寧國節推人不敢犯勢豪擢選入烏臺佩直敢言指斥權奸立被逮黜歸陸良越之
黟賊詩讀書偶過西湖看山玩水時向人雄譚不畏時忌罹羅及之鷹督嘿焉偵事者聞之織璫而并入周起元一案矣李鋑
時過吳門怙勢驕横勒詐騙許多金一時交關狼狽不前竟逮孤而不過武林脫世虎口窘辱且者聚貲孝從傳　肯者無援
差官捉解赴京而瘠怒痛年普刑搒搠憑不容其圖生遂病不起從與應昇同叔矣竟殞不能領埋郡人醵之醵金而爲之

詔云○欽天監欽奉　聖諭　信王婚禮大婚擇十一月二十五
日卯時撒帳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尚冠十六日納徵發冊三十
一日安床正月二十七日鬧面二月初三卯時親迎○東廠魏
忠賢奏曰告人吳榮告爲欺　君抗　旨蠹　國陵民等事狀
一紙該臣看係不法事情隨差旗尉王應元等將狀內有名人
犯拘獲到廠內審得吳君宂供係直隸徽州府歙縣人招稱有
未到官吳養春家貲巨萬爲富不仁一面結交縉紳霸占黃山
麥今未到官男子吳用譽等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
十餘萬逞其强蠻不容諸人樵採以致合郡烟爨有虧人人怨
恨屢經具告撫按府縣司道衙門因其財勢通天莫能禁止先

日惟有巡按御史駱駿曾見其强横遂將山地判除一半入官
其歲造冊送部卷案見存養春用賄營蔽至今仍舊人行壩占
近有科臣霍維華等因見　大工肇興條陳採取黃山木植應
用吳養春慮恐採取木植難以獲利于天啓六年三月二十日
差未到官家人文節持書一封前來天津令君實攜帶多金同
到京城茄子衙今在官男子吳養叔家投下密令養叔等爲其
打點停寢採木　旨意吳養叔等將前銀投下送同今在官男
子程夢庚許應章應存茅培等將前銀在于各當道處打點止
住不行採取黄山木植養春私創崇文書院委令未到官男子
吳邪宰管理假以講學呼朋引類各立門戶乘機挾詐官民貽

物、猶有萬餘、設立塵藏、專備党中卿官、遇有患難之用、于天啓二年六月內奉　旨折毀天下書院、吳養春同未獲男子汪時亂等不合不避　明旨、巧立名色、改爲書館、令子吳繼序同時亂在內看書、招聚朋党、講道學、養春付與未到官男子吳逢元方中凡本銀三十兩、在于天津作鹽、因吳逢元方中凡俱同機州、黨將天津本銀俱付君賓掌管、以備有事打點、京中使費取用、養春又付未到官鄭一城等本銀七萬兩、在于揚州作鹽、有弟吳養澤因分家財不均、具告撫按、成仇、養春父子倚財爲惡、將親弟養澤謀死、復將七歲孤子嗣鵬酖死、希圖鯨吞家資數萬、有今原告人吳榮原係伊弟澤親、計因養春將養澤一家幾

破、心甚不平、將懷忿恨、吳榮同鍇行至儀鎮、攔迴養春未到官人吳崧武等、竟將榮行李盡搶一空、券約六十二張、片紙未留、妻子一十四口、逐散未卜存亡、原籍家產亦被搶盡、足見吳養春父子爲惡多端、抗　旨情弊、吳榮不甘、情具告到廠、參將君賓併吳寔叔、程夢庚、許應章、應蕃、茅培一同拘獲到官、審供前情、及審吳寔叔等各供、情相同、據此、參看得犯人胡君賓等、玩法神奸、遊手豬棍、走權要之門、若干已家止、探取之令、誠如探物、至于吳養春、久壩山場、獨專其利、逞虎狼之素、張小民、吞聲被錢、叫之有靈、有司短舌、故將奉　旨拆毀書院、私改別館、招例引類、深懷不軌之謀、播惡如此、亦飼所恃而不恐乎、惟賴胡

君賓等多方打點之力耳歟、君抗　旨莫此爲甚、均應從重追擬、以警巨蠹者也、除見獲違法犯人胡君賓、吳寔叔、程夢庚、許應章、應蕃、茅培在廠監候、外其未獲犯人吳養春、吳用吾、吳邦宰、汪時亂、吳繼序、吳逢元、方中凡、吳繼武合着　勅下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與同撫按拿扭解來京、所有貲木莊銀數多、其家屬經管人等、亦應撫按嚴拿監候、臣未敢擅便、奉　聖旨、欺　君抗　旨、久壩山場、犯人吳君賓、吳寔叔、程夢庚、許應章、應蕃、茅培俱着該廠監候、其未獲吳養春、吳用吾、吳邦宰、汪時亂、吳繼序、吳逢元、方中凡、吳繼武、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與同撫按提拏扭解來京、一併究問、所有貲木莊銀數多、并

着撫按嚴拏、家屬經管人等監候、追贓解進、以助　大工、該部知道、○浙撫潘汝楨疏請建立魏忠賢生祠于西湖、允之、祠額永恩、從撫臣張遜、尚文等呈請○黔督朱燮元回籍守制、部議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中調度控制五省、○李應昇卒于獄、按應昇英毅特達、志大寡慾、惟下帷讀書、手不釋卷、夙稟忠孝節義、以道德文章自居、丙辰會榜第五人、筮仕南康節推、推讞善類、誅惡暴良、齊霸肅、玉潔春溫、處名遠布、官橐蕭然、拜御史、直言敢諫、屢疏糾劾權奸、申救建言諸人、遭璫忿怒、褫奪而歸、奉親教子、李禍不測、罹無端詔獄一開、駕帖至郡、獨立門側、佇望其來、父母命之、人卒不敢應、恐對家人迷亂方寸、惟慰父母云、兒此去或徼　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尹登門、脊身就道、登舟作賦、倚馬吟詩、寄身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戚之色、逮至加刑、許謹大呼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鑒我微忱、不敢負　君父、[illegible]固臣之分也、但抱恩未報、烏鳥之私、于心戚然、孝而有有子、是不乏奉養、惟周寬諸人、止存黃尊素、相與患難談論、令忠臣孝子以遺日、其奈監司敲打週假、且羣奸欲速其斃

稱病不見亡胡一日數請會盟授答酋一旗敷書酋點
父見于書誠子讀之一字一淚○追奏甚黑炭等酋然訶引此
酋壁據南山餘日不思犯禮先曾犯鄉來泉曾未見深入亦未
遂大創擒遂令收放番馬而去其志亦當遂斜合諸酋來犯酋
積迸堅此其志與不在小節與誑不一親出剝之必至於屋內
也其各營官軍亦感朝廷參發之恩願循覽見圖報効此軍
嫡共親提大兵找于牛心山斬首四十級獲可以氣旋東來勝
兵勞用斬首一十九顆火砲活烈獲虜馬番馬不虞雪雨累
主不能制殺此一場血戰山
有爲之震動差爲之驚愕○南道羅萬爵上言罷稅皇仁已
普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停稅奉有俞旨速宜頒示通衢使商
人聖關津爲樂境至于常征錢糧朕念民力有限天啓元年以前
盡行蠲免已征在官者即着扣并還民役在吏書者不得侵漁
花戶元年以后照常征解寬其舊征以恐其新其本年各項正
額務要及期速完仍刻定簡冊使百姓曉然共見共聞知朝廷

十六朝廣彙紀　卷二十七　天啓　友石居藏板

與民休息至意該部知道○帝特勅令總兵趙率教移鎮寧遠
并速選將官駐札前屯○府臺御史支應功吏部尚書王紹徽
閒住陝西巡撫喬應甲候勘○下周啓元鎮撫獄○御史李燦
然論列諸臣奉　聖旨徐紹吉患得熱中投身去轉營謀要地
盡喪生平着冠帶閒住鄭履祥夙附權門今旁入幕驅除同類
積符繳方與殿邦居鄉多事橫參公祖立速家繳以快已私郝
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奴酋侵并西虜部
落虜酋副將王牧民塘報言卑奴住牧近東于四月十七日開
被奴酋兵圍卑奴馳救敗衆十餘去　又署遊副將左輔塘
報言奴酋于四月十七遊邊河遙奪遼以炒花營兵來漸行至
宴等十八邊奴兵殺敗炒花住于壓洛自言又有反安兒相攜使
路牢日乞進有奴酋哨頭宰至反安兒抱叔家杯我收五十餘
名搭搭二名并遣馬五十餘匹欠大爲自請兵于二十五日

反宗颰反安兒營反安兒并妻熄出奔宰無擒被執炒花射斃
過黃河老營遊虎兎諸酋會兵狀圖報先　按反安兒係炒
花之子○太常少卿總興邦閒住○總督倉場薛貞疏稱太監魏
忠賢救焚草場雷火　上賜獎勵加原廕二級○御史王業浩
枚卜疏曰切惟方今天下夷虜交訌縣罰危困財匱餉空變煩
灾數興思良相上下同然茲　皇上　允輔臣之請念政本之
須以多賢共襄也　明旨一出　中外想望太平臣隨諸臣之
後亦與有咨訪之責敢無說而處此謹條列五款仰佐　採擇
焉一曰求真品夫人材不同聖賢豪傑各成就其資之所近楊
瑄之清姚崇之略張九齡之風度宋璟之端方李德裕之式武
前賢韓琦之謀所謂絕難自與不凡之品也苟爲無品而據高

十六朝廣彙紀　卷二十七　天啓　五一八　友石居

位則履棘貽殃負乘取誚蓋黃扉而愧白麻并辱　明命矣一
曰收人望謝安之起於東山司馬光之召于雒下慰蒼生之望
而定四裔之心上虛名之際振哉要亦實經濟實品地之所蘊
者深也自非然者李漢公譚書餅才敵徒藉口呂夷簡之雅量
而遁來王新參之彈文負　國恩而辱名行豈可以訓乎一曰
重老成夫老成者言才品猷業以老而成也　天下大器　君
與相共操之是詎可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錦乃令人學製哉力
薄而負重頹骨脆而致遠以萬斛之舟自非歷練之長年三老
弗任也一曰化方隅夫宰相平章天下者也從方隅起見則相
業不光若枚卜而從方隅起見則真才真品又限于藩籬矣故

東西南北之岐恩不可有也上　國邊陲之成見不可域也並
賢無方念諸臣各具虛公之心碁方隅之畛一化而黑白之晰
亦永消此清平之最上義也一最疑似自門戶之氛熾而不肯
者幾附一時　皇路諸臣乍作背公死党之客幸　天清日朗
紀綱頓振而餘波所及間有株連妬口所傳不無顛倒使抱忠
者負黑抱之冤懷才者無見天之會　大典如何得光旅咨訪
之下務備諸臣生平品格并前後公案洗滌與登庸並行而旁
求之昏念始懸耳凡此數款皆我我　皇上締藻求賢之　盛
心并輔臣殷勤求友之至念而顧與存　廷諸臣甘矢赤忠得
人以仰報　明命用以內外安攘襄　盛治而奏大和也臣愚

胄昧妄瀆　宸嚴奉　聖旨校卜飛與務要虛公五款正是虛
公處仰着依議行該部院知道○刑部尚書徐兆魁亦爲廠蹤
所糾奉　聖旨徐兆魁縱容司官貪法全不知愧而强詞飾辯
溫國奇執法台臣反爲重犯求寬成何憲體仰着冠帶閒住劉
鐸犯罪得釋已屬漏網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了問
方震孺追贓未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賄司官候鎭撫司
審明具奏處分該部知道阮鋮言論擬犯官李柱明與惜兩龍稅犯官李承恩以重貨營脫而與呉
同監之方方震孺青目同監之劉鐸騰書御史溫國奇爲鐸同
鄕同年徇求寬于擬數司官鑿所賄李升闡爲上渠受賄貲特
又書史大仁等擬岸支敢
十六朝廣彙紀卷二十七終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二十八

安成　王
溫陵
古鄭　丘　　百畝

七月〇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山
海　孔錫門嫁管四路　冊封遂平長公主〇刑科黃承昊綜
覈以成明作之治疏曰切覩　神宗末年靜攝日久人情怠弛
孜　皇上有鑒于斯年來政尚嚴肅雷厲風行一時有振刷之
勞矣乃積弛已久習玩猶存尚有視　絲綸如故紙者臣略摘
數事為　皇上陳之如　祖宗立六科註銷之法以綜覈六部
之務法至善也　皇上御極之四年有旨照例註銷乃今註銷

者誰乎天下必有一定之是非不可不明之功罪一切章疏下
部自當一一復奏是者還之以是非者還之以非則正氣斯伸
奸情莫遁乃今以稽核為得計以沉閣為良謀下部之　疏十
閣二三是豈屬精之朝所宜有乎有覆奏　旨推京堂推巡撫
者自當遵鉄先推乃舊冢宰既偏聽而又獨任郎選郎亦不得
與其議毋遵鉄出推其所推而赫赫　明綸全不照管豈所以
遵　君命乎去年銓部復奏　欽依凡有別衙門轉入大理寺
刑徑升寺副不得又轉評事以洄正選之途議至善也曾未一
年而轉評事者且累累矣豈功令固可朝更而夕改乎係印鄉
兵自是弭盜防患之良法屢奉　旨舉行臣奉初假滿還朝正

值京奉孔叔詢河臣沿途訪問鄉兵杳然罷業惟景州知州晉
承命訓廣有法壯勇林林可觀其他皆曰往年征調毀人故民
皆不願充兵必須工食以為召募今庫藏如洗安所得工食然
則鄉兵終不可練而　明旨遂成畫餅乎若有司不為肥家計
而為地方計切惡工食亦自可措也請如此類未敢盡述以瀆
天聽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是以古之帝王當令之未出也
則竟焉慎之又慎而不敢輕勿使有窒礙難行之事及其既出
也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下人東之如著蔡此紀綱所以立
而政教所以行也若　王言可以廢閣尚安有紀綱與政教乎
伏乞　皇上嚴加綜覈法在必行事期徹底庶人情不敢翫愒

而　聖政益見清明矣　吏部奉　聖旨施鳳來張瑞圖李國㮰
各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
事　時先地混雨為災自畿輔以及關門內外無在不告急
上命作速修築倒塌城垣營房鹹補沖損兵馬糧草撫恤災傷
被病　督師王之臣具報災傷所見軍士頭戴片席而立馬則
淵泥之上烟火斷絕之狀悲哭哽咽之聲不忍見聞總督
袁崇煥曰山海內外官舍民居倒塌殆盡軍馬傷死枕藉相連
中前木柴狼藉波濤前屯中后右屯被淹草三萬束命懸旦暮
寧遠營積潰灶已產蛙將來不知如何作計恐有不忍言者不
忍言者乃願天庭撫劉部以邊垣沖倒民命攸係是告矣府丞劉
志選以水災異變民不堪命告矣　天壽山守陵太監又以驟
水沖倒寶城磚路橋梁紅門牆垣傳告矣廷議謂清朝賢又以
沖沒人畜告矣火變未已繼以水災正　上天以惡黨廷刑賠
罰草莽人命故多方以警惡之而夜郎不覺悟相胥而與俱
盡與波俱溺寧不哀哉
〇一十四日駙馬齊贊元尚　遂寧長公主　賈

張五典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〇八月　雲南巡撫閔洪
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截殺擒實奉旨章下所司　兵科參看
得安酋之爲西南患年數多矣師老財匱勦滅無期糜餉用間
用計巧行爲糜之法今酋中自擒獻其元兇亦彼中當事之苦
心也安効良將安應龍來　獻在我正宜　獎賞其長而厚結
之堅其內附以俟異日之再　獻豈非一最善之　機括也哉〇
何由歸道王鉞以爭蘇應龍之故謀殺安効良得　獻之使何
與先保邦正于曲靖戒外也據　亂地列衛景歷歷遍其尚欲
從其資戕曰兩丈賊來犨寨自近關亦與同將士捍之而走然
兩軍對壘之間士卒之所膽塗地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況致

安效良稱口殺他獻功之人復肆猖獗乎功起累寨其此爲甚如
王鉞者急當從重處議以爲邊臣之炯戒可也倘曰遐方邊臣
姑從末減恐有效而尤之者抄出歲之　刑部奏　聖旨方震
孺原以擬絞不思悔禍又復居間摔法加斷非過劉鐸身罹法
網仍肆奸貪爲人賞銖加戍承宜李瑞以錫金丹一併遣戍其
餘依擬侯恂杜三策徐應秋削奪時指其爲門戶蔽也　上諭工部朔風
將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照舊例加銀二錢每給銀八錢以彰
朝廷優卹至意著作速解關不得遲悞該部知道　登州衛角
樓火災六月十六日五鼓有聲雲一塊自西南起直至此樓內似雷擊頃刻迸烈猛火冲天壓死守宿餘丁徐二等二名
身軀頃刻化爲灰燼積貯火藥器械亦空亦燹也〇貴州巡撫史永安奏看得叛虜一

事　國家每年費多少錢糧而夷欲無厭勤叛擾衆挾賞如于
見罵襦打大生酋〇俱于天啓五年互過市賞例該把　舊市互
兌扶文輪市康規已久今乃妄肆要挾糾衆臨邊犯搶情形似
不可遏矣大抵皆衆醜朋謀特借千補爲名耳臣　因本鎮兵馬
精銳屢被挑選旅餉時常匱詘不得已支吾疑局不敢好大啟
釁乃忍甘不堪無故而恩狂逞臣　等忠憤所激何忍受此犬羊
悶氣而不亟圖一大創之除會同總兵談世德懸賞誓師申明
號令故兵正奇游三營并各營堡官兵擐甲厲刃相機截殺應
援務挫賊鋒以保無虞係于虜情塘報錦衣衛奏　聖旨這拿
到犯人吳養春等通送東廠與胡君實等會同覈對明具奏

奴酋東侵島鎮將士奮勇截殺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河擒獲
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　六月中辛　鎮撫司奏　聖旨劉鐸賦性
奸貪設心險毒既以鑽謀擬戍復圖鎮壓重臣方景陽同蓋殺
妻已于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咀咒與妖一干人犯都送刑部從
重擬罪張翼龍科摘有功陞都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陞參將
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軍等官著兵部照例優敘該部知道
東宥蝗　東廠奏　聖旨犯人吳養春等既與胡君實等質對
明白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追贓黃山見在者著
木植桁差官前去會同撫按變價解進以助大功仍將山場地
畝盡歸朝廷以充公用其詐應厲茅增鶴兩發落工部知道

逆京鄉撫袁崇煥上言切責奴衆以來合中外文武邊腹之全力以為防然捐棄兩河未有勝者此未易以言悉也惟督臣王象乾樞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督樞輔孫承宗與原撫今督閻鳴太決出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自去秋河上遠覘我之虛實故傾巢入犯視蕞爾之寧遠如沸上肉至兵過錦不一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而謂我兵尤怯故一往無復顧忌直抵寧遠城下臣又鑒所息鼓待之城守者無人彼愈易而併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奇靜也出其意外故措手不及而敗走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棄其無用之攻具歸而造其能為我害者如根厚二寸之戰車革以蒙

之艱于渡故為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淺以濟師至必由之路則炒花五大營駐牧之處故搆囊素合言而驅挽各營且詬袁下于瀋陽拷之以人犯為一進不退計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師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為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創況損于我而貲于西虜與毛帥奴氣又振能一刻忘臣哉然奔猾而成川我之哨為且不能從彼之大衆安得來且秋裘之遊過此以往彼日日能來而我刻刻當備者也且結西虜以伐我交婦人娃為以休兵力奴老于攻戰且熟知兵若至避我從東攻擊之法彼亦斷不輕來彼原有足恃者而又以愈心

出之奴未可易覷也至在秋冬乾燥江河水淺之時若犯必攻山海蓋攻必攻堅堅者瑕則無所不瑕若揚言後錦寧而以全力攻關必生詭計夫越　國都原不可能近攻尚恃遠交伐穢必須假道安有令一難攻之寧遠輕越其郛而腹背受敵從東無此法奴深于兵者也蓋料我無所不備無所不容奴實從且秘然臣不懼也惟目前兩患城堡報于修築然已併力為之郎還未速至深入臣都有可以相當者饒他千態萬狀臣只一味閑易乎常彼之遠來利速戰能戰之兵又利在待戰臣只一味死守令至無得而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如今春臣而懸于經臣高第無發援兵衆方疑之蓋援絕而人方

致死必能死而能生自是古法願以為經臣尤臣罪大矣我皇上只置經督二臣與臣于度外惟至所便宜臣又願二臣置臣于度外亦惟至所便宜臣布置于關外二百里內或斷或續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圖一恰當以報　皇上斷不令奴近關門關內只緊閉不令一兵出入便是萬全勝算蓋不令功便無孫以致敗若貪一躁之利合屬交鋒從前之禍立見此又非可以言悉督師老于邊事能在臣先必不煩言慮也此為治標之法若治本則難言之然又無容不治者也從古未有兵連禍結至八九年者有之則自東事始啟　祖宗之培植厚與　皇上之　德深澤豈能有今日乎此事之至危可一不可再者也今

從欲局之速結焉得而結之然局未必即結歟于勢也非我所得而主而事之理則若有可憑不在于終局之日也纔下手便已了了勿姑爲而姑試之如 皇上頃拆衷 廷臣之議關內外分爲之于兩鎮之三差中爲直提了當之計豈英謀睿慮超越千古直以奴患付 臣等更無可疑況經撫兩臣又是天下之豪杰也何得不殫脊膂畢力策臣爲 皇上完此一塊土撫臣劉詔與 臣關切如左右手諸道臣畢自肅王應豸張春張聖明俱有識有力與餉臣黃運太解運如期總兵趙率教膚最精湔枓氣可鼓即鎮守諸臣諸內臣俱身視邊患無愧 皇上之家督以 臣之迂拙左右其中何功不竟蕃 天下事固成于有所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八 天啟 友石居

因亦敗于多所倚漢多出衆之功則在于能任如班超馬龍虔劉裕額其才可用則盡其所欲爲故成功惟漢爲最唐安史之亂跋扈 長安而不敢窺潛㳙則在 廷之權分而藩鎮之權一也唐室縶羔終賴藩鎮之功至宋始則以 天下恭契丹繼則以 天下守河北故力以全用而無餘幸之遂以 天下確介三代而得失了然奴而能爲 中國患則其獨權一方生殺予奪之自繇生聚教訓之不易而我謂四方烏合當之彼以專我以散 彼以常我以暫宜乎不相及今 皇上以關內關外分屬責有使司生殺予奪生聚教訓專而不分常而不暫猶之予奴也而又與內地之轉輸又多彼此之交護如猶虎爲帳人

日中已無虎更兼發縱指身之有人偷襲搏打之有與則虎之不能爲患審也關內見兵不滿三萬必足三萬始可爲關外之勁關外則六萬餘兵之馬騾三萬八千餘兵與馬見在關外者俱未有此數俟增而補之往時當邊事者或索兵三十萬二十萬 臣今定于六萬餘稍益之修築之班軍耳豈好用寡哉但賦窮于無可措役不堪再籍以遼人守遼土上下井牧之相附寨而有多之用月餉草乾歲銀一百六十餘萬零米三十五萬一千石零料四千七萬四千八百石零兵馬錢糧詳爲定額且守且戰且築且也撫西虜以拒東夷來歲屯種之所入可以漸減海運大良堅壁清野以爲乘間擊隋以爲隨機應變如來致渠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八 天啟 八 友石居

歲方略原不得拘有必不可留者總兵也已用趙率教一人在左也而領前鋒無職不克無嚴不險今前鋒如舊仍河東付總兵之體統以承關內關外二鎮之乏而不可少者餉司也茂完一百六十餘之出入已多于永平蘇州之各鎮而寧遠待餉于關內二百里往返頗覺至艱況爲遼東舊有之官戍宜並設如撫鎮若 臣蘇瞶已久罪戾實深二親在暴不宜一刻戀此但未去一日宜一日經營借諸臣苦心戮力務以生聚爲節省事則年治一年餉則日省一日務遲 祖宗帽悁法制之舊益月計不足日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守臣有餘戰無不足不必修言恢復而遼無不復不必急言平奴而

奴無不平即此一番更定奴自不能爲患即以下手之日爲結
局之日可也蓋人可遁易而着數必不可更移如金城圖上方
略以爽攻爽平之貨如左券主謀先定故也古今人原不相遠
而難成易敗者攻蓋勇猛克敵敵必讐振奮立功衆必忌况任
勞之必任怨衆罪始可以有功恐不深勞不厚罪不大功不成
謗書盈篋毀言沓至從來如此惟樂羊與即墨大矣幸結獨知
于英主今臣與諸臣遭遇 聖明推心置腹踰越古人惟 皇
上與 廷臣始終之 封疆其有賴矣伏乞 皇上察臣一得
之愚 勑下該部 抹擇施行奉 聖旨覽奏俱見石畫深謀
主守不主戰尤是制奴穩着關外另設餉司着戶部議覆朕念

切封疆委任責成不啻推心置腹安有謗訕離間還着殫力防
禦一意滅奴勿以聽願分心該部知道○賜川湖總督閔夢得
尙方劍 北鎮撫司奉 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
本司立限嚴追吳養春贓銀六十餘萬着行撫按照數作速追
解其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工部郎差官會同撫按估計變
價解進以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與拋荒
地土未入冊者查出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漏廠臣魏忠
賢殫厥赤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弊克襄紫極之浩煩省
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勛勞茲功更懋着蔭弟
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仍賜勑獎勵

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采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
三千貫原辦官旗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刑部奉 聖旨劉鋒
會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伏擬即便會官處决李雲佑遣戍方見
陽雖已物故還當戮屍司官高默徐日葵陳拔豪湯本沛光祿
徇情賣法及奉嚴旨猶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碣述地震 鎮撫司奉 聖旨犯人徐自強等着送刑部如律
擬罪張國紀身係皇親宜恪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當送國
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思貴借逆奏之名輙以徐日強等 該旨
爲孫中書 賊寔須 擬 毋庸可請從矣○九月 工科王夢尹以東江有當整頓
之成局如該有可招來之部落從實數陳以圖恢復勝算疏曰

臣向奉使海外風聞尚得論列而况臣所親經之地局外尚得
指陳而况臣所躬管之事何敢嘿嘿而處此蓋一一爲 皇上
陳之仰祈 聖覽採擇焉一名器之當重也海外參遊等官不下
二百餘員而經兵部 題授者幾何人臣以爲多固足以備用
但今日一都司明日一遊擊在文龍固借此以鼓舞士心究竟
得官易而人不知榮文龍鼓舞之術亦窮况一借名色轉遊海
內黃金腰金號于人曰文龍之屬員也在文龍已不知其人之
作何狀供何職矣此文龍亦對臣稱苦者臣以爲隨便授官宜
行于暫而不宜行于常東江一鎮可朝暫而常矣似宜令文龍
淘汰一番酌定地方酌定職業據各將官年勞遊歷登撫具臣

題兵部酌覈除巳經　題授者及千把總等官聽便委用其餘
査其年勞量授職級俟其年深積歲仍與題　請升授　闕與
內地互相升調使明升者感　朝廷之　恩遇而思報望升者
慕　朝廷之　寵榮而思企各升旣以爲衆官又以品自砥毛
文龍亦稱猛士之爲用矣一兵領之當限也臣語文龍曰兵多
則難精而況餉不給乎爲今日計惟汰冗食以足餉足兵以鼓
兵氣擧剿或進攻乃克有濟耳東江兵雖稱士五萬而屯田者
盡充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精選一番或三四萬或五
六萬就津登之本折逕須酌算務令兵不浮于食如有不給而
仍以屯田者足之其屯兵就各兵父兄子弟約定名數務足屯

田之用戰士則厚其廩餼屯田則飽其家室其有餘之家或畫
移　內地或移之寧遠壯者籍爲兵弱者籍爲屯在戶部旣不
苦無米之炊在文龍亦不苦庚癸之呼在遼民旣免凍餓之虞
又遂生全之路上感　國恩下念家保而勇氣一百倍矣若添
餉以責恢復恐中原之物力有限海上之需待無窮是在　皇
上　睿慮特裁非臣所敢妄議也一南兵之當撤也臣聞南兵
出海時名雖數千至島不及一千毛文龍慮其虛弱從以遼人
補之四五年來陰陽之消磨饑寒之侵凌又不知凡幾矣況以
北人補南兵名雖南而實北何益乎乃糜東江之餉三分之一
無除甚留爲舡水手之用外以遼人歸入遼兵其南兵之老

病不堪者汰之南還去姑存之虛名成畫一之紀律糜名實相
稱而士伍無假借矣一餉運之當畫也海外屯田其收入也有
時其支給也有限而與商人及朝鮮貿易挽須餉銀是遼人之
之存活全賴　內地之轉輸也獨天津糧米遲發及時而山東
餉銀發解未免後時後管餉之奸弁遂得借口開報不清以致
海外造冊竟不收入不思遼民孤島中懸釜待炊能待此西江
之水乎合無申飭該省預爲解給務要當年之餉完在五月以
前歲六七月間風便可至餉銜遲月日秋風一起徒兌無龍之
嘆不然亦以今歲之餉而遣來歲之饑矣一部落之當招也奴
人之強以長攻短者靡閒自遼陽廣寧潰陷後奴所得于女直

帛分給各牛鹿部落者不可數計其日用飲食起居不啻宗
國富家翁也聞有征調各抱妻孥相哭視昔之勇健悍鷙稍有
閒矣且其富厚尊寵者皆建酋與種如白羊骨尾見哈北闗魚
皮等部落俱被虐使頗怀怨恨欲逃無所此亦奴之短于馭衆
也者　勅令邊臣廣布文告明招揣誘收其擄二之部落遠之
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日夜不得安枕或亦弱奴之一
端　如謂部落來降恐有奸詐且歸降者少無益于事歸降者多
難爲安插臧以爲嚴爲防束自可無患不然者在奴地爲奴用
詎不足煩我圖度乎統候　聖裁以上五欵因時酌量就事調
停總之使兵無私官官無私民糧餉歸于實用以成恢復之實事

尊 朝廷而固 封疆端不外此奉 聖旨這條陳五疑具見
方略有裨東江軍務着該部作速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劉
廷元疏請改正 皇考光宗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削籍
時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與要典相返故劾削幷毀板 ○平遼總兵毛文龍上言爲尊
旨奏報直陳結局疏曰 天啟六年四月十一日深入擊奴適
聞閩臣至島收歸鐵山後于本月十八日接得兵部劄付爲海
外捷音後至等事謂奴犯寧遠已今三月職竟不知所往須彌
島去奴寨二千餘里遠不相救着職自己審處 務報以圖結
局皆出自 聖裁而部議又謂海外一旅所不憚悉索以供之
者專爲牽制一着今奴西向有如風馬牛即欲職移駐近島扼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八 天啟 十三

要反題復請且驚且喜驚則驚奴犯寧遠謂職不知喜則喜
皇上之及私尉謂當自己審處然職于奴非不知者亦非但知
之者職于上年十月内即發塘報言奴于燈節前後必大舉入
犯謂右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職以先知之矣即經臣高第會
云得職塘報而預令道鎮預爲料理是職之先知巳爲寧遠戰
守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即雲從山發兵本月二十日職
調[illegible]等兵至沿江一帶督發渡入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
及秦王輔生進兵海州等處皆有擒斬奴聞擊回是職不但知
之亦盡力牽制之矣特苦粮餉不足不能與敵久持器具不備
即克復城堡不能站住保守 廟堂以奴緩兵徐歸便爲

職不牽制豈誅奴巳攻圍彼敗正是彌縫之末又慮寧遠全軍
沮遁是不得不爲援兵之計以此指爲不知豈不甘心長嘆所
駐須彌島即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闊二百餘里中則
雲從山前則西彌島再後其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
八十里以水程計鐵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
路去至又州止一百六十里鐵山從水路去亦如之又州與鎮
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西
[illegible]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餘里政不知
何臣作此謊言以欺我 皇上夫冬移駐雲從原爲鐵山樹木巳
盡無所樵採移以就便適指爲規避又不知何人故有異議以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八 天啟 十四

誣此東江今閣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親望見西彌親歷義州
以悉遠近則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
牽之極切職可不辨而自明惟凡令職自己審處一節職有熟
算自信足圖結局 請爲我 皇上一一陳之夫兵事首論人
心次論地勢再次則算有成謀者尤當以之而始局即以之而
終局矣奴酋吞據遼瀋當其鋒者首議三方布置今着止寧遠
暨東江耳以人心論寧遠而遼兵少而西兵多東江則以海外
孤懸無所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山海一線可
通諸凡餉械易輸易足東江則往來接濟春俟凍開直至清明
節後人方敢渡海及冬稍凍前無粮草後無援兵便成絕域使

能站立得定亦非易事然寧遠至遼瀋俱係寬平坦道無險要
含藏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可以設疑出
奇可以制虜水陸齊通接濟則難戰守則得論土洛民風人心
與地勢既以兩得其所以進剿恢復終是東江事半而功倍此
非敢侈言也實一定之情形必然之事勢緣向來　廟堂議論
以東江爲牽制之虛局不以爲進剿之實事錢糧半饑半飽軍
需若有若無奴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奴一過河便言牽不牽
制豈不合全遼不復山海終危奴賊不滅終爲　國患職于
天啟三年間早已料之又豈不念亦謂得過一日經目前之
安忘　皇長之大計職亦于　天啟三年間屢提醒之爲因

廟堂全無一定之計奴伏而羣情泄泄奴動而衆議紛紛更不
以職言爲是急加糧餉軍需乘時勦復致有今日及至今日便
議移鎮此何見也前　請加餉兩年以內分文未增所　請器
械兩年亦未運至所　請舡隻今方鳩工未得一舡應用今部
臣言不惜悉索以供之將示寵人好聽乎抑以此而嚇奴酋也
切恐東江移鎮即失地勢併惑人心無論不能進勦亦不能牽
制斷斷乎其不可者如以職自處之愚見歲餉而　請二百萬
兩今者　京庫山東之歲餉已有四十萬兩再加六十萬兩津
運之載漕向止十萬石今　請加二十萬石山東之價買率糧
歲定十萬石糧總得四十萬石再有不足索之屯田併准東江

于淮膠等處自爲設處買運其軍少器械除三四年分所　請
發熟鐵農具防牌等項除天津運解外今　請准　天啟四年
內制虜前備之科發不必官商置辦竟以部銀歲結十萬兩以
聽東江之自造海上以舡爲命沙號舡尚請造三百隻登淮造
一百隻今　請加沙舡九十隻號舡六十隻共得二百五十隻
欲聯西虜連絡之情以絕奴酋西賄之路鎮印萬頃查結舊征
虜前將軍印何爲西虜熟識即東江能與西虜往來要約無印
不足以取信　請查給之欲謀東江進剿之績併頒餉械接濟
之需上年六月間職難具疏　請內臣一員并　請舊撫臣王
化貞出海督臣部臣台省諸臣屢言之知非東江一己之私今

宜令其出海監督再加東江開一標鹽引照寧遠泊舊例官賣
以幫運郵糧餉足用器械精堅舟師備具連路監督有人東鎮
仍駐東江委托膽略之將授以方略恢復廣寧駐兵三岔可恃
期于二年內夫逆奴進犯止有二路從鎮靜堡進守廣寧便河
當鎮靜之鋒遼瀋來從三岔河過駐三岔便可截狂奴之渡必
如是而寧遠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　神京奠　陵寢寧而
天下完固先結此小局另議復遼平奴之大局再爲鼓　不幾
乎有次第哉只此猶爲今日要着然不自今日要着之也上年
已具疏　奏國蒙部可其議謂尅期兩年不爲遠錢糧百萬不
爲多似乎今日具屬可行此則東江自已籌處之一策也然還

念之　以上數事最爲閫省最爲緊要酌其可以措應亦酌其
可以　併從是不敢隱熟算之籌畫以虛明開倘當事者意見
有主門戶自分于此數事有一不如職　請此局終難圓結深
爲可惜惜以如許之兵民數年之撫練一旦委弃之耳至于東
江之南北官兵饑寒窮苦最可愍嘆上年十月氷結斷運迄今
已踰八月津運顆粒未至去年所剩青州銀兩于登買運者止
至百石除嗷嗷之衆張頤待哺幸得去冬所存之貨換買粃粮
十萬餘石分給糊口至三月終人已告絕餓死無數又移文乞
借于高麗熟米七千餘包爲粆進攻遼陽鞍山等處以撤奴回
具見瘠報雖損兵折將而奴以掣回失職一腔之熱血遂畢但

行軍草野卧地十六夜風雨淋漓致受濕氣手足痰痳百病交
發且以南北官兵奄奄之食束手持斃傷痛切心卧床不起難
以理事　請將　天啟五年以前除山東新餉外凡有　京發
并餉津運粮石收用官員挑選壯丁設在營伍存營器械需船
莫等　項備造冊籍差官查送報部以備查核五年之內用若
干粮養活若干官生兵衆牛馬騾匹庶見職一番苦心伏乞
皇上軫念　社稷安危係于寧遠東江兩地若移撤東江兵馬
不惟地利失人心搖而勦復難期又恐愈近奴而戰守工夫難
完奴不滅而一息之奴氣愈難制也職固不足惜其如封疆何
訓從之爲遠尚有不忍言者矣伏懇　皇上　勅下閣樞會議

速擇賢能代職料理用職之言以終此局不惟職尾大之心跡
且明而　封疆之大事亦完即遣于東壤罔深感　皇上鴻恩
全始全終當勵魂殺賊以圖仰報或曰奴賊西犯職固爲此辭
不知職之焦勞或病原爲乏粮餉乏器械乏同心共濟其非畏
死也明矣使職而果畏敵當日遼事敗坏經院道鎮業已散薨
兵馬盡西使職不知此局當與草木同腐飄然長往也又何以
率三百人而來東江檢僞賊深　皇恩而不能知始局自是知
終局今日何以撫招兵民至數十愈萬而求代則病東入膏肓
自分難以救治恐悞　國而併以悞東江是吐向抵之愚忠所
立善後之左券也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疏說地勢人心極明

不必移駐其請器械船隻餉銀着該部酌議具奏兵部知道
吏部奏　聖旨量能授任朝有彝章量力服官臣有定義各官
年力衰邁的着當自裁其素有品望的着與加銜致仕以示風
勵你部即遵旨分別具奏行○刑科黃承昊請設餉司奉　聖
旨黃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退反條陳塞責着削丁職爲民當差
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奏　聖旨黃山木植久爲奸宄
盤踞差主事呂下問給與專敕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
協力遵照原題上緊追解毋得彼此推諉責有所歸其山場地
畝仍着撫按官丈量等則酌定賦額另行具奏　編修姜日廣
工科王夢尹遵　旨便道詳閱事竣謹陳海外情形疏曰　天

啟五年十月十六日該科王夢尹題爲海外孤軍可念糧餉
防數宜酌重 欽奉 聖明俯擇以固牽制之
局事奉 聖旨海外情形卽着領詔二臣便宜詳閱具奏以憑
酌議不必另自差官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職等以 詔書嚴重
先朝鮮開讀事竣隨遵旨便道沿島詳閱一凡目所親見耳
所親聞者一切情形不敢稍加粧點以上負 明命亦不敢稍
加毀匿以下負輿情明有 國法幽有鬼神上有明見萬里之
聖人下有萬耳萬目往來不斷之舟楫職等敢不據實備焉語
日民爲貴爰先爲 皇上陳遼民之情形而次及其他自被擄
遼民苦奴之虐甚也各島中行有來歸者另婦子女四五年所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八 天啟 十九

不啻十餘萬職等初往朝鮮時梁等以絕糧二三月民沿途遮
職等哀訴者鐵山廣鹿石城鹿獐等島各有安插之遼民自
鐵山至朝鮮之安州麻布川大川等處二百餘里陸續不絕奈
皮骨僅存枵腹待斃力不任兵丈割飼道傍不能起甚有僵臥
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息哀鳴牀蓐間職等必
憐之亦無以益之也渠任向職等號日我父母妻子一家俱遭
奴害安得飽食一日殺奴一級死亦甘心職等壯之而未敢抱
有也遼民萬死一生從虎穴中逃出望我 中國生全之也而
竟以饑不聊生且日夜多死亡者其可憐也此遼民之情形遼
一日遼兵據毛文龍冊報十五萬大要兵卽遼民其冊以外

婦女則老弱者或新來者耳其目前堪用者亦不啻二三萬其
餘不特無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挺而衣不蔽體者度其年貌
僅堪圍攻取陣戰之用惜食不充腹器械不精恐難以搶牽與
之勝也其前兵亦多以遼兵補額恐倘不及時其其南兵固無
日不思前還也此各兵情形也 一日遼官三韓既陷遼來各
衛指揮千百戶等官逃歸內地者固多而就便逃歸東江者亦
不少除毛文龍已用者不計外尚有二百六十餘人有未襲職
者有與戰而無倖糧者無不願食 公家一日之倖而効一臂
之力在 內地者皆隸南等衛支糧矣在海外者孰非功臣之
子孫而聽其流離瑣尾也此遼官之情形也 一日遼生諸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三十八 天啟 二十

島中遼生共計有二百餘人職等回至鐵山越一日卽試諸生
赴試者止有三十餘人如董朝紳等十餘人皆堪進取職等亦
賞其流離患難中不廢誦讀但 內地如山東已容其入闈中
式用示 優恤而海外諸生仍不宜終錮海隅今抱向隅之
泣也此遼生之情形也 一日海外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
登州牟哀海外將者借欠計九十餘萬有登州理刑官亦有還
過者卽爲海算明約借欠亦不下五六十萬據商人稟稱有銀
不至乎衆不得歸而竟甘死乎登者有貧已徹骨而挑水度日
者及有爲人役使而苟食守候者近毛文龍處倆舟之多無載
商人海外以就糾如前人長風波之險遠欲布登株守以待

須叚尚未決此輩熙熙攘攘爲利而往其涉風濤拚性命急軍
匠不過權子母以求償耳今本息俱歷前此者以難爲償後此
者更難爲繼此一不可不急爲之計也此海外商人之情形也
一日停解自旅順至鐵山沿海約二千餘里俱與奴隣耕牧偵
探處處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壯擒弱或彼或此此常情也獨
五月之戰的係文龍身親督陣職等將至皮島而文龍始回向
來我兵見奴即逃而文龍能使之赴敵一往英風可謂貫壯雖
被奴殺傷多將多兵我兵亦略有擒獲已奉有不係渠魁免行
停解之　明旨矣今彼仍向壹策萬全也此停解之情形也
一曰屯田篺子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退隸朝鮮其間整

田地俱以川爲計而無畝數　天啟五等一歲收各色糧食二
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
地皆該國所不耕者或山頭或山坡瘠薄不堪而用力倍艱是
亦可接濟兵民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一曰朝鮮之接濟
朝鮮通　國皆山原野甚少大率多水田總計八道富饒不過
三道其民朴野不尚華飾毛文龍以銀易　中國之貨以貨易
該　國之米而該國仍稱苦也據毛文龍冊該　國止天啟四
年捐助銀一千兩其餘皆以貨易之也此朝鮮之情形也雖然
職等又有說焉總數款而提衡斟酌者天也毛文龍以二百人
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衆歸義之民至十餘萬衆即不謂兇狡

旨之精血亦可謂收遼左之子遺不愈于遼陽一陷越海而南
廣寧一潰望風而遁者哉如毛文龍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
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奴酋決勝負于郊原不得職等不
敢信文龍即文龍亦不敢自信其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
將之道惟在　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遼民歸來者非
不衆若何使之生全遼兵備數非多着何轉爲精銳老職之官
倖作何查皮遼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借欠竟何底止統
新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職等奉　旨便道詳閱與　特遣閱
視不同不敢妄擧市恩止將毛文龍原定花名糧石文冊咨部
備覆　遣東巡撫袁崇煥塘報奉　聖旨據報奴酋已斃其其子

爭立狡黠叵測遣着嚴加防禦一切剿守機宜相時而行勿致
疎虞該部知道本年八月初十日老奴酋疽發背死○皇極殿告成禮部請擇吉
臨御奉　聖旨是即着欽天監行擇吉舉行　諭停刑　刑部
擬徐自強等罪名奏上奉　聖旨是斬犯徐自強絞犯劉應乾
趙三省俱着監候處決其餘依擬發落　兵部奏　聖旨據奏
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閱城略地議招集饑民安插屯種漸復疆
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盡國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鎮
守捐家貲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兵威不振數載逋逃之寇
已罹天誅三韓蔡莽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
之勛于原封伯爵首蕭寧侯給與應得誥券還賞銀五十兩綵

設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救獎勵以示優異
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廠臣同心經理劉應坤原蔭弟一人
錦衣衛正千戶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蔭弟侄一人錦衣衛百
戶加陞正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担當給與應得誥命其鎮將
以及軍丁俱依議該部知道　旅順兵變（按旅順將官李應貴貪淫歌俗說宮人民擒告毛總兵差官撫提鎮遂與民叛兵丁計謀于八月初三二更擒共泡綿賊粹發將撫翦凡兵叛散火拿船逃去又夜放順為宮卜平泡內夜發落列通東運東犄撫山北通就總昔一任不寧放紅崔撫總東壁軍兵運輸擾塞其忠非小北東鎮之所當軍者也忠國守）○陞霍維華太僕寺卿毛一鷺兵部侍郎曹思誠吏部
左侍郎　削奪朱欽相　削奪倪思輝　陞康履張鳳端恭啟
臣延禧閑住（一時削奪諸公皆端修之士而悉以門戶處之如吳淳夫李夔龍田吉等相繼而齊顯要以擒生）

（役于尊之的何怪乎芝蘭前而荊棘叢藪君子敵于人才進退之際可以識世運之盛衰矣）○十月朔　頒
曆　宣雲巡按張素養塘報毛酋乞炭被賞不遂取兵千餘在
於滴水崖邊住牧謀搶李強火燒莊等堡北路參將張承憲戰
殁（是役也雖殺傷相當而頻聞兵終陷胃省親進之戒可不鑒哉）○孝陵衛指揮同知李之
才疏請進祠奉　聖旨據奏廠臣親忠賢恤小民之難謂不給
之資功德被於留都矣至於捐俸以庀造作築垣以固營厥哉
崇食宮厲清勞實難建祠允順輿情賜額宜昭盛典其名祠曰
仁溥着南京守備孝陵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處修祀該衙
門知道　南御史徐復陽削奪　平遼總兵毛文龍進士權燦
前勸學業疏曰慨自三韓失守爲大爲羊何士何民自原鎮江

一撥駐師鮮地忠招義撫歸順之民日以百計月以千計繩纇
而來每於重頂跣足之群有自稱曰某某秀才承售不肯然涙
墮悲儒流之狼狽至此極也臣丞于之衣冠給之資斧必爲安
插職業於天啟三年四月間有進化變夷之揭遍告部院科道
矣後稍稍聞風而至者踵相接數年間不下二三百餘名亦給
以衣冠資斧如初旋又立　文廟權設學政以董之翔望謂
聖朝　闕濟濟楚楚也恂恂穆穆也夫諸生當此流離顛沛
於卓爾短褐不完卒救難饑之時猶不變疏志不改常業循禮
蹈義雍遜揖讓朝吟夕哦正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
能耳前冊使視師鐵山諸生相率趨迎哀哀苦志願求明試闕

臣不勝悲亦不勝喜應課以文藝一一爲之品題讚賞許可且
置不勝收也切臣武弁頗知文墨胡塵孔熾遑計人文顧　國
運污隆全賴士氣士氣伸則神氣振神氣振則文明啟而　國
祚昌　國脈長況我　太祖高皇帝習科登賢二百餘禩猶一
日也雖當疆圉多故而文運丕振所以士脈之靈雖極患難而
初心不渝從王盡切頑從如職猶知拔逆士於搶越之中而逆
士實切明揚之有目今　皇上神聖睿哲超度策淹幾稱野無
遺逸　朝有明良依稀乎雲從與歎菁莪育化追媲周文之盛
治矣獨遠士歸順有年幽滯異域而不得一切甄別之典以觀
光於　上國此固遠士深可悲慈而亦　聖世之缺典識查天

人豈仁遠東驅猾猾安枕有秋復遼土先收人心一聽蒙　聖
旨俞其奏已令遼士在北直隸等處考試科舉業有何矣伏乞
皇上仁同一視羈縻八荒仍准遼士就省科舉或附山東或在
北京一例應試從古英雄每于困頓挫摧之餘動心忍性煉成
百折不回之骨做出千秋莫尚之勛此理之常鑒釐不爽者職
所以於窮荒絶域之間即茹草臥薪而亟亟收郎士類實以士
氣爲　國家真命脈又安在禮義之不爲干櫓而禁御之非盡
頑教哉故遼士不可不准科舉不可不定省地職雖疏弁竊不
避斧鉞而冒爲越俎其亦鄉曾之神明有道於職之肺腑而仰
賁　天威耶奉　聖旨據奏既收遼士亦變夷之後准同文之

議議也科舉省地禮部看議來說　山東撫按議曰曲阜縣一
官監、聖朝崇報先師特典而業已部符受百里之命儼然朝
士民聖刑名治錢穀與列城並稱邑長吏則必其人植根厚而
取路長足以勝其任而愉快者方可免揶揄之口而膺民社之
重乃保舉衍聖公之身息受恩私室既未免委身以狗人而者
選之法又局局生員一途慕青衿而朝遥綫儕輩先已輕之及
其將與事看而日暮途窮之念生其人亦自輕矣年來揭奏之
紛紛雖爾大不相容之勢使然亦以考選之法未盡善遂當擇
官之期可兼更絃之改職等集禮于孔氏之鄉紳商確于同道
紛云改用舉監之便以華勝之路優之爲舉至順也以考選

之權歸之銓部至公也以選歸侯異之利堅其末路至窮也凡
此者所以重民牧非以優舉監實以優生員善乎孔紳之議曰
生員可以作知縣必可以作舉監未有不能爲舉監而竟可爲
知縣者、且每科中式一二人殊恩異數政爲生員而設所議增
恩選以酧缺望、爾停之術、亦蛇足之添、不必拘也既經該司
覆議前來理合具題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上請、合無於曲阜
孔氏舉監中酌定幾名、起送部考選一員銓除任事、與州縣官
一體考滿陞遷倘舉選缺則以明經出仕曾經兩院薦舉者、陞
補庶人知奮勵而事免窒礙於世職永永有光矣、順天府丞
劉志選奏　聖主寬恩下逮戚臣怙惡事奉　聖旨據奏張國

紀亦跡多端、朕前姑令悔過自新、以全國體、如何不見省改还
者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慰朕敦睦戚臣至意、勿得抗迷不悛、自
取罪責其嚴禁蜚語、已諭緝事衙門體訪拿究仍着實申飭行、
該部知道、泰戚臣敢藉以撼母后也何其陰哉○山東參政分守東兗道曾文衡
計擒賊首鄭江等東省以寧、鄭江鄭海流賊之雄也四方亡命多歸之雖托巢開州而其出設爲
害則東省受之近聞張加佑羽翼既剪之役亦且奔投江海二
賊自固矣二賊不剪則餘黨旋散旋合此地方之憂也今以分
守東兗曾文衡之運奇設伏兗州書泰將陳恩明之賈勇登先
二賊一發一擒而射死孫東溪汾擒馬兒等四十餘名則巨魁
不紀漏而零賊俱釜魚雖有遁跡之張加佑早晚可得也從此
兗東一帑居者行者俱賴以爲字宇　九月二十日京兗道曾
文發後會兗州營恭將陳思聊黠擒于初八日等前後共捉獲
□忝張三兩等九名錄獲对一上等馬四巨魁九杆又于十六
□錄門本遣家丁范大虎等直振新聚呈家此地方縣過賊首
□丶溪等率領強賊一磣宮丁奮勇向前射死賊首孫東溪叢

馬兵取出銃砲逆上旗張擂鼓若如兩圍用火箭攻擊活戰
馬犯部身全等家屬小寡并為主吳萬要等三十名馬一匹盔又
二顆鎗刀十一件查在庫經傷家丁李名重傷民壯龔才等曾
十十八日率領中軍官武人夫役同本道家丁范大虎等率
參政管令明示撒兵稍伏精毅于賊近由汲處至五更將分直
抵阿州白積集與賊對敵擒獲賊孟可成等有賊首鄭江部
海賊馬中出集于官兵追捕兩晝乘馬舞刀如風雨驟至官兵
將都江等團殺二賊旋回旋復殺出兵丁放箭射馬將鄭海與
射且鄭海誘馬被縛三面伏兵俱至復射死鄭江陸斬首級二號
賊楊鴻宇戰敗自刎見獲賊首鄭海并強賊孟可成等獲馬二
匹○內官監疏頌魏忠賢殿工奏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
遲延未舉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朕躬襄茲鉅典老旨厰
臣魏忠賢心無二慮算有定謀惟斷乃成經始貴惟王之下用
人則稱提衡致將作之勤關節有方財用寬于久詘勞來不忘
庶民悅以忘勞遂使戶牖可銘家宁堪御俾朕藉手以稱繼述

厥功茂矣其晉秩為上公仍加恩三等還賞一百兩彩段八表
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敕獎勵原封太子太保肅
寧侯魏良卿晉封寧國公世襲官銜照舊給與應得誥券以照
茂賞其餘內外大小官員著該部優敘具覆 兵部道 敕書
明職掌奏 聖旨據奏黔事勤以成撫之局持論甚當況去
黔千里有難遙度着督臣移駐貴陽與撫按諸臣和衷商確共
圖蕆舍依議行 遣喇嘛僧鎦南木座等往奴中偵聞 遣撫賞紫與奏
以本僧久居五臺有神行史 神宗皇帝御賜勅書法衣其人
堂閃解脫塵務不歸了依受 朝廷世恩止求一當以報
上恩先遣朋成等偕往奴寨 宣諭稅 ○兵部復奏西仲明假
其向背隱伏之意以為征前撫定之計
兵盔官兵征剿大提奏 聖旨勿爲之詭言賊猾異撫按方略

可嘉還用相機策勲以待俟擢文臣周鴻圖蕭上達武臣張雲
鵬胡從義及餘有勞吏士土舍等員或宜加銜優敘或宜一體
紀錄俱依部擬以酬前勞而勉後效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梁
夢環上疏頌璫并誣參諸臣奏 聖旨據奏厰臣忠猷勞瘁克
襄大典況幾先慮潛消亂萌功績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依
門戶居官貪贖程註附權吞闇賊私很藉俱着彼處撫按照原
參數目提問追贓解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賈友洛名著削
籍為民追奪誥命程良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除名永不敘
用該部知道 將預識逆璫流毒之所爲訐目放 不具載而其中借媢嫉善者皆爲括出 ○戶部主
事徐天鳳奏臣親死難甚烈奏 聖旨徐朝綱以身殉官闖門

死難忠節可嘉恤典宜優着照近例酌議具覆該部知道 十
一日建極殿豎柱 削李周用賓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 削
奪沈應時周汝弼萱總良 按是時被削者非日門戶則日邪黨書頻至正氣塞矣 ○兵部
奏 聖旨厰臣魏忠賢奇勛茂著謀猷一先辭廕都督同知可
勝廕尚其孫魏鵬翼廕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給與新銜誥命
王體乾等應廕弟姪王之良梁柱石化珠徐太弼李文學劉學
孟李之榮俱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劉天錫等三十七員各
廕錦衣衛百戶內有見任官應加陞職銜者俱依部擬都縣新
銜給與應得誥命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奏 聖
旨覽王奏佩晤敬之遺言擴王辰之舊德和權東鎮愛戴中朝

忠貞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戍迢遞難處久客累主生寡食多縱使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外乎雖然奴亦并愛王之國而不攻也毛帥在中覇牽制之者其在王國則亦脣齒之依也海上糧餉朕近責令該部多方區畫剋期接濟逃難遼民或精壯可籍或刷島可介或內地可徙亦毛帥悉心節次計處俾無重爲王累并力協心王亦重勉之奴酋巳斃休息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十乎在中所關尹義等事情一一明辨傳諭之言不足介意朕之注念待國當不減王之傾心於朕也王其悉之該部知道○十一月　陞陳九疇太常寺卿　削奪張鶴鳴韓于宣郭鞏等　削奪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鍾英以上諸臣俱以門戶被削爲之掀腕○御史梁夢環疏參南御史梁克順削奪同室操戈故爲論快之○禮部奉　聖旨徐朝綱合門死節忠烈足表世風奉賜謚廕與建祠立坊照張振德事例賜給其妻媳孫男孫女袁僕等應附葬附祠旌表俱依擬行巳而贈光祿卿廕一子錦衣千戶世襲　十八日卯時南京地震　留都禁地積朽生煙本年者月一十六月四更府西帝字門吏報稱紫城煙起各衙門往救遂望不見火光止誇經堂堂後空地有土堆廣數丈高數尺則係成灰煙乃刈除見煙氣如被從土隙中出循隙挖掘土下多是石炭不下尺杜剩坊堆積朽腐蒸鬱漏者如葉焦者如炭欲燃未燃氣熱如炊兩日始滅識者謂煙于腐朽木更能生火理或然歟○遼東巡撫袁崇煥酌度主客官兵疏曰鎮守寧遠總兵趙率教稱自奴酋發難征調邊兵戍效已可槩見而該鎮費安家與盔甲器械馬匹且沿途行糧賞

苦驛遞將領敎馭無法爲毒有不擢言者况正軍未必盲來民轉而僱此傾逃之遊手乎時原無固志臨敵必定先奔在此徒張空名處彼巳捐實餉况如邇者毛酋挾賞邊兵潰關九邊不宜舍巳以芸人本鎮懇思合無宜大山西三鎮客兵盡行撤回即集無糧之遼人照數充補一以免省直各鎮征調之累一朕堅遼人效死之心查得三鎮兵在關外者冗兵共四千一百三十七員馬騾共三千八百三十八匹頭乞行題請發回以壯三邊聲勢其原携來器械盔甲馬匹擇其堪用照數俱照此存成價一更張間而遼無窮之利等因到職職隨處寧前道畢自肅面議深以爲傾該職看得東事調募以來糜無窮隱禍誠有如該鎮所言者若川酋之變實起於調募則該鎮未之言也使調募而有益於遼寢可與內何嘗剿乃剿到之兵寧但不能爲遼援而主客不安先巳爲遼之擾人人知之人人私言之而卒無人公言之者以事關封疆兵一撤而事生誰執其咎鎮臣用兵之人也職兵鎮臣其任遼事而爲執咎之人也使此兵無損於蒯遼有益於遼土職將厚拊其中以濟殘邊無奈其不足倚仗而巳糜盡各邊之物力自處稍破成議而放之還即招遼人以塡之一轉移間而徵此兩利事之至大而不容時刻緩者也至關外不若無兵只若無盔甲器械馬匹劇量擇其可用者留之馬約二千甲器稱是宜依該鎮所議價值照數給還俾職此

中無與可給念此四千二百之兵三千八百之馬每月應費糧
銀一萬二千餘兩應供三鎮盔甲器械馬匹銀兩不多豈二萬
餘金即於餉司裁支內之糧以給之只兩月之餉便覺寬然裕
又處戶部爭執如從前兵餉中節省者即據之存庫而以馬匹
盔甲指爲兵工錢糧夫馬甲器械兵工職掌而爲邊加派之新
餉亦非戶部之歲供皆　皇上之赤子合而相助總之以　皇
上之金錢圖　皇上之邊事諸臣何容心於其間哉伏乞　皇
上勅部議覆設然必行九邊幸甚　御史張汝懋請追諸臣賍
數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任楊嘉祚易可壯相倚貪濫多貲等
金數目具有冊案可查賍私易訛着行該撫按提解將秦內諸

項勘實勒限追解以助大工游士任雖經遣戍其賍數着行原
籍撫按另提家屬追比完解該部知道　御史陸獻明執陳黔
事節略疏曰職自天啟三年九月未差按黔十月　陛辭疾趨
至黔受事迨四年改差湖廣又於十二月入楚至任計奔走於
黔及料理黔事者一年有餘故叛酋之情形黔務之得失聞見
頗真嗣茲雖馳驅楚域然日惟黔餉亦日訪黔情每娓三載西
南無能出一畫職逆佩至今遺皇上南顧之憂第黔事有實應
甚費周廻今局敢煩稱以瀆　睿覽姑撮其械槩而略陳之其
有敢有未能　行者二有藉當酌議者一有急應整頓者三有
速宜嚴禁者二安酋抗天作逆猖獗生靈執戮撫臣致全省幾

爲墟莽之區迨今費　國家金錢無算而豕囚殘魄尚肆荼毒
非斬馘　獻俘易伸　國法顯戮之目前力不從心無論深林
密箐之巢不可再試賊張充脫之賊莫可窮追見今將兵徵餉
餉寡難支彼兇難見宜須有徒且苗仲另子諸苗偏甘助虐欲
問罪深入既犯前車欲出奇取勝又無從下手故今之不可即
行者剿之策其一也剿既難用其庶幾言撫乎第四五年來黔
中當事者固欲討其首逆以靖一方未嘗不望其悔禍以圖結
局况桀驁梁魁餘從覺政煌煌　明旨謂宜可格豚魚而賊好
音爽就知其狡計深情一味侮弄悖慢之說不可　上聞詭云
受撫輒肆邀貨我方幸就條鑣彼且轉恣殺掠益窺貴陽之兵

力尚怯以爲眞可誑何而略無意于俛首向化故今之未能即
行者撫之說其一也夫既不可輕用兵以堅其跳梁又未能議
安傚以馴此反側則惟有修備固圉以徐圖之耳計貴陽武塞
雖言不振然武弁如林士卒不下五萬以捷伐則不足以防禦
則有餘黔六衛官軍久已星羅碁布三岔陸廣鴨池等處亦在
在設防今年有三月初三之失事則因賊之驟而掩至出我不
意耳若號令嚴明烽堠無望即耕種之時賊自不敢來犯我而
文武同心一意網繆諸凡練兵蓄糧懇田養民常常振擧元氣
完盈禁衛益固矣今　皇上勵精而首中外臣工悉心而盡職
賢勞忠漸次可勦可撫且安位年日長大自有愛恤爵土之念

逆者可以不煩勦撫而自開獻道矣所難者一日局不結則一
日黔餉不休當事歷變之然有一說焉假令此局目前遂結而
善後之策須兵須將須吏濟濟不能吸露食風乃全黔有粒米
可供官將可給否也黔餉其遂可盡撤乎第加派不可為常楚
民又已疲困事窮則變法弊思更所當亟講者此也黔地山多
地少然寸寸耕熟雖軍需不足民食可資自逆彥踩躪屠戮而
後實賊一帶及六衛與遵義諸處之民不為荒邦散竄則為異
省流移野無青草滿眼蕭齋天啟四年每斗銀至八錢一自當
催運餉米之艱檄行召集耕種迄今二年而成熟者十無五六
今年米斗二錢近聞每斗一錢六分則工田漸墾之效也謂宜

兵可屯則廣為屯民可召募則亟為召募應給農具者急處農
具在兵則責之衛所在民則責之府縣行至二三年徵時之豐
稔察殆有積儲稍稍見而果收之衆有不躍躍樂悔者乎所急
整頓者墾田其一　祖宗立法郎邊徼僻陋不詳黔之應衛所者
即有衛所應營哨者即有營哨蓋因苗多民少布防固佈彼營
哨有官軍有屯有糧防禦有人道途無梗迨法弛人亂苗之
山衛卒皆窮軍為之痡尋不惟苗棄民而軍亦化為苗矣往職
駐鎮遠時議清查而官軍無糧可支無屯可耕營哨無所始壁
理營哨以補官軍之舊額設處夯粮為官軍之養贍重懲其通
苗者闢士農工商之坦途而改差來代該法遂中輟第營哨不

理各苗橫行民不安生誰肯內治生而外禦侮譬如人家不能
自保欲令之拒盜內外必不得之數也所急整頓者營哨其一
黔因民夷錯處故文官率多兼治民道亂之責自監司各道迄
於府縣正佐先年宜為虛設邇來苦難畏亂人思裹足銓除陞
調其地者除司道任事之外殆乎不到官林有名地名無官大
率兼攝事代庖衆魚肉疲民多所云田土營哨之事疇為料理
今合行銓部陞調者部科既限其到任撫按亦嚴稽查催督之
外計時除處任勞有功地方者撫按列名　上聞必加優異應
規避苟栽思畝屬腹裡處輕則降罰重則罷黜再則從固其勇
往之精神壯沿邊之氣色增區區役茸何能為哉所亟整頓者

官兵其一蜀滇之烏撒烏蒙之郊霑亦諸土司皆安酋之至戚
若安石枝窮思遁此皆其通逃主也猶可言也搗巢之役若革
鎮不助兵助餉於安酋至今得以肆毒負嵎撫臣王三善豈遽
難滇蜀土司大有力焉迄今米鹽火器等並資藉彼中至於廣
西四城州其土官有被黔之責而奸民需貿火藥于紅苗縱其
肩摩蹤接酋益有恃無恐到底為驚夫土司土官豈不關省統
馭者乎倘各省撫按司道留意遏絕母為淵藪母為輸輓安酋
至坐困釜魚籠鳥詎敢抗旅拒順所速宜嚴禁者一也黔省郭
外即係仲苗再進則蔡家仡家諸夷皆安逆腹心距烏江之貢
之遠之族盤踞而兇於更出安賊之上回賊之前茅役勤也宜

兵少則紛紛來栽官兵多則徒為謙踐使肆阻隔思為振刷
無良法惟計安賊在江外急切不能兩江回獲諸苗宜揀勁兵
一枝拚出洗剿稍稍斷其輸助之途逆彥失一臂而要害既防
自無待剿蓋剿固以禁之也不亦治剪一策乎所為速宜嚴禁
者二也凡此枝狀俱屬實事年來黔之撫按司道固已熟計而
力行之何俟職嘵嘵之贅瀆治黔之若舍此別無他奇況職三
年在黔在楚無日不以諸事為念今設重以講勦而輕於圖維
恐全黔終是殘破之景而餉黔更無息肩之期何所藉以紓
聖明之焦勞乎頃覩 皇上深雲黔粵且欲更換督臣於以仰
見 九重莫安疆土之思所疆列正督按諸臣事也伏望郎賜

省覽應黔議者亟勑酌議應申飭者嚴加申飭黔地蕩平可期
而楚蜀滇粵俱得享有寧宇矣 十二月 禮部奏定 三王
之國日期瑞王天啟七年三月十一日惠王三月二十二日桂
王四月十七日 兵部奏 聖旨據奏三王之國應用符驗旂
射車夫轎等項預為措辦便依議行其舡隻迴照舊與所載數
目護送以應篤厚親藩至意 兵科李魯生上言黔師已老奉
聖旨黔事勦撫迄無成局皆因事推相掣意見互異這本議裁
撫歸督即督兼撫便指揮而專責成說固是依着行王瑊楚人
不便督楚因夢得曾敘未見條畫該部議與別衙門另商堪任
總督的推四五員來着以憑點用吏部知道 東廠點三年糾

奏事孝 聖旨都城奸宄叢生廠臣魏忠賢肅法明刑俾無漏
網據奏三年緝獲功次情蹟章皦屏逆豺狠茲至詳晰朕心嘉
悅着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還
賞銀六千兩采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敕
獎勵以示優異楊寰孫之鶴發奸擒伏能並其職着加太子太
保錦衣衛僉書照舊管東廠理刑事其劉德仁等四十員一併
照例優敘 兵部奏 聖旨田爾耕緝紡有功着予廕兒男
正千戶加陞二級以優忠勤其官旂陳國善等俱依擬 閏中
賊首楊六等就撫先是賊窟紫織瘴毒閩也撫按諸臣制設奇宜威布信賊魁楊六等率衆就撫且圜而
用之分兵列營使貪使詐計莫善矣部議宜以其衆散處各營使殺賊自效貲免罰功費赦其抗違驕授者治如法 陞

邵輔忠兵部尚書仍管左侍郎事郭鞏陞左侍郎呂純如陞右
侍郎霍維華陞兵部添設右侍郎加總督閻鳴泰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遼餉黃運泰戶部尚書 陞楊邦
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陳叢胤大理少卿陳九疇刑右侍郎
吳淳夫右副都管太僕事馮三元右副都御史田吉太常少卿
仍管職方事 陞許顯純右都督加太子太保崔應元右都督
仍管司事敘封獲國濟運金龍四大王通濟平浪元帥從總漕
蘇茂相請〇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糧餉巡撫貴
州湖北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屯遼地

爾臣前具疏　請屯　皇上鄭重其事　待令從容酌議而習
師王之臣疏　請斟酌處屯田之妨民也誠屑服　明言又感
同事之忠告夙夜祈慎反復思維便兵妨民豈敢言此而不知
邊方非腹裡比遼東又非他邊比止有衛所之官舍軍餘耳嫡
子為官庶子為令正子為軍次子為餘非若腹裡里甲而滋戶
也又非若山陝邊郡縣之邊軍民錯處也故其地盡為軍也
腹初移徙以實軍軍戀而世其業承平以來以　天朝武邊人
其言民而餘丁不復知其長即正軍餘丁其身為正軍之儲也
殺稅愈快其志即正軍亦置其身貿販中軍失是以無兵屯失
丼以糴飴而調募轉輸遂流毒于天下矣我　皇上撫綏　中

興　明燭萬里何侯職言但其　疏言原未經陳今職敢補祈
祈于　天聽祈：天塹之下垂也　請先言不屯之害今日全
遼兵食所仰藉者天津之截漕耳　國儲外分　京庾日詘一
不便海運招商沽酒那移交卸多貲致北直山東民為之疲累
二不便米入海運紅戶吝官沿海為奸究漆水和沙苦蓋尖法
該管道聽豈不加意而糧料數十萬安能數百里訴非一手一
足之力米爛不堪炊料絕不可飼水兵飢貧之釀酒之家而另
市其值者本色有名而無實矣兵又以折色而兼本色之用三
不便遼地新復土無所出而以數十萬之坐食故食價日貴兵
與官餘交受其害且轉販而奪龠門之食剩且以遼害四不便

今調募到者俱遊手也不以屯羈之而久居世業倏忽逃亡日
後更能為調募乎五不便兵不屯則者身無所顧之恒產安能
保其必有之恒心故前之見賊輒逃者此皆烏合無家之衆也
六不便兵每月二兩為餉豈不厚但不屯無業以家商食物不
豐之處百貨難通諸物常貴銀二兩不得如平時他處數錢之
用兵以自給不數而逃亡七不便　請更端而言屯之用計伍
關屯計屯按伍而寓買之法不得行便一兵以屯為業可生而
不可世久之化客兵為土著而免征調之騷擾便二屯則人皆
作飭而遊手之輩不汰自清屯之即為商便三比伍而耕同作
同止技擊馳射伍之相習耕之即所以練之便四屯則有草有

糧而人馬不饑閑兵且得剩其前朝月餉修整鹿食鮮衣怒馬
為一鎮富強便五屯之久而軍有餘積且可漸減折乾月米以
省餉便六城堡關道有會有溝有封有此木種根高下縱橫聯
絡胡騎不得長驅便七夫不屯之害若彼屯之利若此職受
皇上知最深忍阿私借力不盡臚忠言而以全遼為　天府漏
危負　明主負所學職竊感矣但職考　祖宗制度在寄九邊
各省無不屯之軍兵寓于田故不征調而有兵不轉輸而有餉
職又考　歷朝屢飭邊左以開屯而畏難遠怨無人肯任又考
國制凡開屯者俱官給牛各種其富豪可稽之月職亦不敢
比例以苦歲供故止六請于七年海運額米之內析本色十二

萬五千石為銀十萬兩以作民本此不逆將吾兵應徵者特領
之而以米折致牛具不放更貸設不然耕于來春必與養牛力
于今冬倏忽年終最難措手此職所以亟 請于 皇上而更
望當事者之及時乘機也若大屯之法則有 祖宗之制在非
奉 祖制斷不能調人情無容職一毫作意者其言前已宣之
臣逐段清楚照營萬畝軍六千人餘丁三十人之例先擇腴者
以給官給軍而世世不失業業不失則伍皆有人正軍餘之外而
有剩地則與沐朏之世家及流寓者令其出力開墾俟成熟而後
願輸千粒草菜者聽不願者不強之以招來若歸草一帶則春
且通營布散以耕俟城堡已完并收可耕又如寧前法自此而

廣寧河東一城一堡漸漸以進我不勞而虜日促由此行之不
憂奴于不除必為我擒矣足食足兵要邊制勝無有過于此者
職伏覩 皇上 聖明 英武興利除害千古大有為之 主
歼也而愚臣親忠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稷契夔龍之選以主
督閣鳴泰職之知己經臣王之臣職之同心而內臣劉應坤閫
丈孟用等與職約矢恢復融以所遇非偶故敢卜為之必成伏
乞 皇上 勑下該部速行議覆即將米折銀千是月解到卿
職分經各營官軍買米餉其底屯戰守三事隨變而應如環無
端 皇上勿謂職健辨飛也屯政故則我無敵之方略也而鎮
臣遺辛敘可饒克 國硯一 皇上始終任之職始終為之保任

如為而無成有三尺在職斷不敢以意斷事而身試法也 陝
西延撫張維樞奏言催解捐貲銀兩奉 聖旨張問達竭力捐
助身已在故恤典可採道續完銀三千兩作速解進以助邊餉
其未完銀數着撫按行該家貲奏請定奪該部知道 劉其忠
徐大化[illegible]張問達 [illegible]與[illegible]時[illegible] 宗人府請 敕
[illegible]周延祚[illegible]府丞[illegible]慎行補糈勳主事南京太監
[illegible]頭名某[illegible] 御史劉徽疏參諸臣奉 聖旨覽奏
[illegible]金不下百萬着該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劉弘化
[illegible]贓變賄亦有萬餘該撫按嚴提問追贓毛士龍邪黨渠魁盜
庫納賄有據着法司提來究問追贓房可壯樊尚燝侵欺贓私

即行巡按御史徹底清查追贓具奏樊尚燝先行革籍為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遼王之案戊孫懷行為遼藩劉志
選所誣參也 督師王之臣恢遼議疏曰切念東事荏苒九年
國匱民窮心殫力竭從來無一勝着人日言滅奴而奴終未滅
日言恢遼而遼竟未恢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也臣自晝守關
門旬月 來惟與諸將飭戰守之具期于一當奴賊若天厭奴
氣一旦暴亡豈非陰授 中國以恢復之機而在我卽當應天
順人為覆巢絕卵之計似亦無容再議者但廷臣偷安成習舍
正路而傍趨仍前畫餅則遼事終無歸結日奴愈出愈狂而
皇上東顧之憂天下望治之願將何時而可慰乎臣用是日夜

孜心謹條議數款一據廣寧以窺河東一定軍營以固根本一調班兵以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一設道臣以清屯馬一合水陸以張撻伐一用西虜以壓東夷一合閔亭以通脈絡一集衆思以廣忠益一絶和議以杜釁端此皆目前急着舍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遼謂之畫餅臣先任容云府有慨于中不敢明言嫌于越俎及任撫關骨鯁不吐者又將期月若再坐視不言瀕賊之怨死不足贖幸遇 聖明在御弊轍盡更因思轍之弊莫大于遼 國家經費莫煩于遼邊備廢弛人情玩忽莫甚于遼若不及早更張無論外枯中乾日甚一日而養此附骨之癰含牙而不用直至潰而爲大命憂何嗟及矣說

者有言奴已天亡其子易與。世豈有僭號稱孤之人而易與者乎臣身任封疆區區狗馬血誠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若快志榮名漫營私智以僥富貴利達之倖臣不惟不敢且亦不去也今日惟望 皇上不厭再四丁寧此事遼臣毋彼疆此界毋外合中離必肝胆相照而後可以共濟有一相左事必無成仍 諭諸臣毋再執和議蹈宋人自愚自娛之弊茲者虜能謝孝亞有夷書自稱大金已天命元年即此觀之果係恭順而來降乎若未降也果可以成撫乎或撫異日而始撫之則不可不早爲計也更望再 諭司農强臣有事拓土非循進守轍之日必須表裏相應使軍有餘資方不墮覆轍後至于海外孤軍了無實餉荷戈終年

無時情甚堪憐如遇大壁疾呼亦當急爲之所毋執[illegible]困同仇北志銷戰士雄心將見 諭命一傳而[illegible]甲而氣自倍矣如以臣爲不肖言之或水必能行行之未必能效 請即將臣罷斥另選能者任之幸毋使中外議臣如土木偶人不進不退塊然獨處唯 皇上一言之斷庶邊事有更新之望人情有鼓厲之機轉弱爲強變夷爲夏而 封疆 社稷當另具一番景象 臣具 疏將發適接撫臣袁 題稱爲職差偵兼探實回奏事內稱遣使偵虜備叙將命反命種種交接事情頗與傳報各官所報于臣者兩不相同至于喇嘛東去時臣在關上遲不知其根因後知而急止之則行已遠矣舍 疏

稱與臣會議僉同又謂令詞 上聞臣實未知何敢謬認爲知而自欺欺人也適本僧至關即呼問之僧言原稟並未及臣一字不知撫何據而疏名以 聞也臣曾不可其事而又會同其疏臣豈反彼至此倘 皇上據以問臣臣將何辭以對臣推[illegible]無他長惟是勿欺一念蓋自幼學以至于今矣並乞 聖明垂察

一日修城堡廣寧附近悉爲瓦礫自西徂東務先逐節挨程經營安插而民可屯兵可據也 次日定軍營關外至寧遠二百里之間歸附甚衆宜將一帶選其將有謀而兵有勇者移駐于遠海大小各城一以衛民一以禦虜扣滑不替而遼民之歸附者占籍一定永爲世業官不地爲傳舍民不以官爲過客如是而可守可戰人心固矣 三曰調班兵河西五百城堡兵牆者三十餘處大而要者則廣寧錦義淩河屯諸處皆當藉治然借力班軍酌請工費以成板築之實 四日分兵民屯在列屯使將士從事墾耕可乎朝廷以原餉餉兵息在復遼遠復而兵可裁餉可省矣歸東遼民焉能家給而人嘯之仍以遼土

處遼民役各自食其力未可餘之計兵以豐其生路也濟也馬馬匹創死一仔官軍開報郎飽貫請貫續會進倒死忽多正以倍察窮人爲一大滿庭宜奪設一風力文臣提網領而讀效之六日合水陸三方布置局面又成會遣兵會肯于登濟卑江聲忌已道若并力同心各出輕兵分道而畏說之此刮騰之道也七日用西虜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爲復也復能之許乃岳見我兵不振無志欲糧國而漢散奴即多方要結不惟余千友與哈喇愼察罕諸酋約將料炒花等背已乔其餌推庶琉不符受譯審數兵王世忠係北關金台什之子振奴傾叢苦築号傲痛人骨感天朝收錄一日未皆忘奴也且世忠之騙參衍竊于虎懸虎驚甚注意已許助兵報饒令鼓舞而葉綜之以于十萬師矣八日合開寧欲督撫同心復遼也九日集策思十日絶和謀年來奴受撫于西虜度掌干朝辭一且法和後必讎心是益敵以自孤也近日通收道都會壹黃難其廿示於從人全投附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就哉以參金帛青哈喇替他市孝求和反效別人與他虜他我們也不知扶須他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且此議一倡奴酋愈得意不西攻虜剿而攻鮮先遣晉人伐假道諸謀而徐爲取虜之秒計決

丁卯天啟七年〇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賀、鳳陽府戶軍民李光春頌忠賢建祠德祠、決孫文豸顧同寅、文豸入倉鑛生同寅昆山人以祿忿臣諸從羅殺身之禍夫亦自取焉耳〇削奪齋命官汪輝驥從宇開住、給內臣劉防余文鏞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崔文昇總督漕運疏通河道查核京通等倉李明道提督漕運疏通河道〇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常思滅虜恢遼以報 國今聞奴子蠢動精銳西虜巢穴必虛宜秣馬厲兵長軀直搗以截斯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關門度該帥義勇夙著計必出此你部即刻差人傳諭知道了運着水陸倍道速達賊首有功之日破格優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商制勝之策以剿朕東顧之虞 盜竊 大璫神器嚴緝之 兵部覆奏偵探

獲捷奉 聖旨運雲島之捷雖斬獲無幾而標道代謀之方略將士用命之勞苦亦宜欽酬李嵩茁駿登俱加一級楊國棟繼已加銜、特恩論功行賞豈得獨遺還着再加一級餘諸吏士分別升賞俱依覆議行、御史劉重慶開往、削奪曾楚卿皆以門戶懸生〇總督閻洪學、敘陳進兵形勢移駐地方疏略曰、臣不才謬膺督師之任東西南北惟力是視誰敢擇便偷安顧揆職頭不係臣身之在彼在此第論事之濟不濟耳若徒聚三臣於一城鰓鰓焉日講求剿撫之局、臣以爲不必爾蓋剿與撫立名雖殊致效則一主剿者不運得元惡而止豈能殄滅此種類主撫者不得元惡將於何處歇手乎此段見解臣與黔之撫按二

臣若合符節毋庸更爲推敲總之欲議撫之功必先修剿之機地居一爲機之所在即是、臣身宜往之所在寧必拘貴陽哉、臣書生也不習爲將視之往事竊謂黔之屢進屢衄豈盡緣將懦兵弱之故正坐不得地機之故耳說者病之曰輕進似矣而未及所以矯輕之方夫撫臣王三善時其兵一十餘萬也而云以輕敗督臣蔡時其兵百七十餘萬也而又云以輕敗今倘不及前之半而兵僅可三之一據何術而能矯輕爲重耶、臣嘗聞之琴瑟不調必改弦更張之茲欲轉敗爲功似宜舍貴陽而別議進兵之路也何者貴陽之形勢利於守不利於攻大都與蜀之綦黔相類而險更倍焉自貴陽百里至陸廣推河而守猶易爲

方自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寸寸皆賊巢、賊前可衝我、後可包
我左右可邀擊我、非得奧正兵、勁兵健將、贏糧景從、必不能進、即
進必不能退、按兵法地形之篇曰掛形者可以往、難以返、掛者
懸也、下順而上逆也、可以往乘小賊無備也、難以返賊有備而我
不能出也、大方之役一一犯是、可爲明鑒矣、今且不能往、又何
論難以返哉、先是臣待罪蜀中、監納谿軍事、訟言此地不宜進、
宜從長寧進、聞者無不掩口而笑、迨一潰、前督臣朱　盡掣納
谿兵於長寧、鼓行而前、將永寧遂克、雖谿兵力稍厚、實得地
利故也、論黔之地利、以臣愚見、入手工夫宜從永寧始、蓋制狗
者必繫其頸、捕鼠者必塞其項、今賊之藩籬東爲播北爲藺、業

已盡撤、獨畢節一路與西爽通耳、孫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
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赤水城郭尚可憑而守、宜結老營於此、
一面整頓兵馬、積儲糧草、事事庇具、然移營漸進、四十里爲白
若、六十里爲層臺、又六十爲畢節、至大方不滿六十里、賊必併
力而禦、非重兵不能奪而據之、畢節一據、則四爽交通之路斷、
而大方震恐、然後貴陽遵義之兵尅日并進、賊必不能支而爲
黔、獨柄在我、是乃繫頸塞項之術也、按臣之　疏所云貴取之
二逆者、端在此矣、此舉宜爲久不爲者、蓋緣貴陽至畢節三百
餘里、中爲水西隔絕、黔之撫按總兵俱駐貴陽、豈能分身越險、
永寧之道、鎮兵將俱隸四川、又豈能舍己芸人、以故類年置而

不講、使必據之要害、棄爲甌脫、可耕之沃土、鞠爲茼萊、良可大
息、今省會根本重地、撫臣王　按臣傅　綢繆素預、縱躭躭睥
睨、必不敢長驅深入、願　皇上一以　委之二臣、斷無他虞、而
畢節之役、臣不敢不以身任、蓋論臣身之部、次似舍近就遠、舍
易就難、而論用兵之機、宜實舍遠就近、舍難就易、臣何敢自便
其身圖、而坐淹歲月、以負　皇上之　任使耶、臣度其經費、除
見在額餉外、非更得百一二十萬不能辦、前此督臣蔡　嘗以
二百萬　請矣、然止就貴陽論、後此督臣朱　除見餉外一百
萬　請矣、亦止就遵義論、今臣合全局而所　請與二臣約略
相同、寧有儉而無奢也、倘蒙　皇上　俞臣之　請、臣即當率

貴州新任總兵林兆鼎、四川遵義監軍道參議盧安世、同入永
寧、一意料理赤水畢節事、蓋兆鼎駐永寧、安世駐赤水、地利爽
情、如指諸掌、與之共事、誠事半功倍者、度一年內可完此局、不
然每年而各六十萬、兩年亦可完此局、驟聞之似費、細按之實
省、此策之上也、如以餉無所處、則置臣身於活地、或貴陽、或偏
橋、或遵義、酌事勢之緩急、以爲進止、亦策之次也、若專駐貴陽
則於臣身甚近、甚便、亦甚逸、顧無補于公家、乃策之最下者矣、
至于撫之一着、臣奉　勅書、明載諭安位以獻功贖罪、曉衆目
以脅從罔治、所爲携其黨而携其腹者、亦盡心力爲之、然不敢
塞　皇上之德意、尤不敢傷　國家之大體、惟謹持來則不拒

四字而已伏所　皇上　勑下該部從長酌議速爲　題覆以
便遵奉其督餉一節無論臣往永寧不能兼卽駐偏沅亦必不
能兼別議督理事在不疑乞　勑該部一并査議施行〇二月
初二日　信王出府成婚　命在京文武百官俱備朝服初五
日侍府行禮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
使恭順求款之情似巢然必彼確有所懇以自贖我確有所憑
以相信自非然者求款亦未必也還遵前旨從容講拆務求妥
當方爲題請本中說周爲之備不墮反間具見成畫深慰朕懷
該部知道〇〇〇　信王辭免贍田二頃　欽天監得二月十九日
三王同謁辭陵　削李陳以瑞孫元化閑住　大理寺寺正許

志吉奏曰歙處萬山之中山多田少民間生齒甚煩而每歲糧
食僅供兩月之用仰給于外者十個月故凡民間生長十四五
歲或隨祖父或依親戚或扶貲或備倩經年于四方求什一之
利艱苦倍常歷盡險阻得有餘利歲杪寄歸以償經年所賒日
食之費女則朝夕績織苟爲蓄積之謀然食不過淡粥黃虀而
已如是挾數兩之貲數十年不歸遂成巨富歙之風土在在皆
然但可悲者有等富室之子輕奢異常復爲不耕以圖專利又
有嫖賭好啖用如泥沙誇富逞情以快私忿然各省皆建立爲
客籍于是歙之富名滿天下實不在歙也且本地無大墾闔門
蓄積貯極貧無措者始爲苦志讀書或得科甲只如做官不識

營運子孫坐食不久仍成窶子是所富而不貴貴而不富者也
今有壩占山場欺　君抗　旨違法犯人吳養春者父子不仁
專利不軌幸蒙　聖明極意剪奸保民深念已奉　明旨拿究
追贓使小民無薪桂之患人倫無吞歙之冤江　聖德于無疆
矣但養春祖父世業鹽于淮揚兩浙天津諸處重貲在外而家
止有產業今舉　旨追比拘具家屬外則夥計皆遼閩病于官
據其所有遊諸海濱貲有既散蔓延難緝將何以報　明旨必
至波及無辜深負　陛下愛民除害之初意然臣既知底裏敢
不直陳一得之愚于　君父之前耶伏乞　陛下專差廉幹官
一員重其事權使天津淮揚兩浙諸處用一番精神細爲査追

更令各處有司同心一體不得慢視如有故違者糾之暫奉
法者舉之庶法可行賍可速完矣其處引鹽及屋產價等逐
一變出銀兩造冊卽于某處起解爲便差欺千里外遠歙州
復行起解道路險阻耽延年月其勞而費且不可爲也至欲縣
追比產業變價亦須得法推廣　皇仁示以無累使民樂從承
買方可得銀起解其重責在外夥計潛避其誰爲査其典納
地非所轄法所難施小民一聞欽犯抱頭鼠竄是縮不敢成
無米之炊六十餘萬贓銀作何區畫卽扳扯無辜必推諉拆難
遂爾愆期于事何濟賍銀一日不完歙縣受累一日豈能免哉
于是臣不識忌諱據實直陳其備應行差官之要及時速解賍

銀以濟　大工之用使斂民安然樂業不爲所累其獎　皇恩
千無涯矣乞　勅下工部議覆施行　吏兵二部接出　聖旨
朕聞師克在和事主惟豫人臣同德以揆厥幹寔應事而制宜
中外寧有異心官府原爲一體不謂自有遼事以來爲出斯道
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於膻昧繼因經撫不和而河西戰爲
榛莽殘軍之數燭然可鑒近賴厥臣矢忠幹國殫慮籌邊俱意
多方邊逆有備逆奴既已天殛妖復矢第可期乃督臣撫臣各
封疆起見各執一說雖經權奇正無一成之心意見未善有異
同之跡朕前而有曇　旨開諭再三復命親近內臣前去鎮守
調劑雖切猶未釋然念此封疆兩大臣皆自本情起役轍出

于朕心宗社恃以安危安攘咸所倚賴其總兵滿桂俱在山海
關等處駐扎一切兵機進止章奏文移俱會同督撫計議而行
寧遠有事則山海速行接應山海有事則寧遠速行防護如家
督捍主亞旅同心如率然衛身首尾相應細心料理期保無虞
朕又思劉應坤紀用閻鳴泰袁崇煥從來意氣相信肝胆與同
謀略總期爲國奏疏不約而合成績漸著深可嘉尚朕既鑒往
日不和之弊復計及邊防處置之宜乃加意調劑至此其在內
外諸臣各要合心若不亟爲區畫恐見解互異議論滋煩畛域
漸生事權多擊封疆大計之謂何是以慮及京師根本重地已
允卿等會議將督臣王之臣加銜回部以備帷幄之中不時籌

策其督臣閻鳴泰無事之時仍在薊鎮駐劄遇有警息便速赴
關門策應撫臣袁崇煥內鎮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畢
自肅總兵趙率教俱在寧遠等處駐扎至關門兵馬俱聽袁崇
煥調度內鎮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王[illegible]合力克復全
遼蚤建膚功紓朕東顧兼顧欽至其有委靡如或玩溺故習蹈
覆轍則我　祖宗三尺其在朕何敢私因念文武二途責在
同[illegible]國弗靖具軫干懷尚思爲念原功以付朕意特諭
兵二部接出　聖旨朕惟謀國之誼中外比之同舟用兵之彩
猶有方千捕鹿蠢茲逆奴順十載恥歷三朝策頗足憂實勞督
臣念毛帥舊香孤忠支撐海外遠提師旅閱歷當時乃中朝實

倚爲輔車而去轍每覩爲秦越疾瘠莫應供億不敷枕甲荷戈
有楊腹呼庚之困陪臣屬國苦資糧兔獲之供乃千百凡艱危
之中尚有界犬哹蹇之績似此苦心朕且嘉且憫既今逆奴天
誅而叛卒尚懷叵測朕志復　祖宗封疆遼念將士勤苦其所
處皮島一帶地方實牽制勦除要着去冬該鎮曾有請使內臣
駐扎之奏朕熟思審處久未施行今特命總督登津鎮守海外
等處便宜行事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胡以輔提督登津付鎮
守海外等處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苗成中軍太監二員御馬
監太監金捷郭尚禮都着在於皮島等處地方駐扎督催餉運
查該錢糧清汰老弱選練精強一應戰守機宜軍務事情着與

毛帥和衷協力計議妥確而行不得輕易從事亦不許膠執致
誤更冀不時奉聞相機勦除期奏犁庭掃穴之勲朕何靳錫昭
帶礪之典凡有職複捷功照前一一解級如遇偵探機密事情
及島中戰守聲息緩急即便據實直寫星馳密奏以慰朕懷念
島中合用器具軍需皆屬吃緊茲特發御前節省銀五萬兩各
色紵絲通袖膝襴二百疋五色布四百疋以備賞伍作正公用
又查發得頭號發熕砲三位二號發熕砲六位鐵裡安邊神砲
六十位鐵裡虎蹲神砲六十位頭號佛郎機二十位二號佛郎
機二十位三眼鐵銃五百桿鳥銃用提砲什物全區五百頂齊全
甲五付長鎗苗刀二百把刀一千把弓一千張箭一萬枝单鉤

鎗二百桿大小鉛子三萬個火藥二千斤就着胡良輔等都護
赴皮島等處地方軍前應用朕既特命親近內臣與毛帥同居
海外風波隔阻瀕汎艱危掌握既專事權宜重所有合用物論
關防等項該部上緊頒給施行務使東江一着不徒疑敵之虛
聲而兩河三岔確賁固圉之實效特諭　四川巡撫尹同皋奏
水西擅殺奉　聖旨據奏水西兇狡擅殺甚官科兵出犯撫局
如何可成着行該省道將整兵固守將係無虞督臣所請餉銀
該部作何奏辦并議妥速覆特參將楊明輝奉差空論安位及目把蔭敵首惡奢從盡行赦宥
而安邦彦逆殺明輝等共罪不可赦矣○削奪謝奇奉張其實顧典仁周邦基吳
甡吳元桂等俱以門户陞削○禮部奏　聖旨代藩先控邊部南輔衛

拆冊封大典妥宜速舉代世子昇消着襲封為代王郭氏封為
王妃其餘奏准照親王例支給以彰朕篤念親藩至意該部知
道　吏部奏　聖旨蔡復一忠勤清苦以身殉官准贈兵部尚
書廕一子入監讀書還與他誥命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遊虜
淪盟奉　聖旨該鎮貢火諸酋用文入犯誠宜搗巢以伸國威
道條議諸款深于邊務有裨至急補歲餉尤為緊要着將五六
二年見額與元二兩年欠額盡數給發以備戰守搗巢之需該
部都與看議詳覆　吏部奏　聖旨李茂芳久係門户着冠帶
閑住缺另推看　吏部奏　聖旨白儲紹負氣偏執着冠帶閑
住張捷曾附宄人為李應昇效友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其

員缺另推來看　户部奏　聖旨覽奏開列原派原支之額併
欠部欠邊之數持籌苦心如視指掌若不早為區處后將安窮
除太倉增該同官如部議外欠部之數惟有嚴催積逋之一法
欠邊之數惟有節應新餉之一法至于支派之額出浮于入作
何户部使出入稍足相準着九卿科道官會議妥確具奏併行
各該邊鎮各該衙門共籌生財節費之道以備採擇　河南巡
撫郭尚友時勢可乘事奉　聖旨中州為腹心重地磁兵委難
議裁況係該省相扣等銀非同加派着照舊存留以備不虞該
部知道○三月　瑞王奏將宜節奉　聖旨東氛未靖水旱
頻仍所在蕭條物力匱詘深軫朕念屢奏藩差廩粮夫役供應

之浮費、地方官員迎送問候之縟靡、一切內外隨從人等之計
求、躁從裁節、嚴加約戢、愛人節用、著這言表立國之初、如此就
國之後、何問東平之賢不問、可知朕心嘉悅、即行與經過地方
官民知悉、仰體王志、以成王美、兵部知道、 總桂二府各上疏
言時艱民困、當加意約束、稱飭。○。 上賢之、 大和山、玉虛宮、火
傳報虜警、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云、天啟七年二月十九日、准
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據差回
歸作王什歸系報、十二月盡、奴酋決要化搶寧遠、審計先發兵
馬等家計數江邊、令河西差官與奴酋說講和、許奴賞銀兩
段布等物、就說倘我去攻寧遠、他來假意與我、我們就許
從存、若然與我、以管克收、又報、鐵山一帶兵丁有二十餘名
知燕蘇、那奴情俱逃西去、路遇達子一一殺盡、又報義州節制
使八九日間、累次美人與奴酋說、河冰上開、毛都督兵馬多至
江夫、請汗來、拿毛都督、甚是不準、我們預草多備、專等汗來、奴
酋應挫、奸細來首、陸信等情到職、據此、報講和細細事情、職一

一細知、職亦不肯輕信、又不敢輕報、但奴賊大半口善心惡
上台見部、為分撫嚴防守、決不可信其肯和是真、為此理合塘
報、又報云、天啟七年二月十九日、准平遠總兵毛文龍揭帖
前事、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據都司毛有俊報、奴賊
拾兵馬把閘搶奪從鐵山等處、等情到職、即令毛有俊嚴令先發各島
兵馬、至江梓制相機勦殺、侯報再到、職即同官兵親身督帳
平意發人向很逃民被害、陷為奸細引賊與兵精覺服
時迷劫夜盡行截殺、正月十四日、奴兵八萬餘眾兵犯諸夫
主干發劫因萬餘賊貨截堅山園將衙門搜尋要活拿職職一宅
密成下領衛拿住緊夜部司毛有俊與言不傷你命不害你家一
人皮安領我活拿毛都督與你大將官做、毛有俊拔刀自刎咽
家已被大半尚不能命防守鐵山都司劉文舉領兵挨殺一陣
不肯隨朕戰假殺之兵民逃竄賊來招降不殺大王子領帶西
萬賊號盜從戰亦歸報即同南北官兵星馳去住關口火器堅
守職欠下營安息不歸殺一人藏料賊必入皮島圍十五夜閱差
內丁部司毛有見有穩兄景初等各帶兵一千鎗砲火器分路
動打將戰勞苦不備打忍約有數百賊兆日寫千荒各奔巳山進
示毛有見毛有德與着降下亡損兵七百餘名十六日大王子
近前鐵山六王子兵來云務要併吏攻后拿職去職向收下降
我并陣上拿來搶夜共有二十三百餘名十七日救火克堡內

惡外台職當將援兵盡數殺完、職新大兵盡將出江牽制手下
雖有三百餘兵、為敵斷絕糧道數撒、無倍得害內叟、豈分給
一號牛死、決不能空腹赴關、惟以疑兵出沒安意謀陝敵兵南
北將士堅壁守只待奴賊坐困、多日不能前犯、十數日退回
宜州下營、日假營官丑人來說、活拿毛都督不難、今我馬追死
兵又打死、毛都督又拿不到手、為何死活總哄我來、你定是奸
細、賊即開刀殺人、說人皆受歸服、二十日兩王子領兵攻下郭
山、殺死屢兵六萬人、先數性未百萬餘石隨去、殺義州節制使、竟
攻安州等處、賊即差遊司毛承祥等收拾鐵山宜州破兵、親領
南北官將頭名須選毛承永詩等、各帶兵丁火砲、星夜出一關
道分派各將兵馬探賊、攻破服負相機以戰、其後又一營
侍調昌城滿浦各營截賊粮等路堵截安州、責令相天
真接賊死戰、但彼等捕不能不斷絕兵帶死馬牛肉馬咆可恰藏向
一接濟不及、不取給于鄰、令彼銀奴害職、職無復向
開口之理、仗之 上台速速發粮救濟、以全江東一帶、終牽制
遼勸六局奴寧化撫一番殺傷不滿萬人惟
學受觀亦不為少、難兵追勝負未知、人雖是官自已作
謝援再報等因到職、准此、理合塘報、○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
奴情事、 聖旨、該撫發水兵為東江之援、深得犄角之勢、兵本

陰道、難以陽言戰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朕意、其靜
定需時、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求着實可恃、萬分無虞、以保甯
疆、該部知道、 兵部飛報虜情、奉 聖旨、覽奏、奴兵東與毛帥
銳氣未傷、深慰朕懷、飛人道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
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還速傳諭毛帥相機應援、無懷宿
嫌致悞大計、餉軍需餉甚緊、着登撫轉那青登萊三府倉儲、乘
風刻日開帆接濟、其動支賍銀以勵戎士、速發硝黃以壯軍聲、
委係目前急着、須上緊傳登撫、如議行○三王念驛遞疲苦、辭
免 欽賜馬匹、 上允之、以成王誼、 鴻臚寺欽 瑞王兩辭、
請升殿、 聖旨藩封之國、典儀重大、啟辭藏國之奏章、但念朕

與王爲叔姪升殿行禮朕心未安免升殿〇修築薊家口擋蓋戶爲群旁任收之所沖要不減喜峯允宜繕修規圖當事議量派協力分發班兵益以主兵及遊擊領銷以備行禮得俞旨（.）
山東巡撫李精白恭報祥瑞青州西王疃地方王九常家耕牛
於正月初八日辰時產犢一隻碧皮朱唇徧身鱗甲形似麒麟
產時牽然有光母牛驚跳吼叫其犢不逾時而隱奏　聖旨昔
年靈爲已集中州茲仁獸出獻實乃王者之瑞屢見疊出朕心
嘉悅第念民生多艱方宇未瑞朕當增修庶政以克副禎祥厥
臣輔朕發政施仁安邊固圉圖勳名朕所素鑒本中願朕體
天任賢撫綏加始安不忘儆以衷泰寧具見獻納忠悃所進麟
圖朕覽知道了〇蘇松等府糧長沈發等疏言東南民力已竭

奉　聖旨覽你每說逃兌之苦說的亦是朕與廠臣軫念東南
疾痛切身亦非樂以非常之原駭倡你輩但念回空愆期[illegible]
要緊暫責功勞本年爲止不必處其後區處腳價足以相直不
必償其累有船則募無船則已不必有取盈之說船至之日官
即爲兌不必有回避之嫌念非你輩應得之役地方各官有漕
政之責者自應精心僱悉空漕船度其日子尚可至本地還推
發以濟應募之窮不得藉手株守瓜議於間未盡事理委曲綢
制務期國民兩便以稱朕懷該部知道瓜兌之議畢竟于民爲便後混不得行然如常
法先臣馬從聘定爲更覓乎宜百世不能改也〇賜李如楨工部侍郎廕一子入監讀
書〇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災異疏奏　聖旨寧鎮災異深軫朕

懷月餉缺額較多戰馬空虛太甚內憂外患尤屬可虞除修省
申飭並築城垣外着將天啟五六兩年缺額及援遼未補馬價
俟報到期給發以濟邊急以承天啟該部知道〇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益張矣着
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之時挑選關寧精銳
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搗大兵陳河積濟以牽奴後而紓屬國之
急其與糧餉賞師行必需戶兵二部亦宜速議處置毋得遲誤
坐失事機該部知道〇下梟臣胡士容於鎮撫獄〇遼東巡撫
袁崇煥仰遵　明旨飛報軍情疏曰先是東犯鮮急臣已發水
營都司徐勇併先出張斌良繼之汪翥勁後各舟二十隻兵士

五百人先令哨東積方簡選馬步進取間隨奉　明旨云云該
臣看得奴兵東犯朝鮮臣久已知之臣各移書援臣尚[illegible]
君臣藉我毛帥爲援能背城借一如寧遠去春不謂其弱莫能
支而又縱其長驅之勢也道理既遠且彼方東侵必留重兵自
守以防我防我使我不能救然我又何得不救並往以救鮮則
不能搗巢而令東內顧不得全力于鮮則我之勝算也但念
孤軍深入宜銳不宜多隨于是日借鎮守內臣紀用總兵趙率
教寧遠道畢自肅商議急移會山海鎮守內臣劉應坤總兵滿
桂關內道臣王應豸及諸將領議定于關外三軍營及前鋒三
營撫鎮標下四營每營選精兵九百而寧遠守城之兵未敢輕

勦分作連株三營以劉總兵左輔領前鋒遊擊全國奇都司靳
國臣佐之總兵趙率教居中及都司張得勝孫懋武佐之副總
兵朱梅後勁遊擊黃士英都司孫紹祖佐之而寧遠道臣畢自
肅為監軍遼遠三岔河為搗勦之舉總兵趙率教十八日即來
往簡調並各將精銳間東督日皆已駐防于大雙松吉之間矣
趙率教老成持重亦機變幻出奇無俟臣戒臣于臨行惓惓戒
之先聲後實勿趨近利貴在多方以誤之又行總兵滿桂簡精
騎三千去駐前屯率遠桂自赶前屯策應又行參將徐率水兵
千人撥發是役也水陸夾攻夾即悍安得不敗又安得不偃緩
擺支遁安得不撤犯鮮之兵以西防總有可圖諸將急功名之

心守肯後人知難見可 聖諭洋洋而廠臣一體 官府素諒
成籌臣奉行以往不輕發不貪功動必藏謀必全一勝烈烈臣
必復遼藏賊為關門不拔之障寧敢去此一步以貽 皇上東
顧也若狹例本折不宜遲與有功有賞勞苦有賞此則惟我
皇上加之意矣〇朝鮮告急請援師 封泳房等礦洞〇敘濵
撥〇陝西巡撫張維樞奏澄城知縣張斗耀因比錢粮被本縣
百姓登時剮死奉 聖旨張斗耀急征激變然以民戕官事干
十惡不義之條著嚴擒首惡解散黨羽安戢良民確訊奏報以
消地方 兵部覆議援鮮事宜奉 聖旨登寧與海外互為犄
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應何以鼓任事之氣剋策應海外匝

以剿得為封疆大計宜救急着覽奏說覺華島精選水兵三千
星馳起發天津登廠堪戰將士剋期出海俱聽毛帥相機進止
說得是着即行與各該撫鎮速為督發仍將發兵日期報以慰
朕懷 部推雲南正考戶部主事林會李日儆楊應𢊍副考行
人江邦柱李昌齡貴州正考刑部主事林會徐大義副考行人
宗鳴梧馬茂不奉 聖旨有點去其貴州中式名數照舊額汪
邦柱宗鳴梧俱係門戶且着官帶閒住 削李蘇繼歐徐楠籍
職法彭鯤化劉永祚等陞世科閒住皆以門戶黨人相加而一法之有輕重則進增怒皆
深不深耳非有幸不幸也〇建懷仁崇功崇仁彰德顯德等祠時永恩之總倡而相效爾
恐貽後王之羞于是消遼李監建懷仁于通州西關外祠遠樂督問鳴泰建崇仁彰德于通昌二州主事何宗聖建顯德于遼

濟而開聲順者劉詔逕拔倪文煥建崇功于雲各山工人曲媚論意務殊技藝之巧甚至攘民田墓伐人樹木讒敢發聲反
上食寢祀一如王公識者非之祠中小像不但衣具觜腑已也以沉檀為胄服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腸肺皆金
玉珠寶為之衣服鮮麗不足言矣獨髻上穴一空以四時香花簪之更為奇絕 問一處逆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
恐急以進着劇而小之以稱冠號小豎抱頭慟哭痛責匠人 〇四月 工部主事呂下問奏
報恩臣暫推變出意外奉 聖旨黃山一案追出使欺於業平
民若使山與價準不強人以價之不平價與力準不抑人以力
之不堪承買之後產又與畝準不苛人以畝之不栽委曲開導
多方調劑地方人情兩求惟當人必樂從確額為額方疏貸入
奏有何難事呂下問不能禁戢差役株連無辜致激地方之變
不稱任使着削籍聽該撫按勘明等原由量懲首禍具奏該

山事理、鎮併許志吉、撫按官行該府縣官、亦宜併協心努力共
急公家、再有推委旁觀、指名參處、地方人等、亦宜共曉朝廷追
究大案、無波累無辜至意、嚴聽有司官設法區處、保愛身家、無
聽奸黠鼓煽、以身蹈法、該部知道、應天巡撫李待問、奏言、黃山
一帶追贓變假嚴奉、明旨地方官及部臣經理、方有次第、臣
叨任伊始、移檄再推正圖、或可藉手以報、明命不謂遽激而
成變也、據詳黃文、携帶白役妄拘票內無名之、潘家、彥聚憤而
毀之、付之一炬、仍豎旗書、趣部安民四字、越日而擁之、部臣公
署毀拆門牆、毀其帳籍、致部臣踉蹌遯匿一時、披猖狂逞之狀
殆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矣、復卿啓嚴復嶽幽孫阻朕賞凌獗悍

雖係習囷然、詎意決裂至此、幸而地方各官竭力安慰、旋即解
散、開按臣以造冊復、命不日將移駐彼中、指顧易及、更必有
以體、皇上之德意、朝廷之法紀、以大畏民志、潛遏亂萌者
臣治所距新安千有餘里、前所賫牌人役、尚未得返、今據前報
變出異常、不敢不先以、上聞、容臣等查明事端、嚴緝根亂、仰
候、聖裁、山場逼近、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又砍伐樹
木多株、上命撫按追究、致火根因、重加懲治、其未獲盜木賊
犯、着王應詳等、勒限嚴拿、務在必獲、以奠安、陵寢、束江將
上逃、登萊巡撫李嵩題報稱天啟七年三月十七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七年正月十四日奴賊犯鐵山出塞後取差都司毛承祿領兵一千前哉宣州不意十七日陽到彼盤撫家眷人丁二百餘名回遇賊將襲掠正急未及中

報幸承領參將張繼善知其臨陣脫逃、罕獲抑解未到又在城
參將高嵩重先有島中備言鐵山云從俱失統領中軍劉寧等
將李島殷宴軍民財物畫行刼奪棟有發色婦女約五千餘口
又將池鳳鳴妻婆銀兩及高堅武妻皆令心腹家人撥丁約七
百餘名將貨物男婦撥裝二船又將西來守東未船盡數分載
作為行糧嘉于二月初三日二清裝逃去都司馬承勛亦帶兵六
百由六路西進當此興賊對壘之時兵將紛紛逃竄覺華 封疆
守且又三軍沸騰李繼魁等帶兵同去多在覺華島 大叛
大鋤受羽不要我們受饑受冷又要對敵島中過揚兵將俱無
回志皆恐翟嘗于我賊爭梟示割耳四人厲心始定李禦自擅
離汛地高為重等臨陣脫逃皆為徐數奏為言譁或所致律有
明條罪俱不赦伏乞 上台速正典刑傳首遼示海外㓙兵孤軍
長法不敢異兆事
上十為此塘報、〇島帥遣參將毛承祿等、襲殺奴兵于义州
之延關口、鐵山等處、塘報、稱奴曾臨、襲鐵山、直趨高麗、又強半
歸降、彼直視王京、咫上肉耳、乃、天厭逆氣、用渡氷解、前后阻
江、進退無據、毛帥復督發兵將、救援我兵、據報三戰三勝、庶始

垂而終奮、能因敗以為功、亦可以少仰紓山憤懣之氣、而抑大
羊匪茹之謀矣、奉、聖旨、覽奏、屬國危忘、君臣播遷、朕心惻然
該知撫發兵調援、具見方略、知道了、向川欽議、雖寧鎮有深心
在中、朝原未嘗許、今日關寧別無調度、何以明不為狡奴所愚
而為屬國口實乎、戶兵工部關寧二鎮、作速從長計議回奏、〇
兵部奏議察酋與白寧、皆我叛夷也、察酋向以講討人口不遂
心、懷恍恨久矣、今一旦擁兵十萬、壓哈喇之境、哈喇諸酋其能
支乎、今諸酋情急、求助于我、我若助哈喇、則虎酋必肆毒于我
不助、則哈酋不能無怨、合行督撫諸臣、選敏譯通官出口、以邦
解為名、若得說而罷之、此上計也、即不然、我亦有詞于彼、但大

年之性中情叵測，或擊東擊西，便道而來，搶掠，則沿邊諸文武
將吏，仍當處處設備，著著料理，當不西向，而我何以扼其吭，然
不可過于張皇，以自發釁端，然有備乃可無患，須從鎮靜中密
策為全，斷不得謂兩酋素欽我餌，其自相吞食，原莫予毒也，是
總在督撫鎮臣之多算，實毋貽邊患耳。伏祈　皇上勅下臣部
咨臣馬上差人嚴飭施行○防虜　宣府塘報，探得夷酋插漢兒即虎兒憨，因進紉所屬部落
把漢答剌滿先年投在哈剌與曾內住，效今又因哈喇慎已故
老酋滿五素初年與擦漢兒老王子爲父兒，思養此人分管人
馬，令滿五素領原分部落，仍歸本酋，父亡把部一兒下后有孫又
漢小十王子與阿白言等酋請娶把漢，以刺領一枝部落，又
爲五素謀，五素的人馬自言等酋來與今擦漢兒王子孫又
部落將親帝人馬來講，又聞得夷人寄說，孫酋說稱虜這有二
僧王子那有這些王子們不發家口，都是他的地方，是叫我人
也有買賣，自言等酋請擧欽要上邊謀買等語，酋自言朝見王子

等各將犯蘇所鎮各邊所屬部落傳調一處，隱奮探酋情由已
悝累報說，今據通事王觀等于三月二十五日進邊報稱，深得
擦漢兒王子從原巢內未起身，有哈喇慎家夷酋領帶小部夷
去虜牛羊馬匹于二十三月從者兒城搬移地方五哈喇部落
我酋台吉等亦于本月二十一日從者兒城搬移地方，亦地
都一帶四散住扎，各酋口攜聯移一塊，以備虎酋等情，三月二
十九日已時，蘇泰家口兒守備周囿先禀稱，本年三月十七日
有夷酋青把都男來決大台吉差夷使恐不報等賞夷宗到邊
說稱，今漢子上馬要犯石一帶口于不知與我們達子家
作亂，與　南朝作亂，如犯　南朝，我們達子與馬助我們　南朝上
陣，先我們達子上陣，乞助我銃炮手百等因，又干本月已
時，擦前邊遼貢增官侯恐禀報蘇溯沙川守吉迎與兩達軍門塘
報內稱，本月二十五日遠守門通消鄒進禀稱，今有沙漠青把
二等首，夷人報夷票到屬禀送到，虎酋來禀內云，該我們夷人各
具夷禀，有我祖父毛酋祖母大發只常守邊，總忠顧效力，所遺
孫見二人亦能恭順，毫無差錯，今有搏漢兒達子于同與你裏面
不扣前于本月初四日叛人三百手曾與顒于于眾前日你病掉
漢已達了，頭人馬十騎薄東攻搶，中我兒報至也不知禍及于
邵其問難，使我弟兄二人憂惡心中，兩家既是一家，我者倒
恰襲邊說叨蒙　皇賞，若可指望，兄必竟必吐勤力，你裡邊

上緊十分隄防，不可玩忽，或者前又于家你裡邊將人馬總
炮扶助，多多我聲勢，須要彼此血緣，亦顯我兩家有了後盤石之固，便有
夷人傳報在邊不日臨來，今蕭差人星夜傳報，不使另行棄伏
之人到自截，以不可視爲尋常等因，各至撫據此看得搏酋踪
虜東關與宣鳳馬牛不相及，僅生枝節，今顧控從十分加于
卯言等部知于豁之虛邪，勢必無幸，且恐其聲東擊西之處在
我內地各險爲○虜犯甘肅大破之捷報人夫秋虜酋三兒台吉
該備以待之把爲鎮兵所襲及
調色又被剿衰限已只于是奏請上貴火力亦等麥木系等衝
麻等酋糾約擅犯得譽吾卑鬃臣王曾圖總鎮徐永壽副將周
士顯等設伏夾攻大挫虜○戶兵議軍中本色　聖旨軍餉全
鋒斬獲頗眾，事遂引去
賴本色，軍弁私折數多，不亟查治，何以果饑軍之腹，着將督撫
毛根嚴行餉部，驗係本色，纔許開洋，鎮撫道驗船運本色，從已
收納，闊算餉司亦親自盤驗有無私折，該部仍各會，
官何人具奏，以絕奸弁夙弊，俱着該部議妥文申飭

總兵毛文龍奏從前因疑叢蠹參奏　聖旨該鎮孫[illegible]
服之辛，猶能建斬馘之功，朕所深知，亦所深惻，覽奏[illegible]
遲餉饋根斷于奸弁，將逃兵走，深可痛恨，尚寓重李鎮徐敷奏
部照軍法處分，登萊糧催督開洋，刻期接濟，俱已有旨了，該部
遵稽查，未到新舊額給發到鎮，火速應付，該鎮尚益厲肝胆，深
相機宜，繫奴保鮮，以慰朕懷○兵部奏憂時心切奉　聖旨朕
虜攻奴，固是一策，然必我先能自用，而後可以用虜，近日關寧
尚自郤顧，未敢輕談，虜利財物，未必即許爲我用，以規近利，
將我又未能自用，以用虜，虛聲空時，將無空增一番措置乎，九
卿科道及邊場督撫諸臣中外熟議之，務有確然之畫，朕將採

馬若撫賞得宜俾虜無挑釁此見任督撫之責耳　增定大帥
奉　聖旨奴孽東從寬鄰孔棘朕與廠臣深加綢繆之慮這本
所奏增定大帥分派信地具見先事預備聲勢聯絡深得遠計
杜文煥特加制勅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
加總兵職銜駐大凌河仍管前鋒事滿桂照舊駐扎關門節制
四鎮及燕建四路仍賜劍以重事權增補八千額兵添買馬二
萬餘都屬急着兵餉馬價作何設處該部即俱作速伏議回奏
奏曰廣胡尚賓丁進　俱削奪林釬莊際昌朱繼祚俱閑住削
奪楊廷槐許鼎臣閑住○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魏忠賢祠于
五臺　賜額名曰報功　遼東祠額曰元功曰茂德太和山祠

額曰顯德上林苑祠額曰感恩松江祠額曰德[illegible]
吉士李請建德馨里 老薛世昌等請建 ○李日華晉尚寶司卿 公高倍[illegible] 蕭澹于書[illegible]
讀而著述甚富尤工于詩妙于書精于畫然公之精神別有[illegible]
注不欲于諸長自見于世如如陳太史之端潔董宗伯[illegible]
之清孝可謂 禾中三絶 ○五月　遼東袁崇煥條陳夷虜情形奉　聖[illegible]
奴酋狡作百端說來厮殺之言詐也宜假以應之無爲危言所
喝喇嘛請勸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所愚西虜
撫賞固須查清無致虛冒濫恩以生携二至諭虜酋與抄花並
授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講折相機宜諭務令願懷我威德共
作藩籬該撫久勞從鎮朕所洞知封疆事重須益體廠臣綢繆
石畫與內鎮諸臣協謀同心力務抹兵馬修整要害倍加嚴禁以

保無虞所奏多備火器火藥添買馬匹即與速覆行該部知道
命禮吏議忠臣張銓母霍氏恤典○建施烈婦坊 按霍母謝操忠義壽我百
齡例當優恤烈婦湖廣人 爲熊于宣通死節典列 ○刑部欽奉　聖旨佟惟奇等踰遊
情真服刑律當非廠臣深謀遠慮密計遴偵任用該監同心緝
獲何以使神奸就捡詭踪伏發說的是這佟惟奇擬凌遲佟惟
科宋得貴周氏顧梅俱擬斬既已先確着會官處決傳首號令
其未獲周月俊等嚴行各該撫按緝拿周汝昌并吏部處[illegible]
部有報　聖旨東師屢捷奴兵雖圍困雲從島毛帥智勇自能
聯合羅兵禦之但孤軍枵腹可虞登撫津門速餉接濟向[illegible]
敷還若戶部將應補餉銀十萬登津各舟還本色[illegible]

餉以充額餉務要盡數起解毋得遲挨關西兵馬[illegible]
兵數千策應毛帥以壯聲援其合用器具如火藥鉛子等[illegible]
着工部作速發去　毛酋乞盟宜邊駐虜屢犯邊疆被創說
罰願就我宗　仍奴偷關得警奴兵渡河有直闖山海之報 故令鎮撫遣精整兵馬嚴偵探并堡臺○
兵部奏　聖旨關外防禦左輔尤世祿等各以原官加一級
遼寧與勅書以示優異奴報緊急着滿桂移駐前屯孫祖壽移
駐山海黑雲龍移駐一片石閻鳴泰移鎮關門其分布兵馬關
內四萬關外八萬俱如內鎮臣議聽督撫作速布置期於脈絡
相聯呼吸共應務保無虞稱朕與廠臣軫顧疆圉之意關以兵
已逃錦州且薄寧遠錦州兵馬無可退併寧遠之法着各自清

與監督相機堵剿該部速傳與他每知道　太監劉應坤東哨
形情事　聖旨覽奏水兵東援海外孤軍增氣點奴撤眾還瀋
屬國獲全撫臣妙算弘深克張我武朕所鑒知該鎮馳報情形
甚悉深慰朕懷其鄭學麟等東哨者勞候除璉等回日并行題
敘該部知道〇平遼總兵趙率教飛報捷音本年五月十一日
辰時奴子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扎營十二日分兵
兩路搶攻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府紀公同職
[illegible]兵左輔副總兵朱梅躬披甲冑親冒矢石力督名營將領
紀餘等各官兵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
奚屍與塞滿不計其數至亥時而奴兵拖搶死屍將班兵已探

拂窑木燒燬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寅時馬兵[illegible]
未撤兵理合先行飛報　兵部遵奉　聖旨滿帥出援[illegible]
兵力單弱這調發近鎮兵馬昌平一萬領以總兵李嘉訓天津
調五千領以副將發中選保定調五千領以總兵王健着星夜
赴關防守山海不許退遁致悞軍機楊嘉謨既係諸部薦舉必
有心計堪用着賫上方劍及關寺銀五十兩星馳赴滿帥軍前
以賫方略殫歷以備賞犒俱如議速行　戶部奉　聖旨彼奴
西犯不獨關外受敵薊門一帶在在皆當嚴備着馬上速行宣
大各挑選兵馬五千名隨帶軍器火藥擇智勇將領星發前赴
山海聽督臣調度自山海以至河南山東及直隸地方凡有兵

馬處所俱要抹厲秣糧整搠用備緩急帥大速傳與他每知道
軍機重大各宜齊心并赴勿退遲以干明法〇戶部段國璋奏
議奴兵入犯需餉正殷奉　聖旨奴兵圍困錦州內外應援兵
馬一切芻豆米糧自當速補且桃林口饑軍待哺情甚危迫着
該部不拘新舊餉酌量緩急通融借發并行天津餉臣多速本
色或借用通倉或暫挪各州縣倉穀事干一并銷算其各省直
應解餉銀差官守催截解完者優敘欠者摘參凡輸經過地方
責令有司多撥鄉兵沿途護送毋致疏虞〇工部陳戰守機宜
聖旨奴兵既東戍又西犯中必虛矣海上先速行遙制東南之
艱可以並解如此急着登撫毛帥倘聞聲息皆可[illegible]面布置一

面奏報者立刻馬上差人說與袁總每知會本中救[illegible]
備關門俱係緊務蘇鎮咽喉之處設立標營統以大將[illegible]
援俱可相資防之法寓于其中着與商確申飭行〇升毛[illegible]
光祿卿　兵部條陳奉　聖旨覽奏說錦州紀鎮忠勇自督[illegible]
帥悉拔擊賊多所殺傷已見能守之勲然攻圍不退應援實[illegible]
赴援諸將尤宜相機進止以備萬全寧遠撫臣料理有素且[illegible]
略夙著無煩幫貼深慰朕懷因兵應援這所謂鎮兵三萬着急
趣赴關以資防守守者以全城為上援者以通賊為功說的是
其關外四城毋輕調發軍前糧餉作速接濟已有旨了你部酌
馬上差人不時偵探有聞立刻入奏〇遼東巡袁崇煥奏議策援

事宜奉 聖旨河上之聲遥紓屬國此行自不可少若老成都
禦則該撫持重之效也冒暑深入奴勢當不能久覽奏知援錦
之兵第聲息四出疑而援之重兵相機守保亭遠闘外方略俱
全朕意調發宜蕲俱以原兵原借處行糧以備遠給已有旨了
封疆事重中外文武協心并力以副朕懷延綏總兵楊肇基謀
設大將分鎮防守撫臣以原任山海總兵孫顯祖素有威望題
奏填補 楊肇基曰延綏邊長一千三百餘里鎮城所居適中至黃甫路六百里西抵花馬地界七百里邊外住扵不下十萬若一面有警傳警往返亦須十數日已是鞭長不及馬腹若東西一齊有警必定彼此兩失封疆重任罪將誰諉爲敢題分權之小補忘國之大義爲今之計無如照花馬池新例于西協地方亦設一有望大將分界防勦一面有事則合力拒敵東西有事則各分專敵如此則遠近可[illegible]失恨撫臣朱童蒙題覆得有原任山海總兵孫顯[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八 天啟 [illegible]

勞力早閑于地方家近陝[illegible]久撫十河首近題撫寧夏史求安具容求罷花馬池[illegible]見説已奉[illegible]所肯一點用馬允升其令無北顧將數祖成于定過去[illegible]前退一切事俱照花馬池新議乃令分地之而任西行[illegible]場金東至龍州城專聽其所制科理昔唐把一處則與本鎮[illegible]兵至相救援虜攻分頭齊入則合出其[illegible]一方并較兵將兼[illegible]自任以責大破積習辦揚[illegible]貴心焉[illegible]兵與顯祭保之相見而又余百之[illegible]在事[illegible]以國協心之助在握但必不甘負友以保[illegible]門有協守之居下必嘗是新水有協守之舊[illegible]加派雖有更改遠爲利益（）兵
部奏奴子回巢即裹糧而來其欲撓我修築撓我屯種明矣但
源昇行兵彼已犯兵家之忌我明烽燧堅淸野以伏待勞以飽
待饑如上年寧夏要城固守故事且河西糧食俱已搬運錦州
千里而來無所摽掠若奴子不揣深入重地頓兵堅城之下不
數日必且狼藉而歸此時伏兵要害乘其隋而擊之此萬全之

積薪也乞 勅督鎮諸臣固守城池慎勿妄動避其銳氣邀其
隋歸最爲上策西虜領部衆報效遣夷使貴英等請賞 兵部
覆奏塘報奉 聖旨錦州困不容不救然奴亦度我之必救爲致
我之策若直赴之正墮其計間道出奇形格勢禁使奴自退該
撫揣心籌之許定國饒有智略請兵願往忠義可嘉着分一枝
剛以中將令星馳自效貴英等亦不妨便許重賞以昭之此着
着撫須速應不必疑也各該兵將着飭嚴催赴關有遲留者
以軍法從事 遼東巡撫袁崇煥致當道啟 歲華十而當封疆之重寄[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朝廣彙紀 卷之二十八 天啟 [illegible]

守先以巳之百口爲貫故遼之流移于內者悉以家口歸來遠
求整至之兵何如近收回鄉之衆此不肯聚兵討也本色不[illegible]
潛買或猶今年春三月無禮照諸區郎有銀而無所市故不[illegible]
不議之以爲食但地不廣何以爲屯不容何以爲聚則一[illegible]
屯夷之所最忌而無容我下手也故有今日之兵然不戰[illegible]
以請貝戰爲請增稍黄器城不肯如天下鑊而此急巳況邊[illegible]
目苦固分隨隷不憂濟天之虜週河及端六業錦淩二城秋而
畢力收稼歸我城坐以待虜乃以一泉江之故即擊于河以拒
之何如假一欵字以様之令彼欲爭[illegible]無及我固而無息也然
二事與非旦所得之專夫用之乎[illegible]兇日用此千古遺慨兒所
以慄天下而若者則江東爲莪乎辭[illegible]冬氷交合即遼之還留
天下所如迅鉉山所嚚老弱及匿人耳今一攻以破毛不能以
一矢加遺而朝夕報功人遂易觀此表謂撲之即滅十年血戰
熟能當其鋒此豈遼事而天下何之不知則造言生事者詐皆
毛以行巳彩今屆巳露矣表見在松杏未撥[illegible]而馳聚者二百里
闔一片猜強招達邊至遼之最首之未易嚴守而聚者也毛
守而未必固者也毛郎避于封疆無害職者何之毛郎不肖也于
全既無損職之所守其于保何加而可以圖事皆乎破貲之天
下且夷藉累勝兇不幸錦寧喪山海俱變其不何以集援兵
而固山海與牛莊時可滸者咸歸之幸完甞觀爲必爭秋冬廬

節欠重來又加前作計如何用人前榮不費餉更設糧器數總兵掛盡于崴之數疏官多而兵羨以由故添文官不加添將添武官不若添兵老不添兵添將而愈衆適以自弱文武中罷過前議役之人不借事何以起之官必立有方今宜戢勿職之役而仍無功人得官而速受累當事者早為之計若職固有病也今力疾擐甲或以此身竊此地彼何言慮此番窮退斷不以瘡病再援但邊事不可浪試一言不效殃以生豈非擇天下之智勇不勝此任而偷快者凡此皆封疆大計不肯卸請正者其一切情形俱載前後疏中不敢多贊并新詳察情態而定語不擇言○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山海總兵滿桂據副參游都等官祖大壽等報稱壽等奉經理薊總兵明文與太府孫武馮同尤總鎮于本月十五日帶領官兵東援次日過連山有都司彭守印報稱東夷三百餘騎踪五遊嶺徑奔西來又有撫院差去偵奇功等去錦州哨探見奴兵于本日五更擊鼓起兵南來滿總鎮武總鎮同上成離山看見

夷係大舉來兵甚急隨傳參遊都司劉恩等合兵一處因彼衆我寡徐徐而回夷兵跟至杯舖與我官兵對敵良久射死我兵楊推進等七名輕傷數名馬數匹其東夷回至塔山下營我兵回至寧遠俟查有別項情形另行塘報等情至鎮據此看得東虜大兵圍困錦州甚急數年行兵馬彌識奴彼許多端今來得利退至塔山未敢西犯但圍錦州之酋將兵撤至六道又分去其力錦州稍緩本鎮十七日又挑選兵馬向前相機策應待有勝形另報等因至職看得錦州之圍而視臣紀用同困于內即欲冲圍合戰但強弱寡衆之不敵蓋天下之精銳關內外素所倚重而願歸者滿帥也今所推轂而借才者尤帥也又合諸邊精將領尚且難當其鋒則平時欲渡河或遠截而進欲于一擊者豈有幸乎惟憑城尚有一效錦州已擊死數千此捷創于先春寧遠時者使器械粗具矣即久困何妨正未必耳但此處暑即夷兵恐亦未必能久留職記春去職固謝絕援兵亦無赴援令援兵如許矣且募死士砍其營又舟師繞出其後令王喇嘛督西虜揚其于錦州之地凡可為者俱為之夷安得不戒心今且馱鹽及燒野外各村屯似有退兵之意如其退去則邀　皇上之靈萬一錦不存則寧必受兵寧攻未必輒下但恐其返寄為主于瀋陽遲晉往來攻困職恐諸將領不能救錦者必不能救寧寧與錦為存亡職與紀用為生死此則剿虜大患故在急

調薊宣之兵于山海待援又急將原兵調來速給行糧糧備而行速兵法貴靜變起宜常除增將調兵之外則無別法其他說辨說奇借有事以得官者祇以滋蔓而無補于事在　廷之臣為自裁擇也○勦廣西潯州鷲山賊胡扶紀等扶紀負固有年屢撫屢叛生靈塗炭官兵莫兒撫臣王尊道臣潘應龍等合兵攻勦竟以蕩平○山海總兵滿桂塘報稱本月三十一日寅時據本鎮原差守備李臣等禀稱帶領家丁沿途安撥哨至塔山迤東前營有精兵擬賊數百在彼攔住去路不能前進據此看得東奴攔路阻我哨探不得錦州往來消息其情最狡急宜加兵剪其鋒銳本鎮于本日起更時分寄桃各營精騎一千以親丁守備千把總等王忠等數十員為前鋒以

本鎮下中軍參遊都司劉思等千把總曹明輔等數十員為後勁隨傳集名將領等官一齊迎覩毀自張諭令攔路韃賊乃係挑來強壯等兵各勇努力只管向前砍殺不許下馬割級違者梟斬催督即時起兵啣枚疾走本鎮即同總兵閻思即等親統內鎮太監劉梏下都司吳文耀等分守太監孫下守備周于宗等分守遼東太監武下守備鄧崇等各營兵數千隨後彈壓接應於二十二日寅時前鋒官兵行至笊籬山正遇前賊衝路迎敵各官兵奮勇向前先就下手扑砍一處忽從笊籬山左右韃賊二股分頭前來將我官兵圍於中心本鎮同總兵遊擊後兵接應裡外夾攻人人奮勇用命惡戰許久刀砍箭射死傷韃賊

數多各官兵遵守本鎮號令不敢下馬割級俱被韃賊馱去就內丁白雅在于馬上擒斬韃賊頭目一顆馬一匹弓刃俱全緣笊籬山一帶高下險阨于中恐有埋伏故不便窮追隨即傳令收兵惟此一番奴賊俱成東奔大挫其鋒且數年以來而援官兵未敢與賊爭鋒一戰者今仰仗 天威承東廠魏指授方略官兵奮勇當先亦寒其膽矣況連山塔山高橋當幾道乃賊夾橫肆之地非可設兵防禦本日仍令各官兵徐回寧城固守次日復再前往緩急前赴應援查得陣亡千總羅忠把總喬登科兵丁王承春等六十名重傷三十名在陣砍死傷馬一百八十餘匹得獲韃馬二十六匹夾器俱全據此塘報○兵部奏官兵奮勇殺賊奉 聖旨東援將兵迎賊奮勇血戰斬獲有功滿鎮守運送火藥硝黃從海而東聲勢大振錦圍可解知道了○欽定主考官浙江簡討陳盟吏科張惟一湖廣簡討李明睿兵科李魯生江西編修倪元璐禮科薛國觀陝西吏主姚昌錄兵主胡福弘○時制命崇禎纂修沈景初江用世葉有聲李瑨沈棨王應熊曾陳易錢象杜詩汪起鳳俱閑住諸君子身退而姓字益馨乃知門戶群黨不足埋沒其品也○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傍 河南建崇德祠順天建茂勳祠延綏建顯恩祠崇德係鄧巡撫所請茂勳係通政司經歷係如霖所請顯恩係宋某所請○六月 奴酋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即撫去年奏捷上而攻城下令始一刀一鎗而下拼命不京撫奏稱十一十米豈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

知有兵之兒役踝捍蹤復遲蝶大呼分路進迫諸軍奮焉俱此戰之奮勇多二十八日奴酋攻古三次用兵夷大炮擊碎奴營大帳房一座四王子為白龍旗所傷衆遂不敢西行復降夷言奴酋長子召力兎碑勒中箭其子步勞谷碑勒先于陣上被我兵射死陣亡孤山四人牛鹿三十餘人伯兔達子無數之多○奏寧遠之捷奉 聖旨奴犯寧夷氛甚惡賴廠臣指授方略深中機權接濟軍需足資戰守該鎮善體廠臣忠赤嚴明賞罰鼓舞人心內外諸臣協力同應內臣則有劉文楊朝謚切同伍分兵應援杜勳王良臣帶領精銳刻期策應孫茂林武俊親臨雉堞發令督戰胡佑吳琮臣李進楊承芳督催官兵衆旋神器馬允升董文閭思印陳岩督兵城外齊力奮勇文武諸臣則有閻鳴太袁崇煥劉治折衝樽俎發縱有力畢自肅王應豸張春接應軍實

功賞不爽滿桂尤世祿孫祖壽湯璽臣披堅執銳親莅行間祖
大壽諸定國尤世威及朱國儀滿永保三桂王選劉恩周鎮[illegible]
不避矢石督陣催鋒所向無前一日再捷大挫賊鋒振累年之積
[illegible]三年之新銳捷書未至佳信已聞已有 勑諭勞苦該鎮
及內外文武諸臣并發御前銀五萬以充犒賞奏覽具知詳悉
[illegible]傷吏士宜從行賞恤事定日另行奏報奴
[illegible]情同處相機乘勝以解錦州之圍該鎮與文武各官
商確便宜行事該部知道○遼東巡撫袁崇煥亦奏大挫賊鋒奉
聖旨十[illegible]猖獗之日乃一當虜挫之狂鋒賴廠臣先事綢繆純
[illegible]故能使內外武臣齊心并力收此奇捷覽奏兵已乘勝

鼓行逐虜援錦見可而進其兒方略然須步步嚴密首尾相聯
切戒輕敵防其詭計宜大援兵者速發出關聽用不許遲留盔
甲器械不拘何廠有便星夜解發以應急需大僕寺馬原係備
用人馬仍着揀粗壯的解發軍前備用不必折價其物已發犒
賞發御前銀五萬兩以資賞恤俱已有旨了○錦州圍解袁提
山海總兵滿桂以錦州被困急救加援會同撫鎮兵燕院袁寧
前道畢同使計議進勦議定二十八日發兵整隊鼓勇前進聞
[illegible]報賊攻打五處操旗于尽山高山[illegible]山連山南分九營
官兵撤進濠內司刑安營有總兵孫祖壽副將許定國在西門
孔滿鎮隨行令副將尤世威嚴整火器預備時望見賊兵大塵
蔽天大勢賊兵分投前來圍城滿鎮與部督發兵與器械等項伎
等將部親督紅旗開左總兵滿桂各營副將參遊把將領等官
奮大勢等迎敵刀砍箭射砲打死傷無數不許割級賊死
尤甚賊夷抬馱不及但堡西一帶用火藥焚化說滿鎮親冒
矢石[illegible]我兵用[illegible]殘馬亦被射傷左總兵

[illegible]不傾子幾爲訴誠射[illegible]有東[illegible] 恨差錦衣衛指揮使王威
王選等十[illegible]賊營壘皆[illegible] [illegible]劉胡孫武將領在東[illegible]
樓督戰復令守備朱國儀都司潘[illegible] 管安設紅夷破虜大將軍
發項等砲連放將東山坡上奴賊六營 打開打死賊賊數多自
卯至午賊見我兵奮勇力戰不能[illegible] 散兵賊回往東去沿濠
韃虜首山恐背後山勢險恐賊有埋伏 須不齊追隨將令各將
領救兵但在城外到營防守伏遣哨
丁速發救參[illegible]于[illegible]上資東下營 ○平遼總兵趙率教三報
捷音五月十二日二十九日據出城大戰兩勝奇捷飛報斬奴
賊領兵竟赴寧遠在教場與官兵對敵聞撥夷馳報錦州大兵
殺攻六營奴賊撤兵即回錦州于三十日門城放火砲三筒吶
喊三聲仍赴夷寨於初三日皮寫夾上遊語箭上射之入城太
府紀用與職等議寫回諭在初三日亦射入賊營不服入報抄
寫 上覽是日晚遠放火砲賊營燈火不絕疑是攻城太府紀

用與職等遵傳預備果於初四日卯時步兵數萬抬運車梯齊
攻南面自寅至午連攻數十陣賊死于司禮監魏忠賢發來紅夷
砲及火礶矢石填滿濠渠平地積屍如山四王子教場下黃帳
房穿黃衣力催攻城又過三時賊死更倍而竟日賊亦用火炮
攻打城墻至酉時賊方撤兵敗歸所遺挨牌車梯賊具隨發兵
下城燒燬死不下二三千是役皆仰仗 皇上 威靈司禮監
魏忠賢勅奔內鎮紀用同職及前鋒總兵左輔副將朱梅都司
紀鯨劉應選公同諸將士對 天興誓俱願拚命殺賊仗 朝
廷謝諸神保護是以有此奇異大捷職等實不敢貪 天為功
為此塘報 寧遠太監紀用飛報捷音切照逆奴圍困錦州大

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于城外以是
初四日奴賊提兵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火罐與矢石打
死奴賊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隨于焚化酋長屍骸處　天
墜大星如斗其落地如　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
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扎營留精兵殿後　臣即同總兵趙率教前
鋒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等發精兵防　是役也若非仰仗
皇上　天威廠臣密授　廟謨令臣等與趙率教等把守錦州
要地可據以復地滅奴臣等苦心鏖戰閣部密籌督撫部道教
年鼓舞將士安能保守六年棄遺之殿城一月烏合之衆兵獲
此奇異之捷爲此塘報　兵部奏奴賊歸巢奉　聖旨撫奏後

奴敗奔拆燬所過城垣恨極不忘報復事定即當隄防說得是
降奴未卜眞僞着押解入關赴總督衙門分發安插其見遠處
依議行錦州將士勞苦功高亟須犒賞着太僕寺借給二萬兩
光祿寺借給三萬兩刻期差官解赴軍前分賞三軍以作士氣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奴謀極狡奉　聖旨覽奏奴孽狂逞叵測
即經挫衂渡兵踏鮮復借西虜闖入秋冬津蠢在在宜防喜峯
口等處要害埋伏火器堅壁嚴抹以待具得制勝先着說得是
逃將李鑛李鉞及鄭繼奎鄭繼武高應詔玩法紊紀若不正罪
何以懲衆着內鎭臣會同督撫諸臣即行梟首以肅軍律　鎭
守海外太監胡奏報區畫海外形勢奉　聖旨覽奏該鎭已違

皮島宜楊明旨賞賚軍士安撫屬國分插難民偵探奴息深體
朕與廠臣憂勤國事軫念危疆至意朕心嘉悅所陳皮島株守
孤懸不便建閫而廣鹿牛島蓋帶登津路通奴腹可以聯絡毛
鎭牽制出奇移島實聚米而籌情形瞭然內鎭毛帥仰於長山
建牙設重如議便宜行皮島舊鎭毛承祿屢建虜功着加副總
兵職銜偏師駐彼用張犄角東事破壞委禍中外因循該鎭悉
心區畫訓練兵馬相應戰守機宜以稱任使　總督閻鳴泰奏
奴泛海有據奉　聖旨錦寧鎭將受廠臣秘謀妙算屢建奇功
奴胆已寒滅之有日然聞奴新得鮮國海舡四百隻又令麗人
打造戰船四百餘號當憤敗時轉陸爲水以此報復狡謀叵測

乃南海口覺華島水兵船隻俱遣東報誠爲可慮前旨淮楊召
募船一百二十隻着工部催督星馳前來限本月內到關以資
防禦其調募水兵駐南海口及覺華島添舟簡將該部即酌議
具覆○海寇鄭芝龍等犯閩中銅山等左處巡撫朱一馮奏略閩固海國民多海
年來猖聚黨繁有徒小者不論其大者如鄭芝龍號一官老西
二老蔡子馬等各起俱號爲劇盗而芝龍尤横以二百餘艘
往來閩粵之間劫掠商漁所在見告近酉二老爲蔡子馬所併
歸于芝龍二賊爲一本年二月二十二日芝龍寄把新山寨把
總茅宗蕊所白不備逐擄船殺兵焚燬官民房屋無數時旦未
人境總兵俞咨皋議調水標及北中二標之船犹之南路剄總
賓內市范與水標遊擊秦文粲率左翼把總洪應斗在吳把總
計陝嶄蒞及北標把總陳望高中標把總林文煥督師趨勦發
[illegible]安迄閩行閩臣以三月十八日入境四月初一口撫會城一
[illegible]殺催舟師南下申筋諸將吏務破積習滅此朝食二月二十
[illegible]日戦紀中左希范與泉南遊擊金富庫十拒之而退臣請呕
[illegible]三大制必旦復來聯張旗會勦之師然戈以待于府吝阜壁

中左奔逃守率三綜及前路之兵內鯨山岡用十九日時南風出不意後犯網我兵射敵焚其身船一隻祿戰在上風我兵逞戰不前敗焚燒多船洪惠等未知兵之焚死及黨薊有呂半希範退保中左所維沿海一帶如南粵塗燬玄鐘與海以及劍山俱屬要害亟剖歷兵防守又令有司陳將兵防禦參序行起海道參政應朗出餉安兩度又會中左為與泉門戶微寄底以泉剿兵則舉賊而希範收合代出于外為二十四日千二日後入中左復為官兵所拒退出浯于外二十四日南千三人發賊泉入泉南兵船之不敢出浦于外二十日先發得分逆章南逆游使大與及出府之浙若于其道之所失大防因約綱數報標伏如北而都之浦失若于其之所恐進下各道及宿未以的數報指發夫到欲來也以索面所招無殺煩雖運將驗報地方驚恐之狀惟是賊之來此務名索未可知揭六揭之遇張偽示聲言報倪等語攻假今此名賊恭此畸縮游標六等不能發賊自縣向者敵官兵廟勝今者遇賊此猶賊節紀臣發數香無以應也緣閩中官兵閩衛養難不知有猶志一事臣細之帶籌窨皆責幾于靠現先訓有諸將本無開有為既所恐長意戰之不來及一且歲至着皇失措醒兩戰揭有本賞亦尊於陽其問勇壯不等而提助院誅紀得未并救勢吉張我氣運李見今道舘告急于臣請預救兵羽書并至尚紹

兵之損失已多造船募兵動費帑月且閩省向西庫銀解助大工外帑盡若洗無米可炊束手坐困除一臣昨借布政司事銀解存星積船一百五十隻以閩再舉兼賊一發部司洪先春往灣上召募及製造船器以為奇兵一千同安海澄等縣各發銀召募鄉兵仍發省城應援外其中大半將吏應分別等論罪若犬閩將之畏我甚于畏法閩民之從賊了從官衛侯入其竟肯報陸數以蜂起臣不能關從前之實何以承向後之擔負且收殺兵而不殺民掠富民而少陸貸民甚勢鷄張人心風鶴的風則走閩北風則走粵非所肯為勸無以制其死命見今粵首臣約計進師臣已指揩應之客前報聞伏乞皇上軫念 肯封驗物下該部先將失事各官議伏并議用兵之費而另擇將將之人北川所以為地方計者多臣懇幸其封疆幸甚

○延綏總兵楊肇基建義士祠奏 聞奉 聖旨綱常鞠古不毀全賴人心忠義這平奴死難諸人深可嘉尚該鎮捐貲建祠具見同袍厚誼着該有司官春秋祭享歲為永例用表忠魂以磨勵風俗 上不豫命遣官代行祫秋享 廟禮（時皆婦逆克 以魏良卿獻）

○宣延鎮之捷先是…○永天建鴻惠祠名…故南建旌功祠山東建隆格祠江北建聯德祠○浙寧祠名孝勳湖廣祠名隆仁（則俱同額自相標識戴知雄才 則都總督陽其勳陽作）○忠王送侍王氏於本月初十日巳時生一子○七月賜樞臣王之臣尚方劍駐劍督遼大帥以下聽其節制以圖戰守犁掃機宜時袁崇煥以病乞歸也○宣大三軍半截絕糧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三萬九千有奇○吏部奏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砥胡志壯整戎備伍三捷之奇功寧址除兇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攘烈於山河寧晉茲典服熙世爵褒封允當着蔭弟侄一人特封爲安平伯世襲茂加祿米一千一百石錫以誥券與國同休仍

賞銀彩段羊酒新鈔賜勑獎勵以先大大典風勵忠良○南京主考陳其慶張士範○詞臣楊汝成問仲儼馬之騏劉垂寶賢送堅科臣劉先春虞廷陛臺臣徐揚先部臣馬任遠劉鼒○巡按許其孝請建贍恩祠於滄揚○大將左輔卒○建呂路通禮部申明衣食大典事宜○八月順天典試簡討徐時泰孫之獬○禮部以 三殿告成萬靈效順請擇吉 臨御 上以方在靜攝少需擇期而行（天啟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起工至七年八月初二日工完共用過工價五百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十九兩零）○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應襲伯爵見任錦衣衛指揮使魏明望晉秩少師封魏忠賢弟侄一人為東安侯世襲敘三 殿大工勞事之臣○奉 聖諭奉聖夫人事朕

穢祿清朝之時勞深調護及受顧託益勤競業倍加飭宜近朕
沖齡嗣服倚畀周旋更着勞績二十三年始終一心忠愼不替
兼以捐俸急公不一而足德茂淵懿眞可嘉尚茲殿工捷音所
次敍賚宜隆報元功着加恩三等賞銀一百兩綵段六表裏羊
四隻酒六十瓶新鈔五千貫賜勅獎勵外廕弟男一人與做錦
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昭朕篤念酬答至意○魏良
棟准封東安侯世襲加授太子太保○三殿告成行　欽恤之
政時警報遝至或言搶西虜庄禾或言搶錦寧田禾總之奴甚
狡或聲東擊西皆未可知而一遇于饑荒一急于報復則奴之
眞情形也○禮部捧　皇后懿旨　大行皇帝奈素秉虛弱兼

東平焦勞得患時疾醫藥罔愈於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申
時崩逝合行喪儀事理着禮部便會同翰林院詳議從厚具儀
來看又接出　大行皇帝崩逝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
皇五弟令旨　皇兄崩逝今有文武大小官員於文華殿行問
慰禮請速即位今細詳之所有例行郊祀等諸大典未行禮恐
未協還着該部詳議來看特諭又接出一箋　皇五弟信王令
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覽所進箋具見卿等愛國至意顧
予哀痛方切繼統之事豈忍遽聞所請不允又接出二箋　皇
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所奏進箋具見卿等
爲　宗社至計言益諄切披覽之餘愈增哀慟豈忍遽即大位
所請不允又接出三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
老人等卿等合詞陳情至再至三已悉忠懇　天位至重誠難
久虛況遺命在躬不敢固遜勉從所請二十四日○今上登極
文武百官朝賀○聖御極善政聿新萬年之長左右史詳注之
草莽之臣未敢以隊頌也

十六朝廣彙紀卷之二十八終